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〇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別史

戰國策校注十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元　吳師道撰　惜陰　一

逸周書十卷附附錄、補遺　晉　孔晁注　抱經　一二一

吳越春秋六卷　漢　趙曄撰　逸史　一六二

越絕書十五卷附札記　撰人不詳　小萬　一八九

世本一卷　漢　宋衷注　問經　二一七

世本二卷附考證　清　孫馮翼集　

世本五卷　漢　宋衷注　畿輔　二二六

世本一卷　清　張澍稡集補注　二酉　二五二

帝王世紀一卷　清　茆泮林輯　十種　二九〇

路史一卷　晉　皇甫謐著　指海　三二三

先秦稗史　宋　羅泌撰　歷代　三三九

晉文春秋一卷　撰人不詳　稗乘　三五三

楚史檮杌一卷　陳玄胤校　撰人不詳　逸史　三五八

先秦史考

春秋考十六卷　宋　葉夢得撰　聚珍　三六二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附提要　清　吳陳琰纂　藝海　四五九

大誓答問一卷　清　龔自珍纂　滂喜　四六一

古史考一卷　清　章定源輯　平津　四六六

漢書人表考九卷附附錄、補　清　梁玉繩撰　史學　四七〇

漢書人表考校補一卷　清　蔡雲撰　史學　五九五

先秦史評

讀左管窺二卷　清　趙青藜著　涇川　五九九

先秦史論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宋　呂祖謙撰　金華　六一〇

左氏釋二卷　明　馮時可纂　藝海　六八一

左傳博議拾遺二卷附提要　清　朱元英撰　小萬　六九〇

先漢正史

史記索隱三十卷　唐　司馬貞撰　史學　七二一

戰國策校注

吳師道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戰國策校注十卷

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國子博士致仕後授禮部郎中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師道以鮑彪注戰國策雖云糾高誘之譌漏然仍多未善乃取姚宏續注與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考正之其篇第注文一仍鮑氏之舊每條之下凡增其所闕者謂之補凡糾其所失者謂之正各以補曰正曰別之復取劉向序錄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舊第為彪所改竄者別存於

首蓋既用彪注為稾本如更其次第則端緒益棼節目皆不相應如泯其變亂之迹置之不論又恐古本遂亡故附錄原次以存其舊孔穎達禮記正義每篇之下附著別錄第幾林億等新校素問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幾即其例也前有師道自序抵舉彪注之大紕繆者凡十九條議論皆極精審其他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而有曲阜孔氏刊本頗未是正此本猶元時舊刻較孔本多為可據云

會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序曰向序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也王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倫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譁其敗言戰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施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

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稱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劉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撰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故次曾氏焉

吳師道識

劉序

護左鄢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藏

序序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存節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以思其德一作懷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覿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

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王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與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滑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屬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邇三王二世愈甚患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補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遲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鮑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諱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

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自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愼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

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稽雲鮑彪序

曾序 見前

劉序 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爲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稾而後稾寫已已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爲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埽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嚴遂陽豎事有互說見周韓策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說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祗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當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閒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

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報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臣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邪王卿此類甚多尙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謝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誣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詭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羣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

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開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順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當斥鮑失數端而盧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壽以游士增飾之辭多刻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實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

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述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下得不然曾氏譏

之以爲敢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進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鬬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屈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抗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

也廟雅於鄭則音不純僭燕於猶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病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經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和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廢乎

戰國策校註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爲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未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註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璞廷修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襲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當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遂探巧合强辯深語以鬬爭諸侯矜舊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僵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商註疏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於事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威此書其事繁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璞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

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曰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爾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序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昔以是爲首云紹興四年十月癸丑朔延福百順書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序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詐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捐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夷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餘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

敷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愚不復寶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圍其上云

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眞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正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會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愨殊爲疏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幷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塈思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賈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塈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

坐乃古地字又坐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孫舊云五百五十鈒敎字雖遇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証悉註於旁辯與水之爲潰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遷遷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殿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得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王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書屬辯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還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戰國策校註序

頃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懿朴元祐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於下因商榷註間有增續筋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異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倘賴此而見其一二矩可廢邪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睦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前

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與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

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坐思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坐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坐乃古地字又坐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是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楚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而正文遷遷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孫臏擊裏衣衣衣垂臣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遷投中山馬犯謂周君辱犯謂梁王云王病施作壺字遷投中山馬犯謂周君辱犯謂梁王云王病施作壺字者者書類名廣韻七事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豎謝晉有亥唐趙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丰于者者書類名夫摩四音鑿鎮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孫蓋玉篇一事驅仰而嘯太平御覽二事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慢者註云慢者註云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註云縣界後漢第八賛一事顏爲人勇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徐廣註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張守節正義一事稱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註文選一事秦攻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註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王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屬辯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歎息而已其以所聞見以爲集註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遷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當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與師道識

戰國策校注目錄

卷第一

東周凡二十二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爲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爲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爲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爲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昌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最氏爲賊章

卷第二

西周凡十七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謂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卷第三

秦一凡十三章

魏秧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田莘之爲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卷第四

秦二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昭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陘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卷第五

秦三凡十七章

薛公爲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皐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秦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會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卷第六

秦四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元逸曰爲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爲六國說秦王章

卷第七

秦五凡八章

謂秦王曰臣竊或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緩約秦魏章
漢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爲一章

卷第八

齊一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成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貌辯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爲齊相章
田忌爲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修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章

卷第九

齊二凡八章

韓齊爲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爲齊戰章　邯鄲爲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　權之難齊燕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　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卷第十

齊三凡十一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　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卷第十一
齊四凡十一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爲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顏斶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卷第十二
齊五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卷第十三
齊六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燕攻齊齊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君之亂章
卷第十四
楚一凡二十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秦以伐齊章
荊宣王問羣臣章　邯鄲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邯鄲恤謂楚章
江尹欲惡邯鄲恤章　江乙欲惡邯鄲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爲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邯鄲恤章

江乙惡邯鄲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邯鄲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卷第十五
楚二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衛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卷第十六
楚三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雎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告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卷第十七
楚四凡十三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　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昰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汗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卷第十八
趙一凡十七章

智伯從韓魏兵章　智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爲宝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爲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卷第十九
趙二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章　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爲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卷第二十
趙三凡二十三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杭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請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　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成常謂建信章　希寫見建信章
魏魏謂建信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卷第二十一

趙四凡十九章
爲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趙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盆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翟章從梁來章
馮忌爲盧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齕章

卷第二十二
魏一凡二十七章
智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爲魏將章
西門豹爲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爲魏將章　魏公叔痤病章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爲魏將章

卷第二十三
魏二凡十七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爲田需說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　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內衆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爲韓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卷第二十四
魏三凡十章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卷第二十五
魏四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王問張旄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　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搆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絕秦趙章
爲魏謂楚王曰章（連上爲一）　管鼻之令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周最善齊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卷第二十六
韓一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智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齊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鄭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微章
觀鞅謂春申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卷第二十七
韓二凡二十一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　銷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舉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令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爲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卷第二十八
韓三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今連上爲一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章舊三章爲一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　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縣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爲九里之盟章
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卷第二十九
燕一凡十五章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章　奉陽君李兌章
樓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章
宮他爲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燕代遏魏章舊三章相連餘以後二章爲一餘末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卷第三十凡十四章
燕二

秦召燕王章　蘇代爲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朱讙章　蘇代爲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章　齊魏爭燕章
卷第三十一
燕三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爲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卷第三十二
宋衛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爲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卷第三十三
中山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既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今以元

本卷第章次列於目錄者於篇首庶幾得據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補]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是為西周桓公之孫惠公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西周自洛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東周自河南視洛陽則在東也東西周分治河南鞏王畿之內地也

亦必自東西周號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索隱所謂西周者桓公所都之王城也東周者惠公所居之洛陽也史記周本紀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周正義云周自考王封弟於河南是為西周桓公後世因之

東西周云云 ○ 凡正曰徐廣云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此世家東西周說之本也

安王 [補]烈王之子也名驕威烈王之子今按周紀安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

稱決不當係東周之王以此屬西周王西周雖分猶係天子

王者猶言周之王也

公稱王皆指天子

可係西周之主以周君猶稱王

多稱主乎

章以君事多也

傅王會時事

嚴氏為賊 嚴仲子嚴遂也以殺韓相俠累事見韓策史記刺客列傳此三年事

此作韓傀字有韓嚴遂使聶政殺俠累其事在韓哀侯時非烈侯三年也

而陽豎與焉 陽豎韓人也小人遂所謂名也

道周 周道出周君留之十 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四馬曰駟乘也一車四馬所謂駟也

韓使人

讓周 周侯譙[補]責也

周君患之 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 此言以正辭告之文東周策作正語之 一本

寡人 孤寡不穀王侯之稱 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 四日以待命也 之命待韓 小國不足 字衍 亦[補]一本無以字 以 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分也彪謂此時周未

足以文周而以天下平周 東都為鼎則是矣

以王都為東周 卷首

叔王 周紀王子也宋忠曰桓王五年西周武公卒子成君立

不當係之東周前已論之矣其年世有恒武公等考之

周君恐公所以王君之史傳王武公子東周

者所強附焉 正非復史其復深論可及名 ○ 鑄京大夫者

云按周紀周君與西周公卒王武公即周君二世王家 按秦本紀西周武公入秦

王也正周周君當從此年周二字又楚世家楚人

大事記周周之史衍周君卒

欲[補]周武公之世為一人則武

為臣明矣

周共太子死 周紀西周武公共太子死 [補]正曰大事記以周為東周恐有子又不然

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適適嫡通下同

司馬翦 楚人 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 [補]正曰咎周君子

而為之請太子 使周立咎為太子 左成 楚人 曰

生地不可考而仕楚亦作司馬翦者 [補]正曰當作某

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 困不通也 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

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 為之封資以

公若欲為太子 此左成告翦之辭 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 楚相之御展其名 廧夫空 臣也廧字其名小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 此亦左成言 此健士也

居中不便於相國 相國之意若欲 相國二居中不便者 此士居中相國也

相國令之為太子 相國所欲必從 相國令之為太子 有此以上健士也 [補]正曰此言健士居中出事必為二國患故言相國必欲從之以成其使也

請齊王 周最 周君之子又謂周最也 凡言之以為 [補]此章皆言最呂氏春秋注云周相國以周最 謂之也

之王太子之王之相 云周最事秦王而不見信 云周之世 周最周王周人見周周以收齊秦周君客 周赧王十年二十九年其世

西周 襄王之子 鄉嚮 不可知大事記周赧王十八年周 以周最為 ……

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 為太子也 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 立也 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 一本 左尚以此得事 以此得事楚王 [補]正曰此章周最策齊王事楚王與司寇布周最事同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 其姓以冶為業也 為齊太公買良劍 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令樗里疾 秦惠王弟也居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 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 百人為卒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 周人 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 厹由國名 遺之大鍾載以廣車 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

言也以伐楚號案其實襲蔡無鐘鼓曰襲注此據左氏說暗氏篡偽掩其不備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吞其貪婪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或之或之注以二國為尊一本作成也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為蔽也而實囚之下有也一本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而憂大王為楚王之憂楚王乃悅樗里傳有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襄十五年也韓徵甲與粟於周徵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注水經云伊水逕鄭郊亭又北逕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黨者以國事從之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侈元作中下同韓公族中侈字省國秦官韓亦有諸國做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曰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也倉廩空無粟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之飢一本收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作元及及與及義白通母與故字粟於周此告楚病也被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為東周君正義秦於秦反薛公封都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嬰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楚懷王十六年為韓魏攻秦秦閔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秦此十七年也攻楚此據史接通鑑人事記據王而藉兵乞食於西周二年當閔王元年此當作十六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仕周也為西周謂

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說當云六或五宛於袁反鄧州縣葉舒涉反汝州縣為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迭盛虛實有時言不常為君危之韓魏彼或為患善君不如令敝邑周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正義云故洛州桃林縣西南有洪澗澗古函谷也今屬靈寶縣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此下有不字是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即楚之東地策下循陰軒叢書

東國云也作而史秦王出楚王懷三年號以為和楚懷十年號三儀誘楚王會秦秦昭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禦秦秦得周之力也秦得無攻破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敝曰三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魏八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大事記諸侯熟視記項讀蘇氏云秦昭王撥楚懷王要之割地無歲一旨同秦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雖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情其聽蘇代之計略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秦然以秦惟不遇極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皇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如字傍去聲

三國攻秦反遁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謂魏王京師此據史拔遁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說見魏襄元年策此當作襄年在二十一年曰楚宋不利秦之德元作德三國也三國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利而不利於楚宋攻魏之廩庫邑落宋彼且攻王之聚曰聚如惠孤聚陽人聚之類以利元作利一本作利秦若為秦到利若報魏王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遠東魏東遠必遠周周必賓之故恐今遠東則無賓之之費矣韓魏易地韓策書凡在韓策書凡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奚餘周人作臣姚云高注作臣謂周君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下曾有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

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為之者魏雖然且為之盡包二周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郟鄏郟鄏屬河南為東周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姑洛南陽是也河內懷武注晉說見前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杜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渭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豫內咸林武公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是為新鄭咸林今華州鄭縣伊張儀所謂天下輟市秦武王所謂車通以周室者也秦拔咸皐榮陽初置三川郡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城郟正義云方城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在葉縣西韓兼兩上黨漢弁州郡甘茂傳注產韓近趙故言南北韓所得也今按東寶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屬魏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壺關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險塞山形屈折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近之國難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仰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難故危

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趙以止易一本因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關此役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黃河之龍門也諸本軍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止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都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也得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元作待有訛字周之得持猶保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史甘茂傳索隱云鄒氏講讀曰解又曰講史講講兩字常雜愚按講解講雖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講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

後故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此卻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韓魏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魏王邪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趙兵無秦此時韓魏必和秦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周君反見梁圉陳直沒儀圉者蓄有鳥獸之所而樂之也葉母恢人周曰圉高注作臣謂周君曰溫圉不下此溫屬河內言其而又近梁不在梁下周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

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爲天子計故周君設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喪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施策扞拒也而王無之扞也扞無爲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地韓拔魏之路絕也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擊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忠言得併力於此也魏王曰然則奈何蘇秦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也小利謂溫圍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憂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爲周扞秦戍守邊也許與溫圍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云得牟之援而利元作利按作利字則與上協溫圍以爲樂得戍公也得圍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圍之刑計

歲八十金魏人貢共上之數周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卯鴻烈論注致溫圍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虎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圍君者也樂爲辭爲樂之爲如字餘去聲矣侯羅能得圍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軍武敗周使周足周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類惡之惡左傳周鄭交惡據此則皆當反烏故主君之臣主君猶君也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爲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免元作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成元作成事成事恐當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公補者字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軍武攻趙取藺離石祁厲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原作祁此注大事記取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者攻功字言善巧也攻工字通借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射矢左右皆曰善射可教射也矣言領其忠養由基曰人皆善我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善射者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屈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鈎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鈎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軍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柳之射兵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山南所指商注在周之山南楚將也尚頃元作吾下同吾吾字說當作伍得楚注吾作五將爲楚王案屬怨於周屬猶結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云音軍正軍卒正軍之率也北謂將軍而正迎也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敗楚知之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周得於楚其言綏吉與得之器其故歲云然王必求之楚而吾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審以其欺也虛謂此謀時不出於正而無以効故王必罪之免困於難可也困難困以此爲尊周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陳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秦奉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爲代若屬謂卻此東不一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周卻見此東不一

周洛陽人乎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道及之東過洛汭在韋縣東洛邑北望有河河韓魏必惡之惡秦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秦惡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也周鼎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欲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安釐周紀無考周紀作韓曰秦召周君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爲郡言河之南耳周知郡考王封弟河南其名久矣周君周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辭兵在境爲言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王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昭以原爲太后養地亦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原燒本作應史同徐注猶川文城縣應物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異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爲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說同意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難勝不傷矢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猛同下同故勸王攻周秦

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則必敗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

宮他周人姓謂周君曰宛侍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注作臣三晉時屬韓韓益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晉敗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饑而宛亡此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饑不能援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侍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年韓哀侯滅之鄭莒亡於齊魯都衍故稱也鄭青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越陽國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侍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周最姓本正作城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十九章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原本首篇　三原李錫齡校訂

東周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補曰東周當從齊居卷首說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實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又紀西周武公烈王則謚也蓋以進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報使武公此武公報王臣也而徐計以皆惠公之子蘇奕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西周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獻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鮑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甫謐世東周惠公本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柔亦難明矣凡第所書豈得皆為惠公時事邪○報王非謚武公鼎引宋忠謚承己二八前牽隱謂謚法無穀辭謚慎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獨其為素嚴頓也王穀使武公徐廣謂前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旣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則為一人可乎東西周旣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西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補曰大事記云秦兵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閔蓋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曰夫秦之為

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補曰姚云畫字劉曾集作畫計與秦計謀猶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

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重猶願大王圖之齊

王大補曰一本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臣卽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

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

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

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周其路所從出塗上有徑直上有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

寄徑於梁徑步道也借言假塗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暉臺之下暉臺名梁有靈臺故孟子之梁補曰元作少少補曰一作沙

海之上九城闓開封引此有沙海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塗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

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事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

非效醯壺醬甀耳吉見畫罌瓶也補曰一本無此文殷大可懷挾提挈

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逝疾並喻其灕然止於

齊者集參疾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

者補曰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人騎卒徒累也此士卒亦大槩言之耳

其士卒所服之稱名被具所已備者稱此械器被

人稱是謂士衆書械具備械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士本已作以補曰稱此者此均等猶史言也

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

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顏率曰不敢

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邁云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見劃之見陋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以惑挾左氏書載楚子問鼎事實特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為策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韓王七年也補曰大事記云今河南府福昌縣東北三面附絕天險甲二殺昔在竟內蓋拔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拔宜陽在大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拔凡步兩虞也遷譽大事記皆於韓七年書伐八年書拔景翠救韓在八年

周君謂周累曰補曰一本趙累大事記引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

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材士之有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

萬景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鄰而真秦相國故救之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謀委亦作戊古字通羈旅也

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

秦言不得西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

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無加焉

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補曰而有秦私故陽之云秦策

馮章許楚漢中楚懼兩不進所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旣言秦之必援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有殊不類恐此翠有說背下或之不之復乘秦字避勝援兵敵其秦之援而以秦勝宜句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策爭韓句與此同然彼謂翠未救時秦已得宜陽伐韓楚雖合韓不為韓氏謂先戰固已戰之矣

秦恐公之乘其敝也而秦攻之臣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進兵

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實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

遽效煮棗屬濟陰寬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

寶於韓而德東周德周之也補曰德為已之為去聲德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韓襄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壓反與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為己援齊明補曰見楚策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進不可為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書時之辯士也

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

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

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

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皆使東周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

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補曰未知專指河否

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

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

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

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焉補曰仰魚向反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

金也彪謂此蘇子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收得金豈顧其復奪不哉大事記然則云又何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陽翟韓邑則補曰韓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令相

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

令陳封之楚此言昔時之事陳向作則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

之遇也亦王其遇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

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往言必周往君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

秦史應（薛史疑阻隔意）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恐秦不已收也（疑其勁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齊欲伐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最士為之吉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與齊）而以兵（無之元作之急急之之急則伐齊無謂齊與魏之與國）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因此言合與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直為魏仇因此因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卿因猶依也言齊卿薛公田文之事矣）

謂周最曰魏王（哀王昭）以國與先生（以德齊相之）謂相之孟子注）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欲）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

（隱侯軒轅書）

故稱之然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而（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獻於觀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上恐缺一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與伐齊之意大事記報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史在滅宋之後）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信親之）為茂行（茂盛美也）明羣臣（明猶示也）據故主（猶言為之）親信（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敗之此所謂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不與伐茂行修虛信為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不與伐（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敗之此所謂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齊與如字許也）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與秦不與猶生此節目也強秦不伐齊秦怒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變傷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秦伐齊）且臣為齊奴也（為主音言其為之如奴事主）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也）王為（此人之情）

（隱侯軒轅書）

齊秦王怒令魏頁護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王為王通天下者以為最也今最趙寡人入齊則正與此以為王通天下者以為最也今最趙寡人入齊則正與此於天下矣敗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無通韋相首居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鴟齊奴以下以為齊奴為齊奴隸也交猶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最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利害）為王為（為救之為去聲）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告人正義云秦以二十四兩賜之）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作金孟康云二十兩為一金）

（隱侯軒轅書）

（賜趙破云二十兩賜也）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請之曰（請請也）周之祭地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楚策云楚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烏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烏處則又驚烏矣（多烏處有鵰鶚者必驚烏必驚則羣驚而去矣）張於有烏無烏之際然後能多得烏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而小人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猶不必）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字誤據翠翟為大人者此時也白顯威王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據翠翟可是也言不終窮或且於周顯王時人）

（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為楚忌出奔宿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敵國破則楚王三年齊滅宋之前王十一年齊楚王三年書楚景翠圍宜陽韓世家注云在楚懷王十年王三年白宜王二年王敗王三年王敗韓氏白宜王二年則翠之與赫何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當作七）（策隘阨字通此當乙革反）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而公其行（不進行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謂下衍重周二字）王驅東方之處（處依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周（周下衍重周二字）（周以取秦也）

（隱侯軒轅書）

秦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齊舊也有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明秦齊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止王）有謂收己也取齊得秦（此王）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則常不失重國之交也（作王）凡輕重字通自然重者上聲）

（隱侯軒轅書）

重國之交也（作王）凡輕重字通自然重者上聲）

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以輸言委國曰亡之東）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雅元作且雖之省也猶趙作肖之齊作立故後唐且史馮且當作且雖裴駰亦曰唐雖以華嶠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據本文）金與書閒遣（閒昌他為反閒以遺之）曰告（閒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則死西）

不亟來自取之也〔正曰〕本 因使人告東周之候 使得其姦之

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 人與

東周立殺〔周〕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 為人謀者以善 昭翦曰何也〔補曰〕多如此字不必 古書 西周甚憎東周 〔正曰〕嘗 元作 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 集韻 揚也 〔以惡〕 周元作二字 西周 說未詳〔補曰〕字有 之於王也 楚王 使 王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 自此計翦 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 遽和東周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所守如此其

周最謂呂禮 [illegible] 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illegible] 子以齊事秦必無〔處〕 元作 處 [illegible] 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 [illegible] 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補曰〕 [illegible] 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補曰〕 [illegible] 秦齊合弗與禮重矣〔補曰〕 [illegible] 有周齊 [illegible] 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 [illegible]

[illegible] 收周最以為後行 [illegible] 且反齊王之信 [illegible] 又禁天下之率 [illegible] 齊秦 [illegible] 天下果弗必走 [illegible] 齊王誰與為其國 [illegible]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齊也 [illegible]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 [illegible] 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 [illegible] 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illegible]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 [illegible] 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 [illegible] 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illegible]

周文君免士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 司空 主土 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illegible] 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 [illegible] 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illegible] 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illegible] 故眾庶成彊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illegible]

溫人之周周不納 [illegible] 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 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 [illegible] 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 [illegible] 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illegible]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illegible]

石行秦（周人【補】曰考一本石作右右行秦官也）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補】無考）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備謂待之）謂周君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爲君爭於秦（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既嫌待之則爭必得矣【補】王應麟云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兩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載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秦起周赧後陴傳秦張子以爲來當祠目以七國如楚漢遂書之今發解題云自赧王後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稱言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西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其書而赧王之後未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本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歸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終

戰國策秦卷第三　元本首原　　三原李錫齡校訂

秦（嬴姓說州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古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屬焉）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補】注意事以此爲準今考其外事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痤爲庶子見魏策【補】此據史愚謂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非書因爲中庶子而生此文）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補】盧藏用後語註今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韓注）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黥曰生之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革爲札）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蒞臨也集頃頃少選）商君告歸（歸權商誅）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補】釋名人始生曰嬰兒前也投之前乳養故曰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補】平聲）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曰商欲歸魏不得故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君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爲從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補】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之）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竝屬益州）北有胡貉（樓煩林胡之種樓煩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屬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正義云夔州巫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地止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爲黔中郡後爲武陵郡見後志【補】大事記今黔辰施元等州【補】高注背有害險故謂之限）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弘農【補】左右殽有二陵注在澠池縣西函見前）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異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府（言蓄積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物之雄者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教猶術）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效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告令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迎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迎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異日猶它日也俟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爲惠王初【補】史時方誅）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黃帝伐涿鹿（屬上谷）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事見史）堯伐驩兜（書止言放之豈當伐之而不服邪【補】書放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以戰續之此皆不過飾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據）舜伐三苗（國名【補】…亭見書不必…）禹伐共工（伐乃流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著之爲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事而馳言其聚【補】歡事說見齊策）言語相結（結約也【補】）天下爲一（【補】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慮替濁劉玉反聊薦服帶北反倍新兵清楚反）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竝飭（飭文飾同也）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計書多固者各亂【補】稠多濁亂也）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明理【補】章亦明也謂明著之言章類之理下句文謂辭之文者三語文勢同）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服偉也）

（【補】偉作偶）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補】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偽態言偉服言諸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綴屬也【補】厲即礪）效勝於戰場（效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言無所爲）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手擁也【補】杖持戟也直兗反戟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得言尚強）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陵侵尚也凌從人）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

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

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

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眾，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營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秦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

今大王西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捨又【補】二字古通用。後策陳軫云又何重孤國，即此文。）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壹主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何自外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秦於此取卒與車，豈今地七百里時人秦邪。【補】正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正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為大良造，則非官名。）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故又見犀首。）敝，（罷同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此年前十年，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補】此年，魏襄王七年也。此前十年，惠王八年，秦取魏陝。）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虢同。【補】史記：號仲之封，在大陽之北，今陝州平陸縣。號叔之封，在滎陽，今鄭州。策所指者，北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僑，郭大夫。）荀息曰：（晉大夫）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老成人。【補】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言其不因而）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未詳）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補】一本無此字。）來，必惡是二人。（言其惡是二人，使楚王疑之。）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許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尸子云：孝己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伍子胥，楚人，父奢為平王所殺，奔吳。吳王夫差將許越王之成，子胥諫不聽。夫差賜之劍以死。）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售，賣去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曲，鄉里之曲）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有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來秦也。且本其始仕楚者也。）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補】（情謂國事之虛實也。輸，寫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束也。【補】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且，安之一本無此。）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此言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所謂。）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國情輸楚之與否也。【補】之字衍。）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詈之；（誂，相呼誘也。）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也）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此以國情輸楚之喻，云：必不欲也。【補】此言許我者，必許人。云云後策引之。）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元作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之亦當作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元作孰）

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補】（忠字衍）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復出，史記此事在陳軫傳，不能與其所聞論也。【補】此類甚多，而此書不倫，皆以此二事為一。）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也。）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火其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此以其地大而事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燕、齊、七年，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致猶使也）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

張儀南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

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

終弑安字按弑本作不知是誠思則將與吟作與人今軫將爲王與吟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管仲管子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傷也管作卞刺有同諍爭鬬下字與引繁作師師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獸饑餌以餌餌喻之今兩虎爭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勢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爲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計聽知覆遊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所以忠爲主也覆謂反覆遊謂遊料覆理相同覆謂反覆遊謂遊料覆遊覆遊言不順於理下文一二遊即下文本末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之要也先也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者事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本末者難惑矜傳有無計聽下有計者事之機也記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紛○軫爲楚婿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兵以忠爲主故疑史作韓魏者足考秦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師與魏戰脩續去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之婿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用李讎謀高注此無據於國起論舉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假時將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子之魏不反秦兵謂魏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謂秦以秦兵誅之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其厚魏矣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爲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賣里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賣之相國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忠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賣之者重也高之者欲茂使楚亦貴里之因令楚王使爲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疾之身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附挾之言蓋誣之也曰王王

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爲然之爲如字徐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請當作請字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言爲國害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本元作本傷本作殤殤疑當云種樹不處則傷本家有不宜之財者人必害之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言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注一無爲字此作以楚和欲決也楚必時天下而與王時猶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

何以市楚也

魏魏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宜太后弟後封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說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說魏王魏王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木主筆行載之籍且告秦契言以國爲約以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者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除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脫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此十六字挽云一本無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宰割陽王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患也此下乃說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是令張儀之言爲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天之此禹善謀今魏言楚依冉而冉果與謀仲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其於冉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爲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衍字也也密衍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爲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魏爲儀請亦所以爲魏魏亦重冉也冉公之爲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徐廣云鄭本高注史翰海郡鄭人姓盧盧橋周禮釋文引史記姓察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爲是彼時所見本未然也越人別非

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痤腫此本本高注石鈇所以刺病投棄擲也劉祿劉本有曰字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知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元作本傷本有殤殤疑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同小視也周室王畿也蓋欲取之不正言爾吉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秦武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莊襄之地故云而寡人死不朽乎史作矣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翼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圖成事成盡以爲子功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以陸洪水時到刻於中央言息壤堆洪水之州而狀子厚言承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塗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修武積之久矣二縣名爲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脅秋傳上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大事記云本受郡下大夫受縣是也懷軹後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邦爲大久矣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懷軹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和十五縣者是也懷軹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書山東秦設之敗今王倍數險倍背行數千里一本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上庸國今房州竹山縣漢中天下不以衍爲字爲劉本無此字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人亭見中山策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衍史並作衍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挾韓而藉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公仲元作侈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侈朋或名侈朋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也爲而人今定公仲名朋則韓侈也史田齊世家韓侈大事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侈皆朋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於韓侈。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眾盡怨之深矣。」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秦啟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illegible]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

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出河南滎而爲滎自鄭以東賈滑曹鄭唐齊青入于海）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遇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爲五十里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倚）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韓以拒楚楚人援魏以拒秦（衍王字）王（姚本無此字）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國不以爲急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楚韓得之國下文楚先得齊

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幣以迎之彼來則秦王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國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八命之命茂齊女徐吾與鄒嬰台駘高紛蒯蔽亦相類史通湘游士假設之辭遂以名字加之者）歲則我將說者爲公孫消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伐勝）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之所親也（獲侯傳后同父弟辛戎爲華陽君凡同辛（辛下同）當作戎者太后之所親也）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元作辛下）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辛苦楚人）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爲周相）楚必便之矣（戎時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爲楚用故楚利之）是辛（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哀當作襄）秦王謂樓緩（趙人見樓緩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講講通說見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勉免勉通城本正作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爲兄之任也（謂公子）王何不召公子（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池池即他池且當從本文）而問焉王召公子（池）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威陽必危（威陽秦都扶風渭城也）（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威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威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猶必也）卒使公子（池）池以三城如重其幣（集韻幣與摯通幣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秦王必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國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八命之命茂齊女徐吾與鄒嬰台駘高紛蒯蔽亦相類史通湘游士假設之辭遂以名字加之者）歲則我將說者爲公孫消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伐勝）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之所親也（獲侯傳后同父弟辛戎爲華陽君凡辛戎爲華陽君凡）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元作辛下）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辛苦楚人）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爲周相）楚必便之矣（戎時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爲楚用故楚利之）是辛（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哀當作襄）秦王謂樓緩（趙人見樓緩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講講通說見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勉免勉通城本正作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爲兄之任也（謂公子）王何不召公子（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池池即他池且當從本文）而問焉王召公子（池）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威陽必危（威陽秦都扶風渭城也）（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威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威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猶必也）卒使公子（池）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復有三國二字）宜之兵乃退（緩時相秦以池之）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與晉讎邑薛雖文薛封而屬齊魯魏且取薛予魏）齊與晉讎邑（薛雖文薛封而屬齊魯魏且取薛予魏）秦王長晉之讎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採晉以爲重也（採字訛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力以禮收齊之功逐也雖爲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爲齊人高注秦臣韓趙策本有此人）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撫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撫趙交於秦必恐齊）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晉黃去晉）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言秦白知攻宋之利）故不言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元作若下有此謀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降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完故以爲君除解免也）須臾

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補】字有衍誤殘

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亂宋云云又作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伐亂宋彼言為奉陽君定封說見彼衆○姚本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吞】【補】宜作【正】下有秦字不能與齊縣衡矣

輕重等也言秦輕於齊此言累有戰爭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云積往來於齊之事也【正】言【正】

而齊之德新加與【正】加於韓魏云與齊齊字亦作齊秦交爭韓魏【補】韓【正】魏東聽【正】謂聽齊本則秦伐矣

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補】屬楚又方千里

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正】屬沛謂符離之塞屬楚二十三年傳宋漢曰甘魚之口詳疑為齊陰高云

權縣宋衛【正】非左氏昭三十年傳次于甘魚陂杜預無考權縣宋衛其地蓋在齊魯閒

宋衛乃當阿甄耳【正】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屬齊陰莊十四年會于鄄史作阿鄄此所言二邑

國如齊邑鄄本如濮州鄄城【補】作【正】

利有千里者二非謂此二也按正【正】此所謂二千里

富擅越隸【正】擅猶專也【正】越隸之秋官有越隸越之奴隸【正】此言齊專有越隸

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正】上權縣此句衡字屬下句

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補】字如是也此義乃上句支分方城之地取之有言鄭言之以薄秦之新鄭

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皋【補】屬河南史記年表不書此事正義引漢書地理志作成皋也今河南汜水縣西南古虎牢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

秦王欲為成陽君【補】以韓魏相知事鮑策人此以其名在韓後案在十七年前成陽君書自後所言

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補】宣太后為魏冉【補】【正】自為冉后之弟恐成陽君之害其事故為之言

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補】翕猶收也言收之也

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補】其窮在齊

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補】齊韓魏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補】姚氏本章首有此六十六字藍田屬京兆

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救於秦秦救以疑之楚告以合楚攻秦以離秦楚之交此齊公薛公之計也使不教楚此事在薛公說者欲使齊公遣使之楚

況於楚之故地【正】藍田楚地也得而況楚地可而

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正】云元作云

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正】

去三三國攻楚楚史不書言云云此也又從三說

則楚之應之也必勸【補】作云當勸三國謀之出兵救楚

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補】出兵謂與楚共謀出秦兵也其謀秦

自告國攻秦此言秦兵救一說也

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

告急本以下有【正】姚注一字

秦愈不敢出【正】長三國也此又一說

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補】我三國也三國其交離其交

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

【補】衍臣字

有功【正】姚氏云曾作有功此章

應劭讀若齊公事為魏附之云齊公時在魏所適屬也故之而不完其事以其事不明而齊無所適之故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補】齊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之逐之

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

時事鮑本秦王後十三年取此及其說中非齊公在魏之此遂之母

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此上

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

已【補】姚本已作呡言負芻必事秦以為也

已【正】呡作呡下同字書無之疑此人也【補】

呡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補】佐負芻庶兄

臣請為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補】恐字句今本作魏韓呡也呡字本一本魏困辞公欲以齊魏二人可以劫魏

已呡字句今本作今從此

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女齊【補】齊其負芻之母也

【補】德秦而齊其父母國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補】與魏和也此二十七年白起

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補】起將伐魏先和秦也事趙從公故不勝趙起將也不

則【補】窮冉故從冉而和冉重今從不勝而和此我也起字不善

公不若毋多則疾到【補】詩毋多言事也冉欲和而不欲戰也起不欲冉所以見其缺誤姚云到

【補】言起疾到趙起言不可

陘山之事【補】魏侯後志魏傳云華陽趙伐秦齊從兵伐韓魏魏救秦且秦與齊

山在書史記華陽下云秦伐華陽亦在陽城縣此則此役也

書陘山之役秦救韓魏史記昭王三十四年秦擊魏華陽破之

事或云攻趙韓魏魏事年表三十四年

或云魏背秦與齊從趙韓魏記秦伐大梁魏冉又伐趙擊之拔四城而得三十一年

魏事秦與齊攻趙魏且與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十萬以大事記魏年表

秦多見前年在史記魏冉伐趙魏拔四城斬首

陘山見大事記華陽事在華陽

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補】屬河南此時齊地蓋曾考【補】此指陽武非齊地

趙王喜【補】喜元作惡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補】子

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言不斥王故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

不義【補】以二國之為不義也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正】二社二邑也蓋二邑皆有社

宋【補】祥謂二國之制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

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之者言曰【補】元作之者宜作者之史無之字

【補】姚往生劍一作往來之言者

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

必之王【補】必者言其然也王齊王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補】此二十七年取代光狼不利

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補】此晉趙也此趙也

而後制晉楚之勝【補】言晉楚之強也以制晉楚

夫齊罷國也【補】罷讀曰疲

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補】史作決潰癰

秦王安能制晉楚哉【補】夫能制人之不能制人者也今

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其不信伐齊

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補】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晉楚亦見制於秦

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補】晉楚不與秦伐齊而齊秦相

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補】二國出兵也【補】小言之

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補】言晉亦趙也初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

【補】為之顯也 秦得安邑【補】此是魏地時得之魏地安邑也上藍田也白起

秦得安邑【補】華陽事在魏安邑以上藍田也白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韓之

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此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言夫取三晉之腸胃【補】安邑上黨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

故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補】穰侯傳有於是

之為使臣之使兩走宇趙【補】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為齊為之

23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子〔二〕，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國可依）。〔三〕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四〕。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五〕，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逸詩）。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六〕。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七〕，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八〕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九〕。』」

[illegible]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一〕，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二〕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三〕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云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

憤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保傅養也虜東國也神狐祥狐之爲妖者[補]史記作狐傳是新序作狐祥二字蓋脫誤注猶戶廣反祥言養無所食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男爲人臣女爲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陘陽右壤[補]一本陘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陘陽作水索陘云陘都陘陘水之右壤盡在國之西今鄭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衍應應云一本[補]姚宏曰應云一本

無史同恐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烹應言以兵從之言蹈秦也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國名楚方下有兵字[補]史之與方與胡陵屬山陽經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故宋必盡七國故皆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卞縣注泗水出蔡傳泗水出魯國卞縣祝柱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今泗水縣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勞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云劉本[補]姚宏曰以上無於字新序同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面也言與之攻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群事不更事猶[補]姚宏曰下有事字

[補]不更疑本下更是群其事以下於更慎重之意意上葆利言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兼制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補]姚宏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補]鮑彪曰句屬命令於韓同據本一本注地諭令韓魏諭猶反[補]姚宏曰句屬命令於韓魏歸爲帝之產於齊言齊韓魏皆強而齊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尤甚也[補]姚宏曰齊韓魏楚秦楚合而爲一以陳元作陳以[補]姚宏曰以陳云劉本作以陳[補]姚宏曰韓韓必受首言其相而謀誅王禄以山東之險薮障如謀帶以河曲之利國徒帶如帶韓必爲關中之侯比之侯史若是王以十[補]鮑彪曰萬字是新序同[補]姚宏曰史作戍元作戍是新序作使鄭梁氏寒心駭側然許鄭陵鄭屬潁川嬰城上蔡召陵鄭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通[補]姚宏曰史上蔡上有南字新序同從此[補]鮑彪新序書

則上以婁城句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補]姚宏曰元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猶是王之地一[補]姚宏曰元作任任猶是兩海東南海[補]索隱曰此二云西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補]姚宏曰字[補]鮑彪曰字是新序同齊楚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勢之也[補]姚宏曰史面搖齊楚新序同遍搖湖目從之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使之勢春申傳有[補]姚宏曰史白起而謝韓魏衰使郢楚約爲之重平壹蘇言俱方與齊房潤爲王之爲去聲段產秦人謂新城君新城君十二年注芊戎也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侍官[補]姚宏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能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將郎中謂已親近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讒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補]姚宏曰見下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路史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馬在車下負軛云取千里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爲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太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耶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繩率長繩索也以言服馬豈驂耶故繩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戒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關之於下不解是繩牽長也水在關策詳二臣之言雖得而聞之[補]姚宏曰上章爲據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經於用已者不見芊戎嘗衰之意爲秦亦無明顯當從舊文雜得而已者不見芊戎嘗衰之意爲秦亦無明顯當從舊文雜注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甘晉因王稽秦謀者今雖音雖使魏還舊姓故史云魏人[補]姚宏曰雖音政字過有功者不得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過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塞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遂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補]姚宏曰元作爲爲也語曰人主[補]姚宏曰擬云後作唐主史

同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言不足以當樸質樸樸斫木質質樸樸質質樸同要不足以待斧鉞鉞斧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試也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爲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姚宏曰疑本反覆於前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桀有憍蔡楚有和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別也而爲天下名譽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草華也

[補]姚宏曰此喻厚重彼有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補]姚宏曰雖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嘗之語似反覆又引舜禹禹豈嘗疑事者故所謂語之言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補]姚宏曰閒史作慨索隱引策作[補]姚宏曰史何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補]姚宏曰亡其猶亡乃將賤亡元作已[補]姚宏曰已疑作亡史何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補]姚宏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拔自非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文義[補]姚宏曰不斥王故指其足閒暇也望見足下下之人猶陛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補]姚宏曰謝其稱人而說其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使人持車召之[補]姚宏曰去聲說之之說音悅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補]姚宏曰謂范雎一本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帥之怨[補]姚宏曰大事記義渠王四十四年秦昭襄王與義渠戎約傳秦昭王時義渠戎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猶傷也下見賢反[補]姚宏曰敏疾也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宮中虛無人秦王雖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爲寡[補]姚宏曰以教之范雎曰唯唯有間亦隙也孟子爲間如字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跪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叟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國首之地[補注]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鄭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若是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姚本無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音賴惡疾也[補注]張儀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瘡厲若賴然故以漆塗身令若賴然厲賴聲近古多借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記孟賁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注]苦衞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注]後漢注云津橐求索隱云卽深水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補注]姚本作菱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故乞食於吳市[補注]隱軒叢書

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設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注]姚本無此二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特以爲榮[補注]接輿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肆所能知能順文爲說謬矣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靡也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卽就也[補注]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閉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曉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恩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澤遺寡人恩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澤同說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附西涇隴有隴阪卽隴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使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駑兎也駑言其不後韓盧[補注]隱軒叢書

[補注]姚本施作號陽作發史同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下有關字城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爲王計疏也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王大有功[補注]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廣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羣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注]法交近攻秦一用此獨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補注]元作山中作中山當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試陵二十七年亡功成名立利附[補注]元作則今從史則從史作焉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從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諸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則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爲王虛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閒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虎謂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又欲伐之亦說之所屬亂如此同說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某爲上某大之其可也[補注]大事記親魏者登城愛親其孤也[補注]史鄭丘郟丘卽邢丘也在河南平皐[補注]史鄭丘郟丘卽邢丘也正義云漢置平皐縣在懷州武德縣也兵而攻邢丘四十二年而魏請附曰說也雎復說也邢丘拔四十二年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注]姚本此下有王不加收韓一句王曰寡人欲收韓[補注]姚云錢本有史同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登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補注]姚云字善同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疑衍字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雎傳有拔史拔邢上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雎也後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爲客卿三十九年范雎爲客卿三十六年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此[補注]太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二年拔陝四十一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四十四年攻韓取南[補注]姚云錢本有史同曰是兩策附載爲一事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田安平君史云田齊之疏屬後爲相安平君史云田齊之疏屬後爲相文非也文生齊王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金單逸論文一時也[補注]姚氏云後部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華陽母弟華陽[補注]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我又號新城君涇陽涇陽高陵陽州縣高陵屬京兆○四賈者後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齊無韓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下城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命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齊無韓擊齊謂列人無斷無韓擊齊言不逆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侯使者操王之重決斷諸侯諸侯使者操王之重決斷諸侯[補注]分剖分剖符於天下剖酒分符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補注]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說文說也漢文紀凡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銅虎符竹使符發兵竹使符出入發此剖符承上決斷而言謂擅封爵也征敵伐國莫

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國宜爲諸侯所制）（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自云云恐字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謂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折也善庇反）（補曰）此出詩申之也）傷其心（遠詩）大其都者危其國（補曰）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齊（楚湣王之臣淖齊因相之）管（皆詩非必逸詩古有此語）齊之權管猶管權之也）緡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周四十年）（補曰）三十年）李兌用趙減食主父（減主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補陰軒叢書）

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一年事太后紀明年太后薨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辯士增飾非實之辭按大事記從都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宜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芈戎王弟涇陽君市丘君此書爲實類目書樂毅廢其母不治昭王謂高陵別名此書爲實類目書樂毅廢其母不治昭王謂芈戎公子市公子理云亦失考）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雎傳有闕文雎欲言太后殺侯先已厚切秦王王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攻之策王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先言內先言外以動秦王之情仰言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屏左右言乎故）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侯范雎傳太后養地以封雎亦惡矣應侯陵太后養地以封雎亦惡於陵反）亦聞恆思（恆地名）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叢（叢位史叢同墨子建國必擇木之佳茂者以爲叢位史叢注本作恆）恆思有神叢樹也今高注云神祠叢樹陵云高誘注云）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十二棊）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叢（叢藉困我乃左手爲叢投（班固弈指曰博曰投不必恐）右手自爲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投擲）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驅而趨（負之如與軟物與載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驅（必裂以爭持者）

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驅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顯仆）其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補曰）元作四宜作而）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增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稼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衍我字）我（姚云劉本無此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謂人君生事之所殿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孰人（補曰）高注韓臣魏齊相孰與孟嘗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矣而且陳遠交攻之策王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先言內先言外以動秦王之情仰言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屏左右言乎故）曰今之如耳（孰人（補曰）高注韓臣魏齊相孰與孟嘗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矣而且陳遠交攻之策王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先言內先言外以動秦王之情仰言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屏左右言乎故）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右皆曰姚本此下有左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王堆琴瑟右皆曰壹然六字）（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說苑伏瑟恩說此即其堆琴而起斜猶論語記子堆瑟也莊子云孔子堆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花甲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國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補曰）王義引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戶）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智伯爲驂在右爲御）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並屬河東（補曰）晉選新田今絳縣西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絳水出絳山高注絳水利以灌平陽平陽爲故絳正義謂平陽爲故絳正義不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正語康子履魏桓子踵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附韓康子以附繫之）其踵（踵踵也）附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附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此賢君子之言也人君閔暇宜數問之魏魏十一年有此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補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薄惡當時勃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日之是以魯連子廣義所不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謀皆不得在君子之科）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醜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補曰）高注臣子設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一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庸芮（秦人（補曰）高注臣）爲魏之爲去聲）

秦攻韓圍陘（信陵君傳秦攻韓圍陘信陵君救韓救陘在安釐王十年秦拔我陘此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十三年也（補曰）召陵郾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丘亦謂大事記據世家爲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姚云傷者非得一作健）秦強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姚本弗下有能字）（補曰）姚本此下有左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王堆琴瑟右皆曰壹然六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死至昭王相秦十四年矣張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儀之力多且（補曰）元作倒下文倒字疑即）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怒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外說未詳）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補曰）元作璞（補曰）當作朴）璞（補曰）元作朴）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

出其朴乃與也因謝不取（謝，辭主也。觀之乃與也。○〔補〕一本「出其朴」。說亦見尹文。）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相孝成，見魏無忌傳。）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illegible]）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illegible]）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補〕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輕，易也。牙，以牙相齧。）何則？有爭意也。」於是（〔補〕[illegible]）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illegible]），高會（[illegible]）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illegible]）「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illegible]）

（[illegible]）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illegible]）「又即圍邯鄲乎？」（[illegible]）曰：「然。」（[illegible]）「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illegible]），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illegible]）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illegible]），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illegible]）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illegible]）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illegible]），因以爲武安功。」（[illegible]）

應侯失韓之汝南。（[illegible]）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illegible]）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illegible]），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illegible]）與即爲梁餘子同也。（[illegible]）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illegible]）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illegible]）也？」（[illegible]）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illegible]）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illegible]）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illegible]），秦軍大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illegible]），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illegible]），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illegible]）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illegible]），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illegible]）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illegible]），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illegible]），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魏將戰，韓孤自顧，恃魏也）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illegible]）欲推以爲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侍（元作待）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懼同，以其畏服）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illegible]）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主）折節以下其臣，（折節，屈節）臣推體以下死士。（推，謂以身與之也）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撓也。撓敵求戰，左傳謂之致師。漢書）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以字下疑有俟字）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軍敗則名辱）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illegible]）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也。此引說文，老母稱嫗）「其夕，某孺子內某士。」（孺子，乳子，亦婦人之稱）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illegible]）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illegible]）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illegible]）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illegible]）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illegible]）

（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illegible]）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元作過）或與罪人同心，（罪人，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

秦攻趙，（[illegible]）弗殺而善遇之。

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作妬，從女從后）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廣地衆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元作趙怒）必於其己邑，（必欲戰服使爲己邑）趙僅存哉，（言無所存）然而四輪之國也，（輪，四方無所不通）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illegible]）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以下[illegible]）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為齊兵困於殽函之上，[illegible]十年攘地，[illegible]秦人遠迹不服，[illegible]而齊為虛戾。[illegible]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illegible]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illegible]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illegible]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illegible]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illegible]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illegible]此臣之所患也。[illegible]昔者秦人下兵攻懷，[illegible]服其人，三國從之。[illegible]趙奢、鮑佞將，[illegible]楚有四人起而從之，[illegible]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illegible]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illegible]故裂地以敗於齊。[illegible]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illegible]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illegible]

張儀[illegible]說秦王[illegible]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illegible]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illegible]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illegible]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illegible]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illegible]囷倉空虛，[illegible]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illegible]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illegible]罪其百姓不能死也，[illegible]其上不能故也。[illegible]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相事也。[illegible]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illegible]斷死於前者比是也。[illegible]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illegible]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illegible]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illegible]以此與天下，[illegible]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illegible]士民病，蓄積索，[illegible]田疇荒，[illegible]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illegible]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illegible]昔者齊南破荊，[illegible]東破宋，[illegible]西服秦，[illegible]北破燕，[illegible]中使韓魏之君，[illegible]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illegible]濟清河濁，[illegible]足以為限，[illegible]長城鉅防，足以為塞。[illegible]齊，五戰之國也，[illegible]一戰不勝而無齊。[illegible]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illegible]荊王亡奔走，東伏於陳。[illegible]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illegible]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illegible]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爲木主社）擅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韓無失下盡同）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規）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詐韓作破詐是下同）之兵至梁（郭元作郭本文）韓國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亢秦）趙危而荊孤東以雖（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擅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湣齊以廣湣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韓作疲）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爲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韓子注趙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衆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不治貴而不信地形不便（無險故險上云中央之國此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誤（在野曰誤）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詐字破之）拔武安（此段拔拔）

（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武上黨諸郡置之也）也（韓作莞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踰羊腸陘代韓作踰華代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屬清河外津花河之外）河外（說趙云東有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邯鄲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爲他說矣）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則益弱矣）中呼（元作池）池（古沱通史弟子傳滂池以北池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爲燕矣（燕乘敝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

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韓荊以東以弱齊強燕）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韓作氏）魏氏灌（韓作瀉）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天下編隨而伏（韓作敗也須之則隨而伏其皆勝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相王韓作尊失考）會（會到版翁湖地猶弟皆失考）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失言）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有土字）以攻邯鄲（韓此下作卒字）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且怒且卻而退卻之韓作棄甲兵奉戰慄而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弁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韓作李下）大王又弁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變罷卻（變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國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虛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元作下圖神作子帥）天下將（本紀甲一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縣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洹水林慮項紀洹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其水竭而洹水不流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韓作歎）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錯措同置也錯韓作鑿）數策（以蓍策筮也）占兆（灼龜拆兆虛曰兆）以祀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可降爲可降韓魏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廣長輸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象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

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無此字韓補）破天下之從（一舉謂舉趙亡韓舉猶拔也）（韓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其忍也斯臣以爲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棄趙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如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侯二國（如之亡）臣荊魏親齊燕（獨後亡以此故也）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徇行以示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爲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舊則盡而史失其人遺失其說也）（韓以爲爲王苟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張儀名之情哉所稱謀臣范雎也）（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卿卿論不忠者）（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卿卿論謀臣以附民爲要以仁義爲本以禁暴除害爲務非而有兵以威怒而脅攻取耳飽既考之不是言歟大意不過試極威怒而脅攻取耳飽既考之不賢情且謂卿不如謂秦）（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戴天下其高蔡與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衡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甘茂以秦徇周衛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試者亦非一人其顧慢不孫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然以忤李斯短既貶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能自脫可以爲驗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途（人奪之也爾雅鬲鼎屬）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覆之時遇覆以二萬人降趙王稱諸侯）皆負重罪應侯丙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行也）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物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貌繼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吳起[衛人，仕楚相悼王，悼王死，貴戚殺之]、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史作歟]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盡也。身已猶盡]，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蒙怨咎[蒙，被也。鞅所誅賞刑罰之家，受其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魏將也。卬則鞅之舊交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鮑云曾作顧]毀譽，必[欲][元作有]有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雖困辱[離，遭也]，悉忠而不解[解同懈]；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去也]；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戮辱，加之刑戮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間隙可乘]，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

亦忠乎？以[illegible][君臣][姚本以]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披患、折難[披，同擗][披，切擘也，鮑作批，又精...]，廣地殖穀[殖，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illegible][合諸侯，一本有九一]

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illegible][史作...]，輕諸侯，[凌][元作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史此下有矣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屠，殺言]，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揚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大夫種為越王墾草[illegible]邑[墾，耕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補：...]，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陶，...]。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補：...]大投，或欲分功[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illegible]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棧，閣也]，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illegible]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喬。松，赤松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水經注...]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illegible]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後世]。願往事之。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

且國病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朝榮夕也

曾死不知今又說有可以一切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字衍其

其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以太山四維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

矣陽泉君避席避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

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

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

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

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

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本決也是抱空質也

此質本以安好不能然故曰空今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

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講必以恩德相講好於秦王

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晚出雖有子異

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子楚之心猶謂秦國子楚趙此鄲郵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

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

罷之史記大事記不習於誦此其無徵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

止中止宮閒曰之閒隙政事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高者紀云五年注

襄王車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

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介單使也昭二十八年注存問也

閉其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王以爲

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

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

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

爲太后養地也按此言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爲安國君時歸與此駭趙請不章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安國君奇貨立庶秦國之不亂不敗者幸也凡不韋所立於時皆亂而欲秦身滅國之事周襄士之險邪無韋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詐乎頗耳孝文稱於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始皇帝 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閒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唐秦人一本此下有欲與燕

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過也所出也趙人

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甘茂之孫

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官名羅甘茂之孫事呂不韋爲少庶子

秦官按此也注以周制言之說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

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元作君

君叱所以叱甘羅故稱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

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人名七歲爲孔子師生

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

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

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

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

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

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起賜劍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孺子謂甘羅令

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王趙王郊迎謂趙

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

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

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

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閒

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閒

歸燕太子姚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

一以十之一與秦也鮑本有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以十一城予秦也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

有有補本有姚同一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器耨芸器

鄭得字與鮑同詩傳銚耨亦芸田器也而有積粟之實此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

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

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同語鮑知也

說文今論語作勃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

掩於母如皇帝母太后也本呂不韋姬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之雍臣竊爲大

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

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資齎同聽之韓

魏不通諸國故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

從一本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

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

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致也楚王即王

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

入其將相北游字衍於燕趙而殺李牧趙王遷七年此十八年

齊王一本此下有王字入朝四國必元作從頓子之說也

牧時上已虜韓王安殺高姓燕趙韓魏是時已言齊要終賈之謀後有子之仁義君子於已之前其前言殺李牧此策不言王翦所以滅趙者而曰頓子之說是此其不言也

二許人未雖與於乃恐後頓錯以爲始皇子言有之非其事者皆此已後將其不足取比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

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

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言如舉左案齊舉兵於左案下也

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衞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衞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

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爲厚，聚

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

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

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可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必有所錄而方事記事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攻齊之事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其世家不取國策而易宣以滑耳安得據史記之略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載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者也安得據所傳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者也宣王爲之諱也孟子宣王伐燕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之諱也孟子國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肆其說矣之書以自謂也宣非出高氏登爲車意繆妄迎之誤高氏乃所據漢書改爲陶唐氏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者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凡六十七章

戰國策校注卷三 終

戰國策秦卷第四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寫

齊東有薛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濟河以南濟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陽西有海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卒弟

漢上之事此東邯漢水之上宜屬地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猶贅子文子章臣章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不如易餘糧於宋易移與之宋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二王時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信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固復強雖復責之宋可可責其償之亦可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挑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

二年馬陵之役盼爲將十年楚敗齊於襄陵齊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先著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凡二十五年趙求救於齊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救趙者以名忌二十一年封下邳號成侯曰勿救則我不利齊我不利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封下邳號成侯曰勿救則我不利齊我不利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田侯曰何哉補二字對曰二字史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南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徵徵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以變徵注通謂雄旗屬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偵者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字衍之之衍有頃之間也間變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如有司請曰言章子

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也廢一本作廢是既降矣安用廢爲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召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拜元作拜西藩之臣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爲柳以立馬高注棧牀也章子過國不孝孟子以爲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事也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衍者一本無衍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有教命後語未教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虛謂君父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通孝此見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王之命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其終拒威王之命生君哉虛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人君於其臣微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使齊王患之張丐曰即張丑臣請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疏乃爲齊見魯君康公名無考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勝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命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齊楚爲執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力適均言其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東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選者必殪殪死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東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者敗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以者因見德矣不必見德今以全東合敗恩德也亦甚大矣德之魯君以爲然乃遣師楚爲主聲此其爲德也亦大矣者德敗其見成侯鄒忌爲齊相高注成齊邑按史曰封以下邳號爲成侯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閈史作閔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

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其聲威）【補】（其聲威天下）【曰】欲爲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姚曰公孫閈之所使者）因令人捕（捕取）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史記齊威王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王之賢於是失之忌走亦非也其卯章子之地匿大明矣獨於公孫閈爲成侯鄒忌所賣云云者）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成侯卒三十五年公孫閈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

（事知其閈之謀也以威王之明行其謀也宜王無其爲齊宣王時而書之出於乃史之舊耳疑也大事記謂成侯公孫閈之計豈能多）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光焰也 作佚 又切 日側）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南宮日生逸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補】（日一本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親）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諫進）者（期有）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兵也 四國朝之不待 彪謂鄒忌嘗以計走田）

（忌則其人亦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此言者云云記事載其顯王二十年拔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臣曰吾聞而其御者曰云云恐賢生先巴左冠帶序有其田王聽而聞鄒忌事有或曰大）

宣王（威王子元年己卯【補】名辟彊二十年）

南梁之難（魯有南梁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梁城在汝州西南 故梁城在汝州西南 此南梁 韓邑 趙與韓戰 此在大梁之南 謂之南梁 記此 魏伐韓 見韓世家）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期田忌也 即田期 徐州子 索隱云紀年作田期思 史記作田忌 別本也）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馬陵在濮州 鄄城東北六十里有馬陵 正義引括地志云 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 徐廣云在元城 案史記作 虞喜志林云 馬陵在濮州 弁在濮州東北六十里 是也 齊軍已過而西 魏之宜地）

（元城魏地近趙齊於外黃大梁之間 孫子據此 云齊使田忌宣王之一爲公孫一爲宣王 孟子言田侯一 恒公 ）

田忌爲齊將【補】（此二年召復位 說見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鮑本 孫子 田忌之人 武師 爲將軍之）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於先弱守於主（同謂先戰已與齊齊罷弊於邊使彼當前而罷 老弱守之 使彼精兵 羣兵老弱之 使齊遇也）主者循軼之途也（軼同 車轍也 言相摩也）鎋擊摩車而相過（鎋車轄也 車摩 言其相摩 方攻 相循也）使彼罷弊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謂天唐 說者 子所守 平原 高唐 高宛 在 高陵）軍重踵高宛（重踵 重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雍門 齊西門名）

左（鮑）（冀十八年 有雍主 將）若是則齊君可正（正 制治）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鮑本 龐涓 陳雖 運有 用 說 曾 時 人 以 忌 平 是 不 必 賢 忌 也 無 閒 於 齊 孫 子 爲 而 有 言 公 孫 閈 成 侯 使 之 橫 世 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前云鄒忌爲相 田忌爲將 此云代之相 猶杜赫）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 返）杜赫曰臣請爲留楚（之惡一本爲字下有留字 杜赫在楚 下有 田忌於楚 不 田 字）謂楚王曰（威）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鄒忌【補】（有黴字 當）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言鄒忌此示不寫遊說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薦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齊人）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舊不薦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薛之六國時曰徐州 鮑本 楚威王七年 正義云 十年 此云下於 徐州 楚記 七 年 齊 威 王 敗 魏 於 徐 州 楚 在 齊 魏 之 間 書 名 云 宣 逐 齊 之 田 嬰 子 是 嬰 子 之 田 盼 子 封 於 薛 者 也 紀 年 作 薛 ）欲逐嬰子於齊【補】（曰徐州 詞作邪 反在）嬰子恐張丑（齊人 韓魏中山 等 見 燕 人 丑 又 趙）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子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補】一本有 云 逐 史 不 附 曰）

楚王因弗逐（楚記有年 七）

權之難（有後志 南陽 郡 編 注 闕 以 權 爲 權 城 楚 地 也 書 燕 自 北 進 齊 又 當 自 東 進 而 齊 趙 說 於 薛 公 之 事 史 記 大 事 記 文 公 齊 云 云 合 燕 齊 策 燕 弁 燕 云 云 不 著 者 此 說 記 其 事 【補】曰 齊 兵 必 非 此 地 其 年 不 著 事 也 云 云 史 記 魏 冉 之 事 曰 趙 非 此 地 楚 之 趙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補】曰 大事記 趙 ）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東兵猶言爲燕出兵而與齊戰）爲燕取

地也取地者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救趙之助不力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唐曲逆中山也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闈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

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

閭之閭萬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故衆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元作以之以[補]當作而恐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据通倨[補曰]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正]削地也弱也[正]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爲辱之不捨也

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伐功之志而不爲故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而欲得之虛願也不自至也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illegible]禹有五丞[illegible]湯有三輔[illegible]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數也不愧下學學於臣下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補][illegible]無端者事之本也[illegible]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明學上見下通之言明者聖之言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illegible]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補曰]言自取病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補曰]細人自稱[illegible]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

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都美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猶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之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食言飢而食也其美比於肉[補]一作當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樂也制言者王也言制命令者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字衍而辭去[補]二字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illegible]先生王斗[illegible]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illegible]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補]使侍其王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補][illegible]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illegible]立爲大伯[illegible]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抎失也[illegible]焉能有四焉王斗

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補]是元作是姚云劉本無是字王不好士[補]以爲先君好士[illegible]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illegible]王[補]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補][illegible]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illegible]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illegible]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illegible]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illegible]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illegible]

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否。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賜其舍人卮酒。卮，酒器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其不損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居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楚國。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戰國策校注　卷四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靖郭君將城薛，

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外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五而厭之。今與靖郭君。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

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邯鄲之難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

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以割喻其相伐），秦曾不出力；（[補]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天下爲秦相烹（也者），秦曾不出薪。（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illegible]不然，必欲反之（反古者），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多也），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言舉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正]諸國勢不得合從數），北向而孤燕趙（燕趙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

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趙魏秦齊共攻韓。）

秦此六年[正]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解惡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故明伊附見於此彰與。張篇相惡主秦事楚南楯王合六國世秦趾此因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慕當接趙策謂趙王講章韓第或。朝韓王章燕策或纖書燕王章皆動三晉講國合從其。論秦之精與從國事努最鴨梁切如虎師會魚此日引。事同舟之聲說殊而義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惟寢哀之如約山東皆以數師庚韓梁如秦見三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肆之事，一人之言也。

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晉爲秦相割而秦不由乃爲秦都熹而秦不。出薪則亦三策之取晉也，秦欲攻梁肆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鍛節以戍梁，三晉合秦必南或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況策無說楚魏之辭，而說四閼者皆有戍梁。之約攻楚之料，於是稱信其董，爲陳軫之言無疑出楚。僕王受張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儀王入秦屬平昭罪，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秦魏說諸侯，是。時國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爾趙楚，又爲三晉之移禍。於楚，豈略不爲楚討哉，蓋其知楚謀之勸可爲人秦之。不可止，而諸國之損孫非特爲魏所以不楚所爾賜擠。而險功之者，戰蘇氏兄弟稱說多浮辭，爲襄非軫不能。大事說既書軫說附於驅王四十七年，數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梁絳安邑附見於報於二十九年魏。報安邑之後，告不能的指其時，今鐵以王王入秦一言。當在操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非楚國伐秦前四。年慎說王三年五國合從貫懷王爲長，五秦之約而無。與於軫也，儀王入秦，夫年田文合韓魏，蘇秦猶能成一。職之功，秦必不國勢乃說也，反覆變合，可洪其爲軫矣。

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末亡四年之前。且年表減中山在主父死後，而世家先一年大事紀取世家，史遷所紀國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遂攻中山，略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略胡地。與咸陽蓬非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慕文三年乃書藏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損地之時中山已定而未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亥年遷其君。子悉狐之類適獄網目武重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羌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燕策所書中山亡非以也。故愚益書其說以候知。者考焉中山鮮見燕策。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正]伐韓下有缺文，必者韓之請救。）齊王曰：（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燕王）與子之國（相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補]下字衍，一本無之，事起一從之）以燕賜我也（齊我）。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一本作遣是）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噲七年此十）

此齊宣王所萬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攻三爲。五[正]按史田齊世家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膠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田臣忌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因與燕取秦臣策卽本章○齊威王二。十六年說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韓邑。日不卯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不卯。南攻襄陵以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乃王雖其計敗魏。往陵策邯鄲之雖章威王作田侯段干朋作論徐略同。○宣王二年魏伐趙趙當作韓說見前趙與韓親共擧。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勝。暑子曰不卽勿救田忌曰不卽早救之齊子曰云云宣。

王曰書趙兵擊之敗之馬陵策南梁之韓韓請救於齊。田召大臣而謀張丐曰不如早救田臣思曰云云韓皆。唯同○史凡三騎與賈三章王有同與邯鄲之韓與威。王條合南梁之離與宣王條合但史爲張丐田臣思策。爲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臣與威王伐孫宜王伐燕桓。亂按威王二十一年卽忌始相上路桓公取桑臣之威。二十齡年忌宣得已爲大臣史誤以邯鄲一章趙入之。明矣田臣居卽田忌宜王二年戰爲侯後出奔至二十。九年之唯之役凡二十七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王安得秦之而將章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難燕宣王時秦魏伐韓。楚趙拔之齊不救因而擊燕何其事之勝合如此是必。可疑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至桑臣齊伐燕取桑臣意者齊取桑臣而韓魏趙伐之。韓且與趙魏攻齊則與求救於齊之文異且田臣恩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爲取桑臣乎是史亦謀以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紀書韓魏趙伐田齊至。桑臣而不書齊取桑臣於宜王伐燕附引資之文謂桑。伐韓楚趙救韓卽岸門之戰而齊之取燕略因之喻之。亂亦由謂侯連兵不解報與說者也故恩具別史策所

載而著大事記之說，傳疑者得以考正焉。正義云：桑丘在易州淶城西東。

張儀爲秦連橫（儀傳遂攘在齋袖出戰說趙韓十齊，趙卒論燕蘇滿惠王死則此當秦）（四年此十三年[補]補此，[正]湣王二年[補]當有說字）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尚親同相比也[補]猶傳言相與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取勝齊史無不書時魯故在有古形耳，取譬之說借孟子言鄒人與楚人戰與下文[正]河此）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設文濁漳出上黨長子；庭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大黽谷入河南漳出南郛），再戰而再勝秦（當以勝[正]絕句秦句）；（何下）戰於番吾之下（常山有蒲吾，不書蘇秦傳注），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儀說燕王亦云），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正]今河南府澠池縣，水經注穀水出崤東馬頭山；交二反），割河間以事秦（帝在齊前，樓此則說趙），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全成史作清河所是也，云悉起其兵而關塞），[正]（劉亦通）河之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爲博關今茌平縣亦近齊也[補]後諸注云今兗州府，有古關是博關，司馬貞云在博州），臨菑卽墨（東屬膠東），（州[正]卽墨今萊州府卽墨縣）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補]三百里也，一本有里字。○按，秦之爲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官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此赦齊秦因）。張儀（[補]一本此有聞之字）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

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衍張字）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以儀今必出勝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恐作懼後節秦王）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使事）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音疲勞陳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時在虎謂此計之必告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爲者若無害商扁履取金敝齎於以貴鬻者可都也唯此爲交無害）

（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衍之力歟[補曰]鮑謂將死言善爲反覆詭詐之衛死猶未已何善之可稱）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補曰]大事記襄陵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而不勝張儀謂梁王（哀[正曰]襄）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補曰]此四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補曰]猶言從橫）犀首欲敗（敗其橫事）謂衛君（嗣君）曰（時儀遊衛）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值適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使之釋怨於儀）衛君爲告儀儀許諾曰與之遇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衍嘗與儀敵故）而儀與之俱

是必與儀（[補曰]一本與衍可與同擧此在衍中而不悟是以知儀其書皆於秦其辨國於秦而謀數於衍也）一謀吾國矣遂不聽（鮑謂此言一時動千）（爲儀棄宜之疏也儀之爲如字）

楚王死（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死與此驗）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太子質於齊名横是爲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蘇[子]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東地云與齊近東地蓋楚國之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與秦）

（三國韓齊魏此重立楚數）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秦之事（此者書者）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新立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秦於薛公可以爲蘇[子]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字因舊注）自解於薛公蘇[子]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何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與也求）

（地而楚與之爲背）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者者敍說[補曰]者分其文而入之故以此爲例者云此七字不）謂楚王（太子以爲儀王則上言已立王則質以爲頃襄外無他王未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君薛公也）請告太子其故（謂告以楚獻地之故蘇子告薛也）使太子謁之君（使太子自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

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所重在劫多）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驗往）齊辭（辭齊之）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剬斷也剬制）（[補曰]剬本多作制大反史漢正義論字例云）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楚之便也）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蔽其跡楚之）今勸太子去（[補曰]一本有）者又蘇[子]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爲王）又蘇[子]秦也割地固約者（固約之音）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

者又蘇[子]秦也今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秦爲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補曰]姚注楚邑）故曰可以爲蘇[子]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君因（[補曰]劉作固）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君猶殆）今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安能難處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用世猶其說也[補曰]謂不親其則與之爲讎以事理言爾子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說亦聽度之）

當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曰王之國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立前後頻見寇以割地故史不書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而頃襄立頻獨以爲懷王死而頃襄立本勢言之楚人知懷王之必不歸而秦要立王以絕秦而秦君有君所以靖國頃襄之立非懷王死後明矣史謂當時以許赴之策猶仍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子不可識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但說也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立王邪欲所疑○爲之爲支爲武爲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鮑彪與楚策謂珥魚云云非子誰南子者有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元作秦今並從傳秦鮑本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萊蕪原上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爲之鮑本索隱云偶類於人也與桃梗集解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朔屈盤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壘上治宮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磔鬼鮑本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設李兌作土梗木梗謂木梗是枝根皆可言梗則木之枝是枝根則木之根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以比孟嘗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爲相與孟嘗○高誘注策一本作余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鮑本挺拔也拔於土中鮑本挺他鼎反直也雲文類聚及皇本作延延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在鮑本如何止是鮑本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傳有鮑本此時不行其入秦蓋在後鮑本代立在齊時未相也鮑本代荆鮑本字誤宜作代後語並作代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齊時未相也在薛鮑老亦在薛此不可知爲何時鮑本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有廬本有君字令人體貌有廬本有君字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敬問命至於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問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報齊王恐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本文有清明之德者之宮鮑本按荆固而攻之滿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也鮑本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初不相礙也言善說色聽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顧蹶之請此著書者不勞而功顯倒蹶偃也言其請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有得數之遽不如髡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略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隘也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夏侯章秦人鮑本無考下同以四馬百人之食言奢之厚選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彼不害我董之蘖菁言事之厚人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賢有客之稱高祖曰爲其母不長者以吾毀之也守世定長者字下脫衍在此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鮑本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下脫衍在此元作持鮑本姚云到作豈待言也言也言也鮑本謂君子所以說足持者待之說得者待之說衍衍安豈必毀之而後爲爲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不及嬴非止嬴也其孟嘗君讌坐燕合語也鮑本讌即燕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鮑本高注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一人曰譬天下之主譬不得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有侵君者侵侵之也臣請以臣之血滿其衽滿滿同集也田齊曰車軼之所能至也軼輒請擁足下之短句者鮑本疑當有主字下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得之如使而弗及也如恐弗及鮑本勝元作勝亦可作殷齊人鮑本姚云恐作譬譬或作譬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與倉卒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侯師友此臣之所爲君取矣求以此爲孟嘗所取鮑本爲孟嘗歟此人也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人人姬滕之過褲非其配也與下十

妃同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睛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莽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貴時請其車馬皮幣皮帛鮑本姚云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爲飾宗伯之制恐難別以言此高注皮虎皮幣束帛顧君以此從衞君鮑本姚云衞君乃止齊人聞之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孟嘗君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歷羊後馬越其血又歷羊殺之以盟使盟曰齊衞後世渝者如此鮑本高注歷亦殺也盟曰齊衞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爲不肖鮑本若疑者字誤輒以頸血湔足下衿湔洗也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語鮑本姚云語善爲事矣轉禍爲功鮑本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爲能愛士愛則強矣然亦非禮之強也鮑本爭強也以若舍人者爲能強爭強則強者以爲美談非義之強也鮑本爭不可聽而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仲連謂孟嘗君曰鐵鍋本鐵不一句鍋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鼈據水上鮑本姚本無或上據字據水處下處鮑本姚本無處字處水勝歷險乘危則躁驟躁疾也而馬馳之力不如狐狸曹沫鮑本曹沫之奪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鋤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壠田埒鮑本姚七逆反與壠同埒呼高反說文拔去田草也所耨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於之鮑本舍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棄友以此士見棄逐不用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殺此爲戒孟嘗君曰善乃弟逐鮑本姚云逐士也言必有中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鮑本行兼相他國行當去聲至楚獻象牀象齒爲牀鮑本象牀象齒

郢之登徒是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爲姓非[illegible]國平爲左徒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見此故以登徒爲官名未見所據然直使送之當猶不欲行見彼云大夫登徒子則非官名直使送之登徒也直送象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補注]戌音恤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疑漂[補注]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姚云別本作揚貴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因]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補注]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卿作齊行五國地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彭蒙孟嘗君於是徙[illegible]立後客吾知欲止吾[illegible]楯陰軒叢書

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義齊人有馮煖史作驩非況袁反[illegible]煖郎緩反故緩或作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下精也具備具○[illegible]草菜也陳平傳惡草具注去肉云云居有頃倚柱彈其劍[補注]以下文例劍之疑當有鋏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俱去[補注]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補注]列士傳孟嘗君廣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

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集解揭舉也揮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補注]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合也[補注]曾古外反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馮張通財也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補注]是謂國事一本[illegible]楯陰軒叢書

是作事蓋因音面誤說閔王章賜是作則事亦此類憤於憂憤憤同憒亂也而性悖愚悖當作憒集韻憒亂也沈於國家之事閑罪於先生得罪於煖自我啓之[補注]沈沒溺也下沈於義同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本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褐合赴券一本赴作起則起賜下文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補注]而矯命也合讀起句矯命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叙孟嘗也長驅到齊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猶撫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補注]本作一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補注]此遂其流國而爲之游倘漢世所謂列侯亦拙由教謝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補注]元作正日一本無此二字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

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補注]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補注]元作惠惠王昭[補注]文奔魏在昭王時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illegible]前史作秦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君聽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合也[補注]曾古外反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馮張通財也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補注]是謂國事一本[illegible]楯陰軒叢書

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補注]徙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女彩繡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補注]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闇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解統猶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爲纖細之禍[補注]介芥通馮煖之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爲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偕之移人莫覺悟也以煖之賢而下彪白擾於家況不賢者乎[補注]史文稱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補注]馮公自言無能非眞無能也孟嘗已知之故聞其者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能也孟嘗已知之故聞其者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子粟稱公契券孟嘗卒藉其力百乘之家不齊聚歛之臣豈廷也哉○食以食之之食音嗣爲君爲文足爲之[illegible]楯陰軒叢書

爲去聲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此敗[補注]二十年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憤以殺之爲懾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馮驩傳略同以此策及驩

蘇子秦元作代是史字誤自燕之齊叱三十六年見於章華本作華章南門史作東門注蓋都城小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齊城東有閭門武靈章華之門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歎聲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於齊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與狎而忠之所從往作往是也一本無者微忠在後故言從往者微與從來與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聽元作卒秦爲酒吾聽卒秦之事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稱其字誤其與同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稱其字誤

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見於此策自爲智則明爲人謀則忠著張之臣學也收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收天下無非詐謀耳補注子以爲之爲如字蘇子秦元作秦史作代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謂約伐趙執與伐宋之利也補曰伐宋利稿此五字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補注史作夫約約然字誤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傾秦倍背同傾壞阿集韻秦也補注秦賈古通用策多有初做就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故南流川告有注非衛地注漢陽之地有淮北淮水之北出平氏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桐柏淮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桐柏導之東會四折入海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濟水之西十八注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非郡也有陰平陸陰屬南陽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疑見趙策陰即陶則秦伐趙而此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滅也言異威而服形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非直敬之而後使天下惜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爲一意今詳上言明彼必棄王之欲而決欲宿之用日之淡爲二意可也

其然也皆者趙氏襲衛事舍人者主車不休傳傳舍遽也吉其著3衛國城割平吉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墮亡甲而北面殘國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趙記注詳獻侯六年借此地里志曹及牽隱以爲非正義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衛非強於趙也強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舊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魏伐衛五年齊魏爲南取河東五年齊魏爲南取河東於州西河州屬河內唐梁門車舍林中有林邪馬飲於大河趙記注究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河東燒棘燒元作滿下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滿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長垣東南蒲蒲取魏也謂此邑正義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溝溝史趙世家作蒲隊黃城隊史趙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縣東北十里因黃溝爲名按陳留列州冠氏縣南十里黃城非陷所別也大事記從上說當考故剛平之發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滿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以爲名非直敬之而後使天下惜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爲一意今詳上言明彼必棄王之欲而決欲宿之用日之淡爲二意可也

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不以兵爲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秦秦楚也補注齊閔王十一年齊與韓魏爲楚伐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戰非甚楚閔王十六年合韓魏以伐秦秦昭王九年也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此十一年齊者此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事用其兵未詳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畢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所當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爲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皆但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爲急也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之多則是元作事誤以衆強強元作適適適補曰敵羅憲也兵必立有缺字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擾而至擾猶取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強元作僅下同僅補曰字誤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待也寡是矣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賓外不賓內不反則亂元作擾擾補曰攻擾積亂此義多稽字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矯箱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作曰別本注矯一作撓去堯切火行也○撓及別本此下皆有而不服矣一何文義明白今漆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代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衍強字補注姚云自本無強字囊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桀苦好謀東萊故桀乎國滅桀傳桀特謀也陳蔡好詐苦特越而滅苦蔡苦特遠忽近而特越但言有特蔡特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爲馬女子筋力骨勁

非賢於驥驊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相也言與之相待亦不皆亡在所慮耳有能元作同字或誤衍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誦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爲主也人誦之而已不使人誦之而衍於義者證於義猶假也寄怨而誦不直者使人誦之而已不使人誦之而衍於義者證其用兵之情而寄於義以爲名也則亡天下可跂足而須也跂猶不明也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國質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惜交言割地交割地者宜相惜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之間燕不勝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雁門取其牛馬此蓋之敗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何字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又五都爲縣又說小曰邑大曰都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間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上衆所聚有市井者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轅輈也殺牛而觴士觴賜也飲之則是路窘之道也路疑作路言國中所有悉出於外又疑作路言財用窘於道路路且是道路之路中人禍祝國中之人爲君賂醴賂事也醴行者酒言醴祝之事亦用命者祝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主事謂財賦言備之事則此盧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屍未殺也離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同與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矛首矛也兵車所建矛長二丈四尺故云長二丈說見前鋋鉉絕鋋刀鋋鉉鉉本作鉉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言者國之所私家也之

士大夫之所懼廟養士之所竊廟析薪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敝理禱敝猶士作苦衣易敝故爭治之舉徭擔舉徭擔陳車城上路屋爲櫓戰陣高正作轅轅城上路屋爲櫓戰陣高樂車亦爲櫓此與衝車言亦車也家難總全家併作身屬穴中謂地道能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蔡敝而能拔城者月數數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亦併二國而憂一主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補曰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恐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相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事下佐趙滅中山說見前及燕策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審者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補曰或有神字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掘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將之善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中設拔皮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曰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非誓罪於人也呂春秋亦有推罪於先王之語便引弩而射之便猶巧言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一云剝作害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也的以幾中人爭欲貴之如惡之惡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

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曠也日雖曠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比不知何故此注亦作敗釋矣章本字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吳起之將若闔閭之善用兵之將補曰闔閭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俎肉在豆七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臥席者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俳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言其功德之業雖名利者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謂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宿舊也猶宿諸何以知其然補曰上文一夕之憂宿舊也猶宿諸何以知其然補曰絕宜有也字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錢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補曰上文或有神字今世之善用兵者上文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補其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參說見前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女牆上爲戰具補曰上文境字也堞中爲城具境內爲守備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諸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

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補曰]以丹爲柱衣丹柱衣之也）建九斿從七星之旟（鳥隼爲旟又稽星野[補曰]按考工記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鳥隼爲旟州里所建弧旌枉矢畫枉矢此與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柱矢恐即招搖注所謂畫七星者又謂百官載旟此言七星之旗而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繩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注過信爲次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河之外地於秦謝此數）而不以德魏王故（[補曰]衍曰字鮑云一本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

惜陰軒叢書

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見上）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此策輒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難錯學倡衆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此周王騎不能雞以及敢甲之霸百世之孤也[補曰]此策謀兵主於後起耕權不處人主怨其云象兵而後起寄恐而誅不直敵用兵而實於義覇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大之論乎雖其後霸言戰之害何教於失甚雄鼓倡樂之云威孟子與民問業之意不類鑒之不察甚矣[補曰]蘇秦律爲得罪燕而亡走齊說腦王厚舞以明李高宮室大苑圍以明得競歲敵齊而爲燕蘇代爭之實困秦之度智大事定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朱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反閒驕其君勞其民而連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猶散滴困秦三年民使律士羅弊又以餘兵舉五千秦之勁宋而包十二叢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此業之謀既中而勤燕伐齊也此策舊爲蘇秦實說前章代說爲秦或進以此爲代亂亦不然代之謀加彼豈詭亂齊子說戰甚一本每卑首二字者是矣抑是言也富在城中山後取淮北減宋侵三晉之前此士之明畫巳遂卯閒王之撒宗○棄文甚能首以用兵後起豹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權稚時勢明之今雖千將以下止求霸與連矣言先天下之禍後稽之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止好往強也言遺怨之附主怨之腸也且夫以下王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王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闢者用兵以下王將終爲一簡三前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諸脩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郭其然也一語六周而不覺其被○劇術反分扶問反嬖工壽反射食亦反爲人爲幹婦死之爲王天下之王去牽）

齊貧郭之民有孤狐咺者（[補曰]衍大孤之事記去之國狐咺狐呂斷春子）正議閔王斲之檀衢（也斯呂狐斷）百姓不附（祓貴直論狐援背負云云師閈此市名齊也百今人姜作狐爰）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補曰]公孫宗室公云子將士此時事記大書其名遂甚書顯之宗室）宗室離心司馬穰苴

惜陰軒叢書

（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上疑穰苴嘗爲閔王將周雜記哀以爲衆公時）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史不書[補曰]春秋作觸子居之役）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及下達子鳥應起後）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補曰]償（一作賞春秋作賞呂覽）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郡）博昌之閒（屬千乘）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閒（二縣屬太山[正曰]可注今泰山郡）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補曰]知字三不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淖齒曰夫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莊中注沒此也）太子（名法章是爲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姓太史氏女無後正云太史氏）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故曰君王后也不可曰[補曰]）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紿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傳言單許降以欺燕）遂以復齊（年五）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時年五歲）襄王即位（[補曰]下有位字）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而立之耳齊王建）建（[補曰]之爲去聲音禎）

惜陰軒叢書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視王孫賈乃不知其親之王[補曰]閭書之誤）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肩）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徒案[補曰]反說文裼也今作袒）

襄王（閔王子元年戊寅三十二年）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不名）攻下聊城（屬東郡[正曰]括地志云在博州聊城縣西）人或讒之（[補曰]姚氏一本無初字此章首有燕將攻聊城故止知字則三間與吳一氏字）

（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補曰]書（束書於矢上）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同背）勇士不怯（[補曰]史記作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世主不臣說士不再計今此上不再至故史云）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補曰]史云荊南陽魯州南郡）魏攻平陸（[補曰]平陸見前上之地也時屬齊准北）齊無南面

惜陰軒叢書

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國故不南面與爭[補曰]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横）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亦棄之也）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言其退者）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者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謨）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燕殺栗）公聞之乎（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爲此時則自騎劫取死外不專他將及趙國也[正曰]說見章末詳之）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敝聊之民（以敝[補曰]一本）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攻之械盡墨之守圍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補曰]漢書鄒陽傳壞燕國云措今人言將臂拔據臂字見此子即此義）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正曰]資說之士以藉資給說士）矯國革

惜陰軒叢書

俗於天下，〔[illegible]〕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illegible]〕世世稱寡，〔[illegible]〕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illegible]〕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桎梏，手足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illegible]〕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illegible]〕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illegible]〕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illegible]〕曹子以一劍之任，〔[illegible]〕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illegible]〕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illegible]〕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illegible]〕

燕攻齊齊破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illegible]〕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illegible]〕齊國之眾，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illegible]〕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illegible]〕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illegible]〕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illegible]〕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illegible]〕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illegible]〕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illegible]〕

貂勃常惡田單

貂勃常惡田單，〔[illegible]〕曰：「安平君，小人也。」〔[illegible]〕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illegible]〕貂勃曰：「跖之狗吠堯，〔[illegible]〕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illegible]〕猶時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illegible]〕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illegible]〕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illegible]〕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illegible]〕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illegible]〕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illegible]〕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illegible]〕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illegible]〕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illegible]〕其志欲有為也。〔[illegible]〕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illegible]〕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illegible]〕王賜諸前，〔[illegible]〕酒酣，〔[illegible]〕王曰：「召相田

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此下鮑本有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今增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民人之治（補）治一本作始　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

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謂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遣王而自王　春秋後語闔作合）（補）城陽天下（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皆木閣以通棧道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元作中山）（補）中山作山中　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補）連舉不（正）與　而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一夜作[illegible]）（作劇國不通州又東萊有掖縣有不夜城疑夜字為衍……[illegible]）

田單將齊（為大將）攻狄（狄北史[illegible]正義云淄州高苑縣西北故狄城）往見魯仲子（仲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器）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illegible]）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鍬）為士

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久也）（補）歸於何黨矣（[illegible]）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淄澠二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illegible]）

（[illegible]）

孟嘗君為從（[illegible]）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illegible]）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illegible]）由（[illegible]）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賢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

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illegible]）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也（[illegible]）雍門子（補）養椒亦（[illegible]）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illegible]）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illegible]）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illegible]）

王建（此王建元年　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元作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illegible]）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秦也（補注）元作燕齊（補注）史作楚魏之（補注）從之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趣也）宜若率漏舟沃焦釜之急（救急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記有王周子謂最是也此云周子董齊之謀臣史失其名不必強為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為割（補注）割地與趙魏（補注）韓相周（補注）韓御周（補注）元作割（補注）割地與秦（補注）害也（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御周有秦害）及韓御周有秦害（害割字恐有誤混）之（補注）補趙魏亦不免與秦伐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今齊（補注）補（補注）下恐有缺字）秦伐趙魏（齊則遠秦其應秦不得不果也）趙魏近秦其應秦必不果也）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今齊令也恐亦今字）果（補注）令恐亦今字）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補注）補（補注）一本有救字非字於天下平（此言趙魏近秦長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補注）此士之策正謂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應秦然周韓既到而趙魏亦不免況齊可以不應應秦伐趙魏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魏也）

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告趙）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缺）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為天下循便計（補注）循行順也（補注）行便宜之計言窮兵事周（補注）元作齊（補注）魏佐秦伐因取二地今云公子無忌云云公子無忌為魏王實與秦如立晉鄙壁鄴未欲眞欲救趙或先取其地也）殺晉鄙救邯鄲之國（年使鄙將以安趙二十）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國（救趙長驅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賈罐忌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在安釐王二十年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救趙兵皆在安釐王二十年表魏世家公子無忌傳注一作擊（補注）按史年表魏世家公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以晉鄙兩軍壁鄴過鄴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法亦止作一年謂以傳修今法亦止作一年事也說考）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伐趙救趙亦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桂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桂）晉陽者趙之桂國也（鄴邯鄲者楚之桂國也故三國（衍欲字）欲（補注）疑欲字即故字而上衍故字故者舊也）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鄴

鄴矣（補注）元作禍（補注）姚云劉倘乃倘之說倘義長）三國之（補注）元作君（補注）君兼二周之地壅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且猶幾今又劫趙魏疏中國（疏言韓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補注）封疆之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補注）（補注）疊舉上文宜有趙）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注）三策六策略同（補注）三晉諸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脣齒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國與秦壤而患齊不與秦壤而患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成太后）書未發（補注）未發其封）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補注）路史云沂之承縣城乃春吳會處成十五年社云淮南縣今屬滁州者非應劭云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矣滅之）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補注）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威其業）葉陽子（諸書葉陽皆不地范雎傳注華一作擊（補注）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又見魏策）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瑱瑱（集韻瑱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濟南昔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合從仲此人也趙岐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惠文后用事實孝成之世其在惠文時則仲子猶相及）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又劫趙魏疏中國（疏言韓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補注）封疆之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補注）（補注）疊舉上文宜有趙）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注）三策六策略同（補注）三晉諸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脣齒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國與秦壤而患齊不與秦壤而患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成太后）書未發（補注）未發其封）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悟其計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交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信則安得不助五國乎）秦（補注）元作齊（補注）齊之時不遽始皇也）始皇（補注）字誤）嘗遣使者過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錘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諸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倘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后勝即后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變故之辭蓋使者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庞謂君王后賢智通以勞勸王也）（補注）正烈男子也義不能欺利不能回其斯人乎（補注）元作烈（補注）賢云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令解環以病多智為言故能以賢之不能王始就不是言賢信秦之謀不助諸侯又何智之有）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補注）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 元作與 云一本作閒 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 衍可字 可 補曰 云一作號 以爲謀 又疑謀本注字 可爲 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 元作百 下同 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百 作數 補曰 通鑑下同 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臨晉屬左馮翊 鄢郢大夫不欲爲秦 不屬之也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齊城 王收而與之十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 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析西弘農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 此亦東人之辭時未有此 秦人其秦王而爲臣也 補曰 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

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齊客之入秦者 補曰 上章諸客入秦皆爲變亂又陳爲齊姓故云然不可考 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 蓋許之 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閒 共屬河內 補曰 衛州共城縣 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不謂建之聽雍門例矣 而不可以正心誠意爲先乎 補曰 專指陳馳非自齊 之曰客史謂建聽嘉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頓弱 以游齊王入朝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 肇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爲先鳥賭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終

戰國策楚卷第五 元本第廿 三原李錫齡校訂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 肅王子元年 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 補曰 諸字宜在急下說於此中立字待 宋許之子象 楚人 爲楚謂宋王 補曰 本有此字 王 剔成 公剔成宋君稱 結邪王此倨也與此相攘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助齊 補曰 將法齊之 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強必幷宋 未已齊戰勝其勢必危宋言齊強必幷宋 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 大事記昭奚恤爲相附宣王十五年謂此章 爭論乃魏年表在此年拔邯鄲齊敗魏在次年 元本作里作王 補曰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使魏強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 兩國相持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如與 其害必深矣 魏之割趙 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補曰 一本以深割趙 有劉作知上下文可證 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救 補曰 而不 姚云 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 言秦齊亦起兵與楚合也 耳非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閒 南陽作睢 補曰 大事記取睢濊 外反 後志梁國睢陽注睢水 南陽有睢陵有濊北梁

江乙爲魏使於楚 江乙魏人 時居魏 以爲魏人不知果 補曰 知之 後乃仕楚 故其諸 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白公太子建子勝 哀十六年 殺子西子期 遂猶成也 於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以 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和楚貴甚矣而主斷 專決 諸其左右俱曰無有 言世無知之者 如

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補曰 如此附大事記江乙之言 所畏百知一本標十二國史齊秋後語 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言

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君 知爲楚人 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補曰 一本更有云言其後三字 此謂慮賢也 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疑以兩傾之也 使王疑彼惡慮之也 補曰 謂使我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 江乙也 山陽屬魏 知爲魏人 補曰 文明曰梁山陽君注 知其無功奚恤必爭 謙而山陽怨可以 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以山陽君故 補曰 疑卽山陽君 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 言其親近 而魏入吾君臣之間 以惡奚恤 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言苦毒此指江乙 夫苟不難爲之外 爲其 世外 謂魏也 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無幾日也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 執守言 其狗嘗溺井 溺去音 補曰 奴弔反 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郢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此言郢事在乙居魏時 故升郢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分則不此爭則不周爲搆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
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
已（【補曰】姚云曾亦作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爲江乙讒口之資耳【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鮑記注召陵有安陵纏楚而鮑亦有同號者則一人也【正曰】按說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正字有說一波以爲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

（襄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爲安陵召陵皆屬潁川又按元和郡縣志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蓋王妃則以爲女子）
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
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也委曲也【補曰】衽衣衿也）何以也曰王過
舉（元作）而（以過色已字一本而已字【補曰】姚云已一作色恐當作而以色爲文）色（言以色見事）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
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以色言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幸者席敝則退）而
不及敝寵臣不避軒（軒曲輈藩車也未及敝而退不避軒也【補曰】姚云不言不入之意不避軒女不敝席男不避軒或出於此）今君擅楚國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
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此乙自謂【補曰】姚云何下曾有江乙曰字）如是
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
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
於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補曰】楚藪澤名在江南今公安石首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結駟千乘（【補曰】四馬一車）
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兕虎嗥之聲
若雷霆（兕若牛而青一角重千斤）有狂兕（【正曰】元作）牂車（集韻牂行也）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
一發而殪（若牂則羊耳音相似通作【補曰】宋玉招魂云云與王親發兮憚青兕注發起也殪死也）

（【補曰】分文頗與此合）兕王抽旃旄（旃曲柄旗旄幢也【補】爾雅注旄牛尾著竿首）而抑
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
則編席（編次也王相次知之）出則陪乘（陪重也此言二人同車也）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物爲蟻以薛尊厚也【補曰】）
（【補】姚云試曾作式蓐曾又作蓐以御螻蟻類聚引云黃泉引試黃泉）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爲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
（君子之言也安陵君者有君子而美此流哉謀又其卑者江乙爲之）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有罪則宅）
（入官故可請卜之則知之也）客因（【補曰】元作）謂（姚云謂一作爲按說苑作客因謂作爲之諸本此下缺一字）
之（誤【補曰】姚本此上一字下缺）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
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
爲以故與奚恤（故謂事已稔說）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劉云請皆）
（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猶而【補曰】如）

威王（宣王子元年三十年王午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乃得見乎王談卒
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
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

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補】）
（一本標類要引百秦一書鈔作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此在燕文侯後按史記在威王七年【補曰】大事記入在威王七年）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
中巫郡（屬南郡今武陵【補曰】徐廣云黔中郡在楚西界取一人以歸武陵爲郡也正義云巫郡今夔州巫山縣是也）東有夏州（【補】夏州正義云即今夏州【補曰】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云在江南）
（用注後語云屬原云在陳縣非也夏水之口在沔州漢陽縣西耳本一縣是也）
海陽（【補】海陽之江南一蓋是）
（夏口而西浮蓋是山也江水之蓋東今云海陵縣南廣云在江南海陵）
南有洞庭（【補曰】洞庭今巴陵南在南道州境之東按此乃楚界）蒼梧（【補】）
（劉氏云楚州之東境南郡在嶺南彼此乃楚界也）
北有汾陘之塞（【補】陘正陘亭召陵云）

（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正曰】汾陘四字史記亦有也此地乃山名故城在鄭州襄陽當是徐廣云今順陽郇陽是古有郇國當作郇陽縣西南新水之陽今淅川之界當是郇陽徐說蓋疏）
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
之賢（【補曰】一本與大王）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補】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章臺在咸陽見楚記）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
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
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
動矣（鄢郢【補曰】見前）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
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言諸侯委其國以從楚）【補曰】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似馬負重）必實於
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補】）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
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
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
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
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
所終薄（薄猶泊）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社稷以從（鮑本有在字。補曰：五國從，而已非能從五國之利害也。）有難衆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侯之不可合從，稱從命者也。【札記】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補曰：一本有此字）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薄，野外林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

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

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懷王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王使景鯉之秦，與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王使景鯉之秦，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

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雖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隙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雖之與於遇王之大貴也今雖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衍字楚楚疑衍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擇景雖以親齊於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曰諾因不擇而金其列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出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孰自爲一章乃楚策與鄭衍時有不同疑於韓策刻去全不與魏之與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張儀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惡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因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聽之恒十三年主城下之盟諸侯所恥惠王十二年主城下五國約以伐衍齊疑衍字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與秦此十二年五國伐秦可考衍言齊不可考據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於馬陵韓申卻秦於函谷齊反楚魏者邪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楚句王曰然則秦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陣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親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無考一本大作太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馬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注與惠王字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言此言齊強不可使公強注與惠王字親字上一本主作王王荷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城五請悉楚國之衆衍也以元作齊衍也以上字注

有國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因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敗求和於秦之事也使惠施說之楚楚將入之秦秦與楚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秦而吉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楚秦以和請於秦而楚其命城云烈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將元作將大事說敗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減損也貪列反折而入齊秦此折而子何以救之救其折東聽韓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而子何以救之救其折有趙累元作累此言趙有偃蹇楚之心趙近楚故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速和當作得其利魏受其怨子之謀以海魏今恐魏之折入秦而復爲是魏弄有忠魏之心也昭子曰善因令人謂和於魏之爲去聲爲子去聲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冷論氏之後謂陳軫曰秦王惡必外向言合他國不一於楚楚之齊者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將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不屈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卻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畔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元在韓策張儀之楚貧初王王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鄭袖美人袖袖同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無也黃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說前當欲逐之於秦可考疑此爲初見楚王時事當在前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說如秦女璣珠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平王曰黃金珠璣犀

毋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枕白晏無爲而立於衢問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別本作當立於衢問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舞陽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者見字此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賤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貴周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給秣馬飼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施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曰也願王賜之符王曰諾乃隱之中欲上休賦酒中樂酣王欲再拜中盧東反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偃習而隱之安者張子再拜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隱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捨吾國以爲天下莫若兩人也儀曰楚相未嘗任地以王施任復相秦之國歲此十六年不可名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王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慎乎愚謂此正孟子所謂所治愈下昭所得愈多者也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內王曰拘張儀秦王必以儀以其歡楚將欲殺之漸尚人爲儀謂楚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飾擇宮中佳而所字疑衍晉語本無一襲好甯人之可好可賤者習音者以懼從之所謂惟也以從愛女曰歌人妾德曰舞人妾德者習於音樂者沐邑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說如秦女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

資說秦以爲重挾實地以爲資勢神注與此下爲王爲王說有缺字奧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奇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而衣之利也利在鄭爲工鄭

襄疵設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史楚屈丹張儀而薦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袖袖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國已料是謀之必中矣）楚王將出張子（補注據本白爲一章今從之）恐其敗己也（彭一作敗云）靳尚謂楚王曰臣請糟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張儀之智而有奈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要不要也）使者儀（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忠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補注）攝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張旄謂張旄怒秦而如儀斯已矣今不殺儀張儀從說者殺尚以儀之君爲見以免於死也消通）大事記靳尚之出張儀故曰求而戒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至臣以爲大王惠也反以殺身事楚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爲小人之吁豈惟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而出之竟出之又忠其欺己而使尚隨之不悟其雖尚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玩弄之之見殺則離於能掌服之上召寇如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特以爲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惜之計其愚闇強愎六國之主無與筆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襄疵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四方之國）被山帶河（補注史及則本有以爲固衣也四塞字史同此脫）（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注若虎賁獸言其猛也）（故書注若虎賁也周禮有虎賁氏如漢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兵革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煙元氏此作常劉向遺文帝諱也）（常山在鎮州西補注史記記作常漢時爲常所改）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攻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侔齊等也）其勢不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黨之地補注後語作上黨地）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眾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持）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猶飾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楚之禍患作秦禍意同）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居貴切屬蜀郡前氏道郫帋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首併舟也舫南皇切）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雖足故訓至楚記楚爲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補注）徐廣云魚復有捍水捍關史楚頃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拒扞關鄨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地之地非幽州郡）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特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特蹈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陳猶故補注陳古書作陣有偏守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爲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制詩史不書）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補注陳字姚云爲作陣）新城（一偏之戍籍藁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補注攻大即下功字攻白富仕攻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蘇士奇解非實史作攻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倘可通也陰謀一本無謀字）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補注陳古書作陣）楚人不勝遂侯執珪（遂侯漢諱武帝作遂此亦劉向所易也補注說見前）延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注遂本有此四字今依諸本增）與秦戰於藍田又卻（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關補注按諸本多作關或作大關不若關關長義）塞天下之匈（上二邑必拒之則關不通故喻塞宋補注案隱云以常山爲天下之中也故喻塞宋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明其以詐死耳補注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爲說破擬親也）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帚糞也以酒埽之役自居補注大事記其說誰侯皆曰事秦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願邑秦王（補注）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白國書非此書所謂獻之隙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爲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制詩）王之寡人聞天屏中有一白理如繩懸屏夜光之璧（鄭陽言璧文侯問白圭夜光之璧）於秦王（補注記六國連衡先賤儀說事秦故楚拔儀之後所說出五國後說楚王與秦和親）王既得張儀而重出爲中地欲許之屈平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魏趙燕皆說儀屬報末主惠王薨而爲大之爲去聲挑上聲）張儀相秦時復相諸侯（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德）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遂則楚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昭雎歸報楚王（雎歸報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軫（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而未有此字）是列縣百數我也（待我如縣數）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補注當是待字不是行字）元作行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

魏欲爲攻於魏爲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謂交內因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姚本曰齊交不絕四字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盡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爲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設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齊張儀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叶儀而合於齊齊以收爲捕繫相賊楚人爲雎謂楚王則與收韓魏字義頗異恐有差誤

曰從元作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爲王所貴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因秦而雎收楚因謂見之逐於秦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孫三字舊脫今據元本復有二姚二人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皆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字雎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秦有王亦不從不從秦謂國城云王三本同作韓恩謂此義長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魏此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城昆弟相結約則是城儀臣所以爲王不取也惠子爲儀來者元作者來而儀惡之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而來必有惡儀之言故曰謂惡惠施者張儀而來豈行此惡信之言哉謂惡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絕約則是城儀臣所以爲王不取也惠施爲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且宋王君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施今謂天下莫不知也今爲楚國事棄所貴於儀人貴謂儀聽謂施不善儀也楚王當貴儀而今反是爲儀之讒而棄儀也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邪誠有意爲國事者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張儀必德王本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

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宋以爲之爲如字陳軫元作告當作生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京師當是惠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儀言已爲楚因以其言聞之楚而得復楚楚聞其爲陳軫楚欲復之策有同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魏王魏王無考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爲此惡鼻故爲如字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嗅有不通新人之言故曰雖惡之惡如字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袖與后死久矣故無不符觀玭所在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故曰一本立作必然則說者不買王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不買上宜有何字說見獻策此等何足紀載齊明說卓滑疑即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蓋自秦來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販爲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謂見輕爲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不聞老萊子萊有趙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姚云

一本齒下有日齒二字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富摯能有材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甚是兩盡也兩盡相摩以敝喻也在坐助諺曰諺曰傳言見君之乘下之乘車則下乘車也在見杖起之起音下音戶起音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虛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當爲王力排而亟主之今曰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壹以富摯能爲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姚說苑常樹以其別邪孔叢子云老萊子曰吾子存也豈非以其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古柔順終以不敝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萊子同時孔叢子所記妄也

秦伐宜陽一作二十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下元作侈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危於危亡也公爲其仲時守宜陽

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黏於麋麋屬黏黏麋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驚已也因逞走而冒人衆犯即人不趨網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至數獵者知其詐數音朔僞舉網而進之僞舉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侈守宜陽故作朋說見秦韓等策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拒河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聽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相敝令於天下使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必割地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爲人名有嚴字故大事記止云城渾南游於楚城渾人出周自周出周二人曰耦兩也南游此蓋一人先二人後二元作三姚三人偶行偶耦同於楚王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密今樂陽密也漢北海河南皆有此屬楚臺河南密也姚云

[補]倩作莊誤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陽人陽城在汝州當是與此近者城渾說其令曰[補]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趙策受寄亭上黨亦鄭云千戶封縣令今楚亦有此稱變古者非特秦矣鄭魏者楚之輿國[集]而兗反而齊楚之讎敵也鄭魏之[補]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補]故梁在汝州西南說見齊策此云上梁非是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鬬新城[補]元作圖圖國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里之地不相知況下五百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湖上也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違戰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故知其稽[補]策語難曉注策解尤甚故衍字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主猶守也為郡則[補]大事記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設楚王大意新城公楚縣尹稱公大說乃為衍王字[補]姚本無王字[補]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衍盡字盡[補]噬也字通借姚本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書作成[補]當作城從敬文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襄十二年蘇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公叔也此二十九年以爭國[補]主幾瑟也伯嬰說見韓策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注南陽縣有陽人乘[補]正義引括地志云陽人在汝州葉縣西子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子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補]倩陰軒叢書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公叔[補]元作然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策語同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一本作且與之五大夫楚官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作得[補]姚云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如不有之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補]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懼秦閔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迎甘茂於秦云云環史作昭

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何[補]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集]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諸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補]補滑作召滑史於越召滑見而納句章屬會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越亂故楚稽[集]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南察瀕湖[集]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賴[補]察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塞作塞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塞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補]鉅大也[補]鉅通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矣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補]史作向壽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彼王衣以聽事其言重眞大王之相己秦相而曰王之相蓋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補]上蔡史具作下蔡末云楚使使請秦相向壽茂賣不得入卒於魏言急欲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相之公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故[補]俱無考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適四方請楚之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補]倩陰軒叢書

秦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補]鉅大也[補]鉅通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矣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補]史作向壽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彼王衣以聽事其言重眞大王之相己秦相而曰王之相蓋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補]上蔡史具作下蔡末云楚使使請秦相向壽茂賣不得入卒於魏言急欲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相之公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故[補]俱無考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適四方請楚之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補]倩陰軒叢書

七年間三城和齊韓魏一事而懷王末年楚勁地於楚者合齊秦未必遽懼而割也勁地於楚者合齊秦未必遽懼而割也[補]秦恐或如此之躬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雖言恐翠既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面令楚勁楚翠是予今不知重賂二人使合若不合齊見秦楚之合齊必不求地秦恐不求地則是公能和好結約也○秦恐齊知秦恐不敢求地而與秦結約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地說亦通

衛觀人秦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補]屬平原[補]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宛尹曰王欲昭雎之乘秦王乘猶使王楚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伐此兵請為公令芊元作卒[補]當作戎謂王求楚人貴於秦楚王若以私告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故不分其兵秦敗楚漢中取人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長必不敢背盟[補]補二字背盟二字宜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集]謂此言亦可聽也不為之勤預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頃襄王懷王子元年卒襄王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太子辭於齊王閔而歸齊王陰之[補]陰猶阱末即許求地也下同[補]陰從阮齊下同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追元作追[補]倩陰軒叢書追字[補]退而問傅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言[補]告致命令如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傅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傅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

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彊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補曰】姚云曾本圈去王身止獨守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正曰】怫音拂當與孟子艴然之艴同義怒變色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蹈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抗故言下也）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覺也盡東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彪謂此四臣皆盡士也襲王無若人豈能良閏慎子能兼用之其最也賢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臧此書三青蔽王囊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囊又翔王逃歸不遠甚夫秦能劫嘗之登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賊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到中必立王以艳秦望太子以齊之董歸羲嗣也其雖敢千之於是王乃定齊籍乃云忠匡而走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告赤非也晝鄭中）

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文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善也【正曰】填賽之辭於齊齊險之以翁通雖不謀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矣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之聞抑末矣子負之與而復攻穆矣景鯉爲之索救於秦夫不共蘇天之賤在所當絕尚忍乞哀而求援哉雖罪特甚也傾子不知擇共是非夫以大義情皆附之則象其矣矣且秦之責齊曰陰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鮮國之口而四人皆無一請及之尚何足稱予○餘敵並見齊策○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備之者邪以此冢擴王之逃不可也【補曰】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爲身之爲去聲

女阿（詐余）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栽客秦如栖）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此蓋其喪歸【正曰】此謀慮之言）太子南（自齊歸楚爲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謀【補曰】使太子爲入也）【補】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正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而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蓋）長沙之難（長沙荊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立王死）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新字衍）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故地此恐其敗）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此即子良之蓋與署也）秦王（昭）聞之懼令【補】辛（元作幸）作【補】當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

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正曰】韓非子法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荊王救之以不能答之也於答是也何有謂者曰可食非請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汝而聞之是安壽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而食之國不得爲無罪而罪不至於死者世豈有不死之藥欺明臣之然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忠矣謂請不可不殺悼哉【補】【補】內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盡楚臣）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蓋延淫不獨燕齊之然也國平達辟之藹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長生久視之方以易此情乎楚王之不知也此【補曰】時亦無考

齊以淖君之亂（【補曰】一本【補】鐵字）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故使蘇涓之楚（涓固皆秦人）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親示齊）以資固於齊（資任固）齊見楚（見其納涓）必受固是【補】（此有王字【補】一本）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補】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謾欺也以涓言謾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

（必以因爲欺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一本有攻字）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補】元在齊策從鮑可）

莊辛（楚人【正曰】元和姓纂莊楚莊王之後以謚爲族）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補】悖也言老而耄亂也）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郢遷陳郡）襄王流揜於【成】（元作城）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陵成陽固次南陽乃齊也【正曰】史東北城當是指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騶（騶廄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聚）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一名桑根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補】（元作鈆【補】當作飴）飴膠絲（飴米糵所煎以餌之又施膠）

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烈王

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

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補曰〕賦曰以下即佹詩，文小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斷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禕衣與絲，禕后服衣畫，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補曰〕奢子作閭，韋昭云梁王魏嬰之美女，楚辭注云奢或作都，故以爲鄭之美人。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也。〔補曰〕醜婦，人楚辭注云黃帝妻。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聽，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補曰〕朱子謂此言資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爲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喜毋禍，則轉禍爲福，撥亂反正不難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知是者必有患禍。謂春申君之愚皆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慮。

龍用並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檪安在也？荀卿說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召春申必無李固之禍，此書蓋知之矣。〔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荒博之辭，神詩作蹈，傳謝當從策也，詩作爲本。言人誰不使制事王而王甚誦斬之，無不自取病。今備以言天之威師甚可畏，不可不畏，行天兩自取禍也。○朱子謂賁家亂人，卿乃以爲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恩蕭卿辭非孟子比，然以詩書膚義言治禁執除害言兵。賈爲異於戰厲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卻旄詩末。章其言弑賢良而立妨弱，廣正適而立義，遽引楚圖。崔材近遠李兌淖齒屬切春申，甚然首注荀郊奸爲。言則亦出申蕭，可謂惑流倚而不鬻，茲信君也策獨。載此而不及其他，其八又可郊矣。○史荀卿年五十始游學於齊襄王時，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卿三爲祭酒。劉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曰列大夫。是時荀卿年十五始游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卿三爲祭酒焉。擢二書之文則襄王時三爲祭酒也。大事記取史文書卿爲列大夫祭酒在襄下三五年是也。朱子采劉向而文稱異，曰卿少游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三爲稷下祭酒，被史。春申君死而卿家僖。慶春申之死在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也。上歷襄王二十九年，湣王宣王湣五十九年，乃及或王之世，自王建二十九年至宣王元年，已爲一百有五年。卿之不遂事威王明宋，盡向之言，但爲歷叙威宜之。多士其言餘，先宣而後威，不主爲卿言也。學酒者吉人飲食必祭，席申之尊者一八當祭，後因以爲官。髡髡衍爲列大夫之時，卿年尚少，其徒既死，齊修其騶，而騶輿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爲老師，而三處衆士之上也。衍之言觀史記，明朱子偶未之察耳。史云五十始游，學向云十五，史半創置無紅，朱子或之當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猶田曰晏子文子。

稱晏析叔書

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正曰〕不可考。〔補曰〕一本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此數語與秦策謂穰侯章語類，齊特攻宋章、齊攻宋章書相類。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補曰〕兵策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國術，爲昭攻魏雍丘。以與宋云云時資有朱主此時違甚蛇指以爲懷王二十七年，此爲考烈王二十一年，就使果然，則相去亦皆逮策圍云魏齊新怨楚，豈得蜀彼時事哉。楚〔補〕元作君。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聽其道魏。」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爲所可信者。」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補曰〕王曰以下簡誤衍在前章。「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十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補曰〕元作我，一作故。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補曰〕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年以地邊齊官於王，以爲都，請封江東，固城與故墟，大事記謂利吳之安當。也此策首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封之前埔襄之時乎？項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楚，豈或北時劇以賤燕定封，亦後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再于淮北邊齊猶難之，況燕地乎？方非計之便也。然處楚從封惜陰削最皆

卒用於城吳之騎背葬言有以替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集耶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者申遂爲從長。〔補曰〕此策時不可考，以爲春申台從。罪男諜與下章不同。夫因謝爲信，誅詳傳王勃死。〔補曰〕不寧指此。奮患有成，奮於患難。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補曰〕攝收也。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

不偏於生，專於禍生如所野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補曰〕敢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不足以承長大名者。無所寇艾，〔補曰〕寇外兵艾已所懲劍塞猶屬害艾削則不。遺賊害而懲劍則不足以橫行於世。不足以橫世。橫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蹯口，集韻蹯莫也言聾說所利之事。利機〔補曰〕晻力皆反食貌，機吉利其發動之機。利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補曰〕此主從而數橫者之說然意多求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書舊姓〔正曰〕鮑策云趙使故云闕無攝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于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爲將宜王事師世首非足。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正曰〕京高也，或臺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瘡痛於身猶孽〔正曰〕徐鍇曰妾之子曰孽，杕故於文，木既伐而復生之孽，以譬傷弓之鳥乎，此則。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聞弦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離衛。〔補〕姚及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青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故瘡隕也。』以瘡痛而隕。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未詳。見春申君，候問〔補曰〕姚云問一作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鮑〕元作憾，即憾。〔補曰〕憱焉字書無憱字，踧踖驚貌。〔補曰〕不安貌之踖非犨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陋。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也【正】著）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乘之時）服【鹽】（元作權）車（服在車前猶言駕也）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展言用力）尾湛（湛與沈同）胕潰（胕當作腐）漉汁（汁元作汗）灑地（滲漉）白汗交流（自汗不飲暑而汗出也）中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負轅而不能上（負轅所以引車）伯樂遭之（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冪覆也）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補】此聲字宜衍）者何也（問其所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州部鄉部也）堀穴窮巷（堀穴窮巷猶言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沈洿猶言沈溺也）君獨無意湔祓僕（湔祓洗除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梁己之所屈也）

楚考烈王無子（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悍考烈王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所期日）還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補】恐衍王字上文）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江東十二縣之封春申君）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國之封）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補】後語云觀津人朱英史記觀津人觀津在河北平原文觀古國名故此朱英蓋觀國又以觀爲氏）謂春申君曰世有無

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無妄言可必而不望而有也【補】朱子解易無妄云史記作無望謂所不期而得者是無妄之主又）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謂攝）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不反政）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本議欲殺春申也）制斷君命（制斷君命也楚王）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此章雖楚王可曰楚王後人稱之【正】王更立楚王曰楚王當曰楚王也）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劃其胸殺之（【補】劃作剚尺王將戟稱皆有刺者爲反刺也劃音之爲去聲）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衍字）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戟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不名）

亦爲亂於秦（毋所進以太后者說也始皇帝二十九年以嫪毐爲長信侯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事覺夷其三族己而太后與毐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秦王知之已遷太后於雍一宗姓也絕其祠不祀也）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補】子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

（呂氏春秋序曰一姓李女弟以幸於楚王名言者不可以勞而來之矣以不奇功也可詔之而申以爲春申君也一紹言是臣之道也卒有楚王崩李園用事以春申君爲其所殺也又其朱英之言者不可於不是申乃朱英之所以爲春申君之策也以其可以事者而觀其以爲又可以言之其吾且是以其人而聞其言非其禍也春申君於是不聽也然則楚之大事有不可言者以其人而不可記也春秋之時大事可見也【補】觀其說而思其人不可以不記其事也此所以有記於春申君也）

申君卒而李園殺之其後楚王子負芻殺幽王自立爲王封十二年而秦滅楚史記春申君列傳載其事云云又云朱英之言春申君不聽事見史記列傳而國策所載與史記同其事皆出於春秋後語亦皆不異云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圉寇同禦）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

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元作韓策【補】韓策此章在韓策中史疾爲韓使楚故在韓策可按此言循名責實之意而以爲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抑申韓所治何歟爲之去聲）

凡五十六章（【補】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爲一章今別爲二）

戰國策楚卷第五終

趙初分晉得芮國北有常山中山又得鉅鹿之高陽鄗州鄴東有廣平清河河間南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至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浮水繫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郡

襄子

簡子子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范氏士會之後荀氏晉舊姓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姓諸段邑共叔段之後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鷙殺鳥也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姚云復劉作復復乾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諸地於復劉作復復乾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諸地於

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元作宣下同宣韓子說作宣恐祖於宇北下同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姓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元作蔡皐狼之地蔡井趙地皐狼屬西河郡有皐狼城又有商城蔡或商字說趙襄子弗與智伯陰令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疏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本作主一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猶之君澤趙臣襄安于者簡主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晉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都作尹澤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生元作王此襄子王當作生補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云云陵襄王氏謂蟹失考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皆以荻蒿苦楚廧之荻蒿苦楚廧也以荻為牆廧同其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箭簳之勁不能過也注簳節青竹簳見前貢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也礎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作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降將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口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戇中而少親戇組同疏也親組厲少仁愛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期姚本日作曰夜日既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晉語智宜子將以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韓魏之外而韓以車為門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韓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段補韓子云恐康子之謀臣曰段二論皆非是皆能核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規當時語則對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

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韓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韓子姚本自軍字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諸侯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

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之不沈者三板於此將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惟沒於利故皆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作下下補韓子說術或是之字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補郄黎反姚本作郄說文作郄已姓青陽氏之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一本作夫夫當屬下句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寵生盡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韓子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補韓子姚云錢劉作二蒙雖愚不棄美利於前當有必字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同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借之趙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蔽惑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昏於得而不顧其亡滅其魏者至以謀人之言

質人以反夫非任賢癡智發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注）談史作同太史公遊發交詩也○一本廟作廣是發謂謀智之士而道與未也）五（補）元作百下同伯業百（補）即伯古通）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類御此士國地君之御則之塗）有之曰五（補）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字衍兩）兩恐宜有誤）主勢能制臣（約者自斷之辭）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補）一本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補）姚云歟或乎作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妒）臣主之權均之（補）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恡然有決色（雖後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自用）何如對曰死僇（僇或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補）左司馬恐孟談自從其所欲之僇之（補）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說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勸賢自與）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此下若者若氏氏者張孟談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權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名）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撫（補）下文有燕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背約親今背之）（補）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頗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古分地多自與韓魏皆以為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衍執字（補）復來字恐衍謀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何如願孰謀我（補）執謀）為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為君自為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遊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彭衙孟談有道之士也四國自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成其謀功成事遂四委而去之已去而後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捍同集韻矛鐏謂之鋌刃廁刃其著）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補）漆身為厲（厲惡瘡也漆身令若癘厲癩斜近假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補）史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補）無字下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補）一本伏所當過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補）范（補）此本有此字）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報之（為國士所以報之）襄子乃喟然

歎泣曰嗟乎豫子（衍子字）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固（補）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彭謝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虛語聽若是之論故范豫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補）孟談可謂謀智之士而道與未也）晉畢陽（晉畢萬之後（補）無明據晉魏伯畢陽及業弗忌之難趙大夫客伯宗畢陽實疏州犂子孫讓乃其孫義烈有自來矣）之孫豫讓婦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補）史漆其頭說先異曰智伯與襄子飲而讓襄子之酒後取襄子之首為飲器是其首為飲器也）襄子飲而心動乃問左右曰此何如左右曰此智伯之漆其首為飲器也襄子太息而流涕曰嗟乎智伯已死而子為飲器也吾以盡報智伯而已矣（盡酒也用飲者若以盡也）豫讓吞炭為啞漆為厲以變其容伯魚曰子之為人臣也固有此乎對曰然吾所為若此固已難矣（春秋魯伯魚問豫讓曰子之為人臣也固有此乎對曰然吾所為若此固已難矣）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說悅也）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塗飾也）

遇臣國士（名善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以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衍子字）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固（補）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彭謝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為用者敗（補）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末知呂子之旨按策云衣盡出血裳子固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怪而略之爾）

烈侯（襄子孫元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此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

肅侯（名語成侯名種肅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妬賢也）（補）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

安（鮑本王字超）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鮑爲敵）趙而民不得安倚秦
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
愼無出於口也請屛左右曰言所以異（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
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端指謂從橫）大王
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
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
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
實（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
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補曰此非湯武所以爭）今大王垂拱

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
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
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西河華等之地此外也）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
下軹道則南陽動
勁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衞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
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
吾（補曰正義云番音婆又音蒲）則兵必戰
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
莫如趙（言秦所畏害獨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
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
都而止矣（傅附同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

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
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
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
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
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爲
一西面而攻秦秦（補曰一本無復秦字）破必矣今
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
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
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
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
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
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
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
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
午道
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

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勃海燕出銳師以
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
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
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
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
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
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
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
也吾所苦夫鐵鑽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
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鑽者乎

武靈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
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
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
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

河東易齊楚魏惜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秦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周官御史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補曰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字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注督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趙以飾兵歟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遷鼎正曰史說大言之也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元作宣補曰宣當作寡字誤君有微元作微補曰史作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補曰史有蘇字熒惑諸侯熒火光也猶眩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補曰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補曰一本無藩字史同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補曰說見前章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敺韓魏陵同而軍於河外補曰外謂鄴清州北正曰集云河北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君見後魏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

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補曰趨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彪謂約從以爭秦者趙也後季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侯懸於撥人之說皆辭屈也從之心不與也使季子此時可作蘇氏兄弟橫約人之說不可立解而坐屈被魏得以也武靈其此時血氣未定而作年如讓之其必有以折廣也心之明未年之說加之數代重燕而從約後舉豈非天下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趙人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

路涉地缺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之器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財其約也宗秦則賂欲出之里疾則二人茂不還秦用

武靈王平晝元作晝平晝猶平日無事之日閒居肥義補曰趙相也謀趙文趙造言無他據元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曰姚云曾本利下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也錯猶措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終世也補曰世無能察此言者謂世人與弱為敵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黔首恐元作怨補曰正義云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於心不言為俗所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無於俗補曰舞羽非為服苗而禹袒

入裸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明必見遇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地史同依服字則句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補曰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補曰止至王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云當本此下互出止字疑此據史文補曰叔字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補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

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補曰自中國者王成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補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身前其井青錯其背孔衍作右臂祖云其臂也謂說言文身則畫為復恐後說是謂或祖字說姚云劉無錯字一作文身以丹青錯其臂本作被髮文身錯臂又作左衽史作將敗甌越之民也

顏索隱云今珠厓儋耳謂之瓯人是有瓯越文選三越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瓯即閩越騶越顏人即南越也號云後語作騶越注云騶亦百越之一名之鰨冠秫縫鰨大結以其皮爲冠秫蔡氏也言女工之計反鰨大計反黑齒雕題雕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秫即鉥字通借時浦反鰨大計反大異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經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鳥枝谷名[illegible]淮南子燒山崩而薄洛之水潤注潮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illegible]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志云東胡漢初謂頓弧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後頓即匈奴勝之北也匈奴勝以南石州離石蔚等趙邊已也秦屬河也晉洛潞澤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等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illegible]元作其其[illegible]史作其蓋姚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illegible]參史作三因音而誤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誤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累同引水圍鄗鄗常山[illegible]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非社稷之神靈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illegible]一本聞作聞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illegible]補[illegible]勞下恐有缺字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illegible]蔽猶伏國之祿

也[illegible]猶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憂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富猶古之道也衣服有裘禮之制也循元作修[illegible]商君傳正作循朱[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姚云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而無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始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改有所聞則改而之爲遠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謙曰聽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賢謂[illegible]國犯姦者身死戮國者族宗族誅其宗[illegible]元作反[illegible]姚云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願盡其忠無道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讓作[illegible]一本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步道省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治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illegible]宜從薦君傳作[illegible]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illegible]趙造言[illegible]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國者不襲奇所之服中國者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足奇服也服非其志背在辟而有孔門預焉化之[illegible]豈無奇行故方俗辟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夫[illegible]之屬誠今欲略改云方俗辟處山谷三字俗辟而民易是與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illegible]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下文爲是故聖與俗流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昔爲鄉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illegible]

非但所以行是言者皆耳尚君傳語策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襲用而用其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不載者二趙諫辭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淆然商君傳文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辭難之辭亦類此來聞采其數語○史云趙文趙造周紹編趙俊皆諫按周紹即後章周紹傳王子何者紹解傳而未爲諫易服也趙俊即趙蒸後服者王蘭之即受服史誤云諫也牛贊當有諫而史不言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補）去聲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也洗王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持難高峻也）忠可以寡意（寡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詩元作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去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當行之）（補）元作失而不（補）句同之此惡失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勇言盡事之情憂（補）士古字行學爲義之極指傳言循計謀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謀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謀又放於義謂放於義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元作子（補）乎當作子大學記政）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篤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移威嚴所移）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從速）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謁（補）不謁一作不謁中一作忠即趙造語）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傳附同比也僕猶辱）以頻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勞苦曰溺習也勞也）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補）醜言惡事也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見居事以行義道之母沈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傅而方務胡服騎射宜以誦習爲溺苦也秦異人不習於誦而王羅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先矣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君者（先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補）以事寡人者舉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謨）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之備也猶具劍（補）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帶鉤也而朝此以中大帶（補）准南子云趙武靈王具帶鵕鸃中昔冠鵕鸃具帶注以具飾帶鵕鸃武靈三具帶鵕冠而朝注鵕鸃讀曰私鐵頭三字與此小異（補）漢書黃金犀比師故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同大事記引又謂師比以傅王子（補）后卒使周紹朝服脩史記晉從師犀胥一也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子何者紹傳王子何者紹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婦其子而將立之廢王子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論古之遺言豈其然乎）黃金師比章主衛凱章注以師比章主衛凱注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謂師比以黃金爲帶鉤故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婦其子而將立之廢王子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論古之遺言豈其然乎）趙燕後胡服（服後服於宋）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補）燕公族也故稱親親身犯之也）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曰（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教也言己宜服而王反不刑而教之（補）更改也）王反不刑而教之侵辱教（侵猶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曰（施以鼓反更居行反）王破原陽（屬雲中）以爲騎邑（居騎士於此（補）破者破卒衆兵以爲騎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固令甲（補）固故通）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城用易其難（補）易以武反）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君傳作法）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者）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觀俗而變不爲俗所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陰陰軒轅書）

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順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背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接（交猶接）城境封之城築之境上爲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補）元作昭）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補）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胡此言胡者）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襄取胡者古今所遺（補）無據而穆）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補）胡中一本（補）胡中世家二十年王（酉略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紹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攻胡服以金璫飾前搖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漢官儀又名鵕鸃冠之侍中常侍貂者此類也今之輒木武羅所製云○一本操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略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陵王游於大陵六年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略中山至房子之代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略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如）魏敗楚於陘山尚唐明（楚敗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王十年明豈脫之半邪二十八年秦齊禍線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攻楚殺唐眛（此二十五年明豈脫之半邪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王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補）元作郝下章同郝即林）相宋樓緩相秦楚王（補）元作會）趙宋（補）宋楚與二國合（補）元作魏）魏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趙使仇（補）元作仇（補）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補）字恐訛故不與齊和（補）無據王會以下有缺誤）杌（仇訛（補）郝客（補）無據史作仇液同）謂仇（補）杌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相緩）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言爲緩故公謂）是事而不成因德樓子（以史補此一字史此下有以德樓子）

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頃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劉本作忘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反復扶又反陵又敗之重巨據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荀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去然此二十七年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補有謀故發元作報劉本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韓魏時不合秦而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韓雖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免補一本作挈免下同而西走秦疾於馳兔失彌安言其不勞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補失彌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衍矣矣補姚云一無矣字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本亦趙在其皮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移於宇可也補姚本案據於趙恩以強郎補姚注引荀子上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志順荀書而已耳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志順荀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古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馬汪氏春秋異義論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聖辭官其主安輕盡當時人運以爲命與或以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

事成六字恐策有脫文後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說冉相補史趙人樓緩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補下明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善之也補有者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以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補元作亡劉本作忘楚補有者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老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言兩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頃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劉本作忘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反復扶又反陵又敗之重巨據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荀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去然此二十七年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補有謀故發元作報劉本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韓魏時不合秦而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韓雖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免一本作挈免下同而西走秦疾於馳兔失彌安言其不勞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補失彌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衍矣矣補姚云一無矣字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本亦趙在其皮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移於宇可也補姚本案據於趙恩以強郎補姚注引荀子上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志順荀書而已耳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志順荀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古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馬汪氏春秋異義論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聖辭官其主安輕盡當時人運以爲命與或以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

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怒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地猶行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遂楚王閉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攻楚補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補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顯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一本無急字是此下蓋敘述者之辭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戎之以固秦伐戎補一本作翟劉本作戎韓梁之西元作惡劉本作西遂補伐山戎三字是也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衍印劉改作印字誤衍姚云印漢衍亦與通而多求地補陸軒叢書

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怒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地猶行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遂楚王閉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攻楚補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補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顯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一本無急字是此下蓋敘述者之辭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戎之以固秦伐戎補一本作翟劉本作戎韓梁之西元作惡劉本作西遂補伐山戎三字是也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衍印劉改作印字誤衍姚云印漢衍亦與通而多求地補陸軒叢書

補宜有不字則下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秦韓必聽秦遠齊畏秦故遠齊而親秦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元作而而上文有誤西曰者言昔樓緩坐魏時欲離齊魏坐言有所爲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能齊敝秦也同能疲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爲三約三國而告之衍秦字秦補元作以恐衍以未講元作御名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補元作王因王因

富作三國字誤饒中山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衍樂字樂補曰字或衍中山必之我之猶王補一本之作亡是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設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爲富之爲去聲

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和親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補曰襄聽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補曰最於齊厚語見周策魏用齊所厚以爲相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何郝王十七年與齊韓一本與齊韓名三國攻秦魏襄二十一年共攻秦此元年補曰襄趙攻中山取扶柳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國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雄齊人謂杭補元作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補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補曰姚云當字見戰國策今策中閒作坐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惠之類然古文乃作坐又鄙冠子亢倉子皆有坐字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時

箱女地作坐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坐而後轉從坐聯後多此字以義通不復出崔中山案此言於齊案猶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緣蓋章子以齊軍守此補曰無考齊問此必劫鼓言鼓里是也齊南又有二鼓履擊他國人仕趙補曰無考刺之主謂履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履擊曰臣鞠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補曰帑聚通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侈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補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主君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與我云蓋三晉以大夫之功與我魯侯擇言稱主君之與云云之稱主爲諸侯故猶仍之趙制主爲主是也兼後亦多稱主爲主君王因王因

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置於惠文時故爲之發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在世家以年表爲誤慎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黨主父死在因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詞不與此相步安得以此故彼文也〔補〕年宮以信百姓罷主甚矣

蘇子元作秦下同秦〔補〕下同字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補〕一本此作乘軒里既曰乘軒而下又云無罷車則里字爲是河南志[illegible]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也車疲勞同[illegible]桑輪本[illegible]蓬篋〔補〕贏元作[illegible]贏幐負書擔橐〔補〕[illegible]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元作河漳〔補〕[illegible]足重繭[illegible]日百而舍乃日行百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郭後至時不及其開藉席無所得藉借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補〕[illegible]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illegible]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其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嘗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

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用之用則費也〔補〕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寶注宜侯珠記注云和氏之璧楚卞和所獻楚文王者〔補〕趙得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作溢蘇子秦得以[illegible]用西入於秦〔補〕[illegible]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illegible]〔正曰〕無考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借車與衣常將馳且被也云然者常馳而弗愛也〔補〕[illegible]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

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也訾不思稱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善任人也〔補〕一本知其也謹使可全而歸之其遣吏之辭〔補〕[illegible]

齊欲攻宋[illegible]秦令起賈禁之人姓名齊乃援〔補〕元作[illegible]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illegible]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

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約伐秦若不伐秦則秦伐趙[illegible]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補〕[illegible]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illegible]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成[illegible]負蒿葛薜[illegible]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內屬河姑密封其子兌子也〔補〕[illegible]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補〕[illegible]人比然而後如賢不[illegible]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處於趙[illegible]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illegible]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補〕固可以反疑齊乎[illegible]

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正曰〕此下梁（〔補曰〕此語大事記取於當有是字）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詘猶屈。〔補曰〕詘，韻書誤辭塞也。此下比比自陳其說魏之故），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修其則齊富比於怨趙也。順循也。〔補曰〕循，順也。一本作修，其則富獨上文怨趙謂以甚循句下順王之勢。）臣願王之〔補曰〕曰（元作日）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推移怨讎），願王之陰〔補〕重趙（元作日。〔補曰〕日字當是上重例），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使秦得知趙齊則重趙）。齊秦交重趙（必齊秦重之），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校也）。三國事趙（〔補〕五國號）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趙上齊言）。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偏猶徧），而

戰國策校注卷六

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者，言獨說之。劫者衆爲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補〕）。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者，八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補〕眠也甘之（見自偪以）。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偪而已，不如齊之有也），而不敢相私也（言其不敢私與秦相親也）。交〔正曰〕定，然後王擇焉（此章舊可爲）。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楚作〔補〕陸姚本）。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閔）曰（〔補曰〕下李兌二字。必說下云使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衍說奉陽君，即進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爲言，則不通。）：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爲齊之利秦之毀），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爲王，及走）。若復攻之（史不書太子走之故。太子爲王之人以死報之，王而走，必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冀稱姊陽服。者乎〔補曰〕史蘇秦傳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蘇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復說肅侯，稱奉陽君捐館舍，而張儀之說武靈王亦謂先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然武靈胡服，諸於公叔成，而成與李兌殺主父，財是肅侯之世蘇未亡，何其前後相戾邪？故大事記從古史定以奉陽君爲公子成，而削去捐館之語。考之策，屢言奉陽君，而趙策尤著，見於李兌約五國伐秦，後謀取宋之時。蘇秦說趙實肅侯十六年，而五國伐秦在惠文十三年，相去五十年，公子成

軾國械何久也，史策明言禍衛舍世傳皆說武〔補〕易取。之諸璐惓惓敢事其苕張儀豈得公首其罪而無所韓。義衛子以奉陽君爲趙臣而傷係甘亦疑非公子成蘇。秦所值者必別一奉陽君，非公子成明矣。然則奉陽君果公子成乎？曰爲奉陽君爲公子成，亦史遷之言，而策無明文也。五國攻秦時，成兌方重用，以成爲李陽約其時財可矣。累害反覆策文而有疑，爲趙策言奉兌君伐秦無功，陰講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怨，取陰以定封。又云齊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云公孫衍說奉陽君封地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蘇代謂齊王，臣爲足下說奉陽君，天下散而爭秦，陰必不可得，既言李兌取陰，又言奉陽君取陰，不應爲二人事，稱以爲李兌，門奉陽君也。有以則之趙策說魏之辭曰李兌爾天下之甲，於成卑令秦攻魏以成其私，王書身朝世韓抱陰成其爲辟爲趙蘇今又以河陽始害封其子，魏策則曰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云云，正與前同，則知葉陽者奉陽之說，奉陽君之爲李兌，其出一也。逸策蘇代說奉陽之辭曰五國服得趙與韓氏大東東兌齊王必無召（元作名），有說見本條。民燕策代舉滑陽君之辭日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張今召之矣其事

亦同。奉陽自稱說，說者兌之訛。奉陽君之爲李兌，其說二也。燕策又有奉陽君李兌，甚不取蘇秦之言奉陽君李兌者，並奉其封邑姓名言之也，其下蘇以蘇奉陽秦則亦因蘇秦所云而然，說見本〔補〕奉陽君之代爲其徵三也。按趙世家，公子成李兌既殺公子成田李兌而定王，重公子成爲相，安平君則安平公乃成之不稱。表安平陽〔補〕郡，吾志深州有安平，安平縣元屬定州，皆封也。奉陽則未有考，而非奉陽矣。史遷不明奉陽君趙地人，又謨以爲公子成，是紛紜難詞，論者異知所爲二。以策文考之而得其說如此，參見各章可參觀也。從今）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補〕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補〕辟（元作辟），中山之地薄（此〔補〕言中山已滅，其故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補〕得（元作得字〔補〕能）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補〕食（元作食）〔補〕

戰國策校注卷六

（恐說字食）之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封）。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與燕順也，必或制之也。徒甘之勸之定之封，故曰）。而臣待忠之封（王許之封而已實），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補〕蓋趙人考）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直言有宋地，此謂齊王〔補〕言齊地，得言奉有），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齊也。宋不敢望封〔補〕陽）。（〔補曰〕上言不得志，則趙不敢望齊）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天下之勢也。潰喻其決一勢

〔補曰〕潰，壞也。此喻宋擊潰壞之宋而決制天下矣。公孫衍爲魏相，秦逐在秦武王因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役爲所殺，雖不卸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屏有也，考之秦策亦有時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爲穰侯之言，亦此事也，說見後。○爲足爲君之爲去辭）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請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補〕衛（元作衛）〔補〕楚正（上章作燕楚辟。元作正字。〔補曰〕正蓋辟字之譌，宜注匹近，文匹又〔補〕），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趙策發李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此，自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爲冉謂攘侯。趙又曰魏冉必姤君之有陰，按陸郎陶宋地。六年所免，封秦紀昭王十二年，穰侯免，魏冉相，冉宛公子市，公子悝鄧，衛魏冉爲陶，相封諸侯，冉病免，以壽爲相，冉復相，端冉爲魏冉相，十六年云，免，冉乃復相傳證書

戰國策校注卷六

封於穰，後從封陶，號曰穰侯。大事記先書穰侯魏冉爲相，封穰。本後者，復以魏冉爲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穰又謂三子之封皆取於〔補〕國。秦去年取宛，今年取鄧，穰陶雖不載何年得之，蓋亦市歲拔報王十四年秦伐韓取穰，大事記已齊之哀，獨以陶範近廣所取剛壽，於史文未考其實。且據秦汜則冉始相已封讓，後相封陶，於傳則復相時封矮，後益以陶，已有不合。大事記從之，亦偁未樂獨見於策者可考。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欲取陰，宏封說穰侯者亦勸之。策文容有復泥，而其事實速一時。是時齊欲攻宋，秦禁之，齊欲與趙，故說者勸李兌。上距冉復相秦五肅前，使冉已封陶，兌安得謀之？齊言者仁安得云冉姤君之有陸？因此言而知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齊滅宋，而年而爲五國所破，趙既不取陶，而齊亦辛不能有。穰侯之取陶在此時歟？或謂魏策謂壤侯穰君攻楚取宛穰以廣陶封，似封陶在前，喬鋼秦之取穰冉之封積，因無疑矣。獨取陶宛封歲月不轅，而史所謂後益封陶，號曰穰侯，陶之亦不明。意者陶之封大而入厚，此國於陶，如取陶書之，魏皆云廣陶封，故魏策言如此。面宛亦非冉封，不足搆信，使冉封陶，書曰陶侯，有稍穰

（侯知始封〔補〕。必并謂也）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補〕搆（元作搆，下同。從才從）於秦（一本作搆，文字從堅），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約君必無搆二處，今兩字當從舊作講，字與講同）。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爭一作事），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補〕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補〕搆，秦雖有變（非趙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講，則五示），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補〕搆（據此時，不趙可以得已而無講必云〔補〕），（國爲一也，不懼秦矣）

第一一〇號

（非可以無講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構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構乃順）則願五國復堅約（[illegible]）願得趙足下雄飛（[illegible]）與韓氏大吏東免（[illegible]）齊王必無召珉也（[illegible]）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illegible]）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illegible]）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illegible]）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illegible]）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illegible]）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illegible]）合負親之交（[illegible]）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

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illegible]）復合衍交兩王（[illegible]）王賁韓他之曹（[illegible]）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illegible]）而求安邑（[illegible]）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illegible]）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illegible]）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illegible]）是秦之一舉也（[illegible]）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illegible]）秦因收楚而攻魏（[illegible]）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illegible]）韓之太原絕（[illegible]）下軹（[illegible]）道南陽高（[illegible]）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illegible]）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

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illegible]）而兵東分於齊（[illegible]）秦按兵攻魏取安邑（[illegible]）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illegible]）是以攻齊之已弊救（[illegible]）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illegible]）國在謀之中（[illegible]）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illegible]）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illegible]）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illegible]）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illegible]）

（世家所記者豈非得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illegible]）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illegible]）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illegible]）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illegible]）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illegible]）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illegible]）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illegible]）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illegible]）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illegible]）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illegible]）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illegible]）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illegible]）必出於是

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illegible]）未窮而禍及於趙（[illegible]）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illegible]）今燕盡韓之河南（[illegible]）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illegible]）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illegible]）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illegible]）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

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鮑〕句注山在雁門縣西北。〔正曰〕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非王之有也。今〔鮑〕踰元作魯。〔補曰〕字義未詳。句注禁常山而守，守猶三百里通於唐曲〔鮑〕逆元作吾。〔正曰〕當作吾。不顯史注中牟曲逆，羅章云，燕戰中牟，兵遂趙可以取唐曲逆，新陰縣屬中山，此曲逆所指，即唐曲逆也，一本止作唐曲，亦誤，下必遂。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史作胡犬，野作大郭，而大狐，云胡琅玕。而崑山之玉〔正曰〕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崙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鮑〕彊秦國之伐齊，元作國。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

著之盤盂，〔鮑〕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補曰〕言其日見而不忘。屬之讎柞。〔鮑〕讎柞同言。五國之兵有日矣，〔鮑〕齊下元作韓。韓乃西師以禁秦國，〔鮑〕其相國趙之伐，拒禁之關。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以令喪其服者自貶。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王之明知也。夫〔鮑〕韓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鄰邦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鮑〕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鮑〕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鮑〕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鮑〕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於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正曰〕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鮑〕焦屬弘農，疑非此地。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鮑〕趙。〔正曰〕一作大事記同，據此。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鮑〕辭氣。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正曰〕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燕封宋人榮蚡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

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郎之役）其於奢也不然（者於燕之仇人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樂毅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拒曠日持久（兵相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羽毛謂旌旄）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鑑釜而炊（補曰未詳）得三城也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元作無都平）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於民者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趙奢）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

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鹿謂觸龍曰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馬於坐髮上衝冠自侍必死者力少而功信矣元帝謂張猛曰聽人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輔右弼警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辭也如響胡張良招四皓輔太子亦然恩請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龍類亦可並觀諒殺事不同後亦失劉辨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穀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曰殺地近故云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盟田耶此四之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爲三十五年補近然連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曰昔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伏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單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桑陽一軍臨太行補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素昭十七年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元作鞏字書無此字下同鞏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拒惠令韓與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始稱太守太者衍字素隱云漢景時始置太守故索隱云然此靳鞏曰人有言擊瓶之智擊瓶之人之智不失守器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元作亦其亦其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恐發發守兵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趙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鞏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史作下同十七下同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猶敢同趙王喜召平陽原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勝長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後書後勝書陰軒義書

云召趙勝補原當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人以爲禍聖王曰人愛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歲因其水爲溝牛耕糧穀水溝通糧察於溝水溝東入河溶或以爲漢出始用牛耕調耕者二人董耕或一人一牛亦可用人耕未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漢始等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排言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地之上者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補此二字史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即有七十二字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補太守有詔補詔告也謂太守有告使臣勝有部秦人語耳謂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縣令說見卷八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泣元作勉鞏也勉免免遁此書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生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補漢書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兵助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許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補城本作復史同寡人乎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虎牢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聽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齊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歟故爲邦者以遠佞人爲急補勝禹後人爲急禹後誤也補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齕秦將有桓齮說外

使卷甲而趨之張之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爲元從女從冉求和也與謙無異義而且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請媾補媾見前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媾者軍必破而制媾媾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拔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媾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庶幾傳有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謀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知魏之力爾何事覬秦而謀以六城此城以長平破懼而賂之也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折八字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補是人不予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相可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廢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人辨士之言或遷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入字乃人字之誤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王曰趙聞虞卿之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

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辯也下衍秦既解邯鄲至六縣而講二十四字）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補注此二十四字蒙簡讀在此史以為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王猶及也虞卿割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補知）知秦力之所（元作不）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報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媾所以解也）啓關通（補元作敝）敝（補當作幣）當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王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補兩字史此下復有虞卿字）曰樓緩言不（補）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補）媾今（補）

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補）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補）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補元作而）而不王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蓋弃疲）我以（補元作五下同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子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補元作資）資（補愚作貴史作功）而挑秦禍也（史記挑戰為致禍則與之貴史作功而挑秦禍也此言禍自我致也）

則撫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補衍愈字）愈（補新序同史作益強益有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按此飾說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補賀史有勝字）者則必在於秦矣

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因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補）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言爭為帝王不待此）得王（補）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舉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

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文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行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今王之港而歸秦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絕聞之逃去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魂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為之延虞卿願為之折樓緩之口拉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七國辯士策士之稱焉哉（補）大事記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王與陳軫相事明切不下於卿其厚愛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善而言術浮王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貴屋首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補）魏王錢劉敞蕩作湯正義云蕩陰即朔州縣）不進魏王使

客將軍辛垣衍（補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間讀復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補今之齊視閔王今乃襄王閔王之子史亦誤）閔王益弱（補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追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補一本先生名）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索隱曰謂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觀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

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元作若）若（補若疑居字誤衍史作此無亦可）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飽暖（周之介士見莊子補周時隱者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本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爵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被民卸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謂爲行天子之禮過失也愚按此句亦難通過即過甚之義史作過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補元作矣）矣（補元作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
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
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
叱嗟嗟音也而母婢也[補曰]正義云…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烈王后也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必其無足怪辛垣

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
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幸垣衍快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
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一作鬼侯鄂侯鄂屬江夏左傳隱六年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
諸鄂注晉別邑鄂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鄂侯未知郎此否
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
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
之庫牖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姚本…曷爲與
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補曰]索隱云夷維子之…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避舍納筦鍵衍[補曰]史…
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
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

柩倍言背之主[正曰]索隱云主人不在於賓東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
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得事養齊將強二國不鄰必見伐…
則不得飯含[補曰]…然且欲行天
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
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
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欲爲之不止也

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字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
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
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
軍引而去[補曰]…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所]此元作此[補曰]史作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illegible]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
卒不頓一戟[補曰]…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
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illegible]
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

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
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
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
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
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
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
封
[illegible]

秦攻魏取寧邑[illegible]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
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

諒毅者（有日 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鮑曰）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字衍）西（補曰：字訛或衍）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邯鄲而言受命，諱之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補曰）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補曰）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補曰）韓魏以友之。（補曰：姚云：劉作友，兩字反。）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姚云：劉作……）

謂皮相國（趙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正曰），亡其北陽。」

而梁危，河閒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補曰）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補曰）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

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侍【補曰】按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下云魏牟萬乘之公子也是中山公子牟即魏牟非二人也又云公孫龍問於魏牟公孫龍[redacted]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報王因十九年范雎爲相封應侯報王之元年之皆死莊子書及稱之嘗則魏牟之上及莊子下及元年之時應侯無疑說楚截此以爲公子牟謂論侯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序自，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鮑謂此言者。

貴之金石遐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勒之盤盂則何富國敗家之有【補曰】魏牟台言身居江海心任魏闕菲子告以重生則利曰牟曰雖知而未能自勝於是又得大重傳之說專故莊子許其遐未至遮謂有其意其人可知矣所以告范雎者亦以富貴驕奢之誓是時雖方擅秦擅廣身封快意恩侃沈於富貴公子特自其所發者吉之其敬旨國非雖所得蜀也【□】此五章平厚君皆當與平原君不受封諸章相父蕉策所載是矣

說張相國盡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正曰】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薄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黏一本作黐女乙反周禮注黏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備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甸，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齊，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此不可為何時考之史。自慎靚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單二十六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莚所謂蓋齊當是指湣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亦大言耳然與約強齊之言不能無輕重矣。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然【□】無考，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相國稱君。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頭明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句【補曰】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姚云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鄭中官不獨秦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或非也，社稷為虛戾【□】戾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陵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崇孝公為先王者言也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御也陳軫傳言所與熱被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貴敵而驂馬服任之為外相也，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元作椅也。轅兮犄犄反注依也此犄不同然故事云亦【□】詩以犄輦類在餘兮犄犄見此宜章者上下之章不應自為章也【□】臣當同延皆公以衛近其章臣之建衛信○章之非是

戰國策校注　卷六

或謂建信君【補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趙人名【□】字書辟草字。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分治與之，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侯【□】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上於君。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不勝任多事之。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元作能句【□】能字為言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以奉身之能，為人之用以為之不可知者不世之遇甚矣其智力畢所患恐不給焉。不知建信之之困全者也故奸人賢智之得寡矣故國有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公一本公作合【補曰】，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果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從上文遼而諸上【□】章，作遼未知孰是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則秦重【□】燕遼而諸下。當有缺字即章衛兵之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魀】音介元作魁一本作魁字書無之魀字一本作魁文信侯魀北公行不從魀一本作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illegible]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食饋饋同方食而祭不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使伯之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敗因以兵趨擊之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illegible]就本此下有彼臣與後丑五字注詩恐他簡脫誤云官本無愚按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云元作寶即寶而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illegible]下致地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臣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賓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illegible]姦本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為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衍字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illegible]

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敵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故天下盡重王衍重字重[illegible]就本并無下王字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衍之手之故重王燕國[illegible]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illegible]能卑者才能卑下也。此策特不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劾地趙因殘趙莊齊明為

[illegible]

席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蔭陰稜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illegible]伊尹負鼎俎干湯孟子集註所謂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指此說施堯舜相見不連桑陰亦此類歟氏云天下傳字劉去傳字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衍趙王曰三字趙王曰[illegible]一本此下有甚善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illegible]一對曰王未相馬[illegible]

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illegible]姚本作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illegible]同桑中有蠶則外殘魏如人之唇然姚云曾到董作柔雍下同[illegible]桑中有蠶以背死流於外如唇潰本作郭偃之法晉平公大夫郭偃乃卜偃也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給也言愛之甚一口倡[illegible]一本操劉辟左右之近者孺子見秦齊策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刀照天下食於扇請[illegible]朱子云晦朔兩日月之合東西道則月掩日兩日食望兩日月之對同度南北同道則月亢日兩月食又請姓死柱樹之說其惑久矣然兼政以此為論姚注云東坡本日月彫聊於內謹備其所忽而禍在於所愛處謂王斗筲卒及此三士其之所同然者與王於此章肆直面惑惠尤可害可愛有國有家者宜戒之座右

悼襄王偃孝成子元年及平都皆趙人[illegible]徐廣引年表云太十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即春平君也因秦召春平侯[illegible]名秦留之[illegible]元作世[illegible]史作泄釣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世年有[illegible]二

幽王偃襄子元年[illegible]名遷史作[illegible]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十二年從蒙驁死[illegible]與司空馬不韋史也之趙[illegible]與衍字疑衍趙以為守相守假官也馬為之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說者無其

事施爲之陳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爲之循爲算入計也高注因循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猶有守之者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其受之不得不急患於有救則秦受地而卻卻元作郄姚本作郄此字作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閒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也王之言是也之計如字可非更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謂爲書記刀削書也不當以書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小吏未嘗爲兵治也馬百元作百首姚本作上文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諱言也謂興兵不用爲將馬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請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

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之女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元作勿作勿一本作勝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

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高注繓子活反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空馬門宮門趙甚疾出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讒顏不受代事而誅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互耳○三請爲其爲必爲之爲卑主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史作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戰國策趙卷第六終

戰國策魏卷第七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魏 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猶多重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元作憍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蓋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於此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爲舍此而不圖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元作質音致正曰當乎舍此不圖遠足爲智氏來伐之贄正曰與之以地猶贄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補曰趙策作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桓子之孫補曰名斯元年丁巳威烈王二年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補曰一本以講於己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曰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贊宋共公子石食采於諸其後可以左傳諸師段有堵比堵師亦姓也鄭有堵氏爲又有此作堵則恐字有誤但此作堵後師段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彪謂樂羊以有功見疑者所謂子不子則不得爲父臣不臣則不得爲君其心不可知也故其賞如是疑之夫食子之肉而忘其親情之所不及也雖然其所以如此者乃其事君之心勝也天下之人以其功雖大而心之可畏者爲多不得已而疑之也此之謂也比師贊之言爲其不足使之心也投杯之誠乃爲之懼矣故夫子孫必其家國之禍而已矣其介者上未可望之於聖人而況凡人乎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以此事與西巴放麑之事蓋分載而觀之則孟孫之所以罪樂羊而賞西巴者巧詐不如拙誠也

西門豹爲鄴令補曰鄴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補曰一本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補曰一本有夫字下句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說文言其色茂似禾也驪牛之黃也似虎元作驪正曰牛黃色也驪黑色也說文驪黑色也驪牛黃色者驪黃也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補曰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比猶協也言不和也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武侯 文侯子名擊元年乙未安王十六年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鍾一作錯王元作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伯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惠王 武侯子名罃元年辛亥烈王六年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
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既亦盡也己愈多公叔當之矣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將也方之衛而王曜稱其伐彼已隘矣補曰按史則攻飲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痤也澮北之戰痤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虜長國戊會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
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故官剏於國官及太子自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為痤之家臣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篇公
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予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能否下不能則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
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解題痤去年為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
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
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

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略同
秦字衍韓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曰按鮑說以為魏敗韓趙于澮之年少梁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
燕趙救之謂山陽君茫宜策言此人王同時也
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
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
計者為梁計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縱韓不明且當從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
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於此正曰此策言邯鄲去大梁也遠則從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卯後徙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王魏嬰史作罃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正曰大事記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柰暨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桓侯朗公剝成蓋侯郎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正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

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
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
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正曰無考令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嗛苦簟反高注快也則當苦劫反
易牙太公世家註雍巫字補曰知味者乃煎熬元作敖補曰熬古字通
燔炙燔火燒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煎煎曰熬肉熬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正曰覺居效反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彷徨一作

彷佯彷佯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荊臺崩山彷徨宗以藝文類聚引彷徨一作方遊亦藝文類聚引一作
其樂忘死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荊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游也後漢邊讓作章華臺賦云楚王游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云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異記以廣異聞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註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
美也補曰閭須見荀子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夾林地名在

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類辨先生華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學者一時而焉天下萬世之明戒會君豈非賢君哉補曰觀魯止深矣二誦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正曰註以下說權之無明徵
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
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
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議矣故夫論正之閒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由於正言未卒而論遽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隸冀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
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
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
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
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
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惠謂此申

生伐皋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彼孫子以為不仁補曰以適宋而徐子言之從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
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
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
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救趙伐魏補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死以下並大事記文從孫臏傳改又見秦齊策
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若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鬬（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閒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居二國之上姚本甲此卑）【補】此其暴於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決矣定止也謂齊之怒）【正曰】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如觀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之而不聽邪此施之知其於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為【補】（元作韓）韓魏交（為猶台）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赫名餘不名）為質於齊王欲見之（王損）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魏王三十五年丁亥【正曰】大事記周顯王三十五年魏惠後元年解題云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稱謚諸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按秦惠王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之此而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為）壞城郭（蔑侯）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猶今言約）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設）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漏流也【補曰】姚云後漢作灓水注引荊楚記宜都烏木按季歷卒葬鄠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滈山鄠之南山一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所齧欒音鸞說文云漏齧也一曰潰也墓為漏潰所見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滈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補】王搢尸臥二反廣韻作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見棺之前和（和棺頭木【補】）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帳幕若朝廷然【補曰】姚本於朝並後諸張以朝禮用禮舉大以待張事）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補曰】禮祭義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猶為）此文王之義也（【補曰】下文有）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爾去聲為之為及之為去聲張之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惠王後二年【補曰】徐州見齊策）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王字衍）齊（【補曰】一本於此下有楚字）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字）敗（敗【補曰】姚云一本無此字【正曰】即楚敗齊將申縛濮上之役見秦策）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註詳在）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丘潁州界汝恐進下南字陳南郡）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補曰】許鄢屬潁川昆陽舞陽屬南陽邵陵屬汝南新郪屬汝南）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補曰】淮水出南陽潁水出潁川沂水出泰山黃水見前煮棗在濟陰宛句【補曰】姚本無疏字）西有長城之界（【補曰】史記蘇秦傳作有長城之界正義云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出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蘇秦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也）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閒屋廡下周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居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如軍陣故）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補】（元作謀【正曰】史作怵字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

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服於秦）臣竊為大王愧之（助秦為暴）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散財非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以青帕首）（皂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記所謂武卒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補曰】正義云廝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緜緜也【正曰】詩緜緜瓜瓞傳不絕貌）縵縵若何（元作）（蔓延也若纓則無文之稱耳若何言不可柰何【正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質謂周書其指此歟）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

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惠後十三年魏惠後十三年故謂魏王曰公何不以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以此與魏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史厭俱在楚無考

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音奏走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因韓儀必移攻韓亦德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相張儀犀首弗利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張儀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請以事委衍以為衍有功韓以與魏南陽為公孫衍之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大事記令張儀任衍則秦其所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有相國大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聞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無以歸報蓋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主魏相秦兩愚謂儀說魏合秦秦王久而後離惠王之嗣說消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用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伐燕所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燕素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以下楚衍楚本下何字趙云失謀於楚趙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衍而疑衍於齊秦也齊遂伐楚楚魏鄉也伐屬秦山國正義云秦上邽西北敗侵之以勢魏取乘丘屬秦故城在克州安丘縣東南本趙邑今於齊取虛靈丘危國虛靈丘虛今桓州所理領上故城在趙州領丘縣東北括地志二城皆屬魏詳見策楚破南陽九夷陽陽荊州者以下文連九塞許鄂皆屬楚之夷也大事記李斯書云秦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復九夷制鄢郢九夷邦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主不達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內沛地名必屬徐州者許鄀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國魏鄀邑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冀州棗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主屬沛河又云漢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觀王四十二年魏冉敗趙魏取觀津所屬不常而道涂宋衛為

制言雖得新觀路所從出又限二國事敗為趙驅與則齊長趙不與也楚不亡將及魏故齊走援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三國縣言輕重係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儀故黃韓王以近河外黃猶勸儀因勸之就棄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韓時韓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儀故黃勝近河外之民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內修武此河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他且以遇下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而攻魏知其惡我必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過秦之故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豈能止齊伐趙也寬廣也寬魏之愛也尺元作尺尺未詳楚人遽於革楚人遽於革下地缺革豈屬邪遽傳遽楚以傳來許地魏斥之也本革下遽未詳恐有缺誤革疑華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衍之字之左華未詳策作左夾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補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王儀王陳軫曰楚策云楚王害欲復之未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策云楚王害欲復之未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時事軫之答魏王曰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子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臣為忠斯言宜若自信矣今也因張儀謂其善事楚為求壤地乃以為資而反楚則前日所云一時口給繁人耳豈其情哉

張儀欲窮陳軫陳在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元作相言言報王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翕同記項羽紀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曰物之甚者不可不察也偽期其父在楚韓策鄭強金入秦謝伐韓此云出秦也曰應為智能止其父韓策作智挑本註曾智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無之故迎軫邯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使車字何止去也說車字何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齊王使使東來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兼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克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術也亡得無也挑本亡作而下文有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明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可曰此策言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韓亦當是惠王時

張儀子子劉去此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齊楚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魏沮謂齊楚之君閔王也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衍字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楚距秦不足以應秦二國當戰今必策亦當在惠王時其弊不足以應秦算故不當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使儀使馮喜說齊王云云其言頗與雍沮類

哀王襄王子元年傳魏王三年癸卯哀當作襄說見前紀原次多惠王時事見各條補前章有缺文張儀補謂齊王見前補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公仲據儀故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首之誤當是惠王時說見下事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衍無事必來四字，因下文衍，恐）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李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衍）：『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所行）。」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諸侯得魏於後），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皆從衍為魏）。（約耳而因衍者，秦欲事於衍也；因之背從者，欲事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任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補：能謂軫之所立，惟此有七國，相闕。[illegible]）

齊王（閔）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度其至衛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間齊行），以百金（百金猶云行賂於某）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補：相元作不相）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一本）。和成，固有秦重和（補：一本無和字），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相秦故）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未詳）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能謂此人也，用賢而使不肖）。」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補：二字一本有）。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補：一本作臣，又作之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股猶股肱）。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一本無之字），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補：內謂）？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胡如猶何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漏洩），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厝猶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史舉（魏人）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蕾(元作蕾下同)蕾(補曰一本作蕾未詳)成恢(魏人)為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蕾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蕾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蕾乎若戰勝兵罷敝(罷音疲)大王之攻蕾易矣(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於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補曰障閒塞邊候備封有)粟糧漕庾(漕水運庾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補曰一本復有從道絕三字史同)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補曰史作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歸)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

人多奮辭(奮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敗(補曰姚本作成而反云云)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搤把也腕手也)瞋目(瞋目張也)切齒(言切齒力也)(正曰荊軻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補曰周語眾口鑠金註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江淹書積讒磨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

邏秦而無阻困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蝕使魏而釋其說日秦豈能有變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區轉計之則儀之辭厲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遠之國又遏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儀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西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襄王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襄王二年(正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十年秦使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靚王三年蘇秦約六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矣魏不得不難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情其自同連雜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趙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入其勢則然矣驗之負蠢弟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搖音厄蠢愚也書容抽江丑用勝降四反義直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皆魏人補曰一本旰作千姚註劉作干)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補曰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羣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正曰按襄王九年儀走魏魏納而相之此云不納恐非是時事也)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再)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鮑謂丑之自比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

(亦魏偏之耆者耳衍字魏)魏文子(田文提魏事也)(正曰)田需周宵(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正曰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閔)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二人雖善文命衍為文文必善衍衍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屢見策文蓋惠時人此策不可考)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言恩禮之等)乘數鈞(車乘之數)將測交也(測猶下也視何國厚君使因知其厚我下衍楚王聞之四字)楚王聞之(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己)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倒鮑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補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正曰史索隱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一人相

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設也補曰一本君其為考下文是)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入字)(補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為王而設為說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一本作皆)以不

史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補]大事記襄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謂衍已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於魏為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赧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相秦大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越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儀之人為見者嗇夫見者最與強見王也[正]見賢遍反見者謂引見傳

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嗇夫以聞何之[補]嗇夫書註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嗇夫圖書夫所藏不同皆小臣之名聞見者何之以侯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魏時[補][補]無考

周最入齊鮑不善之[補]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又謂最曰魏貞合秦伐齊而面公修廬告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因交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遁於齊今復自魏入許許周策所蔽必最後欲之齊而魏雖之非不善之救也秦王[補]昭武怒令姚賈讓魏王亦秦怒所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齊秦為敵不知魏既以最通使之下於齊則天下不敢以為最而遂以最遁魏收天下之齊天下知魏之不通秦今齊無通於天下不與齊則所絕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魏不與齊則可以絕齊之交而不復為齊收故曰天下平何以通於天下故可以應秦秦之所欲為也與齊不齊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為此使據秦也魏之不善皇而周所言也武王時若秦者使人相者及此太年為十年蓋高年秦姓子為人以陳賈其之年故所乎也為人臣相去之以陳自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補]史記不相魏時相魏相者無考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信安不為說於秦之說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補]下補有衍字

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之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魏交益堅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安省言之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傳惡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補]元作趙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秦奪其言是秦棄魏也愛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盡趙而云此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然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秦戰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獨抗秦必藉趙[補]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令是趙益以強也大王欲完[補]本有魏字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衍

字韓[補]疑衍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講[補]元作講[補]宜從補本難於秦兵為招質言於用兵為招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為之張本[補]招質末詳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求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得益重則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慮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為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補]註不必荊此類

樓梧後又作梧[補]一本作許樓同註引管子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則國兵勢註許古伍字偶合也恩按玉篇梧許字有偶字五故反偶也迷也後作梧讀書雜件梧午者子午其筆盡雁子梧策韓

子逆脫誤志逆逆捂抵捂柄枚梧凡十一字與精往迕通借上去聲約秦魏魏太子為質此十二年朝秦[補]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朝於秦來拔我皮氏未拔而解此策云太子為質既而留於酸棗昭衍說後云復遣當缺不紛彊魏人[補]高註臣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不定[補]高注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不事秦所謂還反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即所謂糞之[補]糞棄除也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不決遺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言期以太子約而不進為此故伐邪[補]言與我結約矣何為而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補]無考之

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國其伐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新言周則可封元在秦策[補]或載秦事從舊可[補]為周之為去聲

秦楚攻圍皮氏攻魏十三年皮氏屬河東本[補]一本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衍字也[補]有此句下法章見亡[補]元作矣必舍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皇鮑太子而攻鄢[補]說見前章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述也非名[補]作名通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補]大事記魏王九年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王以武軍奔齊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懼輟伐魏

魏太子在楚[補]元作謂樓子於鄢陵事者所封[補]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所謂許鄢陵者魏地也楚別都在城此語鄢陵即策所謂從太子而楚任之也樓虞主合楚之謀非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翟強也魏人任齊楚策所用下文甚明楚策翟強[補]無公指樓鼻[補]其人皆

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望之人）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上言齊本自欲〔補〕一故固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言儀往日）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實爲齊逐儀〔正曰〕策謂齊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數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之語本闔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爲安一國之於儀猶如此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鈞言齊與楚）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字衍）楚還兵魏王必懼（〔正曰〕秦合攻楚楚還兵者復兵與魏也故魏王懼）公因（〔補〕寄元作）寄（字有〔補〕曰恐訛）汾北以予秦而爲和（汾北魏地陰宜因其地變）合親以孤齊（秦楚合魏）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使制予秦此所謂由楚）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正曰〕首事猶言第一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善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拔皮氏事史書未而解）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猜度）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餘守爲有餘力）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翟強也（〔補〕曰廩字書無此字疑廩作身劓廩也策又有留身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廩即留身也）今齊王謂魏王

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大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氣言攻故下言主兵〔正曰〕講當作構講攻猶言構兵）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使）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和秦齊）怨顏已絕之矣（怨恐魏欲絕之見於顏色）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形而懼）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此強之和）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補〕曰此二語當時事情也）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主之〔正曰〕按止也）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言此事吾所欲爲）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之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魏人）必爲合於齊外（於字衍）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廩

翟強以爲佐（故主言魏內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得皮氏兵按此蓋廉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拔此士說之又說樗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正曰〕無考）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膂人身之中）有蛇於此（兵法所謂率然〔補〕曰見孫武書及李靖問答）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天下之中身也）王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正曰〕要同腰上義由此要與上互言之示者斷取之之意）天下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

合山東俱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地）其兵弱天下（〔補〕不必〔正曰〕不作順）必能救地可廣大（又下必字恐當作不字）（言地）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諸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密須在安定陰密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言湯試之書無此說又以密須爲州史湯又周紀西伯伐密須之云試之於弱此戰國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豫此尤顯然者也）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遠疑衍文〔正曰〕應故司馬爲秦議以伐蜀爲先而彪謂攻伐先後理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郢戰楚屯田之云〇秦人書遠交近攻之策負斷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疲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異秦攻於楚故爲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兩夫豈兼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欲平太原未先平蜀爲試於弱之徵譌矣）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如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疑時爲秦計耳故緩年相秦）

昭王（哀王子〔補〕世本名遬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二年）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補〕曰公孫衍說見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侯〔補〕關內侯之稱小猶起於秦）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講趙奉陽君）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補〕曰奉陽君李兌說見趙策）（此言與穰侯貿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后穰侯之姊）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孟卯齊人引策芒卯）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鄴寡人固〔補〕刑（元作形〔補〕曰此書刑形字通）弗有也（形猶勢也高誘注刑法也此書多作形）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元作郊鮑註云一作效〔補〕曰當從上）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郊以辟重者此也彪謂此焉孝上黨之事也專文失之於魏孝成失之之於韓雖所責敗有多寡之差其貪面不朝須文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

（鮑云中內）臣聞明王不〔補〕偶（元作肯〔補〕曰一本作偶說見趙策）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補〕（元作羊下有計字又洛字〔補〕羊字衍）羊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正曰〕郎今代所謂林中也）洛林（河南新安陂林鄉也）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本周官所謂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補〕未知所指）秦之所欲於魏者長〔補〕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破也言不可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

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獻長[illegible]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
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
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illegible]本作[illegible]然曰國有事
未澹[illegible]元作澹漢[illegible]志注用前 下兵也[illegible] 今以兵從後十
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
縣
蘇代元作秦下同 秦[illegible]齊策及史作代 拘於魏欲走而之韓[illegible]元作韓
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時未擊宋此從伐所得耳[illegible]正義云涇陽君秦王弟涇也齊蓋以予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說

此策以救伐 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秦[illegible]及史作子同下 也善疑其 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字 所 也如此其甚也
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
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
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變[illegible]作一變一本 伐齊成則
地廣矣 齊前秦而伐之可以得地蘇代傳有在齊伐宋
出於王曰云云之宋 是[illegible]燕策及史曰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
五國伐秦 此十年之後 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
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
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齊王
[illegible]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 如宋者欺之不為
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
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illegible]元作
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 又必且[illegible]元作曰 曰王必
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衍曰字 曰使王
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 又且收齊以東[illegible]於王一本更字
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

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 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illegible]有字詳佯通史多於
秦此即復五國堅約者不得已而必與秦講 秦齊合國不可
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作與本作 秦權重魏魏再明
孰[illegible]元作孰是言此明且熟 故[illegible]元作又 又為[illegible]有[illegible] 又足
下惑人謂下者王也 偽秦者猶不敢顯也恐秦之覺 天下可令伐秦
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
以自解也言與國之非我也 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皆諸國也 而以秦為上交以自
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
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illegible]三節即上文上其次之說 上不
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
生以殘秦生猶進也言伐之不已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與秦
俱生以殘秦一作而 本 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
註云而 會則 也言使秦見伐不擇利 止已
害惟 之所謂以秦為上交者 以合於秦[illegible]令字上以秦有缺誤 是免國於患者之
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
讎國也 秦兄弟之交也[illegible] 合讎國以
伐婚姻 臣為之苦矣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起[illegible]元作起 言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不經見 以秦[illegible]補伐秦
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
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illegible]元作口 周最周韓餘為
徒從而下之[illegible]有脫字韓餘疑即韓徐為周字不然衍周字 徒與為友言徒從者謂合從也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
扮之因[illegible]扮并也扮撫也言合諸侯以擯秦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
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諸國[illegible]元作欲 欲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不通秦[illegible]燕策蘇代其次長賓之請焚天下之秦符 奉
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也 皆在邯鄲
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之約 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游天下之語[illegible]而以齊為上交[illegible]兵請伐魏兵齊臣
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illegible]也不伐齊以其兵西伐秦 臣
非不知秦[illegible]元作勸[illegible]作 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
者為足下也
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非時所謂不能行其上不可則復約從
實之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之時代不能世族史書代行其中
之計事以伐之為上而有說蘇代其多策耳之說不出
比也[illegible]以按趙之策五國伐秦辭以見其多策耳計云云
有與此事出入者知其必代蘇代之辭三策上陳說謬中於
伐之中則據之下則其未及伐之也[illegible]未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illegible]元作薛 是[illegible]一本作薛亦作非趙世家作尊者 陰成以為
趙養邑供養之邑 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illegible]元作閒

閼[illegible]字說 趙策作河 陽姑[illegible]元作衣 衣[illegible]字誤 趙策作密 乎 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
[illegible]云封李兌子葉陽君兌之封乎見趙策 臣為王不取也魏
王乃止 年趙惠文之十三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illegible]趙惠文 攻魏者亡趙之始也
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
趙而并衍字 齊[illegible]見下 秦王[illegible]見下 賢而有聲者相之[illegible]齊秦
家聲威震相 也言趙強矣秦得之以為今國莫強
於趙而齊秦何以相之齊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秦之強趙
秦王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之疾以為心腹
如此乃論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啻心之疾
攻魏之事無見者 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趙為疾
因其言而止歟
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驟故奔魏
[illegible]見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
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
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惠文 文願借兵以救魏
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
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爲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血也之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觀游觀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趣而不偪其說燕也直而不僞與夫嚶口噓者異矣〔補〕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

惜陰軒叢書

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補〕北郢元作北郢楚別邑其北郢亦北鄙也近北郢宅遂圍大梁此乃楚之宜城即鄢也又史魏策入北宅此誤爲乘北郢也魏王且從從順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正義云剛在兗州博在兗州太山縣〔正〕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博城在兗州博城縣得許鄢陵以廣陶〔補〕有攻魏得許字缺上脫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其不當得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補〕三年秦兵至大梁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二年冉相時破芒卯則冉攻而以伐大梁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云云須賈說穰侯則冉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記

功必奏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求以爲此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論見趙策○許鄢陵又在秦昭三十六年之後不可見前也當爲秦得其地非地也以不知何時○秦昭王時人不用壽以爲何其前年趙以魏卒爲王之也四

白圭魏人孟子云白圭周人也名丹時孟子十年何以其年事用魏書也又元年以爲魏人人曰白圭爲其年非魏將而事韓之以三及白主久十年二年趙而昭王初年其年用非其之助貴已正孟子時秦魏相則魏周人何初耕巽其因人名也好者于其後齊湯王元中而即爲齊孟子何其以爲其人亦此時策白傳於魏在秦周王之韓兵商政變則用兵其爭鬥白圭之法十二曰取之貨物之以商外韓之後秦後宮爲之中新地時之新齊吾貨之一人韓世中新在使兵之韓以新趙巾時秦中山之法以行白圭與白圭之白國宋中之白宮爲魏中山二後爲傳其後魏其子謂魏國白圭之師中山之魏使之史時又一而白圭外戰或所書而白圭亦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惜陰軒叢書

秦策戰國策宜爲秦王今

秦白圭之世非所能也秦本策韓之魏策章東商人本在說韓注云策後案宜爲本之在大韓之地孟嘗云也此白圭以史記注新城在河南新城人臣字亦不能禁人議〔補〕下有臣字於君也秦攻韓之管秦攻韓曲管鄭東北〔補〕鄭州管城縣與秦接地魏王發兵救之〔補〕元作救之劉云作秦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接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補〕昭王時不可考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正〕以諸國參驗而行言參合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補〕一本下有也字以王之不必也不可攻韓魏也方攻韓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因伐一國知不免則移伐於諸侯也不移急於從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明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補〕元作齊〔補〕上有齊字誤文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正〕一本荊齊爲荊楚齊有荊楚未有稱齊者一本字多齊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謂救魏之屬國有兵救之郭昭忌之言言與秦敵國合則秦弱亦是也王言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也秦伐韓而魏救之猶

惜陰軒叢書

救有同是之則萬從約而救之則是豈不可已乎鄰之國而有其一本無從字爲被髮纓冠而往故魏人有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太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聽養地宜太后秦王昭怒芮宋之與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補〕大事記秦太后養地秦王於秦王於秦芮宋云云此言秦收之養地於秦芮宋云云此言秦收秦攻魏爲魏謂楚王〔補〕懷頃襄無考曰索攻魏於秦王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地與魏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管鼻魏人亦魏臣也〔補〕正曰管鼻管弓之名鼻亦許作鼻強見下翟強欲推之秦不欲強之於秦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飲食其傳舍止舍不足以舍之爲言鼻不能之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之無蘇一本無蘇作鼻〔補〕正曰鼻之字人從是之言不能容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厚秦可待已以不已人與秦欲與秦合事秦乃可外齊以〔補〕作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鼻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強鼻與強皆以事秦強者也此當在秦言故強不秦輕強人爲此言以強鼻翟王者也此鼻諸侯誤翟王實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此知爲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

惜陰軒叢書

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徐求質於秦質事有不可不責之驗乃質子之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衍不字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乙酉三十九年

秦敗魏於華華陽亭名在密縣〔補〕正曰華陽注不言華山在弘農事在此二年秦下華陽史無音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春秋秦取梁爲三晉梁之地〔補〕孟陽說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梁南梁又梁云梁云說見齊策十萬之軍拔邯鄲秦昭王十二年攻趙圍邯鄲惠王十八年拔邯鄲二十年〔補〕歸趙邯鄲

此卿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
大事記在趙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所稱魏大燕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睪子地缺澤古正曰睪土刀反睪羊益反又臭三字皆通此未有據史睪作暴亦作
下同徐廣云暴鳶也大事記作暴未詳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非郡史記作宅策字訛正曰
下同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此非但攻梁也且
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

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觀思之也正曰魏見二國循順也楚趙怒而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
亡不可得字衍也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亦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也正曰索隱云不然必欺補曰云必稱索隱
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
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
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補曰漢史天幸語本此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
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
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
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
一本作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
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
必亡陰穰侯別邑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
割收也願君補曰君當楚趙史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
也未以攻梁自任蓋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至而未與
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之從散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之後散從時於
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不用割兵取夫兵
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言得亡國以止陰之封地補曰又為已合策書

文有脫說見後兩機盡兩謂得縣無遺盡也故宋衛效魏自北二國小國也補曰
又憚元作僤為此文陶明南道順安邑是魏得河東地可全即上秦東及註皆言是宜故宋衛效秦兵出地憚尤秦兵故出地而秦小已合而君制之
韓南陶安邑是魏得河東之地而秦必出東也今已全可得陶衛河東之故秦將不會秦通陶之意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
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illegible]

[illegible]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補曰訴一本作訢下同
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
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
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所於學其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補曰姚本作乎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
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
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
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女殉者臣必
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
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
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

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
楚王項襄楚王入秦絕句王以三乘先之先楚王秦楚王不入楚
魏為一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
侯魏相之應侯者書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
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
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
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何問
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樓緩也侯其人欲與之議補曰無考此時
人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
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
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
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道猶行長
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
無憂彪謂周訴之愛王甚忠其論支期豈賢者也而王不能聽而以遂所謂其入無期則雖事王切之甚者有賢人之行何以示於王也以為王之難為
所效也謂之秦以為去楚權也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
人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因一作受）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勝矣〔補注〕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餧行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食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拔其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注〕史按董王四年華陽敗走後段干子請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遁屈綱目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

秦魏爭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來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下同）且（〔補注〕新序同史作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進之唐雎且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瑤殺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且之說也（記十年有）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宰朝人乎宰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宰朝人耳何故宰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注〕一本作陸史與此同）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太尉卿此特主徒錄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衍痤字〔補注〕史作座字衍）座（〔補注〕史作座字衍）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元作使）使（〔補注〕姚註云一本無史同）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衍望字）望（〔補注〕姚云劉作望史無）也宜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補注〕一本國內無用是）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乘因趙之敝隙）借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補注〕從舊謂魏王曰云云大事記據之以其辭云秦太后母也以愛死故附載於宣太后之後在赧王五十年按朱已即無忌字說也）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襄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補注〕一本作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補注〕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注〕史記云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而欲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董賞言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補注〕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從特訓從策文則負任在背以為喻也史義長）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補注〕使事史並作更字）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補注〕史作絕上黨從太行山西上黨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關與之事也（先時趙倍秦後扶又反關與音還）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鄴音業）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元作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陵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補注〕三十史作三千者是危險史作冥阨即阨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採索隱正義之文按二家本文似以涉谷為地名當考正義云從冥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補注〕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史記○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上蔡縣在豫州北召陵故城在豫州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召陵在南面向東背大梁也左字恐誤）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補注〕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瑕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補注〕史作地名而共汲河者茅固故通正義云懷州武陟縣西故懷城括地志云懷州獲嘉縣東北有茅亭即蘇忿生邑損茅○邢丘見秦策○史城垝津蔡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城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義云在鄭州原武縣東南垝津索隱云在河北垝丸毀反正義云在河北垝丸以為汲郡城南延津愚按安藏王十一年秦拔我廩丘或作邢丘鄭丘餘無見蓋地皆廩界也索隱云共汲皆縣名屬河內共屬廣反又見下劉辰翁以為共汲河者卷有垣雍城〔補注〕正謬秦紀註河內卷有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雍於用反）決滎澤（屬滎陽書註在敖倉東〔補注〕史作決一本同）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補注〕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匯雍灌大梁也大事記云始皇二十年秦拔我廩丘而水大梁大梁魏梁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用此策者與韓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惡之久言秦之先自〔補注〕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大事記策文則以策為則原許史作條正義引括地志云安陵在鄢陵縣西北詳見前○大事記按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蓋安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遠則為十國時魏反令使之於秦）然而秦之葉陽昆陽高陵鄢（屬汝南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非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故秦久惡安陵〔補注〕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

魏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北時葉陽屬秦舞陽屬
許大事記葉陽今屬次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鮑注南國江漢之閒又曰南陽也
今詳此時屬韓【補】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
在鄢陵縣西北則去許不遠矣蓋按韓公云境舞陽葉蜜城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南國雖無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補】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害大事記註引策文當從策且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補】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鮑謂不可以為非己地而不恤也異
日者異猶他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
邑【札】補史無上文餘字閒以有字時闖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河山以【闌】元作蘭下

同闌闌入之闌【正】拔字書閑門遮也闌門也牢也遮作蘭王莽傳牛馬同蘭師古云蘭謂遮蘭則闌亦
可通闌入之闌本作亦作闌於此義不切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札】元作林林
軍橫之單【正】史作林鄉軍林鄉地名見芒卯謂秦王章大事記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以至
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
有垂都亭【正】此引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補】索云有朔曰都正義引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隱
陸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登以臺為有臺已嫌薛已等之云與此類特從言之邪蓋許規反林木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大事記報王十年侯圍大梁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閒與陶接故范蠡云北至平闞魏記注在東平
須昌【補】史北至平監正義云平陸城在兗州平陸縣西南所亡乎秦者山
北[illegible]
[illegible]河外河內[illegible]秦乃在河西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補】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
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補】史作禍必由此矣大異日者從之不成
【補】元作矣史作也【補】史同策云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以求講韓知亡猶弗聽
投質於趙質約也見下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
【補】史作亡宜從策【補】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補觀下有之去
何也則皆知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補字大事記從之下有欲字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乎王【補】史無乎字大事記從策補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字衍魏
【補】字衍史無大字單記以質補而字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
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大時已【補】史作天時大事記從策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
使去音還其道不通懼使將焉【正】莫何【補】之史作共下云使道安能出入賦之云大事記從之正
義云共共州城縣懷州修武云云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食其地使與韓國中解云大事記從之
韓得與上黨往來皆事為韓有已哉解縣云是時秦欲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絕故割魏假道使
出入者賦之賦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補】質有要質猶也
韓以上質為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補】作今有當從史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已今不存韓
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易改易也【補】楚趙字衍楚字衍
史無大事記從大破魏齊甚畏所皆勝為制秦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
朝為臣之日不久
云信陵君之諫世家不載其從進亦不者與秦同伐韓取故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謀切倢棘識天下
之大勢使勢能用其計料率楚趙禍力與韓則韓不王失上蠹趙不王敗長平六國不王為秦所吞矣謀既不
用又以嬀發晉卻歲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卸再用之猶誰枝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蠹長平未敗之
府天下畔雄之勢未可量也○此章大事記誅史文具戴又以策文易史之難通者注釋甚詳而於信陵權傳

鐘重壽太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王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綠辭得河衛之佐舅益爭剝
埒幾讓其含人事而言天大事記之言昭為遷發也易開幾國四公子並衛恃以好士之故貴脈亂人其事惡
矣趙勝不能用趙者廉頗而將地以召田單受考事之嫁勸幾王亡國田文祭小丈夫之讒而誠一難不忍呂
離之嫁昏而為宗國召兵肖矣足言費其合從難秦歇紅敗姻勝僅合楚趙之棄以佐魏枚稱孟嘗信陵兩職
敗秦文脅函谷無攻以敗楚東國而名義宋然信陵存趙卻秦義烈甚商河外之據威質天下且退讒不伐閒
通能攻其才與智商非餘子比也田大事記稱靖之言親附書之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後此十七年【正】秦遗之戰多矣此錄時不可考謂魏王曰
不如【收】元作齊【正】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趙而構之秦
收趙而助之必與秦合戰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
以毀折之兵獨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

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也衍欲焉而收荊趙
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荊齊在魏東之不巢屬秦而欲魏為之異待之也魏待
之東【補】荊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顧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
長之下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正】注非說見趙策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
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補】垣雍見前【補】平都君曰臣以
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
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
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
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

割乎韓不長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補】姚註一作郭前有權約秦魏即此人此時事也梧將令秦王【補】聘
【補】無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補】未見非梧遇而無相無相魏者秦
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
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秦者【補】一本王之上者若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所相置秦是無齊也【補】獨首齊者時君王后賢與齊獻也
【補】甚注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華臣能得齊事者王不若
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時必魏【補】此
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舞
【十】補八年此八年春申未封【補】追稱之辭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
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拱風紫【補】此不相涉齊就昔者萊莒好謀【補】好非言恃齊而滅
秦恃晉而亡此釐字郡萊莒左傳公會鄭伯于時來註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年古字通而晉人亡
曹史書伯陽十五年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分曹田事凡言亡必【正】即國滅曹
也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屬東海【補】姚本恃作春秋鄫穀梁作繒杜註今琅邪鄫縣
齊和子亂【補】太公田和恐非而越人亡繒襄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補】左氏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注鄫有貢賦之耶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說為齊鄭恃魏以輕韓【補】
【補】宜有此字伐榆關九城圍在平州界【補】大事記安王三年楚歸鄭榆關十一年魏韓趙敗
楚師于大梁榆關正義云榆關在鄭之南大梁西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
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僖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衰處原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補】因策宮他論周君曰云云時同

5B　第二一〇冊

○齊襄後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眛事大事記謂使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非中山與國者亦未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自其所特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蕩盡而不可恃者作猶或化於利化猶移比於患比猶近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元作質秦而久不可知久猶後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卽猶是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亡乎且一本作晉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爲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陵所諫同一事恐與信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索隱云戰國趙三人並以六國時後有司馬食其蓋其名也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茲公未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哀王年注晉邑者又地不相涉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陵信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讐也謂魏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讐秦也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秦昭王四十一年魏與人不可考冉已免相此十一年餘說見趙策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元從才從其下同謂與秦搏魏衍魏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讒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搏搏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搏搏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必非報王五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報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辛拔也是歲報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時也決爲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吳慶吳人無考恐魏王之構元從才從書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王爲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王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遠王非親秦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二周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請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不可考亦不知何時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不申當閉乃申耳頭塵不去皆因欲見之速故不暇衣焦卷也申舒也文選申作信去作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道也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俱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王楚而北行也周肖魏臣孟子記魏人若謂宮他曰子爲肖謂以爲北人則引按盤之世家王庭無據事必在前曰肖願爲外臣今齊奏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自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爲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不可示以無魏重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此說齊王齊必不以爲無肖是也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胥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而知也人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勿忘也謂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猝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應劭唐雎此十一年求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說益高所謂筆墨橫溢不亂者歟賢矣應劭史不云唐且恐有誤舛說又見後章魏攻管而不下應劭管見前管守安陵人魏記註召陵有安陵縮高其子爲管守管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令申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見下說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必受秦攻此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此有也字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城本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受詔裹王詔引作裹王見上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受詔裹受詔裹子而受魏之書則此兩屬明矣意法令也憲大府之憲卽受詔於裹子者上篇猶言第一篇也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卽常刑也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一本無亡字城本字無忌將護雖辭大位卽卿則雖乃雖之誤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裹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爲元作爲人臣之義矣卽爲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

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衍案素字衍）服縞素涉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因猶不過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彰謂信陵之復高之義直而善處死矣以信陵而好逆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賢而服義以直逆欲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補）信陵君賢而服義以直逆欲使其再與安陵之讎亦將翻然而悔矣師不以直逆欲殘民決不爲也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補）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謂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之守使者大使之使皆去聲）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補）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子武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寓人言之）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補）元作王得魚（推言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補）一本作凶惡（按孟子景人詩傳曰宇或之宇說）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趨走）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遲）（補）一本作辟宜音辟）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願王（補）誤以不若爲誤（補）誤猶言誤矣當句然恐是譌字說）王曰誤（誤矣當句然恐是譌字說）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補）摯進也（補）摯設文摯質是親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也又字同義亦可同）其自繁（元作繁）繁（補）恐繁作繫）也完矣（繁覆也言自芘芘自結於王（補）高誌帽頂似作冪義按繁組類固結之義）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席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席必爲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補）爲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言未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如我也）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補）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陵哀義之世遂附之也）

或謂魏王王營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凡兵械當從者）十日之內修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蓬（蓬蔽之旗）之舟上槃之以猶於也亦以楚攻秦）臣爲王之楚王舁（補）一臣之反面行（本作胥）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欲其行兵）

亟反不必見考烈）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莊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嘗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卒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作韓）（補）事證未明）魏軼（魏人爲魏設）（補）一本軼作軼史作觀津人朱英見楚策○史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王因令春申君以淮北與齊以淮北與齊故言楚敗走考烈王以答春申君以去陳徙壽春）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軼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事之人）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元作踰即踰）（補）踰即踰）滍陘之塞（魏記所謂冥阨蓋或以爲江夏邯鄲）（補）曰不使（句絕下與不可對文）假道兩周倍韓（倍音背此昔者所見攻今則不然）魏且暮亡矣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所見攻今則不然）魏且暮亡矣所以未嘗見攻者）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圍此時爲魏）（補）漢侯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爲韓拔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強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誤孫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割以予秦（補）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不須假道）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元作也）（補）史作秦楚之日鬬也此策鬬字殷次在之日上已在韓策）今詳其文當屬楚）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爲之謂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爲之謂安（補）宜有邑字大事記有）曰公孫葉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補）令閻王言故立其次（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之因遽置之（補）令閻王言故立其次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

戰國策校注卷七　齊　梧陰軒叢書

其法因遽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遠御史監郡安邑在惠王未從大梁前邯鄲都安邑在惠王未從大梁前邯鄲十年歟安邑於秦車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補）名增元年秦始皇五年己未）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補）設見後）或謂魏王曰（補）孔叢子云王如之何答曰吾私其計謀魏王問之爲如孔氏親問王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云云下文並同）秦之不如用之之易也（秦謂戰而用謂秦地賂之）（補）見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敗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補）孔叢子註言其地不如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死其地不如棄易蓋當計其勢如何而在棄之用之得其宜）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

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補）元作質）質（補）孔叢子註三質質於秦）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僅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之臣）王於長輓者（長爲輓車之人故舉曰畢猶盡）與嫪氏乎（嫪毒秦太后私人）與呂氏乎（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因毒功在毒而割故以割是以嫪毒勝矣（以不敗）王以國贊嫪毒（毒貴矣今又因魏助之也）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補）孔叢子註言太后（后德王也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矣）王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合（元作合）合（補）當合合字說大事記以此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章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毒長信侯之下謂嫪臣爭權略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城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記作合）君因使唐（元作且下同）且使於秦秦王謂唐（補）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補）錯設辭易地賣也）（補）錯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賣）欲得之當誠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庸（補）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補）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補）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補）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搶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穎地師古曰搶千羊反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此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倉鷹擊於殿上【補曰】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補曰】休吉祲妖氣自三子言之為吉說文祲精氣感祥也此休字祥錯旨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屈也奴巧反【正曰】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鑒十一年請救王是王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劫之士自曾誅以至州軻晉不周道鄉若唐雎者可也為其激而發不尊吉於此也■■喜日之名見於策者不一秦策應侯遠唐且歡金之武安許天下士魏安薩王十一年唐且說秦是時應侯始相雖老於魏不應復為秦用又一唐且也且為魏說秦時九十餘王與信陵君語用去十年已百歲為安陵君使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十二年■去說條凡四十二年決不存矣又一唐且也楚贊唐且見春申君又一唐且也新序秦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云云當文矣時又一唐且習謂此策支甚明而事多難信以始皇之兵威何揮於安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為之亂而使之納地耳唐曰之使思矣雖抗言不屈豈終匪沮之乎則柯之見也謹匕首於圖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劍而起何也其辭固多詩矣

戰國策校注卷七　惜陰軒叢書

戰國策卷第七終

戰國策校注　卷七

戰國策韓卷第八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鮑引漢地理志為言鄭亦韓地而獨遺不取城誤矣

康子【補曰】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補曰】見秦策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溜言甚無積滯【正曰】溜言多山石水所溜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險寡足破眾薄鄭人不備【補曰】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正曰】取鄭在哀侯二年王曰善諸稱王者非當時指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烈侯景侯虔子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補曰】當云元年史列侯取列烈通

韓傀相韓【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反累力追反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儡今按傀字呼乖徒回姑回矩鮪戶賄等反不一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訛轉說又見後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同正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王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補曰】軹即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補曰】問曰一本姚同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迫猶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補曰】觴一本姚同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補曰】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補曰】謝史一本姚同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補曰】說文甘美也脆小耎物易斷也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屏猶屏去之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夫人猶言人人十六斗大半斗舂米一斛曰糲【補曰】一本夫人史姚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姬為夫人又或作大人糲落蓋反又力制二反以交足下之讙【補曰】史姚同一本交足下反字必誤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姚同無前字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至淺鮮矣史姚同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補曰】不受史姚同一本我雖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眦音動心睚眦怒視也【補曰】師古曰睚眦舉目相牾者即皆字睚五懈反眦士懈反一說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補曰】濮陽衛都秦屬東郡春秋時帝丘也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死一本無二字姚同而仲子所欲報仇者【補曰】本無仇者一為誰史姚同誰得從事焉【補曰】五字一本無姚同史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相【補曰】一本姚同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也【補曰】多居處甚四字一本無史有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聶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補曰】一本韓與衛中間不遠無相去二字姚同史有○司馬貞引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云云今注本無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今本無此文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杖劍至韓杖兵器也蓋以劍為【補曰】仗戟持也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名【補曰】索隱引高誘云東孟地名今本無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侍【補曰】一本無史姚同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補曰】無殺字姚本韓傀走而抱【補曰】下同元作哀哀侯按竹書策傳皆言哀侯前記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誤年不可移也【補曰】說見後聶政刺之兼中哀

戰國策校注卷八　惜陰軒叢書

卷八

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補】一本無「擊」字，姚同史。因自皮面【去面之皮。【補】索隱云：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抉眼，屠腸【抉，非也。】[illegible]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縣賞募知者。】久之莫知誰。【補】[illegible]政姊嬃[illegible]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illegible]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illegible]而高成荊矣！[illegible]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illegible]夫

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illegible]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illegible]以揚其名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昭侯[illegible]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illegible]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illegible]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illegible]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illegible]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illegible]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illegible]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補】[illegible]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illegible]東有宛、穰、洧水，[illegible]南有陘山，[illegible]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illegible]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illegible]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illegible]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illegible]無不畢具。[illegible]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illegible]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illegible]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騶王子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樛留（韓人[補]曰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事記作摎留 [illegible] 魏策史作監田世家亦作）監止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齊事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 [illegible]）（十三年 [illegible] 張儀 [illegible] 魏 [illegible] 秦 [illegible]）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補]）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illegible]）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補]何時此策不知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叔之 [illegible]）秦攻陘（[illegible]）韓使人馳南陽之地（[illegible] 示服也）秦已馳（[illegible]）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於下[補]曰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illegible]）

（差解 [illegible]）韓氏急公仲[補]（元作明 [illegible]）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illegible]）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戒）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兵備秦）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補]一本伐下有矣）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從我與秦戰[補]一本 [illegible]）

（[illegible]）韓之德王也（[illegible]）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儆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儆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補]一本 [illegible]）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徐廣云岸門在潁陰後志潁陰有岸亭 [illegible]）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明[補]也（[illegible]）

横陰軒叢書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陽作偽同不實也[補]一本陽作偽）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內者世家注內婦官也）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不實）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illegible]）

襄王（宣王子 [illegible] 元年 [illegible]）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補]元年此）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豆之少者[補]姚云史 [illegible]）（[illegible]）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負養者 [illegible]）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illegible]）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元作 [illegible]）之士（[illegible]）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元作 [illegible]）

（[illegible]）蹄間三尋（[illegible]）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冑兜鍪）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裎裸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被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詿亦誤也[補] [illegible]）無過於此者矣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補注鴻臺桑林韓臺苑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桑林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成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元作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衍為字為補注一敝邑秦王必喜患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籍劾宜陽龐謂橫人之辭與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曷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橫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補注甘茂攻宜陽在後此云劾者請劾之也儀蹄面約敗矣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補注此人官請秦伐韓而走儀故次之韓敗之走張儀於秦使逐之曰此人蓋游說秦楚之間者此豈以為韓鄭彊魏策亦有其人蓋游說秦楚之間者此豈以為韓楚矣故謂大宰楚官名謂之彊曰公再儀之使者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本作面補注姚請秦王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欲以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謝彊偽為楚使白此於秦下衍秦王字秦王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此二年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傑秦人本正作達餘說並見秦策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圖顯得九鼎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教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補注宜依此舊次刊去秦策所增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趙地韓當取之賈易地也補注蘭離石祁見周趙策宜陽之役去秦尚取蘭六年蘭離石祁賜韓許東與趙遠恐與趙下有缺文以質許地者以質音質子而許之地則樓緩必敗矣韓緩害韓者趙也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國一本地樓廩元作舅補注說必敗矣廩本以魏韓補注南國補注姚云一作兵為一魏必倍秦倍音背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補注姚本作韓趙則不易拔敗補注一本以成陽蚡翟強於齊楚必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

敗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攻其敗補注樓緩欲以趙合秦魏合齊秦楚外齊翟強為秦者故策云然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秦魏郡也失魏之害重於趙故獨言魏為公仲謂向壽曰補注一本章首韓公仲使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云蘇代為或云使蘇代有缺文當云蘇代為或云使蘇代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注史註公仲曰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注史註公仲曰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桂陽補注中桂陽荊州郡見下史與楚解楚地索隱云秦地名近韓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中字恐是又字誤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從以鬬於秦謂且賦壽於秦顯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顯有復於公復重言之謂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所同貴補注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注一本作郝姚同史作奭並見秦策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

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讐也言以韓為讐今公言善韓以待楚補注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讐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補注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者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補注走音奏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補注姚本收韓史同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

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盡齊藏政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之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補注誅責也正欲以秦扶韓與而取齊今向壽以事秦而資齊魏之罪是衍字以公孫郝甘茂衍字之無事也言其失權補注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正義云二子不得合韓魏以伐甘茂竟言昭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與怨讒茂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謂之下也補注秦之強首之者前言以兵向之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補注珉之議為其國也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楚之首垣魏地見秦策遠薄梁郭

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合補注一本不及魏魏同疑義長以為成平也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齊韓宋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補注見下曾曰衍以字以燕亡於齊亡謂喪地前此魏亡於秦孟子甘茂燕齊破燕此亡國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補注所以陳蔡亡於楚陳蔡亡國不者再申不及魏之說燕楚亡地於齊秦陳蔡亡國於楚則地形已絕不可復通韓齊宋之於魏則不然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引言秦事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注一本作郝姚本作郝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干其事補注是從臣不事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補注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時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大臣者張儀甘茂也從臣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輔輿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補注疾字恐有誤而不加貴貴言不厚二國補注言郝不加厚也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補注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周蔽上王之明二也申大臣為諸侯輕國之說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故解散補注四疑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欲攻魏而攻敬魏遂其初約是且構我欲與三國難後也茂且攻宜陽王猶

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瞰前若他人則置不檢校補注茂攻宜陽請約於魏此言在未攻宜陽之時茂嘗魏者楚趙當時蓋與魏不合茂約結二君而反其敵魏且將搆難於我其欲攻宜陽王猶檢容之以此二事稱王之明智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近猶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元作國以補注當國以國待於王待其命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已勿用左右之說補注謂公仲一心聽王不由左右補注大事記引此策在韓襄二年秦武元年解題云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秦用不如公孫郝當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侍從者也秦用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王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懸謂公孫郝挾韓而為大臣必不得與而爭於中故此士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由左右陳駕御之術以移王之明猶已之見爾張儀出走毀者固非一人而茂攻宜陽亦以疑為愛大臣卒為從臣所勝愛習眞可畏哉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頓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立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古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言一本勸齊兵與同楚趙皆公之讐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郝下同補注姚本董作郝○秦王當是昭下文言惠武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之故可因臣請為公謂秦王曰補注請行願為公仲言於秦王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支言別以兵言也合離別合反覆言之於陷陰軒叢書

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補注元作不不補注疑衍或不求本亦字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衍齊字齊補注疑衍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懼齊亦不合於齊兵史元作史補注字誤未詳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滍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

韓秦之兵據魏以卻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補注元作勁勁恐當作劲劲上文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當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茂聽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與茂補注薄即上文不善於公薄下或有缺字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補注侯復有此二字挑同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朋之反也常補注元作伏下同伏補注伏倚也字與杖通趙而畔楚補注伏齊而畔秦今四國鋼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名高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武遂韓色也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同本微生春秋引商鞅注魯人今註本無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補注數數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武遂韓色也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同本微生春秋引商鞅注魯人今註本無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近平陽非堯都楚邪雖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猶是秦○補注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恨元作恨恨補注疑阻秦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補注交字下有缺字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武陽侯多矣今按因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翠輔鈴侯一作使博物志昔陽國侯關水因為大海之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於薛公於高陵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咸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注韓咸立韓擾相補注韓公子蓋立為無據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之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

補注一本令我從上文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也今公叔怨齊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齊韓史與最同使補注史舍史或姓入見見公叔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補注最固不欲來使可下亦有來使文一本臣之強之也上無使字是姚同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大夫猛不可叱叱之必蹙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大不動復叱之大遂無蹙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衍不字補注疑衍善楚絕句王曰唐客以楚懷言告公仲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已使珉今欲相珉則不怒也補注元作士士補注姚注錢作仕唐客於諸公蓋萬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而使

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說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韓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怨讒茂○此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補注姚本上聊字作林疑聊字誤為公仲謂秦王曰別元作明明補注當作別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賣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齊令周最使鄭韓咸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注韓咸立韓擾相補注無據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鄭殖以金入百入秦以伐韓殖以韓滅故補注無據一本載以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殖曰補注冷向即冷向秦策高公以為秦臣詳此章為言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

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補曰】幾瑟史作蟣蝨後並同）故言【正曰】先（元作先）楚也（攻楚）【正曰】以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今之向心）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嘗【補曰】姚本角作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幾瑟韓愛子而在楚公叔與幾瑟國疑其合楚秦）（幾瑟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讎其因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所惡也其使韓不得請矣）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正曰】（韓史惕姓）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正曰】（上上上疏上謂魏之上）則害於趙（趙魏鄰也魏趙之害也）魏易於下（下一本作地）【補曰】（韓地）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鑄宜（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秦言與之合）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失地故與楚易三川【補曰】三川見秦策）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不善太子者也【正曰】無考）為質於韓令韓王知（一本無知字衍之字【補曰】）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長秦取之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

襄陵之役（史不書襄陵見齊策【補曰】）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從史下同此書亦誠作咎）不立也事見十二年高（【補曰】咎與皐陶之皐通此為高同也）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昭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兵韓）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今順之故可以無戰）於是以（衍）太子（幾瑟也）【正曰】扁（元作偏）【補曰】（此字訛）昭陽（元作楊）【補曰】（陽育同）而梁王皆德公矣（【補曰】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二公子各有所主公仲主咎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蟣蝨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韓人【正曰】陽向未必韓人）曰酉馮君以善韓臣（以韓之嫉馮者酉之為善）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侍秦以自大字未詳而有說）【補曰】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咎也時幾瑟爭立稱太子未定所立故有此說【補曰】大事記云云）（也秦主幾瑟者此設為幾瑟之辭庶子強主幾瑟者此太子云云史記韓世家乃出奔之甚然則公叔爭立思謂此大事者不可考）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相見後）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言然）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正曰】（元作）走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中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官【補曰】楚莊王三十三年有中庶子之官庶子云云）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公叔助齊）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而不得立也此言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尉也）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厚之也）（幾瑟之不欲殿國之分耳非有恩民之意遂讓之美也何義稱之足稱乎民全）

公叔將殺幾瑟（則公叔不可不備）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故將言外在楚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補曰】父兄指公仲也大事記云內）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韓有【補曰】未詳）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韓故也無韓乃事嬰）危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故嬰恐）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不）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嬰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事六事在太子嬰前名嬰）【正曰】索隱說伯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以此卜之）楚王（懷）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齊不合）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同其與否也）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謂公叔伯嬰）韓挾齊魏以盼楚（盼視也【正曰】）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楚世家懷王二十二年有新城戍）【正曰】史以此為蘇代之言新城君芈戎也

胡衍（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歸韓）教公仲謂魏王（襄）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補曰】其為幾瑟怯韓）公（元作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此言二句蓋）因令人謂楚王（懷）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補曰】大事記云云）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芈戎曰廢公叔而相

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曰相助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邑此句者每作已然邑字自通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令立嬰故絕韓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德代愍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怨秦立要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已得立而棄之向蓋爲經者所解謂太子固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耶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爲自棄也○大事記云留則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爲市國之不亡者幸也愚觀告與幾瑟爭立實大臣輔之爭而鮑讙置相何事獨弗考乎楚圍雍氏此十二年圍雍氏見周紀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帥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屬行今韓已病矣韓師不下殺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一本日作也姚同先王以其餘賤也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車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姚宏曰宣太后之言汗邪甚矣以愛憐夫欲使爲死觀之則此言不以爲聽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姚宏曰一本智作知姚注云集成作之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

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姚宏曰史記彷有得秦按字書彷與柄同此恐字訛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親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雍氏引此章云此即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後國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兩書皆不合甘茂傳有茂入言下姚宏曰大事記報王十五年楚圍公子咎當音莫報反公仲曰予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

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姚宏曰正義云南鄭梁州縣盡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蜀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蓋謂史爲是蓋雍氏在陽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涉且上文請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誤乎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者所謀姚宏曰秦兼有說見本條秦楚威王攻樂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樂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姚宏曰一本固其與固也姚同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姚宏曰見秦策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爲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秦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爲康康秦人姚宏曰史作與三反之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也如楚留相璽之云索隱以爲昭獻欲得秦官之印璽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己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己而不欲其勁韓也徐註欲以爲儀在之日而云非也姚宏曰先韓者其救先身者善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己之謀從儀者不重人之詐徐說見後姚宏曰一本智作知姚云集成作之以注云劉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

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姚宏曰不墮儀之故自爲外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有齊楚國困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姚宏曰徐廣云秦紀惠王後十三年楚圍雍氏紀年於北亦云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匄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世家符同此是前圍雍氏事也後圍雍氏是報王十五年事大事記書楚景翠圍韓雍氏秦樗里疾帥師救韓敗楚解題具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爲一者誤又按正義云徐見張儀尚存生此前後之見此是公孫昧卻逃張儀時事愚謂此策雖曰視張儀故謀其下云先身后儀又云所外者儀以非儀死后之辭然楚圍之貫以秦救公孫昧之言爲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也姚宏曰一本利以秦救公孫昧之言爲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也卓欠誤○又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座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匄也愚按韓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匄丹陽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座恐即京翠翠轉而說景座之敗雍氏之戰也屈匄丹陽之戰也丹陽之役後書景翠圍韓且丹陽大敗之役大事記首書丹陽之役其雍氏之役之餘楚力未森何暇於圍韓哉或謂韓公仲曰夫擧子之相似者擧一乳兩子姚宏曰一本利惟智者能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正如擧子之相似也其母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者姚宏曰一本利惟智者無夫字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東之束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隱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爲自約則韓輕主卑矣姚宏曰一本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禍秦魏之和成

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符合可以責取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公仲制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爲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爲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上則相猶爲下也後必相連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制也布喻齊魏制之姚宏曰一本齊怒詳文惠當作秦怒○姚註擇布猶作擇稀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illegible]無今字）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之猶）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名鮑）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舋（[illegible]）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

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己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爲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知務也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illegible]）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illegible]）

釐王（襄王子元年丙寅二十年）

五國約而攻秦（[illegible]）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illegible]）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

費王令之勿攻市丘（[illegible]）五國重王（[illegible]）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illegible]）

韓人攻宋（[illegible]）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illegible]）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illegible]）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illegible]）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illegible]）韓故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illegible]）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illegible]）中國白頭游敖之士（[illegible]）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illegible]）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

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illegible]）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illegible]）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illegible]）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illegible]）王不察因欲中立

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illegible]）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欲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illegible]）

謂鄭王曰（[illegible]）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illegible]）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illegible]）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illegible]）

（[illegible]）

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illegible]）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illegible]）

州（猶言西方）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補姚云賈攷子偉二十人年補）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霸作下）令成功名於天下（補令猶使也位尊命句）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王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會（會為小賢也也而會執會稽服役）隨諸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小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補姚及一本自為一章恐非）嫪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陽見前）刺相兼君許異（韓人）（補元作哀下同）哀侯而虛之（覺猶圍侯蹋漢上足蓋使之佯死補一本作蹋字通說文蹋蹋也）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補）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補）哀侯也（補又非陽堅為嫪之事哀列二字就外不明且從本文讀之今曰（補一本口作曰）鄭君不可得而為也（為去聲補）（補下文天子不可得而為與此同則為當如字）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猶其尊襄王也於合者）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補補此二字）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後其尊寮）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補）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壁（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補一本連作辨當者闕）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為帝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禍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補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強國而已非善謀也○為名為實為去聲）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韓人）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其貴公子（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立言之為）

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補時不可考）秦大（補時不可考）（補一本然而）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補一本然而上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謂見親於秦之計非金無以為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為親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貴之從是觀之又知韓之情）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衍於字一本無補姚同）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注侈也）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謂國中之事）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補見賢補反補）（補時不可考）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補元作運下同後志瑣邪東莞有鄆亭補非魏地運未詳）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楚戰）戰勝攻（補）運而取之易矣（勝則兵銳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運）戰不勝則魏且內之（運內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補公仲事從此當附王時）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之言齊楚恐（恐韓魏合）因請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也補）（補無考）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善之為去聲）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以支故善之以支故善之而韓與之善故亦

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衍珉字下同）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言彼為帝由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禍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魏）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補一本復有入字姚云曾有）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權猶變也如說侈而今不入是變也補權未詳字疑有誤）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如說侈而今不入是變也補權未詳字疑有誤）令安伏（秦人補無考）（公仲珉策屬各見此兩言公仲珉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他又亦多難通疑缺）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補無考）（元作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理欲使之之秦通周周人留之故怒補一本成陽君韓人鮑於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說皆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周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頃襄王補無考）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猶顯示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鄒）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人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補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脩不可考）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攻華陽事見魏策）韓相國（辰也補）（補無考）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公對國也言其不任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

將變矣積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
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補]與前章張翠說同）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補]無據）周使成恢爲之謂魏
王（安釐[補]不可考無）曰周必寬而反之（寬謂反）王何不爲之先
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有言其用得）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
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
哉（道由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之則然）韓王
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見其策）請費緤（韓人）曰請令公子牟（作年[補]一本牟同）謂
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
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周西周讎緤）
（之救緤有戒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
止王（使止韓勿爲守）韓王必爲之（此下登言其効也）西周聞之必解子
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緤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補]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大事記載韓燕中山策有中山稱王在此時甚遠燕武策本不可定爲何王年強之附世之安之）

魏王（安釐）爲九重之盟（[補]九重一本九里王欲城之事見大事記引之先盟其衆[補]）且復天子（[補]鮑本正以此四二十二年事十三年馬犯請周復其尊以扶之又復之[補]非謂周之復天子王復立天子王周紀之同衆 大事記云彭喜以爲鄭君非楊子所謂復天子也云云之國策以所載盟與見言）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以鄭君爲韓王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知爲天子也或者猶告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王不聽不知何年附載於慎靚王三年魏襄王惠王之前按此策當屬惠王）
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
（韓亦大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十三年己丑　赧王）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補]元作侯）侯曰國形有
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爲鄰其勢如此故）不可無而從者
韓也（欲爲從必得韓此言二國者非也[補]補無此意故也此爲從者宜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
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補]秦之吉常反諸國一本之交之善[補]）從

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國小不得主從）横則韓重（秦最近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爲輕從者輕指趙言也[補]無）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國鄢蔡邵之道
不通矣（南謂潁川汝南二蔡邵陵）魏急（上三邑皆近魏者魏於魏多言[補]鄢許鄢陵）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
可以無釁

戰國策韓卷第八終

戰國策燕卷第九

元本重校　三原李錫齡校刊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文公（桓公子王八年元年庚申）

奉陽君（二字衍）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者[補]奉陽君李兌不說封之臣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諦而說也此策有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聯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爲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謀使也大事記以此奉備趙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薦使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相館之請愚驚辭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皇知決爲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喻之役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盡何得君此言哉史還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事有類皆同之秦則此類也）者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
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請以燕合）
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
於齊（問何以言害燕）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
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
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共誅其嬖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王而卒[補]史年表燕惠公欲去諸公君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蘇秦說燕之役爲二百有餘年此言非蘇秦之說讀書畢王既立之時也以權立者）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趙亦策見[補]）故爲君計善（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必外重外必事貴外與貴謂此國齊趙之屬也）
蘇秦則取之（之取變言謂）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而趙人取之所齊疑燕合趙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而燕齊疑則趙重矣（齊不善蘇子在）
王（[補]宜齊[補]）疑蘇秦則君多資（燕疑其於趙合）奉陽君曰善乃使使
與蘇秦結交（[補]此非文公時策）

蘇秦將爲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補]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索隱云音潮仙）遼東（郡并州）北有林胡樓煩（[補]見趙）
西有雲中九原（雲中郡五原東北九原郡城在楡林縣西界）南有呼沱易水（二郡皆在勝州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易水出易縣呼沱見前正東南流與呼沱河合水經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都鴈門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遼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韓國設辭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繫（踵猶百踵猶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邑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一本齊趙作南近齊趙）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權之難（與齊難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齊合則趙難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後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大事記從此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妻（文公二十年史二十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齊王按戈而卻曰（卻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屬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齊伐宋章蠡代齊而成功齊人紫敗盡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紫其賈十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染其紫賈數十倍故二章所稱文德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宜十二年晉敗之邲桓子欲還荀罃曰如進也敗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益子不可韓獻子請桓子竟子以偏師陷子舜大矣不可曰若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秦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業字）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從齊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顧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康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詩素空也）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孤竹國荒西令中北國溪國遼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北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吉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燕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庇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衍字楚）楚（楚相建言之）境不爽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藥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云大夫妻。一本故妾一屋而棄酒上以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會不歡之也使（衍之字）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索傳有而略刪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己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信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桀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誣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延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

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斷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伐之恐 正曰說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華縁如之 正曰札本簡牒之薄者甲用華縁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貫七札焉注言能陷堅札側洲反）妻自組甲絣（[illegible]）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削甲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文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鄗位至是 補曰二年字必誤 正）齊者我讎國也故

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強故）稱主長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也 自恃其強）南攻楚五年積蓄散西困秦三年（補 為秦所困 齊困 正）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不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補曰姚一本舉下有而字 正曰）五千乘之勁宋（宋在齊閔二十八年比時二十六年宋未舉也 [illegible]）而包十二諸侯此（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 [illegible]）其君之欲得也（欲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久戰之不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補曰 濟）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兵者以備趙）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 濟西齊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州等 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

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鮑 前言易為 舉宋未亡之然）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曰姚本一本有子字）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 與猶敵也）外敵不可距（不音可距不能制外）王自治其外（諸謀敵 讀）臣自報其內（補 蓋內亂於齊）此乃亡之之勢也（燕昭 [illegible]）（之辭 補曰 代使之 實自以為喻 考其事 皆說昭王之辭也 按史記誤同 [illegible]）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 當去 補曰顧 同）臣請獻一朝之賈（賈元作費 補曰價字 疑）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補曰姚本無 一本同）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諭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先後）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 此獻以為馬之食 正曰 獻此所以為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說 乃使一子質 齊）（正曰 鮑因此指為王噲事 然史云一子質未可定）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發辱之為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

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生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補曰姚本 臞者字無）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據此則女之終事亦公子之終事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 功者爭之端也）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子之功也 姚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

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 此與觸讋說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或獻書燕王（補曰此燕字一本無 姚同）王而不能自恃（恃得援 兩國必）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成不如一 為無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

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韓魏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也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也）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惟不事秦 可以存）（自卑者之卒者三字句也 不卒然據字卒字 補曰 有疑缺文當）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北（補曰 姚一本同）必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補）秦之伐（補曰 一本之作伐 久伐 中山 [illegible]）

戰國策校注卷九　十一
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名是年秦伐韓取韓豈其事敗懼皆因此策與齊策
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并至惠文三年始亡特為其王爾以此數爾觀之尤信今秦之伐楚
燕必亡之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
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存耳
而諸侯之心已篡矣此豈非大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燕伐趙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
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皆〔正曰〕
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二年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
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宣
字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曰〕徐廣
云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諸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
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
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以啓臣為啓吏及老而
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補曰〕姚本支黨攻益

戰國策校注卷九　十二　惜陰軒叢書
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
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
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
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illegible]如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日休
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正曰〕何以
知卽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
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
飭敕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讀
去聲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
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
〔鮑〕元作恐姚本作怨〔[illegible]〕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齊人將
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附聖賢而無是者可知王因合章子
將五都之兵都大邑〔正曰〕索隱云五都卽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眾
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鮑〕公元作公〔補曰〕太史有賞作子平是
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
盡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

戰國策校注卷九　十三　惜陰軒叢書
盡稱濡舉而得誠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驕滿之賊也〔補曰〕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嘉身者
哉披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
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
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劾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幕慮名受實禍之論足論
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慮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誠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惡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為秦
燕謀齊故欲因屬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鮑〕元作持持〔補曰〕史作待
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
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
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哀〔補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
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
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
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將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曰〕史復有代字之
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鮑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噲子〔正曰〕名平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戰國策校注卷九　惜陰軒叢書

戰國策校注卷九　十四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正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鮑〕元作王襄子也王〔正曰〕趙策稱襄子謂襄王即此類以其姊為
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補曰〕句注見趙策乃
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科尾即斗之柄
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科音同索隱皆云主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
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
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斟注也〔補曰〕即酒酣樂中讀進執歠句於是酒
酣樂進取熱歠句〔正曰〕索隱云熱而啜之是羹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
殺之王腦塗地塗脂汙〔補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正義云反斗斛柄擊也其姊
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正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
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爾州史記崇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
云襄子夏屋之役晃史記行如虎狼誅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
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
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
〔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字姚同劾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
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
之有也齊北直在云東至海晝亦距燕云〔正曰〕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且今時
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

戰國策校注卷九　十五　惜陰軒叢書
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
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
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詁音在儘也言不足以求
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
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鬼謂燕昭賢智
主也非儀此說能當動且人之性寨有炎子不相肯者
自蓋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突無親倒之人豈
信之哉然而甚昭之聽之也卑甚畫拊庫新附之民勢
未可以有事又諸固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新其國是
儀之横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稀治有其豬則若云
者固昭王之所壘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
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正曰〕無考曰

8A
第二〇冊

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卽他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西周補曰爭策有宮他未知卽此人否○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遺之處謂是客也以鄰國爲寶者也彼惡鄰所謂天下爲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一本此有以字執同報讎故往見郭隗五罪反補曰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有少字執同不足以報讎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記此有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

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集役詘指而事之屈指也正曰也折節猶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趨後彼彼而息而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本一趨己遽號同是馮几據杖也馮據眄視指使則廝音斯補曰役之八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正曰恣睢暴戾也後荀或傳當從暴怒觀肆香苹戾唐史音鮮呴籍叱呴阿鞍踆也當從足觀雎醋阿也正曰呴呼俱二反呲卽活反下言叱呐上有呴字爲復呴蕭亦具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不爲跳躍當是跳躍此謂跳躍服猶事也事致士之法也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謂者也正曰楚世家涓人見國語韋昭云今之中涓官名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記無之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

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記同虒請燕昭郭隗智三氏人也欲爲國當取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說惜人之諠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卜之絡占市馬之喻爲世之矣試太史公獨何爲惻之亦與於孔氏嗣滲之法矣正曰言國用賢因三代之道末可卽以爲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爲臨略然孔氏嗣修之法則不係北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蔑云云今報說雜友小說鶡冠子傳遇氣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僞書取以充入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鄒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使游者道散游士頓齊兵頓勞之也散散其衆使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擧王與起之王補曰字恐因下誤衍擧必誅暴正亂擧無道五旬之擧擧攻不義今宋王偃君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屛匽宮屛也當作井匽路廁入廁也井匽井偃展其臂秦鄭司農云匽路廁也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宋王無道蘇代實云云啓之引策云云今宋王鄰民之所處也者爲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

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擧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鮑謂言亦擧縱奏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道也齊用之不旋踵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不諸而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擧而欲可以已人之擧補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乘伐燕不行仁攻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燕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道哉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如質子也一說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萬乘補曰史作助齊本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

楚之淮北宋鄒也宋破則此地殘補曰此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擧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補曰赤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擧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

然臣聞智者之擧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爲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補曰背秦而從齊一本使使盟主於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補曰挾本其賓之秦更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此文爲長秦王昭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以國爲功補曰擧國都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草履也當作躧補曰躧所精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讀

足根不正約履也引漢志邯鄲韓女弟履字與履履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齊受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問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也刺心痛如刺然字句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噲策言魏出之之朱朱善待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齊非將伐宋將事也策云蘇代通魏魏爲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朱朱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因多說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爲說子噲之類代爲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爲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鮑焦史鰌皆齊人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愛不足乎愛亦完也不完則愛故曰完又曰愛對曰以自愛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名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愛故也若自愛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爲類大王之廷邪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韓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董嘗攻得而不取也此句未詳恐註非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面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矛柄戟鋒砥礪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而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說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城本下復有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米之孫負言負衣米於市也不得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廢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欲殺吾主孰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僵而覆之顧玲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稱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詘者言也沈州謂按曰詘詘徒案反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巷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願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詘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詘亦君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通使智使愚壹用人可也處已則否壹通之說不可利擬擬使貪使勇亦猶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爲奉陽君此亦其後蘇秦說見趙策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伐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趙因之燕謂郢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聞召易子齊將無考使不伐宋補蘇子也使齊王謀趙取秦以謀趙者趙逃去也音與之合此策下文所云是以爲不若遠而去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勸之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詳代請之使爲已請齊謂代事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爲趙言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有必如是吾必守子以甲告言子不疑則然補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惡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爲惡燕王善代必惡臣故代告王以告子爲其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代出爲之以成所欲驅也言知其有累而賣爲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補謂持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讒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丹公王名補謂此宜有主字一本公王丹作史公王丹則公王丹也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疑有脫誤命說奉陽名補謂說即說兌之說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對而相之必元作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王父名補謂無考絕因下言有其父遂云爲按趙策正欲攻燕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郢此人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元作知無厲補謂無今賢之兩之代爲賢兩之謂與之道處已矣吾無齊矣道遂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衍王補謂之字王之言奉陽君也待之爲小人困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補謂言齊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

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過之罪而自二國之合必害於燕有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死逃桀辱不足論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愛自深爲厲不足以爲臣辱（厲史音賴見秦策死貫而死兩節與秦策范雎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劾（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劾已）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此有爲（一本字）不若逃而去之（詳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

自齊（言燕則自韓）而爲之取秦（言勸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動之（此勸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勸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注）累燕（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秦陽君之不累燕以用）奉陽君告朱讙曰（讙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也吾（注）弗子相（子謂讙）（注）子謂代）又不子卿也（注）又不子卿也子不子相也）（一本不子相也子不子卿也）爲蘇子也子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爲燕怒燕也）又不欲王（欲猶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注）逃湯而之桀六字疑本同）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注）元作伯）伯（注）古字通古今人表伯柏虎柏益柏樂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讐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儀王楚之事）（注）即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說）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戟（不乘車也）逃出於關（薛公孟嘗君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駕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爲（注）補）（注）士上恐有侯字）士（太史公曰士好格自害）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注）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燕聖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聞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

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注）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面不能無合之類而燕聽之之志夏謂此少年致猶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聽之此其所以不王也）（注）補）（注）此以下紀逃者之辭）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音的）（注）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注）補）（注）姚本有此字）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得（注）元作趙）（注）趙合於魏而得趙燕因而得趙也）（注）韓曰得趙燕因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注）元作聞聞猶也）聞（注）當作聞）（注）聞去聲致隙曰聞聞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發齊）（注）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合人代之（注）令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援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憎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趣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戰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後趙惠文王十九年攻燕取狸陽城（注）據此燕取之於齊者惠大事記引正義云燕拔狸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起兵伐齊破之（惠謂蘇代之於燕齊皆當隙而復善之情誠均也而獨爲燕國齊之深何故昭王賢也雖然蘇人之類而燕聽者不爲也雖然蘇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一至於此其弊浮於張儀矣）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謂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注）元作鄭）鄭（注）質當作質互質質也字誤臣質質質）臣之所重

處重而（注）元作卿）卿（注）一本卿作卿姚同據此則處當平聲卿猶音繁卿謂已處危也上文卿多重也重猶難也固謂處於齊爲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宋口與讙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注）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列者也姚同龍爵手鑑列古刻字恩湖郎刻字也閔刻者新版果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與之言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注）其（注）當作其塡字誤）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注）以齊爲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課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衍王字）王（注）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齊代因與趙謀齊與趙謀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與趙謀欲離疑王即不字之誤）與齊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缺備虛北近燕）齊之信燕也（見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齊虛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猶也犬馬有已賤齊如之又不涉燕之謀）（注）一本犬馬驗不涉燕之謀）（注）犬馬驗字恐即殺字）今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荷欲用所善王欲用之（注）姚本王有欲用之無中間五字文義爲勝）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酺臣（酺猶同見鄒忌論琴（注）敬世家如耳云以齊酺新強後傳耶之聚（注）元作酺）（注）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酺事臣荷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巫而國亡（枳巫皆謂失地秦昭王七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湣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忌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正告楚曰）於天下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曰乘夏水江夏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也日索隱云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矣）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一本四日而至五渚（史記在洞庭補曰今詳本文而下姚同洞庭在江水下流洞庭在江南非其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鳩易也易解卦正義云隼今之鶻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高誘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太行山羊腸坂道此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近武遂韓頃襄所墓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補曰索隱云繇搖搖動也我屬下句）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古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補曰安邑太原在河東補曰太原在河東晉陰軒轅書時屬趙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也按趙策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蓋曰秦舉安邑而塞女戟下補曰枳元作枳本我下補曰枳正義以卷爲絕據此下補曰枳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爲絕據此下補曰枳拔道即河內拔拔道即河內拔道所由也後志河東拔拔宇通枳宇通道道南陽封冀（皮氏有冀亭註引此補曰南陽即修武封在衛州）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系澤云滎澤口與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之口魏無虛頓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註紀年曰鞏魏無大梁決白馬山鞏集胥口魏無虛頓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州縣史作外黃濟陽說又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蓋也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補曰元作齊）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補曰蘭離石見前據文恐有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南陽委於楚（補曰鄧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補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鄧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黽隘（補曰見荀利於楚寡人（補曰索隱云黽隘軒轅書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頃襄紀註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補曰元作至云當作質公子延秦子補曰魏子補曰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云謂連兵相屬也行胡郎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董見商史離石作雒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媚勝舅補曰適即上補曰適同適燕者曰以膠東適燕所消因以爲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用陋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不可致詰也）兵如刺蠚（集韻蠚二言一本刺蠚姚註云蠚本作入蠚字入蠚反又上去母補曰蠚易也）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龍賈秦將伐我蒙五年秦拔我龍賈軍魏補曰此據世家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大梁年表在二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陰紀註岸門封陵亭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陰紀註岸門封陵見封陵註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補曰哀當作襄封陵補曰岸門之戰魏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莊趙成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補曰西河之外上雒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言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缺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屬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起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墨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爾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彭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侯之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圖遠君知其難也舍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辭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叔譚皆叔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遂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是）而（補曰元作先有缺文）先（補曰上疑使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惠公）公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補曰元作承此當乘承通後昌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侯也侯蓋趙之任魏而爲燕者爲燕亦所以爲魏也補曰無據）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爲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蜃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喙（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掃語節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鷸鳥多一字蓋文類聚引云蚌將雪鷸即見蚌鷸此則叶復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試雨作雨雨蚌叶彼五反鷸知將雨雨謂開口恐則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鷸知將雨雨即解去聞○一本箝作相字通鷸音章亦有衍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補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惠王（即王子元年報王三十七年薨未）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

燕王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元作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同曝），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元作隙，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

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一本作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

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略，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求逸名，顯而論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凡可以德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其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俊齊云云，曰者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陵過惟下，而趨其民，則難處也。華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余子曰：樂毅亦謀國之士，何當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湣王死，人心之怒已解，忍三固，分功故急，遺之以燕之力，寡止於此，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盡力不能爾。藉在富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歸者霸○。悉毅之伐齊，取寶，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殺傳國繁，皆然徵以殺之，自言蓋殘矣，隙氏首以止侯掠。寫美四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房以教齊王者，殺實遠之，是尚為業，用之予舉有寬歸除。暴反政禮，實數端不足以辨其界也，故愚著余子讀併。記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如此，而取陳氏者，告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丑，見齊、韓、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燕王喜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一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韓非子記此，同。）

王喜（孝王子。王喜元年，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毅子。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樂閒封云云）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

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補〕史作卿秦，一本標鮑誤作慶奉）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殺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世家元年，〔正〕史在王喜四年，餘說見下）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欲復用之），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蓋覆之，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慮）；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暴明其罪，趙以明有怨於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我人亦知之）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本當有也字，作以也，姚誤。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補〕元作恐。（恐本心所，〔補〕衍字，有誤一，姚同）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失我不合，反忠愛任用之），（有過失，〔正〕當衍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有猶字，姚同。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補〕如字。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不期任之罪，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此論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言者也。〔補〕修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猶棄也，與附）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意之可而）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以持之善之心），不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所惑我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illegible]）

秦并趙，北向迎燕。（以并合兵也，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補〕元作燕，字誤）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言燕時聽趙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者以與秦、趙合，一本並作，姚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不能報勝秦也），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燕未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illegible]）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鞠下同，一本作，索隱云，音鞠，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言丹質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擊也。說難：龍可擾而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一本批作排，姚云曾作此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本（客字，姚云）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illegible]）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補〕元作以，謂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惛）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自斃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勇沈，（一本其智深，其勇沈）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字衍）：「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合太子所圖，有剛）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衍字）願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補〕（出，姚本一本即起趨）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正義云俛音俯，俛卽俯字，漢書見鼂錯傳）僂行見荊軻（一僂，致敬而僂）曰光與
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
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
竊不自外（言不自疏於荊）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一本長者之行）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節俠，日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爲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

刎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姚同，今本同）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故言膝下行）流涕有
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
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
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失辭，或諸侯驕子亦僭稱孤，又劉向曰燕王貴之太子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
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荀子注……）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秦王十七年虜韓王安）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補]一本此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
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
闚以重利（[補]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
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補]一本此有破字）
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委命，言不知死所）唯
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

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
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
至燕南界（略，經略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
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字衍）今樊將
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後志涿郡有督亢亭，注引此。[補]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
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
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
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
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補]一本為之，李同，姚同）
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刺也，知鴆反。[補]一本揕作抗，字下文同，姚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

夜切齒腐心也（腐者爛之極，切齒腐心，手搤腕也。[補]一本腐作拊，鮑本……）乃今
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取內反，說文云淬，滅火器也。[補]正曰淬，染也，謂以火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淬之）
以試人血濡縷（縷，一濡衣之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
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補]元作悟）
視（[補]姚云忤，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
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
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也。[補]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
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補]索隱云筑似琴，有弦，以竹擊之，故名。變徵之聲，荊軻歌宋如意和之）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忼慨（[補]一本壯士不得去也，借陰軒叢書）

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
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補]中庶子說見商鞅，蒙嘉，蒙恬弟也）
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懼也）不
敢舉兵以逆軍吏（[補]一本大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
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
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
服設九賓（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見燕使
者咸陽宮（[補]……）群臣以次進至陛（陛，升高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
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
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
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室，劍鞘也……）

劍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中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逐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提擲也[補曰]且子余反提徒帝反史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秦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擿[補曰]姚本無註字也擿字二字即上抵抗董存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擲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曰箕[補曰]既斷左股何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

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荊軻有客

鮑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軻於大國由於書辛不象哀幸以中荊欲從客貫貫使秦反使燕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侍軻武初謀但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責歸之似男也敗士之死燕間之亡昔武實爲之荊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劍姜積於一軻而軻吉謀於被歲且自哀殺送者滿路其不渴難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遂也賊後隨復亦論推竊喪此其人豈蟲哉蓋復害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進漢當則亦死以爲期不能一日而志秦也載子高漸離弱置後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其雖軻於此則無處爲[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郊虎損之氏千騎萬乘之衆揮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得旦非賀免併免力士其雙哈之妙匣已親呂政知旦中免何敗獲之盈翦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略言之則契胡議當矣○朱子曰軻匹夫之身其事為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賊之無道盡丹之後謀而天下之身已至於此舉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燕卷第九終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 元本重廣 三原李錫齡校訂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補曰]漢志齊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嗣元公元年秦王四年乙酉[補曰]史年表 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欒汲冢 師春作綠一曼兒樂育讀國栩混若綜則豈先 二名而後排之者邢黃伯思考辨祕閣古器有 宋公欒傳非與汲冢合固知 異書有不可廢者證記於此

公輸般 魯之巧人也[補曰]高注公輸般魯般之 鍼也傀書成作班古字道漢書班所 為楚設機 天地蔽之屬也 機關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 索隱云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 梯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舍[補曰]武據一 注下有重繭梁賊也言 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斯 守吉典反增韻謂足胝起卯繭胝音支 往見公輸般請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書吾欲藉子殺王[正曰]一本三 殺王並作殺

巫云人至董面鄰反集韻云八唐武 宕字作至如臣字作思臣郎入也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上入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楚於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正曰]宮鉄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帷飾者注 文錯之車高注[補曰]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豎使之衣[補曰]一本短 褐姚本注短一作裋韓

人考異云裋褐一作短方云貴褐雍傳用裋字董彥滿洪婁善皆辨古無短褐字按裋褐字貢裋貢禹貢短傳班庭劉平張衡傳凡六見孽彪論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丁曾切是審傷而用之故少陵以長釋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圖策墨子諸皆傳寫之抗今按固策短一作裋史士不得短少廢以長漢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寶傳固策墨子節皆傳寫之說今按固策短一作裋史安不得短褐司馬貞亦書墨班彪王命論短字事邪云當作裋

也。顧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一本「不」下有「足」字。〔補〕「如」當作「知」。）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高注：宋不利之矣，梁必兼。）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利之。）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賂梁。本注「臣」字，曾本自無。）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至於攻之力使趙不失。）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宋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宋卿。〔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寵者。）君日長矣，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太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正曰〕尹蓋宋君太后之人。）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鬻之。）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元作「賣」，一本作「賣」，姚同。）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剔成（〔正曰〕……）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𪆵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衛

凡六章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悼公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

（御言不善也）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駒駿也）四百璧一（注曰一本衛白璧挑同）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注曰一本有也守姚同）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注曰說苑吳起市使人說魏子以豫壁遣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太子名君謀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爲君乎也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鮑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應無過算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大事記置之宣云通自衛始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與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注曰年表世家按魏蒲坂蒲坂在河東非衛地世家衛嗣君時衛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濟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顧矣（顧猶利）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徐廣曰秦取蒲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注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一作入於秦注曰秦惠六年魏納河西地秦惠八年魏納河西河東濱洛之地）而弗能（注曰一本有復字姚同）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注曰元作害一本作善姚同）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注曰元並作溢溢鎰通）爲曰秦兵讓去請厚子

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注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爲號注曰高誘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藝文類聚作梧巨）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王無考）曰臣聞秦（注曰元作入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注曰元作博當作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玉郎門而反（注曰姚註讀作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閉寢於郎門之內恐郎郎誤恐郎郎誤中自閉寢於郎門之內恐郎郎誤）（梧下見策）曰（作若不爲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稱之事）

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曰（梧下之事此一時氣俗無不洩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肯矣而以百金辦人爲之行投箱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此策時不可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注曰此本高誘註竊以知其賢此蔡傳設之事而誤設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驗刑爾觀其言可見注曰靡作皮反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

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徒也以鐵鎖相連繫之也徒猶子註以鐵鎖相連繫徒也缺請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也）羣臣諫曰一百金之地顯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注曰三百民無廉恥雖有十左

民將何以用之（鮑曰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羣臣之所謀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爲治之言允矣者然注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刻地以求胥靡雖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韓非子有略同）

衛嗣君病甯術胡殷順且曰（皆衛人以臣名者皆子余反）君必且讓之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一君必其欲類是也）善子人生之所行異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注曰食高麗人名所用者糜錯拏薄也二名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注曰子謂君以下今教之以說君也上言死則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君之所得天下者甚繆糅錯主斷於國而拏薄輔之自今以往者

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注曰高誘公孫氏謂嗣君也商君說見秦策）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注曰補期子嗣君）糜錯拏薄之族皆逐之也（鮑曰高誘嗣君賢君也當衛殤之時安得有大梧樹因說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衛君爲賢其實以二臣乎注曰鮑說釋爲靡之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字猶愈於逐復者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柎驂無笞服（皆言愛也柎撫也愛之注曰高柎撫也驂中曰服撫其驂則兩服馬皆勞笞也型以爲借馬故曰愛之非是）車至門扶婦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臣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戰之時失也（初爲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注曰此策時不可考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吾與惠子相說云云與此相類）

凡九章

中山（漢爲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蒲陰索隱云中山故鮮虞中山國有故城國姬姓也路史社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故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大城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在傳昭公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是冬復伐鮮虞社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也）不絡（史不書絡）饗都士大夫（翟光傳都士注都試也饗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後爲楚昭卿）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國也）有二人挈壺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餐臣父（下以與之小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戎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爲君死君死則臣亦其敵君必敗且之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

敖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解猶在也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怪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怪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餐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班談（趙人謂趙桓襄子曰魏子曰魏子以爲正妻因井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傾君女）以爲正妻因

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必不復其女之封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同】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爲之求爲衞國之法也【補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蓋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爲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援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爲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爲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與小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爲獨怨中山況謂之稱王又在慎靚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者也趙武靈王稱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楚僭王已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爲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以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告僭稱王若今年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爲驗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稱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文己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王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王衍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十一年始云王召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正曰】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

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不求爲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補曰】高注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難則所謂蓋與爲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廢之所以事齊彼

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注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如字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發齊蹙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元作五下同五作四【正曰】一本下三國姚同鮑此或有誤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

中山【□】元作之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殺則誤矣患之張登請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補曰】一本好倍姚同曾作倍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闕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爲攻首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

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指中山【正曰】王發重使之臣指齊王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補曰】當讀作阨王苟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遇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苟舉趾與卽作王之王指中山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鮑謂張登說則皆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捭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皆論可書非君子之所排也【補曰】捭闔設猶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病之無害甚矣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本喜作憙後同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執曰字【補曰】恐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一人推不相率

蓋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補曰】大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臏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者卽此人與漢平津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又一人也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屬近也【正曰】詩耳屬于垣毛傳史記注屬猶注也言趙使屬耳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王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
簡自爲取使取讀爲使也[正曰]自請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者多爲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
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唐
自使見下[正曰]此章以爲語趙使下章以爲司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爲之爲去聲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
有土得民言公得封[補曰]一本子民姚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
見臣乎任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
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
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
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

賢不肖商敵爲資商敵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
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
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
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元作力[正曰]力力言之盡言不
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頞權
衡準鼻頞鼻莖權輔骨衡當作顧眉上[正曰]準鼻頭頞也見孟子趙註蔡澤傳魋顏蹙頞索隱云鼻莖眉
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
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
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
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
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
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
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
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
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此章一事隨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異也然則此書之作者
至愼矣[正曰]司馬喜縱陰姬以爲趙王而背君以行詐取寵觀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誇何愼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所攻恐
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

御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補曰]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
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
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末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
懦皆不強力也以賢才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鮑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
人君驗賢而匱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
蓄而誰教惰惰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
者董民推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耀於善者乎若疵
若小人之無思擇者也[補曰]耕非子有求云舉兵而伐
中山逆滅也○富讓而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與者農戰
也民求宮臂不以農戰爾万言直道者其國必制詩書
禮樂善修仁廉耕惡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制
不至必貧此商君所以遺遺襲上首功而肯國強兵之
衞也武靈胡廢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禁驁之志使卒
不死而積遙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競見其所大欲故
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
竹裂討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者爲未必然大
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
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圖無休息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
果亡其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侯盛多
時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凡九章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鮑氏戰國策注十卷

宋鮑彪撰案黃鶴杜詩補注郭知達集注九家杜
詩引彪之語皆稱爲鮑文虎說則其字爲文虎也
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
誘至宋而誘注殘闕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
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闕而校正
者多詁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
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宏又因忤秦檜死其書
尚未盛行於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曾

鞏二序而其篇次先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
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
餘卷錯亂相糅莒案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又有國別者八
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
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本號
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
書或曰脩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國之記
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
來次第彪核其事蹟年月而移之尚與妄改古書
者有間其更定東西二周自以爲考據之特筆元
吳師道作補正極議其誤考趙與旹賓退錄曰戰
國策書傳高誘注殘闕疎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寶
補注案補注乃姚寬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於此亦未周盡獨
縉雲鮑氏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殊不害大體惟
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
之說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注中所謂補
者卽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卽正彪注其精核實勝
於彪然彪注疏通詮解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

記稱四易稾後始悟周策之嚴氏陽竪卽韓策之
嚴遂陽豎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歎雖踵事者
益密正不得遽沒剏始之功矣

四庫提要辨證

鮑氏戰國策注十卷

余嘉錫撰

宋鮑彪撰。案黃鶴杜詩補注，郭知達集注九家杜詩引彪之語，皆稱爲鮑文虎說，則其字爲文虎也。稱鮑人，官尚書郎，此注成於紹興丁卯。

嘉錫案：提要只言彪官尚書郎，而不知其歷何曹司，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云：「紹興三十年戊午庚辰，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老吏部郎官楊揆虞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勳郎官陳俊卿考功郎官陳棐等言，彪篤學守道，安于靜退，甲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阨窮之歎，其博物洽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愨，可以表裨紳制曰，可，特授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賜緋魚袋致仕。」又考咸淳毗陵志卷九，州學教授題名有鮑彪，宋會要第四十册五十有左宣教郎太常博士鮑彪所撰洪忠宣謚議，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有宋人所書四十二章經碑在杭州六和塔，當時朝臣四十二人，人書一章，各具書人銜名，其第三十三人爲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其碑立於紹興己卯，在書成後十二年，即致仕之前一年也。彪之仕履，於此可見

四庫提要補正

鮑氏戰國策注十卷

胡玉縉撰

趙與旹賓退錄曰：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闕疎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注，乃姚寬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於此亦未盡，獨繕雲鮑氏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

陸氏藏書志有元至正所刊吳師道重校本，內有上章執徐仲冬朔日姚寬序，師道云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云云，據此則趙說似未盡誤，李氏惜陰軒重刻本，同方苞望溪文集書刺客傳後云：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秦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吳汝綸吳摯甫文集記太史公所錄左氏，蓋後云昔者常怪子長能覽易尚書及五帝德帝繫姓之文，成一家言，獨至戰國策，則一因仍舊文，多至九十餘事，何至乖異如是，及細察國策中若趙武靈王平原君春申君范雎蔡澤魯仲連蘇秦荊軻諸篇，皆取太史公攷論之語而幷載之，而曾子固亦稱崇文總目有高誘注者僅八篇，乃知劉向所校戰國策亡久矣，後之人反取太史公書充入之，非史公盡取材於戰國策決也

逸周書

（又作汲冢周書）

孔晁注

序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爲尚書而於尚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爲周書而別之劉向以爲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卽列於尚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別之於尚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爲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尚書周時誥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仿彿不第克殷度邑爲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有小異要不足爲病而箕子月令想卽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既多又頗有爲後人羼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爲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爲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謚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未成湯伊尹語皆爲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爲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義酷似國語無

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儆之欺謀泄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卽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蓋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終於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宜分別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乾隆五十有一年歲在丙午八月望日嘉善謝墉題於江陰使院

班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僅存四十五篇今其目仍有七十篇而存者乃有五十九篇較班志轉多十四篇此由後人妄分以符七十之數實祇四十五篇未嘗亡耳且如大武以下並論攻伐之宜文氣不斷不得分爲三篇卷一之糴匡與卷二之大匡俱屬荒政辭義聯屬自是一篇蓋糴匡之文卽在大匡中間如勤而不賓祈而不賓利民不淫民利不淫文義一律簡冊舛錯遂分而爲二因有卿參告糴之句而妄立糴匡之名也若第四卷大匡爲監殷事篇內雖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應與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訛武稱文勢亦似竟接前文非另篇也世俘與克殷事詞相屬文筆亦一類應爲克殷一篇今中間大匡文改大聚三篇蓋亦妄立世俘之名而分之并亂其篇次也

孔氏既註周書而尚有不註者十餘篇豈此十餘篇爲孔氏之所未見後乃附入者耶如器服篇多闕文固不可註至若鄧謀度邑武儆嘗麥官人諸篇均多名言法語何以概置不註是可疑也

是書之刻盧抱經同年積數年校勘之功加以博雅之士薈萃所見而成之而墉適以採風莅止遂以夙昔管見參互考訂課士之餘不辭炳燭之明悉力討論謹以質之同好汲古之士願更有以開我也丙午九月下浣墉又識

逸周書目錄

卷一

度訓解第一

命訓解第二

常訓解第三

文酌解第四

糴匡解第五

卷二

武稱解第六

允文解第七

大武解第八

大明武解第九

小明武解第十

大匡解第十一

程典解第十二

程寤解第十三

柔陰解第十四

九政解第十五

九開解第十六

劉法解第十七

文開解第十八

保開解第十九

八繁解第二十以上八篇亡

卷三

鄧保解第二十一

大開解第二十二

小開解第二十三

文儆解第二十四

文傳解第二十五

柔武解第二十六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寶典解第二十九
酆謀解第三十
寤儆解第三十一
武順解第三十二
武穆解第三十三
卷四
和寤解第三十四
武寤解第三十五
克殷解第三十六
大匡解第三十七
文政解第三十八
大聚解第三十九
世俘解第四十
箕子解第四十一 闕
耆德解第四十二 闕
卷五
商誓解第四十三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武儆解第四十五
五權解第四十六
成開解第四十七
作雒解第四十八
皇門解第四十九
大戒解第五十
卷六
周月解第五十一
時訓解第五十二
月令解第五十三 今闕補
諡法解第五十四
明堂解第五十五
嘗麥解第五十六
本典解第五十七
卷七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會解第五十九
卷八
祭公解第六十
史記解第六十一

職方解第六十二
卷九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王佩解第六十五
殷祝解第六十六
周祝解第六十七
卷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銓法解第六十九
器服解第七十
周書序

逸周書目錄終

逸周書舊序

古書之存者六藝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共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於器服凡七十解自敘其後爲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爲之註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之汲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謂是周時誥誓號令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志亦有其篇目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祕非始出於汲冢也觀其屬辭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西京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士之所纂

緝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略與夫諡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脩己治人雖其閒駁而不純要不失爲古書也郡太守劉公廷幹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宮俾行於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之聞見其淑惠後人不既多乎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後學黃玠謹志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音彪○文弨案何超晉書音義云不甫鳩反姓也）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文弨案晉書段作叚說文叚字引左氏傳鄭公孫叚字子不平加切又九經字樣叚音賈云見春秋然則作叚字未爲非也）公孫段與禰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勖及束晳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

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大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文邵案東皙傳又有雜書十九篇內周書論楚事然則亦非此周書也）案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文邵案漢志無逸字）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有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脩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文邵案隋唐志已云汲冢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姚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攷（文邵案李燾之汲冢失其本矣升菴失攷）余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

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楊愼書

史以事辭勝如以事而已則自周秦以遠於今體無論繁簡辭無論工拙而是非善敗興壞之端備見於史何可廢也如以辭而已則自左氏內外傳子長孟堅二書以及於范曄陳壽而下遂無足論然吾以爲皆不能當左氏左氏所紀載雖斷自東遷以後而彼其時去古未遠所稱引多三代盛時微言遺事迄今讀之若揭日月而行千載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學者所及固道法所存而六藝之羽翼也等左氏而

上之則無如世所稱汲冢周書者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所謂周書當仍舊名不得聚之汲冢楊用脩太史論辨甚覈茲可無論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所不必論若鄒謀世俗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眾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敘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爲政教號令概

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丘明氏以博物君子抒藻摛辭臣素王以垂不朽千載而下誦法素王者不能舍左氏故諸家訓詁犂然甚具而周書視左氏辭特深奧流俗長難好易不復研覈孔晁一注寥寥及今亦頗多繆誤矣楊用脩太史嘗序是書以傳顧未嘗一爲參合讐校予讀之不無遺憾乃稍加參訂正其舛誤其不可以意更定者仍闕之以俟博聞之士說者謂尚書纂自孔子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爲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刪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遠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爲孔子所論遂置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然皆殘缺漫漶不甚可讀蓋去古日遠綴文者皆爲近易故時俗之言易傳而古語日就脫誤有足歎者予既刻是書因爲敘之如此姜士昌仲文序

逸周書卷第一

晉孔晁注

度訓解第一　命訓解第二

常訓解第三　文酌解第四

糴匡解第五

度訓解第一

天生民而制其度（注）聖人爲制法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注）制法度所以立中正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注）損益以中爲制故知足也□爵以明等極（注）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注）內外正則大命成也正上下以順政（注）順其政教政以內□□□自邇彌與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在□□分微在明（注）知精□□□□微分理有明故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內外以知人（注）慧者甚明所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喜舊本作善今從沈改）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注）言其性之自然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注）不讓則爭爭則必犯法矣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不去其所惡而從其所好民能居乎（注）偏謂兼行好惡也能居乎言不能居好也（舊本正文作而況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今從沈改注居好好字亦疑衍）若不□力何以求之（注）言力爭也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注）爭則不樂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注）忍爲持久堅以次第爲疑當作謂堅字以次句以疑當作次）不次則奪奪則職職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注）胥相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

分揚舉力竟揚舉舊作注下空二字今從卜本作正文無脫字力竟疑力競之譌疑盛也強也僕為下二事則為事之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注壯者任之老者養之幼者長之使相報此謂力竟也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眾不尅眾非和不眾注和之以懷眾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注言明王所樂所哀無非人也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困舊本作因今從沈改教乃不至注醜謂所厚薄疑脫二字所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民主趙疑當作明王子孫習服鳥獸仁德注歸其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注土之所宜天時所生皆行其物治之初廢初哉廢字無考趙疑即下文厲字之訛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注明醜以使之所以成順者也長幼成而生曰順極注言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

命訓解第二

天生民而成大命注賢愚自然之性命也命司德正之以禍福注司主也以德為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然注末然字衍卜本無立明王以順之注順天作政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注日成日進也如有常則其人法度至中正也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注懲止也以德居身深衛息其義眾能無懲乎三句又見下文謝云悔過即所以召福懲其不德不義即福祿在人矣注文義殊舛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注不謂醜者若道上為君無以明之民不能自明也在上者能無醜乎謂推別淑慝也理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斯所謂誠行不能也是則止於至善矣下無以穀之無以畏之皆謂民能無勸乎能無恐乎皆謂若勸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趙疑若勸以忠之則度至于極注敎善也謂忠信也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于極注以死亡恐民使奉上易教也六極既通六閉其塞注六中之道通則六閉塞矣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注道謂言說之也趙云道即通道之道注謂言非是趙云天道遠人道邇此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注政教不明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于極夫天道三人道三注言相方以立教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紼絻與黻冕同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絻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述與術同不知則不存注一者善之謂也不行善不知故也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誠其上則殆於亂注此下六極謂行之極其道殆近極福則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注不行善也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注罷弊其財貲無禍也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注民不堪行則叛義也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注賈賣以功求其賞也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注上遇其禮不報口終凡此六者政之殆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身注違大命則世受罰犯小命則罰身舊本正文作大命世罰小命身罰案大戴禮本命篇注引周書大命世小命身本無兩罰字故孔氏注以明之今據以改正禍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貴上罰莫大於貪詐注言此六者最大文弨案行義當依上文作干善又莫大於信義讓六字當為衍文此皆約上文而言上云無讓此安得云讓所謂六者兼命而言也其語慝非以干善為福淫祭為禍所謂莫大正申言極之害大耳與孝輕罪莫大於不孝之語不同後人以禍莫大於干善賞莫大於貢上諂勢似不順述爾改之所云讓莫大於賈上何解謂以烏責讓耶上文無極讓之語何可湊出上云無讓自指靜謀而言亭可孝混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注不失其義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注以權行之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注言行權當有如此時時字疑誤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攘之屬也注物事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注害則死口而痛不如口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害于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注不長言近淺也震而其功寡矣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以法從中以下數句有脫誤以上文推之賞之下當言罰言忠然後終於權也趙云當作以法從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必行行以知權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注言事勢之相權物理之相致如此也

常訓解第三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注學能故可變自然故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注雖有天性可因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明王於是生政以正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為常以常為慎民若生于中習常為常注習常為常如性自然故若生于中也夫習民乃常為自血氣始注性本所有而幼小習之若自其血氣生之始也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注示之以好惡也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注窮謂不肖之人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于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注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也夫民羣居而無選為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注言政必敬始慎終選行也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

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句終乃不困注重明終始之義左傳襄廿五年引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文中論法象篇亦引困在坌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姦九姦不遂萬物不至注言以坌導民政之弊夫禮非此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之生□好惡有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民行之以化注以中道化之也六極命醜福賞禍罰醜舊本作醜訛六極不嬴注嬴謂無常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

僞曰姦姦物在目姦聲在耳耳目有疑諸本目作因訛又有下有皆字衍今改刪疑言有極極動有和和意無等注等謂差等萬民無法□□在赦□復在古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注所行相反故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

文酌解第四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寶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注廣演其義也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寶有五大聚有九酌注又數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族以親舊本作以親今據下注改三發滯以正民趙疑當作振民四貨官以屬五人口必禮六往來取此趙疑取比言求其相稱也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寵可動注此言所酌爲政之事英傑人當親之也五大一大知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注率謀言爲謀之帥假貸恤貧振施者也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注就年尊長年也戚近也免梏無患也三頻一頻祿質潰潰字依宋本俗闕本作潰二陰禍靈極三留身散眞注頻數也散失也三尼一除戎咎醜二申親考疏三假時權要注尼定

也咎罪也考成也時是也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拔賓謀三聚疑沮事惠案聚字說文引作冣云冣積也所綠切四騰屬威衆五處寬身降六陵塞勝備七錄兵免戎注騰勝也錄謂不備兵卜本戉作戍一極惟事昌道開著伐注言事事皆以忠政行之則吉昌之道開行而征伐之道著之也忠政趙謂當作中正伐有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注言征伐之道必有此事可也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惟凶注絕靈不淫祀也不正而卜雖從而凶惠半農云三穆卽所謂穆卜七信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四族之寡賄五商之淺資六農之少積七貲之爭寵注七者所宜信明之也一幹勝權輿注言有權無不輿謝云注謬幹謂計幹勝謂平晉權輿始基也立基能勝之也趙云勝權輿言當先立勝算于其始二御一樹惠不懋二既用茲憂注懋顏也以爲己顏也既茲懋字無攷注亦難曉三安一定居安帑二貢貲得布三刑罪布財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注射當可用三輪四輿歸御注言御可用五鮑六魚歸蓄注稸以爲資鄭注周官鱻人云鮑者以魚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七陶八冶歸竈注言竈善則陶冶良也注良舊訛長趙改九柯十匠歸林注林當作材匠以爲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注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三穆七信一幹二

御三安十二來伐道咸布物無不落落物取配維有永究注落始也頹也究終也趙云落如左傳落其實取材之落不當訓始急哉急哉後失時宋本重急哉別本不重

糴匡解第五

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注言賓客宗廟足而不殺也正文年字祭字各衍其一注不奢何本作不倫謂以盛似尤切與記所云祭豐年不奢不必強合大馴鍾絕服美義淫注大馴後落淫過謝云大馴鍾絕注亦難曉義當闕疑服美義注謂過之盛也注謂淫爲過凡義之所當爲者皆可過盛淫如皆淫及滿之淫與周書人服美于人過具阜畜約制餘子務藝注阜廢則名畜則馬約制不常秩餘衆也藝樹也注秩字舊訛秩今從趙改秩馬食殺也宮室

城廓脩爲備供有嘉菜於是日滿注嘉善也謂蔬蒜之屬滿也廓與郭同嘉菜本亦作嘉華注傳本譌作爲甚苦也屬滿之今改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注有祭稷無稻粱樂唯鍾鼓不服美注外有祭服內無文飾外內二字疑衍三牧五庫補攝注事物相兼不物設也交翟業三牧當謂戎馬田馬駑馬三物之牧也凡令季春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一也皮革筋一也角齒一也羽箭幹一也脂膠丹漆一也凡美不脩餘子務穡於是亂秩注亂之令有事秩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注用下牲也樂無鍾鼓凡美禁書不早羣疑畜皐羣不車不離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注攻治文留業爾雅攻善也謂功緻也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不鬻熟注

鬻賣正文舊作闕隨鄉下鬻整訛謝云大匡解有鄉問其人語又云無熟此當作閒鄉不鬻熟熟則啓奢情故禁之就解亦同本亦作弊不作弊今從改正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注饑饉師旅爲大荒也穀梁襄廿四年傳鬼神禱而不祀窮引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卽此文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脩舍用振窮注不滿壑不于治地舍用常以振民也鍾伯敬本地作也因疑丁治或于治之訛舍與釋同窮與窮同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注倅副也盡行此事名曰有匡也左傳振廩同食此亦當然俾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注雖有凶疾惑而相殺者不赦也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薄資注戎事自守而已不征伐也喪儉也而遠喪祭用注說難曉脫禮無樂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注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令之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象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荒政十有二多昏亦其一也注所脫蓋不止二字又饗燕本多作錫燕今從何本

逸周書卷第一

逸周書卷第二

晉 孔晁 注

武稱解第六　允文解第七
大武解第八　大明武解第九
小明武解第十　大匡解第十一
程典解第十二　程寤解第十三
秦陰解第十四　九政解第十五
九開解第十六　劉法解第十七
文開解第十八　保開解第十九
八繁解第二十

武稱解第六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注）此即所謂稱也岠嶮伐夷（岠嶮與距險同）并小奪亂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注）經常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注）武道逆取順守故曰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注）武以為用事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今藏國策引此二句破舌作破步唯商誘所注本與此同）淫圖破口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注）凡行此事所以毀敵國也赦其衆逆其咎撫其口助其襲武之開也飭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注）以分謂以分器土田飭之此術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注）寒衣為敗其絲麻冬夏寒著盛故欲疾之（注疾皆作度案正文云冬夏欲亟亟疾也故強為疾）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飢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怒忿兵也古人謂敬可以揺勇與此肅勝怒意同趙疑怒是怠之誤遲本或作徐）武之勝也（注）肅敬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注）格鬬也力倦氣竭乃易克（乃易克上疑脫一字趙疑是敵字）武之追也（注）追敵之法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注）謙損也寧安也（案謙當與減同）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注）毀武謂毀服之（案注言毀武謂正文以毀其服服當作武且與上下句韻皆協惠云左氏傳莊王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七者皆具此篇中）

允文解第七

思靜振勝允文維記（注）以靜規勝康文紀武昭告周行維旌所在（注）旌旗治亂所在收武釋賄無逆厥里官校屬職因其百吏（注）收其戎器不取賄因其官吏無敢改公貨少多振賜窮士救瘠補病賦均田布（注）主施赦布政也命夫復服用損愛恥孤寡無告獲厚咸喜（注）損除憂恥謂赦罪振窮救大惠也咸問外戚書其所在遷同氏姓位之宗子（注）誅其君為之主口及羣臣宗主率用十五綏用口安（文弼案夏小正綏多女士此當是綏用士女與諏協作女士亦協）教用擅允若得父母（注）懷其德政也寬以政之孰云不聽聽言靡悖遐養時晦（注）養時闇昧而誅之晦明遂語于時允武死思復生生思復所（注）使昧者昏明而遂告以信武也人知不棄愛守正戶上下和協靡敵不下（注）人守正戶言不逃匡執彼玉珪以居其宇庶民咸畊並壯無輔無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注）彼謂亂邦之君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

大武解第八

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注）政者征伐之政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注）言廟勝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關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鬬善鬬不戰與此不同書鈔善征不侵句有脫字）政有四威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注）此皆有義然後能致其攻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注）言所宜親也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郄（郄隙同）三同好相因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注）雖遠居皆厚之（文弼案戰國策黃歇說秦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當是引此文詩必本是書字之誤梁云大武遠宅不涉國策鮑吳兩注及史記正義所解各不同與此文不合似未可牽連也）此九者政之因也（注）言因此以成政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注）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注）所務來而任之良當為來字之誤也（舊本作良當為來字之誤也求求乃來之誤）此九者攻之開也（注）言開此道以成攻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圃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祇人死（注）祇敬此七者侵之酌也（注）言酌此法以成侵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注）此皆所用以口敵也凍謂發藏其葆聚（舊本作此皆所用以敵也凍之誤疑當作以毀敵也）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注）此所行當之也此七者伐之機也（注）機要也以此要成其伐也三哀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注）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為惡擯一作損（文弼案所當哀者羸病者也失伐不字誤注亦雜襍梁也六戮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也下文必羸程榮本誤作必羸梁處案云不羸當作不羸不足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注）羸謂益之復謂有之皆赦救也此七者搏之來也（注）所以懷來之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注）厲為治政也口口五衛一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注）皆所以成戰矣（案尚有六庠闕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虞人搏虞人趙五後動撚之（注）撚從也皆求安道令之道（注道令二字非誤卽衍）無疑惟害有功無敗（注）雖強常念害則不敗也大明武解第九

畏嚴大武曰維四方畏威乃寧（注）大武之道四方畏

威天下乃寧之也寧之言安之天作武脩戎兵以助義正違正順其義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謂有所已此五官當卿曲禮所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五官舉大官之言已無也注之言疑倒城廓溝渠高厚是量謂敵人所處也既踐戎野各本戎作戍今從吳本備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赦言當明耳目遠斥候十藝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敵不荒荒敗也陣若雲布侵若風行輕車翼衛在戎二方奔敵之陣如此我師之窮靡人不剛文弼案此卽韓信爲背水乃剛勇也陣以破趙者也注非是知敵之強明從三餘子四長與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文弼案三當爲十藝一大援二參八開菁九用少十典怨刑餘赦徒用少者省費典怨離構也十因一樹仁二勝欲三資客四通旅五親戚六無告七同事八程巧九口能十利事凡成皆有因也勝欲以義勝欲藝因伐用是謂強轉旋天順時時有寒暑言時有難易也風雨飢疾民乃不處移散不敗農乃商賈委以淫樂賂以美女謂扇動之使沈惑也主人若杖口至城下高壇臨內目夜不解杖謂堅也方陣竝功云何能禦功與攻同禦處素云力陣之陣當作陳雖易必敬是謂明武禦當也城高難平溝之以土開之以走路俄傳器樽溝上謂爲土山以臨之也此溝字與下溝溪皆塡塞之義亦與堙通用左傳井堙木刊从水堙之傳于堞从土開之之字疑衍趙云傳當爲音附暑城也因風行火障水水下惠用元元文誨其寡言務口抽刑也旁隧外權隨城溝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離單處謂無保鄰離當本作難今依惠半農定爲離與上溪協注謂無舊亦誤倒今時改正既克和服使敘咸宜竟其金革是謂大夷咸皆夷平

小明武解第十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兵凶器戰危事故以詳順之稽考也攻其逆政毀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五教五常之教也矜寡無告寔爲之主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爲之君枝葉謂衆善政也案正文代與當是代舉方與上下讀協與雖可與中協然竊二句間隔非是國爲僞巧後宮飾女荒田逐獸田獵之所游觀崇臺泉池在下淫樂無既百姓乎苦言凡有此事皆可代上有困令乃有極口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教行王法濟用金鼓濟成也言以金鼓濟其伐降以列陣無悅怒口文弼案悅與橫通同當訓爲憤怒字在上句是讀與上下協疑所脫字按道攻巷無襲門戶言不赦有罪怒伐無辜襲掩也漢武帝封禪說爲拔邁侯本此無受貨賂攻用弓弩上下禱祀廟神不下具行衝梯振以長旗先所禱而後攻戰也懷咸思終左右憤勇無食六畜無聚子女羣振若雷造于城下鼓行參呼以正什伍言士卒之奮厲也元本何本若雷俱作若電上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軒冕所以爲貴也

大匡解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趙云竹書紀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王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饑正與此合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率謂奉順也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劇于大庭冢卿孤卿三吏三卿也大庭公堂之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戾罪尤過寶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匱荒害皆謂官不修無征注征越是政息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皆以爲失之者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不尚尚也問人政得失也舊正文脫不字今依注增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惠半農疑是總稽慎問其故無隱乃情總衆人也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

常不赦明日王至廟告常者常刑也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饔王不舉樂百官徹膳以思其職方道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服自居爲荒變文弼案凶禮有五荒居一焉詩云麻衣如雪蓋純素也王有朝服其下非列采不入公門今而如是故云凶服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殄匡於衆無敢有違衆衆民也百官奉職故無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相保方收方方收其不服化者也注方方舊本止一方字今案當重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在戶戶盡夫出茂勉也言無戶不出夫以勸農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農人藏穀于廩分在諸鄉合課程比藏者比方其收藏也注命字本或作命然命課程亦有訛脫藏不彩糴糴不加均賦酒其幣鄉正保貸糧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酒散也幣以雜以資窮也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補殖財名曰貸而不償所以生殖民財也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均民足食而征其賦以入官也數口之口元本作方圍外食不贍關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窮征困內不轉出外也滯不轉留戍城不留口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口不戍者不令留足以守之衆皆共運之也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有告者窮者有所歸也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以貴重爲母謂錢幣之屬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非但租賦作母行子遊旅易資亦然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閒次均行均平民財行之無早晚之常也均行衆從積而勿口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雖積貨進有無不隄防之使民有過者罰其穀幣共穀幣通以助均無播蔬無食種可食之菜曰蔬以數度多少省用國家常用新而不寶祭服漱不制不寶殺禮不制

不造新也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注畜謂馬也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合即所謂牆屋有補無作宮懇是也注皆爲荒降之也賚農不敗務注農務不廢業也作一農桑之務不廢非公鄉不賓賓不過具注唯賓公鄉酒食而已哭不聞日登降一等注酉盡也降一等爲荒廢之也注廢當作降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注均恤與迎亦如植共送迎亦相敢也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程典解第十二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伏事殷也服與伏同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注宗衆疆境也謝云宗不當訓衆六州師化安得衆人讒之當是商宗之人耳程榮本宗下作方一本作虞本宗下作方諸侯不娛一本作虞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注娛樂也不忍從諸侯即王位所以爲至德典常也趙云當是諸侯勸文王效商若作勸即王位恐非特文王不爲諸侯亦不敢爲文王言之曰助也注末典常也舊作常典也係謝改正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注毛以喻小也無不省故宜敬小也舊本注文小字誤作外今從沈改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已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注以往事誠將來開通言德合也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注以慎道教天下下爲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注以讓爲化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何爭省何和而順此下舊有慎同二字乃校者之誤衍入正文今刪攜乃爭和乃比注翼敬也中立謂無比也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注無衡選之士在官故頑民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苗寇注小大口吉凶也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左氏昭廿三年傳明其伍候賈服王蓋作五候王肅曰五候山候澤候林候川候平地候也杜預以部伍候望解之非是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

車利其守務注脩文教誡武備聖王之事士大夫不雜于工商注使各專其業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必善其事治乃成也注商不厚趙云當作不厚巧作枵成作力曾誤今訂正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注有士行之義方爲士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注族謂羣也不別其鄉雜以行其惠也舊作雜不別其鄉所以行其惠也謝云舊作不別其鄉所相反非是今訂正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注言國無恥醜也謝云醜當訓輕其行多其愚不智注不重其行自多其愚何智之有正文不智舊本多作不習今依卜本改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注別其地所生物之善惡也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注務其勤樹藝也舊本誤作務今改正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注言其所施當也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爲獸魚鼈無不順時注順時所爲愛之也生稽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注濫過也非時不火不伐也牛羊不蠱齒不屠注老不任用食之土勸不極美作土一本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口備不敬不意多口用寡立親用勝愷遠遠格而通安注多用謂振施也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通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注必有忍乃有濟也終謂終其義也格至也謝云注必有忍句引用無謂疑正文有脫何文弼業注終其義下舊衍之字今從卜本刪又格至也當是上文注是上文注

程寤解第十三已今以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七又卷五百三十三及藝文類聚所引補七十五字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案帝王世紀作十年正月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發竝拜吉夢遂作程寤見御覽八十四當亦本諸周書及發上有脫字

秦陰解第十四已

九政解第十五已

九開解第十六已

劉法解第十七已

文開解第十八已

保開解第十九已

八繁解第二十已

逸周書卷第二

晉 孔晁 注

酆保解第二十一　大開解第二十二
小開解第二十三　文儆解第二十四
文傳解第二十五　柔武解第二十六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寶典解第二十九　酆謀解第三十
寤儆解第三十一　武順解第三十二
武穆解第三十三
酆保解第二十一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歎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禍其已已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賓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屬十敗四葛外用四蠱五落六容七惡五祥一君選擇二官得度三務不合四不行路五察民困六衛一明仁懷恕二明智設謀三明戒攝勇四明才攝士五明德攝官六明命攝政（案此六衛與前卷大武解有相同者明智設謀前卷作明智輔謀又明藝法官本或作明德攝官本或作明戒攝勇戒本或作武明德攝官疑皆後人以前卷改易此文也趙云明戒以攝其勇則知方而不妄逞明德以攝其官如在官者皆以貪心行貪政矣）七屬一翼勤屬務二動正屬民三靜兆屬武四翼藝屬物五翼言屬復六翼敬屬衆七翼知屬道十敗一佞人敗樸二諸言毀積三陰資自舉四女貨速禍（文弨案此即左傳叔向之所云女富溢九也左傳叔向所云五比黨不揀（不揀不知所擇也）六佞說鬻獄（鬻賣也鬻獄賣獄）七神龜敗卜（趙云此如詩所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也）八貧祭推數九忿言自辱十異姓亂族四葛一葛其農時不移二

賢其士慮不化三正賞罰獄無姦奇（案處素云姦奇即姦邪文弨案前當如奇偶比之奇）四葛其戎謀族乃不罰四蠱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說以服之三羣巧仍興以力之四神巫靈龍以惑之五落一示吾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蟜萌莫能安宅（惠云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眡祲掌安宅敘降）四厚其禱巫其謀乃獲五流德飄枉以明其惡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作事應時時乃喪（困木或作囷）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七惡一以物角兵二令美其前而厚其餙三開於大國安得吉凶四交其所親靜之以物則以流其身五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己猶不往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七見親所親勿與深謀命友人疑旦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衛七屬十敗四葛不脩國乃不固務周四蠱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緩（緩本或作綏或作緩嚴皆誤疑當作綏）反以自薄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文潰字舊本作潰沈云當作潰又舊本複出後戒後人四字係因上試衍）

大開解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基九開開厥後人八儆五戒八儆一口旦于開二弼脩九過三族脩九禁四無競維義五習用九教六口用守備七足用九利八寧用懷口五戒一祇祇用謀宗二經內戒工三無遠視戚四雕無薄口五禱無憂玉及爲人盡不足王拜儆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小開解第二十三

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口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予來後之人余聞在昔曰明明非常維德曰爲明食無時汝夜何脩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賢粥不儲謀念之哉不索禍招無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人蔑不謀逃弃非人（逃弃俗本作遷棄今從元本）朕聞用人不以謀說說惡詔言（詔言明疑也或作諸亦通）色不知適適不知謀謀泄汝躬不允嗚呼敬之哉後之人朕聞曰謀有其輔如乃而舍人之好（惠云如讀若而讀曰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聞而不遙遠而不絕窮而不匱者鮮矣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枳已重大害小不堪柯引維德之用用皆在國謀大鮮無害嗚呼汝何敬非時何

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草廬注後漢書引此作周書呂刑篇舊文服者今據章懷注補正注云枳者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登登皇皇君枳維國（舊闕君字今從沈補）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動有三極用有九因因有四戚五私極明與與有畏勸汝何異非義何畏非世何勸非樂謀獲三極無疆動獲九因無限務用三德順攻奸口言彼翼翼在意勿時德春育生素草肅疎數滿（肅本或作蕭）夏育長美柯華務水潦秋初藝不節落冬大劉倍信何謀本口時歲至天視嗚呼汝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維周于民人謀競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文儆解第二十四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汝何慎非遂（何慎舊本倒今改正）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監不維一

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文傳解第二十五

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太平御覽百四十六所引同今本詩正義作維暮之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注四者君德玉海卅一引作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為民愛費注言務儉也因就木枝曰括括與刮檃之刮同御覽柱即作檃注木枝俗本訛作不設亦從御覽改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自在鄗召太子發至此皆依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卷百四十六參校補正舊本吾語汝下作所保守守之哉無下兩而字與御覽百四十六同川澤非時不入網罟御覽八十四作而順天時水澤不內舟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說文引云不卵不躪以成鳥獸云罤者羅獸足也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騖土不失宜注言土地所宜悉長之御覽八十四引此云畋獵唯時不殺童牛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藝文類聚亦引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放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案萬物不失其性以下今多見下卷大聚解中土可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注所為土不失宜正文木一本作萬非

絺綌謂葛也材用謂木也注所為疑是所謂故凡土地之閒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注取之以時不夭胎故正文是下疑有以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注得所生長材用山以遂其材山下疑當有林字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注無二德也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注和故不失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注漕轉流歸言移內入也入舊作人譌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注外設業而四民方輸穀注當作外設業民而四方輸穀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注夏禹之箴戒書也利福業大舍於田注舊脫利福二字又大舍二字倒今據玉海增正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注開望古書名也政以人土相稱為善也潛夫論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竭疑是遏竭之譌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注積材用聚穀蔬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注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非其有言流亡也御覽三十五引此作夏箴誤案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箴敘曰墨子著書稱

夏箴之辭即謂此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注言不遠也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注不明謂失其機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注制而業用故諸橫生盡以養從謝云疑一生字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注橫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言兆民養天子也注養字舊譌者從趙改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注通三十年之計也趙云三十年之通惟謂耕耳此兼言庶物如此者十年承上即以貫下但當就十年作解可耳注非是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注通十五年之計有五年之積也已為無國家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

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注生多到重生少到空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注勝天勝有天命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注術自取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注政有二名分君之明光亦明也王始疑是王治注名字趙改作臣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注召臣無適異民無適與不亡何待也

柔武解第二十六

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注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維周禁五戎五

戎不禁厥民乃淫注此成周也而謂之戎言五者不禁戎之道也一曰土觀幸時政匿不疑二曰獄讞刑蔽姦吏濟貨注濟貨成其貨也三曰聲樂□□飾女滅德四曰維勢是輔維禱是怙五曰盤游安居枝葉維落注輔□怙恃盤游安居皆害之術輔□怙恃疑當作輔勢恃禱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為本以義為術以信為動以成為心以決為計以節為勝注言以德為本以節為勝距戎之本也正文以成趙疑是以誠案注但舉首末兩語是亦有說疑當作言以德為距戎之本也務在審時紀綱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注匡正也辛苦窮也見寇□戚靡適無□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鬪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注拂違也言感也奄宋本作掩謝云當作奄注言感也元本作言威也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鄷密命注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密如君不密之密注以為密人非也訪於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注言欲以暴送之商密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注和指萬物而商密欲損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文弨案此益以田事為喻也後云哉而不獲止是一意篇中無一語及密人序云武王忌商亦不及密上云密不顯誰和蓋云終事密不顯誰其與我合意書注乃云欲以毀送之商密聖人豈有此意哉毀而敬懼毀其是以已人國乎甚矣注之謬也

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注言天命在周當敬命而已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注所親近疏遠也再失為復失也注為當作謂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張時不敬殆哉注言一佚不可還故念文王所敬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注言非不欲敬而不知所聞欲知之也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注而彼格至也是祇敬之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注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制生葛是祐助周也趙云降于程疑訛

指太姒之夢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注】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注】以文德來遠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在門四諂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注】立所廢則功多廢所敬則不見疑口比諸近公私于錯公法不能違之所謂失廢也廢在祇廢者在所敬也注不可廢九因一神有不饗二德有不守詭作所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食有匱八好有遠九敵有勝【注】此皆因其事而以誤彼國也趙云因乃因利乘便之因無誤彼國意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貸破職百官乃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注】言商紂所行如此十者之所敝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注】不率天命則危殆也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注】廢政令罪不赦而乃廢天命口父之業忍民忠是不祥也若農之服用務耕而不釋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注】草居之是農不脩也獻食之是飢也己自取之是時矜之父業之道正文不獲況改不獲又云字舊沈去今訂正注是時疑當作有雜又父業上疑有脫文蓋朗司播有穫之意周公欲武王繼承文考之功緒也王是以拜承其言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注】王心以周公言爲至故拜也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爾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注】皆文王所行之三極既明五行乃當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注】言化道大行也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四左疏附禦侮奔走先後是也惠云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文選案文選注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他說皆不足取又四左成開解作四佐上言文考故注引詩爲釋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注】四者當所必察與僞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注】言其所順而勤勤疑當作動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謝云疑是順助得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注】順天時得天道順道有功得人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注】日月之會曰辰甲乙十者於四方以紀日宿次十二紀十二月次日爲禮刑爲法也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注】天視言視天時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格言日正余不足【注】謙以受惠云格即古文格字

寶典解第二十九

維王三祀唐書引作元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注】言脩身以四位九德也何擇非人人有十姦【注】凡人所不能免者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不圍我哉【注】圍禁也惠云圍禦曰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以貴物物周爲器【注】周用之爲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

不行【注】貴在周用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衆以備改口以庸庶格懷思【注】言治實以器用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丕哉靜乃時非正位不廢定得安宅【注】丕大也時非待時不動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悌乃知序序乃倫倫不騰上上乃不崩【注】不騰不越不相超越三慈惠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舊慈惠下有茲字謝云因上慈字而誤行耳今刪四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注】風言也五中正是謂權斷補損知遷六恭遜是謂容德以法從權安上無慝【注】遷數慝惡七寬弘是謂寬宇准德以義樂獲純嘏【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八溫直是謂明德喜怒不刻主人乃服【注】郤閒也九兼武是謂明刑惡而能忍尊天大經九德廣備次世有聲【注】長有武【注】賓少而名多曰移也六厭允干信惠云外傳云暗云厭誠也誠謂七比譽干讓八阿衆干名九專愚復信非忠信之道紀德四月以紀刑【注】日月之會曰辰甲乙十者於四方以紀日宿次十二紀十二月次日爲禮刑爲法也干果十愎孤干貞【注】十者皆不誠之行故曰姦十散一廢口口口行乃泄口口口口口口口三澆薄閒瞞其謀乃獲四說唯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願弗憂其圖【注】閒瞞不察謂所謀也文弼案說唯當作一作惡謀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極言不度謂汙漫也七以親爲疏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親【注】適單也言十者皆散汝成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注】言其信至而其余也四字趙疑衍信既極矣皆欲口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注】以義爲寶周公拜手稽首典口臣既能生寶恐未有子孫其敗【注】有口其心恐有寶而子孫不能有以致治也舊本注脫

孫不二字趙增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注會所當會之賓王邦曰格而言維時余勸之以安位教之廣注安位謂信有得用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患莫仁注言以榮祿祿口仁也則用是榮人也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爲常注言仁人以愛祿爲常法則人皆競仁欲愛子孫謀此爲常

酆謀解第三十

維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注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知敵情向人問人日以紂謀告武王也注十年趙云是十二年向人問下舊本作人日謀以紂聞酆謀告武王也衍三字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商其成事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注言商君臣皆罪周日望以周建功也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注言可伐紂之時至謂循古法趙云循故謂循用湯之故事卽世俗解所云脩商人典以斬紂身者也初用三同一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無聲注矢誓言誓衆以盡心也三讓一近市二賤粥三施資注以財謀也近來民而施資以思也資以惠也三虞一邊不侵內二道不戲牧三郊不留人注虞樂也設此三禁所以悅民王曰嗚呼允

從三三無咈厥徵可因注言三讓三同三虞無違言善徵可用以立功也與周同愛愛徵無疾疾取不取疾至致備注疾惡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害不在小終維實大悔後乃無注曲爲非義神不德之帝命不諂應時作謀不敵殆哉周公曰言斯允格誰從己出出而不允乃留注留沃也留僧也敵疾也往而不往乃弱士卒成若周一心注不往則是弱一心則應時也舊本應作不今從卜本

寤儆解第三十一舊本寤作寤敬儆亦與儆通管子立政篇敬山澤儆同儆訓爲戒也

維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稽有商驚予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戒乃不興愛其深矣注戒不興言所愛不從成中來也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注虞度若順克明三德維則注三德剛柔正直咸和遠人維庸注和近人則遠人用攻王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注庶衆封大監戒善敗護守勿失無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舊作入邑注入宮今從韓非子雖勞爲所引改不驕不怯時乃無敵注此是義也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滅不泄不竭維天而已注聞古言也天道無常余維與汝監舊之

葆咸祗曰戒戒維宿注言戒於心宿古文夙

武順解第三十二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舊左右互易今從博物人道尚中耳目役心注言耳目爲心所役也心有志四佐不和曰廢注四佐脾腎肺肝也地有五行不通曰惡注金木水火土更相生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注言其相通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注本謂人也趙云注者亦當有天左還也一句與下注相配沈云人也人卽民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注地右還也互易今從沈改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注人尚中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彊注有中必有兩故曰參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彊注兩字闕今補謂云有中無中師謂男女皆以形體言之男成二女成兩皆下體形象合三兩而成五交構成室以生民下文左右子亦以形體言之注有中必有兩解未明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兩字舊脫今從文義補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正文成室生民舊皆誤倒民生亦誤民民今皆改正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注四枝手足元首頭也謂首疾也文選宋玉風賦注末疾也本末弱本謂初末謂上文末五五曰末則以元首爲末理固然也象曰上末則以元首爲末理固然也卒注伍兵名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殿舊稍

啓敦稍服注舊作闕有暨又一作闕謂啓文翌柴當啓敦稍服作闕稍啓所謂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下當作敦稍服軍後曰殿是也又司馬法曰大前驅啓乘車大長倅車屬瑪則古人名前軍爲啓又有名後軍爲殿者左氏襄二十三年傳齊莊公伐晉軍有啓有殿杜注謂左翼曰啓右翼曰殿此出後人所名耳左右一卒曰閒四卒成衛曰伯注皆陣名伯卒名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注九伯卒也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鄉三鄉一長曰辟注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鄉萬卒舉令之於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於伍故不正相當此段注有訛案伯所統者四卒爲兵的人以下皆三三而益之佐十二卒兵三百人右三十六卒兵九百人正百八卒兵二千七百人鄉三百二十曰卒兵八千一百人辟九百七十二卒兵二萬四千三百人辟必明鄉必仁正必智右必和注言其德如此乃堪其任也佐必肅肅舊本口今從沈增伯必勤卒必力注卒二十五人之帥故以勇力爲之也辟不明無以慮官鄉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注訓謂先後辟也承謂奉行後令也注復令趙疑是其令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注比者比同也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注攜離均佐肅敬而無留留則無成注留遲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與注正文舊本盡作和和作盡今從沈互易之沈又云此下疑有脫文蓋尚闕均正均辟也辟必文聖如度注言聖君有所爲如度度功不有差也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注介大也言必所集則常在大道也危言不干德曰正注不干謂不犯也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注極謂其上

武穆解第三十三

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揆民之任夷德之用注夷常德之以咸殷等之以口禁成之以口和注咸皆殷盛也皆以法德之也咸康于民卿格維時監于列辟注辟古公列君以爲師也列爾雅上世之賢君也子孫臣民所當取法也舊本列下衍也字又本并古公列三字刪之則又與列辟不相應矣敬惟三事永有休哉三事一倡德二和亂三終齊德有七倫亂有

五遂齊有五備五備一同往路以揆遠邇二明要醜友德以衆爾庸三明辟章遠以肅民教四明義倡爾衆教之以服五要權文德不畏強寇（注）同往路謂口遠之也教之以服先王法服也（趙云服行也）五遂一道其通以決其雍（雍與壅同元本卽作壅）二絕口無赦不疑三挫銳無赦不危四閉兵無用不害五復尊離萃不敵（注）萃離故不敵也七倫一毀城寡守不路（注）路通二通道不戰三小國不凶不伐四正維昌靜不疑五睦忍寧于百姓（注）中厚忍辱六禁害求濟民七一德訓民民乃章（注）明於教訓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

和寤解第三十四　武寤解第三十五
克殷解第三十六　大匡解第三十七
文政解第三十八　大聚解第三十九
世俘解第四十　箕子解第四十一
耆德解第四十二

和寤解第三十四

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汲郡古文曰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師次于鮮原詩曰度其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注）言王以多賢人爲強保安之也（注言王疑當作武王）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注）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拔將成斧柯（注）此言防患在微也（豪末不拔將成斧柯毫毛不拔）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注）厲奬厲也（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舊本注脫尹氏八士四字今補））德降爲則振于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注）言皆順成和志也

武寤解第三十五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注）言士卒應王之奮烈觀高城若平地若化恐怖也若化如蒲化之化）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注）於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王食無饜王不食言庶赦定宗（注）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注）言羣臣皆謀立功而神明享其禱（績舊本譌作績案注云皆謀立功則當作績字注言羣臣舊本譌倒作羣臣言今並改正）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注）德合四表

克殷解第三十六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注）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注）挑戰也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注）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誓字舊本無又崩作敗今依御覽增改梁云書序孔子及國策錄秦誠趙皆云武王伐紂車三百兩獨此言三百五十乘而墨子明鬼下篇又云車百兩一多一少假令可信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隋廢制變更以甲士配一車而戰一車賁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爲右故有虎賁三百人書序可據孫奕示兒編以孟子三千人爲三千賁氏其屬入百安得有三千人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卽引經之誤是已周禮虎賁氏之多況又增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卽依三百五十乘計之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爲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史記及御覽定作廩今據鹿舊作廩）屏遮而自燔于火（注）屏遮自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指之（注）太白旗名指召也指諸侯共追紂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注）待武王於郊外也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注）諸侯賀武王也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注）輕呂劍名（輕呂劍作輕呂史記）懸諸太白（注）折絕其首（注折字舊作斷誤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折紂而繫之赤白之旗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山繫之赤白之旗懸之白旗太平御覽引作折字是今改正梁云此篇乃六國時僞撰之文周書卽周書也）縣之大白（注）大白旗名也）乃遂二女之所既縊（注）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舊本乃字在所下王今從御覽移正）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名鉞縣諸小白（注）名鉞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場于厥軍（注）場平治社以及宮徹宜去者宜居者若遷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注）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叔振奏拜假（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卽曹叔振奏行也謝云史記叔振下有拜字）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注）常車戚儀車也三公夾衛王也（召公史記作畢公）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

太卒之左【注】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羣臣畢從毛叔鄭來明水衛叔傳禮【注】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毛叔宋本與史記正同作毛伯者誤傳德史記作布茲毛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注】贊佐采事也牽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史記逸作狄滅作蔑【注】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來天地則宗廟已下廢可知也梁云受德猶云受之四德書曰其在受德暗與此政同非紂字受德也自呂不韋譏著於仲冬紀漢以後諸儒因之而誤史記作季紂是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注】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章皆作彰字俗今從史記改正武王再拜稽首乃出【注】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口也梁云此有脫文史記作武王再拜再拜稽首乃出更作膺受觀孔晁注正是釋武王之語則知周書本有之轉寫者因兩再拜遂遺却上文耳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注】爲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注】紂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注】忽即括振散之以施惠也史記忽作括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史記三巫作保王保與寶同謝云觀此文南宮忽南宮百達則論語八士皆南宮氏也百常與伯同梁處素云晉語詢于八虞注賈唐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注】益其塚也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注】宗祝主祀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宗祝舊誤作宗祀崇史記作命宗祝孝祠于軍今正文與注祀字俱改正其下似亦當從史記爲是乃班【注】還鄗京也大匡解第三十七謝云前已有大匡此不應又名大匡蓋因篇內有大匡字也不能定其訛錯之故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注】東隅自殷以東旅謂各使陳其政事者也法各字宋本作名似非是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注】古大匡有此法作言寬儉恭敬夙夜有嚴【注】言當嚴敬思所順也昭質非樸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同不中中忠於欲謂忠於欲思慧醜詐【注】忠於欲謂忠於紀私欲也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注】展似信而非伊伊推也本或作誰也昭讓非背背棄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注】讓以得之非弃背也昭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於衆思直醜比【注】位所以行道非以忿忿怒也昭政非閥閥非遠節節政於進思止醜殘【注】政以道民非禁閑之也故貴得節也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注】仁者好靜窮非取樂昭潔非爲爲窮非清清潔於利思義醜貪【注】清潔於利不以自污正文利舊作行誤今案正改正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注】疾口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注】勇此九法則所醜義成九法成則苟死於勇不知節案上所敘九則九醜尚少其一疑昭質非與而同舊作知有脫文引云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注】惟以法度化人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實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祗祗汝其【注】言所尊重者老人乃政之寶也文王雖敬是道汝其用之汝諸侯也正文誤其下疑脫誤及今改正諸云戰戰惟時祗祗當句汝其當連下夙夜濟濟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遺羣正不遺讒邪【注】言當近正士遠讒人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孫【注】不行是文王之道其如此也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口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注】官以長官所戒惟敬則入宅順矣綏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注】安之比之各以其道則位順也大官備武小官承長【注】承奉正文承舊誤作成今依汪改正作據不成字今從宋元本中匡用均勞故禮新【注】士大夫及賓客小匡用惠施舍靜衆【注】靜安也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忘不憚【注】不計分部不失其理俾若九則生敬在國國咸順順維敬敬維讓讓維禮【注】言周大匡使順九則生其所敬於國國人皆順之以敬讓之禮也舊本作生敬在國國咸敬汪本或作沈案汪文改今從之辟不及寬有永假【注】不及言同假於王道

文政解第三十八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注】管管叔之也二叔開其宗族循篇京之政言從化也王謝云王字當爲句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注】九人所茂政也濟謂其醜以好也順此戒也九慝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口務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覩國七閒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注】刑法也不令不宜令也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信五固六治七義八意九勇【注】意於道也九醜思勇醜忌思意醜變思義醜口思治醜亂思因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釁【注】殘謂殘禮蔡也案九醜即倒敘上九行舊本上四信訛四言六治訛六始此又脫一段有脫文法思義醜口一句今俱增正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注】敬死勤葬也足民之財也正文之則本同法末句上疑有脫文赤作之則法九過一祇民傲二蔽民暴三遠慎而近類義同四法令口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口害行八口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濟九勝一口口口二口口口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因五師口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賂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迪名書新【注】潛謀潛密之謀也移成謂易子而教也昭名之予書而新用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寅四亂有立信五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飢有兆積九勞休無期【注】采成善柔諂人也罷寅言口囤倉廩也康逸也合詳無德而信也守邑無備恃其人衆皆危道字舊無汪昭一本作昭疑訛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

守以備九國守以謀（注）維假言立信常至於義也信守

維假二句仍有訛九典一祇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戚以勞之四戚四字疑本是空國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率以將之（注）典師謀各隨所能而教之也遵行之以戒之事也將之軍旅行陣也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注）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大聚解第三十九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注）總總亂也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周公曰閒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總亂也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周公曰閒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注）禮遠賓廉近者道總土宜以愛民也趙云欲來遠賓在廉察近者之安危利病德之各得其所如下文所云者是也相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案注廉本多作廣今從章本改愛本多作受今從元本改

攀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往之（注）四郊自近始也往祭也賓大夫免列以遷赦刑以寬復亡解禁（注）亡者復之辱者解之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注）行風化也本此

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注）以一丈夫之耕祿者注丈字或衍文又者疑當作之闢閭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注）待行旅也案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廬此作二十里疑誤遠旅來至關入易資舍有委（注）貿易供其資也正文有本一作共市有五均平籍如一送行遵來振乏救窮（注）均平也言平籍一價惠云河間獻王所傳樂元語共道五均事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惠及小民矣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注）當先卹也民有欲畜發令（注）命之畜牧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注）邑閭比相救卹比服供喪服也疑鄙閭鄉所謂比共古凶二服也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注）首爲伍家故服合閭立教以威

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注）教由威行旅由敬親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趙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興游墮則之室蓋取則于古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注）言相通也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注）六畜牛馬豬羊犬雞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注）草味同言五味非一也是不同疑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注）職同立君子以脩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注）禮樂干戚兵刃也江有汜說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注）羣行出入坐起隨行教羣與樹藝比長立

職與用疇皆通（注）根衍曰羣比長之職通連比也本羣或作羣今從宋元本謝云根衍曰羣不知所出說文玉篇釋羣字皆謂卑之可以爲稱者字亦通羣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注）登下隨穀豐儉也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注）不順政故曰凶山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注）言政行也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注）通其有無使相口也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遺不教則無窮之此謂和德（注）言政治和之所致也則無窮之書作口無窮之則今依趙改正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裝其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注）除蔡種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疑當作榮秋發實蔵冬發蕣蕪以匡窮困（注）以此匡之也指其民力相更爲師惠云掘同與幽同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注）更相爲師匡資次用也注有訛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注）傳於溝壑惠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繆稱無轉高誘曰轉讀作傳且閒爲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注）男耕女桑成此功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

人此謂正德（注）放散供人用也墨文類聚引此有生作有土無而字則作耕云萬物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物德提謂大仁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上若闕從惠補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注）歷言自然之至上若欲求天下民先成其利而民自至賢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注）政善德之至也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注）側側愉多長有國也乃名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注）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省之也昆吾說云利冶說

乃掌冶世官注云利冶說世俘解第四十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注）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爲國也此克紂還歸而作也惟一月丙午殆生魄若翼日丁未丙午作丙辰丁未作丙午丁巳今案從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至紂（注）殆廣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度孟津也越若來二乃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注）越於也朔後爲死魄惠云接爲捷則成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注）劉殺也矢惡臣崇侯之黨矢惡本作夫又或作天今案後文有矢惡臣定爲矢字

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毘至告以馘俘（注）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戊辰王遂御禦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注）禦循追祀以殺紂告祖考壇帷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正文追字哲本訛作禦追循亦訛壇帷訛壇帷一本訛作自江又一本訛壇帷考正非今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注）呂他將也越戲方紂三邑也惠云呂他孟富氏也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而宮中鼎銘俟來命伐厤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注）俟來亦將也厤陳紂二邑也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注）百弇亦將辛亥爲俘殷王鼎（注）殷國之鼎案通鑑前編作爲殷俘正殷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

帝【注】矢陳也稷太牢別於天也稷太牢不見正文疑有脫下云用牛于天引稷此不應預見案書正義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注】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末五字誤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注】於籥人進則王進正伯之位也注籥字譌籥譌今從趙改王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若【注】正諸侯之位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注】王士紂之士所四俘者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文王

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注】大享獻酌奏庸擊鍾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注】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為萬舞也惠云明明即大明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衆廬紫云磨必磨之譌下云蔽磨即蔽磨國邑本作磨也又新荒前云荒新疑是二人故連舉與文文弼案黃歡誠秦云劉濮磨之北磨近濮在商畿內可知見秦策新序作濮磨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注】此復說尅紂所命伐也庚子閏二月十一日禦大臣也此復說尅紂所命伐故日不與上文非也百馘以庚子為庚申乙巳為乙丑非也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注】言兩隅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猶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容齋隨筆猶作麋作麋案下文別有麋必有一誤犀十有二作犀十有三梁處素云麋必有一字作麋者古麋麋多通寫麀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麀容齋作麋麚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注】武王克紂遂檢其圖所獲禽獸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注】憝惡也

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有九磨舊作麾訛億下不當更言十萬十字非衍即誤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注】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馘億也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注】此屬紂也口口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注】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注十六日譌當作四月二十二日譌云凡沖子似皆有錯簡書中惟成王有沖子之稱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注】使史佚用書重薦俘于天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上人字疑衍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注】廢其惡人伐其小子乃鼎之衆也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注】言初克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注】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衆也取乃衣之施之以恥也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注】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也謝云白旂赤旂與前大白小白亦解異而意同負紂縣首太師為之不類且從上文讀下則亦當在甲子下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注】此詳說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注】

於辛亥五日以諸侯祭其有斷然者庶國乃覓告于周廟曰古厥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注】言諸侯覓殺牲告周廟天稷也厥文考脩商人典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注】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注】及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注】所用甚多似皆益之商王紂于商郊【注】更說始伐紂時紂于商郊始王紂三字衍文也俘商王億有百萬下乃接武王在祀至燎于周廟而止則時日亦符而文義無外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瑛五環身厚以自焚【注】天智玉之上美者也縫環其身以自厚也守御史記正義五環二字舊本作瑗今依張御覽引此曰紂取天智玉瑛五班環身以自厚也又御覽七百十八引此云取天知玉珥及庶玉衣身以自焚注曰自焚庶玉則銷天知玉珥在火中不銷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注】衆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注】紂身不盡玉亦不銷字疑衍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注】言王者所寶不銷也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箕子解第四十一己惠云廣韻引書曰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別無所見當在此篇

耆德解第四十二己

逸周書卷第四

逸周書卷第五

晉 孔晁 注

商誓解第四十三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武儆解第四十五　五權解第四十六
成開解第四十七　作雒解第四十八
皇門解第四十九　大戒解第五十
商誓解第四十三

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祓乃殷之舊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來尹師之敬諸祓疾聽朕言用胥生

蠲尹王曰嗟爾衆予言若敢顧天命予來致上帝之威命明罰今惟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于十話言其惟明命爾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惠云誓誥曰誓下並同俗本王作任今從宋本元本）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愛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來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殘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尅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大命（章本作天命）敬諸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本或作兆言）胥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趙疑有下當有始字）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卽命□□□□□□□□□□□□□□□□□□□□□□爾家邦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其比家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趙云上帝曰必伐之已見上文此處語勢似不當有疑衍）今予惟明告爾予其往追□紂遂趨集之于上帝（遂本或作達趨與璩同）天王其有命爾（王疑衍）百姓獻民其有綴芳（綴芳謂若絲之絕而更生也）夫自敬其有

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西上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及惻興亂予保爽其介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川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家邦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王曰霍予天命（說文霍飛聲也兩而雙飛者其聲霍霍然徐呼郭切徐鍇曰其聲霍霍然則此亦當爲命不予常之意）維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斯小國于有命不易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我殷我亦辨百度□□美左右予肆劉殷之命今予維篤祐爾予史太史遂（予史本或作予吏今從元本章本何本然予字亦似誤）我定視爾（定各本多作史今從鉅本）靖疑胥敬請其斯一話敢遞僭予則上帝之明命予爾拜拜□百姓越爾庶義庶刑予維及西土（元本章本予作子）我乃其來卽刑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告

度邑解第四十四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九牧九州之牧也鄭康成注商書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司馬彪續漢郡國志襄城有汾丘案左氏襄十八年傳楚子庚治兵于汾卽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本有作幽字者誤）永歎曰嗚呼不淑允天對（李善注王元長曲水詩序引此作允天之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鹿舊□亦以李善注補善又云丘或爲死天具明不殷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卽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害與曷同何也舊作周以形近致誤）曰安予告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舊作遍野或遍野之誤今依史記陳物志改作滿野梁云飛鴻滿野本維訓作飛蟲

（史記索隱引楊泉子作飛拾）天不享于殷（天下舊有自幽二字係衍文今從史記去之）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威（舊作賓成史記作賓滅隨果子亦作滅今依惠定作滅）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寢若（未舊作來又多一厥字今依史記刪改）能欲（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尋從殷王紂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志我其惡尋史記作悉求夫惡沈云此書是尋字又日夜勞來舊作四方亦安未五字今一依史記作尋古貶字作四方亦安未五字今一依史記改正史記本或無定字案索隱本作日夜勞來定我西土云八字連作一句疑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

使汝（于各本多作子今從章本）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予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予休予近懷予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底于今助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穫（惠云饑與幾同幾讀曰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卑亦賁賁亦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成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荅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共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其手（庶建或作素建惠牛農云王欲兄弟相後傳位於旦故旦恐）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依鍾六作夷又無遠下竟本有慮字）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案史記索隱陽作易謂地平易也）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史記無有字鄙舊作顧今皆依史記改瞻史作詹同宛史作詹舊作粤又案史集解徐廣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四有作粤又案史集解徐廣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四有三塗北詹望于有河詹亦相似三塗杜預曰在河南陸渾縣南案左氏昭十七年傳晉荀躒帥師以太行轘轅而歸當之於南望亦不合非也）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

武儆解第四十五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

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無蓋□周未知所周不知商□無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詔宥小子曰允哉宥俗本作寘今從元本章本又作寘字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此篇殘缺不可頑也字當是安增入

五權解第四十六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士無遠辭吁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不遵承括章本作奉括食不宜不宜授臣極賞則滛滛得不食案滛與屈同荀子宥坐篇言水洗洗乎不滛盡似道楊倞云滛讀為屈竭也家語三恕篇正作屈盡極刑則仇仇至乃別鄙庶則奴奴乃不滅國大則驕驕乃不給官庶則荷荷至乃辛官庶舊作云無字衍今從刪謝云荷與苛同見漢書鄭食其傳文選案辛疑苰字之訛說文苰生艸也讀若逞於苛細煩碎之意為近且業字从苰則聲當亦相近與上所用韻亦協辛則物庶則爵乃不和惠於乃字旁校云宋作擣趙疑物庶則下尚脫一字又引荀書庶艸繁無是案擣當如爾雅釋草和字亦必誤地庶則荒荒則聽案聽當守官槐盡聽脩宥炕之聽合也脈其滿脈閉塞而不能疏通是之謂聽人庶則匱匱乃匱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經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注）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也文紹案篇中云今商孽競時逋播則在周公曰嗚呼未東征之前舊作九年非也今從趙改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余何循何循何愼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注）言商餘紂子祿父競求是逋播逃越之人以自輔當敬天命備不度者也

在昔文考躬脩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祇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注）祇敬協和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惠云九列即九星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別處俗開本作別起今從元本章本三人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明所望（注）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右輔左弼也當明謂五示示於民也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殺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產（注）主明則民安之安宅則妻子寧利用則產業殺注有參取數本校正產足不窮家懷思終主為之宗德以撫殺衆和乃同（注）言五示之義同謂和同也不字本殷趙據文義補據舊作

賴久殺字不重惠據宋本改增四守一政盡人材材盡致死二士守其城溝三淳水以禦寇四大有沙炭之政（注）任人盡其材則死力効致大沙熾炭可以攻適人也注攻舊訛政今改正適人即敵人也六則一和殺二發鬱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注）鬱謂殺帛滯積者也怒則轉之懼則疑之欲則因之此文王所以克紂也九功一賓好在筍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賤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注）在筍謂賓客於筍無節限也盡哀謂送終過制也文弼案古無別亂同也任謀謂權變也不犯此則成功也文弼案古功攻同此九功當謂九攻孔注似曲和集集以禁實有離莫遂通其此二字羅曉卜本遂刪之亦非也五典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類父登德德降為則則信民寧（注）言祭祀見享受福民乃化則法信民心也稱折父農父如書酒誥之者尊之之辭此言父蓋宗伯之屬顯父司徒之官正父司馬之官機父師氏保氏之職所謂一父當司空之職也類父三命又見本典解忠半農據以改此作德降為信信則民寧文弼案與注不合前和編解亦有德降為則語蓋法制皆本於德法制信於民民是以寧忠所改非也三正父登過過愼於武設備無盈（注）使正舉事過於前無自滿四機父登失備□□官官無不敬五□□□□制衰節用政治民懷（注）使刺譏之士衆政之失其官官無不敬

矣懷猶歸之也五典有常政乃重開之守二字衍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注）重開言無爽也王拜曰允哉維予聞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格無日（注）格至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注）式用皇大嗚呼余夙夜不寧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注）封以鄭祭成湯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東謂衛殷都鄘霍叔相祿父也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殯于岐周（注）乃謂乃後之歲也殯攢塗惠云士喪禮掘�faceted見注自天子至於士殯皆曰殯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注）立謂為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周公召公內親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注）畢安畢地名元年舊作九年誤改元年與繹史同注舊作畢也今增改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注）下叛其上曰潰攷繹史作攻惠云攻與正古字通案當讀為仇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注）郭凌地名囚拘也凡所征熊盈族于有七國俘維九邑（注）俘囚為奴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囚之俘殷獻民遷于九

畢（注）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畿也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迫俾中天下（注）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三年春歸也周公追畏尊王也謝云同室克迫當是周室克迫之誤迫畏尊王之部殊不明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注）王城也於天下土為中沈云自郭以內統稱成周不專指王城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水經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丁字沈改七為六不知何據郭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誤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注）郟郭也繫因也因于郟山舊作地因于郟山此誤今據水經注及前編改正皆連接也湊會也

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注）西土岐周通爲坼內（本經注內國作內）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注）三分九分居其一（四鄙四字舊作空闕今依沮南子注增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注）耕桑之事農居鄙得以庶生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農之秀者可爲士士有功故可爲大大趙云以用也）凡工賈肩市臣僕州里傳無交爲（注）工商百肩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肩相也（舊作肩得也趙云相也文昭案注說云百肩人又云肩得也雜出疑此三字後人竄入）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注）設築壇城內郊南郊也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注）先王后稷謂郊時日月星辰御覽作農星趙云此自太王而下文孫疑此非后稷已配上帝此先王當先王當如月令之五帝封人社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注）受封也（舊本脫封人社壝及侯字又國誤作周今依公羊文十三年疏增改）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璽以黃土將建諸侯璽取其方一面之土燕以黃土其方謂建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注）其方謂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璽以黃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璽以白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案此所引多見正文不盡出孔氏今載之以備參考）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文郊案五宮作五官注當是本作五官官府寺也今皆訛官爲宮如以大廟宗廟等五者當五宮非也隋書牛宏傳引乃立大廟宗宮路寢明堂案古立位二字本通用注后稷下廟字丹考廟字皆皆脫今校增）歲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欂莎常監旅（注）

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梲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莎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也（正文移即籍也莎常畫旅也本作藻常畫旅字今據宋人陸佃陶山集所引改正注亦多從之注宮字舊無據前編補惠半農云復格即複笮）內階乎階堤唐山廧（注）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乎階前編作乎陛堤唐陶山集作堤唐注同增改）應門庫臺乎闈（注）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注從舊作後限舊作階今皆從前編改正）皇門解第四十九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注）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閎音皇也（文昭案羣門族姓也篇中曰宗子曰私子皆爲大家世族而言此諸在成王元年見竹書）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建沈人罔不用明刑（注）耆老賢人也又建立沈伏之賢人無不用明法（罔舊作非訛注無字舊亦脫今皆補正）維其開告予嘉德之說（注）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注）小至於大者小大邦君也卹憂言恩治也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注）大門宗子適長勢臣（罔舊作非訛注無字今皆補正）顯仕茂勉肅敬訖既也孚信也（罔舊作內從趙改）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注）方旁羞進爲道（方訓爲旁羞調進舊作言旁自羞進言字誤今改正）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注）私子庶孽也常謂常德言皆信通於義以益王也（至于舊訛至十從趙改）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敬明刑（注）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法王也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服命（注）（王用俗本訛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服命王用俗本訛也作王用今從）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承天命王天下也（翠本有水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注）勉在王庭獻言於王所也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注）上謂天下謂地也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注）助君也謂大門宗子

也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注）先人及天地報之王用美紹家（困學紀聞引作俾嗣位王家蓋嗣謂世有令聞保其宗廟亦通注以美釋休以紹釋嗣舊訛爲善詔一本詔又作其皆非也）王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注）神祇之故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苟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注）奄同丕大末終（遠土下本何本作遠任）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爽（注）時有胥相爲是相學於非常也（及程本吳本訛作反今從元本趙疑是反字注於舊訛與）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注）言以大夫私家不愛王家之用德（注愛舊訛慶今從元本草本改）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享之亂辭是羞于王（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言順不進辭于王（詳本或作祥義並同不屑疑不肯之訛亂辭辭有理之辭以進於王也舊本無罪有理之辭以惡民又孫一也字注詳善也至以注詳善也分兩段以注詳善也不肯順察無罪有理之辭以惡民言順不進辭于王或是言進不順辭于王或始見此非也注中惡字烏路反惡民言順之羣之亂下脫七字爲辭是羞于王之注疑言順不進辭于王文弼案進不順之言在下文始見此非也注中惡字烏路反惡民言順之理直故不肯上聞可今審文義改併）毛皇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皇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注）驕謂不習也言口人之無得猶驕犬逐禽不能獲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注）言賊仁賢忌媚嫉妒以不利其君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寇以自露厥家（注）寇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美好驗昏臣也媚夫有通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注）食爲野口媚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爲掩蓋善夫使莫通食猶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于舊作士從沈改注野字訛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服命（注）（王用俗本訛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服命王用俗本訛也作王用今從）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承天命王天下也翠本有水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注）勉在王庭獻言於王所也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注）上謂天下謂地也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注）助君也謂大門宗子

性天所不安用非其人故也嫡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注）殄絕其世罰及其人也（注）罰舊說也案盤庚云罰及爾身又云殄滅之言害將及我也注不爲此作釋朕蠲臣大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注）蠲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大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注）明明趙疑明爾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注）假借資用也借我德法用告我大德之所行也皆卹疑當作是卹（注）舊作借我法用（注）舊作借我德之告我又重一我字皆誤今改正（注）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予濟（注）如衆合畋獵相扶持也濟遂也而古與汝無作（趙云似有缺文）能同

大城解第五十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不顯朕實不明（注）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說文引逸周書曰朕實不明以俟伯父俟完也胡冏切今此書無下句說文所釋亦雜曉）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慴慴謀不極（注）言務求上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也予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厚用遺（注）重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夫德而厚福用之是求益之言也（注）雜曉趙云似冀助我而其得其福用非然者胡爲厚遺之若此予肅止生鄰（注）鄰卻正守作卻肅行信武衆輔率政不稽自匿嗚呼予夙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注）止容地常信瓦則難得中也我雖勤之無有告我者從知而不得明知也周公曰於敢稱乃武考之言曰徵言入心夙愉動衆大乃不驕行惠於小小乃不慴（注）言汝之武考有是言（大小字從宋元本俗閩本作敢元本無作衆）連官集衆同憂若一謀有不行予惟重告爾（注）連官則同憂職集衆事則同憂濟謀有不行言必行也集乘疑是集衆子字從宋本俗閩本作敢元本無重字注職字從元本或作取又言字舊脫從趙增）肅肅以劭士權先申之明約必遺之（注）劭謂爵祿權厲曰以劭士權先申之明約必遺之謂勢重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注）在四方言曰言當畏敬賢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曰

野多遺賢或且以資敵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注）擅人專已塞匿陰忌惠順戚近也明立威恥氣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姓無讒（注）卹恥其感古讒字人亂則思治矣內長同姓同宗外姓異姓讒遂人知其罪上之明審教幼乃勤貧賤制口設九備乃無亂謀（注）上明則不隱情故曰知罪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注）順人心明察則民化而善（正文脫二三兩段）四口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癖曰費口口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注）碩大怪異七口口謀躁內乃荒異八口口好威民衆自逃九富寵極是是大極內心其離（注）口室也（通字從元本下本俗閩本作埴字書無）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注）應協以動動必以和協亦作協謀和通用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注）上謂君也（正文用本亦作同）聚財多口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注）言閉塞不行也順得以動人以立行輔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注）言和輔求助當先順人也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口口以昭其乃得人（注）轉移貞信如此得其用也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注）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王拜曰允哉允哉儆行天道

逸周書卷第六

晉 孔晁 注

周月解第五十一　時訓解第五十二
月令解第五十三　謚法解第五十四
明堂解第五十五　嘗麥解第五十六
本典解第五十七

周月解第五十一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舊脫降字據通鑑前編補）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前編作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進舊作起從沈改）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首（舊作道沈改）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御覽所引春三下無月字下夏秋冬並同）驚蟄春分清明（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說見下篇）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枉兩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本作脈）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前編作蒸）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氛陽魚不上冰甲胄私藏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

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始易之後人遂以習見妄改古書此舊本亦以雨水在前驚蟄在後非也今從沈正之下穀雨清明亦然御覽作桃始不華是謂否寒又云倉庫災倉庾不鳴即下不從上）春分之日爭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爭鳥不至婦人不嫁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嫁字舊闕從御覽補失字亦舊闕從後漢書補御覽又作電若不見即國無威振振與震同）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駕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駕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御覽作亂色）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御覽作平）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嬖奪后御覽作臣奪后命又別作害）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御覽賢作仁不死作未死縱作從慝作匿）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御覽作溫風不至即時無淺蟋蟀不居壁即恤急之暴鷹不學習即寇去不備）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御覽作土潤不溽暑即急應之罰大雨不時行即恩不及下凡句皆首即字）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

不鳴人皆力爭（國字舊本無從御覽增又邪作疾又人皆作人臣藝文類聚邪作玄）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御覽作凶）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爭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爭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御覽背作皆）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離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御覽培作閉下同又佚作決或決字之訛民字舊作空闕從御覽補御覽別見一段云雷乃收聲不收聲即人民不安又云諸侯驕逸蟄蟲坯戶不匡戶即邊方不寧又云人靡有賴水始涸即人多疾病又云介蟲爲害惠云此當是古本）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群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士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御覽俯並作附）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毋后淫佚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鳴鳥鵶鳴也或作鵶鳴亦可通本或作鵶或作鵶鳴皆誤猶鳴六字及將帥四字舊闕今從御覽補又荔與不生御覽作不出惠云康成以荔挺連讀顏之推謂之不知周書已如是）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

雉始雊國大水（御覽載小寒十二月節鴈北鄉鴈不北不寧又曰一國不寧野雉始雊野雉不雊國乃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宋本無疾字宋本下但云鷙鳥不厲則上句亦本無疾字宋本是也御覽載大寒十二月中雞始乳雞不乳即婦亂男鷙鳥厲疾即國不除姦水澤腹堅不腹堅即言無所從）月令解第五十三（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海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藏禮夏小正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乘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又案隋書牛宏傳云宏今明堂月令者鄭康成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之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案宏以今禮記中之月令即是在周書內者故云即此與蔡邕說相符合邕以淮南時則在第四篇今却在第五篇其文與呂氏微異邕作月令問答所云云者皆在呂氏不在淮南既蔡邕牛宏有斯二說故今即依呂氏十二紀首鈔出以補斯闕又宏傳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則稱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間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句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案明堂之制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疑不在此篇中）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記作鴻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記作倉玉下同）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記乃字作反後並同無諸侯二呂氏無公字高誘注云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記作貸音同下同）無失經紀以

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參于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記無田字案呂氏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記無大夫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記作萌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記作埋胔音義並同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記無以字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記風雨作雨水早槁作蚤落乃作時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記民上有其字疾風作暴雨風數至作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雪記倒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記作桃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是月也乎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記祀作祠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觿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呂氏啓戶作開戶今凡字爲漢唐人避諱改易者俱從禮記爲正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奮鐸記作奮木鐸無于字又且作將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記作甬同正權槩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必備記作舉備必畢古通用無作大事以妨農功農之事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獻記作獻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釋菜此舍采與釋菜吾義並同高誘注呂覽云舍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說非是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呂氏無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虞蜀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次焉字記無呂氏有高注云焉猶於也淮南作烏注又云烏猶安也此也淮南作烏注又云烏猶安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牙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牙記與淮南作句淮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之絕高注云窮地曰窮記作廉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弋罝罘記作畢網餧獸之藥無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記作蠶勝淮南作戴鵀具挾曲蓂莖高注云挾猶曰擇三輔謂之擇關東謂之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蓂方底曰莖文選疑蓂當是蓂之訛莖一作莖或亦作篋形近致誤記作具曲植蘧篨淮南作具擇曲莒莖后妃齋戒親桑螽蠶蛾蠶蛾記作蠶木鐸無于字又且作將親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記勸上有以字蠶事既登分蠶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游牝于牧羣記作羣淮南作羣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呂氏作國人儺記作攤同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淮南亦有此句記無下同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記作視下呂氏有其社禮其事視二句記無案除月亦不具當爲衍文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蠶蛾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記作粗音義同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封侯慶賜記作封諸侯慶賜遂行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司馬贊傑備遂賢良舉長大司馬呂氏春秋作太尉太尉因之世多以太尉秦官故疑月令不出於周公今案戴施鼠璞云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馬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不幸不過改周司馬爲太尉耳蓋贊傑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此改太尉爲司馬之任也云云今據司馬以復周公之舊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農上記有天子二字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記作休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升麥記作登麥又下有升獻二字案升獻是小注誤作大書堪此益可見正文穀此亦作升穀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

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靡呂麋）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記作蟲蟲爲災）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銳養疣狡（記作壯俊）

（音義同詩疾童毛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塤篪飭鍾磬柷敔（塤篪記作蟲）

（笙記作竽）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記無祭字）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呂氏是月也任農乃登黍之下誤合）

（記作嘗）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記作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繫騰駒班馬正（高云馬正掌馬之官案記作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志（欲靜二字記無又退作節志作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室樹仲夏行冬令則雹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記作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蚿（涼風記作溫風又居宇作壁又腐草爲螢無化字蚿字高云蚿馬蚿也淮南說倒之蚿幽州謂之蠙案呂一曰螢火也案淮南無螢字說注文類此螢字亦後人所增入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螢螢即蚿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銳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呂氏命作令今從記）以獻是月也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記無夫字）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記祀作祠又爲民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僞詐（記作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或記作有古通用）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記作搖養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干時二字記作待）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氏注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以名官記遂作持）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記無此三句高注此云二日者陰嗚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解作鮮記解作遷）行秋令則巨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案氣記作風案）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氣圍以揜（記揜作闔）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呂氏孟秋之月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又此句下有則立秋今皆依戴記去之斗中記作建星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始用記倒）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記作順）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高氏於此句決獄訟必正平作記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坿牆垣補城郭（高云坿讀如符猶培也記作坏垣牆）是月也無以封諸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人使（封諸侯呂氏淮南皆無諸字今從記記作毋以割地行大使曰大幣今從呂氏淮南下二句同）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復還木或作後還不實記作無實呂氏脫國字記有）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記作觜同）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呂氏作涼風生案孟秋已云涼風至何得此月又云涼風生故今從記改）候鴈來孚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糜記作麋同）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記作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呂無乃字中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

牲（逸記作備同）視全具案芻豢贈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享天子乃讎禦佐疾以通秋氣（高云禦止也佐疾療也記無此三字又通作達）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脩囷倉（窬記作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芻多積聚乃勸種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若或失時本作無或失時記方可轉入下句今既與下又云其或失時有此四字記不同故從淮南改）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記無乃字俯戶作垂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一記作同又齊作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入記作納古內入多通雜記作集）則財物不匱（記無物字淮南亦有物字則字無）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凡記作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乃記作慎）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呂作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呂無乃字）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記候鴈作鴻鴈又則作乃）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入記作內二字本通用淮南亦作入）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呂無乃字）舉五種之要（記作五穀淮南同）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命樂正三字記有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命呂作命淮南亦作合）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說者以秦十月為正故於季秋邇云為來歲受朔日以月令為

秦制今案天子頒朔於諸侯事固當然為之豈有將改歲而始頒朔哉孟冬云乃新來年季冬云歲且更始雖以周為子正迎狩祭饗猶自夏焉安得遽以為秦制乎）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獵馬（記作頒馬故知六騶左傳亦言六廄無言七者蓋記作廄同）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嘉云與衆也衆記無此字受作授淮南同）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搢記作面無以字淮南作北）天子乃厲服厲飾執弓操矢以射（記無厲服二字又操作挾射作獵淮南作厲服厲飾）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穴記作內）乃趣獄刑無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上者字記及淮南皆無）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窒記作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墮記作惰淮南作隋同師旅必興淮南同記作師興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記作閉以命音義同）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記作命太史禱龜筮云云淮南作命太祝祠祀神位馬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撓蔽（記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枉蔽亦淮南無此文略同疑此為呂氏增入）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呂氏無塞字記有時訓解亦有此字）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坿記作拊戒門閭脩楗閉慎關籥固封璽（楗記作鍵又關作管璽作璽）備邊境完要

塞謹關梁塞蹊徑（蹊記作溪）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記作塋又小大薄厚倒）是月也工師效功（記工師上有命字淮南亦無）陳祭器案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次工字記作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下本或有牲字係衍文高注云大割殺牲也則本無牲字可知記亦同饗先祖本或作饗禱祖記高注云先祠公祖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記作習）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發泄記作上泄）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鵠鳴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記作閉以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閉發蓋藏起大衆（六字且泄作祖泄諸三字從記補）命有司曰土事無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諸土事無作下記作慎毋發蓋藏起大衆六字且泄作祖泄以固閉無下發蓋多記作必）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閽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蔡邕云閽閽尹內宮宮中之門曰閽閽尹所主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閉常作閉閉蔡記作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饎記作熾）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記無乃字呂及淮南皆有）是月也農有不

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相字呂無記及雒南皆有）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弇（記作處必掩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記無林字淮南作伐樹木）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記無上者字）塗闕庭門閭（庭記作廷）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記無所字）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氛呂作氣訛）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蟲螟（記作蝗蟲又減作咸音義同又疾癘作瘠癘）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記無上者字）塗闕庭門閭（庭記作廷）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記無所字）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氛呂作氣訛）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爲北鄉鵠始巢雉雊雞乳（本作乳雉雊者訛案高注知呂與記同）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行字地字記無）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呂作水澤復無堅字高云復亦盛也復或作複重累也案時訓解作腹堅故不從呂氏）命取冰冰已入（記作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記作命農無司字）命樂師大合吹而龍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寢廟記作郊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歲將記作歲且又專於作專而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呂脫公字記與淮南皆有）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邦供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

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記作四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謚法解第五十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乃制謚遂敘謚法（舊本作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今依史正義及通鑑前編改正正義牧野無之字脫耳業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廟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劉彥和雕龍哀弔篇其首云賦憲之謚蓋本此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舊車服下脫者字今案魏書甄琛傳所引及正義前編皆有今補入注脫賜之二字又稱作福今皆從正義陳云福義亦通如惟辟作福之福或疑是副字亦可備一說）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注）名謂號謚民無能名曰神（注）不名壹善（舊作一人無名曰神訛今依史正義改正下不盡出）稱善賦簡曰聖（注）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正義稱作揚前編注賦一作副文紹案舊本作稱善口聞曰聖缺處疑是無字所謂稱吾無聞然方與聖相稱此注本難通）敬賓厚禮曰聖（注）聖於禮也（注聖正義作厚非）德象天地曰帝（注）同於天地（注天地正義作天帝）靜民則法曰皇（注）靜安正義靜作靖注同二字本通論衡獨斷皇字亦本通）仁義所在謚作黃案黃帝亦作皇帝二字亦本通）仁義所在曰王（注）民往歸之（在正義作往非）賞慶刑威曰君（注）能行四者從之成羣曰君（注）民從之也（舊以此注爲王字下脫去注及正文其二十字今據正義補案左氏昭廿八年成鯖論文王九德此謚法內皆見之賞慶刑威曰君亦其一也）立制及衆曰公（注）志無私也執應八方曰侯（注）所執行八方應之也壹德不解曰簡（注）壹不委曲（案左氏昭廿二年正義作豈義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注）疵多病也（疵正義作訾毀案此注多字衍不信二字亦有乎有惡此簡字不優於文而列於簡多矣史記正義本作兩排首排盡然後及次排如後漢書馬武傳後所列雲臺諸將亦是兩重排列上一重首鄧禹次吳漢賈復下一重首馬成次王梁陳俊蓋古法也後人不知改兩排爲一排而以一上一下爲次正義與後漢書皆同此錯然正義中間又有爲後人所紛亂及脫漏者故今亦不能考之以復其舊此簡字在恭欽定彰也經緯天地曰文（注）成其道也敏德曰武（注）思有德者敏也（正義敏作敏注云與有德者敏訛）克定禍亂曰武（注）以兵征故能定（正義征作往）刑民克服曰武（注）法以正民能使服（以字從正義增）夸志多窮曰武（注）大志行兵多所窮極（夸舊作大今從正義注極舊作也今從正義前編）敬事供上曰恭（注）供奉也尊賢貴義曰恭（注）尊事賢人能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注）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注）言自知也（俞訛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注）守正不移愛民長弟曰恭（注）順長接弟（舊作安民今從正義改前編作愛人悌長注接本一作按疑二字俱誤）執禮御賓曰恭（注）迎待賓也（御舊作敬正義前編俱作御注亦非）脩德以蓋之也尊賢讓

善曰恭（注）不專己善推於人也淵源流通曰恭（注）性無所忌也（案正義以文武成康穆昭爲次其淵源流通曰康在溫柔好樂曰康三句之前今錯簡於此改康爲恭非本文也又書正義引作淵源流通曰禹案獨斷有堯舜禹湯之謚史正義從有除殘去虐曰湯一謚而此無之然案書湯誓釋文引此注爲正字下馬融之說謂禹湯皆不在謚法中故今亦闕之照臨四方曰明（注）以明照之譖訴不行曰明（注）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注）威則可畏儀則可象馬融引此悉備作表）大慮靜民曰定（注）思樹惠也（靜民前編作慈仁）安民大慮曰定（注）以慮安民（安民法古曰定）（注）不失舊意也純行不二曰定（注）行壹不傷（正義作不爽）二諫爭不威曰德（注）不以威拒諫也（諫爭舊作謀慮訛正義又有綏柔士民曰德注云安民以居安

士事以辟地有德曰襄【注】取之以義甲冑有勞曰襄【注】亟征伐有伐而還曰釐【注】知難而退（正義有小心畏忌曰僖前編作僖二字本通用注云思慮）質淵受諫曰釐【注】深故能受（正義作質深受諫）博聞多能曰憲【注】雖多能不至大道（正義當作博聞多能曰憲）聰明叡哲曰獻【注】有通知之聰也（正義前編之後亦作獻按文相合正義云有所知賢善獨斷）溫柔聖善曰懿【注】性純淑也（正義前編皆作賢聖善獨斷同）五宗安之曰孝【注】五世之宗也慈惠愛親曰孝【注】言周愛親族也協時肇享曰孝【注】協合肇始也常如始秉德不回曰孝【注】言成其節（孝舊作考）順於德而不違曰孝（正義此句在威彊之下）大慮行節曰考【注】言成其節執心克莊曰齊【注】能自嚴也資輔共就曰齊【注】有所輔而共成也豐年好樂曰康【注】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注】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注】富而教之布德執義曰穆【注】穆純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敏以敬順曰頃【注】疾於所敬順也昭德有勞曰昭【注】能勞謙也容儀恭美曰昭【注】有儀可象行恭可美聖聞周達曰昭【注】聖聞通洽也保民耆艾曰胡【注】六十曰耆七十曰艾彌年壽考曰胡【注】久也強毅果敢曰剛【注】強於仁義致果曰毅追補前過曰剛【注】勤善以補過也柔德考衆曰靜【注】成衆使安也

恭己鮮言曰靜【注】恭己正身少言而中（正義考正作恭本通用下同）寬樂令終曰靜【注】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治而無眚曰平【注】無失闕之病也執事有制曰平【注】不任意也布綱治紀曰平【注】施之政事由義而濟曰景【注】用義而成也布義行剛曰景【注】以剛行義也耆意大慮曰景【注】耆強也清白守節曰貞【注】行清白執志固也大慮克就曰貞【注】能大慮非正而何不隱無屈曰貞【注】坦然無私也彊毅信正曰威【注】信正言無邪也猛以剛果曰威【注】猛則少寬果敢行也猛以彊果曰威【注】彊甚於剛也辟土服遠曰桓【注】以武正定克敬勤民曰桓【注】敬以使之辟土兼國曰桓【注】兼人故啓土也道德純一曰思【注】道大而德一也大省兆民曰思【注】大親民而不殺外內思索曰思【注】言求善也追悔前過曰思【注】思而能改也柔質慈民曰惠【注】知其性也愛民好與曰惠【注】與謂施也柔質受諫曰慧【注】以虛受人能思辯衆曰元【注】別之使各有次也行義說民曰元【注】民說其義始建國都曰元【注】非善之長何以始之主義行德曰元【注】以義為主行德政也兵甲亟作曰莊【注】以數征為嚴叡圉克服曰莊【注】通邊圉使能服也勝敵志強曰莊【注】不撓故勝

死於原野曰莊【注】非嚴何以死難屢征殺伐曰莊【注】以嚴整之武而不遂曰莊【注】武功不成克殺秉政曰夷【注】秉政不任賢也安心好靜曰夷【注】不爽正也執義揚善曰懷【注】稱人之善慈仁短折曰懷【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注】敬身思戒夙夜恭事曰敬【注】敬以莅事也象方益平曰敬【注】法之以常而加敬也善合法典曰敬【注】非敬何以善之述義不克曰丁【注】不能成義述而不悌曰丁【注】不悌不遜順也有功安民曰烈【注】以武立功秉德遵業曰烈【注】遵世業不墮改剛克為伐曰翼【注】伐功也思慮深遠曰翼【注】好遠思任能也剛德克就曰肅【注】成其敬使為終執心決斷曰肅【注】言嚴果也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愆曰戴【注】無過也死而志成曰靈【注】立志不遂命也亂而不損曰靈【注】不能以治損亂極知鬼神曰靈【注】其智能聽徹也不勤成名曰靈【注】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死見神能曰靈【注】有鬼不為厲好祭鬼神曰靈【注】瀆鬼神不敬遠也短折不成曰殤【注】有知而夭殤也未家短折曰殤【注】未家未室家不顯尸國曰隱【注】以闇主國也隱拂不成曰隱【注】言其隱拂不成年中早夭曰悼【注】年不稱志肆行勞祀曰悼【注】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恐懼從處曰悼【注】從處言險圮也不思忘愛曰刺【注】忘其愛己者也愎很遂

過曰刺【注】去諫曰愎反是曰佷外內從亂曰荒【注】宥不治家不理前編從作繆好樂怠政曰荒【注】淫於聲色怠於政事顏師古引亂荒作昏在國逢難曰愍【注】淫兵寇之事也正義作難使民折傷曰愍【注】苛政賊害折正義前編作悲非在國連憂曰愍【注】仍多大喪正義前編連作遭非注仍正釋連字禍亂方作曰愍【注】國無政動長亂前編脫此條蚤孤短折曰哀【注】早蚤恭質仁功未施也者未知人事恭仁短折曰哀【注】蚤恭質仁功未施也蚤孤鋪位曰幽【注】鋪位即位而卒也鋪舊作有位作有喪今從正義遇不通曰幽【注】崩損不達也高誘引作遇不達蘇明允謚法作理恐不達注恐誤動祭亂常曰幽【注】易神之班克威捷行曰魏【注】雖威不逆禮也去禮遠衆曰煬【注】不率禮不親長注長字疑是民字好內遠禮曰煬【注】崩淫于家不奉禮好內怠政曰煬【注】好內多淫外則荒政舊本去禮遠衆條下即接此注脫去丙條注好內作內好正義少好內怠政一條今案此注為好內怠政正釋其為木有可知左氏定元年正義正引此條前編亦有之但少好內遠禮一條案前有敬慎上與此條相連接舊本誤頃為威德剛武曰圉【注】圉禦也能禦亂患也史表六索隱剛作強聖善周聞曰宣【注】聞謂所聞善事也治民克盡曰使【注】克盡無恩惠也舊本使作空圉案正義前編明允並作使今據補行見中外曰慤【注】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注】不撓折正義勝敵志強曰壯與壯謚五條皆連接此作勇脫簡於此誤昭功寧民曰商【注】明有功者也狀古述今曰學【注】立言之稱舊作言道人稱說心能制義曰度【注】制事得宜舊說應從正義制事得宜舊作言道人稱說心能制義曰度【注】制事得宜舊說應從正義與左傳合好和不爭曰安【注】失在少斷正義作生而少斷外內貞復曰白【注】正而復終始一也前編外作分不生其國曰聲【注】生於外家殺戮無辜曰厲【注】賊良善人官人應實曰知【注】能官人也前編應實倒應凶年無穀曰穗【注】不務稼穡漢書蕭望之傳王莽有中山穗王昆侈則謚法之有穗明矣師古注引好樂怠政曰穗則與前荒之謚相同正義此穗字亦作荒文昭案美謚中有豐年必有一年好樂之謚相同康此穗之惡謚於民事則緩急自當有備歲亦不能為之食上苟勤於民事則不能為之災穗之為言虛也注以不務稼穡為言可謂深得

制謚之旨師古所引或誤記耳若云後人羼入則謚虛也又明見下文人固有好紛亂典籍者於理不應謬誤至此至正義之作荒則以二謚相次比而致誤耳名實不爽曰質【注】不爽言相應也不悔前過曰戾【注】知而不改溫良好樂曰良【注】言其行可好可樂也作正義作言其人行今訂正怙威肆行曰醜【注】肆意行威德正應和曰英【注】正其德應其和此亦威轉所論九德之一正義脫去今補勤施無私曰類【注】無私惟義所在舊作勤收前編同正義作施勤今從正義但順字亦可疑在前不與惡謚雜廁今好變動民曰躁【注】數移徙也皆紛亂難以考而復矣慈和徧服曰順【注】能使人皆服其慈和滿志多窮曰慾【注】自足者必不足也正義前編慾俱作惑非也慾古慾字注云云於慾之義正合危身奉上曰忠【注】殺不辭難也思慮果遠曰建【注】自任多近於專舊本果作深前編同云起息政外交曰攜【注】不自明而恃外也正義脫此條舊本攜作推前編同今從獨斷改正獨斷息怠疏遠繼位曰紹【注】非其次第偶得之也彰義掩過曰堅【注】明義以蓋前過肇敬行成曰直【注】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內外賓服曰正【注】言以正服之華言無實曰夸【注】恢誕注疑有脫字教誨不倦曰長【注】以道教之也愛民在刑曰克【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嗇於賜與曰愛【注】言貪慳也逆天虐民曰抗【注】所尊天而逆天抗舊誤場案場謚在前已見此處正義前編皆作抗正義注作背尊大而逆之似誤好廉自克曰節【注】自勝其情欲也勝其舊作節以非克訓勝也擇善而從曰比【注】比方善而從之好更改舊曰易【注】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注】言名美而實傷思厚不爽曰愿【注】不差所思而得也正義作思虛不爽曰厚前編亦作厚唯思慮作思過誤貞心大度曰匡【注】心正而用察少明舊作心正而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舊脫方景武之方五字今從前編增正義作隱哀也景武也施為文也施德除為武也【注】施德除為武正義作施德為文除惡為武如此可不用注前編除為作除亂今從蘇明允所引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前編同服舊作觀剛克發柔克為慈履正為莊有過為僖發與伐同蘇明允引剛克為伐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注】無內德惠不成也兩為字舊作曰又乎作獻案獻為美謚非也又此下舊有治而無害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三句案皆見前係重出正義亦有後二句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注】以其所為謚象其事行也前編云失志無轉一作志以下八字注舊作以其明所及為謚象謂象其事行也和會也勤勞也遲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疑是伏也乘順也乘舊作康案康安也已見前今從正義但順字亦可疑就會也寡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穆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此三字舊脫正義有故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自和會也以下廣訓篇內字義非盡謚也此篇及史記正義皆為後人所竄亂前編所載其去偽本亦無幾矣正義云以前周書謚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據此則正義所錄實出周書今故取以訂訛補缺云

明堂解第五十五

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西東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禮國各致其方貢七年致政於成王致政本或作致位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

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云所此之闕文今取以繫於後自戶高八尺廣四尺以上亦見隋書宇文愷傳遊譚中作內廣作博陳云徐鉉謂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不當作介蓋本此）

嘗麥解第五十六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御覽八百三十八引曰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廟古文謂成王四年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卽假于太宗少宗少祝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惠半農云太宗少宗卽大宗伯少宗伯也史導少祝疑卽小史梁曜北云太宗顧命有之）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卽居于戶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口口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閒（舊作內楹之門從沈改）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路史云命蚩尤宇于小顯）以臨四方司口口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河或當作阿梁處素云據史記五帝記注涿鹿山名阪泉地名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赤帝大慍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舊校疑是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烏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清少昊名也見張衡集路史引此亦作清舊作諸說成本或作戒）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殷當作夏汲郡古文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沈約曰武觀卽五觀國語曰啓有五觀韋昭曰啓子太康昆弟也）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令口我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口辟自其作口于古是

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小國其命余克長國王（趙玄國疑倒）嗚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顛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勿畏多寇無愛乃罰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閒（左疑右）口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援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載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亨于富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載以爲之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稽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

本典解第五十七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舊此下有召公二字衍）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口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口曰至至德照天百姓口驚備有好醜民無不戒顯父登德德降則信信則民寧爲畏爲極民無淫慝生民知常利之道則國彊序明好醜口必固其務均分以利之則民安口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毋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于民其慈口口古之聖王樂體其政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曰材多人有八政皆得其則曰禮服士樂其生而務其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逸周書卷第六

晉 孔晁 注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會解第五十九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案此篇亦見大戴禮名文王官人通篇皆文王之言與此不同論大戴作倫字本通用大戴云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盧辯注云倫理次也）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大戴云王曰於乎女因方以觀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賤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慑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觀其思大戴作觀其意盧下作慎強其彊其所不足者觀其不踰也周書舊本作慎而口字多訛今從大戴訂正）父子之閒觀其孝慈兄弟之閒觀其和友（舊脫觀其孝慈兄弟之閒八字今從大戴增）君臣之閒觀其忠惠鄉黨之閒觀其信誠（注云信而敬憚）省其居處觀其義方（舊作方口今從大戴）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盧注云任以思相親信）設之以難以觀其智（大戴云考之以觀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大戴臨作淹作不寧盧注云藍猶濫也）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怒舊口今從大戴補）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大戴恭作不從之色作縱）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大戴不二作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精（大戴作探取其志以觀其情此精當作情又以觀其誠愛其微信以觀其陰陽以觀其信而句）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下大戴多一成字）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舊字不重殷作口大戴作志殷如淺注雖以淺為深字其器寬以懦今從大戴誤）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

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兩日字從大戴增又大戴發作伐惠云古字通）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大戴作止）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大戴曲媚作固昵證作徵）喜怒以物而色不變（而舊作其從大戴改彼不變作不作）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大戴作裕）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李善注東都賦設引慄懼作慄慄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大戴數作遂與速同敬當為儆卒倉卒也大戴作驚之以卒而度料下句作不學而性辯近改不學作不察）難決以物難說以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大戴作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自慎曰愚慎者也案此亦當補言字以守一屬下句困舊訛因今據改依讀當為蔓蔽也）營之以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大戴不誤作不度盧注云度也不過作不可營營猶亂也末句作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移易當從大戴倒轉易音以豉反）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大戴險作檢古通用）屏言而弗顯自順而弗讓（上句舊脫而字大戴云辯言而不固今據補又誤大戴作諫舊訛護亦據大戴改）非是而彊之曰姤誣者也（舊作始誣今大戴作始姤是校者見周書誤本因記一始字於姤字旁遂致衍耳今改正）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大戴作徵微而能發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少三句）華靡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謂考言（大戴無靡字の案詩靡為殘賊王肅云靡大也張湛注列子楊朱篇同此亦當作大解令色下大戴衍足一也四字）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舊志字不重殷作口大戴作志殷如淺注雖以淺為深字疑必淵之訛也舊本下句作其器寬以懦今從大戴改）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

誤大戴作斯盧注云斯當聲誤為斯）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大戴作溫好作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大戴和作聽智力作直）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大戴有察其所安一句）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大戴觀皆作占中間一句作視中以其見占其隱又視聲作視四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大戴作五性）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翟然以靜（大戴翟作由盧注云當為油又出作生薦作揜愉作偷惠云愉通又翟作繁）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新之色（舊本作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脫入字據大戴補大戴新作親案新親通）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舊本靜字作方圓今據大戴補質字偽字下大戴皆有色字浩作皓蔓作縵改作故盧注云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大戴此句上有以賴於物一句）有隱於仁賢者（大戴賢作質下同）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忠孝者（此句舊脫據大戴補）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大戴作好得）小讓而爭大（大戴作而好大爭）言願以為質（願當與愿同大戴以為聲誤盧注偽愛以為忠（偽舊作空圈據大戴補此下大戴有面寬而貌慈二句）奪其得以改其名（大戴作故其行以攻其名盧注云故為是行）如此隱於仁賢者也前總唱功（一本作切案大戴無此四字有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十六字惡一作特與此文義皆雜曉）大戴作徵前而能發察而盡曰治志者也少三句）慮誠弗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知以知人大戴有故自順而不讓措辭而不遂（此下大戴有其情一句）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大戴作初氣主物而不終）問則不對佯為不躬口貌而有餘（大戴作色示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大戴作用之則深物窮則為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口言以

爲廉（大戴作厲言以爲氣）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大戴作內恐外悴敬再其說王懷翟請敬再乃苟讀若亟脅古稱字文累外悴乃外誇悴爲悴非敬亦亟之詭形相近亟歟冀反苟己力反此亟不讀爲急則苟字非也）以詐臨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大戴又有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二句）飾其見物（此下大戴又有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二句）不誠於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大戴作佞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案發與佞閑此作發大戴多作佞字）如此隱於忠孝者也比周以相擧（此句上大戴有陰行以取名一句此脫）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己字身近字舊皆作方圍今依大戴補又而實不至下有而懼患不盡一句又此懼不二字亦作懼忠）如此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者字舊脫據大戴補）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此下大戴有陰陽克易一句）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大戴假作隱成作誠）言忠行夷爭靡及私口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大戴云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非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此句上大戴有物善而能說一句又效作渋）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大戴有知作廣知）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大戴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舊與德同）曰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弗克（言字行字舊脫據大戴增）其行亡如存（大戴作行其亡如其存）

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大戴有德作經正）慮以待命（大戴作正靜以待命書本待作侍訛）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口曰忠孝者也（大戴作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拔名不生焉初學記引周書亦作欲以敬之盡力而不固敢以安之案回與固皆面之訛卽上文所云面於敬愛是也缺慮疑是名字亦見上文）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口隱遠而不舍曰交友者也（口大戴是迷字）

志色辭氣其人甚偸進退多巧就人甚數（案此處脫落甚多大戴云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執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又下段首有貨不斷一句）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大戴克易作謂易不僞作不欺又無誠下有志字）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大戴少俱作小又規作觀倫作論古倫論通用下又有亟變而多私一句）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不回（大戴作暇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

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靜大戴作情古通用禮記文而靜鄭云靜或爲情又案此下大戴尚有數百字周書闕文也今錄於此以備考云王曰太師女辨其往言以探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儁飾無情者可辨實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慮乎非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隱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膽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慎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殺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惑而忠正者使是苞百官而察善否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瞻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乘地而長百工握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征殺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微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實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儀雜深內擬民務本慎在入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譯諭狹九用以安一人予亦不私女嬈服命亂我法罪致不滅三滅然後及論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王會解第五十九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弈陰羽【注】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除地曰墠帝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注】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珽笏也（王伯厚本作[illegible]）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

【注】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故曰叔旁謂差在後也近天子故其冕亦無旒也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注】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搢笏則唐虞同也爲諸侯之有疾病者（謝云下文有之此處疑衍）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注】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大珪瓚南差在後（惠云大戴公符有祝雍此淮字與相似文保案雍爲名淮爲氏不必一人俗閒本脫珪瓚次之四字上本有之王本旁之作之旁當是誤倒）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使儲左右召則至也相者太史魚大行

人皆朝服有繁露【注】魚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讚相賓客禮儀也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注】郭叔虢叔文王弟菉錄諸侯之幣也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注】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皆國名爲諸侯二舅成王之舅姜兄弟也（內臺西面下俗閒本有晉字注脫皆叔以下二十一字皆從王本補增）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注】比要服於北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也（王云中子王之支子文召案舉伯父可以包叔父中子則仲叔季弟之倫也）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注】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俗閒本首句內作外又二千服二字今皆從王本改）堂後東北爲赤帝焉浴盆在其中【注】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注】鶴鳧羽爲旌旄也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注】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士右彌士言尊王泰彌相儀之士也（右泰士之右或疑左謝云文云中臺之外其右泰士則在臺之前下云臺右側旁臺而立者上右字不必疑是左字王云泰士蓋上士彌士蓋中士下士惠云泰士理官文類弊彌錫之綱王說是也如）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注】受贄幣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陳幣當外臺

天子毓宗馬十二（注）陳束帛被馬於外臺天子黑毓宗尊也（毓俗本作毓毓字無攷今從王本卜本注作天子黑也毓周也案王本不如是今不從）王子綠璧綦十二（注）此下三璧皆玉子綠謂以黑組紐之綦玉名有十二也（璧綦俗本作碧璧綦從王本改）參方子綠璧豹虎皮十二（注）參方陳幣三所也璧皮兼陳也四方子綠璧琰十二（注）琰珪也有鋒銳陳之四所方列之也外臺之四隅張赤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爰閭（注）爰角張帝息者隨所近也諸侯稍爰也（正文四隅下王本有每隅二字注舊脫帝字今增未句未詳）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毓謂之母兒（注）周公主東方則太公主西方東

青馬則西白馬矢馬名未聞（王本卜本注曰毓字疑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注）戟也方各異（案此東方也故衣青操弓執矛餘方則各異矣注以戟爲矛非依淮南子則春矛夏戟有別也舊作各異方誤王本作名異無方字亦非是）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注）稷愼肅愼也貢麈似鹿正北內臺北也穢人前兒前兒若彌猴立行辭似小兒（注）穢人東北夷別種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猿韓穢東夷別種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注）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口王本作幣亦云紙又作藿云豆葉）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注）亦奇魚也（王云說文鰅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魚容切舊本隃冠作隃寇王本及路史皆作隃冠亦見下文）發人麋麋者若鹿迅走（注）發北發也兩麋字從史記索隱舊本亦東夷迅疾（發北發也兩麋字從史記索隱舊本作兩鹿字王本作鹿人鹿人皆非）俞人雖馬（注）俞東北夷雖馬蒲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蒲爾雅作騊）青丘狐九尾（注）青丘海東地名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注）周頭亦海東夷羝字黑齒白鹿白馬（注）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注）白民亦東南夷（郭璞注山海經李善注文選皆云似狐）東越海蚊（注）東越則海際蚊文蚊即蛤字李善注蚊文選作東越海食）東越歐人也比交形近而訛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注）東越歐人也（王本歐作甌注同注所云比者州蛇特多爲上珍也（王本無比字又少特多也三字皆非）猶言近來王本正文句首有姑字舊本正文句下而衍王云納謂納）於越納（注）於越越也因下而衍王云納謂納

貢（舊本脫注王本有之謝云於越納當連下文其姑妹且甌其海陽姑地名）姑妹珍（注）姑妹國後爲越姑妹從木亡結反）且甌文蜃（注）且甌在越文蜃大蚶也（注文字王本作閒）其人子貝（注）其人買越之蠻子貝班貽貝也海陽大犀（注）海水之陽一犀盈車自深桂（注）自深亦南蠻也（謝云自深即鼻深）會稽以鼈皆面鄉其皮可以冠鼓自大塵已下至此向西面也（鼈字）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銳牙食虎豹（注）渠叟西戎之別名也亦在臺北與大塵相對義渠西戎國名白一名駿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注）央林戎之在西南者（央林一作英林王云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曰虞所說與此畧同於陵英林音相近文昭案郭璞注海內北經引此作夾林酋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夾字恐誤）北唐以閭閭似險冠（注）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射禮以閭象爲射器（北唐下有戎字衍郭注北山經引無戎字）渠叟以鼈犬鼈犬者寄犬也能飛食虎豹（注）渠叟西戎之別名也（鼈之屬正此是也說文選作鼈云一作鼈之案廣韻鼈比教切能飛食虎豹王本從李善注文選作鼈乃小鼠李善注文選作鼈乃小鼠李若切案鼈乃小鼠李注或字誤不可從）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珝旄（注）樓煩北狄地施所以爲旄羽珝李善注甘泉賦流星旄旄引作樓煩黑旄也北堂書鈔百二十旄者羽旄也北堂書鈔百二十引作樓煩黑旄也恐誤）卜盧以紡牛紡牛者牛之小者也（注）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今盧水是（紡字舊脫初學記有之又見李善注或誤作紡王云紡與絲同詩有捄其角捄曲貌穀梁傳剝角注球球然角貌）

匽陽以鼈封鼈封者若蛇前後有首（注）匽陽亦戎之名（舊本鼈封不重今從洪容齋及王本補）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注）規規亦戎也麟似鹿牛尾一角馬蹄也（舊規規訛規矩又脫一麟字仁字今皆從王本）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注）其形似鸞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信也（舊本掖信下衍歸有德三字注作歸有德之君也亦衍誤今皆從王本似雞一作似鶴案郭注山海經亦云其狀如雞）氐羌以鸞鳥（注）氐羌地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鸞大於鳳亦歸於仁義者也氐舊易與互混故改從今字注舊作氐地之羌不同）巴人以比翼鳥（注）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王本脫日字）方煬以

皇鳥（注）方煬亦戎別名皇鳥配於鳳者也（方煬一作方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注）鳥有文彩者皐雞似鳧翼州謂之澤特也（王云皐一作皐）方人以孔鳥（注）方人亦戎別名孔與鸞相配者（舊作匹）卜人以丹沙（注）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卜即濮也沙今作砂）夷用闔木（注）夷東北夷也木生水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集韻闔絲消切木名）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安子（注）康亦西戎別名也食桴苡即有身（王本作康人洪本桴作稃記）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注）州靡北狄也費費曰梟羊好立行如人被髮前足指長（王云反踵一作枝踵文吐嘍作土螻）都郭生生獸羽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注）都郭北狄生生獸名（山海經注都郭作鄣郭生生一作雉雉）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注）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不昧不忘也此東向列次也（郭注西山經引昧作味莫禮切昧目也今從本注作昧）北方臺正東高夷嗽羊嗛羊者羊而四角（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麗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注）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距虛負壁而走也（此正文似本無距虛二字爾雅邛邛距虛注於邛邛則云似距虛於距虛則云野獸則知邛邛下距虛二字乃後人以所習聞妄增入耳且於注中獸似下又增一鼠字則下距虛二字反脫矣故知此不與爾雅及呂氏春秋所說同也）孤竹距虛（注）孤竹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不令支令獸（注）不令支皆東北夷獸白狐令獸則黑狐（案漢志遼西郡有令支縣即其地也疑不字及注中皆字衍否則不字當爲發聲注乃誤耳）不屠何青熊（注）不屠何亦東北夷也東胡黃羆（注）東胡東北夷山戎戎菽（注）山戎亦東北夷戎菽巨豆也其西般吾白虎（注）般吾北狄近西也（鄭志張王會白虎黑文今本皆闕二字）屠州黑豹（注）屠州狄之別也（王本作名非）禺氏騊駼（注）禺氏西北戎夷騊駼馬屬（王作馬之屬）大夏玄白牛玄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注）大夏西北戎玄白牛野獸似白牛形（舊本正文止大夏玄白牛五字下十一字誤入注中惠棟洪本增入正文與初學記正同今從）

之犬戎文馬文馬赤鼠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注）犬戎西戎之遠者文馬說文作駂古黃作古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數楚海牛海牛者牛之小者也（注）數楚亦北戎也西山經黃山有獸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犀郭音戟畢云廣韻音切同美與此海牛正合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注）匈奴酋北戎也（樂云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注酋字舊闕今從王本補當謂斥鹵也）權扶玉目（注）權扶南蠻也玉目玉之有光明者形小也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注）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也水中可居曰州州中出此珍木禽人萱（注）亦東南蠻菅草堅忍讀忍為朝路人大竹（注）路人東南蠻貢大竹長沙簰（注）特大而美故貢也其西魚復鼓鐘鐘牛（注）次西列也魚復南蠻國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美遠致也（王云鐘蠻牛未詳）揚之翟（注）揚州之蠻貢翟鳥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注）倉吾亦蠻也翠羽其色青而有黃也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注）餘謂衆諸侯貢物也言政化之所致也南人至衆皆北嚮（注）南人南越（至衆王本作致衆者）伊尹朝獻商書（注）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此十字（孔注言別有此書也注商書下當誤作正文而以王注言別有此書也注商書下以王會俱朝貢事故令附合注此十字下失之矣）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貴相反不利（注）非其所有而當遠求於民故不利也（王本馬牛倒性於民作其民）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注）制其品服之令（王本無必字下不字作必似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注）九十（王本是二字）者東夷蠻越之別稱鬋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也（無於字）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鋼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注）（魚支今從洪本王本口疑是烏）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注）六者南蠻之別名（王云里一作重）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注）璣似珠而小齒鶴可用為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短狗王本作矩狗蓋因注云狗之善者故以為當作矩耳考唐幽州昭仁寺碑有云登止菌鶴短狗西蠻東鰲之貢而已哉正用此文則作短狗為是）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巳閭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注）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閭耳貫胸雕題漆齒亦因其事以名之也（後漢書注引狗國作狗骨又引離丘作雕丘李善注作離身染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注）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後漢書西南夷傳丹雕夷其人能作毳文又引何承天纂文曰紕氏罽也音皮反毳毛卑紕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注）十三者北狄之別名也代翟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名也（王云代一作戎）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案博物志引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亦當在此篇中今缺）

逸周書卷第八

晉 孔晁 注

祭公解第六十 史記解第六十一

職方解第六十二

祭公解第六十

王若曰祖祭公（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次子小子虔虔在位（注）虔敬昊天疾威子多時溥愆（注）溥大也言昊天疾威於我故多是過失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注）弔至也言己道不至故天下病王畏守不美懿美也（天威舊說之威從趙改注守不美疑訛）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注）拜手頭至手稽首頭俯地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注）謀父祭公名我魂在於天言必死也（梁云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九字當連作一句讀注似非是）昭王之所勖宅天命（注）言雖魂在天猶明王之所勉君天下之事也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所能寘明德於其身也付俾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注）付與四方受命於天而敷其文德在下土也（沈云俾當作畀）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德（注）言己追學文武之德德德茂字義舊作德德誤文武之德德由周召分治之化也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爽居之大商之衆（注）將行夷平也言大商本其初也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注）執謂執其政也王曰公稱不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注）稱謂舉行也昭考昭王之父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注）言公當使百官相率和輔弼我不然則困我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諸畢桓于黎民般（注）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

樂政也乃汝汝王也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是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茂厥功（注）茂美也文王以受命爲美武王以剋殷爲美故曰咸也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又之式用休（注）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董舊作重今依卜本改亦先旣剋之而安受治之其治用美也王茂綏厥心撥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注）言武王申文王受命之意而勝殷也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注）辟法也言我上法文武方大開國殖布於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弼土丕維周之基丕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注）錫與言天子武王是弼所受是大維周之開基大維后稷所受命是長居此也基丕維三字舊空圈從趙補我後嗣殖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注）殖建宗子立爲諸侯言皆始并天子之故也惠云并卽屏古字通郭注山海經曰并卽屏蔽有輕重耳注天子本一作大子非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旣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注）言當以夏商爲戒大無後難之道守其序而終也旣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申之（注）旣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敬也不則言則也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注）戾反罪疾謂己所行時是二王文武汝無以變御固莊后（注）變御寵妾也莊正也禮記緇衣引此及下二句作某公之誥命乃祭公之誤也固公之誤也緇衣作疾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注）小謀謂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汝無以變御士疾大夫卿士（注）言無親小人疾君子緇衣大夫卿士上有莊士二字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注）言陪臣執國命恤憂也外謂王室之外也尚皆以時中又萬國（注）言當盡用是中道治天下也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注）戒三公使念我與王也泯芬亂也

忍行亂則厚顏忍醜也如是則大不善之也芬芬與呂刑蕩蕩同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注）先王穆王父祭公所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維丕疑亦是丕維又險于難疑是于險難注穆王父舊脫王字今增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注）皇大也言當式敬我言如此則天下皆安之曰康子之攸保助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注）康安也子之所宜安以善道勉教之則子孫有福不然則犯常刑也王拜手稽首黨言（注）王拜受祭公之黨言也王拜則三公拜可知也黨讀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引此黨言也又見張平子及劉寬二碑

史記解第六十一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注）王是穆王也戎夫左史名也左舊誤在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則當作左古今人表作右史誤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注）遂成也行成事言驚夢寤欲知之也遂事下御覽有其字乃取遂事之要戒傳戒夫主之朔望以聞（注）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望日於王前讀之主舊作言今從御覽朔望之稱蓋始於此禮記云朔月月半亦指朔望也注月朔日舊作月已日望誤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淩君政（注）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正故哲士淩君之政也禁而生亂皮氏以亡（注）禁義信則亂生皮氏古諸侯也云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諸說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注）華氏亦古好順人意爲諂諛禁而生亂華氏以亡（注）華氏亦古諸侯也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注）賢良不行貨故蔽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注）桀由好財亡也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慚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注）不敢忠乃不仁下效其上故不親刑始於親遠者樂心殷商以亡（注）紂以暴虐亡也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注）君荒於樂則權臣專斷用刑濫

矣君媟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注）專則致爭而刑殺之盡被刑也有虞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注）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注）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事此與周公反矣位均勢敵注均舊作於一作與皆誤大臣有錮職讒詠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讒而弗加（注）錮職謂事專權也元本注謂無事字譖卿謀變質沙以亡（注）有三卿諸侯可知也譖卿下本作三卿外內相圍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注）無天命命在彊大者也注彊大舊作彊壯誤知命則存不知命則足以亡矣作彊壯誤有夏以亡（注）有夏啓也戰於甘典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注）滅扈也變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注）王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注）各有所事而爭立也紀年云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注爭立舊作爭力誤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注）有功不賞而貴諂臣有德不官而任姦佞安其出走也之臣功臣舊兩臣字脫又貴上衍賞字今依李善注文選所引增則召遠不親者

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注）林氏諸侯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注）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也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注）伐智自足也伏謂不爲之用不信舊作不賤誤今從卜本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注）曲集愉州皆古諸侯博物志作愉州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逆伐之以亡與此差互當是彼誤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注）委之政也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注）乘政則專生殺則多恐雖君奪其政權禍見及故作

亂也（怒依注當本是怒字）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郜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隙（注）柯所以乘驗君斧所以用驗臣臣無爵祿君所任不隙言不相承奉也（注君所任有脫字）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郜君以亡（注）（紀年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黎氏伐之郜君兩翳不能行令重黎帝嚳之子帝摯之弟郜亦竹書）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注）言無任已臣者故空官也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注）無大臣故小臣亂也君內於上臣亂於下民無所依堯遂流之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注）爭為犯難不果為疑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注）林氏恃勝上衡氏怠義所以俱亡（而勝者作弗勝誤）知能幻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祿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注）二臣勢鈞而不親權重養徒黨所以分國也（有南之國水經注以為在南郡蓋舊說竟說能字水經注作蕊下云君弗能制南氏用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注）（有果亦國名也）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注）外權謂外大國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匿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注）有位無祿取名自成民不堪求比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遷於下陽氏以亡（注）（遷亂移也業形而愎者危昔殷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形用國（注）愎很類戾也國不勝破以刑為業也（形刑趙趙云類當作類）外內相援殺不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注）（無親惠云阪泉氏蓋蚩尤也趙疑是炎帝之後）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注）（獨鹿西戎地名徙都失處故亡也案書泰誓解云蚩尤逐赤帝說黃帝擒蚩尤遂之獨鹿之河亦帝說黃帝擒蚩尤遂之獨鹿也亦名涿鹿）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

很而無聽（注）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注）皆有違心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乎都賢鬼道廢人事天（注）求福神也乎郜氏見紀年帝舜四十二年來朝（獻寶玉博物志作賢鬼神道）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乎郜以亡（注）（弃賢位巫所以亡也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注）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注）無功盡賞無財可用（注無財則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注）唐氏堯帝美女彼國昔者綿陽強力四征垂丘遺之美女（注）垂丘之君畏其邦已惑之以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注）（君昏於上權分於下所為二也）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注）（工功進則民困矣以工取官賢材退矣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注）（湯號曰成故曰成商（注成商性作成湯誤）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注）（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國曰都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蠻之別貉狄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注昔多說說今案文義補正四夷共大名也故不言四）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官數下有要字）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注）貫事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薮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注）（竹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周官無雞狗此亦後人妄增也注竹字衍）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薮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顧

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薮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溠（注）（華山西岳熒即滎也春秋傳戰從周官作波讀為播）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注）（家所畜曰擾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按本誤作穀今依周官注改正）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薮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流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周官犬作狗）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注）（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薮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注）（嶽吳嶽也（蒲周官作弦蒲涇汭本皆作涇納今從周官改）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薮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注）（四擾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薮曰揚紆其川潭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注）（所謂河內者楊紆周官作楊紆爾雅作楊陓露周官作潞梁云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能潞注潞蠡也與左氏昭元年傳以露其體訓同是露潞古亦通用也三女本作二女今依周官改注假有脫誤者疑當作都）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薮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注）（五擾牛馬羊豕犬五種黍稷菽麥麻周官注麻作稻）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注）（圻界也圻與畿同）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注）（為王者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注舊脫上服字又王作正今皆補正）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注）（甸田也治田入穀也注入上當有又字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男服（注）（男任也任王事）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采服（舊脫此句今依周官補采事也意王事民以供上）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注）（為王扞衛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注）（用事差簡慢又

其外方五百里爲夷服舊又脫此句亦依周官補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蕃服注脫六字案鎮又其外里爲鎮服注□□□□□□者言鎮守之方五百里爲蕃服注蕃服屏四境也凡國公侯伯子男案周官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此節去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注周徧維持也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連率牧監各任能也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土地所有乃貢之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乎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注末或是脫一從字及王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職方所□注脫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注王周官作及十二歲一巡狩職方白所戒之命其不巡狩之年六服盡朝謂之殷國也巡戒命亦如巡狩也王之所行先道師其屬而巡戒命注舊脫之年二字及戒字又誤複朝字今增刪

逸周書卷第八

逸周書卷第九

晉孔晁注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王佩解第六十五　殷祝解第六十六

周祝解第六十七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注伯爵若順也順其事而告之也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注無道無德政違畔也舊本脫天字今補注畔也俗閒本作叛也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注言驗于前世不遠言近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注舉桀紂惡滅亡爲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顚道王不若注同爲昏闇言教王爲不順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注專利侵民佐亂進於禍也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注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注言古人患不聞故有所不知也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害害民是與民爲怨讎與本作讎一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注言民不從王命從其所行類善也不知君則怨深矣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注言上下無義對其相怨則寡者危也嗚呼□□□如之注□□人養食之則授服雖家畜不養則長人治民亦然也注首有脫文或是爵賦舊本不空非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懋德以備難注專利爲貪曲從爲諛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注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罪民不堪命而作亂力字舊脫從趙補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注有土謂之諸侯也之字疑衍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注言無遠德罔有天下也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注是國人爲患也言今諸侯無有若湯武者故患不在諸侯而在國人言內潰也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注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居位爾乃瞶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注瞶陽不聞翫心不惕悛改矧況也尚不知王定況貪諛之臣能得其所也缺處疑是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注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下民也爾執政小子不圖尊儉生均安爵以賄成注苟且無遠慮賄賂不任德賢智箱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衰哉注賢者靖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衰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注君子不以言舉人無功故也欲行有成故也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顚覆注蕃多徒衆言非一也貌謂外相悅而無實也君臣之相誣蒙必相及其顚覆之也注之也疑行之字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注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也乃汝也難至而悔侮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注爲不言也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謝云此篇誕而愽與諸篇絕不類孔氏爲注之甚矣其無識也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注叔譽者大夫叔向也周靈王太子名晉也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注五稱說五事遂終也三窮舊作五窮案潛夫論引作三窮御覽百四十六同又其下有言字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注告平公稱其賢才也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注聲就復與周之二邑名周衰晉取之也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若能幪子反而復之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暝幪覆也度謀遠與否也師曠見太子

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甚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注）言高於泰山言無上也不安至飢渴也（御覽先下有稱字）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注）儒而忘度所以爲謙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注）有成德不以驕易也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觀道如咫（注）言己不及古君子咫喻近（委積舊作大下咫皆依惠改）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注）問舜已下可法則之君子也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饗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注）言其仁合天道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注）盡力溝洫勞也貪財利篤其功合聖道也（謂之當如前後文作之謂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注）以其仁德入惠懷之行無常唯賢所在勞謙恭儉日夜不息返失之也（趙云返當作反注同注也舊作勤誤）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謂儀（注）一人紂也儀善（其所是三字衍據從沈增）師曠告善又稱曰宜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身何以爲上（注）問其事儀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冑子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謂之士下本注冑上或本有冑字）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注）作謂農功同謂好義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萃謂之君（注）立名生物謂化施於民也成謂成物萃謂之爲長也（舊脫生字又物與倒今從御覽改正）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教信曰子一人（注）敦厚也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注）四海四夷四荒四表四荒至莫

有怨背乃登爲帝（注）背欺恨也合五等之尊卑而論事義以爲之名者也師曠磬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問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注）磬然自嚴整也方道初本也起其物義也問最賢之人也（自古誰下本有能字）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注）律法也謂致其物也熙熙和盛言舜臣堯功德如此也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注）東躅踏也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跗是以數也（注）驟亦數也王子戲問故曠戲答（足跗舊作足躅案說文曰跗天寒足跗也從足句聲陸氏莊子釋文亦引作跗李登聲類曰偏枯一足曰跗今定作跗紀于求于二反）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注）交言於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辭而音合於無射之律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注）嶠曲名也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遠舊曲詠也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注）蹶爲人子三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注）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注）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麃麃亦和擾也不疑和之心（志氣麃麃舊誤志之麃麃今依左氏襄廿六年正義改謝云因左傳有國子賦轡之柔矣乃是數語以飾之謂者勿爲所欺）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辭也雖耳之恃而耳又算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注）辭別也爲人有所別唯恃耳也宗尊也（注則有二字疑衍）王子曰太師何天下所尊則有明王者也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注）言自庖犧至禹其子孫未有期運當時斯不立矣言周衰未盡

己必不立也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舊論問今從尊本下亦訛今從潛夫論訂正）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注）清角也言音汗沈木木生火色赤知聲者則色亦然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注）言死必爲賓于天帝之所鬼神之口口則王子之事不欲令人知之也（然字將字殃字舊脫今從王符潛夫論增風俗通殃作禍注鬼神之下或脫事禍二字）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注）未及三年并歸之年爲三年則王子年十七而卒也（風俗通此下有云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潛夫論同）

王佩解第六十五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注）言以利民爲德也天子事天所以威下使事上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注）得時所爲合應爲其機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注）周忠信也力多則功多也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慾（注）以義勝欲得昌大數有慾艾則無過也（文在字俗本誤在今從元本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事本改正注數有越疑數自形（注）事未成而豫慎則不困也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注）能斷所不思也知過軌改民將安生時謂可伐時也勝大患在合人心（注）聚合民心何患之有哉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

（注）內聽於孽孽而吐於中言宜其生災也可否相濟曰和（注孽孽似孽子之誤趙云聽內似謂聽信孽子偏愛之言文和宜此孽子當謂災害其子）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注）施謂施惠舍謂赦罪聖人以聞己過爲幸貴速改也福在受諫甚在愛民固在親賢（注）受諫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爲基親賢人則固明君之義也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注）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則禍害至離合在出命（漢書主父偃傳引作安危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危亡在不知時（注）敬命善則事合否則離矣威得其宜則尊恭己不安則安時謂天時得其

時也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注】怠懈墮不能行也疑由豫不果也邪姦衒也處姦衒是不居大之道也乃是得失之道也【注】由與猶通下本作猶又大上當有正字

殷祝解第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注】此事不然矣或者欲解之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注】言桀國中空無人又不然矣【謂云】湯之放桀亦如舜之封象蓋湯雖放桀猶躬至中野而安定其人民中野之民咸去桀歸湯國中虛者中野之地虛也故湯復為明之而士民致於桀之詞皆願歸亳桀乃與其屬五百人奔徙而至南巢也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注】此國為天下也【注】為當作謂湯曰否昔者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注】大帝謂禹明禹之事於士民也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注】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言與君更與桀徙避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注】不齊地名【注】文不齊下疑當有不齊士三字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注】言下亦當有國字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注】魯亦地名

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注】言桀以此辭勸勉湯者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注】必欲去也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注】南巢地名【注】舊本正文去字下注居南巢之地名誤今改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注】大會於薄後漢李善注文選引作歸于亳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注】讓諸侯之有道者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注】天下舊作天有子今從趙改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注】久處久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注】三千諸侯勸之也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注】逆天道故不施雌勝雄女陵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焉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注】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與從本一作於從

周祝解第六十七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為身災【注】言所以告汝不聞道為身災也【注】空闕二字俗本作不聞非誰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注】告以善道是生之是以教之以法也【惠云】刑一作形形與刑通朕則經汝【一本云案注似脫朕則卑汝四字】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注】經紀汝昌卑汝殺亡汝為汝請命名汝善惡也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注】狐貉俱以文受害人自賢則愚惡反見也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注】言牛以角死虛言致稼也凡彼濟者必不息觀彼聖人必趣時【注】以不息故濟以趣時故聖【湯夫論引云凡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注】山以有玉故傷人以有言受患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注】不徙以及時人故失其福也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注】行謂與時偕行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注】以其供人用自然理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物且何為求【注】萬物自然不為人來聖人則之如因雞鳴以識時也【趙時或疑當是時下本作趙物字下本有】故天有時人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注】正謂敬授民時也爭謂爭共歛之也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注】經經度之也敬敬上命也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注】有禮則讓故不爭聽順靜服謂不為亂也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獵有蜂而不敢以螫【注】喻人以小能

不敢望大官亦求自盡而已也【說文引作獵有爪蜂與爪同】勢居小者不能為大【注】雖有其材勢不便故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注】不貪害也中正不立不大其度至道不行也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之起自近者【注】因木以伐木因近以成賊之起皆本作而起謂下文衍一者字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注】成者能昭猛者能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注】虎以食陷穽人以欲陷詐詐罔也獲舊作獲訛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偃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注】此言飾末業覆本質也盾喻為人當有所備護解其柯舊脫其字趙增偃矢即嚴矢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為勇【注】言亦貴以危身禍至不可救也【注】言亦疑倒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注】以言患因事而起故事也離罹也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注】植立也有生則立也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注】還謂至也貌謂無實時至故應日出普照也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注】言當以大略順時也至字疑衍火之燁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注】燁然也火曰炎

上牧謂法也定疑走之誤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注】桴所擊鼓也言惡改由於發者也【陳云桴當訓械注非】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注】惡於何也言其微也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居皆若之何【注】覆滅也事謂事無役也孤謂無人居謂為人分裂也【注】無人舊脫人字下本有居謂舊倒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注】仄跌也食謂毀明而生魄也以日蔽於陰喻君行失道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注】微以積小以致滅亡者也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

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注）言因道動靜法天地因言善用天地之間有蒼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注）蒼寒竭盡也列子日初出蒼蒼涼涼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注）言五行相勝以生成萬物盡可稱名之也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注）從謂立也始與終同故曰反也反皆作及今脫同字案文義補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注）姑者且也言幽明之相代陰陽之變易短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始終之道也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注）言皆以貪餌自中鉤檻也人智之窒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注）誠於事故可測牽於事故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注）言服飾之窮物也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注）言陰陽之稱號牝牡之交合皆自然也君子察自然之理則福來也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注）生事謂變也生詐謂詐爲求之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注）所以生成所欲也謂云爲之事也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注）包謂包藏陰謀雄謂雄桀於人也勝謂勝所忌皆惡忌事也注未一忌字疑衍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注）言法天地則喜怒無錯推古久則萬始可知也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注）名以左右則物以數爲紀紀則生利利以利情也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注）等差也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也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爲之君（注）羣類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注）脩長也謂綱例也

逸周書卷第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銓法解第六十九

器服解第七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幣帛之閒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閒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克□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不捷智不可□□於不足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功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衛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閉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立之害毀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并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毀之未利克之難并之不能可動也靜以待衆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與無苦而危矣求之以其道□□無不得爲之以其事而時無不成有利備無患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不道行事乃困不作小□動大殃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樞體也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暨亂之君國未亡也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果鄰家難復飾也封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之畏事不可以本權失□家之交不可以枉繩失鄰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施度於體不慮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鄰家則不顧難矣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養民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擠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卑辭而不聽□財而無枝計戰而□足近告而無顧告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于閉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天命無爲是定亡矣（後舊作授從趙改蓋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備弗可成舉物不備而欲□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勢不求周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內無文道外無武迹往不復來者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古今未有（古今舊作故令訛從趙改）據名而不辱應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而不費唯時勢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而有權久之而能□唯義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惠云謀宋本作謀古通用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不至妄爲不祥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慎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道也

銓法解第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敬謀祇德親同三不遠也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慈自惡三不近也有如忠言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惡合計掏慮慮泄事敗是謂好害三不畜也（掏當與搗同）

器服解第七十

明器因外有三疲二用器服數猶四楷禁豐一觴天葦獨食器纏蓮膏候厨侯樂鉍琜參冠一竿皆素獨二丸弇焚菜膾五昔纁裏桃枝素獨蒲簟席皆素斧獨巾糸續緌縞冠素紕糸冠組武卷組纓象□□瑱縞紳帶象玦朱極韋素(一作數)獨簟箙捍次車蓋冒□純載枉纏喪勤焚纓一給器因名有三幾糸菌纁裏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糸象糸純

周書序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舊作習常訓案此六字中疑商殷二字)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惠和舊作惠和訛案左氏傳云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正與此文同今改正)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脩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所脫不止一字俗本作文王非)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穆王當作文王蓋穆考求可稱穆王與此下有觀鶡詩正義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當在此)□□□□□□□□□□□□□□□□□□□□□□□□□□□□作九開文王惟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脩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作誤訛用)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鄗命周公謀商難作鄗保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武舊訛戒從趙改)武王忌商周公勸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作皆訛於)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商謀啓乎周周人

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武王既尅商(舊作既訛)建三監以救其民(此有脫簡)為之訓範(此有脫簡)□□□□□□□□□□□□□□作大聚(此有脫簡)□□□□□□□□□□□□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篇內作耆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脫簡)□□□□□□□□□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群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前編)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肇作啓訛)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五則疑當作五明)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舊脫徵字在上以五之下今移此)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王俗厚本無字又後作世其)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某當與謀同)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作王佩(王者本或作玉者訛舊脫作王佩三字今補)

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趙云將字衍)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明本一作民)周道於是乎大備(舊無是字趙案文義補)

逸周書卷第十

附錄

昭德晁公武讀書志（以此書入史部雜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惟書法信實者行於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弘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採數家之言以成其書況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胷臆偏私褒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愼擇之而已矣（案刪書不當繫以汲冢楊升菴已有辨）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入經部書類）

汲冢周書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者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書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者

李巽巖逸周書考

晉孔晁注周書十卷案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入卷大抵不殊若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及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祕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纂緝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巽巖李燾

丁黼逸周書跋

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誣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關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行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曰天子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志藝文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殘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脩補頗多其闕數篇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東徐丁黼謹識

逸周書校正補遺

卷一

常訓解　上賢而不窮注窮謂不肖之人○案章本作肖各本俱作省

卷二

大武解　戰有六厲五衝六庠五虞○後獨闕六庠之目案鄧保篇有五祥六衝七厲此庠字與祥通

大明武解　俄傳器楢○案俄傳似當作蛾傳音蟻附墨子書有備蛾傳篇

大匡解　以罰助均無使之窮○罰民有過者其穀幣仍以予民也無使之窮所謂其罰人也不傷財程典解　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惠半農云三忠卽三公文弼疑本或作三惠國策臣作惠古字也

卷三

文儆解　倍本者槁○倍與背同魏甄后塘上行云倍恩者苦枯意亦本此

大開武解　動不時民不保○北堂書鈔三十引作民乃不保案下文句中皆有乃字此處亦當從書鈔補

鄭謀解　由禱不德注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正文由字疑本是曲字故注云然注爲字疑當作謂

卷四

大聚解　立勤人以職狐注職同○同疑司字之誤職訓主司亦主也

卷五

度邑解　叔旦泣涕于常○古常與裳通或云于常異于常也又鍾伯敬本作十常豈亦與倍常之義同與

五權解　疑德無舉士○宋本元本此句無字作方闕後來本乃有無字

作雒解　故曰受列土於周室○初學記已作故曰列土於周室御覽因之耳

皇門解　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此句上疑本有自字誤在上句注中前卷中卽有似此者

維時及胥學于非夷注時有○案時當訓是觀注下文知有字爲誤

大戒解　其位不尊其謀不陽○謀言賢者不在尊位雖有善謀亦不能顯示於衆人而使人服從也注似不得其意

卷六

謚法解○案五經文字謚諡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則行之迹正當作謚字今說文不從益而從分從皿以從益者爲笑皃今人多從之此亦不能違俗也

卷八

史記解　注秉政則專生殺則多恐雖君奪其政懼禍見及故作亂也○案專生殺三字當重下當云則多怨讎各本作恐雖係字誤當改正

卷九

王子晉解　自晉始如周○始字疑衍

委積施關○元本章本俱作委積俗本作天下非返失其身○似指因于羑里

是之謂儀○上云如武王者義則儀當從舊本作義而注乃云儀善故今從注作儀豈以古義與儀本可通用故耶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北堂書鈔四十六率衆作齊衆

非辭而誰能○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

注王子戲問故曠戲荅○章本曠上有師字

王佩解　注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生○案所親近所字下本作謂別本作皆並誤今案正文改正又任用俗本作利用亦非

周祝解　榮華之言後有茅○惠半農云茅讀作矛文弨案注云致穢正釋茅字惠以矛與牛韻故讀從之非改字也

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注萬物自然不爲人來○案依注則正文求字乃來之誤來與時爲韻上文是時亦不當作是則又且字亦似誤衍

貍有盜而不敢以擲○案盜當作叉說文於貍字下雖引作爪但爪爲覆手叉爲手足甲似作叉爲是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案下文焚其草木似承此句但此與下句巧字爲韻則木字衍也兩喻意各別正不妨多一字少一字

注言因道動靜法天地○元本章本何本因皆作用

卷十

武紀解　幾而弗免○章本免作克

應行而不困○章本應作隱

周書序　武王評周公○評疑訊之誤

吳越春秋

趙曄撰

吳越春秋目錄

卷一
吳太伯傳第一　吳王壽夢傳第二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卷二
闔閭內傳第四
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句踐入臣外傳第七
卷五
句踐歸國外傳第八　句踐陰謀外傳第九
卷六
句踐伐吳外傳第十

吳越春秋一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部炎帝之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處故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姙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敏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旋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爲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麻五穀相其宜（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也）水高下深稷黍禾稾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猶竄也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爲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姞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尚書紀不窋卒子鞠也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作榆毀隃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南岐作公亶父通曰慶節至是爲八世）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葷粥音同青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

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亾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在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邠亭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長安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是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有莘國名太任王季之妃也）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歷之母曰太任夢見昌日月之精而孕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衡山在荊蠻）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吳地理志太伯奔荊蠻號曰勾吳荊蠻吳越寫言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猶類也）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平原問子思曰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豈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

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大伯墓在吳縣北梅里二說不同此云平墟尚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橋疑吾吾子柯盧盧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卑立（史記世家熊句作翁盧作夷專作轉頗作柯轉卑作卑）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卑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

（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命夢已下始自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作也但據古文編命耳）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亾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楚子反而奔晉自晉申侯使吳教吳用兵也行人掌諸侯賓客之禮諸以時巡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蠻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蹕三月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注謂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二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為季歷二伯來入荊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曹公庶存適亾（嫡亾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奢宦公族）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襄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及曹宋盡放其邑與卿而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來邑漢改延陵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當楚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表書於昭元年書曰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死世家年表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當昭元年可也十二年當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云餘祭十年十七年亦數得四年卒吳越春秋以為餘祭十二年卒誤也）以效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今河南項城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子圍蔡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亾舟（舟名餘皇為楚獲邪曰餘皇）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掩蓋掩其不備而襲之以歸）光欲誅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亾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仲奢之祖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祥忽遽貌命音平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任舉賢能以政民人人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北臨汝南郡華容縣）

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蠡鏤之刺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皆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今譙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

乎無忌承寵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究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鳥遶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亾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毛旁或作苹棚其誤不則當作君王一文平王明后人報汝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亾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

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亾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亾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止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沂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渭當作尋四尺已物倍物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盛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

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因因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盧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蓋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音栗字）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狂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譖伍胥之諫（譖當面稱說之失）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

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鱄設諸）專諸者堂邑人也（吳地濱海地理志云堂邑縣臨淮郡屬豫州）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雄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遣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吳世家曰遏則吳人號為王者也）次曰季札（札本作扎）次曰餘昧（昧本作末）次曰季札札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季札念季札為使去（去音亡）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季札為使去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劒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于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過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諸樊之戚於昭公三十年諸樊也舒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戚於昭公三十年吳子諸樊也舒亦書吳子遏卒諸樊也舒亦書吳子僚遣公子光伐楚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寫者誤邪解但誤邪）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伐楚拔居巢鍾離而還杜預曰居巢鍾離二邑皆楚地居巢今廬江居巢縣鍾離今鳳陽鍾離縣）及錫（錫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卑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桑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曰兩女子桑下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廷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立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蓋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杜預曰楚喪在僚十二年）使公子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鋸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

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戟枝爲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乘兩軹註軹謂兩轄詩沾曰車軸之前貫殺者爲轄殺末之小穿容轄者爲軹此言胷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胷也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燭吾吳使徐人說掩餘燭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爲楚所滅漢地應劭應劭曰舒今廬江舒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二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吳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容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也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

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上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史記伍子胥傳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閶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爲地戶閶闔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

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蓑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鐔中缺者犬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

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亾吳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通作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

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作伯州犁白俱所伯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郄宛（郄宛當作郤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二十年楚公子圍殺文宰伯州犁于郟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犁流亡郤宛非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遥切臣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慕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荊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太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鳶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耿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亾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詰責恨怒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蔚）恚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占疑當作視）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見吳王王曰子吳王闔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乎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慨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

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劒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盡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執鑒操劒盾（鑒尹切矢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

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椹）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士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撫鼓

之當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虐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公將二公子蓋餘

燭傭謀欲入郢（楚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冠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逐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伯州犁與鄧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爲鄰國所笑且鄰（鄧）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鑒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題湊椁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美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

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皆作湖）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邊即有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或因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鋌赤出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

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待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巢伐駕六始用子胥亦合今此者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巢）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

言遂伐破檇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地是爲圍盧五年杜預解曰此之前雖頗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作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在江南北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字乘人人）以歸爲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爲閩盧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爲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亾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驌與駿馬也奚音霜亦曰騂騮）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爲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唐成公）使其子乾爲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左傳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水爲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州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亾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澨（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作迫）於吳寇出河濡（河水出崑崙濡與雖同杜預曰雎水出新城昌遷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雎水出梁郡鄒縣鄒道元庭蕩渠三說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濡濟江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邳夫人事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鄖（音云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今松滋也）大夫鍾建負季芈以從鄖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亾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閒

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懼大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

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亾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跟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柏公（按申包胥於秦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柏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大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柏公（柏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亾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場之患遠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亾於秦何利則亦亾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師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閒兵伐唐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

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加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奔晉遂爲謀主楚是以有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illegible]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罹讒口無罪而[illegible]子胥之出亡[illegible]樂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蔡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圖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鑒矣）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犂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劫（劫疑當作刦）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

暢達（[illegible]而暢達之當作[illegible]）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illegible]悽悷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illegible]文明夫差爲大子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

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illegible]）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illegible]）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鉏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illegible]）走犬長洲（[illegible]）斯且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illegible]）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爲若（[illegible]）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illegible]）

何

池

吳越春秋二卷終

吳越春秋三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佳切敕宰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十年春吳子使徵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陳伐齊而見書誤二年夫差北伐齊十一年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音伐齊齊敗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聽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由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吾俱亾亾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託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牧牙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疆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而下怨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毛遽作邪邪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亾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絕因居作困）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作居諸故來無下文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禕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欲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試孤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臂彈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亾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大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予）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才爲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獎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失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伐卒（子貢傳伐作卒）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鑑（音歷蒸而不炊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鑑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音商流視）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簾簾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鑑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簾簾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火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亾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王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悲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晉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亾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偉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歷也兩鑑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簾簾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絕盲作弟僮作宮者是）與奴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

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枉提我至溪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太宰嚭超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

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亾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微幸他國猶治救癘（古末切疽落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

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衍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菅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衍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爲檇員誠前死掛于胥（傳作抉）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惟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亾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亾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亾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亾乎子胥曰亾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塞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

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忍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爲十一年此言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韋（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囊）投之於江中（夷擂形）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聳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悵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 三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爲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

園而來衣袷（袷當作洽洽沾也）屨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衣濡屨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蹴微進欲啄螳蜋螳蜋之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屨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昔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東北入海者也婁江東南流老爲東江無松江爲三江口師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者從婁江東南流老爲東江無松江爲三江口師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蠡湖馮夷湖太湖而五處皆昭曰胥湖蠡湖馮夷湖太湖而五處謝云太湖之水通五湖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官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舟師餘皇舟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而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屠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闇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劍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若荼（周禮望而眡之欲其

若荼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華）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禍請軍（國語作董褐諸軍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勝傳蒲服就秦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爲諸侯笑孤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禍將還吳王躡左足與禍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禍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歃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勇貢山即宜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屬荆州門吳孫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鑾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禍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泝字當作沿順流而下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乎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係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作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兩語不載）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音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

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二十二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四年也傳止云侵吳說吳世預解說吳使不爲禍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餘杭山即陽山別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偉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廟云吳王既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胥宴守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

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寧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祐曰夫差蠡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常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因辱吾君與君夫人使瑩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

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王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逐而越夫因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阿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決于公之嫉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別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縻（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稽亭西卑猶位近大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殘其妻子曰殺太宰嚭殘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美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藏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于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家則也）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殘其妻子曰殺太宰嚭殘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美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藏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于將之類皆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家則也）

吳越春秋三卷終

吳越春秋四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書無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黑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高顓頊之子其世太遠班固以為王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者可以通乎孫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女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縣志禹汝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關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又為獸類作能者勝也東方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羞豈鯀化為二物乎）舜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

（魏字不通疑當字之誤）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益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丈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禹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山索隱以為合詩候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嶋州接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南至越地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水之年通數也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三年而冗州平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脫乎諸若此類蓋有傳疑尚矣）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沉行乘橇山行乘樏橇音苞樏丘遥切）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霍皆一山二名俗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豪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稱有塗山之會泉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豪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遊出夜會于長壽春也若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以禹娶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實禹會校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啄啄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堅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堅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慎曰太章堅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鳥於切姚笑聲揚雄卦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楓引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禹擗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屬洮州隴支縣界）南踰赤�short（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岊水）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寒而黍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河源所出）察六扈（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弱水在張掖刪丹縣弗流水在元氏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夫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在張掖刪丹縣弗流水在元氏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絳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闢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經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

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嶽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茅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慎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

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者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墨子曰禹葬三頃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增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日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泉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

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采其實）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林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家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噦噦喋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譯譯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譯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禁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哀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一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邾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爲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諸司馬河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爲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皋如等豈皆其姓耶）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范蠡築城也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西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社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解不能殺湯於夏臺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誤御覽因之在地羑音酉）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鼃魄有（此下當有知字）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戎氏文馬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鴻斯之乘又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雜侗于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皮千令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刻之利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陰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業騶業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人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悞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皋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行周音弼註佛符行周音弼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

奉教順理不失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亾之君勑臣守樂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令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當有闕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亾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

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赦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作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翩兮雲間任厥（此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驅驅（凡梵兩音馬疾步）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憂也詩憂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胡犬切淚流貌）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慨兮誰識越王聞天人怨歌心中內

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約生絲繳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柱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亾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亾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王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亾國之臣不敢

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檽夫所刈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

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四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西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

項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賂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問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日及日反其末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九切惡遏各切下同溲部倒也惡大溲也大小溲邪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芩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芩草蔵也菜名類之小有臭氣以年民新其根食之）

（會稽志載出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藏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月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懸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土當作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存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　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恍

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西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徒結切日昳也梁元帝纂要曰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十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四卷終

吳越春秋五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爲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百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巳巳之日時加禺中時加巳也淮南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 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薪蔬從炭瀆至練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厥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以象樓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豉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爲於虔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

服事吳也不敢塞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一里一名怪山名乘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湧臺也案宇記龜山門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豈嵩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嵩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獄象已設崑嵩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爲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驛於離丘立苑於樂野越絕曰驛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爲苑今有樂瀆村燕臺在於禁山被越境無禁山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齊臺在於禁山越絕曰禁山者勾踐齊戒臺也既曰齊臺則禁當作禊禊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勾踐游也休息食室於氷廚一曰氷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二人而言于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赦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赦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氷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氏箋葛所以爲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女治爲絺綌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縣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太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笥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笥遺吳增封之禮謂笥爲越椒今此書無九笥二字詳下文文笥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蜜王篇蜜下蜜切盆也此笥字誤文作蜜音驚鄰文作蜜音驚鄰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僻狄當作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申須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而言于胥曰越有聖臣范蠡曰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發台台音胎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引皆作未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歸詩有饑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今不敢遲弱於羅今輕霏霏號絺素今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敵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舉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蹠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亾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字文行）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夫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

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亦作頹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煙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畢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記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慮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得下當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警檄（警檄當作警嚮）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

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四海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倪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履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義字之誤）（希古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倪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倪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亾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貴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亾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倪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指之以使（曲禮者有便託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熊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倪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

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菜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為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遠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洲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地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谿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工作之士）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柔橋欲以獻吳以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思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尤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敵上吳王以為長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著是其異人之技節者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別越之為殿亦已依矣而特以其遺餘本吳例越之失言而吳之易說耶）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城基於閶門而新倉於大廣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人）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於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對獻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敢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略切置也）望陽出耀筴（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任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縣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涔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寖廣寢廣寢漸又侵侵漸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晝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殷紂伐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周幽王伐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遂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亡妹音末喜音嬉）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涔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饑

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恕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蟲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矣（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豕）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爲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今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

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亾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書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矜竹（篠矜竹名篠五鳥切矜央魚切吳都賦竹則篠簜）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援林內之竹伯樂相馬未折墜地女接取其末校此書未字當作未捷通作接易書曰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左傳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堵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高或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宦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世本黃帝臣挥裔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弭弭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刃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略同但琴氏傳大觀大觀傳楚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熊渠侯翼侯魏侯也（熊渠子名摯周厲王之臣爲句亶王之時鄂王之祖也翼侯名摯周厲王之臣爲翼王之祖也魏侯名摯周厲王之臣爲鄂王之祖也三子皆熊渠子康爲句亶王之時鄂王之祖也翼侯名摯周厲王之臣爲翼王之祖也魏侯名摯周厲王之臣爲鄂王之祖也三侯者本紀世號所謂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裏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銜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敕

使也金爲實　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勹）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俞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扶粉）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教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手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案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五卷終

吳越春秋六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伍子胥知吳必滅之蠡皆以爲春秋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亾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迭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瓮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

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歸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忿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鬬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嬴（蒲嬴當作蘇蒲水草嬴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耻也（國語注少耻謂進不念功賜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出犀則無吳

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闔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史記伍子胥傳：士卒爲之泣，莫爲用。國語：范蠡五湖之習戰教士，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如管子所說之兵也。若子謂君所于蔡有恩惠者請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蓋準之施曰：蓋準之戰，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所至二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聲之。笠澤，實句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上。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表）間（國語作間，當作間）於戰，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願聞其說。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作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是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子之，彼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

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矣，以而可亭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與國語共爲八大夫耶？）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表）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叟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也。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皐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已下令字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爲明誡。吳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

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躁躁摧長恩兮，擢敏取妥（受音綏，兵器，詩周禮皆作綏，周禮作旌旄，說文以橫竹八觚長丈，橫竹謂劍士白旄，其旨處台之旄，其有力，稱名受，音也，長一丈二尺，無及，所擁矩於車上，與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貅（貔貅，猛獸，摩按曰：以虎或曰似熊，熊羆俱切，似狸，能搏獸，豪天陸佃曰：虎五指爲貔）。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慘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橋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法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

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蠹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蠹蟲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蠹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兜甲爾雅兜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兜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逾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越之左右軍乃遂伐吳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圃笠澤也史記江表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人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陵西通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

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足爲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爲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並書繫其事於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吳語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雄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蠡日之會稽也若微天之中東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立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自日而自殺意者勾踐肆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

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爲爲創會作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臺臣爲樂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作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惜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徼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

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汙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仕）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入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盡六陽盡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驛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爲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

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忠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亾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溲）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作享）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亾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鏤）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伏劍而死（徐天祐曰勾踐既四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侯居多義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不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即歐冶子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圍四尺廣十六尺爲常盛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爲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渡爲其殺賢大夫而譬傷其類也至作爲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推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檝爲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太客山取元常之喪（太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太客大冢者乞常冢也）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熛火飛貌風熛然如火飛也）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注冢中分風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爲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爲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怜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兮舉兵所伐攻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塞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今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爲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龜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

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子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十世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鮌　禹　啓　太康

仲虺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六世

無曄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爲名　王侯自稱爲君

尊親失琅邪爲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當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逐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大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太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欲自稱爲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餘亦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琅邪徙於吳爲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彊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辭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六卷終

越絕書

附札記

撰人不詳

新興書局藏書

目錄

第一卷　越絕吳傳本事
　越絕荊平王內傳
第二卷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第三卷　越絕吳人內傳
第四卷　越絕計倪內經
第五卷　越絕請糴內傳
第六卷　越絕外傳紀策考
第七卷　越絕外傳計范伯
　越絕內傳陳成恆
第八卷　越絕外傳記越地傳
第九卷　越絕外傳計倪
第十卷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第十一卷　越絕外傳記寶劍
第十二卷　越絕內經九術
　越絕外傳記軍氣
第十三卷　越絕外傳枕中
第十四卷　越絕外傳春申君
　越絕德序外傳記
第十五卷　越絕篇敘外傳記

越絕書卷第一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幷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折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彊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鄫婁莒。旁敲越王句踐。屬鏤墓發。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扇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澤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稱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複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

越絕荊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胥。胥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長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人。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安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荊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讐。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恩。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執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舍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荊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幷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市。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荊邦之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伍

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胥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蹤。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蹤。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徙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徙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恆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尙。子胥遁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十五戰，十五勝，荊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期，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爲之柰何？蓋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尙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時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邱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

越絕書卷第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蒲池昌里，一在安陵里。

南城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且食於組山，甚遊於胥母，射於鶴陂，馳於遊臺，與樂石城，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閶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門，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辟亭，到番兒就李，吳伐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廬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逢江。

閶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埴池六尺，玉兔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爲虎邱。

被奏冢，鄒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壤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鳧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寢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巢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越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毋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

蛇門外猜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爲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邱，吳王不滅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匠門外欄溪橋中運鄉大邱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救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審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城，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闕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

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北野禹穴東所舍大學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陵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東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學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巢湖城者，闔廬所置巢也，去縣五十里。

欐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鉏窮隘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莋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莋碓。

放山者，在莋碓山南，以取長之莋碓山下，故有鄉名莋邑，吳王嬉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莋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鑿星，去縣二十里。

搖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荊王所置，與巢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石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搖王冢也。

烏程、餘杭、黟、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廣山者，巫咸所出也，廣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毋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牛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磨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皆卑，鑿皆卑下，以南注大湖，以爲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皆主畜。

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此條原闕，據吳郡志補錄。

蒼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名，去縣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於棠浦東，江南爲方壯，以利朝夕水。

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

胥女南小獨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縣三十五里。

白石山，故爲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爲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殿屋，以爲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

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霤高丈二尺，廬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二

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閘，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冢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邱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更名大越爲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諸春東冶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彊並，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

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溝以爲陵，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荊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諸龍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並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

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一

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書卷第三

越絕吳人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蠻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蠻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事君之義。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邱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蓋其忠信。從其政教。調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益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蠕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

故曰。天道益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益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婚祝禱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報。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春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線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譏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強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於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

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弒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奸猘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

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瞽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

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牢荆伯。乃魏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條內矛。亦雜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鑑也。方舟航貿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蘆者。越人謂船爲須蘆。亟怒紛紛者。怒貌也。至士盤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遣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

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書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邪頭而皇皇。彊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

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二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子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皆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其教而圓之曰。諦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

注、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稷、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菽、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書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徑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棄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資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嘗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爲臣、爲我掃舍御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狸之戲也、狐憑卑而雉懼之、夫蟲蟲尚以詐！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辨、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

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逆、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璧、璧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困、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來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傷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讒讒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猶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觀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勸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弓別居、贈臣委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餐、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遜之舍、獄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郎日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變、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嚭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斃、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嘿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避、曰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藹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能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龍吳之年、宮有五寵、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發、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髮、衣服純素、不苟不元、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處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麥桀紂而蹈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

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車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殺胥胥乃圖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盧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略如故太宰嚭又曰闔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輙其數必正若是越雖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圍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棄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逍遙溯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句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堙人前知乎千歲後視萬世深聞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嘉吳厄會之際後王復來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於下大歲入會壬子歲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望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毋沒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咎中王莫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子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棄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

曰寡人登臥夢見非瓢滌大與越爭棲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闘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囚吳將昌也

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愛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慮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胥楚荊挾弓以去襄不止窮吾前後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幾大憂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虧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尪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

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事於君絕世之臣讒諛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覺聞辯見日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滑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葉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人其縣知有賢者未視所在來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乘時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謂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書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疾賤未嘗世祿故自非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嘗與言蠡曰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其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儈自衒於晉管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面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覺以禽吳子貢曰處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寃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恆第九

昔者陳成恆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邱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恆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恆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恆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御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以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強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強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主無強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恆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恆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報彊齊而威申於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因危以廣其德智者不乘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圍齊威申於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嬰與禍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禍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中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粮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隱居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別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益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

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越絕書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越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積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譚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譚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琅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翁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稱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密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壞。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邱。

美人宮。周五百六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增利里邱。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宿臺。馬邱。周六百步。今高平里邱。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邱。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邱。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士。已。作昌士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遁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

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著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冢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親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伍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鼓。鼓陳詐兵。越師潰壞。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嚼唇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衆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始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塢。其人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曰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斷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廟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廟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城里。故爲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爲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琅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弦。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曰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譚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鈷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鈷。濱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冢山者。句踐以畜雞冢。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冢山在長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湟江以來屬越。疑冢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戟。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當冢也。初徙琅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

一曰。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宮瀆是。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餘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

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鼓鍾。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銅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當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爲和公郡。社稷墟。

巫山者。越臣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堙之東坂，其上馬簾，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簾，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殺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十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姑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游軍士也。

馬嘶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嘶嗥，事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敎兵城也，其陵閑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諸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强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八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諸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遣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泉鄉，更姓梅，梅里是也。

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天下。

政使將魏舍內史敎、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咎，政使將王翦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敎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翦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鄰，故餘杭柯亭，南東奏樓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文立於越棟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鄰，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刻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河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書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亡，時國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閉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賤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練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賞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盜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屈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

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試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謀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蔽。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弟視死魂，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能頓不得已。子胥內殺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强，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塡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讒，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昏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國，蔽惑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書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湖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八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鑄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殿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鑑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鑄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財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殿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綵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嘉遊，博聞强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胥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情，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

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相與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聖臥姑胥之臺，夢八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鑣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鑣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圍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巧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倬倬，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鑣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鑣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圍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帽，肉袒而謝吳王。王欲聖言不辭，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南顯，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辭我，提我山中。後世爲霍巒。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能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稻而殖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龍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王亟殖

越絕書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面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屬，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寡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滅，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恆使其芻莝秩馬，比於奴婢，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遲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有知，吾魂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書卷十一

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背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對曰：恐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指之，四忽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磁鍾，肯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鋒，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頹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淨，雷公聲震，蛟龍奉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泊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

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鑄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陵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視其鋒，巍巍甚銳，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鄒從文起，至莽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藏。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書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柰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菽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刻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殺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鹿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道，西施鄭旦，越附涛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晉聞越王句踐，盡晉不倦，晦顏覓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晉聞越王句踐，服儉行仁，聰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晉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利害。晉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似，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

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桑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脆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殃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穀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穀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穀將，軍可降。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穀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少卒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鄭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郡，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衞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因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參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廣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雁門、北郡、清河、婺也。

越絕書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背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右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能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道也。當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舞彈五琴之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皆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耶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隸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乎？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賤，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國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秋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逢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藏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爲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王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觀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氣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匿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匿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盛衰相因，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雘帛滋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所誚，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

不暴人之勝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告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畏，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繆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時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塞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中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而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也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謂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後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勢，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陶也。

越絕書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告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經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持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周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員，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

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果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虔天閒，涉天機，後祇天人，前肇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虔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明湯，復之於晉，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猥，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盧思，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慮，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爲爲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納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遂自遣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興害，去於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隱微，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實之實，祕文之事，深述厥兆，微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怡澹不泄，敘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敵，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闡，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荊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虛，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眞，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卻敵之路，觀乎陳恆，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敍，能知忠直所死，狂惑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

差不能□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書卷第十五

越絕篇敍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曰，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起，作肉刑，五霸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強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滿，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者，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強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恆，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悅，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荊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荊，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恐，故乘其政也，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強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恆也。

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荊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次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概，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敍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次無止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

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禮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王天大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百珍，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扈輦輦馬，遭逢亂變，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容社易爲禍，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君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儻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久。

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吳管乎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代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管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管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逃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識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

死葬其強，不直自斥，託類自明，爲精篇恩，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閔，時莫能與，伏寢自容，年加申酉，惜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得麟，覽觀厥意，嗟哦非文，於乎哀哉，湮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著不得，莫能遠焉，猶秋毫精爽，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口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箝口鉗精，深自藏也，君子得麟，邱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實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水，蓋所有也。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輕平王之盜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稱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己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得蓋不足乎言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答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史記孫吳列傳正義引七錄云：越絕書十六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崇文總目云：十五卷，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舛闕，總二十篇，按今本十五卷，內傳四，內經二，外傳十三，合之止十九篇，是較北宋時又缺其一。然郡齋讀書志附志所舉篇目卷第，全與今本相同，則其來久矣。直齋書錄解題，乃稱十六卷，蓋偶誤耳。其撰人或云伍子胥，或云子貢，四庫全書提要據篇敍篇，斷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又據王充論衡，知吳平即吳君高，越絕即越絕錄，然篇敍篇於子貢子胥已不能定，其云記陳厥說，略其有人，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則袁吳止爲之論說，疑外傳諸篇是其所作，非即原著越絕之人，本事篇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陳振孫曰：蓋戰國人所爲，而漢人附益之，斯得其實矣。是書世無善本，殘闕舛誤，殆不可讀，此爲元大德間刊本，末有無名氏跋，即四庫著錄本也，然以漢魏以來，古今逸史本校之，舛誤更多，因雜取古人所引，舉其同異，又趙曄吳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絕，可以互證，其灼然無疑者，徑改之，義有兩可者，並存之，他無佐證而以意參決者，輒著案語，附記書後，授之剞劂，聊誌一時之勘，以云善本，則吾豈敢，錢培名識。

札記目錄

越絕吳人內傳（原題脫人字，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所載篇目亦如此，則其來久矣。按本篇首語云，吳何以稱人乎，篇序篇云，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又云，稱子者惡楚王僭，及乎夷狄之，首吳人也，是當有人字無疑，今補。）　越絕外傳記越地傳（地上原脫越字，郡齋讀書志附志亦脫去，今依上吳地傳例補。）　越絕外傳記軍氣　越絕德序外傳記（此二篇篇目原本脫去，今各依本卷補。）

外傳本事

中國侵伐（綱，德序篇作邦。）故曰越絕（絕，原誤故，依德序篇改。）　乘薛許邾莫莒旁殺盡走（按哀四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薛泄之會，聯詩爽發而謂，脅衛驂乘，疑此有脫文，當原譯呂，依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本改。）　見夫子刪詩（書上疑脫詩字，句又見本篇末有詩字。）　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期字疑爽明字形近譌衍。）　以爲中外篇（原注一作篇，按上篇云，乃作成中外篇，疑此文篇下亦當有篇字。）

荊平王內傳

其民重移（原注一作侈。）　於是乃南奔吳（奔，抄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三，又五百七十一引並作走。）　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書鈔，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並人上有衆字，歌上

有即字。）　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市虜之綺（吳越春秋作日月昭昭乎，侵已誤，與子期乎虜之綺。）　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首句有脫誤，爲字疑當在句末與篇河誤，書鈔作心中有悲日已施子可渡河不出爲，爲字作正誤，但脫何字耳。吳越春秋作日已夕分予心憂悲，月已離兮何不渡爲。）　兩而不仁（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嘗試相得形於默。）　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平王時不當蓋御覽三百四十三引無平字，是也，下同。）　漁者渡子于奔之津（御覽子字不重，紀信考篇亦作于奔，吳越春秋作乎溢與越絕合，然溢水與吳越不相涉，由楚入吳以溢爲近，太平寰宇記於鄂州武昌縣溢湖下引與地記，逸溢父渡伍子胥事，則奔溢水明矣。）　頭食而去（食，御覽作淮。）　挾匕首（挾，御覽作伏。）　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胥（御覽百九十一引無平字子字。）　而平王殺之（平，御覽作惡。）　子胥遂逃出走（子胥下御覽有得字。）　猶不聽寡人也（也，御覽作之，則逸下與字爲句。）　今此報子也（今下爲文類聚三十三，御覽四百八十三引並有以字，是吳人內傳篇作今，此以報子也。）　司馬子期（原誤其，依漢魏叢書本改。）

外傳記吳地

築吳城（吳下原衍越字，不可通，今刪。）　後二世而至夫差（世，原誤三，依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本改。）　南城宮（城，原誤越，依吳越春秋改，徐天祐吳越春秋注引越絕書無城字，吳地記作南宮城。）　且食於組山（組，原誤紐，依徐天祐引改，吳越春秋作俎。）　射於鷗陵（鷗，原誤鷗，依吳越春秋改。）　與樂石城（原脫石字，城誤越，又自越字以下，斷入下節，致不可通，今悉依吳越春秋補正。）　吳大城（原本迎上，今按前後例，當另起。）　東宮周南面十里（御覽百九十三作十四里。）　二百二十六步（御覽作二百六十步。）　東面十一里（御覽作一十里。）　吳小城周十二里（御覽作一十二里。）　一里二百七十步（御覽作二百步。）　路西宮在長秋（路字疑衍，西宮似當另起，御覽亦作路西宮，蓋路上有脫文，結仍其舊，在吳秋，御覽作吳秋門。）　秦始皇帝十一年（御覽作二十一年，又九百二十二作十二年，未知孰是。）　出胥門（門，原誤明，今改。）　奏出土山（出字疑衍。）　度會夾奏山陰（水經漸江水注夾作稽，奏作溝。）　柴辟亭（辟，原誤壁，今改。）　在閶門外名虎丘（史記吳太伯世家集解，御覽五十三，事類賦注並作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　下池廣六十步（廣下御覽有平字。）　水深丈五尺（丈上集解有一字。）　銅棺三重（吳地記，御覽五百五十一，並與此同，集解，類聚四十，搜神後記，作四重。）　墳池六尺（墳，集解作頃，與吳越春秋合，類聚作千畝。）　時秏魚腸之劍在焉（時秏，集解，御覽三百四十三，事類賦注，並作魚腸，與吳越春秋合，類聚作千畝。）　十萬人築治之（十，原誤千，依集解，御覽五十三又三百四十三，事類賦注改。）　葬三日而白虎居上（葬，原誤墓，依集解，御覽五十三，事類賦注改。）　故號爲虎丘（爲，依集解，御覽五十三，並作曰，漢魏叢書本無爲字。）　闔廬子女冢（子女疑當倒。）　巫門外廉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越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併頭騎餘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騎，原誤廉，搖越之越，原誤城，依後文改，相，後作廟，按御覽五百五十六引吳越春秋云昇平門外廉湖西城者，蓋王城也，與越王冢廟，闔王殺廉王，廉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舉火，所言越王遂，即此文搖越王，此文宋王當作廉王，周宋君當作廉君，與字當在搖越王下，古書脫誤，愈久而愈失其眞，今本吳越春秋亦已殘闕，若非御覽引，則此文不復可讀矣。）　巫

門外大家史記孫吳列傳集解首有吳縣二字　蛇門蛇原誤地今改塘波洋中四字疑衍故曰王世子曰疑當作越　匠門匠原誤近今改　馬亭溪上復城

者本御覽百九十三引與吳夏后紀注並作寥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句上下俱有脫文按後有考烈王井蘊於瑤邪之文歸於井也或字當作井時字疑當在於越下　婁門外鴻城者原本連上

今按例當另起　婁門外雞陂墟御覽作雞籠山外雞陂　胥門外有九曲路御覽作閶闔姑胥臺外有九曲路　吳北野禹樸東所會大嘯者原本連上

今按例當另起　巢湖城者後漢書郡國志注作廣志注作廣湖　闔廬所遊麋也麋原誤麋今改　欄溪城者郡國志注作陽湖　由鍾鄉陸山者鄉郡國志注作鄉鄉今改　當山古人所采藥

今本同　以取長之葬碓山下之原注一作人按疑即後十里坑節所測長人也俟考　石城者石原誤古依郡國志注御覽改此即上所云興樂石城者也　竹格門三格原誤格今改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查字部九十一作巫咸所屋山東西十八里有數十石室又有石

竈周圍六十丈又山有仲雍寄女墓東是仲雍西是寄女雖未必盡是然必知今本必有脫逸　無錫湖者漢字記九十二引無錫湖通典越絕原文然可知今本必有脫逸　曲阿故爲雲陽縣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毗陵上湖中家者延陵季子家也郡國志注作毗陵湖在毗陵上湖中家者季子家也疑此陵下有脫文　在猶亭西卑猶位卑原誤高依吳太伯世家集解徐天祐引越絕吳地記改集解位上有之字吳地記卑作昇　越王

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累土疑即作墳吳郡志作王令干戈人以一墳土鄉之此於字疑誤吳越春秋作越王使軍士集于我國之功人一隅土以鄉之更誤　去縣七十里集解作五十七里徐天祐引與今本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吳地記下有亦曰五湖四字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咸淳毗陵志引越絕及吳地記云無錫湖周萬五千三百頃其千三百頃爲毗陵上湖又云射貴湖疑此有脫字彼文管字乃吐之誤　吳古故胥江漢於棠浦東漢原注一作海按漢遠於吳作海是　皆女南小嶋山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白石山石原注一作公過更名爲白石過下疑脫之字　令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殿屋以爲逃夏宮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御覽引與上節連下有數矣字九百八十八改御覽守作宮誤遺下有殿字　堂高四丈十餘高丈八尺十字誤以下文例之或當作戶

人從之故爲楚門類聚六十三引所作時之作八爲作城　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按越世家考烈王以左徒寫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春申君列傳考烈王元年春申君徙封於吳二十二年王東徙壽春而列傳則以春申就封與楚東徙同時疑略有先後然皆在考烈王時考烈王二十五年卒李園殺春申君楚世家六國表本傳並同惟有幽王三年春申尚在之理不足據　更名大越爲山陰也更原誤東依後記越地傳改　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

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按楚世家威王十一年卒子懷王熊槐立中間並無烈王又頃襄王子考烈王考烈王子幽王幽王弟哀王哀王庶兄負芻五年滅於秦此不足據　秦始皇造通陵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戍原誤戍今改高字餘字並疑衍　秦始皇刻石所起也起疑當作造　六年按更始無六年疑誤

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一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後一年原作後十年按史記高帝紀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吳王濞列傳封濞並在高帝十二年作二　明年四月高帝崩安有後十年封濞之事此誤今改　東波之吳東疑當作南　立四十二年反四原作三按謀反於景帝三年距高帝十二年凡四十二年此誤今改　今爲平都王今字疑衍　越

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按越徙瑯邪當在滅吳後滅吳當周元王四年下距秦滅楚首尾止二百五十四年此二百四十年四十字疑當倒後四十餘年餘字疑衍說見後　復四十年按紀并楚至子嬰出降止十六年此四十字涉上文而誤　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

五百六十七年按建武二十八年上距滅吳此五百三十二年此亦誤　吳人內傳原脫人字今補按篇名吳人而中涉吳事者僅寥寥數語疑有脫逸

吳何以稱人乎此下二節文雖與定四年公羊說略同相出入人字公羊作子此以吳人名篇故改作人有篇序篇文可證說見上目錄札記　士之甚甚字與公羊傳合漢魏遺書逸處本並作其誤　蔡昭公南朝楚此節似當連上　操轅笞平王之墳逸處本無之字　丘陵平均無不得宜宜字依漢魏遺書逸處補　勞而不矜其功者也也字疑衍是所施而不德所疑當作德下有脫字　勞而不矜其功者矣矣字亦疑衍　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曰字疑衍依下文例之上當有此字　故以天道未作以疑當作曰

故地兆未發不先動乘此之間也按越語范蠡對吳王亦有持盈者與天定倒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及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天時不作弗爲人客爲師與此大略相合但後無地兆未發不先動乘二句而多人事不起弗爲之始句疑上文既天地人三項並列後文亦宜相應此與越語互有脫文　晉公子重耳之時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齊公子小白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我與汝君我原誤君依漢魏叢書本改　堯有不慈之名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見呂氏春秋當務篇又莊子盜跖篇堯不慈舜不孝　舜有不孝之行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經曰夏啓善犧於淫按此文經曰二字則知此篇當公子重耳反國時　欲陰謀吳謀吳魏叢書逸處本並作圖　波蕩援而起援逸處本作緣　獨受天之殃原注一或弼或佞無弼字　以亟三邦之利亟當作滴　敬鬼神鬼神御覽八十三引　怒至士蠻高文者文疑當作丈　計倪內經

使主水使字原脫移在下配臨治南方句觀字下依漢魏叢書逸史本乙轉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穰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按史記索隱引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旱水穰木旱木穰火旱計然即范蠡也蠡木則康與史木穰互異或疑穰即穰字从皆誤法解四年無穰曰穰是其證俟考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置頃傳引計然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羣臣無非之禮卷上當脫一字漢魏叢書逸史本並作空蓋校者依下文補其實下文空字亦非也又此段脫誤非一無善本可校姑仍其舊則羣臣多恭恭之禮空字疑原本空格校者妄補禮字原誤理依上文改正常以太陰在陰而發常漢魏叢書逸史本作當糴石二十則傷歲九十則病末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農末俱利矣與此文大同此兩糴字似並當從史作糶按置頃傳引計然曰夫糴二十病歲九十病末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歲末俱利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貨不出歲病則草不辟矣

請糴內傳

財去而因來吳越春秋作吉往則因來有智臣范蠡智臣下漢魏叢書逸史本有曰字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也原脫具字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我知句踐必不敢句似有脫字吳越春秋作豈敢有反我之心乎狐體卑而雉懼之句意未了吳越春秋懼作信句下有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謂字疑衍事原注一作多強弄太宰嚭曰智之所生此太宰嚭曰四字疑衍不能與謀能漢魏叢書逸史本作可省妻妾句似有脫字省之下位而殺之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子胥之下位而殺之有位下王誤之亦有脫誤我非鴟子殺胥殺胥上漢魏叢書逸史本有而字吳越春秋作非鴟宰嚭以殺子胥義較優

外傳紀策考

當霸吳厄會之際厄原誤從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發簞飯於船中者飯原誤飲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昔者吳王夫差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子胥至直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是上疑脫衍字伍子胥父子奢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大有色大原誤夫注云一作大按作夫是也今依改生於宛棗或伍戶之墟按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范蠡楚三戶人也蓋世家正義引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又云文種為宛令之三戶之鳥范蠡從大宰嚭而狀之此伍字疑三之誤不得其邑人邑字疑衍胡越相從胡疑當作吳彼為我句有脫誤越世家正義引有彼為彼我為我二句疑即此文

外傳記范伯

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子胥上越世家正義有伍字弓下有矢字自與不能關其辭與正義作餘引作闕按上紀策考云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闕其辭亦作闕闕字不通同氣共俗氣正義作

屬非吳則越句下正義引有彼為我六字見上盛曰句下正義有方去二字有高世之材依下句例句末當有者字必破乘庶之議破疑當作被

內傳陳成恆

池狹而淺史記作尼弟子列傳作其地狹以濕索隱曰越絕書其濕字作淺按吳越春秋亦作淺疑史文地字淺字俱誤易也史記吳越春秋並作此易伐也此但作易也不文疑有脫字或云當屬上此邦二字為句易音易與也姑備一說且夫上廟則犯犯字疑誤史記作愆且夫吳明猛以毅句有脫誤吳越春秋作且吳王剛猛以毅孤立制齊者立吳越春秋作主加銖而移史記銖下有兩字疑後人所加吳越春秋亦無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何索猶何求吳越春秋作大夫何索然若不移乃至於此以索然二字連文意稍別其心申其志長越其心申文不成義吳越春秋作其心長越意亦未備史記作其志欲之而長越事未發而聞者史記作事未發而先聞此似脫先字明王任人王漢魏叢書本作主與吳越春秋合兵強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以殘伐晉邦晉原作吳意不可通吳越春秋作以殘晉國今據改故孤敢以疑請途言之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故孤敢以報情報情尤不辭意即此文疑脫二字之誤或云此文故字衍敢以疑言不敢疑也請字屬下讀繼踵連死踵吳越春秋作徒欲與王接踵而死如此不可得也句末連吳越春秋作恩之三年不可得也執箕帚帚原誤婦依漢魏叢書本改與吳越春秋合良馬二馬史記作矛乃懼上云大懼此不得更云乃懼二字疑衍史記吳越春秋並無困辱於會稽困原誤圓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君受其幣幣原誤婦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三戰不勝三原誤二依史記吳越春秋改

外傳記越地

原脫越字今依記吳地篇例補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餘吳越春秋作余到大越到路史夏后紀注作至上茅山上御覽八十三作於曰會稽御覽作諸之會稽也巡行大越巡路史注作乃穿壙七尺書鈔九十四壙下有深字上無漏泄下無郭水壙高三尺七階三等周方一畝並與此文大同小異所云誤解疑即越絕之誤故附識於此葬死蒼梧梧原誤桐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徒瑯琊徒原誤從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賜原注一作賜又音賜按記寶劍篇作賜文選吳都賦賜夷物盧之旅注引此文作賜吳越春秋作賜皆因形聲相近傳寫互異書鈔百一十一又百二十三並作賜已與今本同杖物盧之矛物吳王占夢篇作屈吳越春秋闕御覽三百五十三引吳越春秋屈盧之矛句注越絕書救盧之矛書鈔百二十三引越記亦作物吳都賦導夷物盧之旅注引越絕書作救救即勃字勃物皆近致誤屈則其異文也姚稽到越姚稽原注一作為陣不可解吳越春秋無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奉吳越春秋作奏越王夫鐔原注一作鐔吳越春秋作譚皆形近致誤夫鐔子允常允吳越春秋作元路史從之徒瑯琊都也瑯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

之侯稱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夫乘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 吳越春秋與夷作興夷，之侯作王翁。越世家，句踐子王鼫與，鼫與子王不壽，不壽子王翁，翁子王翳，翳子王之侯，之侯子王無彊。自句踐至無彊已歷七君，尊子不揚史名，親字義相近，疑即一人。而此以爲句踐曾孫，史以爲元孫，又之侯無彊，實史相反，未知孰是。按句踐卒年，竹書紀年記之最詳，所今本紀年誤亂不足據，今參合越世家索隱所引考之：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當周貞定王四年；次鹿郢立，是爲鼫與，六年卒；不壽立，是爲盲姑，十年見殺；次朱句立，是爲王翁，三十七年卒；王翳立，三十六年，太子諸咎弒之；諸咎立，是爲字錯枝，一年，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十二年，寺區之弟忠弒之，立無顓，是爲菼蠋卯，八年薨，當周顯王十四年；既爲無彊史之所脫，傳寫互異，無不揚之侯存名，自鹿郢至無顓，適七君，首尾百有十年。無顓之後，當次不著，越世家云：無彊北伐齊，齊使人說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索隱云：無彊蓋無顓之弟。又云：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既越伐楚，故云欺楚。六國表：楚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當周顯王三十六年。按楚世家以敗楚圍齊當係此年，直類事之以見，一事之終始，然相去當不甚遠。後讀於楚世家既云時楚已滅越而伐齊，盧其注越世家楚威王伐齊下，乃云周顯王四十六年，相隔十年，當因乃三字之誤，此年上距無顓薨之歲凡二十二年，史記越絕皆云楚威王滅越殺無彊，當得其實。若如紀年所稱，無顓薨後十年而楚伐徐州，則爲周顯王二十四年，當楚宣王二十五年，非威王時矣。前紀吳地傳云：越王句踐徙瑯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於瑯琊，後四十餘年，秦并楚，而此文與吳越春秋皆云越都瑯琊二百二十四年，二文不同。今自周貞定王三十六年，上溯周元王四年，滅吳之歲，相距百四十年，又卻後七十四年，爲周赧王五十三年，當楚考烈王元年，上距滅吳二百十四年，又四十年爲秦王政二十四年，是年秦滅楚，然則二百四十年，四十二字當倒，後四十餘年，餘字乃衍文。此云二百二十四年，二十當作一十。其云考烈王并越於瑯琊者，蓋濟云楚滅王殺無彊，以此數計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吳越春秋云：親衆皆失，而去瑯琊，徙於吳。至考烈初年，乃盡并其瑯琊及在吳之衆，皆歸之於楚，故地其後乃以吳封春申君也。并越於瑯琊，蓋當作并越瑯琊於越。前文亦有烈王歸於越之語，未知即此事否，古書殘闕，宜審覈實，知不免紕繆，姑識之以俟攷於古者。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無城字。九十六，並作山陰，是也。 決西北亦有事 此文有脫誤，吳越春秋云：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決缺古通。 稷山者 郡國志注引曰，今本吳越春秋稷作龜山。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 句有誤，徐天祐引作句踐所起游臺也。 今濯陽里丘 今，徐天祐引作在。 美人宮 人，御覽百七十三作女。 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 臺原誤足，依類聚六十二、御覽改。與九術篇合，臺字二書並作臺。 越之弋獵處 徐天祐引作越王，此之字疑誤。 句踐所休謀也 句疑徐天祐引作越王。 中宿臺 宿原誤指，按下文云興樂中宿，今改，與吳越春秋合。 今高平里丘 徐天祐引今作在，無丘字。 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欲專威服軍中 軍中，漢魏叢書本倒。 晝陳詐兵 晝原誤畫，依漢魏叢書本改。 狐之將殺 狐原誤孤，依漢魏叢書本改。 此越未戰而服 句首御覽四百三十七有曰字，此脫去。 北陽里城 里，漢魏似倒。 故禹宗廟 原本連上，依漢魏叢書本另起。 因以下爲目魚池 目，漢魏叢書本作木。 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御覽七十五作長一百五十步，去縣二十里。 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 富字記九十六作句踐徐爲義田，田肥美，故曰富中。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八百二十一與今本同，文選吳都賦注節上有故字。 句踐以畜犧豕將伐吳以食士也 食下類聚八、御覽九百三事類賦注並有死字，御覽四十七作時伐吳畜雞豕於此以食死士，蓋隱括此文，亦有死字，今本蓋脫。 句踐父允

常冢也 御覽七百七十一作句踐之兄冢也，與文不足據。 初徙瑯琊 初徙下書鈔百三十八、御覽並有之字。 故曰木客 句下御覽有也字。 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 材原誤村，文原誤交，並依漢魏叢書改，文字涉史亦誤。 種山者 郡國志注作有重山。 釣足淺 吳越春秋作鼎足淺。 今爲和公郡 郡原誤羣，依漢魏叢書本改。 越鼂神巫之官也 官疑當作宮。 七十人 士疑當作十。 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 寡字記九十六作以婦女山上以游軍士。 疋馬啼皋 啼原作喙，依上文改。 事見吳史 史原誤矣，依漢魏叢書與史本改。 吳闢越地 闢原誤闕，依漢魏叢書本改。 觀鄉 原本以觀鄉以下斷入下節，非是，今按文義當上屬。 自秦以來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 至秦元王不絕年 絕疑當作紀。 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二年惠文王立 按史記秦本紀惠文以前獻公二十三年，孝公二十四年，無所謂元王平王，亦並未聞嘗有追尊獻存二公爲王之事，不足據。 昭襄王立 立上原本衍昭字，今刪。 百七十歲 按秦自獻公迄子嬰共百七十八年，即依此所稱元王二十年，平王二十三年統計之，亦得七十三年，此云百七十歲不合。 漢高帝滅之 高，漢魏叢書本作高，依史本作也。 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政，秦始皇本紀作嬴。 得魏王歇 歇，魏世家作假。 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 按秦始皇本紀，時趙已亡，趙公子嘉立於代，使王賁攻之，得代王嘉。 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 按秦始皇本紀，攻楚乃王翦，楚王名負芻。 政使將史敖攻燕 按秦始皇本紀，攻燕乃王賁。 政使將王涉攻齊 按秦始皇本紀，攻齊亦王賁。 郡故餘杭 按文義，此段當連上，不應另起，越世家有脫文，姑仍其舊。 石長丈四尺 書鈔一百六十無丈字，疑傳寫脫去。 南北面廣六尺 書鈔作六尺三寸，下有東西廣四尺一句，按原本下句亦脫西字。 刻文立於越棟山上 原本文立二字作文六，棟作東，並誤，書鈔作刻文立於大越棟山上，疑書鈔脫文字，此脫大字，或此文字卻大字之譌，又錯置在立字上耳。水經漸江水注會稽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今本越絕無此句，疑當在此。棟字與書鈔合，作東非也，今改正。

外傳計倪

乃脅諸臣而與之盟 脅，吳越春秋作脅，嚴鈍誤。 畢首而起 吳越春秋作乃舉手而趨。 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 二日字原誤曰，依漢魏叢書本改。 無與居家 居，漢魏叢書本作者。 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 十字，漢史本空，此本作譬，輯書之乃刻補者否，原本亦空而本改。讀人據吳越春秋補之，漢魏叢書本作十，茲則九字，太公九十乃遇業，今十字未誤，今依改。又按上文以周文齊桓太公管仲並提，此於太公只二句，未竟其義，似有脫誤。吳越春秋云：昔太公九聲而足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疑脫管仲之事。 譬如門戶像設 知，漢魏叢書本作於。 遠使以效其誠 吳越春秋作遠使以難，以效其誠，此脫二字。 飲之以酒以觀其態 吳越春秋作飲之以酒，以觀其亂；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此似有脫文。 夫有勇見於外 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又此傳以計倪名篇，而此節專言子胥與上文略無關涉，當是他篇斷簡，誤竄於此。 上不能令主 句下疑有脫文。 爲兩翼夜火相應 文選七命注作分爲兩翼，夜火相望。 可淵神 句下疑脫乎字，紀纂淵海引作何淵明乎，何註正同。 苦言利行 苦原注一作忠。

外傳吳王占夢

炊而不蒸吳越春秋作淅而不炊下並同按據下太宰解當無有餘公孫聖解爲不得火食則淅而不炊義較近見兩黑犬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六作三黑狗然皆記引此文基略又以意顛倒改竄殊不足據見兩鐸鐸吳越春秋作鐸見前園橫索生樹桐吳越春秋作樸生梧桐下並同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按鍛者扶挾鼓小震疑即鍛工鼓鼗故公孫聖解爲太忘吳越春秋作鞞陶鼓鼗鼗擊有鍛工夾田夫也但有脫誤吳越春秋作農夫就成田夫耕也亦有誤財有餘也財原誤則依吳越春秋改樂府吹巧也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宮女悅樂琴瑟和也意絕遠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吳越春秋作後房陶宮女鼓樂也宮原誤官依漢魏叢書及史本改吳越春秋作樂府鼓擊也越公弟子公孫聖越公弟子吳越春秋作丸城公弟子按此即上篇子胥諫本之越公也越城二字形相涉往往互誤當以此爲是公孫聖原作王孫聖蓋涉上王孫駱而誤今依漢魏叢書本改何若子性之大也大字疑誤吳越春秋作子何性鄙此固非子所能知也子下原衍若字與所字音近而誤今刪吳越春秋作非子所知也但吳王但下當有非字作四字句爲下文亦云因謂大王大君曰大君上假脫謂字即相與把臂而決相與二字吳越春秋作與盟公弟子公孫聖也句首公字漢魏叢書本作諸疑當有脫字當作子越公弟子公孫聖耶耶也古通用伏地而泣者者字疑當作臣屬下句走倬倬吳越春秋作倬倬大王宮堂虛也堂疑當作室吳越春秋作中下中去聲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吳越春秋作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蘇丘吳王不忍此上當有脫文杖屈盧之矛矛原誤弓弓不可云杖吳越春秋作矛即越地傳寶亦云杖物庫之矛今改輟吾兩目輟原誤哭下同並依越世家正義改呂氏春秋知化篇亦云杖物庫之矛輟以智而死吾聽生生下當有者字此誤脫

外傳記寶劍

車奔鹿猰鹿原誤馬依漢魏叢書本改與上文合文選七命注引作車奔鹿猰與王取純鈞鈞漢魏叢書本作鈞與博物志合觀其鋸鋸七命注作鋸渾渾如水之溢於塘塘原誤注作鋸據漢魏叢書本改觀其才才七命注作文煥煥如冰釋冰下七命注有之字雨師墳墳墳七命注鋸乃因天之精神吳都賦注作因天地之精造爲大刑三小刑三刑疑當作劍一曰湛盧二曰純鈞文選吳都賦注作一曰純鈞一曰湛盧類聚八十四鈞作鍔三曰勝邪吳都賦注作莫邪吳都志作鏌邪四曰魚腸吳都賦注作「魚腸」去之如水行秦過楚吳都志如作入過作漫秦王聞而求不得求下吳都志有之字珠玉竭河竭吳都志作滿有市之鄉二句首吳都志有說字楚王召風胡子原本逸上今按例當另起請此二人作鐵劍作下御覽三百四十三有爲字使之作鐵劍之原誤人依御覽改作下御覽亦有爲字臨茨山句首事類賦注有乃字取鐵英取下初學記二十二有其字三日工布原注一作市按初學記書鈔一百二十二文選東京賦注御覽事類賦注並作工市與博物志合一本是也今作布誤畢成畢御覽事類賦注並作剛大悅風胡子大悅下御覽有見字處觀其鐵觀御覽作銘鐵從文起御覽作觀其銘從文閒起初學記無觀其銘三字有閒字書鈔作順文閒起如珠不可衽珠下御覽有而字文若流水不絕水御覽作而晉鄭聞頓

求之不得句下御覽有此三劍三字倉穀粟索御覽作倉穀粟三字晉鄭之頓舉白之下御覽事類賦注有軍字寡人力耶耶御覽作也古通以銅爲兵銅下事類賦注有鑄字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御覽作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事類賦注作此亦銅鐵之神玉石之德

內經九術

留財幣原注一作帛按據貴羅粟稿貴羅正義作遺歟道之好美以爲勞其志句不可通正義無勞字勞作樂女以惑其心而只以美誤疑此文好即女字誤多子勞又倒置其文爲字所勞當爲熒熒即惑也勞與熒形近致誤熒則形聲俱近蠹其財疲其力蠹上疲上正義並有以字道其諛臣道正義作賢邦家富而備器器下正義有利字吳越春秋作君王國富而器堅隨甲兵正義作聖甲利兵吳越春秋作利甲兵作爲策橋策吳都賦注作樂與吳越春秋合水經漸江條利器賴有天下之力吳越春秋作賴大王之力王勿受吳都賦注末有也字昔桀起鹿門門吳越春秋作道而起姑胥臺胥吳世家集解御覽百七十八作夫差起姑蘇之臺惟吳都賦注作胥高見二百里二集解吳都賦注說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篇注案字說九十一並作三與吳地記合此作二誤又御覽百七十八亦作三末有太史公登之以望五湖九字文不類道死尸哭尸字疑誤吳越春秋作卷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越絕書越王句踐得探勇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疑即此文竊有天之道句不可解吳越春秋作竊有二道女不敢當吳越春秋作不敢稽留此當字疑留之誤聰諫進賢士賢與仁賢士字疑哲吳越春秋無必爲利害利害吳越春秋作對陳對陳猶譬喻也陸與裕說此利害字疑誤

外傳記軍氣

此天應書鈔一百十三作此有脫兵攻者其誅乃身乃字疑當作及將勇而卒惰卒漢魏叢書本作兵爲逆兵去乃可攻依上下文例兵下當脫氣字二字衍相氣取敵大數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燕故治今上漁陽上下當脫谷字定襄太原四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故治雒空格當是四字

外傳枕中

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天地先生當作先天地生莊子大宗師篇云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云長於上古而不爲巧即此意又見天道篇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天意也三字似有脫誤又於四時揭提盛夏與上下文不相接疑似他處錯簡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此下錯簡當接後于里之神二字衍其中和上錯簡當接後渴有七十里地藏執云云而教之而生句似有脫誤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二水字疑並當作火不知三表之君之君二字衍此下錯簡當接後身死猿遊云云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自千里之神萬里之君至務執三百八字錯簡當接前千里之君但下三表等十字衍轉寫錯亂又經淺人妄增字句遂不可讀四

時易次塞暑失常治民然也（疑是失常下脫漢不脫似有脫文）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不生遂者下似有脫文）秋順而復榮者（順續漢書五行志注作暑）此所謂因時者（續漢書五行志注作此因者）人生失治（生當爲主）將人也（類聚七十九作人皆有之）魂者氣也魄者生氣之源也（魂魄字當互易）魂主死氣之舍也（魂當作魄）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槁字原空依魏書本補）使陰陽得成功於外（陽字疑衍）殺之貴賤可得而知乎（知類聚七十作聞御覽七百七作知）故當寒而不寒者（不寒類聚作溫）當溫而不溫者（不溫類聚作寒）以丹書帛（書下原衍玉字依漢魏叢書逸史本刪與類聚御覽所引合篇末亦有以丹書帛語無玉字）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所字疑御覽七十八作不）是謂天門開地戶閉（地戶閉三字似衍）王德范子之所言（德漢魏叢書本作得）此持殺生之柄（持漢魏叢書逸史本作特）

德序外傳記

天若棄彼彼必許（下彼字原空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曰豈然哉遂鵠能以勝（此文上下當有脫誤）越王句踐卽得平吳（卽字誤書鈔八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並作既）以來取足（御覽作皆來取之疑脫有衍）以來取足（詞書鈔作記詳此當是范蠡去國時事下當接春祭三江一段然亦有脫誤度天關四句吳越春秋作度天關涉天環後入天一前驛神光燿與光顯天人無疑此機字人字皆誤）臨沂開陽（沂原誤朔依本篇改）以其賊行於內（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本篇作在）不能任狠致治（狠原誤狠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威淩萬物（淩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予術挾弓去楚（此六字與下文不相涉疑是錯簡）觀始知終（終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注作已）觀乎吳越（越當依篇文叔夏詩注作人）能知古今相取之術（古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自此始亡之謂也（自原誤目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篇敍外傳記

兵革越（越字誤屬當作起）喪其世而漢興也（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睹鱗垂涕（垂原誤乘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魯安吳吳敗（吳字誤當衍其一）聖文絕於彼（絕疑當作解屬引作越）故於自守（故字誤屬當作闕）問曰請稟者（問曰二字錯簡當在下節首此段原本提行另起接此與上文篇一頁賢明始於太伯終於陳恆之意不應中斷今連并）故終於陳恆也（按此則越絕原次一太伯次荊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次陳恆今本缺太伯兵法二篇其陳恆篇誤次於九術之前而其餘五篇篇次皆合又疑稱內傳疑稱內經明與外傳不相混雜蓋外傳皆後人附益也據序篇故觀乎太伯敏語所

謂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衹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此段當是范蠡去國時事下當接春祭三江一段然亦有脫誤度天關四句吳越春秋作度天關涉天環後入天一前驛神光燿與光顯天人無疑此機字人字皆誤）臨沂開陽（沂原誤朔依本篇改）以其賊行於內（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逸史本補本篇作在）不能任狠致治（狠原誤狠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威淩萬物（淩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予術挾弓去楚（此六字與下文不相涉疑是錯簡）觀始知終（終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注作已）觀乎吳越（越當依篇文叔夏詩注作人）能知古今相取之術（古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自此始亡之謂也（自原誤目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

篇敍外傳記

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文選吳都賦注）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爲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奈何志願從君誠言孔多悲怨盛疾沒身黃壚（吳地記）

閶殯葬女於邦西名爲三女墳吳先主發掘无得鑿分爲三呼爲三女墳也（書鈔九十四按越絕書安得及吳先主事蓋後人妄增）

列篇次與征篇同本事篇亦云然越事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篇又超時作吳越春秋往往依倣越絕其以吳太伯傳爲首蓋亦隨取其義）易之卜將人臣無將今荊平何善乎（上篇疑者上）

問曰二字錯簡當在篇首此節原本連上按上節統敍八篇此專論荊平例當另起又當易之卜將人臣無將二句復衍上節語與下文義不相涉今字亦無所承疑此九字皆衍文）其行如是（如原誤始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賢其復仇（按復仇語已見上下文稱親親又不言復仇疑復仇二字有誤）賢之（賢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按此下分論賢之貶之三義此賢之下疑脫奈何二字與下貶之奈何句法一例）子胥以困于闔廬（于原誤於依漢魏叢書本作子亦誤今依逸史本改）及外篇各有差敍師不說（此十字疑錯簡當在上篇二節敍終於陳恆也句下）問曰子嬰未賢耳（此當似當連上）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此上下似有脫文）聖人不悅下慾（慾疑當作祿下原誤夏依漢魏叢書本改）問曰何踐何德也（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正而信（御覽四百四十六無此句）皆賢人（句下御覽有也字）皆稱賢何（句下御覽有有也答曰三字）事君以道言耳（言字疑當衍）主於伯（御覽作故主於伯今本脫故字）胥死者（句首御覽有子字）義從外出（出御覽作入字）

問曰子胥伐楚宮（原本連上今按例當另起）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之山原誤倒依漢魏叢書逸史本乙轉）子胥兵笞平王之墓（平原誤卒依漢魏叢書本改）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榮疑勢）吳越相攻（原脫攻字依漢魏叢書本補）略其有人（其有字疑衍）以去爲姓（姓原誤生依漢魏叢書逸史本改）寫精露愚（句下似有脫句）知識宏也（識宏二字原空依漢魏叢書本補）時莫能用（句下似脫一韻）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實也孤以庚兵絕之也（按此釋著書人姓名當先宣姓吳此八句疑當在篇不在年句下姓有去當依上作以去爲姓人字能字當衍其一衣之二字並衍名有米上當脫脫字數下當脫之字此皆解釋上文不當有異且自吳越相攻至末皆四言韻語不應參雜其文八政實也正與下萬事道也爲韻惟庚絕之也句不叶疑有脫字錯本篇同不敢以意更易見疑所疑姑附其說俟博聞者理之）

逸文

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文選吳都賦注）

閶殯葬女於邦西名爲三女墳吳先主發掘无得鑿分爲三呼爲三女墳也（書鈔九十四按越絕書安得及吳先主事蓋後人妄增）

美山。

大雷山。

小雷山。

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死，遂葬城中。上並見後漢郡國志注。

北城。泰伯所築。咸淳毗陵志。

伍員取利浦黃酒土築此城。咸淳毗陵志引在無錫閶闔城下。

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寰宇記九十一吳郡圖經記引硯石下有山字。

秦始皇至會稽，徙越之人於烏程。寰宇記九十四。

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路史國名紀林陵上元四年七里有古越城，越絕書云云。

宋大夫華元冢在華原陳留小黃縣北。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

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薳邱訢。吳越春秋作薳邱訢。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薳邱訢大怒，褊袒操劍，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運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訢恃其神戰之勇，輕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即謂之曰：吾聞勇士之戰也，與日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辭，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恥，自殘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負也。於是薳邱訢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薳邱訢宿怒遺恨，夜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嬰者吾辱壯士薳邱訢於大衆之座，有受不還報答之怒，餘恨忿恚，冥必來矣。慎毋閉門。薳邱訢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關，入室不守，放髮偃臥。訢乃手拔劍而捽要離。曰：子有三當死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也。薳邱訢曰：

子辱吾於大座之衆。座衆二字，疑當互易。吳越春秋作千人之衆。一死也，鏁不閉門，二死也，臥不守衛，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媿。子知之乎？薳邱訢曰：吾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答，是一不肖也。入門不脫，登堂無聲，是二不肖也。先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媿，而欲威我，豈不鄙哉？於是薳邱訢仰天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當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御覽四百三十七

鵠鏁。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曰：劍名，見越絕。

無餘都會稽山南，今越城是也。史記越世家正義。

句踐遊於上有龜公冢在。寰宇記九十六

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

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常蓋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

闔廬既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鉤，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謁官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曰：我之作鉤也，殺二子成兩鉤，王曰：舉鉤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子，遂賞之百金，遂服其鉤。文選吳都賦注，亦見吳越春秋。

餘暨西施之所出。上並見後漢書郡國志注。

棟猶鎮也。水經漸江水注。

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文選待遊曲阿後湖詩注御覽三百十五作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

人、櫂五十人、舵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御覽三百十五、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尺、廣仲五丈六尺、依七命注改、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門九丈、待遊曲阿後湖詩注、按此本吳事、而初學記二十五引、越絕大翼小翼中翼、篇船軍輕事知賦注亦引云、越絕大翼中翼小翼之船、以水戰皆爲之、越絕說、

闔閭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陸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陸軍之輕車、書鈔百三十七引云、小翼可輕疾鉤也、突冒者、當陸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陸軍之行樓車、橋船者、當陸軍之輕足驃騎也、御覽七百七十、橋船、書鈔百三十八作篙船、

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旄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放歌擊鼓者斬、御覽三百五十七、按以上三條、蓋得兵法篇之佚存者、

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史記越世家正義、

丙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浮五湖而去、吳越記、

爲有脊鴿、狀如春花、御覽九百二十二、

世本

宋 衮 注
孫 馮 翼 集

重集世本序

世本者。古史官所記。爲十五篇。見藝文志。以爲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蓋周末史氏所爲也。顏之推據皇甫謐謂左邱明所著。謐言多不足信。此又誤讀班彪傳之文。按彪傳言左邱明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下云。又有記錄黃帝已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稱又有者。別有人撰此書。不必左氏。若彪以爲左氏撰。其子固作藝文志。何云古史官乎。其書十五篇。即太史公所採。故漢書司馬遷傳贊以爲遷采世本。班彪以爲遷刪世本者也。後漢綏和元年以世本相明。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見梅福傳。劉向敍錄中祕書。以十五篇爲二卷。故隋經籍志。世本二卷劉向撰。撰之云撰集古書。非如後世之作而不述也。隋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衮撰。衮蓋注而廣之。唐藝文志稱宋衮注世本四卷。詩正義引宋仲子注。卽衮字也。又有世本別錄。及宋均注世本七卷。王氏注世本譜二卷。俱見唐志。春秋左氏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是此諸本。已皆時杜預采以爲春秋世族譜。然預旁引傳記。不盡依世本。其時尚有荀卿撰春秋公子血脈譜。據玉海引中興書目。以爲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荀卿作云云。蓋不及世本之可信。今考杜注。不從世本艾獵爲孫叔敖之兄之言。或別有所據。亦無書以是正之矣。世本之亡。當在宋世。崇文總目載氏族類著書。始自姓苑。宋藝文亦然。俱不載世本。則鄭樵撰氏族略。王應麟撰姓氏急就章。所引世本。皆採獵他

處。不見原書明矣。古書至南宋亡佚最多。況氏族之書。尤爲下品寒門所嫉妒。若今風俗通。獨闕氏族一篇。姓苑姓纂諸書。皆無完本。此其明驗。永樂大典爲姚廣孝諸臣奉勅撰集。所錄古書。皆金人俘獲北宋內府圖籍。疑尚有世本遺文。錄官翰林。曾見其書。未及採錄。吾友錢徵士大昭。嘗据曹傳所引。集爲作篇。居篇。姓氏篇。王侯大夫譜篇。共四篇。服其勤博。何文學元錫手錄示予。攜歸金陵。適家郎中馮翼。篤嗜古書。亦爲此學。既得錢本。復据諸書補其未備。校訂付刊。時歙人洪都曹璧亦補校元和姓纂。洪太守梧先刊古今姓氏辨證書。三書相輔而行。譜系之學。庶幾墜緒復續。更望來者之補其缺略云爾。嘉慶七年重九後六日陽湖孫星衍撰。

世本攷證

周禮。瞽矇諷誦詩。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慮懼其動。元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于世本也。疏。子春解世繫帝繫。據王卽經繫也。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卽經世也。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者。小史職。云奠繫世。辨昭穆。故知小史次序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云述其德行者。取襄子國語。云爲之昭明德是也。子春之意。與先鄭同爲諫諍之事。後鄭亦不從也。國語者。按楚語云。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慮懼其動。注云。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子春引之者。證帝繫世本之事。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于世本。以世與繫爲一事解之。又對文言之。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云書於世本。世本卽帝王繫也。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世本十五篇。周官。瞽矇世奠繫。註。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于世本也。備說曰。教之世以慮懼其動。小史定繫世。辨昭穆。註。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系。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

世本

漢 宋衷注
清 秦嘉謨 王謨 孫馮翼集

作篇。明堂位正義曰。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

巫咸作筮。周禮龜人。初學記二十。　倕作鐘。初學記十六。通志樂略引世本作鐘。黃帝工人。三條見風俗通。通志樂略引云。聲教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

五百八十一。明堂位注。風俗通。通志樂略引云。聲教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

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注云。皆黃帝史官。春秋序正義。舜典疏。上句御覽十六。

蕭韶所造。通志略。

逢蒙作射。藝文類聚。

杼作甲。注云。少康子。名杼也。甲。鎧也。墨子圃。御覽三百五十三。又三百五十五。又初學記二十二。

世本 卷證

向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依據。顏之推曰。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項氏曰。古者立氏。必書于大史。春秋之末。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鄭氏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世本。左邱明所書。自注云。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文選趙充國頌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垂作銑。注云。銑。刈也。臣工疏。御覽八百二十四。作傳。　垂作耨。左氏僖三十三年。

黃帝作冕旒。士冠禮。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注見左氏桓二年疏。

蒼頡作書。尚書序正義。蒼頡作文字。注云。蒼頡。黃帝之史。周禮外史疏。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曰。沮誦蒼頡。黃帝之史。廣韻。又御覽二百二十五。

帝女儀狄作酒醪。變五味。注云。夏禹之臣。御覽八百四十三。又初學記二十六。杜康作酒。並酒誥正義。少康作秫酒。御覽八百四十三。初學記二十六。

巫彭作醫。山海經注。

隗作笙。爲文類聚四十四。通志略引作笙。條。有宋知其何代人也一句。　宓羲作瑟。　神農作琴。風俗通。通志樂略。又初學記十六。　隨作竽。廣韻。文選注。又御覽五百八十一。

夷作鼓。通典。通志樂略。作鼓條又見。

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二句。又初學記二十二。事類賦注十三。射義疏。上句又見御覽三百四十七。下句見三百四十八。二句見藝文類聚六十。

堯使禹作宮室。又御覽一百七十三。又初學記二十四。　雍父作舂。　少康作箕帚。此句又見御覽。七百六十五。　胡曹作衣。又路史國名紀卷六。　黃帝作旃。蚩尤以金作兵器。此句又御覽二百七十。注蚩尤。神農臣也。　牧作服牛。注云黃帝臣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此句又見御覽八百九十九。又初學記二十九。　共鼓。貨狄。作舟。注云二人並黃帝臣。廣韻。藝文類聚七十一。又見初學記二十五。事類賦注十六。　相土作乘馬。楊倞荀子注。　烏曹作博。文選博奕論。

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昭二十四年。　鯀作城郭。祭法。　隸首作數。注云隸首。黃帝史也。文選西京賦注。　公輸作石磴。後漢張衡傳注。　韓哀侯作御。文選長笛賦。又御覽聖主得賢臣頌。漢書注。無侯字。　宋衷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漢書注。

史皇作圖。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寰貴妃誄又御覽七百五十。　伯余作衣裳。宋衷曰。黃帝臣也。

后益作占歲。御覽十七。

伯夷作井。又御覽一百八十九。初學記六。作伯益。又云。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旃。應劭曰。周始垂旒也。御覽三百四十。又六百八十六。

秦穆公作沐。御覽三百九十五。

武王作鎬。御覽五十二、事類賦十四、初學記二十四。

蘇成公造瓶。吠孔有嘴如鵝狀。蘇成公、平王時諸侯。原案下二句、疑是宋仲子注文。詩何人斯疏、御覽五百八十。

損。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人。通志樂略引此二句。周畿內有暴國之君。豈其時人也。本作壎。音許袁切。圍五寸、長三寸半。凡六寸。宋均注曰、暴國公、平王時諸侯。暴辛公燒土爲之。風俗通聲音篇、選長笛賦注、御覽五百八十一。於則作燔。注、於則、黃帝臣。草曰燔、麻曰燔也。御覽六百九十七。紂爲王床。又七百卑六。

脅鍾作來鉈。又八百二十三。

芒作網。宋衷注、芒、庖犧臣。又八百三十四。

宿沙作煮鹽。宋衷曰、宿沙、齊瑯公臣。齊濱海。故以爲魚鹽之利。又八百六十五。

逢蒙作射。藝文類聚七十四。

變作樂。初學記十五。

祝融作市。初學記二十四、又引注云、祝融作市。

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苔頡、沮誦。是其職矣。初學記二十一。

居篇

契居番。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懿王居犬邱。又詩譜正義、引作懿王徙于犬邱。

昭明居砥石。書序。

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徒鄢。宋仲子云、丹陽南南郡枝江縣。左氏恒二年。

邾顏居邾。肥徒郳。宋仲子云、邾鈕別封小子肥爲郳、爲小邾子。莊五年。

魏悼子徙霍。昭子徙安邑。史記索隱。

魏武子居虞。魏悼子徙霍。宋衷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魏世家索隱。

鄭桓公封棫林。昭十六年。

齊景公亡滕。襄六年。

涿鹿在彭城。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武王在酆鄗。文選西都賦注。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戰國策注。

禹都陽城。地理志潁川郡。

唐叔處居鄂。朱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惠氏左傳補注。

吳孰姑徙勾吳。注云、孰姑、發夢也。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魏都賦注。

曹衛戴公居。路史國名紀。

楚子熊渠封仲子紅鄂。寰宇記一百十二兩引。

懿王居犬邱。厲王淫亂于彘。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卽位。徙居洛酷。所謂新邑也。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內。有禹貢豫州之域。河洛瀍澗之閒。周于南柳七星張之分。鶉火之次也。乃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徒修吾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爲。翟泉地在成周東北。今洛城中有周王冢是也。至赧王又徙居成周而失位。御覽一百五十五、下三段闕。疑有誤字。且疑非世本文。

秦非子始封于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隴西秦定谷是也。元孫莊公徙廢邱。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爲諸侯。文王徙汧。故秦本紀曰、公畢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寧公又都平陽。故秦紀曰、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今扶風郿縣之平陽亭是也。至獻公卽位。徙

治櫟陽。今馮翊萬年是也。孝公自櫟陽徙咸陽。秦本紀曰。作爲咸陽築蒙茸以徙之。及漢元曰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于長安。故太史公傳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謂渭城。今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是爲咸陽是也。同上。漢高帝元年始爲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屬公所署。在禹貢梁州之域。北遠雍。南跨巴蜀。與秦同分。元年北徙櫟陽。故秦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咸陽之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築廣。五年乃成。光武以武侯信進封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以封子信之別附庸事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蕭是也。及卽位於鄗。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之舊基。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同上

魏武爲魏公都鄴。今魏郡。是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隱以漢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迹。鄴爲王業之本基。與洛陽凡五處。故號曰五都。同上

氏姓篇

豕韋。防姓。路史國名紀卷四。

芮。姬姓。詩序。息。姬姓。左氏隱十四年。魏。姬姓。桓三年。隨。姬姓。桓六年。又寅字紀一百四十四。荀。賈。皆姬姓。桓九年。鮮虞。姬姓。白狄也。襄昭十二年。夷。妘姓。左氏隱元年。偪陽。妘姓。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寅十年。鄅。妘姓。昭十八年。

莒。己姓。左氏隱二年。己姓。出自少皞。昭十七年。

向。姜姓。左氏隱二年。州。姜姓。桓五年。齊。姜姓。僖十一年。

燕。姞姓。左氏隱五年。

帝舜。姚姓。左氏隱八年。

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左氏隱十一年。

鄭。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桓七年。

羅。熊姓。桓十二年。

黃。嬴姓。莊十九年。徐。奄。皆嬴姓。昭元年。

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文十二年。

晉、魯、衛、鄭、曹、滕。姬姓。僖十一年。畢。毛。皆姬姓。顧命正義。密。姬姓。漢書地里志。河南密縣注。

邾。小邾。曹姓。又

宋。子姓。又　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鬼。目夷。蕭。隱元年。

莒。己姓。又　自紀公以下爲己姓。莒隱二年。

杞。姒姓。又　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彤。姒姓。顧命正義。有扈與夏同姓。甘誓正義。

薛。任姓。又　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後爲氏。姓氏急就章。

參。祝融之後。原紀。融姓。古天子祝融之後。又

鍾離氏。與嬴氏同祖。又　公紀氏。又　太公顏叔。又　西鄉錯。又

龔君名務相。姓巴。與樊氏。陣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以土爲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爲君。他船不能浮。獨龔君船浮。因立爲君。御覽三十七。

胡子國。歸姓。路史國名紀卷六。

莘。姒姓。夏禹之後。寰宇記二十八。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音潰。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右脅。三人出焉。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又三百七十一。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又

舒蓼氏。舒蓼。偃姓。皋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也。通志氏族略。

舒龍氏、舒龍、偃姓國也。又
密須氏、商時姞姓之國。又
有熊氏之後、爲詹葛氏。又
昆吾、古已姓之國、夏時蕭侯伯祝融之後。又
馮、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又
鍾離氏、與秦同祖、嬴姓。又
狐邱氏、晉大夫狐邱林之後。又
廩邱氏、齊大夫廩邱子之後。又
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又
空同氏、子姓。又
鄧州氏、晉鄧豹孫步楊、生鄧州、因氏焉。又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又
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爲子楊氏。又
子革氏、宋司城子革之後。又
季平子支子、亦爲子革氏。又
子乾氏、齊公子都字子乾之後。又
子工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之後。又
子泉氏、齊頃公之子、公子湫字子泉之後。又
子獻氏、陳桓公孫、子獻之後。又
子占氏、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又
子尙氏、陳傳公生廩邱子尙意茲、因氏焉。又
老董婆根水氏。又
器氏、元器之後。又
參氏、董姓、陸終第二子參胡。又

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又
遽氏、魯大夫仲遽之後。又
季嬰氏、晉樓季嬰之後。又
季夙公、晉靖侯孫、季夙之後。又
大狐氏、晉大夫狐伯生突生毓、爲大狐氏、其後大狐容爲晉大夫。又
大戊氏、晉公子太戊敖昭爲原大夫。又
去疾氏、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取以別族。
疆梁氏、衛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疆梁、因氏焉。又
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融。又
季融氏、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又
季老氏、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又
泥氏、宋大夫卑泥之後。又
鼓方氏、鼓方叔之後。又
韓餘子、韓宣餘子之後、因氏焉。又
榦獻氏、宋司徒華定爲榦獻氏。又
右史氏、古者右史記事、周有右史武。又
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也。又
司功氏、晉大夫司功景子、士丐弟他、因官氏。又
將軍氏、衛靈公子昭生子郢、生文子才芳、爲將軍氏。又
右師氏、宋莊公生公子申世、爲右師氏。又
齊季氏、魯有大夫齊季寬。又
伍參氏、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爲氏。又
伯宗氏、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又
鬬班氏、芈姓、鬬彊生班、因氏焉。又

鬬韅氏、芈姓、若敖生鬬韅、因氏焉。又

韓言氏、姬姓、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子魚、爲韓言氏。又

史晁氏、衛史晁之後。又

恆氏、楚大夫恆思公之後。又

甫奭氏、宋大夫甫奭之後。又

過氏、任姓、夏諸侯後爲氏。姓氏急就章

舒鮑、偃姓國、又云舒、任姓。又

呂、任姓。又

時、子姓。又

泉、任姓。又

賜氏、齊大夫簡子賜之後。又

黎氏、黎侯後。又

魔君、姓巳氏。又

融氏、祝融之後、又復姓、融、以氏、祝融後、董父之允、以融夷爲氏、男氏、作南。

子姓、有蕭氏。又

菱氏、晉大夫菱氏偉子。又

畢、任姓。又

謝、任姓、黃帝之後。又

祝、任姓。又

它氏、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又

費氏、作弗。又

墨夷氏、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皇。又

太公叔穎。又

終氏、任姓。又

鼂氏、子姓。又

王侯大夫譜。隋經籍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湯名天乙。堯典疏、以爲王侯世本

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月令疏

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共王、共王生懿王及孝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詩民勞疏、引以爲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禮記郊特牲及詩民勞正義

平王生桓王林、桓王生莊王佗、莊王生僖王胡齊、胡齊生惠王溶、惠王生襄王鄭、襄王生頃王壬、頃王生匡王班、及定王瑜、定王生簡王夷、簡王生靈王泄心、靈王生景王貴、景王生悼王猛及敬王匄。昭二十六年、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書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哀十九年。

帝嚳卜其四妃、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而生御覽作次妃、曰陳妃、是作是產、契、次妃御覽作次妃、曰陳妃、是生后稷、歐引作陳鄙、餘同。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生民疏正義引大戴禮云云、又御覽一百三十五、稱文類聚十五、以爲家語世本、其文亦然。

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堯典疏

顓頊娶於滕瓊氏、謂之女祿、產老童、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騩福、產重及黎、黃帝娶于西陵之子、謂之累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穌、顓頊母獨山氏之青陽、卽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昭十七年

炎帝、卽神農氏。又　帝堯爲陶唐氏。五子之歌、

昆吾者、衛是也。又

太甲、太丁子。伊訓、太甲崩、子沃丁立。書序、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又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蘇法、

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中庸

以黃帝爲五帝。書序　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孫。堯典　啓。禹子。益稷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謂之郜。郜人者。鄭是也。水經注。洧水。宋衷曰。求言。名也。姒姓。所出郜國也。見詩古義。

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珤。文選招隱士賦注。駱賓王文類聚六十七。珤作玦。

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玉篇七。案鯀俗字。

顓頊娶于勝涂氏。宋衷注。曰國名。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帝系云勝奔氏。餘同。御覽一百三十五。

堯取散宜氏之子女皇。宋衷曰。是本丹朱堯。漢書同。見御覽一百三十五。散字依大戴記帝系篇增。

鯀娶華氏女志。是生高密禹。又一百三十五。

魯

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明堂位正義。　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曾子問正義。　哀公

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衍。檀弓上。　桓公軌。桓元年。　閔公啓方。閔元年。　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

隱六年。

孝公生傳伯彊。彊生哀伯述。述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魯公世家。沿長疏。臧會。臧頃伯也。惠氏左傳補注。

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穀梁文六年。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檀弓上。　悼子紇

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檀弓下。　悼子紇生穆伯靖。又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

仇。檀弓下。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檀弓下。

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檀弓上。正義以爲世本云革。此云翠。世本云厚。此云后。共字異耳。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檀弓下。　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檀弓上。

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檀弓下。　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遂。左氏定十一年。

仲孫獲生南宮縚。檀弓上。

敬叔。桓公七世孫。　惠伯。是桓六世孫。並檀弓下疏。

仲遂。莊公之子東門襄仲。檀弓下。　遂產子家歸父。遂與遂古字通。惠棟左氏補注。　郈昭伯名惡。惠氏左傳補注。

魯大夫公之文。廣說。

宋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

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郜父。郜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詩那正義。

華父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左氏桓元年。　華督生世子家。世子家生華孫御事。華孫御事生華元右師。文十六年。

世子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成十五年。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左氏文七年。　碩甫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文十八年。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檀弓下。　樂懼。戴

公六世孫。成十六年。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瞻。文七年。　東鄉瞻生司徒文。司徒文生大司寇子奏。司寇子奏生小司寇朱。

公孫蔿生大司馬戌。戌生司馬澤。成十五年。

莊公生右師戌。戌生司城師。

桓公生向父昭。昭生司城聲守。聲守生小司寇皇及合左師。成十五年。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師曠眇也。擅弓上。

皇父充石。戴公子。文十一年。

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廣韻。宋大夫東鄉爲。又宋有大夫考成方。又

晉

武公。莊伯子。曲沃桓三年。

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即疑也。閔元年。疑。畢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蒲。又魏世家索隱。

蒲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此句又見宋陸。下句同。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樂記疏。魏錡、錡孫。宣十二年。獻子、名蒲。魏世家索隱。

魏襄王、名嗣。宋陸。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嘉祿左氏補注。

武仲生莊子絳。魏世家。又記魏世家。魏絳卒。謚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宋陸中。又文侯都徐曰。世本云斯也。

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魏世家馬縣。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宋陸。昭王名遬安。僖王名圉安。莊王生景愍王午也。俱世家宋陸。

士蔿生城伯欬。城伯欬生武子士會。武子士會生文叔士燮。左氏文十三年。文叔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惠氏左傳補注。士匄弟佗爲司功。以官爲氏。廣韻。

孫伯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叔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空大伯。伯生侯季子。季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蔡。昭十五年。

桓叔生子萬。子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

卻豹生冀芮。冀芮生缺。缺生克。成二年又十一年。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鵲。蒲城鵲居生至。又 步揚生州。成十一年。

公明生公孟及夙。嘉祿左氏補注。成十年作公明生趙夙。趙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寬二年。

晉大夫下門聰。廣韻。

叔向兄弟有季夙。昭五年。

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左氏補注。程鄭、荀氏別族。成十八年。

齊

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楨弓下。

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莊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左氏昭二十年。

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

傾子之孫。武子偃。左氏襄二十九年。又昭十二年。引曰傾子之孫鄒。

東郭子乞產成子常。左氏疏作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襄邱子尚。左氏疏作鑒。莊子芒。左氏疏作老子盈。惠子得。惠棟左氏補注。成子嘗。疑作常。劉辨也。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楨弓下。

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楨弓上。

齊大夫長孫修食邑于斥，其孫仕晉，後號斥孫氏。廣韻

齊大夫淵湫。又　齊臨淄大夫車逮氏。又九辯。二十三魏引臨

淵大夫
車門逮。

衛

戴公申。閔二年。　衛康伯名髡。宋衷曰，師王孫牟也，事周厲王為大夫，司馬貞曰，牟髡聲相近。

獻公生成子晉，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桓弓上二見。

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

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檀弓上

懿子彌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彌，即盤也。定十四年。

孫氏出子武公，至林父八世。成十四年。

公孟彄，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閔八年。

孔莊叔達生得罔叔殺，殺生成叔烝鉏，鉏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悍。新、舒

召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詩江漢。

吳

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昭廿七年。

楚

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昭十七年。　鶩艾獵，孫叔敖之兄，鶩子馮，艾獵之子。襄十五年。　屈瑕，屈建之祖父。襄二十五年杜注。

楚大夫涉其帑，廣韻。　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蔡子非相蔡侯侈注。

鄭

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劉氏昭十九年。　鄭伯段，是鄭悼公。穀梁成六年。

鄭有子師僕，殷時嬖樂，有大師摯，少師陽。國語。

陳

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微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瑕。昭廿三年。　厲公躍。桓十二年。　鍼宣多，陳鍼

子八世孫。襄二十四年。　陳鯈後。宋衷曰，厲恩之後，寬伯直柄中長，殷湯封遠于陳以祀舜。

杞

桓公，成公之弟。襄六年。

滕

齊景公亡滕。隱七年左正義。又云，隱公之後，仍有六世孫。國上。

錯叔緒，文王子。地理志注。　考公陳，元公宏，郎定公、文公也。趙注孟子國學紀聞卷八。

燕

幽州郡北燕。宋衷曰，有南燕，故曰北。御覽一百六十二

世本上

世本

附考證

宋衷注

雷學淇校輯

漢宋衷注

淇案：衷忠古字通。漢書劉歆傳曰：哀帝立學校，博求儒術，薦故關內侯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歆之後定左傳條例曰：漢宋，宋仲子。集七錄以考春秋經典錄文曰：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業從事，有周易注九卷，三國志尹默傳注云：宋仲子後在鴻，蓋初仕劉表，後卒於魏也。○世本書，有傳，有記，有別錄，有圖，有譜，有注。傳見史記魏世家索隱，記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正義，別錄見唐書藝文志，圖見陳振孫直齋書目，譜見九流攝姓源韻譜，皆攝標世本圖也。此皆不著作者姓名，雜著於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外，別有世本二卷劉向撰，世本四卷宋衷撰，唐書藝文志亦止云宋忠世本四卷，下始記宋均及王氏二家注，二志皆不言仲子作注者，蓋其時世本皆殘缺，仲子據史記補綴系其他必更有補益者，故隋志直云衷撰世本以諸書所引各文證之，並補其殘缺而注釋之也。

帝繫

淇案：唐彥正義云：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皆以黃帝爲五帝，謂生昌正義引大戴禮帝繫云云，則世本文亦然。一切經音義二十三云：世本有帝繫篇，謂子孫相繼續也，路史後紀八卷注引世本帝繫云：鬼方國君之妹女嬉，大戴作女隨，國名，紀

六卷，又引帝繫宋衷注，據此是世本書，舊有帝繫篇甚明，文與大戴禮略同，故著序正義云，大戴禮出於世本，即指此及曾法等篇也。今諸書稱引，存者猶半，標列於下，缺者以戴禮證之。

少典生軒轅，是爲黃帝。

淇案：此九字雖各無引者，漢書司馬遷傳，隋書經籍志，並云世本錄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據此是世本帝繫篇，實有此文，與戴記同也。

黃帝生元囂。據注文及史記五帝本紀，此下當有是爲青陽四字。元囂生僑極，僑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生堯。堯典正義引，無高辛是爲四字，王逸離騷注引此云高辛是爲帝嚳。

宋忠曰：元囂，青陽，是爲少昊。纖黃帝立者，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嚳名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歿，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爲紀官。黃帝經。

孫氏注云：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皞，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正義。

淇案：孫氏所引，與世本文不類，必傳注雜說也。凡疑者，皆加一孫字，以別之。孫氏注世本，猶唐書志皆不載，竟與正義引世本云，黃帝元孫，路史後紀九注引云，帝嚳黃帝之曾孫，此皆約舉帝系文也。左傳昭公元年疏引云，金天氏，帝少昊，又十七年疏引云，青陽，帝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此皆約舉傳注文也。名契，譜史後紀七卷注引作號，又作摯，漢書摯號百字通，皆摯字之譌也。考國語有兩青陽，皆黃帝子，一爲嫘祖所生，即元囂也，史謂其稱居江水，不得在帝位，其後裔是爲高辛，一爲巳姓，方雒氏之甥，逸書謂其名曰質，曰鼓，蓋尤而字於少昊，故又曰小昊，清其裔孫，是爲少昊帝摯，故三統歷引考德云：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又皆子述帝少昊贊曰，鼓白叶號，青陽之裔，然則少昊帝摯，實爲青陽之裔，非即質矣。自漢以後，言古系者，多誤合兩青陽爲一，又誤謂少昊摯即少昊清，此由世本在漢初，文多殘落，帝系篇脫去少昊之世，故史遷探之作帝紀，不及少昊，而後之言少昊者，亦每多紕繆也。宋注云云，實同此誤。

黃帝生昌意。郭璞山海經十八卷注。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西野玉篇注。

宋衷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漢書律曆志引帝繫文。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王逸楚辭注引帝繫文。

淇案：漢志王注所引帝繫文，與戴記多不合，蓋即世本帝系也。五世者，統計之詞，舜典疏引世本云，舜是黃帝八代之孫，皆約全文言之，戴書云顓頊，窮蟬，敬康，穆康，瞽瞍，舜，蓋世系，蟜牛，蟜牛產桥牛，桥牛產瞽瞍，瞽瞍產舜，是爲帝舜，與漢志五世之說合，未

書世本元文，與此同否。

顓頊五世而生鯀。漢書律曆志，王逸楚辭引帝繫文。鯀生高密，是爲禹。玉篇。

宋衷曰高密禹所封國。夏本紀索隱及路史後紀十三卷注。

漢案漢志前引五世生皆失今有藏書及史記可證此之五世其文缺矣山海經有顓父顓明之說不知世本或與國語序疏云世本經于黃帝爲佐者所說通鑒外紀曰世本經傳歷漢儒者改易今藏書帝繫史記本紀皆謂顓頊生顓是藏與司馬所見世本實非完帙矣更有史記猶存其說而藏書並缺者是則藏之所見其寡觀又甚後劉向校訂補其不足後儒據之故高誘呂覽注亦曰禹顓頊六世孫今山海經十八卷注玉篇七卷注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仍作顓頊生顓顓生高密者蓋漢魏之際更生所校又復散失外間轉寫仍止殘編矣

陸澤宋衷世記稱禹系而此僞缺如也

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疏。

世系藏記帝嚳篇無此數語史通采世本作史記蓋於楚世家故孔疏並引之

顓頊疏引作高辛與帝系文不類矣任臣山海經廣注引世本作顓頊生稱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生青陽及昌意。昌意娶于濁山氏之子。謂之昌僕。生顓頊。山海經十八卷注。

漢案藏記黃帝下有居軒轅之邱五字昌意下有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二句史記亦有之泜作江郭注所引或節取之也若則三語見世本居寫藏氏誤羼於此章昭國語注引帝繫此文亦無居軒轅五字又藏記嫘作螺濁作獨僕作樸嫘祖昌濁下皆有氏字屬上爲句故下又曰吳回氏付祖氏女虫氏女醜氏氏皆連名字通之文與案氏者後世之稱傳世之謂也傳曰非之土而命之氏謂即以所封之國命爲其氏使之世守此土其支庶則各以其王父之字爲族或謂以爲氏人臣有世勞者亦以其先世官邑氏其子孫或亦以字謂故爲疏地官疏云祖父以來世爲是官則命之以氏凡官稱氏者皆此類自古公後則士從無以己之名字及身稱氏者況嫘祖昌僕女虫女醜又皆婦名無稱氏之禮氏字當屬下爲句古文氏與是通漢書地理志曰氏爲莊公漢韓敕後碑云韓君于氏猶猶之思是皆作氏下文是生老童是生六子衛是也韓是也等句藏記是皆作氏蓋借引世本並作是也國語注引是生青陽又作實蓋古文是與實通是與寔通詩鄭箋云是實同義僖公六年經曰是來發梁傳曰是來者是來也

顓頊娶于滕瑣氏之子。謂之女祿。是生老童。山海經十六卷注引。無之子及是字據文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卷引補御覽作奔

宋衷曰。滕奔。國名。御覽及路史國名紀六卷注。

漢案字書無瑣字王逸楚辭章句引帝系作顓頊娶于滕奔氏女而生老僮藏記云顓頊娶于滕奔氏路史注又謂一作滕湶漢酈陰字衍文瑣字當是貢字之譌貢與奔坟皆通夏小正云元駒貢周官有虎賁氏庶貢氏庶貢氏字之若藏與奔皆合故御覽路史引作滕奔藏傳曰觀酒于地地貢注謂貢爲沸溢是貢又與瑣通矣郭氏所見帝系必作瑣字後之鈔錄者誤作瑣左傳宣公二年疏所謂世本轉寫多誤也滕奔滕奔皆滕貢之別

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端蒲。山海經十六卷注。生重黎及吳回。徐廣史記楚世家音義。○山海經十六卷注作產重及黎

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水經

淮水注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卷

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文選趙充國頌注。

漢案藏記此節上有吳回氏生陸終六字世本當與同也藏字衍疑亦作脅李善文選注引此注文不言是誰氏之注也

其一曰樊。是爲昆吾。二曰惠連。是爲參胡。三曰籛鏗。是爲彭祖。史記楚世家索隱。○水經淮水注引三曰二句無是字

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昆吾臺。是參胡國名。斟姓。無後。楚世家索隱。○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經典釋文莊子逍遙遊注郭璞論語述而疏並引之未審是仲子注文否

四曰求言。是爲會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六曰季連。是爲芈姓。

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季連名也芈姓諸楚所出楚之先。楚世家索隱

昆吾者衛是也。參胡者韓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會人者鄶是也。曹姓者邾是也。楚世家集解。○鄶字諸本多誤作鄭水經淮水注。引十鄶城下引此文證之而世本元文是鄶字無疑故宋注云鄶國也

宋忠曰鄶國也。楚世家索隱。

季連者。楚是也。楚世家索隱。

楚子熊渠封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爲越章王。水經江水注引世本曰熊渠封其中子爲鄂王史記楚世家曰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爲越章王索隱曰系本康作庸宣作亶無執字越作就太平寰宇記一百一十二卷引世本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紅于鄂蓋三書皆節取之也

漢案藏記此節上有季連承付祖氏付祖產穴熊九世至于渠逮蘇出自熊渠四句與二語史記亦有之世本當亦然也後二句史與之異謂穴熊以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與文王之時有霍熊又九世至于熊渠此與藏記不同蓋史記是也溪稱世本已殘缺至藏氏時尤甚故穴熊至渠子有餘年謂止九世此因穴熊與渠相近誤合爲一不知史遷之記道矣考楚之先世有三霍熊其一乃唐元宗追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霍熊秩宗伯夷配祀者此霍熊在禹夏之際即此穴熊也其一即年九十而見文王文王師事之者是在商周之際其一則渠之孫熊霜紂王之世王將滅夫論亦謂之爲霍熊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是生契。

次妃陳鄧氏之女曰慶都，是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是生帝摯。（編文類聚十五卷，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卷，並引之，元紀，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引作上妃。）

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宋衷曰：是生丹朱。（並見御覽一百三十五卷。）

舜娶于帝堯，謂之女瑩。（御覽引此條，瑩誤作嬪，五帝本紀索隱云：系本作女瑩，大戴作女匽。）

舜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史記夏本紀索隱。○御覽一百三十五卷引此，誤有辛作幸，下衍禹字。）

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嬉，是生啓。（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文如此，與戴記異，蓋即世本帝繫也，故索隱引世本曰：塗山氏女名女嬉。○女嬉，疑是女鳩之誤，戴記作女鳩，漢書古今人表作女隰。）

王侯

（按案隋書經籍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而堯典正義，經典釋文，皆引王侯世本，趙那婦孟子注亦云，古紀世本，疑諸侯之世，是王侯自為一篇，不與卿大夫同也。大史公采世本以成史記，今凡文之不屬者，取史記附置於後。）

宋衷曰：帝皋葬在崤南陵。（國上。）

（按案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及中康，中康生帝相，相生少康，少康生帝予，予生帝槐，槐生帝芒，芒生帝泄，泄生帝不降及帝扃，扃生帝廑，不降生孔甲，孔甲生帝皋，皋生帝發，發生帝履，索隱引世本，謂予作佇，槐作芬，不降作降，又引云：帝皋生發及桀，皆孔傳云，啓禹子，正義謂是世本文，證此為世本之系，與史記同，其不同者，惟佇芬帝降，及發與桀為兄弟耳。）

啓禹子。（若益侯正義。）帝佇。（三代世表索隱。）帝芬。　帝降。（夏本紀索隱。）帝皋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三代世表索隱。）

右夏世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禮祭法正義。）糧圉。　核。（殷本紀索隱。）湯名天乙。（堯典音義及正義。）外丙。　仲壬。（殷本紀正義。）太甲，太丁子，太甲崩，子沃丁立。（書序正義。）小甲，太庚子。（三代世表索隱。）仲丁，太戊子。　河

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書序正義。）開甲。（殷本紀索隱。）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子武丁立。（書序正義。）祖辛。（三代世表索隱。）

宋衷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殷本紀索隱。）記曰：太甲，湯孫。（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正義。）

（按案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丁生報乙，乙生報丙，丙生主壬，壬生主癸，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湯生太丁及外丙中壬，太丁生太甲，太甲生沃丁及太庚，太庚生小甲及雍己，太戊，太戊生仲丁及外壬，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及沃甲，祖辛生祖丁及南庚，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小辛、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庚，祖甲，祖甲生廩辛及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生帝辛，是為紂，索隱引世本謂曹圉作糧圉，振作微，沃甲作開甲，廩辛作祖辛，正義謂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中壬，衛嘉正義又引天乙太甲十數君，據此是世本之文，與史系皆符，惟曹圉沃甲四字互異，史多根國一代也，班叔皮謂史公刪世本，卻此類也。）

右商世

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若酒誥正義。）偽榆。

公非，辟方。　高圉，侯侔。　亞圉，雲都。　太公組紺諸盩。（周本紀索隱。）組紺生太王亶父，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酒誥正義。○緩記中庸疏引亞圉雲都，組紺諸盩，無太公二字。路史後紀九及發揮四引此，俱作牟太公二字，在組紺諸盩下。）

宋衷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周本紀集解。）

（按案周之世系，諸書論如史記，拘於國語十五王之說，謂自棄為后稷，歷夏商千有餘年至文王止，十有五君，其不合事情，誠有如馮周所疑者，然夏后以來，失其代數，漢謂當以世本漢書為主，裴駰觀漢高祖曰，自后稷受封之邰，教稼穡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然則棄至公劉十餘世，不正四世矣，此十餘世不可悉知，山海經謂后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始作耕，又曰，稷之孫叔均作牛耕，其說似不同，非不同也，蓋周頌國語，謂周之先世，世為稷官，以服事虞夏，所謂稷生不窋者，皆稷棄之裔，非棄之子，繼則由經世本之所謂后稷，多謂棄之子孫，蓋棄之胤與世父，皆為稷官，故或曰稷之孫，或曰弟之子也，世本謂后稷至公劉四世，此后稷實亦非棄，蓋敬生戰國時，時猶近古，所聞自當不謬，不然，縱有夏四百數十年，豈僅止四世哉，蓋以後至文王，皆在殷商之世，商書引世本公非至諸盩，不言歷，漢書古今人表，稱榆作毀隃，侯侔作矦喻，太公組紺諸盩作公祖，謂公非，毀隃子，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鼓，亞圉，公祖，亞圉子，諸盩，太公，去夷生未久，必及見所授世本人表之說，近為得實，故曰周系自殷商以後，當以世本漢書為主也，史記多疏漏，既以不窋為棄之親子，公非後更脫去辟方三世，皇甫謐帝王世紀，杜預春秋釋例，又從而和之，謂此三世，即公非高圉亞圉名字，此與漢表之說，亦大不佞矣，今酒誥正義引后稷至文王，仍如史說，且有為屈為穆等文，與古紀世本體不類，與禮疏史注路史所引亦不合，故公非下至組紺，仍依諸書，止記名號，並刪去昭穆等文，而附其說於後。）

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禮郊特牲正義。）伊扈。（周本紀索隱。）恭王生懿王。（郊特牲正義。）堅。（周本紀索隱。）及孝

宋衷曰。昭王南伐楚。辛由槃爲右。涉漢中流而阻。由槃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三代世表索隱。

淇案世本。自太王以後。皆連名。所謂廟文不諱也。據三代世表。其元文當是組紺生太王亶父。太王生王季歷。王季生文王昌。文王生武王發。武王生成王誦。成王生康王釗。康王生昭王瑕。昭王生穆王滿。穆王生恭王伊尼。恭王生懿王堅。及孝王方。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夷王生厲王胡。厲王生宣王靜。宣王生幽王宮涅。幽王生平王宜臼。平王生太子洩父。洩父生桓王林。今惟洩父。季歷。伊尼。堅。四名。見書疏。史注。蓋稱引者多略去不載。裁下左傳正義所引。可見世表之文與世本多合。故本紀謂漢王名案屈。懿王名囏。而世表偽作伊尼堅也。

平王生桓王林。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胡齊生惠王毋涼。毋字。據周本紀索隱引增。惠王生襄王鄭。鄭生頃王貞。貞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泄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丐。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

淇案正義。此段文多脫略。杜注謂案王平王六世孫。故疏引惠王以上文證之。脫太子洩父一世及胡齊二字。今謂據本段文補。別據此記注補洩父一代。經史傳紀無異同。而未有證爲世本文者。故仍之而附其說。頃王之名。諸書皆作王臣。此貞字。疑亦缺誤。

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周本紀索隱。

宋衷曰。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定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

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子元王赤立。經典釋文二十。○此所引亦傳注說也。

威烈王。王報。

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王報。謚曰西周武公。周本紀索隱。○宋氏誤以王報爲西周武公。索隱已辨之。

淇案春秋終於敬王之世。而已詳之矣。周本紀謂敬王生元王仁。仁生定王介。介生哀王去疾。惠王叔。及考王嵬。嵬生威烈王午。午生安王驕。驕生烈王喜。及顯王扁。扁生慎靚王定。定生王報。哀元之系。古無定論。韋昭國語注云。定當爲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即用世本說。定王。漢書人表。竹書紀年。帝王世紀。皆作貞定王。

右周世

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厲公具。具生武公敖。明堂位正義。考公就。　幽公囿。魯世家索隱。　微公弗。經典釋文十八。○三代世表索隱引作微公弗。　厲公翟。　愼公濞。魯世家索隱。　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晉子聞正義。　隱公息姑。魯世家索隱。　桓公軌。左傳桓公元年疏。穀梁傳疏亦引之。

潛公啓方。穀梁傳閔公元年疏。○魯世家注引無方字。　襄公。穀梁僖疏。　昭公稠。魯世家索隱。　哀公將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檀弓正義。　平公旅。　潛公。魯世家索隱。

○襄公十五年。當周頃王。穀梁傳襄公十五年疏。

淇案魯世家。伯禽生考公酋及煬公熙。熙生幽公宰及魏公濞。濞生厲公擢及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敖生懿公戲及孝公稱。稱生惠公弗湿。弗湿生隱公息及桓公允。允生莊公同及濞公申。申生文公興。興生宣公潰。潰生成公黑肱。黑肱生襄公午。午生昭公稠及定公宋。宋生哀公將。將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顯。顯生共公奮。奮生康公屯。屯生靈公匄。匄生平公叔。叔生文公賈。賈生頃公雠。雠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叔作旅。文公作濞。公雠疏所引。蓋節錄之也。

右魯世

宋襄曰。齊武公十年宣王大臣共行政。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宣王卽位。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成公說。　莊公赤。齊世家索隱。　昭公潘。穀梁傳文公十四年疏。　靈公環。　莊公光。　景公杵臼。管蔡列傳索隱。　平公欬。齊世家索隱。

淇案齊世家。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辰及胡公靜。靜公山。山生武公壽。壽生厲公無忌。無忌生文公赤。赤生成公脫。脫生莊公購。購生靈公祿甫。祿甫生襄公釐兒及桓公小白。小白生孝公昭。昭公潘。潘公商人。襄公元。元生頃公無野。無野生靈公環。環生莊公光及景公杵臼。杵臼生悼子荼及悼公陽生。陽生生簡公壬及平公欬。欬生宣公積。積生康公貸。田和遷之海上。索隱引世本。謂癸公作癸公。不辰作不臣。此作說。購作購。欬作敬。是二書之異者。止此數處。餘皆同也。穀梁傳及管蔡傳注所引自見。

右齊世

宣侯、桓侯、閔公。燕世家索隱。燕王喜。顏氏家訓書證篇。

淇案燕世家、召公已下九世至燕侯、燕已下、釐侯、頃侯、哀侯、鄭侯、經侯、宣侯、桓侯、莊公、襄公、桓公、皆父子相傳、桓公已下、繼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懷公、皆無系、懷公生惠公、簡悼公、共公、平公、獻公、孝公、成公、湣公、隱公、桓公、文公、亦無系、文公生易王、易王生哙、哙生昭王、平生惠王、惠王生武成王、武成王生孝王、孝王生今王、秦滅之、索隱於宣侯下、引譙周說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桓侯已下、並不言薨、據此是世家自宣侯已上之系、皆世本文也、桓侯已下、論三代言薨、不知史公何本矣、索隱又云、案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注太史公書以補其缺、尋徐廣作音義、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據此是世本經秦火、已多殘缺、徐廣所見、即宋氏據史記所補者、至唐時並此散失也、然索隱所系本以上文公爲閔公、此蓋不知宋氏何據、考譙周所見史記與今本不同、豈仲子所見亦與其與、

右燕世

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管蔡世家集解。

淇案蔡世家、周武王弟叔度封于蔡、度生蔡仲胡、胡生蔡伯荒、荒生宮侯、侯生厲侯、厲侯生武侯、武侯生夷侯、夷侯生釐侯、釐侯生共侯、興生戴侯、戴侯生宣侯、指父、指父生桓侯、封人及哀侯獻舞、獻舞生繆侯、肸生莊侯、甲午、甲午生文侯申、申生侯同、同生靈侯般、及平侯、般生太子友、友生悼侯、東國及昭侯申、申生成侯朔、朔生聲侯產、產生元侯、元侯生侯齊、是滅之、集解引世本云云、亦約同也、誤以悼爲平、當是字并、考期世本原文、謂蓋又曰悼、東國蓋曰平矣、

右蔡世

曹悼伯卒、弟露立、隱靖公。管蔡世家索隱。

宋忠曰、曹今濟陽定陶縣。同上。

淇案曹世家、周武王弟振鐸封于曹、生太伯脾、脾生仲君平、平生宮伯侯、侯生孝伯雲、雲生夷伯喜、及幽伯彌、戴伯、獻伯、惠伯、兕、兕生石甫、及釐公、釐公生桓公、終生、終生生靈公夕姑、夕姑生聲公夷、夷生昭公班、班生共公襄、襄生文公壽、壽生宣公强、及成公負芻、負芻生武公勝、勝生平公頃、及隱公通、頃生悼公午、及聲公野、靖公露、露生曹伯陽、宋滅之、索隱云、檢世本及春秋、悼伯卒、弟露立、靖公、實無聲公隱公、據此是世本元文止云頃生悼公午、及靖公露、無聲公隱公也、索隱亦是約詞、

右曹世

康叔、周公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康伯髡。

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

釐伯。衛世家索隱。武公、康叔九世孫。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戴公申。左傳閔公二年正義。惠公朔。　敬公嗣生桓公舟。衛世家索隱。　聖公

馳、成公不逝。衛世家集解及索隱。

淇案衛世家、康叔封衛、傳康伯、考伯、嗣伯、靖伯、夷伯、頃侯、釐侯、武公和、莊公掘、皆父子相傳、掘生桓公完及州吁、宣公晉、晉生惠公朔及公子黔牟、昭伯完、朔生懿公赤、昭伯生戴公申、文公燬、燬生成公鄭、鄭生穆公遬、遬生定公臧、及襄公秋、臧生獻公衎、衎生襄公惡、惡生殤公元、元生莊公蒯聵、及公子班、師、公子起、悼公黔、蒯聵生出公輒、黔生敬公弗、弗生昭公嗣、公子亹弑之而自立、是爲懿公、敬公孫、公子顯弑之而自立、是爲慎公、慎公生聲公訓、訓生成公遫、遫生平侯、平侯生嗣君、嗣君生獻君及元君、元君生角、蔡邕之、索隱於慎伯下、云系本作駢伯、於貞伯下、云系本作莒伯、於悼公黔、云系本作悼公處、於敬公弗、云系本作敬公賣、生懿公舟、集解於聲公成公、云世本作聲公睦、成公不逝、蓋二者大約皆同、止名號少有異也、

右衛世

錯叔繡、文王子。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封滕。路史後紀十卷注。

宋衷曰、今沛國公邱是滕國也。陳杞世家索隱。

齊景公亡滕。隱公。左傳隱公七年正義。考公晚、元公弘。趙岐孟子注。

淇案史無滕世家、其系不可考、見於春秋經傳及孟子者、有滕侯貜、宣公嗣、齊、昭公元、滕子嬰、成公原、悼公睦、頃公結、隱公虞、及定公、文公、其屬則未詳也、左傳正義引世本謂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孟子所載定公文公、始其二矣、趙岐注云、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以往世遞、故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值、故謂之文公、據此是世本有考公元公、而無定公文公也、趙氏謂定即考、元即文、不知何本、且謂其時相直、亦世本有諸公在位年數、可準而知也、然不可考矣、至齊景亡滕之說、左傳正義已疑之、今不復贅、

右滕世

定公獲且。穀梁傳成公十七年疏。宣公朝魯。穀梁傳襄公元年疏。

淇案史無邾世家、小司馬欲補之而未果、其見於經傳者、國亦不能盡備、定公之名、左傳作獲且、世本與穀梁傳合也、宣公朝魯之說、以出傳注、

右邾世

武侯曼期。厲侯輻。獻侯蘇。管世家索隱。穆侯弗生。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欒叔賓父。鄂侯郢。管世家索隱。武公、莊伯子。左傳桓公三年正義。

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

定公午。出公鑿。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六國年表索隱。○管世家索隱引此、生字下脫札字、桓字下衍公字、雍字下缺一雍字、徐廣音義引此、亦曰桓子雍也。

幽公生烈成公止。孝公傾欣。靜公俱。管世家索隱。

宋忠曰唐叔已下五世無年紀。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又曰桓子雍戴子。晉世家音義。又曰幽公之時晉殺反朝韓趙魏之君。晉世家音義。

案晉世家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虞生燮侯燮生武侯靖族武侯生成侯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釐侯司徒生獻侯籍籍生穆侯殺壬及殤叔殺壬生文侯仇及桓叔成師仇生昭侯伯伯封成師于曲沃靖侯庶孫翼相之伯生孝侯平平生鄂侯鄂鄂生哀侯光及晉侯緡光生小子侯桓叔生莊伯師師生武公稱稱滅晉侯而代之生獻公詭諸詭諸生奚齊悼子及惠公夷吾文公重耳夷吾生圉公圉重耳生襄公欵及成公黑臀欵生靈公夷皋及公子捷黑臀生成公黑臀生厲公寿公子捷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生平公彪彪生昭公夷夷生頃公去疾及公子雍去疾生定公午午生出公鑿公子雍生哀公忌忌生哀公驕驕生幽公柳柳生烈公止止生孝公頎頎生靜公俱酒魏韓趙逐公家人晉絕不祀索隱謂書所引晉名實之異宋氏三注說即原於世家世家哀公驕年表亦作驕公驕故觀於史記可以知世本也。

右晉世

桓公鄭。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

案吳萊謂杜氏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今諸謂世本無許叔疑鄭即是是世本亦當詳詳系矣。

右許世

陳遂。舜後。路史後紀十二發注。厲公躍。左傳桓公十二年正義。共公朔。穀梁傳文公十三年疏。

宋忠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于陳以奬舜後。陳杞世家索隱及路史後紀十二發注。

案陳世家周武王封舜後嬀滿于陳是爲胡公生申公犀侯及相公皋羊犀侯生孝公突突生愍公圉圉生幽公寧寧生釐公孝孝生武公灌灌生夷公說及平公燮燮生文公圉圉生桓公鮑及厲公佗鮑生利公躍及莊公林宣公杵臼杵臼生穆公款款生共公朔朔生靈公平國平國生成公午午生哀公弱弱生惠公柳柳生惠公鮑鮑生懷公溺溺之左傳謂文公生桓公鮑及五父佗鮑生太子免及厲公躍躍生莊公林桓公卒太子免即位五父佗弒免而自立蔡人殺之立厲公桓公十二年正義云世本有厲公躍無厲利公據此是世本之系與左傳相符索隱亦謂佗立未嘗年故無厲利聲相近史遂誤以佗爲厲公不知史公采世本何以有此誤也。

右陳世

殷湯封夏後于杞。周又封之。殷敬順列于釋文。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七十年。杞世家音義。○索隱亦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七十音義引作十七今從春秋經傳改。

宋忠曰杞。今陳留雍邱縣。杞世家索隱。

案杞世家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于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生靖公靖公生共公共公生德公及桓公姑容桓公生孝公匄及文公益姑孝公匄生惠公成成生隱公乞及釐公遂遂生靖公維及哀公過路惟生出公獻獻生簡公春楚滅之音義於德公下云世本曰惠公於桓公姑容下云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云云據此是世本謂共公生惠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此與左氏說同餘則與史記皆合也。

右杞世

馮是宋莊公。穆公之長子。穀梁傳莊公二年疏。

案宋世家成王既誅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傳其弟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湯公共及煬公煬共生厲公公厲卒厲公生戴公戴公生武公司空司空生宣公力及穆公和力生殤公與夷和生莊公馮馮生湣公捷及桓公御說御說生襄公茲甫茲甫生成公王臣及宋君鍪王臣生昭公杵臼杵臼生文公鮑革鮑革生共公暇暇生平公成成生元公佐佐生景公頭曼及公子瑕瑕生公孫輒輒生昭公特特生悼公購由購由生休公田田生肆公肆兵肆兵生剛成及宋王偃齊與魏楚伐滅之穀梁疏所引亦約詞也。

右宋世

夷昧及僚。夷昧生光。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正義○下四字矣太伯世家音義亦引之。

案史記謂餘昧生王僚蓋變生光今徐廣引世本謂夷昧生光是不同也左傳疏夷昧及僚四字文亦不屬及字或是生字之誤否則是夷昧生光及僚也史記宋隱謂今檢世本無此語蓋唐時已散逸矣。

右吳世

康王招。十二諸侯年表索隱。考烈王完。楚世家索隱。

○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楚世家正義。

案楚世家季連裔孫曰鬻熊事周文王生熊麗麗生狂狂生鄒成王封鄒于楚生服艾艾生熊毋熊毋生熊渠熊渠生康王招及楊楊生翹翹生霜及徹延延生勇及霄霄生霜及徇徇生咢咢生若敖儀儀生霄敖坎坎生蚡冒蚡及武王通通生文王貲貲生杜敖囏及成王惲惲生穆王商臣商臣生莊王侶侶生共王審審生康王招及頻王圍楚王比平王居招生挾敖員居生昭王珍珍生惠王章章生簡王中中生聲王當當生悼王疑疑生霄王槐王夷夫夷夫生威王商商生懷王槐槐生頃襄王橫橫生考烈王元元生幽王悼襄王猶及負芻滅之宋隱於考烈王元云系本作完是二書不同者止此而已武墓云云當是宋注。

右楚世

伯益。繆公任好。秦本紀索隱。共公稻。穆侯傳宣公四年疏。景公后伯車。頃襄公。懷公。靈公立十年。簡公名悼子。

即剛毅公子。懷公弟也。少主。元獻公立二十二年。武烈王十九年而立。立三年。始皇本紀後秦記索隱。昭王側。

甘茂傳索隱。始皇帝政。始皇本紀索隱。

宋衷曰。仲滑生飛廉。始皇帝以正月旦生。故名曰正。本紀索隱。○秦桓公卒于魯。成公十四年。穀梁傳成公十四年疏。

按秦本紀。周宣王封伯翳之後非子于秦。嬴姓。生秦侯。侯立十年生公伯。伯立三年生秦仲。仲立二十三年生莊公。莊立四十四年生襄公。襄立十二年生文公。文立五十年生太子竫公。竫公早死。生寧公。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生武公及德公。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武公立二十年。德公生三十三歲立。立二年。德公生宣公。成公。繆公。宣公立十二年。成公立四年。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繆公生康公。罃立十二年。生共公。立五年。生桓公。桓公立二十七年。生景公。景立四十年。生哀公。哀立三十六年。生太子夷公。夷公早死。生厲公。厲立十年。生躁公。躁立十四年。生厲共公。厲共立三十四年。生懷公。懷公立十四年。懷公生昭子及惠子。昭子早卒。生靈公。靈立十三年。生獻公。而來立。立惠子爲湣公。湣立十六年。生惠公。惠立十三年。生出子。出子立二年。秦人迎立獻公。獻公立二十四年。生孝公。孝立二十四年。生惠文王。惠文立二十七年。生武王及昭襄王。武王立四年。昭襄立五十六年。生孝文王。孝文立一年。生莊襄王。莊襄王立四年。生子政。是爲秦始皇帝。秦記。靈公作靈公。靈共公作利濞公。靈公作肅靈公。出子作出公。武王作悼武王。又謂悼公立十五年。靈公立十年。生簡公。簡公立十五年。獻公立二十三年。乃徙王立三年。與本紀不同。索隱於秦紀通塹公下。云系本謂少主。於獻公下。云系本謂元獻公。立二十二年。於悼武王下。云系本作武烈王十九年而立。立三年。又謂獻公名后伯車。是與本紀索隱皆異矣。宋氏前注。乃追敘非子以上世系之說。隱梁傳成公十四年疏所引世本。疑亦注文也。

右秦世

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水經洧水注。悼公丟。穀梁傳成公六年疏。

按鄭世家云。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生武公掘突。掘突生莊公寤生。寤生生昭公忽。厲公突。及子亟。突生文公踕。踕生穆公蘭。蘭生襄公夷。夷生悼公捷。捷生成公睔。睔生哀公。哀生定公寧。寧生獻公蘇。蘇生聲公繻。共公丑。繻生哀公易。丑生幽公已。繻公騑。及鄭君乙。鄭哀侯滅之。

右鄭世

桓子生文侯斯。魏世家索隱。惠王生襄王。魏世家集解引荀勗和嶧竹書同異說。襄王名嗣。襄口生昭王。昭王名遬。安釐王名圉。安釐王生景愍王午。魏世家索隱。

按魏世家。文侯名都。都生武侯擊。擊生惠王罃。罃生襄王嗣。嗣生昭王。昭王生安釐王。安釐王生景湣王增。增生王假。秦滅之。和嶧竹書世本無襄王。史公蓋分惠王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蓋襄嗣字相似。親趙世家。嗣襄王名嗣。可知史記之誤。當從世本紀年爲確矣。

右魏世

楚子虔。韓世家索隱。武侯。六國年表索隱。懷侯。六國年表索隱。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世家索隱。桓惠王。韓世家索隱。

按韓世家。桓侯虔生列侯取。取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哀侯生昭侯。昭侯生宣惠王。宣惠王生襄王倉。倉生釐王咎。咎生桓惠王。桓惠王生王安。秦滅之。索隱於列侯下。引云世本作武侯。又曰世本無列侯。觀上諸篇所引。蓋止武列一篇與史異耳。

右韓世

成侯名種。魏世家索隱。肅侯名語。趙世家索隱。○蘇秦傳引世本。謂肅侯名言。未詳孰是。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趙世家晉義。

按趙世家。獻侯生列侯章及武公。武生敬侯章。章生成侯種。種生肅侯。肅侯生武靈王。武靈王生惠文王何。何生孝成王丹。丹生悼襄王偃。偃生幽繆王遷。秦滅之。索隱謂世本無武公。蓋餘皆同也。

右趙世

齊宣王名辟彊。威王之子也。蘇秦傳索隱。湣王名遂。王建。田敬仲世家索隱。

按田齊世家。太公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彊。辟彊生湣王地。地生襄王法章。法章生王建。秦滅之。索隱云。系本自威子至王建。凡十代。是二書之說皆同。惟湣王名異耳。觀韓以下四國。其先代之系。並詳卿大夫篇。

右田齊世

卿大夫

淇案史記魏世家索隱云系本無悼子，而居繒曰悼子徙溫，則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但此是卿大夫亦自爲卷也。吳澤序杜氏春秋釋例，謂世族譜本之世本，今凡文之不屬者以左傳世族譜附證於下。

召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詩江漢正義。○淇案此約詞，非元文也。康公至穆公百八十餘年，傳世不應如此之遠，十六字有衍文耳。

右周臣世

陳鍼宜咎，陳鍼子八世孫。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留。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正義。○案杜預世族譜，陳鍼子是傳公孫，穆公說春秋分紀謂悼子留生夏區夫。

右陳臣世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商頌那正義及左傳桓公元年、穀梁傳桓公二年疏。孔子後嗣世皆一子。鄭志引此今見釋弓正義。

○孔子坊頂反首張面。詩史後紀注。

淇案宋湣，甫公生繆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華夷，華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孟皮及仲尼。左傳昭公七年疏引家語云，微公賜生弗父何，弗父何爲閔公子，然則宋語之說矣。鄭志所引亦約略之詞，世本元文當如漢書孔光傳謂孔子生伯魚，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弗，弗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真生子高，穿生順，云云也。

皇父充石，戴公子。左傳文公十一年疏。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顯，釋，生夷父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檀弓下正義。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僕伊與樂豫。文公七年疏。碩甫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呂。文公十八年疏。

樂懼，戴公六世孫。成公十六年正義。

淇案澤即顯釋，須即傾，呂即東鄉克也。唐世謂樂呂孫，喜曾生子罕，與此少異。

華父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左傳桓公元年正義。華督生世子家，世子家生華孫御事，華孫御事生華元右師。左傳文公十六年正義。世子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尋。左傳成公十五年正義。

莊公生有師戊，戊生司城師。同上。○淇案戊，鄭公子仲也。

公孫名固，爲大司馬。宋世家正義。○淇案固是莊公孫，見僖公二十二年左傳。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瞞。左傳文公七年正義。瞞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朱。左傳成公十五年正義。

淇案杜氏左傳注以朱爲瞞孫，世族譜又以瞞爲桓公孫，朱爲桓公孫，尤誤。

公孫壽生大司馬鮑，鮑生司馬澤。同上。

淇案，壽是桓公子蕭之子，壽生鮑及蕭，林桑夏謂蕭是莊公子，實誤。

桓公生向父盼，盼生司城皇守，守生小司寇魋及合左師。上。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胜。檀弓正義。

淇案，合左師，即向戌也。杜氏春秋分紀謂戌生五子，曰勝、宜、鄭、行、聲，聲生羅，羅生五子，曰果、魋、貞、牛，杜氏傳注亦云聲向戌子。

右宋臣世

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禮記禮器疏、論語公冶長疏、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疏並引之。

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魯世家索隱。

淇案世族譜，彊孫子臧辰，生宣叔許，許生四子，武仲紇、定伯爲、及臧賈、臧買。賈生頃伯會，會生賈，如賈如生石爲，生昭伯賜，又曰臧倉賈如從見程氏分紀謂臧倉當是昭伯子，與世本皆合。

施伯，魯惠公孫。魯世家正義。

淇案氏姓篇曰，少施氏，惠公子施父之後。世族譜曰，施孝叔，公公五世孫，然則伯是施父之子，孝叔之祖矣。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哀伯。檀弓正義。

仲孫貜生南宮縚。檜公湣長正義

[illegible]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

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檜弓正義

[illegible]

公子友生齊仲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檜弓正義引此誤分齊仲無逸爲二人。今據說苑所引校正。檜氏國語注亦云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也。說苑博文公五年疏引作仲無佚。

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悼子紇生穆伯婼。檜弓正義。穆伯生文伯歜。文伯歜生仲遂。莊公之子東門襄仲。檜弓正義。東門遂生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有世家索隱。

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元和姓纂

[illegible]

魯文公生惠伯叔肸。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子叔。子叔生叔弓。叔弓生仲南文楚及伯張、穆伯、定伯。爲子叔氏。元和姓纂　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左傳定公十一年正義。

右魯臣世

鄧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檜弓正義

[illegible]

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傾子之孫武子偃。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

[illegible]

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徵。管晏列傳索隱。

[illegible]

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左傳昭公二十年正義。

[illegible]

閭邱產生嬰。嬰生歐。歐生莖。莖生施。元和姓纂

[illegible]

夷孟思。　閭孟克。田齊世家索隱。陳桓子無宇。產子壘。壘產子獻。獻產快。　陳僖子乞。產成子常、僭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簒邱子尚。盤茲、子芒、惠子得。　昭子。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齊世家索隱。　僖子生昭子莊。左傳哀公十四年正義。

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檜弓正義

[illegible]

右齊臣世

孫氏出于武公。至林父八世。左傳成公十四年正義。

[illegible]

傳林父生伯儵及孫嘉、孫蒯、
後以叛知晉逃奔蒯於鄭。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相弓正義。

索隱左傳及世族譜拔俱作發。朱俱作戌。又正義引世本朱作尤。

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相弓正義。

索隱郢字子南。公孫獳牟字子之。見左傳及世族譜。文子木氏世譜作文子才。芳惠叔蘭。即荀寇惠子。見檀弓。蘭之後有子南。子南勁。見竹書紀年。

公孟彊。靈公之子。左傳襄公八年正義。

○字公孟。名彊。同上。

世案彊是靈公子。不曰公子彊。而曰公孟者。世族譜謂靈公子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彊爲之後。故定公十二年左傳注云。彊孟縶子。正義所謂爲後則爲其子也。○字公孟五字。亦傳注文。

孔莊叔遬生得罔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禮祭統正義。

索隱孔氏者。黃帝子始封之後也。成叔烝鉏。即孔成子。頃叔羅。世族譜作須叔羅。左傳亦作羅。

懿子彘生昭子舉。舉生趙鞅。左傳定公十四年正義。

索隱此趙氏未詳何出。懿子彘。即趙鞅。見左傳。

右衛臣世

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士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趙世家索隱、左傳文公十三年正義、漢高祖。韓氏家訓晉陵篇

索隱成伯缺。左傳作士縠。春秋分紀謂杜伯生隰叔。隰叔生蔿。蔿生縠。縠生會。以隰爲氏。亦曰范氏。生二子。曰燮、曰助。燮生匄。匄生鞅。鞅生吉射及皋夷。助生臧。臧又會之從弟。相子生湯。湯生鉏。鉏生伯瑕。丐。丐生士蔿。皋夷。皋夷即作皋鼬。所謂皋相世系表。趙士會有子留於秦。生明。明生蒲。蒲生陽。陽十世孫生清。徙居范。生仁。仁生博。號軌。軌嘉在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祖也。此與左傳注者爲劉氏之說。疑皆劉歆竄所增矣。

皋夷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鞅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

侯斯。樂記正義、魏錡。曾孫。左傳宣公十二年正義

傳曰。錡子蠅。是魏駒之子。魏世家索隱

索隱魏趙二系。傳寫多舛。魏世家索隱引。芒季作一人。降作絳。世家謂晉公高之裔孫晉萬。生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絳生魏嬰。嬰生獻子。獻子生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世族譜謂魏嬰是晉萬之孫。絳及錡、顥、皆嬰之子。獻子侈。是莊子絳之子。魏曼多是舒之孫。春秋分紀引世本。又謂舒生侈。侈生曼多。唐書世系表。謂舒生邁子曼多。曼多生文子。須。須生桓子。諸說多不合。蓋互有脫誤也。居簡云。武子居魏。悼子徙霍。昭子徙安邑。則世家之說。非無所本。左傳正義謂計其年世。絳是嬰孫。宋隱亦謂鄉大夫代殷悼子耳。今缺計諸說。芒季似是一人。故世族譜云。嬰是萬孫。史謂萬生武子。是也。有脫也。州與雙嬰。皆季之異。昭子絳。即莊子降。荼即舒。侈即取。多即曼多。皆字異也。蓋州生悼子。悼子生絳及錡、顥。故云錡是嬰孫。譜以絳錡爲嬰子。此譜有脫也。傳云。桓子蠅是駒之子。此即補出本脫文。索隱誤以侈爲多。故謂世家與世本不合。趙世家作哆。索隱云哆。魏謂子系本名取也。魏蓋不見經傳。左傳謂絳及錡、顥、皆佐絳於下軍。舒私爲是其間不容更有一代。文子乃魏顥。顥是顥子。與顥字形似。非曼多子也。此二史之誤。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趙世家索隱、趙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左傳宣公二年正義、景叔成。趙世家索隱

趙桓子名嘉。襄子之子。魏世家索隱、代成君子起。卻襄子之子。趙世家索隱

索隱宣趙系者亦多不同。趙世家謂叔帶去周事晉文侯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公孟。公孟生衰。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叔。世叔生簡子鞅。鞅生伯魯及襄子桓子。伯魯生代成君周。則生說。襄子毋恤。以說爲太子。是爲獻侯。獻生烈侯籍。左傳國語以衰爲夙弟。世族譜同。又謂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諸說各異。蓋周古史考以共孟生衰爲誤。左傳正義引夙爲衰祖二句。亦謂世本輯寫多誤。其本未必然。索隱亦云系本以代成君爲襄子子。不云伯魯。非也。雅論諸說。蓋公明生夙。夙生共孟及成季。成季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鞅生伯魯及襄子。襄子生桓子。伯魯生代成君。代成君生獻侯趙。穿當是共孟之子。蓋長爲孟。故世族譜以穿爲夙之庶孫。於盾爲從父昆弟也。左傳正義既以夙爲衰祖二語。爲傳寫之誤。而文公十二年正義。又敘晉世族譜文。以穿爲趙盾從父昆弟之子。是鄭面效矣。國語韋注云。趙穿。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

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韓世家索隱、○左傳成公二年疏引云。桓叔生子萬。子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缺定伯一代。宣子名秦。吳世家正義、平子名頃。宣子子也。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韓世家索隱、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魏世家索隱、景子名虎。韓世家索隱

索隱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厥生宣子。宣子生貞子。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康子生武子。武子生景侯。史記於獻子以前不用世本。既是。則世本既是也。

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中，中生智伯瑤。並見趙世家宋隱。程鄭，荀氏別族。左傳成公十八年正義。

淇案逝遨，不見經傳，林父以前有荀息事晉獻公，亦曰荀叔，紀年曰，獻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是為荀叔，蓋相近，逝遨荀其子歟，將中行，自文公蒐于被廬以林父將中行，始稱以王父之官名為氏也。左傳世族譜以為別弟，與此不同。滑夫論，譜氏出於荀息，國語韋注曰，程鄭，晉大夫荀騅之曾孫，程季之子。

孫伯黶生司空頃，頃生南里叔子，叔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空大伯，伯生侯季子，季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左傳昭公十五年正義。

淇案滑夫論，譜氏亦晉之公族也。

郤豹生翼芮，翼芮生缺，缺生克。豹又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左傳成公十一年正義。步揚生蒲城鵲居，鵲居生至。左傳成公二年正義。

淇案滑夫論，郤氏亦晉之公族。郤豹，晉語作郤叔虎，州左傳作犨，會稽分紀云，豹生三子，曰稱、曰芮、曰義，芮生缺，缺生克，克生錡，芮之從子曰步揚、步招，揚生二子曰犨、曰溶城鵲居，鵲生三子曰至、曰滎、曰毅，又云，世族譜缺豹及鵲居二人，列郤稱步招芮義於羅人，其說與世本乖異，滑夫論曰，芮從邑氏為翼後，有呂錡、魏伯駒、郤萱食采於呂、魏、苦成、郤至食采於溫，儲曰溫季，各以為氏，說本左傳。

叔向兄弟有季夙。左傳昭公五年正義。

淇案世族譜，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左傳謂羊舌職，事景公佐中軍尉，生子四，曰伯華、曰叔向肸、曰叔虎，正義據顧氏注，疑夙即虎，劉炫謂別有季夙，依此是叔向兄弟，共五人矣。新唐書世系表曰，晉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即羊舌大夫也，突生職，職五子。

右晉臣世

鴦艾獵，是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左傳襄公十五年正義。

淇案新唐書，楚昭王子囊瓦，字無鈞，生薳呂臣，呂臣生呂賈，賈生叔敖，後別為孫氏。左傳杜注及世族譜，皆以艾獵、叔敖為一人，而襄公十五年注，又以千乘為叔敖從子，是譜觀實誤，蓋獵、賈生艾獵，叔敖獵之後為薳氏，有薳子馮、薳尅、薳固、薳居等人，敖之後別為孫氏。

屈瑕，屈建之祖父。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注。

淇案王逸楚辭章句，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後因氏焉，瑕即莫敖也，傳屈重、屈完、屈申故為襄公十五年，楚康王以到為莫敖，為逃尹，至襄公二十五年，以建為令尹，為莫敖，春秋分紀引世族譜云，屈申，屈瑕孫，與集解之說自相違戾，蓋譜之屈瑕，謂到父也，二瑕字必有一誤。

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左傳昭公十七年正義。

淇案春秋分紀，王子揚生尹，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昭公二十七年，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世族譜誤以完佗為令終子。

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邑于葉，字子高。禮檀衣正義。論語述而疏。

淇案滑夫論，左司馬戌者，沮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弟疑子字之誤，諸家皆以葉公為戌子也，唐書世系表，謂尹戌出於聞季歲。

右楚臣世

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左傳昭公十九年正義。

淇案公孫夏，即鄭穆公之孫，蘭子西也，其父武子駟，字子駟，故後為駟氏，子游即駟偃，子瑕即駟乞，與定子駟帶，皆夏之子，杜注以游為帶之誤。

右鄭臣世

世本下

漢宋衷注

氏姓

漢案左傳。隱公十一年正義引世本氏姓篇。史記索隱。於列姓註。又索解引鄭駁五經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蓋皆據此爲說也。

炎帝。姜姓。水經渭水注。

○炎帝。卽神農氏。左傳昭公十七年正義。

帝嚳。爲陶唐氏。書五子之歌正義。論語泰伯疏。

帝舜。姚姓。左傳隱公八年正義。

右帝王氏姓

許州向中。姜姓也。水經溱水注。齊。姜姓。左傳莊公十一年正義。以上炎帝裔。

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管子地數篇。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左傳隱公十一年正義。王應麟食舊聞補注。

衆國。路史國名紀六。燕。姞姓。左傳隱公五年正義。

密須氏。商時姞姓之國。通志氏族略。○路史國名紀一引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

漢案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蔡任荀僖姞儀依是也。眞郁蕭之別。猶巳之爲紀。僖之爲偪。爲嬴之爲漚。爲益。姒之爲弋也。以上黃帝裔。

巳姓。出自少皞。左傳昭公十七年正義。莒。嬴姓。自紀公以下爲巳姓。杜預氏族譜。見左僖廢公二年正義。江。黃。皆嬴姓。陳祀世家索隱。徐。奄。皆嬴姓。左傳昭公元年正義。淮夷。嬴姓。路史國名紀二。

鍾離。嬴姓。史記秦本紀索隱。水經淮水注。與秦同祖。通志氏族略。

注云。有姓終黎者。秦紀集解。

漢案秦本紀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蒐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蓼氏、白冥氏、蜚蠊氏。索隱云。徐廣曰。世本作鍾離。駰按曰。氏族注云。有姓終黎者。據此是除鍾離以外。世本與本紀皆同。其見引於諸注者。此蓋國而已。

蓼。六。皆偃姓。陳祀世家索隱。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龍。左傳文公十二年正義。漢案蓼六乃英六之誤。

○偃姓。皋陶之後。舒蓼。楚東境小國。通志氏族略。舒鮑。小國。路史國名紀二。

漢案史記正義二引世紀。謂皋陶生於曲阜之偃地。故帝因之而賜姓曰偃。路史引年代歷云。皋陶。素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劉向列女傳及晉大家傳注。鄭康成詩譜。高誘呂覽注。王符潛夫論。皆爲皋陶子。章昭國語注。柏皆少皞之後伯益也。史記秦本紀云。大業生大費。是爲柏翳。舜賜之嬴姓。益之父少昊氏之裔子也。堯賜之以偃姓。其後有英六。舒。蓼爲舜臣別賜嬴姓。故毛詩正義及史記正義。謂秦本紀之大業。卽皋陶也。自班氏譏解左傳及史記。舉文以皋陶庭堅爲一人。謂蓼六皆皋陶後。以爲出自顓頊。後人或從之。誤矣。皋陶自出少昊。其後爲六偃姓。庭堅乃出顓頊。其後爲堯。姬姓。二國之姓。並詳見世本。駰謂固偃姓後有舒蓼。蓼六。皆偃姓之說。謂蓼亦偃姓。尤誤。潛夫論以皋陶爲八凱。後嗣。史記。謂布傳。正義。謂英。後改名爲蓼。亦非是。

鄒。允姓之國。春秋釋例。世會圖。路史國名紀二。

（按案允姓乃允姓之後，後爲尹氏，以上少昊裔。）

蓐姬姓。路史後紀八國名三。

昆吾古已姓之國。夏時諸侯伯祝融之後。通志氏族略。

偏陽妘姓。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左傳襄公十年疏。夷妘姓。左傳僖公元年疏。鄅爲妘姓。左傳昭公十八年疏。路史後紀六卷注。寒邳姓。路史國名紀六。邾小邾曹姓。左傳襄公十一年疏。

越爲芈姓，與楚同祖。漢書地理志臣瓚音義。○史記注引作越芈氏也。東越閩君皆其後。玉海王會篇注。羅熊姓。左傳桓公十二年正義。胡子國歸姓。陳杞世家索隱。路史國名紀六。

（按案左傳，舜乃高陽氏才子庭堅之後，初學記引帝王世紀，御覽引古史考皆以爲高陽爲姬姓，庭堅之裔，亦爲其祖姓耳。已、妘、曹、芈四姓皆吳回之裔，古有百越，故東越閩君皆其後。玉海王會篇注，羅熊姓，左傳桓公十二年正義，胡子國歸姓，陳杞世家索隱，路史國名紀六。國語注，杜氏世族譜，據此並疑會稽之越，亦非禹後，實誤。羅國是楚之別封，熊乃初氏，胡國是嬀之別封，以國爲姓也。世族譜引芈姓越作閩越，漢書地理志云，秦陳嬀陳媯，故陳國，水經注引樂緯，門者陳典協聖行，孟孝陳古字通也。路史又以陳姓之胡爲虞舜後，似謂陳媯二字古亦通者，非是。考左傳魯襄公妃敬歸祥歸，皆姓媯，滑夫論曰，歸姓胡有，何不云帝舜後，古者亦無有以胡爲舜後者。）

宋夏曰歸，即夔。水經江水注。

（按案夏時侯伯祝融之孫，與楚同祖，東越國君等文當亦傳注所引者，約言之也。以上顓頊裔。）

豕韋防姓。史記夏本紀索隱。路史國名紀四。

（按案防房古字通，國語，廣韻紀年沈約注，唐書世系表，皆謂舜封丹朱於房地，即春秋時之防，漢十三州志所謂防即房陵也。夏孔甲時豢龍之家，以丹朱裔子御累代之，累必生於豢，故因生賜姓而氏曰御龍，此非祝融姓之豕韋矣。以上帝堯裔。）

妘姓有南氏、邯鄲氏、弗氏、邯瀘氏。夏本紀索隱。彤妘姓。書顧命正義。杞妘姓。左傳襄公十一年正義。有扈與夏同姓。書甘誓正義。鄶妘姓，子爵。通志氏族略。莘國妘姓。周本紀索隱。

○妘姓，夏禹之後。太平寰宇記二十八。世本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一切經音義六〇案此二語，鄭駁五經異義亦引之。莘即散宜生求有莘美女獻紂者。周本紀索隱。文王妃家。路史國名四。

（按案夏本紀贊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索隱謂系本男作南，尋作鄩，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又云斟戈氏，系本云斟灌氏，誤，此是本紀所據世本，止缺費氏，餘諸書所引可見。以上夏后裔。）

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鬼、目夷、蕭。左傳僖公元年正義。扐、段、瓦、鐵。路史國名紀四。○路史云，黎比鬼扐段瓦鐵七國，皆子姓，出世本，黎比鬼已見上，故不復錄。關者子姓也。元和姓纂。鬼氏、時氏、蕭氏、黎氏。殷本紀索隱。空同氏子姓。通志氏族略。○路史國名紀四引作空桐。目夷氏。路史後紀十餘注。

鄧，曼姓。左傳桓公七年正義。

（按案殷本紀云，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宋隱謂世本無稚氏、北殷氏，作疑氏，是此外二書同矣，據左傳正義姓纂路史所引，則史公之書尚多脫略，三書專舉國名，不並引氏字，故又取其同者，疑其廣韻鄧即子姓之別封矣。以上殷裔。）

召、芮、鞫、衛、毛。姬姓。書顧命正義。息。姬姓。左傳莊公四年正義。隨。姬姓。左傳桓公六年正義。○穀梁傳僖公十年疏引云，隨是國名。荀、賈、皆姬姓。桓公九年正義。晉、狄、衛、鄭、曹、滕、姬姓。左傳襄公十一年正義。鮮虞姬姓。穀梁傳昭公十二年疏。沈。姬姓。史記陳杞世家索隱。唐。姬姓之國。楚世家正義。密。姬姓之國也。漢書地理志臣瓚注。霍。姬姓。路史國名紀六。六。姬姓。路史國名紀七。

（按案六本皋陶之後，姬姓國，此云姬姓者，蓋楚人滅六後，復封姬姓者焉之類，鮮虞本子姓國，後改名中山，魏文侯滅之，以屬姬姓也。以上周裔。）

巴子國子孫以國爲氏。通志氏族略。玉海姓氏象就章注。

○巴郡，蠻，本有五姓，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後漢南蠻傳及章懷太子注。廩君名務相，姓巴氏。太平御覽三十七及七百六十九，太平寰宇記一百四十七並引。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鍾離山。後漢書。山有二穴，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寰宇記。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後漢書。皆登呼躍穴屋，擲劍刺之。寰宇記。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後漢書。又各令以土爲船，雕文畫之，而浮于水內，約船浮者，神以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北堂書鈔第一百賦注及御覽。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陽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莫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

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十餘日。龐君思其便。後漢書。操青繩以遺鹽神曰，娶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繩而娶之，龐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繩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章懷太子漢書注。龐君于是君乎爽城。

按系語者引此傳注，多刪節之，故語各不同，今取其文義顯著者，比次之，爲篇。寔字記作巫蠱，巴氏，盧諶作巴氏，肆是，揚海內經，太嶲生成鳥，成鳥生乘厲，乘厲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則巴乃太昊風姓之後，而左傳楚共王娶巴姬，則巴又姬姓之別，皆瑯邪志謂五帝以來，黃帝顓頊之支庶，世爲巴君，案黃帝顓皆姬姓也，未審此巴人是風姓，或姬姓矣，故附於末，謂夫論又謂三巴皆嬴姓。

右侯國氏姓

融姓，古天子祝融之後。盛說。

西陵氏，春秋時有大夫西陵烏。元和姓纂。路史國名紀六。

按案西陵氏，嬀姓，炎帝神農氏之諸侯也，帝繫曰，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產，史記五帝本紀作嫘，漢書古今人表作纍，山海經作雷祖，蓋雷祖祖名也，爲其，山有雷首，澤有雷夏，雖天子篇有雷水，是亦因生賜姓者，又黃帝時有雷公，見素問，發之宋世有雷開，見楚圖，雷歡公時有雷虎，見左氏內外傳，此則以雷爲氏者，皆昭姬語注引帝繫說，謂方雷是西陵之姓，雷姬同，此誤合黃帝二妃方雷氏與西陵氏爲一人也。

詹葛氏，有熊之後，宋哀公時有詹葛，所爲大夫。元和姓纂。

翼氏，元囂之後。通志氏族略。

過氏，任姓，夏諸侯後爲氏。

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後爲氏。

融夷氏，祝融後董父之允，以融夷爲氏。並見玉海姓氏食就章注。○融夷，即祝夷。

參氏，祝融之後。廣韻。陸終第二子參胡，氏族略。

偃陽，妘姓國，爲晉所滅，子孫因氏焉。廣韻。

安是氏，老童娶安是女。元和姓纂。

按此條，字多譌舛，帝系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騩山，又云其五曰安是，爲嬀性，安字補句，與是字不屬，並無所謂安是也，古文是氏，疑上是字，蓋衍文，蓋安是女，必孫安之後，四字之誤也。

媯氏，帝舜之後，舜生嬀汭，子孫氏焉。國上。

偃姓，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氏。廣韻。以上古帝臣裔。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通志氏族略。

夏時有武羅國，其後氏焉。廣韻。

黎氏，黎侯國之後。姓氏彙就章。

右史氏，古者右史記事，周有右史武。通志氏族略。

太公叔穎。廣韻。

季隨氏，元和姓纂。晉有郫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廣韻。

按案通志云，季隨氏，見世本，又云漢後氏，亦八士之後，楚王時有漢後子莊，又有季騧氏，此二氏鄉不云見世本，以廣韻證之，蓋皆出世本也。以上三代王臣裔。

司城氏，陳哀公子郐勝之後。

鬬門氏，陳鬬父之後，楚大夫有鬬門陽。以上陳臣裔。

右師氏，宋莊公生公子中世爲右師，因氏焉。

宋戴公生東鄉克孫樂喜爲司城氏。案克乃戴公元孫，此文少誤。

子蕩氏，宋威公生子蕩，因氏焉。

不夷氏，宋大夫不夷甫須之後。姓纂。

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

案襄公時大司馬，即公之弟目夷，字子魚，後爲魚氏，目夷氏，蓋子魚爲司馬者，則莊公之孫固也，成公昭公之時，襄像公子卬，事稱爲司馬，文公共公之時，猶愚蕩山爲司馬，三傳無墨夷爲司馬之事，潛夫論謂宋後有目夷氏，不夷氏，亦無墨夷氏，左傳謂

襄公孫有孔叔及公孫蠆、不言誰之子、又謂文公使世弟頵爲司城、此頵乃襄公孫。

勃氏、宋右師之後。

宋有大夫考成方。

宋大夫西鉏吾。

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路史後紀十卷注。

東鄉氏、宋東鄉爲人之後。

西鄉氏、宋大夫西鄉輔之後。

子革氏、宋司城子革之後。

季老氏、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

泥氏、宋大夫皁泥之後。

韓獻氏、宋司徒華定後爲韓獻氏。○路史引作韓獻氏。

甫爽氏、宋大夫甫爽之後。並通志氏族略。以上宋臣者。

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檀弓正義。

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史記魯世家索隱。

漢案滑夫論作后氏、左傳及史記作郈氏、郈裏成桓子注云、后本孝公子惠伯肇之後、杜元凱世族譜云郈成叔厚孫也、孝公八世孫、然則厚與后郈同矣。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逃氏、魯大夫仲逃之後。

鼓方氏、鼓方叔之後。並通志氏族略。

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

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爲子楊氏。並元和姓纂。

魯大夫公之文。廣韻。

漢案滑夫論有施氏、子陽氏、公之氏、皆魯後。以上魯臣者。

齊公子成之後、有公乘氏。

魯大夫齊季規、昔齊子季奔楚、楚遂號齊季氏。

齊大夫長孫蠆食采于唐、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

賜氏、齊大夫簡子賜之後。

尹文氏、齊大夫尹文子著書五篇。

車遲氏、齊陳湣大夫車門遲。並廣韻。

子工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工之後。

子獻氏、陳桓子孫子獻之後。

子尚氏、陳僖子生隰邱子尚憲蓋、因氏焉。

子芒氏、陳僖子生子芒盎、因氏焉。並元和姓纂。

淵氏、齊大夫淵湫之後。玉海急就篇注。○廣韻引無淵氏之後四字。

子泉氏、齊頃公之子公子湫、字子泉之後。

漢案公子湫、不見譜傳、子泉卽子淵、淵爲泉也、廣韻所引淵湫、疑卽此人、後齊後有子淵氏、無淵氏及子泉氏也、左傳有公孫捷爲頃公之孫、一曰子淵捷、字子車、當卽湫之子、蓋氏其父字、本元文當是子淵湫、故潛夫論

子乾氏、齊公子都字子乾之後。

子占氏、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

子穆氏、僖子子穆安後。子穆安、當作穆子安。

隰邱氏、齊大夫隰邱子之後。並通志氏族略。

子沮氏、烈子後。並路史後紀十。

鹿邱氏。

梁邱氏。並路史國名紀一。以上齊臣裔。

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後漢書承宮傳注。

史鰌氏。衛史鰌之後。通志。衛有史朝朱駒。廣韻。

子彊氏。衛公族昭子郢之後。元和姓纂。

將軍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生文子才芳。爲將軍氏。一本之作昭。

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郢之子孫爲衛司寇。以官爲氏。

彊梁氏。衛將軍文子生悼子會。會生彊梁。因氏焉。並通志氏族略。

常氏。老子師常從。

仇氏。衛後。並路史國名紀六。以上衛臣裔。

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匄弟也。因官氏焉。周有太史司功騎。晉韻引云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

晉荀逝敖生桓子林父將中行。爲中行氏。

季嬰氏。晉樓季嬰之後。

伯宗氏。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

僕案章昭國語注云。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此云伯起。未知孰是。左傳謂窋氏之高祖孫伯黶。與辛有之二子。同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潛夫論謂伯氏、騶氏、鳥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孫黶。皆晉姬姓也。案黶之八世孫籍偃。事晉悼公。爲與司馬。見國語。悼爲襄公之曾孫。則孫黶非襄公孫明甚。且籍氏即黶之後。於文不得稱窋氏及黶。皆姬姓也。潛夫論書世無卷本。其舊每錯亂難舛。而氏姓篇尤甚。篇內又有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楚之文。屬在郤氏條內。尋脈文義。孫黶當是孫糾孫起之譌。伯宗事景公而死於厲公之難。於世次亦路合。要之伯氏、籍氏皆晉公族也。此云伯宗氏。似亦少誤。祖父之名。禮所當諱。蓋無以先世之名稱爲氏者。穀梁傳正伯以爵。尊其名而宗其字。歟。此書世系表謂宗氏出於子姓。宋襄公母弟敍任晉。孫伯宗生州黎。州黎生嬰。

叔夙氏。羊舌職生叔夙。爲叔夙氏。

叔向氏。晉羊舌肸字叔向。因氏焉。

莢氏。晉大夫莢成僖子。並元和姓纂。○莢成絡氏象賦章注引作裴陽。

李夙氏。晉靖侯孫季夙之後。

大戊氏。晉公子大戊教昭爲原大夫。

韓言氏。姬姓。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子魚。爲韓言氏。子魚。元和姓纂引作孫。潛夫論韓氏有韓氏言氏。

韓餘氏。韓宣子餘子之後。因氏焉。

大狐氏。晉大夫大狐伯生突生毓。爲大狐氏。其後大狐容爲晉大夫。路史後紀十卷注云。世本有大狐氏、小狐氏。蓋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大狐容即大戎氏云。

狐邱氏。晉大夫狐邱林之後。

郡州氏。晉郡豹孫步揚生州。因氏焉。並通志氏族略。

晉有高人隱于北唐。因以爲氏。

晉蒲邑大夫公佗世卿。

晉大夫下門鮑。

小狐氏。

大戎氏。並路史後紀十卷注。以上晉臣裔。

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融。

季融氏。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

子午氏。楚公子午之後。齊大夫有子午明。並元和姓纂。

宅氏。楚平王孫有田公宅成。楊倞荀子注。○象賦章注引作楚成王孫。

鬬強氏。芈姓。若敖生鬬強。因氏焉。

鬬班氏。芈姓。鬬強生班。因氏焉。

屈氏。楚大夫屈父之後。屈瑕爲楚工正。

伍氏。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爲氏。

恆氏。楚大夫恆思公之後。並通志。

楚大夫涉其帑。廣韻。

漢案涉其帑。見左傳。楚王奔隨。將涉于成。臣蔿尹襄。涉其帑。不與王舟。說者謂尹以舟渡其妻子而不與王也。依世本。則襄與帑爲二人矣。以上楚臣爲。

大季氏。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

馮。姬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並元和姓纂。○通志引此。姬作師。

鄭有子師僕。廣韻。○姓纂引此作師子僕。

去疾氏。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通志。

鄭大夫封父嬰齊。路史後紀四卷注。以上鄭臣爲。

秦公子金之後。有公金氏。廣韻。

仲行氏。秦三良仲行之後。通志。以上秦臣爲。

燕惠公族羌子孫。遂爲邵皓氏。

漢案此條。字多譌舛。邵皓自是燕後。潛夫論有羌遂氏。衛後恐二氏誤并爲一。

魏公族有差師氏。並元和姓纂。

何氏。

莊云。韓後。周本紀集解。

漢案潛夫論何氏。姬姓。與胡有同出于姬。乃單姓之別。集解云。世本注以何姓爲韓後。未詳注說何本。以上舊國韓者。

右卿大夫氏姓

君新廟。路史國名紀。　蟠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乘雎。古賢人。通志。

漢案通志所引。蓋是注文。詳下作篇。

謚法

玉海五十四引中興書目云。沈約謚法十卷。案約序云。大戴禮及世本。雜並有謚法二篇。餘至約時已亡其篇。杜佑通典。鄭樵通志。蘇洵謚法。羅泌路史。亦謂世本大戴禮有謚法篇。今考漢唐以後書傳。無引世本謚法者。謚記謚法。見於白虎通。路史者。數條。衛湜正義云。大戴禮出於世本。然則謚記之謚法。即世本之謚法矣。今輯錄如左。

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路史發揮五。

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白虎通號篇。　翼翼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慈惠愛民曰文。強理勤直曰武。白虎通號篇。

引此曰。上俱衍謚字。今據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卷引刪。

漢案謚法。本周書篇名。世本即取於周書而稱述之。故有堯舜等謚。大戴氏又取於世本耳。兩漢之際。有作廣謚者。更增以禹湯桀紂蔡邕獨斷。取桀紂二謚而不及禹湯。杜預春秋釋例。取湯而缺禹。宋裴駰史記集解。始通錄之矣。然堯舜禹湯桀紂六謚。俱非周書之舊。馬季長尚書注。止采取世本謚記。故云俗儒以湯爲謚。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謚法。蓋漢時藏記列於學宮。故經傳可取以爲謚。禹湯桀紂四謚。不列於二書。故斥曰俗儒也。路史謂杜預取周書謚法納之釋例。增之以湯世。重出之。謂之作秋謚法。今史記正義所錄。正與此書相符。然則釋例取於周書正義。又取於釋例也。至文字或少有同異。謚品或更有多寡。此則轉寫多譌。所見異制。抑稱述者自爲裁耳。

居

（漢案史記吳世家魏世家索隱並引世本居篇。）

舜居饒內。水經沔水注。海地理通釋四。

○在澠中西城縣。或言媯虛。在西北。舜之居。水經沔水注。前漢書地理志應劭注。

（漢案饒內即媯汭。國語作篇內。近本水經注刊本俱作媯汭。玉海引水經注作饒內。通典金州西城縣下引世本作饒汭。路史國名亦引作饒汭也。蓋古文本作饒內。後之刊水經者改從媯汭。）

禹都陽城。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史記封禪書正義。

（漢書帝王世紀引此作夏后居陽城。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隱記錄衣正義引作禹都陽城。並誤。）

契居蕃。水經清水注。路史後紀十及國名紀三。昭明居砥石。商書序正義。玉海。相土徙商邱。太甲徙上司馬。帝王世紀。見御覽一百五十五卷。

宋衷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殷本紀索隱。宋更曰睢陽。宋世家集解。上司馬在鄭西南。帝王世紀。○見御覽。

（漢案世紀久不傳。見於御覽者。每多脫誤。如一百五十五卷載世紀引世本。契大居蕃。相徙商邱。蓋是契居蕃。相上徙商邱也。又後紀引世本曰。太甲徙上司馬。在鄭西南。徙當是徙字之譌也。士安既引世本說。又辨之曰。案詩書。太甲無遷都之文。桐宮其在新平。蓋是蕃之桐宮。在此地矣。路史國名紀。謂鄭乃上甲微之所居。今濟陰有司馬泊司馬村。世紀云。太甲蓋以鄭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故繼以上甲。爲太甲。附。洪案雖氏以太甲爲上甲。其是。據竹書紀年。殷在鄭之西南四十里。夏后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故帝王世紀曰。殷侯子亥殷侯微。微即上甲微也。微既遷殷。或又寄其地之名。司馬者以爲下都。故曰上甲徙司馬。皆初世本輯寫多誤。士安據之。遂曰太甲徙上司馬。且敘於成湯居亳之後。羅氏蓋之是矣。然雖謂鄭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此仍附會士安之說。未爲定善。考鄭西之地。古無桐名。桐乃相字之譌。書序曰。河亶甲居相。相即在此。所謂商之墓地。即河亶甲等墓。路史所云在洹水南。卑元豐間爲水所圮者是也。古書傳鈔。必又有譌此相字爲桐者。故羅氏又附會爲此說。蓋亦誤也。）

武王在酆鄗。文選西都賦注。懿王徙犬邱。帝王世紀。詩譜正義。

宋衷曰。懿王自鎬徙都犬邱。一曰廢邱。今槐里是也。周本紀索隱。

周公居少昊之虛。煬公徙魯。魯世家集解。詩經地理考。

宋衷曰。今魯國。魯世家集解。

召公居北燕。燕世家集解。桓侯徙臨易。燕世家索隱。

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燕世家集解。臨易。今河間易縣是也。索隱。

吳執哉居潘離。執姑徙句吳。吳世家索隱。文選魏都賦注。諸樊徙吳。吳世家集解。

宋衷曰。執哉。仲雍字。潘離。今吳之餘暨也。執姑。壽夢也。吳世家索隱。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路史解。

叔虞居上蔡。管蔡世家集解。

宋衷曰。胡徙居新蔡。平侯徙下蔡。同上。

戴公居濟。路史國名紀五。成公徙濮陽。衛世家索隱。

宋衷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虛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濮陽。帝邱地名。同上。

漢案宋注。則戴公上當有康叔居衛等文。

唐叔虞居鄂。晉世家集解。

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同上。

鄭桓公居棫林。徙拾。文公徙鄭。鄭世家索隱。

宋衷曰。棫林與拾。皆舊地名。鄭。即新鄭也。同上。楪。今潁川陽翟縣。鄭世家集解。

漢案棫林。在渭西。詩疏誤作咸林。謂在京兆鄭縣。拾乃洛字之誤。即竹書紀年命王子多父屛洛之洛。謂西洛也。洛拾二字文相似。故誤。據宋注文公徙鄭上當有厲公居楪等文。

楚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左傳桓公二年正義。

宋衷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同上。

邾顏居邾。肥徙郳。左傳莊公五年正義。

宋衷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同上。

畢萬居魏。漢書高帝紀臣瓚注。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魏世家索隱。昭子徙安邑。臣瓚漢書注。

宋衷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魏世家索隱。

景子居平陽。韓世家索隱。

宋衷曰。今河東平陽縣。國上。

成季徙原。趙世家索隱。

宋衷曰。今鴈門平原縣也。國上。

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國上。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周本紀索隱。

作

洪案瑯嬛周官校人注。疏記明堂位注。並引世本作云云。正義曰。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

燧人造火。一切經音義一卷九卷十五卷。並引之。○緯記緯運疏引。作燧人出火。

伏犧制儷皮嫁娶之禮。月令正義。

伏犧造琴瑟。爾經六正義。

○伏羲氏削桐爲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弦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達靈成性。象物昭功也。通鑑音釋。宓羲作瑟。八尺一寸。四十五弦。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風俗通聲音篇。其二均聲。爾雅釋樂疏。瑟。潔也。使人清潔于心。滌一于行也。北堂書鈔及御覽絃部引。

洪案初學記十六引琴操曰。伏犧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說卽本此。廣雅曰。伏犧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弦。曹憲注云。見世本。爾雅釋樂疏通志樂略路史後紀二注引世本。並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風俗通少昊。

芒作網。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芒氏作羅。路史後紀一卷注。

宋衷曰。芒庖犧臣。御覽。○廣韻引云。庖犧臣芒作網。合紀注約言之也。

女媧作笙簧。明堂位鄭注。

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文選長笛賦注。路史後紀二卷注。

隨作竽。廣韻。文選吳都賦注。

隨作笙。風俗通及漢書律歷志應劭注。

宋衷曰。隨。女媧氏之臣。路史後紀二卷注。

神農作琴。風俗通。初學記十六。神農作瑟。山海經十八注。

○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廣韻曹注。

洪案崔豹釋始。琴瑟錄故。蔡邕琴操。皆大小殊稱。故世本之言作也。一物或更數人。遂度之短長。數之多寡。各不同矣。觀於伏羲神農二篇之作。綜可知悟。其疑風俗通及山海經注。稱引互異。說者謂應劭是而郭氏非。此不然也。廣雅注及孝經正義所引。卽其明證。

巫彭作醫。山海經十一注。

垂作規矩準繩。玉篇。垂作耒。垂作耜。廣韻。垂作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正義。爾雅釋樂疏。垂作銚。詩臣工正義。御覽八百二十四。太平

宋衷曰。垂。神農臣。農桑解要一。銚。刈也。詩臣工正義。

蚩尤以金作兵器。廣韻。

宋衷曰，蚩尤，神農臣也。太平御覽二百七十，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路史後紀四卷注。涿鹿在彭城南。漢書郡國志補注，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

宿沙作煮鹽。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

○宿沙氏，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鹽宗廟。路史後紀四卷注。○案路史注所引，亦薛注文也，未詳出誰氏。

宋衷曰，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得爲魚鹽之利。御覽。

右三皇時制作

洪案春秋運斗樞，以感孕、女媧、神農爲三皇，鄭康成注尚書中候敬者圖從其說。竹子注，以鄭爲女媧臣，是女媧實古之人君矣。宋均以說顓頊氏爲鳥，故此注以女媧爲黃帝臣，其說未確。

黃帝造火食旃冕。通鑑目錄正義。

宋均曰，通帛爲旃。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

宋衷曰，冕，冠之有旒者。左傳桓公二年正義。

洪案旃冕本二物，故遊觀及御覽三百四十，並引黃帝作旃，而御覽六百八十六，又引黃帝作旃冕，下載宋均注云，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旒者，似旃冕是一物矣。以左傳正義證之，知旃乃旒字之誤，且誤以竹子說爲均注也。張澍士冠禮疏，乃引云黃帝作冕，此又因注文而誤增者。應劭漢書注云，周始變旒，此部據竹子說。

黃帝作寶鼎三。徐常侍詩類奇十七。

○天地人象三才。國上。

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著調歷。

皇記歷書張注。

宋衷曰，皆黃帝史官也。左傳序疏。黃帝世伶倫作樂說之。一切經音義六。

黃帝使伶倫造磬。郭璞類奇十。倕作鍾。廣韻。

○垂，黃帝工人。玉海及通志樂略。鐘，酒器。爾雅釋文。

沮誦、蒼頡作書。廣韻。○周官外史正義引云，蒼頡作文字。

宋衷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初學記二十二。爲黃帝左右史。唐典注六。

史皇作圖。文選宋貴妃誄注。御覽七百五十。藝文類聚引作史皇作畫。

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文選注。史皇蒼頡同階。路史發揮。

伯余制衣裳。高誘淮南子氾論訓注。○路史後紀七卷注引云，伯余作衣裳。胡曾作絺。左傳昭公二十四年正義。胡曾作衣。廣韻。

胡曾，黃帝臣。左傳正義。

於則作扉履。事物紀原。路史後紀五卷注。初學記二十六。

宋衷曰，於則，黃帝臣，草履曰扉，麻皮曰履。廣韻。事物紀原。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七。

雍父作舂。廣韻。雍父作杵臼。國上。○一切經音義十八引云，雍父作舂杵。

宋衷曰，雍父，黃帝臣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

洪案玉篇引云，雍父作臼，路史餘論二引云，雍父舂粮，爲黃帝之佐。

夷牟作矢，揮作弓。山海經十八注。揚雄反離騷注。

宋衷曰，夷牟、揮，皆黃帝臣也。初學記二十二。通鑑音釋。

牌作服牛。初學記二十九。御覽八百九十九。

注云，牌，黃帝臣也，能駕牛。初學記。少昊時人始駕牛。御覽。

共鼓貨狄作舟。山海經十八注。廣韻。○貨狄，通鑑音釋引作化狄。一切經音義十二十七引，舟下並有船字。

○二人並黃帝臣。應劭。古者觀落葉以爲舟。唐類函舟部。事類賦奇十七。

為曹作博。文選博奕論注。○博廣韻引作簙。

祝融作市。玉篇廣韻。

宋衷曰。祝融顓頊臣。爲高辛氏火正。初學記二十四。

堯修黃帝樂名咸池。酒誥記疏。

堯使禹作宮室。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三。爾雅釋文。

鯀作城郭。禮記檀弓正義。○水經河水注引云。鯀作城。廣韻引云。鯀作郭。

伯夷作刑。北堂書鈔。皋陶制五刑。路史後紀七卷注。

咎繇作耒耜。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耜舊訛作鯀。

后益作占蔵之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十七。○玉海引后益作蔵本。

化益作井。周易釋文。

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堯臣。同上。

棋案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九引云。伯益作井。蓋合注文言之也。史記秦本紀索隱路史後紀八卷。皆云世本作化益。困學紀聞原注。亦引云化益作井。

巫咸作筮。周禮龜人注。巫咸作鼓。王應麟本。就案補注。巫咸作鼓。玉海。

宋衷曰。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一。

夷作鼓。外文類聚鼓部。通志樂略。

毋句作磬。風俗通。山海經十八注。廣雅注。○別錄注引云。毋句作磬。古文毋無通。

○毋句。堯臣也。廣雅注。初學記十六。

舜造簫。文獻通考。通志樂略。

○其形參差象鳳翼。管長二尺。文獻通考。路史後紀十二卷注。

夔作樂。初學記十五。垂作鐘。明堂位注。風俗通。山海經注十八。

○垂。舜臣。廣雅注。

叔造磬。通志樂略。

○叔。舜時人。文選長笛賦注。

右五帝時制作

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初學記二十六。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三。事類賦注。

○儀狄。夏禹之臣。書酒誥正義。

少康作箕帝。唐紀。御覽七百六十五。杜康造酒。書酒誥正義。少康作秫酒。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四十三。

季杼作甲。杼作矛。路史後紀十四注。

宋衷曰。少康子與。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五。初學記二十二。名杼也。書費誓正義。甲。鎧也。御覽同上。

棋案書費誓正義。謂叔于田正義。引云。杼作甲。夏本紀索隱引云。季杼作甲。初學記二十二引云。與作甲。此合紀與注約言之也。

奚仲作車。山海經十八注。文選演連珠注。後漢書輿服志注。臘作駕。書費誓九十。相土作乘馬。周禮校人注。荀子解蔽注。

棋案荀子曰。乘杜作乘馬。乘杜。即相土也。周人祀爲馬祖。陳氏書所引之臘。未詳何氏。臘蓋臘雅作臘。又譌唯作臘也。通志氏族略引世本云。乘唯。古賢人。當即此臘注文。楊倞荀子注。謂乘杜乘雅。皆相土也。

昆吾作陶。史記龜策傳索隱。

○夏臣昆吾者。更增加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十八。

逢蒙作射。廣韻。藝文類聚七十四。

微作楊五祀。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路史餘論四引作湯五祀。

○微者，殷王八世孫也，鰨者，強死鬼也，謂時僦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五者，謂門戶及井竈中霤，上，門

紂作玉牀。太平御覽七百六。

武王作磬。廣韻。初學記二十五。一切經音義十九。

宋均曰，磬，武飾也。莊子釋文。

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風俗通。廣韻。

宋均曰，暴，折內國，辛公，周平王時諸侯，作塤，有三孔。文選長笛賦注。○折內國，塤路史別名紀增。爲塤久矣，此掌其官也。通典樂部。蘇

成公，平王時諸侯，造篪，吹孔有竅如酸棗。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五百八十。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後漢書蔡邕紀注。

秦穆公作沐。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五。

魯昭公作竽。五代史。

魯昭公作竽，事物紀原三。

宋均曰，制素弁也。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

公輸般作磑。廣韻。○漢書翟方進傳注引云，公輸作石磑。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作輸班作磑。

公叔文子作輓軸。北堂書鈔。唐類函。

韓哀作御。漢書王褒傳顏師古注。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注。

宋衷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漢書王褒傳顏師古注。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注。

撰案韓哀，呂氏春秋作郭哀，與嬴和伯益皋陶同列並稱，蓋嬴夏時人，寒浞伯明之族也，古文韓寒通，故世本作韓哀，宋氏以爲韓文侯，古無此說，史記韓世家云，文侯生哀侯，是文與哀，乃父子也，索隱謂紀年無文侯，豈文與哀果如仲子說耶，至謂復言作者加其精巧，此可爲讀世本之法，知此意則通無滯礙矣。

右三王時制作

雷氏世本考證

帝繫

少典生軒轅，是爲黃帝。史五帝紀索隱引孫氏注，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軒轅之邱，因以爲名，又以爲號，按此注，雷氏失載。

宋衷曰，元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立者，高辛，地名，因以爲號，舉名也。按史記五帝紀索隱，凡三引宋衷注，一曰元囂青陽，即少昊也，一曰元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一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舉名也，三代世表索隱引同，無而史不敘四字，雷氏斷而史不敘以下爲小司馬之辭，而不錄，非也。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山海經郭注引，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玉篇顓注引，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言能專正天之道也，按顓者下，當是世本注文。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舜典正義引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按此與戴記帝繫篇異，當是世本文，史五帝紀，顓頊生子曰窮蟬，索隱世本作窮係，宋衷云，一云窮係，誤也，三代世表索隱引同，按此宋衷本當作窮係，減孔穎達所見本異耳。

鯀生高密，是爲禹。按玉篇引禹下有也字，路史無，○吉厚正義引帝繫云，禹名文命，按正義前引世本帝繫大戴禮五帝德，此帝繫當是世本文。

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路史後紀注引，稱作偁。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生青陽及昌意。按山海經注引，生作產，嫘祖注引作黃帝娶西陵氏女爲妃，名嫘祖。

昌意娶于濁山氏之子，謂之昌僕，生顓頊。按山海經注引，作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此當是大戴禮文。

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騬隗。按路史後紀注引，根水作楂水，元和姓纂引，老童娶安是女。

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按水經注，嬇作隗，無而不育三字，史楚世家路史後紀引作女嬇。

陸終六子。史記楚世家，其長一曰昆吾，集解引，毛詩者，皆是也，索隱引，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二曰參胡，集解引，參胡者，韓是也，索隱引，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新姓，無後，三曰彭祖，集解引，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引，三曰籙鐸，是爲彭祖，四曰會人，集解引，會人者，鄭是也，索隱引，四曰求言，是爲鄶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五曰曹姓，集解引，曹姓者，邾是也，索隱引，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六曰季連，索隱引，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芈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芈，音彌，是反，芈，芈聲也，按當氏因左脅右脅之文以三子相次，恐不足據。○又譜家引世本，皆斷至楚之先而止，按下二語，亦是宋忠注文，殷本紀曹圃，單正義，圃音詡，出系本，是世本有音之證。○求言，水經注引作蓼言。

帝嚳四妃。按史外戚世家，索隱引，姜嫄作姜原，詩生民正義引大戴帝繫篇云，世本文亦然，陳鄧作陳鋒，次妃娵訾氏作下妃嫄訾氏。

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路史後紀引女皇生丹朱。

舜娶于帝堯，謂之女瑩，路史後紀注引，醜以面，婦以稱，又引百卯蟯蟲，李頤，蟯蟲即女英，按百卯蟯蟲下，似注文，又疑文類聚六十七引，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同，玦作佩。

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嬃，是生啓。路史後紀注引，禹娶于塗山氏，曰后嬃，按殿本史正義引作女憐。

王侯

開甲。書盤庚正義引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按世本有本紀，見殷虛書二十五年疏，左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世本，記紀同也，書正義所引，與殷本紀異，又開甲，史作沃甲，索隱云，世本作開甲也，正義此上當以通盤庚，故十紀句斷，此引爲世本紀文。

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子武丁立。書殷命正義引，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按武丁，是小乙之子，與殷本紀合，書序正義引，失小乙一世。

祖辛。御覽百三十五引，封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封寔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武王殺之，斬以元戈，懸之小白旗，按此引未審是篇內文否，附著祖辛下。

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按詩民勞正義引作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與史表不合，當以禮疏爲得。

鄭生頃王巨。檀弓疏十五年，劉直逆王后于齊，疏云，案世本本紀，當頃王也，則世本有此文可知，附著頃王下。

魯哀公十九年周敬王崩，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子元王赤立。按左襄十九年疏，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同，又云六國年表，敬自元王，乃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按此則世本文當作二十七年，蓋作二十年者，轉寫脫也。

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王赧謚曰西周武公。史周紀集解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六國表周赧王，索隱宋忠曰，赧謚也，周紀周君王赧卒，集解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

獻公山。按史宋世家，無明引世本文，若據宋注，當於獻公上標湯公一世。

曹世。按左桓五年疏引，曹國伯僖，襄公略十四年注，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疏云，鐸是文王之子，封于曹者，世本文，據此當列叔振鐸一世，曹國伯僖不知是此篇文否。

衛世。公羊三年注，天子新立衛公子留，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按史作公子黔牟，則作留者，世本文也。

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左襄六年正義，但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與史注合。

吳世。禮檀弓下注，夫差，吳子光之子，疏，世本及吳世家文也。

考烈王完。按楚世家，當作熊完。

桓子生文侯斯。按禮樂記正義引，駒生文侯斯。

惠王生襄王。按集解前引荀和之說，今案以下引世本折之，非荀和說也，當氏以世本無襄王下爲和嶠說，亦誤。

昭王名遬。史范雎蔡澤列傳，索隱引，昭王名遬，襄王之子也。

襄王名嗣。史蘇秦列傳魏襄王，索隱引，惠王子名嗣。

懿侯。按六國表莊侯元，索隱，世家作懿侯，世本無名。

世本考證

趙世。按魏世家趙敬侯初立宋隱引敬侯名章。

卿大夫

召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按此引宣列藩系。

孔子圬頂反首張面。路史仲尼圬頂反首張面四十有九表。堤層谷寢。參背駢脅腰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按曾引未備。

華父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左隱八年正義引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

世子家生華孫御事。華孫御事生華元右師。按今本作家生華孫御事。御事生華元右師。

秀老生司徒鄭。按今本無秀字。

及合左師。　起生左師眇。按原引合左師下有左師即向戌也句。左師眇下有眇即向巢也魋是巢之弟二句皆約舉世本文。

孝公生僖伯彊。左隱五年疏引僖伯名彊字子臧孝公之子。

仲孫貜生南宮縚。孔子世家索隱引敬叔與懿子皆武仲之子。又謂桓司馬疏引敬叔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六世孫。

桓公生僖叔牙。至武叔州仇。按論語疏引州仇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

無逸生行父。詩魯頌正義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按當是約舉世本文。

莊仲山至耐步蘆徹。按一本無山字。耐步作能陟。徹作啓。

閔孟克。閔一本作閔。

齊臣系。田齊世家索隱莊子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蓋十代。

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至獻子厥。左桓二年疏引韓萬莊伯弟。

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按索隱引此下有故智氏亦稱荀句。

鄭臣系。鄭名世姓氏書辨證引鄭穆公子騑。字子駟。騑生子展舍之。舍之生子皮虎。又引鄭穆公生子國。國生子產。產生子蓋。蓋生子思。思生子玉珍。珍生子縣。縣顏莊子爲子國氏。

氏姓

許、州、向、申。姜姓也。按左隱二年疏引向姜姓。桓五年疏引州國姜姓。

嬴離。嬴姓。按史在子晉列傳宋隱引作終輦嬴姓之國。

與秦同祖。按廣韻引作嬴姓與秦祖其後因封爲姓。

郜。允姓之國。按路史後紀又引允格允姓國。

莘國。姒姓。按周本紀正義引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即啟宮生等求有莘女獻紂者。當氏分敘中間以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二語未詳何義。

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莞、目夷、蒲。按左襄十一年疏引宋子姓。姓纂引北燕子姓。姓氏書辨證引北宅子姓。北宅疑即北莞之異文。

鮮虞。姬姓。按原引下有白狄也三字。

偏葛氏。按氏族略引偏葛氏作偏葛氏。

古帝臣爲。姓氏書辨證引唐侯氏。鄭姓唐堯之後。其孫仕管。自爲唐孫氏。按此與唐顏引不同據姓氏譜書當是周唐孫氏。又路史後紀引宋裏曰隔侯伏犧之臣。蓋大江之神者。按當有陽氏。

曾氏。夏少康至去邑爲曾氏。按姓纂引襄六年莒滅之作春秋時爲莒所滅。又太子上有鄫字。

右史氏。古者右史記事。周有右史武。按姓纂引作古者右史記事因氏焉。周有史成。

季隨氏。至季隨季騶之後。按姓纂引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姓氏書辨證引季騶氏。周八士季騶之後。

陳臣爲。按姓氏書辨證引陳敬公生嗣子來將孫舉。爲釐子氏。又引陳成子生石孺。自別爲子石氏。又引陳僖子生子穆。安因爲子穆氏。又引陳烈子生子孺。其後爲子孺氏。

右師氏。至爲右師因氏焉。按氏族略引作宋莊公生公子申世爲右師氏。

楚大夫公宋高。出宋公子朱。按姓氏書辨證引公朱氏。宋公子朱之後。

東鄉氏。宋東鄉爲人之後。按原引宋下有大夫二字。姓氏書辨證引無人字。

泥氏。宋大夫皐泥之後。按皐泥。姓氏書辨證引作泥皐。

宋臣爵。按姓纂引，常爵氏，宋大夫，兼公時有常嘉邦，又引宋明徒華定，甘士氏，胡姓士甘平公爲王卿士，後氏焉。

魯臣爵。按姓纂引，孟僖子孫閔敏南宮敬叔，叔生縡，縡生會，會生虔，爲南宮氏，姓氏書辨證引，公孫氏，魯大夫公孫敖，敖生公太子子野之後，又引子士氏，魯卿孫南宮敬叔，叔生縡，縡生會，會生虔，爲南宮氏，姓氏書辨證引，公孫氏，魯大夫公孫敖，敖生子成氏，魯季平子生，因氏焉，魯有大夫齊季魏，子成叔彭後之後，又引子士氏，魯卿孫南宮敬叔，叔生縡，縡生會，會生虔，爲南宮氏，姓氏書辨證引，公孫氏，魯大夫公孫敖，敖生子成氏，魯季平子生，因氏焉，魯有大夫齊季魏，子成叔彭後之後。

魯大夫齊季魏，昔齊子季奔楚，楚遂號齊季氏。按姓纂引，齊襄公子季奔楚，因氏焉，魯有大夫齊季魏。

車遽氏，齊臨淄大夫車門遽。按姓氏書辨證引，齊有臨淄大夫車遽氏。

子工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工之後。按氏族略引，如此，姓纂引，作齊頃公子子公之後。

齊臣爵。按姓氏書辨證引，齊頃公生子夏勝，以所房爲褚門氏，又引公族氏，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族瀦，又引子遽氏，齊桓公子子遽之後。

將軍氏，至爲將軍氏。按姓氏書辨證引，衛靈公子郢生父子彌牟爲將軍氏。

司寇氏，至以官爲氏。按原引下有司寇亥御其爵也七字，又姓纂引，衛靈公子郢子孫爲司寇亥之後。

衛臣爵。按廣韻引，公紀氏，衛有大夫左公子洩，有公子鞅，姓纂引，子郢氏，衛公族昭子郢之後，姓氏書辨證引，作時子郢，又姓氏書辨證引，衛公族有羌師氏，又引登子氏，衛文公後，登子子州氏焉。

晉荀逝邀至爲中行氏。按姓氏書辨證引，仲行氏，有仲行宣，晉大夫有仲行氏。

晉蒲邑大夫公佗世卿。按姓氏書辨證引，公他氏，有蒲邑大夫公他世卿，其先以王父字爲氏。

楚大夫涉其督。按姓氏書辨證引，楚大夫有涉其氏，春秋涉其是也。

楚臣爵。按姓纂引，有楚鳩氏，姓氏書辨證引，鬻子氏出自鬻子熊起之後，楚大夫有鬻子班，又引楚公族子學氏。

鄭大夫封父彌眞。按原引，眞下有縣字。

鄭臣爵。按姓纂引，爲師氏，鄭穆公有馬師之官，馬師頡，馬師朔，馬師蹶，姓氏書辨證引，子瑕氏，鄭穆公生子偃，字子游之後，又子孔氏，鄭穆公生子喜，字子孔之後，又引子然氏，鄭穆公子子然之後。

居

路史後紀注引，黃帝都涿鹿，漢書郡國志注引，涿鹿在鹿城南，按漢志引當是注文。

禹都陽城。漢志引，禹都陽城在大城之南，按下五字，疑是注文。

相土徙商邱。御覽引，相土徙商邱，本顓頊之虛，按下五字，疑是注文。

懿王徙犬邱。御覽引，懿王徙犬邱，厲王淫亂，出子彘，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即位，徙雒邑，路所謂新邑也，按今河東七字，路所謂六字，疑是注文，餘皆世本文。

叔度居上蔡。水經汝水注引，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按此疑是注文。

宋衷曰，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按王應麟詩地里考引，下有封桓公乃名爲鄭七字，史記世家索隱，宋衷曰，濟陽定陶縣，按陽此作濟陵是，此注當故曹系宜入居篇。

路史後紀注引，鍇叔鍾封陳，此陳祀世家索隱，宋衷曰，今沛國公邱是陳國也，此引邵敬陳系，按宜列居篇。

史陳祀世家集解引宋衷曰，祀，今陳留寧縣故地，此注當敬祀系，按宜列居篇。

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按宋隱原引，下有爲趙武靈王所滅七字。

作

燧人造火。按一切經音義引，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

伏犧造琴瑟。北堂書鈔引，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潔擇于心，純一于行也，山海經注引，伏犧作琴，按孝經援神引，疑是緯書文。

隨作笙。按風俗通引，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

宋衷曰，皆黃帝史官也。書舜典疏左傳序疏引，宋衷曰，大撓，黃帝史官，又引宋衷曰，容成，黃帝史官，文選西京賦注引宋衷曰，隸首，黃帝史也。

胡曹，黃帝臣。按此亦宋衷注文，御覽初學記作衷，宋衷曰，黃帝臣，路史後紀，胡曹作姦，宋衷曰，黃帝臣也。

夷牟作矢。按山海經引作牟夷。續射藝篇引作夷牟。

玉海一百十引夷作鼓。通典樂四引以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按通典引鼗是注文。

蒼頡屈言引。

蒼作圍棋。

鯀作城郭。意林引風俗通鯀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按下六字疑是注文。

舜造簫。略史補紀引。簫。舜所造。其形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平物紀原引。

夏作鼎刑。

臘作腊。

相土作乘馬。按事物紀原引。相土作乘馬。又引謝作駕。宋衷曰。皆黃帝臣。

夏臣昆吾者更增加也。按一切經音義引。舜作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也。

路史引。論作五紀。事物紀原引。尸子。舜中。舜行至湖面七日門行滿戶。論司命中書。按事物紀原引疑是注文。

事類賦屈賦注引。武王始作簫。

宋均曰。鼗。圻內國。至有八孔。蕭繹釋文引。填。摯幸公所作。長一尺二寸。御覽引摯虞公作。譙管。十孔。長尺一寸。吹孔有嘴如鼓。

公叔文子作輗軏。按北堂書鈔引注云。文子公叔齊。

世本

宋 衰 注
張澍粹集補注

輯世本序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貴州玉屏縣事武威張　澍粹集補注

周禮誦訓掌諷誦詩，世奠繫，鄭注云，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又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杜子春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也，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蔿，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世，先王之世繫也，爲之陳有德者世顯而暗亂者世廢也，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以世與繫爲一事解之，賈公彥云，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又分言之，其實散則通稱矣，漢太史公司馬遷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多采世本，然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書不同，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繫謚名號，與左氏合也，唐史柳沖傳載柳芳言亦然，顏之推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爲左丘明所纂，劉知幾史通云，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又曰，世本辯姓，著自周室，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漢儒者改易，孔穎達尚書正義，以世本經暴秦爲儒者所亂，是此諸本已晉杜預采世本以爲春秋世族譜，然亦旁引傳記，不盡依世本也，要之，係秦漢以前書，中壘孟堅以爲出古

史官者近之，班彪以爲十五篇，劉向敍錄中祕書，以十五篇爲二卷，索隱亦以爲十五篇，隨經籍志因之云，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劉向纂，纂云者，纂集之，非作也，觀更生自言爲古史官所記可知矣，隨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纂，衷蓋注而廣之也，王侯大夫譜云，趙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是作者猶值趙王遷時，且司馬遷已采川，豈劉宋二人所作乎，然其書自宋時已不傳，鄭樵氏族略，王伯厚姓氏急就篇，所引寥寥，皆采獲他處，不見本書故耳，余繙閱緗帙，有引川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繫篇，王侯大夫譜篇，其五篇，聊以管穴裨益宋注，其有廣證亦從闕如，庶幾存此一經，異日博雅之士，因其緒蘊，增補缺略，亦古籍之幸也，若顏之推謂此書有燕王喜漢高祖殆非本文，蓋亦如神農本草，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等郡縣，歸藏黃帝書，而坤啓筮，有堯降二女以妃舜之語，化益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地名，周公作爾疋，有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曰孔丘卒，李斯作蒼頡篇，有漢兼天下海內，並則豨黥韓彭，討畔滅殘，皆爲後人所羼云，

世本後序

吾觀天老五姓之對，河圖記姓之篇，中侯賜姓之文，家語本姓之解，咸言氏姓，卓乎有聞，蓋古者聖人歙律定姓以協五音，司商掌族協姓以定其名，韓曄世奠繫，小史復辨其昭穆，宗伯掌禮秩，宗祝復等其親疏，厥事綦重，本原繫焉，楚三閭掌王族以屬國士，晉九宗敍世系以守宗祊，史伯之述祝融以柔生嘉材，中叔之告太子以昭明廢昏，此能書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見笑，與司馬遷爲史記，既効周譜，實依世本，大戴禮紀帝德，雖次帝繫，亦原世本，韋昭注國語，根氏以考其流，士安作世紀，采擇以溯其源，中壘言其記春秋名氏，與左傳相符，孟堅謂其敍黃帝以來，爲古史所錄，蓋得其實矣，漢初得之，倣爲劉氏承堯，皇甫著書，出于丘明之手，綏和元年，以世本相發明，封孔子之後，康成取義，以世本言姓氏，分上下之別，亦復援以爲據，信其有徵也，而或指爲劉向所纂，何以廣遷先采其言，或又以爲宋衷所編，不知仲子胥廣其注，故劉昫以爲經秦漢儒者改易，斯爲確論，傅毅乃謂秦漢好事者所作，未爲知言矣，若孫卿血脈，子夏家牒，聊謀姓譜，薛綜宗圖，幼安姓氏之歌，潛夫姓氏之志，仲遠姓氏之篇，桑虞族姓之記，杜預世族之譜，承天姓苑之譔，賈家之要狀，英賢王儉之百家集譜，皆因襲此書，非同剏造也，至元魏徙尚門地，是三桓賢于四科矣，李唐競誇閥閱，而冠冕泥于阜隸矣，彼林寶元和，不知己姓之由來，夾漈以爲

歎息。幾府廣類例。乃以軍功升贈限。鹿紳目爲勳格。何能如魯之衆仲。晉之衍臣。鄭之子羽。楚之射父乎。

余既痛錫士之義不著。常補風俗之佚文。念肉譜之說不明。用傳世本之古辭云爾。

世本卷第一

漢五業從事宋衷注　濟武威　張　澍稡集補注

澍按三國志。宋衷。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與劉表共定五經章句。晉鄭班碑云爲五業博士。隨志云五業從事。又按魏略書樂詳云五業並授。卽五經也。衷定五經章句。故立此官官之。今魏志作五等者誤。唐藝文志。宋衷注世本四卷。詩正義引宋仲子注。仲子卽衷字。魏志作宋忠。字之通也。又有世本別錄及宋均注世本七卷。宋均漢書有傳。然謝承書宗資傳。均爲宗資之祖父。則當作宗。范書作宋均誤。此宋均官爲注緯書者。均於詩譜序曰。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宗均字叔庠。卒于建初元年。鄭玄生于桓帝時。于獻帝五年卒。宗均不能爲其徒也。史記索隱云。裴注頗引孫檢注世本。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今采集此書。亦附宋均孫檢注數條。總題宋衷。從其多云。又注稱宋衷宋忠宋仲子。或止稱注。各隨所見之書因之。若唐志所云王氏注世本譜二卷。今不可得矣。

作篇。

澍按論衡對作篇云。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又按

周禮注智者創物。謂始開端造器物者世本作者也。明堂位正義云。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

伏羲制儷皮嫁娶之禮。禮記月令疏。

澍按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儷。鹿皮也。通典唐志皆作儷。白虎通作離。云雙皮也。婚聘薦皮爲裘服。不忘古也。何休云。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鹿皮所以重古也。又楚詞云。命蹇修以爲理。王逸注。伏羲臣。謂爲媒理主婚姻。洪慶善以爲宓妃。伏羲之女。故使臣以爲理。修明嫁娶禮。始伏羲也。風俗通亦云。女媧蛾嬉神而爲女媒。因習昏姻。一云黃帝始制嫁娶。

伏羲作琴。山海經注。

澍按通鑑前編音釋引世本云。伏羲氏削桐爲琴。面圓法天。底平法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反天異也。逢蠡成性。象物昭功也。係宋衷注文。又按太平御覽。伏羲之琴名離。琴譜。伏羲琴名龍吟。樂錄。伏羲琴二十七絃。古今注以爲二十五絃。郭璞云十絃。琴操言五絃。並失之。當以二十七絃爲是。廣雅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楚詞伏羲駕辯。劉淵林曰。伏羲作琴製此曲。

伏羲作瑟。初學記。通志樂略。廣韻。

澍按通典引世本云。庖犧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風俗通引世本云。宓羲作瑟。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時。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菩鈔玉海引世本云。伏羲作瑟。五十絃。瑟。潔也。使人清潔于心。淳一于行也。皆係宋衷注文。孫

個引云庖犧作瑟。

神農作琴。風俗通。初學記。

澍按博雅引世本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伏羲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當係宋衷注文。揚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又按說文云。琴。神農所作。桓譚新論亦云神農作琴。

神農作瑟。山海經注。

澍按路史。神農度瑤瑟。而保合太和。閑民欲。

女媧作笙簧。文選長笛賦注。太平御覽。樂部位敘。書鈔。風俗通。宋衷注。女媧。黃帝臣也。

澍按女媧。太昊氏之女弟。此言黃帝臣。誤矣。盧仝以爲伏羲妹。尤非。博雅引世本云。女媧作笙簧。笙。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當係宋注。帝王世紀。女媧氏。風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唐樂志。女媧作笙。列管于匏上。納簧其中。風俗通書鈔引無笙字。

隨作笙。風俗通。樂志略。通。宋衷注。隨。女媧氏之臣。路史注。

謝按藝文類聚通典引世本有未知其何代人也句。係注文。又按說文。隨作笙。女媧氏作簧。是笙簧二器。或謂簧卽笙中之簧。應劭引世本云。隨作笙。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也。當係宋注。

隨作竽。廣韻・文選注・太平御覽・路史注・太

謝按周禮春官疏。竽長四尺二寸。注。竽。管類。用竹爲之。形參差象鳳翼。鳥火離。火數七。冬至之時飲之。多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蓋取於此也。

顓頊命飛龍氏鑄洪鐘。聲振而遠。太平御覽

謝按以氏春秋。顓頊命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是飛龍氏能審音。故作鐘也。又按三墳。伏羲氏命臣飛龍氏造六書。是春皇時先有飛龍氏也。三墳又以朱襄爲飛龍氏。拾遺記。顓頊卽位。受文籙者。錫以鐘磬。有浮金之鐘。

祝融作市。初學記・太平御覽・玉篇・宋衷云。祝融。顓頊臣也。爲高辛氏火正。韓文

謝按古史考。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然則市之作自神農。祝融特因而修之。非作也。

句芒作羅。玉海・路史注・宋衷注。句芒。伏羲臣。

謝按周易。庖羲氏王天下。結繩而爲網罟。古史考。伏羲氏觀蜘蛛而作網。抱朴子。太昊師知蛛而結網。

芒作網。太平御覽・宋衷注。芒。庖羲氏之臣。

謝按路史引作芒氏。或作句芒。呂氏春秋古史考並云伏羲作網。

黃帝使羲和作占日。史記索隱・玉海。

謝按呂氏春秋云。羲和作占日。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長短也。大荒南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尸子曰。造曆象者。羲和子也。廣韻羲和造曆。又按司馬貞引世本。無作字。

常儀作占月。史記索隱・玉海・

謝按常儀氏也。一作尙儀。儀古音與我同。後世遂有嫦娥之說。因音近而說。春秋時有常儀靡。卽常儀氏後。杜預注爲地名。誤。占月。占月之晦朔弦望也。司馬貞引無作字。

臾區占星氣。史記索隱・宋

謝按臾區卽車區。亦作鬼容區。黃一人也。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又曰。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李奇注。區。黃帝時諸侯。占星氣。調占星之昏明流置。主何瑞禎變異。及雲物恠變風氣方

隅時候也。中

伶倫造律呂。史記索隱・

謝按伶倫。黃帝臣。史記律書。黃帝使伶倫之大夏解谷取竹。截十二管以象鳳鳴。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飲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象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晉志。黃帝作律。以玉爲琯。長尺六寸。爲十二月。言黃帝作者。明君得統臣也。一作泠綸。

太橈作甲子。春秋序正義・路史疏・史記索隱・宋注。太橈。黃帝史官。

謝按月令章句云。太橈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也。又按漢律曆志。伏羲有甲子元曆。陳鳴曆書序云。伏羲推策作甲子。是太昊時已有甲子。至太橈特配甲子作納音耳。非甲子始太橈也。橈一作撓。

隸首作算數。文選西京賦注・史記索隱・宋注。隸首。黃帝史也。

謝按隸首作九章算數。博物志。黃帝臣。一云黔如。卽隸首。呂氏春秋云。黔如爲虞首。史言作算之始者也。漢律曆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又按文選注引無算字。

容成作調厤。魏典疏・太平御覽・史記索隱・路史疏・宋注。容成。黃帝之臣。

謝按容成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作調厤。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歲交己酉。實黃帝之五十年也。史記索隱云。世本及律厤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厤。後漢書注引博物記云。容成氏作厤。注。黃帝史官。而律厤志云黃帝作厤者。君得統臣也。又按尸子云。羲和造厤。楊泉物理論以爲神農造厤日。與世本說異。

沮誦苍頡作書。廣韻・太平御覽・宋衷注。沮誦苍頡。黃帝之史官。

謝按尙書序正義引云苍頡作書。無沮誦字。周禮外史疏引云苍頡作文字。注。苍頡。黃帝之史。援神契云。苍頡視龜而作書。淮南子云。苍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呂氏春分覽云。苍頡作書。高誘注。苍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說文。庖羲氏始作易八卦。神農氏結繩爲治。黃帝之史苍頡。見鳥獸蹄吭之跡。初造書契。苍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沮誦作頡。爲黃帝左右史。廣韻・典・宋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誦苍頡。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設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尙書。事經春秋者也。初學記

謝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史皇苍頡。同階不作。沮誦宋審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苍頡。取象鳥跡。始作

文字。記其言動。謂之書契。而河圖玉版云。蒼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圖。丹甲青文以授之。是蒼頡爲帝。又非史官矣。而漢熹平六年蒼頡廟碑云。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而孔演圖元命苞言帝王之相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非人臣也。

史皇作圖。文選宣貴妃誄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謝桉類聚引世本云。史皇作畫。又桉淮南子注。史皇。蒼頡也。春秋元命苞云。蒼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容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鳥獸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衛之利鄉亭。亦以史皇爲蒼頡。然路史引世本云。史皇蒼頡周陪。是史皇非即蒼頡也。

黃帝作旂。藝文・路史注・宋均注。通帛爲旂。冕。冠之有旂者。

謝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黃帝作旂冕。春秋合誠圖曰。黃帝黃冠。三禮圖亦言黃帝作冕也。

黃帝作冕旒。士冠禮疏・宋仲子注。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左桓二年疏・

謝桉古史考。黃帝臣常先作冠冕。謂之元服。故加常先爲冕侯也。

胡曹作冕。昭二十四年疏・太平御覽・宋忠注云。胡曹。黃帝臣。藝文類聚・

謝桉冕起於黃帝。加飾起自唐虞。又桉物原荀始爲冠。亦黃帝臣。

伯余作衣裳。太平御覽・宋注。余。黃帝臣也。

謝桉伯余即黃帝。河圖挺佐輔云。蒼古舒字。或作余。即黃帝也。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綾一作麻索一作縷。手經指注。一作紐・後世爲之機杼。勝一作體・復以便一作辨・其用。許慎注。亦以伯余爲黃帝。

胡曹作衣。路史國名紀・廣韻・

謝桉古史考云。胡曹作衮服九章。

黃帝造火食。禮記疏・

謝桉逸周書云。黃帝始烝穀爲飯。管子云。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蒙腴。民食充。無蚤腸之疾。而天下化。

夷作鼓。通典・通志・藝文類聚・

謝桉夷即黃帝次妃彤魚氏之子夷鼓。其名鼓。以其作鼓。納無句之稱。彭叔。相土之號。乘杜也。皇甫謐謂夷鼓一名蒼林。古今人表以蒼林爲嫘母子。又桉禮云。伊耆作鼓。

伶倫作磬。廣韻・

謝桉御覽引磬字作聲。通禮義纂。帝使伶倫造磬。羅泌云。伶倫造磬以諧八音。五音調以立天時。八音交以正人位。

黃帝見百物始穿井。太平御覽・初學記・

謝桉逸周書。黃帝穿井。又桉說文。八家爲井。象構幹形。墨子。二舍共一井。

尹壽作鏡。事物原始・注。黃帝臣。

謝桉玄中記云。尹壽。堯臣也。作鏡。此說誤。蓋鏡肇于軒轅。尹壽爲臣。若得統臣。故孟書又言黃帝作鏡也。堯師君畤。一作尹壽。字之誤。正字通希姓錄引世本。均作糸壽。疑誤。

於則作履。初學記・太平御覽・注。於則。黃帝臣。崔曰。履。麻曰履也。

謝桉御覽引無履字。事物紀原引麻下有皮字。

蚩尤以金作兵器。初學記・太平御覽・宋衷注。蚩尤。神農臣也。

謝桉路史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矟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太平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作兵。又桉太白陰經。伏羲以木爲兵。神農以石爲兵。蚩尤以金爲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爲之。管子地數篇。蚩尤受葛盧山之金而作劍鎧矛戟。春秋元命包。蚩尤虎掩威文立兵。宋均注。掩。手也。手文威字也。呂氏春秋。蚩尤作兵。非作兵也。高誘注。非始作之也。

巫咸作筮。周禮龜人疏・初學記・宋衷注。巫咸。不知何時人。

謝桉歸藏易云。黃帝將戰。筮于巫咸。莊子逸篇。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路史。神農時有巫咸主筮。太平御覽引世本宋注云。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郭璞巫咸山賦序本之。古史考。殷巫咸善占筮。博伊陟賛。巫咸作咸乂。四篇外國圖云。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禱於山河。說文云。古者巫咸初作巫。王逸楚詞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隨志有巫咸五星占一卷。是其人善星厤者矣。且神農黃帝唐堯殷商時。皆有巫咸也。又桉古史考。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則筮不起於巫咸矣。

巫彭作醫。山海經注・初學記・

謝桉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注。皆神醫也。說文云。古者巫彭初作醫。又桉當時命對察明堂。識表裏陰陽之病機。雷公究息脈。詳炮炙之藥性。桐君定本草。採金石草木之藥材。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寒熱知牛馬形氣生死之診。岐伯推太素之八十一問難。作內經。而藏府別。經絡彰。王冰得內經之旨。巫彭則處方撮餌。并滴濟刺治也。王海引作巫咸作醫。與巫咸爲帝堯醫者合。

巫咸作銅鼓。通典

謝桉杜佑云。世本巫咸作銅鼓。蓋南中所制。又桉漢馬援征五溪。作銅鼓。李遺諸葛亮征南蠻。作銅鼓以鎮之。蓋本巫咸之遺意。又桉地理志。安邑。巫咸山在南。王冰黃帝經序云。解州鹽池北。一水名巫咸河。緯略云。今平陽有巫咸山。云是巫咸修道處。更有巫咸山。巫咸墓。巫咸谷。在夏縣東。是巫咸。河東人

也。而史記正義云。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有巫咸巫賢冢。越絕書。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此史記正義所本。

共鼓貨狄作舟。藝文類聚・初學記・山海經注・廣韻・宋衷云。二人。並黃帝臣。

澍按玉海引世本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當是宋注。又按共鼓見鼓木可以浮水而渡。卽刳木爲舟。化狐見魚尾逝水而游。乃刻木爲楫以行舟。路史引貨狄作化狐。說文同。蓋化卽古貨字。狐狄字形相近而易。又按山海經。潘馮始爲舟。墨子桀作舟。又工倕作舟。呂氏春秋。虞姁作舟。東哲發蒙記。伯益作舟。

倕作鐘。風俗通・初學記・廣韻・通志略・山海經注・宋注云。垂。黃帝工人。宋均云。舜臣。鑄大鐘。

澍按風俗通引世本云。垂作鐘。秋分之音也。通典玉海引世本云。黃帝工人垂造鐘。宋志引世本云。鐘者。黃帝工人垂所造。博雅。倕氏鐘十六枚。曹憲注云。世本垂造鐘。垂。舜臣。帝王世紀。堯命倕作鞞。是垂爲工之通名。非一人也。諸書皆以鐘爲樂器。惟明堂位正義云。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以爲垂所作鐘。呂氏春秋。黃帝使榮猗造鐘。

垂作規矩準繩。玉篇

澍按漢律厤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

垂作銚。詩・臣工疏・宋仲子云。銚。刈也。

澍按釋文引世本云。垂作銚鐔。左傳疏引無銚字。毛傳。鎛。銚也。銚卽鉏也。管子云。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方言。臿。燕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鍤。宋魏之間謂之臿。東齊謂之梩。釋名云。鍤。刈地爲坎也。

垂作耒耜。齊民要術・路史・宋注。垂。神農之臣也。

澍按高誘注淮南子。郭璞注山海經。並云垂。堯巧工也。而王嘉云。倕。黃帝時巧人名。此云神農臣。未審何本。路史云。垂。句龍子。夫神農作耒耜。見於易。爲斧斤。作銀耨。見於周書矣。

垂作耨。書三十三年疏。

澍按古史考。神農作耨。說文云。耨。耕也。

咎繇作耒耜。太平御覽。

澍按世本既云垂作耒耜。復云咎繇作耒耜。夫倕爲巧工。作耒耜有明徵。若咎繇則未與聞也。疑御覽

引有誤。御覽又引云鯀作耒耜。尤誤。

揮作弓。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注云。揮。黃帝臣。

澍按唐世系表以揮爲青陽第五子。無据。少昊子作弓者。蓋殷商。揮自黃帝子也。類聚引世本注云。青陽氏子揮。以弧矢命世。與宋注異。初學記引揮下有始字。張勃吳錄。揮觀弧星始制弧者。弧如張之星也。又按越絕書。黃帝作弓。墨子。羿作弓。呂氏春秋。夷羿作弓。山海經。少昊生般。是始爲弓。荀子。倕作弓。

牟夷作矢。山海經注・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注云。牟夷。黃帝臣。

澍按矢亦曰箭。以小竹作幹。長三尺一寸。膠翎爲羽。鍊金爲鏃。鏃之可貫肢體。以威天下。荀子注及說文作夷牟。山海經引世本作牟夷。又按荀子云。浮游作矢。

逢蒙作射。藝文類聚。

澍按世本言逢蒙作射者。蓋作射法也。故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十三家。有逢門射法二篇。顏師古曰。卽逢蒙。呂氏春秋作逢門。荀子史記皆同。莊子作逢蒙。法言作逢蒙。音薄紅切。鹽鐵論作逢狐。惟孟子作逢蒙。

雍父作杵臼。廣韻・太平御覽・太宋衷云。雍父。黃帝字也。

澍按字。御覽引作臣。說文亦云黃帝臣雍父。近刻廣韻作羅父。誤。御覽引云雍父作舂。玉篇引云雍父作臼。又按呂氏春秋。赤冀作杵臼。桓譚新論。伏羲作杵臼。然黃帝內傳。以爲帝嚳尚蚩尤。因作杵臼。斷木作杵。掘地爲臼。以火堅之。使民舂粟。與易繫辭合。

咳作服牛。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宋衷注云。咳。黃帝臣也。能馴牛。又云。少昊時人。始馴牛。

澍按咳。天中記作骸。牛一作馬。疑誤。路史引咳上有臣字。路史注引世本云。咳爲黃帝馬醫。審醫龍。是以咳爲卽馬師皇也。一說寒哀爲馬師皇。呂氏春秋云。王亥作服牛。亥亦黃帝臣也。

相土作乘馬。楊倞荀子注・韓詩外傳・說苑・漢書成帝紀・後人注・廣韻

澍按荀子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以其作乘馬。故謂之乘杜。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于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當係宋注。而楊倞引作世本文。紀年云。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而玉篇云。黃帝臣相乘馬。以相爲黃帝臣。又脫漏作字。誤矣。荀子。呂氏春秋。皆云杜作乘馬。杜卽相土也。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沮漆。徹彼桑土。韓詩作徹彼桑杜。禹貢雲土夢作乂。古文作雲杜夢作乂。雲字通也。倘書疏引王肅云。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

臘作鴛。廣韻。

澍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乘雅作鴛。呂氏春秋云。乘雅作鴛。蓋乘雅合聲卽臘也。又按王父作大車之輹。轅端橫木縛輹以駕牛。乘雅造小車之輒。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也。

奚仲始作車。山海經注、太平御覽、後漢書注。

謝校古史考。黃帝作車。引而致遠。少昊時蚩牛。禹時奚仲。恕馬。左傳注。奚仲爲夏掌車服大夫。後漢輿服志。荀子注。並云奚仲爲車正。淮南子。奚仲爲工師。山海內經謂奚仲子吉光。以木爲車。郭璞純注。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呂氏春秋審分覽。奚仲作車。高誘注。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於薛。劉芳徐州記。奚公山。在滕縣東南六十里。奚仲造車處。上有軌轍見存。又校服牛乘馬。以利天下。所起遠矣。不始奚仲也。

韓哀作御。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宋衷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漢書注、

謝校呂覽。以寒哀與豁如隸首等並列。蓋皆黃帝臣也。又大禹之御有郭哀。韓哀或即郭哀。蓋同姓。猶秦政稱趙政也。仲子注爲韓文侯。殊無佐證。顏師古謂特善御耳。非始作也。亦縣擬之詞。韓。呂覽作寒。古韓寒字通。一引本文哀下有侯字者非。

宿沙作煮鹽。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路史注、宋注、宿沙。衛齊鹽公臣。齊濱海。故以爲魚鹽之利。

謝校北堂書鈔引世本云。夙沙氏始煮海爲鹽。夙沙。黃帝臣。路史注引宋衷注。夙沙氏。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鹽宗廟。一作貢沙。說文作宿沙。在炎帝時。或云在帝魁之世。逸周書。昔者貢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譖而弗加。譖卿謀變。貢沙以亡。即此宿沙也。仲子注爲齊鹽公臣。失之。御覽書鈔路史引注。不知何以差互如是。

堯修黃帝樂爲咸池。樂記疏、

謝校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正義曰。黃帝作咸池。堯增修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樂。堯既增用之。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別立其名。則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樂。堯增修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至周謂之大卷。

無句作磬。風俗通、博雅、明堂位疏、山海經注、宋衷云。毋句。堯臣也。初學記、

謝校通典通志引世本云。磬。叔所造。不知何代人。未知誰注。又校禮記疏皇侃云。無句。叔之別名。古史考。叔。堯時人。即無句也。通禮義纂。堯使無句作琴。五絃。樂錄云。無句。堯臣也。爲堯時人。審矣。博雅。毋句氏。磬十六枚。曹憲注。亦引世本毋句作磬云。毋句。堯臣也。文選注引世本云。叔。舜時人。疑誤。路史注引世本云。磬。叔所造。乃無句也。傳玄七謨謂伯夔作磬。無據。羅泌云。無句一作無間。無。郭引作毋。字通。

堯使禹作宮室。初學記、太平御覽、玉海、附正譌文、

謝校呂氏春秋高元作宮室。高元。黃帝臣。建合宮以接萬靈。陸賈新語。黃帝作宮室。白虎通。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是先于夏后氏也。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殿穴。各有家室。又校路史引無室字。

化益作井。路史、宋衷注。化益。即伯益。堯臣。

謝校初學記引世本云。伯益作井。太平御覽引作伯夷。誤。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德愈薄矣。

堯造圍棊。丹朱善之。北堂書鈔、

謝校路史。堯生丹朱。嗜狠娼克。帝悲之。爲制弈棊。以閑其惰。博物志。堯作圍棊。以教丹朱。

烏曹作博。文選博弈論注、

謝校中興書。桀作博。說文。局戲六簙十二棋也。揚子方言。博謂之簙。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博。吳楚謂之簙。廣韻引世本。博作簙。山堂肆考。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博頭有刻鳥形者爲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爲最下。

鯀作城郭。禮緯法疏、水經注、

謝校史記。黃帝爲五城。又云。軒轅黃帝築邑。汜勝之書紀神農之教曰。雖有石城湯池。無粟則不能守。是炎黃已有城矣。呂氏春秋言鯀以鼈尾爲城。又云。夏鯀作城。淮南子曰。鯀作城。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校博物志。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又自禹作也。水經注引無郭字。

皋陶作五刑。路史注、玉海、

謝校淮南子。皋陶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呂氏春秋。皋陶作刑。後漢張敏議云。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者也。左傳夏書云。昏墨賊殺。皋陶之刑。風俗通。皋陶謨禹始造律。又校急就章云。皋陶造獄。法律存也。又校路史注引世本云。陶制五刑。

伯夷作刑。北堂書鈔、

謝校此言本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二語。御覽引作下有五字。

舜作簫。通典、通考、

謝校通典引世本云。簫。舜所造。其形參差。以像鳳翼。十管。長二尺。當係仲子注文。又校五經通義。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博雅。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無底者謂之洞簫。有雅簫長四寸。頌簫長尺二寸。王逸楚詞注。舜簫名參差。又校通禮義纂。伏羲作簫。十六管。廣韻。女媧作簫。

夔作樂。初學記、

謝校禮記。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淮南子。夔作樂。合六律。調五音。所以通八風。帝王世紀。堯命伯夔。放山

川谿谷之音。作樂六章。天下大和。呂氏春秋慎行論。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質修飛夔于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事亦見孔叢子。水經注引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史記正義。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是以熊摯即爲舜時典樂之夔者。夫摯之先謂熊乃當文王時。而其裔孫反在堯舜之世。謬矣。又按樂緯叶聲儀也。宋忠注云。歸即夔之歸鄉。乃今之秭歸縣地。有夔鄉。夔封于地。與鄭氏引不同。

夔首作鼓。太平御覽。

謝按舜母握登死。娶更娶東澤氏女。曰壬女。生夔手及象也。夔首一作夔手。又作嫂首。或作夔手。又作繫手。顏師古云。夔音口果反。作擊者誤。又按列女傳云。舜之女弟繫首。與二嫂諧。初學記。舜妹有夔手。又按易通卦驗云。伏羲氏易無書。以雲事。此蓋之始也。一云軒轅子苗龍。爲紛蚩之亂。事物原始。封膜作蓍。

后益作占歲。太平御覽。玉海。

謝按博物御覽引世本。歲下有之法二字。玉海引云。后益作歲本。

季杼作甲。初學記。太平御覽。賈疏。宋衷云。少康子名杼也。甲。鎧也。疏。

謝按御覽引宋忠曰。杼。少康子與也。初學記引世本。與作甲。宋衷曰。與。少康子。又按介甲。函鎧。一也。年世厤。季杼名松。蓋帝王世紀或作公孫蓋。非也。管子書以爲蚩尤作鎧。路史引杼作甲。無季字。索隱引世本云。季佇作甲。

杼作矛。路史。

謝按杼即季杼也。中候。杼作矛。杼一作宁。又作佇。帝王世紀作后予。

帝女令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初學記。太平御覽。酒誥疏。宋衷注。儀秋。夏禹之臣。

謝按國策言帝女令儀狄作酒。初學記引帝女下脫令字。令補。夫有虞氏以酒養老。而岐雷方有醪醴。其來遠矣。

少康作秫酒。初學記。太平御覽。

謝按酒誥正義引世本云。杜康作酒。說文。少康即杜康也。而博物志云。杜康字仲孺。漢時爲酒泉太守。或云黃帝時人。

少康作箕帝。太平御覽。廣韻。

謝按世本引有夏字。

湯作五祀。路史。

謝按世本言湯作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鄭康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一竈四門五井。白虎通

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乃有行無井。康成倣之。故隨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李林甫修月令。始復井蜴行。

桀作瓦屋。

謝按論衡對作篇文補。而史記龜筴傳亦云桀爲瓦屋。又按古史考。夏后氏時。烏曹作瓦。烏曹。桀臣。作瓦屋。則當甄矣。張華博物記云。桀作瓦。

昆吾作陶。史記注。

謝按博物志。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君得統臣也。古史考。夏后氏時。昆吾氏作瓦。以代茅茨之始。呂氏春秋審分覽。昆吾作陶。高誘注。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巳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爲器。黃帝內傳。黃帝始作陶。蚩尤作冶。世本言昆吾作陶。蓋廣之謂。

紂作玉牀。太平御覽。

謝按物原。神農作牀。少昊作簀。說文。牀。身之安也。釋名。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飾也。黃帝內傳言帝有七寶牀。則紂之玉牀。較後世之珊瑚玳瑁牀。不爲侈矣。作。一引作爲。

武王作鎣。初學記。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莊子釋文。宋均注。鎣。武飾也。

謝按御覽引世本。鎣作鑑。古今注云。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是扇制遠矣。武王之作鎣。以王后夫人車服。鑾車有鎣。即紐雉羽爲扇。以障翳風塵。蓋本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有雉扇之遺意也。高誘呂覽注。鎣。棺飾也。蓋黼黻之狀。如扇于僎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淮南子注。鎣狀如今要扇。字本作翣。先鄭引春秋傳作翣。杜氏改爲鎣。

塤。暴辛公所造。風俗通。詩何人斯疏。文選長笛賦注。爾正釋文。宋均注。暴國公。平王時諸侯。暴辛公燒土爲之。有三孔。

謝按通典御覽引世本云。塤。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幾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也。風俗通詩疏並引云。周幾內有暴國之君。豈其時人也。塤本作壎。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路史引云。暴。周圻內國。均係宋注。又按毛詩序。上帝板板。凡伯刺厲王也。詩已有如壎如篪之句。厲王在平王前。尚隔幽宣二主。安得謂平王時諸侯所作乎。且通麻云。帝嚳造塤。拾遺記。庖羲灼土爲壎。通典引宋注。爲塤久矣。此寡其官也。古史考亦以世本爲謬。又高誘注淮南繆稱訓云。蘇溢信。暴溢桓。又與成辛不同。書鈔引世本。辛作新。鄭衆曰。塤有六孔。與宋仲子注又不同。郭璞爾雅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蘇成公作篪。風俗通。詩何人斯疏。宋均注。篪。獻孔有觜。如酸棗。蘇成公。平王時諸侯。

謝按書鈔引篪獻孔有觜如酸棗云云。以爲世本本文。誤。又按舜時西王母獻玉琯。則是已有篪。安得

言成公始造。繇周古史考。古有塤篪。尚矣。幽王時。蘇成公善埙。記者因以爲作。謬矣。蘇成公善埙。暴辛公善篪。以竹爲之。

劭風俗通。爾疋釋文。並云。篪。蘇成公所作。長一尺二寸。惟後漢書注引世本云。暴辛公作篪。長尺四寸。有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與諸本異。與廣雅同。郭璞注爾疋云。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歛之。小者尺二寸。鄭衆周禮注。篪七孔。疏引禮圖。篪九孔。鄭司農周禮注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六孔。有距。橫歛之。或曰距。或曰翹。或曰翡。皆謂其上出之歛孔也。篪。唐雅作篪。月令作笛。

公輸般作石磬。太平御覽。後漢書張衡傳注。

澍按孔融肉刑論。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于斷木掘地。後漢西羌東號子傳。水舂河漕。注。水舂卽水碓也。通俗文。水碓曰輣車。桓譚新論。虙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借身踐碓而利十倍。物原。軋輣臣雍父作碓。后稷作水碓。然則碓不始公輸。而水碓亦不起杜預也。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作磑磨。亦見古史考。又一引公輸般作鑪。

秦穆公作沐。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澍按衣記。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喪大記注。士沐粱。天子之士也。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麥與。又按沐事尙矣。蓋言秦穆公作者。或分其等秩。或又加精也。

魯昭公始作鼎。明學紀。

澍按老子云。爲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是鼎古有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鼎寶。文曰天黃符爾。其言難據。唐六典注。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鼎置天子之坐。是商以前已有之。或謂起于秦之乘輿六璽者亦非。且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鼎可乎。

魯昭公作弁。太平御覽。宋均云。制素弁也。

澍按物原云。昭公始以素絹爲弁也。

衛公叔文子作幎軸。太平御覽。北堂書鈔。

澍按幎軸尙矣。不始文子。

燧人作火。

澍按一切經音義引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者也。此係宋仲子注。據此以意補正文。

世本卷第二

居篇。

澍按史記吳世家。魏世家。水經注。太平御覽等書。引世本居篇。

涿鹿在彭城。黃帝都之。太平御覽。宋衷云。涿鹿在彭城南。後漢書注。

澍按太平御覽又引世本云。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當係仲子注文。路史引云。涿鹿在彭城東。有阪泉。宋注南字誤。魏土地記云。濟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則世本之言信矣。

若水。允姓國。昌意降居爲侯。太平御覽。

澍按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注。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斯植。故水受其稱焉。九州要記。稽之崇登。有楚諾川。鸚武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卽黃帝子昌意降居于此。又按杜預以昌意所封在鄗。鄗乃冀州樂鄉。非是南郡之鄗。允姓爲秦所入者。世本以若水爲允姓。誤矣。

饒內。舜所居。百學紀。

澍按饒內一作姚虛。帝王世紀作嬀虛。杜岐公曰。即國語之嬀內音嬀虛。漢書地理志漢中郡西城下注。應劭云。世本嬀虛在西北。舜之居。路史國名紀引世本云。嬀虛在西城西。舜居之。水經注引世本曰。舜居嬀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嬀虛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嬀墟。故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嬀。皆是宋衷注文。

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漢地理志。史記正義。玉海。

澍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此係宋注。史記正義漢地理志並引世本云。禹都陽城。又校地理志。以潁川陽城為禹都。非也。當以濮澤之陽城為是。蓋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耳。譙周古史考以鄭屬入櫟。即是陽城。亦非。

契居蕃。水經注。

澍按蕃即潘邑。契封地。蕃陰鄭縣有繁都城。故潘邑也。魏土地記。下雒城西南。故潘城。水經注。渭水東逕繁都城北。故潘邑。殷契之所居。闕駰十三州志。蕃在鄭西。今之繁城是矣。地有商山。帝王世紀謂在商洛也。通典以商洛為商君封。誤。鄭道元曰。契始封商。得連子曰。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闕駰並以為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

昆吾為夏伯。夏衰。遷於舊許。草昭圖語注。

澍按昆吾居帝丘。即陶唐火正閼伯之所居也。

昭明居砥石。書序正義。宋衷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春秋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殷本紀注。

澍按荀子成相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即底柱也。至子相土。乃遷商丘。

昭明復遷商。路史後紀。

澍按昭明子相土遷商。此言誤。說見居砥石注。

祖乙遷于耿。書序正義。

澍按水經注。汾水逕耿鄉城。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史記。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今河東皮氏有耿鄉。是此邢非邢洛也。詩地理考引通典。邢州治龍岡縣。祖乙遷邢即此。是耿即邢也。而孔安國書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皇極經世。祖乙圮于耿。徙居邢。蓋本史記通鑑前編。祖乙元祀圮于相。徙都于耿。九祀圮于耿。徙都于邢。則索隱音耿為邢者誤。

相土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火正閼伯之所居也。太平御覽。

澍按商丘即帝丘。陶唐火正閼伯居之。夏伯昆吾亦都此。殷相土又徙居。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又因之。服虔左注。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故湯以為天下號。

相徙帝丘。於周為衛。地理通釋。

澍按皇甫謐曰。夏相徙帝丘。依周姓之諸侯于斟尋氏。即汲冢書所云相居斟灌也。

武王居酆。文選西都賦注。

澍按說文。酆在京兆杜陵西南。括地志。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滈水源出長安縣西北滈池。通典。今長安縣昆明池北滈陂是。嚴彭祖春秋會盟圖云。酆鎬相去二十五里。

周公居少昊之虛。詩地理考。

澍按史記正義。少昊虛即壽丘。

煬公徙魯。史記索隱。宋忠注。魯。今魯國。

澍按皇甫謐云。魯國即曲阜縣。

懿王徙於犬丘。史記索隱。宋衷云。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索隱

澍按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夸狄相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詩人始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曰戒。玁狁孔棘。注。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漢書。懿王名堅。

懿王居犬丘。平王徙居洛。帝王世紀。地理通釋。

澍按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

敬王東居成周。遂徙都。至赧王。徙居西周。帝王世紀。地理通釋。宋衷曰。洛誥所謂新邑也。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戰國策注。史記索隱。

澍按地理通釋引世本云。西周桓公揭居河南。周惠公班居洛陽。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西周。河南也。東周。雒也。

吳孰哉居潘。離。史記索隱。宋衷云。孰哉。仲雍字也。潘。離。今吳之餘杭縣也。

澍按一引宋衷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路史引潘離作潘離。吳地志。仲雍墓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

吳孰姑徙句吳。史記索隱。魏都賦注。

澍按文選注引世本文。句吳下有句晉溝三字。服虔左注云。壽夢發聲也。吳楚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欲使學者知之也。史記正義。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諸樊南徙吳。至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司馬貞以顏師之言諸也。毛詩傳諸姑。孰姑壽夢為一人。又名乘也。

古注漢書。以句言吳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而宋衷以爲地名。吳人不聞別有城邑名句吳也。世本之言。或難依據。

諸樊徙吳。史記注。

謝桉詩地理考引世本云。孰徙丹徒句吳。家楚徙吳。家楚二字誤。宜作諸樊。諸樊名遏。壽夢之子。

唐叔虞居鄂。路史國名記。晉世家注。宋衷云。鄂地。今在大夏。汪。晉世家

謝桉杜左注。鄂。晉別邑。括地志。鄂城在慈州昌寧縣一里。史記正義。鄂與絳州夏縣相近。爲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

康叔居康。從康徙衛。詩地理考。宋忠云。康叔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未知何在也。

謝桉北堂書鈔引世本云。康叔封衛。衛世家注引云。康叔居康。

成公徙於帝丘。漢地志。

衛戴公居曹。路史國名注。

謝桉宋桓公立之。蓋于曹。泉水載馳之詩。皆言衛地。西征記。今白馬城。古衛之曹邑。戴公東渡河處此。文公遷楚丘。城蒙記。曹。齊桓公築。

衛成公徙濮陽。衛世家注。宋忠云。濮陽。帝丘地名。漢晉卜。

謝桉衛成公自楚丘遷此。衛元君又自濮陽徙野王。

蔡叔度居上蔡。史記正義。詩地理考。

謝桉水經注引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當是宋注文。上蔡在汝南。

蔡胡徙居新蔡。詩地理考。史記正義。宋忠云。故名其地爲新蔡。王莽所謂新潛者也。水經注。

謝桉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滅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卿士。以見於王。王命之以蔡申呂地也。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史記正義引宋忠云。胡徙居新蔡。卽世本本文。非宋注。

蔡平侯徙下蔡。史記宋微子正義。

謝桉司馬貞云。今世本無者。近脫耳。又桉歐陽忞云。平侯自上蔡徙都新蔡。史記正義引宋忠云。平侯徙下蔡。鄭道元曰。春秋外傳云。當成周時。南有荆蠻申呂。姜姓矣。呂。蔡平侯始封也。

昭侯徙州來。路史國名記。

謝桉羅泌云。昭侯徙此。號下蔡。樂史云。下蔡有二處。水經。淮水東岸一城。卽下蔡。新蔡二城對據是也。

曹叔振鐸居曹。地理考。宋忠云。曹。今濟陰定陶縣。

謝桉曹世家注引世本云。叔振鐸封于曹。

錯叔繡封于滕。路史。陳紀世家注。宋衷注。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

謝桉杜預釋例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漢地理志以爲周懿王子錯叔繡封公丘。水經注亦以爲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未詳所據。

微子居宋。史記。

謝桉史記注引世本云。宋更曰睢陽。謝以意補此句。王符云。帝乙元子微子開。武王封之于宋。今之睢陽是也。

宋都商丘。更名睢陽。史記注。地理通釋。

謝桉括地志。宋州城。古閼伯之虛。卽商丘也。

楚子熊渠封仲子紅于鄂。寰宇記。

楚世家。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熊渠中子紅封鄂侯。侯。一引作東。

楚霸熊居丹陽。左桓二年疏。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

謝桉續容春秋釋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

楚武王徙郢。左桓二年疏。宋衷云。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

謝桉武王。一引作文王。通典郢卽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又桉史記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史記正義。

謝桉括地志。新息在上蔡縣東北五十里。又桉水經注。葛陵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冢。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云楚武王。是知武王墓也。

周宣王二十二年封鄭弟友于鄭。水經注。

謝桉十二諸侯年表。宣王元年封。與此遠異。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于史伯。寄帑賄于虢檜。幽王嬖虢。桓公死之。平王東遷。武公輔王室。滅虢檜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鄭伯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是指新鄭爲言矣。班固廟祕鄭玄皇甫謐襲顗王隱闕駰及諸逸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而薛瓚謂爲東鄭。非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司馬貞曰。鄭縣名。屬京兆。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虛。黃帝之所都。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

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左昭十六年疏。宋衷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封桓公。乃名爲鄭。至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改爲縣也。

謝桉棫林。國語元和志通典寰宇志皆作咸林。左襄六年注。棫林。許地。班氏地理志。宣王弟桓公封。應

劭云。昆弟友所封。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瓚云。穆王以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亦非之。蓋是采于彼。非至此始有鄭名也。

鄭厲公徙居櫟。史記索隱。宋衷注云。櫟。今之許昌陽翟。昔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論史

澍按櫟即鄭初得十邑之櫟也。世本本文不在。今據注補。水經注引宋忠曰。櫟。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索隱引宋衷云。櫟。今潁川陽翟。

文公徙鄭。史記索隱。宋衷云。即新鄭也。

澍按御覽引注云。今京兆新鄭也。

召公居北燕。史記正義。宋衷云。有南燕。故云北燕。

澍按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輿地廣記。武王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後燕國都薊。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或曰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薊爲燕。司馬溫公云。春秋時。北燕至微。蓋介蠻貊。不與中國會盟。太史公世家以姞姓之燕。仲父伐周惠王者爲北燕。誤矣。

燕桓侯徒臨易。史記正義。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

澍按水經注。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是徙易者非桓侯矣。桓侯父宣侯。子莊公。

桓侯又居新鄭。路史國名記。

澍按呂氏春秋有揚鄭。宜即此地。路史引世本作又有。新鄭。商世侯國。不知其姓。居作君誤。

邾顏居邾。肥徙郳。左莊五年疏。宋仲子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

澍按顏真卿家廟碑云。邾武公名夷父。字曰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

東樓公封于杞。陳杞世家注。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

澍按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

華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漢書注。

澍按華萬。晉獻公封之魏。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又按魏世家。魏絳卒。謚爲昭子。徐廣注作莊子。索隱云。世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與世家同。是當作昭子。

魏武子居魏。魏悼子徙霍。史記索隱。宋衷云。霍。地名。今河東彘縣。魏悼子。魏絳。

澍按史記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徙治霍。而世本王侯大夫譜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而此篇云云。是有悼子也。內外傳皆有悼子。

趙衰爲原大夫。史記注。宋衷云。今雁門平原縣也。

澍按史記正義云。宋衷說非也。括地志。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爲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

趙成季徙原。史記索隱。

澍按成季即衰。衰字子餘。

韓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史記索隱。宋忠云。平陽。今河東平陽縣。

澍按本文未句。是注文羼入。然文類聚引云。韓貞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韓世家索隱曰。世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平陽。晉州臨汾縣地。水經注。晉獻公滅耿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又按世本作景子。史作貞子。水經注作康子。差互如此。

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史記索隱。史國名記。路

澍按梁平爲魏拔中山。對之靈壽。史言趙武靈王以惠王三年滅中山。遷其君于膚施。索隱云。世本不言。雒氏子孫。又云趙武靈王名雒。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也。未知何據。國策言中山君亡爲楚伐而亡。非也。中山亡于魏。魏使太子擊守之。不知何以復立。史記言中山君相魏。小司馬以爲御中山之復立者。皆於世本不合。

武。夏武羅國。冀都之武邑。路史國名記。

澍按輿漢地理志。信都有武邑縣。王莽曰順桓。而羅泌引一說云衛北境武父。陳留有武父城。以武父爲武邑。疑非是。

廩丘。齊大夫廩丘子邑。路史國名記。

澍按左傳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注。今濮狐縣故城是。

虞丘。齊大夫采邑。路史國名記。

澍按左傳襄公十六年傳。晉虞丘書爲乘馬御。代程鄭。虞丘一作吾丘。又按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于王以自代。說苑。虞丘子爲令尹。在莊王時。是楚亦有虞丘氏也。

梁丘。虞丘習齊邑。路史國名記。

澍按杜預左注。高平昌邑西南有梁丘鄉。羅泌路史云。穀梁謂曹邾之間有梁丘。去齊八百里。又按齊景公時有梁丘據。字子猶。

世本卷第三

氏姓篇。

澍按史記注。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目統系百姓。一作世。使不相一無此字。別也。氏者。所目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史通云。世本辯姓。著自周室。即指氏姓篇言也。

炎帝。姜姓。水經注。

澍按炎帝長於姜水。因姓姜。姜。扶風之姜陽也。初國伊。繼國者。故氏伊者。世目爲堯姓。非也。而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姜姓。大吳所賜。黃帝。姬姓。炎帝所賜。是又目姜爲賜姓。

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水經注。

澍按向。姜姓。又見左隱二年疏。州。姜姓。見左桓五年疏。又按左正義云。齊許申呂由太姜。則四國同出伯夷。俱由太姜得封也。桓五年。州公如曹。傳作淳于。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此與伐楚師之州。蓋別一國。隱二年傳。向姜不安於莒而歸。是向姜姓也。

有熊氏之後。爲啓葛氏。氏族略。

澍按子孫封於啓者爲啓氏。自啓移葛。則爲葛氏。啓葛氏。湯時葛伯國。亦非嬴姓。

根水氏。老黃裳根水氏。氏族略。

澍按老童卽卷章。根水一作卽水。

玄囂氏。玄囂之後。氏族略。

澍按玄囂卽青陽也。

武姓。夏時有武羅國。因氏焉。廣韻

澍按一本作其後氏焉。武羅伯因熊髡鼎皆夏賢臣。彝弃之。信伯明氏之讒。子褒滉。事見左傳。又按大騶氏之佐。有武羅。生而有魋。人面豹文。繼大騶氏爲君。號鬼隗氏。陳逢。舜後。史記宋微子世家。宋裏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逢於陳。目爲舜後。

澍按袁良碑作封於陳目後舜。後一引作祀。

玄氏。黃帝臣玄冰。氏族略。

乘氏。古賢人乘雎之後。氏族略。

齊姓姜。左傳襄公十一年疏。

澍按周語。帝嚳馮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胤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本姓。而云賜姓者。炎帝後別姓非一。自目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非屬因偁姓也。

女氏。天皇封弟禲於汝水之陽。後爲天子。因稱女皇。其後爲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媧女方。晉有女寬。皆其後也。陸賈新語。

澍按女媧爲女皇。其氏當爲男女之女。而女艾女寬。杜預晉爲關汝之汝。疑非。

融夷氏。祝融後董父之胤。目融夷爲氏。急就章注。

澍按融夷一作殷夷。蓋融夷董姓也。蔡墨云。舜封董龍于豢川。豢夷氏其後。

融姓。古天子祝融氏之後。廣韻

偪陽。妘姓。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左傳襄公十七年疏。

澍按廣韻引曰偪陽。妘姓國。爲晉所滅。子孫因氏焉。妘。急就章注引作姚。非也。

參氏。董姓。陸終第二子參胡之後。氏族略。宋注云。參胡國姓。路史

澍按辯證引云。參氏。陸終第三子參胡之後。

參姓。祝融之後。廣韻

鄀。允姓國。秦入之。路史國名紀。

澍按鄀子爵地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晉志云。南郡鄀縣。鄀子國是也。又按歷代紀事年表。嬴已假允

四姓。俱少昊後。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允姓之戎。殿彭祖春秋會盟圖。郡即若水。昌意國。今越巂之臺登。蓋不知嬉都若之有分也。

夷。妘姓。左傳僖公元年疏。

澍按妘姓。陸終子求言之後。左傳。紀人伐夷。即此夷也。

鄅。妘姓。左傳昭公十八年疏。

澍按左傳。鄅人紼稻。杜注。鄅國在琅邪開陽。妘姓國。

寒。妘姓。路史國名記。宋注云。今濟光有寒亭。

澍按此注文。氏族略引作世本正文。誤。又按羅泌曰寒爲猗姓。本於潛夫論。

嬉。姬姓之國。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爲諸侯。此其後也。太平寰宇記。

澍按此嬉在襄州樂縣。見杜預左傳注。世本曰昌意降處之若水當之。非也。

芮。伯。姬姓。毒序疏。

息國。姬姓。左傳隱公十一年疏。

芮。魏哲姬姓。左傳桓公三年疏。

澍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魏。楚滅之。又按魏亦有嬴姓者。見盟會圖。指西土之魏駘也。

荀。賈哲姬姓。左傳桓公九年疏。

澍按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即此荀賈也。

晉。狐衛鄭曹滕。姬姓。左傳僖公十一年疏。

畢。毛哲姬姓。文王庶子。尚書序。

澍按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畢毛哲姬姓。

密。姬姓。漢書地理志。

澍按僖十七年傳。齊密姬生懿公。是密姬姓也。年表目密爲風姓。誤。又按春秋會盟圖云。密。周圻內國。宣王滅之。宣實作共。

沈。姬姓。史記索隱。

澍按此沈在汝南。與沈姒蓼黃之沈在汾川者有別。彼爲少昊後也。

蓼。姬姓。路史注。

澍按皋陶之後。有舒黃舒蓼。偃姓也。與此蓼不同。又按左傳云。楚爲蓼舒叛。故伐舒蓼。滅之。似舒蓼連二字爲國名。杜預目爲二國。非也。

鮮虞。姬姓。白狄也。左傳昭公十二年疏。

蓼。六二國皆姬姓。路史注。

澍按蓼六爲皋陶後。偃姓。不得爲姬姓。

唐。姬姓之國。書正義。史記集解。

隨氏。姬姓。爲楚滅。路史注。

澍按左傳桓公六年疏引云。隨國。姬姓。又按桓六年傳。楚侵隨。八年伐之。隨侯逸。莊四年又伐之。僖二十年漢東諸侯叛。羅泌云。隨侯炎裔。故季曰曰漢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爲大賢。而世本目爲姬姓。

己姓。出自少昊。左傳昭公十七年疏。

澍按昊一引作皞。

昆吾。古己姓之國。夏時諸侯伯。祝融之後。氏族略。

澍按左傳疏引世本云。昆吾。己姓國。出自少昊。

莒。自紀公己下爲己姓。氏族略。左傳僖公二年疏。

澍按左隱公二年疏引云。莒。己姓。又按疏云世本莒自紀公目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公目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疑爲宋氏注也。史記目莒爲嬴姓。漢地理志目莒爲盈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鄭語云。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安之後。皆非。文七年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己氏。生惠叔。皆莒爲己姓明矣。

蓼。六。偃姓。太平御覽。

澍按蓼舒及舒蓼三國。舒。黃帝後。任姓。蓼。庭堅後。姬姓。而舒蓼。偃姓也。杜預左傳注皆目爲皋陶後。又目蓼即舒蓼。失之。

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鞠也。左傳襄公六年疏。十二年疏。

澍按此即左傳所云。舒。潛夫論。偃姓。又有北鄭。諸侯會六阮。樂高。羅泌云。高即皋也。偃或作優。誤。又按路史云。偃匽之後。有州絞武。慘皖南鄙。顯容。春秋釋例云。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鳩舒城。其實一也。誠字證。與世本舒有六不同。

江。黃哲嬴姓國。史記索隱。

澍按左傳莊公十九年疏引云。黃。嬴姓。又按史記云。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目國爲姓。有江氏黃氏。

淮夷。嬴姓。路史國名紀。

澍按淮夷非一。武王所伐。其一也。

徐。奄哲嬴姓。左傳昭公元年疏。

澍按漢地理志。徐。偃姓。春秋時。徐子章禹。爲吳所滅。

鍾離氏。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姓。廣韻・玉篇・集韻・

謝按氏族略引世本云。鍾離氏與秦同祖。嬴姓。史記作終黎。索隱引世本作終黎。宋宇記引云。鍾離。嬴姓。徐之別號也。又按鍾離。楚邑。淮南縣。見春秋成十四年杜注。

鍾離。嬴姓也。水經注・

謝按應劭曰。鍾離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目爲縣。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

密須。商時姞姓國也。文王滅之。其後以國爲氏。姓氏辯證・

謝按氏族略引世本云。密須氏。商時姞姓之國。國名記引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

密須氏。商時姞姓之國。今涇州華亭有密康公墓。或云涇州保定有陰密城是也。子孫以國爲氏。或去密爲須氏。魏有須賈。齊有須無。或去須爲密氏。仲尼弟子密不齊。氏族略・

謝按氏族略所引今涇州華亭目下。當係宋仲子注文。又按孔子弟子密不齊。伏羲後。今作密。誤。須賈爲魏中大夫。司馬貞曰。蓋密須氏之後。漢有陸侯。侯須無。

燕國。姞姓。左傳隱公五年疏・

謝按宜三年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杜注。姞。南燕姓。漢允南以姞爲北燕。失之。北燕。姬姓也。

舒蓼氏。舒蓼。偃姓。皋陶之後。楚東之境。小國也。舒蓼與蓼國自異。氏族略・

謝按末句似宋注文。又按杜左注。舒蓼。偃姓。春秋會盟圖云。舒蓼國。在光州。

舒鮑氏。舒鮑。偃姓國也。哀十年公大夫有舒鮑無終。氏族略・路史國名記・

莘。姒姓。夏禹之後。寰宇記・詩地理考・國名記・

謝按唐世表。啓封支子于莘。鄭康成曰。堯賜禹姓曰姒。王充論衡以爲吞薏苡而生。故姓姒也。

鄫。姒姓。子爵。氏族略・

謝按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杜注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

杞。姒姓。漢書地理志・

彤。姒姓之國。後漢・正義・

姒姓。弗氏。索隱・

謝按史記云。禹後有費氏。司馬貞云。世本作弗。

姒姓。南氏。史記索隱・急就章注・

謝按司馬貞云。男氏。世本作南。潛夫論亦作南。路史云。世本作男。非也。

姒姓。比氏。路史注・

謝按宋泌云。比氏。出世本。

姐姓。鄒氏。路史・

斟灌。斟鄩。夏同姓諸侯。左傳襄公四年疏・

謝按急就章引云。斟鄩。姐姓。張敖地理記云。濟南平壽縣。其地即古斟鄩國。太平寰宇記。斟灌城。一名東壽光。水經。淳于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武王封淳于公。路史國名記。是爲斟戈。世本目爲即斟灌氏。

秦。附庸。嬴姓。路史國名記・

薛。任姓。甘誓疏・

謝按薛。奚仲後。奚仲。任姓。

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左傳隱公十一年疏・

謝按急就章注引云過氏。任姓。夏諸侯。後爲氏。又按羅泌云。過宜作遇。即禹。爲帝母所生。禹陽。任姓所出也。畢作卑。毘卑氏所出。

謝。任姓。黃帝之後。姓氏急就章・

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北。邕。自夷蕭。左傳隱公元年疏・

謝按時。子姓。見急就章注。宋。子姓。見漢地理志。亦見路史。而索隱引世本云。子姓有邕氏。時氏。蕭氏。黎氏。路史國名記引云。空桐。子姓。商後國。服虔左注。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北旄氏。子姓。姓氏辯證・

謝按北旄。即北髦。亦即北殷氏也。爲桀寧公所伐。亳王湯之後。

空桐氏。子姓。蓋因空桐山也。氏族略・

謝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空桐氏。商後國。鄭樵云。空桐氏。非國號。又按史記云。趙襄子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

鄧。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左傳桓公七年疏・

謝按左傳。鄭祭足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杜注。曼。鄧姓。歷代紀事年表。曼姓出自商。

越。芈姓。與楚同祖。史記宋微世家・漢地理志・

謝按玉海王會篇注引世本云。東越閩君皆其後。當爲宋注。又按史記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鄭語亦作芈姓。春秋會盟圖云。芈姓。古南越國。在廣州。

羅。熊姓。左傳桓公十二年疏・

謝按在傳。羅人欲伐之。杜注。羅。熊姓國。蓋楚君皆以熊爲號。疑熊姓。楚所是。

豕韋。防姓。史記索隱。路史國名記。

澍按國名記引世本云。豕韋。陶唐氏後。防一作彭。豕韋本彭姓。大彭之孫元哲封豕韋。劉累更封之。故姓防。或云彭姓。非也。國都記云。豕韋氏。彭姓之國。

雒段。結姓。路史注。

澍按羅泌謂段宜作斷。卽卷楚也。晉地有斷道。卽卷楚。世本作段。寫誤。又按賈逵左傳解詁。雒氏。黃帝之孫。結姓之後。爲宋大夫。是結卽姞也。

居三氏。目夷氏。不夷氏。路史

澍按目夷。一引作因夷。非也。出自子姓。宋公子目夷。字子魚。爲左師。聽宋國之政。子孫別爲目夷氏。又魚氏。居三。不夷無考。不夷或作不茅。亦作不茅。

邾。小邾。曹姓。路史注。

澍按襄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杜注。邾。小邾。曹姓。是依世本爲說也。又按小邾卽郳。

雀國。眞姓。路史國名記。

澍按雀。侯爵。武王爵之。今汝之梁縣。有故雀國。非晉雀也。又按眞。一本作姬。杜氏左注亦云。姬姓。胡。歸姓。史記索隱。宋注。胡在汝南平輿。

澍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胡子國。歸姓。嬀出。一引胡在汝南平輿。爲世本本文。非也。又按襄三十一年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杜注。胡。歸姓國。推會盟圖云。胡。姬姓國。在豫之郾城。疑非。

黎氏。黎侯國之後。愍就章注。

夙沙氏。路史注。

澍按夙沙氏。卽帝魁所伐之質沙氏。一作宿沙氏。

公紀氏。廣韻

太公氏。有太公叔穎。廣韻

澍按辯證引太公作大公。又按公廻。一名組紺諸盤。字叔穎。號曰太公。孫愐引作叔組。誤。

仇氏。衛後。路史注。

澍按卽裘氏。

勃氏。國名記。

澍按羅泌云。漢平原有枹縣。音勒。世本作勃。劉昫輯爲侯國者。今漢史作辟光。漢地理志。平原枹。無勃曰。音力。

段氏。路史注。

澍按羅泌云。段氏。出世本。

瓦氏。路史注。

澍按羅泌云。瓦氏。出世本。邳也。衛地有瓦亭。在昨城。左傳。定八年會於瓦。卽此。非成紀之瓦亭。

鐵氏。路史注。

澍按衛州有鐵丘。杜預云。在戚城南。羅泌云。鐵氏。出世本。又按一引云。黎比髦枕改瓦鐵七國。皆子姓。

比宜作北。改作段。

戈。斟灌氏也。國名記。愍就章。

澍按羅泌云。戈。斟姓。是爲斟灌。世本左氏以爲卽斟灌氏。非。又按史記以斟灌尋爲馮後也。

疏氏有疏蹄。氏族略。

季瓜氏。周八士季騧之後爲氏。騧或作瓜。晉有新邑大夫季瓜忽。姓氏辯證。

澍按氏族略引季瓜忽作季騧忽。

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氏族略。

澍按廣韻引世本云。季隨氏。周有八士季隨季騧之後。

左史氏。古者左史記事。楚有左史倚相。左史老。氏族略。

有史氏。古者有史記官。周有有史武。氏族略。

澍按今刊通志作有史武。衍本武作氏。

西陵氏。春秋有西陵蓋。國名記。

澍按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春秋時有大夫西陵蓋。

鼓方氏。鼓方叔之後。氏族略。

澍按今刊本通志引作方叔氏。鼓方叔之後。

薛氏。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後爲氏。姓氏急就章。

司徒。司寇。司空。皆以官爲氏。廣韻

竹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鄫。襄公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竹氏。寶字記。氏族略。

澍按竹天爲季孫。宿家臣。竹皐爲叔孫。豹家臣。見左昭公二年傳。

子楊氏。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爲子楊氏。氏族略。

澍按桓子。季孫斯也。其子肥。謚康子。肥之竹孫彊。爲季昭子。

子士氏。魯叔孫成子生齊季。爲子士氏。姓氏辯證。

澍按左傳。孟僖子妾曰子士之母。則子士乃孟僖子之後。

厚氏惠伯革者。孝公子。其後爲厚氏。檀弓上疏。

澍按陸德明釋文引云。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又按革。鄭氏檀弓注作鞏。云后木孝公子惠伯之後。孔疏。按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其字異耳。

郈史昭伯名惡。孝公之後。稱郈氏。史記索隱。

澍按尚誘呂氏春秋注。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郈氏。惠伯華。檀弓上注作惠伯鞏。世本作革。字形相近。又按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郈大夫。因以爲氏。是以邑爲氏也。高氏謂以字爲氏。非矣。又按驕恣篇注。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國爲同字之誤。韋昭國語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卽厚成叔。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卽郈昭伯也。

子成氏。魯季平子成叔彭恢之後。姓氏辯證。

逃氏。魯大夫仲逃之後。氏族略。

澍按仲一作叔。誤。逃與逢同。卽東門襄仲逢也。又按劉炫左傳述義云。仲逢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

蟜蹠氏。魯有蟜蹠。字子周。魯莊公族。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引世本。作漢有蟜蹠。蟜蹠一作橋庇。班固云。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是橋庇非漢時人矣。倘爲漢人。商瞿何曰相及。又爲魯莊公族乎。宜云魯有蟜庇。爲莊公族。又按史記作馯臂子弘。傳江東人矯子庸庇。疑蟜蹠。矯橋三字通。故蟜蹠亦作矯慎。矯望亦作蟜望也。

公襄氏。魯大夫公襄昭。魯襄公太子子野之後。姓氏辯證。

公之氏。魯有大夫公之文。論語章注。

澍按季悼子生思伯鞅。字公之。鞅生懿伯柎。爲公之氏。昭二十五年傳。秦嬴以告公之杜注。公之。平子弟。

慶父氏。魯大夫慶父之後。魯有慶父籍。爲楚工正。姓氏辯證。

澍按姓纂氏族略引世本。魯哲作楚。又按慶父卽共仲。其子公孫敖。是爲穆伯。季孫氏。魯公子季友之後。爲季孫氏。後去孫稱季氏。季孫行父之子宿謚武子。季孫肥謚康子。姓氏辯證。子嘉氏。季平子生昭伯嘉。其後爲子嘉氏。姓氏辯證。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陳僖公生宣子。其後爲子嘉氏。與此異。又按魯季嘉。字子言。季孫斯之弟。不得志於季氏。欲因陽虎以去三桓。非子嘉氏也。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施父之後。支孫爲少施氏。雜記云。孔子曰。吾飯於少施氏。又按國語。施伯。施父子。事莊公。

子革氏。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氏族略。

澍按鄭然丹。字子革。鄭穆公孫。公子然之子。後有子革氏。

齊季氏。昔齊公子季奔於楚。楚逢號爲齊季氏。廣韻。魯有大夫齊季寬。氏族略。

子韓氏。齊頃公子子韓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春秋時有子韓晳。姓氏辯證。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子乾氏。齊公子都字子乾之後。又按鄭元亞鄭夾漈均作子乾。孫愼引姓苑。亦作子乾。均誤。子乾。蔡昭侯之子也。今改正。

子雅氏。齊惠公之孫公孫竈字子雅之後。辯證。

澍按高誘呂覽注。子雅。惠公之孫。公子鬷堅之子。竈也。依世本爲說。竈字欒。施字子旗。

子尾氏。齊惠公之孫公孫蠆字子尾之後。亦爲高氏。辯證。

澍按高誘呂覽注。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厠之子。蠆也。依世本爲說。蠆子高彊。字子良。

子襄氏。齊桓公子子襄之後。辯證。

子公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公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子工氏。齊頃公子子公之後也。又按春秋。鄭公子宋。亦字子公。不獨齊有子公矣。

子淵氏。齊頃公之子公子湫字子淵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淵湫。因氏焉。左傳齊有大夫子淵捷。新序。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捷。捷字形相近。宜從左作捷。淵引作杲。避唐諱改。又按左傳公孫捷。又曰淵捷。字子車。頃公孫。世本作子淵氏。未知何據。左傳炊鼻之戰。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決軫。七入者三寸。

淵氏。齊大夫淵湫之後。廣韻。

澍按齊有子淵氏。王符曰。姜姓。字睿。引作淵敏。誤。

閭丘氏。齊大夫閭丘嬰之後。齊宣王時有閭丘卬。閭丘光。氏族略。

澍按閭丘嬰。齊莊公近臣子明。事見左傳。閭丘卬。閭丘光。均見說苑。

廬丘氏。齊大夫廬丘子之後。氏族略。路史。

澍按襄二十六年傳。齊烏餘以廬丘奔晉。故城在濮之雷澤北。又按英賢傳有廬丘充。齊隱者。

梁丘氏。齊大夫梁丘氏之後。路史。

澍按莊公三十二年。齊宋遇於梁丘。穀梁謂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杜預云。昌邑西南有梁丘鄉。又按齊有大夫梁丘據。字子猶。

虞丘氏。齊大夫虞丘氏之後。路史

澍按虞丘。一作吳丘。路史云。楚相虞丘子邑。吾丘。游王。說苑作虞丘。游王。

雍門氏。齊頃公生子夏勝。以所居爲雍門氏。氏族略

澍按雍門。齊城門。所謂焚雍門之萩也。戰國策。雍門周以琴干孟嘗君。說苑。齊有雍門子狄。

尹文氏。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氏族略

澍按高誘呂氏春秋注。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賜氏。齊大夫笛子賜之後。姓氏辯證

車門氏。齊臨淄大夫車門遽。廣韻

車遽氏。齊臨淄大夫車遽氏。廣韻

澍按廣韻三十六魂引云。臨淄大夫車門遽。與此又違異。辯證。遽作遽。

車成氏。齊大夫有車成氏。廣韻

澍按車成氏。因車成氏而改。車成氏卽苦成氏也。音變爲車成。王符云。郤雙采於苦。曰苦成。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成。敦煌見其字。則呼之曰車成。

公旗氏。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潛。姓氏辯證

澍按姓源韻譜云。齊悼子子旗之後。

公牽氏。齊公子牽之後有公牽氏。姓氏辯證

澍按急就章注引世本云。齊公子成之後有公牽氏。

狐丘氏。晉大夫狐丘林之後。氏族略

澍按英賢傳云。出自狐丘。封人之裔。又按狐丘一作蠱丘。又作瓠丘。

郢州氏。晉郢豹生揚。揚生郢州。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僖十五年疏引世本云。豹生義。義生步揚也。郢一作郤。姓氏辯證氏族略並引世本云。晉郤豹孫步揚生郢州。因氏焉。

季嬰氏。晉樓季嬰之後。氏族略

季夙氏。晉靖侯孫季夙之後。氏族略

叔向氏。叔夙氏。姬姓。晉後。路史注

叔夙氏。羊舌職生叔夙。爲叔夙氏。元和姓纂姓氏辯證

大狐氏。晉大夫大狐伯生突。突生饒。爲大狐氏。其後大狐咎。爲晉大夫。姓氏辯證

澍按路史引世本云。有大狐氏小狐氏。遠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大狐咎。卽大戎氏。廣韻引世本云。

有晉大夫大狐咎卽其後。晉獻公娶大狐氏。又按狐突字伯行。生毛及偃。毛生溱。皆爲晉卿。別爲大狐氏。與此又不同。

小狐氏。射姑爲小狐氏。路史

澍按狐偃字子犯。子曰射姑。射姑食采於賈。又曰賈季。襄公舍二軍。射姑將中軍。

太戊氏。晉公子太戊之後也。太戊教昭爲原大夫。姓氏辯證

澍按史記。成侯三年。呂大戊午爲相。成侯薨。事肅侯。十六年游大陵。出於鹿門。太戊午叩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之。宜爲教昭之後也。

韓餘氏。韓宣子餘子之後。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韓宣子子餘之後氏焉。一引云韓宣子之後。有餘子奔齊。爲韓餘氏。又按春秋。晉成公宦卿之餘子。以爲餘子。蓋適子之母弟。宣子。韓起也。

伯宗氏。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鄭名世云。此謂伯氏所自起也。林寶以爲伯宗複姓。誤矣。

韓言氏。姬姓。晉韓厥生无忌。无忌生襄。襄生子魚。爲韓言氏。姓氏辯證

司功氏。晉大夫司功景子士匄弟佗。因官爲氏。姓氏辯證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匄弟他。晉司功爲氏。廣韻引云。匄弟佗爲司功。以官爲氏。又按春秋有士匄而無景子。亦無弟佗也。又按世本管譜云。曲沃正少襄生司功大伯。大伯生侯季子。不知大伯卽景子否。

南郭氏。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郭。因爲氏。廣韻

北唐氏。晉有高人隱於北唐。因以爲氏。廣韻

澍按英賢傳云。晉有高人越者。隱伏於北唐。因氏焉。是北唐越也。

爲氏。晉始平人爲勉。自稱將軍。姓氏辯證

澍按春秋時無始平地名。此係後人羼入。非世本原文。

菱氏。晉有大夫菱氏僖子。姓氏急就篇注

澍按廣韻英字下引云晉有英成僖子。爽字下又引云晉有大夫爽成僖子。此作菱氏僖子。三者必有一誤。

中行氏。晉大夫逝遬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本姓荀。自林父將中行。改爲中行氏。元和姓纂

澍按林父將中行。一引作荀偃。又按荀息後爲荀林父。文公作三行。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是爲中行桓子。林父生中行伯庚。庚生獻子偃。偃生穆子吳。吳生文子寅。定公逐寅與士吉射。寅吉射奔齊。然則一本作荀偃將中行者誤也。

唐孫氏。齊大夫長孫佐食邑於唐。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廣韻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唐孫本祁姓。帝堯之後。其孫仕晉。自爲唐孫氏。

下門氏。晉有大夫下門聰。姓氏辯證 廣韻

澍按國語。下門氏。周景王大夫下門子之後。

仲行氏。晉大夫有仲行寅。元和姓纂

澍按秦仲行。子車氏之子也。中行寅。荀偃之孫也。中與仲雖通用。晉之中行氏於官。對左右而爲中。秦之仲行氏於字。對伯季而爲仲。未可強同也。

公他氏。晉有蒲邑大夫公他世卿。其先以王父字爲氏。姓氏辯證

澍按其先當作其後。廣韻急就章注引世本云。公它氏。晉蒲邑大夫公它世卿。

勃氏。宋右師勃之後。廣韻

瞻葛氏。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後將人語祝。以瞻葛爲諸葛。姓氏辯證

澍按英賢傳曰。瞻葛氏。有熊氏之後。又按今本氏族略引世本。瞻葛氏有熊氏之後。無宋景公以下九字。

西鄉氏。宋大夫西鄉錯之後。風俗通

澍按戶子有隱者西鄉曹。

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氏族略

澍按左傳成十五年傳云。向爲人爲大司寇。此東鄉爲人即向爲人也。鄭名世辯證引無人字。誤。

子蕩氏。宋桓公生子蕩。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春秋。宋蕩氏無子字。而宋大夫聖耀。楚大夫屈能。皆字子蕩。未知子蕩果係誰後也。

季老氏。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作其子氏焉。

泥氏。宋大夫卑泥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作泥車。廣韻引世本云。宋大夫車泥之後。

右師氏。宋莊公生公子申。世爲右師。因目爲氏。氏族略

澍按一引生作至。又按文七年傳。公子成爲右師。十六年傳。華元爲右師。襄元年傳。使華閱討右官。杜注。閱元子。代元爲右師。昭十六年傳。華亥代合比爲右師。二十二年傳。樂大心爲右師。哀十七年傳。右師魋。十八年傳。皇緩爲右師。無所謂公子申也。疑公子成即公子申。

甫爽氏。宋大夫甫爽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宋有大夫甫爽文叔。

韓獻氏。宋司徒華定爲韓獻氏。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定下有後字。路史注引韓獻氏三字。

公朱氏。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宋襄事懷王。封武信君爲氏。路史注

澍按姓氏辯證引世本云。公朱。宋公子朱之後。又按宋義事懷王云云。是宋襄注文闕入。又按楚有公子朱爲息公。穆王二年。子朱圍江。事見左傳。公朱氏宜即其後。此云出宋公子朱。宋審淮南子云。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巵覆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當即公子朱也。

師延氏。宋有樂人師延。世掌樂職。後有宋大夫師延宜。廣韻

子革氏。宋司城子革之後。又云。平子支孫。亦爲子革氏。元和姓纂 氏族略

澍按鄭名世云。二說皆誤。宋無子革。唯樂喜。字子罕。爲宋司城。宜出自姬姓。鄭穆公子子然生丹。字子革。弈楚。爲右尹。後人以爲子革氏。又按宋樂喜。字子罕。爲司城。其後以司城爲氏。非子革氏也。

老成氏。宋有大夫老成方。廣韻

澍按列仙傳。老成子從尹文先生學幻者。在齊定公時。氏族略云。老成子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甄鸞注徐岳數術記云。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

墨夷氏。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後有墨夷皋。氏族略

澍按文十八年傳。文公弒昭公而自立。昭公子將奔公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不知即墨夷須否。

仲行氏。宋大夫有仲行氏。晉大夫仲行寅。姓氏辯證

澍按姓纂氏族略引云。宋有仲行寅。晉有仲行氏。與此皆誤。蓋仲行即中行。中行寅。中行吳之子。宋無其人也。宋有仲氏。公孫師之子仲江。江之孫幾。幾字佗。佗爲卿。事景公。

子郢氏。衛公族昭子郢之後。元和姓纂

澍按子郢。衛靈子郢也。郢字子南。昭一作時。誤。

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漢書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承氏。衛大夫承成之後。辯證引云。衛大夫之後。有脫字。

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郢之子孫爲衛司寇。以官爲氏。司寇亥即其裔也。氏族略

澍按禮記。司寇惠子之喪。鄭注。惠子。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蒯也。生虎者。據禮記疏。則司寇氏宜爲司寇惠子之後。

卷子氏。衛文公後卷子。子州氏焉。姓氏辯證

將軍氏。衛靈公子昭生子郢。郢生文子才芳。爲將軍明。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衛靈公子郢生文子彌牟，爲將軍氏，禮記將軍文子是也。夾漈作才芳，誤。且世譜子郢者，靈公之子，不聞有子昭也。

羌瓠氏，衛公族羌之孫，瓠爲羌瓠氏。姓氏辯證。

羌師氏，衛公族有羌師氏。姓氏辯證。

彌梁氏，衛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彌梁，因氏焉。秦有左庶子長水校尉彌梁泉。氏族略。

賈孫氏，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廣韻。

常氏，衛雕叔孫封於常，後有常氏恒氏。路史。

澍按老聃師常從，楚有恒思公。

史旃氏，衛有史旃朱駒。廣韻。姓氏急就章。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史鰍氏，衛史鰍之後，與孫愼引異。鰍與旃字通。

子孔氏，鄭穆公生公子喜字子孔之後。姓氏辯證。

澍按春秋有二子孔，司徒孔生公孫洩，洩生孔張，字子孔，生子良，又按碧宣作嘉，魯孔父亦名嘉也。鄭穆公子嘉，子良弄楚。

子罕氏，鄭穆公子喜字子罕，生子展舍之，舍之生子皮虎。姓氏辯證。

澍按或作子軒氏，春秋罕氏無子字，虎字子皮，又爲子皮氏，虎生嬰齊及魋，嬰齊生達公孫鉏，常爲馬師，遂爲馬師氏。

子游氏，鄭穆公生子偃字子游之後。姓氏辯證。

澍按春秋鄭游氏無子字，游生公孫蠆，蠆生游販，販生良及吉，游販奪人妻，其夫殺販，於是廢游良而立吉，吉生速，吉之從祖曰游楚，楚亦穆公孫，與公孫黑爭妻，公孫僑放楚於吳。馮，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氏族略。

去疾氏，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所以別族。氏族略。

澍按杜預左傳注，去疾，穆公庶子，此七穆之始，又按公子去疾，亦曰弃疾，字子良，後遂爲良氏，靈公元年，公子歸生弒靈公，國人立去疾，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去疾子楓，字子耳，爲司空。

子國氏，鄭穆公生子國發，發生子產僑，簡成子，僑生子思參，參生子王珍，生子樂卑，顯莊子，爲子國氏。氏族略，姓氏辯證。

澍按春秋武子珍子產家止謂之國氏，又按發字子國，僑字子產，又字子美，參字子思，參證曰桓，簡成子，疑子產證也，然不見左傳。

子然氏，鄭穆公子子然之後。姓氏辯證。

澍按七穆然氏無子字，又按公子然，宋子所生，然氏之先也，昏人執成公我，立大子髡頑，成公四年，昏伐我而歸公以求成，公子然及晉盟于脩澤，子然子曰丹，然明蓋子然之後。

封父氏，鄭大夫封父彌眞之後。路史。

封人氏，鄭封人之後，因氏焉。路史。

澍按封人與封父，疑即一姓，因字形近而誤。

子師氏，鄭有子師僕。廣韻。

澍按左襄公十年傳，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於是子駟當國，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旃。

恆氏，所叔孫封楚有恆思公，後有恆氏。國名記。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恆氏，楚大夫恆思公之後，一引有有常氏三字，唐一作康，封楚作封恆。

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融。氏族略。

處父氏，楚大夫處父之後。氏族略。

藍子氏，出自藍子觀起之後，楚大夫有藍子班。氏族略。

季融氏，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氏族略。

澍按杜注左傳，以射師爲鬬廉，服虔則謂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子愼說誤。

子午氏，楚公子午之後，齊大夫子午明。元和姓纂。

澍按公子午，字子庚，莊王之子也，初爲共王司馬，共公三十年，秦風歸於我，午聘於秦，爲夫人寧，康王時代公子貞爲令尹，與鬻子馮公子格侵鄭。

子季氏，楚公族子季氏。姓氏辯證。

涉其氏，楚有大夫涉其氏，春秋涉其擊是也。姓氏辯證。

澍按廣韻引世本云，楚大夫涉其帑，又按左定五年傳云，吳入楚，楚昭王奔隨，將涉於成，藍尹亹涉其擊，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云云，是藍尹亹自以舟送其妻子濟水，非有人姓涉其名擊者也，世本殆誤，或仲子等增益，非原文。

伍參氏，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爲氏。國語，楚昭王時有伍參蹇。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伍參氏，伍參之後，楚昭王時有伍參蹇，又按杜注，伍參，伍舉之祖父，蹇，伍舉子，伍員之父，舉爲參之子，〻。

鬬彊氏，芈姓，若敖生鬬彊，因氏焉。氏族略。

澍按鄭名世云。卽左傳所謂鬬女彊也。又按左傳有鬬禦彊。無鬬女彊。

鬬班氏。芈姓。鬬彊生班。因氏焉。氏族略。

澍按姓氏辯證引世本云。鬬彊生班。因氏焉。又按莊十三年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杜注。射師。鬬廉也。服虔曰。射師。若敖子鬬班也。正義云。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杜譜以射師。若敖子。鬬班。若敖孫。

屯氏。楚平王孫有田公屯成。荀子注。

澍按急就章注引世本云。楚平王孫有田成屯氏。與楊倞引異。疑有譌文。

子芒氏。陳僖公子子芒後。路史注。

澍按路史注又引世本云。陳僖子子芒之後。氏族略引陳作齊。云齊僖公生盈字子芒之後。芒或作竺。

子尙氏。陳僖公生廩丘子尙意茲。因氏焉。國語。鄭大夫子尙伯父。氏族略。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子尙氏。僖子生廩丘子尙爲氏。又按鄭樵既引子尙氏。齊僖公生廩丘子尙意茲。因氏焉。復引陳僖子生廩丘子尙意茲疑誤。

子穆氏。陳僖子生子穆安。因爲子穆氏。姓氏辯證。路史注。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陳僖子子穆安後。

少西氏。少西子穆。僖子子穆安後。路史注。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陳公子夏之後。別爲少西氏。又按徵舒祖子夏。名少西。是爲少西氏。

鬬門氏。陳有鬬門氏。廣韻。

響子氏。陳桓公生昭子來將孫皇爲響子氏。姓氏辯證。

澍按鄭元亞引作威公。避宋諱。今改正。

子石氏。陳桓子生子石。難自別。爲子石氏。路史注。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子石氏。桓公生子石。後爲氏。氏族略引云。陳桓子生哲字子占之後。

子沮氏。陳烈子生子沮。與後爲子沮氏。姓氏辯證。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子沮氏。陳烈子之後。氏族略引云。陳桓公生子輿。爲子沮氏。

子獻氏。陳桓公孫子獻之後。氏族略。

澍按桓公一作桓子。

子占氏。陳桓子生哲字子占之後。氏族略。

澍按鄭名世曰。占出嬀姓。陳公子完裔孫陳無宇之子哲。字子占。後人以字爲氏。又按辯證引世本云。陳威子占書。書生子良堅。子以王父字爲氏。

仲行氏。秦三良仲行之後。氏族略。

公金氏。秦公子金之後有公金氏。姓氏辯證。沈韋注。史記索隱。

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世子孫也。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蜀世每世相承爲黃帝後。又按褚先生史記云。蜀王。黃帝後世也。司馬貞云。黃帝二十五子。分封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姓出唐杜氏。蓋陸終氏之亂。亦黃帝之後也。又按昭十三年傳。楚共三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與世本所云黃帝後者合。陸德明曰。黃帝姬姓。

巴氏。巴子國。子孫以國爲氏。氏族略。宋注。其地巴郡江州縣。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率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目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苦風來取宿。旦卽化爲蟲。與諸蟲羣飛。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乎君於夷城。四姓皆臣之。後漢書注。

澍按此段見漢書南蠻傳。李賢注云。目上見世本。是范氏據世本爲言也。今補之。姓氏辯證亦引作世本。又按武落鍾離山。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一云卽夷陵巴山也。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

廩君名務相。姓巴。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事神。目十爲船。雕文畫之而浮於水中。約船浮者當立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立目爲君長。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

澍按氏族略以廩君爲己姓。蓋字之誤。晉書載記瞫氏作閻氏。瞫卽嗛也。故廣韻云。嗛姓出武落鍾離山。黑穴中。事見蜀錄。後漢書作暐。晉書。一作媿。相氏一作栢氏。課。又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巴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巴氏生黑穴。樊瞫相鄭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而居夸城。爲廩君。世尙秦女。與此略殊。

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落中一作鍾。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赤色。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廩君出於赤色。餘姓出黑穴。廩君曰務相。姓巴氏。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五姓俱出。未有君長。皆事神。廩君五姓皆登呼雞。以劍刺之。劍不能著。獨廩君劍著而縣於穴尾。因立爲君。太平寰宇記。

澍按南蠻傳注引首句。巫誕作巫誕。

廩君乘土船至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鹽神爲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爲之晦。廩君不如東

西所向，七日七夜，以青縷遍鑒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爾俱生，弗宜將去。鑒神受縷而嬰之，應青縷所射。鑒神死，天則大開。（後漢書注，太平御覽。）

澍按一引云鑒神受縷而纓之，麋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鑒神，鑒神死，天乃大開。

讙氏。

澍按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梁四公子，一人姓讙名杰，讙音万，杰音傑。天齊人。昭明太子云，讙出世本。字亦作鵋，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年。今據補。

西乞氏。（虞訓）

澍按左傳三十二年疏云，西乞或字或氏，不可明，非也。如世本言，是姓。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注作西乙，因形近而訛。如戰國楚策江乙，韓子內儲作江乞也。史秦紀以術為蹇叔子，唐世系表以西乞為孟明子，均謬。

公文氏。（路史）

澍按王符氏姓志云，衛公族有公文氏。又按左哀十四年傳，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注，即公文要，莊子，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司馬彪注，公文軒，姓公文名軒，宋人也。

世本卷第四

帝繫篇。

澍按孔穎達尚書正義云，按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並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原由世本經于秦，為儒者所亂。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詩生民疏云，大戴禮帝繫篇云云，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毛亨作詩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又云，大戴禮出於世本，是指帝繫篇言也。一切經音義云，世本有帝繫篇，謂子孫相繼續也。唐志云，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所云帝譜，即帝繫譜也。

三皇譜。

太昊伏羲氏。（路史）

澍按史記正義，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

伏羲氏入定時生。（路史注引帝繫譜。）

澍按孝經河圖云，伏羲在亥，得入定之應，張說大衍文符厤序云，謹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戚紀之辰，是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又按太平御覽，路史注，帝繫譜，即世本帝繫篇也，故隨書藝文志有宋均帝譜世本七卷，今故列入。

伏羲樂曰扶來。（路史注引帝繫譜。）

澍按扶來，一作扶犁，亦即風來也，古來黎同音。

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既成，天下無不得理。（太平御覽，路史注引帝繫譜。）

祝融氏。（路史）

澍按羅泌云，白虎通義，以祝融為三皇，宋衷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宋均亦以祝融為皇，今據補。

竫盧氏。（路史）

澍按羅泌云，世本竫盧在伏羲後，又按帝王世紀，竫盧後為混沌，昊英，有巢，朱襄，應劭風俗通，因班固之序，謂為太昊之世侯者非矣。

炎帝神農氏。（左傳昭公十七年疏。宋仲子曰，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

澍按孝經鉤命決注，神農名軌，春秋命厤序云，名石年，元命包云，母安登，少典妃。

神農樂曰扶持。（路史引帝繫譜。）

澍按通典云，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孝經鉤命決云，神農之樂曰下謀，太平御覽，戒樂書引禮記云，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名功也，或云神農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蓋，是曰下謀也。

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左傳昭公十七年疏。山海經注。）

澍按此與大戴帝繫世次相合，漢律厤志及帝系三統厤，皆以鯀為高陽五世孫，此云顓頊生鯀，失其次矣。又按西陵氏姓方雷，故晉語云，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嫘通作雷，大戴禮史記作嫘祖，漢書人表作桑雷，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海內經亦云韓流生顓頊，與世本反。

一引黃帝下有有熊氏三字。

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僖極，僖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尚書堯典疏。宋衷云，玄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立者。）

澍按司馬貞云，宋衷云，玄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立者，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玄囂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為青陽，當是誤也。

黃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昌意之子乾荒，亦娶蜀山氏。（路史）

五帝譜。

顓頊母獨山氏之子，青陽即少昊。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左昭十七年疏。宋仲子曰：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皞身號，金天氏代號也。史記注。）

謝按左昭元年疏引云：帝少皞金天氏。左疏又引世本云：顓頊，黃帝之臣，有爲。顓頊紹少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故亦曰金天氏。

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歿，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鳥紀官。（通鑑綱目前編。宋注云：少昊名摯。路史。）

謝按周書嘗麥篇云：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張衡集引此書，以爲清即青陽也。然考皇甫謐亦以青陽即少昊，史記謂青陽即玄囂，降居江水，不在帝位，與宋仲子注大舛。

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玉篇。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之號也。索隱。）

謝按玉篇引世本，下又云：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言能專正天之道也。此三句亦當是宋注。

顓頊母獨山氏之子，名昌僕。（海內經注。）

謝按獨山氏，即獨山氏也。昌僕，帝王世紀作景僕，名女樞，是爲阿女，所謂淖子也。感瑤光於幽防而生顓頊，見含神霧。

顓頊娶於勝濱氏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太平御覽。宋衷注：勝濱，國名。）

謝按山海經注，左昭公十七年疏引世本云：顓頊娶於滕瑣氏，謂之女祿，產老童。又按大戴記作勝奔，一作滕隍，埤蒼云：嫌，顓帝妻名也。譙周云：老童即卷章。

顓頊生偁，偁生卷章，卷章生黎。（左昭二十九年疏。）

謝按山海經云：顓頊生伯服，吳任臣引世本云：顓頊生偁，偁字伯服，譙周云：老童即卷章，然則老童非顓頊生矣，世本之言不應錯互，當是注文羼入。

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耀魄，產重及黎。（左昭十七年疏。山海經注。）

謝按史記楚世家注，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淮南子注：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一名黎，爲高辛火正，號祝融。潛夫論姓氏志：黎，顓頊氏裔子，吳回王符高誘並以黎即吳回。考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傳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孫。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也。史記楚世家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是以重黎爲一人，吳回爲一人，世本分重黎爲二人，微不同耳。孔安國曰：重即羲，黎即和，是重黎原二人也。此與左疏不同。又山海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即重黎也。根水，史作即水，又作竭水，耀魄，大戴記山海經引世本作驕蹻，人表作驕極。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生陸終。（後漢書史記注。太平御覽。）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而不育，剖其左脅，獲三人焉，剖其右脅，獲三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鏗，是爲彭祖；其四曰求言，是爲鄶人；其五曰晏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產付禳氏，付禳氏產熊穴，九世至於渠憐，憐出自熊渠有三人，其孟之名爲康，爲句祖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就章王。昆吾者衛是也，參胡者韓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鄶人者鄭是也，曹姓者邾是也，季連者楚是也。（宋衷。宋注：女嬇，鬼方國君之妹。路史。鬼方國名，已姓所出。參胡，國名，斯姓。無後。史注。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莊子釋文。求言，名也。妘一作姬。姓所出，鄶國也。史記注。鄶人即檜之祖也。詩正義。晏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季連，名也，芈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詩正義。）

謝按水經注引世本云：鄶人者，鄭是也。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虢鄶，公之民，逃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邑焉，亦係宋注。又按水經注引剖作啓，下剖字作破，獲三人焉作三人出焉，求言作萊言，是爲鄶人作是謂之鄶，鄶作隨，籛下無鏗字，他本引鄶上有云字，庸作康，庸上有無字，祝作戚，是作氏，世本此段文與大戴禮同，今據補。御覽引不全。

帝嚳高辛氏。（史記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嚳其名也。）

謝按帝王世紀：高嚳名夋，一作俊。生而自言其名也。十道志：亳邑有高辛城，張晏曰：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興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高辛爲地名，如仲子說，然仲子以嚳爲名，則失之。

帝嚳年十五歲，佐顓頊，有功，封爲諸侯，邑於高辛。（路史引帝繫譜。）

謝按帝王世紀：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爲逡，齒齒有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是士安依世本爲說。

嚳，黃帝之曾孫。（路史。太平御覽。）

謝按漢志：帝嚳，青陽玄囂之子，史記則云高辛父曰蟜極。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生民詩正義。太平御覽。通鑑文類聚。）

謝按生民疏云：大戴禮帝繫篇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云。家語世本，北文亦然。毛亨作詩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路史引元作上。太平御覽引簡狄下而字作是產二字。藝文類聚引鋒作鄧，鄧上有帝字。郭璞注山海經，姜嫄，帝嚳二妃，誤矣。

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爲陶唐氏，即位七十載。

謝按前漢律厤志引唐帝系，係世本文，今據補。

帝嚳生堯。書舜典疏。

謝桉孔疏云。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

帝堯爲陶唐氏。書五子之歌疏。

堯取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太平御覽。宋衷曰。女皇是生丹朱。

謝桉散宜氏。路史作富宜氏。

女皇生丹朱。路史

謝桉太平御覽引尚書逸篇云。丹朱不肖。舜使居房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朱。羅泌云。堯使居之丹也。說文引虞書作丹絲。

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舜。及產象傲。太平御覽。三代世表。宋衷注云。一云窮蟬。誤也。

謝桉史記索隱云。窮蟬。世本作窮係。今太平御覽引作係蟬者誤。又桉窮係。舜之高祖。舜爲黃帝八世孫也。大戴禮文與此同。而世表云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索隱云。世表依世本。不知何以差互如是。又桉舜母握登。象爲東澤氏女曰壬女所生。與顓頊同產。

顓頊生窮蟬。六世生舜。處虞之汭。納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卽位五十載。

謝桉律厤志引帝系。與大戴記帝繫篇不同。是世本文也。今據補。

舜妃娥盲女罄。索隱

謝桉孔疏云。桉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世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路史餘論呂梁碑中敍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云云。質之于傳。惟無句望。不著出自黃帝。諒得其正。又桉盲與皇。聲相近。汲冢古文舜后育於渭。又係盲字之訛。地理志。陳倉有舜妻育冢祠。后育卽娥皇也。罄卽女英。人表亦作罄。一引作瑩。非。大戴禮帝繫篇。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一作少匽。尸子云。妻之以媯。媯之以娥。此二妃皆堯女。尸傳以媯娥分爲二。不數女英。誤矣。鄭注禮記云。舜有三妃。其一卽登比也。或謂娥卽女英。則世本有娥盲。又有女罄。不其複乎。司馬貞曰。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是矣。

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文選景福殿賦注。北堂書鈔。

謝桉御覽引世本云。獻白環玉玦。藝文類聚引佩亦作玦。又桉伏勝尚書大傳云。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玉琯瑞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舜時復來獻。

謝桉毛奇齡云。如世本言。審之言舜咨四岳。僉曰伯夷。爲難通矣。蓋四岳姜姓。伯夷亦姜姓。故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則伯夷與四岳。祇同姓耳。然海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岳。周語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山經言伯夷父生四岳。蓋其父本爲四岳。至其子篡僭稱勳。故復爲西岳也。毛氏說無據。

夏譜。

顓頊六世而生禹。虞帝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漢書律厤志。

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玉篇

謝桉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運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漢書律厤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夫鯀既仕堯。與舜世系殊縣。舜卽顓頊六代孫。則鯀非顓頊之子。碻然無疑。世本之言蓋誤。海內經言黃帝子駱明生鯀。路史言高陽子駱明生鯀。不可依證。郭注海內經。引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初學記引歸藏云。大副之吳刀。是用出啓。啓字誤。當作禹。

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尚書正義。史記索隱。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國。史記正義。

謝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鯀娶莘氏女志。是生高密。禹也。又桉帝王世紀云。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本西夷人也。女志。吳越春秋作女嬉。開山圖作女秋。一作女狄。

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胷拆生禹。路史

謝桉女志。卽修己也。鉤命決潛夫論作脩紀。山海大荒南經有鯀妻士敬。當別一人。春秋繁露云。禹生發於背。契生發於胷。論衡亦以禹爲閎母背而出。世本乃以爲坼胷。當是誤文。

禹納塗山氏女。曰嫽。是爲攸女。路史注

謝桉索隱引世本云。禹娶塗山氏女。名女嫽。生啓。又桉運山易云。禹娶塗山氏之子。名曰攸女。生余。大戴禮作女嬌。吳越春秋作女憍。人表作女趫。又桉天問注云。禹以辛酉日娶於台桑之地。吳越春秋云。十月而生啓。淮南子言塗山氏化爲石。石破北方而生啓。殆不足據。

啓。禹子。尚書益稷疏。

謝桉紀年。啓名會。運山易名余。年代厤名建。

少康崩。子帝杼立。史記索隱。

謝桉史記作帝子。少康子也。又桉夏本紀。杼作予。史索隱作宁。索隱引世本又作佇。墨子作仔。初學記引世本作㑹。竹書作伯予杼。路史後紀作伯杼。世紀作后予。路史云。名桧蔓。長頸鳥喙。竹書云。卽位居原。自原徙老丘。左傳云。杼滅綿於戈過。國語云。杼能率禹者也。

帝杼崩，子帝芬立。史記索隱。

澍按帝芬，史記作帝槐，羅泌引世本云，帝魁名芬，帝槐即帝芬，世本作帝魁也。索隱云，世本作帝芬，則羅氏所云世本作帝魁者係誤引。竹書注云芬發，通鑑外紀云祖武，亦曰魁。

帝泄崩，子帝降立。史記索隱。

澍按泄，帝芒之子，路史云，是爲世宗，帝王世紀作世，帝降，史記作帝不降。

帝不降一曰北城。路史

澍按年代厤作江武，外紀作江成，路史作北成，非也。又按索隱云，世本作帝降，不降之子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竹書云，在位十九年，遂位於弟扃，至扃十年，陟，沈約注，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帝皋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史記索隱。宋衷云，帝皋葬在崤南陵。

澍按帝皋，孔甲子也，史記帝王世紀皆以爲發生桀也。

商譜。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糧圉，糧圉生根國，根國生冥。禮記祭法疏，史記注，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云，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冥爲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宋衷

澍按司馬貞云，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也。糧圉，史記作曹圉，曹圉卒，子冥立，無根國一代，班固人表云，根圉，昌若子，今兩代爲一，韋昭注魯語，本沿其誤，曹，祭法疏引作遭，史記索隱引作糧圉，疑有誤。

冥生核。史記索隱。

澍按冥，根國子，人表作根圉子，誤，宋庠國語補音，冥又作溟，竹書紀年云，商侯冥，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史記，冥子振，振子微，又按一引云，冥卒，子振立，核，人表作垓，師古云，音該，當即山海大荒經之王亥，竹書紀年之殷侯子亥也，子蓋其姓，核子微，亦曰上甲，以甲日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自微始，見殷本紀索隱。

湯名天乙。書傳文。

澍按索隱云，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孔疏云，湯名天乙者，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名。

太甲，太丁子。伊訓疏。

澍按殷本紀世表，太甲，湯適長孫也，稱太宗，竹書紀年云名至，又按書無逸，祖甲即帝甲，史記竹書可

據，而傳疏引世紀外紀，以祖甲爲太甲，非也，宜從馬鄭說，王肅說誤。

外丙三年崩，仲壬四年崩。尚書疏。

澍按殷本紀正義曰，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仲壬，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外丙，人表云太丁弟，竹書云名勝，仲壬，人表云外丙弟，竹書云名庸。

太甲崩，子沃丁立。書序疏。

小甲，太庚子。路史

澍按索隱云，殷本紀及世本皆云，小甲，大庚子，三代世表云，太庚弟，庚或作康，太庚，沃丁弟也，見殷本紀，亦曰小庚名辨，見竹書紀年。

仲丁，大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書咸有一德疏。

澍按竹書紀年，仲丁名莊，書序云，仲丁遷於囂，殷本紀言仲丁是太戊之子，人表以爲弟，誤也，又按竹書紀年，祖乙名滕，自相遷耿，復自耿遷庇，人表亦誤以爲河亶甲弟，又按殷本紀，太戊，雍己弟，詩烈祖箋，湯之玄孫也，釋文引馬融云，太甲子，誤，竹書紀年云，名密，商頌序云，號中宗，竹書作太宗，非。

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書序疏，尚書命上疏。

澍按殷本紀，盤庚，陽甲弟，竹書紀年云，名旬，自奄遷殷亳，呂氏春秋云，殷之中興主也，周語注以爲祖乙子，誤，武丁，商頌所謂殷武也，竹書紀年云，名昭，喪服四制云，殷之賢王，呂氏春秋云，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

帝甲生祖辛。史記索隱。

澍案祖乙生祖辛，此云帝甲生祖辛，非也，世表作腹辛，人表世紀並作馮辛，竹書紀年云，馮辛名先。

祖辛崩，弟開甲立。史記索隱。

澍按祖辛，祖乙子，竹書紀年云，名旦，開甲，世表作沃甲，祖辛弟也，書疏以開甲爲祖辛子，疑非是，竹書紀年云，開甲名踰。

周譜。

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隃，爲昭，毀隃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祖紺，爲昭，祖紺生太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書酒誥疏。

澍按鞠子，湯治天下，得慶誥伊尹，慶節正當湯時，疑即一人，世表差弗作弗差，毛本周紀作差弗，誤也，人表作差弗，師古云，差音楚宜反，毀隃隃，釋文音投，人表作爲隃隃，世表作渝，史集解索隱引世本作榆，國語補音作愉，高圉，辟方子，此云公非生高圉，上脫辟方一代，竹書紀年作郝侯高圉，世族譜作高

閎僕誤。

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祖紺。諸盩。亶父。史記索隱。宋忠云。高圉。能帥穆者也。周人報之。

謝校不審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僞榆。僞榆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立。生叔組紺。是爲祖類。祖類生諸盩。是爲太公。生亶父。是爲古公泰王。又按中庸疏引世本云。亞圉雲都生太公組紺諸盩。班固人表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侯牟。亞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雲都。亞圉字。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廣韻引世本云。太公叔類。當係字誤。羅泌云。祖類卽公叔組紺。世裘之叔類。人表曰公祖。是爲祖盩。合曰公叔祖類祖紺也。詩小戎圖。以公叔祖類諸盩爲三人。謬矣。侯牟。漢書作夷埃。周紀索隱引世本作侯倅。路史引世本云。侯牟生亞圉。誤。

成王生康王釗。康王生昭王瑕。昭王生穆王滿。穆王生恭王伊扈。恭王生懿王堅。及孝王。懿王崩。弟孝王方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夷王生厲王胡。疏。民勞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於西虢也。索隱

謝校郊特牲疏引世本云。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是夷王爲懿王之子也。與詩疏引世本不同。史記。成王名誦。竹書作庸。懿王名堅。本紀作囏。人表以爲穆王子。誤。孝王方。人表作辟方。師古云。辟音壁。人表以爲恭王弟。亦非。索隱引世本云。穆王崩。子共王伊扈立。史記作共王。緊扈。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亦作伊扈。文選注引古文周書云。周穆王姜后妻寢而孕。越姬變。竊而育之。弊以玄鳥二七。塗以嬰血。寘諸姜后。遂以告王。王恐。發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屋。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閒左史氏。史灼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寧。册而藏之。厥憶將振工興。令尹册而藏之于廟。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生怒寧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則是緊扈亦如鄭莊公寤生。姜后不登而爲越姬所竊也。又按禮疏引世本云。史本紀竹書世族譜皆言夷王名燮。古今人表作夷王燮。當是字誤。又按寰宇記。夷王墓在彭州九隴縣。寰宇志又云在蒙陽縣西北二十里。不審何緣雜爲也。

平王生桓王林。桓王林生莊王佗。莊王生僖王胡。僖王生惠王涼。惠王生襄王鄭。襄王生頃王壬。頃王生匡王班。及定王瑜。定王生簡王夷。簡王生靈王泄心。靈王生景王貴。景王生悼王猛。及敬王匄。昭公二十六年疏。

謝校一引僖王胡下有齊字。索隱引世本作惠王名涼。史記作名閒。瑜。周語注作揄。宋序補音云。本作渝。或作褕。匄。韋昭國語注作丐。賈逵韋昭國語注杜預左注世族譜皆言敬王是悼王母弟。與世本合。班固人表謂爲悼王兄。非也。

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左哀十九年疏。

謝校貞。史記作定。國語亦作定。韋昭注。定當爲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帝王世紀作貞定王。然世本及韋注皆以定王爲敬王子。元王爲定王子也。而宋衷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文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衷不能定也。史記。元王爲定王父。定王卽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舛。宋仲子注。見哀二十年疏。徐廣以史記之元王仁爲貞王介。以定王介爲元王赤。

威烈王。史記注。宋衷云。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

謝校史記注引宋注。今據注補正文。

周君王赧。史記注。宋忠曰。卒謚爲西周武公。

謝校索隱云。宋說非也。徐廣以西周武公是惠王之長子。此周君卽西周武公也。蓋武公與王赧並卒。故連言之。宋說非也。又按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則武公爲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乎。皇甫謐云。赧王名誕。赧非謚。謚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又按人表名延。竹書紀年謚。沈約謂赧。聲相近。師古以赧爲謚。又以爲名。非也。史記索隱云。尙書中侯以赧王爲然王。鄭玄嘗然爲延。王深寧云。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王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

世本卷第五

王侯大夫譜。

謝按隨書經籍志云。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書釋文引王侯世本。

魯譜。

魯公伯禽卒。子考公就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弗殺幽公而自立。是爲微公。微公卒。子厲公翟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愼公摯立。愼公卒。弟武公敖立。史記索隱。

謝按考公就。史記作考公酋。鄒誕作遒。幽公宰。史記作幽公圉。史記作魏公。微公。左傳釋文引世本。又作徽公。與索隱引不同。當係字誤。微公弗。索隱又引作弗忌。史記作魏公遺。霍。史記作擢。愼公摯。史記作愼公濞。世表作眞公濞。鄒誕本作噴。左傳釋文引世本。愼公作順公。又按魯世家。自伯禽至武公。凡九君。祇五世。其名證見世本者凡七君。而禮明堂位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微公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父敖。不數考公幽公厲公眞公者。孔穎達蓋以證明鄭注武公爲伯禽元孫耳。非脫誤也。今依史記索隱補次之。

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息姑。史記索隱。

謝按史記世家作弗湟。年表作弗生。息姑。史記無姑字。又按孝公名稱。懿公獻之子。隱公爲惠公長庶子也。

桓公名軌。史記索隱。

謝按軌。史記作名允。

閔公啓方。左閔元年疏。

謝按閔。侯表作湣。律厤志作愍。索隱引世本無方字。啓。史記作開。避諱。脫方字。

昭公名稱。史記索隱。

謝按稱。史記作禑。徐廣云。一作裾。音紹也。

哀公將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檀弓上疏。

謝按將。史記作將。世表云。悼公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史記。穆公名顯。索隱引世本云。魯元公子不衍爲穆公。

景公生平公子旅。史記索隱。

謝按一引云。景公子旅爲平公旅。史記世家作叔。

平公生湣公子賈。史記索隱。

謝按御覽引云。平公子賈爲湣公。湣。史記作文。

魯孝公生倬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禮檀疏。莊二十八年疏。

謝按倬伯。卽公子彊。字子臧。其孫始以臧爲氏。左傳於倬伯上已加臧字。蓋追言之。又按陸淳纂例。以臧孫辰爲哀伯子。蓋未考此書。

辰生宣叔。叔生賈。賈生會。禮記正義。

謝按宣叔。臧孫許也。爲司寇。子紇。宣叔取於鑄。生臧賈。臧爲鑄女死。繼室以其姪秦姜之姨子。生紇。紇出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臧會。昭伯從弟。竊取寶龜句僂以卜。會子曰賓如。哀公八年。如齊涖盟。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史記索隱。

謝按昭二十五年傳。會。臧昭伯之從弟也。賈逵左傳解詁云。昭伯名賜。李鍇尙史不知昭伯之名。由未見賈景伯注。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檀弓上疏。

謝按叔牙。慶父同母弟。茲卽公孫茲。爲叔孫氏。得臣獲長狄僑如以名其子。豹。僑如弟。婼。豹庶子。又按州仇之子舒。爲叔孫文子。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彭生皮。爲叔仲氏。檀弓下疏。

澍按惠伯父公孫茲。茲叔牙。與惠叔從兄昆弟。蘇東坡以惠叔爲惠伯。誤。惠叔名難。公孫敖之次子。內史服所謂難也收子者。彭生。左傳亦作彭生。是爲叔仲惠伯。一引脫生字。據世本言。彭生子皮。乃爲叔仲氏也。又按彭生之孫叔孫帶。爲叔仲昭伯。帶子小。是爲叔仲穆子。

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公羊文六年疏。

澍按季友字季子。桓公少子。莊公母弟成季也。是爲季孫氏。范甯穀梁注云。行父。季友生。與世本異。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檀弓上疏。

澍按此引分齊仲無佚爲二人。穀梁疏引云。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與此異。夙卽季孫宿。謚武子。一引云行父生武子夙。又按左杜注云。行父。季孫友子。當云季友孫。

悼子紇生穆伯靖。檀弓下疏。

澍按季孫宿之子二。公彌紇。紇立。嗣季孫氏。卒。子意如嗣。公彌別爲公鉏氏。魯語。公父穆伯之子爲文伯。名歜也。

悼子宿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檀弓下疏。

澍按左疏引云。悼子紇生穆伯靖及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宿與紇。古字通。

桓公生慶父。慶父生穆伯叔。叔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檀弓下疏。

澍按慶父卽共伯。莊公庶兄。穆伯。魯語作孟文子。穀謚曰文。弟難謚曰惠。

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檀弓上疏。

澍按魯語仲孫它。韋注。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又按莊子之叔子仲孫蠋爲孟僖子。亦曰孝伯。非子服氏。惠伯卽子服湫。字孟椒。昭伯名回。景伯名何。困學紀聞云。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葉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獻子乃公孫敖之孫。

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生叔弓。檀弓下疏。

澍按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嬰齊爲公孫。嬰齊。叔老卽子叔。齊子。爲叔肸孫。以叔爲氏。叔弓卽敬子。

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左定公十一年疏。

澍按敬叔是南宮。此云西巷。未知何據。又按左傳。叔弓子二。輒鞅。輒字伯張。哭日食而死。鞅嗣。叔弓曾孫。還。還子詩。據世本。還爲叔弓曾孫。杜注左。以還爲叔詣曾孫。誤矣。

仲孫獲生南宮縚。檀弓上疏。

澍按孟僖子。名獲。孝伯之子。左傳無仲孫獲。疑獲爲貜字之譌文。

敬叔。桓公七世孫。檀弓下疏。

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史記宋世家。

澍按仲孫貜。是爲孟僖子。子仲孫何忌。謚懿子。敬叔卽仲孫說。亦曰南宮敬叔。左傳亦然。而史記不以敬叔爲僖子之子。蓋誤。

惠伯是桓公六世孫。檀弓下疏。

澍按魯有兩惠伯。一是叔仲惠伯。與惠叔爲從祖昆弟。一是子服惠伯。名椒。孟獻子之孫。於惠叔爲從曾孫。又按世系以愈爲惠伯子。世譜則以爲兄。考左傳宣是子。全紹衣曰。叔仲昭伯。乃愈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愈。而後改爲帶也。不知帶本蛇名。淮南子萬畢術所云卽且甘帶是也。愈原爲蛇。則帶之卽愈審矣。

仲遂。莊公之子。東門襄仲。檀弓下疏。

澍按公子遂。是爲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公孫敖之從父昆弟也。遂。史記作逐。都誤。本作秫。遂遂字通。東門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史記宋世家。太平御覽。

澍按襄仲子二。公孫歸父仲嬰齊。歸父字子家。歸父奔齊。魯使其弟嬰齊紹。其後爲仲氏。司馬貞曰。子家駒。魯大夫仲叔氏之族。字懿伯。楊倞曰。子家竊。公子慶父之孫。歸父之後。名竊字駒。按仲孫氏出自桓公。且懿伯爲子家謚。非字也。司馬失之。楊氏謂竊爲歸父之後。則是桓公玄孫。非莊公玄孫。與杜注又異。

施伯。魯惠公孫。史記正義。

澍按公子尾之子施父。施伯。施父之子。事莊公。齊桓公請管仲。伯勸殺仲而以其屍授之。又惠公五世孫有施孝叔。公孫嬰齊嫁其外妹於孝叔。

宋譜。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孔子世家。那正義。

澍按困學紀聞引世本云。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又按潛夫論氏姓志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詩頌疏引世本。脫去世子一代。宋父下脫周字。那父。家語作皐夷。漢書梅福傳。綏和元年。以世本相明對孔子世。是皆據此文也。

孔子後數世皆一子。檀弓上疏。

澍按家語本姓篇云。仲尼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孟子。威王相。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魏相。箕生穿。字子高。穿生斌。字子順。魏文侯相。是孔子數世後皆一子之證也。

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張面。大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顏。斗脣。白顏。均頤。輔喉。耕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胷。圬面。山脣。林背。翼臂。注頭。皐顙。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宋僕。耳後。面如蒙倛。手坐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腰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人謂之長人。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履度字。象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腹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澍按路史記孔子四十九表。堤眉。谷竅。參臂。駢脅。腰大十圍。長尺十有六寸。時人謂之長人。圬頂。反首。張面。云事詳世本。是祖庭記依世本文爲說也。今據補。

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訾守。訾守生小司寇鱗及合左師。左成十五年疏。

澍按春秋大事表引世本。合左師三字作及向戌。又按合左師。卽向戌也。肸一引作胷。廣韻作肝。合非姓。乃所食之邑。

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卽向巢也。檀弓上疏。

澍按巢是巢之弟。故鄭注檀弓云向戌孫。杜氏注左云曾孫。誤。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鄰曦。左文七年疏。

澍按鱗曦。桓公孫。事成公。成公薨。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攻公。曦和公室。昭公乃立。昭公遇弒。事文公。子朱爲少司寇。

莊公生右師戌。戌生司城師。左成十五年疏。

澍按公子成。莊公子也。華元代爲右師。杜預云。成逮事昭公。昭上距莊九十餘年。疑成非莊公子。或成爲莊公末年所生。然至昭公時已八十餘歲矣。陸德明曰。成本作戌。音恤。又按師。公孫師也。莊公孫。文公殺昭公而自立。二年。昭公子將率公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師爲司城。師子仲江。江事平公。江之孫幾。事元公。

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廣韻

澍按風俗通云。宋大夫有墨夷須。墨夷鴻。墨夷皐。樂卽皐字。

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史記正義

澍按杜注。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韋昭國語注。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文七年。樂穆之族殺公孫固。時樂豫爲司馬。救之戰。子魚爲司馬。是大司馬。宋之孤卿也。

樂氏。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僕生與樂豫。左文公七年疏。

澍按文十八年疏引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父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與此微異。又按唐表術作衍。季作夷。碩作傾。豫作呂。樂豫曾爲司馬以讓公子卬。杜預以樂豫爲莊公曾孫。非也。蓋玄孫。且世表以樂呂卽樂豫。李鍇以樂呂爲樂梁。疑非。三國志廣韻並作莒。氏族略云。公子衍曾孫樂莒。

莒孫喜。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釋。釋生夷父頌。頌生東鄰克。克生西鄰士曹。曹生子罕喜。檀弓下疏。

澍按左疏引世本云。須生大司寇呂。而此疏引云頌生東鄰克。頌乃須之譌。蓋須有二子。曰呂曰克。子罕是克之孫。或疑克卽呂。非。唐書世系表。樂呂孫喜。喜生司城子罕。分喜與子罕爲二人。誤。鄭公子喜。字子罕。則樂喜之爲子罕無疑也。史記鄭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因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漢書鄭陽傳注。亦以子冉卽子罕也。又頌石。澤釋。須頌。夷季。皆字轉寫之譌。

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叔之子。左桓二年疏。

澍按左隱八年疏引世本云。戴公孫好父說。而廣韻作考父。

華督生世子家。世子家生華孫御事。華孫御事生華元右師。左文十六年疏。

澍按華御事。華父督之孫。御事爲司寇。事成公。成公十七年薨。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攻公。御事和公室。子元。初事昭公。代公子成爲右師。子二閱臣。

樂懷。戴公六世孫。左成十六年疏。

澍按杜預注左依此文。又按左傳無樂懷。宜作樂舉。

宋公子目夷之後。以目夷爲氏。辨證

澍按潛夫論云。目夷氏。子姓。宋微子後。路史國名記云。徐之滕東有目夷亭。蓋取於地以命名。後以爲氏也。左傳。宋公疾。太子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目夷辭曰不順。史記宋世家。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故杜注云。目夷。襄公庶兄。而說苑立節篇云。目夷是宋桓公後。妻子。太子請曰。使目夷立臣爲相。兄以佐之。目夷辭曰。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乃逃之衛。又以目夷爲庶弟。

世子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成十五年疏。

澍按氏族譜引世本氏姓篇云。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此秀字宜作季。又按鄭卽向鄭。亦卽公孫鄭也。爲穆襄之族殺喜。華喜。共公時爲司徒。

蕩氏。本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成十五年疏。

澍按壽。桓公子公子蕩之子。蕩於桓公時爲司城。昭事文公共公。蕩虺。意諸弟。蕩澤。意諸子。字子山。一名山。事共公。

宋大夫東鄰爲人。廣韻

澍按服虔云。東鄰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蓋卽皇郎。又按東鄰爲人。卽向爲人。爲大司寇。與魚石鱗朱

向帶魚府出奔楚。廣韻引世本爲下脫人字。今補。

宋有大夫考成方。廣韻

謝按宋有老氏，出戴公，後有老成氏，此引作考，疑非是。列子周穆王篇有老成子，廣韻引列子，又作考成，是古老考通也。

宋大夫西鉏吾，西鄉錯。廣韻

謝按襄公九年傳，宋災，子罕爲政，使西鉏吾正府守。又按吾爲太宰，事平公，平公三年，楚納魚石，彭城我思之，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懾，不然，而收吾僧，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釋文吾音魚。又按姓苑，宋有太宰錯，或即西鄉錯也。

師延氏，宋有樂人師延，世宰樂職，後有宋大夫師延宜。廣韻

齊譜

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檀弓上疏 宋衷云，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遐詩以刺之也。索隱

謝按左傳服注，呂伋，成王之駙，殤公。索隱引世本作祭公，古史考作祭公慈心，史記作癸公不臣，史記作不辰，又按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夷王，王烹哀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靜一作靖。哀公同母少弟山怒，胡公，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宋注，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索隱

謝按宋仲子注，補此，又案楚語，沈諸梁曰，昔齊驪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韋昭注，驪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虜馬繻，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其說與世本宋仲子注均違異，又案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臨菑。

武公壽。史記索隱 宋衷云，武公十年，宣王大臣共行政，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宣王卽位。

謝案司馬貞云，武公壽，太公五代孫，獻公子也，子厲公名无忌，厲公子赤，是爲文公。

成公名說。史記索隱

謝案史記，古史考，說並作脫，立九年，子莊公。

莊公名頵。史記索隱

謝案史記，頵作購，是時大戎殺幽王，周東遷，莊公子名祿父，是爲僖公。

靈公名環，莊公名光，哀公名杵臼。史記索隱

謝案靈公爲頃公無野子，在位二十八年，環，公羊作瑗，子莊公，母曰霞聲姬，在位六年，哀公，靈公子，杵殺莊公，立杵臼，而相之，在位五十八年，子悼公名陽生。

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敬公。史記索隱

謝按敬公，史記作平公，司馬貞引譙周古史考，以世本爲誤，又按兩世家，以平公爲簡公弟，人表云簡

子，非也。簡公名壬，陳恆弒之而立，在位二十五年，子積，是爲宣公。

管氏，本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獻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史記索隱

謝按左傳公十二年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孔疏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襄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晉年疏。

謝案襄十一年，魯會吳伐齊，宗樓與閭丘明相屬，桑掩告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夏命其徒歌虞殯，戰敗死之，詩字子石，衛齊豹之亂，靈公如死鳥，會公使詩聘於衛，勝疑公孫捷也。

高氏，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左昭二十年疏

謝按唐世系表，齊太公六世孫文公亦生公子高，孫傒爲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邑於高，謚曰敬仲，世爲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未知何據，止字子容，爲大夫，事景公，又按劉炫左傳述議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風俗通言傒采高堂，與世表說異。

傾子之孫武子偃。左襄公二十九年疏

謝按昭十二年疏引世本云，傾子之孫酈，又按左襄二十九年傳，高敬仲之曾孫酈，昭公十二年傳稱高偃，孔穎達謂世族譜以酈與偃爲一人，蓋酈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但傳以酈爲敬仲曾孫，世本以酈爲敬仲元孫，世本有酈無偃，以此知爲一人，昭十二年杜注曰，高偃，敬仲元孫，據世本也，偃子高張，是爲高昭子。

偉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鬷齒，芒子禦惠子得。左襄二十四年疏，史記索隱

謝按索隱引世本云，陳偉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倘，鬷茲子芒，禦惠子得，凡七人，與此微異，杜注，夷上無其字，鬷作宣，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然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杜氏誤也。

昭子將來，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太平御覽

陳完卒，謚敬仲，子夷孟思，夷孟思之子，曰閭孟克，閭孟克之子，曰陳須無。史記索隱

謝案閭，一引作陶，誤，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索隱云，穉是名，孟夷字也，又按完，陳厲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宣公，太子御說完奔齊，須無，完曾孫文子也，子無宇。

陳桓子無宇產子禦寇，寇產子獻，獻產御鞅。史記索隱

謝案左傳無字子三，開乞書，開字子張，是爲陳武子。炊鼻之戰，冉豎射開中手失弓而爲者，當卽晏子所謂田開疆也。書字子占，是謂孫書，事景公。司馬貞云，缺爲僕御之臣，故曰御缺，田氏之黨。

成子當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檀弓下疏。）

謝案當疑作常，卽陳桓子乞之子也。魏豎曰，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索隱引世本云，襄子名班，莊子名伯。又按史記，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立爲諸侯。司馬貞云，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世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歲，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卽有十二代也。

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也。（史記索隱。）

謝案威王名因，桓公之子也，桓公名午，太公和之子，此田氏之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在位十九年。

潛王名淖。（史記索隱。）

謝校史記，潛王名地，宣王子，在位四十年，子法章立爲襄王，在位十九年，子建卽位，四十四年，聽后勝計，降秦，滅之爲郡。

田氏，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穀父。（史記索隱，檀弓下疏。）

謝校國語，穀父，齊上卿國莊子也，武生子佐，佐生勝及弱，靈公時，佐殺慶克以殺叛，公殺佐及勝，弱奔魯，既而反，弱嗣國氏，是爲景子，佐孫惠子夏，陳乞殺公子荼，夏奔魯，後有國氏，悼公時，魯殺之，齊生觀，平公時，晉趙鞅圍衛，觀及陳瓘救衛，若懿伯貞孟，亦國氏族也，成伯高父，卽檀弓所謂成子高。

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齊王曰，矢石未了，何務死，對曰，臣聞王書用於閭，車轂鳴，車右請死，王曰，此工師之過，子何事焉，車右曰，王不見工師之爲乘而見車鳴，車右遂刎頸而死，越軍聞之遂退。（北堂書鈔。）

謝校此不類世本本文，說苑有之。

衛譜。

衛康伯名髡。（史記索隱。）

宋衷曰，康伯，卽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左傳所謂王孫牟父也。

謝校司馬貞云，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杜預世族譜作髡，云髡牟聲相近，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父子不宜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又校馬融王逆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衛侯，其子始以康爲謚，索隱之說，未盡然也。

康伯生考伯，考伯生嗣伯，嗣伯生釐伯，釐伯生靖伯，靖伯生箕伯，箕伯生頃侯，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衛爲侯。（史記索隱。）

謝校釐伯，史記作庶伯，人表以靖伯爲建子，建宜爲庶字之譌，箕伯作貞伯，頃侯，一引作頃伯，又校孔安國曰，方伯，州牧也，五代恆爲方伯，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俗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貶夷王而稱侯也。

頃伯生傅侯，傅侯生武公。（史記索隱。）

謝校頃伯卽頃侯，立十二年，子傅侯，名羨，立四十二年，子武公，名和，史記曰，和襲殺太子餘，自立，又云，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平戎有功，王命爲公也，又校左傳疏，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

戴公名申。（閔二年疏。）

謝校昭伯，宣公子，戴公，惠公，釗，廡兄，元年，狄敗衛，宋桓公立戴公，自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語注云公孫申。

惠公名虔。（史記索隱。）

謝校杜注，惠公爲朔黨廡弟公子頹，史記，出公季父黔，攻出公而自立，是爲惠公，立五年卒，虔作黔，與世本異。

惠公子敬公燬。（史記索隱。）

謝校史記曰，敬公生昭公紇，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六年，公子壺弒公代立，是爲懷公，司馬貞以敬公生穆公舟爲非。

敬公生穆公舟。（史記索隱。）

謝校史記，敬公立十九年卒，燬作弗。

慎公子聖公馳。（史記索隱。）

謝校慎公，惠公子也，史記，公子頹殺懷公而自立，是爲慎公，史記作聲公訓，蓋古訓愚者聲也，字得通用。

聖公子成侯不逝。（史記索隱。）

謝校史記，成侯名速，司馬貞以爲穆公已名遬，不可成侯更名速，則世本是也，成侯十六年，衛貶號爲侯，在位二十九年，子平侯立，在位八年，子嗣君立，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檀弓下疏，論語疏。）

謝校拔，傳作發，發拔字相通，詩武王載旆，說文士部引作載坺，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注作枝朱子，沿之誤也，檀弓上有公叔木，鄭康成曰，木當作朱，春秋作戌，檀弓下亦作戌，卽蘧公，公惡之，以其富也，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公逐戌，戌奔魯，杜注，戌，文子之子。

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蒯，蒯生虎，爲司寇氏。（檀弓下疏。）

澍按公子郢、字子南、靈公子、故又曰南氏、子本、即左傳公孫彌牟、字子之所謂公孫文子、惠叔闕、檀弓以爲惠子闕、爲衛司寇、闕廢適子虎而立庶子、及惠子闕卒、言偃變服弔、彌牟以譏之而後虎立、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爲將軍文氏、檀弓上疏、

澍按一引簡子瑕下、無瑕生衛三字、誤脫、又按衛有公子瑕、字子適、成公三年、元咺立、五年、周歇治廐納成公、殺瑕及其弟子儀、氏族略以彌子瑕爲公孫彌牟之孫、非也、彌子瑕在靈公時、彌牟在出公悼公世、觀左哀二十五年傳、二子前後相及、

懿子兼牛昭子舉、舉生桓陽、兼即趙鞅也、左定十四年疏、

澍按一引懿上無趙字、又按左傳、靈公逐公叔成、其黨趙陽奔宋、趙陽者、趙鞅孫、鞅言於靈公二年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子於陳、

公孟彄、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左哀八年疏、

澍按左傳、孟縶、襄公子公孟也、母曰嫡姪、縶之足不良、杜注、公孟彄、孟縶字、正義云、此晉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故但以公孟爲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彄即以族告、

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左成公十四年疏、

澍按孫昭子、衛同姓、食邑於戚、其後爲孫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襄嘉、嘉卒、林父逐獻公、立殤公、獻公復入、林父以戚叛、如晉、孫氏遂絕、

孔悝叔逆生得、閼叔殺、殺生成叔烝鉏、鉏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禮記檀弓疏、

澍按羅當作羆、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羆之孫圉與史狗相之、杜左注、成子、孔達孫、羆、烝鉏子、圉、羆孫也、又按左傳、孔嬰齊事靈公、蒯聵之戰、嬰齊殿、達其後也、左傳叔皆作子、

衛有大夫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廣韻、

澍按魯桓公十六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公立公子黔牟、衛惠公來奔、莊公六年、公入殺之、又按左注疏云、蓋衛宣公之兄弟、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

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廣韻、

澍按春秋分記云、康叔子、王孫牟之後、王孫賈事靈公、鄭澤之盟、嘗涉佗戚何辱公、公欲叛晉、使賈問諸國人、子齊事出公爲大夫、又按齊策、王孫賈年十五、與市人殺淖齒、是齊亦有王孫賈也、楚昭王功臣有王孫賈、見定五年傳、說苑權謀篇有王孫商、

秦譜、

六業生柏翳、

澍按索隱云、大費、一名柏翳、尚書謂之伯益、世本謂之柏翳、今據補、一引作世本謂之伯益、誤非、又按史記正義云、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知大業即是皋陶、

仲滑生飛廉、史記索隱、

澍按仲滑、即仲潘也、戎胥軒納郦山氏所生、胥軒、仲衍曾孫、

穆公名任好、史記索隱、

澍按穆公、繆公之少子、在位三十九年、子康公、名罃、又按繆與穆同、而蒙恬傳、風俗通皇霸篇、以爲惡謚、讀謬幼反、

景公名后伯車、史記注、

澍按御覽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非是、后伯車、景公之弟鍼也、非是以下、係仲子注、駁正語也、景公名石、桓公之子、在位四十年、索隱云、姑皇本紀作哀公、又云、一作僖公、

昭王名側、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作昭襄王、名稷、稷與側、古字通、而秦紀索隱引世本名則者、字誤也、昭王爲武王異母弟、在位五十六年、

簡公之後、次敬公、次惠公、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簡公、懷公弟、靈公年父也、卒、子惠公立、無敬公、而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三年卒、乃立惠公、與世本合、劉伯莊云、簡公是昭子之弟、懷公之子、厲公之孫、今史記謂簡公是厲公子者誤、

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懷公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而靈公、昭子子也、司馬貞云、世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三年、

簡公名悼子、即剌厲公之子、懷公弟也、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云、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剌厲公之子、懷公弟也、世本皆以爲然、司馬遷云、厲公子、誤也、人表作厲共公、

惠公生少主、史記索隱、

澍按惠公、簡公子、少主、史記作出公、司馬貞云、世本謂少主、呂氏春秋作小主、又按少主立二年、自殺、紀云、鹿長攻殺出子、沈之淵旁、

元獻公立二十四年、史記索隱、

澍按徐廣云、靈公子、史記獻公無元字、呂氏春秋云、名連、作二十四年、表與世本合、子孝公、名渠梁、

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史記索隱、

六國表云、名師隰、史記云、立二十三年、本紀

謝按史記作悼武王。享國四年。惠文王子也。

始皇名正。史記注。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

謝按司馬貞云。世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云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爲秦。故姓趙氏。張守節云。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名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晉譜。

唐叔燮子晉期爲武侯。史記索隱。路史。

謝按國都城記。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改號曰晉。晉期。古史考作晉旗。史記作寧族。

成侯子幅爲厲侯。史記索隱。

謝按史記。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

厲侯子靖侯宜臼。史記索隱。宋衷曰。唐叔五代已下無年紀。

謝按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云。唐叔五代孫。厲侯子靖侯也。

獻侯子蘇爲獻侯。史記索隱。

謝按史記。獻侯。靖侯子。名司徒。子獻侯。名籍。司馬貞云。世本譙周皆作蘇。

穆侯名弗生。史記年表。

謝按史記。獻侯子穆侯。名費生。鄭譜本作弗生。或作費生。並音秘。

靖侯庶孫樂叔賓父。史記正義。

謝按史記。靖侯庶孫樂賓相桓叔。

孝侯子郄爲鄂侯。史記索隱。

謝按昭侯子平爲孝侯。侯表云。世本作郄。索隱云。他本作都者非。鄂邑。郄其名。鄂侯子哀侯。

武公。曲沃莊伯子。韓萬。莊伯弟。桓三年疏。

謝按侯表。莊伯。桓叔子。世家名鱓。史記。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將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昭公生札。桓公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騤。史記索隱。

謝按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桓子雍。戴子也。又按釋史引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騤。

又按忌爲哀公。

懿公生幽公柳。幽公生烈成公止。史記索隱。宋忠注云。幽公之時。晉衰。反朝韓趙魏之君。

謝按史記。幽公。哀公子也。其說誤。紀年。幽公。敬公子也。蓋懿公又謚敬公。又按史記。哀作曲。宋引改之。

年表。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史記。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烈成公。史記作烈公。

晉出公名鑿。史記索隱。

謝按出公。定公子。史記作錯。世表。晉出公錯十八年。晉哀公忌二年。懿公騤十七年。而無懿公。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史記。出公公十七年。晉哀公騤十八年。而無懿公。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史記。出公奔齊。道死。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號戴子。生忌。忌善智伯。蚤死。故智伯欲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參互不一。與世本遂舛。

晉定公名午。史記索隱。

謝按定公。頃公去疾子也。子出公鑿。又按釋史本作昭公孫。以人表爲重出。以表前已列定公也。其說非是。當云晉懿公。哀公子。蓋定公卒。子出公立。出公之後爲懿公騤。

孝公傾欣。史記索隱。

謝按六國表。孝公爲烈公子。紀年以孝公爲桓公。韓子有晉桓侯。史記作孝公頃。又按紀年。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

孝公生靜公俱。史記索隱。

謝按世家作俱酒。人表云。晉靖公任伯。爲韓魏所滅。豈有二名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三分之。靜公遷爲家人。

中行氏。晉大夫逝遬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遬。故智氏亦稱荀氏。史記索隱。

謝按僖公二十八年。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此云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正說非是。

偃字伯游。謚獻子。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作獻伯。又按竹書云。晉曲沃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爲荀叔。傳稱荀息云荀叔。宦卿原黯也。

程鄭。荀氏別族。杜預注。左

謝按成十八年疏曰。世本有文。又按成十八年傳。程鄭爲乘馬御。杜注。程。荀氏別族。是用世本爲說也。

又按晉語注。程鄭。荀騅之曾孫。程季之子。騅。林父弟也。春秋分記云。逝敖之孫荀騅。謚文子。食邑於程。騅一作驩。路史作歡。誤。路史又謂逝敖曾孫荀歡。亦非。晉又有程嬰。程滑。

范氏。晉大夫隨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文十三年疏。史記索隱。

謝按成伯缺。左疏作士伯缺。程克齋分記以會爲士縠子。誤。縠在後。又按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王師

滅唐。遷其民於杜。杜伯之子隰叔。逃難奔於晉。生子輿子輿。卽士蔿也。士蔿生士縠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吾主夏盟爲范氏。或云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是士蔿初以官爲氏。至會始以邑爲氏。宣十七年杜注。初受隨爲隨武子。後受范爲范武子。焦竑曰。士縠士何士蔿富作士。蔿承杜伯之後。士卽杜也。齊詩自杜沮漆。古文尚書雲杜夢作乂。呂氏春秋杜作乘馬可證也。然考竹書紀年曰。隰叔子逃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爲氏。以士爲杜。說亦未然。

智氏。本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子宣子甲。甲生智伯瑤。史記索隱

澍按荀首字知季。林父之弟。爲下軍大夫。罃字子羽。爲中軍將。左傳以朔盈皆爲罃子也。盈字伯夙。爲下軍佐。櫟史記作櫟。佐下軍。甲生子二。宵瑤。瑤嗣卿。甲呂覽作申。譙瑤謚襄子。子開。見史記年表。

芈舌氏。叔向兄弟有季夙。昭五年疏。

澍按閔二年傳。芈舌大夫。正義引譜云。芈舌氏。晉之公族。芈舌。其所食邑也。杜注。芈舌職。叔向父。新唐書。武公曾孫突。芈舌大夫也。又按左傳。芈舌四族。注。銅鞮伯華。叔魚。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卽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炫以爲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良是。唐宰相世系云。芈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芈舌四族。叔向食邑於楊。又曰楊肸。叔虎。一云字叔虎。

孫伯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叔子生叔正。宮伯。宮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空大伯。大伯生侯季子。季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左昭十五年疏。

澍按一引孫伯黶作籍黶。宮伯。春秋分記作宮正。司空作司功。左傳。王曰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杜注。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韋昭云。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偃字游。索隱引世本云。籍秦者。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又按談字叔。故曰叔氏。亦曰籍父。事昭公。子秦。事頃公。爲上軍司馬。新唐書。荀林父之孫曰籍偃。一曰孫伯黶。以字爲氏。其說舛誤。林父在僖公時。相去斷百年。安得自孫以下復傳九世乎。鄭樵以黶爲文侯弟陽叔伯黶。恐非。羅泌謂籍氏爲荀之別族。孫卽荀也。

邵豹生蔑。芮。蔑芮生缺。缺生克。左成二年及十一年疏。

澍按氏族略云。文子叔虎。豹。食邑於邵。因以爲氏。廣韻云。俗作邵。王符云。芮從邑氏。韋。周語云。字子公。

邵豹字叔虎。獻公伐翟柤。豹被羽先登。遂克之。子芮。悔納文公。謀作亂。秦伯誘殺之。缺卽郤成子。趙盾卒。缺爲政。克。獻子也。克子錡。食采於駒。字駒伯。

郤豹又生毅。毅生步揚。步揚生州。左僖十五年疏。左成十一年疏。

澍按左傳。步揚御戎。注。郤雄父。廣韻。揚食采於步。遂以爲氏。州卽雄也。潛夫氏姓志作雩。誤。雄爲郤克從祖昆弟。杜氏以爲從父兄弟。誤。路史云。雄別采苦成。故曰苦成叔。謚文子。

步揚生蒲城離居。蒲城離居生至。左成二年疏。

澍按至字季。食邑於溫。又曰溫季。佐新軍。爲長魚矯殺。晉語作郤昭子。

晉蒲邑大夫公佗世卿。廣韻

晉有英成偉子。廣韻

澍按廣韻英字韻下。又引云。晉有大夫英成偉子。而姓氏急就章引云。晉大夫菱氏偉子。王氏既誤。而廣韻英菱。亦必有一誤。

鄭譜。

武公名突。古史考。

澍按史記作掘突。索隱云非也。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子孫同名乎。蓋衛史雜記昭厲之名。誤以爲武公字耳。

鄭伯段是鄭悼公。襄二年疏。成六

大夫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駟氏。左昭十七年疏。

澍按杜注。子瑕。子游叔父。公孫夏子是子游。乃駟帶之子駟偃也。子瑕駟乞也。瑕。一引作瑜。誤。又按公子偃。字子游。是爲游氏。偃生公孫蠆。蠆生游販。販生良及吉。游販奪人妻。其夫殺販。於是廢游良而立吉。吉生遠。吉之從祖曰游楚。亦稱公孫。又按公子騑。字子駟。是爲駟氏。騑生公孫夏。夏生駟帶。駟乞。帶生偃。偃生絲。偃卒。絲弱。其父兄立乞。乞生駟印。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公孫僑討之。黑縊。又有駟弘。字子般。聲公時。齊輸晉范氏粟。弘逆之。又有駟秦。襄大夫也。富而侈。嘗陳卿之車服於其庭。國人惡而殺之。

鄭有子師僕。廣韻

澍按鄭簡公三年冬十月。尉止司臣堵汝父侯晉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國人攻之。殺尉止子師僕。

陳譜。

陳胡公滿。史記索隱。宋忠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爲舜後是也。

澍按詩陳風譜。滿閼父之子。左注。賜姓曰嬀。世家亦曰嬀滿。魯語注曰胡滿。

厲公躍。左桓十二年疏。

澍按桓十二年疏云。陳世家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亡弟躍

林杵曰共殺厲公而躍立。是爲利公。既以佗爲厲公。又稱躍爲利公。世本原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哲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又按厲公是桓公子。其母蔡女。人表以厲公爲桓公弟。疑非。

陳大夫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舒生惠子哲。哲生禦寇。禦寇生悼子齧。左昭公二十年疏。

澍按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杜注。徵舒玄孫。據世本。悼子齧是徵舒曾孫。杜注以爲玄孫。誤也。世族譜云。悼子。徵舒三世孫。

鍼宜咎。陳鍼子八世孫。左襄公二十四年疏。

澍按鍼子。陳大夫。事桓公。桓公三十年。鄭公子忽來逆婦嬀。夏四月。以嬀氏歸。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謀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宜咎黨虺。虺實亡。國人討虺氏之黨。宜咎出奔楚。爲楚令尹。

少西子穆。僖子子穆安後。路史

澍按徵舒祖子夏也。字少西。是爲少西氏。

僖子生廉丘子尚。路史

子占。子沮。烈子後。路史

僖子子芒後。路史

桓子石生子石後。路史

陳有闕門氏。廣韻

蔡譜

蔡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史記正義

澍按靈侯。景侯固之太子。在位十二年。平侯名廬。隱太子之子。在位八年。徙新蔡。見地理志。隱太子卽太子友。左傳作世子。有靈侯十二年。楚滅我。用世子有於岡山。平侯卽位。謚曰隱。史記云。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而人表亦謂爲景侯子。皆誤。

楚譜

陸終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產付沮氏。付沮氏產穴熊。九世至於渠堪。熊渠有三人。其孟之名爲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執。爲就章王。太平御覽

澍按史記集解引世本云。季連生附沮。孫檢云。沮作祖。索隱引世本云。熊康爲句亶王。執爲就章王。楚世家云。熊渠生子三人。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爲越章王。司馬貞曰。世本康作庚。庚作祖。執執無執字。越作就。又按大戴禮。康作無康。就作成。

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水經注。路史

澍按左正義曰。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延自弃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鬻子。索隱據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又按九州要記。鄂國。今武昌東鄂也。

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左昭十七年疏。

澍按楚王名商臣。成王之太子。子莊公名旅。史記作侶。匄宜作勾。勾陽。勾子瑕也。又按左傳。子揚。卽令尹鬬般。子揚之子爲箴尹克黃也。

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史記正義

澍按武王名熊通。蚡冒之弟。自立爲武王。地理志作熊達。左傳。始僭號稱王。皇覽云。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冢。漢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頃赤眉之時。欲發之。輒壞塡壓。不得發也。又按此係宋忠注文。

康王名招。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作名昭。共王之子也。子郟敖。名麇。

頃襄王卒。太子熊完立。是爲考烈王。史記索隱

澍按據史記。頃襄王卽懷王槐之子。淮南子曰。頃襄王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禍。史記。完作元。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子幽王悍。李園女弟所生。

鷲艾獵。孫叔敖之兄。鷲子馮。艾獵之子。左襄十五年疏

澍按高誘呂氏春秋注。孫叔敖。令尹鷲賈之子。左傳杜注。艾獵。孫叔敖也。服虔云。鷲艾獵。孫叔敖也。類容釋例亦以艾獵孫叔敖爲一人。襄十五年傳。鷲子馮爲大司馬。注云。叔敖從子。世本馮是艾獵之子。此明文可據。正義以世本轉寫之誤。非也。近時盧山毛奇齡辯叔敖非楚公族。並非鷲氏。乃期思之鄙人。盧弼弓云。鞠案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云。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下令尹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鷲敖卽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前一年。令尹鷲艾獵城沂。比年之間。楚令尹不聞置兩人。知分篇雖有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子文之事誤記耳。況在軍中。必無輕易廢置之理。其爲一人無可疑。漢時孫叔敖碑。君名饒。字叔敖。未知何據。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論衡疏

澍按論語疏引世本云。楚大夫沈諸梁。食采於葉。僭稱公。

屈蕩。屈建之祖父。左襄二十五年杜注。

澍按屈蕩事莊王。生到。到生建。建生生。又別有屈蕩事康王。康王以屈到爲莫敖。蕩爲逃尹。到卒。以建

爲令尹。蔿爲莫敖。蔿生申。申亦爲莫敖。事靈王。

平王孫有皿公它成。荀子注。

楚有大夫恒思公。盧韻。

楚大夫涉其幣。盧韻

澍按左傳。藍尹亹涉其幣。謂以舟涉其擊。不與王舟也。故外傳云載其擊。則擊非人名。涉其亦非姓也。

未知世本何以舛誤至此。

秦將王翦滅楚。孫檢曰。秦廢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史記索隱。

澍按秦將王翦蒙武破楚國。廢王負芻也。

韓譜。

韓萬。曲沃桓叔之子。史記索隱。

澍按桓三年疏引世本云。韓萬。莊伯弟。史記云。韓萬。莊伯之弟。曲沃武公之叔父。服虔左注。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與世本合。

桓叔生子萬。子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史記索隱。

澍按厥爲萬之曾孫。杜注左云元孫。誤。又按成二年疏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子萬生賕伯。賕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又宣二年疏引此文。並脫定伯簡一代。韋昭注作子鎮。

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頃。左傳疏。

澍按吳世家正義引世本云。宣子名秦。索隱引世本云。平子名頃。宣子子也。頃。春秋分記引世本作須。

平子。史記作貞子。又按厥長子无忌。是爲公族穆子。悼公立。使爲公族大夫。起四子。須叔。禽叔。椒子。羽。

杜左注以厥爲卽韓起。韋國語注以厥爲韓獻子之子无忌弟。疑誤。

簡子名不信。史記索隱。春秋分記。

澍按不信字伯音。起之孫。事定公。趙世家亦有簡子名不佞。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

莊子名庚。史記索隱。春秋分記。

澍按莊子簡子之子。春秋分記引世本云。韓平子須生簡子不信。不信生莊子庚。庚生虎。

康子名虎。史記索隱。春秋分記。

澍按管語注云。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人表以虎爲貞子子。呂覽任數注謂貞子生康子。疑誤。

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史記索隱。

澍按武子二年弒其君幽公。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呂覽任數注云。都宜陽。

景子名虔。史記索隱。

澍按景子。史記作景侯。武子之子。

景子子武侯斯。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韓列侯名取。武侯名擊。世本無列侯也。又按索隱引世本云。武侯取。

武侯子文侯。

澍按文侯。列侯子也。見六國表。索隱云。紀年無文侯。世本無列侯。是世本有文侯也。今補。又按文侯子哀侯。

懿侯。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韓世家。哀侯子懿侯。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韓山坚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卽懿侯也。世本無名。世家名若。疑脫山字。

韓宣王。昭侯之子。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作宣惠王。

趙譜。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史記索隱。

澍按成十年疏引世本云。公明生趙夙。定十三年引世本云。趙衰。趙夙之弟。又按國語。趙衰。趙夙弟也。字子餘。謚成子。晉語韋注。衰。公明之少子。按夙與衰。世次相繇。不應爲弟兄。史記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以衰爲夙之孫。然趙夙事獻公。趙衰事文公。年相當也。不應衰爲趙夙孫。焦氏易林云。伯夙奏獻。衰紹厥緒。則非兄弟明矣。世本爲是。雖周以世本爲誤。非也。

趙夙爲衰祖。穿爲夙之竹孫。左宣公二年疏。

澍按杜左注。夙爲趙衰兄。世本乃云夙爲衰祖。杜預說非也。又注。穿爲趙夙庶孫。定十三年傳正義曰。世本趙衰。趙夙之弟也。衰之後爲趙氏。夙之後爲耿氏。據此。夙邑於耿。以耿爲氏。穿之後又以邯鄲爲氏。

景叔名成。史記索隱。

澍按昭七年傳。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注。景子。晉中軍佐趙成。趙武子也。左傳作景子。世本作景叔。不同耳。

代成君子趙。卽襄子之子。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襄子之孫也。世本誤。

襄子桓子名嘉。史記索隱。

謝按史記云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與世本違。又按自趙夙至襄子凡九世。

敬侯名章。史記索隱。

謝按敬侯烈侯太子也。司馬貞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幽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世家烈侯十六年與趙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

成侯名種。史記索隱。

謝按成侯敬侯章子。竹書云成侯名倕。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在位二十五年。

肅侯名語。史記索隱。

謝按肅侯成侯子。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又按國策補注云。世本名言。疑字脫其半。肅侯子武靈王名雍。

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史記索隱。

謝按孝成王丹。惠文王太子也。在位二十一年。悼襄王在位九年。徐廣云。王遷無謚。司馬貞云。今史記獨稱幽繆王。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又按淮南子。秦流王遷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

魏譜。

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絳。絳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正義。

謝按絳。一引作降。史記世家作絳。又云武子生悼子。司馬貞云。世本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而居篇曰。魏悼子徙霍。則是有悼子。世本卿大夫。代自脫耳。廣韻引世本云。魏絳。莊子。史記世家。魏絳謚作昭子。徐廣曰。世本作莊子。司馬貞曰。世本錯也。居篇又云。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左傳亦作莊子。索隱引世本云。畢萬生芒。芒生季。以一人爲二人。恐誤。左傳。武子名錄。州錄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一引云。曼多生桓子駒。又按史記晉文公合魏武子曼魏氏之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都。世次與世本不同。

士獻子名荼。荼。莊子之子。史記索隱。

謝按荼即舒字。故史記作舒。又史記。絳生魏嬴。嬴生獻。而世本無魏嬴。同左氏。

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史記索隱。

謝按〻即左傳魏曼多也。史記。魏襄子生魏侈。司馬貞云。侈。一本作哆。字誤。世數亦錯。則侈是襄子。中

間少簡子一代。

桓子生文侯斯。史記索隱。

謝按司馬貞云。傳曰猶子龔。是魏駒之子。與此世代亦不同也。斯。史記作都。

錡。魏犨孫。左宣十二年疏。

謝按宣十二年傳。晉魏錡求及族末。得。正義曰。世本曰。爲犨孫。服虔左注云。錡。魏犨子。疑服說非。

魏惠王生襄王嗣。襄王生昭王遫。史記索隱。

謝按惠王名罃。武侯之子。即位稱王。追尊父惠王爲王。昭王。襄王子。襄王卒。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立十九年卒。今國策補注。遫作速。又按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於世本蓋襄王也。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成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謬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又按史記魏世家及孔衍敍魏語。皆有哀王。而世本無哀王一代。蓋脫耳。

昭王生安僖王名圉。史記索隱。

謝按昭王。哀王子。安僖王。一引作安釐王。古字通也。史記。僖王。昭王子。立三十四年卒。

安僖王生景愍王午。史記索隱。

謝按史記作景湣王。立十五年卒。子王假立。三年。秦虜王假。滅魏爲郡縣。

吳譜。

壽夢生夷昧及僚。夷昧生光。左昭二十七年疏。

謝按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史記紀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爲餘昧子。光爲諸樊子爲異耳。徐廣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然左氏屈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若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爲夷昧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僚是壽夢庶子也。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預言光。諸樊子。是用史記爲說也。

吳披楚終犂。路史注。

謝按史記作鍾離。云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爭桑。兩家交怒。楚王滅卑梁。吳王亦發兵使公子光滅鍾離也。事在諸樊九年。

燕譜。

燕。幽州郡北燕。太平御覽。宋衷云。有南燕。故名北燕。

謝桉南燕姞姓。伯爵國。在鄭衛之間。北燕伯欵。姬姓。在晉之北。

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詩正義曰。依世本云。

謝桉服虔左傳解誼云。召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爲王卿士。

燕惠侯卒。釐侯立。釐侯卒。頃侯立。頃侯卒。哀侯立。哀侯卒。鄭侯立。鄭侯卒。繆侯立。繆侯卒。宣侯立。

謝桉宋衷據大史公世補世本。其文又闕。今仍依史記補之。

燕自宣侯已上一作下。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闕。以其難明故也。史記索隱。

謝桉譙允南引世本之言如此。索隱云。世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世本。蓋近代始散逸耳。

襄公卒。桓公立。桓公薨。閔公立。史記索隱。

謝桉史記。閔公作文公。司馬貞云。世本以上文公爲閔公。則閔與湣同。而懿公之父又謚文。譙周曰。世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宋忠據此史補世本。亦有桓公。是燕有三桓公也。是譙允南所見本異。又桉索隱云。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僖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微失本紀。

燕王喜。

謝桉顏氏家訓云。世本。左丘明作。而有燕王喜。蓋後人竄入。非丘明本文。又桉史記。燕王喜之三十三年。燕亡。

杞譜。

杞共公。靖公子。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史記索隱。宋忠云。杞今陳留雍丘縣。蓋周封杞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

謝桉高誘曰。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惠公。史記作繆公。又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此據徐廣注引世本。又桉桓公十七年。尚史作七十年。誤。

桓公。成公之弟。左襄六年疏。

謝桉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蓋本此書而言。杜預左注。成公行夷禮以終其身。故于其卒。絕書子以貶之。

滕譜。

錯叔繡。文王子。封於滕。漢地理志。水經注。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

謝桉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班固以錯叔繡爲懿王子。未詳所據。

隱公之後。仍有六世孫。左隱七年疏。

謝桉通考。隱公名成母。

考公。嫡元公弘。卽定公文公也。趙岐孟子注。

謝桉趙岐孟子注。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嫡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又桉謚法。大慮行節曰考。安民大慮曰定。主義行德曰元。慈惠愛民曰文。義亦相通。

齊景公亡滕。左隱七年疏。

謝桉左隱七年疏云。桉齊景公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公亡滕。謬何甚。服虔左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依世本爲說也。

曹譜。

曹戴伯子惠伯兕。補史記。宋忠云。曹。今濟南定陶縣。孫檢云。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

謝桉史記正義言。孫檢亦注世本。此爲世本注文。故據史記補之。又桉戴伯。蘇幽伯彊之弟也。殺幽伯自立。惠伯兕。年表作惠公伯雉。

穆公子桓公終生。史記集解。孫檢云。一作終湼。湼音生。

謝桉惠伯子石。甫卽位。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桓公立。在位五十三年。

悼伯卒。弟露。靖公立。史記索隱。

謝桉史記。悼公蘧。弟雍公野立。平公弟通殺之。代立。是爲隱公。四年。雍公弟露殺之。露自立。是爲靖公。在位四年。又桉譙周云。春秋無其事。檢世本。悼伯卒。弟露立。謚靖公。實無雍公隱公。是蓋被文自疏也。

邾譜。

邾國。曹姓。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爲附庸。居邾。挾之後顏。左莊公五年疏。

謝桉邾武公名夷。字顏。杜預小邾譜。謂之夷父。路史作伯顏。公羊云。邾婁顏。蓋邾復濟婁。故曰邾婁也。或云邾人語聲後曰婁。如句吳於越之比。又桉公羊謂顏以亂魯被誅。立其弟叔術。叔術致國於其子夏父。

邾莊。

邾莊公名類。

謝桉劉原父孟子外篇注。高誘引世本云。邾莊公。名顥。今據補。又桉竹書紀年。竹烈公四年。越子來句滅邾。以邾子爲歸。爲字與顥字相似。

謚法篇。

謝桉玉海書目。沈約謚法篇序云。大戴禮及世本。並有謚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篇。

世本

宋 衷 注
茆泮林 輯

世本十五篇。見漢藝文志。蓋古史官所記也。其書雖已不可復得。今可證者。世本有帝繫篇。見禮序正義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三。有世本本紀。見春秋穀梁襄二十五年疏。史三代世表索隱。左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世本紀。記紀同也。有世本世家。見左桓三年閔二年襄二十一年二十九年定元年正義。史田齊世家索隱。有傳。見史魏世家索隱。有譜。見隋經籍志。又有氏姓篇。見左隱十一年正義及史秦本紀集解。有居篇。見史吳世家魏世家索隱。有作篇。見周禮及禮記鄭注。禮正義亦云世本有作篇。又當有證法一篇。見沈約證法序。故司馬遷作史記。多依用之。然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遷言多有不同。如世本陳無利公。見左桓十一年正義。韓無列侯。趙無武公。田齊無悼子及侯剡。見史索隱。大抵秦火之餘。轉寫訛脫。孔穎達諸儒得此失彼。往往以爲未可據信。其實非原書之失也。至如世本無有陽國。見左閔二年正義。世本無魏君名證。檜君號證。并見左襄二十九年正義。杜預釋例引世本無許叔。習鑿齒唐人所見之本。雖非原書。然猶可想見此書之殘。又如史及本紀索隱引世本姒姓。不云彤城及褒。殷本紀索隱引世本子姓無稚氏。孔子世家索隱引世本無漆姓。亦並足與後來氏姓之書互相取證。王應麟讀孟子注。謂可偏參考。良有以也。他如世本琵琶不載作者。引見初學記。引傅元琵琶賦序。則世本作篇之所載者不可不知。其書至宋已不傳。國朝錢大昭嘗據群書所引。集爲作篇。居篇。氏姓篇。王侯大夫譜。共四篇。孫馮翼復據諸書補其未備。刊載問經堂叢書中。然其中失載者亦夥。至孫星衍所輯淡生堂抄本世本二卷。洪

飴孫所編世本四卷。外間俱未之見。江都秦嘉謨因其書作世本輯補刊行。而所補者頗皆司馬遷拿昭杜預之說。注欠分疏。多與世本原文相混。轉覺世本一書。蕩然無復吾界矣。沖林輯爲此書。與秦同時。繼則秦書刊行。遂置不錄。而又終恐後日之以似失眞也。爰仍據所輯舊稿。釐爲六卷。錄成一編。并附篆證法數條於後。庶幾周秦以上之書。可藉是以博其舊。且其中尤有補秦書之所未備者。考古者或有取焉爾。道光元年冬十月高郵茆泮林識。

世本諸書論述

漢 宋 衷注
清 茆泮林輯

尚書序正義曰。大戴禮。帝繫出於世本

周禮。轉臻諷誦詩。世奠繫。鄭元注曰。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世。辨昭穆。鄭元注曰。帝繫世本之屬。孔穎達疏。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

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

漢書梅福傳。綏和元年。以世本相明封孔子世。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孔子因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案史集解索隱正義序多引之。

後漢書班彪傳漢書略論曰。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定哀之間。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國語二十篇。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迄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

又曰。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

韋昭國語解序曰。以世本致其流。

隋書經籍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劉向撰。世本四卷。宋衷撰。

案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所於古帝者之所紀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補遺。蓋別錄之文。蓋是秦火之餘。劉向發校書後錄出。非即劉向撰也。又案王應麟玉海五十。亦曰司馬遷已采世本。然非向撰。若宋衷。則世本之撰注者。

又曰。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

舊唐書經籍志。世本四卷。宋衷撰。世本別錄一卷。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注世本譜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宋衷世本四卷。別錄一卷。宋均注帝譜世本十卷。王氏注世本譜二卷。

王應麟玉海四十七。案為文志唐十三類史錄譜牒類。世本看著姓略記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又案唐六典史類十二曰譜系以紀氏族。總序世本等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蓋原之書。以世本為首。

劉知幾史通曰。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靡所宗。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鄭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發三閭。實尊王族。

春秋左傳孔穎達正義曰。杜君采太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為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

又曰。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

柳冲進姓族系錄表曰。姓氏之初。世本著其義。昭穆之敘。周譜列其風。

柳芳族譜總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秦既滅學。諸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

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曰。司馬遷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圖而考之。堯舜及商周。同出黃帝。

劉恕通鑑外紀。世本經秦燬。漢儒者改易。

鄭樵通志氏族略序曰。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

王應麟漢志攷。引顏之推云。世本。左邱明所作。此蓋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旦漢高祖。非本文也。顏說見家訓書證篇。

王應麟玉海五十。引晁氏志云。唐張九齡撰姓源韻譜。依春秋正典世本。摭拾諸書。纂為此譜。分四聲以便尋閱。

帝王世本

案周禮曾臨世奠繫注。引杜子春云。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元謂世之國定其繫。而舊於舊本也。疏謂侯卿以世典繫為一事解之。對文言之。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云世於世本。世本即帝王繫也。故今輯為帝王世本。諸侯世本。卿大夫世本。

黃帝。

案史記正義。世本以黃帝為首。史記正義。世本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史記正義索隱又引孫氏注。世本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高辛唐堯為五帝。孫氏未知何時人。今輯依黃帝為首。以諸史後世生有引世本譜牒氏在伏羲後之文。雖而不錄。而以諸書所引世本少皞文。紀錄於次。

注。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亦號軒轅氏。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單行本。

黃帝娶於西陵之女。謂之嫘祖。產青陽及昌意。山海經海內經注。黃帝娶西陵氏女為妃。名嫘祖。廣韻十一齊注。

少皞。

少皞是黃帝之子。左昭元年正義。金天氏少皞。全上。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左昭十七年正義。少昊名摯。路史後紀注。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沒。契立。王以金德。號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爲紀官。全上。

宋衷曰。元囂青陽。即少昊也。史五帝本紀索隱。又曰。元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而立者。而史不敍。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敍五帝。不數之也。全上。三代世表引同。編前史不敍四字。

顓頊。

顓頊是黃帝之孫。左昭元年正義。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山海經海內經注。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言能專正天之道也。玉篇頁部。案顓者專也下。似非本文。

宋衷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史五帝本紀索隱。

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山海經海內經注。顓頊娶於滕墳氏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御覽一百三十五。

宋衷曰。滕墳。國名。御覽全上。路史國名紀引宋衷注作騰奔。

顓頊生偁。偁生卷章。路史後紀注。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左襄三十九年正義。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騩韜。生重及黎。山海經大荒西經注。鄭名世姓氏書辨證引老童娶根水氏女。路史後紀注引根水作根水。元和姓纂二十五薬引老童娶安是女。路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史楚世家集解。索隱單行本引宋衷注。

陸終六子。附。

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水經濟水注。

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或是也。文選祖光國頌注。

其一曰樊。是爲昆吾。昆吾者衛是也。史楚世家集解引下一語。索隱引上三語。下併同。今疏水經濟水注引酈人錄併爲一。

宋衷曰。昆吾國名。己姓所出。史楚世家索隱下併同。

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參胡者韓是也。

宋衷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

三曰籛鏗。是爲彭祖。彭祖者彭城是也。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壽八百歲。莊子釋文論語正義。

四曰求言。是爲會人。會人者鄭是也。水經濟水注引求言作萊言。

宋衷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

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是也。

宋衷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

六曰季連。是爲芈姓。芈姓者楚是也。

宋衷曰。季連。名也。芈姓。諸楚所出。楚之先。

帝嚳。

嚳。黃帝之曾孫。路史後紀注。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豁。史五帝本紀索隱引作鄧。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詩生民正義。姜女類聚十引典引有殷子。帝嚳上妃有邰之女。曰姜原。史外戚世家索隱。路史後紀注引顓頊上妃。詩正義略同。御覽一百三十五

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嚳。名也。史五帝本紀索隱。

帝堯。

堯是黃帝曾孫。書堯典正義。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全上。帝堯爲陶唐氏。書五子之歌正義。帝堯

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御覽一百三十五。女皇生丹朱。路史後紀注。

宋衷曰，是生丹朱。御覽全上。

帝舜。

舜是黃帝八代之孫。書堯典正義。舜爲高陽五世孫。路史後紀注。顓頊生窮蟬。史三代世表索隱。

宋衷曰，一云窮蟬，謚也。史索隱全上。

帝舜有虞氏。路史後紀注。配以皆，嬪以登。從上增。史帝紀索隱引女登。皆卽娥皇，字娥皇。登卽女英。路史全上。

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藝文類聚六十七。文選策秦論嚴嵐與陳伯之書注併引世本。玦作佩。

夏。

顓頊生鯀。山海經海內經注。鯀爲顓頊子。史夏本紀索隱。鯀娶有莘氏，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全上。御覽一百三十五。

宋衷曰，高密，禹所封國。史索隱全上。

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也。玉篇什部。路史後紀注引鯀生高密，是爲禹。宋曰禹之封國。禹妻塗山氏，名女嬉。史夏本紀。索隱路史後紀注引女嬉作后嬉。

啓。禹子。書益稷正義。

帝杼。史夏本紀索隱。

帝芬。全上。

帝降。全上。

帝皋生發及桀。全上。帝皋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史三代世表索隱。

宋衷曰，帝皋葬在穀南陵。史全上。

殷。

契是帝嚳子。書帝嚳序正義。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史殷本紀索隱引作振圉。曹圉生振圉，振圉生冥。路史正義。

案史記殷本紀無振圉一世，鄭注禮云冥，契之六世孫也，蓋或必有所據，孔疏引世本作振，仍作曹圉，蓋疑索隱所見振圉，篆字形相近，轉寫脫振圉之誤。

宋衷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史殷本紀集解。

冥子核。史殷本紀索隱。

湯名天乙。書釋文引馬融注論語正義。

太甲，湯孫。左襄二十一年正義。太甲，太丁子。書伊訓序正義。

太甲崩，子沃丁立。書沃丁序正義。

小甲，太庚子。史三代世表索隱。

仲丁是太戊之子。書仲丁序正義。

河亶甲，仲丁弟也。全上。

祖乙，河亶甲子。全上。

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書盤庚正義。

案史記殷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立沃甲子祖丁，崩，立沃甲子南庚，崩，立祖丁子陽甲，崩，弟盤庚立。書盤庚正義引與此文小異，沃甲作開甲，史索隱云，世本作開甲也，是此與書正義所引為世本紀文。館正義者誠以上引歸元云盤庚湯十世孫，世字宜屬上十字讀，故輯世本者多置其文不錄。索隱正義皆以十字絕句，此當爲世本紀文，若仍是史記殷本紀正義，則已引之於此，宜作又云矣。

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書說命正義。

祖辛。史三代世表索隱。

紂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紂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武王殺之。輟以元戈。歷之小白旗。御覽一百三十五。

周。

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史索隱引偽諡。毀隃生公非。史索隱引公非辟方。公非生高圉。史索隱引高圉侯伾。高圉生亞圉。史索隱引亞圉雲師。亞圉生組紺。史索隱引太公組紺諸說。崔中庸正義引作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說。組紺生太王亶父。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諸辟方高圉侯伾亞圉雲師組紺諸說太公。正義。路史後紀注引世本公非

宋衷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史周本紀集解。

案路史發揮引世本。從不窋而下至季歷。一十有七世。又案史世表。不窋至季歷。止十三世。七字疑衍。補徑改不窋作黃帝。蓋以殷世表從湯至黃帝十七世之說較之。俱又不相應。結竟證驗可也。

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禮禮器正義。康王生昭王。禮禮器正義。

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山陳爲右。涉漢中流而陷。山陳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於西翟。史三代世表索隱。

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詩禮正義世全上。恭王名伊扈。史周本紀集解。

恭王生懿王及孝王。詩正義全上。恭王生懿王。禮正義全上。懿王名囏。史索隱全上。

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詩正義全上。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禮正義全上。

共和。附。

宋衷曰。齊武公十年。宣王大臣共行政。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宣王即位。史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平王生桓王林。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涼。史索隱伊尹涼。涼生襄王鄭。鄭生頃王仄。左昭二十六年正義。

劉及逆王后於齊。

案春秋愛公十五年穀梁傳云。秦世本把宮頃王也。故特載於此。

仄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匄。左正義全上。

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左哀十九年正義。

敬王崩。在魯哀公十九年。左正義全上。魯哀公二十七年。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左正義全上。史周本紀集解引世本。貞王介。元王赤。

宋衷注引太史公書。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左正義全上。

案史記周本紀集解左傳正義所引世本。俱即宋衷所注之本。其定王與元王世系。或有顛倒紀索隱。崔靈恩解辨之。云依世本。元王是貞王子。而於六國年表引世本。元王名赤。敬王子。崩子名赤。定王介即貞王介。爲元王子。但正與太史公書元王仁生貞王介之說相應。豈所見本復得世本之舊。抑經傳者依太史公書改易而然歟。敢並錄之。以俟參攷。

威烈王。附。

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史周本紀集解。

赧王。附。

宋衷曰。赧謚。史六國年表索隱。

武公。附。

宋衷曰。謚曰西周武公。史周本紀集解。

諸侯世本

魯。

伯禽生煬公熙。禮明堂位正義。定元年正義。禮樂志正義引世本。煬公伯禽子。考公就。史魯世家索隱。熙生微公弗。禮明堂位正義。史三代世表索隱引世本。微公名弗湛。幽公圉。史魯世家索隱。弗生獻公具。禮明堂位正義。厲公宿。史魯世家索隱。具生武公敖。禮明堂位正義。慎公濞。史魯世家索隱。

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禮曾子問正義。隱公名息姑。史魯世家索隱。十二諸侯年表引同。

桓公名軌。左桓元年正義。穀梁疏。史魯世家索隱。

湣公名啓方。左閔元年正義。穀梁疏。史魯世家索隱引名啓。

昭公名稠。史索隱。全上。

哀公將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禮檀弓正義。史六國年表索隱引名衍。又引悼公名寧。魯世家索隱引哀公衍。穆公不衍。

平公名旅。史魯世家索隱。

湣公。史索隱。全上。

齊。

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史齊世家索隱引有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禮檀弓正義。史索隱引名不臣。

宋衷曰。哀公荒淫田游。作還詩以刺之也。史索隱。全上。

胡公。

宋衷曰。其蒸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史索隱。全上。

成公說。史索隱。全上。

莊公貲。史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齊侯潘。齊昭公也。穀梁文十四年疏。

靈公名環。史管蔡列傳索隱。

莊公名光。全上。

景公名杵臼。全上。

平公敬。史齊世家索隱。

晉。

宋衷曰。唐叔已下五代無年紀。史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武侯擅期。史晉世家索隱。

厲侯幐。史索隱全上。

獻侯蘇。史索隱全上。

穆侯名弗生。史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鄂侯郯。史晉世家索隱。

武公莊伯子。左桓三年年正義。

定公名午。史六國年表索隱。

出公名鑿。史索隱全上。

昭公名桓。子雖。雖生忌。忌生懿公驁。史晉世家索隱。

注云。薦鍵爲戴子。史全上集解。

幽公生烈成公止。史索隱全上。

宋衷曰。太史公書幽公柳之時。晉衰。反朝韓趙魏之君。史索隱全上。

孝公倾。史索隱全上。

靜公俱。史索隱全上。

秦。

伯益之後。史秦本紀索隱。附庸。路史國名紀注。

繆公名任好。史索隱全上。

秦伯稻。秦共公也。發隱在四年藏。

秦伯。秦桓公也。發隱在四年藏。

景公名后伯車。史秦本紀索隱。

靈公立十年。史秦始皇本紀索隱。

簡公名悼子。即躁厲公之子。懷公弟也。史索隱全上。云秦本亦以爲然。

少主。全上。

元獻公立二十二年。全上。

武烈王十九年而立。立三年。全上。

昭王名側。史楚世家傳索隱。

秦始皇政生於趙。故曰趙政。史秦始皇本紀正義。

宋衷曰。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全上。

楚。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史楚世家索隱引宋衷。是生六子。水經湘水注引世本。增佚已見前。

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者。楚是也。史索隱全上。

宋衷曰季連。名也。芈姓。諸楚所出。全上。

熊渠長子康爲句亶王。史索隱全上。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水經江水注。少子執爲越章王。史索隱全上。

楚武王。

楚武王熊在陳章新息。史全上正義。案正義引作世本。今定以爲注。

康王名招。史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考烈王熊完。史楚世家索隱。

宋。

宋莊公湯。穆公之長子。穀梁莊二年疏

衛。

康叔。周公弟。左襄二十九年正義。

康伯名髡。史衛世家索隱。

宋衷曰。卽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史索隱全上。

釐伯。史索隱全上。

箕伯。史索隱全上。

武公。康叔九世孫。左襄二十九年正義。

公子留。

案公羊莊二年疏云。天子新立衛公子留。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史記作公子黔牟。則作留者世本文也。

戴公名申。左閔二年正義。

惇公虔。史索隱全上。

敬公嘉。史索隱全上。

敬公生穆公。升。史索隱全上。

公子虔。史索隱全上。

聖公馳。史索隱全上。

成侯名不逝。史索隱全上。

陳。

陳遂。舜後。路史後紀注。

宋衷曰。萬思之後。舜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爲舜後。史陳世家索隱。路史後紀注全。

陳侯躍。厲公也。左桓十一年正義。

陳侯朔。陳共公也。穀梁文十三年疏。

蔡。

平侯肸。蠻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史管蔡世家集解。

曹。

曹國。伯爵。左桓五年正義。振鐸。文王之子。封於曹。穀梁昭十五年疏。悼伯卒。弟露立。謚靖公。史管蔡世家索隱。

鄭。

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水經洧水注。

鄭伯背。鄭悼公。穀梁成六年疏。

燕。

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詩江漢正義。

宣侯。史燕世家索隱。

桓侯。全上。

索隱曰。譙周云。世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上。並不言諡。以其難明故也。案今世本無燕代系。宋衷依太史公書以補之。譙周並作音尚引世本。蓋近代始散佚耳。

閩公。史索隱全上

燕王喜。顧氏家調曹譜篇。

吳。

夷昧及僚。夷昧生光。左昭二十七年正義。史吳世家集解引夷昧生光。索隱引光爲夷昧子。

夫差。吳子光之子。禮相号正義。

杞。

殷湯封夏後於杞。周又封之。列子釋文。

惠公。史杞世家集解。索隱引全。惠公生成公及桓公。史杞世家索隱。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史全上集解。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左襄六年正義。案桓公繼成公立。以左傳考之。凡七十年。史記依世本云十七年。蓋誤倒其字也。

滕。

錯叔繡。文王子。漢書地理志師古注。錯叔繡封滕。路史後紀注。

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左隱七年正義。

考公應。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趙岐孟子注。

齊景公亡滕。左隱七年正義。

韓。

景子名處。史韓世家索隱。

武侯。史六國年表索隱。

懿侯。史全上索隱云。系本無名。

韓宣王。昭侯之子也。史蘇秦列傳索隱。

索隱曰。紀年。昭侯卒在威侯八年。而世家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獻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此文與世本不同。

桓惠公。史韓侯世家索隱。

趙。

敬侯名章。史趙世家索隱。

成侯名種。史索隱全上。

肅侯名語。史趙世家索隱。

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史全上集解。

魏。

駒生文侯斯。趙策記正義。桓子生文侯斯。史魏世家索隱。

惠王子名罃。史蘇秦列傳索隱。襄王名嗣。史魏世家索隱。

昭王名遬。史索隱全上。昭王名遬。襄王之子也。史范雎蔡澤傳索隱。

惠王生襄王。史魏世家索集解。襄王生昭王。史全上索隱。

安僖王生景愍王午。史索隱全上。

田齊。

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也。史蘇秦列傳索隱。

索隱曰。紀年。齊宣王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趙立年無幾。所以作世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剔。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也。

滑。

滑干名遂。史田世家索隱。

莒。案小國世本謙氏系謚，十國諸書所引有者，皆併收之。

周興，封黃帝之後於祁，而沿莒後興，期於始都計斤，十一世茲丕歸莒，至紀公復己姓。路史後紀注。

郳。

郳子貜且。郳定公也。穀梁成十六年疏。

隨。

隨國名。穀梁僖二十八年疏。

鄶。

會人，即檜之祖也。詩檜風正義。

舒鮑。

小國。路史國名紀注。

空桐。

商後國。全上。

黎。

瓦。

鐵。全上云七國，並見世本。

比。

蜀。

蜀之爲國，蓋自人皇。路史前紀注。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史三代世表索隱。路史前紀注引蜀王每世相承爲黃帝後，又引五丁事，知王陵明，頁力能徙山遷石。

鬼。

彭。

韋。

昆。

卿大夫世本

魯。

臧氏。

臧僖伯名彊，字子臧，孝公之子。左隱五年正義。考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左莊二十八年正義，禮檀弓

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史魯世家索隱。

厚氏。

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禮檀弓正義。

郈昭伯名張。魯孝公之後。稱郈氏。史魯世家索隱。郈郈古音同。

施氏。

施伯。魯惠公孫。史魯世家正義。

仲孫氏。

慶父生穆伯放。放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禮檀弓正義。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敬

伯。全上。

仲孫貜生南宮縚。禮檀弓正義。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史孔子世家索隱。敬叔。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六世孫。禮正義。全

上。魯孟僖子生閔。號南宮敬叔。叔生路。路生會。會生虔。爲南宮氏。姓纂二十三篇。

叔孫氏。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仲州仇。

禮檀弓正義。州仇。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論語正義。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禮檀弓正義。

季孫氏。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禮檀弓正義。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穀梁文五年疏。案此及國語韋注。季友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則禮正義多出一代。行父。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謚曰文子。詩桑扈正義。

季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禮檀弓正義。

季悼子之子公甫靖。全上。悼子紇生穆伯靖。全上。季悼子紇生穆伯。穆伯生文伯歜。文伯歜生成伯。成伯生

頃。爲公父氏。姓纂一史。

仲氏。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禮檀弓正義。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嬰。史魯世家索隱。遂遂古字通。

子叔氏。

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禮檀弓正義。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逆。左定十一年正義。魯

文公生惠伯叔肸。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子叔子叔生叔弓。叔弓生仲南文楚及伯張穆伯定

伯。爲子叔氏。姓纂六正。

齊。

國氏。

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禮檀弓正義。

高氏。

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宜子。宜子生厚。厚生止。左襄二十九年正義。案正義引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元孫之子。敬仲生莊子。莊

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左正義全上。傾子之孫鄰。左昭十二年正義。案正義引世本文。偃作鄰。云鄰偃字相近。鄰即所云高偃是也。博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必有一誤。

管氏。

管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庶。庶產悼子其夷。夷產

襄子武。武產景子能陟。陟產僖。凡九代。史管蔡列傳索隱。

陳氏。

夷孟。思。史田世家索隱。

閭孟克。正。全上。

陳桓子无字産子悊，悊産子獻，獻生鞅。史齊世家索隱

僖公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左哀十四年正義 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尙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史田世家索隱

案史索隱引世本云，成子兄弟凡七人，杜預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疑引譌會。集案成子兄弟八人，則皮已有此，而世本昭子既不名莊，則名莊者絕非杜氏臆說，孔穎達春秋正義所引世本，杜氏與目當有據也。司馬貞所見本耳。又史索隱作僩茲，杜預集解作意茲，照意古音義通，正義引世本作兵茲，僖子僖公。

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禮檀弓正義 史田世家索隱引襄子盤作班，莊子白，皆本名伯。

闞邱氏。

齊闞邱虛生嬰，嬰生歐，歐生堇，堇生施。姓纂九魚。

案武族略云，闞邱本邾地，爲齊所幷，往時闞邱氏食邑於此，故以名正，闞邱嬰之後也。樣例公子譜皆略，惟世本詳焉，故並載之。

晉。

欒氏。

欒叔賓父。史晉世家正義

郤氏。

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左成十一年正義 豹生義，義生揚，揚生州。仝上 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左成二年正義

韓氏。

韓萬，曲沃桓叔之子。史韓世家索隱 韓萬，莊伯弟。左桓二年正義 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輿生獻子厥。左宣十二年正義

韓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史韓世家索隱

案左傳正義引韓世家云，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史云武子至韓厥也。又引世本文，謂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是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今案索隱所引世本中有定伯簡一世，左傳僖十五年有韓簡，杜注亦云晉大夫韓萬之孫，然則史云三世有韓厥，錯矣，而服虔杜預說當據此，孔穎達所見世本轉寫者失之也。

平子名須，宣子子也。史索隱仝上

簡子名不信。仝上

莊子名庚。仝上

武子名啓章，康子子。史魏世家索隱

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illegible]，爲韓言氏。姓纂二十五寒。

趙氏。

公明生趙夙。左成十年正義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史趙世家索隱 趙夙爲衰祖，衰爲夙之曾孫。左宣三年正義

案史記趙世家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是趙夙爲衰祖，史公亦是依世本也。索隱既引世本云云，復引左傳疏以趙夙弟均與夙爲衰祖之說不合，古籍流傳，轉寫多誤，卽如索隱單行本，則於史記又出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多出一代。

景叔名成。史趙世家索隱

代成子起，卽襄子之子。仝上

襄子子桓子。仝上 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史趙世家索隱

魏氏。

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左閔元年正義 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史魏世家索隱引武仲生莊子絳。 降生獻子荼。史索隱引獻子名荼，莊子之子。 荼生簡子取。史索隱引簡子名取。 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史索隱引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子生桓子駒。以上竝引見魏世家正義

桓子斯是魏駒之子。史索隱仝上

荀氏。

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候。候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史趙世家索隱

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盾。盾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史索隱全上

程鄭。荀氏別族。左成十八年正義

士氏。

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左文十三年正義 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史趙世家索隱

繆氏。

繆生司空頗。頗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繆游。游生談。談生秦。左昭十五年正義 史趙世家索隱引紀秦是繆游之孫。繆談之子。

羊舌氏。

叔向兄弟有季夙。左昭五年正義

衛。

孫氏。

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左成十四年正義

公叔氏。

獻公生成子管。管生文子拔。拔生朱。禮檀弓正義 論語疏

公孟氏。

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左哀八年正義

司寇氏。

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庆。爲司寇氏。禮檀弓正義

將軍文氏。

文子生閼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禮正義全上

趙氏。

趙懿子兼生昭子鞅。鞅生趙陽。左定十四年正義

孔氏。

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禮祭統正義

宋。

孔氏。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詩商頌正義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桓元年正義 穀梁桓二年疏

仲尼圬頂。反首。張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脅。駢脅。慶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路史後紀注 後數世皆一子。禮檀弓正義

華氏。

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左隱八年正義。杜元年正義引譙周云。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左成十五年正義。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右師。左文十六年正義。

樂氏。

戴公生樂甫祏。祏生頑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僕伊與樂豫。左文七年正義。戴公生樂甫祏。祏生頑甫澤。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呂。左文十八年正義。戴公生樂甫祏。祏生右甫顯。釋。釋生夷甫師。師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暫。暫生子翠喜。皇覽。稽弓正義。

皇氏。

皇父。戴公子。左文十年正義。

仲氏。

莊公生右師戌。戌生司城師。左成十五年正義。

公孫名固。爲大司馬。史失世家正義。

案公孫固。未知何氏。因出自莊公。稱仲氏後。

鱗氏。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瞻。瞻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姜。姜生小司寇朱。左成十五年正義。文七年正義引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瞻。

向氏。

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營守。守生小司寇鱄及合左師。左成十五年正義。向戌生東鄉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

卽向巢也。巢是巢之弟。稽弓正義。

蕩氏。

公孫蕩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左成十五年正義。

鄭。

子翠氏。

鄭穆公子喜。字子翠。翠生子展舍之。舍之生子皮虎。或作子軒氏。姓氏書辨證二十三。案軒繹古書。

子駟氏。

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左昭十九年正義。

子國氏。

鄭穆公子國。發。發生子產僑。僑成子。僑生子思參。參生子玉珍。珍生子樂耶。耶生子。爲子駟氏。姓氏辨證

艾獵。叔敖之兄。左宣十一年正義。蔿艾獵是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左襄十五年正義。

屈氏。

屈瑕。屈建之祖父。左襄二十五年集解。

陽氏。

穆王生王子揭。揭生尹。尹生令尹。左昭十七年正義。

沈氏。

楚縣葉公子高。論語葉正義。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論語正義。

姬姓。

芮魏相姬姓。左襄十五年正義。

息國。姬姓。左隱十一年正義。

芮魏相姬姓。左桓四年正義。

隨國。姬姓。左桓六年正義。

荀賈皆姬姓。左桓九年正義。

晉魯衛鄭曹滕。姬姓。左襄十一年正義。

鮮虞。姬姓。白狄也。左襄十三年疏。

唐。姬姓之國。史楚世家正義。

沈。姬姓。史楚世家索隱。

霍國。姬姓。史三代世表索隱。路史國名紀作姬姓。注云今本作姬姓。

鄅。姬姓。鄭大夫馮簡子後。姓纂一東。案氏族略三引世本云鄅國姬姓。

巳姓。

巳姓。出自少皞。左昭十七年正義。

莒。巳姓。左隱二年正義。襄十一年正義。自紀公以下爲巳姓。左隱二年正義。

任姓。

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左隱十一年正義。謝。任姓。黃帝之後。姓氏急就篇注。章。任姓之國。水經注。章注引章姓任。薛。任姓。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後爲氏。左襄十一年正義引首三字。餘引見急就篇注。舒。任姓。急就篇注。呂。任姓。上。全祝。任姓。上。全終。任姓。上。全泉。任姓。上。全

世本氏姓篇

案左傳隱十一年正義引世本氏姓篇。史記姜本紀集解引應劭說。尤可想見篇目之舊。今仍依其目。

姜姓。

炎帝。姜姓。水經洧水注。御覽五十九引水經。餘引世本。炎帝神農氏。左昭十七年正義。

向。姜姓。左隱二年正義。

州國。姜姓。左桓五年正義。

齊。姜姓。左襄十一年正義。

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水經潁水注。

畢。任姓。全上。過。任姓。全上。

姞姓。

燕國。姞姓。左隱五年正義。案太平寰宇記一引世本。東鄙燕國侯伯。盛子牟。封邶。逢城內作地道刺子牟。名封邶。盛。亦名燕子。

密須。商時姞姓之國。氏族略二。姓氏書辨證三十六引密須。商時姞姓國也。文王滅之。其後以國爲氏。氏族略二有密須氏。引世本云。

姚姓。

帝舜。姚姓。左隱八年正義。舜姓姚氏。左隱八年正義。

姒姓。

有扈氏。與夏同姓。書甘誓正義。

彤。姒姓之國。書顧命正義。

杞。姒姓。左襄十一年正義。

斟灌氏。斟鄩氏。夏同姓諸侯。史夏本紀索隱。

有南氏。全上。

弗氏。全上。

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史周本紀正義。譜史後紀注引莘國。姒姓。禹後。文王妃家二。

子姓。

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商。左隱元年正義。宋。子姓。左襄十一年正義。北殷。子姓。姓纂二十五引。案姓纂五十候又引隱書子姓。盈親。空同。子姓。

氏族略三。北施。子姓。姓氏考證四十。

案史殷本紀索隱云。世本有蜀氏。又有時氏。番氏。黎氏。

偃姓。

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鳧。左文十二年正義。舒蓼。偃姓。皋陶之後。氏族略二。舒鮑。偃姓國。姓纂九魚。氏族略二引舒鮑。偃姓國。晉悼公大夫有舒鮑。無終。姓纂引此句。大夫作子。

蓼六皆偃姓。史祀世家索隱。

嬴姓。

黃。嬴姓。左莊十九年正義。江。黃二國並嬴姓。史陳祀世家索隱。

徐奄二國皆嬴姓。左僖元年正義。徐。嬴姓。史齊世家索隱。

終黎。嬴姓之國。史伯子嘗傳索隱。

應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也。史秦本紀集解。

鍾離。嬴姓。水經淮水注。史秦本紀集解引世本鍾離。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姓。廣韻三鍾注。姓纂三鍾引鍾離。與秦同祖。嬴姓也。

案氏族略三引鍾離。鍾姓。即鍾氏。以伯州犁居鍾離。故曰鍾離氏。亦省言鍾氏。州犁奔晉。子姓。世世本云與秦同祖。竊疑鍾離。左傳。巷伯。皆云嬴姓。以演後別爲二氏。故氏族略又引錄鍾離姓之說歟。

淮夷。嬴姓。路史後紀注。

巳姓。

昆吾。古巳姓國。夏時諸侯伯。祝融氏之後。姓纂二十三魂。氏族略二。

嬀姓。

參氏。嬀姓。陸終第二子。參胡後。氏族略四。姓纂二十三嬀引。嬀姓子。陸期作目胡。廣韻二十一登引世本。亦無嬀姓字。

嬀。防姓。史夏本紀索隱。

姓鑄。名鑿。在周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莊子寓文。論語。索隱姓出論。

妘姓。

夷。妘姓。左僖元年正義。

偪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左襄十年正義。偪陽。妘姓國。爲晉所滅。子孫因氏焉。唐風十篇注。

鄅爲妘姓。左昭十八年正義。

溴。妘姓。路史國名紀。

曹姓。

邾。小邾。曹姓。左襄十一年正義。

芈姓。

越。芈姓也。與楚同祖者也。漢書地里志注臣瓚說。

熊姓。

羅。熊姓。左桓十二年正義。

歸姓。

胡。歸姓。史老莊列傳索隱。胡子國。歸姓。路史國名紀。

允姓。

都。允姓國。昌意降居爲侯。水經釋例。路史國名紀。

允格。允姓國。路史後紀注。

曼姓。

鄅爲曼姓。左桓七年正義。

公父氏。以上多曹姓。以下多曹氏。悉以姓篇通志氏族略姓氏書辨證之次爲序。其三書所引同者附注於前書中。其有已引於前姓內者亦不復贅。其他書所引者錄於末。

魯季悼子紇生穆伯。穆伯生文伯歜。文伯歜生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姓篇一本。

中行氏。

晉荀逆遂生桓子林父。將中行。爲中行氏。姓篇全上。

嬀氏。

帝舜之後。舜生嬀汭。子孫氏焉。姓篇五支。

差師氏。

魏公族有差師氏。姓篇全上。

師子氏。

鄭有師子濮。姓篇六脫。

司城氏。

宋戴公生東鄉克。孫樂喜。爲司城氏。陳哀公子弼勝之後。亦爲司城氏。姓篇七之。

司寇氏。

衛靈公子郢子孫。爲司寇亥之後。姓篇全上。案氏族略四引世本。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郢之子孫爲衛司寇。以官爲氏。司寇亥即其裔也。

司功氏。

晉大夫司功放子。其先士匄也。因官氏焉。姓篇全上。氏族略四。

詹葛氏。

有鄘氏之後焉。齊葛氏。姓纂九魚。氏族略二

齊季氏。

齊襄公子季奔楚。因氏焉。得有大夫齊季寇。姓纂十二齊。氏族略四。

西陵氏。

春秋時有大夫西陵蔿。姓纂仝上。姓氏書辨證引同。

韓言氏。

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稱。爲韓言氏。姓纂二十五寒。氏族略四。

安是氏。

老萊妻安是女。姓纂仝上。

強梁氏。

衛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強梁。因氏焉。姓纂十陽。氏族略四。

常滕氏。

宋大夫。炀公時有常滕邦。姓纂仝上。

乘氏。

乘雎。古賢人。姓纂十六蓋。氏族略三。

什氏。

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什氏。姓纂十七豆。氏族略三引春秋時莒所滅。作魯六年莒滅之。

南宮氏。

孟僖子孫閼。號南宮敬叔。叔生貜。貜生會。會生虔。爲南宮氏。姓纂二十二覃。

甘士氏。

宋司徒華定甘士氏。周卿士。甘平公爲王卿士。後氏焉。姓纂仝上。

子叔氏。

魯文公生惠伯叔肸。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子叔。子叔生叔弓。叔弓生仲南文楚及伯彊穆伯

定伯。爲子叔氏。姓纂六止。

子革氏。

宋司城子革之後。又曰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姓纂仝上。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引姓纂轉引世本云皆誤矣。謹案春秋學氏錄子革。宋司城子罕非子革氏。

子侗氏。

陳僖子生厲邱子侗。憲莊。因氏焉。姓纂仝上。氏族略三。

子郢氏。

衛公族昭子郢之後。姓纂仝上。姓氏書辨證引姓纂。作時子郢。

子午氏。

楚公子午之後。姓纂仝上。姓氏書辨證引同。

子獻氏。

陳桓公孫子獻之後。姓纂仝上。氏族略二。

子蕩氏。

宋戴公生子蕩。因氏焉。姓纂仝上。姓氏書辨證引同。

子工氏。

齊頃公子子公之後。姓纂全上。氏族略三引子工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工之後。

子揚氏。

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爲子揚氏。姓纂全上。氏族略三。

子芒氏。

陳僖子生子芒碭。因氏焉。姓纂全上。

史鰌氏。

衛史鰌之後。姓纂全上。氏族略四。衛有史朝宋朝。齊魏。姓氏書辨證引世本。衛史鰌之後。謂案嵩與耕道。必史朝氏也。

楚季氏。

楚若敖氏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陵。姓纂八語。氏族略四。

楚鳩氏。姓纂十鮮。

馬師氏。

鄭穆公有馬師之官。馬師頡。馬師朔。馬師縱。姓纂三十五馬。

右師氏。

宋武公生公子中代爲右師。因氏焉。姓纂四十四有。

右史氏。

古者右史記事。因氏焉。周右史戌。姓纂全上。氏族略四。

仲行氏。

宋有仲行寅。晉大夫有仲行氏。姓纂一送。姓氏書辨證引姓纂。引世本首無宋字。案宋當晉字之誤。

季融氏。

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姓纂六語。

季隨氏。

周八士季隨之後。姓纂全上。氏族略四。

季嬰氏。

晉樓季嬰之後。姓纂全上。氏族略四。

大季氏。

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姓纂十四泰。

邵皓氏。

惠公族光子孫憲爲邵皓氏。姓纂十五巧。

鬬門氏。

陳鬬父之後。楚大夫有鬬門椒。姓纂五十帖。

叔向氏。

晉羊肸字叔向。因氏焉。姓纂一屋。

叔夙氏。

羊舌職生叔夙。爲叔夙氏。姓纂全上。姓氏書辨證引姓纂。謂引姓纂。引世本。

不夷氏。

世本

宋不爽市須之後。姓譜八卷。

伯宗氏。

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姓纂二十陌。姓氏書辨證引劉。

巴氏。

巴子國。子孫以國爲氏。通志氏族略二。

莢氏。

莢成僖子。晉大夫也。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四十引晉大夫有莢成僖子。唐韻二十九麌注。

狐邱氏。

晉大夫狐邱林之後。氏族略三。

閭邱氏。

案氏族略三云陳侯公子閭皆略。梁書杼。蓋春秋閭邱嬰之後也。

廉邱氏。

齊大夫廉邱子之後。氏族略三。

東鄉氏。

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二引書本無人字。唐韻一東注。

西鄉氏。

宋大夫西鄉錯之後。氏族略三。唐韻十二庚注引宋大夫西鄉錯。西鄉錯。

鄧州氏。

七四

世本

晉郡豹孫步禍生郡州。因氏焉。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二十九。

少施氏。

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三十三引施父之後。支孫爲少施氏。

子乾氏。

齊公子郤字子乾之後。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二十二引齊頃公子子乾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子泉氏。

齊頃公之子公子湫字子泉之後。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二十二引齊頃公子子泉湫。因氏焉。齊大夫潤湫。唐韻一先注。姓氏急就章注潤氏引世本。

案泉潤古通用。

子占氏。

陳桓公生莒字子占之後。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二十二引陳成子占莒。莒生子良。良子以王父字爲氏。

棋水氏。

老萊娶棋水氏。氏族略四。

罍氏。

元罍之後。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十。

遞氏。

魯大夫仲遞之後。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六。

季嬰氏。

晉靖侯孫季夙之後。氏族略四。

七五

世本

宋大夫司馬卬之後。氏族略四。

子罕氏。

宋大夫子罕之後。氏族略四。

子木氏。

宋大夫子木之後。氏族略四。

子冉氏。

宋大夫子冉之後。氏族略四。

子朝氏。

宋大夫子朝之後。氏族略四。

子尾氏。

齊大夫子尾之後。氏族略四。

子旗氏。

齊大夫子旗之後。氏族略四。

子雅氏。

齊大夫子雅之後。氏族略四。

七六

大狐氏。

晉大夫狐伯生突生毫爲大狐氏。其後大狐容爲晉大夫。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一。

大戊氏。

晉公子大戊教昭爲原大夫。氏族略四。

去疾氏。

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取以別族。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

季老氏。

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二十九。

泥氏。

宋大夫卑泥之後。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四引作掘事。

方叔氏。

鼓方叔之後。氏族略四。

慶父氏。

楚大夫慶父之後。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四引魯大夫慶父之後有慶父將爲楚工正。

韓餘氏。

韓宣子餘子之後。因氏焉。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八引韓宣子子餘之後氏焉。

徐獻氏。

宋司徒華定後爲徐獻氏。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二。

將軍氏。

衛靈公子昭生子郢生文子才芳爲將軍氏。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十四引衛靈公子郢生文子編平爲將軍氏。

右師氏。

宋莊公生公子中世爲右師氏。氏族略四。

伍參氏。

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爲氏。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四引伍參之後。楚昭王時有伍參。

鬬班氏。

羋姓鬬彊生班。因氏焉。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三十四。

鬬彊氏。

羋姓若敖生鬬彊。因氏焉。氏族略四。

尹文氏。

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氏族略四。

恆氏。

楚大夫恆思公之後。氏族略五。

瞻葛氏。

宋戴公時有瞻葛郝爲大夫。氏族略五。案瞻葛。當即姓譜所引瞻葛。

甫爽氏。

宋大夫甫爽之後。氏族略五。姓氏書辨證二十三引宋有大夫甫爽文叔。

世本

公旗氏。

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滑。姓氏書辨證二。

公他氏。

有蒲邑大夫公他世卿。其先以王父字爲氏。姓氏書辨證全上。案廣韻一東引蒲邑大夫公他世卿。

公牽氏。

齊公子牽之後有公牽氏。姓氏書辨證全上。案廣韻一東引同公子牽作成。

公襄氏。

魯大夫公襄昭。魯襄公太子子野之後。姓氏書辨證全上。

公金氏。

秦公子金之後有公金氏。姓氏書辨證全上。案廣韻一東引同。

公朱氏。

宋公子朱之後。姓氏書辨證全上。案路史後紀注引世本。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

薳子氏。

出自薳子顯起之後。楚大夫有薳子班。姓氏書辨證四。

車遲氏。

齊有臨淄大夫車遲氏。姓氏書辨證十二。案廣韻二十三魂引齊臨淄大夫車門遲。

羌瀘氏。

衛公族羌之孫瀘爲羌瀘氏。姓氏書辨證十四。

世本

羌師氏。

衛公族有羌師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唐孫氏。

郝姓唐堯之後。其孫仕晉。自爲唐孫氏。姓氏書辨證十五。

承氏。

衛大夫承之後。姓氏書辨證十七。案後漢書承宣注引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

薳子氏。

陳威公生昭子來將孫卑爲薳子氏。姓氏書辨證十九。

子游氏。

鄭穆公生子偃字子游之後。姓氏書辨證二十二。

子孔氏。

鄭穆公生子喜字子孔之後。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士氏。

魯叔孫成子生齊季爲子士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嘉氏。

季平子生昭伯嘉。其後爲子嘉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石氏。

陳威子生石。難自別。爲子石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世本

子穆氏。

陳僖子生子穆安。因爲子穆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然氏。

鄭穆公子子然之後。姓氏書辨證同上。

子沮氏。

陳烈子生子沮與。後爲子沮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裏氏。

齊桓公子子裏之後。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季氏。

楚公族子季氏。姓氏書辨證全上。

子成氏。

魯季平子生子成叔彭侯之後。姓氏書辨證全上。

卷子氏。

衛文公後卷子。子州氏焉。姓氏書辨證二十五。

雍門氏。

齊頃公生子夏勝。以所居爲雍門氏。姓氏書辨證二十九。案左隱二十年正義引世本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甫。

季騧氏。

周八士季騧之後。姓氏書辨證全上。

世本

八七

世本

太公氏。

太公叔穎。姓氏書辨證三十一。案廣韻一引同。

下門氏。

晉有大夫下門聰。姓氏書辨證三十三。案廣韻二十三魂注引同。

涉北氏。

楚大夫有涉北氏。春秋涉北帶是也。姓氏書辨證四十。廣韻六脂注引楚大夫有涉北帶。

融氏。

祝融之後。又復姓融夷氏。祝融後葷父之允。以融夷爲氏。姓氏急就章注。

羅氏。

夏有武羅。其後氏焉。全上。

賜氏。

齊大夫簡子賜之後。全上。

墨夷氏。

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全上。案廣韻六脂注引同。

宅氏。

楚平王孫有田公之戚。全上。案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同。

老成氏。

宋有大夫老成方。全上。案廣韻十四清注引同。

世本

八八

八九

陽氏。

陽侯。路史後紀注。

宋衷曰。陽侯。伏羲之臣。蓋大江之神者。全上。

封父氏。

魯大夫封父彌眞然。全上。

伐氏。全上。

公之氏。

晉大夫公之文。廣韻一東注。

公紀氏。

衛有大夫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全上。

庸孫氏。

齊大夫長孫佳食邑於庸。其孫仕晉。後號庸孫氏。廣韻二十三魂注。案此與姓氏書辨證不同。

巴氏。

樊氏。

暉氏。

相氏。

鄭氏。

屈若之先故出巫誕。巴郡南郡號。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屈若名曰務相。姓巴氏。與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仍共梟劍於石。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服。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飛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繫此。卽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繫之。廩君卽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尙秦女。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姓氏書辨證十二引博物。御覽三十七九百四十四事類賦舟賦注皆散引文。

何氏。

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氏爲韓後。紀篇謂史因本。

案此與彩繪全引應劭說。但當是氏姓篇注文。但未知是何人注。今無可附。故特殿於後。

世本氏姓篇補遺

北唐氏。

晉有高人。隱於北唐。因以爲氏。廣韻二十五德注。

世本居篇

案史記吳世家索隱引居篇文。今闕佚其目。

帝都。

黃帝都涿鹿。路史後紀二注。涿鹿在鼓城南。續漢書郡國志注。御覽一百五十五。王應麟地理通釋。並引世本。並作彭。

舜居嬀汭。水經沩水注。嬀墟在西城西北。舜之居。漢書地理志應劭注。路史國名紀引嬀墟在西城西。舜居。又引嬀墟。舜所都。在西城。應劭並釋云。世本舜居嬀內。在沩中西城。墟百嬀墟在西北。舜所居也。又云。通典金州西城縣有嬀墟。帝王世紀謂之嬀墟。世本曰陳澔。古文尚書周書嬀汭。然則世本文當作嬀內矣。

及。

馮翊咸陽。及後乃徙安邑。酈道元水經注。馮翊咸陽。在大梁之南。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御覽一百五十五引伸王。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墟黑並釋引同。

殷。

契居蕃。水經濟水注。御覽一百五十五路史後紀注。地里通釋引同。

昭明居砥石。書帝告序正義。路史後紀注。地里通釋。復遷商。路史注。全上。相徒商邱。本顓頊之墟。御覽一百五十五。

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史殷本紀集解。

太甲從上司馬在鄴西南。御覽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紀輯引世本。

周。

武王在酆鄗。文選西都賦注。案路史國名紀注云篇世本作鄗。

懿王徙於犬邱。詩小雅瞻正義。御覽一百五十五。

宋衷曰。懿王自鎬徙都犬邱。一曰畎邱。今槐里是也。史周本紀索隱。

厲王淫亂。出於彘。御覽一百五十五。

平王即位。徙居洛。全上。

敬王東居成周。全上。

赧王又徙居西周。全上。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史周本紀索隱。錢謙益典籍補注。地里通釋引同。

吳。

吳孰哉居蕃離。史吳世家索隱。地里通釋。

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蕃離。今吳之餘暨也。史索隱及通釋並全。

孰姑徙句吳。史索隱全上。文選吳都賦注。地里通釋。

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史全上集解。索隱並全。通釋。

注。孰姑。諸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文選注全上。

諸樊徙吳。史全上集解。

魯。

煬公徙魯。史魯世家集解。

宋衷曰。今魯國。全上。

燕。

召公居北燕。史燕世家集解。

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全上。

桓侯徙臨易。史全上集解。

宋衷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全上。

蔡。

蔡叔居上蔡。書蔡仲之命正義。史管蔡世家集解。地里通釋。

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水經汝水注。案水經注本引世本文。今以其文義似注。故列爲注。

胡徙居新蔡。史管蔡世家集解。

宋衷曰。胡徙居新蔡。書正義史集解並同。以奉叔度祀。從水經汝水注增。故名其地爲新蔡。句引見水經汝水注。

平侯徙下蔡。從史宋索隱補。

宋衷曰。平侯徙下蔡。史管蔡世家索解。索隱同。案索隱云。今世本無者。近脫耳。則宋注此句當是脫文。

晉。

唐叔虞居鄂。史晉世家集解。

世本

宋衷曰。鄆地。今在大夏。全上。

衛。

宋衷曰。今定昌也。史衛世家索隱。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全上。

成公徙濮陽。史衛世家集解。

宋衷曰。濮陽帝邱地名。全上。

鄭。

鄭桓公封棫林。左昭十六年正義。桓公居棫林。徙拾。史鄭世家索隱。

宋衷曰。棫林與拾。皆鄭地名。史索隱全上。封桓公。乃名爲鄭。王應麟詩地里攷。

厲公居櫟。從史記補。

宋衷曰。櫟。今潁川陽翟縣。史全上集解。

文公徙鄭。從史記補。

宋衷曰。即新鄭。史全上索隱。

曹。

宋衷曰。濟陽定陶縣。史索隱。

滕。

錯叔繡封滕。踏史後紀注。

宋衷曰。今沛國公邱。是滕國也。史陳杞世家索隱。

杞。

世本

宋衷曰。杞。今陳留雍縣故地。史杞世家集解。

宋。

宋更名睢陽。史宋世家集解。地里志睢陽。

楚。

楚熊居丹陽。左桓二年正義。

宋衷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左正義全上。僖四年正義引丹陽南郡枝江縣也。

武王徙郢。左桓二年正義。

宋衷曰。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左正義全上。

秦。

秦非子始封於秦。御覽一百五十五。

莊公徙廢邱。全上。

文公徙汧。全上。

寧公又都平陽。全上。

獻公徙治洛陽。全上。

孝公自櫟陽徙咸陽。全上。

邾。

邾顏居邾。肥徙郳。左莊五年正義。

宋衷曰。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全上。

沈。

沈國在汝南平輿。史索隱。

胡。

胡在汝南。全上。

滑。

周武王封弟處於滑。史三代世表索隱。

鄘。

周圻內國。路史國名紀。

武羅。

夏武羅國。莒都之武邑。全上。

莒。

輿期始都計斤。茲丕歸莒。路史後紀注。

韓。

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史韓世家索隱。

宋衷曰。今河東平陽縣。全上。

趙。

成季徒原。史趙世家索隱。

宋衷曰。今雁門平原縣。全上。

魏。

畢萬居魏。荀子子道注。

魏武子居魏。史魏世家索隱。

悼子徒霍。全上。

宋衷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全上。

案世本鄭大夫無悼子。索隱云此則是有悼子代自脫耳。

悼子徒安邑。史索隱全上。前漢書注全。文侯亦如之。前漢書注全上。

中山。

中山武公居顧。史趙世家索隱。○路史後紀注。國名紀引並全。

桓公徒靈壽。全上。

世本作篇。案周禮鞮鞻氏注引世本作正義曰世本有作篇。今輯佚其目。

燧人。

燧人出火。禮記禮運正義。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傳元命苞大殺圖經十四。同此。北堂書鈔論四十。大智度論五十三。續博物志二十七。同此。法苑珠林供養篇五十三。竹木篇同。

庖犧。

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禮記月令正義。

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純一於行也。北堂書鈔一百十。樂部。御覽五百七十六。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宓犧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絃。風俗通義。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釋樂疏。通典

伏犧作琴。山海經海內經注。伏犧作琴瑟。琴經正義。

伏犧臣芒氏作羅。路史後紀一注。

芒作罔。御覽八百三十四。廣韻三十六盍注引罔起犧臣所作。

宋衷曰。芒庖犧之臣。御覽同上。

神農。

神農和藥濟人。汪繼培輯本。

神農作琴。禮記樂記正義。爾雅釋樂疏。風俗通義。初學記十六。通典樂四引琴。神農所造。玉海一百十。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商。賈憲廣雅音釋。

神農作瑟。山海經海內經注。玉海一百十引山海經注同。

蚩尤作兵。御覽二百七十。蚩尤以金作兵器。廣韻十二庚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矟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路史後紀四注。

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御覽全上。

黃帝。

黃帝見百物始穿井。初學記七。

黃帝樂名咸池。禮記樂記正義。

黃帝造火食旃冕。禮記冠義正義。黃帝作旃冕。李善注引作旒。御覽六百八十六。路史後紀五注。黃帝作旃。爾雅釋文。御覽三百四十。玉海八十三。黃帝作旃。亦曲柄旃。以招士衆也。廣韻二仙注。黃帝作冕旒。左桓二年正義。釋元龜華嚴經十八音義。通典禮十七。冠禮疏。黃帝作冕。形長論語疏。三禮圖黃帝造冕。

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通典同上。宋均曰。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旒者。應劭曰。周始垂旒也。御覽六百八十六。宋仲子曰。冕。冠之有旒者。左正義論語疏。

羲和占日。史記歷書索隱。

常儀占月。全上。羲和作占月。玉海九。

后益作占歲。御覽十七。玉海九。

更萬占星氣。史記索隱全上。

大撓作甲子。書舜典正義。左傳序正義。史記歷書索隱。黃帝令大撓作甲子。路史後紀一注。

宋衷曰。大撓。黃帝史官。書正義左正義。疏全上。

隸首作算數。史記歷書索隱。隸首作數。文選西京賦注。廣韻十過注。二十九換注引黃帝時。隸首作數。當脫一算字。

宋衷注曰。隸首。黃帝史也。文選注全上。

伶倫造律呂。史記歷書索隱。

容成造歷。書舜典正義。左傳序正義。廣韻二十三錫注。北堂書鈔歲時部。藝文類聚五。御覽十六。以上三書俱引容成作歷。

宋衷注曰。容成。黃帝史官。書正義左正義。疏全上。御覽十六引注黃帝之臣。書鈔引注容成黃帝臣也。

案史記歷書索隱引世本。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萬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作調歷。是容成作歷兼綜六術也。

鄭氏家訓勉學篇云。世本容成造歷。或稱黃帝使羲和。其說一至於此。

苍頡作書。尚書序正義。苍頡造文字。周官外史疏。汜勝苍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廣韻九魚注兩引。

宋衷注曰。苍頡沮誦。黃帝史官。路史後紀一。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頡沮誦。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分設左右。初學記二十一。

案路史後紀一引世本。苍頡沮誦作書。又引宋衷注苍頡沮誦。黃帝史官。路史不知衷何所據。廣韻所引下六字。當與原文相沿。

史皇作圖。文選宣貴妃誄注。御覽七百五十。史皇苍頡同階。路史後紀一。

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文選御覽注並全上。

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史皇黃帝之臣也。始制圖畫。創制形法。體象天地。功侔造化。云見世本。

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氾論訓注。路史後紀五注作倚作裳。玉海八十一。

案高誘注曰。伯余黃帝臣。

胡曾作衣。廣韻八微注。御覽六百八十九。路史國名紀六。

宋衷注曰。黃帝臣。御覽全上。

胡曾作冕。路史後紀五注。

宋衷注曰。黃帝臣也。路史注全上。

於則作屨履。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路史後紀五注引黃帝臣於則作屨履。

宋衷曰。黃帝臣。草曰屨。麻曰履。御覽全上。

雍父作舂杵臼。御覽七百六十二。雍父作舂。廣韻三鍾。御覽八百二十九。路史餘論二引雍父蹂舂。雍父作杵臼。廣韻八語。釋元應寄世阿毗曇入音義引雍父作杵。黃帝臣也。雍父作臼。廣韻四十四有。

宋衷曰。雍。黃帝臣也。御覽七百六十二。

胲作服牛。初學記二十九。御覽八百九十九。路史後紀五注。廣韻十八尤注引黃帝臣胲作服牛。

注曰。胲。黃帝臣也。能駕牛。初學記同上。御覽無下三字。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御覽全上。

相土作乘馬。周禮校人注。荀子解蔽篇注。玉海七十六引荀子注同。本物紀原七。鼐作駕。本物紀原全上。

宋衷云。皆黃帝臣。紀原全上。

共鼓貨狄作舟。山海經海內經注。北堂書鈔舟部引作化狄。藝文類聚七十一。初學記二十五。一切經倶舍論六音義。廣韻十八尤。御覽七百六十九。

注曰。二人。黃帝臣也。藝紀全上。一切經音義全上引宋衷曰。黃帝臣也。共鼓貨狄。黃帝二臣。類聚御覽引並同上。

女媧作笙簧。禮記明堂位疏注。玉海一百十。女媧作簧。風俗通義。北堂書鈔樂部。文選長笛賦注。御覽五百八十一。

宋均注曰。女媧。黃帝臣也。藝紀文選注玉海並全。路史後紀二注引世本注女媧笙簧爲黃帝臣。

隨作笙。西晉律歷志注應劭說。北堂書鈔樂部。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釋元應大寶經六音義。通典樂十四。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風俗通義。

宋衷注。隨。女媧氏之臣。路史後紀二注引世本以爲隨作及宋衷注。

隨作竽。廣韻十虞。文選吳都賦注。御覽五百八十一。

夷作鼓。玉海一百十。

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通典樂四。

揮作弓。禮記射義正義。山海經海內經注。北堂書鈔武功部引揮始作弓。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一切經音義見律八音義。御覽三百四十七。玉海七十五。一百五十。廣韻一東三禮圖引黃帝臣揮作弓。

夷牟作矢。禮記射義正義。北堂書鈔引夷牟始作矢。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一切經音義見律八音義。御覽三百四十九。三禮圖。玉海七十五。一百五十。牟夷作矢。山海經海內經注。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箭。

帝臣夷牟作。龍龕手鑑竹部引世本牟作弁。

宋衷注曰。夷牟。黃帝臣也。禮記注。書鈔荀子注玉海引並同。案御覽引注夷牟黃帝二臣。二疑衍。釋或引夷牟。或引牟夷。存攷。

巫彭作醫。山海經海內經注。

顓頊。

祝融作市。呂覽文。玉篇巾部。廣韻六止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二。

宋衷云。顓頊臣也。釋文。祝融。顓頊臣。爲高辛氏火正。初學記全上。

堯。

陶制五刑。路史後紀七注。

巫咸初作醫。玉海六十三。

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御覽七百二十一。

巫咸作筮。周禮龜人注。初學記二十。玉海六十三。一百三十五。

巫咸作鼓。玉海一百十。

無句作磬。禮記明堂位鄭注。周禮考工記疏。風俗通義。山海經海內經注。一切經四分律十一音義。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六。玉海一百九。諸書無一作功通。

注云，無句，堯臣也。初學記。全上。

化益作井。周易釋文。初學記七引伯益作井。御覽一百八十九引伯夷作井。

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堯臣。釋文全上。玉海二十四引釋文同。

舜。

舜始陶，及臣昆吾更增加也。一切經四分律一音義。雖圖此爲心論三音義。史記索隱傳集解引昆吾作陶。

倕作規矩準繩。玉篇天部。諸書倕一作垂。古字通。垂，舜臣。廣雅音釋。

垂作耒耜。齊民要術一。垂作耒耜。路史餘論二。垂作銚耨。詩周頌正義。釋文。垂作耜、廣韻六止注。垂作銑。詩周頌正義。御覽八百廿三。垂作耨。詩正義全上。左僖三十三年正義。

宋仲子注曰，銚，刈也。詩正義全上。

咎繇作耒耜。御覽八百二十三。

伯夷作五刑。北堂書鈔四十三。御覽六百三十六。

簫，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路史後紀十二注。垂作錘。禮記明堂位正義。風俗通義。山海經海內經注。廣韻三鍾注。初學記十六。爾雅釋文引鍾所作。

夔作樂。通典樂四。初學記。

舜叔所造。通典樂四。御覽五百七十六。路史後紀十注。

叔，舜時人。文選長笛賦注。案通典引世本云不知何代人。禮記正義引皇氏無句叔之別名。故路史注以爲叔鄙無句義亦然也。

烏曹作箏。廣韻十九諍注。文選傅毅舞賦注。

夏。

鯀作城郭。禮記祭法正義。鯀作城。玉篇土部。妙法蓮華經音義三。水經河水注。

鯀作郭。廣韻十九鐸。路史後紀一注引鯀湯城郭。

禹作宮室。爾雅釋文。初學記二十四。玉海一百五十五。禹作宮。廣韻一東。藝文類聚六十二。御覽一百七十三引堯使禹作宮室。玉海一百五十五又一條引堯使禹作宮。

奚仲作車。山海經海內經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輿服傳注。文選演連珠注。玉海七十八引山海經注同。

夏作贖刑。事物紀原九。

儀狄造酒。尚書酒誥正義。儀狄始作酒醪，辨五味。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四十三。

夏禹之臣。書正義引世本。今定爲注。

杜康造酒。書正義全上。

少康作秫酒。北堂書鈔酒食部。初學記全。御覽八百四十三。

少康作箕箒。御覽五百六十五。箕箒，少康作。廣韻七之注。

杼作甲。書費誓正義。詩叔于田正義。御覽三百五十三。初學記二十二引與甲。史記夏本紀索隱引季杼作甲。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季杼作甲。玉海一百五十一引與作甲。

宋衷云，少康子，杼也。書正義全上。與，少康子。初學記全上。少康之子，與也。甲鎧也。玉海全上。

逢蒙作射。藝文類聚七十四。廣韻二十二昔注。

商。

湯作五祀。路史餘論四　戶井竈中霤行。至周而七。曰門行厲。戶竈司命中霤。事物紀原二

微作禍五祀。

注。微者。殷王八世孫也。禍者。殭死鬼也。謂時雝室驅疫逐殭死鬼也。五者。謂門戶及井竈中霤。御覽五百二十九

紂爲玉牀。御覽七百六

周。

武王作鼓。初學記二十五。廣韻三十二卯。御覽五百五十三

武王始作鐘。事類賦扇賦注。

墨辛公作埙。詩彼人斯正義。風俗通義。漢書律曆志注。廣韻二十二元注。玉海一百十。路史後紀十注。御覽五百八十一引埙。墨辛公所造。埙。墨辛公所作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六孔也。爾雅釋文。三禮圖引圍五寸半。長三寸四分。

墨辛爲埙。文選長笛賦注。

宋均曰。墨辛。周平王時諸侯。作埙。有三孔。文選注同上。御覽引注墨公。周平王諸侯。路史注引宋云平王諸侯。

蘇成公作篪。詩彼人斯正義。玉海一百十。篪。蘇成公所作。長一尺二寸。爾雅釋文。廣韻五支注引篪。蘇成公所造。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吹孔有嘴。如酸棗。御覽五百八十。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墨辛公作篪。以伯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與周禮春官鎮注合。惟墨辛字恐誤。

注。蘇成公。平王時諸侯。御覽同上。

秦繆公作沬。御覽三百九十五。

魯昭公作弁。御覽六百六十八。

宋均曰。制素弁也。全上。

魯昭公始作瑕。玉海八十四。

宿沙作煑鹽。御覽八百六十五。

宋衷曰。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以爲魚鹽之利。全上。

衛叔文子作帝軸。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一。

注云。文子。公叔齊。全上。

公輸作石磑。後漢書張衡傳注。一切經四分律三十七音義引輸般作磑。御覽七百六十二引公輸般作磑。

韓哀作御。漢書王褒傳注。漢書揚雄傳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

宋衷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云作者。加其精巧也。漢書注全上。文選注引時已有御云云。與正文相沿

世本論法篇

玉海引沈約論法序曰。大戴禮之世本。舊並有論法。其書約略已亡。今略采之。以有其目。

顓頊生子窮係。

宋衷曰。窮係。謚也。史五帝本紀索隱。

周赧王。

宋衷曰。赧。謚也。史六國年表索隱。

西周武公。

宋衷曰。謚曰武公。史秦隱全上。

曹靖公。

悼伯卒。弟肆立。謚靖公。史晉蔡世家集解。

季文子。

行父。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謚曰文子。詩魯頌正義。

世本論述補遺

楊泉物理論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述漢末。馬總意林卷五。案漢末當是周末之誤。

廣川書跋云。昔左氏書子皮卽位。叔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者用之。

世本作篇補遺

空侯。空國侯所造。通鑑漢紀三十六胡三省注。

堯作圍棊。藝苑尼首云。世本。

鯀作城郭。

城。盛也。郭。大也。意林卷四引風俗通。案意林統上引十字作世本文。今訂下六字爲之注。又今風俗通本亦無此語。

杼作矛。御覽三百五十五。

世本雜錄

鹿英文昌雜錄曰。梁四公子。一人姓魏名杰。一人姓魏名嶷。昭明太子曰。譏出世本。端出世本。

夏炯古文四聲韻曰。姬。古世本字。彪。古世本字。

注引伊訓征是三朡一語。與世紀略同。而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文。乃先見於鄭志。可見魏、晉之際。其古文未盡亡。好事者搜集遺文。重爲補綴。蓋不出於一人。亦不成於一時。宋以後儒者。頗能攻駁古文。或斷然以爲出皇甫謐手。是未取帝王世紀之文與孔書互相勘也。西京而下。史籍大備。而秦以前事。惟有太史公書。又疏略已甚。皇甫謐博採經傳雜書以補史遷之缺。所引世本諸書。今皆亡佚。斷璧殘圭。彌堪寶重。其論地理。能於傳說外自出新意。如引孟子舜居亳。與葛爲鄰。證湯都在穀熟。不在偃師。引立政三亳阪尹。證穀熟、偃師、景亳皆有亳名。其說實較舊說爲長。近人好言漢學。以其異於鄭氏而指斥之。乃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去古既遠。梁武通史、元暉科錄之類無一存者。而世紀一書。諸家徵引獨多。是編采輯既詳。編次尤審。亟諸藝林。未始非窮經之一助。予故爲申明其指而梓之。庚子五月望日鑑照葊序。

帝王世紀

皇甫謐著

帝王世紀序

皇甫謐帝王世紀。南宋人猶及見之。至宋末始亡。元明人所稱述。皆卽諸書中展轉援引。非尚見全書也。顧君尚之。觀光緒以諸書所引。依時代先後。整齊排比。凡三易稿。書成。以示予。予案史稱皇甫謐從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考謐所引用。不過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四篇而已。然引伊訓夏師敗績。乃伐三朡二句。不見今書。而述論語予小子履七句。以爲桑林禱雨之辭。則顯與湯誥相違。竊謂謐所見之湯誥、伊訓。亦未必盡與今同也。彼于戚服苗事。在舜卽位初年。而於禹攝後則云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此其未見大禹謨之明證也。論文王受命改元。引周書文傳。解以九年猶召太子。則其七年未崩。而不引武成九年大統未集。此其未見武成之明證也。他若孔序謂伏羲氏造書契。而世紀云黃帝史倉頡始作文字。孔傳謂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而世紀云年二十而登帝位。孔傳謂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而世紀云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始老。使舜攝政。孔傳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史臣贊美之辭。而世紀以爲堯舜禹之名。孔傳以太甲繼湯。而世紀尚有外丙仲壬二君。孔傳以三監爲管、蔡、商。而世紀以爲管叔、蔡叔、霍叔。使皇甫謐果得孔書。不應牴牾若此。妄意其時孔傳尚在櫝奧。卽二十五篇之書。亦未必如今之完備。故自夏商四篇而外。絕無隻字及之。覩鄭氏尚書

帝王世紀

晉　皇甫　謐撰

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御覽一　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同上　氣形之初謂之太始。同上

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道根既建。張衡靈憲語。猶無生有。編卽由字。太素始萌。太素下原衍質字。依靈憲刪。萌而未兆。謂之混洪。蓋道之幹。道幹既育。此句道幹二字。依靈憲補。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此下當有缺文。蓋道之實。同上

質形已具。謂之太極。同上

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故孔子曰。天子之極。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藝文作化。功德合地者稱帝。德合人者稱王。二句依初學記。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六。

天地開闢。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多穴夏巢。或食鳥獸之肉。陳本書鈔百五十八。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史記正義作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史記五帝紀索隱。正義。又五行大義論五帝第廿一。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於雷澤。（月令疏云：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月令疏作虙犧，與上下文合。）長于成紀。（紀字依易疏補。）蛇身人首，有聖德。（御覽七十八，此下有都陳作瑟三十六弦八字，依初學記移證後。）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書鈔七引作天。）（[illegible]約此文。）是稱太昊，都陳。作瑟三十六弦，長八尺一寸。（此句依初學記補。）制嫁娶之禮，未有文章。（此句依書鈔十七補。）取犧牲以充庖廚，以食天下。（此句依後漢書班固傳注補。）故號曰庖犧氏，是為犧皇。後世音謬，故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illegible]）一號雄皇氏。（易疏作皇雄氏，月令疏作黃熊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御覽作一百一十年。巳上並以易繫辭韓疏、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八、又三百六十參定。）崩，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補史記三皇紀注。）

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八。）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天枉焉。（御覽七百二十一。）

庖犧氏沒，女媧氏代立。（巳上依易繫辭傳下疏。又有為女皇三字，與下文複，故刪去。）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自始作笙簧至此，依明堂位疏補。藝文十一引作笙簧三字。）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其末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八。）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初學記脫此一世。）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易繫辭傳疏、[illegible]名疏、初學記九。）

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史記五帝紀集解。）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易疏作任巳，書鈔二十三引作巳。[illegible]）有蟜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正妃，遊於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易疏作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此句依御覽七十補。）有聖德，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五絃之琴。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氏。（人字、曰字重，依禮記名疏補。又御覽此下云：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襄、帝榆罔，依易疏移置後。）又曰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此句依易疏。又祭法疏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一號魁隗氏，是為農皇，或曰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此句依史記周本紀正義。又五帝紀正義云：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初都陳，又徙於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按此文與諸帝所引前後互異，今不從。）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為六十四卦。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納奔水氏女，曰聽訞，生帝臨魁。次帝承，（御覽帝承在帝臨前。）次帝明、次帝直、次帝氂，（御覽作來，來、氂二字古通。）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易繫辭傳疏、史記五帝紀正義、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八參定。）

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此江字疏。）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宜藥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御覽七百二十一。）

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阿。（御覽五十六。）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易繫辭疏、書序疏作二十四月。）生黃帝於壽丘，（自神農氏至此，又見初學記一、御覽七。）長於姬水，因以為姓。（此句依史記五帝紀索隱補。）日角（二字依書序疏補。）龍顏，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此四句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巳上並以藝文十一、御覽七十九參定。）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御覽作化。）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繫辭傳疏云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為黃帝之功，[illegible]約此文。）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藝文、御覽並作去。）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御覽七十九引此二句，前後兩見，[illegible]。）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易繫辭傳疏引作蚩尤于涿鹿之[illegible]。）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史記五帝紀索隱[illegible]。又自炎帝於是乃擾[illegible]獸至此，[illegible]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九補正。）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illegible]二句依史記[illegible]補，又見藝文六、御覽五十五。斬並作殺。）諸侯有不服者，（書鈔十三，[illegible]作壽。）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御覽七十九作五十五戰。）俯仰天地，置眾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神皇直、（神下原衍皇字，依前文刪。）封鉅、大鎮、大山稽、鬼臾區、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自風后至此補，依後漢書張衡傳注、御覽七十九正。）

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初學記二十，御覽七十九作百草。）典醫療疾，（療字依初學記、御覽。）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御覽七百二十一引：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與此文小異。）其史倉頡又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書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自倉頡至此，依[illegible]五十五、御覽七十九補正。初學記二十一引：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illegible]約此文。）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得寶鼎，與封禪，有祥雲之瑞，故以雲紀官。（二句又見御覽八百七十二。）為雲師。以土德王，（自得寶鼎至此，依初學記九補。）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史記五帝紀集解作百一十一歲。）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初學記作[illegible]。）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初學記引三[illegible]。）故曰三百年。（自黃帝在位至此，見群書治要十一注。）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次律定姓紀，鑠甄攀。（四字依書鈔十七補。）有四妃，生二十五子。（生字依御覽百三十五補。又自黃亦號帝鴻氏至此，見御覽七十九。）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自元妃西陵氏巳下，並見史記五帝紀索隱。）

黃帝時，螾大如虹。（御覽九百四十七，又[illegible]百二十九，時作得，無大字。）

黃帝伐九黎。（書鈔十三。）

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

殺之，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八十二，又八百九十九，事類賦十一注參定。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服齋于宮中，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羣頭、鵝喙、龜顙、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腹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集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五，御覽九百十五，事類賦注十八。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御覽九百十五，事類賦注十八。

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御覽八百七十二，三禮義宗，依占經百一十二，作霧除，二字依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負圖書，殺五牲以醮之。六帖七引五牲作三牲，誤。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事類賦注三引，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事類賦注五，今之河圖，即其書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初學記六，藝文二，又九十九，御覽十五，又八百七十二參定。

黃帝損庖羲之瑟，爲二十五弦，長七尺二寸。書鈔百九。

黃帝臣容成造曆。元和姓纂三引。

黃帝使伶倫於大夏之西，書鈔百六引黃帝使伶倫氏于夏爲渡漳之歌也，疑即此文，而脫誤不可讀，陳本亦鈔無于夏二字，蓋以意刪。崑崙之陰，取竹解谷，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管，以象鳳鳴，雌雄各六，以定律呂，以分星次。五行大義論律呂篇十五，又書鈔十七引，即約此文。

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榜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御覽七百二十一。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帝，羣臣欲從，持龍髯，髯拔，墮地，御覽九百二十九。葬于上郡陽周之橋山。御覽七十九。

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皞。易繫辭傳疏。

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易繫辭傳疏，虹作斗，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感而生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以金承土，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曰金天氏。曰字依月令疏補。在位百年而崩。易疏作八十四年，初學記九，書鈔文十一，御覽七十九。

少昊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於是修其方利器，用政度，是戶無淫民，天下大治，作樂曰九淵也。書鈔百五，又十七引，末句無也字。

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家語，遠篇。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昌繫辭傳疏，作昌僕。蜀山氏之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

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此二句依昌繫辭傳疏，初學記九，補正。生顓頊於若水，昌繫辭傳疏，作弱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蹤黃帝之績，以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此句舊字依月令疏補。平九黎之亂，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此三句依初學記九補。以水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治要北作火。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後徙商邱，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納勝墳氏女嫁生老童，世有才子八人，八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此句依史記五帝紀集解，據左氏。此三字依史記五帝紀集解補。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邱廣陽里。已上並以爲文十一，御覽七十九參定。少皞之孫，蟜極之子代立，是爲帝嚳。昌繫辭傳疏。

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初學記九，作不見，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句作嚳母無聞焉。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辭齒有聖德。史記五帝紀正義引，能順三辰。此句依五行大義論五帝第二十一補。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以木承水。初學記，作以木承水。此句依五帝紀作，脫此有德。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爲五行之官。字依十九補。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英，以康帝位。世有才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此句紀字依史記五帝紀正義補，下二句同。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在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邱城南廣陽里。城南二字依水經洪水注補，已上並以爲文十一，御覽八十參定。子帝摯立，在位九年，摯立不肖而崩，弟放勳代立，是爲帝堯。昌繫辭傳疏。

帝嚳擊磬，鳳皇舒翼而舞。六帖九，十四。

帝摯之母，於四人之中班最在下，而摯年於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爲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於高辛氏，事不經見，洪故議郎東海衛宏所傳云爾。史記五帝紀正義，御覽八十。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御覽三，此句又見爲文一，八百七十二。爲帝嚳妃，出以觀河，遇赤龍感，陰風而感慶都。此三句依昌繫辭傳疏補，又書鈔百五十七云，河清有赤龍感，已而孕。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此三句依初學記九補。或從母姓伊氏。此句依藝文。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也。此四句別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按文義當在此。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常夢舉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置敢諫之鼓，治要敢作欲，又御覽此下有天下大和句，與下文觀俗爲文，治要節去。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壽、許由爲師，命伯夔放山川谿谷之音。書鈔十七引，帝繫命夔爲山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藝文治要八並作五，樂府八十三引，八下有九字。擊壤于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治要作帝力何有於我哉。於是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

鳳凰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有僬僥氏來貢沒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箑形。搖鼓則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䈎脯。(此五句又見初學記一、御覽九)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自每月朔日至此依初學記一、又見藝文四、御覽四補)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初學記、藝文並作王者以是占歷)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瑞。(初學記、藝文瑞上並有堯字。今御覽八十但有應和而生四字)(依書文義刪補)故堯有之。名曰蓂莢。一名歷莢。一名瑞草。堯率諸侯羣臣沈璧於河。(初學記引河上有沈璧二字、文選注引曲水詩序)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自堯與羣臣諸侯沈璧于河至此。見初學記九、今據文選注補)始封稷契。咎繇。後進伯禹。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于洛。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始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自始堯在位至此依初學記九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此御覽八十引)四　凡堯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此句依史記正義補)五　凡年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四十里。(此三字依水經注補)是爲穀林。(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此四句依補)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自北教八狄至此依水經注補)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御覽作女𦕬)(又御覽百三十五作)三　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藝文十一、御覽八十一定)

堯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書鈔百五十)

堯流共工於幽洲。以寘北狄。遷三苗於三危。以寘西戎。放驩兜於崇山。以寘南蠻。殛鯀於羽山。以寘東夷。(五行大義論人第二十三)

舜爲堯司徒。子孫氏焉。(元和姓纂、路史)

禹爲堯司空。子孫氏焉。(姓纂)

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史記五帝紀集解依初學記)

帝舜即有虞氏。(此句依初學記九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下登皆同)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此六字依初學記十補)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此字依初學記補)目重瞳子。故名重華。(此二句依史記正義補)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書鈔一引六尺)舜有聖德。始遷於負夏。販於頓丘。責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史記五帝紀正義)年二十。始以孝聞。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此二句依文選注補)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于歷山之陽。耕者讓畔。漁于雷澤。漁者讓淵。陶于河濱。陶者器不窳。(此上依初學記補正)堯於是見舜于貳宮。(御覽)

貳宮。(御覽百七十三引此文)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爲築宮室。(爲字依記纂四十六補)封之於虞。故尚書云。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即此也。(自舜年二十至此依御覽八十一、百十九及寰宇記補)堯乃命舜爲司徒太尉。(此句依初學記補)試以五典。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四罪除而天下咸服。(此句依初學記補)舜於是有大功二十。故嵗眉長與髮等。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二句依初學記補)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攝政。明年正月上日。舜始受終于文祖。以太尉行事。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年八十一。(此上依初學記補正)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改正朔。(此三字依文選注補)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此句依初學記注補)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二句依初學記補)乃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東巡狩。登泰山。觀河渚。(書鈔十六作河渚)受圖書。賜羣臣。咨任伯禹、稷、契、皋繇、伯益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由字即)乃修文教三年。(三年二字依初學記補)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用命九官十二牧。及殳斨朱虎熊羆等二十五人。三載一考績。三載(依文選注)黜陟幽明。禹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爲士。典刑惟明。倕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爲服。(爲字依)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蔡墨曰

於房。(古瑞作七十見)羣瑞畢臻。(書鈔作)崑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此四句御覽三十八又見)戴勝拂機杖。處然白石城金室而居。南有青鳥。常爲取食。名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琯及玦。并貢益地圖。(自崑崙之北至此)(依古經傳注、初學記二十三、御覽六百二十六、又見漢書)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初舜既踐帝位。而父瞽瞍尚存。舜常戴天子車服而朝焉。天下大之。故曰大舜。都平陽。或營蒲坂。嬀納嬪于虞。故因號有虞氏。有三妃。(原作二妃。依合鈔改)元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北氏(作登北氏)生二女宵明燭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故以天下禪禹。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于天。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下有羣象。常爲之耕。或曰二妃葬衡山。(此七字別)

舜弟象封于有鼻。(此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舜恭己無爲。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又御覽)

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此依史記五帝紀集解)

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畫結繩而治。或畫象而化。自庖犧至于堯

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蕃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事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伯夷十注）

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史記夏本紀索隱）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堯封爲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己。（山海經上依蜀志傳注，初學記六圖讚前）

帝舜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舜學射於吉甫，其臂左長，故亦以善射聞。（此上參御覽八十二，與吳賀北遊賀使舜射雀，舜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舜引弓射之，誤中右目，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舜之善射，至今稱之。此上依文選明遠擬古詩注，御覽八十二補）及有夏之衰，舜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篡帝位，故號有窮氏。（此上參御覽八十二）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舜遂殺帝，號是爲舜帝。（同上）

帝舜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舜學射於吉甫，其臂左長，故亦以善射聞。（此上參御覽八十二，與吳賀北遊賀使舜射雀，舜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舜引弓射之，誤中右目，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舜之善射，至今稱之。此上依文選明遠擬古詩注，御覽八十二補）及有夏之衰，舜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篡帝位，故號有窮氏。（此上參御覽八十二）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舜遂殺帝，號是爲舜帝。（同上）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淩遲，帝相爲舜所逐，（此句御覽但有舜所逐四字，今依後漢書祖帝紀注，乃徙都商邱，後漢書注無徙字，今合之）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舜遂殺帝，號是爲舜帝。（同上）

太康撫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同上）

崩。（御覽八十二）

崩，年八十餘，而尚齒，發國老於東序，發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竹書紀年，正義此同，下脫不會，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與路史注及異，蓋明人據僞，不足據）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於四海，貴爵而尚齒，發國老於東序，發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餘而崩。（御覽八十二，度此與下脫不會，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正義此同，今本紀年與路史注及異，蓋明人據僞，不足據）

帝啓伐有扈。（書鈔十三）

啓升后十年，舜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御覽八十二，度此與下脫不會，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正義此同，今本紀年與路史注及異，蓋明人據僞，不足據）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於四海，貴爵而尚齒，發國老於東序，發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餘而崩。（御覽八十二，度此與下脫不會，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正義此同，今本紀年與路史注及異，蓋明人據僞，不足據）

帝啓伐有扈。（書鈔十三）

啓升后十年，舜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御覽八十二，度此與下脫不會，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正義此同，今本紀年與路史注及異，蓋明人據僞，不足據）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於四海，貴爵而尚齒，發國老於東序，發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餘而崩。（御覽八十二，度此與下脫不會，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正義此同，今本紀年與路史注及異，蓋明人據僞，不足據）

崩。（御覽八十二）

太康撫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同上）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淩遲，帝相爲舜所逐，（此句御覽但有舜所逐四字，今依後漢書祖帝紀注，乃徙都商邱，後漢書注無徙字，今合之）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舜遂殺帝，號是爲舜帝。（同上）

帝舜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舜學射於吉甫，其臂左長，故亦以善射聞。（此上參御覽八十二，與吳賀北遊賀使舜射雀，舜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舜引弓射之，誤中右目，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舜之善射，至今稱之。此上依文選明遠擬古詩注，御覽八十二補）及有夏之衰，舜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篡帝位，故號有窮氏。（此上參御覽八十二）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舜遂殺帝，號是爲舜帝。（同上）

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舜以爲己相，寒浞殺舜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史記夏本紀正義）

寒浞有窮氏既篡帝位，復襲有窮之號，浞因舜之室，生寒戈、寒多力，能陸地行舟，浞使寒率師滅斟灌、斟尋氏，殺夏帝相，封寒於過，封寒於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寒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初夏之遺臣曰靡，事舜，舜死，逃奔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句有脫誤，殺寒浞而立少康，滅寒於過，（後漢書少康二字，疊）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史記夏本紀正義，御覽八十二）

帝宁一號后予，或曰公孫曼，能率禹之功，夏人報祭之，在位十七年。（御覽八十二）

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同上）

帝芒一名和，或曰帝芒。（同上）

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同上）

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或，（原注非一作江，同上）

帝扃一名帝禹，或曰高陽，在位二十一年。（同上）

帝廑，一名頃，或曰蕭江，在位二十年。（同上）

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廞，廞子帝廑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

帝孔甲，一名帝扈，或曰帝甲，（昭二十九年左傳疏）

帝皋一名皋陶，（御覽八十二）

發生桀，（史記夏本紀索隱）

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鉤索鐵，手能捽熊虎，多求美女以充後宮，爲瑤室瑤臺金柱三千，始以瓦爲屋，以望雲雨，大進侏儒倡優，爲淫樂，設奇偉之戲，縱靡靡之聲，（書鈔二十一引，靡靡之樂，蓋即此文）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

酒常澄妹喜於膝上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二句依御覽百三十五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使可運舟二句依御覽五十七補正一鼓而牛飲者三千餘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此三句依書太平御覽補伊尹舉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羣臣之言亡無日矣桀聞然折唈然歎曰子又妖言矣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由卽篇字日亡吾乃亡也兩日鬬蝕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此三句依書紀四十二補鬼呼於國桀醉不寤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於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追至大涉遂奔桀於焦放之歷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御覽八十二

雀山之地一夕爲大澤而深九尺御覽七十一

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啓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廑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發十八桀十九初學記九

有鵲飛而遺卵簡狄與妹競取覆以玉筐御覽八百五簡狄浴元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御覽三百七十一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史紀殷本紀索隱

殷出自帝嚳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此下御覽有帝字依藝文節去一名帝乙豐下銳上哲而有聲此句御覽作指有依初學記

幾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僕我后后來其蘇者也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焉出見羅者方祝湯聞之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此三句依初學記二十二補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下車此二字依御覽九百四十八補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而學記二十二命作令置作置

人學結二句依御覽九百四十八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湯字依書紗十補及夏桀無道惡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于夏臺因湯下獄文衍使字依御覽刪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藝文悉作咸將伐桀先滅韋顧昆吾遂戰于鳴條之野書紗十三引革車三乘伐桀于鳴條蓋此文有刪節桀奔于南巢之山湯乃卽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遂遷九鼎於亳至大坰而有慚德二句依文選曲水詩序注補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政不節耶此句依後漢周舉傳注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耶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于桑林之社御覽五十五作野又後漢書注上文依藝文御覽節去曰唯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此三句依史記殷本紀集解湯娶有莘氏

女爲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初學記九藝文十二御覽八十三參定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史記殷本紀索隱

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朵伊水之濱夢神告己曰臼出水而遠走無顧原誤作顧及明視臼中有水卽告鄰而走東十里乃顧其地盡爲水矣占經百十四

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殷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漢書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寶字記十三引伊尹居莘野湯聞其賢聘以爲相與此文互有刪節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御覽三百九十七

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御覽九百二事類賦注二十二

湯得天下褒地有神牟白狼銜鉤入殷朝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初學記六占經

湯問伊摯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者何摯曰三公以與主參王事九卿以參三公初學記十二書紗五十三引大夫以參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以參九卿者所以參九卿也元士以參大夫故參而又參是謂事宗事宗御覽二百二十八引大夫以參三公也不失內外若一又曰相去幾何摯曰三公者書紗五十六引大夫者字依書紗五十補智通於天地書紗作智通乎天道應變而無窮辨於萬物之情書紗有者也二字其言足以調陰陽四時而節風雨如是者舉之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者不出四時通溝渠修隄防樹種五穀通於地理能通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象取去與民同解通於人事行內舉繩不傷於言言足法於世不害於身通關梁實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元士者知義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獨專中正強諫而無奸詐在私立公而可立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元士故元士之事常在於義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五行大義論語十二

三公殷肱之臣九卿手足之臣大夫筋脈之臣元士肌肉之臣同上

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遣賜之去玉門四萬里事類賦注二

殷樂一名桑林寰十年左傳疏

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肉見骨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甲反位又不德故更稱伊尹曰保衡卽春秋傳所謂伊尹放太甲卒爲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興

號曰太宗。孔叢所謂殷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卽政。謂之明王者也。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御覽八十三。

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史記殷本紀正義。

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祝以太牢。親自臨喪。資之三年。以報大德焉。書沃丁序疏。水經瀍水注。初學記二。御覽十五。又八十三。參定。

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自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遠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書咸乂序疏。

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皇甫謐云。乙日生。復名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爲諱。蓋殷禮也。御覽八十三。

帝盤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圖上。

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書盤庚序疏引此句作民皆奢侈。乃南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後漢書郎顗傳注。文元傳注。

武丁卽位。諒闇。居囚廬。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不言。旣免喪。猶不言。羣臣諫。武丁於是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皆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登以爲相。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二句又見後漢書郎顗傳注。初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此句之字。依文選長笛賦注補。天下哀之。書說命疏。御覽八十三。春秋外傳所謂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祖甲亂之。七世而限是也。御覽八十三。史記殷本紀索隱。

帝文丁一曰太丁。御覽八十三。

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史記殷本紀正義。又御覽八十三。無末句。帝乙作帝武乙。

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子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原作行。說作小。曰受德辛。庶妃生箕子。年次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爲妾。及立爲后。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爲太子。史據法非之。帝乙乃立辛爲太子。帝乙卽位三十七年。御覽八十三。

帝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有蘇氏叛紂。因伐蘇。蘇人以美女妲己奉紂。紂大悅。赦蘇。而納妲己爲妃。常與沈醉于酒。所舉者貴。所憎者誅。淫縱愈甚。始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必不施於土鉶。不盛於藜。御覽無此句。又上句施作更。並依後漢書西羌傳注補正。必將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此下有散宜生獻封墨豹句。蓋文王因姜里時事。於本條中無可位置之處。故不補入。必不衣短褐。處於茅屋之下。此於字依御覽八百十五補。必將衣文繡之衣。遊於九層之臺。御覽八百十五。居於廣室之中矣。居五年。紂果造傾宮。作瑤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寰宇記五十六作千仞。其大宮百。書微子二十引大宮千里。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爲一夜。六月發民獵於西山。居朞年。天下大風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並盡。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誅諫士。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忘歷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侯文義熙重二字。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宰夫以蘊熊蹯不熟。紂怒。殺宰人。斬朝涉之脛。而視其髓。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書太誓疏引。紂剖比干心。以觀其孔。又殺人以食虎。諸侯或叛。妲己以淫輕。紂欲重刑。乃先爲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不能勝三字本在熨手下。侯背鈔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脂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爲樂。御覽七百十二引。與妲己爲淫笑。又八百十三引。紂作銅柱。令男女裸形緣之燒。則妲己笑。武王乃率諸侯來伐紂。紂有億兆夷人。起師自容閎至牆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十七萬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紂師皆倒戈而戰。紂卽位三十二年。正月甲子敗績。赴宮登鹿臺。蒙寶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爲殷後。御覽十三。八

邢侯爲紂三公。以忠諫被菹。史記項羽紀正義。寰宇記五十九。

紂以鬼侯爲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御覽八十一。又書鈔四十一引。醢鬼侯三字。三百。

炙鬻侯。書鈔四十一。

殷紂六月雨雪。或雨赤血也。書鈔四十二。

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後漢書桓帝紀注。又書鈔二十引。席餘綾三百人。

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後漢書陳蕃傳注。

商之褒國也。三十一王。是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自湯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湯一。外丙二。仲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巳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辛乙二十九。紂三十。初學記九。

帝嚳妃姜嫄。履神人之迹而孕。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不踐。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嫄以爲神。收而養之。童齔好於稽稼。及長。仰伺房星。以爲農候。舜遜之于堯。以掌農正。而爲稷官。故謂之后稷。賜姓姬氏。補行記二。

樂恤民勤稼。蓋封地方百里。巡敎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潢潦之野。御覽五十五。家去中國三萬里。此句別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后稷納姞氏，生不窋。史記周本紀索隱

公非字辟方。同上

雲都亞圉字。史記周本紀集解

公叔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史記周本紀索隱

古公亶父，是爲太王。以修德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幣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後漢書陳龜傳注策杖二字倒，踰梁山，此句依後漢書注補止于岐山之陽，此二字依後漢書注補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此二句又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豳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東徙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築城郭，立宗廟，設官司，即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翌翌，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者也。周道之興，蓋自此始。御覽百五十六，長安志二

王季葬鄠縣之南山。史記周本紀集解

季歷之妃生文王昌。此句依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七十七，龍顏虎肩，史記周本紀正義，御覽八十四引此二句，前見，今審文義刪此，身長十尺，智有四乳，敬老慈幼，妥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御覽八十四引此二句，前後兩見，今審文義刪此，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爵爲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藝文十二，御覽八十四，又御覽八百六十一，脫者下有與字，尚作而

紂酌梅酒以賜文王。書鈔十一，四

未受命時，已得太公。詩文王疏約帝王世紀文

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于周。水經河水注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後漢書史鄧傳注

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此四句依周易緯論而正，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後漢書王鄧傳注

西伯至仁，百姓犧負而至。後漢書陳龜傳注

文王合六州之諸侯以朝紂，紂以崇侯之讒而怒諸侯，請送文王棄于程。此處有脫漏，不可讀，詩鹿臺疏引文王徙宅於程，並字記二十六宅作居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梓化爲松柏柞棫，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于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

作程寤。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自文王自程徙都酆，至此別見御覽三百九十八，按文義當在此，始文王繼父爲西伯，都于羑州之地，及受命，復興梁荊二州，化被于江漢之域，於是諸侯歸附之者六州，而文王不失臣節。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御覽四，又見又驚鳶鳴於岐，作武象之樂，神農氏始作五絃之琴，以具宮商角徵羽之音，縣九代，至文王復增其二絃，曰少宮、少商，文王嗣位五十年，即周書所謂文王受命享國五十年是也。御覽八十四

文王在豐，九州諸侯咸至，五星聚於房。占經十九注

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此上又見史記周本紀正義，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繼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詩文王疏帝王世紀文，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詩緜疏作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詩皇矣疏又緜疏

文王問太公：我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詩皇疏，書鈔百八

周有密須之鼓。書鈔百八

文王伐崇侯虎，至五鳳墟，蠱係解，顧左右無可使者，乃俯而結之。樂府七十四

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詩思齊疏

周時有天火降于王屋，流爲赤烏，爲周瑞也。六帖九十四

武王自盟津還，返於周。初學記九，遂作及，御覽七百二，周作國，見竭人，王自左擁而右翼之，紂政淆亂，殷太史向摯戒其國奮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鮪水。此二句依初學記九，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顧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聞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自紂使膠鬲至此，依書武成疏補甲子至於商郊牧野，乃作牧誓。書文譏作木鐸，又樂府七十四引武王至商郊牧野，乃作牧誓，樂府作其書約其文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二句依樂府補王戰係解五人待於前，舊文侍作御莫肯爲王係纓，樂府作爲王結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纓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樂府作爲而結之與紂戰，紂師敗績，擒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旗麾諸侯，大旗藝文作大白旗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明日天雨，王命除

遣修社。入商宮。朝成湯之廟。登堂。見美玉。入室。見美女。王皆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以廉於財色矣。御覽八百五引周武王伐殷為天子登鹿臺見玉王曰誰之玉也或曰諸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初學記二十四略同表旌於商容之閭。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又書武成疏引王命封墓釋囚又歸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御覽南宮下有括字依臨文刪史佚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自殷民咸喜以下書武成疏○藝文十二御覽八十四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跱。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不猛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書武成疏

殷有長者。王親往。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書鈔四十二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詩齊譜疏

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史記周本紀正義

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詩小雅譜疏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藝文納作紀修教于內。生太子誦。藝文十五御覽百三十五又百四十六

武王五男二女。詩何彼襛矣疏

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與鬼侯並入為紂三公。與鬼侯並四字依書鈔四十一補年十五而生太子發。文王九十七而崩。太子發代立。是為武王。武王二年。觀兵至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為天子。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十年冬。王崩于鎬。殯于岐。時年九十三歲矣。自十年冬至此依御覽八十四補正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詩譜疏紀九

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史記周本紀集解

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書畢命序疏

成王元年。周公居冢宰攝政。王年少。御覽王上有成字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親王事。藝文作王始政事以周公為太師。舊文誤作冢宰封伯禽于魯。父子並命。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藝文十二御覽八十四

周成王時。肅慎氏來獻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初學記十五書鈔百六十

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冊。分民之居里於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御覽八十五

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濟于漢。楚人惡之。乃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是謂穆王。史記周本紀正義御覽八十五又七百六十六又七百六十八

穆王即位。命伯冏為大僕。今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藝文四十九

周穆王征犬戎。得錕鋙刀。用之。割玉如割泥焉。書鈔百五十九御覽七十四

周穆王使造父御八駿。日行千里。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事類賦注六

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為相。或謂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祗宮。御覽八十五

恭王能庇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紀不明。是以歷依魯為正。王在位二十年。崩。子堅代位。上同

周懿王二年。王室大衰。自鎬徙都。生非子。因居犬丘。今槐里是也。寰宇記二十五以長安志十四又御覽八十五節引

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譖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史記周本紀集解

夷王即位。諸侯來朝。王將與抗禮。諸侯德之。三年。王有惡疾。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群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御覽八十五

厲王荒沈于酒。淫於婦人。上同

共伯和干王位。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宣王元年。以邵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得雨。侯下當作六年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詩是也。是歲西戎殺秦仲。王於是進用賢良。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張仲之屬。並為卿佐。自厲王失政。獫狁荊蠻交侵中國。官政墮廢。百姓離散。王乃修復宮室。興收人才。容納規諫。安集兆民。命南仲、召虎、方叔、吉父並征定之。復先王境土。繕車徒。興畋狩禮。天下喜王化復行。號稱中興。御覽八十五

宣王元年。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五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詩雲漢疏

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詩小雅譜疏

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八年立以為后。詩白華疏

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卽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保公薦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謀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嘉明。而近讒愿。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詩二雅盡廢。發烽乃大笑。書鈔二十一

十月之交四篇。正刺幽王。詩十月之交疏。約書王世紀文。

平王元年。鄭武公爲司徒。與晉文侯殷殷周室。夾輔平王。率諸侯勤力一心。東遷洛邑。書鈔四十九。御覽八十五。

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諸侯背叛。搆怨連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自桓王失信至此。又見御覽八十五。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詩王風疏。

偉王自卽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麗。而與馬奢侈。故孔子譏焉。五年王崩。子涼洪代立。書鈔二十。御覽八十五。

二十四年。惠王崩。史記十二諸侯表集解。

周襄王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臯鼬辛有之言。御覽百五十八。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御覽三百七十三。

晉平公使叔譽聘周。見太子晉與之言。晉五勝之。叔譽三窮。師告公曰。太子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專之。六帖三十七。

景王遇心疾。崩于榮錡氏。單穆公與劉文公立太子猛。是爲悼王。太王在位二十五年。御覽八十五。

悼王葬敬王于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水經注。

悼王以敬王二十五年四月始卽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日。故春秋稱王子猛卒。不成喪。故不言天王崩也。立王母弟。是爲敬王。御覽八十五。

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史記周本紀索隱。

敬王三十九年。春秋元。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史記周本紀索隱。六國表集解略同。

元王元年癸酉。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庚子崩。三子爭立。立嫡爲貞王。此句有誤。史記周本紀集解。六國表集解。解參定王在元王前。與史記互異。以諸書所引考之。知盡而譌本文如此。非傳寫之誤也。

哀王卽位。三月。弟叔襲殺王而立。是爲思王。御覽八十五。

思王卽位。五月。弟隗攻殺王而代立。是爲考哲王。同上。

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史記周本紀正義。

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史記周本紀集解。

威烈王元丙辰。崩己卯。同上。

威烈王崩。子貞定王立。是爲元安王。御覽八十五。

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史記周本紀集解。

安王子喜立。是爲烈王。御覽八十五。

顯王元年。趙成侯、韓哀侯來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謀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周於是始分爲東西。王微弱。政在西周。同上。

慎靚王六年崩。子延代立。史記周本紀索隱。六國表索隱。延並作嬰。是爲赧王。同上。

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昭襄王仍僭號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十一月。秦齊各復去帝號爲王。四十五年。王如秦。得罪於秦。秦攻周。或說秦王乃止。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之所餞逼。與家人無異。多貸於民。史記周本紀正義作多貸貸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之臺。故洛陽南宮謝靈運是也。此句故字。依御覽百七十七補。五十九年。秦攻韓、魏、趙。大破之。王懼。乃背秦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將字原誤在合字下。今審文義乙轉。出伊闕攻秦。秦昭襄王大怒。使將軍摠攻周。王恐。乃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於秦。秦昭襄王受納其獻。立爲三川郡。自盡獻其邑至此。並依宋宇記三補正。使報王歸于周。降爲庶人。以壽終。同上。

自赧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此二句又見史記周本紀索隱。按前文自武王元年乙酉。至赧王末年乙巳。實止八百六十一年。武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十四。莊王十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頃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簡王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敬王二十六。貞定王二十七。元王二十八。哀王二十九。思王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元安王三十三。烈王三十四。顯王三十五。慎靚王三十六。赧王三十七。劉學記九。

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鼎三年。嘉弟昭進爵爲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爲鄭公。光武建武三年。封姬觀爲衛公。史記周本紀正義。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史記魯世家集解。

獻公三十六年。同上。

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同上。

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同上。

元公元辛亥。終辛未。同上。

穆公元壬申。終甲辰。同上。

共公元乙巳。終丙寅。同上。

康公元丁卯。終乙亥。同上。
景公元丙子。終甲辰。同上。
平公元乙巳。終甲子。同上。
文公元乙丑。終丁亥。同上。
德公元戊子。終辛亥。同上。
賜之元玉。妻以姚姓之女。史記秦本紀集解。
作石椁於北方。同上。
去歲縣十五里。有冢當祠之。同上。
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史記秦本紀正義。
文公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史記秦本紀集解。
秦寧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也。史記秦本紀正義。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書鈔二十二。
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與蕭史共登樓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侍兒小名錄拾遺。
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孟子公孫丑上正義。
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孟子告子下正義。
悼武王葬彗。今安陵西北陌。史記始皇紀集解。
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京兆東南霸陵山。水經渭水注。
秦嬴姓也。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祈業。墾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為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為始皇帝。并天下。從三十六郡。自以水德。故以十月為正。色尚黑。使蒙恬築長城。焚詩書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人。三十七年。崩於沙邱平臺。年五十。御覽九。

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皇覽冢墓記。
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肺山。亦謂楚山。此上別見襄字。四皓始皇時隱於商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紀百四十一。
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時遠。吾將何歸。御覽百六十八。
始皇三十三年。彗星見。史記始皇紀集解。
秦車馬曰乘輿。出曰車駕。書鈔百三十九。
秦改錄曰咸陽都焉。為漢驅除。不求五運。別以水德王。秦自始封至滅。三十六世。合六百五十年。秦謂項之後也。先世造父之為穆王御。有功。封之於趙城。國為趙氏也。與衛子同祖。嬴姓也。秦亦在水火之間。學紀

自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二句又見御覽八十六。昭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九紀。
胡亥五。子嬰六。同上。
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家於沛之豐邑中陽里。此句依藝文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其妻媼赤龍若雷。御覽九百二十。孝經援神契注十九。馬蹄。伯鳥。感己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蓋姓王氏。此句依史記高祖紀集解補。是為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沛澤。有玉雞銜赤珠出。史記高祖紀正義。玉作寶。剡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子邦。字季。自豐公至此。又見御覽八十七。
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元年。還攻雍。遂定三秦。五年。破霸王羽於垓下。追斬於東城。天下始定。春正月。楚王韓信等請尊為皇帝。二月即位於定陶汜水之陽。都長安。十二年崩于長樂宮。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二句依史記高紀集解補。年六十二。初納呂公之女。謂之高皇后。生太子盈代立。御覽九紀。
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北至皆失盡。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高祖即自疑。亡匿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同上。
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漢長安城三十五里。史記高祖紀集解。長安志十三。
高后合葬長陵。史記呂后紀集解。
元妃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天下也。藝文作高。文漢遭秦世暴亂。藝文無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稽其智謀。竭勒英雄。藝文作術。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居帝王之位。御覽是以下衍聖字。依藝文刪。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藝文十二

惠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史記呂后紀集解。
惠帝名孟。史記世家索隱。
安陵。此二字以意補。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史記呂后紀集解。
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事類賦注一。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為體。去長安七十里。此句依史記孝文紀集解補。廟名順成。號太宗。書鈔八十七。御覽八十八。
竇太后名漪房。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孝景皇帝以孝惠七年生。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陽陵山。方一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廟名德陽。書鈔八十七。御覽八十八。史記孝景紀集解。長安志十三。孝定。

王太后名姞。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趙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史記南越尉佗傳索隱。

孝武皇帝廟名能淵。廟在茂陵東。號世宗。書鈔八十七。御覽八十八。又五百三十一。長安志五引參定。

孝昭皇帝廟名徘徊。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一。

宣帝廟名樂遊。御覽八十九。

孝元皇帝廟名長壽。此句又見御覽八十九。王莽竄爲高宗。後日爲非禮廟。書鈔八十七。

成帝廟名池陽。御覽八十九。

劉嬰爲孺子。三年而廢爲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國。更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將興秦衆爲天子。數月更始乃殺之。後漢書劉玄上。

舂陵戴侯熊渠生舂陵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後漢書劉玄傳。

更始名元。字聖公。即位凡三年。御覽九十。

自高祖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御覽九。

光武皇帝出自堯帝也。名秀。字文叔。更始元年爲偏將軍。破王邑。殺王尋。誅王郎。更始二年立爲蕭王。建武元年四月。更始降。赤眉。六月光武即帝位於常山鄗之陽千秋亭。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中元二年二月。崩于洛陽南宮。年六十三。太子莊代立。是爲孝明皇帝。國上。

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梁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御覽九十一。

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後漢書章帝紀注。續漢志注。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母曰梁貴人。生於章帝建初元年。在位十六年。御覽九。

敬陵此二字以意補。下同。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後漢書章帝紀注。續漢志注。

慎陵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同上。

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勵式雅典。宮無嬪嬙。郊衛之燕。固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旱變數臻。遠近承風。藝文十二。

康陵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後漢書章帝紀注。續漢志注。

恭陵高十一丈。去雒陽十五里。同上。

慎陵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同上。

孝沖皇帝即位一年。年三歲。御覽九十二。

懷陵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後漢書章帝紀注。續漢志注。

靜陵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同上。

宣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陵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同上。

文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同上。

協字伯和。後漢書帝紀注。

獻帝即關東兵起。董卓遷帝都長安。見宋央等宮遭赤眉之亂。宮室廢毀。故居京兆府舍。長安志五。

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都未定。乞須留之。溥因謂汜曰。卿其斯人賊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宜乃少愈。後漢書董卓傳注。

漢季建皇帝延康元年。魏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也。書鈔四十八。

禪陵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後漢書獻帝紀注引。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續漢書郡國志注。

自漢元至更始五年。凡二百一十二年。自居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漢前後并諸廢帝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六年。御覽九。

魏、曹姓也。武皇帝諱操。字孟德。漢建安二十四年進爵爲魏王。改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春正月崩于洛陽。年六十六。太子丕代立。是爲文皇帝。其年冬十月受漢禪。改延康元年曰黃初。都洛陽。黃初七年崩。年四十。同上。

喜抱辛毗。書鈔二十二。

黃初元年。追尊號謚曰武皇帝。廟號曰太祖。御覽九十三。

高貴鄉公爲太子舍人成濟所害。年二十。以公禮葬之。御覽九十四。

魏常道鄉公咸熙二年禪。晉太始元封陳留王。奉魏祀者也。書鈔四十八。

陳留王既禪位。晉封陳留王。就國治鄴。奉魏宗祀。御覽九十四。

自皇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初學記九。

佐化于外。書鈔一。

長大好學。書鈔十二。

明古學。同上。

鉅談士。國上

請不死之藥。國上

不占自來。書鈔十三

心慈愛習。書鈔十五

天下和樂。國上

法文武遺迹。書鈔十七

婦人與政。書鈔二十一

逆天道。絕地德。國上

離亮雄斷。書鈔二十二

周監二代。禮文取備。史官有法。法是董狐奮筆。趙孟受罪。書鈔十七、五

世本左邱明所著。家訓書鈔

天皇太帝曜魄寶地皇爲天一。人皇爲太一。五行大義論諸神第二十

辰星一名蓬星。或曰鉤星。史記天官書索隱

自天地設開。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尙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鐘。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元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蔟。斗建在寅。今衞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爲夾鐘。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鐘。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百上當脫二字。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鐘。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元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此下當有缺文。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徼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志注疑作定以國語文改。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踰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途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檢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句有脫誤。至桀行暴。諸侯相彙。遠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涂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世策不好。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獮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者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時。尙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晉有四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圍。糜釜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有燕衞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南面稱王。衞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尙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尙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敎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繼于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興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資畜。乘征三十餘歲。地廣

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羿光乘政。乃務省役。至於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王制疏引此二句。倒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口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繼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凋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乏苦。民人復損。至於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刦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間。殘害尤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蓋野。故陳津之難。以篙撮指。安邑之東。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白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因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餘載。六代損益。備於茲焉。（續漢書郡國志注）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御覽百五十五。及安志二。）天子所宮曰都。（同上。）

宓羲爲天子。都陳。在禹貢豫州之域。西望外方東及明豬。於周陳胡公所封。故春秋傳曰。陳太昊之墟也。（續漢書郡國志陳下注引皇甫謐氏所都。舜後所封。孟約此文。）於漢屬淮陽。今陳國是也。神農氏亦都陳。又魯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黃帝都涿鹿。於周官職方氏。（此三字依藝文類聚七十一補。）幽州之域。在漢爲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則上谷本名彭城。今上谷有涿鹿縣。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黃帝祠。皆黃帝戰蚩尤之處也。誠曰。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少昊氏自窮桑登位。（續志注。自字依藝文類聚。）故春秋傳曰。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登帝位在魯北。（在字依藝文類聚。）志注。後徙曲阜。（史記周本紀正義引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即約此文。疑黃帝二字誤。）於周爲魯。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分。降婁之次。周以封伯禽。故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少皞之墟。是以書敍稱魯公伯禽宅曲阜。是也。顓頊氏自窮桑徙商邱。於周爲衛。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臨常山及兗州桑土之野。營室東壁之分。家室之次。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謂之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帝嚳氏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禹貢外方之城。（此字衍。）爲之北。誠言在梁非也。帝堯氏。（御覽八十。續漢郡國志注。下有作字。）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御覽八十。續漢郡國志注。焉並作北。）唐水在西北入河。（河上原有唐字。依御覽八十刪。）南有望都縣。有都山。（有都二字。依御覽八十補。）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

山一名豆山。（此都山水經濟水注。別作豆山。）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寰宇記五十九。堯山縣下云。南隔城。柏仁故城。俱在縣西十二里。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都也。）而地理志堯山在唐南山中。張晏以堯山實在唐北。地理志堯之都。後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禮在并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寰宇記四十。此下有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也。二句。御覽百六十。才三股晉州二字。誤。同。按晉陽即太原。已見上文。故不補入。）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帝舜其所營都。或言濟陰。縣。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此十二字。依史記五帝紀集解補。御覽百五十五。）伏羲風姓。蛇身牛首。常居此葢。伏牛乘馬。故曰伏牛。（寰宇記四十三。）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皇甫謐史記注。）

黃帝生於壽邱。邱在魯東門之北。（水經濟水注。史記五帝紀集解。續漢書郡國志注。）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二句別見續漢書郡國志注。）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水經濟水注。）

安康謂之媯墟。或謂之姚墟。（御覽百六十八。）在成固縣西北。（此句別見續漢書郡國志注。）負夏衛地。（水經濟水注。帝王世紀文。）約納二女於媯水之汭。（水經河水注。）媯水在河東廣縣歷山西。（此句別見史記五帝紀索隱。）

舜耕歷山。漁雷澤。（續漢書郡國志注。）歷山在。（此三字。依史記五帝紀集解補。）河東。有舜井。（此句別見史記五帝紀正義。）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水經濟水注。）子河注。

舜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邱。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邱亭是也。（史記五帝紀集解。續漢書郡國志注。詩疏。禹貢陶邱。舜所陶處也。文小異。）

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書堯典疏。論語泰伯疏。又云元年左傳疏。引舜廟在虞城。漢書郡國志注。並同。）

夏縣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鯀在秦楚之間。左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南。（此之字。依史記夏本紀正義補。）有亢氏之分。壽星之次。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詩唐風疏。兩在字並作於。）於漢平陽安邑。皆屬河東。晉陽屬太原。在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參伐之分。實沈之次。於周爲晉。今司隸并州之城也。（御覽百六十三。寰宇記四十。並引風俗通。晉陽。禹築。徙都。安邑。王國。成王以封弟叔虞。是爲晉侯。初學記八。亦引禹自安邑都晉陽。禹築。徙都。安邑。王國。下。據晉孫帝相云。因徙此。參。遂。縣。於翼。併。故不補入。）曾孫帝相。遷帝邱。（御覽百六十。但有相徙商邱。四字。今依初學記八。於周爲衛。成公夢康叔曰。（御覽夢。誤作寢。以左傳文改。）相奪予享是也。少康中興。（初學記八。少康上有子字。）遷乎舊都。（御覽作復遷舊都。今依初學記八。）故春秋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是也。世本又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案經傳。（原衍曰字。今刪去。）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城。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

方。今尖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實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則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續漢書郡國志注引禹避商均時居陽城。蓋約此文。）故戰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谿之陽。成皋在其北。伊洛在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案地理志上黨高都。（御覽漢作商都。）以澤地理故。有天井關。即天門也。（寰關。二字依史記吳起傳集解補。）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爲通西上郡關。（寰宇記五十引盧云。羊腸坂在龍山。即晉陽西北九十里。古西河上郡。留關於此。）即吳起之所云也。洛皆在陽城。非都邪矣。（御覽百五十五。）

夏篤封。（此下當有崇字。）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史記周本紀正義。）

禹生石紐。廣柔縣。有石紐邑。（續漢書郡國志注。）

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今北山下有荊渠也。（續漢書郡國志注。寰宇記三十一。晉安志十九。）

禹會諸侯於塗山。在禹貢揚州之域。今九江當塗縣有禹娶之地。（史記索隱作禹。劉。初學記作禹。）塗山在江南也。（史記夏本紀索隱。寰宇記八。初學記百二十八。）

陽城有啓母家。（續漢志注。）

有扈與夏同姓。（書甘誓疏。）扈至秦改爲鄠。（晉安志十五。）

甘亭在鄠縣南。（續漢書郡國志注。）

鈞臺在陽翟縣西。（同上。）

號五觀也。（史記夏本紀索隱。）

衛地。（水經巨洋水注。）

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續漢書郡國志注。）

夏孔甲田于東陽貫山。（此九字以意補。）即東首陽山也。（水經河水注。）

夏臺地在陽翟。（史記夏本紀索隱。）

桀敗于鳴條之野。桀孟子舜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後漢書邊韶傳注。御覽百九十四。）

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此上別見書湯誓疏。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安邑四有鳴條陌。湯伐桀。與桀同日亡。可證自今安邑以下。並帝王世紀本文。）

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今上洛商縣是也。（今字依史記殷本紀集解補。縣字依寰宇記九卒左傳疏補。）世本契居蕃。相土徙商邱。（土字依寰宇記五十七補。）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此土字亦依寰宇記補。）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今濮陽是也。然則契之所封。商邱商洛是也。商土於周爲衛商是也。（此端右鉛而學者以商邱爲契封誤矣。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

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御覽尸鄉下有之陽二字。依水經渭水注。二十里作三十里。）蓋以爲考之準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此句依水經渭水注補。）案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渭水注。制作限。）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自湯始居亳至此。參用詩元鳥疏。）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渭水注。元鳥疏。引作征自葛始。詩元鳥疏。置於葛伯奪。而殺之之下。則文勢不順。今不從。）即孟子之言是也。湯又盟諸侯於景亳。然則二亳皆在梁矣。春秋會于亳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邯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周扶風。今微之迺渠亭。有湯池微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惠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頃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崇于微者也。非殷湯矣。（自湯始居亳至此。參王國維之國名。封崇於豐。書崇侯虎。又引周王時自有亳王。詩商頌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世本又言。太甲徒上司馬。（御覽書文疏。）在鄭西南。案詩商頌太甲無遷都之文。桐宮其在斯乎。（續漢書郡國志。鄭上引鄭。西南有桐宮。太甲居焉。文與此異。）仲丁自亳徒囂。在河北也。（御覽。但有仲丁徒囂四字。今依書仲丁序疏。）或曰。敖。（此字依御覽。八十三補。）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水經河水注引仲丁自亳徒囂于河上者也。水經渭水注引敖倉。曰敖矣。蓋即敖倉城也。）故書序曰。仲丁徒于囂。河亶甲徒相。在河北。故書序曰。河亶甲居相是也。祖乙徒耿。爲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是也。（皮氏縣三字依寰宇記五十九補。又書仲丁序疏。及盤庚立。復南居亳之殷地。故書序曰。盤庚五遷。（此句依詩元鳥疏補。）將治亳殷。今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詩元鳥疏引作河洛之間。）殺熟爲南亳。（此句依詩二十四。御覽八十三。）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詩元鳥疏引作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武丁徒朝歌。於周爲衛。今河內縣也。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多取飛鳥野獸置其中。（此句依寰宇記五十九補。又書沙邱苑。）沙邱地理志在鉅鹿東北七十里。即鄴國屬趙。於禹貢在冀州大陸之野。鼎鼎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謠。男女淫縱。猶有紂之餘風。世稱趙女之美是也。（御覽百五十五。）

自契至湯。八遷。史失其傳。故不得詳。（詩元鳥疏。）

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鄭西南。（御覽八十三。）

白馬縣南有草城。故家草國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

紂糟邱、酒池、肉林。在朝歌城西。（續漢書郡國志注。）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詩牧野疏。）

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是也。及公劉徙邑于豳。今新平漆之東北有豳亭是也。故詩稱篤公劉。于豳斯館。至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走邑於岐山之陽。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蓋址是也。（此句依詩二南譜疏。又寰宇記二十七。及安志十四。引作今扶風美陽西北有岐城。蓋周地也。）故詩稱陟西水滸。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故周書曰。周（御覽書

（顏作書序，依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改。）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于畢鄢。（史記集解引作畢，程鄠二字古通。）西夷人也。豐文王受命，徙都於酆，在今京兆之西是也。（詩二南譜疏引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故稱伐戎於崇，作邑于酆。武王自酆居鎬，諸侯宗之。是爲宗周。今灃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詩二雅譜疏引作二十里。）去酆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也。（自武王自酆至此，凡見長安志三，疑文義當在此，寫宇記二十五引鎬池即周之故都也，即約此文。）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卿公卜居洛水之陽。（此二句依御覽百五十八，又寫宇記三引作乃使召公卜居澗水東瀍水之陽，疑瀍水下有脫字。）以卽土中，故授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此蓋有脫誤，公羊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又寫宇記五引皇甫謐曰：以王城爲西周，以繁爲東周，皆與此文考帝王世紀無此文，考帝王世紀脫後所載，當云皇甫謐以王城爲西周，繁爲東周。）地理志：王城本鄭鄘之地，是以或謂之鄭鄘。（史記周本紀正義引王城西有鄭鄘頃，故城東周國志注，並引作鄭國。）於鄭鄘河南是也。今鄭鄘東南門，（御覽作東門，文選陶元亮詠貧士詩注作南門，今依續漢書郡國志注。）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酆鎬，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酆。至懿王徙犬邱。秦謂之廢邱。今京兆槐里是也。世本曰：懿王居太邱，厲王淫亂，出于彘。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卽位，徙居洛邑。詩所謂新邑也。（詩上似脫一字。）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內，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城。河洛瀍澗之間，周於南柳七星張之分，鶉火之次也。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傳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都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徒，修繕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焉。翟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洛陽城中有殷王冢是也。（御覽無本殷之墓四字，殷王作周王，今依續漢書郡國志注補正，又水經穀水注引雒陽記作翟泉本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文與此異。）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御覽百五十五。）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詩文王有豐疏。）

虢有三焉。周興封虢仲于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于東虢，卽成皋是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虢。（御覽百五十八，寫宇記六。）

居鄗鄗之秉。（史記劉敬傳正義。）

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齊君疏。）

召公，文王之庶子。（詩甘棠疏，禮樂記釋文。）

西鄭爲友之始封。（水經渭水注，約帝王世紀文。）友（此友字以意補，宣王庶弟。詩鄭風譜疏，唐二疏。）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詩王風譜疏，唐二十六年左傳疏。）

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隴西秦谷亭是也。元孫莊公徙廢邱，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爲諸侯。文公徙都汧，（此都字依史記封禪書集解補。）故秦本紀曰：公東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竹書公二年，徙居平陽。（寫宇記引秦都國志注，出字疑衍。）故秦本紀曰：竹書公二年，徙居平陽。

今扶風郿之平陽亭是也。秦德公徙都雍。（此句別見續漢書郡國志注，按文漢書在此。）故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風雍是也。至獻公卽位，徙治櫟陽。今馮翊萬年是也。孝公自櫟陽徙咸陽。秦本紀曰：作爲咸陽，築冀闕徙之。及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于長安。故太史傳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爲渭城。今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實爲咸陽是也。（御覽百五十五。）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荊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御覽五十五。）

漢高帝元年，始爲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屬公所置，在禹貢梁州之域。北逾雍南，跨巴蜀，與秦同分。二年北徙櫟陽。故秦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咸陽之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築廣五年乃成。（長安志五引漢初置長安城，據其城狹小，至惠帝增廣築之，文小異。）光武以武信侯進對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以封子姓之別爲附庸，（爲字依史記項羽紀正義疏。）事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蘄是也。及卽位於鄗，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作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御覽百五十五。）

雍初有五畤壇。漢武獲麟處。（御覽百八十五。）

魏武爲魏公，都鄴。今魏郡是。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迹。鄴爲王業之本基。與洛陽凡五處。故號曰五都。（御覽百五十五。）

魏文帝登禪於曲蓋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續漢書郡國志注。）

曹騰封費亭侯，鄱縣有費亭是也。（同上。）

羅有黃陵亭。（同上。）

赫連定於勝光二年，又自京兆移此，屬平涼郡。（寫宇記百五十一。）

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初學記八引皇甫謐國都城記。）

燉煌正西關外有白龍堆。（寫宇記百五十三引皇甫謐郡國記。）

路史

羅泌撰

宋 盧陵羅 泌撰

初三皇紀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遺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爲太易。列圄寇曰。有形生於無形。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而薄者爲天。濁重而綜者爲地。冲粹而生者爲人。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蕃繁矣。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往昔戚戚。又類不融。正圄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據。然既搜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渾敦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烏歟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乎有天皇。是曰天靈。寔雄強容。顧嬴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秀楊。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陣樞。以立易戚。乘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迫元。像符合氣。亭毒萬有。風行森逝。鑑替八會。自然洞神。玉勞十華。人風真淳。體真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神運四奧。彼迹無外。無鄉之陵。三輔九靈。爲世億齡。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鑑名岳姓。馬蹄敗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遽天協德。與地俾貨。太始之元。上戚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乘。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穀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晝。魄死魂生。式殷月候。諧治德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乘。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增。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龍軀。驤首達腹。出刑馬山提地之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因是區瑰。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區。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爲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育教。爲天下谷。迪出谷口。遂乘濟其。覆蹈六幕。罔不承命。道襄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雖艮是仇。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頹然汔終。爲世之日。兩皇並撥。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邵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佗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當而勿論可也。略條刺于右端。其一曰九頭。是爲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五龍二。是爲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方是時也。世頭巢穴。日月貞明。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廣施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雜之三姓也。在漢背餘。合雜四。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迹通五。是謂六姓紀。乘蜚麟以理。敍命六。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茢，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疏仡十，自黃帝氏而紀，自秦氏沒而皆無君矣。其弓民也，衆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盤塍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間，握符登紀，爲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昔子僻邑蔗村，悅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瞢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瞢然，又且爲不神者來也。祇祠新鬼，蚓蝨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於人乎。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乘，持化權，乘太極而鯤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擣九變化而與物相弊，勳出於汾睢，揮五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疑，惟無便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躍焉。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儘傀六世，渾敦七世，乘戶十七世，皇覽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循草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吳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敍，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紬焉。自無懷降，所敍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籍所取灌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遊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鵠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紹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雖闕之以俟。

句彊氏。

謙胡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鑑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鑑明涿光，借其爲繼治者，乃知遠古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爾。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徵也。

鉤陳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祿，黃頭大腹，出天臺政，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接腦正端，是致天極。三百四十歲，狂神次之，號曰黃神。

狂神氏。

人皇氏沒，狂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犂靈氏。

東荒絕有犂靈之尸，犂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爲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迄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隙於聽莫者鄉矣。況神聖之事，凡之真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脣乾吻，而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爲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摭，正亦不得而不異爾。予悲夫智常滅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訞祲亂惑，猶弗膺焉，覽者知夫讀王肆旅，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魄氏。

大魄氏見於南蒼，或曰秦塊，昔者黃帝訪秦塊於具茨，一曰大魄，蓋設於無垓坫之宇，而蓋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魄氏，大魄氏。

鬼魄氏。

鬼魄氏，後有鬼氏，皓氏，擾氏，剌氏，鬼魄氏。

弇茲氏。

秦逢氏。

和山者，蹇爲河之九都吉神，秦逢司之，於蓋山之陽，出入有光，秦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蓋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發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矣，奚爲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關閉

之不隱，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資，而不閉天之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險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稚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慎乎慎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眞人。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卽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貿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淪正如此也。嗟乎，皋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蓋其所以殺寥希闊而不識之，豈不體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蓋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僧者，附會明，假權變，繳繞呫嗶，以綱其蠹，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蓋處于沙，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甘泉。云丹徒絳北者，非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祖，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案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彷徨不忍去，亦意昔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跨倚背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致之皇甫紀，實爲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

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爲始封乎。雖然，丹陽山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晉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爲僞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淵嘿挺紀，執大同之制，闢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嘗受畢于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茫無形，嘗無味，漠會久視，操注攪而長存者。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其書言黃帝錫蚩眉，見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朝抗乎古之聖人，盡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制，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衡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物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蝕，治亂有逆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若天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顛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蓄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使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緘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致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予以靈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欲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遂，而天下治。其爲教也至矣。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

予所稽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眞人，奪蔽天地，蓋天眞全而天一定，不治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蓋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眞人而已。蓋乘間縫而基七衝，幾罔闕而陰八蔡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神不越，亦可以齡邁數百。雖有脩綿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蹶陷，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類。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竭，鄧陷谷遷，沙流道奪，海之蹤，崖險著，蟬蠃之甲，晉殿破極，昆明刼灰，則所謂地朕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遂晝，或越裳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柰何封君世降，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崩，葬橋山，非周言老子之死。茶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赤不壽。後三年而

死。孔子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牛龍高蹈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採風空桑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惑弄其君而取祕。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僅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悲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乘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冠謙盡去三張僞法。盡氣機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明通。而尤以信行爲貌。初無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桑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辭。皆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尙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南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顓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其工氏之所產。則陳留矣。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微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己。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微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槃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昊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蕩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得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林。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雕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顓。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顓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成陽。故成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逢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遽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雜糅。精氣通行。都於神民之丘。一曰神皇氏。駕六螭麗。收三百歲。

倚帝氏。

都倚帝山。

次民氏。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者。而或者有不厭命歷之敘。其亦有所來乎。胡爲而多盡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爲見邪。苟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孚。雖義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犢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爾。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國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蟄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因提紀。

因氏。

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螭麗。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并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搏木葛皮。以禦風霜。絢髮圍首。以去蠶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治二百有五十歲。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飲食器用。王道之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規矩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能。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蛇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漏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蒸蘊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穴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塞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泉幣以行之。不建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機以鄭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巢。土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耜。爲杵臼。爲弧矢。爲鼎鉉。爲茵輦。爲醴酪。范金合土。瑤竈泄非。鬻坐鼎食。韁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爲貴。發生遂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剝生民之脂自奉。傾宮璇室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飾珠雨。南河西苑。飛車千乘。纖金鋪翠。費勝萬計。揵萬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窮日夜有不足以既其懽。弗聞天下之歎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好惡闕閉。而何能以久生乎。

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嗟哉。夔龍稷禹。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戰人無窮。而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曾足。若猶未也。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爲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爲奢。亦不爲儉。使爲儉則濟。驚永泰之悲。分裘蔭陰卑莫。樂衍大同之際。豆豐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作于蜀。蠶叢縱目。王巢上魚鳧治。藥江逮蒲澤。俾明時人保。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最後乃得望帝杜宇。蓋爲滿捍。蓋蜀之先也。自蠶以來。帝號其妻曰妃。俱蠶之。昔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樂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滅之。始降侯云。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殖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韓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揭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饒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闖之。飾妖德之予。剗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發余之路機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勵之辰。常先它國而經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擊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方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鄒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闖隨爲虛。可謂强矣。然其垂裳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染鳳巴蜒之兵開蜀道。蘇雅州以討生羌。而斃吐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琦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稽也。而徒斃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其或得之而得以稽。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徇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己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嗾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蜀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造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縛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區肇。怨而交訟。所爭亦不曾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覆矩。又以西域之國。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徙伊吾且末。而闢右廣然。始恃盛軀。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慈歟。予嘗言之。溟渤滄洋。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隴竊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澤流沙於西陲。決屬水於北漢。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爲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述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率衆以修其祖之助。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因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百君。其盡制歟。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旬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發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宋晉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虛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劇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城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舉教豎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哉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俄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畏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豚傀氏。

豚傀氏。後有豚氏、傀氏、豚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農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豚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

予嘗議三墳之僞。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爲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篆。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儋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懷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蟲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是故迫其離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

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循國衛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聞。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覩古之人。被裘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況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洹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哉也。紹荒也。道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前世之史忠乎略。後世之史忠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盡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濫濫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知氏。皆誕繆無軌者也。又有得以備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稀章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遽氏。風俗通之帝嚳氏。和苑史之太冥氏。鬼冥氏。命曆敘之黃神氏。恒神氏。辰放氏。皇譏氏。然皆不得致其上下。猶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諸異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詭邪。以此歸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覽氏。

皇覽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格六風皇。出地衡。（春秋命歷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歲。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儳。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王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熯。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冰冱。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無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呼。自有君氾於堯。如辰放、皇覽、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脩項、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

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唱或隨。或強或弱。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數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治。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遠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溯。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考見。獨趙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者通載有之。而乃序之於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闕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磯德之君。未有聞專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鹿滿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匿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遽氏。

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變。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棄骨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說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萬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遽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傳焉。

偃草氏。

昔莊周訂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偃草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偃草氏之囿。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囿、曰宮、曰室。謂世傳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成者疑卻商之冢草。夫所謂契天地者。豈區區伯樂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弢。柏常蓋若偃草矣。豈亦商之冢草哉。今丹書。稽諸几遽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反。人無竹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巧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其爲民

也。登巢椽蓋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解者。飲其血。嚥其懦。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掘橡栗以爲食。草棲木束。令之曰。有巢氏之民。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澄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剝木結繩以爲政。木皮末委于復盧。其羽革。秩衣鞋領。著兜冒以賁體。民之非者。猶未詳焉。過者類此。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治三百餘載。栖於石樓之顏。天寶七載。詔有司於雒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僞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鬬。鬬而不勝。必至於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騰。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視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登。晉薛戰而國乘於劉聰。梁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乘沿弊。天下無兵。汔來見無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專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蒯聵段文昌之儕。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養苓之發性也。而刼痼攻積。巴菽烈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一轉之或闕。則固將有奪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鑿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備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刼。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嘗生所知哉。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晉畫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涌垂。有木焉。爲琢其枝。則蠡然火出。聖人或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嚼血。食果蓏蜃蠃。膾腐餿。漫內傷。棄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燔。以熟腥腥。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腐之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雞人順而不一。於是鑽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辭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蹈木鑽液。於是范金合土爲器。重作陶冶。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

下多水。教人以漁。尸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蘇改乎陸級。嶧旗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黯。隕蓋錄乎延嬉。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逕瑞。龜字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擬幾。短表計。寘指天。以布雖而齊七政。始注物蟲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人澄反醇。情欲益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贖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恥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愛而孝。來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蘇此顯矣。治祥高之石室以 著記二百有三十載。

贊 粵有大聖。游于兩垂。別火滲代。遂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擬幾。方廣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平。男娶女歸。以息以恥。父老子慈。禮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其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邈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紓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巳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逆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尊命。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夭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孝。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於樂。嚣薄澆爲。淳風離矣。而或者謂。兩地薄殘。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十。孔子以爲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爲而不足語邪。彼受獄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素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爲政之間。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盤邪。擢鉅而敝金售。皆棄敝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陰。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册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懂蒙。莫知西東。嚙蘖 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隱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臘。而人無有相媚之心。寔有季子。其性嘉淫。背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饑焉而盡子。身人也而尾鋭焉。是爲三身之國。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毋羣怪大鶴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蠎蛆。而況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爲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盧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大公有云。天之爲遠矣。地之爲廣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世以爲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未常識。遇之皆可爲驚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爲惜於淑詭瑰怪者。而況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申生之託飯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諜七曰而蘇。苟偃視不受舍。晉柩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臂、九首、六足、南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鬣、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鬣、半體、孤耳、毛身、玄體、其何難耳。無腸、蛋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脈火流鬼、野叉、落刹、充斛、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城、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夜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邪。聖人盧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運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蠶雉。有蜮戴鬼之類。倘雜於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蹟。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惛惛。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大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譎。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觀流觴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見也。聖人以爲常。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爲百王蓮。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觝文字。形位成文。聲貝以相生爲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爲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蘊蓄矣。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積別生。正名字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曰昌矣。亂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蓋衛之利鄉。亭南。皆人禮之。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

鳴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運苦窟。牢茹苦舉。而後淫辭詖說。始蕩羨霄塊間矣。奇它之

日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疑脂。而士不知所稅。怨文者侮俗。而姦者辭文。至於讀易卜姦。師詩拍家。亡所不至。人皆鄰之。而不知所鄰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爲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爲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乎正陽之南。是爲皇人山。其後爲栢。有栢氏。栢常。爲黃帝地官。栢亮又爲顓高師。栢昭爲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皐。辭爲諸侯而耕。逮周之世。有栢陶爲太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黑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爲之牧。同符合體。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覺見于下民。盟王盛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螢大蟲。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櫛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龔蔑而風。暴勳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炎。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興夫搖光貫月而隱顯湯。若有同於劣鑰者。殆巨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遺咸赤龍。叔達繼水。而復旋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習遊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棄。既本跡瑞。傑先湯脩嗣。嬴。俱爵玄鳥之祥。孰雖見哉。嬰嬰草蟲。趨趨負蠭。鵲鳴泮隰。蔽蔽淵中。馬瑙戴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瞻蔽。振隱門彩。昧現。嬪在軍皐。鼓噎。嬰。擬。號毋乳。沛。鞀血。動瘤。矣。發。鬱。御。絲。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狽。齒。雀。離。矢中。蛇。蒙。使虎。仲。蛇。令。豹。止。搏。勞。施。蛇。守。宮。弭。螢。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闕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而正統之論頗結。至於相承夫次。其工贏秦。俱不得蹈。而類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而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爲數部山。一曰中央氏。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軍之幢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隱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

嗟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經濟哉。蓋世成守。廟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屏瑞之說。姬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勞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寶莖。隨卤然除萬里以經濟乎清事者。武接于中葉矣。孽臣嬖后。蠱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嗚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徇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誘禮找發。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斐爲矣。君欲行之。則壹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庭氏之屬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禮于大庭之館。蓋其所矣。治九十歲。以火爲紀。號曰炎帝。後有大氏。大庭氏。大惠爲黃帝師。大山稽爲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

蓋莫大於齊人。而彼芹爲宰。聖人在上。情款通乎人。德亞加乎物。則欣欣焉爲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醴泉。三辰竹輝。五星循軌。歡歡然爲聖人延福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忠以遠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謂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嘉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之盛。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曲。故天不愛道。地莊發藏。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民侗儻。瞑瞑瞑瞑。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堯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謀相圖。而情不應。一惛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訝。百疾俱起。宵禿狂偃。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己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意。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怖于城門之外。故儒者先薄言其事。乃至誣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機運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鑊鼎之煒。遇風之鴿。果何異於丘哉。而字食星隕。霜旋木冰。山崩地震。蝗蝻麋蝗。春秋悉與人事雜而錄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煒。雖不萌於念慮之初。人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見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狂水殺人。賤人貴物。財虎橫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麗玫瑰。鬼引蝶。豆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壅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齊政。是故體變異而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旱蝗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雁金馬。史不勝紀。則歷代之事

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旱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遂化希旨者之爲嫌邪。惡嚴執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泣城也。見天之不見厭。地之不出肆。則禱於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城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爲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陸。教督勤民。復讎自用。於是平民始携。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蹈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後有栗氏。陸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口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涖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戴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僭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樂盈良霄。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蓋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二。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弒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僭弒君弒見及故及其賊之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是知聖人婉雅。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許之仁。丁寧委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若死諫。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爲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哉。至于後世。有曰良史。左繆聖人之意。以證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惜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朝。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覬其宗。是則伏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使焉。不鳴雁。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蚩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質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

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祇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蠡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殺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爲良史。

贊　上天作合。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閨窟之間。以敦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祆奚怪。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董連氏。一曰董蓋氏。昆連者。晉晦之謂也。後有蓋氏。厖氏。龐氏。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雜出傳記。如桑氏。泰氏。著於莊子。成雄氏。柒皇氏。內崙氏之著於鶡冠子。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檀崎羨。審逆遡。於是拒四方。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城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贊　禪通著紀。伊予掘疑。乘敷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崎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爲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蓋此甚焉。昔濬蕪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謂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喪而勤。夕而息。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恍如遺。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九洛泰定。爰脫濯於潛山。葬朝陽。後有赫氏。赫胥氏。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爲樂者失其樂。求爲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爲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奇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奇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懼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奇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懼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

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繪人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爲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爲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奇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自堯舜昇法也。義以是傳之。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顓顓頊。高宗文王。雖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謂而南轅。兩驛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迷於人臣。二言之善。萬城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臣所忠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固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鬼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惑不悟。卒至殿遲沙丘。身竹不斂。爲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祇宮。明皇稽至德之壇。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爲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爲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雖之怨惑。爲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爲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遡隱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怨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俾神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疑旋爲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紛投足。參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塊柎瓦缶。武梟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與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溺通而天下泰矣。後有葛氏。權氏。

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執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闓與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數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厭。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已。古者夫嘗無樂也。洪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弊。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廢形體。洗鐵以爲賢。託晉乎聚僂之榜。而羅嘯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固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薄無度也。予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

者。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牋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復狠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謀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傍徨於其域。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曾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蓧。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蓋巢許以斬達者。終南少室。皆爲捷徑。大有佳趣。豈持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棉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既精草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嫋文王。譏微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況無傳之與萬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淵淵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怠。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輟之足疑。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賦祿。醒託音爲逸。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倫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薄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韋盧氏。

韋盧氏。是爲宗盧。其立政也。宣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亨焉。治九十餘載。位嶽臺之陽。鑿浮肺山之陰。後有尊氏。尊盧氏。尊氏。

自余季甫志學。遂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迺異審。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登。雖奴客必師。不知所寒溽暑之爲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祝。於渤海得皮盧之苴。於藍田得尊盧之採。於衡山得祝融之窟。於長安得陰康之家。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峨眉得黃帝之款。於雒得帝鴻之坎。於雲陽得少昊之墟。於成陽得嬰都之劍。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蛾育之殯。於商於得女英之牘。於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鴻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葬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

之都亳與萬比。似亦不在森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禮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翟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觀聖賢成家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黨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滅不詩。猶何與。良可嘆也。

祝融氏。

祝融氏。一曰祝鮀。是爲祝融氏。未有書谷。無所造作。師於廣博。以敏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治鮀。萬物咸若。施是鶉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賜續。以通倫類。諸神則而鮀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鮀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謂。都于會。故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鑿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鮀氏。

贊。

伊古祝融。人萌擒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唐致樂歌。樂希蜀紱。是爲祝鮀。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發禮炎帝。承師觀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衡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莫於物。則淫狂昨肆。滑喪其天。不能反其性命之源。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蔡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源。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動之容也。感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變氣歎。此天籟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鏞矣。隨之以節奏。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類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鮀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無順其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鮀。而不相信。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鮀。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鮀。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爲流通者也。人爲之主。而情爲之本。律爲之用。而器爲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爲之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則所以爲之居也。匪歌下筵。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聲在右。人聲之飲也。而五聲以爲之備。宮屑信而侑意。徵屑禮而侑神。鮀屑仁而侑魂。商屑義而侑魄。羽屑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鮀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發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鮀。變鮀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曆爲氣。以故律曆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鐘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鐘之本

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後。六陰乘位而始於蚅。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蓄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荄。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於亥。根於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於乾。而三白生。乾坤媯子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故蕤黃鐘。歌太呂。奏太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晷。炭候鍾。律以諸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効。相生相化。輕者蹔之。重者濡之。畸者裁之。齵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濩。于以遏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勳鮮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稽蟄夏寄。納寓之造化而取之也。祝融氏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蘇。伏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型。黃帝氏之製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脗。堯之軍。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餘而已。故清歌一奏。而鳳凰翔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漓而僞。璞散而器。而人始徂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矣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鍾鼓巢虛之聲。綴兆羨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假詭殊現。爲彌文煩飾而已。簸遲鏜鏞。進衛退衛。欲其召

鮮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歈而變代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國。陳沐唐疑。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墮。而不可繫。上煩尊淫聲。惰心闌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魄化魏土。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遂情僞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祆沴災害。百疾俱起。而鼓師三俶。寄瓠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鐘作。大呂鑄。而內蠱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僞殺。求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衰。人猛辭狎。而聲雜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鼓邊曲。宮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迥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呂之聲。商饒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鄭莎。應於遐迹。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僻。頹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疑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愛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勳。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鮮

之盛。不藏於心。溫柔之勳。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靡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鑒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巳之志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異黍。以祈中乎鮮氣。不已勤乎。夫絲間不足以調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蕤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其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慮之間。而與物爲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鍋。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而況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秖以惑也。崇寧之物。魏漢律制。指尺。於是上倬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聲定律。必致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異穀。而上黨無異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間。

吳英氏

吳氏。或曰子英。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膺不卯。官無其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後有吳氏。

太上無名。其次有爲。而無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有爲皆善。而孰爲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聲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爲也。有心則僞。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蛣蟻之。心與目會。而泚逡于顙。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爲儉。非爲吝也。掩之矣。而士親廣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與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旋。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爲觀美也。彼藏于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況于親伏羲黃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備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斂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遂藻以斂。餘壤爲坊。土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鑿三泉。上陞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閡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閡大夫。大夫勳一國。閡衍士。衍士勳一鄉。閡朋友。庶人之喪。合族蒸。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蒸。獨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盥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踐。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治爲其道也。惡足以爲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瑤

瑱歛而孔子屨級豈盧其嘉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甃。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資也。在乎內而不在乎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且休戒塗鬚者。尉李野人之瑣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爲邦之陋風。蓽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凝幅。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嚴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繪日月於裳。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鞏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鬚而休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殿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趣席以饗安。載臯亡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輓。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禁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鬚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旟旐旞。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逾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磬地之毛。而爲圉隸監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蒸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狎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況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爲。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稆秸以爲薪。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頗風生燥。頗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庭。緝蘧而扉。塗茨翳。以逸其高卑之患。而遠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劃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龜龍効。圖書畀。於是文成而天下治。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任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居於蠶及盤領。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暨。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遁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暨方飲其牛。乃驅而遠。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壓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服。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轂軸之志。是以觀豐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帶於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御先豐。灌而後薦。豐者。敬之使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豐無有焉。觀豐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載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論。御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坤。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遇君子。姤遁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

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然也。瓜、瓠、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於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遺也。遺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遁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於堅。御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蛇。咸潛于窟。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睿。操兮無堰。象可與致用也。（遺山曾初又）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爲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泰而不復。則虞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遁。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不能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戰寇農炎。讀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鴻之鴈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薄斯害矣。職況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剝盧。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權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物沴隨無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而陳之可沴。則天下之咨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時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闢。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痞痎。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郁于朱。故號曰朱襄氏。後有朱襄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庖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揚泉曰。琴欲

高張。惡欲下聲。數不諧聲。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畎。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然。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絃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政之所以不敏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潰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閉。人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治于華原。瀕浮肺山之陰。後於陰氏。舜氏。陰氏。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樣。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宣恙不見於色。壁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鷄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壓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璧仍石昭示。而天下益趨於文矣。後有懷氏。無懷氏。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庭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壁昭示。執曰無懷。聿稽文解。

執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背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矣。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符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禮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于是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復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尙何辭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告宗。封禪之禮。莫此爲盛矣。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氏也。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爽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刜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牧西戎。舟投柎。而浮于沛。束馬甸車。逾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屈不庾至邵陵。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翅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麒麟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再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爲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爲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爲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泛。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泣。直以不得從行爲命。臧以希闊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歸。而不至下刑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皇材。鮮于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跡不而不至肆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顓嚳之爲。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爲君。然後備菰蔣。飭蒲車。蹈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晉文春秋

陳人玄
不胤
詳校

晉文春秋

陳人玄胤校

謀與楚戰第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獲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偸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幕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風陵渡解第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風之陵。渡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悔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斬顛頡第三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巵酒豆肉集於宮。一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盛之

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畢。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愼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愼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必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頰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阬涕而愛。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頰頡之脊。以狥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頰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虜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地。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頰頡之脊也。

原人降第四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能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所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能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一舉而衆得者信也。

伐宋第五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捐蓬豆第六

文公反國。至于河。令蓬豆相之。席藻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舅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三十年。乃今得反國。舅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蓬豆所以食也。席藻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日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之。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蘧曰。築社者擣撅而霑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不一我與治之。與我盟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問救饑第七

文公問於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賞罪不忒。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違。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髮纏灸第八

文公之時。宰臣上灸而髮燒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喉耶。奚爲以髮纏灸。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彌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本而貫樹。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舉燧爐炭火盡赤紅。及灸熱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

堂下而縋之。果然。乃誅之。

大蛇阻道第九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覺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則天以戒寡人。退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吳厲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迴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伐鄴問賞第十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竭能竭智者也。

請隧第十一

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隆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倦。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懼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作珩。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綏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第十二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來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扈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黷。文不可匿。黷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厭以黷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逐獸第十三

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山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鼋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登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龜燔第十四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荊滅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搏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獸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王大敗。

賓館人第十五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之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雖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失麋第十六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安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文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之俱歸。

合盟第十七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興。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嬖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奸惰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驅。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

者。猶無佐也。

學讀書第十八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烹被瞻第十九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既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臣予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人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公聽其辭。瞻曰。登明勝忠。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鄭以之爲將軍。

箕鄭壺飧第二十

文公出亡。箕鄭奉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疑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既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飧。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郤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飧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欺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問師第二十一

文公問師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纔枝貞愼。先軫有謀。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纔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晉臣佐下軍。

用民第二十二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尙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卻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國饑用信第二十三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蹤。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伐衛第二十四

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恆。公子盧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慍。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西河守第二十五

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燕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燕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問虢亡第二十六

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黃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登隧第二十七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怒曰。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授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脾之疾。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第二十八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糴米第二十九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糴之宮中。問於蓋缺。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米也。糴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重。不知稼穡。微子之言。聽其不解乎。蓋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也。晉國之福也。

反國賞士第三十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祿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噫。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竭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且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襄王賜命第三十一

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尹氏及內史叔興父賜文公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文公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封狐文豹第三十二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聚之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聚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民

野人與塊第三十三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介子推第三十四

文公即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矢蛇曰矢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閑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盩負羈第三十五

文公出亡過曹其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浴設薄以觀之盩負羈之妻謂盩負羈曰君無禮於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盩負羈遺之壺飧而加璧焉文公受其飧而反其璧及其反國遇師伐曹赴之令三軍無入盩負羈之里

燒楚軍第三十六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者吾是以憂

里克須第三十七

文公出亡過曹里克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克須遣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克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克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克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克須又與竊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假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大悅從其計百姓見之皆曰里克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

問政第三十八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錙其衍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弛文子宅第三十九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著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著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著所以朝夕虞君命也臣立先臣之著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君必易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遷著唯里人之所命次辭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原季辭卿第四十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候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假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皆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皆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命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李離伏劍死第四十一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當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聞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盧自經遂伏劍而死

傅讙第四十二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俛敗施不可使仰僥僥不可使舉株儲不可使援躁矇不可使視闇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瞳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質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遠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媛文王不變少姒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痴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弗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蘇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憲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文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文公曰。秦夫人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除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僶昏醫瘠。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爲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卬浦而後大。

弛敬子宅第四十三

文公欲弛郤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逆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弗取。

益曰季宅第四十四

文公見曰季。其廟傍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梓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寡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問曰食第四十五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懵焉。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醜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晉文春秋跋

晉文春秋。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於近年與楚史檮杌併得之。其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極文之事。仲尼之德。不道。而晉乘楚杌。孔子惜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鈔寫以備三史之目。　時大德十年冬至日。吾衍識。

余所藏陸友仁所書楚史檮杌。吾子行書晉文春秋。倏已三十年。世不多見。因手一通。于平溪寓舍映雪老人年八十二寫。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衍之書曰。晉文春秋。余近年與楚檮杌并得之。不著作者名氏。而潛溪宋先生直以爲衍之所著。意必有所據矣。姑闕以俟知者。　時

咸化戊戌春二月王衍記。

楚史檮杌

詳未人撰

楚史檮杌目錄

問鼎第一
茅門令第二
虞丘子第三
士亹傳第四
懲戒第五
伐陳第六
晉伐楚第七
伐鄭第八
伐越第九
取陳第十
伐晉第十一
圍宋第十二
克鄭第十三
問鼎第十四
樊姬第十五
赦解揚第十六
申侯第十七
射兕第十八
好獵第十九
養由基第二十
絕纓第二十一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相人第二十三
築臺第二十四
沈尹華第二十五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寢丘第二十七

楚史檮杌

明 新安吳 琯 校

問鼎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遇。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輪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輪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主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藥君。下陵上也。臣藥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聖之士曰孫叔敖。秀穎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則國而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補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訪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因祿位者貧也。不遺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棠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馬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率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偏。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燮傳第四

莊王使士燮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國語作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須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聞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廣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勸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改。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悲愍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審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貴。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導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莅之。勸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誹。

隱戲第五

莊王淫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燮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燮入。再拜而進曰。（他書作伍舉）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游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燮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燮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燮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燮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蒙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燮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殂。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能卒殺。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鑾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受節左右。避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公羊作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天下。苦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昏之救鄭者。至曰（公羊作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分解。楚師疲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陳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能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政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公羊作堙）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

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薳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稱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薳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公羊作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左氏作滅）乎。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左下有疆字）定王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牧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韓詩外傳作樊姬）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尙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賢。（韓下有奚字）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且朝以樊姬之言告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敖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宋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首。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左作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信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願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義。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數之。於是數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申侯第十七

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非而得之。故天王命發平之嘗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死也。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躭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樵蘇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擾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能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死。往者幸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顯血臣當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潘敵第二十二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子其於強靈者。而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

者舉君（韓作指事）曰釐，官職曰迫。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曰安，主曰尊，天下曰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鄧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壇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巳曰，若與余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貴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巳來，汝將諫耶，諸御巳曰，君有義之用，其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壇百里，民之霧咎血成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漢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冢，竊而楚併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檢人作蔡）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勵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勵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與之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蓋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命昭蓋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於是罰中謝而黜昭蓋。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廟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檢，其上有蟬，方飲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援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韓作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惜不盡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丘第二十七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磽石之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敖獨存。

春秋

葉夢得撰

春秋攷原序

葉子曰吾爲春秋譏是正三家之過亦略備矣古之君子不難于攻人之失而難于正己之是非蓋得失相與爲偶者也是非相與爲奇者也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爲世之言經者或未有得而遽言其失莫知是而遽詆其非好惡予奪惟己之私終無以相勝徒紛然多門以亂學者之聽而經愈不明當聞之大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君子之學必自聞見始聞見以多爲貴必繼乎其所擇蓋雖孔子之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頌其德者亦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首故曰我欲觀夏道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子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如此則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至于論禮或曰吾聞諸老聃吾以是知學者求之不可不博而擇之不可不審也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典籍殘缺幾亡春秋立大法而遺萬世者也不知聖人之道孰與發其蔽不見先王之典籍孰與定其制當孔子時夏商之禮已無可據韓宣子適魯始見周禮盡在魯他國蓋無有也至于論爵之辨孟子已不能得其詳甚有至于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非特文獻之無傳也故吾讀周官至五等諸侯封國之數大國次國小國之軍制與夫諸侯之邦交世相朝者喟然皆知其出于僭亂者之所爲而上下數千餘載之間卒未有辨者則居今之世而求古之道茲不亦甚難而不可忽歟雖然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六經之所傳百世之所記猶在吾所謂失者非苟去之也以其無當于義也蓋有當者焉吾所謂非者非臆排之也以其無驗于事也蓋有驗之者焉則亦在夫擇焉而已乃復論次其求古而得之可信不疑者攷三十卷吾豈好是多言也哉經之不明也久矣而說者汩之說者之無與正也久矣而昧于古者惑之世果無知經者歟吾不得見也必將有與吾同者自其論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非吾之言也蓋皆聖人之道而先王之制吾亦可免于後世矣紹興八年正月旦序

春秋攷目錄

卷一 統論
卷二 統論
卷三 統論
卷四 隱公
卷五 隱公
卷六 桓公
卷七 桓公
卷八 桓公
卷九 莊公
卷十 莊公
卷十一 莊公
卷十二 閔公
卷十三 僖公

武英殿聚珍版

卷十四　宣公　成公
卷十五　襄公　昭公
卷十六　定公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攷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高宗建炎時官翰林學士遷尚書左丞後出知福州兼安撫使請老致仕宋史列文苑傳載其所著于藝文志有春秋傳二十卷春秋讞三十卷寧宗開禧中其孫鈞刻于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錄故朱彝尊經義攷註曰已佚今惟永樂大典中頗見其遺文雖所存僅十之七八而條分縷晰其大略尚爲完具夢得自序有云自其攷推之知吾所正爲不妄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蓋先成讞

次成攷而後作傳以折衷之三書固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者也然讞之爲書主于駁辨三傳而命名不當與王元杰讞義其失相同惟是書大旨在中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于其間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精核其謂十二公爲法天人之大數蓋偶襲舊文即何休公羊傳解詁之說其謂周制封國不過百里據王制以驗周官亦各明一義至于謂諸侯無相朝之禮謂天子六軍有征則以二伯爲之將則立說皆典確正大卓然不刊其他摘發微義亦具有特識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辨定攷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敘而不錄經文今悉仍其例輯統論三卷總公以下編次十三卷合爲十六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廣其傳焉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程晉芳

春秋攷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統論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則春秋魯史之名也然余攷之國語晉司馬侯言羊舌肸習于春秋楚申叔時言傅太子教之春秋則雖晉楚之史蓋亦名以春秋矣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天道所以生殺萬物者春秋賞罰之法法天者也豈古之史槩以是爲名特魯能守之不易乎韓宣子聘魯稱見魯春秋而禮記載殺奚齊與昭公去夫人姓事皆曰魯春秋此非孔子所修也魯之有是名久矣故公羊穀梁或言以春秋爲春秋或言不修春秋之類則孔子之作春秋亦史而已故其書之體皆與史同君乘與檮杌其義蓋不可盡攷矣諸侯僭亂各私其好以變舊典歟如楚之君初未有謚號皆曰敖其後猶有稱堵敖郟敖者其君之名尚闕則史可知矣

古之爲書者皆有凡有目凡者其略也目者其詳也其設官則尊者治其略卑者治其詳故周官有官府之八職師掌官成以治凡司寇掌官法以治目未有一官而無副貳者也以大史小史推之大史言掌建邦之六典而小史言掌邦國之志則大史宜尊而治凡小史宜卑而治目二者更相備也故經者史所謂凡者也傳者史所謂目者也而學者多言春秋自爲一經不期于傳而自明豈有是哉且如公子翬實弒隱公而經不載翬弒趙盾非實弒君而經加之弒晉文公實召襄王而經言狩平孫意如實逐昭公而經言孫若不假之傳則其事何從而見以左氏攷之若董狐書趙盾弒其君南史書崔

杼弑其君孫林父言臣之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衛
殺其君卓魯春秋晉里克曰殺其君
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卒而杜預又載汲冢周書魏史之文曰魯隱公及
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
會諸侯于河陽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之類此猶可
略見古史之體使古史之文皆止于此則事之詳後世
烏得而聞乎吾以是知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則在
史第未必爲今之左氏爾公羊穀梁多言一事而再見
者前目而後凡此雖知凡目之辨而未知經史之別孟
子言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夫褒貶之義在我而不廢其事與文則春秋此
下原本有闕文考記其人之身雖有所繼失無傷于春秋也而
公羊穀梁每爲傅疑之說其亦不足以知經之旨矣
司馬遷言孔子厄陳蔡作春秋爲公羊者證家語孔子
厄陳蔡當哀六年而謂孔子嘗言晉文有霸心起于晉
衛越王勾踐有霸心起于會稽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以
爲作春秋之意始于陳蔡至獲麟而遂爲書此蓋成其

作經在獲麟後之說晉文圖霸之心固已久矣曹衛乃
其成事而謂霸心起于此不應疎謬乃爾豈孔子之言
哉而司馬遷之論亦未必有據學者自不必深攷乃其
爲說則不可不辨戴宏爲解疑論謂西狩獲麟知天命
夫周亦有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且云孔子言
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名有赤受命
倉失權周滅火起新乘得麟之語隧夫執謂漢儒而無
所忌憚哉至是乎至始隱公爲穀梁者曰惠公之初平
王猶賴晉鄭未甚衰弱末年陵替始極遂託始于隱夫

幽王爲犬戎所殺周不得保其王畿而東遷此不爲衰
弱而區區依晉鄭以爲強乎然此言猶不過部陋而已
乃公羊家言張三世藉位于魯以託王義謂隱公爲受
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故以哀定昭已與父時事爲所見
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曾
祖高祖時事爲所傳聞之世遂謂諸侯不得改元隱公
爲受命王故得稱元年以所傳聞爲治之始所聞爲升
平所見爲太平其源皆自嚴彭祖顏安樂始雖未必全
出公羊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公羊自爲

此論而嚴顏傳于眭孟則其來蓋有自矣爲左氏者又
曰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獨左氏有明文蓋
謂文十三年言士會之族虞夏者爲劉氏出固漢書亦
證漢爲堯後孔氏爲右氏正義疑漢增此一言以媚于
世凡此見兩漢諸儒之邪始不勝誅尚何足與言經今
讖緯諸書雖不傳而其言猶存世之好奇者或未免有
所蔽故略爲出之此皆直孟子所謂淫辭之所陷邪辭
之所離者而已哉惟何休言十二公法天之大數適與
吾合吾非取于休取于經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此
得之矣猶未盡也夫王政不行以褒貶代天子賞罰以
爲天子之事可也然諸侯有善惡固可代天子而行天
子有善惡則就當代而行之乎春秋有貶諸侯而去王
者矣諸侯而無王則王之所絕也然則春秋蓋天事非
止天子之事也故以名取于舊史之文雖同以義取于
春秋之意則異凡春秋所書皆天之所爲云爾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歷一時無事則書首
月以見時歷一月無事則各于有事之月以見時此雖
損益舊文正春秋之所以爲天事者也而公羊穀梁皆

以爲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若是其淺哉前王法
天之事無不以十二爲節蓋周之爲十有二次運之爲
十有二辰別之爲十有二月皆天之所以爲天而成一
歲者也王者既曰天王矣則無往而不法天故曰十有
二旒照十有二章圭一有二寸食十有二鼎分天下爲
十有二州而十有二歲一巡守大而立于天下小而服
食器用無不取則不如是不足爲天王稽子服禁伯曰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古之
人蓋有知之者矣周公制禮以天地四時名官而六官
之屬各六十以當朞之日亦曰周禮者王政之所由出
而王之所以法天者在是也然則春秋作于詩亡而斷
自隱公始至于哀公而備十有二公之數其亦以代天
賞罰而取其節者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而序詩者言變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今變風止乎陳靈公在僖宣公之末後春秋百六十餘
年二雅止于幽王前春秋四十餘年王者之迹與王者
之澤異迹者其政也以二雅言也澤者其化也以國風
言也平王之後黍離降于國風所謂詩亡者非無詩無

王詩也因緣及于陳靈公之世蓋文武之化猶有存乎
人心者至靈公而後絕則春秋之作其以幽王之後平
王之初二雅絕而無王詩乎然隱公立于平王之四十
九年其在詩亡平王之初則惠公其人也春秋不始于
惠公而始于隱公吾然後知均爲平王略惠公而始隱
公正以足十二公之數以備天道云爾蓋春秋之義不
在惠公與隱公則不嫌于去彼而就此是說也何休微
得之故言春秋據哀錄隱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然以
所見所聞所傳聞爲辨則去之又遠矣故非深明帝王

之道而知其所以爲天子者未足與議此也

春秋諱國惡歟曰然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歟曰不然春秋公天下信後世之書也所以公天下信後世者爲其善惡不敢秋毫加損益于其間也今尊者有罪諱而遷其辭曰是吾尊也親者有罪諱而遷其辭曰是吾親也賢者有罪諱而遷其辭曰是吾賢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魯君者孰非吾尊且親而列國之中亦何時而無賢春秋將遷其辭之不暇其所以爲公且信者將安施乎然而吾魯臣也其所爲魯史也昔者楊子

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孟子以爲無君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以爲無父君與父吾之所獨非夫人而可同也知爲己而不知物則吾之君亦人之君謂之吾君可乎知爲人而不知己則吾之父亦人之父謂之吾父可乎古之爲臣與子者喪其君與父斬衰三年雖母猶厭而爲朞是君與父天下所不得同者也墨者夷之葬其親厚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以爲賤其親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今

春秋書魯事未嘗與列國等列國不書卽位魯書卽位列國不卒葬夫人魯卒葬夫人列國不卒大夫魯卒大夫列國女嫁爲夫人不書歸魯內女嫁爲夫人書歸列國戰書敗績魯不書敗績（莊公九年戰于乾時敗績此失敗列國未嘗不書敗績）公與微者會諸書爵與與微者會非內志不書公如是之類曰內辭焉雖周不得同則夫國有惡如他國焉而直書之春秋亦有二本乎莊子曰賬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以其出于情者異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爲其賣于愚者殊也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故陳司敗嘗問于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故記言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由是言之春秋之義蓋亦可見矣以爲吾之父非人之父也則有美焉有惡焉稱其美不稱其惡所以別乎人之子吾之君非人之君也則有美焉有惡焉亦稱其美不稱其惡所以別乎人之臣也乃春秋將以公天下則有不得而私將以信後世則有不得而誣故其小惡雖微于禮義而未絕于王法則著其實而使自見如夫人如齊九月用郊之類是也其大惡王法所誅絕不可通于天下則微其辭而徐見之桓無王定無正月之類是也雖隱其迹而使人徐察焉終不沒其實蓋不敢廢其爲公也不敢棄其爲信也是以隱弒不書而不得葬與列國之君弒而不葬者同謂之非弒可乎滅國不書而滅須不見焉與列國之滅國而書者同謂之無滅可乎故曰丘也幸苟有

春秋說 卷一 九 朱俊校

過人必知之夫不與其有黨而能爲法受其過則其爲公天下信後世者孔子固自有以處之矣此其所以爲春秋者也

或問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春秋之義則固然矣大惡雖諱必婉其辭而微見之所以申臣子之道而不失其爲褒貶者也小惡不書則遂沒而不見乎亦各于義而已矣夫人孰無過雖湯不責無過而貴于改過不吝顏子不貴無過而貴于不貳過所謂小惡者謂其不干于法內其君于義爲重則沒之可也魯之小過沒而不書者吾不得而知矣乃子般弒而季友出奔內無與主而致季友不敢保其身則莊公之爲也始卽位旣不能強而自立以修其國政又不能弱而朝霸主以幸苟容至于欲討而後見之則文公之爲也故季友出奔文公如晉皆沒而不書然季友歸而魯復存則季友之功不可不錄故復見季子來歸晉爲霸主受公朝而以大夫爲盟則晉侯之罪不可不正故復見及處父盟見季子歸則知其嘗出而不書者全其美也見處父盟則知公嘗朝

而不書者狃其恥也此春秋之微也

春秋內事有諱而不書者有略而不書者諱而不書者所以隱國惡略而不書者所以顯民志國惡之隱所見多矣民志之顯未有能明之者子般見弒季友嘗奔于陳矣不書其出略也至其盟而復國也則書季子來歸夫豈有無出而歸者乎季子者國之所恃以存亡者也季子在則國可存季子出則國必亡故不書其出所以見魯人縱絕不忍使去而欲其留也桓公薨文姜嘗孫于齊矣不書其歸略也至其入而復見也則書夫人薨氏會齊侯于禚夫豈有旣孫而復在者乎文姜者舉國之所惡也存之不能討其罪而逐之所以遠其惡故不書其歸所以見魯人厭鄙無所容而欲其去也一隱一顯之間不待加之辭而國人之情昭然著見于千載之下君生平其時而聞其言者非聖人莫能爲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莫大于禮義國之所以爲國者亦莫大于禮義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夫惟智足以擇是非然後義足以辨羞惡使是非不明于中不惟無恥之恥不能知羞惡正使羞非其所

[illegible]恐非其所愿亦何取于義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子之為是言為桓魋也魋之過何累于牛雖無兄弟庸何傷乎子產為丘賦而國人謗之子產不改以尚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為譏子產之言則是矣而謂丘賦為善其是非猶未擇也是非之難明惟春秋為能詳故有內諱以殺恥者雖與微者盟猶不以見有當諱而不諱者雖君臣俱辱于大國猶正其辭而不少隱沙隨之會卻犨取貨于叔孫倫如訴成公于晉侯不得見而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平丘之會十三國並集王人在焉而昭公以邾莒蠻夷之訴辭不得盟皆執其大夫自人言之國之大恥也而春秋書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郯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而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由是言之禮義可不明哉如是而後亂而曰蕩奔而曰孫殺大夫而言刺彼侵伐而言鄙者君子可以深恥矣

春秋立天下之常道以垂萬世者也或者以為亦有從權者焉非也今天下之所以能立者為其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行之以禮樂攻刑持之以綱紀文章者也湯武非不仁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終不以桀紂而易天下之君臣也衞輒受命于靈公而有其國者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終不以輒而亂天下之父子也何者權者有時而行而常者萬世不可改者也雖大聖人豈以一時之宜而廢萬世之

正乎春秋之時三綱亡五常絕凡天下之所以立者無一而不壞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明王不作既無與出而治之者孔子方將以空言撥其亂而反其正舉其所謂當而不可敗者揭而示之天下使昭然如日月之不可掩其明屹然如山岳之不可易其位幾何而不正乎若是而遁其權是以亂濟亂也故曰春秋無權道此其說蓋起公羊以祭仲出鄭忽為知權而春秋貶之者也故謂權者反于經而後有善學者雖知其失而序之然終不能不以吾聖人言之近似者而惑之也夫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固言之矣此豈舍常而用權者哉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道固有常變惟明道者雖守其常而變自存乎其間此君子之所謂權者也世之知常而不知變知變而不知常者皆分乎道而各蔽于一偏則孟子所謂執一而賊道者是也惡覩夫權而議之哉是故春秋朝聘盟會非無善也以為諸侯不得擅相見則未有異文而與之以禮者也戰伐圍取非無功也以為諸侯不得擅相討則未有異文而與之以義者也以類而求凡王法之所不得為者其辭未嘗不一施之焉乃若華元不終于戰而與楚平不可謂不賢而人其變命者不能免也趙盾不終于納捷菑而還不可謂不正而人其專君者不能恕也里克志于立嫡而奚齊之死不得逃于弒趙鞅力于去惡而晉陽之入不得別于叛若是之類雖欲秋毫假之無自而通焉然而等于盟也召陵之役孰不知其仁均于戰也城濮之勝孰不知其義華元可抑而不可廢其平趙鞅可退而不可奪其正則明乎道者固有以

處之矣乃孔子則不以是立法也法者可以常立不可以變見者也公羊蓋亦微得于此故常為實與文不與之論幾若近之惟不盡達乎道是以施之每不當其所謂當而不可敗者揭而示之天下使昭然如日月之不可掩其明屹然如山岳之不可易其位幾何而不正乎若是而遁其權是以亂濟亂也故曰春秋無權道此其說蓋起公羊以祭仲出鄭忽為知權而春秋貶之者也故謂權者反于經而後有善學者雖知其失而序之然終不能不以吾聖人言之近似者而惑之也夫可與適

為其不可廢也而以義起之則庶乎得為毋築宮祭以公子不幸不及其身而至于孫亦從而祭考仲子之宮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禮也所以著乎法者固有定數矣而有出于法之所不及該者焉為其不可已也而以情通之則大夫卒于祭所既不可用樂又不可廢祭始去樂而存祭叔弓卒而去樂卒事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法也諸侯以時朝王于方岳正也有不及時而不至于方岳者不可以非其地而不朝也則朝于王所者有之偕公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尊王也諸侯繼世踰年

而即位正也有不及年喪至而得立者不可以過時而不即位也則既殯五日而即位者有之矣定公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定位也若是者其何廢于常乎乃築王姬之館可辭而不辭以是為禮則凡在喪者皆可得主婚矣是謂變禮者也知築宮可祭而因為之獻六羽以是為樂則夫人之廟皆可得用舞矣是謂易樂者也古者諸侯變禮易樂其若流尚何權之云乎此春秋之所以為誅也知此而後知春秋之不用權矣

孔子孟子俱欲以于道拔天下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

而其行之則不同孔子欲道其常以垂萬世孟子欲乘其變以救一時故孔子之言得天下未嘗不在舜與文王而孟子之說諸侯一以湯武學者固疑之矣不知孟子于孔子蓋相與爲終始非深知春秋之義者不能成孔子之志也乎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孔子之志雖武王且有所不足必至于舜文而後可矣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使孔子而得志必將參三王之文質終之以爲舜在齊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蓋有當于其心

春秋攷 卷一 朱俊校

也無已則文王焉所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固自任之矣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謂之至德此所以立萬世之常法君君臣臣雖極天下之亂盡人道之變終不可易此其者之春秋者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其節如是之緩其效如是之遲而孔子終卒老于行而不悔及其病且死則喟然傷之曰明王不作而天下莫能宗予不知孔子之意以世無賢君不得有天下如舜耶抑抱其可以爲王之道不得尺地而行之如文王耶不可知也原孔子之道不自爲舜文王則輔其君使爲舜文王而已乃孟子則不然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環轍于天下而告其君者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不待大至于湯放桀武王伐紂則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甚矣孟子之危言自孔子言之幾若冰炭之不相侔使天下後世不幸真有如桀紂之君在上孔子或自有其位或佐其君將拱手坐視而弗顧耶抑有

不得已而權以濟之耶然而諸侯之不專伐春秋之道也陳恒弒其君則孔子沐浴告哀公而請討是諸侯可得而伐也人臣之死職春秋之義也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以爲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管仲之力而與其仁是人臣可得而廢其職也由是言之使孔子而處道之變必有爲之所者矣要不可遽言而立法也其所以爲萬世之訓者姑正其常而已惟孟子之學足以見孔子之心故其以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固以天子之事權之春秋雖亂臣賊子聞之而無不懼者最後更加著末于其間哉乃其救民于水火拯民於塗炭使天下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者則孟子之心亦孔子之心也故取邑取田虜春秋之所禁也而孟子則曰取之而與民悅則取之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所惡也而孟子則曰爲尺度則可以伐之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見可殺然後殺之新作南門曰不可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凡此皆非有異于春秋充孟子之志諸侯誠有湯武者作發政施仁推其澤于天下兼弱攻昧正有非而誅之使天下皆爲堯舜之民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雖堯之坐明堂而朝諸侯春秋之所期亦不過如是焉是亦春秋而已矣故惟孟子爲善學春秋春秋有可以事見者求以事事不可見而可以例見者求以例事與例義在其中矣有事與例俱不可見而義可推者求以義義者理之所在也有事與例與義俱不可見而意可通者求以意意者人情之所同也莫易乎事莫難乎意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

于師以例推之許男之卒師猶未遂當書卒于師而不言師宜九年九月書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言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以例推之晉侯之卒尚在扈則當書卒于會而不言會此事不可見而又與例違求其義則爽貳無類焉而左氏解許男乃爲卒于師而晉侯不爲說固不知經也穀梁以許男爲內桓師凡推齊侯每異于他諸侯者公羊穀梁之意非春秋之旨也桓師非湯武之兵何內之有公羊解言侯以扈爲晉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自公羊之誤若

春秋攷 卷一 朱俊校

爲其在會則自當言會不當言地穀梁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境也則穀梁蓋不別卒于會卒于外之辨其隱與左氏言許男同矣此皆不得其事與例而強以義求之之過也若以意推之則許男雖從伐楚之師而以疾先歸卒于國中安得不以常例書卒乎不言先歸但以卒見可知其在國中也晉侯雖會于扈而中隔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則會扈之諸侯已散晉侯以疾獨留而卒則安得不以常例書地乎不言其留但以地見可知其非會也此亦孟子論詩所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學春秋而至是然後能出傳註之外而察千載之上如在其目前也

人之常情有出于自然而不可已者善者人之所共好也見有善焉其推之惟恐其不至也故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猶有見于手足以舞蹈者矣不善者人之所共惡也見不善焉其絕之惟恐其不急也故曰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若是者非吾故欲爲是別也其出于情者莫知其所由然而然也故春秋之辭

有繁者焉有約者焉孔子曰吾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关焉公羊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以經攷之會王世子既見首止矣俄而復曰諸侯盟于薄丘一地而止會宰周公既見葵丘矣俄而復曰盟于葵丘一地而再見非止此也宋之盟平丘之會亦然首止所以定世子之制葵丘所以明王禁宋以弭諸侯之兵而平丘以中天子之制皆君子所謂善焉而不能已者也溴梁之盟大夫固有名矣略而褒之曰大夫盟而不目其人也緣陵之城諸侯固有列矣略而總之曰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也非止此也兩盟于扈一會于扈亦然溴梁大夫之專命也緣陵諸侯之有闕扈會諸侯之無能為也前扈大夫而專廢置後扈諸侯不能討簒弑皆君子所謂不善為而不欲道者也是君子所以善善而惡惡者也雖然皆繁也亦有不正其所為而示之以緩而不切之辭者焉霸主執諸侯以歸京師當其罪曰歸于不當其罪則曰歸之于故凡辭間有之于者皆譏怨而不正其所為者也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何其文之衍也皆約也亦有微而不敢盡示之以特

異之辭者焉偏戰皆書某師及某師戰于某某師敗績而內辭不言敗直曰及某師戰于某故凡有不得盡其辭與不必盡者皆直書而不備也若天王崩王室亂之類何其文之約也惟善學者不但知言必知其所以言故曰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而況春秋之言乎

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人之美則天下皆可使為善而無不與之遷善也不成人之惡則天下可使皆不為不善而無不與之改過也其于事君亦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懼其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則見一善焉必推之于己惟恐其不專以為非君莫能為也故曰將順其美懼其以小惡為添傷而不長也則見一不善焉必分之于人惟恐其不遠以為非君所敢為而人為之也故曰匡救其惡春秋內事凡與外諸侯連書苟王法之所禁雖有以為功者皆與諸侯列而序之曰是惡也衆人之所為也分之于衆而不獨責于己則知己不可有是過而不為也盟會征伐之類或言公會或言公及或沒公而不見或略公而不序是也至于城楚丘釋宋公朝王所成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諸侯皆

預焉而獨以內為文曰是美也吾君之所能為也專之于己而不兼取于人則知獨有是之為美而惟恐人之先己而力為也夫然豈獨為世之為君者皆思善善而畏惡哉抑凡為人臣者皆將以是為心則其君孰不皆至于善此為君之道而事君之法也

春秋無虛加之道此固然矣亦有義之所在而為之變歸者必有見焉然後著之未嘗苟也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邑也邑不言滅下陽虞號之塞邑下陽滅則虞亦滅矣以其後見執虞公知虞國之前亡是故可以非滅而言滅也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止無弑君之實坐不嘗藥而同之弑也以其後見葬許悼公知賊不討而能葬故可以非弑而言弑也此春秋之微不可不察也公羊雖知無虛加之道責文公以喪娶至于天王敗績于實戎曰執敗之晉也以為傳者諱敵不諱敗與穀梁以戎伐凡伯為衛者同失如是縱失晉無王之罪而加戎以亂華之罪未聞春秋善善惡惡而如是者也大抵公羊穀梁多主諱而不達經旨加無驗減極為諱內大惡而言入宋公人曹為諱滅同姓而言以歸之類凡此皆不

擬于虛加而獨擬于喪娶言不知其說也

宋 葉 夢 得 撰

統論

君子之學必愼其所傳所傳不正而妄以爲正固非矣所傳正而施之不得其正其爲不正亦均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固未嘗不與人言也然而有可得聞有不可得而聞者焉使弟子皆若顏子終日言而不違則言且無所不說矣其有不得其正者乎乃親于其身爲不善

者君子不入也子路嘗聞是言矣而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者非子路之所得知也則雖欲施之而無所取其正焉三家言經其以爲凡例者固不能盡合然未必所傳不出于聖人惟不盡得其所聞是以所施非所傳而每失之也穀梁曰凡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是夫子之言也而施之于宋襄公弘之役以爲文王之戰無以加則非也襄公無取霸之道而矯一日之事以幸得志而喪其身安得只以書春書月書朔書日之繁者而遂以爲正乎穀梁曰諱莫如深深則隱甸有所見莫如深也是夫子之言也而施之于公子慶父如君以爲弑而諱言如則非也閔公之弑慶父之惡再見矣尚不諱言弑莒此其爲惡未甚于前安得遽諱乎甚矣春秋之難明所以厥傳而愈失也

三代用正雖各不同其四時之序但以月次之而已至于行事所當辨者則未嘗不以夏時爲正周官太宰以正月之吉垂治象而小宰又以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正月周之正月也正歲夏之正月也則當時象法所沿固自並行而不相廢故凡論祠烝嘗之見于祭

蒐苗獮狩之見于田下至于獸人言四時之獻疾醫言四時之疾之類皆從其正時以爲名特春秋易之而左氏記時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爲秋桓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春僖五年書侯殺申生左氏記于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左氏記于九年十一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于夏正蓋既以正歲爲歲始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但不知先王協時月正日以重正朔之禁而羲和以廢時亂日得罪者如何施之爾非特史書云然也詩七月六月四月十月之交皆是夏正至七月言周正則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而已然則春秋所以易之者蓋編年以繫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然言之不正孔子亦知之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則春秋所書爲不得已杜預不知舊史之文解左氏長曆爲秋取冬告穀鄧朝爲春來夏朝申生爲冬殺春告卓荀息爲冬弑春起皆附會之妄非經之正

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先鄭讀

正爲句而記故書正爲政則讀爲掌冰政而析歲十二月爲句當從故書以是攷之則周紀歲首雖以建子爲正月之吉至其行事自以夏時序月兩者自不相妨也詩十月之交言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夏之八月夏之八月與他月等何醜之有此亦夏之十月也蓋純陰用事之月陽不能勝故以爲醜爾以六月四月詩參之可知也三家皆不了春秋用周正之義故隨經爲說三正迭用無一不自相伐桓八年春正月已卯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爲得時矣則穀梁解經用夏時也故夏五月丁丑烝亦再見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蠶祀也至十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下書齊侯減父卒在冬十二月穀梁之意以嘗屬御廩災之後猶爲八月不悟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亦以爲得時故但以爲志不敬而已然于春正月公狩于郎明言冬曰狩而不譏其失時正月無冰以爲時燠若此之類則又疑其用周時公羊于正月烝列四時之祭名而曰常事不書譏亟也以常事起問蓋以爲得時春公狩于郎亦以爲常事譏遠則是用

周時也然至于八月嘗亦曰常事不書譏嘗也則又與穀梁同左氏于冬城向冬城諸及防之類皆以爲時春新延廐春新作南門之類皆以爲不時周之冬夏之秋也安得爲時周之春夏之冬也安得爲不時則左氏亦是用夏正至三月大雨霖以震言書始春正月公狩于郎言書時與記春正月日南至之類則又用周時王法之大莫先于正朔正朔之辨莫顯于四時而三家顛倒繆戾皆爾殆不可曉也

周官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此先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于治典言經教典言安禮典言和政典言平刑典言詰事典言富其爲之必有其目矣正月之吉既垂其法于象魏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佐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者牧監以統之于上參爲三卿伍爲伍大夫殷爲衆士輔爲庶人以共行之于下此諸侯所以能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無變節易度以稱亂于四方者也非特周公云然方舜之時固已曰象以典刑而五子之歌言禹之德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湯誥曰凡我造邦曰爾克敬典在德

三代相承蓋皆有所沿襲是以周征言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大司馬之所治也周衰周公之法寖廢穆王耄荒命呂侯訓夏贖刑則伯夷降典載于司寇者已不能行矣至厲王無道周室大壞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詩人傷之託于商以為刺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則所謂儀式刑文王之典者尚安有哉單襄公過陳而不為禮歸告于王或儀之周制或儀之周之秩官此其禮典之在邦國者也秦襄公之興簡其兵甲以討西戎而詩兼叚刺其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慶父之難齊小白使仲孫湫來省難問魯可取曰猶秉周禮未可動當是時天下猶知周禮之為重如此然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始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晉為霸主自唐叔以來宜有傳者而韓宣子已不及見則諸侯孰有能守之者乎蓋自小白稱霸天下所宗者皆霸主之令王政已不能盡行而晉文公之後世所共守者惟文襄之命文公初納王尚自請隧以干王章何暇能正諸侯抑孟子言周室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今周官司祿諸亡篇是也須句之滅成風猶能為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為周禮而襄王避子頹之難出居于鄭卜偃勸晉文公以為周禮未改吾然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為天下者大焉今之周禮蓋周官非周禮惜乎先王之六典不得而見矣

學春秋者不可不先學禮然先王之禮殘缺難周禮不免有變亂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者不特司祿諸職亡而已蓋又有附益之以便其私者大司徒

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且自商以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周反商政未之有革也烏覩所謂五者哉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此與商制正合典命諸侯之五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視其命數以為節則亦三而已是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皆取其十之一孟子亦以周公之封為儉于百里而

子產謂列國之地一同然則百里而上非諸侯之僭而附益之乎先鄭釋王制彊謂商士尚狹因夏爵為三等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增為五等不知其何據而于周官則以為公食其半侯伯子男食三與四之一謂其餘皆附庸以論語顓臾在邦域之中為證後鄭復謂公無附庸魯以王子母弟得同公國故頌以為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夫所謂邦域之中者正侯伯所統之屬魯侯伯也安得為其國之封哉其曰公無附庸侯伯而下有附庸亦皆意之正使諸男之國誠百里而更受三同之地以為附庸其輕重不亦倒置乎是封國之制不可據也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所謂大國次國小國者宜以公與侯伯子男為辨也夫為軍所以征伐諸侯既不得專征必待賜鈇鉞為牧而後得征則侯與伯而不為牧者且不得有軍況子男哉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禦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此言猶見先王之遺制故魯以作三軍舍中軍見譏而鄭氏妄引成

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與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以實其言不知此皆周之末造蓋自晉文公為三軍又遂天子六軍而為三行季氏復僭三軍則其餘諸國可知是亦增周禮以為之文則軍制不足據也夫禮制孰大于封國與軍制而變亂若此周禮豈全經乎禮記非孔子之書蓋西漢諸儒雜記所聞不專主周禮兼取虞夏商制相參戴氏以類次之其言尤厖亂往往反取春秋為辭而誤其本意如謂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霸主之令而更周公六年五服一朝之數謂諸侯卒春秋皆書名為不生名之說則出奔名者曰失地名衛文公滅邢名者曰滅同姓名皆與經意相戾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隙地曰會約信曰誓莅牲曰盟皆不知其為僭則其他可知惟儀禮尚見周公盛時之制而天子之禮多亡則後世欲盡學禮者固難矣然禮失求諸野失官學在四夷古之君子不幸不得見先王之成法非特今也而苟可得其故者雖野與四夷尚且求之而況其遺書乎則是三書雖不可盡攷尚能明堯舜三代之道與周公孔子治天下之法則合是復何所取乎亦在慎擇之而已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商道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必有如孔子之用心者而後可與言觀三書矣

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此非知禮者之言嘗聞乎春秋而不究其說者也天子不言出非以天王出居于鄭歟出之為言所以辨內外也天子以天下為家雖無往而非內然自千里之畿言之則凡至于諸侯之國者皆出也故巡守言出則曰天

于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征伐言出則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于所征之地天子何嘗不言出乎雖出而不害其言居所以正襄王不得于母弟而失位者不在是也則謂天子不言出者非春秋之意也諸侯不生名非以諸侯必赴而後見名歟夫名者辭之道也古者生死皆不諱至周而後諱諱死不諱生然必待卒葬而後諱焉不忍遽死其親也猶曰廟中不諱臨文不諱楚公子圍即位使赴于鄭鄭人問應爲後之辭伍舉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則諸侯即位之初

春秋致

卽以名告矣故其死也亦必以名赴所以正其死者之君爲篡也諸侯何嘗不生名乎春秋諸侯無生以名見者存亡則臣子之辭在外者義不在名故惟衛燬楚虔貶而後加之爾若滅國君死固以無嫌而不名焉則謂諸侯不生名者非春秋之義也諸侯失地名非以出奔者皆名歟夫出奔而名非以其奔而罪之也諸侯失位必有追逐篡奪之國者則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何以別乎凡奔而見經者皆錄其赴告之辭彼亦將使諸侯曉然皆知君者之爲何人出者之爲何君而不得不以其名來告史從而錄之衛鄭出而叔武攝白不當爲君故鄭不名非以是爲美也則失地名者非春秋之義也諸侯滅同姓名非以衛文公滅邢書名歟諸侯之滅同姓固罪矣然諸侯族姓之別天下孰不知之苟自滅焉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衛燬之名蓋以誘國子而殺之非名無以重其滅之罪故楚虔以誘殺蔡世子名衛燬以誘滅邢名其罪一也果以滅邢爲貶楚滅蔡何爲而不名乎則滅同姓名非春秋之義也凡此者皆經之微漢初諸儒但竊其文而不知其義故

妄意其或然而爲之辭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經也

凡諸侯皆稱公武成言列爵惟五謂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謂大國次國小國也自商以來以是爲辨孟子論周室班爵祿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天子之制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以王制攷之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言與孟子正合然周官典命子男同五命侯伯同七命公九命而封國之制諸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則周制公當一位侯伯當一位子男當一位皆三等封國之制諸侯益其籍可矣而典命之數則不可易豈孟子或誤而漢儒因之從以爲王制歟其言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亦因王制而爲之別也乃春秋時五等諸侯但分爲兩等而已左氏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

使從公侯之貢蓋以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未知其孰始也實內諸侯則公爲一等侯伯爲一等子男爲一等凡三等故見于經者惟公與伯與子而侯與男則略之故無聞焉此乃典命所別正爲王國之制也魯侯爵也十有二公皆稱公五等諸侯卒言爵其葬皆稱公學者多以周衰諸侯強死皆不請謚于天子而僭公孔子從而錄之以見譏非也公者五等諸侯臣子之通稱也古者言君臣之辨惟王公大夫士四等而已公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鄭氏稱王公爲天子諸侯蓋均有南面之尊所以謂之生也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言自諸侯可以爲王孟子言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爲公王之尊賢所謂王公者如此故傳說言立后王君公申無宇言人有十等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非特此也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則禮固通以諸侯爲公矣蓋禮有當制而爲辨者有可合而爲同者五等諸侯官室車旗衣服之制此當別而爲辨者也故視其命數者各不同春秋于盟會征伐各以爵

見不敢不謹也至廟遍爲五廟樂遍用軒縣之類是合而爲同者不害其相通故春秋於蓋葬之終從其主人者不得易也葬者主人辭之也若以爲因其僭而錄之以著其罪則吳楚之僭王何不錄而獨不書葬乎

朝覲會同皆見於廟蓋推本祖考不敢自享其禮之意凡諸侯之有罪或畏而不敢朝其有疑而恕于王者或恕之者在此而被恕者在彼皆不可得而遽治所主者尊天子之禮而已故無所用盟會同或和其乘爭或討其叛亂或施其攻令使各協心而竭其力以人事不足盡則要之于神故不盟會天子不時見諸侯之禮也雖諸侯且不得自相會而況會戎乎舜典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唐虞制也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周制也唐虞分天下爲五服包王畿甸服在其間畿內諸侯皆王之公卿大夫朝夕與王左右者其朝不以年則實朝者四服而已候服朝一年綏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故五年而王巡守則遍五載之間王之巡守者一羣后之朝者四所謂羣后四朝也周分天下有九畿亦曰九服而王畿

春秋敎 卷二

千里不在其間以六年數五朝則侯服歲一朝甸服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朝采服四歲一朝衛服五歲一朝然而周官大行人又有要服六歲一見之禮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不在歲朝之列者是則六年當六年又六年王乃時巡則巡守當在十二年亦與大行人異蓋周增立九服九州之外三服不預歲朝其實六服之間荒服亦不一以中國諸侯待之則可以預朝者五服而已故書周官先言六服承德後言五服一朝六服可言吾德之所被不可言被之能朝則五服以次朝五年其六年合五服之諸侯皆朝于王此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又六年五服各朝五年其六年王不巡守則諸侯盡朝王國此周禮所謂殷見曰同者也若是則巡守在十二年之內以六年王乃時巡推之可以知前言六年五服一朝者其一年為時見之會大行人但總計六服來朝之節故不及時會大宗伯總計朝覲宗遇之外復有會同二禮故不及五服其為職者不同故也先儒解時見曰會以謂來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因其朝覲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以征伐之事引左氏

朱彝尊校

春秋敎 卷二

有事而會為證此或于時見之名而不知以書周官參攷夫有事而會豈周承平之常制哉大抵先王之見諸侯者六其四為以時見王之常朝其二為非時見王之間朝常朝在廟中而不盟間朝在國外而覲禮之末別出諸侯見于天子為宮壇者是也常朝但各以其方講禮而已間朝則合諸侯而計其功罪諸侯之有不和者亦因是愬于王小者則盟之大者則正以九伐之法所謂刑法之辟攻伐之兵征討之備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如祭公謀父所言者也故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夫天下亦大矣每一有不然則合諸侯以為之不亦大勞矣乎必有大不庭不虞不可以待者然後以非時合諸侯而不以為常此所以通謂之時見猶之言時聘者先儒但聞其說而不知其為六年之節所以誤也十二年而時巡然有不能巡者則諸侯亦當合而見王于國外而盟覲禮之所載者時會之事而巡守之事非所著然以書與周禮儀禮兼求之其大約不過如此凡春秋所言朝會與盟皆非此制也

朱彝尊校

春秋敎 卷二

盟非先王之正禮也故朝覲宗遇諸侯以四時見王于廟者皆無盟然自堯舜以來未有能廢之者也書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蓋古之治民不獨要以人事凡山川百神與宗廟事其祖考者歲無不有禋祠祭祀以示其敬故人事所不能盡者亦必期之神諸侯有非時而來朝者曰會十有二歲王不時巡率諸侯而來朝者曰同二者非朝之常禮則為之築宮為壇于國外設方明而祀之謂之盟非時而來朝者必有不協而請之王也則為之盟以信之王不時巡而朝諸侯者必有戒之事而使守也則為之盟以一之其設官曰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約之載而大司寇莅焉大約書之宗彝小約書之丹圖此其細者也若其大者則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凡殺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會也歃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者盟也然是非天子不可行天子者百神之所主而天下之所聽焉者也安有諸侯而可主神者乎諸侯而有盟皆僭也春秋之初隱公之罪首見于邾儀父蓋無國而不然至齊小白為諸侯始從而受盟春秋以為王法不行于天下猶有鬼神焉使知所事而甘心其于弭亂息爭而驅之善

朱彝尊校

春秋敎 卷二

猶以為愈故鄭伯逃盟不免于誅如是猶有口血未乾而淪之者況并其神而欺之乎故盟之罪既書于春秋固不可逃而所為盟者猶不盡廢也

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會及盟于平丘齊侯鄭伯盟于鹹亦徵會于衛遂盟于沙則霸主與大國之會與盟未有不先令之或求而與為期者故晉為鄭服欲修好于吳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二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楚人因鄭許之朝止之以求諸侯使椒舉致辭于晉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此求盟之辭也春秋詳內故凡書公會某盟于某者皆彼求而我會之以外為主也書公及某盟于某者皆我求而彼以我為主也若直盟者皆外盟彼我皆無與焉以告則書耳故會而盟者猶言某會某伐某及而盟者猶言某師及某師戰于某云爾來盟者彼請之在盟者我從之皆以一國言亦若是而已

朱彝尊校

春秋敎 卷二

周制諸侯之盟書皆登于天府而藏其貳于太史內史司寇及六官齊師伐我展喜犒師言成王賜周公太公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以為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者見也踐土之盟祭將先衛祝佗記其載書衛武蔡甲午以為載在盟府此蓋文公之霸猶能舉舊禮而行之則先王典法雖春秋僭亂之世或廢或存亦未必其皆棄也

會同之禮見于覲禮者最詳亦通謂之覲所謂為宮與壇者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

各以上下四方之色設之而用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各奉其君之旂旟于宮左五等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而升壇已祀方明而後以會同之禮見諸侯所謂天子乘龍象天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者此舉會同于一時之禮以見也其後樂言禮日于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餘三時之所禮如上儀也古者蓋重神事無事相見則不盟有事相見未有不盟者以天地爲尊而不渎故所盟者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而已而

先儒以爲諸侯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誤矣盟與會本一事其所以異者特歃血不歃血而會而不盟者有矣未有盟而不會者也故經有書頂會無書直盟有書及盟無書及會會者本相與爲好者也雖有爲之主者然此欲會而彼不從亦何由合故內會公與內臣皆但言會于某外會但言某會于某而已此記禮會不別內外爲志也乃盟則固在其間然必有事焉而後會盟事之所主不可以不別或以會別外或以盟別內既以是爲諸則盟之言會者非謂會禮謂其合也會一名而有二義或以會禮言則爲直會或以聚辭言則爲會會必有不得已然後會與及參見首止之會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先言及而後言會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同會則以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也黃池之會公會晉侯及吳子先言會而後言及吳晉兩皆伯不可不先晉侯則以公會晉侯而及吳子也至吳鍾離柤向三會又言會乃以狄吳殊之不以序前會爲聚辭後會爲會禮非春秋之常而學者不曉會盟爲聚辭皆謂會而後盟及盟不會而盟夫豈有

不會而可爲盟者何必更言會必以會盟爲會禮則會伐會圍會救之類亦豈先講會禮而後爲乎

直會自不當與會盟及盟同論此學者所以迷而不悟也凡盟未有不會者也會本天子時見諸侯禮之名因其有不協天子爲和解故爲盟以要之神會本不爲盟設也故周官雖有司盟之官而無正盟之禮以爲因會而見不得已而正諸侯非所以禮諸侯也是以天子以會爲主而因爲之盟乃春秋諸侯不特霸主及強國與之和解蓋有雜然命事而懼其不從者皆盟以固之如是猶有口血未乾而叛者何有于相見之禮乎然盟非會無自而講不得須爲會則未有盟而不會者是以諸侯以盟爲主而因爲之會以盟爲主故但書盟要之會盟當與會圍會伐會救等同論不當與直會同論也不然此四者亦當講會禮而後爲乎盟會之辨惟在歃血不歃血左氏于虢會云令尹請用牲讀書書加于牲上此不歃血也其後復云三月甲辰盟若是經何以天子三月書盟杜預知其失强謂不歃血若是則會師盟會左氏且不知況後學哉

盟會之辨度左氏似皆不了意若以爲會必有盟盟未必有會者始入經傳公會戎于潛不知其爲直會也則曰戎請盟公辭此理或有之故不書盟猶云可也至宋公齊侯衛侯瓦屋之盟經但書盟會自在其間而左氏特出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溫與瓦屋爲兩地則瓦屋爲無會耶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復云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夫會盟若一事則雖先會後盟自當止書盟會以盟設自不必書也若會盟爲二事則會自會盟自盟雖併日猶當各書豈以前會而包後盟乎此入經之初

憤憤自如此故其後凡會多益之以盟亦特言會大抵略同則左氏不特不知經書盟會之義雖當時盟會之事自不能別也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郊地曰會約信曰誓在牲曰盟此非知禮者之言嘗聞乎春秋而不得其說者也是四名者皆非諸侯之所得爲吾固言之矣則記禮者將以是爲先王之禮乎爲春秋言之乎以爲先王之禮則未聞先王立經陳紀以正萬世而逆取諸侯之僭禮而爲之名也以爲春秋言之則禮何預于春秋也然則是亦漢初諸儒編取春秋之所書不知其爲僭而妄意以爲先王之制而載之禮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禮也

凡盟會征伐以國地者國亦預焉此春秋之成法如雖書及宋人盟于宿之類是也然亦有即于國外而國無預焉者僖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公在圍則諸侯會于國外宜書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在圍則歸父會于國外也各于事故之則見之矣此春秋之教所以貴乎比事也

劉仲原父論諸侯大夫交政于中國自爲會始于北杏自爲盟始于惡曹自爲同盟始于清丘春秋皆貶而書人學者疑之吾獨取焉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經所書雖有凡目而常法之外特見焉者固不必待見其事聞其說而後知之也其屬辭比事固有異乎常文者矣盟會之志皆惡也記公與諸侯盟會可矣而內臣與諸侯會亦記之蓋皆有出乎公命者也記內臣與外諸侯盟會可矣而外諸侯有相爲盟會者亦記之蓋有赴于我者也至于外臣之自相爲盟會或出乎其君或不

出乎其君或來赴或不來赴魯史不可得而盡攷則春秋何用見乎取大略小故皆不著于經而惟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各一見者偶故也此外以人見者惟前三焉大夫交政于中國則吾固略之矣而獨錄乎此者蓋以謹始也亦嘗以經攷之前乎北杏未見以人書會者至北杏而齊始與宋陳蔡邾四國皆以人見左氏以爲平宋亂者初不見其目但以前有宋萬弒捷之事意之也穀梁以爲齊侯宋公以齊非受命之伯而舉衆見疑知其爲齊侯矣未見其書人者也公羊不爲義而何休以爲微者微者之會不志也非小白欲圖霸諸侯未之信而各以其大夫當之者歟吾何以知其然前未有人會者而今皆人是其爲謹始也前乎惡曹未見以人書盟者至惡曹而齊衛鄭三國皆以人見左氏謂魯以周班後鄭鄭請師于齊齊以衛佐之因爲此盟若然鄭當主盟齊不當主盟且皆師何爲而書人公羊穀梁無聞而不爲義何休獨以爲微者微者之盟亦不志也非齊狃其強使其大夫自相與爲好而擅盟者歟吾何以知其然

前未有人盟者而今皆人是其爲謹始也前乎清丘未見以人書同盟者至清丘而晉宋衛曹四國皆以人見左氏得其事故目原穀華椒孔達曹人而不知其義故以爲恤病討貳而不實其言貶不書卿然未討貳伐陳則實其言矣何以亦人公羊穀梁無聞亦不爲義凡同盟見經十有六未有非諸侯者微者之盟尚不志況于同盟若以此爲貶則餘尚得不貶若以餘爲不貶則此安得獨貶非晉狃其強使大夫爲好而擅同盟者歟吾何以知其然前未有人同盟者而今皆人是其爲謹始也由是言之春秋豈不有異文而特見者乎邢之盟亦以其人狄不得不人齊也鹿上之盟亦以宋人齊人楚人三見人矣以宋襄公無德而求霸以自辱于楚不得不人齊楚也若然者義自有在春秋不無于同文則徐而察之此三者屬辭比事有灼然其可見者固春秋所謂微而顯者也

有盟有同盟諸侯之見天子六朝覲宗遇者四時而殊見也會同者非時而衆見也四時而殊見者常也故在廟而不盟非時而衆見者非常也故在國外爲宮四門

設壇加方明于上天子各于其方之門祀方明而盟焉何以有非時而衆見周官曰時見曰會衆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以討不然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會于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巡守則合諸侯受命于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禁與政亦盟之以約信故有盟則司儀所謂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而司盟所謂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也周衰王政不行諸侯不協交相爲盟不請于天子殺牲載書歃血要之以神而已此凡書盟而不言同者是也自莊公以後齊小白欲圖霸劉未合諸侯也及威令日伸諸侯之從命者亦日衆故請于天子假殷同之禮而行焉亦將施天下之政以奬王室使諸侯知所重此兩會幽所以始書同盟歟小白死宋襄公欲圖霸亦首爲曹南之役則逸小白之志也

同盟之禮始于齊小白蓋方圖霸懼諸侯之未能皆聽

已亦將以假天子之令而申之使相與共尊王室故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小白于是霸矣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于幽歷十有二年猶用天子巡守之節吾是以知同盟之爲用天子殷見之禮也自是不復再舉蓋霸業已成天下諸侯皆尊信之不必挾天子以爲重晉重耳溫之會天王在焉而不盟蓋欲以己盟之則不可欲使天子盟之則諸侯知其出于重耳未必肯聽故但會而已明年而諸侯之大夫會王人盟于翟泉以尋踐土之盟翟泉在王城之內而不言同盟是特王室微重耳不能率諸侯以朝王而以其大夫請于王而就爲之則亦與諸侯之自相盟者何異又三年而重耳卒故終重耳之世不爲同盟至文之新城趙盾以大夫舉之則與小白之志異矣自是訖昭之平丘凡十有三盟皆不足言但爲僭而已公羊穀梁不知此爲竊殷見之禮或謂之同會同或謂之同外楚者皆誤也

或問楚屈完來盟于師與高子來盟皆以制在二人故不言使雖若罪其專然而春秋之意實善之也故屈完得以名氏見楚前此以夷狄書君臣皆稱人而已至是而始見名氏與中國大夫等其善之固可知也高子中國之大夫也名氏自其所當見故不名而字曰高子如宋言子哀者其善之亦可知也然晉趙盾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亦春秋之所善乃以其專命不惟不得字又貶而稱人何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春秋無虛加之者也邾內自有君其爲國者自若也晉以其所出欲強廢嫠且使趙盾將車八百乘而力奪之盾而從命則邾且亂矣能聞邾人之言而去之僅足免過而已則書弗克納謂力可納而不納已足以見美然違君之命

而尊人國之廢置亦不可行于春秋故貶而人之與之弗克納者以趙盾言之也奪之而人者以春秋言之也是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高傒之事則魯方亂而不能爲國使高傒而不能立僖公則魯之存亡未可知也與邾之自爲國者異邾有君吾但不敢亂之魯無君而吾爲之定其亂豈可同日而語哉故與屈完皆不言使若內言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者于美之間自不失其爲小貶也方齊伐楚使屈完而不能盟齊與諸侯且進伐之齊之勝敗亦未可知其事與魯略同吳子使札來聘

春秋攷 卷二

彼但能以證通中國尚得見名況有利其國乎屈完之名氏猶高子之字見春秋爲法者密而爲義者深所以垂爲世而不可易也

春秋疾吳常過于楚未嘗秋毫少假之吾固言之矣楚中國有霸吳無霸非春秋莫能治之故楚爲申之會晉與魯皆不預而楚子得以爵先諸侯以中國猶有晉魯與之敵而罪諸侯之先楚子楚子以爵見者諸侯之爵亦楚之爵蓋以狄諸侯也乃吳爲鍾離與柤向之會則魯與晉皆在其間矣若以吳子先諸侯則尚有中國乎吳固不得以曾與入見不可爲文終不可使主會故會又會以殊之夫晉爲霸主而靡然從吳至祲秋而爲之殊會何但楚子書爵以愧在會之諸侯晉固無與立于天下矣或曰此三會安知皆吳爲主夫會者外爲志也內書公會諸侯諸侯固有主會者今書公會諸侯而再言會吳非吳主之而誰乎先言公會自諸侯言之也後言會吳自吳言之也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襄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一月同盟柯陵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此三書皆同文左氏于柯陵言尊戚之盟而戲言鄭人懼乃行成智武子許之盟而還至亳城北亦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是鄭亦預盟也故杜預皆謂伐而書同盟鄭受盟可知若然柯陵何以不預盟乎戚之盟本以討曹成公戲與亳城北既以伐盟同爲一事柯陵不應獨異方伐鄭而遽尋討曹之役此其理自不通此事攷之蕭魚之會亦與伐鄭繼書是時鄭背楚而從諸侯則此三書宜皆蒙上文鄭在其間故戲之役不旋踵而楚子伐鄭其情可見矣左氏徒見柯陵六月盟冬書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故以前盟爲未服不知亳城北亦先盟之諸侯相繼再伐而後爲蕭魚之會蓋成襄之間鄭往來乎晉楚初未嘗定左氏固云戲之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辟趙孟之日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有禮與信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

春秋攷 卷二

不能奪也而鄭人之謀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爲固也乃相與伐宋使諸侯來伐我聽命以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圍乃免矣由是言之鄭之仁疾乍服亦豈得已諸侯既不能保之而楚又不可失怵迫而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亦無足怪也凡諸侯有事前未有見槩言諸侯而不目其人者四城緣陵也兩盟于扈也會于扈也其餘如首止葵丘之盟與救許救徐前已有見而後不目者所謂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左氏于緣陵言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豈得之矣于扈之始盟則以爲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趙盾立晉侯以公後故不書從而爲例曰凡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故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則與前自爲兩說至後扈盟則又曰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會于扈無能爲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于扈會曰晉侯蒐于黃父後

春秋攷 卷二

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則合二說而兼之夫諸侯會盟而公不與見于春秋多矣未嘗不目其人何獨于此而異乎盟而後至是亦與盟何并諸侯而不得目乎此蓋不知貶其不能如約以爲不足序而不序故雖無緣陵之有闕扈盟之無能爲扈會之無功而于立晉侯之會則疑故復出後會與不與會之說以多求不知盾背先蔑而立靈公以大夫而會諸侯諸侯往而成之是亦其不足序者也夫罪固有輕重春秋凡書未有不卑重者若伐齊而受賂乎宋而無功使公與會或及期而至則將怨之乎若以爲不可怨則何必更論公之與否先後此可見左氏之不知經嘗聞其說而不能守故復出己意以臆之則所謂有齊難而不會與後會者皆未必有實附會以成其說也公羊穀梁于此亦皆不能了公羊于前扈會曰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意若以文公之過多諸侯不屑與之盟然何獨于此見之乎穀梁于城緣陵曰諸侯城有敝辭也桓德衰矣至于扈之前盟但曰略之而已此皆僅知其或然而不能眞得經

之旨故其言或得或失而弗盡惜乎雖知其然而後別增益爲之說與不知者等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而齊卒叛之戊寅大夫盟而不書其君不序亦以此

春秋攷卷二

春秋攷卷三

宋 葉 夢 得 撰

統論

歸順辭也亦易辭也入逆辭也亦難辭也夫順則易逆則難其理固相因然亦有順而難者內有敵也亦有逆而易者內有主也順逆理也難易事也春秋雖各原其實書又有非其實而特書以見義者楚公子比入而靈王縊于乾谿以弒其君虔書之此宜以逆而書入者也然比非實弒者以比入而靈王縊因加之弒謂之逆則不可也故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而不言入公羊曰此弒君者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弒立也歸無惡于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也此特書歸以見義者也齊公子陽生長而宜立陳乞迎而立之此宜以順而書歸者也然荼父命之而已以詐奪之謂之順則不可也故書齊陽生入于齊而不言歸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此特書入而見義者也言春秋者能知此然後不以辭害意矣歸復歸入復入三家爲例各不同最爲牴牾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曰歸易辭也又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又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又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惡曰入今于經蔡季蔡人召之于陳此國逆也而不書入衛侯朔入于衛此復其位也而不書復歸趙鞅歸于晉未嘗爲諸侯所納也而書歸則

左氏例不可行矣衛侯歸而牧叔武不可謂歸無惡而書復歸雖盈不能防閑其母出奔不可謂出無惡而書復入許叔乘鄭亂而復入出入俱不見有惡而書入衛侯衎見逐于國人歸而與弒剽出入皆有惡而書歸則公羊之例不可行矣惟穀梁不爲定辭然謂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夫豈有歸而不復其中國者乎謂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突之歸鄭安得爲善而蔡季自陳何以見不如突則穀梁之例亦不可行矣大抵歸入不可以一辭定而復不復又君臣不可同辭而三家一之此所以不免終自相戾近世諸儒雖知其非而不能了惟劉原甫參取三家各別歸入爲二義以逆順難易爲辨而析君臣之位有可復不可復最爲近經吾故取之其不合者三則從變例也左氏歸入例最爲牴牾不可用吾前言之矣而學者又不能盡了或疑之不可不究其說凡善爲左氏附會者莫若杜氏也然二例杜氏委曲牽合尚不能一更爲二三況後學乎且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杜氏成其說謂之國逆不知左氏之意通君臣言之乎止爲君乎若曰逆而立之此止爲君

之辭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若曰通君臣則衛晉之入左氏自以爲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蔡季之入左氏自以爲蔡人召蔡季于陳然皆不書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者書入則何以爲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于莒曰國逆而立之齊陽生入于齊曰爲陳乞所逆故書入與左氏合者二而已至于許叔入許則曰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于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于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爲文朔以國逆告于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

當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入夷儀則曰外入書國逆之例夫辭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為例乎三家之謬未有甚于此者其曰諸侯納之曰歸此亦但見自外有奉者皆書歸故云爾不知春秋書歸納不同諸侯納自正書納不書歸也以惡曰復入此亦但以魚石欒盈為說不知舍此二人如入于某以叛謂之惡而已乎惟復其位曰復歸一語差近然亦未嘗別其為君之辭此皆器聞其意而不盡使誠知復其位為復歸則豈不知歸之為無位亦迷之甚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鄭貢霄自許入于鄭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五人皆得罪于國而出奔者也及其入也華亥向寧華定書以叛而二人不書叛至其死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與殺君賊之辭一施之何也叛之為言自絕于其國而附于人者也至反而為辭則并止外附于人而已叛不足言也故此五人者其初皆繫國而曰入于晉入于鄭入于宋夫為吾臣而以國見別所以外之也然華亥向寧華定之入從曰任鄭翩之謀却華龜以召之將以外求于人而已華亥始奔向寧欲殺太子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寧亦不強則二人之志亦可見矣使極其惡不過為邾庶其莒弁夷爾而欒盈之入也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晉入絳而乘公門欒樂死欒魴傷而後始逝良霄之人聞于皮之甲不與攻己乃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攘國兵而向君所使幸而皆勝則將何為乎其異于齊無知衛州吁者無幾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春秋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嫌與弒者同辭

非特以其位絕不得以大夫見也

日食之說古今莫能為定論歷家則主度數儒家則主災異二者不能並行為度數則非災異為災異則非度數歷家吾所不能知即其說而以理推之日月之行本異道月陰也其光常為陽所勝故自朔而進去日漸遠則其光每增至望而正相對則無所掩故月于是盈自望而進去日漸近則其光亦每減至晦而正相及則無不掩故月于是虧食者為其相掩日光不得見如月之旁死魄也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日月二道互相交錯月月一周半在日道裏半在日道表每月一會于辰次雖異道而體相值陽盛則月不能侵日故不食陰盛則月隨多寡而侵日故食惟春分之月朔日在角望月在婁婁角天道之中日月俱行中道則體正相掩故謂之同道與冬至之月朔日在斗望月在井夏至之月朔日在井望月在斗井斗南北晝夜長短之極冬至月之極長可以掩日夏至不預焉故謂之相過梓慎以分至食乃體所當然故不為災左氏載之然分至亦有食不食何常之有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言春秋未嘗不主周正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則春分也而以為魯衛惡之何以亦為災乎先儒因有知其非者矣此則其說自不能通故杜預亦云春秋有頻月而食者有頻年不食者不得一一如算以守常數此但書其變而不言其故也

三家言日食皆不能了而左氏尤疎故多無文至桓十七年見其有月朔而無日始發例言官失之蓋謂見朔則日可推也夫既言日官底日豈有朔而不知其日知

其日而不以告者乎至有朔無日與有月無日而俱不見朔則皆不為說蓋不能辨也惟襄二十七年十二月有朔有日與桓同再發例言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預從而以長歷推之遂遷經十二月為十一月以為自文十一年至襄二十七年應有二十六閏止見二十四閏以實再閏之失歷吾所不知夫經書十二月為三失閏而預為遷十一月以應再失閏為經誤是預寧改經而不違傳其附會蓋可見也古者官有世業周雖衰歷官未至如是之陋歷家之常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此非有甚難而不可知者安有文襄相去七十一年之間更二十六閏失而不悟者乎日官經失亦必有與之正者矣如杜預言斗指申為周之九月而經為十一月是以九月為十一月更差不已四閏之後四時寒暑遂更相易乎

日食有月日而無朔與有月而無日與朔吾以為日月行之差有月朔而無日吾以為史官之失蓋春秋所記惟異耳既不以日月為例則非義之所在闕焉可也有日月而無朔者或日行疾月行遲而過朔也公羊謂之或失之前而穀梁以為食既謂食二日也或日行遲月行疾而不及朔也公羊謂之或失之後穀梁以為夜食也二氏之言雖未必盡當要之比左氏為近經若月朔而無日則既當其朔不可謂之差殆史官失而不書以理推之未有終月不見甲子者若後有甲子則自可逆推其朔之日而春秋不書此正孔子闕所不知之意也吾以日食為天下記異而左氏昭二十一二十四年兩記梓慎之言皆區區欲以福禍求合天若是俄然可度哉二十一年七月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一陰始萌

梓慎謂至相過當食不爲災而叔輒死則罪其哭日也二十四年食梓慎謂將水左氏言八月旱推之叔孫昭子之言以爲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其能無旱乎與梓慎正相反言不爲災而反哭言水而反旱是二者皆無驗也然左氏言旱者亦非是按經雩而得雨則書雩是歲書八月大雩蓋未嘗旱也左氏欲附會昭子之言故益之言旱亦坐不通經云禍由是言之爲天下記異而欲以一國之事繫類而求之者皆妄也

或謂昭七年四月朔食在豕韋之末降婁之初爲魯衛之間士文伯以爲魯衛當受其災大咎在衛君而魯當上卿已而衛襄公卒武子連卒則日食豈皆爲天下記異乎亦各繫其國也是不然舊史之言正使其皆驗聖人且不道況不驗乎莊十八年三月食爲夏正月日當在娵訾則衛分也文十五年六月食爲夏四月日當在實沈則晉分也成十七年十二月食爲夏十月日當在析木則燕分也襄十四年二月食爲夏十二月日當在玄枵則齊分也以傳攷是歲四國皆無災何魯衛獨然乎昭公以二國之驗而問士文伯對以六物不同民心

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不可爲常則是說雖士文伯自不能必也

晉言經不書月食以爲常數而略之或者以爲非是謂其夜事而不書也是不然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苟當記雖星不廢況于月乎

日食雖記異然其行既有度其合既有辰以爲非數則不可第聖人不以爲法蔽將以求其過不及必先定其晦朔吾嘗問之知歷者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自古不皆以周歷求其求而不得或以魯歷推之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其餘皆不可攷是豈可以爲正哉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二十四年三月己丑晦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成十八年正月甲申晦襄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此與周歷合者也故左氏多記周齊晉事則周之所須也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此與商歷魯歷合者也

故左氏所記宋魯事與齊晉多不同則非周之所須也僖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商魯歷皆先一日此楚人所赴楚歷也昭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周商魯歷皆先二日此衛人所赴衛歷也惟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五年三月辛亥朔三歷適合此非出于一法蓋偶然偶而昭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左氏書原與人逐原伯絞與周魯歷皆差一日則非歷之過史官之誤也自是言之歷既不同晦朔且不得其正何暇論日食之當否哉故惟存而不論以爲雖有數存乎其間而其盈縮遲速天道亦不得爲無意則書以見其異者春秋之意也

日月之行與道月體本無光待日照而光故月之初生有旁死魄與既望而闕者皆日光之所不及光早照謂之弦光全照謂之望望爲日光所全照反奪其光者謂之闇虛此歷家之說也每望必全照而有食不食者其行與道或不相接故惟交則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其食有上下者其行有高低其交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日光滿出而中食相掠疏者二體相遠日近而月遠白人望之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見而食既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非交則不侵犯吾不通歷學而求諸歷家說極于此故載之以正學者之所疑

日食既有常度可以數求然詩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以爲幽王之刺蓋雖有常度以其有食不食則食者爲災也又謂食于正陽之月爲災正陽夏之四月純陽用事之時也此皆因其有常度而著爲災不爲災之辨要之陽者君道陽微而陰得乘之爲君道之病故君子醜之而謂之凶爾此春秋書日食之意詩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月食以陽勝陰乃所當微而常者則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亦以此而略之也日有食之此四言者具來久矣古者言必有法若曰日食雖常度而有食不食則不可一

干數而廢天道是有食之者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加綏辭以終之將以見天道深遠非度數所能測故春秋取焉而先儒乃以之爲語辭非義所在其末之思也已

諸侯卒見經者九十五葬者七十皆不書會葬之人獨文葬晉襄公書公子遂如晉宣葬齊惠公書公孫歸父如齊昭葬滕成公書叔弓如滕葬晉平公書叔孫婼如晉葬宋平公書叔弓如宋葬者五凡葬皆以我往會爲文也夫豈有會葬而不遣人者何獨記此五人乎據昭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蹻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哀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則古者諸侯會葬蓋以大夫而此五人者皆卿故以為失禮而記之也始少衰卒游吉固往會矣梁丙張趯以為言游吉曰昔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共葬事由是言之諸侯以卿會葬蓋自晉文襄為之矣而此五人者正自葬晉襄公始則禮之所出失也杜預引左氏記葬秦景公言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謂公子遂葬晉襄公不言禮秦景公言禮合

春秋攷 卷三

先王士弔大夫葬之禮為左氏之微文得之矣然則凡葬而不書人者皆以大夫得禮而不書也左氏特于秦景公發之者蓋秦自穆公以前未嘗與魯通至康公歸成風之襚其卒始來赴自是共公桓公皆赴于宣之世而魯皆未嘗往會葬至景公而後葬故因以著其禮而文襄之命以卿行者諸侯固亦未嘗行此所以魯見者惟五而鄭游吉亦以無貳而見詰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為士言也故于士冠禮言之謂自周以前士猶不列于爵故無謚周雖以士為爵而亦未有謚禮弓記縣賁父之誄以為士之有誄自此始誄者謚之辭也則以死而謚為今者孔子為魯莊公言之謝然則夏商大夫而上皆有謚乎未之聞也商之君言太甲帝乙仲壬仲丙之類雖君僭以甲乙第之而不言謚矣君且無謚則大夫而上可知矣蓋商之質禮文猶未備故檀弓言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左氏亦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士冠禮之言雖本于士亦樂記古今質文之變是以先言天下無生而貴者蓋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

役也謂古惟立諸侯而不以官爵人則非止士而已後世以官爵人又從而加之謚則自周而然歟周官太史言小喪賜謚而小史言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則鄭氏解太史小喪賜謚指卿大夫而不及諸侯此誤以小史之言為謚也小史所言卿大夫者謂讀誄不謂賜謚也蓋諸侯國自有史則小史但賜謚而不讀誄太史先言大喪遣之日讀誄大喪天子之喪也則小喪通諸侯以下言矣天子以太史讀誄卿大夫以小史讀誄諸侯自以其國之史讀誄以是為辨爾非謂賜謚不及諸侯也

曾子問曰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相誄猶言自為誄而不出于天子由是言之天子之謚請于天諸侯之謚請于天子大夫之謚請于諸侯此其節也左氏記楚共王將死命其臣使謚為靈若薦子囊請謚之共楚謚曰共王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所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之類則春秋之世諸侯謚未必皆請于天子然孔子槩書而不辨者蓋率從主人雖欲辨而不可得也惟吳楚以僭王則寧併廢其葬而不書爾

春秋攷 卷三

周人以諱事神葬而卒哭卒哭而後諱故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此謚所以必加于將葬也若未賜謚則不諱矣始死而復升屋而號曰皐某復以未諱則不嫌也于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之名也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非謂其不能諱惡其亂復也然則諸侯始死而赴以名是在未諱之前猶以人道事之爾

春秋諸侯卒未有不書名者此乃先王之舊典其不書名者皆滕薛杞宿秦左氏不知此于滕侯卒發例曰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于杞子卒發例曰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皆見有書名不書名自以其意為之辭滕薛宿秦皆遠國小國也杞則用夷禮者也赴而不名小國不知禮欲尊其君而不知僭天子也而記禮者遂以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而不名蓋未嘗以春秋攷之也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非禮之言也古者始死升屋而號曰皐某復為其魂魄散而無不之也則名

春秋攷 卷三

而招之于天然後飯腥而苴熟此謂夫凡死者之言非天子之言也天子者一人也一人者雖鬼神不疑其貳也故天子之復不名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此春秋書天王崩諸侯書某侯某卒之辨也

王臣卒見于春秋者三尹氏也王子虎也劉卷也王子虎傳以為叔服王臣何以得外赴天子為赴之也天子則何為為大夫赴尹氏天王崩天子嘗使主我者也叔服僖公葬天子嘗使來會葬者也劉卷召陵盟天子嘗使主會者也蓋古者君臣之恩厚諸侯大夫死他國之君嘗與為好者其君必為之赴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所以重大夫也雖天子亦然曰吾與同僚者也故有疾君問之無算及其死也三公六卿為之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又使弛視事而斂飾棺至其葬也則命太史賜謚而易名小史讀其誄此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為其施之以禮者隆則其報之以忠者盡故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凡卒而赴者必弔且葬禮之稱其情者也是故諸侯承赴亦必造使弔而會葬又況吾天子之所重者乎此周之盛時以

禮部天下而周公之爲也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凡禮行而不失其常者春秋不書也不幸廢其常而不行者有行之春秋必書以見爲久矣天子不行禮于諸侯而過見于是三人此春秋所以記之也然何以有葬不葬之是也不葬棄禮經而慢天子也君子以是若隱與文之罪焉尹氏書卒自不與其爲春秋之義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天子大夫以名氏見而不稱爵臣禮也故三人皆稱名氏劉卷獨得葬則定公之爲也隱與文不能葬而定能葬意者定得國而不正其猶有是乎王欽天子寢內諸侯以爵者三曰公曰伯曰子召陵之盟卷實以子見大夫三世家臣得稱君通曰公與外諸侯等大夫而後得謚曰劉文公者主人之辭也

尹氏卒嵩氏出奔皆爵氏以譏世卿此春秋之辭歟當時之辭歟以吾攷之尹氏吉甫最顯于宣王之時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未嘗不與其名也而節南山稱尹氏太師維周之氏此幽王之詩在吉甫前常武言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與吉甫同時皆不名則尹氏之族固廣矣不止一人詩人有舉

其名者有舉其氏者豈當時賢者則正名非賢者則但記其族以見疾歟以類而推人情不相遠則諸侯大夫以氏見者宜亦如此古之爲禮爲于情而厚于義王臣與列國之大夫雖不許外交然嘗以君命爲好則死與弃王與其召必爲之告公羊以尹氏卒爲平王之喪嘗主我崔氏弃左氏謂有玉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否理宜有之也故大夫死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大夫遣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至其罪而殺亦告所以重殺大夫故衛告殺孔達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擅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辜敢告然則尹氏崔氏當時固以其名氏告而春秋特去名見氏以示貶歟禮有國君不名卿老大夫死君不稱其名者非此之謂蓋赴告而不名則無以知其何人君子之言施之各有當也

左氏魯之史官而世其職或其子孫也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故因官以命氏傳初但記其爲左氏而已不言爲丘明也自司馬遷論春秋言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而失其眞因孔子史記具論

其語班固從而述之謂孔子思存前世之業以魯史官有法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以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其說本于司馬遷固以丘明爲名則左爲氏矣然遷復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有左丘氏遷以左丘爲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至劉歆附會論語以爲親見孔子奸邪與聖人同此則專門之家欲以辯求勝而非其實也據遷固自不知爲史凡目之謂左氏創爲此傳且言爲魯史官非孔子弟子與孔子相與共成其書今春秋終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辭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而名魯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爲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爲是矣以年攷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終其辭僅以哀公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爲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爲故造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知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爲丘明自司馬

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攷其書雜見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始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

吾既言左氏非丘明不可不畢其說以破學者之惑蓋有必不可誣而見之事者官之有庶長不更秦孝公之所名也終之有爵以易蜡秦惠公之所名也欲之有酎禮之所無有而呂不韋曰令之所名也今左氏記秦敗庶隆言獲不更女父乃見于成之十三年晉敗于櫟言秦庶長帥師乃見于襄之十一年虞公假道伐虢宮之奇言虞不臘乃見于僖之五年鄭子產對晉言當酎乃見于襄之二十二年則安得遽先有是名乎或曰古今制名沿習各有自未必創起于一時是或然矣然臘祭也飲酎君臣之盛禮也不應兆于數百年之前而不一見此三國之史所追書爾何以知之麻隧之敗春秋不書但言伐秦而已此後之爲魯史者增書以自誇之辭左氏狃其聞見皆信之而弗悟則左氏固出于秦孝公惠公以不幸之後矣非特此也陳敬仲入齊至田和篡齊去春秋九十餘年而記周史筮敬仲之辭曰子孫

代陳有國必在姜姓見于莊之二十二年晉分列爲諸侯去春秋終百餘年而記畢萬始筮仕之辭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見于閔之元年周亡實三十一世七百餘年而記成王定鼎郟鄏言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占者精于術數類非後世所能及然天人茫昧之際亦不應逆得其所代之姓氏所後之子孫與其存亡之年紀世次若合符契如是者余意此乃周秦之間卜筮家者流欲自神其藝假前代之言者皆以欺後世亦左氏好奇兼取而載之則左氏或出于周亡之後未可知周公卜洛

不過言惟洛食而已使術數而果精則周公且知之矣若敬仲畢萬之卦非卜筮家所記則亦田和以後魏史所追書者不然陳晉之史何為而記之乎

班固記左氏本出于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然漢初張蒼賈誼皆已傳左氏則其前自見于世矣太史公為十二諸侯表序論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魯問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該七十子之徒口授耳傳指為有所譏刺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發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至陸德明為經典釋文序述授劉向別錄以為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劉向別錄世不復見不知其有無以太史公攷之但言數子各著書爾不言其相授也今觀吳起雖學于曾子其行事絕不相類其書專以論兵尚不及司馬法何知春秋乎虞卿書傳言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八篇者是也本以譏刺國家得失未有傳春秋而志揣摩者也荀卿書論春秋善胥命于蒲一事本出于公羊穀梁非左氏意亦固不出于左氏其說自與太史公相戾故趙氏以為出于近代欲尊孔子者之妄攷左氏初無師張蒼賈誼但傳其書亦未必盡見其全至魯共王所得

始備太史公從孔安國得諸侯世家多採其事以世本相參凡左氏所無者太史公亦多闕故吾疑左氏為魯史官世守其職者春秋名史列國通用鐸椒蓋楚史虞卿蓋趙史太史公自不曉也漢初諸儒大抵皆云左氏不傳春秋雖力為之主者亦無所附會故不得已而託之丘明以為重至范升直以為丘明師徒于鄭又無其人可以見雖東漢盛行之時猶不能為之辭賈逵至欲以讖緯合之而德明乃欲強論其所授固不待攻而自破也

學者多罪左氏以經從赴告而杜預解經有不通者復多因其說委曲遷就其有疑經以為誤者夫以經從赴告固非矣若謂皆不從赴告則經何由得其事乎經者約魯史而為者也史者承赴告而書者也諸國不赴告則魯史不得書魯史所不書則春秋不得載然赴告未必皆以實載弒而立與大夫弒君而更立君者天下之大惡也必有加之辭而不自言者如左氏記楚麇齊陽生等實弒而以癘疾赴者是也當時史官知其妄必亦攷其實而後載之乘古今人情不能相遠則事之是非

固已定于承告之初也設史官有傳聞之謬或懷私意為之損益孔子知之亦必有為之是正者若但據其文而不革則何用為經乎一國之史各以記其一國之事而已他國非來告與過我者皆不書理所宜然也其餘容有不暇告與有故不通而不來告者是亦告則書不告則不書也而左氏皆雜取他書參之雖魯史改葬惠公公子翬盟于翼京師來告殺之類皆以為實或以公弗臨或以非公命不書為義杜預釋京師傳亦以非王命附上例三者是非固不可知然即其間言聲與公子

孫左氏同以為請師公不從而專行者也而經見聲伐鄭不見孫盟翼書聲而不書翬則何理乎春秋者別嫌明微定天下邪正將使亂臣賊子聞之而懼者也今十室之邑同罪異罰尚不足服其衆謂春秋為萬世法而為之其亦不足信矣由是言之三者皆非魯史左氏妄益之也推之他國可以類見吾故以為春秋從史史從赴告赴告之見非已定于初其有不實孔子必有以發之可正則正不可正則闕之而已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凡左氏載事與經背者不可槩舉吾初以為理可妄推事不可妄為審無是事左氏安敢鑿為之說及反復攷之然後知左氏之好誣眞無所忌憚猶之六國辯士苟欲借古事以成其說雖率其意為之不顧也經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戊卒于鄭據左氏言則鄭僖公為太子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朝晉子豐欲愬于晉廢之子罕不可乃止至會于鄭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入又諫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癘疾赴于諸侯是以臣弒君而經不顯其實也經書莒人弒其君買朱鉏據左氏言莒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立展輿率國人以攻莒子弒之是以子弒父而經不正其名也惡孰大于弒父與君經書云爾而左氏敢特異若據經言則子駟之事蓋全無有犂比之死亦不當以國人首惡是可信乎或曰春秋初但據魯史赴告之辭爾二事各見于國史經成而後出左氏追附之者也此亦不然髡頑之弒諱而以癘疾赴謂之非實可也犂比之弒初不言諱以莒人告既曰展輿率之則實矣罪狀昭然

如是其明春秋豈以犂比之虐而後展與之不乎

左氏載仲尼曰君子曰兩者不同君子即孔子似是其弟子所記或當時尊之者之傳然未必皆實或有所附會不可盡信如趙盾事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語公羊穀梁不載今謂董狐書法不隱為良史可也謂趙盾為法受惡方加以弒君便道以良大夫固已不倫然猶云可也至于越竟乃免則于理為大害夫春秋論實弒不實弒爾實弒者以法而正書弒非實弒者以義而加之弒今以盾非實弒責其不討賊而加之弒則自不當論免不免縱越竟而反不討賊亦當加弒矣若實弒者在國亦誅越竟亦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尚何以越竟為限乎此乃晉史盾之黨為盾辭而假之孔子左氏不能辨也故其載董狐語略而不全公羊曰人弒爾君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穀梁曰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今非子而誰語三家略同而左氏猶略去人弒爾君及志同書重之言直曰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若此即盾乃與聞乎弒者矣

安得更有為法受惡之事乎以是推之凡左氏稱仲尼君子之言學者要當折之以經參之以理而後可信也公羊穀梁二書漢初以來皆不見其正所從出自東漢讖緯之書行妖妄附會之徒始皆假託其言鄙俚不經之極而後世學者不能盡知其故猶以為惑故言孔子始作春秋以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因得血書端門之命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而成始于春終于秋因謂之春秋其說出于所傳感精符攷異郵說題辭者大抵如此故又為春秋屬商孝經屬

參之論以子夏為春秋受學之宗公羊穀梁皆親受于子夏以公羊為名高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漢景帝時壽始傳其門人胡毋子都與董仲舒方著于竹帛者戴宏序云也以穀梁為名敢或曰亦傳孫卿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其後有榮廣漢宣帝時又傳蔡千秋皆孝經說云也今見于西漢書者有胡毋生董仲舒榮廣其餘皆無聞又謂仲舒弟子瑕丘嚴彭祖顏安樂淳于豐劉向以次相授今西漢書惟見瑕丘孟卿顏安樂淳于豐劉向范甯記魏晉以後言穀梁者有尹更始糜信江熙徐仲民徐乾等十家今皆略見于其注所謂集解者信乎柳子厚言出汗牛馬入充棟宇者也然公羊書成于何休穀梁書聚于范甯其為說雖多而大略可見識緯之說未必起于董仲舒然再傳而為瑕孟則已全入于陰陽家者流仲舒固有以啓之矣不幸何休書行而後世卒不能奪范甯雖主穀梁知三家之皆不得正以為傳以通經為主傳有殊說不得不棄所滯拯善而從蓋得之矣然亦謂春秋初成先王之道既安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則亦范甯之言也是以楊士勛證鄭衆賈逵之徒謂春秋約以周禮修毋致子故闕得麟從隱至哀文武之道協嘉瑞來臻鳴呼其言亦妖矣立經之始尚不能正其本況其末乎故吾獨取左氏傳序孔子自衛反魯作春秋至獲麟而終者以記禮者之言攷之奠楹之夢孔子自謂明王不作而天下孰能宗予王者之事孔子蓋自任之矣此其為作春秋之意庶幾乎其實而杜預適得之也公羊穀梁先儒皆以為子夏門人此固不可攷漢初謂公羊為齊學蓋其傳出于江公江公齊人謂穀梁為魯學蓋其傳出于申公申

公魯人今二書解經之體大抵皆相類而義亦多同其所從來者蓋不遠皆深于左氏而穀梁所得為尤多故主穀梁者以魯學為正左氏自以其意為說而不能皆通意之所不及則不能言也故解經者無幾而最疎公羊穀梁孔門弟子而以次授經者也而未嘗見史不得其事之詳間有因經而得事者則著之其不得者不能知也故解經之義有不與事合者不免相反左氏于隱公之始初亦若欲解經者鄭伯克段事為最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作名命之類不書之例一年間七發又公子益師卒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亦欲以日月為例然其後不復皆隨問一見之而已以其不盡通故也則左氏不傳經于此可見矣公羊穀梁言作三軍或曰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或曰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皆沒為之辭無所堅決蓋不知三軍本末若此類甚多則二氏不見史亦可見矣漢興公羊最先傳景帝時已立博士穀梁至宣帝好之始列于學官而左氏雖傳于張蒼賈誼久而不顯及王莽受禪而後盛則三家之盛衰皆由于時君所尚本不以是非為斷也

穀梁者魯申公傳穀梁學于江公而輩漢興不秋始見于世者魯申公傳穀梁學于江公而輩仲舒為公羊公孫弘亦本出公羊相與論輯武帝遂尊公羊以授戾太子而太子復私聞穀梁學而善之故宣帝立復尊穀梁劉向薦望之崔賢夏侯勝等相與左右穀梁學始盛行以今攷之二學未甚相遠同者十八九異者亦或更相竊取而附益之不知二傳當時何以各為專門如是其嚴乎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傳各十一卷而公羊別出外傳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雜說

八十三篇顏氏記十一篇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穀梁別出外傳二十篇章句三十三篇今所見者惟傳而左氏但有發例二篇班固強謂魯史官以周公禮文當所有法孔子因丘明觀史記據行事仍人道作春秋丘明乃論本事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大抵因緣太史公此東漢諸儒主左氏者之言也至何休始為公羊自師詁是時諸書宜猶在休必擇其尤者著之而其言多本讖緯為歌三世新周故宋之論其盡因于公羊本書不可知而其譎怪不經之端則吾嘗謂

董仲舒有以啓之矣甘忠可所作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等蓋讖緯之始未必不自仲舒胚孟李尋等為之左氏自劉歆後鄭興賈逵之徒相傳至西晉杜預遂盡集諸家以為注然預知為左氏而已委曲遷就不擇是非惟傳之從其有不合寧詞紛紜不指傳過尚知有經乎惟范甯晚出效意于穀梁參取一時名士之言折衷其所未當不專溺其私亦時以斥穀梁之失惜其學不廣識不明不能造其極也今不幸學者飽亂于三家而何休范又從而撓之況近世紛紛不知而作者乎何休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而鄭氏又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箴膏肓世猶有全書起廢疾亦略于穀梁注見之惟發墨守無傳苟粗知經者觀其書可以自知其得失矣

漢宣帝既主穀梁學甘露中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公羊家多不見從乃復召許廣平亥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始與左氏本出孔子宅謂之古文而未及行但藏于祕府而已太史公書

所以時載左氏事蓋從孔安國受書併得之當時為左氏學者但以其多古字古言傳訓詁而已故劉歆詆諸儒亦以其謂左氏不傳經至劉歆乃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以為章句由是言之西漢諸儒本不以左氏言經也東漢時歆欲立左氏博士而范升言出于丘明師徒不祖孔子者豈得言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哉并奏左氏之失及太史公書違戾五經不可錄者其四十五事陳元等而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媒蘖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微微指為大尤左氏因復得立則二書興廢但在其黨強弱間賈逵從其父傳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蓋出于劉歆如蔡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三十事以為君臣正義父子綱紀其餘同公羊者十七八或文簡小異不害大體為左氏深于君父公羊多任權變然區區所以求勝者乃以劉氏為羣後左氏獨有明文少昊代黃帝堯為火德亦左氏之言為合圖讖遂大執謂春秋而都夫妖妄乃至是乎後世學者溺其文不究其理至于今惑之無足怪也自范甯為穀梁合三家以論其失始有尊經之意至唐啖趙出而後三

家始通為一惜乎其為集傳者不可得而見陸淳纂例出于趙氏趙氏發微出于啖氏自兩漢以來獨此三人道不終廢安知經廢千餘載之後乃有能見其端者乎三家解經蔽于所聞不知其誤而因以失之猶云可也蓋有初無是事與是義妄臆取之者焉左始入經未知經書用兵不言使之例忽見隱四年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遂為之說曰宋公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帥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書曰翬帥師以為不出公命而輒為之于年再見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

伐宋猶未悟也復為之說以中丘之會為師期羽父先會蓋前見公會齊鄭後見翬會齊鄭而不見公以為不待公期而自往會也至莊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遂不為義蓋自是卿將而師衆者皆書帥師不可人人背導而非君命即置不論則前為翬之二事豈皆事實哉此不知其義而妄臆之事者也蔡平公廬卒世子有之子朱立費無極取貨于隱太子之子東國而逐朱復立東國左氏云然經故書蔡侯朱出奔楚蔡君蓋有朱又有東國也穀梁傳之誤以朱為東不知其為二人也

意東國而貶其名則曰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父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春秋豈有二名去其一字以為貶者哉此不知其事而妄為之義者也由是觀之以左氏為傳事而可據乎則無其實而附會之有如彗者以穀梁為傳義而可信乎則非其說而臆取之有如東者學者亦可以少警矣或曰三家既多牴牾則所載之事所釋之經類不可據乎曰不然去孔子久不幸不得親見若不求之先儒以致其從來是妄人也近世言經之弊類多屏傳注而私己見使己之學誠可與三家等其去之千餘載尚不若其近孔子傳之者多然三家猶且牴牾今固可無所傳而自謂得之乎孫氏盡屏三家及禮學一以經為主其為尊經則歲次然經所不見者何自而明而禮所不可廢者將遂亂也歐陽氏排信傳之過以趙啖為許止皆為自試而不用傳其為信經則篤矣然試即為試殺即為殺春秋乃記事之書而義例安所寄也吾謂學者但當虛己以求其是而已耳深不流于鑿或不流于俗博不溺于迂私不蔽于黨異不狃于奇高不縱于誕去此

六者而眞理自出其于三家先以可從之心求于義參之以事而不合焉然後棄而從事先以可信之心資于事攷之以義而不通焉然後棄而從義乃爲善學三家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其論固當然以血流漂杵之事爲證則孟子讀武成自亦不審且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漂杵之酷乃紂之黨自相屠戮豈武王所爲乎乃知讀書之難孟子猶不免誤學者何可忽也古者以子稱人皆事師之辭非特孔子然也論語載孔子諸弟子或以名或以字惟曾參有若則曰曾子有子學者謂二子皆嘗繼孔子爲師以孟子攷之有若之事固有證也公羊穀梁吾不知其所從受然其書穀梁間有稱尸子沈子公羊稱子沈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子女子魯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學者也是其淵源皆出子孔子者耶抑各以其所聞而自相傳受者耶然而穀梁載尸子言初獻六羽曰始厲樂矣則非經意也而公羊載魯子言晉文公會溫爲溫近而藏土遠故不言將高子言逆婦姜于齊爲聚于大夫故略之北宮子言晉執戎蠻子爲辟伯晉而京師楚司馬子言齊人伐山戎爲屈之急子女子言齊仲孫爲吾仲孫其去經意皆遠甚則二氏其亦多門而莫知所從歟使數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門人必不如是疑矣由是觀之二氏不得見魯史不知事之實徒以義傳之以求合乎事其乖迕既如此左氏雖得見魯史而又以他國之書亂之妄自信其臆決而無所曰則事茂于三家皆不可盡據吾是以知非通經者不可以自擇乎其間也

春秋攷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

古者謂人君即位之始年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歲之始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自堯舜以來見之矣元年之稱見于伊訓正月之稱見于舜典非春秋創爲之文也蓋君天下之道必慎其始一者數而已聖人不以一第之而曰元曰正者所以慎其始也元者天運之見于氣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論元之大體蓋萬物莫不資焉雖天亦在其範圍之內若以事攷之則散而爲亨與利貞之四德而獨居其先者也故元者善之長也而君子所以長人者必體乎仁仁者元之用也即位之始年謂之元年將示爲人上者必如天之元而後可以有其位也貞者四德之終易曰貞正也四德以貞爲本故曰事之幹也而君子體之貞固足以幹事蓋推而上之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則夫天下之動非貞孰能一之乎夫以貞爲幹則枝葉自是而出者無不皆有所本聖人欲成元之善者固不可舍貞而正也春秋以堯舜之道示後世是以謹是二言而不敢有加損其舉王于二者之間則春秋之法也天子諸侯既合以其世即位則元年者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諸侯受命于天子必自正月始故協時月正日以爲之體而頒天下使無不從我而一則正月者非諸侯之所得與也春秋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曰王正月則王固不得不先正十上曰王之正月則諸侯固不得不稟其正于下而萬世之義盡矣三家初不盡明此左氏爲周正月以別夏商其陋固不待言穀梁但以無事必舉正

月爲繼始而不知書王之大法惟公羊以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爲大一統略得其意而未盡漢興公羊學首傳董仲舒爲之冠其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謂大始而欲正本也又曰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且王道之端云爾以元爲大鳥在其爲正本也謂正爲承天烏在其爲書王也至何休遂以公即位爲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于是爲五始之論盡全本于讖緯上強取天之端而下附益以竟內之治此亦豈公羊之意哉公羊之意且不能知何暇議經吾以是知治春秋之難也杜氏雖不祖公羊其言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亦未嘗以尚書攷之也春秋之旨惟四時各加于首月以證天道書王于正月之上以立王法二者乃爲新意四時名加于首月亦不可以春獨生義讀春秋者每以是六言觀之則深不爲穿鑿淺不爲疎略矣

左氏言惠公元妃孟子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娶于宋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杜預謂聲子者孟子之姪娣（孟原本訛作仲今據杜注改）諸侯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于禮無見獨公羊以爲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杜預之言或出于此則諸侯不得再娶矣晉臧宜臼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此姪娣得爲繼室之證也且姪娣雖得繼室攝治內事而不稱夫人今言繼室以聲子聲謚也如成風敬嬴之類則惠公蓋成其

爲夫人矣夫既有夫人又何娶于宋乎惠公而欲再娶則必不以聲子爲繼室死而又加之諡既以聲子爲繼室則必不更娶于宋二者不能並立則左氏謂惠公娶于宋者未可據也蓋仲子左氏不知爲惠公母而以爲桓公母故附會云爾然則桓公之母蓋聲子之次也惠公愛之欲以曰公奪隱公而以聲子爲繼室隱公又長故終不敢爾使諸侯得再娶而惠公娶于宋在聲子之後則仲子可名以嫡夫人桓公可名以嫡子矣又何難而不以奪隱公春秋亦何以與隱公之得立乎劉原甫

春秋攷

公四

以聲子薨七十無無主婦謂諸侯必再娶不然無主婦以元妃死而不立繼室也既有繼室攝治內事是亦主婦但不得名夫人爾又援武王生成王之年爲非嫡后所出必再娶亦不然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邑姜在其間則武王有天下邑姜尚在也安知成王必邑姜所出而非庶長乎此皆未足以爲證若晉平公娶齊少姜而卒魯郯公欲弔之晉侯辭公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鄭游吉將葬曰喪寵之喪不敢釋位而數于守嫡其後齊復請繼室于晉則晉雖娶齊亦未敢以爲嫡夫人諸侯亦不以嫡夫人處之可以見當時之制則使惠公雖實嘗娶宋亦安得以爲嫡也仲子事吾固疑其非是而史記載惠公嫡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隱公隱公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桓公登宋女爲夫人以桓公爲太子及惠公卒爲桓公小故眥人共令隱公攝政乃全與左氏所載本末不同凡司馬遷所載春秋時事大抵皆近于左氏而僧世家于仲子何爲獨不取于隱桓疑當時先秦故書又有爲此說者故遷用以爲正蓋知春秋事諸家所聞各異要以近經

者爲得則吾不之言爲有證也

杜預以聲子爲孟子之姪娣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則姪娣但媵媵則次妃而諸侯不得再娶也論考仲子之宮又云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故隱公成之爲立宮是許諸侯得再娶而不得爲夫人也夫安有娶而不得爲夫人者乎且既以聲子爲繼室攝元妃治內事又再娶仲子則何以名之蓋杜氏自不能了此前論參取公羊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之意相與附會後論仲子薨窮則又許其再娶忘其自相違戾至言姪娣爲媵亦非是媵于天子爲三夫人于諸侯爲二世婦本不同姪娣姪娣之制不盡見于後世而媵姪娣禮亦不詳吾固言之矣諸侯不得再娶于禮無正文蓋出于公羊曾子問記孔子之言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謂主祭也以類推之諸侯若不得再娶則安得每有夫人乎吾固以爲攝矣禮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當公卿大夫士之數而曲禮

公侯但云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不言數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兄之子也娣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故爲不再娶之諭按天子后之媵三則三夫人是也三夫人各有姪娣三則九嬪是也合三夫人九嬪是爲十二由是等而下之共降殺以三諸侯夫人之媵二則爲世婦者當二也夫人與世婦各有姪娣二則謂之妻者當六也合夫人與二世婦六妻是爲九天子之后尊矣故不在十二女之數諸侯降于天子故夫人同爲九女以婦職名之則天子曰后曰夫人曰嬪諸侯曰夫人曰世婦曰妻而通謂之妃以配嫡以別兄子及弟言之則曰姪娣合言之則曰媵夫既以是爲定制矣則周官九嬪不列其數以爲有其人則充無則闕曲禮公侯夫人世婦妻妾不列數義亦同此無其人尚不得充而況過之乎若許之再娶則其爲媵姪娣有不可廢者是與其舊而兩之也豈正家遠色之道乎古者天子在喪則使家宰攝君百官總己而聽之君猶可攝也君王有故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太宰攝之則謂之宰祭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

豆籩彼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后夫人之職莫大于祭祀方其無恙天子猶且得使家宰攝則后夫人死而以媵攝之不亦可乎所謂攝者攝其職非攝其位猶家宰之攝君者也以是而言則公羊之言爲有證矣春秋之時凡諸侯三夫人皆曰妃有元妃有二妃有下妃亦曰少妃故左氏稱惠公孟子爲元妃而記子叔姬妃齊昭公于鄫文公見元妃二妃于陳哀公見元妃二妃下妃又謂鄭姚子爲少妃此三夫人之別也夫人稱元妃死則以二妃攝行其事皆曰繼室所謂繼室以聲子者也何知攝之二妃爲媵也據左氏言臧宣叔繼室以其姪媵姪娣同爲九女則媵固得爲之矣是以同謂之繼室晉靈公卒晉人議立君趙孟以辰嬴班在九杜祁以狄故議季隗而已次之班在四則諸侯九女之證也齊小白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凡九人而謂如夫人者六人則通三夫人爲九女之證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姪娣聲姬生光則夫人有姪娣之證也晉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世婦有姪娣之證也是先王之

遂制猶有可攻者乃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
莊姜又娶于陳曰厲嬀晉獻公娶于賈又娶二女于戎
曰大戎狐姬小戎子則違禮而再娶矣
隱公之事三家所載不同吾皆不敢以爲然獨取于穀
梁而不盡用其說者推經以爲正也蓋左氏以隱爲攝
穀梁以隱爲讓公羊以桓爲敵夫三名豈可以苟得哉
古者君薨嗣子諒闇居廬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之攝
攝者有君代之行事之名也故成王立幼未能臨位周
公抱之負斧扆以朝諸侯凡政令必稱王焉亦謂之攝
隱公既已南面稱君有其位者十一年國人諸侯皆稱
之公矣而桓未嘗有位也是焉得名攝哉左氏但以隱
嘗立桓爲太子而奉之夫太子與君不並見也正徒如
左氏所言隱爲君而桓爲太子自不可言攝況其事未
必然乎則左氏謂攝者不可據矣讓者己所當得不自
有而推之與人之名也堯有天下而推之舜舜有天下
而推之禹謂之讓故周之有國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
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歷泰伯終謝而去焉以授于
文王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隱誠長而

欲以與桓則去而逃之如吳泰伯可矣既已即位稱君
號令征伐無不自己出而桓猶爲公子也是焉得名讓
哉穀梁但謂不取爲公而將以讓桓遂以爲讓夫讓安
可以探先君之志而特爲之哉其曰欲致國焉者徒爲
之名而已則穀梁謂讓者不可據矣至公羊以桓爲幼
而貴必以桓爲嫡其失與左氏同而謂將平國而反之
桓必以隱爲讓其失與穀梁同是三家者皆未嘗得其
事之實而又不能以經斷也今吾出于千載之下亦安
知桓之嫡與非嫡隱之當立桓與否哉徒見元年隱得

書正月則知隱之正當立也自二年後終其身不書正
月則知隱之欲致國于桓之非正也正而當立則不可
以言攝欲致國之非正則無取乎讓惟穀梁所謂先君
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己探先君之邪心而遂以與桓
爲成父之惡者此言爲近實則以立桓爲邪志者桓非
嫡也以與桓爲成父之惡者隱非正也故吾言春秋者
不得于淺則求于事故吾以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者爲
國文不得于事則求于義故吾以桓非嫡而隱不當致
國爲不正吾之于春秋亦如是而已矣三傳言隱公之

事既不同其釋經亦意各異左氏曰爲其少故也吾將
授之矣此但記隱之欲讓桓而已而不言經之予奪左
氏不傳經宜其不能知分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
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
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
桓立也詳二傳之意似爲惠分欲立桓而諸大夫與隱
公恐桓幼不能爲國又恐己終辭而桓或爲他公子所
奪故已不得已而攝君國未論其讓惠公欲立桓而諸
大夫立隱則已廢其君之命矣大夫廢君命而已從之
雖曰爲桓己獨無廢父命以爲嫌乎尚何論正不正也
惟穀梁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
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
惡也若謂隱之立乃受于惠公諸大夫與其攝皆無與
焉以經意攷之則穀梁之言爲近實蓋均非嫡也惠公
以隱長且賢雖愛桓而不敢私隱乃爲讓以取禍是惠
公授以正而隱承之以邪故二年以後終篇不書正月
所以治隱而穀梁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
者惟能察事之實所以能盡經之義也公羊既以隱爲

諸大夫所立于是創爲桓幼而貴隱長而卑之論而爲
說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
貴也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何休從而言禮嫡夫人無子
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
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吾攷于
禮皆無見不知何休何所據而又强謂隱桓母皆媵而
桓母爲右媵此乃以意臆之以成公羊之說而已且立
嫡以長不以賢猶可也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何理乎貴
賤之辨爲嫡庶爾安有于媵姪娣之間又以左右爲貴
賤者天子諸侯無適子其立庶子德鈞以年年鈞以卜
古之道也故周官大詢之禮三詢立君始其一未有不
問賢否而但以衆寡之左右爲先後者立嫡之不以長
幼賢否此陽爲自賢者以庶奪嫡非聖人之得已也若
均庶子安得不先賢以聽國人之所與乎衛人立晉春
秋尚善之況隱公受命于父吾以是推之不惟失經之
意又以見三傳欲成其說而增損事實以相遷就者其
弊不獨左氏爲然也

邾儀父魯附庸也附庸之名見于詩其制見于禮王制

孟子而不詳周官載邦國之法甚備而無附庸春秋有
附庸之國而經不載其名學者多不能了王制曰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
于天子而附于諸侯曰附庸此其大略也孟子之言正
同而周官大司徒職方氏乃言諸公之地五百里其食
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各食其三之一諸子二
百里諸男百里各食其四之一鄭司農謂此兼附庸食
者食其租稅餘者其附庸以屬天子積而數之雖男國
百里食四之一爲五十里故鄭氏謂與今五經家合自

子而上皆過其正封之數康成謂皆封國正數附庸又居其外據王制與周官不合乃言商因夏爵三等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更立五等爵地猶用商制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始併其地廣之以合大司徒職方氏按武成言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孰謂商無子男至武王始立乎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之地方百里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春秋玄　卷四　圭朱俊按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以此觀之周固未嘗有廣于百里之地百里之外皆僭有也而況五百里正使如先鄭說參附庸亦不應百里而倍者四附庸反多于正封是五服之內附庸之國多五等之國少矣康成必欲成其說故以闢方之法積之又謂公無附庸侯伯而下有附庸別爲九同七同五同二同之制後言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且既曰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得有附庸矣而公獨以地廣不得有可乎曰侯附庸九同伯有功則受侯地自三百里而進附庸七同等不可曉吾以王制武成孟子子產爲證則周五等國至百里而止矣未之有加也若附庸則惟公得正有也皆因其開田與諸侯有罪所削之地附之于其鄰有功德者賜之初不以爲常此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也至春秋之世王政不行無復有開田地之賜而諸侯以大并小各以自廣無復限斷故孟子以爲取彼子產以爲侵小其存而曰附庸皆先世之舊或奪人之國屬之以爲己有者也若司徒職方氏所言則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籍者私自益其文爾蓋在孟子之

時固已謂其詳不可聞況于後世乎開方之法不見于經大司徒言五百里而下五等之國初不言開方之積故二鄭自爲兩說至職方氏言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而下蓋開方之法備謂之四公六侯之類則非實數也假千里之地言之以爲積其數者如是爾故康成亦以爲設法以待有功之言吾意大司徒言建邦國縣師言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者即開方之法後世因竊之則爲五百里而下五等之國豈別以益其文乎王制之書駁矣獨言封國之制與孟子合宜爲近正故其末槩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而其下列封方百里封方七十里封方五十里而無五百里五等之數此乃先王開方制地域之漸法所以相繼言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開田以祿之其有制地者歸之開田附庸必而正封多亦近于人情尤可見大司徒職方氏所言妄撰疑也蓋先王以五等諸侯兼附庸不積附庸以爲五等諸侯康成不悟此乃以爲諸侯有功則受公地自四百里而進附庸九同伯有功則受侯地自三百里而進附庸七同等

春秋考　卷四　圭朱俊按

漫然皆無所據夫謂有功而加地可矣豈必足其數而遽進之乎至于公之地五百里進則逼天子故復爲公無附庸之說左右遷就惟其意之所欲而歷世諸儒方寸之而不敢易其不能辨周官之非亦無足怪矣

三代迭興五等諸侯非有大過誅滅皆因而不易孟子言周公滅國五十則非此五十國皆商之舊所謂附庸者亦包于其間矣其不能五十里或初封自不足其數或有罪而削之或弱而爲强大所侵皆不可知至周自穆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由是推之則孤蓋庶方小侯與小國之君也鄭氏釋庶方小侯爲戎狄子男

附之國據其臣之賢者或有功者而君之焉而于經無見宣十二年楚子滅蕭壯氏以爲宋附庸國而孔氏疏以爲蕭大夫大心平宋亂之就宋相公封叔于蕭爲附庸此或有之周官典命言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賦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于男也先鄭謂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而無所據但因文以爲說爾說者以爲即附庸之君以吾攷之其言是也孔子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爲社稷之臣此所謂附庸則大國皆得臣其附庸矣大宗伯六瑞等邦國至男執蒲璧而止繼言六摯等諸臣首

春秋考　卷四　圭朱俊按

曰孤執皮帛大宗伯所謂諸臣即典命所謂五等之命之諸臣也今于子男之後列國諸臣之首冠之以賦小國之君臣而得賦君非附庸而何豈有均爲五等之侯而其孤卿得與子男並者乎世子攝其君未嘗于天子亦以皮帛繼子男世子有若道也嘗于天子下其君之禮一等公之子得如侯伯執圭則未嘗于天子繼子男得如附庸執皮帛亦宜矣蓋皆有君道者也故孤之禮每與子男世子爲別不與卿大夫爲別也儀禮大射鄉射燕禮皆列諸公之位在卿大夫上而每與其君相先後鄭氏皆以爲公之孤卿吾以爲不然既曰公之孤卿矣不應更得稱公與其君同若以爲附庸如五等諸侯皆得稱公則不嫌于與其君同稱也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國曰君于內自稱曰不穀于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稱曰孤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士之臣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其于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由是推之則孤蓋庶方小侯與小國之君也鄭氏釋庶方小侯爲戎狄子男

若此亦未然所謂附庸之君者殆謂是歟蓋以服言之則在子男之下卿大夫之上以辭言之則諸侯之嫡子未嘗于天子者同非人臣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不穀則附庸之君自稱曰孤亦宜矣故因禮天子降名則稱不穀周王告子帶之亂曰不穀不德是也以天子而同諸侯者也諸侯降名則稱孤宋答魯弔大水曰孤實不敏是也以諸侯而同附庸者也各下其一等以自貶損則孤之爲附庸無疑矣

吾既以公之孤爲附庸附庸惟公得有侯伯而下無預則二鄭所謂五等諸侯遍有附庸者其說皆不可行然周之公國惟杞宋二王後雖周公猶爲侯國則春秋之世安得尚有附庸雜見于他國乎蓋典命所言成周治世之法也公之附庸公國所應有故謂公之孤而侯伯附庸必有功德者則賜不以爲常子男之國則小矣吾疑其無附庸先王制禮其隆殺必有高下是以春秋附庸多見于齊魯晉三大國其他小國無聞所謂不能五十里者未必皆近五十里之數董仲舒繁露解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四等皆爲附庸而謂言字者方

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此雖不經見然春秋書邾儀父以字見鄭犂來以名見介人以人見則其言固有證也王之大夫四命春秋以氏字見如仍叔榮叔之類則附庸四命亦當以國與字見儀父是已而左氏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蓋謂公攝位而求盟夫國君而無爵未之有也既以無爵故稱字而又以爲以字貴此其說自相戾穀梁曰邾之上古微未嘗命于周也亦非是既爲周臣矣安有至于春秋而未受王爵者則何以爲國且謂父爲男子之美稱此槩論父之爲義可也豈春秋以爲美而加之者乎公羊曰邾子之君何以名字褒之也何以稱字褒之也蓋用其名不如字之例且春秋諸侯有善而與之者有矣必見于其辭未有舍其爵而言其字者況諸侯有不協而後盟本非美事隱公初立而儀父來盟是有不信于隱公者亦何足爲褒乎三傳皆不正邾爲魯附庸故求其舍爵稱字之義而不得强以求盟爲美是既失名字之例又因並失褒貶之道也

用兵言克通春秋特段一見象曰以殺舜爲事及其即

位于四凶則誅之于象則但置之有庳或曰放之或曰封之均于不殺也夫在舜臣則誅之在弟則恕之舜用法豈有二哉四罪之亂天下者公也象之欲殺己者私也舜不以公義勝私恩則親親之道然也周公使管叔蔡叔監商管叔以流言挾武庚而叛召公不說文武之業幾陷矣周公以二伯自請于東征曰我之弗辟無以告先王三年而後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管叔之事非周公之所得私也然以王命討叛必待三年而後定者其猶有文告之辭威讓之命以待其服不服而後加之兵者歟殺非周公之得已也而區區猶錄蔡仲以爲卿士蔡叔卒而復邦之蔡不絕其後周公之不欲殺管叔亦致其爲親親者爾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叔或殺或不殺乃其用心則一也鄭莊公克段則異是矣段之罪未至于殺也使莊公能于其漸絕之則已矣夫必待蘊積而不可掩然後始用兵焉豈以奪己之惡而必不與之共國哉春秋所以特書一見也蓋克之爲言終必至焉而已者也葬而書雨不克葬日下昃乃克葬見其必欲葬而後已也納而書師師弗克納見其可納而不終納也然則克之爲言在我而已此春秋之義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使榮叔來歸成風之含且賵二事正同成風特去天以貶王者成風僭公當致其爲夫人故也古者辨嫡庶之分甚嚴無以妾爲妻雖然丘之盟猶以爲首僭公之罪天王所宜正也既不能正又歸其含賵後復會之葬是成其爲夫人也非王所以法天之道故不得不貶王仲子非夫人特賵人之妾而其過薄于成風故不加之王而貶其使去爵邑而見名此輕重之序所當然也而劉氏獨不以仲子爲深責乃以宰爲氏謂王之下士而當以名見何劉氏詳于成風而略于仲子如此乎蓋迷于字無去爵邑之道春秋之褒貶亦何常之有第以義次之云爾

凡天子諸侯使大夫求財物錫命盟聘納幣歸賵之事未有不言使者以大夫近尊嫌于不能使也其不言使者非當與來君即使非其道奪之而不言或制在大夫以見其非所使其義固各有當天子之下士諸侯之上士以下一命之微者稱人皆不言使蓋一命不得以名見辭無所寄且士卑也不嫌于不能使故略之而王人

子突救衛獨以字見人臣無褒王之道以子突稱字見也至于將則皆不言使或曰將在軍雖君命有所不受非與之專也以爲師之所往勝敗繫焉非君之所得制義或然也至于內則皆不言使自內而出不疑于非君命故一以如見之蓋如之爲言順也以順行則非自專可知矣惟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見臧之自爲且以貴莊公之不能爲國故變文以示之而陳侯使袁僑如會齊使國佐如師言使又言如者于使之中見其于會與師有順而從者故不嫌于並稱也

祭伯內諸侯也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王官之數九卿三孤在焉書稱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貳公弘化則亦必待得其人而後任之故周官三槐九棘有三公三孤之位而無其職六卿蓋六官之長皆以上大夫爲之則在二十七大夫之內其爵列爲三等公曰公卿曰伯大夫曰子其見于經則周公祭公祭伯毛伯召伯劉子單子是也未有功德皆食采于王畿內所謂內諸侯也有功德而出封于外則皆加一等大夫四命出封爲子則加五命公八命出封爲上公則加九命所謂外諸侯也外諸侯之地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卿大夫食于畿內者公視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外諸侯世則父死子繼所以崇德報功內諸侯祿則父死子不得世其爵食其祿而已卿有家故得臣其國人大夫未有家則不得臣其國人其稱曰主三世而後得臣焉此功德之辨而內外之分也其元士視附庸不及五十里則周官載師所謂近郊之地士田而王制言天子縣內開國之外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也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不得有邑以其國中之地制農田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至其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自是倍之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亦皆十其卿其餘皆貢于王與其國之用此先王盛時之制而春秋之際各自封其臣皆有邑楚既僭王諸臣皆曰公而封縣如魯之作三軍賦入于其私者邑又不足言矣

君大夫卒小斂大斂君皆預其服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雖士亦有服矣此卒之禮也公子而上亦然舉是禮故書卒傳所謂得卒不得卒者也他國夫人太子大夫死雖來赴而無服則何卒之云乎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小君不祿太子曰寡君之適子死大夫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此列國相赴之辭也禮天子諸侯絕期非謂不爲之服謂其尊無與抗則絕而皆臣之也故雖兄弟之親不得以屬通古者鄉飲酒之禮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蓋自上士而上已不與其父族齒齒者施之鄉里不施之朝廷而況于君乎乃其親親之服則未之或改故齊王姬之卒莊公且爲服大功則凡經書卒者非爲記其死記其爲之變也是以姑姊妹女子子皆在焉絕期者義也爲之變者恩也乃兄弟之既仕于朝者以大夫之事言則大夫三命而後氏兄弟亦三命後氏稱公子絕期之義也以兄弟之事言則雖氏公子捨其氏而稱兄弟爲之服之義也非直以責其爲君者而已亦以責其爲兄弟者所以厚天倫之愛也

故經凡大夫而以兄弟見者皆責其有不滿于兄弟者也則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之類是也亦有愛之而任以大夫之事以兄弟見者蓋以責其私于兄弟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類是也其以責其爲兄弟者則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是也

公子益師所謂三命之卿也故以名氏見先王之制天子六卿皆六命其大夫四命諸侯三卿公侯伯大國次國之卿皆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小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周官典命之制也大夫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二卿當爲二卿上脫一卿命于天子一句此禮王制之文也故有王命之卿有君命之卿命卿命于王故或謂之命卿或謂之亞卿或謂之少卿君命之卿雖出于其國然王既許之則非其私也王之上上三命以名氏見如劉夏石尚之類諸侯大國次國之命卿皆三命亦當視王之上士以名氏見則公侯伯之臣凡書名氏者皆卿也王之中士再命以名見如宰之類諸侯大國次國之命大夫與小國之命卿皆再命亦當視王之中士以名見則公侯伯子男之臣凡書名而不氏者皆其大夫與卿也王之下士無以稱皆曰人大國次國之上小國之大夫皆一命亦當視王之下士以人見則公侯伯子男之臣凡書人者皆其士與大夫也然以傳攷之春秋列國之臣未必皆命于王與其君如禮所言其命焉者亦未必皆如古制古者士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自一命以上必以次進未有生而貴者故葵丘之盟曰官事無攝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以名氏見慶父者爲文姜所出或爲庶子尚未及冠則未至于十五也翌先以名見後以公子見自大夫而次爲卿也慶父先未嘗以名見一書而見名氏則未必以其次進也祖終身不朝王至莊公立而始錫命其臣固無得有受王命者則未必命于王也三者皆無一得則他國凡見名氏者果皆如禮之云乎曾自文公以後皆以三軍將佐爲卿文之八年士穀始與梁益耳爲中軍將而二年垂隴之盟士穀已以名氏見則穀非晉之正卿也襄之

三十年鄭良霄死始以公孫段爲卿而二十九年城杞之役段已以名氏見則段非鄭之正卿也河曲之戰趙穿赴秦軍穿非將也而楚官子曰秦獲一卿則蓋有非卿而從卿者矣鄭非霸主上卿有事子展使以公孫段往伯有以其官辱曰弱不可予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則鄭蓋有非卿而攝卿者矣至于其數亦不可盡攷即魯而言公子慶父公子牙臧孫辰以四卿見壯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以五卿昭文季孫行父仲孫茂叔孫豹叔老叔弓仲孫速仲孫羯仲孫何忌臧孫紇以九卿見襄叔弓叔孫婼仲孫獲季孫意如公子慭叔輒叔詣仲孫何忌以八卿見昭雖其間不無死而代者然不應如是其多也晉舉荼師趙盾荀林父郤缺臾駢欒盾胥甲皆在傳謂六卿相見于諸浮則晉蓋有六卿焉韓起賜鄭子產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皆從諸六卿皆餞于郊則鄭蓋有六卿焉非直六卿而已郤至獻楚捷于周而語伐單子謂至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晉又有八卿矣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等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鄭

又有七卿矣由是言之諸侯之卿蓋無復先王之舊制春秋以爲誅之則不可勝誅故不以其合禮與否例以卿書之蓋春秋之作有不加貶絕而如其事者有變以異文而爲之義者是非之未審情僞之未辨將以別嫌明微則不可不示義其事爲甚者其法爲甚明不待辭而自見已舉其事而法不可逃故諸侯盟會征伐之序各從其次而未嘗易卿大夫命不命與多寡之數各從其所見而未嘗革如是而後可知其爲綱紀文章者蓋盛而亂之極也

公羊穀梁有據經而言義者有據事而言經者然時猶不免有失其又有無事而整爲之說以言經者則不知其何據以爲事云爾耶則何不我之傳以爲不見其事耶則何以爲是說如無駭帥師入極之類春秋書入邑入國多矣但見其入之爲罪爾此先書莒人入向公羊曰入者得而不居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繼而書入極其辭與入向初無異而公羊曰疾始滅也穀梁曰滅國姓貶也且經不言滅極又未知極爲何姓二氏安知入之爲滅而極爲同姓乎此蓋但見無駭不氏以爲貶故意其當然耳公羊又言此滅也其見入何內大惡諱也是知滅之無據故復出諱內大惡以實其言而穀梁亦言荀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若以此言爲貶則當先施之入向何今方遠之入極此亦欲重無駭之罪故移彼于此乃知不明大夫不氏之例遂縱橫廣爲多辭以幸或中其實皆非有間于經者也

親迎逆女本是二事兩禮不相干吾向言之矣親迎見于六禮而逆女不預蓋逆女非婚禮之正在他國則逆在國中則不逆不可以爲常也自公羊穀梁誤合爲一皆以經書逆女爲譏不親迎故學者至今莫能辨凡經言迎與逆皆以客主爲別迎寒逆暑所主者陽也暑以陽爲主而我爲客故言逆寒以我爲主而陰爲客故言迎非止此也郊飲酒言迎賓而祭言逆尸亦鄉飲酒以我爲主故也今女在他國以父母爲主故言逆迎在吾國以壻爲主故言迎二名豈可亂哉推其失蓋自不知讀禮之過也上昏禮昏既告期有日矣初昏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予諸而往迎既奠雁于堂降出授姊叔御輪而先反此親迎之禮也非獨士爲然

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旋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授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蓋天子諸侯無不皆然以其行之在初昏之時故謂之昏禮則親迎云者昏之日事豈謂越竟而逆者乎以情度之凡娶于他國皆前期逆而至于國然後以其日迎期是故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曾子問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子曰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如之何子曰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功之喪則如之何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是皆一時之事非謂越竟言也其在簡東門之揚陳風刺男女多逢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則亦非前期之所言也著齊風刺時不親迎曰俟我于著俟我于庭俟我于堂則亦

非越竟之所識也知此則知逆之非迎也

公羊穀梁既誤逆女之說左氏初不爲義但于祭公逆王后于紀曰禮也劉夏逆王后于齊曰卿不行非禮也文公逆婦姜于齊亦曰卿不行非禮也度左氏之意似謂惟天子親迎非天子則不親迎故杜預爲之說云天子不親迎使卿逆而公監之諸侯有故則使卿逆或者以詩文王親迎于渭與孔子答哀公問合二姓之好爲天地宗廟社稷主繼而親迎者謂唯天子亦親迎又言詩韓奕于燕之甫者爲卿大夫親迎之禮至唐趙氏始

言天子無敵于天下女嫁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所謂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非爲天子言也其說亦本于杜預雖稍異于二氏而終不悟逆女非親迎是以妄意之而卒莫得其正以吾攷之昏禮有親迎特以見男下女之義一事爾先王以禮治天下蓋有大于此者四時巡守各止于方岳之下會諸侯而朝焉未有貶而下適于諸侯之國者所以明其尊也諸侯各有宗廟社稷之主非朝王不出竟相與盟會之事皆後世之末造亦未有舍

春秋攷 卷四

其位而之他國者所以一其尊也禮孰大于尊尊何至昏禮而易之乎文王遷國于豐在渭水之涘渭水出鳥鼠同穴豐其所經過渭非國也安知其必竟外而爲逆女躐父周卿士也韓奕本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因以及其娶妻之盛蓋因覲而娶非爲娶而逆也二詩皆不足爲據學者求之禮而已

外臣盟會魯不預焉皆不書于經盟惟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一見會惟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一見謂來赴則書夫豈終十二公而外臣之爲盟會者僅兩見乎蓋皆以魯故錄之也紀子帛之事固以平莒德得以字見褒矣而扈之會蓋以謀納昭公也左氏知其事而不能言其義公羊穀梁不知其事故皆略而不爲說晉然後知三家言經或知其事而不知其義或不知其事而併失其義有如此者以傳攷之昭公初出所依以爲重者齊而已齊既不能援而後始求于晉方會扈時公猶如齊未如晉也始宋公既謀納公不果而卒于曲棘衛靈公復欲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賂諸侯以納公故是

會樂祁犂北宮喜實尸之士鞅取賂意如辭二子而不果則安可不錄乎惜乎祁犂喜不能伐鞅之謀抗之以大義乃與士鞅俱以名見不然無愧于紀子帛矣左氏復兼成周言之蓋徒見前年天王入于成周夫成周之役在五年後而宋仲幾方以不即工見執烏在其爲合謀乎大抵左氏不傳經而意臆之常爲兩說以幸多中然于經不能無害學者所貴乎慎取也

臧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九伐之法也而三家皆莫能辨伐與侵之異吾獨有取于趙宣子之言所謂伐備鐘鼓爲聲其罪侵襲密聲爲慝事者其言爲有證故鄭氏釋周禮謂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以詩攷之皇矣言以伐崇墉伐既及墉則圍至其城下矣而侵自阮疆侵以疆言是未入于國中也泰誓亦先言侵于之疆而後言取彼兇殘殺伐用張亦侵淺而伐深大抵罪大則伐罪小則侵伐者自主兵之國即問罪故鳴鐘鼓侵者至其所侵之國然後問罪故不鳴鐘鼓或入國中或在國外各視其服之遲速而學者不悟遂謂侵不

春秋攷 卷四

用鐘鼓豈有爲師而無鐘鼓者乎蓋不知此特興兵之初作不作之辨左氏之言自不能了也會伐會侵皆不言勝敗侵伐討罪之名也古者雖有征討之師諸侯有罪必以文告之辭威讓之令先焉苦服而行成與賂而求免或有大師之援來救或不服而自還皆不至于戰而解自不得以勝敗言也惟不服而交兵志其後事則不書侵伐而以戰見然後勝敗可見矣齊小白伐楚管仲問楚以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復爲辭楚子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南征不復君其問諸

水濱猶未盡服則次于陘至使屈完來盟而後退于召陵此服而免者也燕人出簡公齊侯將伐燕以納之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會請許之遂爲漢上之盟燕人于是歸瑤臺玉檳犀耳而還此將而免者也魚石入彭城楚子鄭伯伐宋楚人侵宋以救彭城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合數過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乃還此救而免者也楚子爲庸浦之役使公子貞伐吳于寮吳人不出公子貞以吳爲不能而還此不終伐而自還者也若此之類不勝數

春秋攷 卷四

其名傳皆以爲行成或取成成者平也必其不服故以戰請秦伯伐晉惠公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爾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于是爲韓之役春秋不記秦伐而記晉戰齊伐魯北鄙遂以侵衛魯乞師于晉而從齊師于華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奉臣請于大國無令輿既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若無所辱命于是爲軍之役春秋不記魯伐而記魯戰是以勝敗得著焉圍亦不言勝敗者圍者不服而進逼之亦未至于戰也圍而入之則書入圍而滅之則書滅不服而戰焉則書戰不然苟如伐而免者則亦圍而已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以十世言之鄭人伐衛或曰此春秋所以目始伐也亦未必然隱桓之間凡用兵盟會伐圍多宋鄭齊衛魯五國爲主而陳蔡以人從以禮攷之二伯方伯皆得專征者也外諸侯稱嗣雖其先皆擇有功

德者爲之死而亦必傳其世衛人責宣公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也自周召分陝而管蔡之討周公親焉則周召者文武成王之二伯也康王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時周公已死矣召公宜以次遷而畢公繼之則召公畢公者成康之二伯也管仲言召康公賜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則太公亦一老矣不知當何時其曰召康公賜之康公召公也宜與畢公相先後則太公亦成康之二伯也諸侯從桓王伐鄭左氏記虢公率陳人蔡人周公黑肩率衛人則虢公周公者桓王之二伯也成王封康叔而告之曰孟侯孟侯猶元侯也則衛康叔爲成王之方伯矣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錫晉文侯命則晉文侯爲平王之方伯矣鄭從國子虢郜之間桓王以武公莊公爲卿士伐宋之役左氏以鄭伯爲以王命討不庭則鄭武公莊公爲桓王之方伯矣宋二王後爵爲上公雖不知其得專征與否而陳人請宋伐鄭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疑亦爲方伯者也略以是攷之自周召畢公後齊管爲二伯宋晉魯衛鄭皆嘗爲方伯至春秋初相去未遠則隱桓之間豈五國皆得承其先君之後而天子復命之爲方伯者歟至其微弱或不能自振而廢其職或有罪而天子絕之不可知故齊衛齊命于蒲以自營至齊小白興而周霸天子從而命之齊衰而宋襄圖霸不果晉亟耳復繼之于是天下惟霸之從而二伯方伯皆不得盡行周禮所謂征伐自諸侯出者非以其不得專征也謂其不能如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不請于王而自行之此春秋所以譏也

春秋攷卷五

宋葉夢得撰

隱公

天王崩赴于諸侯不名諸侯卒赴于鄰國則以名卒正終之事不可以不嚴也天子一人也不疑于不正故不名此天子諸侯之辨非謂尊者不名卑者則名古者本不以名爲重死而未卒哭猶不諱其名至卒哭事畢鬼事始然後舍故而諱新蓋以別鬼事而已所謂舍故者舍其舊君之諱親盡則不諱也故衛侯名惡其臣亦有名惡者蔡侯先有申後復有蔡侯申春秋無譏焉而禮乃以爲諸侯不生名吾固言其非矣

公羊穀梁以日月爲例吾固言其非矣抑嘗攷之隱三年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左氏曰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桓五年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以爲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故書以二日襲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微過也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氏曰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僖九年書甲子晉侯佹諸卒左氏曰九月晉獻公卒秋以崩弒卒一事推之前天王崩以壬戌蓋誤赴日陳侯卒包以二日後天王崩間日始知爲甲寅是不赴以日也商人弒七月而言九月是不赴以實日也晉侯卒不言月而左氏書爲九月是史得之而晉不赴月也其參差不齊如此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或不告以月或不告以日史能一二盡問而益之乎有一不及問而闕則當以爲例者廢矣左氏之言雖未必盡實要之日月理無皆得其全者春秋雖欲爲例而不可得也

凡經言尹氏有二有以官舉者有以族舉者書言尹氏御事此以官舉也蓋凡官之長皆謂之尹故總言庶尹而尹氏云者猶諸侯言僧孫侯氏也詩言尹氏太師此以族舉也蓋太師而氏尹者故以其族盛而併舉之而此尹氏云者猶言崔氏出奔衛也學者多不暇辨類以爲族舉故以尹氏御事自成王以來言之爲已前見非春秋所譏則從左氏以君氏爲正蓋失之矣尹氏以族舉自幽王已見之而至于桓王之世此其所以謂之强也其末至于景王之後遂專廢置則已極矣然成之十七年有以尹子書者則何以不舉其族此大夫而以爵見者也大夫非三公之任雖二義蓋不相妨也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謂王之公也大夫食采于畿內者也外諸侯嗣謂五等諸侯各世傳其嗣子者也乃諸侯之卿大國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食百四十四人其大國下大夫食七十二人至于下士食九人而窮次國小國宜亦以是爲差皆謂之祿蓋諸侯大夫亦有邑焉諸侯繼世象賢其嫡子生而誓于天子死則立之不待請而有其國所謂嗣也卿大夫之食于王者皆不得世其官死則子孫各食于其邑而已自非君命立之則不得專焉所謂祿也諸侯之大夫其子孫爵祿俱不得世有降于天子也故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蓋卿大夫非用賢則必有功方其賓興賢能固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矣所以爲教也及夫登之使在位必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有賢與功而不立不可也非賢與功而立之亦不可也故以賢與功者言之則文王稱

仕者世祿不以賢與功者任之則紂曰官人以世詩裳裳者華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所謂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豈夫人而可為哉春秋之時卿大夫之老且病其君必問後或死而與之立焉如祁奚之立午荀偃之立吳問而立者也仲嬰齊之嗣歸父叔孫豹之嗣僑如與之立者也故范宣子自言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釣也先君守臣之嗣而韓厥子以厲公之亂無忌不能死辭不使為公族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是猶有先王之典也乃豎牛之立叔孫婼公鉏之立孟孫羯惟其黨之所欲為尚何賢與功之云乎雖其邑許得自有而臧武仲據防以要魯公孫會自鄭而去曹之類適以為其強叛之資爾則三桓之弱公室有自來矣

大夫世祿不世爵成王戒畢公猶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以商庶士席寵怙勢故也而況世爵者乎武王數紂之罪謂官人以世自商以來病之矣季友初欲殺叔牙使鍼巫氏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蓋大夫以罪誅者皆奪其邑不得世祿季友不欲顯正叔牙之罪而誅之使若以疾死然以不絕其世可也然僖之四年公孫茲已見紳師侵陳則牙之子也是甫終喪而茲已世其爵矣慶父出奔而死于外宜不得傳其後也而僖之十五年公孫敖已見帥師救徐則慶父之子也是世其爵者亦已久矣于時季友尚在彼身見兄弟之禍幾亡其國而僖公亦頗乎其間矣若以宗廟社稷為心而不私其親雖使世祿且猶不可而乃仍其爵而與之乎明年季友卒而教徐釋宋伐邾會洮之役凡十六年二人不再見蓋齊小白方

霸故公猶得自為政然是歲公子遂始見而帥師如齊如京師如晉伐邾終僖公之世皆遂為之而政蓋在遂遂亦莊公之子而僖公之弟至文之六年而季孫行父見則季友之子也由是行父死宿立宿死意如立則宿之孫也意如遂以逐昭公意如死斯立稠之子孫而季氏特其甚焉則季友立哀與敖之罪也故曰祿去公室五世希不失矣蓋自僖公始之也周公誅管叔放蔡叔而以蔡叔之子仲為卿士卒國之蔡曰爾尚蓋前人之愆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而管叔之後無聞周公豈以私蔡仲哉以為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則雖欲廢之不可得也使季友而知此則安有後世之禍不幸適自啓厲階而使其孫曾得以為資春秋譏世卿而正季友生賜族書公子季友卒與仲遂之辭一施之深戒後之所以弱歟

武氏子未爵孤也天王命之固非矣春秋以子繫氏正其為喪稱以見貶是所謂下成康猶未遠者周之典禮猶在也至公子牙以莊三十二年卒其子公孫茲以僖四年見公子慶父以閔二年卒其子公孫敖以僖十五年見其世祿猶在數年之後至襄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其子季孫宿如晉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明年正月其子仲孫速會莒人于向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明年春其子仲孫羯帥師侵齊皆未見喪而春秋無與文豈曰襄以後政在諸臣父死子代皆既葬除喪而即命之遂以為常乎周之興禮無復存者誅之則不可勝誅故但不沒其實而舊之蓋屬辭比事不待加之辭而自見也

取國曰滅有宗廟君長焉毀其宗廟斃其君長故謂之

滅取邑曰取據其地以有之其為國者自存也故謂之取取附庸之國亦曰取不毀其宗廟不斃其君長屬之以附己而已故凡取而繫之國者皆邑也須句訾婁牟婁長萬穀向鄫是也取而不繫之國者皆附庸也舒根牟鄫部是也何以知是五國之為附庸也襄六年鄫蓋滅于莒矣至昭四年而魯取之則莒屬之以為附庸者也以是推之四國宜亦然杜氏雖知鄫為附庸而謂根牟為東夷國部為小國者不能以例通之也公羊以根牟鄫部皆邾邑以魯背盟取之故諱而不繫邾夫邾在宣成襄昭之間與魯迭為彊弱未嘗不預盟會至昭又挾吳婚姻以為重不應魯連得取其邑而莫敢爭其言無所據也春秋正諸侯之相并奪以滅與取為辨而左氏于取邾又發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于取鄫發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春秋書取有以敗某師而取者有以伐而取者有以圍而取者豈有敗人伐人圍人之國而不以師徒者乎此但據莒不無鄫叛而來為言然非實有此自當書鄫乎自莒來奔不應以魯取為文也公羊于取舒亦曰易也穀梁于取鄫亦曰易辭也而左氏于郤缺入蔡又曰凡勝國曰滅之穀梁于滅夏陽言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則二氏以取為易之意與左氏同而左氏穀梁又微知其為國邑之辨而不能一也且春秋所正者諸侯相并奪也取之難易均罪也何有于書法乎或曰邑不言滅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巢滅州來何以亦謂之滅夏陽之滅公羊穀梁既言之矣此春秋之變文也以為疑故起問巢州來若邑也則二氏何獨無言乎凡外取邑不見于經故公羊穀梁皆謂外取邑不書說者以楚于伐宋取彭城

不書推之是已若莒人伐杞取牟婁宋人伐鄭取長葛僅兩見皆有爲而書然必繫之國今以爲如夏賜樊文則事不類以爲有爲而書則不繫國然則是國也非邑也左氏及杜預誤之爾自成七年書吳入州來國曰入邑未有言入者左氏始言申公巫臣教吳叛楚于是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初不以巢州來爲邑也杜預遽以巢爲國以州來爲邑至昭二十四年左氏復言楚子爲舟師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吳果踵楚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是在矣杜氏蓋證此言而又忘其前以巢爲國者君謂審實有此吳併取楚之二邑春秋安得獨書巢不書鍾離乎尹戌之言不應終始與事適相契如此假是楚人附會妄飾之以爲尹戌之美而左氏不悟其言不足據則巢州來參之以經言人而不繫國其非邑無疑矣始吳于邑伐楚門于巢卒卒于巢而言伐楚者蓋巢州來皆國于吳楚之間方吳未與楚爭强二國皆附楚則不得不先

三國而後楚可及傳所以言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而子重往來奔命而救之此輔車之勢當然也吳既得州來後遂遷蔡以成國豈邑而可爲國乎

言天下之善至于無德可名聖人不強名名之斯小矣言天下之惡至于無罪可加聖人不强加之斯輕矣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禮也禮之所以爲禮者以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也夫婦兄弟朋友猶之可也至于父子君臣人道之義盡矣而弒君之賊有以世子而弒者外無君也內無父也言天下之惡至是而極矣故春秋衆弒君稱國微者弒君稱人大夫公子弒君稱名氏至于世子弒無得而加則亦舉世子而名之爾楚世子般弒其君圍是也乃未氏而于商臣弒其君頵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非邑弒者則亦以名見而已衛州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而公羊曰曷爲爲國氏當國也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是謂當氏而不氏春秋豈只是爲義乎凡公羊穀梁言當國者皆謂爲君也夫弒而篡者孰非欲爲君楚商臣蔡般非當國者乎嫌者謂其非正嫡也夫既曰弒矣何問其正不正也齊

公子商人鄭公子歸生皆以公子弒者也一篡一不篡春秋之文一施之而獨別于州吁無知乎蓋大夫而弒者異姓繫其姓同姓繫公子皆仍其實也異姓微者書以人同姓微者辭窮矣則非名無以見也春秋微者初無同姓異姓之別至于弒則有父子之親焉有宗族之義焉不可以不別也此謂極天下之惡而不可加以罪者聖人不爲之變辭以示貶也曾謂公羊穀梁而不知此乎

晉人弒厲公魯成公曰臣弒其君誰之過也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殺其過多矣且夫君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于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樂奔南巢紂踣于京廟流于鹿臺國滅于戲皆是術也里革之爲是言亦危矣以微諸成公則可以施之後世則不可矩繩敵不加于足君雖不君臣可以不臣乎湯既勝桀而爲詩曰予有慝德恐後世以台爲口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猶復退焉此萬世君臣不可奪之義也然而春秋書弒君之罪有曰大夫世子公子微者既皆以實見不敢有加損然復有國弒者則義安在豈不曰吾所以治亂臣賊子者多矣抑爲之君亦不可不儆乎則爲之言國者若曰舉國皆弒之也夫人君者一國之所歸往也爲之得其道且將愛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夫誰敢有一不然其不幸至于犯上不道雖假手于一人而有出于衆心者君子安得不懼焉則里革之言其有近于書國之意但不可著之爲說爾昔者伊尹雖相湯伐桀然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以五就湯五就桀伊尹雖聖之任其不敢遽絕于桀如此孔子雖周臣而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推孔子之心而察春秋弒君書國之意蓋聖人所難言者其在周易于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春秋之微有不可以言傳者也

天生物地成物天地不相爲用則造物之功不全故雖天尊地卑而其道則一也君爲主而臣佐之君臣不相爲用則爲治之道不立故雖君尊臣卑而其道則一也

古者爲是故君臣謂之一體舜卑陶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惟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之相須是以君雖尊不敢以貴驕其臣曰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三者非吾所能爲之重也天實設之而吾與之共也臣雖卑不肯以賤屈其官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必傳質焉然後爲之臣二者非吾所能爲之貴也我實非臣而不可以强從也世衰道微有天下國家者不知察此而輕臣事君爲客悅者亦不明其義故春秋以天地之大義

而立君臣之大分臣弒其君則書曰弒其君某君殺其大夫則書曰殺其大夫某上下之辭一施之示其無偏勝也其間爲之辨者君一而已故殺大夫者不以爵臣有貴賤不同故或稱名氏或稱盜至于或以國或以人別其所致意焉本之有異也夫然則亂臣賊子安得不懼暴君盜主安得不畏乎故曰臣弒君在官者殺無赦所以正萬世之爲臣者也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所以正萬世之爲君者也如是而諸侯敢專殺其大夫宜春秋之所深治也然而記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

春秋攷 卷五 朱攷校

由三桓始也大三桓雖強有天子在焉魯安得而殺之乎此非先君子之言也春秋諸侯之自爲言也

遇禮之略也朝覲宗遇會同六禮先王制爲此名其隆殺厚薄必有別後世不可盡攷其見于事者則朝以圖事宗以陳謨覲以比功遇以協慮此其辨也舉其尤大者言之故或通謂之朝諸侯小國事大國無四事之異世衰而僭于是有即位繼好以相見者焉乃取天子總名而爲諸侯世相朝之論亦通謂之朝其相見于隙地則又有會焉此二禮諸侯遂亦行之矣覲宗遇同則未之僭非不可爲無所事爲也公及宋公遇于清之類此非正遇禮取其朝之最薄者以爲之辭爾魯昭公在乾侯所謂以遇禮相見者也學者概欲以王遇之禮求之非矣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遇自遇朝自朝何以不言公及齊侯蕭叔遇于穀乎公會衛侯于洮丘弗遇此豈見禮之名季姬與鄫子遇于防此亦豈是爲禮朝者期而見常也遇者不期而見非常也春秋所以書外遇不書外朝惟穀梁以不期而會爲遇此說爲最近

左氏曰羽父請諸公弟許固請而行故書曰帥師疾

之也其後書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杜氏因其說而釋之曰帥不待公命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春秋自莊公以前魯人不書族者所聞也無陵也柔也溺也挾也自莊公以後無聞焉而杜預釋無駭不稱氏以爲未賜族其說自爲一果爾均爲去氏春秋何以別貶與未賜族乎蓋左氏初傳經見書帥師相繼習見以爲常因不復爲說若爾凡帥師無非專者何爲而不盡貶乎以此見左氏之書固有非當時事實而遷就增損類如此杜氏可推之于後來而不可推之于無駭故又以未賜族當之則初未嘗得經旨也以吾觀之春秋固有去氏以爲貶者然必見氏而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知去之爲貶也若季孫意如叔孫婼是已左氏亦略知此故後又別立舍族稱族之法然而莊公以前凡不書氏者皆大夫而攝之者也古者五十爲大夫未五十皆攝而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攝之與正宜各以是爲別也莊公之前去成康爲未遠先王典籍諸侯猶未敢盡廢大夫之未命于天子與當命于其君而年未及者尚或使之攝攝則其禮

春秋攷 卷五 朱攷校

皆降而不敢同于正卿故春秋以去氏辨之則稱之五人者是也自莊公之後世日以亂王命不行于天下諸侯之卿惟其君所欲與未必皆請之天子亦未必待年而攝皆嘗言之矣則正之與攝皆不可得而別此春秋之所無如之何則以大夫見者以大夫書之而已至于有見于貶而去氏者然後去之春秋亦必有示其然者也

隱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穀梁曰不書公子與于弒公故貶也穀梁蓋不知大夫未三命不以氏見之例故妄言之且是時翬尚未弒公安得豫貶之乎至于桓書公子翬如齊逆女以公子見則不爲義何休強通之曰稱公子者桓不以爲罪人也隱書公子益師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至于定書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此親逐昭公者惡莫大于是矣反書日穀梁不爲義范甯強通之曰定之得立由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且以翬于桓書公子爲此二說皆穀梁所無有而范氏附會之也且天下之惡一也豈有其若不以爲惡而春秋從而亦不以爲

春秋攷 卷五 朱攷校

惡乎若曰特爲變例以示譏則使翬至桓而始三命得以氏見將何以別之而叔孫不敢亦定之大夫也非定之不惡何以亦書壬午卒此皆顛倒錯迕傳既失經注又述傳安得復有春秋之旨也

討弒君之賊經書有三臣弒君在官者殺無赦鄭定公之言也其傳之蓋有自矣在國中者無非其臣何臣見君之讎而不討者乎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是也然蔡人殺陳佗楚人殺良徵舒非其國人也而與其國人同書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世豈有無君之國哉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告諸朝請討之齊臣非魯之所得討也以爲齊之君猶魯之君則雖魯討之可也亂臣賊子不容于六合之內聖人之爲法嚴如此然晉里克弒二君惠公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衛甯喜弒其君剽獻公殺之書曰衛殺其大夫甯喜乃與殺大夫同文而不加之以弒君之辭蓋惠公之殺里克也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則惠公非爲卓子奚齊討克也畏克之逼也獻公之殺甯喜也初患其專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公勿與知

而公弗禁遂攻甯氏而殺喜則獻公非爲劉氏喜也其喜之專也則亦殺大夫而已矣克喜之惡終不得正春秋書之非以寬克喜所以正惠公獻公也吾然後知聖人斷獄用刑必先正名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克喜之名可謂不正矣不惟卓子奚齊剽之弒終無以正其罪使晉衛之刑皆如二人民亦無所措其手足矣桓五年正月陳佗弒太子免而代之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明年書蔡人殺陳佗則前伐鄭之陳人者陳佗也隱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夏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則前伐鄭之衛人者州吁也春秋時弒君之賊凡朝王與從會于諸侯者皆免討陳佗亦既從王州吁亦既從諸侯矣而其殺春秋皆以討賊之辭書之知其說雖行于當時不行于春秋楚圍曹負芻之徒得全其生亦幸而已矣

衛人立晉吾固以爲春秋與之矣或曰所貴于與者爲詢萬民而與其賢也故稱人焉以詩雄雉詩篇攷之則

衛君之惡未有甚于晉者何以謂之賢乎春秋不追書方其立之必有與于衛人者未知後之惡也春秋假晉以立大法義不專責于晉使天下後世知國無君有詢萬民而立之道爾不然乃當于穀梁所謂輩師師伐鄭不言公子爲未弒而貶非春秋之意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蓋孔子之志也

公羊穀梁皆作陳魚左氏作矢魚杜預解矢義遂以爲陳蓋是公穀作陳而左氏亦遂往陳魚而觀之故云爾非也矢無陳義如皐陶矢厥謨之矢乃訓直而不曲審

曰觀魚字當爲漁不當爲魚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使親而得禮亦何傷乎蓋古者祭必親射牲故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大司馬所謂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之類是也而臧僖伯諫隱公始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爲言蓋矢也豈隱公不以觀魚而假射牲以爲之名乎則觀正當爲矢不當言陳是于義雖無大利害然亦以見先儒不曉經旨而以意揣摩者每如此微僖伯之言則無以攷也

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弓矢其射牲之弓矢外傳載楚觀射父之言曰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所謂法儀者于禮無見獨公羊穀梁載四時之田有上殺次殺下殺之辨以爲惟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田獵之獲亦以其宗廟則凡祭而射牲宜皆若是也蓋祭祀之牲充人掌之皆繫于牢所謂執其鬱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者已殺之事也將祭必先射而殺之取其身自爲猶王后夫人之春粢盛也矢魚于案者謂僖伯之言以矢爲射蓋以是知古之牲必射也

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于子祭子孫止此穀梁爲惠公仲子言也于禮無正文緣人情而推之庶子爲君雖不得顧其私親然遂忘之則不可移仲子之宮隱公以孫爲之春秋尚許爲則及其子固禮之所宜有也禮別子之妾母皆得祔而祭故士大夫不得祖諸侯則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于祖姑妾不得體君則祔于妾之爲祖姑者無則祖而上之取其

一可祔者夫衆妾有子猶得祔妾祖姑之祭豈有子爲君而反不得祭乎然至孫而止者爲其不可傳也蓋孫于妾祖母無傳重之義故及其身伸恩而已不傳重則恩殺此其無可奈何者也禮有降有殺有宜有稱爲人後者受重而尊服爲其所後三年而不敢貳斬而爲報則爲其父母期非薄于父母也不得已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代之禮不相沿蓋至周而大備不可以復加矣然而子以爲禮失求諸野而衛者之記或謂子嘗問禮于老聃以曾子問攷之葬不爲日食反下殤不得斂于宮中三年之喪雖卒哭不可從事于金革孔子自謂聞于老聃者三則亦信而有徵矣先王之禮至孔子時固有亡而不盡傳與雖傳而非其舊者雖孔子不能盡知也而況其下者乎君子不幸而遇之者不可以亡禮而遂廢則有時而以義起也故出母而死人道所不免也而不喪出母始子思士王姬而遇其喪理之所應有也而服以大功始莊公師學焉而亡義之所不可忘也而若喪其父而無服始

子貢夫是三者豈先王略而不爲之制始有焉而亡之矣後之君子知其不可以終廢而爲之作而合于義君子取焉或曰亡乎禮或曰變之正作而不合于義君子貶焉夫君子何所用其情哉亦質諸義而已矣然則庶子爲君得爲其母築宮有不獲爲而及其孫亦將從之如其子者義之所當爲者也考仲子之宮因君子之所與也

公羊穀梁析初獻六羽與上考仲子之宮爲兩何故俱言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以獻大羽爲僭而穀

梁又別出尸子之說爲天子諸侯皆用八佾以獻六羽爲始厲樂尸子之誤固不待言也然不知公穀以爲僭者仲子宮僭耶羣公廟僭耶爲羣公廟僭則魯之用八佾久矣禮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只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則魯至于昭公之世羣公之廟固未嘗殺八佾也于謂季氏八佾舞于庭蓋季氏以大夫祖諸

非秋攷

侯故公廟設于私家因魯所用而用之衛則謂之始僭樂者以爲魯廟前皆用四佾自隱而始僭六佾可乎以爲仲子宮則就二氏言魯羣公廟既用八佾隱公能知其僭而殺之以六佾則雖猶僭諸公然于魯所用樂則已殺矣不得謂之始僭也諸公諸侯之樂本無異吾固言之矣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之與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有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正同此不爲考仲子之宮言爲獻六羽而以考仲子之宮見之安得析爲二句乎以理推之仲子惠公之妾母而卒于隱公之初惠公既不及築宮而祭若隱遂廢而不舉則仲子終小得而祭矣故隱公爲之築宮春秋許焉蓋父卒爲祖後者爲其祖母三年于子所不得行而孫承之禮之以義起者也故春秋不書立仲子宮以爲貶而但言其考者用是以譏獻六羽也樂象功者也婦人本無樂雖天子之后諸侯之夫人亦未有特爲樂者配于天子諸侯之廟則固得而用之爾惟周特設姜嫄廟奏寅則歌小呂無射大濩以享先妣此非常之禮後世所不得通用也今隱公以義起而成仲子宮可矣安得遂爲之樂而以

羽數爲問哉不問佾數而問羽數蓋知婦人無所事于武而志于舞然不知于舞不得用故春秋從而責之不曰六佾而曰六羽使仲而知此則曰婦人無樂庶幾其近正而但知羣公廟用八佾之爲僭而告之以六佾此春秋所以書也妾母之立宮部亟此宜有之矣而未有用樂者自仲子而始有樂故謂之初獻魯之妾母五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兩宮知非自成風致之爲夫人而敬嬴與襄之[illegible]亦僭夫人[illegible]自成風無不致之以[illegible]其七者也惟[illegible]

卒于定公之末而不暇致其爲宮用樂與否未可知然春秋以仲子一見譏而已或曰祭未嘗有無樂者是不然禮自玄冕所祭而下羣小祀皆不興舞妾母之廟使公子祭則與正廟異矣何害其不興舞乎

初獻六羽義不在六羽吾固言之矣古今學者但一迷于魯八佾之事故橫生其義卒不可解且衆仲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豈先王之常禮乎記曰天子以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賜諸侯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則以鼗將之蓋諸侯本無樂必

有德而後賞然是亦與賜弓矢而征賜鈇鉞而殺者同義故巡守攷制度于四嶽變禮易樂者且有誅矣其羽數非天子賜之則諸侯亦安能自爲之乎諸侯且無樂況于婦人而隱公設之于仲子之廟則孔子所謂禮樂自諸侯出者春秋書之但記諸侯不得自爲樂而始于此一罪也婦人不得有樂而始于此二罪也故曰初與初稅畝之辭同四羽六羽之云疑亦未必爲衆仲之言學者又謂初者有終之辭亦非是魯妾母自仲子後未嘗復有立廟者何用見其有終初稅畝亦未必傳于後世也公羊穀梁皆以初爲始近之矣而不免同謂之僭諸公非特不知春秋之義亦自不知五等諸侯之制也

城中丘凡城二十九惟莊之城諸及防文之城諸及郲皆十二月爲夏之十月與僖之城楚丘以正月爲夏之十一月合其時制者三而已其二十有六皆非時然未必止譏其非時也國語載單子之言曰先王之教淸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及夏令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水之昏中建亥之月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謂心之晨見建亥之末也故左氏以龍見

戒事火見致用水昏正而藏日至而畢爲例要之戒事于建亥之始畢功于日至之終十月十一月皆土功之時所以定之方中詩言得其時制然而城郭雖立以爲國而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于無事之時不待有事而爲之固也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綿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然則是道也雖如沈尹戌者其猶知之而況春秋乎魯凡非時而城多出于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强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爲也夫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以千乘之國事至而旋爲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譏也楚丘之書蓋自別見故雖時亦書而莊文十二月而兩書者蓋雖得其時而連二邑則亦以其有爲而困民力故也公羊言邑無百雉之城以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郭祭仲言都城大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公羊言之則所謂都城不過百雉者諸侯之城制也以祭仲言之

則大夫之都蓋有三等之辨而穀梁叔季氏至自墮費墮郈則他皆過其制者亦可類求也

築與城公穀皆不爲例惟左氏于築郿曰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而穀梁于城楚丘言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又于築鹿囿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詳穀梁之意似亦城別大小而左氏則直以先君之主有無爲辨然于郿先言非都則又似築以都言城邑言築略與穀梁同既爾則又安用以先君之主辨之乎杜預知其相戾故引周禮都邑之異而曰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吾謂左氏蓋不知周制都邑之異而妄言杜氏又從而附益爲之說何者周制王畿四井爲邑自是其地四四而三之爲都載師又別大都小都皆畿內公卿大夫之采地也諸侯之制宜略視此都邑之名宜不可得而亂大夫不祖諸侯則安得邑而有先君之主者哉左氏但見魯三家皆有桓公私廟故城費言城遂以爲凡邑之例皆如此其不知禮甚矣且城小穀左氏曰爲管仲也杜氏謂齊邑爲管仲城

之城漆乃鄭庶其之邑是無先君之主何以亦言城蓋邑雖小亦必有城也第創築則謂之築如築臺築囿築王姬之館之類新舊則謂之城如城中城城西郛之類初無是城也而始爲之所以言築城固舊矣因而新之則城而已其理明甚左氏既失之穀梁亦未爲得也

齊年稱弟先王嚴適庶之分爲其爲長子者正體于上將代已以爲宗廟主所傳者重也故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爲長子亦三年至庶子則降而爲大功矣而庶子以其不繼祖與禰則雖其長子亦不爲三年然是說也施之于父子不施之于兄弟蓋兄弟雖有適庶其爲父則一而已矣禮大夫之適子爲昆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皆期豈有以適庶爲降殺乎故曰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先王以是教睦也春秋書兄弟豈有適庶之辨歟凡公子之爲大夫當以氏見以國事見則書公子以兄弟見則書兄弟天子諸侯絕期故無兄弟之服乃其情則自天子達于庶人

未之有異也是以天王殺其弟佞夫首見法焉有愛之而溺其私如齊侯之弟年來聘者非所愛而愛不必不害之也有任之而非其事如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者非所任而任未必不危之也有事之不盡其道而至于死如盜殺衛侯之兄縶者則其爲恭者怠也有撫之不盡其恩而至于離如陳侯之弟黃出奔陳者其爲友者廢也亦有反之而責其人者焉則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是也故頌文王之德至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正家者定焉推君陳之德至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而爲政蓋焉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富辰其猶知之是以知周公封建親戚之意而推召穆公爲棠棣之義此春秋所以謹之歟而公羊穀梁皆以母兄稱弟爲之辭此殆論適庶不論兄弟非先王親親之道也如衛縶爲輒既不知其字誤又遂附蓋之只爲有疾不得入廟亦可證其說之妄矣

存殯者聘問臣之禮也以大行人攷之王之撫邦國諸

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辨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年禮同數器修法則鄭謂自五歲之後遂問歲徧省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十一歲又徧省焉而無所謂聘問者其前乃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問以諭諸侯之志而不及存省鄭氏判時聘殷頫皆屬諸侯自問以下方爲天子之事是大子于諸侯無聘也則春秋安得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歟吾以爲不然存頫省者歲之常禮也聘問者不時而非常者也聘主結好問主諭志其事不相遠而大小不同故曰小聘曰問而頫則專主除慝也蓋頫有二有三歲之頫有除慝之頫別而言之時聘殷頫間問有三合而言之問包于聘中聘與頫爲二故典瑞言瑑圭璋璧琮繅藉二采一就以頫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蓋常禮不用玉非常則用玉也然則大宗伯復言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者何也先王制禮不以一端聘鄰主結好而所致意者在視大宗伯尊也故言其意小行人卑也故所致意者在聘頫雖主除慝而

言其事互相備耳何以知之終春秋之世王臣之聘魯者惟八見隱一君而再聘桓一君而三聘自桓至僖歷三君而二聘自僖至宣又歷二君而一聘自宣終哀歷五君而無聘則周之諸侯自宣之後不復聘矣以疏數則不倫以廢興則不常此春秋之所以書也

南季王大夫五十而字者也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先儒以政爲一官之政周官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而謂之卿中大夫

下大夫始曰大夫如小宰以中大夫宰夫以下大夫小司徒以中大夫鄉師以下大夫之類此皆佐其長以與一官之政者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蓋政與事異必五十而後爲大夫若非艾服官不可爲也故二十而冠敬其名而立其字如孔鯉曰伯魚之類猶以魚稱焉至爲大夫則又敬其字如榮叔南季之類但稱伯仲而已所以尊之也其食于王畿始有采地雖未得臣其吏民而有家矣謂之家邑此先王之所以謹也士冠禮云無大

大冠禮而有其實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則無所用冠禮矣若有賢才年未及而試以大夫之事則服士服而行士禮故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禮之及此蓋是時有不待五十爵爲大夫而後冠者是以繼之言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傷其所由來者漸也

鄭伯伐取之此其事必有異于常者故春秋變文以示之所以震駭後世以動其心凡經辭不以例言者類如此且伐則不取故不言取取則非伐故不言伐二者常道也若內伐僖書伐邾取訾婁宣書伐莒取向公孫歸父伐邾取繹與外書莒人伐杞取牟婁等二者皆並見蓋伐者討罪之名取者貪得之名伐國而取邑不正其以討罪爲名而以貪終之著其志取而假伐也今宋衛入鄭雖遲矣然得而不居其于鄭猶有怨心焉而鄭復怨之深乘其暴師于外之久雖蔡而戴未服三師必懲遂伐其後而獲其師其不仁不已甚乎夫伐國而取邑尚不可況以一國伐三師而盡取三師也則義不得與前同蘇若從皇瑗宰達但書取宋師衛師蔡師則不見乘其入鄭之餘伐戴之際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左氏傳事微知之而不通經故雖知爲取三師而妄加之以鄭伯圍戴與蔡人不和之故公穀不傳事故例以爲易辭直意爲我取戴且鄭以入其國之役常情當以三國爲怨豈有反佐之而同伐戴乎鄭果因三師之力得戴何以三師不分有其地而鄭獨取此皆理之不可通者也

春秋書伐取之事但記時言秋而不記月此吾所謂著其久者也三家亦自不知此意公羊穀梁專以日月爲例至是反怨之蓋特迷以取爲易辭故拘一偏以爲例亦坐不知事之故使少知之不能警矣左氏經外衍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爲杜預謂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伯合圍之此正非左氏意詳左氏似謂三國已得戴鄭伯復圍戴取三師于其國內如此乃當言入戴不當言伐戴此皆不通經故進退無據詳杜氏乃當如吾意但杜預被于寧左氏不知其乘三師之伐戴而遽伐之非合三師而共伐戴也或言先書三國伐戴後書鄭伯伐取之鄭伯之伐即戴蒙上文故不別言戴亦非是凡經蒙

上文必須同出一事故非有褒即從省文三師與鄭伯是怨敵安得與一事同例也

春秋攷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天子諸侯踰年改元即位不明見于經杜氏以尚書顧命言之而不終其說以吾攷之顧命始言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非正室也是時固已嗣位爲君矣而未受冊命也七日而受冊命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卿士邦君所謂即位者即其常位也王所謂由賓階隮者以殯在阼階

不敢當王也阼階且不敢升則未敢躋乎王之正位可知矣故受命而見羣臣出在應門之內應門之內者路門之外也蓋古者一年之間不二君故嗣位于柩前而受冊于殯猶以先君之辭命之若曰吾君猶存焉爾應門之內諸侯再拜王亦答拜不純乎爲君也虛先君之位而不敢居終先君之年而不敢改不幸而死謂之小子王不成其爲君也至于明年天道一變矣以爲嗣年不可以無君也然後即于正位朝羣臣以稱元年遂以成其爲君者自是始是雖不明見于經而其制則明矣然公羊言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而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則此在當時已無所據但更相推見爾宜學者之所難言也

諸侯踰年未有不即位者有書不書則春秋之法也循之未嘗無正月而或不書正月未嘗無王而或不書王而說者乃以爲公不即位故不書夫位者曰朝羣臣而正其爲君者也不即位則終其世何所居乎其端蓋起于左氏隱傳曰不書即位闕也莊傳曰不稱即位文姜

出也則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倍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或言不書或言不稱杜氏曰謂不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書與稱一辭也大抵莫大于位位莫大于即位所謂即位者亦不過正南面受朝而已謂公出不即位猶云可也若曰文義出與亂此何預南面受朝之事而不爲行其禮不行即位之禮則元年何自改哉此蓋左氏不明隱不書即位爲正隱莊閔僖爲繼弑君之意求其說而不得故各隨其意而妄爲之辭不若公羊穀梁之得其義此春秋之始事而謬誤已如此則公羊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可信不誣也

即位人君之道也有其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始皆不可以爲君春秋莫大乎正名其謹乎正始二者立而位存乎其間矣上不正名下不正始雖有其位未有不招篡奪之萌而啓陵夷之漸者也故君薨嗣子雖在喪次必先即位于柩前不以爲無哀有其名者必正其位也明年雖喪未終必朝廟行即位之禮而改元不以爲不懷有其位者必正其始也踰年不即位則無時而可即位矣如是謂繼故不即位可乎彼篡弑而繼與弑

而立人者雖冒天下之大惡然告于國人赴于諸侯必不自謂吾身親弑之亦將有藉口以爲之言者如桓使羣弑隱于寫氏桓立而討寫氏有死者慶父使僕人鄧扈樂弑子般既弑詠鄧扈樂以歸獄若禮不應即位而自以爲無不忍于先君而即位是自昭其惡于衆亦豈情之所宜哉

繼故無不即位之理吾固言之矣或者猶有疑焉吾不知此先王之禮耶時君之爲耶凡故未有非弑篡者也以爲先王之禮則豈有聖人爲禮而逆開篡弑之路以待後世行之耶以爲時君之爲則繼體承統正名分以討有罪與區區小不忍廢先王之典而忘正始之道孰重正春秋之所誅也左氏初不曉此故于隱莊閔僖四公妄爲之例杜預載穎氏說（後漢書儒林傳穎容著春秋條例五萬餘言杜預所引即其說原本說穎氏作穎氏今校改）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皆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此其言是矣但不知穎氏言不書者何義而杜預從而攻之以爲若實即位則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此以黨左氏隱讓之論則可也既不知經則無足與議公穀雖知繼正繼故之辨而穀梁以爲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即位如此是亦時君之爲酌惟公羊于莊言君弑子不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于宣言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以是知爲春秋不書然曰隱子亦非是左氏知經不書而不知爲繼故穀梁知繼故而不知爲經不書公羊雖近而隱于之義亦不盡信乎學經之難也

繼體之君踰年即位改元杜預以爲諸侯每歲首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非也禮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宗廟不預也即遭喪朝廟之禮廢矣爲其不可不改元正位變而特朝廟焉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改元朝廟之禮也其曰元祀十有二月者此以夏正數之乃商之正月也若其次年則固未之行矣詩閟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訪落嗣謀于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省言惟予小子古者天子在喪省稱予小子此亦朝廟之證惟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乃爲免喪之朝舞歲必朝廟與在喪次年不朝廟省禮之常故經亦不書

踰年朝廟以吉禮行乎以凶禮乎以吉禮行也古者席蓋重素苞屨扱衽厭冠書方衰凶器皆不入公門則衰麻不可以接弁冕繼梁固知之也其變而用吉禮亦不得已而以義起之數吾何以知其然顧命成王之喪康王入翼室麻冕黼裳由賓階隮以受再命既畢而後釋冕反喪服此即位乎喪次之禮也喪次猶以麻冕黼裳況朝而正喪次之位乎後世所見者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禮不傳是以學者疑之而不知顧命春秋正禮之所當據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三家皆以爲魯朝宿之邑吾固以爲東遷之後諸侯無復皆朝王而桓王之時諸侯背叛天子何暇更以周公功德而賜魯以畿內來朝之邑必不然也且既曰許田則許之田而已謂之邑可乎學者知其非而見詩有居常與許爲僖公之美則又謂魯自有許鄭伯之所假者在是故僖公能再取之而頒以爲復周公之宇疑近似矣亦不然凡春秋內取舊邑未嘗不見于經僖公誠能取所假安得不見經乎今之所假亦不得不正言許以包田而徒謂之許田也以吾攷之許

莊公之奔魯魯與鄭入許矣鄭莊公中分其地奉許叔居許西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許東偏是蓋屬之以爲附庸許固自在也其與魯共取之者特許之田爾許近于鄭鄭既有其半又欲併魯而得之故以璧假焉恐諸侯之言攘其地也春秋所以正名謂之許田歟許田之爲言猶郜鼎也郜鼎取之宋不可曰宋鼎故擊郜鼎以罪其取人器及其薦于太廟也曰納焉知周公之弗肯受也許田取之魯不可曰魯田故絜許田以罪其取人地及其復以與鄭也曰假焉知鄭伯之不得受也鄭既

爾得之而許之爲許者無幾矣雖後許叔復入許以合公孫獲之土然鄭之有其田者終莫歸也故楚子嘗謂晉我伯父昆吾邑于舊許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而王子勝謂鄭以許爲余俘邑此可以證矣推是以攷三家之言其可苟信哉

王制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按元士受田視附庸則不滿五十里之邑也賈氏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稽周公之後鄭宜王母弟皆有朝宿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謂周千八百國皆有朝宿邑盡京師地不足容此其言是也公羊之說自不得行若謂有功德如左氏所言亦未盡盡必爲方伯者而後得賜焉魯鄭固當爲方伯而傳其後者然遂以防與許田附益之亦非是許在畿內方是時周雖衰王畿之地猶得自爲主桓王與鄭莊公貳取其郜劉爲邦之田而與之酥忿生之田鄭不敢違豈魯假王畿之地與人不請于王而王聽之鄭不受于王而敢自取畿內之地乎必不然矣此吾所謂不得于事則度于情者雖有三家之言而終不敢以爲信也或曰魯頌言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周公受封之地本自有許即朝宿之邑也桓假于鄭而僖復之故詩云爾此似是而非也古者邑名與國同者甚多向國也而莒邑亦有向泰國也而魯邑亦有泰今取向國之田而謂之取莒邑取泰國之田而謂之取魯邑可乎審僖果能復桓所假之地則春秋自當如取濟西田取汶陽田書于經則魯頌所謂許者自爲受封之地則可非許之田

亦非朝宿之邑也

近郊遠郊各五十里總百里統謂之郊即六鄉之地爾雅所謂國外曰郊者也郊之外曰甸亦百里即六遂之地爾雅所謂郊外曰野者也六鄉之內農夫所食之餘則有廛里場圃宅士賈官牛賞牧之田凡九等蓋此九等之人非農夫亦受田則使人耕之不可責以公田故各爲之差以征之征者稅也六遂之內農夫所食之餘則有公邑此田之在公家者如籍田之類天子使大夫治之則縣師是也大抵王畿五百里郊甸稍縣都各百里而郊野分遠近各居其半故近世學者多誤以近郊爲六鄉之地遠郊爲六遂之地至于甸既非鄉遂又非公卿大夫之采地則莫知所名此攷禮不熟之過也周官載師言之甚詳鄭氏賈氏釋之亦皆有理是不得見于經猶幸得之于先儒者諸侯之制雖不可知然以王畿推之亦可概見所謂四井爲邑者井方一里四井爲四里此四四而積之以名其地者爾未必皆城郭也所謂公邑家邑者公邑縣師之所治家邑王大夫之所食則必有城郭焉故有公邑之田家邑之田都又有大于邑者故又有小都之田大都之田此田與都邑之殊而春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取汶陽田取濟西田之類不不與邑對但記其田而已若取鄟取讙及闞之類皆邑也或取邑而田與之俱或不盡取其田舉其大者則田不必言也公羊于璧假許田發例云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夫地各有經界均以四井爲邑則一邑之田固不得增損若所謂許田者許之田爾何以爲田多豈取許田而又取旁邑之田乎取鄟者鄟一邑爾何以爲邑多豈取鄟而又取旁田之邑乎

大水公羊不爲例左氏以平原出水爲大水殺衆以高下皆有水災曰大水夫高下皆有水雖堯之懷山襄陵無以過也何遽至是乎謂平原出水則水不必平原出也魯弔宋大水之辭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君之何不弔蓋凡久雨霖潦積于汙下或川澤泛溢而爲麥苗之害皆大水也故凡春秋書大水皆在秋謂夏之五月六月七月水潦方降大雨時行麥已成而禾方苗秀之時也其書夏大水惟桓公一見而已二月至于四月農事方興或害于布種而不常也故不屢書冬春則雖大水不爲害故不書而霖雨亦不書蓋雖霖雨不爲災亦不必書君爲災而書大水則霖雨不必見衆重也書大雨震電者以大雨而見震電之失時也書大雨雹者以大雨而見雹之爲災也非爲雨也而左氏于大雨震電誤以爲大雨霖以震爲例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惟非經所有雨三日以上蓋不勝書矣杜氏附會遂以經無霖字爲經誤豈特寡傳疑經之罪兼不知經也

孔父仇牧荀息是三人其死于難則同其所以死于難則異與夷與捷者孔父仇牧之君也孔父仇牧者與夷與捷之大夫而與之共天位者也不幸而有督與萬之難孔父仇牧不死而誰死之乎先殺孔父而後得行惡于其君復殺仇牧而後得施于君者無以遏其惡則臺臣之義而不愧其君者孔父仇牧也故春秋正弒君之賊而得與其君並見曰及其大夫孔父仇牧者所以立天下之爲臣也乃荀息則非從君于昏而阿其爲不正者也方獻公之使荀息傅奚齊也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知獻公之以

奚齊委息也姑傅之使保其身耶將遂君之耶息之許獻公也姑傅之耶遂欲君之耶不可得而知也然既曰傅矣正獻公欲君奚齊正不正非息之責也則亦使無愧于傅者而已獻公死而奚齊立里克欲殺奚齊而息不從既殺之矣又爲之立卓子不克而遂死焉則息亦盡其傅之之道而不愧其君者君子所以得與孔父仇牧之辭一施之也孔父仇牧以執政論之也荀息以傅論之也齊莊公弒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君子不責晏子之不死者不當其任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夫子雖許管仲之不死而未嘗不許召忽之死夫能爲管仲于春秋之時則可于春秋之法則不可此春秋所以不以管仲不許召忽之意也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其知之矣是三

人者事不同而其義同此春秋一施之而無異辭者所以盡人臣之道也弒君未有言及其大夫者惟孔父仇牧荀息三見左氏號據魯史宜得事本末爲詳而孔父仇牧事不惟甚略兼反亂其實如孔父誤以義形于色之言意之爲殺孔父取其妻公怒齧懼而弒遂妄爲義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君此既不知事又不知經謂宋萬弒閔公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若然則孔父當以不問其家而禍其君仇牧自爲兩下相殺法不當見經則何爲而錄之乎惟公羊得其事詳故能盡經意疑必有所受之穀梁畧聞其說而不盡故皆以孔父仇牧荀息爲閑也夫孔父以氏字見仇牧荀息以名氏見皆卿而執政者也國之安危君之存亡蓋以身任而與之俱者焉季氏欲伐顓臾孔子責冉求不能救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彼陳力就列自一命以上猶若是而況執國之柄者乎崔杼弒齊莊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

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君子不責晏子以不死者謂其非執政以公羊攷之孔父正色立朝則人不敢過而致難于其君故督欲弒殤公而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則孔父者與殤公俱爲存亡者也宋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刎而叱之萬臂摋仇牧而碎其首齒著于門闔則仇牧者亦與閔公俱爲存亡者也荀息立卓雖不正然荀息立之亦既踰年而國人君之矣荀息以名氏見是亦正卿也知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以爲信而死卓雖則荀息亦與卓俱爲存亡者也且春秋之時弒君多矣有臣如是三人者乎夏徵舒之亂公孫寧儀行父從君于惡者也陳靈公之弒能假楚而討賊春秋猶許陳得納而況此三人春秋以爲此與其君俱爲存亡者故得與其俱見所以正萬世君臣之義也左氏既誤以孔父爲助惡卓之弒尚以斯言之詰罪荀息嗚呼尚可與言經哉

孔父以字見舉者爲之說多矣穀梁以爲爲祖諱其陋固不待言亦嘗以宋二王之後得備王官者觀之乎孔

子曰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以正嘗郊爲周公之衰則二王得備天子之禮有自來矣故內有三臺王后之制也外有六卿王官之制也吾嘗言之矣則司城司馬皆得以官舉與宰周公之見于周者同也然則孔父亦四命之大夫與周之家父同歟孔氏也父字也夫魯以得置孤卿而畢伯見畢伯非魯所得有也鄭祭足以入爲王大夫而以祭仲見祭仲非鄭所得有也學者不疑二人而疑孔父其亦未之思歟

會稷目成宋亂左氏既誤載孔父妻之事固不足與言義而書以郜鼎賂公之事據史文猶得其實公羊但以諱言之夫諸侯之會多矣初未有目事者此特目成宋亂不于是求之而徒論諱之遠近桓之大惡固不一豈皆以遠而暴之乎穀梁以公爲志成乎是亂而取不成事之辭加之以爲君子無遺內惡之義春秋固未有虛加之者實不能成其亂而謂之成理豈有是哉左氏見其事而不明乎經二氏既不見事又不明經是以兩失之也經目事惟宋爲然執宋公釋宋公宋災故與此而四吾嘗言其然矣乎者成也宣四年平莒及郯傳左氏

固著之諸侯凡侵伐而不言勝敗或伐者取成而還或受伐者行成而罷皆見于左氏而其所謂成者未必皆當也特言其已事而不終其役而今宋之亂諸侯固將討督之罪果能誅督與蔡人殺陳佗同書善執大焉今四圍皆受其賂必歸惡於殤公而緣召莊公以爲功莊公亦必德立已以爲之請遂恕不討而因使之相宋公是亦與行成而還者何異春秋以送之故特目焉夫既謂之亂固不可不止而反於治豈有但平之而止者乎先王有取亂者矣亂則戒之是也有救亂者矣亂則援

之是也未聞有成亂者亂之　之既不能救又不能取是與之也四國之罪尚可逃乎

崔杼弒齊莊公晉侯濟自泮會諸侯于夾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使隱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崇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諸侯魯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貪有辭以靖小國公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春秋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虢此與宋督弒殤公諸侯同討

宋督以郜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春秋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者何以異同以賂免也然春秋目宋不目齊吾然後知春秋致意于宋者與他國異也夫弒公見討而以君說必有加之辭者矣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爲霸主者其可受其辭乎爲其賂也于是乎釋之左氏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此宋人之辭也齊亦猶是乎

春秋挈之曰以成宋亂以之爲言穀梁所謂不宜以者可施之于此矣未有弒公可以成而平者也春秋之世子服惠伯獨知之故言君舍有罪而惠小國雖叔向不能答焉其畧而不言者齊賊不討而崔杼得存知諸侯之無能爲也顯有異於宋之辭而其罪則與宋等矣胥命三家皆以爲善故荀子亦曰詩訊厥盟春秋善胥命荀卿之學學者以爲出公羊故云也即春秋之時言之請伐以好見於國中則曰朝有不協而相見於郊地非盟則曰會今以好則非朝以不協則非盟會曰結言而退謹言而退者向所言耶且既謂之命則必有事曰不

盈可也而命之當否春秋安得不正而但以其不盟遂以爲美耶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固攸稟令命天子之事也非諸侯所得更相爲故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有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穀梁亦既言之矣今諸侯而兩相命獨不以不臣正之乎以吾攷之齊侯者信公也衛侯者宣公也管仲對楚之辭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此齊之舊也詩旄邱言責衛伯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毛氏謂康叔侯爵今曰伯時爲州伯此衛之舊也蓋方是時周室既衰天下無伯諸侯無所從僖公宣公各因其舊不請于天子自爲方伯之職而更相命此春秋所以訊爾旄邱之作疑在受命之後是以詩謂之衛伯而黎之臣子得以責之不然孟子曰齊桓公葵邱之會自一命至于五命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春秋但書會而不書盟何以不

與其命乎桓公之霸受于天子所謂命者蓋以天子之命命之則無嫌其稱命也故與鄭伯號叔同謀納周惠王事云皆命于弭其意亦若以爲結言不盟者其不知經可知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魯使其宗廟逆女者桓之公子翬宣之公子遂成之叔孫僑如也然其至也桓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而宣則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則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翬不言以而遂僑如言以何也以之爲言制之在我也故乞他人之兵而已用之言

以劉子單子挈王子猛居于皇言以尹氏挈王子朝入皇城言以夫人者吾君之配而國之小君也豈大夫所得制哉翬受命于桓奉之而歸也故以重書夫人至而不及翬宣公遂之所立也遂既私于敬嬴欲殺其嫡惡及視而立宣公爲之請于齊則將以結齊援而請昏者遂之爲也故不待終喪而亟請于齊穆姜之遣其在遂而不在宣公乎叔孫僑如亦適乎穆姜者也成公立十四年而未娶僑如方適穆姜使請于公以去季孟雖仲孫幾季孫行父莫如之何其亦必假穆姜之故以亟求

于齊出姜之逆其亦在僑如而不在成公乎故春秋皆特書以見制之在二人也魯之治家所謂不可道者也而莫甚乎遂僑如蓋與衛公子向惡而皆專其國政雖其君不自爲而聽命之不暇故夫人也將與其承宗廟社稷之重古之人蓋見而親迎而大夫得以制之尚何以治其國乎

古者歲與年異于文步戌爲歲則歲者以戌一周爲言也故凡論日者皆舉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記朞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年以禾爲節則年者以禾一熟爲言也故凡論月者皆舉年禮三年之喪記二十七月之類是也然則年者適在禾熟之時矣故有年言年而不言歲也

古之帝王莫嚴于事天故凡百人事未嘗不以天道參之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類著其必然其辭盡而不隱至商而其俗稍弊舍人事而誣于鬼所謂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其民之弊蕩而不靜者也故天人之學孔子始略而不盡言使學者以意求之而已

春秋所以書災祥而不著其應如有年大有年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幾各一見有年在桓公之世大有年在宣公之世夫有年者無年之對五穀熟爲有年大熟爲大有年自非因荒饑僅無非有年者故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今以大熟爲不常得而書者也然亦不應止一見若有年則不勝書何獨見于桓公乎蓋桓宣皆弒君而自絕于天宜天降之殃而不畀以有年者適幸見之故各因其事而一見而不專爲有年大有年設也與詩甫田則幽王而言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繼之言自古有年而終篇但言有年者同此乃孔子之深意學者初未嘗論其世不然豈終春秋獨此二年爲五穀熟乎吾微發其端而不敢盡亦以存春秋之旨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春秋攷卷七

宋 葉 黃 得 撰

桓公

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有豐年有中年有無年春秋有年者中年對無年之辭也大有年者豐年也五穀無不熟之辭也

蔡衛陳從王伐鄭三國皆稱人或曰貶諸侯之不親行而以大夫從王也或曰以鄭祝聃射王中肩而貶三國之不能勤王也吾以叔孫豹之言求之而後知其不然

叔孫豹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此謂公親行也諸侯有卿無軍率教衛以贊元侯此謂以卿行也諸侯者不爲方伯者也諸侯本無軍但教衛以贊元侯則元侯作帥諸侯但使卿率其教衛之民而往佐焉固禮之所當然也然則公何以親行諸侯何以不親行公之爲伯有二而已以爲天下東西之帥所謂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者也二伯若不親行則諸侯何所總一乃五服之內皆諸侯也豈可人人而使盡行乎先王立法必本于人情雖欲不使卿行不可得也據傳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則二伯之帥天子之師者矣蔡人衛人屬虢公陳人屬周公則諸侯之貳元侯之軍者矣諸侯何徒親行乎若曰以貶大夫之不能勤王而至于敗無以服諸侯而至于親征又不勝而敗此其過在王王不敢加貶而加于從王之大夫豈春秋之義哉禮諸侯大夫入于王國皆曰士故吾以爲此正大夫入王國稱士春秋之法嘗以人見者也惟知禮者可與言矣

先王爲兵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左氏載桓王伐鄭之役

王爲中軍而虢公周公爲左右蓋古之用兵無有不分而爲三所謂三軍也六軍者軍之數也三軍者軍之法也故鄭亦以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渠彌爲中軍以當王而曰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謂之無麗之陣大司馬聯兵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自是等而上之至于爲軍伍兩卒皆其軍之名此先王之制可攷者也齊景公之將曰穰苴善用兵景公以爲大司馬至威王做穰苴之法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以穰苴號司馬法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公羊穀梁謂前定之戰爲偏戰者也蓋又有所謂偏者亦或曰乘鄭之役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使許偃御右廣彭名御左廣無所謂中軍者此則楚之陣法也申公巫臣自楚奔晉爲晉使吳以兩之一卒行而舍其偏兩之一與吳教之使爲車戰以扼楚蓋小偏與一卒也而宋華氏與衛公子朝戚其黨鄭翩願爲鵲其御願爲鵲此則其陣法之名如鄭之言魚麗焉先王之法王者之帥也必有不可盡行于當時者故國各自爲之制然亦不能外曰伍曰兩曰卒曰偏者

焉三軍古者謂左右中而晉文公言上中下亦各爲之名者異爾故左拒右拒者鄭之名也左廣右廣者楚之名也左角右角者晉之名也

孔氏解作丘甲言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則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起境內之兵此法于經無見不知其何據然周官六鄉之法自五家爲比至于鄉與軍制自五人爲伍至于軍其法皆同特名異爾則天子六軍自備于六鄉之民豈有更取于六遂

及采地邦國者乎然周官衆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議者或疑王之征伐蓋大事也皆先以方伯連率六軍若盡取于六鄉而六遂之外皆不預不惟勞佚不均亦竭內以事外先王作法不應如是疑其爲軍者雖寓于近郊而所以用師自別有其道今不可盡攷也

先王征伐之序其制不可盡攷見于詩書禮者不過二三方伯一也二伯二也親征三也諸侯有卿無軍本皆不得征伐惟九州之牧擇諸侯之有功德者爲之而後賜之弓矢使專征賜之斧鉞使如文侯之命吉蠲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此平王錫文侯者也亦謂之侯伯而詩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者蓋歌是詩以享之故狄人迫逐黎侯而詩旄丘責衛宣公不能行方伯連率之職其在周禮則所謂八命作牧者此方伯之征者也方伯各長其一州之諸侯而已雖不可以兼豫荆不可以兼揚則又天子之三公以其二分天下而各寧其東西則公羊言分天下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而詩國風別爲周南召南二伯雖三公皆出封于外而封伯禽于魯留周公于京師者蓋有爲爲之也有事而後入王朝則顧命言成王將崩召公率諸侯相康王故管仲言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其在周禮則所謂九命作伯者此二伯之征也王親征禮不爲定制其見于夏者則啟與有扈戰于甘者是已見于周者則成王東伐淮夷四征不庭者是已意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有罪二伯征之皆請于王而後行是謂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者也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故淮夷

王監服在周公居攝成王未親政之前則周公東征而已及言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周公致成王政在成王親政之後豈非前征有不能服而後親行歟天子六軍在王畿之內各以其卿分將惟天子出征而後行則甘誓言乃召六卿曰墜六事之人者是也亦有二伯出征而以王師從之者則胤征言胤侯命掌六師者是也胤爲國則不在寰內蓋三公之出封者正爲二伯故言胤侯掌六師蓋一時之辭不言命胤侯掌六師孔氏以爲大司馬誤矣其序大畧雖如此然事亦各有緩急大小如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至于大戰則非王親征其誰勝之乃鄭伯之罪未至于此再不朝但當削地而遽伐則是以喜怒之私輕用其兵而行其志以爲王者之師則未也天子親征于禮無正文其事雜見于周官所謂大師之禮用衆者也凡言大師大合軍旅大軍旅王之軍旅者皆是而王制言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者其出入之禮也以書攷之則有扈之戰是已有扈外諸侯也其罪以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則有大于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故羲和則胤以二伯征之有扈則啓以天子征之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載親征之目蓋親征非有司之事當其時則爲之不可立爲常法王者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無一物不欲得其所而元惡大憝罪于犯上有號令所不能訓刑辟所不能加者非王自治之天下幾何不受其害哉故大司馬之職但曰救無辜伐有罪其以遷廟之主載之齊車用命者則賞于祖而小宗伯奉之以社主帥有司立軍社弗用命者則戮于社而大司寇涖之示其有所受也然而

王者有征無戰合天下之衆夫誰與王敵而甘誓猶以戰言者蓋無戰王之義也伐不服逆命而戰軍之事也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以王主兵而以三國從王爲文者不以王當鄭也然春秋于鄭無貶文夫諸侯而使王至于親征豈待加之以辭鄭伯固無以立于天下矣

周語載富辰之諫以翟伐鄭之言曰翟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此與子產言鄭伯男也而使共公侯之賦男字音同而字異先儒訓南爲在南

服或曰南面卑服謂男字公在男服以爲周自康王後西鄙鎬京土地減損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不知何據此當從伯子男一等之言吾固言之矣疑外傳誤當從左氏

凡春秋書大雩皆在秋七月八月九月蓋旱之五月六月七月也中間書冬雩一見爾五月六月七月五穀播種長育之時旱則必災故雩惟見于此三月穀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非也雩本爲旱求必待毛澤盡人力竭不亦晚乎此但見春秋書此兩時故以爲非正若此兩時非正則何時爲正耶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亦非是龍見夏之四月也先王之雩有歲之常祭有因旱而祭四月歲之常雩先事而祈者也故不書自五月以後至于九月遇旱而祭有事而祈者也故書以見其有勤民之心與否爾惟公羊止言其旱祭以爲記災此爲近鄭氏注月令謂雩之正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蓋以左氏龍見之言與春秋爲正月令誤列雩在季夏

鄭氏正之是也

月令言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別大雩爲二此先王之舊禮天子諸侯之辨也鄭氏言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言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上雩上公蓋以月令爲正而參之穀梁所謂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者親帥諸大夫道之而請之然則春秋書大雩豈以魯得用天子之禮故歟穀梁止及上公知雩而不大雩也大抵魯凡用天子禮樂春秋皆因事正其名以見如郊禘烝嘗及此大雩之類以爲終非人臣之所得用故每書之以著其過也

左氏爲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四例各不同或舉節氣或舉天象始殺閉蟄又非節氣所見蓋自其意爲之非先王之舊典也凡左氏言天振旅欲各舉其一以參見啓蟄謂驚蟄也漢太初歷以啓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太初以後方改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方左氏時猶以啓蟄爲正月中氣

而見禘君以孟春祀帝于郊者故云不知周新殺之初以孟春而魯郊卜辛其在孟春者適得之而非其常禮明堂位之言自不可盡據而孟獻子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者此以周新殺之郊言而左氏弗悟也若龍者東方七宿之總名仲夏之月昏亢中則蒼龍七宿以昏盡見古者有常雩有非常之雩常雩先事而新歲以爲常非常之雩旱而後所歲無常節故常雩春秋皆不書而書者皆秋及八月九月雩而得雨則書雩而不得雨則書此非常之雩也曰不舉月令大雩在仲夏既失之矣而左氏亦云蓋不知非常之雩而相仍之誤也若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經皆書秋大雩而不記月蓋連三月皆雩周之孟秋即夏之五月正當龍見則非過矣何爲而書乎節氣無始殺閉蟄月令但記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則建酉之月也周官禴祠烝嘗皆在四時之仲月則建酉之月當之節也春秋記冬十月隕霜殺草十二月隕霜不殺草爲異則始殺當在建申之月始殺亦非常之節也月令記仲秋之月蟄蟲坯戶坯而未閉也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之爲言

塗也于是始閉蟄矣當爲建戌之月據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孔子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伏當在十月火猶西流蓋九月也是以爲司歷之過則蟄蟲閉戶十月之節也以爲建戌亦非是以周官論之烝當在仲冬建子之月臣不韋言以孟冬大飲烝既非是而又失于蟄蟲閉戶正使左氏以爲孟春亦自與周官不合特因不韋之過由是而言左氏爲四例無一中禮者蓋但見經書四月四卜郊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而無書三月三卜郊不從者三月夏之孟春啓蟄之節也故以三月郊爲正而四月以後爲過書秋及秋八月九月雩而無書七月夏之五月龍見之節也七月書季辛又雩緣于昭一見自爲陽虎之事故以五月雩爲正而七月以後爲過書秋八月嘗而書九月嘗故以九月始殺爲正而八月爲疾書五月烝而先書正月烝爲見殺而無正月特書烝故以閉蟄爲正而五月爲過皆因文以立義其實非有閏于經者也

蹇來一句在春秋本不爲甚異但緣三家皆屬之州公如曹故秦漢以來諸儒皆不敢易然攷之經他未有此

語例州公王臣也王臣之罪莫大于不以君命出竟私交外諸侯其過我而不以禮在所後也今不譏其如曹而議其過我捨所重而貶所輕春秋固如是歟或曰如曹非私交蓋以王命聘曹如劉夏逆王后于齊之類故不譏但因王命而來朝我如祭公來之類又不以禮故議若爾其文當屬于如曹之下不當離于明年或曰去冬如曹以曹亂不克往今春始來朝我若爾自是兩事不當蒙上文春秋一事再舉而略之者莫惡于溴梁之大夫然猶曰戊寅大夫盟不沒其大夫州公朝我不以禮未有甚惡何爲遂沒之耶吾以公卿大夫士所書名例差之然後知寔蓋王之中士其辭本無異何以言之自大夫而上或書國爵或書邑爵或書氏字固有辨矣如劉夏石尚下士則姓名皆不書如凡書王人獨中士無見則去姓書名非中士而誰耶蓋王之中士再命諸侯之下大夫亦再命諸侯魯書聲書挾書采書溺楚書椒鄭書宛吳書札秦書術之類其例已見矣此固可類求學者徒見春秋他未有書王中士者獨見于此而爲三家所先入故不復更加思吾固以爲傳有不可盡信而求之經者蓋如是也

公羊言楚人來以爲慢穀梁言楚來以爲簡皆使輩朔聘周周人以非命卿辭之曰不使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輩伯實來實來之爲言固慢且簡也是不然古今之辭固有適相同者顧其所施如何豈可以一無論觀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則實來乃嘉辭非慢而簡之也蓋實者言以爾來也輕重初不繫于此一字鄭氏注觀禮實今文作寔古實寔通用

八月壬午大閱以禮攷之大閱于周爲春事而秋興之

固非時矣今據左氏所言則畏鄭師而爲之也始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忽救之大敗戎師齊于是使諸侯之大夫戍齊而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郎之師按郎之師雖在後五年然魯于齊雖桓公死不敢討莊公又與之婚其屈甚矣而鄭又齊之所恃以有功者則安得不爲之備乎下云秋大閱簡車馬也蓋懼鄭師之至故先二時而大閱是亦如治兵然不特以非時而見貶也

公羊言陳佗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言匹夫行故以匹夫稱之謂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佗雖無道亦豈有以匹夫入人之國而人不知者乎據鄭子產數入陳之事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五父者佗也蔡出者厲公也若此乃蔡人爭立其出而殺佗爾陳鮑以春正月卒秋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明年秋方書蔡人殺陳佗則佗蓋嘗與蔡人同從王爲伐鄭之役亦安得蔡人不知其爲陳君之理此蓋二氏不曉蔡人爲討賊之辭佗踰年不稱爵爲貶之義但見書蔡人以爲微者而佗書名故以佗爲匹夫見殺乃知二氏有不見事實因文而鑿爲之說有如此者矣

魯十二公隱既弒其子不復見閔早死哀之後亦不可攷桓僖定皆弟及閔宣襄昭四公皆非嫡子以嫡子而得位者莊文成哀四公嫡子而不得位者文之子惡嫡夫人無子當立長以毀卒者襄之子子野成昭之嫡子蓋無見于傳文成哀惡野之生皆不書而莊獨書何歟生子即位之後而以太子之禮舉之者惟莊公一人而已古者嚴嫡庶之分所以定其爲君也君一定而僭奪之心息矣故必正于初生之時禮太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二月夫人以見于阼階而君親名之以告于大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生非太子見于外寢而名以有司禮正而名定然後誓于天子而受命焉天子已命之雖其君不得易也謂之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雖未嘗亦以皮帛繼子男之後夫如是其誰敢爭哉桓不朝王莊雖未必請于天子然見于春秋其必能正其初生之禮此所以雖有叔牙慶父之弟而不敢爭也若夫出姜生惡敬嬀生宣敬嬀嬖而私事仲遂宣長而屬之故文薨仲遂欲立宣叔仲不可乃請于齊侯殺惡而立焉則子惡固未嘗定其爲太子于文公之世也安知成哀野不有若是者乎則其不書或生在即位之前或稟之不以禮不能定于早是以略之爾則莊固所宜獨見也子同生公羊以爲喜有正也得之矣而再書于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則意有同乎穀梁夫穀梁目不知何爲莊公之名其義固不足言公羊前論蓋其師所得後見穀梁自以爲然故復證同非吾子之言再舉公羊子以著其說其亦不能信其學矣左氏不爲義春秋攷

但載接子之禮與申繻之言此正當時本意而左氏不能言也學者多惑猗嗟之詩以穀梁爲是吾固以爲非詩意矣抑未嘗以經攷之文姜自嫁至今三年未嘗歸齊也

焚成丘公羊以爲火攻而成丘邾之邑也不繫于國君存焉而國之也穀梁言疾火攻左氏不爲傳杜預謂魯地而以田兵用火攻固有之矣皆因火以濟其兵如楚蹶象之類是也未有專以火而焚一邑者公羊蓋誤以成丘爲邾邑故從而臆爲之說爾以吾攷之此與成丘

之辭正同蓋內邑也杜預之言近之矣先王四時之田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網冬用衆皆所以致禽春陳草猶在因焚萊而去之謂之火弊故周官司烜軍旅修火禁而民因用之以火田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爲焚也若非其時而用之則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國謂之火野謂之焚國語載魏獻子田于大陸焚而死用而失其節則有焚之患焉此在春二月則建丑之月也未出火而用既非其時矣而成丘之焚蓋公淫獵冬田而用春事因以焚其邑歟何以知公之淫獵國未出火民自不應春秋攷

得用于田而焚又在上蓋有焚之者所以譏公也若民用之而延及于邑不可譏民當如人火例書成丘焚足矣是以知其爲獵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皆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所以能朝者蓋諸侯失地有遂亡而不復者有猶能託于大國而圖復者未必皆其罪鄰國之接之也其倉猝以奔來不暇修其國君之禮則以奔接之或從容猶能如平日之過我者則以朝接之皆謂之寄公或曰寓公王政不行強弁陵衆暴寡苟大國見偏而去之如紀侯之賢且得變文稱大去其國雖其賢不及紀侯苟自不失其爲君道能以朝禮來見則吾安得而絕乎故諸侯不臣寓公其死也爲之服齊衰三月則與之朝亦宜矣左氏以爲名賤之也不知其何義杜氏附會以爲僻陋小國賤之而禮不足夫鄭黎來鄧子猶不以僻陋而名穀鄧皆侯伯之君而謂之僻陋小國可乎公羊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穀梁曰皆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亦損吾異日也雖若近之然終不知諸侯之于寄公自不可拒之朝也使失國而遂賤之尚何求于諸侯

禮王制王于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夏商之祭也夏商有四時之禘有五年之禘故長發言大禘以別時祭而毛氏以爲郊祭天則鄭康成之誤其來亦有自矣周人改春祭爲祠夏祭爲禴故雖止言禘而已左氏言禘于襄宮禘于武公之類每祭皆以禘名之疑亦指夏商時祭爲言未必以爲大禘也猶之玄鳥祀高宗毛氏以祀爲祫審此爲祫祭則自不害其稱祀然禮言天子犆礿礿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則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氏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言天子諸侯皆歲三祫特先後不同而犆之爲言別也惟春祭物未成故獨礿而不祫夫既以祫爲喪畢之祭後因以爲常則安得歲三舉之乎夏商之禮雖不可攷然先王祭不欲數不應如是瀆也王氏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此者近于人情然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祫事謂其欲合于先祖豈夏商之前羣廟之祭凡合而共享者皆通謂之祫與大祫異乎禮文至周而大備其名無不皆正故禘祫之說學者不能盡也

祫祀烝嘗此先王四時之常祭也祭不失常春秋固不書然烝嘗獨三見于桓公豈餘皆無失禮乎蓋桓公以惠公爲父以隱公爲兄棄父之命奪兄之位以至于弒此無辭以見宗廟而宗廟之所宜絕者也桓公成宋亂取郜鼎納之太廟因已非是春秋書納以示其難于是既以正月烝于禮爲已正矣又以五月而烝五月夏之三月其祭爲祠乃求備于冬御廩災于時祭自無害也乃以八月而嘗八月夏之六月其祭爲禴乃揆求于秋是皆以薄爲厚將豐昵于祀以求媚于祖考使桓公之志得行則後之爲惡凡宜絕于宗廟者皆可以昵祀而免則祖考爲可誣以無罪矣故探其情而詳著之也以詩攷之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夫必吉蠲然後可孝享桓公之享謂之孝可乎楚茨之刺幽王特以改煩賦重饑饉降喪而已君子推本而言之乃以見祭祀不變故曰絜爾牛羊以往烝嘗而後繼之言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桓公之祀先祖其饗之乎非特周也那之祀湯烈祖之配中宗其卒章皆言願予烝嘗湯孫之將鬼神之幽不可測矣古之人知祖考之來顧者以其在人者足以致之也閟宮頌僖公首言春秋既享祀不忒而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亦于秋而載嘗孝孫有慶魯人以爲僖公之美者在是則不足于桓其可知矣故正月己卯烝雖得時而亦書者以爲雖得時猶在所貶故因一見之況非其時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夫祭何必豐故曰孚乃利用禴而公羊穀梁乃皆以正月書烝爲譏亟此誤以正數之也果爲春而烝自足以爲罪何不以是貶而必以正月見亟使正月不烝則五月可烝乎若八月嘗亦自非時未及秋而先嘗穀梁以爲以未易災之餘而嘗以志不敬公羊以爲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此亦以周正數謂八月爲當嘗特以御廩災之後爲非皆未知特書于桓之意也

詩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其末皆言願予烝嘗湯孫之將謂諸侯來佐祭也而那言我有嘉客併二王後來矣楚茨刺幽王祭祀不享君子思古而曰絜爾牛羊以往烝嘗夫言佐祭之盛與思古之祭祀皆以烝嘗爲虛蓋二祭在時祭其禮加盛謂之大祭故舉其重者言之吾益知春秋不言祠禴與詩人之意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庶兄繼于男此謂朝天子也蓋諸侯于天子朝有常時有故不能朝則有以世子攝其君諸侯相遇則相見無相朝之禮則安用以世子攝其君而特行乎是僭天子也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所以見貶乃盟會征伐之事諸侯固不必親此大夫之職而非世子之任晉獻公使申生伐曲沃落氏里克諫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自齊小白庸母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與盟其後款再盟于洮至晉侯遂與衛世子臧伐齊叔孫豹與鄭世子巫如晉而薳罕王申之會宋以二王後亦以庶子佐與世子遂參大夫之職矣然而陳款列許男曹伯之下宋佐列沈子小邾子之下則不以僭其君處之蓋諸侯爭強不肯以世子先已而霸主亦不敢用朝天子之禮則繼子男之後而已凡春秋以世子書者皆已誓于天子非未誓也至齊光初盟雞澤在莒子邾子之下猶循小白舊制及伐鄭遂在滕子薛伯之上其後凡八見皆居滕薛上是時晉政已衰齊靈公方威脅諸侯邢丘與向之會雖齊人皆居宋人上況其庶子乎左氏以爲以其先至而先滕薛者亦未必然也

誓之爲言命也不曰命而曰誓者將有所戒而使不得犯焉者也故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恤者憂也愛之則必戒之也故民趨而不敢怠古者惟軍事爲然是以五戒誓用之于軍旅世子之誓亦猶是葵丘之盟所謂無易樹子者也天子之適子生而以世子之禮接之故不

待誓諸侯有天子在上凡晉之國天子之封也雖以世子之禮卽適子而不敢私自與之國必誓于天子而後可也魯武公以括與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天子立諸侯而違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由是言之世子雖天子不得私焉惠王欲捨襄王而立王子帶齊桓公率諸侯召襄王而會之蓋王政不立于天下天子當誓諸侯而不能行諸侯反會天子之世子而定其位雖上下之權倒置其所以正世子之道則一也故首止之會春秋與其變之

正焉魯文公之薨有適與母弟惡及視公子遂欲立宣公乃請之所殺二子而立宣公昭公薨于外有公衍公爲在季氏以公之怨不欲立而立公子宋者是何天子之命云乎然而春秋于宣書王正月公卽位而無異辭吾因言之矣宣之立猶桓之立也桓之罪治于三年宣之罪亦當治于三年治桓不治宣以桓見之內辭也乃定公則奪其正月矣不治宣而治定其爲法者異也定以不得其正奪正月以隱之得正月宣爲不失正明矣而左氏謂隱庶長不當立而桓爲適當立者其不知經可知也

來戰于郎此亦內不勝之辭也故諱不言敗若概以及某例常法之辭書之則不足以正三國之罪故變文曰來戰凡自外至皆言來然來勝來盟來歸來奔可也安有戰而可來者乎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鄭固罪然齊實命魯爲之令鄭有辭而齊不能正乃爲之出兵又率之衛使衛而知禮必有以謝齊侯而復廢然從之謂鄭爲過而二國又甚焉故不以鄭主兵勝辭來朝爭長魯以同姓先滕薛不敢違就謂鄭而不如薛乎鄭雖

無禮而齊不同惡亦未能獨戰鄭伯得行其志貫因齊衛其罪猶宜大于鄭是以春秋雖內魯而善善惡惡之際亦未嘗不敢容于私也

春秋攷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祭仲足杜氏謂名仲字仲足此說應攷鄭不當有以字見之大夫不得已謂嘗入而爲王卿士者以理推之也要不得爲定據按後言祭封人仲足有能于莊公莊公使爲卿封人非食采于國外之大夫也如言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蓋在邦域之中嘗爲附庸故仲足考叔皆以字見如邾儀父則仲固爲名爲所以言莊公使爲卿若

鄭而食采于祭則不得言封人而使爲卿也釋例謂伯仲叔季因人字之常然亦有以爲名者其言未爲過但不應取守渠伯糾蕭叔大心爲例此杜氏不知經而過合者也

宋莊公誘執鄭祭仲以求立突亦執突以求賂祭仲與宋盟以突歸而立之鄭昭公忽于是出齊衛突立是爲厲公宋人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魯桓公欲平宋鄭故連與宋會于虛及龜而與鄭伯爲武父之盟宋人辭平桓公遂與鄭伐宋明年宋以齊衛燕人復伐鄭鄭以蔡師紀師敗之又明年宋人復以齊蔡衛陳四國之師報宋之戰菟鄭渠門入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虛門之椽突患祭仲專使其婿雍糾殺之不克奠出奔蔡昭公復入秋突因檉人殺檀伯而居檉秋魯桓公會宋衛陳伐鄭將病厲公弗克而還明年魯復會宋衛蔡伐鄭始鄭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至是懼其殺己乃弒昭公而立其弟公子亹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往會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賜高渠彌祭仲知之先稱疾不行乃逆昭公之弟子儀于陳

而立之突猶在櫟也此皆在桓十八年之前至莊之十四年突自櫟侵鄭獲傅瑕而使納己傅瑕遂殺子儀納突突入而殺傅瑕此突終始見于左氏者也然經自昭公復歸于鄭之後至突卒凡二十四年不見突入昭弒及子儀之事學者以爲國亂不赴故魯史不得書理宜有之矣予獨怪齊襄公討弒君之賊殺子糾而幟高渠彌此與楚子入陳殺夏徵舒事無異縱鄭不赴齊安得不赴于諸侯乎突之初入不堪宋責賂挾諸侯而兩與宋戰則已背宋之恩而交惡矣故明年宋復以齊蔡衛陳四國來伐則伐突也突已出而入櫟宋何得反速兩年伐昭而納突耶突已不克納而祭仲高渠彌爲立子亹子儀之謀是無意于突也是時縱昭公已弒突與二子蓋亦不並立者安能獨居于櫟十七年而鄭不誰何以待其逼傅瑕而入耶此皆人情所不可解者以詩鄭風攷之刺忽之詩五其四則得君之後也曰所美非美曰君弱臣强曰權臣擅命曰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不見其弒者按春秋凡諸侯納君納之正則見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是也納之不正則見伐莊五年公會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莊公納齊糾而不克故復見齊小白入于齊諸侯納衛朔而克故復見衛侯朔入于衛各著其實也今鄭兩見伐則其爲納突無疑矣意者再伐而突遂入突入則昭公必出奔遂死于外而不歸以不告故春秋不得書歟不然昭公果弒楊之水不應不以責賊而徒閔無忠臣良士也出其東門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若謂昭公突子亹子儀但有其四兩鄭氏以突再入當其一非也昭公弒而子亹立厲公入而子儀弒皆一夫之爲爾未嘗用師豈得言兵革不息今自突歸忽出之後數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戰于宋一爭也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二爭也十四年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三爭也十五年公會宋衛于袲伐鄭四爭也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五爭也自是齊小白記莊之十六年始見宋齊衛之伐則忽之死久矣大抵左氏好爲臆說而實之以事意者詩以二戰三伐爲五爭而左氏誤以詩爲五公子因袲成之以子亹子儀之弒乎是雖無預于經苟學者信其然庶亦可以解左氏之惑也

執霸主事也齊晉固然宋二王後其得專征未可知而邾人執鄫子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則所謂非伯討者也春秋應霸主不能罪執人者皆與邾楚之事一施之以爲雖霸主也是亦邾楚而已矣執與放春秋二法正相反執者以侯執爲伯討伯討正也以人執爲非伯討非伯討不正也放者乃以人放爲正國放爲不正此其故何也執者侯伯之職諸侯伯以主命征之或敗而執或服而執其執之以道者是謂能其事而不失其職者也故以侯執爲伯討人者不可以執人者也苟執之不以其道與人而相執者無異是謂不能其事而自同于衆人者也故以人執爲非伯討放者臣有罪而待君放之辭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不敢復居其位皆退而即于郊三年以待君命其君亦不敢遽責之也或弊其獄或徵其辭而與衆議焉稱而察之知其無罪也則賜環而使歸或閔其實有司以爲當刑猶賢者有議賢之辟親者有議親之辟至其必不得已國人皆曰可刑然後賜玦而使去故以人放者爲正若曰與衆棄之云爾彼出于一時之好惡

喜怒惟其君之爲不稽于衆不麗于法是獨曰吾以國之權行之則何取于正乎此國放所以爲不正也春秋之時諸侯放恣雖霸主盡其道者無幾故君臣見執者三十有一而得伯討者僅兩曹伯而已曹襄侵諸侯之地背中國而附楚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始圖霸而治之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厲公執而歸于京師二者之罪可見矣自執虞公以下凡二十三見無一當其罪者雖衛鄭亦不得爲伯討則君子責之蓋已嚴矣是說也公羊雖得之而不終其議故于僖四年陳轅濤塗發例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然于執甯喜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罪執之也幾是矣而于執宋仲幾曰伯討也則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執也夫大夫既不得專執自不得爲伯討何用更問乎度其意但謂霸主所執爲伯討然而執虞公以下凡爲霸主所執者何不皆發問而獨問子仲幾也穀梁聞其言而不達其義乃反以兩執曹伯爲惡晉侯而于仲幾曰不與大夫之伯討則其意謂凡霸而人執者皆謂之伯討其屬公羊固已遠矣左氏謂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故于曹共云不及民夫執何論其及民不及民正使及民則何書乎穀梁于放胥甲父言稱國以放放無罪以左氏致之河曲之役胥甲父不肯薄秦軍于險晉侯初不以罪也逮其不得志而追討其不用命則非其罪可知其言似得之而公羊不云葬人放公孫獵于吳以人放三家皆不載其事杜預推爲公子驅之黨是矣而穀梁反不爲義乃知公羊穀梁于經皆嘗竊聞其略而不盡若左氏則未之有聞者也楚治殺偃師之罪不正公子招放之而殺公子過何以爲

則以其先書楚師滅陳不得再言國故于辭間容之曰放之于越則春秋毫末未嘗不見法也

穀丘之會燕人杜氏以爲南燕大夫明年公會鄭伯紀侯及燕人戰燕師敗績以爲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而左氏記鄭侵衛事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氏謂南燕國今東郡燕縣記王子頹事衛事燕師伐周明年執燕仲父杜氏謂南燕伯南燕姞姓之國在鄭衛之間南燕書于春秋者纔兩于桓則稱人其前未嘗與盟會朝聘蓋微弱小國或用夷禮不能以爵自交于諸侯者故不得以

春秋攷 卷八 七 朱 攷 校

爵見而杜氏以燕仲父爲燕伯不知其何據其所謂燕人者亦不可謂燕大夫蓋燕君也凡春秋夷狄例通中國皆書人荆人越人是也中國而習于用夷禮不能以爵爵通者亦書人徐人介人是也小國而僻陋不能以爵通者亦書人巴人江人黃人是也則此之兩書燕人皆與宋公齊侯衛侯並列豈非亦徐人介人或巴人江人黃人之類歟其後遂不復見則疑自執燕仲父之後誅其伐王之罪爲鄭所滅而亡矣先儒不悟乃以前戰稱人敗稱師爲說者皆失之也

杜預以燕仲父爲南燕而太史公燕世家云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矣有北燕則固有南燕矣而執仲父事乃通載之世家蓋攷之不精也譙周知其失則謂南燕爲姞姓而莫見其始封昭公三年始見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燕以款故也十二年齊遂以爲偃師師納北燕伯于陽即款矣自是終春秋亦不復見以地攷之南燕常與宋衛俱見而北燕一奔齊而齊納之則南燕近宋衛在南北燕近齊在北所以爲別也北燕雖召公之後然國與狄鄰去中國遠能自守其國不與諸侯會盟

齊桓公北伐山戎以燕之侵地使修召公之攻蓋以嗣稱亦非燕人所欲故惟歲一見于經而止而南燕蓋小國或用夷禮其後無聞無足怪也

凡敗績皆稱師不論將卑師衆也故雖君將大夫帥師皆言師敗績三傳不爲例獨穀梁于桓十三年鞌及燕人戰書燕師敗績曰敵稱人敗稱師重衆也不獨施之此獸蓋凡敗績言師者皆以衆爲重此聖人憤戰之意也然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獨書衛人敗績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獨書楚子鄭師敗績不稱師惟此兩見而已楚子不言師左氏言首臣錡射其王中目公羊言王痍穀梁言敗自三家說皆同則穀梁所謂君重于師者也此與獲晉侯不言敗績同意蓋師雖重以君言之則又重故君將惟君親傷不言師而衛人不言師穀梁乃以爲貶齊桓公稱人故亦人衛人蓋春秋自因小白渠以爲義豈可衛無罪亦因之而人乎公羊以爲衛未得師亦非是未得師者未成師也未成師則詐戰矣公羊例凡敗績皆偏戰豈有偏戰而未成師乎以君攷之凡春秋書伐不言勝敗者皆受伐者服罪

春秋攷 卷八 九 朱 攷 校

而不戰也伐而言戰惟此與哀十一年吳伐齊齊國書及吳戰齊師敗績獲國書與此爲二爾殆以服不服而志乎戰自此始故貶而謹之歟趙氏謂衛不服王命故異其文此亦近之然不悟此爲外戰之始若但以爲不服王命貶則其餘戰者豈皆服王命何不皆貶也書稱充蹬百工庶績咸熙又曰乃言底可績績之爲言猶績然用工多而效可必者也周官六功績不預焉六功者臣事之成名而績者施爲之用也聖人之于兵亦已難矣敘之以四時之用而效之以三年之比人徒車輦無一物不備其用干戈弓矢無一器不中其度而坐作進退亦無事不當其法然後出而用之則固無往而不可試夫誰與吾敵乎及其戰也皆期而後從事各盡其力以決勝負古者謂是爲前定之戰故其不勝也謂之敗績非爲前定或以詭道或以奇兵或攻其所不備或出其所不意則以爲詐戰詐戰非用兵之道也故夷狄不言敗績以其不在此例也

周官軍旅其制雖不同然如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憧梁獻于社之類則軍亦謂之師蓋師以人爲

春秋攷 卷八 十 朱 攷 校

主車以車爲主方別于軍則名不得不異合之則通爲衆而已故或謂之大師或謂之六師而易之名卦亦言師不言軍春秋諸國帥師者多以鄭然晉文公城濮之戰七百乘則三帥共當五萬二千五百人秦之戰御克請八百乘又多于此豈二千五百人之謂乎則凡言帥師者亦軍也

穀梁于成二月云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此穀梁見春秋三書無冰義直書春無冰桓書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之後以爲蒙上文亦舉春故云爾不知周春之終爲夏之正月東風解凍魚上冰自不應有冰則襄之所謂春者包正月二月而三月不預也安得言終時則志乎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堅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乃取而藏焉至孟春則冰釋矣故桓書無冰蒙上文正月則冰當堅而不冰也成書二月無冰則冰當盛而不冰也是所以爲異不書十二月無冰孟冬水始冰或未有冰猶有待于後也穀梁言終無冰若以季冬無冰則終無冰者是矣然繼之曰加之寒之辭其意乃以爲寒加甚而無冰則非也蓋

不悟襄書春無冰者不數月之意故必以時終爲例而謂桓書于正月之後亦強以爲蒙春也

火與災三家爲例各不同左氏以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以大曰災穀梁以國曰災邑曰火左氏見御廩亳社皆言災而成周宣榭宣公之榭也獨書火故以天人別之爲宣榭發也穀梁見凡國皆言災而陳亦國也爲楚所滅獨書火故以國邑別之爲陳火發也凡春秋書火惟此二爾公羊見凡國言火而獨此二書故槩以大小別之而又疑御廩亳社小而亦書災故又爲內不言火之論曰甚之也此各因文以生義書曰眚災肆赦以災並書皆非人所爲若有天譴之鬼神禍之云爾故周官水火謂之大裁或謂之天裁裁卽災也而古之言天變之書物者皆曰災則左氏爲得也

以師非王法也諸侯無軍教衛以贊元侯所謂教衛者以四時之田習武事教其民以自衛者也世治則諸侯各安其土無强弱憂脅之患固無所事兵不幸有疑不協則請之天子天子爲之非時而會和解而盟焉有不服則方伯二伯以王命問罪而諸侯以其教衛之民從也然春秋之時王政不行于天下諸侯更相侵犯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討其罪以滅亡者多矣則諸侯危亡行能救災卹患而相與爲援者君子或原情而許之也故失國而納被伐而救皆得與善辭其合他國之兵以濟其欲者自齊小白未霸以前但書主兵者以首罪未嘗皆書其所由合也惟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魯以楚師伐齊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三見書夫合他國之師而土兵與乞師于人而已用之其罪固不相遠何獨志于此三者蓋宋二王後而上公也魯之所以者楚師也蔡之所以者吳子也自人春秋鄭與藏之伐瓦屋與析之盟荀宋在焉皆以宋公居先是時天下無霸宋公疑得當二伯之任而諸侯所聽從命焉者也豈有二伯不能合諸侯以行天子之命而反以四國之師而償其私怨者乎魯之二十六年雖齊小白已死晉車耳未興而楚成王方敗宋師于泓有雄視天下之意定之四年雖晉士夏盟定公不能有爲而吳闔閭方與楚爭衡欲以力相勝僖公蔡侯乃恃夷狄之盧捨中國而求之其罪又有大于宋矣此春秋挈是三舉而特見也凡以兵不有不先乞師也以傳攷之諸侯固有更乞師者矣既不見以故亦略而不書而獨僖公之爲先見乞師則楚之故也至成公而連見晉乞師于魯者四其亦宋公之責歟晉見乞師而不見以爲內辭爾以之爲言制之在我也公子遂叔孫僑如逆女言以夫人至自齊自我爲之從己而歸也劉子單子力排子朝而立猛言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主之在我則從我而行也四國各有君而爲人所以與與楚方恃其强而爲吾諸侯之所以殆將著其制之在人者以愧四國之君而抑吳楚之暴歟三家會莫論此而區區校之以義歸在其爲知經也

或問衛鄭衛朔皆嘗爲君而不書復同爲既而不與之復者也然鄭得書歸何也曰鄭當君者也若朔則非所當君者也雖以無道出其實衛君也其前歸固書復矣以其殺叔武再逐而復歸又殺元咺公子瑕其惡爲已甚故絕之不以其復然其道則不害其當君者也若朔則非所當君者也既諸侯禱而篡之矣又假諸侯之力以奪黔牟天子命之而不受其道始終皆逆雖嘗爲君而不當君者也當君者雖惡可言歸不當君者雖無惡不可言歸況有惡乎凡諸侯已君出奔而復歸國者立鄭忽也衛朔也曹襄也衛鄭也衛衎也鄭忽不能君見逐于祭仲曹襄無能乘軒者三百人見執于晉文公衛衎不君見逐于甯喜孫林父三人者一例故得書復歸鄭初歸亦得書復歸歸而有惡至于再逐然後奪其復此重輕之序惟朔終始皆逆非特不可與之復而其道有不可君自不與四人同科則當書爲入者也

左氏歸入例最爲牴牾不可用吾前言之矣而學者猶不能盡了或疑之不可不究其說凡善爲左氏附會者莫若杜氏也然二例杜氏委曲牽合尚不能一更爲二三況後學乎且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杜氏成其說謂之國逆不知左氏之意通君臣言之乎止爲君乎若曰逆之而立此止爲君之辭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若曰通君臣則衛晉之入左氏自以爲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蔡季之入左氏自以爲蔡人召蔡季于陳然皆不書爲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者書入則何以爲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于莒曰國逆而立之莒陽生入于齊曰爲陳乞所逆故書入與左氏合者二而已至于許叔入許則曰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于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于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爲文朔以國逆告于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黨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入夷儀則曰自外入非國逆之例夫辭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爲例乎三家之謬未有甚于此者其曰諸

侯納之曰歸此亦但見自外有拳者皆書歸故云爾不知春秋書歸納不同諸侯納自正者納不書歸也以惡曰復入此亦但以魚石棄盈爲說不知捨此二人如入于某以叛謂之惡而已乎惟復其位曰復歸一語差近然亦未嘗別其爲昔之辭此皆嘗聞其意而不盡使誠知復其位爲復歸則豈不知歸之爲無位亦迷之甚矣

蔡叔盟于折許叔入于許蕭叔朝公此三叔者三家多不言其義惟許叔爲許莊公之弟則見于左氏所記事矣杜預范甯皆謂蔡叔爲大夫而以叔爲名何休以蔡

春秋攷 卷八 十三 朱攸校

叔爲蔡侯貶而從字例許叔穀梁謂許之貴者何休謂春秋前矣爵從字例蕭叔杜預謂附庸國亦以叔爲名穀梁謂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此皆不明先王之制而妄意之也吉者天子之子稱王子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孫稱公孫王子王孫公子公孫皆氏爲大夫然後得以其氏見經則王子瑕王子朝與凡以公子公孫見者是也此皆天子諸侯之同姓若乃異姓之大夫五十稱伯仲各以其氏見則南仲仍叔之類是也若天子與諸侯之叔父出封爲侯伯或附庸或有食邑者不可槩曰王子公孫則各以國邑而繫之字焉吾何以知之周法叔凡以字稱者伯仲季之外皆稱叔故文王之弟號仲其次爲虢叔而武王以伯邑考爲兄則武王爲仲其次自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康叔曹叔皆爲叔而其末惟聃季一人而已唐叔虞稱唐叔自成王言之也今見于傳者許叔爲莊公之弟鄭伯封之許西偏爲許附庸則蕭叔蔡叔者非宋公與蔡侯之弟而有封邑者歟左氏謂蕭叔爲蕭大夫蕭附庸自別于宋者故以蕭稱則蔡叔宜爲有邑而未成國者也許叔既復許而有其故封則自應稱許矣杜預皆以叔爲名固失之而何休或謂未爵之君或謂諸侯貶而從字例者皆無據而妄言之也

衛侯朔出奔事公羊穀梁各不同公羊曰得罪于天子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偽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此文殆難曉其意若云天子使朔守衛之正朔使起小衆不能令而散越于齊偽陰之間又稱疾止不即朝以請罪云爾穀梁直曰天子召而不往蓋全不知仅書事而妄意之左氏他言雖亦未可盡據獨此與詩二子乘舟略相爲終始甚爲得實二氏惟不見其本故于後諸侯伐衛雖知其爲納朔而以相繼書王人子突救衛前諸侯皆稱人是故或以爲辟王或以爲逆天子之命但據文推之尚以此見二氏凡爲說初未必皆有所傳授使有所聞雖不得其事亦自不失其義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公穀皆無文左氏謂蔡桓侯卒蔡人召季于陳其字蓋嘉之也亦不目其事而杜預以爲桓侯無子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援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不知其何據陸淳因之遂以季爲義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國者或謀殺或奪正或本非當立或國人不順惟蔡季入爲之善美而字之審如是則蔡季蓋當君矣攷于春秋桓侯即封人自封人卒惟莊十年見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則季當爲獻舞獻舞爲人之賢否雖終始未必全然自封人卒至獻舞敗纔十餘年不應所行頓異如此左氏本不言立季自杜預附益之衛宣公之立雖無以善其後方初爲國人所推春秋猶書衛人立晉以表之季若果如預所言經安得但美其歸而不記其立乎惟何休

春秋攷 卷八 十五 朱攸校

言蔡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避之陳封人死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若然季與獻舞自兩人雖亦莫知其何據而太史公爲蔡世家及諸侯年表封人後即見獻舞無所謂季者當東漢時先秦遺書尚多何休必有所自經既與紀季同得以字見屬辭比事季之賢必有取于春秋吾固以預爲妄而休得實也

凡諸侯之兄弟見于春秋有以爵正之者則舉氏稱公子有以恩貴之者則舉屬稱兄弟有以貴尊之者則舉字稱叔季書稱管叔蔡叔唐叔虢叔詩稱鄭段叔于田序詩者稱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之類蓋古者天子諸侯之兄弟以貴爲尊者皆舉字而春秋或正之以氏或責之以屬以示義必有與焉然後以字見此紀季蔡季許叔蔡叔之類所以稱字歟何以知之楚比靈王之弟也陳黃哀公之弟也楚比歸而預乎弒故始書公子比出奔晉至其復也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云者正之以屬也陳黃以讒出既直而得歸故始書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至于復也書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陳侯之弟云者貴之以恩也若紀季之以讒後紀許叔之復其國蔡叔之預乎盟皆在所與而舉字蔡季以爲三命之大夫則當氏而稱公子貴蔡侯之不能撫以恩則當書蔡侯之弟今獨以字見則固有可與知紀季許叔蔡叔者也虞父之弒子般公子友出奔陳不書而其復也書季子來歸不書其奔以別乎凡有罪而失位者也其歸書季子以見其所貴書歸以見魯人之所喜蔡季不與楚比陳黃同書出奔而與魯季同書歸然則蔡季之事不可見矣而春秋之義則當與魯季同也左氏以爲

蔡之蓋得經書季之意而失其事杜氏遂以爲獻舞謬矣或曰封人欲疾害之而不書屬以責之何也方論蔡季之善則封人之惡有不能並見謂封人爲不足深責而季爲不可掩則寧捨封人而錄季以若其重此春秋之義不以其人也故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蔡桓侯卒吾固以爲蔡臣子之罪學者不知諸侯通得稱公之義遂以一蔡侯之故盡以春秋書公爲僭斯亦過矣然攷之史記蔡君歷春秋者十有三而見經者七盡卒有赴不赴也如文公景公靈公昭公經皆書公左氏皆書侯至他國則無不稱公未有舉爵者何蔡而獨異乎急國俗各不同蔡人在其國中或但以爵稱其君赴則改而從衆至桓侯併赴不改以見其無禮文之至春秋因書以著其實爾

桓公之死左氏記其事但言公會齊侯于濼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以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初不言文姜預聞乎弒也至公羊

言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搏幹而殺之明年夫人孫于齊猶以爲在齊曰念母以首事不稱姜氏貶其預弒公也穀梁不書其事而謂桓緣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不言氏姓貶之也二氏蓋皆以文姜爲預弒桓公而以齊襄公首惡故于其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吾謂二氏之迷亦甚矣夫弒者臣子之名也以夫人爲預弒則夫人之罪重于齊侯桓公可名以弒葬不葬在齊以夫人爲不預弒則齊侯之罪重于夫人桓公可名以讎葬不葬在齊之討而不在夫人之討不討而不在齊以夫人爲不預弒則齊侯在外不責踰國而討之亦謬乎正以齊首惡不以爲弒父之讎不共戴天亦安得以在外踰國而不責其討推其說蓋二氏皆不見事本末不知魯已嘗告于齊殺彭生而臆言之爾且公羊言莊公正月文姜猶在齊以春秋書孫爲念母此固顯矣而謂譖公言同非吾子齊侯之子公怒與之飲酒

而殺公且莊公之生文姜已嫁六年未嘗如齊安得此疑此蓋認詩狗嗟之言而附會之是公羊既不知相死之因又不知齊已殺彭生又不知夫人嘗已歸而復孫宜其說之妄也歷世諸儒未有言此者故吾謂春秋書桓葬蓋以魯嘗請于齊殺彭生爲賊已討則左氏之言得實桓既以討彭生得葬則夫人爲不預弒明矣桓公之死可責以讎不可責以弒若以文姜爲實弒而子無討母之義以彭生當之則是縱失文姜之惡而假彭生以當之非春秋斷獄之道也夫文姜之事不幸而成有天子在上固王法所不容不然春秋必有以處之非二氏所及也桓書公之喪至于齊告書夫人之喪至自齊以至書者告廟也蓋公與大人之喪至則告廟宜書仲遂卒于垂成書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不書喪至不告廟也蓋大夫之喪至則不告廟然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此豈以告廟書歟蓋敖奔齊位已絕矣復爲之大夫與見爲大夫者異則不得不告而特變文不言至言齊人歸之者蓋所以告者以歸不以至爲重也

春秋攷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單伯逆王姬此魯附庸之君入其國爲孤卿所謂公之孤者也單國也伯字也以五十里稱字與邾儀父同左氏誤作送王姬遂以爲王之卿如祭伯然果爾即當書天王使單伯送王姬杜預以爲既命魯爲主故不言使非是劉夏逆王后于齊謂其過我非魯事也故不言使魯雖主王姬何嫌于便而反與劉夏同乎左氏既失之

于此故後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亦謂之王卿士議者謂自文四年踰今蓋百餘年不應其壽考及此亦非是果爲王卿士其子孫或有世官者未可以是論之也此蓋魯單伯之子若孫也公羊穀梁得經之正文以送作逆故皆云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僅得之而未盡凡魯大夫以君事執于他國皆致季孫行父執于齊經書舍之于君丘而不致後書公王自齊蓋與公同致故舉重也單伯執非其罪故書單伯至自齊不然王卿士見執而舍自當還京師魯何由致之乎

單伯見經者六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文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左氏于送王姬不爲義而于會伐宋曰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于執單伯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單伯如齊請子叔姬蓋謂單伯爲王臣也故杜預從而推送王姬者亦爲王臣惟公羊穀梁經文送王姬爲逆王姬故二氏皆謂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以經攷之當以二氏爲正凡王臣出臨盟會征伐之事皆不言會如

宰周公劉子之會葬丘平丘召陵尹子單子劉子之盟柯陵雞澤平丘尹子單子之伐鄭皆直序諸侯之上蓋會者以別內爲志之言也諸侯之志自魯言之則或外或內不同而天王則無彼此之辨以王命臨之而已故公與內大夫可言會王臣不可言會此理之甚明者也左氏惟不知送字文誤故不爲說而于伐宋如齊言之不知齊自乾時之戰後未嘗與魯通前年爲柯之盟始釋憾故以大夫往會伐左氏既不能攷之于經又不能攷事之序妄意以爲然故于伐宋爲齊侯請師于周之言于如齊爲襄仲請命于王之說甚矣左氏之好誣也至于至自齊知其不可通則又詭爲之辭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使誠齊以王故而歸叔姬單伯則可與矣何預于告廟乎

白虎通父沒稱子某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不可一年二君故踰年卽位得臣民之心也二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引韓詩內傳諸侯世

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卽位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此雖無見于經以理攷之古者變際之道必待成人而後與之爲禮未成人生謂之童子死謂之殤殤與童子皆不得用其正禮故二十而冠已冠而字尊而不名見于母毋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然後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玄端奠摯于君而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道可以責之矣譬未成人雖此四者不以責也而況天子之尊而下與之交際乎襄公卽位纔三歲免喪當五歲此決未能朝者然春秋不書錫命蓋以爲常禮而不書則白虎通之言爲有證矣

韓詩之言鄭氏取之載于瞻彼洛矣注以爲諸侯喪畢見王以上服王錫之命也微晃然後歸以臨其民韓詩今亡矣而士服見王之禮非白虎通所載蓋必有別見者矣其說以韎韐有奭爲始來朝之服韎韐有玭爲王所賜之飾按士冠禮爵弁服韎韐蓋正士之服豈以是推之歟

魯諸公皆不書免喪朝王之事惟莊公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朝王受命而追錫之文公未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非有功德而加賜之皆有爲而書則其爲諸侯不書者豈皆朝而受命以爲常事故不書歟杜氏注毛伯來錫公命云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台瑞爲信以左氏所記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惠公明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爲證不知此與文公之失一也而遂以爲禮乎然諸侯之有功德者有時而加命則與此異矣如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之類則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者也有來朝而賜者有就賜者皆謂之錫命就賜如上齊侯來朝而賜之則如詩韓奕宣王能錫命諸侯采芑刺幽王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其施各有當而穀梁乃以爲禮有受命無來錫命別錫命皆以爲在外此亦得之而未盡也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而不言大國蓋晃三公之服也其出封加一命卷賜上公九命之服所謂有加則賜大國也白三公推之卿六命其出封爲侯伯則毳冕加鷩冕七命之服大夫四命其出封爲子男則希冕加毳冕五命之服猶三公之加衮所謂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卿不越而封公大夫不越而封侯伯也與周官稱五命賜服七命賜國者同此禮之言出封之賜者也乃春秋之言賜命則與此異春秋之諸侯國已出封矣始卽位而天王各錫之以所應服之服謂之錫命非賜命者其曰賜命者蓋加之以非所應服之服而不進其爵何以知之蓋文公獻楚俘于王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九命作伯上公之服也然文公猶稱侯而不言公其爵未之有加也蓋所謂命者服也非爵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蓋由爵以辨爵則爲爵之命與天宗伯所謂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者也由服以辨爵則爲服之命此與命所謂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而其事則若車旗衣服禮儀者也故而士言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而總之言

者亦矣

惟賜無常司士之所詔者常也王之所賜者無常也然則成公言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其亦自七命侯伯之服而加九命上公之服歟言文公加上公之服而作伯者也成公加上公之服而不作伯者也此又其錫與賜之辨

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其命數爲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辨也自堯舜以來歟公以言同試以功車服以庸凡賞諸侯未嘗不以車服爲差諸侯之服則司服所謂公之

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者是已其車則巾車所謂王之五路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者是已服有三等而車則但以金路象路分同姓異姓皆一等其所以別者則大行人所謂貳車九乘七乘五乘者先儒謂金路象路既以封皆得自乘然不應皆得全同天子則其飾天子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疑亦有所降殺下及于革路龍勒條

纓五就建大白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者許男卒于師左氏言諸侯卒于朝加一等卒于師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斂謂許以男爵加二等得與公同服故言以袞斂則諸侯有功德而加命者亦爲冕者得服袞冕貳車七乘者得九乘之類歟此但增其車服之命數非遷其爵也晉曲沃武公誘殺小子侯滅翼未得自有晉也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見于詩曰豈曰無衣六兮豈曰無衣七兮六者天子之卿七者出封爲侯伯者也依傍言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周孝王以非子能服西戎邑之于秦以爲附庸至襄公當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皆始封爲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遷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爲之作頌此有功德而加命者也然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天子使召伯來賜成公命皆見于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凡春秋會禮則以爲常事不書桓不朝而追命此皆禮之不宜有也故書若僖公之見于頌者固禮之所得賜而不書也乃齊小白

之霸天子使宰孔賜大路龍旂九旒彤弓矢玈弓矢秬鬯虎賁此命之爲侯伯所謂八命作牧者雖爲加命而非魯事故春秋亦不書然則春秋錫命賜命凡三見桓公文公自即位之禮而加賜者惟成公僖公一以無功德非禮而書一以有功德合禮而不書可見春秋之法也遷滅三王之刑也齊而遷紀郱鄑郚則不可矣辭與言爲三苗于三危而皐陶謨謂制遷乎有苗則舜亦遷矣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氏謂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以其數反覆遂滅奄而徙之此成王之遷也然謂遷其君則不得言滅但徙其地如三苗之于三危孔氏言之誤矣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亦存其君長而徙之者也但諸侯所不得爲故見貶焉至淮夷則滅之矣周官言成王既黜商命滅淮夷豈惟成王爲然孟子言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蓋紂之末王政不行諸侯習于亂者衆矣征葛載黎伐崇湯文所不能已至

武王得天下而有不盡服者雖滅國至于五十而不難于多焉此非春秋諸侯之謂也滅國罪矣又有會諸侯而遂滅者會滅罪矣又有以其君歸而殺之者夫安得而不正之哉故遷滅雖三王之刑而不可行于春秋大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而無所謂遷者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以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爲也

禮諸侯女嫁爲夫人父母在歲一歸寧父母沒使人歸寧所以遠嫌也泉水之詩言衛女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載馳之詩言許穆公夫人思歸唁其兄于義不得是也桓公之禍自濟之會與文姜如齊者始固無可言矣之前天子使尹氏賜大輅戎輅彤弓矢玈弓矢秬鬯虎賁此命之爲侯伯所謂八命作牧者雖爲加命而非魯事故春秋亦不書然則春秋錫命賜命凡三見桓公文公自即位之禮而加賜者惟成公僖公一以無功德非禮而書一以有功德合禮而不書可見春秋之法也

禮于內于穀者三中間如齊師者有焉變齊侯者有焉而未嘗一加之辭以爲貶蓋春秋禮之大經也凡禮之所著有刑名分守見于言辭動作之間昭然不可違者天下孰不與其由之違之斯罪矣但著其實所謂不待

貶絕而自見也故夫人會饗如師未嘗不正齊侯而書之至公及齊人狩于禚則書齊人而不書齊侯與公狩者豈微者哉乃齊侯也而人之是猶可責以禮義者人齊侯所以人公也季氏富于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夫聚斂與晝寢其過一也何求猶將論其罪而予遂絕而不得錄歟蓋聚斂雖會其餘猶可與爲善乃晝寢則凡爲善之道皆廢矣此孔子于春秋輕重予奪之辨也

今不以夫人人齊侯而以莊公人齊侯夫人尚可與立于天地之間歟故詩齊風五篇南山敝笱載驅爲襄公文姜作者三猗嗟爲莊公作者一皆斥言齊子而以魯道有蕩見之至莊公則徒言其有威儀技藝此所謂是而斥之者猶將使聞而知所反春秋之道嚴而平歸于義故以義掩恩而絕之者遂未使不得見夫然後天下後世所以立人道者深而望人倫者厚也

文姜與齊侯爲會者三莊公不能禁春秋正齊侯之罪

而書之其絕之固已深矣而莊公之來復與杞伯姬爲洮之會則其初尚可以禮義望之哉方是時公子友見而不能正可謂國無人矣伯姬以二十五年歸杞子叔姬者公子也不言子者姑姊妹也公立二十五年而伯姬始嫁亦已晚矣後二年而爲此會夫豈以父母亡而不能歸寧故嫁然以春會而冬見伯姬來則歸寧矣繼書杞伯來朝同在一歲之間杞子桓二年以侯見至是而稱伯意伯姬既嫁杞侯習用夷禮有不當者公絕而不得歸故求爲會以請公公許之來而杞伯亦從而朝此事攷之宜然洮之會非禮之會未可以齊侯文姜貴公與伯姬也乃其違禮則一矣故其辭一施之此可以見春秋之愛禮者如是其嚴不以異事而少假之也

禮夫人有饗諸侯之禮而無會諸侯之禮蓋會天子不時見諸侯之名諸侯僭之固已罪矣而況夫人乎而記禮者言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氏言同姓義者讀曰饗諸侯與諸侯自相饗后夫人與亞獻特同異姓不同爾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而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同姓也瑤爵夫人之器蓋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攝獻由是言之周之盛時夫人有饗同姓諸侯之禮矣蓋諸侯朝聘其致殯致賓亦相與爲好者后夫人無不同是以禮成而饗者亦如之自陽侯而廢不知始何時而文姜會齊侯施之祝丘古者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竊諸侯之僭禮而施之齊侯既不勝誅矣又況竊先王之遺禮而爲之乎故終春秋夫人之饗纔一見三家者以雍徹孔子猶謂之不仁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若文姜豈特不仁

而已乎會而不已至于如師如師不已至于饗此春秋所以歷著而不少假也

君子不責人以有過而貴于改過所以成人之美而去其惡也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所惡于過者爲其怙終而不悛也是故春秋譴之文姜之罪自桓弒而書孫于齊則已極矣此于王法所當誅而不得存者也然子無絕母之道則義有不得不見故但沒其歸以著魯人之意然未幾復出爲惡而會齊侯于蔇則終不可爲之諱也故繼書如齊師饗齊侯于祝丘會齊侯于防會齊侯于穀如齊如莒斥齊侯而正言之所以見其惡極而不可掩也自七年會于穀之後小白即霸矣使小白而申王法猶當追治其罪而一正之與哀姜等乎既迫義公則小白所以不可爲也文姜雖免于小白之誅而不能免于春秋之誅赴以盡其辭而著之以親加其身者無異矣昭公始以少姜之喪如晉固已喪其爲國君之道矣平公却而謝之曰非伉儷請君無辱不得見而還自有心者言之有不勝其恥者宜無以見其國人而昭公不愧也及平公死昭公立又往朝焉復以莒人之怨而辭亦可以已矣其明年平丘之會不與盟而又朝復以邾莒之怨而辭至于二十一年又朝復以鮮虞之役而辭則昭公自棄其身而忘其國者蓋如是也故連四書公如晉至河乃復揭公而著之不略爲之辭至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後見有疾則前爲無疾而拒之不納也夫安有堂堂七百里之國與南面之君並列于五服而爲人踐之若此者乎使昭公當少姜之辭能慨然歸而修其國政以自取重于霸主則春秋必有爲之諱而不書者矣一辭之不恥至于四則

雖拳拳有愛君之心將何所施之哉故亦詳其辭而歷見之也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文文之謂也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昭公之謂也故春秋有不怒之威不殺之刑于文姜昭公見之矣

孟子對滕文公之問處乎齊楚之間竭力事之而不得免者先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勿去則是可爲也其意以爲民與吾共守則吾可守民不與吾共守而吾強守焉則是以所養人者害人故以太王去邠之事言之以爲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如是則諸侯有去其國之道矣其後復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其意以爲民雖去吾不可以不守雖死焉而不避也是二者孟子之所不能決也以禮攷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此道之常而不易也故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乃王政不行于天下強陵弱衆暴寡有如齊楚之于滕者徒圍其民則不可身死國滅而喪其宗廟亦不可就若爲太王之爲以待其後世之子孫乎故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此若秋所以與紀侯大夫其國者歟若孟子可謂知春秋矣且孟子豈不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然不以是告滕文公而及太王孟人之爲人者以其有理義之心也其心存焉則理義爲可行也乃仁不足以存惻隱義不足以起羞惡彼自喪其本心者惟志乎得而已此之謂踰閑蕩檢非人者吾獨可以埋義期之乎春秋之時晉楚爭霸鄭介于其中自鄭伯逃盟以附楚諸侯共討

之鄭之不能自立久矣犧牲玉帛待于二竟惟強者之從襄之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子駟子國子耳則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則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子展曰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子駟卒從楚而辭晉晉人來討鄭行成而晉人盟于戚書曰鄭國不惟背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改之曰鄭國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春秋攷 卷九 六 朱俊校

亦如之晉人不能奪也其後雖爲蕭魚之會而或晉或楚更相去來二國終莫能定此楚共王晉悼公之爲也由是言之苟理義爲未亡雖共王悼公且不敢滅鄭而齊僖公之于紀則異是紀既無賢臣與之共治齊鄭襲之而不得遂併取其郱鄑郚三邑則理義之爲不可期也請鄑以季後焉而去之使紀季能有立乎則所以復齊者固未晚如其不然雖吾死焉而國遂亡亦何益于紀此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者也紀侯蓋知之矣此非齊紀之論僖公紀侯之論也使僖公能如共王悼公之于鄭則紀侯亦何必去惟達理者爲能觀時而不違其道惟知道者爲能順便而不失其政故吾以孟子爲知春秋也

或言王人子突救衛吾謂救非王之道周官大司馬救無辜伐有罪則救亦王道焉安得爲非乎此非子突之謂也方四國黨朔欲以兵共納者王不失其爲王則伐四國而討有罪朔自不得納矣何待子突之救今不能伐四國而徒救黔牟此吾所以言非王之道也雖然吾非不知伐四國四國之強非王師之所能加故不得已救黔牟猶愈于不救則捨伐而爲救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子突得見褒也

周官大司馬春教振旅遂以蒐田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此因四時之田以講武事各推其事以爲主也左氏載臧僖伯之辭既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此蓋大比會六鄉四郊之吏中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家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者故春秋凡書蒐皆謂之大蒐然則莊公書春甲午治兵亦豈止以失時故歟左氏載楚子使子文治兵于睽則將以圍宋也子庚帥師治兵于汾則將以伐晉也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則以命諸將也若此之類蓋凡有事而習戰皆先治兵則非秋獮之所爲必矣而左氏乃言春治兵于廟禮也禮無有治兵于廟者正使得治于廟此于周爲冬事而春與之亦安得爲禮乎治兵不地以郞地之也其非在廟尤可見矣公羊以爲俟之矣故春秋爲之辭曰吾將以甲午之日治兵于是意不以屬下文者以陳蔡別爲一事魯師無名而出出而淹久者亦多矣未爲大惡亦何必諱而爲之辭乎

春秋攷 卷九 七 朱俊校

郕降于齊師齊人降鄣此其罪一也而文不同降者對叛之辭也有叛而後有降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先儒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爲說以爲不服事大此附庸或己邑或方伯連帥之所統有所繫屬而不服者則必請之王而伐焉服罪而後降之故環人環四方之故降國邑實居其一此王政也諸侯各守其封土不相爲叛服則無降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齊人降鄣不言叛直見以衆暴寡而力脅之則曲自著矣若郕降于齊師前既言我師及齊師圍郕矣不可復言齊師降郕又無以別降于齊不降于我不得不隨事變文然言降于齊師不言降于齊是亦以力脅之也正使不以力脅之而自降非我封土尚不可納況以師乎

春秋攷 卷九 八 朱俊校

失地之君與逆罪之臣出奔諸侯相與爲援以兵强返于其國者春秋皆以納書之納之爲言入之自外而非其內之所欲者也然亦必視其正不正焉納其所當納者正也雖不能納皆得以納見納而不當納者不正也雖能納之皆略而不書故納子糾納頑子納北燕伯于陽納衛世子蒯聵非其所當君則必嫌而宜繼世者邾捷莒雖不正善其不克納猶得見納陳之公孫寧儀行父則與其君崩淫而致禍陷者也靈公之弒雖能訴于楚以討夏徵舒然亦得以納書之則無已過乎古者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故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葬生者之事也君弒而賊不討是無臣子也雖葬猶不葬焉其責于臣子者如是其嚴然弒君二十五討而得葬者纔三人衛桓公齊襄公而陳靈公居其一焉蔡景公計悼公之得葬春秋之義而非以其能討也晉惠公能殺里克而卓不得葬衛獻公能殺甯喜而剽不得葬以其殺之者非以罪討也由是而言陳靈公之弒陳不爲無臣子未有一加誅于夏徵舒者寧儀父雖從君于惡其力能援强國以復君讎豈不足重愧當世之臣子況不能討賊者哉楚子之納二人固未必能權以義而春秋之意以爲靈公君臣相與爲謔而病微舒二人初不期于君之弒也使知之亦未必肯爲矣乃陳之臣子孰非食其君之祿者不能討徵舒而二人獨討之則所以事其君者舉陳國之人皆不若也逢君之

惡其非小復君之讎其功大非春秋誰能辨之左氏以納二人爲有禮吾固未知其說而穀梁乃以爲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反以此爲非蓋不知二人訴于楚之事而柴以內弗受之意推之豈不知書納者春秋之所與乎吾故以爲不得于事則求于義統謂穀梁而不達此也凡納君納世子納人君以納見者皆與其納者也納非諸侯之所得爲也而春秋何以與之國君世子失國大夫失位天子不能正也而鄰國之諸侯有能納之者義不得不與猶之封也是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吾何以知之衛朔據伋壽而取其位義不可以得國者也而諸侯拒王命而納之故不書納而書伐齊昭雖受命于小白以屬宋而庶長有無虧在宋襄公强與齊戰而納昭故不書納而書戰此義所不得納者也納而當但正其名上不繫國下不見國以爲國者因其國不待書而可知也春秋得正其辭惟齊子糾一人而已故書曰伐齊納子糾上不言齊子糾下不言納子糾于齊以力致之者也然有善不善焉惟其義之所在如九江納錫大龜

之類此納之善者也納郜鼎于廟之類此納之不善者也今義不可納者既不得以納見則凡書納者固無不善矣而公羊以納爲入辭誤矣凡入未有善者也故遇謂之逆辭豈納之謂乎穀梁樂以爲內弗受此施之郜鼎可也而不可施之國君世子彼內受則弗納矣春秋所主不在受不受也然而納頓子于頓納北燕伯于陽此國君也納衛朔瞶于戚此世子也何以上繫國下見國乎頓子北燕伯國君不繫國則無以名矣頓子見于頓者以別于圍陳嫌也北燕見于陽者未得北燕也衛朔瞶則輒在內國已有君也春秋將別朔瞶正輒不正不可曰公子朔瞶故取其君在稱世子之名挈衛以表之與鄭忽蔡有同辭所以正輒也其曰于戚則亦未得衛之辭也然則郜捷菑不正者也何以亦書晉人納捷菑于邾乎蓋欲見弗克納之爲正則不得先見納捷菑也若公孫寧儀行父則從君于亂者也君弒而出奔其位已絕矣自不得繫之陳爲其能求援于外討賊而復君歸以愧陳之臣則雖使復位可也則不得不見陳不然上不繫國下不見國則納之安往乎皆有爲而言之

此吾所謂春秋與其納而得正其辭者惟于糾一人爾凡內戰言戰于某皆不書敗績言敗某師皆不言戰左氏于莊十一年發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是未嘗知內外之辨也春秋內魯而外諸侯內辭未嘗不與外辭異況兵之勝敗乎今書及某師戰于某者三乾時也奚也升陘也敗某師于某者七在公者五菅也長勺也乘丘也鄑也偃也在內臣者二鄺也蜀泉也惟乾時之戰言敗績內戰書戰則不書敗書敗則不書戰戰與敗別而爲二辭至于外戰槩書某師及某師戰某師敗績在彼書彼在此書此合而爲一是豈無意哉公羊穀梁以戰于某爲內敗以敗某師爲內勝內敗諱不言故或曰內不言戰言戰斯敗矣或曰內諱敗衆其可道者也內勝舉其重故公羊皆不爲說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庶乎其知經矣然穀梁猶以敗某師不曰爲疑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則近于左氏所謂敵未陳曰敗某師者蓋拘于日不日之例也且左氏言宋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此未必有實特不知內辭之異但見文直曰敗某師故

意之云爾鄺之役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鄺猶莒拏此書曰者也穀梁以爲公子友屏左右與莒拏相搏取其賁刃孟勞殺之故書獲莒拏以惡公子之給若是則疑戰矣何以反書曰乎曰不曰固無足據也何以知言戰之爲敗也乾時之戰已自言敗績而升陘之役又我敗邾人獲公肖慶諸魚門而兩戰皆敗矣故敗某師或言公或言內臣而戰于某皆止言及而沒公非以敗爲恥乎乾時之戰獨言敗績者此又春秋之異文不可以常例拘也

及某師戰與敗某師于某皆敵一國之辭以內爲主故及者猶言我主乎此戰而敗者猶言我能敗之也桓及鄭師伐宋則非獨我矣然以我及鄭則主戰者亦我也其敗不可言我及鄭師敗績故與內同辭曰丁未戰于宋桓曾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雖我在曾然主之者紀侯也不可言我敗某師敗與外同辭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春秋之言如是其嚴也惟郎之役齊侯衛侯鄭伯三國皆來深入我地則非我所主不可言及故雖與內同辭曰戰于郎而變文特加來焉以

三國之自外至志乎爲此戰猶來聘來盟者也大凡及雖指外亦皆多主一國爲辭惟成十六年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與前桓之及齊宋衛燕四國惡諸侯之相連衡而侵人也然則齊衛鄭三國之書來其惡之亦深矣

或曰吳人敗狄于箕于交剛于大鹵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此外戰也何以與齊同辭乎晉之敗狄以中國敗外國也楚與徐於越與吳皆外也外交戰而自相敗不足言敗績故略之而更爲內避與中國同

辭也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郤中國不正其在喪而與姜戎邀擊秦故貶而與姜戎敗秦之辭一施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六國皆中國而吳併敗之故總言敗六國之師亦略之以示貶不嫌于同辭也惟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師疾獻舞之奪蔡季又怒息而自取滅于楚其罪尤重于殺之役故雖無姜戎在其間而比之邾國互相兵者疾之也

或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外戰也何以亦與魯同辭非同辭也此以交鬬之例狄之

春秋考 卷九 朱敬修

略而不書敗績者也何以知之公羊皆以此二戰爲偏戰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意謂兩軍遇相當無勝負云爾據全氏河曲之役趙穿先以其屬出趙盾恐秦後穿而勝乃皆出戰交綏交綏之爲言兩退軍也言兩軍不力戰而各退以此爲敵可矣令狐之役趙盾改立靈公皆先發而拒公子雍出軍以禦之左氏云趙盾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遂晉師夜起以敗秦師據左氏例當以未陳而戰書敗秦師與前並相戾何得亦以爲交綏而書敗績故意書戰乎蓋公羊不見其事但見書戰而不書敗績故意乎爲敵全氏雖知其事而不達其義故河曲交綏遁率偶合乎河曲則不悟其相戾而不爲義其實皆非知經者也今以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例推之正以其連年興師不已以病其民故貶而狄之閒其或言及或不言及者及者我主戰而內爲志也不言及者兩欲之而不相及也其言戰者酌之內辭主不勝以別客也左氏謂吳公子魴戰死延陵師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怒長延者乎舟側夜呼以亂楚師復人取之取餘皇以歸以後戰爲主則吳爲敗楚故以戰言也公羊穀梁

皆不知此故公羊亦以爲敵而穀梁以爲進楚子吳楚子此未見其爲優劣也何以獨進楚子乎尤可見其無所傳而妄意之也公羊穀梁皆別偏戰與疑戰偏戰先爲師期結日成陳各據一偏者也亦謂之前定之戰若鞌之戰晉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請戰曰不腆敝賦詰朝請相見而後許人從之汶之戰宋公與楚人期于泓之陽楚師濟泓而來有司請迫其未畢濟擊之宋公不可之類是也疑戰乘其不備掩擊之疑而不信者也亦謂之詐戰殺之戰柱子使秦潛師襲鄭穆公從之晉襲

春秋考 卷九 朱敬修

以先軫之言發命遽興姜戎要擊之雞父之戰吳以罪人三子先犯胡沈陳三國之師三國爭之吳以三軍擊于後乘其亂而敗之之類是也左氏不別此二戰而爲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則皆陳者二氏所謂偏戰也未陳者二氏所謂疑戰也故其戰事多附合其例而間有自相戾者如令狐之役是也與其虛實亦不可盡攷若柏舉之戰言闔閭之弟夫槩王敗而先伐于常之卒俟其奔而後以大師繼之弗許大槩王自以其屬五千擊之子常之卒奔楚師亂遂敗

春秋考 卷九 朱敬修

之此亦所謂疑戰也乃先言二師陳于柏舉夫兩師皆陳即戰矣何有先大師而伐擊文子常受其擊而大師不爲之援者乎此蓋以經書戰惡其與例不合類爲之辭大抵左氏之弊類此不知經之書法而求合乎事者也若雞父之敗三國公羊自以爲偏戰而左氏所書乃與柏舉事相近亦未必然要之皆敗自是內辭而中國與夷狄皆敗者略之中國之辭而夷狄書敗者內中國之辭而夷狄書敗而雞父書吳敗三國不與中國同辭中國與夷狄皆敗而長岸書楚之者欲以見胡子沈子之滅而夷狄書敗而長岸書楚之

及吳戰者以別楚之不勝此春秋之變文也偏戰疑戰各繫其顯經初不以爲辨故穀之書敗某師者不可皆謂未陳而疑戰也公羊之說皆優于二氏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初不見戰公羊以爲不使主中國者固言其非矣穀梁言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吳言敗釋其滅也此非也邲之戰以荀林父及楚子曰晉師敗績吳自不得言楚敗何云中國不敗乎左氏云不言戰楚未陳也蓋左氏以罪人犯三國故云爾此皆不通經而妄意爲之說爾凡春秋

春秋考 卷九 朱敬修

夷狄敗中國未有言戰者蓋略之也故荊敗蔡師于莘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三書同一辭敗中國則言師敗夷狄則不言師雞父之役猶言荊敗蔡師于莘春秋之常法也何用別其偏戰許戰陳未陳乎若邲言戰言晉師敗績鄢陵言戰言楚師敗績蓋荀林父晉侯主戰此自中國之辭不可以通前例也

凡取皆對予之辭也我物而推以與人謂之予非我物受之于人謂之取然取予之間猶有道焉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予可以無予予傷惠予且不可傷惠況非我物而強取于人乎故取郜大鼎納于太廟書取見大鼎之爲郜物也取田取邑取附庸之國皆謂之取見其非我物各有所繫屬而彊有之也然則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以言取此所以正齊而與魯也子糾云者猶言魯有子糾齊之所應立而託之魯者也齊之所應立則齊人不得以爲我有託之魯則魯可以爲主而不得以與齊爭不能終其託而使齊人得以殺之則齊不可取而魯可以無乎所以同之已物而又譏之也或疑管仲妻子叔向子產皆四國之賢大人管仲子產

尤見稱于論語而春秋一不褒之何也春秋爲天下後世立王法非因人而爲之者也善惡皆適見于事舉者法而加之使天下後世知所勸沮而已初不以其人也管仲事小白子產事簡公管仲事簡公子產事定公皆爲卿髮子事靈公莊公景公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雖不爲卿皆大夫也是雖得見于春秋者而未嘗出預聘會征伐之事則春秋安得而書乎且使當預聘會征伐之事其褒貶當繫其事之如何使其事在所貶則雖此四人且不得免而況于褒將以其賢而使春秋彰見之是必假事設辭然後得致其意則春秋乃好惡之私爾非立王法也

滅國大惡也然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則滅未必皆不善也蓋內外亂烏獸行則滅之先王以當九伐之末諸侯之罪莫重焉不得已而至于夷其宗廟廢其社稷以爲不如是政教無以行于天下而民有受其害者固先王所不能免也然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其化于紂之惡久矣而滅者纔五十于周公猶以爲少也春秋之初自莊十年始見齊師滅譚則小白也以傳攷之齊侯出過譚譚不爲禮及其入

諸侯皆與而譚又不至故討無禮而滅之果如是論之罪未至于滅也雖天子且不得滅而況齊乎春秋著始滅而無所加辭亦以非天子之命而擅滅人之國不待貶絕而自見也

古者庶人之在官者爲其國君服齊衰三月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大夫以道去其君掃其宗廟而未絕亦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所謂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放于郊君賜之環則返賜玦則去者也禮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幦屨素轂乘駑馬不蚤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用喪禮稱喪人蓋君猶父也人而無父可乎及其遂去而不反也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謂其卿大夫吉凶猶有告而相聞者也是以猶用舊國之法至爵祿無列于朝出人無詔于國然後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與者始絕之日也惟上下兩盡其義故君不輕絕臣臣不輕去其君而君臣之道重其名謂春秋時則異是

矣大夫士去國非有非以其身逃則必迫逐不容于國人安有從容者乎故春秋變其名曰奔當是時雖國君去國猶且同是名何有于臣孟子論禮爲舊君服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爲三有禮焉以先王之世言之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以爲寇讎則春秋雖欲不變其名其可得歟

春秋攷卷九

春秋攷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莊公柯之盟左氏初不爲說但言始及齊平爾蓋自十年敗齊長勺之後齊魯未嘗通至是三年春北杏之會齊始霸而魯不預故冬爲此盟或是魯畏齊强請之以釋憾左氏爲近實矣公羊穀梁獨以不書日遂爲桓盟不日之論穀梁曰曹劌之盟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之也公羊曰桓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據左氏曹劌始

以十年見莊公正當長勺之役公問何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可遂敗齊師而柯之盟劌無預焉公羊載曹子升壇之事以爲曹子手劫從之劫小白請汶陽之田小白許諾不與之盟以爲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罷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而司馬遷爲刺客傳以曹子爲曹沫又附益之言小白既割魯侵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與魯沫劌音相近意穀梁言劌即沫也然觀劌始見莊公論戰蓋近于知義者非刺客一夫之勇與沫事不類且春秋書取汶陽田在成二年而長勺之戰魯既敗齊安得齊有侵地柯盟之後未再與齊交兵亦安得有三戰復地之事二者皆無實此蓋六國辯士假託之言無足取信而公羊穀梁拘于日月爲例之說見魯與外諸侯盟多書日故爲公與外盟者日之例然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固不書日也何必皆日乎蔑以盟柯爲信小白則蔑與落姑復何信而然二子曾不之悟而强取沫事以成其說是以不暇察其妄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此仁如

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稱管仲桓公之功如此然霸三十餘年春秋未有一言少貶者自莊十四年伐宋以人見由是伐郳伐鄭伐戎伐徐伐山戎二十餘年皆書人至侵蔡之役然後始得博爵而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後稱人終其世十餘年間繼得以爵見者九以師見者一豈稱人皆微者耶至于執鄭詹執陳轅濤塗降鄫遷陽亦皆稱人則謂桓公固霸而無以微者爲之理無是也蓋嘗攷之春秋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于是者其法以遺天下後世則非有興王之業如湯文王者豈春秋之所與哉方小白時天下之亂極矣使小白而能爲湯文王則本之于德而行之以仁義修之身以達于天下夫孰不可爲而小白之內治固有愧矣其欲尊王室而服諸侯惟兵而已鄄之會小白之始霸也君子以爲此其所以取重于天下而諸侯之所莫能及者也吾少假之則天下皆將趨于霸而王道不復興矣是以伐宋之役首抑之而書人焉人之所與吾之所奪也逮夫自鄄至淮爲會者所賤也人之所與吾之所奪也

七自柯至匡爲盟者十有二歲而再見則未嘗一書人其亦曰使小白而能充此則王室何患乎不尊諸侯何患乎不從前之曰執曰降曰遷者皆不必爲也此其與管仲之仁在于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者歟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以今之諸侯言于五霸之時孔子所以與也以五霸言于三王之道春秋所以貶也湯之伐見于葛文王之伐見于崇王者非不用伐特不以爲先爾召陵之役不能服楚完則中國未可保諸侯同外楚而鄭伯猶逃盟不正其罪則中國未可定北戎亦一楚也雖不可治之于始亦不可不正之于終是三者將以見方伯之職不可廢是以得免夫貶而與常伐者同辭古之人其達此者恒而乎故以仲尼之徒爲無道桓文之事而管仲之功爲曾西之所不爲歷聘諸侯未嘗不以王道先焉而公羊穀梁方且以小白爲興爲之說曰桓盟不日桓會不致凡施之行事之間或以爲信或以爲諱或以爲褒或以爲美夫曲固實未嘗不肆其誣罔夫執出春秋爲書而作志于小白乎以揚雄爲大儒而曰謂習亂好

治爲春秋美召陵則其餘亦無足責矣

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左氏以爲鄭不朝是矣詹以名見下大夫也公羊穀梁不知其義但見書名以爲微者疑不得書于春秋遂加之爲佞人意以爲特書夫鄭宛邾快莒挈秦術何嘗不得見經而獨疑于詹乎按前母之會鄭子華請去鄭三氏管仲以爲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小白于是止叔詹未可謂佞人也鄭先負伐宋之罪及小白霸而又不會于幽徒以其使來齊人執之在是矣其不以侯執而以人執者

君有罪而執其使非霸詞也古之爲大夫者必知義命之分詹知無罪執而不能免制遂委其身苟免而逃來此春秋所以賤之書逃與來奔者異辭也何從見其佞乎乃知二氏不知事實又不能求之經頗倒善惡惟意所欲言有如是者安可以不察也

詹事左氏不書而經文可攷晉以邾莒之愬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爲之請而使歸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夫不爲惠免以爲逃命惠伯其猶知之況賢于惠伯者乎使

殘啖氏謂白滅之義蓋見齊人文在上以衆亡鄭棄其師例推之不知齊人在上即自滅之義而殲非自滅也殘厥衆殲殘我良人豈自滅乎殺梁魁皆盡殺之而脅從則罔治故謂之殲厥衆魁良人惟此三人盡以爲殲故謂之殲我良人則齊人殲乎遂亦盡爲逃人所殺而無遺則故于文從戠戠微也殺而及于微也杜氏雖知殲爲盡然謂齊人玩敵逃人盡殺之時史因以自盡爲文此但見其盡不別何以爲自盡而言時史之文此不惟失殲之義其失經之旨又甚矣

公羊既疑以鄭詹爲佞人何休從而加之辭曰稽娶文姜丹協刻桷以至于敗肯詹之謀甚矣先儒之好評而附會也且經先書齊人執鄭詹左氏曰鄭不朝也夫君不朝而執其臣固不正矣故以人執不得爲霸討而詹亦不脅行人不以使執也詹何罪乎凡諸侯之臣自其國所者皆書出奔奔我者皆書來奔齊非詹之國自不

附于齊則書來可矣詹之罪在見執非其罪而不能以義自守乃見齊苟免而竊歸我故加之逃逃之爲言不以禮而竊取之謂也穀梁曰逃義爲逃亦非是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以爲逃義可矣詹執非其罪而逃何義之云乎

逃與先儒多與叛潰同論二者絕不類自不必爾要之叛以地言潰以衆言逃者一身之事鄭伯逃盟陳侯逃歸二言皆見經矣而傳記厥貉之會厲子逃歸淚梁之會爲厚逃歸皆非挾衆之辭蓋僅以其身竊去杜預謂

違其典禮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者是也國君大臣而至于此更安問逃上乎而左氏以爲倒穀梁又謂逃義曰逃正使義不可從亦安得不逃此皆不明論討之義故鄭詹雖以人臣而猶謂之佞人也歟

周官大司徒造都鄙先鄭以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此通都縣稍三等而言之也蓋都鄙有主大都而言者自王城推之至于大都而王畿正矣大都之外即侯服于王畿爲鄙此與春秋書外伐稱皆曰伐我某鄙者是也自三等采地推之則各有都鄙蓋公卿大夫之居必建城郭城郭之內爲都鄙之爲言猶野也故月令孟夏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者是也賈氏疏別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王親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此雖無見于經而理或當然故吾疑王之子弟爲公卿大夫者亦各以其爵分食三等蓋既爵同而地等則無用更別同姓異姓自當爲一不必更論親疎也矣

周制王畿之內分五等自郊至于都者是也近郊遠郊合百里即六鄉之地甸即六都之地制鄉遂者以井田之法即周官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以達于畿者是也而丘甸都邑不預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比閭族黨之官爲之甸之外爲三等采地通爲之都鄙制都鄙者以井牧之法即小司徒所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者是也而比閭族黨不預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所食公卿大夫爲之井牧之法不通于鄉遂蓋鄉遂不以封則無所用都邑井田之法通于都鄙蓋雖有食采之人而以教農夫者溝洫之制亦不可廢但不設比閭族黨之官爾諸侯之制半天子天子六鄉六遂則諸侯宜三鄉三遂故費誓言魯人三郊三遂變鄉爲郊遂亦郊也諸侯無公惟卿與大夫則遂之外未必甸稍縣都皆備亦必減于天子或止有縣與都而已鄭伯將楚之辭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莊王滅陳因縣陳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蓋楚滅小國皆以爲縣其縣大夫皆僭而稱公如白公葉公之類而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則諸侯亦通有縣也

王畿郊遂之外爲甸稍縣都各百里稍縣都者公卿大夫之采地公食都卿食縣大夫食稍縣或謂之小都皆有邑公卿得臣其民大夫三世而後得臣其民稍主而王食于甸謂之公邑則不得臣其民但食其租稅周官載師所謂土田者也其上士中士之別則宜如王制所言制農田以百畝自上農夫而倍之者由是言之諸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其餘皆再命一命則不得如王之公卿大夫有邑以臣其民亦但視田以食其租稅而春秋之時諸侯賜其大夫見于傳者未嘗不言邑晉獻公滅耿滅霍滅魏以賜趙夙畢萬爲大夫文公霸以一命命卻缺爲卿而與之冀再命命胥臣而與之先軫之縣非特以賦祿而賞功者亦然鄭伯賞入陳之功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一邑四井爲田三千六百畝八邑當甸四之一田二萬八千八百畝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戰誓其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四甸蓋二十里之地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而辭曰惟卿備百邑臣已六十則衛卿蓋有四十里之地矣至晉侯取戚田六十井以與孫林父則霸主之令也豎牛取惠伯三十邑以與南遺則家臣之爲也敗度至此則周政無復可攷矣

外侵伐魯見侵者四伐者二十皆以鄙言之鄙者都之所居國以爲軀而別乎外者也春秋之意蓋將尊其宗國使外無得輒加諸我故以別外之辭書曰及吾之疆而已其實如莒伐東鄙圍台齊伐北鄙圍成圍桃圍防四邑皆在其國中則非止其疆外也特以邑見重而書則其他入乎國中而非圍邑者皆略而不見也獨哀之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而不言鄙此其故何哉凡侵伐者皆討罪之名也外諸侯侵伐無言戰者蓋皆服罪而行成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猶是也故不服而至于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固已異文而見矣則于此四侵二十伐者皆行成而得免也夫以堂堂之大國何爲其鄰問罪而吾求成之不服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無以禍口聖人雖爲內辭以致意然豈可專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爲非乎凡魯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伐自僖以後大國非齊吳則小國鄭莒蓋皆其鄰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使魯而知此則鄭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使魯而知此則齊吳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國有四鄙而每迫于其鄰其誰之過歟則于哀之末年春秋終矣特連兩著伐我而不言鄙自是外無復侵伐者所以正內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宣王問于

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以湯七十里爲政于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由是言之後世有如僧者亦可以少知愧矣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春秋書我之義也

書言眚災肆赦孔氏以眚爲過災爲害謂過而有害者緩而赦之肆緩也君然告眚與災並言乃成文過而不害物自不應有刑有刑則經何獨書肆大眚乎古者謂視不明爲眚日月之災爲眚眚者不幸誤抵于辟周官三宥所謂過失者也災者因天災而有犯若因歲之凶賊迫不得已周官荒政十有二所謂緩刑者也後世蓋亦有天變而赦天下者焉眚則肆之災則赦之二者不相兼也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先王肆眚之道也有眚有大眚眚小罪也大眚大罪也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莫大于生以馭其福誅以馭其過而洪範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公卿

大夫與諸侯之所同焉諸侯非賜鈇鉞則不得殺故曰無專殺大夫既不可專殺亦豈可以專生乎則諸侯之所得肆者眚而已大眚非請之天子不可肆也楚薳尹克黃使齊及宋聞亂棄命而歸自拘于司敗楚子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此楚子之僭也諸侯伐鄭師次于紀曰肆眚圍鄭而鄭遂服是謂諸侯之事然則莊公肆大眚春秋譏其僭歟非也僭得用天子之禮肆大眚有其舉之也何以書爲其將葬文姜凡大罪皆釋之以幸其國人也文姜之罪不討蓋已幸于天子矣國人之大罪非眚者復因文姜而幸焉莊公亦何以爲政于其國歟故曾雖大眚苟當其節皆常事不書惟非所肆而肆于是一見猶郊之四卜禘之致夫人其致意焉者不在郊與禘也

昏禮六惟納幣三見經蓋納采問名納吉皆未定之辭至納幣則成自是爲請期親迎則成事當否不足譏也諸侯昏禮已亡存者惟士昏禮爾有納徵有納幣納徵士禮也納幣卿大夫以上禮也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瑑士昏禮以爲玄纁此卿大夫以上之禮也周官媒氏所謂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娛氏掌萬民之判純帛繒帛也無過五兩則有不及五兩者矣此庶人以下之禮也先儒復言天子則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禮亦宜然此其所以異于他五禮者蓋重之也杜氏謂以卿行故書者誤矣

莊公親社之事外傳亦載曹劌之辭觀左氏爲詳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怠荒此蓋專爲會言以正觀社之非四時之田其名有三以田言則曰蒐曰苗曰獮曰狩以習武事言則曰振旅曰茇舍曰治兵曰大閱以祭言則曰社曰禴曰祊曰烝其所主各不同故春秋所書或見治兵或見大閱或見社亦各以其所致意焉書之齊之親社蓋以會祭爲名故劌言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先王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則所謂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會之事在氏離之與朝爲二曹劌之言且不能知而況于經乎襄二十四年傳記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魯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然則莊公之行是亦齊欲誇軍實而以社會之也蓋自文姜葬而莊公始與高傒爲防盟已乃親往納幣未幾復爲此行而又與齊侯遇于穀是時齊小白方霸益公畏齊之強欲釋仇以爲援乎抑小白恐魯之不從齊之使聽己乎然防之盟穀之遇皆曰及是公欲之也意者公初不會鄭未忘乎怨齊霸既成懼而願從于是同盟于幽齊人因以威誇之恐諸侯以爲亂兵故以社召之歟所謂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間朝以講事五年而再相朝者皆當時霸主之令非周禮故吉終講于會者亦非是有王者在上諸侯安得擅爲會班爵之義長幼之序上下之則豈不有典命行人之官而財用之節師賦以贊元侯者因有天子之命亦豈相朝而得自爲之乎非徒左氏不曉劌之言雖劌亦不盡先王之制習亂之久當世賢者所知亦如是而已矣非春秋孰能正之也

莊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成書新宮災三日哭莊之于桓成之于宣皆父子也宮皆其禰廟也一舉謚曰桓宮一不舉曰新宮或曰桓遠而宣近夫父子天性也惟三

年之喪有時而畢乃其情無時而可忘也故曰舜五十而慕春秋豈以是爲別也哉宣公以十月薨至二年十二月而喪畢明年二月宣宮災其去喪畢未遠也成公三日哭其所以致哀于宣公者猶未忘也故聖人原其情以爲所以事其禰者有加于其祖也則不以謚槩舉而謂之新宮乃莊公即位二十有三年矣誠未忘于桓耶則苟可以盡力于廟者無不爲矣而未有聞也至于夫人至然後飾其楹桷而丹刻之非以事桓也將以其侈誇夫人而已是與使大夫宗婦覿用幣者一也故與

立武宮立煬宮之辭一施之聖人所以察微見隱者如此夫然後父子之情見于行事者無得而隱後世之爲人子者亦知其所以戒而不敢忘是春秋之教也

大夫宗婦覿用幣公羊以宗婦爲大夫之妻則大夫宗婦爲一事也穀梁以覿爲見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則大夫與宗婦爲兩事也左氏不爲義而曰使宗婦覿用幣而不及大夫則近于公羊杜預謂使大夫宗婦同見謂之同則近于穀梁二者各不同學者久不能決各自以其意取不爲定論爲公

羊之說者則曰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此自常禮不必書書者以大夫妻亦以幣見爲非則以一事爲正也爲穀梁之說者則曰禮大夫之妻得見夫人此自常禮不必書書者以大夫亦以幣見爲非則以二事爲正也然大夫執贄見小君與大夫不得見夫人于禮皆無正文吾以禮攷之諸侯祭宗廟夫人與亞獻則大夫何爲不見夫人乎既可見于廟中亦可見于宮中則夫人至而大夫不爲之禮非人情矣穀梁知之而不盡故但言不正其大夫而行婦道非此之謂也原春秋之意其譏蓋在覿用幣不在大夫宗婦蓋覿者諸侯大夫私見王及后之禮也幣者諸侯享王及后之禮也覿禮諸侯來朝入見王奠圭王受玉升拜出乃束帛加璧三享王及后束帛加璧者幣也此所謂享聘禮大夫來聘奉束帛加璧與琮爲其君享王及后事畢自奉束錦以請覿而不用幣穀于其君此所謂覿覿諸侯大夫可施于王及后不可行于其君幣諸侯可施于王及后不可通于其大夫今哀姜至大夫請見大夫之贄卿執羔大夫執鴈可也見而又覿則僭大夫見王與后之覿不過束錦而又用幣則僭諸侯享王與后之禮此大夫之罪也宗婦以其榛栗棗脩之贄見夫人可也見而又覿其過與大夫同發其贄而用幣此宗婦之罪也執爲之公命之也于是見于御孫之諫此春秋所以交譏之乎若以大夫宗婦爲一事則大夫而言宗婦以其承宗別庶婦之辭也覿夫人何別于庶婦若然則庶子而爲大夫者其妻不覿乎

禮言宗婦者三諸侯同宗之婦其大夫則謂之宗卿故其妻則謂之宗婦而大夫之言宗婦也既以嫡子之妻曰宗婦矣而其卿子之妻亦或謂之宗婦蓋以別承宗者言則爲嫡子之宗婦如內則言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之類是也蓋嫡子稱宗子則其妻稱宗婦以別主婦者言則爲衆子之宗婦如特牲饋食禮言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宗婦執兩籩于戶外坐之類是也蓋兄弟稱宗人則其妻稱宗婦大祖之言各主其事以爲辭不嫌于同學者所宜審也公羊穀梁皆誤以覿爲見既非矣而公羊又誤以宗婦爲大夫之妻故知用者不宜用而已而謂然則爲用榛

栗云乎脩云乎則其譏在宗婦而不在大夫穀梁又誤謂宗婦可覿而用幣故知大夫不見夫人與宗婦爲二而已而謂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則其譏在大夫而不在宗婦二者皆失之此蓋不知禮之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學禮也

左氏載御孫諫辭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棗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此言亦見外傳以爲夏父展之辭而交小衍曰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左氏略去今婦執幣四言不知其傳之略耶抑自有所主而故去之也然左氏先目其事曰宗婦覿用幣而不言大夫意左氏亦以宗婦爲大夫之妻而夏父展云今婦執幣與左氏言男女無別者同則亦皆謂大夫爲無譏而吾獨以爲不然者蓋攷之禮言大夫則自不得覿夫人況于用幣言覿夫人則凡大夫之妻皆當見不獨嫡子之婦雖衆婦亦與見此吾所以據禮而不疑也

或疑后夫人無見大夫之禮吾以宗廟亞獻爲證未足以爲據是不然凡周官王后接外之事非止祭祀蓋賓客無不預焉故賓客祼獻瑤爵皆贊者內宰之職也凡賓客共后之衣服者內司服之職也若不見之則何以相交乎以后推之則夫人固當然矣故禮言大饗廢夫人之禮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則古者夫人蓋享諸侯吾以大宗伯言大賓客王后不預則攝而載祼意謂同姓則親異姓則攝猶或爲之以爲不見大夫則非也禮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平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何以言大夫之私覿爲非禮此謂從君來朝之大夫君自爲禮則臣不得行其私矣而聘則臣爲君行禮而君不在焉則可以奉其私者也庭實私覿何爲諸侯之庭此謂當時之大天有從君更相朝而私覿者以爲朝覲于天子且不可私豈可以諸侯而行之故援之以爲證禮文多缺辭多有脫誤是以學者不能無感也

春秋攷卷十一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郭公闕文經成而後亡之者也知甲戌下闕陳佗亂事不知者遂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爲遽文而妄爲之辭吾嘗論經無闕文矣夫春秋非記事之書亦非爲學者之事是是非非以王法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而遺萬世者也一國之史不可不盡載而有不得見者則不敢以其私而附益姑存其疑以待後之知者則闕之可也孔子所謂吾猶及史之闕文者也一己之學不可不兼通而有不得聞者則不敢以其私而臆決姑置其疑以待世之能者則闕之可也孔子所謂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者也而春秋何取于是哉事之可以見吾法則載之不可則去之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安有不足見義而徒載其文者乎左氏謂陳侯鮑卒以亂故再赴同已妄矣而公羊穀梁每爲傳疑之論以爲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故載二日春秋所記者諸侯之奔與卒而正使不得其實而姑載之于義何嫌也然則郭公蓋如州公虞公之類當以公爵有國而下亡其文爾或者附以管子所記郭亡之事謂齊桓公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曰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于亡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以類推梁亡之辭以公爲亡謂之郭亡此非吾之所知也古之著書者多假所聞爲之說以示其意未必皆有實齊小白霸在莊十四年鄄之會郭之亡誠在前耶則不得至此二十四年始見誠今方亡耶則梁之亡以民潰無與守其國者而秦取之故可言以自亡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苟非有滅之者不得以自亡爲辭其事與梁不類且小白既霸以霸主滅謂滅遂則有之矣而諸侯無擅滅人之國者若以小白滅之而春秋變文以示義則謂春秋取之久老之言可乎且春秋滅國三十二其間善善惡惡之際不得其當者亦宜有矣不應獨責于郭案公羊記虞虢假道事以虢爲郭古者二字或通用虢因分爵虢之滅在僖二年後十三年宜虢公或以郭見經而亡其事乎

日食鼓用牲于社左氏于文十五年言之是矣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然莊二十五年則謂之非常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夫日食陽微而陰勝之也社陰也天子伐鼓于社蓋以亢陽而責陰也社于諸侯則尊也諸侯不敢責以天子之禮故請之以幣而伐鼓于朝諸侯亦陰類所以自責也幣以請之牲以奉之請而不奉故無所用牲此言天災有幣無牲則是矣必以正月之朔慝未作言之以爲非常豈左氏以周十一月爲正月時陰已退陽方生爲慝未作非此月則不舉是禮而莊公以六月舉之爲非常歟是不知夏之四月周之六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古亦謂之正月詩正月繁霜是也此言蓋出于季平子耶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弊叔孫昭子言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與左氏前言正同而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慝未作于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其言亦與左氏同則左氏蓋兼取二言用之矣昭公之食亦六月也平子以正月止之太史以爲在此月而弗從其以周十一月爲正月故歟蓋魯人以正陽之月爲正月故文莊書鼓用牲于社皆在六月食而不舉故祝史請之而以爲非周之正月而弗從者季平子之誤也仍季平子之失而弗恒遂以爲例而謂莊公季之爲非常者左氏之悞也杜預當于左氏雖知六月爲正月而謂莊書六月辛未朔食推歷辛未實六月朔蓋月錯因謂經書六月而傳云然者明此月非正陽之月也置朔之差固不可放然文書鼓用牲于社亦在六月是時置朔非差乃所當舉何以亦在乎然魯人以爲必正陽之月舉之者亦非是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昏奏鼓商夫總庶人走則古者雖季秋食亦鼓矣何必正月春秋于他月未有書者而獨兩書之于六月正以見誤朔正月而不及其餘一失也伐鼓不于朝而于社悞天子二失也不當用牲而用牲三失也合三失而識之其不曰用幣者得禮也左氏于文公取叔孫昭子之言若天子諸侯等威之辨而謂鼓用牲于社爲非禮于莊公言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皆近之而不能不惑于平子之言遂妄以爲例則不傳經之過也穀梁曰鼓用牲于社鼓禮也雖知用牲之非禮而謂鼓于社爲禮亦非公羊曰日食則易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其意反若二事皆正而合禮者其失又視左氏遠矣

祭祀有幣猶人之飪享而有幣帛以將其意者牲者祭之實幣者禮之文有其實者必成之以文此牲與幣所以不可偏廢如廟中將幣三享之類也故大祝用玉帛

牲牲次祀用牲幣至于小祀有牲而無幣大者其文備小者其文略理當然也周官六號先牲薦幣次之禮宗廟之祭自牛豕以下至于稻粱其未爲斂玉量幣此皆以祭祀爲主故先牲而後幣乃日月之省猝然而見天子陽道而尊也則伐鼓于社以攻之而已此夏書所以言瞽奏鼓而不及其他也諸侯陰道而卑也既不敢攻若待齋戒祭祀而祈之則無及矣故即其類于社以請之其主不在祭祀則用幣以達其急而已猶諸臣之來朝執贄亦幣也固無所用牲此祭與請之辨其主各不同左氏不達此禮以爲天災有幣無牲歷代諸儒妄用其說以證經其不知經宜矣

周官射天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及太陰之月與枉矢鄭氏謂救日射陰救月射陽天子之禮也亦日食伐鼓攻陰之義蓋天子無所請致之而已天子攻而不祈故不用幣諸侯祈而不攻故用幣哲惠公即位請息民者云所以幣更不用牲以從儉約則幣者祭之略牲者祭之詳日食用幣蓋變出非常不能備禮是以致其略而反用牲所以爲非也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二說皆非也且春秋所記皆非禮也日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于社不應用牲而用牲所以書則大水用牲于社爲得禮何爲與于門並書乎周官鼓人言用鼓之事其末云救日月則詔王鼓明非救日月蓋不用鼓矣何爲戒鼓而駭衆則牲可以已乎伐鼓本以責陰乃一以爲鼓兵一以爲鼓衆穀梁自不曉其義何暇論經吾以周官攷之太祝六祈曰類曰造曰禜曰禬曰攻曰說而禜者水旱之祈也祭法言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鄭氏以泰昭爲壇而爲宗祭水旱以宗爲禜亦曰水旱擯先王之祭祀莫不爲壇之皆有常所矣祭祀用少牢以時夫寒暑日月星水旱則五祀皆用少牢而有牲矣故詩雲漢言靡愛斯牲此水旱之祭用牲祀典詩之明驗也至于鼓人言禜門用瓢齎蓋門有陰陽闔闢之義既祭于壇又奠于門以請之陰故不用樽用瓢齎以示略則門雖有酒而無牲也大水不伐鼓又用牲于壇而于社于門失其祭之常而亂先王之狄祀

此春秋所以書歟或曰左氏言天災有幣無牲故曰民議鼓用牲于社今大水與日食同文則水旱亦不當有牲是不然肆師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以水旱爲小祀亦當用牲矣日食用幣非祭也以請于陰也陰無常祭而日月之食猝然而見不得不祭故即其類而通之于社蓋社亦陰也禮有無幣而有牲之祭矣未有無牲而有幣之祭也此禮之變不可以爲常非左氏之所及也

或問日食大水皆陰盛之變日食伐鼓大水不伐鼓何也先王祭祀以馭神水旱之災大則上帝次則山川旱辰無事則祭有變則禱皆有司之者也曰陰盛以勝陽而已無事無所致祭有變無所致禱不得已伐鼓而攻之以爲鼓陽物作之以充場而攻陰是有神則有祭有祭則無所用鼓無神則無祭無祭則不得已而用鼓鼓非必用不得已而用也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三者雖天子諸侯大夫不同而其辭一施之蓋皆以君命出而錄主人之辭也左氏以原仲爲季子之舊公羊以爲通乎季子之私行則若季子之自葬原仲者其以貶大夫之外交耶古者國卿大夫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爲其赴于敵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赴雖士亦然大夫之而赴于鄰國之君與其敵禮也所以重大夫也受其赴者必弔弔必葬此亦禮之常而不書也苟有違焉是大夫之罪有不可勝書者非大法所在春秋亦略而不書也然則季友之葬原仲書曰如與景王告喪公之辭同蓋有私行而曰如者此爲莊公命往葬明矣自其文觀之諸侯以卿葬他國之大夫宜若爲貶然自經觀之則小事法之所不書其特見焉者正以慶父叔牙之事而著季友之本意云爾吾何以知之夫魯與陳爲好舊矣莊之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冬季友如陳往報至是纔二年公羊以爲不得預乎國政則季子于時猶未執政也慶父叔牙之亂既明季子不從必將有害乎其身則假葬原仲爲名避而之陳以爲後圖者季子之志也莊公亦許之矣故病且死復召季子而授以國政季子是卒能行其志殺叔牙而立子般此春秋所以爲是表之乎禮大夫雖非君命不得出竟然行私請乎其君者禮之所不廢也故曰大夫私行出竟必請反必告季子若誠自以其私行未可以爲違禮亦非春秋所得書也

葬原仲之事穀梁以爲諱出奔而不終其說不知其意安在左氏但言其舊未必爲有義惟公羊載其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預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以爲避內難通乎季子之私行而或

者以爲是時去莊公薨尚六年內雖未作不得言避若以爲變端已成季子見幾而出奔則莊公之末獻端益深不應得入而預國政以公羊爲不然以吾觀之此正季子用智以任宗國之寄不可以常情度也非春秋無以察之故特書以見意爾同者爲侯大夫死赴于他國之君禮固明見之矣其葬與不葬于理雖不可攷然內女嫁爲外夫人書卒不書葬有爲而後書之也則固有葬而不書者矣外大夫不葬劉文公以當主我故特書葬以史記攷之季友蓋陳出也陳自莊公十九年伐我

春秋攷 卷十一 十 宋 俊 著

西鄙之後至二十五年春使女叔來聘是冬公子友如陳報聘二十七年遂爲此行自是莊公未嘗交兵則陳與魯好自女叔來而加篤季友又其出也則季子之爲此行豈無意乎蓋慶父與牙之惡其來必有漸兆于六年之前未爲久也季友其有以察之矣以兩公于挾夫人而莊公不能正他日必至于亂季子以宗國自任以爲非己莫能平而一人之力勢不可以即治則于其亂之未形全身于母黨託葬原仲以行使二子幸其去而不疑以待于後此季子之深謀遠慮也因是留于陳而不歸以中二子之欲及莊公病而召之遂授國政此非莊公之意二子與夫人之意也蓋將致國乎慶父而季子在外恐其不同故召而託之非季子有名以行使之不疑何以致此是以季子至而莊公告以才之言正其情也向使季子懼禍而出奔則必不得反去之不以名則必疑若是則國乃二子之國尚安得政乎春秋先書公子友如陳而後詳其事以著之見其以君命行公羊知其事而不知其情以爲避內難則是愛其身而忘其國以爲通乎季子之私行則是春秋捨其義而與其去其去道遠矣故吾謂春秋有不應得葬而書葬者三皆非專責其失禮各有爲焉爾葬紀叔姬不貶叔姬之不得葬爲齊侯也葬許悼公不責悼公之不得葬爲世子止也葬原仲不責原仲之不得葬爲季友也

列國大夫既相赴則必弔弔則必葬此理之常也故禮大夫死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寡大夫某死則君必爲之弔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赴者主人之辭而受弔者其君謂其恩爲己也諸侯適在其國則親弔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公爲主是已弔者如此其誼則葬宜亦稱是春秋內魯故卒內大夫然而不葬禮有降也外大夫不卒又降于魯也不卒固不葬矣則禮非不卒葬外大夫特春秋不書爾外大夫之得卒惟王臣之奔接我者尹氏卒之類是也王臣之重比諸侯既卒則不得不葬然有不葬者我或不往葬也故王臣之葬惟劉文公而已公羊穀梁微得此意而不知列國有葬外大夫之禮求其說而不獲故遂以爲通其私行以避內難此學者所以不得不疑也

左氏載王子朝王子頹亂王室事略相同春秋書于朝

春秋攷 卷十一 十一 宋 俊 著

不書于頹或言左氏好誣子頹事未必然以王子朝之辭攷之自言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則信有之矣意者周不以告則不書乎凡左氏載事春秋所不書者幾半使左氏真受經而傳之則經之外無用載矣蓋左氏者史而已以載事爲本而不專于解經故非經之所有與雖有而與經旨相違者皆並列之吾故以爲今書公子友如陳而後詳其事以著之見其以君命行公羊知其事而不知其情以爲避內難則是愛其身而忘其國以爲通乎季子之私行則是春秋捨其義而與其書其三曰不赴告則不書其四曰經成而後出者多也孔子所不及見雖當書而不得書惟深于經者而後可以決擇于此四者則庶幾無惑于左氏矣

春秋攷 卷十一 十二 宋 俊 著

春秋重師凡戰未有以人敗績者惟莊公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見穀梁曰戰則是師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據穀梁是以齊人爲齊侯也齊侯有罪貶之可矣衛若無罪安得以齊而亦人乎公羊曰敗者稱師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春秋敗皆言師以衆爲重焉爾固未必皆稱師也何三十四戰而獨此未得乎師歟此蓋二氏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也左氏以此爲齊小白以王命討衛立子頹之罪者也衛之罪大矣小白不得以侯見此春秋抑霸者之道穀梁所謂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者近之矣衛之不得稱師正以泊其嘗伐京師使不得與齊敵其所敗者衛人稱此春秋之異文也至于齊人使我西鄙言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以人侵而師追爲其辭與衛正相反穀梁以爲其侵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其言是矣由是言之衛師也而抑之曰人齊人也而大之曰師有君臣之道焉有內外之辨焉茲其所以爲春秋也歟

所賞于天子賞罰之當者爲其賞不僭罰不濫也春秋以褒貶代賞罰爲其僭且濫而天子之權不得其正也若褒貶而僭濫亦不足爲春秋矣而穀梁莊二十八年得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曰是師也其曰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其人衛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其意以爲齊桓已霸諸侯而授之令

今復伐衛故微其師而稱人是齊有罪衛無罪也然曰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則衛非霸主而與齊同不稱師衛之人不亦濫乎僖元年傳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意以爲齊侯救邢而言次緩不及事故貶其爵而稱師是齊有罪曹無罪也然曰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則曹非主救而與齊同不得稱爵曹之師不亦濫乎夫莊之人齊經既不見其爲齊侯蓋穀梁不知經于小白之初有抑而稱人之義自不得與他國貶而人之者同例故妄爲辭併衛失之夫人衛與僖之言齊師傳師者亦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自經之常法穀梁誤謂曹爲無師故從以齊師爲齊侯曹不得爲無師吉因言之矣二事皆無事實但以義推之是以迷而不悟此亦傳經不傳事之弊也

左氏邑有先君之主曰都先儒多信其說故先鄭釋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以爲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皋二十四氏之祀王子弟則主其祖王之廟而賈氏疏遂以左氏之言爲證禮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孔氏疏亦引左氏此言又以夏父弗忌所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者以實諸侯得祖天子之說而謂諸侯得祖天子則大夫得祖諸侯且王畿之內稍爲大夫之采地縣爲卿之采地都爲公之采地而王之子弟蓋參食于三者之間各隨其爵之高下與公卿大夫以類相從故鄭氏謂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者此總三等言之也都之設官有都士有都司馬有都宗人所謂都者非止四縣之都也雖縣亦謂之都以別于大夫之家爾故縣又爲小都者古者謂掌禮之官皆曰宗伯夷曰秩宗伯是也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與家宗人言掌家祭祀之禮其辭同也凡境內山川鬼神與宗廟無非祭祀何以知都獨有祖王之廟乎郊特牲之文亦已明矣孔氏强引魯有周廟及帝乙厲王于經之外橫爲異說以附會左氏夫魯得用天子禮樂而立文王廟此在古惟一見固不可以爲常乃宋祖帝乙自見二王之後若鄭祖厲王此乃僭禮豈可與宋並言而夏父弗忌妄以爲說審必曰有大功德乃得祖天子則鄭桓公有何功德而與周公比乎今姑以都宗人與郊特牲之經文爲正則先儒之誤皆自左氏失之而反以誣經不可不察也

臧孫辰告糴左氏不載其事亦見于外傳云魯饑文仲言于莊公曰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問曰公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遂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以是攷之此非莊公之命蓋文仲自請行也然春秋不以專命爲異辭以貶之者以其有憂國之心而行其職焉爾此所以但不書如歟左氏以禮言坐不知其事而妄以藉口至公羊以爲私行穀梁以爲內諱者則又逆以意揣之蓋左氏不知經凡所不能通者大抵皆以禮爲辭如雍榆之言叔等是也公羊穀梁差通經故雖知不言如爲疑而不得其傳故妄揣之而皆失其義夫國饑上卿以寶器出如之何而爲私行乎內饑大無麥禾且不諱何反諱于告糴乎

兩邑相及穀梁于城諸及防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皆曰以大及小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曰不言及大小敵也公羊不于諸防漆閭丘爲說而于莒牟夷曰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蓋言牟夷公邑君邑也防茲私邑臣邑也嫌于公邑與私邑爲一則稱及以辨之故何休于諸防亦曰諸君邑防臣邑于牟婁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亦曰別君邑臣邑也至于城莒父及霄則二氏皆無文以爲前見也兩義不相通一以爲公及私耶則城諸及防及鄆皆曾所城何公私之辨一以爲以大及小耶則牟夷防茲均以地返何小大之嫌吾以爲言弃者可曰以公及私而何休施之于諸防及鄆者誤矣言城者可曰以大及小而穀梁施之于牟夷防茲者誤矣二氏各有聞而不盡也歸讙及闡別二邑之名也

鄫公羊穀梁皆以爲紀之遺邑或者疑紀滅至此更二十七年不應其遺邑猶存至是始降吾觀昭十九年書齊高發帥師伐莒左氏曰莒子奔紀鄫使孫書伐之莒師入紀紀之爲國在齊莒之間杜預前注齊人降鄫以爲紀附庸國在東平無鹽縣東北後注紀鄫以爲莒邑在東海贛榆縣東北杜氏記地里亦間有誤吾意前以爲紀附庸國者是紀雖弱而附庸國或能自立以附于他國至是齊始降之以自屬而後或爲莒取故猶繫之紀則固無害紀亡而獨存也

魯濟之遇左氏以爲謀伐山戎以其病燕繼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戚我也戚我者旗獲而過我吾固嘗論其情矣劉向說苑載齊小白

北伐請兵于魯魯不與小白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毋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桓公乃已而左氏不記此事吾嘗推之此即左氏所謂謀伐山戎者蓋嘗召兵于魯矣歸而示之捷豈非懷其宿憾欲因以威脅之而矜其强乎春秋因書之以爲誠若獻捷然蓋求而不得者說苑之言足以驗也

代山戎言齊人獻戎捷言齊侯此譏小白之辭也按葵丘之會宰周公謂晉獻公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皆論齊侯親行是時小白霸業已成矣然五大夫奉王子頹以亂王室衞人立子頹而篡惠王霸主之所當帥諸侯而共治之也曾無所爲反區區于遠衞以其病燕燕之病孰與周之亂乎蓋徒欲威示諸侯以自强大此宰孔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也故春秋貶而人之至于得志而獻捷于魯此豈其情亦徒以誇而威之爾故春秋特正名之曰齊侯諸侯不相遣俘而況霸主謂之誇而反屈謂之威而反屈矣趙氏乃皆以爲謬文于伐山戎言當云齊侯獻戎捷言當云齊人陋矣

魯有孟孫孟即伯也蓋慶父之後自氏仲孫不得言孟孔氏據襍緯云庶長稱孟謂嫡夫人之子長稱伯妾子長于夫人之子稱孟然于經無見趙武之母晉景公女嫡夫人也而趙武稱趙孟士匄請後于荀偃曰郤甥可立荀罃則妾子也而荀稱知伯與禮緯正相反孔氏謂趙有庶長故趙武亦蒙其父稱爲孟荀首中行伯之季弟中行伯嫡故荀首亦蒙其兄稱伯亦未必然按公羊慶父與叔牙季友皆莊公之母弟三傳無言其爲庶

者特杜預以伐於餘丘之年計之以爲未及成人莊公之敗繆亂多矣慶父氏公子則大夫也既未成人可以爲大夫亦何不可以爲將以吾攷之古者大夫五十字以伯仲不言孟惟大人有言孟姜者則孟未必字但長之稱爾故正月謂之孟月元侯謂之孟侯禮亦無嫡子不以其次而必字伯之說則孟非字但言長耳庶子雖孟所謂庶長者非嫡庶之庶以別乎君如言衆子爲庶子者之庶長而不得立自應稱孟以別乎衆子故齊小白無嫡六娶所生無虧最長言武孟衛靈公立公子絷雖長以非嫡不得立言公孟曾桓公既薨莊公以嫡長立慶父以衆子之長所以稱孟趙孟亦然禮緯之言或出于此而孔氏誤以爲字也

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而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則有大寢有燕寢禮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有路寢有小寢蓋六寢者總名而燕寢大寢路寢小寢者其別名也鄭氏謂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而釋太僕之大寢爲路寢玉藻之燕寢爲小寢

則大寢又謂之路寢小寢又謂之燕寢此天子之制也諸侯無聞焉內宰掌以陰禮教六宮者王后之宮也天子有六寢故后有六宮而祭義云諸侯率三宮之夫人使蠶以此準之夫天子有六寢后有六宮則諸侯有三寢夫人有三宮皆所以半天子故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六寢皆在路門之內禮天子有三朝有外朝有內朝有燕朝而寢不預焉外朝以詢萬民非常之朝也內朝在應門之外燕朝在路門之外燕朝以見宗人而內朝以日見羣臣此玉藻所謂日視朝之所也六寢其居中而當前者爲大寢亦或謂之路寢此玉藻所謂視朝退而聽政之所也其旁列而居後者爲小寢此玉藻所謂聽政退而釋服之所也先儒不悟朝與寢異而妄別大寢一爲在路門之外爲正寢小寢五爲在路門之內爲夫人之寢故莊公宣公成公皆薨于正寢穀梁以爲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穀梁以爲非正也杜預遂以小寢爲內寢于左氏言夫人不薨于寢則弗致曰寢小寢也夫天子諸侯不應薨于正寢之所后夫人不應薨于天子諸侯之寢夫豈不知后自有六宮夫人自有三宮乎先儒之迷于禮有如此者惟公羊爲近之乃何休言天子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不知其何據蓋但以定公薨于高寢故取路寢小寢之名足之其妄不待攻而破也

宋　葉　夢　得　撰

閔公

莊閔之際慶父叔牙季友之事三家惟公羊得之最左氏略同然皆不終其說穀梁蓋全無聞據莊公即位二年而見慶父伐於餘丘則已爲大夫矣後二十五年季友始見如陳未年叔牙始見卒則莊公三卿蓋慶父叔牙季友也公羊言叔牙欲立慶父在葬原仲之前故以葬原仲爲通乎季子之私行距莊公薨猶六年乃復請

至于陳則于是季子猶未執政及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至而授之國政乃問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公曰牙謂我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季友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牙卒慶父如齊不言季子之出也閔公立曰執殺子般慶父也子般弒而歸獄于鄧扈樂曰季子至而不變也季子來歸曰喜之也是季子嘗出矣左氏所記雖同而葬原仲但言季子之舊不記其辭難則季子葬原仲蓋嘗臨而與叔牙執政矣故莊公問後于二人而不及慶父季子卽殺叔牙而立子般子般弒季子奔陳見立閔公而不戰慶父如齊閔公立與齊小白盟落姑以復季子既召于陳慶父復弒閔公季子再以僖公奔邾慶父始奔莒季子入立僖公莒人欲歸慶父季子不納遂縊卽不知子般弒慶父如齊季子如陳矣立閔公者誰耶慶父如齊是以君命行也卽不知子般死國未有君授命慶父者誰耶閔公立纔八歲慶父猶在魯則盟落姑而復季子者誰耶齊小白使仲孫湫來省難蓋窺之也初無援魯之意湫曰不未慶父殆難未已

則迫慶父使出奔者誰耶四者二氏皆不記吾嘗謂難于萬人而不可奪者情也越于萬歲而不可易者理也學者出于千載之下不幸有不得于事者苟自其情與理求焉則有不能逃乎人者慶父蓋有意于得魯者也內通乎夫人外假乎叔牙其以大夫見者與莊公幾相終始據公羊言叔牙欲立慶父季子不可而弒械成則雖莊公且將弒之矣其何有于子般閔公乎然既弒子般而不敢遂取之者獨懼季子爲之討而及以國人聲當子般之誅則假子般之命請于齊以立閔公者其慶父乎而非其志也以叔姜爲齊女外順人情以蔽己惡徐而復爲之所謂閔公立而慶父猶在則盟落姑者季子自陳請之齊而小白爲之以定公位者也此仲孫湫所以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者歟季子歸而察其志則必有爲之所者矣故雖季子力所無可奈何而終不敢奪其位久而知其再弒閔公不能容于國人然後與哀姜俱逐季子所以得因高傾而立僖公也是雖無見于傳度之情而揆之理其必有出于此者吾所以參二氏之言而爲之說也然則子般弒季子奔陳閔公弒僖公

奔邾經皆不書何也季子不之陳則無以成其志僖公不之邾則不能保其身是皆魯之所以不亡者不可與慶父奔莒之辭並見則爲之隱若未嘗出焉此春秋所以全君子之善而暴小人之惡也

落姑之盟左氏謂請復季友穀梁謂盟納季子杜預以爲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立之夫季子魯臣也誠忠于魯其去來在其君何必驟于霸主而後可納是時閔公纔八歲而魯無賢臣輔之子內必不能自爲此謀公羊之爲說何休曰慶父內則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吾謂此言雖無據而近實何者慶父弒子般是時齊桓方圖霸慶父負弒君之惡敢卽霸主必非無所畏懼而然者蓋歸其惡于鄧扈樂而謂閔公哀姜婦之子挾哀姜以請于齊而立之以自明爾哀姜與慶父之罪齊桓公皆未及知也故春秋以常文書之曰公子慶父如齊未加貶辭正以見其罪未暴季子奔陳左氏載之而經不書謂其力不勝慶父之權避之于陳爲之歷聞然則暴慶父之罪又使齊桓得以聞而慶父無以容其奸殆季子走齊而訴之歟故奉閔公而與齊盟非盟復季子也定公位也季子所以由是來歸而慶父不敢拒此魯人所以喜也齊仲孫相繼遂來省難則桓公固已主之矣不然使桓公未知慶父之罪而季子猶在陳閔公之弱安能自求盟以復季子季子於其國不能抗慶父何以既奔而自外抗之慶父亦納之而不拒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落姑齊地卽齊以盟也慶父立閔公本利其少欲因哀姜以附齊閔公既從盟則必捨慶父而讜季子慶父盡失其本謀無所恃以自固是以復弒閔公奔莒而哀姜之惡亦見不敢之齊而之邾也

齊仲孫仲孫湫也仲孫以字爲氏者也宋司馬華孫來盟華耦也華孫亦以字爲氏者也春秋未有但書氏而不名者惟此兩見吾皆以爲貶仲孫貶其有窺魯之意華孫貶其爲襄夫人之黨皆去名或曰春秋有貶氏而見名者矣氏所同也名所獨也未有貶名而見氏者豈不嫌與凡見族者亂乎曰春秋但因事以見法而已不皆以其人也湫與耦何擇且宋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

名氏尚皆不著孰能辨其誰何吾特以別大夫之無罪則已爾而況于名乎

公羊以仲孫爲慶父因謬矣穀梁曰齊仲孫外之也意亦與公羊同此皆不足深辨然左氏之言亦得之而未盡也何者桓公既與閔公盟矣季子因之以歸則慶父之罪霸主所宜即討也猶若以爲疑而使仲孫湫察焉故其歸也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桓公不果于討賊季子不得獨發于內則慶父得以爲之謀而復滅閔公矣此春秋所以不稱使者不與其使貶桓公也仲孫知慶父之當去不請速討而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則閔公之禍仲孫亦預有罪焉故去其名而見以族者貶仲孫也若所謂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則疑非桓公之言矣桓公方欲合諸侯以正天下若乘魯之亂而滅周公之後是何足以爲霸乎殆非邪邃如歸衛國忘亡之意此蓋後世附益之辭而左氏不能別也

禘之名見于左氏而無祫祫之名見于公羊穀梁而無禘左氏但見春秋書禘故凡有事有大事皆謂之禘有事于武宮亦曰禘于武公此乃沿襲禘于莊公之語爾公羊穀梁既以禘每見于名故凡有事有大事皆謂之祫公羊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左氏不知禘祫之辨故通而爲一公羊穀梁雖知祫異乎禘亦不知有事乃時祭之名蓋均未嘗深攷于禮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饋食饗先王在四時祭之上鄭氏以爲祫禘肆獻祼者薦腥也饋食薦熟也

二者互相備而謂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者以大小爲先後也四時祭之上不應別有他祭則謂之祫禘理固然矣故司尊彝亦謂之追享朝享以爲四時之間祀與大宗伯合追之爲言及祖之所自出則禘也朝之爲言喪除始朝于廟則祫也此先王祫禘之禮見于周官者甚明但不著其名爾蓋先王以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爲七者推親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者也故論祠烝嘗各于四時祭之然是特七廟而已若親盡而毀既不得祭于四時則無時而祭矣故又以時合食于太祖之廟謂之祫祫之所及自太祖而下以世遠近者而已而吾祖之所自出則不及故又推祖之所自出者間祀于太祖之廟以具祖配之謂之禘尊祖奉先之道至是極矣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言禘而不言祫者所主在別祖宗之辨不爲祭言也春秋所書宗廟之祀或禘或祫或四時之祭不同凡合于禮者皆不書其書者皆有爲爲之也義在祭則舉名義在事而舉祭以見則通以爲有事有大事是以其言各異而三家皆未嘗辨也

祫禘之節于禮無正文漢張純謂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近世儒者皆取用之此亦不必然蓋純徒見禮言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故以爲四月不知僖八年

書七月禘于太廟乃夏之五月則何說乎文二年書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穀梁皆以爲祫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何以不用八月是故以孟獻子之僭言推之謂二至爲正者蓋外祭莫大于郊內祭莫大于禘郊天事主乎陽則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陰則以夏至爲近禮魯不得全同天子故用六月而僖以七月禘者正獻子之僭也祫以八月蓋躋僖公有爲爲之未必其祫之時乃祫而合禮不失其時春秋自以爲常事不書也

魯得用天子禮樂吾不謂之禮而謂之呂不韋之書以禮爲不足據也近世儒者乃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天子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夫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謂衆人不得同可也君臣之分如之何而亂之乎周公死當時尚有召公畢公之徒夾輔王室四海流言召公尚爲之不悅周大夫之不知周公者多矣必不更以非禮之禮加之使重見疑于富世也然則惠公雖越禮請之周雖越禮賜之亦不使得與天子全同蓋皆下其制一等故周之郊以日至魯之郊以上辛是以周祈穀之郊爲魯郊也周之禘以嘗魯之禘以周公是以周之祫爲魯禘也周之廟七其外存文武二祧以爲九魯雖得用天子之禮而廟不可豫命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後世之僭廟則廟止乎五是廟不得與周同也周之門五皐庫雉應路而設兩觀魯雖得設兩觀而以周皐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是門不得與周同也至于馬不言十二閑而言延廄社不言壝國之社而言亳社是皆以爲異者由是言之周雖衰猶不使諸侯得全同于天子而謂成康爲之乎故見于春秋者但譏其不中節而未嘗譏其僭如郊而四卜禘而用致夫人之類

蓋既受命于天子而賜之亦必以天子之命而廢之魯不得自爲也豈可罪其子孫乎至于八佾亦天子之樂也論語記季氏八佾舞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魯無聞焉其亦魯廟固得用之歟昭公出奔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夫謂非所宜有而用故子家駒以爲僭謂其有所受之故昭公以爲不僭使出成康之政而周公之所應得又何子家駒之云哉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穀梁以爲始厲樂其亦未之思矣明堂位祭統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皆漢儒耳剽之言不知其本故明堂位言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而賜之是周公生而成王賜之也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而賜之是周公沒而成康相繼賜之也二說自不能必何暇論其實乎所謂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者亦非是春秋無書大嘗大禘者大禘自商別于四時禘之名非周公之名也若乙亥嘗正秋祭本不當書書者欲以見前嘗之亟亂亦非大嘗也此何足盡信哉然謂之無不可故吾不得已而取之以不羣者以其先秦所聞爲近也乃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以其雩上帝所以謂之大雩如大舉大旅之類魯得大雩正天子之事而左氏無大嘗而言大嘗有大雩而反不言其所尤可見矣

或曰重祭外爲郊社郊固非魯之所得爲社則諸侯皆有矣何以謂之重祭蓋諸侯得爲其國社而已乃亡國之社則非天子不得有而魯見亳社災是周公之賜也凡禮所記蓋皆微得其端而不盡故得失實相半非深

于知經者不能辨也

高子左氏不爲傳穀梁曰高子貴之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嚴之也何嚴爾正我也猶望高子也公羊以爲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者是也以爲立僖公者非也季子聞難以僖公適邾書從姜氏使不得與慶父俱及高子至因之相與盟而立僖公則使定魯亂者桓公而盟立僖公者高子也此高子之盟所以不稱使而得以子見褒歟夫使之定亂而因以立君魯由之以安是亦桓公之功矣然不歸之桓公而歸之高子者以其不能討慶父則雖定亂已晚矣猶以其霸而不以身見貶故仲孫高子但奪其使而深致意于高子者所以爲桓公之病也

春秋攷卷十三

宋 葉夢得撰

僖公

外公子弒其君未有不書而慶父弒閔公則不書外大夫殺未踰年君之子未嘗不書而公子遂弒子赤則不書雖曰內大惡諱也然二人之罪遂沒而不見乎春秋未有終沒其事而不見者蓋閔公之弒當主哀姜以爲首惡則二人遽未可加誅也故閔公薨而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何爲而孫乎夫人孫而慶父奔則慶父之罪同于夫人可知也子赤卒而公即位公何爲忍而即位乎公即位而公子遂如齊逆女則遂之罪同于宣公又可知也非直如此閔公薨而慶父得出奔見國之無人而元惡得以縱失則聞公之臣皆可絕也宣公立而遂得逆女見國之無人而奸謀得以顯行則子赤之臣皆可絕也左氏言春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于慶父遂具此五者矣而謂施之于齊豹等者妄也

救以次先後爲義經本無是意但以事之序書之爾其誣爲之說者特公羊穀梁誤以邢爲亡故以爲不及事邢既非亡則公穀之說自不能行何用復疑乎救邢懼狄之侵而前爲備未知狄之必犯邢也則方師之出豈可便言救但見其次舜北而已及狄欲犯邢以三師之援而不敢進則邢難自三師而解然後見其救之事則救自應後書也雍榆本爲齊伐晉而往救則方叔孫豹之出救事已定如之何不書救乎兵家事不可槩論不必解圍拒戰而後爲救如後世或搗其虛或伺其間或扼其歸路或絕其糧道但使敵人知畏而不敢留皆救

也安知雍榆不出此不必如公穀拘以通君命則次自應後書也惟能察救之名則知經之無貶意矣

偃之敗邾師左氏謂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預謂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魯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還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此言固無實然以人情揆之亦有不通者閔公弒姜氏孫于邾季友亦以僖公適邾僖公自邾入而得位雖未必邾有力然亦不爲無好也邾雖歸姜氏何惡于魯而遽欲侵之僖公賢君也樫之會纔閱月而即乘人之不備而襲擊之乎此左氏拘于未陳曰敗某師之例而爲之辭爾以吾攷之不然姜氏孫于邾蓋自知預弒閔公之罪不容于魯而託邾以自固也季友以僖公適邾亦從姜氏而不敢絕其母而齊桓公殺姜氏于夷夷其地也非邾歸之即齊來求之而不能保其託僖公是以有怨于邾歟樫之會邾人在焉齊桓公蓋將與諸侯共平邾怨于魯而不得故書會不書盟已而敗其師則僖公不敢以己之好而忘其母之死也春秋于七月書姜氏薨八月書樫會九月書敗邾師十月書敗莒師則討其納慶父也其序皆相因故擊公者見公之義不得不討也不然託人以自免既安即反伐之與人爲奸纔閱月而加以兵春秋獨無貶乎

穀梁解經雖于三家爲差密然其陋亦有信其所聞而全不攷經者亦不可不察公子友獲莒拏一事可見矣友之賢穀梁固自知之獲莒拏之役經書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酅獲莒拏既曰帥師又曰敗莒師此與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以異穀梁于宋華元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蓋自帥師而敗推之也今于莒拏乃獨書屏左右二人相搏事謂紿以孟勞殺拏何以不得爲盡其衆以擊而以三軍敵之者乎審勝負在兩人又且以紿而幸勝則春秋亦安得書友帥師及敗莒師之事此不惟失季友之賢亦且併春秋書法亡之矣江熙攻之是也公羊曰莒人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以代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度此義穀梁非不知但敝其所聞遂併忘其傳經之意可以見凡三家或得于所聞而不能審或意其或然而從爲之說均有此弊非深于知經者不能核之也

楚丘左氏謂諸侯城之魯後會故不書以魯獨城爲文此蓋見城緣陵書諸侯而此不書與魯之城內邑者同辭故云爾以詩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攷之則封衛者實齊桓公然非桓公獨爲之也蓋命魯爲之矣齊以霸爲之主焉故詩專美于桓公古者建邦國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天子之事也謂之大封之禮諸侯固不得專封而春秋之時救患分災有天子不能爲而諸侯爲之則或以義與焉故書城楚丘若不應城而城以示貶不言城衛而言城楚丘不書公會齊侯而直言城婉其辭以匿其名使未遽見其過則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左氏蓋不知專封之義故妄意其後會言之夫後會固非矣其專封之非又有大者捨其重而責其輕豈春秋之義乎然緣陵之城復見諸侯此不足序而不序者也蓋是時桓德衰矣戴之會所以謀杞也而不即城既公子友名諸侯已散矣明年再會而始城有不得已者左氏言有闕而杜氏謂若用不具戚池未固者理有常然夫城之者亦其能救患分災也若不得已而至于同則何利焉故雖不序言其城杞而見諸侯不能爲之盡隱也雖見諸侯而不序以爲不足序也葵丘之盟曰無有封而不告齊固將以爲己任今樂目之曰諸侯則桓公與諸侯奚擇焉故穀梁亦以聚鄰敬辭言之以爲聚而借以見桓德之衰其亦有闕乎此矣

或曰狄滅衛淮夷滅杞皆不書而書城楚丘城緣陵言滅則見封故沒而不言所以隱其封非也狄入衛懿公雖死于戰然去之而不有戴公文公皆在焉則非滅也入而已定之方中所謂衛爲狄所滅者君死曰滅謂懿公也乃杞則淮夷病之病之爲言非一事之目也蓋每爲之因欲遷避而不得齊桓公與諸侯共遷之爾亦非滅也始狄初入衛戴公從而野處于漕桓公使公子無虧帥師救而封之未及封而戴公卒木瓜之詩是也文公立欲改從于楚丘而力不能桓公遂復封之定之方中之詩是也夫封一也有如衛之所謂與之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門材魚軒重錦使至于忘亡亦封也姑與之城使有不得其所而哀其亡亦封也此杞所以異于衛者歟然定之方中夏十月周十二月之事也所謂水昏正而栽者故詩言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而春秋書正月則夏之十一月蓋計其成功之終言也所謂日至而舉者封國必要其成封而不克成不可謂之封也

邑不言滅下陽而言滅者以當虞虢也下陽虢之邑也虢虞之表也亡下陽則亡虢亡虢則亡虞二國之存亡不在其國而在下陽虞既假道以伐虢下陽失則二國隨之矣此春秋見微而知著也故虞滅不書而書執虞公見虞之亡久矣所存者其君而已然則虢公何以不見書乎以傳攷之虢公醜蓋奔京師不得與虞並見

也然則舉虞可以知號左氏以爲修虞祀以供其職貢者亦未必然見其不言滅而妄意之也

或曰舒固國也杜氏以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安得爲附庸曰非此之舒也徐舒相去遠甚矣非可取而併者也魯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徐取舒在僖公之三年實爲是舒則其滅已久不應至是言是懲而已以經攷之舒蓼滅于宣舒庸滅于成舒鳩滅于襄皆併于楚此乃所謂荆舒者蓋舒之別種分而爲三與楚爲鄰楚可得併徐不可併則徐所謂舒者名適同耳鄭氏注荆舒

曰蓼舒左氏傳舒蓼曰衆舒則舒固不一種矣四皆滅于楚則楚與鄭國土壤相接而可併有者也其別而爲三猶赤狄之言潞氏甲氏及留吁杜氏注舒蓼爲二國舒庸爲東夷國舒鳩爲楚屬國蓋失之矣且文五年楚人滅六左氏謂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氏言六今廬江六縣蓼今安豐蓼縣安得至宣而後滅乎此自相戾而弗悟凡春秋所書地名皆不可盡攷杜氏號最留意者亦不免誤既不可盡名不若質之于經而通之以例猶愈于不知而作也

蕭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爲例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此四者吾國以言其非矣而于哀姜之文又不合故杜氏附會惟以不薨于寢一事當之其誤自可知矣公羊以爲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不知其何據而何休遂以爲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傳公使用爲嫡而廢楚女此尤不近人情果爾楚得無討乎惟穀梁以爲立妾之辭雖與公羊同而不名其人劉向以爲成風蓋以所言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者謂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禍而不言夫人則穀梁固謂成風也以吾攷之後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若非受命致之爲夫人則春秋安得並稱曰夫人曰小君歟則穀梁之言爲是矣故繼言上使榮叔歸含且賵使召伯來會葬皆去天者蓋于致夫人貶僖公以僖公爲重則王不可並見故于含賵葬去天以貶王既命之爲夫人則不得不含賵與葬是以于其終以見貶輕重先後之序也而趙氏以稱夫人而不氏爲時君妻謂聲姜且以聲姜不致爲證夫時君妻固未嘗不氏而聲姜之不致或繫在即位之前如襄與定之夫人亦皆不書至以是折穀梁尤陋矣

晉里克平鄭欲納文公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息不從既自殺之矣及息立卓又從而殺之則奚齊卓者里克之所不君者也奚齊未成君故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卓已成君則遂書曰弒其君卓與凡弒君者其辭一施之蓋君臣天下之大義苟一日北面事之皆君也不問其善惡當否里克果不正奚齊卓而志在文公則去之求于大國以納焉可也豈可以背息不從而復殺之乎弒君之惡孰大于齊商人齊人既不討而君之後雖殺焉則亦弒其君爾不問其初也衛甯殖逐獻公而立剽將死而悔之以命于其子喜使逐剽而復獻公剽固殖之君而喜則非君也及其殺剽亦書曰弒其君剽蓋預聞乎殖也古者士不傳贄不爲臣故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至于食焉而居其位則君臣之義非特其在身而已己之所君一家皆君焉而況行父之志而居父之位者乎故二人之弒其情雖不同而春秋一以君書之所以正天下之

義也

晉奚齊齊舍皆未逾年之君也里克弒奚齊則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商人弒君則書曰弒其君舍天下之惡莫大于弒君也然聖人于疑似輕重之間未嘗不盡其情使得罪者皆自以爲當然而無異辭見與聞之者皆以爲無不宜而無異議此所以厭天下之心而垂萬世之訓能使亂臣賊子雖敢于犯君親而不能無懼于吾之書者也是何也爲合正奚齊不正也商人弒而代之里克弒而欲立者也吾一將以弒君之惡而繫治之耶與正之是蓋有法焉雖未即位而改元猶有故君之道在而不正者安能取之則是殺其君之子而已而里克之心亦可少見矣非以赦里克也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以弭亂也一將以未逾年而不成其爲君耶則凡天下後世欲以幸而圖篡者孰不乘而交肆夫誰與正之是蓋有義焉雖未成君而終以君國則人之欲篡者安得據之是亦弒其君而已而商人之罪亦無所隱矣非以甚商人也所以絕天下之無君而濁惡也法者天下之所共守也義者天下之所共行也法勝于義則從法義勝于法則從義非春秋莫能辨也

凡諸侯有事前未有見槩言諸侯而不目其人者四城緣陵也兩盟于扈也會扈也其餘如首止葵丘之盟與敵許救徐前已有見而後不目者所謂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左氏于緣陵言諸侯城緣陵而杞遷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蓋得之矣于扈之書盟則以爲齊侯宋公衛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趙盾立晉侯以公後故不書從而爲例曰凡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故不書

其國辟不敏也則與前自爲兩說至後尼盟則又曰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會于尼無能爲也凡諸侯會公不預不書諱君惡也預而不書後也于尼會曰晉侯蒐于黃父復合諸侯于尼平宋也公不預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則合二說而兼之夫諸侯會盟而公不預見于春秋多矣未嘗不目其人何獨于此而異乎盟而後至是亦預盟何併諸侯而不得目乎此蓋是貶其不能如約以爲不足序而不序故雖無緣陵之有闕尼盟之無能爲尼會之無功而于立晉侯之會則疑故復出後會與不會之說以多求之不知盾背先蔑而立靈公以大夫而會諸侯諸侯從而成之是亦其不足序者也夫罪固有輕重春秋凡書未有不舉重者若伐齊而受賂平宋而無功使公預會或及期而至則將恕之乎若以爲不可恕則何必更論公之預否先後此可見左氏之不知經嘗闢其說而不能守故復出己意以臆之則所謂有齊難而不會與後會者皆未必有實附會以成其說也公

羊穀梁于此亦皆不能了公羊見尼會曰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意若以文公之過多諸侯不屑與之盟然何獨于此見之乎穀梁于城緣陵曰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至于尼之前盟但曰略之而已此皆僅知其或然而不能真得經之旨故其言或得或失而貼盡惜乎左氏雖知其然而後別增益爲之辭與不知者等也公及齊大夫盟于酅而齊卒叛之戊寅大夫盟而不書其君不序亦以此

言春秋者雖以事爲本然史之所記未必皆盡實或得之于所傳聞而不盡或出于授受而有損益古今之情一也惟知經者按之以事而度之以情則或然或不然或取其是而去其非判然若權衡之于輕重有不能逃者所惡夫臆決者爲無據而妄信其所不知也易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通其志者度之情之謂也定其業者揆之事之謂也天下之理不過有二情與事交相盡而疑可斷矣非特易然也鄭髡頑卒左氏以爲羣臣弒之而以瘧疾赴夫弒與卒相去遠矣春秋正名定罪之書也實弒而徒以赴告書卒則

何以示褒貶乎此其決不然者且方是時諸侯方爲鄭會以謀楚鄭伯欲捨楚以從中國諸侯雖不與之期自往如會鄭之距鄭不遠若羣臣違諸侯而弒其君諸侯無有不知者安肯但已而不討乎故吾獨以爲傳妄者撰之以事而然也魯季姬與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穀梁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范甯以爲季姬奔而使鄫子請娶己夫男女內外之辨自士以上固異宮矣一家且不可亂豈有內女在公宮之中而能遽奔與外諸侯遇乎當是時魯君僖公也雖未能盡以禮爲國然亦必不至不能防閑其家至于此極諸侯出其境必相赴告鄫子驟入魯國之境魯之候人豈有不知而使季姬得相遇此亦其決不然者以鄭徐吾犯之事觀焉知當時風俗之弊有如此雖子產之賢不能禁則僖公愛其妹而不忍奪其欲理或有之吾故以爲傳妄者長之以情而然也凡吾求經不從傳而自爲之說大抵皆類此衆人之不信傳者求以意吾之不信傳者求以經必有知經者然後達吾意此吾所以自信而不疑也

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城濮之類是也然則戰而義君子亦有取歟衛靈公問陳于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君子之惡兵蓋如是然而曰我戰則克夫豈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殺敵而後爲克乎記禮者以爲君親視社以習軍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以爲克之道此亦知爲戰之道而已孟子曰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戰之道也若然所謂好仁而無敵于天下者誰與之戰乎故曰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是以不戰爲戰也孔子欲以王道正天下齊小白之興其功雖在

所錄而徒稱之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至于伐國者九未有不貶而人之者知其爲王道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春秋三十四戰備戰猶在所誅況詐戰乎故內書用兵皆不言勝敗不使得以敗見也自敗邾師于偃以前凡見敗者四此內勝也自及邾人戰于升陘以前凡見戰者三皆內敗也勝則見公敗則沒公蓋皆公之爲而大夫無預焉惟閔公書公子友敗莒師于酈一見而已有爲言之也非無大夫之戰也其所責者以公當之則大夫略而不足言矣自僖二十二年升陘之後公不復

見而大夫見焉然亦惟文見以叔孫得臣敗狄臯見以叔弓敗莒終春秋之世惟此兩勝而戰皆不書豈此百五十七年之間皆無公將以大夫之敗耶蓋其衰也諱不以責公而以大夫當之而大夫之敗亦吾之所不可言也姑見其勝者二而已而書外戎我者二十有二則我之屈而求成與諱而不可言者皆不得而知也所責者愈緩則受責者愈深所諱者愈多則可諱者愈廣是皆君子之惡戰以內者之也夫著于內者如是其詳則責于外者不待言而可知也由是言之非如孟子所謂

正己而焉用戰則如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夫誰與爲敵乎

文公

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文公即位四月葬經繼書叔孫得臣如京師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成不廢朝會之事文公宜稱爵而公孫敖亦必從吉禮也故左氏發例以爲凡君即位卿出並聘或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杜預謂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非特此也至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亦以爲禮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

春秋攷　卷主　宋　朱彝尊

娶元妃以奉粢盛杜氏亦謂此除凶之即位于是遣卿修好此皆以既葬爲除喪者乎周襄王以八月崩明年二月葬前書毛伯來求金左氏云不書王命未葬也是亦以既葬則可稱王命矣禮之失也雖左氏且不能知況杜預歟

文作僖公主左氏言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然嘗于廟傳誤次于僖公之末古者天子崩國君薨祝取桃廟之主藏于祖廟象其有凶事而聚也后夫人死亦然始死之祭謂之奠既葬之祭謂之虞卒哭之祭謂之祔奠柩虞于道祔于廟奠與虞謂之喪祭未成祭也祔謂之吉祭禮已成矣既葬作虞主既練作練主虞主用桑桑喪也練主用栗栗戰慄也故禮云既封有司舍奠于墓及日中而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則以其所復之衣合葬廟之主祭于祖廟者也既祔而作虞主藏廟之主則反其廟虞主則祭于寢卒哭之祭曰成事小祥之祭曰常事大祥之祭曰祥事先王之于喪禮如是其詳也而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周虞之祭曰弗忍

一日離也祔之祭曰不忍一日未有歸也而僖公二年而後作主將以爲過乎將以爲不及乎夫譜所以飾情亦所以節情無使至于過而反流于僞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君子之于禮不敢有過焉蓋如是文公之意正使非不及無乃亦有所不忍而不用其情者乎故吾謂以姑息爲孝而反以演其親使既葬而無所歸者雖曰不孝可矣襄十二年左氏稱魯爲諸姬臨于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二年左氏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厲王廟也春秋諸侯得祔天子者惟宋與此兩見而已宋二王後固得修其禮物魯以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猶云可也而鄭亦有由桓武有東遷之功得祀厲王則何道哉是以夏父弗忌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此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歟凡此左氏皆不能辨其非烏在其言春秋也

春秋攷　卷主　宋　朱彝尊

史記載秦穆公得由余事在彭衙後曰秦彭衙不利引兵歸戎王聞穆公賢使善亡人由余往觀穆公以宮室積聚示之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阿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

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由余爲賢度其爲官與內史廖謀之廖請遣戎王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用其策終年歸由余余諫不聽遂去降秦穆公待以客禮而問伐戎之形自彭衙至令狐凡七年由余之用正在其間而左氏略而不見左氏蓋不嘗見秦史故其後載秦事多謬誤不合經旨故十年秦伐晉既克以爲交相伐矣河曲之役見不言及遂以

春秋攷　卷主　宋　朱彝尊

爲交綏自是十一年而秦師伐晉又七年而晉師白狄伐秦又八年而秦人伐晉又十三年而秦人白狄伐晉又五年而成公會晉與諸侯伐秦又十六年而晉師伐秦又二年而秦人伐晉又四年而叔孫豹會晉與諸侯大夫伐秦凡五十九年無有一書戰者蓋皆未嘗及戰也而左氏載其事必以爲有敗績或在秦或在晉非經書伐之意蓋不足據又十三年至襄二十六年左氏方記秦晉爲成叔向謂行人子朱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不集三軍暴骨吾意亦未然自河曲之後再見秦師伐晉固已行成矣但不旋踵而復敗之故經但每書而已則自敵而後至于河曲十三年之事經凡七見所以治秦晉者盡矣自是但以常法書之而已不然春秋豈一事而通六十餘年以爲褒貶者乎按史記用由余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百公遺賀穆公以金鼓穆公之三十七年魯文公之四年正彭衙後二年經書晉侯伐秦矣而秦之霸無聞蓋法自不得書于經也其後晉厲公會諸侯伐秦左氏載使呂相絕秦之辭雖多附會前事亦間有不合者大抵

左氏好誣學者姑說于經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與不郊猶三望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辭正同閏月本不告月常事不書欲以貶猶朝于廟故書以見之公羊穀梁言之是矣而左氏乃謂閏以正四時之說謂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以論閏可也而時政何預焉日月所會謂之辰日月所合謂之朔天十有二次爲十有二辰日月歲十有二會爲十有二朔王者正歲年以序事以月一周天而更始則各于其朔御明堂以朝羣臣因以所序之事頒之官府都鄙自朝羣臣言之曰聽朔自頒政事言之曰告朔官府都鄙受之然後推而及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于祖廟至月朔則告于廟而行之則玉藻所謂聽朔于南門之外而周官所謂頒朔于邦國者是也乃閏月既積于月之餘分非有當于十有二次斗指于兩辰之間無所會之朔不得別建而爲月則附其所積之月故公羊以天無是月爲非常月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爲正堂各于其月之堂閏其門之左扉而居之以聽其附月之餘事而已則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周官所謂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者是也夫天子既不聽朔則諸侯何所告月哉魯之不告月正也朝廟因于告朔告朔因于告月三者相因而禮異不告月則亦不朝廟而文公四不視朔乃于閏月而朝廟不視其所當視而反朝其所不當朝此春秋所以譏也故不言不告朔而言不告月月生于朔知其無朔而告月者是不知月者也左氏乃通告月爲告朔且不惟不知經亦不知月矣自鄭氏釋玉藻誤以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先儒遂謂閏月亦聽朔

相承而不悟是以併春秋所書失之劉原甫駁公羊云假令閏十二月必有立春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此尤非是四時節氣未有不先後其月者使正十二月而立春在其中亦自當于十二月告之豈獨在閏乎凡告朔者告其月中之事非謂止告其本月之事也閏月既附正月是亦其月中之政則各于其正月併告之矣此何足疑若即其月之所當行者則不可廢此所以必居門行之也

諸侯會晉大夫爲扈盟傳皆不載其事凡春秋盟會公預而總書諸侯者左氏皆以爲公後至故不序意謂盟會皆以先至爲序公後至列于下故併諸侯沒之不知凡公外會初未嘗序則何嫌于後乎此固非矣公羊謂之失序蓋與左氏同惟穀梁曰略之而不言其義豈但傳之而不得其說乎范甯以爲以公喪娶及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蓋妄矣公不得序不可併諸侯而略之也比事攷之此盟在戰令狐之後晉大夫則趙盾也盾舍公子雍而立靈公雖不失爲正然初議之不審背先蔑而樂泰師長諸侯有不然者故合而與之盟春秋之法大夫以君命代盟必有諸侯以敵公而後乃得同序向甚魏絳衛甯殖垂隴晉士縠是也今靈公猶在抱固非可以出命者而盾爲之是以大夫而當君諸侯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茲所以略而不書乎諸侯既不序則盾自不得以名見矣而或者乃以公及齊大夫盟于酅同辭以爲權宜與其得正蓋誤矣齊襄公弒而無知見討齊內未有君故大夫出盟以謀其國有不得已也其可以靈公不能盟而趙盾得主盟乎故春秋有辭同義異者必于其事觀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春秋之惡兵甚矣然未嘗有狄之而不得以稱者也惟此三伐皆舉國是狄之也即三國而言其罪之著莫若晉荀吳欲取肥而會齊師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一詐也既滅肥復乘其間以伐鮮虞是二詐也此晉所以得罪也秦伐晉鄭伐許三家皆不自其事以傳致之則秦自殽之役潛師以襲鄭晉襄公邀敗之春秋書曰敗秦于殽與敗狄敗徐同辭是亦詐也自是爲彭衙之戰晉復合宋陳鄭三國而伐焉其明年秦復來伐又明年晉復往伐兵交不已者六年及穆公與晉襄公卒而康公爲令狐之戰納不正以奪正既不勝矣亦可以少休不三年而又伐其必有得罪于春秋者矣君子所以狄之也鄭自襄公即位無歲不爲楚伐及辰陵之盟遂捨諸侯而從楚固已非矣而復徼事于晉爲兩可以擇利是亦詐也自是楚復來伐襄公至于肉袒牽羊束縛于楚而不愧晉救之不克遂如楚以謀晉許之與鄭初未嘗有隙也偪公固嘗入許而分其地鄭之侵許久矣于是又挾楚而驅其田遂至悼公卒取其俎任冷敦訟不勝而爲楚執皇戍于國則襄公之爲也其亦必有得罪于春秋者矣春秋固有比事而可推者何休獨知之故以秦爲不能知止于令狐之戰鄭爲與楚同心而侵伐諸夏其猶庶幾乎經書徐伐莒而杜預直爲莒辭略不稱將帥其固陋不待言矣蓋春秋之褒貶各因事以爲訓而未嘗絕其終身也故不以善惡相除亦不以善惡相掩秦穆公襲鄭之罪書曰晉敗秦師于殽以國舉故狄之矣至其以禮通魯則書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不以前罪而不錄也吳闔閭爲蔡復楚書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以

爵見固與之矣至其君臣瀆亂男女之別則書吳人郢不以功而不正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知此而後可與言春秋之義矣

郕魯同姓之國文王之子所封也而以爵書春秋者惟郕伯來奔一見或者疑郕小國非伯爵以伯為字為附庸之國如蕭叔者非也文王諸子管蔡魯衛皆侯國郕在魯衛之上其下如曹與郇見于春秋與詩猶皆以侯爵不應郕反為子男兼入春秋隱公書衛師入郕齊人鄭人入郕左氏謂衛亂郕侵之齊鄭伐宋郕不會王命

故皆入討之方春秋初子男小國有盟與朝未有預征伐者蓋子男無軍但帥賦以從諸侯故不責其所無既非征伐能侵人之國且使與齊鄭同奉王命非伯國而何則謂郕伯爵者固無疑也郕伯來奔左氏以為郕太子以夫鍾郕邦三邑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郕伯郕伯果伯國使如曹世子射姑代其君來朝盡其禮為之亦降其君一等魯欲厚郕自不必逆之同于諸侯況于奔乎魯誠失之春秋亦安得遂同其君無爵而書爵郕無異于他奔者亦安得異文而不見名公羊以為兄弟辭故不書名亦非是諸侯失國書出奔來奔皆所以見貶郕獨可以魯故而免乎且郕正其國亦不應與夫鍾邦均列為邑按衛侯鄭初以附楚晉文公興師權討而奔楚使元咺立其弟叔武以主其國叔武不當攝而攝焉春秋書衛侯出奔楚而名踐土之盟叔武與諸侯並列而書衛子不書衛侯蓋內無君不嫌故鄭不書名也然則郕伯不名豈有隙于國人追之使出而內未有君歟據莊八年郕降于齊師郕宜滅矣然春秋未必皆如齊人降鄣遂取之為附庸如奉許叔居許東偏之類或

服非而釋之如楚子圍鄭退三十里許之平類郕降至是七十二年君初訂之平則國固在若屬之以為附庸則後或能自復其國如許叔入于許則郕亦當復存也鄫滅後猶再見以為郕已降齊國不應猶見于今則又絕矣

吳楚徐越皆中國之裔以其習夷狄春秋皆以夷狄書之君臣初不得以爵與名見吳至札楚至椒來聘君子始進之書名焉秦伯使術來聘秦亦伯益之後而近西戎殺之戰穆公以詐襲鄭書晉人敗秦于殽令狐之戰康公以黨不正而玩兵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以秦之辭也然則今術始以名見與札椒同文何以知春秋之不狄秦而吾以為大夫之再命者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秦之初其君蓋嘗書爵以秦伯見矣吳楚僭王秦未嘗僭秦豈吳楚之類乎穆公之誓而刪書亦取之則秦之異乎吳楚無害其為同文也其前狄之者時焉爾

鄆有二有莒鄆有魯鄆杜氏莒鄆為東鄆莒所爭者其地為城陽姑幕縣南貫亭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

鄆者是也魯鄆為西鄆昭公所出居者其地為東鄆陳丘縣東鄆城十六年季文子自莒丘還待于鄆者是也皆以為邑然春秋書入鄆者再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成九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杜氏遂皆以為莒之別邑以吾攷之春秋未有書入邑者何獨書于鄆乎穀梁言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以為惡季孫宿則鄆與莒不相及也伐莒書莒潰初言楚公子嬰齊後別出楚人入鄆則入鄆亦無預于莒潰而左氏乃云遂入鄆莒無

備也夫莒潰而入莒言莒無備可矣鄆自鄆莒自莒何得以莒言鄆乎蓋鄆莒附庸之國也救台而入鄆奪其屬國而救之猶以為非受命之本課故遂書莒潰因以其餘力入鄆故別出楚人前言嬰齊後言人則未必嬰齊親行也昭元年書取鄆左氏謂伐莒取鄆是也此莒之鄆與取邾取鄆同文取附庸之辭也故未幾而歸其田公羊以為內邑不繫我而書誤矣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則為鄆也蓋叛而從季氏故齊侯取之以居公則公羊穀梁以為內不言取為公取之者是也故所年書

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以為魯地二十九年而潰亦迫于季氏而不附公也城諸及鄆與成四年城鄆皆書鄆也杜氏以諸鄆為魯所爭者非是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圍我邑則鄆不得為莒邑也昭元年三月取鄆左氏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事全不可據魯莒各有鄆傳註多差互以經攷之惟成九年楚人入鄆襄十二年書季孫宿救台入鄆此二鄆為莒鄆爾其他皆魯鄆也蓋凡內外取邑未有不先繫國者我伐邾取須句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惟取附庸不繫國蓋附庸自我國取之而其國猶存春秋附庸更自相屬非天子所命非其國所得有故特異文以別之則內取鄆取邾外取徐是也今季武子果嘗伐莒而取之春秋何為不如邾先見伐而後言取耶號以正月會而鄆以三月取莒人蓋不預會也以為會已散而取之耶則莒人安得遽告于會以為會未散而取之耶則號之會是未之會也諸國之大夫方以弭兵為約季孫何為獨敢犯之且莒白襄十二年伐我東鄙圍台之後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為我執莒子自是不復加兵于我則莒魯之怨亦已

息矣非有大故何至豹會于外而宿伐于內蓋左氏妄謂號會散三月盟故莒得以告此亦不然宋盟而再見地此大夫之甚美也號而能此春秋何爲略而不書乎其載叔孫豹之辭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其意以楚請戮豹而豹不以宿起守而我爲怨亦是自宣成以來叔孫季孫未嘗不更出入豈必皆叔出季處是會罪楚得專趙武亦何用力請于楚而後能免豹本末無一近實者徒爲此侈辭爾姑以經爲證則此我邑而外嚮侵之因會復歸故與取闕例同書杜預知不先書伐之爲疑而附益之以爲兵未加莒而鄫服其妄誕尤可知也

太室屋壞公羊以爲魯公廟曰世室者按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周存文武二祧不毀遂稱世室此魯之僭禮而明堂位誤載之今經書大室則非世室也大者始廟之稱也大室謂當大廟之室謂其在中而藏主者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入大室嚴此其證也杜預獨知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爲大室益可見其附會矣

宋子哀不名賢之是也三命之大夫乎再命也三命之大夫以氏見進而稱字亦不當與仍叔家父繫之氏凡不應以名氏見而進之稱字者皆曰子某王人子突是也

文公書公四不視朔左氏先書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詁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後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而不言書之義公羊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公羊先解齊侯弗及盟不言公有疾蓋公羊未知公疾之實但于不視朔間其義故經雖無有疾之文而公羊以爲說者其傳之有自也此亦見左氏傳事公羊傳經之驗也蓋公自正月有疾至六月而愈因之遂不視朔經特舉其有疾以著無疾之罪而不言有疾者惡其所之太甚故以書不書微見之而已昭公如晉至河乃復有五而一書有疾蓋復者五惟一爲有疾既以並書則不得不書以別之文公疾愈遂不視朔不可以並書故略而不書則書者不必言有疾也公羊以爲自是公不視朔者是也非特文公爲然宣公而後遂循以爲常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歟穀梁但以厭政爲不臣此既不知事又不知義姑以其文意之確

宋 夢得撰

宣公

反馬不見于禮杜預謂送女留其送車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還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貶此與解致女之辭略同婚禮舊世之本也其道一成而不可變所以重夫婦之義承先祖而繼後世豈有既成禮而復留以待三月開無故出妻之道哉此蓋杜氏不知三月廟見爲舅姑殺故槩以爲婚姻之常禮以附會左氏之說詩鵲巢言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百兩將之御者迎也將者送也鄭氏謂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夫有以送之必有以反之此禮之所當然故士昏禮有舅姑嫁婦人送者亦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嫁速之夫如是則送車與之歸矣何待三月而始反馬于古禮殘缺漢初諸儒所記多不具本末三月廟見會子問不明言爲舅姑歿故學者攷之不詳不免相承謬誤大抵禮生于人情親有遠近則情有隆殺宗廟固以事其先而禰廟爲尤重記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卜昏亦如之則親考固有別于祖者矣昏禮同牢之夕婦固已見于廟至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執笄櫛棗脩所以成婦禮舅姑入室盥饋以特豚所以明婦順厥明而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授之以室事所以申著代至是而後婦道盡此施之于舅姑存者也特舅姑歿此禮無所施故必以三月擇日祭于禰廟而祖不預焉蓋亦尊祖親考之義若未廟見而死是未嘗見舅姑固未成其爲婦則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

此豈爲刻姑存者言與姑存亦行此禮則何禰之云乎曾子問不明言與姑殺自以禰廟見之何杜氏之疎略如是左氏所謂反馬者亦無足據矣

何休膏肓破左氏反馬之說當矣鄭康成復言士昏禮士與大夫而上異謂士妻乘夫家之車無反馬大夫而上自乘其車者反馬以詩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爲證尤非是自天子至于士昏禮之隆殺則有辨矣而納采至親迎必不可無者未嘗異也何獨反馬而異乎謂之親迎其必有車所謂御輪三周者以己車爲重也而詩之所云以自送者言之豈有送女而不以車婦人以衆多爲美故曰百兩不然亦不得無百兩而皆留此先儒纂周之將錯亂經言而妄揣其私每如是也

釋祭祭之明日又祭也孝子所以求神者于正祭盡之矣猶以爲未足故于明日又禮尸于廟門之所謂之繹祭亦曰賓尸詩絲衣所謂繹賓尸者是也禮大祭祀省牲視涖牲視涖宗伯而絲衣之詩言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鄭氏謂弁士服也繹禮輕使士益正祭主于神故爲禮重繹主于尸故爲禮輕仲遂卒于垂

譏于牛猶繹者非謂當廢其正祭當廢其繹祭以其禮輕而所主在尸故檀弓記孔子之言曰卿卒不繹不言不祭而言不繹則所廢者惟繹而已矣而學者或以卿大夫之喪當廢祭者誤也夫豈有宗廟之祭而以卿大夫之喪廢之者乎孔氏引沈氏云按曾子問嘗禘郊社鼎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而繹于祭爲輕故當廢此言是矣

舞有武舞有文舞干舞　舞也干楯也戚斧也左手執楯右手執斧以象武事者也羽舞文舞也詩碩人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也籥者吹之以節舞而翟則羽也舞典言舞干羽于兩階者以征有苗言之故用武也

古者爲此二舞各隨其樂之所作樂象武功則舞以武舞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樂象文德則舞以文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也六代之樂有分而用之者有合而用之者分而用之則或以武舞或以文舞不兼備合而用之則文武迭用謂之徧舞王子頹饗五大夫樂及徧舞是也而武舞亦或謂之萬舞詩言公庭萬舞萬舞洋洋萬舞有奕之類是也或謂之兵舞

周官舞師言教兵舞鼓人鼓兵舞之類是也文舞亦或謂之籥舞詩賓之初筵言籥舞笙鼓之類是也其言不同各隨其所主而孔氏解萬舞以爲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爲名誤矣或疑碩人既言執籥秉翟則萬不得獨爲武舞王氏謂言其能武舞又能文舞此理亦通則不害其爲武舞杜預解獻六羽爲萬斂者誤也公羊于萬入去籥言萬干舞也籥羽舞也義同毛氏用武舞不用文舞故言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然舞必以樂爲節叔弓卒去樂卒事則去舞固可知矣今止言去籥則樂猶存乎夫存樂而去籥此必不然意者去樂而使徒舞又于舞之中而去籥舞籥猶存則去樂可知矣禮未有無樂而徒舞者不言去樂亦以見徒舞之非也

周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代之樂皆以敬舞則所謂六舞者以此六樂爲節故奏雲門而舞者謂之雲門之舞奏咸池而舞者謂之咸池之舞樂以一變爲一成則舞亦從樂之一變爲一成武宿夜所謂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至六成復綴以崇者是也籥者又吹而節舞者也籥以有聲猶且去之其去樂已可知矣則萬入去籥豈非所謂

徒舞者乎蓋古者禮樂之壞亦或有不樂而舞者如楚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而振萬之類蓋未必有樂不然存樂而但去籥其意安在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文武皆舞也而詩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蓋周樂以大武爲最盛故獨列于六代之樂而不及象勺所謂舞莫重于武宿夜者也祭祀之禮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見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大司樂以享先祖者亦舞大武此詩頌所以舉萬舞洋洋也禮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先儒以勺爲文之小舞象爲武之小舞則周樂之皇大武固可知矣商頌言萬舞有奕商樂大濩亦武樂也碩人言公庭萬舞次及執籥秉翟凡樂皆先奏武樂次奏文樂此先後之序賓之初筵籥舞笙鼓而不言萬舞蓋主樂既和奏烝衎烈祖爲言故以舞之卒事見之爾然則萬入去籥其亦先後之序歟

檀弓既葬反日中而虞士虞禮日中而行事先儒言朝葬日中而虞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朝葬而日中者時日之正君子樂事必用辰正此古者葬與虞之節也敬

嬴雨不克葬言日下昃乃克葬公羊以而與乃皆爲辭而謂或言而或言乃乃雖乎而也蓋日中而克葬猶不失虞之節日下昃乃克葬則過乎虞矣君子之于親弗忍一日離也于葬之日以虞易奠而又用其時日之正過乎時不惟危其不得葬又且恐失其虞之節故以乃見難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所以事其君者莫大于忠所以事其親者莫大于孝忠孝者立人之道相與並生于天下不可須臾而廢者也匪人不輕以許人所以嚴天下而使莫不知所畏亦不

輕以絕人所以通天下而使莫不知所勸是春秋于此未嘗不致慎焉陳靈公君臣宣淫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靈公愧其言而殺之未幾夏徵舒遂弒靈公自人臣言之洩冶天下之至忠也然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與凡殺大夫者無異辭晉獻公嬖驪姬欲殺其世子申生或謂太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我辭姬必有罪曰子其行乎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而死自人子言之申生天下之至孝也然春秋書曰晉侯殺其世

春秋考 卷十四 朱俊校

子申生與凡殺世子者無異辭是豈以其忠孝爲不足錄乎洩冶陳之正卿也靈公之惡其所由來者亦有漸矣使洩冶而盡大臣之道以格君心之非諫于其始可也有不得已則正公孫寧儀行父之罪而誅之亦可也不然三諫不從則去而已矣而洩冶枪其惡至于不可爲而後斥之曰吾能無所畏云爾洩冶死而君弒國幾于亡則何取于諫乎洩冶之忠君子所不貴也則與凡大夫而殺之者同也舜之事瞽瞍也負罪引慝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日號泣于旻天使之完廩從而焚之舜不死于廩也使之浚井從而揜之舜不死于井也至于告而娶則不得娶于是不告而娶焉其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則申生辭之而辨其謗去之以免其禍可也孰與陷其父于不義而自棄其身于死乎申生之孝君子所不爲也從洩冶則天下無賢君從申生則天下無慈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豈以洩冶申生廢之哉故寧屈趙盾以立爲人臣之道而不許洩冶得爲忠寧枉許止以立爲人子之道而不許申生得爲孝非春秋莫能定也

春秋考 卷十四 朱俊校

內反邑未有言我者左氏穀梁皆不爲義惟公羊言我未絕于我也亦非是劉氏以爲別齊濟之名此蓋見經先有書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社傳謂濟水歷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故用之爾然濟既歷齊界其地亦必各有名何不名其地而必以濟別之河亦臨晉秦界天王狩于河陽晉侯與秦人戰于河曲何獨不別則魯濟自當爲地名非別濟名也夫如是則濟西何有于齊蓋前既言取濟西矣則後無嫌于非我地審必當辨則公追戎于濟西此尤不可不正者何爲不言之則我非別魯明矣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夏法禹貢備矣商法則井田也而其詳不可見周法雖載于周官而無徹之名孟子言詩云而我公田遂及我私以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則當孟子之時周法已不能盡見特以詩推之而已鄭氏匠人注謂周畿內稅有輕重而諸侯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謂之徹以詩攷之公劉言徹田爲糧楚高言徹申伯土田與論語有若告魯哀公以盍徹皆諸侯之辭其言或

春秋考 卷十四 朱俊校

然則徹者邦國之名不通于王畿所以不載于周官也至于推轂師司馬法而謂畿內用夏之貢法從夫而無公田推詩春秋論語孟子謂邦國商之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夫則得之而未盡耳遂人言以興耡利甿而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里宰亦遂宰也耡者借力以治公田之稱故其聚謂之耡聚則謂王畿無公田可乎噫噫所穀于上帝曰駿發爾私而雨我公田亦大田之所歌則王畿固行藉法矣載師所言近郊遠郊皆此謂六鄉六遂外官田七等之閒田而稍甸縣都者亦三等采地四

春秋考 卷十四 朱俊校

等公邑之田天子使大夫治之者故行貢法而六鄉六遂與三等公卿大夫之采地者皆井田也諸侯之用藉法以孟子言請野九一而助春秋譏初稅畝則固然矣然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諸侯之國中蓋亦有用貢法者要之地有園廛山澤之類不能皆井牧而爲田民有士賈數牧之類不能皆受田而爲農于其井牧而受田者則藉之非井牧而受田者則貢之王畿與邦國一也而王畿之貢或二十而三或二十而五而諸侯之貢均爲什一以戒其貪暴爲法不同此鄭氏所謂徹

春秋考 卷十四 朱俊校

者則徹乃合貢與藉而通爲什一之名也貢雖夏氏取民之名而禹貢厥田惟上下厥賦惟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之類則貢本施于田賦者取田之名也孟子言五十而貢者或五十畝或七十畝或百畝以田畝制法之數以其與貢俱通謂之貢爾周官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其名雖與夏同而其法則異九賦者王畿之名九貢者邦國之名其實皆財賄王畿以天子取之爲主故謂之賦邦國以諸侯獻之爲主故謂之貢而非田也若閭師以時徹其賦而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之類則又合王畿邦國與貢賦之別爲一名所謂貢者萬民之貢也蓋貢賦有爲法一定之名有各隨其事與物而取之之名故九賦九貢法之定名也如職內言邦國之賦入職歲言邦之賦出大府言凡邦之賦用與閭師之言貢者隨事與物而取之之名也非特是二者而已大司徒言天下之地征鄉大夫言國中及野之征與夫家之征澤林之征之類則又有名之征者矣槀氏言槀而不稅司稼言以歲之上下出斂法里宰言徵斂其財賦小司徒言稅斂之市之類則

又有名之稅與斂與徵斂稅斂者矣其名甚雜是以學者多惑之要之九賦九貢之外皆非定名曰賦曰貢者通言取財之總名也其餘或謂之征或謂之稅或謂之徵或謂之斂或謂之徵斂或謂之稅斂各寔其事與物而其爲取之之義則一也

公羊素王之論起于宣榭災晉固正之矣此其說蓋起于家語齊大史子餘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儒者因之遂以孔子爲素王而以左丘明爲素臣蓋雖杜預猶知其非也公羊妖妄本不至于是然作俑之始實有以開其端吾嘗以三家論罪于孔氏之門公羊爲上左氏次之穀梁爲下左氏誣于事公羊誣于理誣于事者猶有意于附經而誣于理者蓋併經而亡矣惟穀梁在事理之間有不至焉者自其傳之失乃其心則未嘗敢亡經而不顧也

成公

杜預注作丘甲以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之周禮此于周官正文無見蓋司馬法也司馬法世亦不復見時見于先儒傳註所引吾以周官攷之其言皆合但周官不言其數而司馬法加詳蓋皆出于周之舊典也且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以夫三爲屋而三之爲井卽周官所謂九夫爲井者也小司徒云攷其夫屋宄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與周制正同則所謂長轂牛馬甲士步卒者乃周官所謂車輦六畜兵器者也故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畜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而大司徒總言會萬民之卒伍以令賈賦言貢賦則馬牛車輦兵器皆在其間矣是以建國大夫曰百乘諸侯曰千乘天子曰萬乘而周官亦謂之丘乘之政令丘以地言乘以車言則古之言國與軍者或以其人或以其地或以其賦參互不同也故吾論丘甲以杜氏爲然云先王軍賦固不載于經所謂司馬法者世亦不復見其說出于司馬穰苴因先王之制而增損之者也鄭氏所引以解小司徒者前所謂采地法也十井爲通卽井田之丘而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爲成卽井田之甸而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杜預所引以解春秋丘甲者前所謂邦國法也丘出馬一匹牛三頭而無士與徒至甸出車一乘則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邦國丘未有士與徒而采地通有士一人徒二人則已重邦國甸車一乘出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而采地車一乘出士十人徒二十人而無牛則已輕以周制近郊十一遠郊二十有三之制攷之輕近者而重遠者理或有之然甸出不過二十人以積數論則幾十家出一人之役而丘亟使之出士一人徒二人則過重或疑于丘甲之類乃後世諸侯之政輕重殊不倫若小司徒旅師遂人皆及六畜車輦則王畿一乘之賦乃不及牛馬亦皆異于古制也

臧宣叔論諸侯卿大夫位次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以爲古制此與王制所見正合以周官與命及王制攷之但有大國小國兩等無次國之別且先王之辨九儀惟以命數王之下士一命受職故子男之大夫亦一命王之中士再命受服次子男之卿亦再命王之上士三命受位故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如之何而有次國乎意者臧宣叔之言亦周之末造漢儒不能辨而誤取之爲王制非宣叔之言合于王制也宣叔之言雖謬亦自有不能守荀庚于晉位在三則下卿也而孫良夫于衛爲上卿以先王之制言之荀庚正可當小國之大夫視良夫猶卑二等而言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是將貶衛爲小國使荀庚與孫良夫爲一等而以晉主盟先之則春秋時國之大小皆不用爵但以強弱國且如是而況大夫之位乎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以爲鍾伯姬穀梁始言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范甯以致爲致敕戒之言不與內稱謂不言使也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且穀梁既以女嫁父不當致敕戒爲譏復以逆者微詳之以賢伯姬鍾伯姬乃公羊釋納幣之說後以致女再見穀梁初無此意似是本但爲前說後見公羊之言竊取而附之不知自離而爲二皆非實有聞于傳經者杜預言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此吾無見于經者不知杜氏何所據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埽灑鄭氏謂納女猶致女也將不親逆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則鄭又謂將不親迎而送女爲致女雖亦行父爲譖彼但見宋有納幣無逆女以爲不親迎而送之然先已書伯姬歸于宋矣何至是始送女乎以吾攷之公羊穀梁皆非是若鄭氏者其說自見其所學而弗悟也此卽曾子問所謂三月廟見稱來婦之禮鄭氏

言謂舅姑歿者也吾于反馬言之矣反馬致女本一事諸儒迷而析爲二自左氏失之致之爲言如致日致月之類率彼以致此之辭也致女猶致仕致齋自我送之云爾夫有逆女必有送女楚娶于晉晉侯使韓起叔向送之遠啓疆曰晉求昏而屬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是已舅姑存逆而送之則致之于舅姑舅姑歿女辭見于廟未奠菜示成其爲婦三月而廟見復使人致之則致之于廟人情所宜然也故逆而致之者韓起之言致者是也三月而致之者行父之言致者是也伯姬先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常事不當書吾以爲見正則累書三媵及致女者皆以是著之且因宋故以示後世也或言宋公納幣三媵致女三書皆以譏喪娶此求其說而不得故以宣公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例推之以爲喪娶爾其實無見于經按此宋共公之六年也春秋書宋公鮑卒之後共公即位蓋六年矣何喪之云其意若以爲母喪使春秋可以是求則孰不可以強行其意乎吾故得之以爲見正者非深于禮不能究也

周公出奔晉言出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不言出公羊以周公自其私土出穀梁以與天王出居于鄭上下一見之瑕朝公羊俱不爲義而穀梁以朝爲直奔然言周公則自京師出矣何以知其爲私邑乎若謂王臣皆以失位去國爲貶則當如諸國大夫比奔皆書出何必獨一見于周公乎其出未有不自其位遽去何獨于瑕朝深責之也此皆不知王臣與列國之卿大夫異吾前言之矣諸侯大夫出奔其罪在奔不在出特別其國中見內外之辨爾文七年先茂奔秦先茂先在秦從公子雍歸令狐之戰不勝復奔還秦自令狐而奔未嘗入晉國中故不言出宣十八年公孫歸父聘晉還至笙聞仲遂逐其家不入其國遂奔齊自笙而奔未嘗入魯國中故亦不言出乃王臣王子瑕自周奔晉王子朝自王城奔楚不言出而周公奔晉言出此乃以義貶之非諸侯大夫之所得同也

諸侯無事歲以禮見于天子朝覲宗遇四時之常朝也若夫時見之會殷見之同乃四時非常之間朝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蓋五服諸侯每歲一服入見五服當朝之歲四方各以時來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以冬至五年而一周然後六年皆一朝焉此周制諸侯朝王之節也春秋之法凡朝皆書如外如不書非其事也而終魯之世十二公其如京師僅一見于成公而已不應如是其疎或曰五服諸侯各以其歲與時朝而不失節皆常事故不書此宜有之然以桓公即位至莊公而始錫命是終桓之世未嘗朝也則不朝與朝不失節者何以別乎蓋桓之不朝于無王既見之矣不疑其爲朝不失節也然則周雖衰魯之諸公非桓公皆不失其常朝之節矣其于成公特書者古者四時之朝各以其孟月吾何以知之以朝廟推之諸侯歲一朝廟必以正月謂之朝正蓋作事必于其始事死猶然而況于生魯于五服爲男服三歲一朝十三年五朝朝之節也不以正月朝而以三月蓋是歲諸侯方約五月爲伐秦之役故緩之即三月而朝故特舉而見如以爲此非春朝又非會同之朝猶諸侯之相過自伐秦過京師即之以見王爾其慢上孰甚此乎襄王使宰周公聘僖公公復使公子遂報聘于周因以聘晉春秋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鄭氏謂遂受命如周如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故言遂此猶可爲之辭也若公親行因秦以朝周則不可曰遂會諸侯伐秦此不可爲之辭者也不可爲之辭吾決如之何也已矣

諸侯之邦交所謂殷相聘者殷之爲言中也猶以殷仲春之殷故禮記有聘義儀禮有聘禮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聘禮曰小聘曰問久無事焉則聘君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鄭氏以比年小聘爲歲相問之聘三年大聘爲殷相聘之聘近之矣然大聘不必限以三年也以無事之聘爲無盟會之事有故之聘爲宋災之類則因事而命使亦謂之聘是諸侯使客之往來均謂之聘無事而殷聘在臣禮爲最盛者則正名之聘包存省之類則其禮之小者或有故之聘則槩名之問故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私而不升不郊勞其禮如大聘之上介而已禮之所記所以止存聘義聘禮而略問禮蓋舉大以見小而或者乃謂存省之類其禮亡者非也此周制之見于經者然鄭游吉言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聘之禮簡而朝之禮數固已異乎古矣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後書辛巳仲遂卒于垂杜預以垂爲齊地不書喪至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嬰齊爲公請喪不與公同至也何休以貍脤爲魯地不書喪至諸侯卒于境內地運變也大夫卒于境內不地略之也必有見焉然後特書嬰齊之書錄其從公伐也諸侯及夫人卒于他國皆書至告廟也大夫卒于他國不書至不告

廟亦略之也故公孫敖卒于齊但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諸齊人飾其棺于堂阜而懸伯取之非使人歸之也故亦不書來歸然則單伯執于齊叔孫婼執于晉皆致何以卒不致而執致乎爲其以國事行是以錄之者也又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仲遂卒于垂大夫受命出疆雖有疾不得寢死則以尸將事仲遂之復固非矣然實有疾也故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非有疾直廢命耳交諸侯而廢命且不可況朝天子乎故不地地者見其至于是而疾爲不得已也不地者不在地之遠近苟不至焉皆皆罪也

宋殺其大夫山左氏載其事甚詳而本末皆與經不合始言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而蕩澤華喜公孫師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爲六卿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則爲亂者蕩澤一人而已及華元出奔而魚石復之則魚石蓋無惡于華元也華元歸而攻蕩氏殺子山所以正蕩澤之罪則何預于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而出舍于睢上乎且華元始奔魚石欲止之而魚府不從恐其歸必討桓氏魚石以其族強自以華元爲必

不敢討則攻蕩氏而殺蕩子山正如其言桓氏五族無故自必不奔此先後全不相貫左氏載諸國人大抵名字及謚皆與經參見經書名者傳多書字或謚蕩山而言子山以不書氏爲背其族度其意似以子山爲蕩澤之字故先言蕩澤殺公子肥後言華元殺子山相附會蓋左氏不知大夫未三命不稱氏及一事再見者卒名之二例故以氏族爲褒貶殺伐鄭以爲疾之公子翬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姜氏婦至以爲舍族尊夫人且必以去族爲貶爲有所尊則內之無駭柔挾溺之類外之鄭

宛莒慶楚椒吳札秦術之類豈皆貶而有所尊乎必以書族爲美則凡內外之帶公子者豈皆有可美者乎若不以是齊之則未賜族與貶而去族賜族與美而稱者何以辨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況蕩澤果以背族而不氏則去蕩足矣何併澤去之而書其字乎以此推之蕩澤蓋蕩山之字未三命故不氏左氏欲以名字參見而誤以澤爲名也此一事而不合于經者三以蕩山爲蕩澤一也經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則晉爲所挾而言華元止向上不至晉而復二也經書魚石出奔楚事必與蕩山

相及而言魚石與魚府五人無故出奔魚府爲主而經不見四人三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謂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與欒書皆怨郤氏厲公將作難胥童請先三郤而殺之繼而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故欒書中行偃復殺胥童以此攷之三郤蓋殺于胥童胥童蓋殺于欒書中行偃是兩下相殺也左氏以爲民不與郤氏胥童導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非也三郤之侈胥童之專而厲公嬖于胥童使得行其怨胥童既劫欒書中行偃而復使之並爲卿厲公之不君自有其罪凡兩下相殺皆以其私而不及國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類是已胥童欒書中行偃雖各以其怨亦厲公爲之故以國殺左氏不知此蓋以其國殺爲衆殺之辭遂強以民不與郤氏胥童導君爲亂以成其說凡左氏解經未必有實臨時附會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彭城不目宋所以定楚宋之分也魚石叛宋而即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而封之魚石終不可謂之楚臣彭城

終不可謂之楚城是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爾及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則魚石已從楚彭城已爲楚有故復繫之宋曰圍宋彭城而後楚之登叛臣侵中國者無得而肆吾故曰不使魚石得有宋邑也乃鄭叛而從楚戚之會仲孫蔑合諸侯之大夫城虎牢蓋將以逼鄭使知畏不使虎牢得爲鄭有曰是天子之地諸侯可得城以正鄭者也故不目鄭及其服也已而爲之戍以防楚則虎牢固鄭邑非遂取而有之者也故復目鄭吾故曰戍之非以外之也君子之于言如是其嚴也彭城不目宋不使有別于宋也虎牢不目鄭不使得有于鄭也彭城復目宋不使得有于楚也虎牢復目鄭不使有別于鄭也若相反也實相同也

春秋攷卷十五

宋 葉夔 得撰

襄公

鄫子爵蓋成國也不可以爲附庸襄公初立如晉聽政請屬鄫晉初不許孟獻子爲之言已而聽之故明年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氏謂穆伯覘鄫世子如晉以成屬鄫言此諸侯大夫是也禮諸侯之適子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則公降侯伯侯伯降子男尚未嘗于君則以皮帛繼子男之後未有屬之人者也惟附庸在邦域之中則謂之社稷之臣鄫非附庸而魯欲屬之一罪也非受命于天子而請之霸主二罪也晉初辭之當矣既復從而與之亦罪也亟爲國之世子不能世其國廢天子之禮而甘心于大夫之後亦罪也不待加之辭而四罪皆見此春秋之所以爲簡直者也雖然黃池之會吳人欲以魯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夫以魯之大猶委命于吳欲事之以見晉則鄫固不足誅矣

戍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公羊皆以爲諸侯雖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是矣而何休以爲刺中國之無信則非公羊之意凡諸侯圖事必會而皆在然後可序故外城與戍與歸粟同爲救災卹患而城虎牢城杞城成周以先會而後城故皆序戍歸粟或出霸主之命或各自致其好初非相期前後離至自不得而序故不序何以遠見其無信而非之乎既不得序則姑致我之所爲而已公羊所謂故言我穀梁以爲內辭者而何休不能曉若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義別有見則其辭自異矣

叔孫豹所論天子諸侯軍制國語載之可以見周之遺法學者或未盡曉皆攷諸經與左氏所言所謂天子作師者言天子之六軍也元侯作師者言牧伯之三軍也公上公二伯也天子六軍將有征則以二伯爲之將故曰公帥之以征不德脅征所謂脅侯命掌六師脅后承王命徂征者是也脅后蓋王之三公出封于脅者孔氏以爲大司馬誤矣卿牧伯之三卿也元侯三軍將有征則各有天子之命以其卿爲之將故曰卿帥之以承天子采薇所謂文王之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而管仲言召康公命我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是也自非牧伯皆不得有師但教民以衛其境則四時之田是也若牧伯出征則以其卿帥從之故曰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而下皆無與軍則以其共元侯之賦而已子服景伯亦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公帥之者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帥教衛以贊元侯者也衛州吁欲修怨于鄭而請于宋曰君若伐鄭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此則所謂帥賦以從諸侯者也季氏欲作三軍而豹以是爲言蓋以魯非方伯不可有軍故曰善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作三軍事三家言之皆不詳惟豹之言有證而左氏不載乃知左氏非魯之正史其不見當時事多矣而所載未必皆魯史故其事多失也

諸侯大夫三命書名氏下士一命書人春秋之常法也凡內大夫與外大夫盟會征伐未嘗不以其國爲序自非貶而稱人者亦無以士參大夫而序其上惟襄十四年一歲而會與會伐者三向也秦也戚也惟戚會書季孫宿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各以國見名氏莒邾稱人則是也而向之會書季孫宿叔老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則齊宋衛三國以人先鄭蠆秦之伐書叔孫豹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則齊宋二國以人先衛括左氏謂是二會齊爲崔杼宋爲華閱衛爲北宮括皆以惰貶而書人惟衛括先惰後攝故獨得復見于戚惰猶不共其職也攝猶能反之以整也不知其何據吾謂一歲而三爲會魯見季孫宿叔孫豹晉見士匄荀偃蓋皆中易人矣衛見北宮括孫林父亦再易人矣惟鄭蠆未嘗易則安知齊宋衛之初皆崔杼北宮括華閱乎意左氏求書人之意而不得但見戚會故意爲之說然華閱後不言攝何爲亦復見也且春秋盟會征伐以大夫將事其善惡是非方責其君大夫不能其役或不終其役取賂而還或敗而喪師之類多矣未嘗一貶于人何獨此二舉乃區區較于惰攝之間是殆不然以余攷之此三舉者蓋晉悼公之時霸業始振向秦之會三國皆微者來非其大夫但以國爲序不復以爲別故士得居大夫上此悼公之爲兩春秋以爲是非禮不可爲後法故書其實以著之何以知其然襄二十六年亦見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書人固主會者當在上而宋書人亦微者故序良霄下此悼公死其令不復行于後世者也春秋所書義之所在固有參差不齊者獨于序爵與人厲亂尤甚不可盡解蓋變亂舊典升黜先後惟其主會者是爲故但以實書而罪自見左

氏不悟乃欲遷就以為曲說宜其不知經也、大饑為民之食也故皆于冬書宜十年冬饑先大水也十五年冬饑先螽也襄二十四年大饑亦先大水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宜七年秋大旱皆不書饑蓋旱害稼而已大旱雖甚未至于全不入也大水則凡所及者皆害矣螽見經者十一而以秋書者二宜十五年居一焉其餘或在于冬或志月者其害固不深宜十三年十五年皆以秋書而十三年不書饑亦其害有偏不偏也故大水則見饑大旱不見饑民猶有食也或者以荒政行故不饑豈有兩大旱皆荒政行二大水一螽荒政皆不行乎僖公能行荒政猶可宜公曾何足預此穀梁謂二穀不升為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以別于嗛饉康三名皆不見于經亦不必然凡民之食則志之有大焉又以志皆以重民事而已非以記穀粟之多寡也

昭公

左氏載楚子麇卒之事以為公子圍之弒而春秋不書弒公羊穀梁以麇為卷圍篡麇而立即靈王也而春秋後書靈王卒曰楚子虔不以為圍麇與圍之名皆不同

春秋攷 卷壹 六 朱攷校

或者以為臣弒君而然赴告以為卒非懲勸之意其名又皆異疑左氏之言妄吾以為左氏固不可全據然必旁見其乖違有可參驗者然後可以義斷其是非今圍之事于左氏凡六七見皆相表裏至楚子執齊慶封殺之又載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兄之子麇而代之先後參見公羊穀梁于麇卒不為義蓋不見其事不能為之說故但其名失之而穀梁記慶封事與左氏正同但不著麇名此利害無所較而亦以為公子圍而後言慶封不為靈王服則圍之為靈王審矣且為之說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懷惡而討終身不服其反覆如是之詳則與左氏之傳皆有自來非臆為之者也凡左氏之說其弊最在從赴告夫春秋立大法正為發人所不能知定人所不能斷也若顯知赴告之非從之而不革則顛倒名實錯亂善惡何貴乎為經惟此一事特書者蓋正謂假之以見法者也學者不能曉或請春秋有從赴告者固非而以為不從赴告而併疑此說亦非也固為虔或謂後改為虔

春秋攷 卷壹 七 朱攷校

春秋書內外平六其三皆曰及凡平必我所欲也以內為志言之其書及四宜矣惟昭七年一書暨齊平左氏不知亦內平而妄以為燕與齊平吾既言之矣穀梁守暨為不得已之說曰以外及內曰暨吾以為然而不自其事焉或者猶以為疑也夫事不可盡見固有屬辭比事而可推者請試以宋公之弟辰不然宋公之為而欲以還公子地曰吾以國人出君雖與處仲佗石彄則宋之卿也非其同謀而強之使行故春秋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此非仲佗石彄之情也至其末也宋公復不能反三人則與辰合謀以叛故以辰及佗彄與地書曰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由是言之君子之為暨與及之辨者豈苟然哉蓋齊自襄之二十八年慶封來奔之後魯有納叛人之責昭之四年諸侯從楚執慶封殺之魯復不預會不相通者十有一年至是始求于齊而齊不得已從之則固非齊之欲也是以變文以示之見我之不能自強而幸人之與平爾吾何以知之後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可以見矣定十年及齊平而後見叔孫州仇如齊十一年及鄭平而後見叔還如鄭涖盟則婼之盟燕何預焉其不知暨之義既妄以為齊求之又從而附益之以燕之事信乎左氏之好誣也

左氏以去年冬齊侯伐北燕今年正月書暨齊平遂蒙上文以為燕暨齊平春秋不書外平惟宋人及楚人平以宋故也自春秋之義燕齊何為而得書乎左氏又不別暨與及之義曰齊求之也且左氏先載齊侯伐北燕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至是又載燕人行成歸燕姬璠璧玉檳鮮耳不克納而還審如此是燕人懼伐而以賂免乃燕人求之安得言齊人求之乎若曰齊人求之則經當書暨燕平事與解自相反詳其文意燕人行成本與晏子言相續蓋去冬伐事暨齊平屬明年正月初不相干左氏不曉經旨又不推詳事因文生義離而為二判行成事弊于齊平之下以附會其說爾左氏此弊最多好以兩年事相蒙如寇來且以連州公況此在疑似之間公羊穀梁不言所平公羊但解暨義不見其事不敢意決此猶有所忌憚也今據經齊侯伐北燕後六年見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是前伐未服六年而

春秋攷 卷壹 九 朱攷校

後再納簡公則燕齊固未嘗平也而齊平之後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平之而後盟之則其平在昔無疑矣此不獨燕齊之辨要知學者當取信于經讀左氏者不先識其弊未有不為其所惑也

葬陳哀公凡葬諸侯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今陳已滅矣無葬之者蓋其與楚袁克也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寶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經于頸而逃由是言之國已滅而無臣子自其喪葬之固不以告則魯亦不得而知也且是則楚方強師猶未退縱袁克

來告魯亦何敢不憚楚而逃會乎況袁克欲以馬玉杯而不得僅請行其私長之而逃其不能告亦已審矣吾是以知楚因袁克之葬奪之自以爲名告于諸侯以掩其滅國之惡故魯得而會袁克所以請私于幄而不敢專尤以見主其葬者爲楚子也

平丘之伯晉欲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易也此非文襄之所以令諸侯者歲聘以志業以爲大行人所謂歲相問聘義

所謂比年小聘爲明王之制可矣間朝而講禮以爲殷聘可乎而言自古以來未之或易效之春秋之世未必皆然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左氏曰殷聘禮也杜氏謂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修盛禮是蓋以殷爲盛不以爲中其于三年遠矣而左氏于襄元年邾子來朝衞侯使公孫剽來聘發例以爲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文元年公孫敖如齊發例以爲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既非先王之制又非文襄之令故成四年宋共公即位使華元來聘襄五年鄭僖公即位使公子發來聘左氏皆以爲通嗣君是乃末世之所爲而以爲凡非也

要之春秋之聘若皆比年之間則小事固不書而殷聘如二禮之所載使皆得其節則亦常事不書凡書者皆以有爲爲之而非禮之常者也

叔孫豹謂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言小國亦無教衞之軍但共賦而已賦即軍賦周官縣師之所載者也春秋之時王政雖不行于天下然此法猶在故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于晉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楚文王伐鄭鄭使王子伯蠻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馬儆而師徒以討亂而蔡人不從敝邑悉索敝賦以討于蔡則鄭于晉蓋有常賦矣然鄭伯如晉不以時見子產曰以敝邑禍小介于大國詠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則不特有征伐而後供雖無事而朝亦有焉蓋儕天子會同之事如縣師所言此霸王之令猶之可也而衞州吁請于宋欲伐鄭而言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豈以宋二王後爲公而得專征者歟若魯伐邾邾茅夷鳥請救于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則魯蓋嘗賦于吳矣楚子重請求申呂爲賞田申公巫臣不可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則申呂常賦于楚矣蓋當時吳楚皆爭霸惟其强之從雖魯亦不專于晉也故黃池之會吳人將以魯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則魯舍晉而事吳有自來矣晉自平公失政而趙武專國至是三十餘年一會于厥慭將救蔡而不克一會于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六卿侯偪而三晉之兆已成故雖魯事吳亦不能討也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預祭疾遽作而卒此事之粹然出于非意者故曰涖事籥入而經非謂叔弓卒于外而以告也魯能一時權宜去樂卒事爲得禮故春秋書而與之而穀梁乃以爲君臣祭樂之中大夫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羊以爲君有事于太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是謂大夫卒君在祭禮當得告此蓋不見叔弓涖事而卒之事妄爲之說也檀弓記衞柳莊有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左言當祭必告者謂祭不當告故特使之告也請于尸而後往者謂不當廢祭故請于尸也此皆以柳莊之賢有爲而爲之若于禮當告何用前期而命請而後敢往乎凡檀弓之所記皆禮之變而春秋之所書亦非事之常故柳莊之舉見錄于檀弓叔弓之爲特書于春秋不然自當爲常事不書矣仲遂卒而譏明日猶繹者蓋古之祭者必齊所以一其思故祭之日喪者不見既聞其死而致其哀矣若聞樂而祭則忘其哀若祭而去樂則貳其思故寧廢祭今既已在祭而有卒者不告而卒亦未害其爲恩也可以不告而告反使不得成其祭而去樂以爲哀則不終以爲祭則不一先王之制禮豈如是乎宗廟以事其先重也大夫國體亦重也卒祭而聞大夫死以大夫爲重則可廢其明日之祭大夫卒而在祭以宗廟爲重則可使待而不即告其輕重蓋更相權矣涖事而卒于祭樂之中出于事之變則既不可廢祭又不可廢哀是以許其去樂卒事爲兩不相傷者春秋之義而非禮之正也公羊穀梁其未之思矣

左氏記周景王葬穆后既葬除喪與晉荀躒宴叔向以爲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于是乎以喪宴宴二年之喪

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謂天子絕期惟服三年后雖期逾謂之三年又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識其不遂今雖不能遂服猶當諒嘿而便宴樂又失禮孔氏爲義不言天子諸侯絕期何據而謂禮葬日爲虞既虞之後乃爲卒哭之祭喪服傳稱成服之後晝夜哭無時既虞之後朝夕各一哭而已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也傳即稱既葬除喪識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由是言之杜氏本無見于禮惟從傳而已故引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吾謂此正周之末造魯何足以爲證果爾景王葬穆后而宴亦何不可而叔向譏之乎杜氏正自不曉叔向之言孔氏又仍其失而弗悟也宰我欲爲短喪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以爲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廢定公襲孟子使世子服三年喪其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孟子以君薨聽于冢宰者言之若然豈有三年之喪而不終者乎春秋之時諸侯在喪或葬或未葬或踰年或未踰年而出從盟會征伐之事者多矣征伐以覇主命杜金革以從戎猶云可也盟會未有無宴享者而甘心從之則謂卒哭而除喪者未之前聞也天子諸侯絕期以示尊者有所厭而逼其兄弟者則廢其服宜有之矣三年之喪其誰廢之永向以三年之喪遂服爲禮此孔子孟子之言也謂景王雖不能遂猶不當從宴樂子非禮之聞又失禮焉爾而杜氏遽附會左氏之言而從之其妄可知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此蓋慶父之亂閔公弒不能自立君臣相與捨喪禮而從吉服檀弓因記其非將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者其在是乎然則春秋諸侯在喪而從外事或自怠而忘哀或迫于霸主之令其惡不待貶絕而見以喪禮行者則書以子以吉禮行者則書以爵春秋亦從其實而已矣吾既言景王之非攷之左氏非特此而已諸侯大大會葬晉平公畢因欲見新君叔孫婼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爲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既葬而見新君此禮之所宜然喪既未除以喪見何爲不可乎此蓋謂葬而未虞未行卒哭之際欲以喪禮見則葬矣以吉禮見則未除喪故難之杜氏謂既葬未卒哭故猶服輕衰者是也晉昭公立鄭定公朝嗣君是時鄭簡公卒猶未葬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侯許之左氏以爲禮子產所謂未免喪者以簡公未葬也若簡公葬則子產從之矣非謂終三年之喪也故杜氏亦云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而左氏遽以爲禮固是觀之豈非習俗所見以爲當然而弗悟其失乎故春秋諸侯在喪葬不問踰年未踰年其出而從盟會之事君而修聘問之好往往皆稱爵鄭莊公以桓十一年五月卒七月葬厲公以明年十一月出會盟書鄭伯齊侯以桓十四年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以五月出會艾書齊侯邾莊公以定三年二月卒秋葬隱以分冬出盟拔書邾子鄭襄公以成四年三月卒四月葬悼公以冬伐許書鄭伯此皆其君以爲除喪而以嘉禮行者也宣之十年西月齊惠公卒六月葬而頃公以是歲冬使國佐聘魯稱齊侯則在其國中無不稱爵也既葬而猶稱子惟洪題衛成公一人而已左氏以爲修文公之好杜氏謂逆文公之志降君從未成君若然此時爲新立固不爲在喪也世衰道微先王之正禮不行于天下雖喪禮猶然而況其細者乎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或者以爲待放故出不自曹自鄭鄭會之邑也故春秋特加自鄭爲亦非是古者刑不上大夫凡大夫有罪皆釋位而歸其邑以聽君命賜之環則留賜之玦則去謂之待放既言出奔安可復爲待放乎若云不待君命而自奔則止當言奔何用更見鄭若云自鄭賜玦而出則止當言放不應卻言出奔奔與放二名不得相兼也吾是以推臧武仲據防後人意以爲必有要君而不獲者乃奔公羊穀梁皆以爲叛微得之而不盡也

左氏謂蔡侯齊豹奪之司寇與鄭豹乃與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向作亂而殺蔡而于郫墨胠來奔陰倒曰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衛庶其莒

牟夷犯齊胠以土地出來奔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竟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此事兩皆無據甚矣左氏之不知經而妄爲之說也且蔡之禍寧出于齊豹等此與鄭尉止西宮之難何異以豹爲非大夫賤而書盜可矣而豹爲衛司寇乃謂之求名而不得夫身爲正卿以私怨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而求之乎杜預附會其言以爲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此尤可笑夫不畏強禦如孔父之于宋督可也豹挾蔡專殺致其君出正使春秋不

以爲盜豹遂可爲不畏強禦者乎晉欒盈鄭良霄皆自外入爲亂親攻其君而不克者蓋有甚于豹而春秋不以爲盜但絕去不稱大夫何豹但殺其君之兄而盡春秋大夫之惡獨以此一人起例耶論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爲欲益而名章亦非是以地來奔法自當書若書地而不書人則來奔者誰乎必以爲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著其名則邾卑我邾快來奔彼不竊邑何以亦名其說自不能行蓋諸侯之大夫出奔未有不書名者所以目其人此常法也左氏但疑邾莒爲稱命大夫前未有以名見者而忽見三人以地來故謂爲之說不復顧卑我快之自相戾不知邾莒無命大夫若以事來自當與秦衛吳札同以名見但適無之而僅見于此三人爾齊豹既以爲司寇不通尉止書盜之例故亦臆爲求名之說不知豹若未嘗爲司寇而史談或實嘗爲司寇而欒奪之不在其位既與北宮喜猗師圉等同作亂自當例書爲盜若以欒盈良霄例直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則是兩下相殺且有北宮喜猗師圉不同豹專惡則不得不槩目之爲盜此于經旨自當然吾疑豹事終不可據春秋兄弟爲大夫以親責之不氏公子而書兄弟蓋自常例此但正衛靈公不能保其兄而使盜得以殺之義在書兄不在書盜豹之隱顯非春秋所致意槩爲公子安能不由君命而自奪國之司寇與其邑宰或有之勢之得禍正當以兩下相殺爲文未可全責靈公之不親親不應春秋反與秦穆衛鱄同辭是亦左氏欲見欒挾君之兄其強如是而成豹敢殺之以爲名之意爾

衛欒左氏本作欒字謂之公孟古者謂嫡爲君而餘兄弟之最長者爲孟不必專論嫡庶禮處父又氏孟孫是

也則捨當爲衛靈公之庶兄靈公以嫡立蓋自不得君無害其稱兄也公羊穀梁文作輒此聲相近而誤二氏不知傳之謬但見輒稱兄而不得立遂以曾衛之俚言爲證謂輒有足疾不得入宗廟春秋固有以疾名人者乎據左氏齊豹之亂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而擊之若有足疾何緣能騎是殆蔽于母兄稱兄之例求其不立意不得而妄意之且以足疾爲輒衛人之辭也衛出公亦名輒何以不謂之疾輒乃出公之伯父亦不當同名則左氏所謂欒者是矣不詳其宗猶爾況不詳其義乃知二氏不知而作敢欒爲之說不疑有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王猛事三家言之皆不明穀梁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曰王猛嫌也于入王城則曰入者內弗受也于王子猛卒則曰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謂之嫌而不卒是以猛爲不正而不得立者也公羊曰稱王猛何當國也其言入何奪辭也又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其意大抵與穀梁同而曰未踰年之君者謂猛爲已君也吾以左氏攷之始言王子朝寅起有寵于景王王與嬪起欲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惡嬪孟之爲人也願殺之恐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夫謂朝爲亂則是猛之爲太子已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猛也及景以乙丑崩言劉單以庚辰見王者王即猛也蓋攻嬪起殺之盟翠王子于單氏則是猛已立而見翠臣矣自乙丑至庚辰歷十六日猛之位已定而後以王見翠臣懼嬪起與翠王子猶有黨朝而不從者故殺嬪起而盟翠王子自是記猛事皆謂之悼王

則猛卒又已謚矣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故未踰年君死亦曰小子王雖不成其爲君而不可不以爲王此猛之所以得稱王也爲其未踰年故加之名以爲辨猶稱之子赤子野之類也其死不言崩而繫之子未成君之通例也若是則蓋猛當立而嘗君矣故杜氏釋盟翠王子云猛次正單劉欲立之言稱猛云書名未即位言卒云未即位故不言崩所謂未即位者未即明年之正位非未嘗君也而學者遂以猛爲不當立且未嘗君夫敬王猛之弟也亦立于單劉春秋稱之爲天王則猛何爲而不當立乎公羊敬不見猛事之本末但見書名則謂之以當國爲嫌書入則槩以例推內弗受爲辭書于猛卒則以爲不與常是知其爲未踰年君而不知以未踰年君之禮論之也夫敬王立不書而王子朝立書穀梁固以爲立者不宜立也是春秋正者立不書而不正者立則書矣今劉單立猛亦不書與敬王同使不當立則何爲不書劉子單子立王子猛乎凡王畿之外自天王言之皆所得居也故前乎此則襄王書出居于鄭矣後乎此則敬王書出居于狄泉矣今猛亦書居于皇與襄王敬王同則猛豈非以其得居乎蓋王子朝之辭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特私立少以間先王則猛者太子壽之母弟嫡而少者也朝者庶而長者也猛雖少而王后之所出是亦嫡也故景王先立之而朝亦獨以太子爲嫡而謂己爲庶長故爲無嫡立長之言此春秋所以與猛不與朝也

王猛王子朝之事左氏雖載之詳而不明言其當立公羊穀梁則疑以爲不當立左氏雖稱之曰悼王而亦不

明言其當爲君公羊則直謂之未踰年之君二說不定春秋之與爵無自而正吾以僭與維參之然後定猛爲當立而未成君故于經之義皆通凡春秋皆以尊者見卑者正者見不正者王子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然春秋未嘗及子帶以襄王爲尊也卑襄王之亂自見矣今猛與朝審當奉王子未知孰當立則朝以奪喪職秩等作亂不書正書王室亂而猛居于皇居于王城與卒凡三見至于敬王即位尹氏立之而後始見則見猛不見朝與見襄不見子帶者同猛之當立一驗也凡經書襄王出居于鄭敬王居于狄泉皆以王土所得居也今王在王畿乃與狄泉之例同書居是亦猛之所得居猛之當立二驗也猛與朝皆王子朝書王子朝則猛亦當書王子猛與王子突王子瑕之例均矣今猛獨變文去子稱王猛別于王子朝使不得並見其爲子猛之當立三驗也故杜預言王子猛次正而得立子朝爲王之長庶子夫謂朝爲長庶則猛宜爲太子之母弟雖幼而貴則當立矣此春秋之與猛所見于前之三驗也

今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論吾既言其非矣以左氏所

春秋孫

記王子朝及儋翩叔之辭攷之尤以見先王之制而公羊不及知也王子朝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古之道也景王子太子壽卒穆后之子也而立猛則太子之母弟太子母弟是亦嫡也而朝乃以其少而欲以庶長先之是必太子而後爲嫡焉春秋所以正其名爲王而以君命之辭繫之曰王猛者蓋欲別于王子朝也僖襄公薨無嫡立胡女敬歸之子野以毀卒季氏立敬歸之

娣齊歸之子稠是爲昭公故穆叔以野爲非嫡嗣何必娣之子由是言之太子死當立其嫡不以長其無嫡當立其長不以其貴猛之立嫡也非貴也使猛而非嫡則朝可以奪矣昭公之立貴也非長也使昭公而長則穆叔無以異矣一以爲古之制一以爲古之道是猶先王之遺法者與楚平王卒昭王雖太子而非嫡子西庶長也故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而曰太子弱其母非嫡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辭而止夫無嫡而非庶長雖昭王已立爲太子子常猶欲易之況未立

春秋孫

乎是庶長之當先雖楚靈夷之國猶知之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初不見戰公羊所言吾固言其非矣穀梁言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亦非也邲之戰以荀林父及楚子曰晉師敗績矣自不得言楚敗言師何云中國不敗乎左氏云不言戰楚未陳也蓋左氏以吳先以罪人犯三國故云爾此皆不通經而妄意爲之說爾凡春秋夷狄敗中國未有言戰者蓋略之也故荊敗蔡師于莘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三書皆同一辭敗中國則言師敗夷狄則不言師雖父之役猶言荊敗蔡師于莘春秋之常法也何用別其偏戰詐戰陳未陳乎故殺之役貶晉襄公而言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者正以夷狄之辭貶之也若邲言戰言晉師敗績鄢陵言戰言鄭師敗績蓋荀林父習侯主戰此自中國之辭不可以通前例也

晉侯黑臀卒于扈鄭伯睔頑卒于鄭宋公佐卒于曲棘春秋諸侯卒而書地者惟此三見蓋卒于寢正也卒于外不正也卒者人道之終正不正不可以不謹而況于國君乎故不卒于正寢者皆地魯君雖卒于高寢小寢

楚宮室下未嘗不志自公羊始爲諸侯卒于封內不地之說學者惑之扈與鄭與曲棘皆其封內則爲之辭曰扈卒于會以其未出境故不書會鄭爲臣弒君而隱之曲棘爲納昭公而錄之其實皆非也蓋公羊徒見陳侯鮑卒不地故鑿爲此例不知鮑自以國亂不暇以地赴春秋不得而書爾晉頑頑吾以辨其非弒正使真弒諸侯弒而見書者多矣何獨于晉頑而以隱乎納昭公者爲其與我爲好也諸侯與我爲好者亦多矣何獨見于宋公而錄乎若以其在國外見在外則隱在國中則不隱在外則錄在國中則不錄非春秋之義也二說既不可通黑臀卒是自會散而卒不可言卒于會故以常法而地則鄭伯宋公皆自常法所應地何用別爲義也杜預知其封內之言不可從故又以廼爲從地不知其何據果卒于會不問晉地魯地皆當書會何爲獨此地也且若諸公凡不卒于正寢惟隱公薨于鍾巫氏不書蓋隱以其弒且內大惡既不可言正寢又不可言別地疑于封外故皆不書春秋爲法之嚴如此爲自其與者察之無不得者察學者未之思也

春秋孫

先王夷狄之變爲因禮者五曰喪曰祭曰禮曰戎曰恤未聞所謂唁者蓋唁以言相弔者也諸侯之義既力足以相及則救患分災無不可爲至于侯伯之征則請之天子以討罪亦其任焉邢遷衛儀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氏謂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爲禮者是矣惟詩載衛懿公爲狄所滅許穆夫人閔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載馳之作序詩者以爲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患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歸寧而賦是詩蓋是時懿公已亡夫人義不得歸寧則唁之爲言施之許穆夫

人可也昭公迫于季氏而出奔春秋爲內諱書曰孫公于齊次于陽州爲齊侯者言齊侯討季氏正出公之罪以納公公雖暫止猶不失爲寓公而徒見于野井取鄆以居之鄆固公之國也不能納之國中而處于封外烏在其爲齊哉君子以爲納此燕伯于陽齊所能爲而魯不能施之待之猶能納魯于平頓而齊不能自楚之不名乎故野井之會特書曰唁及鄆陵之盟亦可以有爲矣而反縱其臣納罪人之賂以謝公及公求于晉晉霸主也宜有異于齊者而復辭公故齊再以高張來唁

春秋敘 卷五

蓋幸之也當頃公既卒國自有喪意如得以自間以爲逾歷之會定公亦使荀躒來唁公夫豈有以臣出君君在其境不會而會其臣者乎是尤齊侯之不若也齊不若楚晉不若齊二國之罪有不可勝誅者矣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黎之臣子責衛宣公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賦旄丘之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至其卒章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昭公徬徨于外以待兩國者五年其流離亦已甚矣而齊晉君臣方且以空言款公何但充耳而聞知乎此黎之臣子猶能以爲言何況于春秋故聖人特三書唁以表之而穀梁乃謂弔失國曰唁是乃因文以爲之辭其亦未嘗有以先王之禮告之者也

昭公在鄆曰居于鄆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外也居者據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爲于是之辭六經之言本不相通近世學者好附會摘一字爲證此最大弊然亦有灼然不可誣者吾讀易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然後盡春秋別二字之義鄆雖小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奪矣乾侯寓于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以敵矣宜有屈爲下者其書公在楚亦若是不然易豈徒言之乎

昭公取闞左氏穀梁皆無文獨公羊以爲邾邑曰不繫乎邾諱亟也非也蓋自取根牟取鄫取郯公羊皆以爲邾邑諱亟不繫國故此亦以其辭同而繫言之爾按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闞闞魯邑也左氏記公欲伐季氏叔孫婼如闞及公在陽州始自闞歸見季孫意如謀遷公則闞爲叔孫氏之別邑也此文繼于公在乾侯之下蓋自公薨于陽州凡僑境皆迫于季氏而叛公故鄆待齊取而後得居國成而弗能克未幾鄆復潰而無所歸久留于乾侯至是叔孫婼死矣僅能得闞未及反而薨故內邑與外辭同言取所以甚公之失國闞一邑猶若他國而取之則其餘皆非公之所得有故侯齊侯取鄆鄆潰闞成取闞非得見季氏之逐公而已亦以著公有民而不能服有地而不能守國成猶見公取闞不復見公所以著公之深恥而三家皆莫能知也杜預曰公在乾侯使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夫既我邑也安用誘乎是徒區區泥取之一字陋矣

春秋敘 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定公

嗣君繼立不論正與不正皆無不即位之禮吾固言之矣惟定公有元年而無即位蓋實惟即位不可以追書古者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此喪次之位也明年改元然後正即南面之位故書即位昭公既薨于外而未有君至六月逆公之喪至壞隤而後立定公則正月至于五月昭公猶未殯國猶昭公之國

春秋敘 卷六

及公之喪至自乾侯而方定公以癸亥至戊辰即位蓋歷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此即南面之位也曠年不可以無君不可待明年而後改元即位此亡乎禮之爲君子許焉故書曰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年可追書位不可追書故正月可稱元年而即位必以六月然國而有君孰使非其節而不得行其正禮必有受其責者矣則售之羣臣自亦不能逃其罪也

魯昭公之子公衍公爲公果公賁公衍公爲之生其母偕出于齊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故公爲爲兄及昭公之出始季公若怨季平子獻弓于公爲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以告公果公賁因以告公遂至于出公居鄆公衍入羔裘于齊侯而告與之陽穀公私書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爲太子公賁叔孫成子逆公喪于乾侯使告子家羈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子家羈對曰立君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焉弗敢知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

公者皆自壞憤反而奔宋即位是爲定公昭公之弟也昭公既命公衍爲太子矣公衍公爲公果公賁皆庶子而公衍長則宜立者也季氏奪公衍而立定公則定公蓋授于季氏而不授之昭公以不當立奪所當立于非所授奪所應授則定公之立非正矣此所以不書正月也

凡諸侯卒五日而殯既殯而後嗣子即喪次之位始君之也明年朝于廟以見先君然後即南面之位改元以臨其國人此有國之常禮不幸有不得行與不及行則以義而起之有不失其宜亦君子之所與也晉厲公死悼公以諸弟周入立以即喪次之位則過矣以待明年則國無君故以辛巳朝于武宮乙酉即位于朝歷五日而後見即位蓋以既殯之節爲改元之節也定公之繼昭公猶悼公之爲也然見即位而不見朝廟則異乎悼公之爲禮非世子而嗣位者尊之非君也親之非父也其辭與君父一施之者受國焉也悼非受國于爲定非受國于昭雖欲爲君父之辭而不可得朝廟而後即位猶有受之先祖焉未失爲士子禮之禮也定即不知出

此曾謂魯之諸臣不如晉之諸臣乎春秋顯書其日雖以既殯之節許之乃其無所受命焉而爲君者亦不能逃其責也

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推是等而上之則天子之喪諸侯以大夫弔卿會葬乃其節歟諸侯葬天子于禮無正文攷之以禮諸侯之事上莫大于朝然先王分五服各以歲一見五年而一周是一歲之間朝者惟一服而四服常居畿內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禮所以爲是別者天下之大以王國言之諸侯之衆一歲盡至則禮爲煩以諸侯言之列國之士一歲盡至則失所守此先王所以權輕重而制節數之節也然則王喪天下其可皆至歟周官國有大故大司徒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小司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凡所以謹非常嚴事守也而況五服之廣襄王之喪魯使公孫敖弔不至而奔于是叔孫得臣往會葬其弔葬皆以卿春秋無譏焉襄王之喪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謂其非卿也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段如周則子展固以上卿爲當矣此周之造禮猶有存者晉文襄之霸令君薨大夫弔卿供葬事蓋僭王禮則周之末造也而魯諸公復有會齊晉楚三國之葬邾子滕子有來會魯之葬惟强弱之所爲則禮于是盡亡矣穀梁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是說也穀梁蓋以爲君親之不知其何據吾未敢以爲信焉

吳入郢公羊穀梁作入楚左氏作入郢或曰左氏誤非也此春秋之新意正當作郢春秋外非國未有書入者入國亦未有書地者固宜爲楚也入之爲言得而弗居也雖概以爲貶然未有以見惡數伊而出就滅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而還其入而不失禮有如鄭之入陳者焉使吳概得書入楚則與陳何辨故君子變文以異之言郢而不言楚不與其得入楚也於越入吳無大過亦得與中國同例郢不得爲楚非惡楚謂吳罪尤甚也大凡經字三家不同者左氏近實爲多此前柏

舉之戰公羊傳作伯莒穀梁作伯舉亦當以柏舉爲正則以郢爲楚無足怪疑二氏皆口傳而左氏見策書是以音同而字異也

外傳記晉文公請隧襄王弗許曰先民有言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改玉之爲言君臣之禮不同其玉有別則行亦異左氏載季孫意如卒陽虎將以璠與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若然則昭公之出意如蓋嘗以君之服而見宗廟矣璠與是也陽虎仲梁懷皆季氏之家臣陽虎不與季氏故欲暴其惡于既死之後仲梁懷欲掩之故言既復從臣位爲改步則璠與亦不當斂也此事他書皆不載惟略見于陽虎之言意如既逐昭公而內無君宗廟之祭諸侯之事其誰主乎昭公在外七年魯固未有歷年虛其宗廟而不祭者也季孫意如之會適歷仲孫何忌之會成周諸侯赴卒則葬之大夫來奔則納之是將何所受命而春秋于祭祀則無別見于會葬大夫則無異文與有君者同書焉蓋諸侯朝天子其國中之事必以卿攝之故與其君同意如不受命于君則自攝之矣自攝與篡何異春秋不變其辭而一施之蓋知宗國之事君子所難言後世必有觀其時而察其事者陽虎爲有證也適歷之役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爲之辭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爲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于是始緇冠麻衣跣足而臨命則獻子之爲也及昭公不聽荀躒告之曰子姑歸祭則意如之主魯祭久矣不然使意如事君之恭誠若是昭公有晉之援而卒謝之豈知終不可使北面而事之者乎

定六年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氏公羊文無何字哀十三年稱仲多帥師侵衛公羊文無哀字此經之闕文爾微三傳發枝無以知也而公羊遂皆以爲臧二名非禮蓋未嘗見二傳而妄意之也且禮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諱微不諱在諱在不諱微其傳之久矣未有以二名爲非禮者寧公羊未之聞乎諸侯之臣前此以二名者甚多叔孫僑如季孫意如之類皆著于經而曷爲何忌亦自先見正使非禮何以獨臧二名又至是而後始發也公羊雖不盡其說而何休以爲定哀之間

春秋效 卷十六 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臧性有二名其妖妄至于此極然推公羊之意無自而然必有以啓之者新周之謂信有證也是真無所容于孔氏之門矣左氏穀梁闕文傳皆不爲義獨杜預范甯爲之辭意二傳闕皆在傳成之後獨公羊傳經遺脫是以得肆其誕而不疑也

左氏載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襲魯孔子以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而服至墮成公敏處父爲仲孫氏謀不從公遂圍成

成按子路季氏之家臣爾非魯用之而授以兵固未必能墮費何緣併三都而得墮之耶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若然是二臣威孔子之化而自墮非子路能墮之也故家語亦言孔子言于定公以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叔孫氏不得志于季氏因公山弗擾襲魯如左氏所云以吉攻之此皆欲尊孔子而妄爲之說也論語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若孔子使子路與安有召而反欲往者此蓋弗擾自畔季氏非附

春秋考 卷十六 種者孔子欲從之必有說矣慨召孔子又安得反有襲魯之事按經定公十年孔子爲司寇相公會齊侯于夾谷之後連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再以兩師圍郈郈叔孫氏之邑也左氏謂叔孫氏之臣公南欲殺州仇不克以其黨公若爲郈宰州仇復以侯犯殺公若而侯犯叛州仇遂與何忌圍郈後二年而經書叔孫州仇墮郈則州仇自以侯犯叛而壞其邑之險何預于子路既而復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以論語爲正則季氏亦以公山弗擾之故也未書公圍成成孟氏之邑正如公敏處父之言謂成爲孟氏之保障無成則無孟氏使孟氏僞不知而我不墮則成之圍亦何忌陰與其臣同謀以拒魯三者與孔子略不相及其言自相異則何足據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使孔子爲政于魯得行其志其于三家處之宜有道矣必不至輕用一門人以抗必不可逃去之三家而反貽患于宗國是何足爲孔子蓄孔子嘗謂蘇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大三桓之子孫微矣豈以天子弱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至于陪臣執國命雖大夫亦不能自立故郈有公若公南之亂而費有公山弗擾之變至成而公自爲之行焉故前見大夫而自圍其邑後見大夫而自墮其城且皆帥師如外伐然所以示公室之至衰微論語其謬悠之傳參見于左氏公羊與家語以亂經若殆不可察也

滅國而後復見者經皆不載其所以復蓋以告不告也

春秋效 卷十六 蕭本宋邑蕭叔大心以平宋亂之功得封爲附庸事在莊十二年至宣之十二年書處于滅蕭附庸不言滅蓋蕭後進爲國矣然定之十一年復書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蕭仍爲宋邑蓋楚去蕭遠不能有其地故雖滅之復以其地歸宋而宋以爲邑也襄六年書莒人滅鄫而昭四年書九月取鄫鄫已滅于莒則魯得復取之蓋莒屬鄫以爲附庸爲魯所取爾凡取邑必繫國取而不繫國者皆附庸也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十三年許男成復見卒蓋後亦再封之或以不告或史失書也

成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內邑也內邑初未有言圍者自成之三年始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也至昭之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吾大夫之邑也而不能服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一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之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以二軍圍之則醜矣然猶曰吾大夫自圍其邑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至自圍成則國之爲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故定公之圍特書至焉凡公之出未有不告于廟歸而必書至此禮之常也然在其國中者春秋皆略而不書以爲此在吾境內無嫌于公之不返也昭之在鄆固欲書而不得于是以定見焉則三家之惡有不可容于天下矣

石尚歸脤先儒多以禮有受脤無歸脤爲譏非也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此禮之明文安得爲無乎夫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必言國者知其非在京師也歸脤在朔覲問慶賀致禮之間合而爲六此正謂諸侯以故不能來祭者王歸之以致其恩爾周惠王使宰孔賜齊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蓋其事據穀梁生曰脤熟曰膰禮以血祭祭社

授五祀則生也以饋食享先王則熟也脤當爲血祭之肉膰當爲饋食之肉齊胙以有事文武而賜乃饋食之肉則非特歸脤亦見歸膰矣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蓋膰惟及兄弟之國而齊以其功宋以其客天子之賞賜也行人之六禮言脤而不及膰通異姓之國爾周之盛時諸侯以職來祭共其祀貢駿奔走以執豫事未有敢後其祭于國又有以胙致福于天子之禮天子受而膳之既不失其職又能致福有故而不能來然後以胙歸之彼有致福則此有爽福報施之道上下之爲稱今魯之來祭與致福未必皆盡而王反歸脤所以見譏非謂天子而不可歸脤也

邾子來會公三家皆不爲義杜氏以爲不用朝禮故曰會何休以爲非會于都則二氏以爲會公于國中也惟范甯言會公于比蒲學者多從二氏蓋以會不言來朝來聘來盟例推之在國中言來國外不言來故疑其爲人國中之辭也吾以爲不然會不言來者蓋會者諸侯相與命事不主于公與朝聘盟者異不可以言來故在他國合爲一辭不必以來爲辨乃公在比蒲而邾來會非以命事爲公而會爾此與晉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者同故惟此三書皆特言公比蒲蒙上文則不再目地其言來者沓與棐皆境外而比蒲則境內之地也且來戚于郎亦言來何必入其國中而後言來乎蕭叔朝公不言來正謂朝公于穀穀齊地自不應言來以文攷之其理甚明不必范氏而後知也

姒氏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此爲聲子發也聲子者隱公之妾母也方春秋初語侯尚謹妾母之禮而隱公又有致國于桓之志故不敢致其爲夫人則三禮之不備無足怪者若姒氏實爲定公妻始逆而至已稱夫人矣何必待此三禮備而後得稱耶且前言不稱夫人本不爲三禮不備以其妾母非夫人故不備三禮不得言薨與葬也今乃爲不也不稱而不稱夫人則是實爲夫人以其不備禮而貶之其說自不可通杜預言公未葬而夫人薨頻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此尤非是定公雖薨相距不遠然臣子既能葬姒氏何難于赴與祔而不爲審果不祔則哀公終身遂不祭其母耶杜氏又謂反哭故書葬且前例言不稱夫人故不言葬非謂不反哭杜氏見三禮所闕者二而此書葬故取此一語附會成就之爾穀梁以爲妾母是也凡諸公自成風以後妾母皆致其爲夫人故僖薨者卒葬皆同正夫人春秋以成風見之故不盡識姒氏蓋定公始薨哀公未踰年未暇致其爲夫人故不得與敬嬴等並見此其實也廢左氏意亦若以爲妾者特以其書葬與前例不同故疑之不敢顯言杜氏遽以頻于喪禮爲言此不特不知經亦不知禮不知傳矣

衛莊公娶于齊詩謂之莊姜晉懷公娶于秦左氏謂之懷嬴古者婦人蓋有姓繫其夫者矣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仲子成風見于經皆在惠公僖公之後妾不得配其主故可繫之于其子敬嬴與襄公之定姒已致其爲夫人則非妾也故可同夫人舉氏哀公之定姒方當喪未君既未可致之爲夫人又未可繫之于哀公曾人尊之以配定公則之定姒蓋猶姜氏之配莊公嬴氏之配僖公其傳之有自矣春秋從而不易也

哀公

盜賊者也古者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于諸侯傳質而後爲之臣賤者民也無傳質之道則不爲臣故民爲其君服皆齊衰三月以其不爲臣故不言弒其君而言殺蔡侯申然則闕弒吳子餘祭不見名不曰其君則何以謂之弒乎周官掌戮罪者使守門剕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圜丘者使守積此皆刑人先王不以有非而終廢人者也然而太宰閽人言王宮每門四人而無其官蓋所謂刑人者皆王宮而被刑者也大夫士不同各隨其官而任之吾何以知其然楚鬬參以兵誅楚子而自刖楚人以爲大閽猶有先王之舊典也謂之大夫士則已刑而去其位不可見名于其君謂之賤者則有職守于王之宮門不可言殺故雖不以君臣道而別乎賤者猶曰弒焉所以正人君之不能治其官也閽人之職潛服賊器不入宮賊器者任器之可以害人與兵同者也使吳子而能謹此雖刑人其何得肆乎而禮刑人不在君側夫不在側可也固不害其爲門關內閽古之因材以用人雖鑄條戚施且不廢況不幸而被刑者而公羊穀梁皆爲召子不近刑人之說蓋誤矣左氏謂吳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以刀弒之既言閽則不得使之守舟其事則是其言則非也穀梁謂寺人亦非是寺人奄也寺人掌王之內人及相道女宮出入之事何言不得近記禮者遂謂閽爲門吏之賤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蓋又公羊穀梁誤之也

左氏言蔡申事以爲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則弒昭侯者翩也故杜預以翩爲大夫據左氏記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

孫輒事以爲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族之喪田者師賊以殺三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今翩則蔡大夫何爲不以名氏見而謂之盜耶蓋左氏不了書盜之義或謂之非大夫或謂之貶辭故于盜殺衛侯之兄縶言琴張弔宗魯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以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曰盜則意以翩爲不義與盜同書而不得以名見也蓋亦妄矣天下之惡孰大于弒君春秋未嘗加之辭以爲極天下之辭不足以爲貶如著其實賤者弒書盜公羊所謂賤者窮諸盜

者也齊豹之事固已不足信況此又施之翩乎是始以文之鋤射殺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盱而春秋兒書公孫辰出奔吳因信其傳而妄意之此事蓋全無有公孫辰之奔累于申或別以他罪不可知要弒申者非翩盜非大夫既不得君蔡侯所以不言弒其君而謂之殺蔡侯申其不以君臣道者春秋之法也何大夫之云耶

或曰未踰年之君無子則不計世不立廟踰年則計世立廟乎曰然齊蔡是也齊蔡未踰年之君也陳乞弒之而立陽生矣齊人不以計世立諡而曰安孺子然而春秋書曰陳乞弒其君荼是成其爲君也安有君而不計世乎不諡不廟齊人之失也然而陽生當立者也而未君齊蔡不當立者也而已君當立不當立者其人也成君不成君者其義也春秋不以人廢義不以義廢人各以道權之而已故冒奚齊齊荼皆不當立也矣齊未踰年不成其爲君荼既踰年不奪其爲未成君而弒必有如商人者焉然後以義斷之故以商人君舍當立必有如陽生者焉然後以人正之故不以荼君陽生春秋之

義深矣陽生之事公羊載景公初欲立舍而乞從之陽生以問乞乞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則陽生固正矣左氏言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而請之景公不從公疾高國立荼寘羣公子于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齊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吾以兩傳參之燕姬者嫡夫人也既生子不成而死則景公無嫡子矣所謂羣公子者皆庶子也陽生長而荼幼此諸大夫所以不欲立荼而陳乞以陽生爲正若無嫡則立長者正也荼死

雖陽生爲之而以陳乞主弒者陽生君而荼廢矣陽生既當立則義不可以若荼又不可以陽生而沒荼之弒故推其本而加之乞則春秋蓋正陽生也敘梁曰陽生入而弒其主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召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此其說是也公羊謂以當國之辭爲諱也失之矣蓋公羊不知立子以長之義也

楚靈王之死觀從屬蔡朝吳之命而召公子比于晉與之盟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而以公子比爲王

靈王聞之而猶春秋不坐觀從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于乾谿陳乞召公子陽生于魯誣鮑牧而强與之盟以立陽生陽生立而殺孺子荼春秋不以陽生當弒而書陳乞弒其君荼者觀從陪臣也不得君其君能爲亂而已矣雖矯朝吳之命而召比使比而不從觀從能自爲亂乎觀從不能殺太子祿而立公子比則靈王遷延于外猶未至于死則弒靈王者非觀從所能爲比爲之也陳乞齊之執政也使荼不當立而陽生當立則其初以死爭之可也既不能正而與高國共立荼矣

則荼乞之君也乃僞事高國而去之卒逐二人而召陽生此豈陽生所能自爲者乎陽生與荼不能兩立塗之人所知也未有陽生立而荼可全者則弒荼者非陽生所能爲陳乞爲之也君子之斷獄如是其微雖有大姦大惡無所遁其情不知者以比初不聞其謀與乞泣而對朱毛以爲可免也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是之謂乎

宋公滅曹書入而不書滅此學者之所甚疑蓋因伐曹將還曹人訴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其事本左氏

以爲未足信然曹之滅見于公羊及史記皆同非特左氏一人之言也或者以制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例推之以爲此但據其君囚曹實未嘗滅則于他書無據未可以臆斷故吾以爲此春秋之義蓋經之筆削有因事而著法者雖不盡以實見而其爲法者大亦終不沒其實以其爲目者自後可以攷也故晉未滅虢而前言滅下陽不嫌于速楚已入陳而後書入陳不嫌于緩滅與入之實固在但抑揚之不同爾然則曹已滅而不言滅猶之盂之會執宋公者實楚子也不與楚子得執宋公故分之在會之諸侯概言執宋公則此不與宋之得曹故不言滅但記其入曹而執曹伯亦其義也入與滅本一事以重書則記滅不記入以輕書則記入不記滅但繼此春秋遂終不然其滅亦必有以見之也

左氏記弒君而以疾赴春秋從而書卒者三吾信其一而不信其二信者楚康也不信者鄭髡頑齊陽生也或曰事皆出于左氏何可以決擇爲異乎曰吾于左氏駁而不信者不獨陽生也凡左氏所載事後世所宜據也然必覈其本末而有驗參于經而合然後其義之有所

在左氏所不及者可以經求之不害其與經異若穀之于本末而無驗參之于經而不合攷之于義無所在徒曰以赴告爲辭則復何取于經乎虞之事吾以國之前見者知之而亦參見于慶封之辭非吾敢臆決而髡頑與陽生皆無他見獨左氏云爾經既無異辭事又無自來從之爲告則不可驗之爲義則無說則吾何信乎或曰髡頑則然陽生先以季姬之故請師于吳欲以伐我及季姬愛而辭師吳子怒故復與我伐之齊人用是弒陽生赴于其師如崔杼之弒莊公以說晉也此亦不然齊以陽生赴吳吳師不退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而還則齊固不畏吳也崔杼之弒莊公蓋以說晉爲辭爾非實爲晉也陽生未見齊人有欲弒之者而吾自能敗吳齊何懼而遽弒其君乎

哀公用田賦季康子之爲也左氏記季康子初使冉有問于孔子之言與春秋外傳所載雖異而實同哀公之賦不用此乃推丘以上之賦而均之夫屋井邑之民經固書用田賦矣蓋是時自季氏作三軍之後凡國中之賦皆入于私室其存于公家者無幾而季康子又率其

意而妄行之故夫子以爲若子季孫欲行而法也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左氏外傳所記略同則論語所謂季氏富于周公者謂其所取多于周公之舊典而學者乃以貧富論周公周公豈以富稱者哉冉求不能救故哀公遂行書于春秋欲吾徒共暴冉求之罪則言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地貢之外又計口出泉鄭氏以漢法準之言漢算民泉謂之賦以爲固古之舊名則太宰之九賦也諸侯與三等采地亦各有賦皆斂之于其君而貢于王然九賦言

財賄則非特泉而已鄭氏謂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其理宜然矣以其爲常賦故立之爲定名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乃征之則縣師稍人所言者是已鄭氏注小司徒以司馬法推畿內采地自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積十井爲通合三十家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爲成合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杜氏注作丘甲以邦國井田自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合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合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法雖未必盡然大體或不過是以其非常賦故不立爲定名時賦取之而已要之先王軍賦皆成于乘乘者甸之所出也甸方八里司馬法積十井爲通積十通爲成成方十里則井田之甸而多于甸二里者包溝洫在其間也采地之成邦國之甸均于出革車一乘則其數同矣故稍人言丘乘之政令禮言惟社丘乘供粢盛或謂甸爲乘者以賦所出名也軍賦皆成于乘則凡師旅之事當自甸爲之而成公作丘甲子產作丘賦皆不本于甸而本于丘此其所以爲厲民也

賦有口賦有軍賦口賦常賦也鄉大夫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是也公言二吾猶不足者是已成公作丘甲則軍賦也甲者甲士也古者謂甲士皆爲甲如鄭子孔言以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城孫紘言甲從己聊叔統言帥甲犯齊師楚商臣言以宮甲圍成王趙鞅言晉陽之甲王子朝言郊要餞三邑之甲者是已軍賦成于乘而後始出甲士三人今以丘爲之舉甸之法而加之丘也作者當縣師言作其衆庶稍人言作其同徒輦輦者也左氏以爲有齊難蓋

因難作而起之思已則止非若稅畝遂常行而不廢故不言初而敍梁以爲甲胄之甲謂使丘民爲農而爲工之事誤矣夫苟以農爲工之事則井邑與甸之民皆可爲何獨施于丘乎哀公用田賦亦軍賦也軍賦自丘而上方出馬一匹牛三頭則自丘而下爲邑爲井爲屋爲夫者皆未有賦今推丘以上之賦而均之夫屋井邑之民此所謂田賦也蓋畝百爲夫一夫受田百畝至于邑皆井田之民以其通夫屋井邑皆賦不可爲一名故總謂之田左氏與國語載孔子告冉有之言雖不同而其詳皆可攷左氏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所謂丘亦足者矣自丘而上牛馬之正賦也國語曰先王之制土藉田以力而眡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過也是所謂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者自丘而上以夫家之衆寡而爲賦者也所謂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者自丘而下量出其

地之所有而不爲賦者也今所出不過前三物而使之出同徒輦輦牛馬之賦則非古矣故皆言非周公之法蓋作丘甲者猶止徵其人而用田賦者又徵其物自百畝之田無有免者則尤有甚于丘甲者也

昭公夫人稱孟子吳姬姓宋子姓婦人以字繫姓則夫人不當繫宋姓三家皆不爲說惟杜預以爲謂之孟子若宋女吾初不敢以爲然既而求子之義而不得至論語陳司敗之言曰君娶于吳謂之吳孟子而禮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後翻然知

諱不言姬氏而曰吳孟子者昭公也去吳號而存其爲孟子者春秋也蓋昭公之諱娶同姓不敢正其名曰夫人姬氏故冒宋姓以子偁而又畏吳不敢廢其國號故復繫之吳夫不去國號而冒之宋是自暴也則存宋子之稱以著其失而去吳號以全其諱者孔子爲之義也鄭氏謂孟子爲且字其于哀公謚孔子曰尼父亦謂之且字猶云姑以是爲言爾非正字也或曰人姓可以改乎曰是史之文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厚別也以春秋改之則不可昭公改而春秋因之則可春秋因文

以爲義者也或曰昭公娶同姓可謂大惡矣春秋何以不諱而不書曰是安得不書夫人之惡孰有大于文姜之孫哀姜之喪還春秋且據其實而不敢沒況孟子乎然君不君臣不可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不子春秋之教也娶于同姓昭公之罪吾國人安得弗夫人乎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春秋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孔子去之也昭公不敢請于天子目不稱夫人不稱夫人自不得言小君則雖欲書夫人可乎孟子卒孔子與弔過季氏季氏不稅放經而拜蓋魯人亦不以夫人喪之則季氏之爲也孔子則不然吾君既已娶之矣諱而不夫人之可也吾國人不夫人之不可也故孔子雖老而弔季氏季氏不稅經而拜以從主人之制乃孔子則以爲當稅者春秋書孟子卒之義也吾故言春秋諱國大惡未有全投而不書者必婉其辭而微見之此之謂也

左氏載吳以子服景伯之言不以哀公見晉侯既而悔之因景伯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食祝宗將曰吳實

然杜預謂吳人信鬼故以誣之趙氏非之以爲事同兒戲此與左氏載狄人敗蒲衛公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三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其事適同杜預亦謂蠻夷畏鬼故恐之以當禮神且趙氏疑吳方與晉爭長必不肯率魯以見晉此既不然則景伯之事亦誣矣豈當時有因緣衛事而爲之說者乎然此哀公時事也若左氏親見之必能辨其妄今既書之則左氏非哀公時人亦可見矣

西狩獲麟更東漢讖緯之後妖誕之說固不勝闢亦不必闢特三家各爲異論實有以啓後世說者之妄則不得不辨蓋是哀公從禽西郊而獲麟爾其義則孔子爲之也周之春夏之冬也春自狩之時先王以仲冬教大閱遂狩田以享烝哀公非志于武事不得與桓公教大閱同辭故與春狩于郎一施之乃不目地而曰西不使麟得爲地有不言公狩不使麟得爲公獲而後因麟以起法者春秋所致意也而左氏謂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而後取之若然是叔孫氏之獵而其車子得麟也何以名狩乎穀

梁謂引取之其不地非狩也非狩而曰狩以大獲麟也此蓋拘狩于郎于蒐之例不知狩實非一地也此爲春秋之變文若非狩而言狩是虛加之也公羊謂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則微者曷爲以狩言之爲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溺法祀公羊言薪采未必有意而爲讖緯者遂附成其說以麟爲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爲漢興之系其言經遂至此乎此皆三家習知經絕于此爲孔子所深致意而不知其說故各以其意妄言其事也詳公羊言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孔子聞其獲而曰孰爲來哉是微得其旨而不終其說古者聖人欲顯其道而不能以迹示人者亦嘗不取類于物其在周易則謂之象乾以能象聖人而潛見飛躍之節可求矣漸以鴻象賢者而進退邪正之義可明矣孔子非有意于麟而麟適獲因之以傷其道有不得而言者也明矣姑著其實而絕筆于是而已矣顏淵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哭而占祀之事又安

可謂之無與

春秋三傳異同考

吳陳琰纂

南滙 吳省蘭 泉之 輯
海寧 陳懷 在寬 校

春秋三傳異同考

吳陳琰纂 陳琰字寶崖一字芽町浙江嘉善人官山東茌平縣知縣

春秋尊史也而實經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釋經者也故名傳也傳以釋經而三家互有異同何也蓋孔子作春秋筆削一出自己師親炙如游夏不能贊一辭何敢乎傳聞者之互有異同也有異同斯有得失矣或謂孔子當定哀間多微詞復祕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或謂公穀自云得之子夏左氏則得之親見故紀事尤詳愚竊謂孔子未嘗祕春秋特知者寡耳三家親見與傳聞不可知大抵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為竹帛遞相傳會迺愈多異辭總以合於經者為得其不合者均失焉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壹從左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壹從左氏宜矣其中亦有左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又烏得略而不論乎愚請以人言之一聲子也公曰隱公之母穀曰隱公之妻左曰聲子尊卑異也

一子氏也公曰桓公之妾惠公之妾穀曰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先後異也一齊仲孫也左曰齊大夫公穀曰魯公孫慶父孟孫仲孫異也一杞侯也左曰杞侯公穀曰紀侯姒姓姜姓異也一尹氏也左曰君氏惠公之夫人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男子婦人異也一納捷菑也左曰起居注曰御戎大夫與大夫異父與子又異也至若君氏卒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曰聲子疏與親又異也公子益師卒不日左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穀以不日卒為惡事與情又異也其以紀履緰為紀裂繻以紀子伯為紀子帛以子叔姬為叔姬以曹伯廬蔡侯廬為虛左氏柳人之異也以提為接以郳蔡來為倪蔡來以鄭詹為鄭瞻以公孫慈為公孫慈以曹伯班為曹伯般以卓為卓子以召伯為毛伯以先蔑為先昧以郕伯為盛伯以聲姜為聖姜以定姒為定弋以夷皐為夷狄以御難為御州以醜厥為韓屈以士魴為士彭以齊侯環為齊侯瑗以鍼宜咎為咸宜咎以舅我為鼻我以陳孔奐為陳孔瑗以蘧罷為蘧頗以佞夫為年夫以國弱為國酌以齊惡為石惡以宋公成為宋公戌以滕子順為滕子泉以季孫意如為季孫隱如以公子慭為公子慜以夷朱為夷昧以朝吳為昭吳以戎蠻子為戎

蠻子以叔輒為叔雅以郳黎為鬱黎以章羽為章禹以畢脅為畢虎以公孫茲為公孫慈以曹伯班為曹伯般以卓為卓子以召伯為毛伯以先蔑為先昧以郕伯為盛伯以聲姜為聖姜以定姒為定弋以夷皐為夷狄以御難為御州以醜厥為韓屈以士魴為士彭以齊侯環為齊侯瑗以鍼宜咎為咸宜咎以舅我為鼻我以陳孔奐為陳孔瑗以蘧罷為蘧頗以佞夫為年夫以國弱為國酌以齊惡為石惡以宋公成為宋公戌以滕子順為滕子泉以季孫意如為季孫隱如以公子慭為公子慜以夷朱為夷昧以朝吳為昭吳以戎蠻子為戎蠻子以須句為須朐以翟泉為狄泉以棐為斐以棐林為斐林以崇為鄗以陸渾之戎為賈渾戎以繹為蘋以莒為衛以無駭為牟駭以瑣澤為沙澤以郳為合以桃為洮以防為邡以祝祥為侵祥以厥慭為屈銀以昌閭為昌姜以陽州為揚州以拔為技以皐鼬為浩油以柏舉為柏莒以郿為費以垂葭為垂瑕以檇李為醉李以啟陽為開陽以亳社為蒲社以鄙為俾以郎為逆以安甫為奄一作案以毗為比一作茈公羊之稱地又異焉以曲池為毆蛇以甯母為寧母以緡為閔以伊蒙為伊鄭以袁婁為爰婁以偪陽為傅陽以台為郃以鄭伯嫁

公子忽以良霄為良宵以鱄為專以蓋為蓋以楚子虔為楚子乾以世子有為世子友以蔡侯朱為蔡侯東以郳定為郳欽宛穀梁稱人之異也若其稱人之異者公穀皆以衛侯為衛侯燬其稱人之兩異者公穀皆以挾為俠以幘瞀為袁瞀以偪諸為逼諸以顓為專以敬嬴為頃熊以洩冶為泄冶以曹公子首為曹公子手以髡頑為髡原以公子肆為公子肆以黃為光以晉子趙為晉子趙以楚子麇為楚子麇以勢為輿以楚子為為楚子為以叔為叔以樂大心為樂世心以荀躒為荀櫟以叔仲彭為叔彭生以西展為西展以叔孫婼為叔孫婼是也稱人之各異者公以唐咎如為將咎如穀作唐如公以成熊為成然一作成能穀作成虎公以郳子牼為郳子瞷穀作郳婁子瞷是也請以地言之戎一而已左公皆作伐戎而穀獨作伐我彼與此有異焉郳一而已左穀皆作取郳而公獨作取詩國與邑有異焉郳一而已左公皆作郳而穀獨作繒繒一而已左穀皆作郳作鄶而公獨作鄶字形之異也郳一而已左穀皆作沙而公獨作沙澤而公獨作郳婁沙一而已左穀皆作沙澤詳略之異也至若以時來為祁黎以虛為虛以虛為鄭以棗為後以倪為兒以夷儀為陳儀以偃為綴以斐為

鄭交爲鄭而以鄭之稱地又異焉君夫以示僖公承匡左公穀之稱地又皆異焉以郕爲戍左公之稱地又並異焉以蔡爲蔡而以蔡爲蔡以祊爲邴以祊爲邴以浮來爲包來以蔡爲蔡以蔡爲蔡以滑爲郜以滑爲郜以虢爲臂以鄫爲微以下陽爲夏陽以首止爲首戴以垂隴爲垂隴以笙爲檉以茅戎爲貿戎以蔡道爲蔡稻以鄭爲擾以蔡城北爲京城北以雍榆爲雍渝以大鹵爲大原以賴爲屬以夾谷爲頰谷公穀之稱地又並異焉公以渠蒢爲蘧篨左亦作蘧蒢公以艾爲郜穀則作蒿公以鄑爲犂穀則作麋公以訾婁爲訾樓公以郯丘爲犀丘穀則作師丘公以貍脤爲貍軫穀則作貍蜃公以虢爲漷穀則作郭公以蛇泉爲濄泉穀則作賣泉左公穀之稱地又自爲異焉其餘或侯齊宋或人齊宋或以楚子爲楚人或以許男爲許伯或以公孫爲公子或以世叔爲太叔或以齊師爲齊侯或加曹伯或加邾人或闕叔孫而且或有鄭衛或無鄭衛或以晉侯爲齊侯或以齊欒施爲晉欒施或以衛公叔戌爲晉公叔戌此類其移背人與地之較然不同者也至其以會邾爲及則內外不同矣以逆王姬爲送則往來不同矣以大嘗爲大省則天人不同矣以宣榭爲宣謝則廟榭不同矣他如以殺爲弒以叛爲畔以與爲火以救爲侵以渝平爲輸平以鵲鴝爲鵒鴝諸事物之不同以春王二月爲正月以春王三月爲正月以甲子爲甲戌以己亥爲乙亥以日下昃爲下稷以大雨雪爲雨雪皆時日之不同其或音異而名同有括緒郕喜之類或音同而文異有滋莅師率繼克尅鍾蠔隕霄鄰溪之類其他紀載之有無字數之增損殊難更僕數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論其旨趣之異同則得失亦相因而見即如春秋嘗有闕文矣夏五郭公孔子亦承闕文之疑而姑闕之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而宋不書亦闕也而左氏補之趙盾帥師救陳宋而經無

宋亦闕也而左氏亦補之可不必補者也然猶未爲非也彼黑肱以濫來奔黑肱之上當有邾亦闕也而公羊解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則謬甚矣其失一也春秋蓋有敎戒矣書法以垂敎也書事以垂戒也三家不明敎戒之義而但以褒貶爲說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者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者有以書爵書字或稱氏稱族爲褒者有以書名去氏去族爲貶者有以日月地名之書不書爲褒貶者然其中亦或事一而名爵異書罪大而世族不削則又何辭以解乎而後儒猶曲爲之解則愈非也其失二也春秋亦有義例矣如加王於正制與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義也而要非字字有義如三傳所云也如書其君殁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例也而要非字字有例如三傳所云也其失三也若三家之所得亦非一端如論則公子買以說於晉論日蝕不書朔者官失之此類則左氏爲得如論三國從王伐鄭爲正論如齊觀社爲觀齊女此類則公羊爲得如論築館於外爲變之正論陳性不殺以明天子之禁此類則穀梁爲得至三家離經作傳之失亦非一端如以萇安爲違天以兵諫爲愛君以納幣爲用禮以歸祊爲易許田以歸賄爲

爲讓凶事此類非左氏之失乎如以王正月爲王魯以成周爲新周以廢君爲行權以圍戚爲伯討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此類非公羊之失乎如以不諱敗績爲惡內以不納子糾爲內惡以獲麟爲成文所致以拒父爲尊祖而得禮以戎伐凡伯於楚丘爲術此類非穀梁之失乎如齊仲孫來以爲魯慶父脅滅項以爲齊實滅之此類非公穀之均失乎若夫以公薨爲攝以弒君爲趙穿以弒君爲不嘗藥三家之失自歐陽永叔鄭夾漈輩辨之矣昔馬融著三傳異同說唐志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今皆不存趙氏又嘗攷其舛謬凡二百六十條陸氏纂例三傳經文舛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多言未知孰是孰非舛謬不止於此故先儒猶惜其與奪未能悉當欲更爲釐定焉想皆未見其書今祇以居嘗所正者略著於篇大約三傳不可盡信不可不並存學者當思未有傳以前春秋之旨安在而後三傳皆可備折衷其諸讀書能觀大意者與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

國朝吳陳琰撰琰字審璧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大誓答問

龔自珍纂

是博士本即有異同豈孔壁之異而異乎憑然服夫聞道有先後是非非獨任乎異序同篇舊說遺君蹂躪段先生可作必且采君言入古文尚書撰異補厥滲漏何疑焉　國初自閻氏始破東晉古文惠氏繼之王氏接討漢學江氏孫氏网羅古訓自成門戶段氏深明古今文家法撰集同異莊氏以大義微言說百篇之序作者七人今君又有功於經甚鉅裒而論之　國朝尚書家畧具是矣道光戊子仲春上旬南蘭陵友兄劉逖祿序

曩者聞諸舅氏莊先生曰世竇晚出大誓猶之以世俘爲武成予心識之而未有以引申也既識仁和龔君龔君言今文無大誓古文亦無大誓予愕焉會君著大誓答問成示予予則求之史記而合求之班史而合廿九篇之言馬班共七見假使虛懸其一以待後得之書則馬班何爲奮然屬之伏生此龔君馳康莊堺上游也助其張目者則有馬融融疑書傳所引不在其中近王氏江氏孫氏皆曰但脫簡耳君則曰如大誓有兩本抑何孔壁本脫簡與民間本所脫正同此龔君强守衛也由是今文家與之爲難者則曰尙書大傳有之古文家與之爲難者則曰周本紀有之君曰此欲以影定形也吾所據者形彼所執者影是不足以惑吾志予所蓄聞莊先生之言乃於是乎氷釋抑君之言與鐫向以下不同與僞孔書子不同與唐人不同與近儒惠氏江氏王氏孫氏不同與君之外王父段先生亦微不同說經尊嚴何所引避予嘗舉段先生兩事以難之曰師乃怡許愼作師乃拾流爲烏馬鄭本作流爲雕怡烏今文掐雕古文得非古文有之乎君則曰婁敬終軍董生既先見此文則西京民間流傳何止一本傳寫至馬鄭時豈無異同非以孔壁有異而異也有證乎曰復哉之爲茂哉同

仁和龔自珍纂

第一論伏生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問曰儒者百喙一詞言伏生尙書廿八篇武帝末民間獻大誓立諸博士總之曰二十九篇今文家始有廿九篇又云得大誓以弁歸於伏生弟子始有廿九篇其言何如答曰使尙書千載如亂絲自此言始矣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失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語正同遷固此言昭昭揭日月而行諸儒萬無不見亦萬無不信而乃舍康莊而求荆棘曾其受病厥有四耑篇目之不攷一也篤信民間晚出書二也誤以孔安國爲傳古文因以史遷亦傳古文因篇信周本紀三也不以今文古文晚出書三事截然分明各還其數而合并數之自生舊闕岐之中有岐焉四也今先證以歐陽夏侯卷數使先知今文大師之不可厚誣而後白黑可得而定亂絲可得而理也

第二論夏侯氏無增篇

諸儒言夏侯生有大誓按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重規疊矩夏侯之不徇俗師以彝本師可知

第三論歐陽氏無增篇

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以分般庚而三之孫氏星衍作篇目表是也般庚當三孔門之舊故今文家皆仍之至蔡邕石經尙然古文家亦仍之至馬鄭王肅然一堯典二皐陶謨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般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坰誓十一鴻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雒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

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康王之誥（說見後條）二十六柴誓二十七呂刑二十八文侯之命二十九秦誓

第五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問諸儒之說始鄭元一言元謂伏生歐陽夏侯皆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故止二十八篇矣（亦見陸氏釋文引馬融語）答曰百篇之書孔子之所訂也七十子之所序也自無壞我高誥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庶邦以下爲康王之誥孔子所見如此不必問伏生矣殷庚之合爲一歐陽生方且從而分之豈有顧命康王之誥之本分而反從而合之乎歐陽何其勤于復孔子之舊伏生何其勇于汨亂孔子乎也不然矣合之云者竹簡之合之也非其名與實之合之也蓋二篇事相比也辭相屬也指意相聯貫也其竹簡可合爲而合爲之矣豈弁省之之謂哉後世帛楮書亦有合寫二部于一卷一冊者皆非弁省如伏生果弁省則是分之始于馬鄭馬鄭何師說而揔分之自誤解鄭氏語而廿八之說起異序同篇之說又起夫同序異篇以一序領衆篇可也若異序同篇一身二首學者何以離章句爲官何以定簡畢授蔵者何以名其家名之不正万事失紀何取而揔此駭論焉

第六答客難

客難之曰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尚書大傳孔子曰五誥可以觀仁五誥者二十九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惟康王之誥即爲顧命故不數此今文康王之誥不與顧命爲二之證若爲二則孔子當言六誥王氏應麟爲予答之曰五誥觀仁乃孔子之言總論百篇也孔子豈亦只見廿九篇者耶百篇中有湯誥仲虺之誥且廿九篇中梓材亦誥也誥甚多而觀仁者五孰能定孔子所指爲何等篇哉易九卦爲憂患之辭豈易止九卦哉故不得脫漏其不數康王之誥

第七論近儒書序當一篇之說

又有從而爲之辭者曰序實當一篇（朱氏彝尊近有陳氏壽祺亦未知余說也）凡古書之序當一篇古例有之大可引爲子說禰去大誓之助然不敢取者一則二十九篇灼然大明根株已明枝葉之言宜從殊落二則書序古今文並有孔壁序孔安國不以當一篇則伏壁之序伏生必不當一篇也

第八論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

座主高郵王尚書引之謂白珍曰儒林傳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其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篇又顏雜采左氏傳書序云云上文稱二十九篇下文稱又采書序文法如是是班氏不以書序入二十九之明證也

第九論書序古今文並有

或言今文家有序古文無之或言古文家有序今文無之余外王父段先生則曰皆有之以百篇序多異字知之也由其異字而審知爲家法之異也（詳見古文尚書撰異）

第十論後得者非大誓

馬季長疑之矣王子雍又疑之矣蓋白魚赤烏之文廁于三十一篇之中如碔砆之混球璧然馬王皆不定其爲何等書吾友劉申受當目之爲戰國大誓泰興陳君潮曰殆漢文志所載七十一篇之周書晉世汲冢所得正其同類二說夏是周末之徒往往有此類言語馬融疑之而注之趙岐疑之而引之要不失爲故書雅記云爾

第十一論大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

觀古書眞僞審其類否周初史臣之文氣體類不類不難知也文法類不類不難知也周書二十篇有此文法有此助辭乎而堅不服馬氏師曠與雖朱爭明

第十二論尚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獻大誓使博士諸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此言功書之例也漢人引易說謂之易引書說謂之書引禮家春秋家說謂之禮春秋見于一切書者不可枚數以尚

余攷書博士有歐陽夏侯之學歐陽夏侯皆未嘗自爲書博士今向歆言如此與伏生弟子無涉明矣

歐陽生以後之博士悍違明詔起傳後人大都俗學漢初猶閔重功令尤重師法學有家法名成大師豈肯從而詭和以塞詔旨乎觀劉歆欲立古文太常以無師說不肯立豈歐陽之篤誠不如後來之博士

伏生之徵在文帝時歐陽生親受業于伏生下距武帝末尚七十年縱老而見獻書之事豈復羼補師書自悔其少年之業之未備邪抑余攷諸外王父段先生之言董仲舒對策在帝七年終軍上對在帝十八年皆引此文是大誓之出頗早非末年也孔氏以爲末年重得之良是此類書記自除挾書之律即萌芽於世通人往往先見之或孝武亦先見之是以民間朝獻夕付學官然其始皆不曾昌爲大誓董子同類相動篇引此文而稱書傳曰是仲舒不以爲大誓甚明白目爲大誓在末年重得之之時距二十九篇之定也久矣

又攷王充論衡則以是事爲在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獻于朝而後書二十九篇始定後漢黃門侍郎房宏說亦同宏充皆不知二十九篇之數不待大誓出而早定故其言若是信如宏充言二十九篇之名之數闕一而虛懸之歷孝文至孝宣百年而後定殆非事實抑果如宏充言則歐陽夏侯之死久遠益爲今文家自誇益爲伏生家法定界限矣

第十二論尚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問曰聞之尚書大傳者伏生老不能正言口授大義生終後歐陽生張生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志稱四十一篇者是也而見引魚入舟火流烏之文是歐陽生與此大誓爲眷屬之左證答曰辨哉問而不知漢儒引書之例也漢人引易說謂之易引書說謂之書引禮家春秋家說謂之禮春秋見于一切書者不可枚數以尚

若大傳論之於殷庚則引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古殷庚說也於康誥則引書曰王曰封若圭璧此古康誥說也於毋佚則引書曰厥兆天子爵此古毋佚說也許叔重引山行乘樏水行乘舟泥行乘橇澤行乘輴此古咎繇謨說也歐陽生張生當漢初羣書四出之年博摭傳記何所不引引此書之文以說大誓爾夫伏生無大誓而有說大誓之文此亦九其帝告說命高宗之訓歸禾等篇例也假使大傳所引是眞尚書董生著書轉引此文不當不從其本而稱之乃但稱尚書傳則董生之恆極矣歸不云乎婁敬董生終軍皆先獻書而見此文不必張歐陽不之見此何得謂伏生弟子增廿八爲廿九之左證

第十三論孔壁中無大誓

問今文家之無大誓吾子之言固其根株又扞其藩垣敢問命矣敢問古文答曰其無不俟問孔鮒藏壁中者本亦百篇兵火後畧同伏壁之散亡孰文志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班氏此言其亦明且淸矣二十九者則前目錄是十六者則鄭元數者是一舜典二汩作三九共鄭氏謂九四大禹謨五益稷六五子之歌七允征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典寶十一伊訓十二肆命十三原命十四武成建武世亡十五旅獒十六畢命作冏命者誤此劉歆所欲立者也何處容大誓

第十四論五十八篇之名

問然則五十八篇之名何所始也答曰此混同之總數不知所始在安國獻祕府目錄歟伏生廿九析殷庚爲三十一今文之都數畢矣古文多十六析九共爲廿四合其複重則五十有五古文之都數又畢矣孔安國既上古文五十五篇而祕府取民間本大誓合并數之爲三兼三事言因曰五十八矣

第十五論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之誤

自祕府誤合并數之而子政別錄襲稱五十八篇矣然未嘗紀之以古文也孟堅藝文志則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蓋以武成一篇亡于建武之際故曰五十七實亦謂書有五十八蓋孟堅承劉歆七畧而言竟專屬之古文不分析還之未免小誤

第十六論班史稱四十六卷之故

問何以五十八篇只四十六卷可言其故乎答曰伏生廿九篇爲廿九卷壁中廿四篇爲十六卷民間大誓析之則三篇合之則一卷是故四十六卷卷少于篇篇多于卷一定之式廿九卷一事也十六卷又一事也一卷又一事也凡三事四十六卷非專古文經四十六卷然即由四十六卷之故思之而書凡三種痕迹昭彰二千年事瞭然如今日對簿讀漢書者幸思而得之不思兆之得也

第十七論隋書稱二十五篇之謬

隋書經籍志竟改增多廿四爲廿五臆改甚悍王氏蘇論曰志又稱孔壁有之惟欲以大誓爲出孔壁則所以臆改之源也

第十八論唐人稱三十四篇

孔氏尚書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當三十有四去大誓猶有三十有一按云三十有一者是也并此數之故曰三十四矣

第十九論僞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

僞孔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則村塾之子目非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也玉氏蘇論曰此正與書經籍志之說相同

第廿論近儒遁詞

自馬王而外尚有趙岐韋昭服虔杜預之言而趙岐注孟子滕文公篇則明曰大誓者古百二十篇之大誓也趙用書緯之說故曰百二十篇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尚書同偉哉此論與季長重規疊矩厥後韋于國語服杜于左傳皆屢疑之近儒無可如何乃曰凡左氏春秋國語管墨荀孟所引皆大誓中下篇其充學者民間所獻一篇獨上篇則何民間本孔壁本不約而同適皆獨此上篇也又曰雖已完具而間有脫簡何脫簡之多也且又何以民間本孔壁本同此脫簡也遁詞知其所窮

第廿一論充學之大誓是一篇是三篇處處不合

貪鼠腊之徒欲誣今文家則以爲一篇欲誣孔壁則以爲三篇凡誣今文而一篇之者則歐陽夏侯增廿八爲廿九及二十八宿加北斗之說是也凡誣古文而三篇之者則曰五十八曰去武成尚五十七之說是也至僞孔序則又以一篇誣古文如曰增多伏生二十五是也至唐人則又以三篇誣今文如曰伏生三十有四篇是也率惝恍而難憑終游移而失據是書之爲一爲三何足深論意者民間獻書時原止一篇厥後博士俗師喜事之徒欲塞詔書起傳教人者見百篇之序甚明因析而爲三使合于孔門之舊以張其學因而祕府定目錄著錄之也歟

第廿二論漢世何以不互校

漢廷凡古書二本並出未有不互校之者也孔安國得孔壁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并日錄互校之矣張霸百兩篇之非眞由成帝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二本互校之矣劉向以中古文校博士易脫去无咎悔亡取中書樂記二十三篇以校常山王禹不相合是皆互校之矣孝經長孫江翁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又二本互校之矣向取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酒誥脫簡二召誥脫簡一其餘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亦二本互校之矣何以民間得大誓孔壁亦得大誓二本並

在漢廷孔安國方以今文讀古文而絕不一問其異同得失終漢之世君臣及今文古文大師向歆父子皆無一言言大誓同異得失豈非民間本正坐孔壁無之孤文易張得倖在學官也哉

第廿三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抑人之誣孔壁也有故蓋曰太史公載之云爾太史公從安國問故云爾安國上承孔壁下教史遷云爾是爲左證予曰此望見影響之譚也安國之教太史公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五篇時有古文說而已如問故而及大誓必當有古文說異乎民間本之說則班固何以遺漏焉太史公之學在乎網羅六國以來放失舊聞若夫五帝三王事實大都抄襲雜書百家傳說又往往排比失倫其作周本紀齊世家之載此文正如作五帝紀之引五帝德帝繫姓大都七十子以後之僞記云爾遷之稽英豈在是哉且太史公實未盡得孔安國之學也不但殷庚諸篇盡今文家說已也夫所貴乎治古文者貴治今文家所無也眞乎所無之十六篇馬鄭所讀二十四者能一一爲之說也今今文古文復重並有之三十一篇則有兩家之說而十六篇孤本則但載其序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也假令問故時取舜典入舜本紀汨作九共入夏本紀取典寶入殷本紀瑰怪之物蒐羅完具則遷之功不在伏生下而史記一書眞卿雲之在九霄矣不取其所當取是以取所不當取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又遷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其時衆書爭出于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必十歲卽有從安國游之事厥後作周本紀齊世家引此大誓意者少年所誦之古文與

第二十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

請羅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彼方語故經師之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故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于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異也若夫讀之之義有四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第二十五論大誓遷文有二種

戰國大誓至唐而又亡矣曾據王伯厚以來各輯本付寫一本以補遷周書之一則而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白馬季長所舉五事之外尚多矣外王父段先生陽湖孫氏星衍兩家各有輯本亦條抄於後瑰瑋淵奧此眞孔子所刪古大誓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氏春秋傳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揚有光孟子

獨夫受孟子

予克受孟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小戴記以上五事馬季長舉之

紂爽之居而不宥事上帝棄閼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墨子非命上篇與天志中篇引小異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 掘地獄刑酒刑之罪與行事出本數異之辭遠矣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

惠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保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命墨子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予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

傳引小異 按與左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以上皆漢世學官所傳也

第二十六論東晉僞古文乘虛而入

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空穴來風自此書盛行爲名世大儒所疑於是枚賾始采輯左氏春秋管墨荀孟所引塗附成書以塞趙岐馬融服虔王肅韋昭杜預以來之疑亦分爲三篇以合孔子之舊以自別于民間所獻之書雖采輯未完備而作僞甚工蓋鵠張霸白兩篇而上之矣豈非張霸導之于前白魚赤烏之博士召之於後也哉

大凡二十六事

予與定庵交十稔矣所爲學雖不得定庵之萬一然皆學定庵者每有所疑造門請益日無虛往定庵亦脫屣形跡嘗披襟曳履月必三五至未幾定庵宦游長安予獨居里巷鄰人未嘗無才識如定庵者要皆各執愚見往往議論不合而去積數年門前遂無轍跡予亦深悔與世學多乖異不復敢談所學有閉戶劬書而已漸次撰三家詩傳詁毛詩古音表說文古音表成復因段氏玉裁江氏聲孫氏星衍之說撰尚書古文正義頗疑孫氏據尚書大傳及史記中錄出大誓一篇文氣大似汲冢周書與周書二十篇多不類又大誓文其爲漢人偽

引姑無論已他如孟子春秋左氏傳國語等書昭然炳如日星所引大誓並無一語在此篇中者可知大誓眞本漢時諸大儒皆未嘗見尚書大傳及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所采者蓋古大誓說或書序中語耳然究未得博學士一證其是非猶疑于中而未敢遽信也辛卯夏予授徒滬艘從天津入都淹留定庵旅舍者一月消閑燭跋間鑽研爲經生家言每至數四下不能睡定庵旋出所著大誓答問一卷見示凡二十六事與近世治尚書諸家說不爲雷同語而獨與鄙見多所印合定庵方喜孤學之無獨而有偶而予亦窃喜向之懷疑不決者今讀此而有與共信也遂持歸屬汪君小米付之梓人予實助其鋟板焉時道光壬辰正月弟曹寀跋

古史考

章宗源輯

古史考序

先秦已前佚事惟見于世本後世裒摭子傳爲書有三皇本紀及路史通鑑外紀諸書皆濫觴于蜀人譙周周書人之與世本俱亡蘇氏轍金氏履祥之書反行于世蓋無足觀矣余嘗惜繹史尚史蒐羅古事之不精不備欲爲尚書翼傳以紀唐虞三代之事載明出典未有暇日因檢故友章孝廉所輯古史考一冊署爲整理付之剞劂俾考古者有所資焉章孝廉名宗源字逢之以對策博贍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好輯佚書欲依隋書經籍志目爲之考証所輯書滿十餘笈始欲售之畢督部會楚中有兵事而止予時官山東兗沂曹濟道欲購之未果君旋感于廣慧寺僧素食誦經子告以素食爲喪節誦經非先生法言不悔也已而僧以賄敗牽連及君故事斥革科甲應上請故相擅權變亂舊章曰我吏部也去一舉人名易耳君既不得與禮部試意境寥落所館居停厭薄之焚其所授書嘗言吾教學今學徒集十三經中夏殷二代軼禮惜爲主人燬之矣其篤好古學猶類此卒于嘉慶某年某月某日遺書遂爲中書葉君繼雯所得其波及予者十之一二亦無經史要帙此其手定稿之一也嗚呼惜哉嘉慶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孫星衍序於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譙周古史考一卷

蜀志譙周本傳著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按史通外篇稱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則與史記並行於是代焉觀知幾所言雖與史記並論証以史考之名檢其逸篇體例實異正史唐志列於雜史者是也文選于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公孫述竊位蜀人任永記曰有一事蔚宗書亦載之是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史記集解諸書所引或祇稱譙周或稱史考或稱考古史今以本傳爲正晉書司馬彪傳言彪復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隋唐志俱不著錄其軼文亦無引之者乾隆丙午科舉人宛平章宗源有能國君少典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案五帝本紀索隱云譙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騎常侍微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所著古史考之說也

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史記集解同上又史記正義亦引以虞封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史記殷本紀集解

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史記周本紀集解

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爲周公史記魯世家集解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史記燕世家集解

案尚書君奭序正義亦引召公周之支族句

世家或作世本譌史記集解同上

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

案燕世家索隱云譙周曰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下皆父子相傳無及故系家桓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此所引較詳刊本集解世家字斯其然矣百官志注

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史記集解同上

案燕世家索隱云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系家以爲南燕伯故姞姓也

老童即卷章史記楚世家集解

蘇秦字季子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又索隱云蘇呼小叔爲季子秦兄弟排行第季子故稱季子也

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史記張儀列傳集解

案張儀列傳索隱云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苞黎之苞

長平之昭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

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史記魯仲連列傳集解

右史記集解引十二事其陳杞世家謂佗即五父事詳見索隱又趙世家引古史考曰內其女曰娃又云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諡不能整故不編入正文後倣此

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劉義慶世說言語篇注

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事論政篇注

右世說注引二事

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鄭昭續漢郡國志注

鄭厲公入櫟即此也陽翟同上

有曲仁里去十里也相有頃鄉同上

趙襄居原今原平縣同上

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家宰斯其然矣百官志注

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馬奚仲駕馬與服志注又藝文類聚車部初學記器物部作少昊時奚仲作車

案通典禮部引古史考曰黃帝作車至少昊

始駕牛及隋唐氏制彤車駕白馬則爲駕之制也又太平御覽車部所引隋劉昭注同惟末增仲又造車更廣其制度也二句

右續漢志注引六事

伏羲作瑟毛詩譜序正義

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詩小雅正義又酒誥釋樂疏

案張揖博雅釋樂注引云有塤尚矣周幽王時辛公善塤太平御覽樂部亦引此而首句刪塤字並刪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二句

右詩正義引二事

顓頊帝嚳帝之身號高陽高辛國氏土地之號高陽

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左傳文公正義

右左傳正義引一事其少昊一事詳見太平御覽又昭公疏云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人

秦殺其大夫李斯史通模擬篇

右史通引一事

禹作土塈以周棺塈音即七反後漢書趙咨傳注索隱即音匊章懷注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有舜作瓦棺湯作木棺二句

右後漢書注引一事又案鄧陽傳論注云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王謂樂毅曰燕竭力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宅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刊本或脫事見句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爲五帝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案禮記曲禮正義引古史考云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語較異

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譽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元鳥遺卵簡狄吞之史記殷本紀索隱

顓頊帝嚳帝之身號高陽高辛國氏土地之號高陽

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左傳文公正義

右左傳正義引一事其少昊一事詳見太平御覽又昭公疏云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人

秦殺其大夫李斯史通模擬篇

右史通引一事

禹作土塈以周棺塈音即七反後漢書趙咨傳注索隱即音匊章懷注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有舜作瓦棺湯作木棺二句

右後漢書注引一事又案鄧陽傳論注云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王謂樂毅曰燕竭力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宅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刊本或脫事見句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爲五帝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案禮記曲禮正義引古史考云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語較異

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譽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元鳥遺卵簡狄吞之史記殷本紀索隱

死稱廟主曰帝索隱同上

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故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元王契也索隱同上

棄帝嚳之胄其文亦不著周本紀索隱

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子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索隱同上

繆公名任好索隱同上

初爲軍賦索隱同上

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始皇本紀索隱又史記正義引爲數然步人以足爲數非陶秦制然多三字

呂尚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尚其後也青系家索隱

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索隱同上

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祈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魯系家索隱

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燕系家索隱

春秋傳謂他卽五父與此違者萋駰集解亦引此二句他作佗下句作世家與傳違

此以他爲厲公太子免弟躍爲利公而左傳以躍爲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無謚故蔡人殺陳他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爲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爲厲公遂以躍爲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爲厲公五父爲別人是太公錯耳班固又以厲公躍爲桓公弟又誤陳杞系家索隱

惠公生成公及桓公索隱同上

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能延立楚系家索隱

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史記正義作豈得撥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趙系

家索隱又史記秦本紀正義

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據趙系家索隱弟武公立

以子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魏系家索隱

按春秋陳恒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德雖有姦子七十祇以長亂事豈然哉田敬仲系家索隱

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謹恐非良之先代留侯系家索隱

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也史記正義亦引此四句惟刪其如何三字

今亦列此在譙周古史考一卷

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且繚亦作遼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爲游說之士蘇秦列傳索隱

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孟荀列傳索隱

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呂不韋列傳索隱

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補三皇紀索隱

右史記索隱引二十七事其零何之不可編者如吳系家子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孟子卑作卑軫齊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燕系家索隱

作敬陳杞系家德公作惠公平公名繆作郁來京公謚慈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宋系家宋公稽未謚故名晉系家武侯甯族作曼旗獻侯作蘇楚系家楊粵作楊越滅蔡作滅歸鄭系家武公掘突作名突滑趙系家主父開之作閉之幽繆王遷作王遷無謚魏公子列傳有能深得趙王陰事作探得並足考異至如秦本紀天賜虞父石棺謂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魯系家惠公爲息娶宋女奪而妻之言譙周亦深不信共孟生衰言譙周以此爲誤衍蔡系家聲公野隱公通按譙周云春秋無其事楚系家中子紅有本作藝經二字音摯紅古史考無趙系家引穆天子傳言西王母謂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

神謂之王父母或云地名在西域有何見乎刺客傳與仲子爲讐云一作難譙周亦同司馬相如傳引淮南子論烏號弓謂古史考同此說自序傳引臣瓚言司地官宜曰北正譙周以爲然補三皇紀云譙周以燧人爲皇此類雖引允南之言而變其本文故並附後內烏號一事詳見選注又按補三皇紀云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況譙皇二代皆氏傳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繫空乎此所云譙皇當指周與皇甫謐（謐撰帝王世紀）惟二代皆氏傳五字似刊本有訛

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文選七發注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四引烏號三字）

案此事太平御覽兵部所引語與選注同又木部引譙周曰野柘枝勁烏集之超翅彈枝烏乃驚號伐取爲弓故稱烏號弓

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文選辯命論注）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無欲於是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三國志魏文帝紀注）

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夏當居巢故一號巢父（典君箴君曾注本引許由夏當居巢二句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文選士衡演連珠注）

右文選注引四事

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藝文類聚禮部）

黃帝作弩（藝文類聚軍器部又北堂書鈔帝王部御覽兵部）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藝文類聚食物部）

神農時民方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同上）

庖犧氏作始有簽其後殷時巫咸善簽（藝文類聚方術部）

案太平御覽方術部引庖犧作卦始有簽

右藝文類聚引五事

教民耕農（北堂書鈔帝王部）

以勾龍爲后土（北堂書鈔帝王部）

命重黎氏爲南正（同上）

庖犧作易宏開大道（北堂書鈔帝王部）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同上）

案廣韻云黃帝始造釜黃帝始作甑太平御覽器物部引黃帝始造釜甑

神農作耒耜（北堂書鈔同上又廣韻注云神農作耒又太平御覽資產部同）

案廣韻云黃帝始造釜黃帝始作甑太平御覽器物部引黃帝始造釜甑

神農作耒耜（北堂書鈔同上又廣韻注云神農作耒又太平御覽資產部同）

夷鄉蹻蹻登說趙孝成王一說贈金百鎰再說以爲上卿（北堂書鈔設官部）

右北堂書鈔引七事案書鈔禮儀部引秦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及卜吉即營邑之夢大蛇從天屬地其口止鄜以爲上帝之徵上初以鄜爲上時祀白帝有光如流星者也明陳禹謨本又增其文茲據善本書抄正定之

秦君遣楚子書曰願與會武關面相結楚子往秦君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稱爲秦王楚子至則關閉（初學記帝王部）

炎帝有火應故置官師皆以火爲名（初學記帝王部又太平御覽皇王部）

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初學記同上）

神農作氏（此句又見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祀融修市句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文選士衡演連珠注）

右初學記五事又器物部引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婚娶事詳御覽居處部資產部

右初學記引五事又器物部引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婚娶事詳御覽

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三十六管（樂元應樂經音義卷八）

右樂經音義引一事

太古之初民吮露精食草木實（太平御覽天部）

元日太史乃占氣象以知吉凶隨分野書之（太平御覽時序）

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鱉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自以火德王句下又見禮記曲禮正義）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人民大悅號曰燧人（太平御覽皇王部止此）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史記索隱引三皇紀亦引伏犧制嫁娶以鹿皮爲禮句北堂書鈔儀部作嫁娶以虎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禮記曲禮正義）

案燧人事廣韻注亦引之又資治通鑑卷十音注引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衰肉而燔之曰庖及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蕭雖詳恐即用初學記諸書

有熊氏已姓或曰姓公孫（太平御覽皇王部）

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自以金德王句下又見初學記帝王部）

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太平御覽同上）

案左傳文公正義譙周曰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昊也

高陽氏妘姓以水德王（太平御覽同上）

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太平御覽皇王部）

王娶卒後天下無主四十九年以歲所紀之（太平御覽皇王部）

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北山石爲槨（太平御覽居處部）

昆吾氏作瓦（太平御覽同上又編物部云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堯作瓦棺湯作木棺（太平御覽）

周公作斐（太平御覽禮儀部）

殷暴辛公所造舊志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器辛公安得造（太平御覽樂部）

孟莊子作鍋（太平御覽器物部）

烏曹氏作甄（太平御覽雜物部）

庖犧作卦觀象而作網（太平御覽資產部）

伏羲時靈龜負河圖（太平御覽蟲介部）

右太平御覽引十七事其見吾作瓦孟莊子作鋸烏曹作瓢三事廣韻注已引之又廣韻注曰鑿孟莊子作此雖引史考而文義似變又皇侃論語義疏序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而古史考則云二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亦變其本文附識於末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漢書人表考

考補 附錄

梁玉繩撰

漢書人表考卷一

清 仁和梁玉繩撰

班漢人表。創例也。范史列女傳言。班固著漢書。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固妹曹大家昭成之。復詔馬融兄續繼成其書。唐劉知幾史通遂稱人表馬續撰。宋晁公武讀書志疑製自班昭。然隋志云。建初中。班固奏表及紀傳。十志未就。固卒後。命大家續成。說又不同。案敘傳曰。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序。述古今人表第八。是科段並出固手。昭特覆更綜輯爾。前哲每譏此表爲妄作。如史通表歷品藻諸篇。宋鄭樵通志序。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十。羅泌路史後紀十四。王觀國學林三。明楊慎升菴集人表論。皆競相彈射。少所推嘉。故欽玩者鮮。其賢褒貶進退。史官之職。始三皇以迄嬴秦。聖仁智愚。不勝指數。馬遷既未能盡錄。班氏廣徵典籍。蒐列將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惡。準古鑒今。非苟作者。開元時。韓祐續之。猶見收于唐志。則本表朗垂遠久。又何譏焉。錢宮詹嘗謂余云。此表用章儒學。有功名教。觀其尊仲尼于上聖。顏、閔、思、孟于大賢。弟子居上等者三千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咸置中等。書首羅述夫子之言。論語中人物。悉見于表。而他書則有去取。詳列孔氏譜系。儼以統緒屬之。孟堅具此特識。故卓然爲史家之宗。不獨文章雄跨百代而已。余甚服膺斯語。惟是定以三科。區分倘易。別以九品。確當爲難。人表借用禹貢田賦九等之目。造端自馬遷。史記韓將軍傳云。李蔡爲人在下中。是也。毫釐之差。誠所不

免。而歷經傳寫。竄脫尤多。元序有崇侯。張晏謂有婷毒。宋重修廣韻公字注有齊大夫公幹。士字注有士思癸。通志氏族略四有司褐拘。而今俱無之。斯疏脫之論也。元序桀爲下愚。學林引表亦在九等。張晏謂田單、魯仲連、藺相如第五。寺人孟子第三。史通謂陽處父第四。士會、高漸離第五。鄭三朔、荊軻第六。邢侯、秦舞陽第七。俱與今異。斯紊次之論也。他若標署譌複。時代乖違。均由乎此。然則豈盡班氏之咎哉。余勘校各本。摭采羣編。缺不敢補。誤不敢改。爲考九卷。附載別稱。愧未能該備。倘涉隱奧莫窺。以俟淵覽之君子。乾隆丙午四月十八日。識于塔巷貸屋之清白堂。

卷一 太昊帝宓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帝金天氏 顓頊帝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帝湯殷商氏 文王周氏 武王 周公 仲尼

卷二 女媧氏 共工氏 容成氏 大庭氏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混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亡懷氏 東扈氏

帝鴻氏 纍祖 少典 列山氏 歸臧氏 方雷氏 象罔 彤魚氏 嫫母
封鉅 大塡 大山稽 力牧 馬屠 鬼臾區 封胡 孔甲 岐伯

冷淪氏 五鳥 五鳩 昌僕 女祿 蟜極 吳回 后土 [illegible]
玄囂 [illegible] 桂 帥昧 允格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款 伯夷[illegible]父

[illegible] [illegible] 姜嫄 簡逷 陳豐 慶都 [illegible] 陸終 女潢
[illegible]叔安 舟人 赤松子 柏招 句望 帝摯 女皇 [illegible]仲 [illegible]叔六子

和仲 和叔 倉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尨降 庭堅 仲容
叔[illegible] 柏[illegible]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尹壽 被衣 方回 王兒 齧缺 [illegible] [illegible]父 子州支父 [illegible]
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斯 柏[illegible] 柏[illegible] 龍[illegible]

[illegible] 女[illegible] [illegible]乙 公劉 有[illegible]氏 大丁 伊尹 [illegible] 太甲
大戊 巫咸 祖乙 盤庚 武丁 傅說 甘盤 大王亶父 [illegible]女

大伯 中雍 王季 大任 微子 箕子 比干 伯夷 叔齊
太[illegible] 大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illegible]公 師尚父 畢公 太師疵

少師彊 成王誦 召公 史佚 宣王靖 管仲 甯武子 范武子 晉叔向
[illegible]母 蘧伯玉 吳季札 鄭子產 晏平仲 太子晉 左丘明 [illegible]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朱張 少連 子思 孟子
顏淵 [illegible] 曾蒧 [illegible]仲逸 藺相如 孫卿

卷三 倉頡 [illegible] [illegible]父 石戶之農 北人亡擇 雒陶 續身 柏陽
東不訾 秦不虛 [illegible]明 奚仲 相土 六卿 不窋 少康

二姚 [illegible] 芒 [illegible] 不降 劉累 關龍逢 仲虺
老彭 羲伯 中伯 卞隨 務光 伊陟 臣扈 外壬

河亶甲 巫賢 大彭 豕韋 膠甲 小辛 小乙 祖己
孝己 祖伊 太師疵 亞飯干 三飯繚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鞀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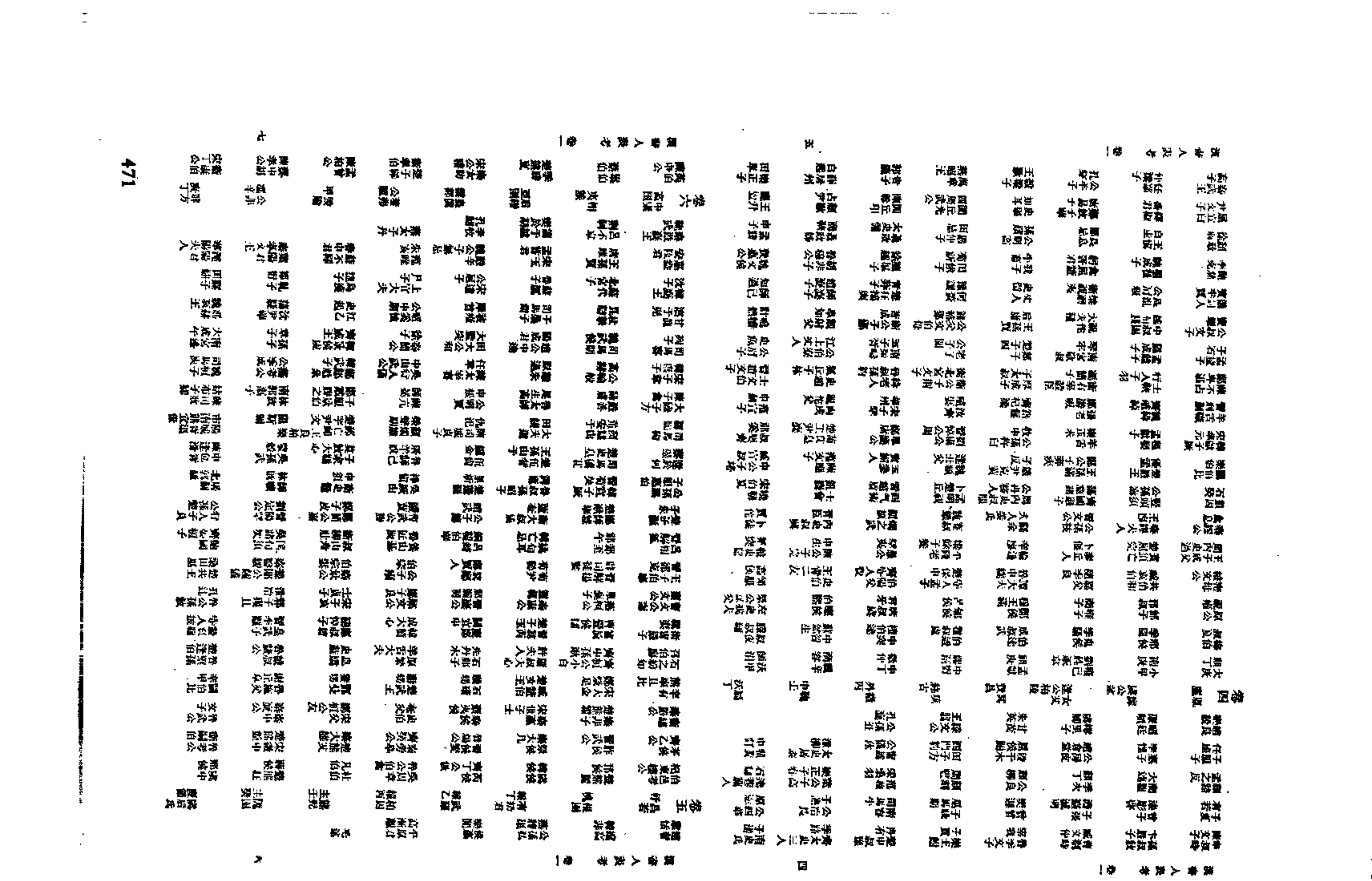
少師陽 擊磬襄 [illegible]中 [illegible]叔 虢叔 辛甲 周任 史編
[illegible] 邑姜 大顛 曹叔振鐸 毛叔鄭 [illegible]父 陳胡公滿 衛康叔封

聃季載 [illegible] 芮伯 師伯 毛公 師氏 [illegible]臣 仲[illegible]
南宮[illegible] [illegible] 宋弗父何 芮良夫 召虎 方叔 南仲 中山父

申伯 尹吉父 韓侯 [illegible]父 張中 程伯休父 宋正考父 宋孔父
衛[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 鮑叔牙 召忽 隰朋 甯戚 宋仇牧 曹劌

[illegible] [illegible] 魯公子季友 魯公子奚斯 衛弘演 荀息 宋公子目夷 宮之奇
百里奚 [illegible] 中行 鍼虎 狐偃 趙衰 [illegible] 介子推

[illegible] [illegible] 舟之僑 [illegible]父 先軫 [illegible] 陽處父 甯俞
史[illegible] 鄭叔詹 叔仲皇伯 宋方叔 欒枝 [illegible] 令尹子文 楚[illegible]賈



遂父齊獻公　衛武公衛殷公　鄭公子呂鄭邵侯　魯公孫闕張鼠　井伯虢殷子　齊君會王札子　鄭悼公胥[illegible]　楊干公孫丁　燕悼公燕簡公　周史大[illegible]司馬[illegible]牢　楚司馬子期季康子　秦悼公[illegible]倫

徐[illegible]公王　宋[illegible]公陳文公　曹[illegible]公亦姑衛[illegible]公　顏[illegible]秦成公　衛文公倉葛　單伯魯公子歸生　中[illegible]公[illegible]　子服[illegible]子伯[illegible]父　楚康王[illegible]　司[illegible]子司馬　沈尹戌公父文伯　燕獻公[illegible]

魯[illegible]公舉子宋[illegible]公　燕[illegible]侯宋宣公　秦[illegible]公公子[illegible]　齊[illegible]公[illegible]公[illegible]　宋[illegible]公鄭[illegible]公　魯叔孫得臣申舟　王孫[illegible]羊魚　叔[illegible]姜戎[illegible]支　晉[illegible]申子[illegible]　季成子魏[illegible]　魏[illegible]侯東[illegible]　楚白公勝陳[illegible]

楚[illegible]齊夷伯　宋[illegible]公楚[illegible]　宋[illegible]公左公子[illegible]　宋[illegible]公衛[illegible]公　蔡[illegible]侯石[illegible]　秦共公齊[illegible]公　燕[illegible]公[illegible]子[illegible]　秦[illegible]父楚令尹子南　秦[illegible]左史倚相　齊[illegible]智[illegible]人　[illegible]弘周舍　屈[illegible]工尹商[illegible]

宋[illegible]公魯[illegible]公　楚[illegible]公[illegible]宋[illegible]　燕[illegible]公潘和　秦[illegible]公[illegible]　燕[illegible]公陳[illegible]　晉成公陳成公[illegible]　[illegible]向子[illegible]　[illegible]斷[illegible]　晉[illegible]人[illegible]來申亡宇　越[illegible]父[illegible]丙　扎公辛田[illegible]　[illegible]齊[illegible]

衛[illegible]伯齊文公　晉文侯[illegible]侯封仇人　[illegible]丁父[illegible]武公　秦[illegible]公[illegible]　陳卜招父陳共公　秦[illegible]公燕宣公　[illegible]成公[illegible]　士[illegible]燕文公　舟人[illegible]申亥　柏常[illegible]成[illegible]　王孫[illegible]行人[illegible]　公儀中子[illegible]

楚[illegible]晉[illegible]　[illegible]叔[illegible]　[illegible]侯燕[illegible]　[illegible]侯士[illegible]　魯[illegible]元公[illegible]　衛[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武[illegible]公　尹公[illegible]　魯[illegible]晉[illegible]　燕子[illegible]　楚[illegible]燕[illegible]公　[illegible]子魚[illegible]

衛[illegible]伯楚[illegible]　宋武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武[illegible]　[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中[illegible]　[illegible]公孫[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魏[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文公[illegible]　[illegible]

秦[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周[illegible]　魏[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中子[illegible]　秦武[illegible]

卷七　[illegible]

秦[illegible]　魏[illegible]　晉[illegible]　衛[illegible]

晉[illegible]侯夏父　陳武公楚[illegible]　[illegible]　楚[illegible]王子[illegible]　魯公子[illegible]　夏父弗忌召伯

[illegible]

齊[illegible]公子[illegible]　孫文子[illegible]　鄭孔[illegible]　[illegible]　齊平公[illegible]　宋[illegible]公　衛[illegible]公　魯[illegible]公[illegible]成王　司馬[illegible]

卷八

[illegible]

燕[illegible]　[illegible]

卷九

蚩尤 韓提	讎父 楚熊摯	晉惠公 內史輒子	曲沃莊伯 彭生	潘崇 程鄭	宋寺人柳 殷王紂	衛靈公元 范吉射	子我 鄭相駟子陽	魏王假 趙高
九黎 鼎	蔡叔鮮 宋厲公	幽王宮涅 虢石甫	晉隱公 陳厲公	楚穆王商臣 西鉏吾	魯豎牛 楚平王棄疾	南子 中行寅	子行 齊康公	齊王建 閻樂
共工 辛	蔡叔度 齊獻公	褒姒 師氏萬	公子翬 長狄僑如	齊懿公商人 齊莊公光	楚靈王圍 費無極	蒯聵 杞隱公	衛侯起 鄭康公乙	
驩兜 妲己	昭王瑕 厲王胡	虢石父 申侯	衛桓公完 齊襄公兒	晉靈公夷皋 楚郟敖	晉邢侯 齊悼公	宋剔成 杞隱公	右圍 晉靖公任伯	
三苗 費中	厲后 衛驅	皇父卿士 平王宜臼	公子州吁 公子亡知	陳靈公 蔡景侯	雍子 吳僚	綱子般 曹伯陽	陽虎 大夫鄭鞠	
飛廉	宋殤公 楚熊嚴	司徒皮 曹繆公	芮伯 晉驪姬	夏姬 蔡靈侯	楚公子比 曹隱公通	雍渠 公孫彊	陳愍公 宋君偃	
有扈氏 惡來	寶蠲公 伯御	太宰家伯 曲沃武叔	晉懷公 王子帶	孔寧 陳靈公	觀從 吳夫槩	季桓子 田乞	吳王夫差 楚王負芻	
羿 左彊	衛懿公 衛共伯	陳大中衛 晉穆侯	夫人文姜 楚成王惲	儀行父 吳餘昧	悼王猛 徐子章禹	曹靖公路 齊簡公壬	太子喜 燕王喜	

自古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皇有號謚，○案，謚如謚為號之謚，非謚法也。輔佐不可得而稱矣。文穎曰：言遠，經傳不復稱序也。師古曰：契謂刻木以記事。自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見于經典，其臣佐不可得而稱記也。而諸子頗攷言之，雖不考虖孔氏，然納窮在籍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師古曰：此孔子自謙不敢當聖與仁也。又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師古曰：言能博施于人而濟衆者，非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案，班氏說知為智，與孔安國注論語異，唐陸德明釋文云：鄭音智。梁皇侃論語義疏引晉李充作智，漢王充論衡問孔篇、魏徐幹中論智行篇亦作智字解，此本班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師古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于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師古曰：言上智不染于惡，下愚雖教無成，自此以上皆見論語，凡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據之意。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師古曰：傳謂解說經義者也。○案，此出漢賈誼新書連語。鮌、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師古曰：鮌，檮杌也。讙兜，渾沌也。○案，堯放四罪，舜流四凶，時異人殊，師古誤仍漢儒諸儒之說，非爲一科，詳余所著史記志疑卷一。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王子比干，紂之臣也，皆直諫而死也。于莘、○案，各本干誤于。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崇侯，紂之佞臣也。○案，漢高誘注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干莘，桀之邪臣。注慎大篇云：桀之諛臣。此言勇人，未知所出。表中不列崇侯，當屬寫失之。崇侯始見墨子所染篇。崇侯虎始見韓子說疑篇。呂覽注云崇國侯爵名虎，宋羅泌路史後紀十三謂崇是禹後，亦曰崇虎，梁蕭統文選魏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有之。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師古曰：豎貂，即寺人貂也。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

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張晏曰：案，魏張晏，蓋師古注三輔皆有所說，不知籍貫，故直為大字。老子玄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為大賢。案，列老子于中上，抑黜之也，即太史公老、韓同傳之意，如張所疑，必從唐宋界人上聖而後可乎。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八有周釋道安二教論，謂老子乃無為之大賢，漢書品為中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孔子雖聖，王未聞道，錄舊釋老為聖，恐皆不關典，君子所斷。文伯之母，達于禮典，勸為聖人所歎，言為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于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殿本漢書考證：天台齊氏召南曰：寺人孟子，張晏不識其忠直被讒而宮，以保身不識其正性疾惡而發其譏刺，此則師古所云又自差錯者也。乃在第三。嫪毐上烝，濟南周氏嗣撰史曰：嫪毐今本無。案，戰國策魏策及史記始皇紀、呂不韋傳，毐皆太后宦者，封長信侯，作亂夷族，舊同義，蓋嫪毐實大陰人。嫪、毐亂反，毐路改反。考韓嫪毐，元吳師道補注曾居尤反，出張揖傳，嫪氏，宋陸音紀虬反，漢書作嫪，師古音居虬反，則嫪與嫪同矣。而師古五行志中下注以嫪為二姓，族滅，許慎說文注音郎到切。未知孰是，并其名，師古有注，宋陸佃字，嫪氏為名，說文云人無行也。昏亂禮度，惡不忍聞，乃在第七。嘉定錢宮詹大昕漢書考異曰：今本嫪仲、遷、閎相如第二，等人孟子、田單第四，嫪毐不列，蓋後人妄以己見升降出入，不皆班氏之舊。嘉定王光祿鳴盛十七史商榷曰：晏所駁不過八人，今本對者四人，脫者一人，則全卷中傳刻脫誤不知凡幾。其餘差違紛錯不少，略舉揚較，以起失謬。獨馳騁于數千歲之中，旁觀諸子，非業未究，而尋遘竇氏之難，使之然乎。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明凌稚隆漢書評林引宋黃震曰：表名古今，不著漢人。師古以為未及，非也。今人則褒貶具于書中，雖云總備古今之略要，其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師古非也。錢宮詹曰：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為今人之鑒，俾知貴賤止乎一時，賢否著乎萬世，失德者雖貴必黜，修善者雖賤猶榮，後有作者，繼此而表之，雖百世可知也。觀孟堅序傳云：究極經傳，總備古今之略要，則此表首尾完具，不得云未畢，孟堅之旨，恐在優劣之中，豈孟堅所敢出哉。

又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捨難齊，張氏飄中所見，拾摭班史，然其所論，又自差錯。案，張晏論老子、于莘、伯誠，其餘斜駮甚允，未為過也。且年代久遠，墳典隳亡，學者舛駮，師論分異，是以表載古人名氏，或與諸書不同。今則特有發明，用暢厥旨。自女媧以下，帝鴻以前，諸子傳記，互有舛駮，敘說不同，無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號而已。案，女媧以下，未必皆帝，說在卷二。諸人士見于史傳，彰灼可知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者，時復及焉。案，師古注極簡略，其幽昧者咸拱乎而不言，斯猶疏略也。

上上聖人

太昊帝宓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作罔罟田漁以備犧牲，故曰宓羲氏。師古曰：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耳。太昊始見禮祭法，鄭注引月令，虙羲始見管子

封禪篇。太昊身號虙羲代號。左傳昭十七年孔疏。三皇之最先。易繫辭下釋文。皆帝不言皇者。皇亦是帝。別其美名耳。尚書序疏。氏猶家也。左傳八疏。太。經典作大。宋衷世本注。昊大也。爾雅釋天疏。明也。拾遺記。又作皞。又作皥。王氏昔潛夫論五德志、氏姓、山陽吳氏玉搢別雅云隸釋之譌。又作路。宋洪适隸釋魏脩孔子廟碑、宋羅泌路史後紀七注云。虙、服也。易繫釋文。又作伏。戰國趙策、荀子人表。又作包。易繫釋文引孟京云取也。孔疏又引諸緯書。又作庖。易繫釋文、列子黃帝篇。又作炮。本書律歷志下。師古曰與庖同。首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以供庖廚。書序疏、易繫孔疏。又作句、郘。炮。路史後紀一國名紀一注云。句郘虙國名。羅氏謂庖是伏羲始遊之地。指山陽平樂仙水作緩以取犧之處。爲後世妄說也。羲又作犧。易繫。又作戲。管子輕重戊篇、易繫釋文引漢孟京易、書序釋文曰。戲非古字。戲今字。路史後紀注云字義同。鳥獸全具曰犧。易繫釋文引鄭注。又作虧。月令釋文。蓋虧乃戲之壞體。故釋文云戲又作虧。周許宜反。而周禮太卜釋文作鯱。亦曰大皞氏。左昭十七。亦曰皇羲。路史注引孝經句命決。亦曰皇犧。晉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下。亦曰羲皇。文選漢揚雄劇秦美新。亦曰戲皇。亦曰人皇。漢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亦曰泰帝。史記封禪書。亦曰青帝。漢蔡邕獨斷。亦曰春皇。亦曰木皇。拾遺記。亦曰天皇。亦曰人帝。路史。亦曰方牙。亦曰蒼帝。亦曰蒼牙。書序疏、孔疏、周禮賈疏、路史並引易通卦驗。亦曰皇雄氏。易繫疏引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拾遺記、孔廟禮器碑、禮記月令疏引作黃熊。路史注又云世紀一作雄皇。亦曰有匍氏。路史。亦曰蒼精之君。月令注。亦曰東方

之帝。漢劉安淮南子天文訓高誘注。又唐弘明集釋道安二教論引須彌四域經。僞寶應聲菩薩。路史發揮老子化胡說注引造天地經。寶歷菩薩化爲伏羲。風姓。左僖廿一。華胥履大人迹于雷澤。下志、易繫疏引世紀。有娠歷十二年。拾遺記。以十月四日人定時。路史。生于成紀。書序疏引世紀。蛇身牛首。列子黃帝。渠肩達掖。路史。日角。五嶽志。珠衡。拾遺記。班固白虎通聖人章。龍脣龜齒。拾遺記。長九尺一寸。路史。代燧人氏。宋鄭樵通志三皇紀本偽三墳以爲燧人氏之子。非也。在位百六十四載。路史。而易繫疏引世紀云百一十年。宋劉恕通鑑外紀云百十年。通志云百十六。年百九十有四。路史。都于陳。左昭十七。魏酈道元水經渭水注。葬宛丘。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百二十三。而司馬貞補史記注及路史引淮南郡國志以爲葬在山陽高平。

案。張注本律歷志。而虙羲之解白虎通號章、漢應劭風俗通皇霸篇及拾遺記、路史各異。未免迂曲。別雅云。古字包孚一聲。如枹作桴。胞作脬。可見孚甫付伏致一聲之轉。非別有義。則易繫疏引世紀謂後世音謬爲伏者。非也。宓乃虙之省。與伏字同。故一部漢書。如人表、公卿表、律歷、藝文志、揚雄傳並作宓。隋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引魏張揖、孟康云。宓今伏。他若鄭注周禮太卜、禮月令、明堂位及風俗通聲音卷。亦作宓。更徵之韓子難言、史記弟子傳以虙子賤爲宓子賤。藝文志有宓子。即子賤。淮南覽冥、史司馬相如傳以虙妃爲宓妃。師古注漢書。俱言宓爲伏。獨于公卿表言宓字從。月令疏亦云宓誤。蓋本家訓虙譌作宓之說。似欠考。而又有譌作密者。緣宓本音密。遂轉譌爲密。羅氏國名紀云傳誤作密。釋文于月令、明堂位

宓字首音密。知其譌已久。家訓辨宓犧氏有俗復加山之譌。晉書李密皆當璩華陽國志作李宓。三國蜀志秦宓。後漢書方術董扶傳作秦密。二名以本音相同通用。淮南泰族訓以虙子賤作密子賤。路史敘伏羲後有密氏。通志氏族略四譌。必轉爲密。後之人以別族。均不足據。

炎帝神農氏。張晏曰。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炎帝始見月令、晉語四。神農氏始見易繫辭。炎帝身號。神農世號。潛夫五德志、晉語少典生炎帝。炎帝史封禪書。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則炎帝亦一代通號。三皇之二也。書序釋文。農又作辳。又作由。明方以智通雅二十。亦曰炎帝氏。左昭十七。亦曰有炎。列子黃帝。亦曰農皇。亦曰地皇。大傳略說。亦曰人皇。三墳。名軌。亦曰石年。亦曰後帝皇君。路史後紀三。亦曰赤精之君。月令注、路史。亦赤帝。淮南時則。亦曰南方之帝。淮南天文注。亦曰厲山氏。祭法。亦曰烈山氏。左昭廿九、晉語上。釋文于祭法引作列。亦曰麗山氏。路史國名紀一。亦曰連山氏。皆孔穎達易正義論。此五帝紀正義引世紀。而周禮太卜注以連山爲宓羲。非。亦曰伊耆氏。禮郊特牲、明堂位、宋陳澔禮記集說本郊特牲釋文以爲蜡也。亦曰大庭氏。左昭十八及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而路史前紀六禪通紀大庭非神農。亦曰魁隗氏。五德志、史五帝紀正義引世紀。路史前紀四作魁隗。以爲古帝。非神農。亦曰帝魁。文選漢張衡東京賦。路史後紀四六。劉炎帝後有帝魁。黃帝後有帝魁以避注。魁神農名爲玄。姜姓。左哀九、晉語。母少典取于有蟜氏。晉語。名女登。水經渭水注、路史後紀三並作安登。五德志作姓。易繫疏引世紀作任巳。路史注以爲非。蓋姓任古通。姒字作巳耳。疑任姒之姓。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世紀言安登爲少典正妃。必長女也。姒者對娣而言之。感神龍于華陽之常羊。易疏引世紀。生神農。列山石室。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牛頭。龍顏。長八尺七寸。路史。繼無懷之後。易疏引世紀。五德志云代伏羲氏。在位百四十五祀。路史。而易疏及唐徐堅初學記九引世紀云百二十。外紀云百四十。以丁亥日死。路史注。年百六十有八。路史。都陳。水經渠水注。葬長沙茶陵。宋史禮志、八路史。傳八代至帝榆罔亡。合五百二十歲。易疏引世紀、祭法疏引命歷序、而宋李昉等太平御覽七十八卷引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路史後紀四載十六帝名。各不同。至呂覽愼勢言十七世。疑爲路史引呂作七十世。可疑也。

黃帝軒轅氏。張晏曰。以土德王。故號曰黃帝。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黃帝始見易繫、晉語七。軒轅始見大戴禮記帝繫、五帝德。三皇之三也。書序釋文。亦曰黃帝氏。左昭十七。亦曰帝軒。後漢書張衡傳。亦曰黃軒。後漢文苑邊讓傳。齊劉孝新論。亦曰軒黃。晉陶潛讀山海經四、劉勰文心雕龍史傳贊。亦曰軒皇。路史後紀五注。亦曰地皇。三墳。亦曰黃神。淮南覽冥。路史前紀三注引闕疑。亦曰黃靈。張衡傳。名荼。亦曰軒。字玄律。路史後紀五。又注云荼古舒字。或作余。世本。淮南子云。伯余作衣。軒轅是古帝。黃帝慚名軒也。羅氏謂黃帝不名軒轅。前紀七務之然雖信古有軒轅氏。何妨黃帝亦號之。如神農號大庭。而古別有大庭氏矣。亦曰有熊氏。白虎通號、易繫疏引世紀。而路史注熊或作雄。史五帝紀正義及拾遺記黃帝乃有熊國君。路史前紀引有熊啓胙是也。又白虎通號篇章曰自然。餘姚盧學士文弨校本以自然爲有熊之譌。甚確。亦曰歸藏氏。周禮太卜注、易正義論。亦曰公孫。五帝紀。吳玉搢晉語四注云黃帝、

少典之嗣子，則公孫者，公子之子，謂公孫之嗣也，史以爲姓，誤非。亦曰皇帝，風俗通音黃。亦曰黃精之君，月令注。亦曰中央之帝，淮南天文注。宋徽宗大觀三年，以黃帝爲先師，宋史禮志。姬姓，晉語。少典之子，五帝德、帝繫。少典取有蟜氏，晉語。名附寶，易繫、序疏引世紀、宋書符瑞志、潛夫五德志附作符，路史實作保，拾遺記又作與保。以感電生故。感大電繞樞，五德志。孕二十五月，符瑞志。以戊己日，拾遺記。生黃帝于天水，水經渭水注、圖云、皇甫謐曰生壽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弱而能言，五帝德。河目，孔叢子、嘉言。龍顏，五德志。脩髯花瘤，身逾九尺，路史。代炎帝氏，五德志。在位百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紀年、而外紀或云百十年。年百十七。以八月既望甲戌日，一云戊午，路史。崩，路史。都涿鹿，五帝紀、而水經渭水注、都陳倉，路史都彭城。葬橋山，五帝紀。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禮祭法疏。案。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白虎通謚章、論衡道虛、獨斷俱以黃帝爲謚，似未可憑。謚起于周，三皇時安得有之。以黃爲謚，猶以顓頊、嚳、堯、舜、禹、湯、桀、紂爲謚也。又鄭注中候、書序疏、路史後紀六、杜注左傳文十八。以帝鴻氏是黃帝，然表別列帝鴻，定係兩人。又史五帝紀正義以黃帝號縉雲氏，但縉雲乃黃帝官名之一，左傳可證。文十八、昭十七。不得指爲黃帝，故二氏不錄。路史以帝鴻爲黃帝，亦非。

少昊帝金天氏，張晏曰，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　少昊始見禮祭法注引月令、逸周書嘗麥解。金天氏始見左昭元年，少昊身號。金天代號，左昭十七疏，但襲路下云，少皞之前，則亦一代通號。五帝之最先，書序、釋文。少又作小，路史後紀七。昊又作皞，月令、左定四、後漢張衡傳注引周書。又作晧、顥。路史。又作皡，潛夫五德氏姓。亦曰少皞氏，左文十八、昭十七、廿九。名摯，昭十七、逸書書麥作質，但以爲少昊諸之名，誤也，路史又作摯、摯、摯。亦曰白帝，五德志、路史。亦曰西皇，淮南、路史。經。亦曰白精之君，月令注。亦曰西方之帝，亦曰金德之帝，淮南天文時則注。亦曰帝宣，後書賈逵傳，而廣李賢注引河圖作朱宣，文選齊王讓表文亦作朱宣。亦曰桑氏，左昭廿九。亦曰桑丘氏，亦曰金窮氏，拾遺記。亦曰雲陽氏，亦曰金資氏，路史。己姓，晉語四、而易繫疏引世紀、及左昭十七疏、皆因晉語別有實陽姬姓之文，以爲姓姬，路史作紀姓，注引荀悅用古步弓以爲高姓，非。黃帝子青陽之子孫，木書律歷志、而易疏引世紀以少昊帝即實陽，蓋誤仍五德志也，路史又以實陽爲少昊帝之父，亦妄。母皇娥，遇太白之精而生，拾遺記。代黃帝氏，五德志。在位八十四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皇甫謐、佛竹裏、八十年。年百歲，御覽七十九引世紀及佛竹裏、而路史作年百有一、外紀、通志、皇甫或云在位百年者妄也。都魯曲阜，左定四、五德志。葬窮桑，外紀。傳八世，五百歲，祭法疏。

顓頊帝高陽氏。　顓頊始見月令、祭法、左昭十七、周語下、魯語上、楚語下、高陽氏始見左文十八、五帝之二也，書序、釋文。頊又作頊，路史前紀六及後紀八注。亦曰顓頊氏，潛夫五德志、又論、世俗共工、謚法。亦曰高頊，本書敘傳、廣通賦。亦曰黑帝，編斷、而五德志稱赤帝，誤。亦曰玄帝，魏陶弘景真誥稱神經二。亦曰皇帝，路史後紀八注。亦曰黑精之君，月令注。亦曰中央之帝，淮南天文注。宋徽宗大觀三年，以感電繞樞，五德志。孕二十五月，符瑞志。以戊己日，拾遺記。生黃帝于天水，水經渭水注、圖云、皇甫謐曰生壽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弱而能言，五帝德。河目，孔叢子、嘉言。龍顏，五德志。脩髯花瘤，身逾九尺，路史。代炎帝氏，五德志。在位百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紀年、而外紀或云百十年。年百十七。以八月既望甲戌日，一云戊午，路史。崩，路史。都涿鹿，五帝紀、而水經渭水注、都陳倉，路史都彭城。葬橋山，五帝紀。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禮祭法疏。案。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白虎通謚章、論衡道虛、獨斷俱以黃帝爲謚，似未可憑。謚起于周，三皇時安得有之。以黃爲謚，猶以顓頊、嚳、堯、舜、禹、湯、桀、紂爲謚也。又鄭注中候、書序疏、路史後紀六、杜注左傳文十八。以帝鴻氏是黃帝，然表別列帝鴻，定係兩人。又史五帝紀正義以黃帝號縉雲氏，但縉雲乃黃帝官名之一，左傳可證。文十八、昭十七。不得指爲黃帝，故二氏不錄。路史以帝鴻爲黃帝，亦非。

少昊帝金天氏，張晏曰，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　少昊始見禮祭法注引月令、逸周書嘗麥解。金天氏始見左昭元年，少昊身號。金天代號，左昭十七疏，但襲路下云，少皞之前，則亦一代通號。五帝之最先，書序、釋文。少又作小，路史後紀七。昊又作皞，月令、左定四、後漢張衡傳注引周書。又作晧、顥。路史。又作皡，潛夫五德氏姓。亦曰少皞氏，左文十八、昭十七、廿九。名摯，昭十七、逸書書麥作質，但以爲少昊諸之名，誤也，路史注。亦曰白帝，五德志、路史。亦曰西皇，淮南、路史。經。亦曰白精之君，月令注。亦曰西方之帝，亦曰金德之帝，淮南天文時則注。亦曰帝宣，後書賈逵傳，而廣李賢注引河圖作朱宣，文選齊王讓表文亦作朱宣。亦曰桑氏，左昭廿九。亦曰桑丘氏，亦曰金窮氏，拾遺記。亦曰雲陽氏，亦曰金資氏，路史。己姓，晉語四、而易繫疏引世紀、及左昭十七疏、皆因晉語別有實陽姬姓之文，以爲姓姬，路史作紀姓，注引荀悅用古步弓以爲高姓，非。黃帝子青陽之子孫，木書律歷志、而易疏引世紀以少昊帝即實陽，蓋誤仍五德志也，路史又以實陽爲少昊帝之父，亦妄。母皇娥，遇太白之精而生，拾遺記。代黃帝氏，五德志。在位八十四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皇甫謐、佛竹裏、八十年。年百歲，御覽七十九引世紀及佛竹裏、而路史作年百有一、外紀、通志、皇甫或云在位百年者妄也。都魯曲阜，左定四、五德志。葬窮桑，外紀。傳八世，五百歲，祭法疏。

顓頊帝高陽氏。　顓頊始見月令、祭法、左昭十七、周語下、魯語上、楚語下、高陽氏始見左文十八、五帝之二也，書序、釋文。頊又作頊，路史前紀六及後紀八注。亦曰顓頊氏，潛夫五德志、又論、世俗共工、謚法。亦曰高頊，本書敘傳、廣通賦。亦曰黑帝，編斷、而五德志稱赤帝，誤。亦曰玄帝，魏陶弘景真誥稱神經二。亦曰皇帝，路史後紀八注。亦曰黑精之君，月令注。亦曰中央之帝，淮南天文注。宋徽宗大觀三年，以感電繞樞，五德志。孕二十五月，符瑞志。以戊己日，拾遺記。生黃帝于天水，水經渭水注、圖云、皇甫謐曰生壽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弱而能言，五帝德。河目，孔叢子、嘉言。龍顏，五德志。脩髯花瘤，身逾九尺，路史。代炎帝氏，五德志。在位百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紀年、而外紀或云百十年。年百十七。以八月既望甲戌日，一云戊午，路史。崩，路史。都涿鹿，五帝紀、而水經渭水注、都陳倉，路史都彭城。葬橋山，五帝紀。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禮祭法疏。案。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白虎通謚章、論衡道虛、獨斷俱以黃帝爲謚，似未可憑。謚起于周，三皇時安得有之。以黃爲謚，猶以顓頊、嚳、堯、舜、禹、湯、桀、紂爲謚也。又鄭注中候、書序疏、路史後紀六、杜注左傳文十八。以帝鴻氏是黃帝，然表別列帝鴻，定係兩人。又史五帝紀正義以黃帝號縉雲氏，但縉雲乃黃帝官名之一，左傳可證。文十八、昭十七。不得指爲黃帝，故二氏不錄。路史以帝鴻爲黃帝，亦非。

少昊帝金天氏，張晏曰，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　少昊始見禮祭法注引月令、逸周書嘗麥解。金天氏始見左昭元年，少昊身號。金天代號，左昭十七疏，但襲路下云，少皞之前，則亦一代通號。五帝之最先，書序、釋文。少又作小，路史後紀七。昊又作皞，月令、左定四、後漢張衡傳注引周書。又作晧、顥。路史。又作皡，潛夫五德氏姓。亦曰少皞氏，左文十八、昭十七、廿九。名摯，昭十七、逸書書麥作質，但以爲少昊諸之名，誤也，路史注。亦曰白帝，五德志、路史。亦曰西皇，淮南、路史。經。亦曰白精之君，月令注。亦曰西方之帝，亦曰金德之帝，淮南天文時則注。亦曰帝宣，後書賈逵傳，而廣李賢注引河圖作朱宣，文選齊王讓表文亦作朱宣。亦曰桑氏，左昭廿九。亦曰桑丘氏，亦曰金窮氏，拾遺記。亦曰雲陽氏，亦曰金資氏，路史。己姓，晉語四、而易繫疏引世紀、及左昭十七疏、皆因晉語別有實陽姬姓之文，以爲姓姬，路史作紀姓，注引荀悅用古步弓以爲高姓，非。黃帝子青陽之子孫，木書律歷志、而易疏引世紀以少昊帝即實陽，蓋誤仍五德志也，路史又以實陽爲少昊帝之父，亦妄。母皇娥，遇太白之精而生，拾遺記。代黃帝氏，五德志。在位八十四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皇甫謐、佛竹裏、八十年。年百歲，御覽七十九引世紀及佛竹裏、而路史作年百有一、外紀、通志、皇甫或云在位百年者妄也。都魯曲阜，左定四、五德志。葬窮桑，外紀。傳八世，五百歲，祭法疏。

顓頊帝高陽氏。　顓頊始見月令、祭法、左昭十七、周語下、魯語上、楚語下、高陽氏始見左文十八、五帝之二也，書序、釋文。頊又作頊，路史前紀六及後紀八注。亦曰顓頊氏，潛夫五德志、又論、世俗共工、謚法。亦曰高頊，本書敘傳、廣通賦。亦曰黑帝，編斷、而五德志稱赤帝，誤。亦曰玄帝，魏陶弘景真誥稱神經二。亦曰皇帝，路史後紀八注。亦曰黑精之君，月令注。亦曰中央之帝，淮南天文注。宋徽宗大觀三年，以感電繞樞，五德志。孕二十五月，符瑞志。以戊己日，拾遺記。生黃帝于天水，水經渭水注、圖云、皇甫謐曰生壽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弱而能言，五帝德。河目，孔叢子、嘉言。龍顏，五德志。脩髯花瘤，身逾九尺，路史。代炎帝氏，五德志。在位百年，易疏引世紀、竹書紀年、而外紀或云百十年。年百十七。以八月既望甲戌日，一云戊午，路史。崩，路史。都涿鹿，五帝紀、而水經渭水注、都陳倉，路史都彭城。葬橋山，五帝紀。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禮祭法疏。案。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白虎通謚章、論衡道虛、獨斷俱以黃帝爲謚，似未可憑。謚起于周，三皇時安得有之。以黃爲謚，猶以顓頊、嚳、堯、舜、禹、湯、桀、紂爲謚也。又鄭注中候、書序疏、路史後紀六、杜注左傳文十八。以帝鴻氏是黃帝，然表別列帝鴻，定係兩人。又史五帝紀正義以黃帝號縉雲氏，但縉雲乃黃帝官名之一，左傳可證。文十八、昭十七。不得指爲黃帝，故二氏不錄。路史以帝鴻爲黃帝，亦非。

亦曰玄帝，魏陶弘景真誥稱神經二。亦曰顓帝，路史後紀八注。亦曰黑精之君，月令注。亦曰北方之帝，淮南天文注。亦曰猛帝，山海大荒東經。姬姓，月令疏、而路史注云姬姜風姓，非。母女樓，感瑤光而生顓頊于若水，五德志、呂覽古樂。渠頊，路史。駢幹，五德志。通眉，路史。蔵干，白虎通聖人章、盛校云、蔵作午、與論衡同謚、宋書符瑞志云、首戴于戈。手有文如龍，拾遺記。代少皞氏，五德志。在位七十八年，竹書、易繫疏引世紀、而佛竹裏云七十九、路史云七十六。年九十八。宋張晏、史記五帝紀集解引世紀、而外紀或云九十一。都帝丘，舜濮陽城外廣陽里，左昭十七疏、論劉昭續郡國志注。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禮祭法疏、而書生長孔疏、左文十八疏作九世、皆引命厤序、二文不同、外紀、通志又並百命厤序曰傳九世三百五十年、或云八世五百四十八年。　案。漢劉向新序五、齊閭丘卬曰、顓頊十二而治天下、梁沈約竹書僞注及宋書符瑞志曰、生十年、佐少昊、二十登帝位、路史作十五佐小昊、襲子舊十五佐少昊帝、妄。山海經所以有少昊猛帝顓頊之語、晉郭璞注云、猛蔡末詳、路史以猛帝爲顓頊子、非。當塗徐氏文靖竹書紀年統箋、謂顓頊十年佐少昊、故有猛子之稱。又十年登位、猶後世稱孺子王、其謂少昊以臣代君、故以少昊猛帝顓頊連言之。

帝嚳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以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帝嚳始見祭法、周語下、魯語上、高辛氏始見左文十八、五帝之三也，書序、釋文。嚳又作喾，管子修權篇、史三代世表、封禪書。亦曰夋，史五帝紀索隱引世紀、而史正義引作夋、路史後紀九作逡、山海大荒西經作俊、注云、俊宜爲嚳、但經言帝俊、蓋正多、郭注謂古嚳字借音、路史皆以爲嚳似未的。字亡斤，路史。姬姓，易繫疏、而路史注、高陽姓紀姓、非。其母不見，易疏、史正義引世紀、路史謂嚳、極取陳鄭氏曰、嚳生變、妄也。生而自言其名，大戴禮五帝德、論衡骨相、藏干，潛夫五德志。代高陽氏，宋書符瑞志。在位七十年，易疏、史集解引世紀、竹書云、六十三、外紀七十五。年百五歲，史集解、水經百、或云九十八、又云九十二。都亳殷，水經毅水注。葬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之秋山，史集解、水經淇水注、路史。傳十世，左文十八疏作八世。四百歲，祭法疏。　案。張注本漢服虔左傳注，月令疏、但顓頊、嚳皆是名，史索隱引漢宋衷云、顓頊、嚳名也。服以爲德號，蓋仍白虎通號章爲說。風俗通皇覽篇因之、與張以爲字同、妄。至五帝三王之世系、顓頊、舜、禹不出于黃帝、少昊帝及嚳是黃帝之裔、非其親子、與竹孫也。堯、稷、契亦非嚳親子、并非親兄弟。余有辨詳史記志疑一、而五德志謂嚳、伏羲後、堯、神農後、論衡、帝堯碑同、舜、黃帝後、禹、少昊後、湯、顓頊後、皆不同祖、其說又別、未知所本。

帝堯陶唐氏。張晏曰、翼奉傳強曰堯。　帝堯始見書堯典、陶唐始見書五子之歌、陶唐氏始見左襄廿四、五帝之四也，書序、釋文。亦曰唐侯，堯與孔悝、論衡吉驗、帝王世紀正說篇、竹書、史五帝紀索隱引漢論宏說、亦曰唐帝，本書律歷志。亦曰帝唐，本書敘傳。亦曰伊唐，文選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亦曰唐

堯。史記高相如傳。亦曰伊堯。潛夫五德志、論衡竹相、帝堯碑。亦曰后帝。左昭元年、魏國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八引作後帝。亦曰君帝。書呂刑孔傳、今本作皇帝。亦曰放勳。堯典、孟子、大戴禮五帝德、帝繫、五帝紀。亦曰神宗。書大禹謨、宋蔡沈集傳以爲堯。路史後紀十三注一云堯也。亦曰赤帝。路史後紀十一。母陳鋒氏女。玉帝紀。曰慶都。咸赤血。五德志、論衡竹相、帝堯碑、靈臺碑。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易繫疏引世紀、宋書符瑞志。翼之星精。公羊宣三傳疏。身脩十尺。孔叢子居衛篇、荀子非相云堯長。面銳上鋭下。符瑞志。眉八彩。孔叢及淮南脩務、白虎通聖人篇、五德志、論衡竹相、而大傳略說云堯八眉知八字。路史後紀十一注以爲舜。參牟子。荀子非相。髮長七尺二寸。符瑞志。疑勞瘣臞。文子自然、淮南脩務。形若腊。論衡道虛、語增。代高辛氏。五德志。在位九十八年。論衡氣壽、易疏、史德解引世紀、竹書作百年。非。年百十八。世紀、面壽孔博云百十七、疏謂六歲爲七也。始都太原晉陽。後漢河東平陽。鄭康成詩疏。葬濟陰成陽穀林。本書顏師古傳、地理志、呂氏春秋安死、水經狐子河注云、墨子以爲堯葬蒙山之陰、山海經云、葬砥山之陽、一名崇山、三說各疏、成陽近是。

案。史集解引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稱殷商。皆五子之歌疏云。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左襄廿四疏云。歷檢書傳。未聞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考本書地理志中山唐縣注。應劭曰。故堯國。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爲唐侯。國于此。未聞其地以二字名。而續郡國志曰。濟陰定陶。古陶堯所居。竹書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游居于陶。史記殖傳作游成陽。地理志同。則非共爲地名甚審。本書高紀注。晉臣瓚曰。堯初居唐。後居陶。師古曰。堯嘗居陶。後居于唐。路史後紀十一云。受封于陶。改國于唐。說雖不同。可證堯合二地以爲有天下之號。至高紀注引漢荀悅曰。唐者堯號。陶發聲。則妄已。又五德志及帝堯碑俱稱伊堯。晉書禮志上言魏明帝景初元年。詔以舜妃爲伊氏。宋裴松之三國魏志注同。是堯實姓伊。乃易疏引世紀堯姓伊所。書序釋文作伊耆。處案隱正義作伊祁。故禮郊特牲釋文有堯號伊耆氏之說。而史正義引世紀云。祁姓。宋司馬光稽古錄從之。淮南脩務高注云。堯母寄伊長儒家。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寄于伊長儒家。從母所居爲姓。路史謂堯姬姓。注以姓伊所爲失。復辨世紀或說祁從母姓之誤。竊疑堯生于伊水之上。遂爲伊姓。猶伊尹之姓伊爾。不關母所居。亦非從母姓。而堯既姓伊。自不得爲祁矣。堯之後有祁姓。是其子孫所改。若劉氏然。靈臺碑謂堯母姓伊。尤誕不足信。路史國名紀一。炎帝後姜姓伊侯國。堯之母家。自伊徙耆。爰曰伊耆。則伊是國名。非姓也。但史本帝繫言堯母陳鋒氏。不云伊侯女。路史恐亦難信。

帝舜有虞氏。張晏曰。仁聖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帝舜始見書舜典。有虞氏虞見禮記、國語。五帝之五也。書序釋文。舜又作俊。山海大荒經。亦曰帝舜氏。左襄廿九。亦曰虞帝。左昭八、禮喪紀。亦曰虞舜。堯典、路史後紀十二。甘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是也。故潛夫志氏姓云。舜姓虞。與堯典孔傳稱虞氏舜名同。疏謂堯封舜于虞。非。亦曰大舜。東經。亦曰帝舜。孟子。亦曰重華。舜典、大戴禮五帝德、離騷經、史五帝紀。亦曰都君。孟子。都君猶國君。趙注、都、於也。鄭孫疏謂舜所居成都。故以稱之。史索隱引世紀以爲舜字。路史發揮以爲都鄙之君。非。亦曰仲華。亦

曰黃帝。路史注。蚩尤。左昭八疏引世本、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父瞽瞍。虞書、孟子。母握登。咸大虹而生舜于姚墟。潛夫五德志、易緯、史索隱引世紀、孟子曰。生于諸馮。元金履祥通鑑前編云。詳述、論衡、皆在河中府河東縣。斗之星精。公羊宣三疏。長六尺。通志、荀子非相云。舜短。孔叢居衛篇云。脩八尺有奇。形體大上而員首。繁露。四瞳子。大傳略說。龍顏大口。御覽、靈臺碑。八十一引世紀、宋書符瑞志。形貌若腊。論衡道虛、語增。色黧黑。文子自然。面頷亡毛。孔叢。在位五十年。舜典。年百歲。五帝紀、論衡氣壽、舜典疏引鄭注。而孔傳云。百十二。外紀曰。或云年一百五。亦云百十三。路史曰百十一。都蒲坂。外紀、通志。而史集解引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潘。路史云。都蒲及安邑。注云。宋開寶迷邊隔在潘。葬安邑鳴條。路史後紀及釋舜家錄。而亞子節都。呂覽安死並言葬紀市。羅苑云。紀即葬是也。蓋指鳴條。孟子謂卒于鳴條。可據矣。若梧九疑之說。豈足信哉。

案。張晏釋舜爲充。本中庸鄭注。而所引堯、舜證法。本白虎通、獨斷。堯典中庸疏引證法。無作義。其說蓋起于莊子繁露。繁露謂顓頊、嚳、堯、舜皆證。殆非也。堯、舜並是名。堯典孔傳云。舜名。釋文曰。堯、舜名也。又疏引逸周以堯爲號。儀禮士昏禮賈疏。皆舜是其號。亦未然。堯典疏謂湯不在證法。而證法雲行雨施曰湯。或本除虐去殘曰湯。商頌疏、史正義作除殘去虐。將由後來所加。故異據此例推。則仁聖盛明曰舜。中庸疏又引證法受禪成功曰舜。他若禹亦不在證法。堯典疏、漢書釋文損引漢。馬融曰禹。漢書不在證法。而堯典疏稱淵源流通曰禹。史集解又引證法受禪成功曰禹。俱後人追撰。虛增。不足信。禪。白虎通謂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堯典釋文謂死後風子爲號。故變名言號。亦非。

帝禹夏后氏。禹始見舜典。帝禹始見史五帝紀、夏紀、世表、竹書。禹、湯皆不稱帝。辨見史記志疑二。並仲舒、公羊家。春秋繁露有繼夏帝禹之說。非也。夏后氏屢見禮記。三王之最先。書序釋文。禹又作帝。本書藝文志。師古曰。古禹字。又作虫。路史後紀十三注。亦曰大禹。書大禹謨、列子湯問。亦曰夏禹。夏紀。亦曰伯禹。舜典、史正義引世紀、及水經穎水注。言禹始封陽翟爲夏伯。是也。故周語下云。賜曰有夏。後遂爲有天下之號。舜典傳疏謂代鯀爲崇伯。故稱伯禹。蓋非。經傳言鯀殛羽山。竹書言堯六十九年鯀殛伯鯀。則崇國蓋已久除。禹尚安得代之。亦曰聖禹。書益稷、史記。亦曰神禹。莊子齊物論。亦曰戎禹。潛夫五德志。亦曰姒戎文禹。御覽八十二引逸帝命驗。亦曰文命。大禹謨、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夏紀。亦曰白帝。五德志。亦曰高密。史索隱引世本、漢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路史謂高密即陽翟。蓋以封地爲號也。史正義及初學記九引世紀以高密爲禹字誤矣。姒姓。周語。父鯀。夏紀。母曰女志。帝繫、史索隱引世紀。盛流星貫昴。吞神珠薏苡。五德志、史正義及御覽引世本、竹書、符瑞志、史越春秋、史殷解引禮緯。路史注引帝命驗。屋每化石。似薏苡。珠。皆流星所爲。故淮南脩務云。禹生于石。高注禹母感石而生。路史則云。母吞石服之而孕。孕十四月。以六月六日背剖而生禹于西羌。路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宋符瑞志、後書邊民戴良傳。而失越春秋作剖脅。淮南脩務注、史索隱引世紀作坼胸。各不同。參之星精。公羊宣三疏。長九尺九寸。符瑞志。耳三漢。淮南脩務、白虎通聖人、卑五德志、論衡竹相。長頸鳥喙。御覽引尸子。河目駢齒。路史。虎鼻大口。首戴鉤鈐。曾

有玉斗。足文履己。(御覽引帝紀及符瑞志。)疾行先左。(尸子。)跳踦。(荀子非相、書傳略說。又御覽引尸子云。禹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在位八年。(竹書、吳越春秋、通鑑綱目、夏紀、通志作十年。外紀作九年。路史作十五。宋邵雍皇極經世書作二十七。御覽引紀年作四十五。孟子言禹薦益七年禹崩。則八年似得其實。)年百歲。(史集解、御覽引世紀。而路史作年百有六。)都安邑。(水經注六、詩唐風譜疏引皇甫謐云。禹都平陽。或于安邑。或于晉陽。)

案。禹之生卒莫詳其地。相傳葬于會稽。誕不可信。辨見史記志疑。而所生之處。史正義引蜀王本紀、三國蜀志秦宓傳、水經沫水注、華陽國志、(蜀志誤。)吳越春秋並言禹生石紐鄉。爲蜀之汶山廣柔人。嗣後志地理者仍之。夫古帝王多起冀方。其時蜀又不與中國通。卽或禹曾至其地。亦必遡江涉歷。詎得指爲生處乎。且鯀娶有莘氏女。莘在陳留。其封于崇。爲今鄠縣。相去不甚遠。何緣家居蜀土。考漢焦贛易林乾之中孚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御覽引世紀云。禹生石坳。路史注引緯書云。有人出石夷。引隨巢子云。禹生崑石。又言隨巢謂生碣石之東。然則所稱石夷、石坳、崑石者。指崑崙碣石戎夷之地。與後書所言禹生西羌合。世人傳會其說。移于蜀之石紐也。

帝湯殷商氏。(師古曰。禹湯皆字。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古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也。)湯始見商書。(帝湯之稱。惟見此表。史記予商諸王皆加稱帝。獨湯不書帝也。又路史發揮五注謂湯是商國中一邑名。今相之湯陰。並誤。觀史記紀有帝王湯可見。以國爲號。故稱湯爲諡者固非。以爲字與名者亦非。禹乃是名。史夏紀索隱言之矣。師古注本殷紀集解張晏說。然去文從質之論殊謬。各本師古注二王譌三王。或脫唐字。)殷商始見詩大雅及商

頌。(商頌譜疏云。契封于商。湯取以爲代號。後改號殷。故二號並言之。)三王之二也。(書序釋文。)名履。(論語。)又名天乙。(荀子成相、書湯誓釋文引世本、史殷紀。而白虎通姓名篇謂湯爲王後改名天乙。恐難據。又易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湯。亦非。別見余所作質疑。)亦曰商侯履。(竹書。)亦曰子履。(漢書五行志。)亦曰成商。(逸周書史記解。)亦曰成湯。(商書、周書、商頌、路史發揮注謂成湯號曰成湯是也。書仲虺之誥疏云。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白虎通謚篇以成湯是所言爲謚。商頌疏引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是矣。)亦曰武湯。亦曰武王。亦曰烈祖。(並商頌。)亦曰神后。亦曰高后。亦曰高祖。(並書盤庚。)亦曰后帝。(楚辭天問。)亦曰殷湯。(本書楚元王傳。)亦曰商湯。(左昭公四年。)亦曰黑帝。(五德志、御覽八十三引河圖握矩。)子姓。(史五帝紀。)契之後。(史陳杞世家。而孔商書傳、鄭商頌箋、宋書符瑞志皆言契至湯十四世。殷紀也。紀敘世次于報丙下缺報丁一代。故止十四。其實十五世。周語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是謂湯數之。韋注亦誤。)父主癸。(史殷紀。)母扶都。感白氣貫月以乙日生湯。(五德志、符瑞志、御覽引河圖詩含神霧世紀。)虛之星精。(公羊宣三疏。)長九尺。(孟子。)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墨子春秋讖上。)脩肱駢脅。(孔叢記問。)臂再肘。(論衡骨相、而符瑞志、初學記九引世紀作四肘。白虎通聖人章作三肘。)半體枯。足左扁而右便。(荀子非相、書傳略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爲侯十七年。爲天子十三年。百歲崩。(御覽引韓詩內傳。殷紀集解引皇甫謐。)都亳。(商書序。)

案。湯墓失傳。故楚元王傳劉向曰。殷湯無葬處。路史後紀八亦歎惜之。水經汳水注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有湯冢。而鄭公謂是仙人王子喬之墓。有碑可證。復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郝長卿按水災因行湯冢。在左馮翊徵陌而鄭公辨其爲西戎

亳王號湯者所葬。惟所引漢崔駰云。湯冢在濟陰薄縣北。引宋何承天等皇覽云。薄城北郭東三里有湯冢。與商書商頌疏引臣瓚說同。而路史引韓嬰稱帝乙墓。疑因帝乙而誤爲天乙爾。不然。博如劉向。豈不知之。通考百三卷百廿三卷言湯葬汾陰。未識典據所始。今湯陵亦在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北也。

文王周氏。文王始見易明夷及書、詩。謚曰文。(詩文王篇箋、白虎通謚篇引謚法慈惠愛民曰文。詩皇矣、傳、呂氏春秋當務注引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追王爲王。(禮大傳。而詩譜鄭康成謂文王身自稱王者。妄。辨見史記志疑三。)周。岐山之陽地名。(鄭周南召南譜。)不取后稷封邰爲號者。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太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以周爲號也。(書湯誓疏。)名昌。(大傳、史殷、周紀、竹書。)亦曰周侯。(竹書。)亦曰岐侯。(路史國名紀三。)亦曰西伯。(孟子、詩譜疏云。殷王命爲西伯也。)亦曰伯昌。(楚辭天問。)亦曰姬昌。(宋書符瑞志、周紀正義引雒書、御覽八十四引春秋元命苞、竹書。)亦曰姬伯。(文選東京賦。)亦曰岐昌。(文選宋謝惠連雪賦。)亦曰周文。(難蜀父老、高帝紀、後書楊賜傳。)亦曰姬文。(晉書葛洪傳、抱朴子行品。)亦曰文君。(屢見易林。又後書張衡思玄賦。)亦曰文公。(竹書。)亦曰寧王。(書大誥、君奭。)亦曰寧祖。(大誥、孔傳。)亦曰文祖。(書洛誥。)亦曰高祖。(書康王之誥。)亦曰文考。(書泰誓。)亦曰穆考。(書酒誥。)亦曰烈考。(詩周頌雝篇、朱子集注以爲文王。)亦曰平王。(詩何彼襛矣。)唐天授元年追尊爲始祖文皇帝。(唐書武后紀。而路史謂國名紀一稱昌則二書文王爲鄗都。鄗門明公。號北帝。師尤妄。)父王季。(禮中庸。)母太任。夢長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潛夫論五德志、御覽引詩含神霧、晉語四。)房星之精。(公羊宣三疏。)長十尺。(孟子。)龍顏虎眉。日角鳥鼻。(周紀正義引世紀、雒書。)皐肩望羊。(御覽八十四、三百六十九引元命苞。)四乳大

足。(淮南修務、書大傳略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享國五十年。(書無逸。)年九十七。(禮文王世子。)都豐。(詩文王有聲、周紀。)葬于畢。(書大傳、周紀。)

武王。(文王子。)武始見易革卦。武王始見周書、詩雅、頌。(白虎通謚篇剛強理直曰武。史周紀正義作克定禍亂曰武。)文王子始見禮中庸。三王之三也。(書序釋文。)名發。(書牧誓。)亦曰太子發。(逸周書文傳。)亦曰世子發。亦曰西伯發。(竹書。)亦曰周王發。(書武成。)亦曰武王發。(史管蔡世家。)亦曰武發。(楚辭天問。)亦曰王發。(史晉世家。)亦曰周發。(周興嗣千文。)亦曰姬發。(抱朴子論仙、遐覽。)亦曰周武。(左昭四。)亦曰姬武。(抱朴子釋滯。)亦曰正父。(書洛誥。)亦曰聖考。(書大誥、孔傳。)亦曰烈考。(洛誥、周頌雝篇。)亦曰昭考。(周頌載見。)亦曰寧王。亦曰寧考。(詩何彼襛矣疏云。寧王、文武、並稱。故穀梁傳于大誥、君奭以寧王爲武王。而以寧考爲武王一人之稱也。又與詩閣幽徵一稱武王爲非。丹徑疑。)母太姒。(詩思齊。)武王駢齒望羊。(周紀正義引元命苞、禮大傳、五德志、白虎通聖人章、論衡骨相、宋書符瑞志。)爲西伯十一年。(周紀。先儒謂武繼文年者非。)爲王六年。(逸周書明堂解、竹書亦作六年。詩豳風譜疏引王肅、周紀集解引皇甫謐同。蓋是也。管子小問作七年。稽古錄、外紀、通志諸書從之。史封禪書作二年。淮南要略作三年。豳風譜疏謂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是在位四年。路史發揮少論爲說合武王崩四年。爲七年。本通律曆志作八年。并爲西伯十一年。故應以開元占經爲紀年。紀稱武王首十一年。說各不同。)年五十四。(路史發揮四引竹書。今本竹書作九十四。謬而禮文王世子作九十三。尤不可信。辨見已辨之。)都鎬。(詩文王有

擊。葬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周紀集解引皇覽。

周公。文王子。　周公始見周書及詩。文王子始見荀子堯問。周采地爲上公。故謂周公。詩二南譜、論風頌雅、史晉世家施解引鄭周。證曰文。三南疏。名旦。書金縢、洛誥、君奭。亦曰周文公。周語上、魯語上、竹書。亦曰公旦。後書張衡傳、抱朴子嘉遁。亦曰姬旦。書王莽傳、蔡邕、荀悅、袁紹載記。亦曰周旦。蔡邕載記。亦曰叔旦。楚辭天問、呂氏春秋、說苑、史晉蔡世家。亦曰姬公。文選吳都賦、博奕論。亦曰至聖。後書申屠剛傳、又蔡邕載記云周公聰聖。唐高祖、高宗時以周公爲先聖。唐書禮樂志。天授元年封褒德王。唐武后紀。宋大中祥符元年封文憲王。宋史真宗紀。背僕。白虎通聖人、皋論衡骨相。身如斷菑。荀子非相。年九十九。外紀引風俗通疑。從文王之葬葬于畢。書大傳、魯世家。

仲尼。　仲尼見論語、孝經、左傳、禮記。其先爲宋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孔氏。避華氏之禍奔魯。魏王肅孔子家語本解。孔子有兄伯。居第二曰仲。儀禮士冠禮疏、史孔子世家索隱引宋昭云。據紇妾生孟皮。是孔子庶兄也。賈疏謂兄伯與孝經邢疏明字伯通誤。今本家語謂孟皮一字伯尼。尤妄。庶長曰孟。安得稱伯。孔子以尼山生故字尼。孟何以亦稱尼。且古無名字排行者。父叔梁紇。毋顏氏。世家。名徵在。禮檀弓下。禱于尼丘。以魯襄公二十二年。世家。十月。穀梁傳。庚子。穀梁、公羊傳。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爲山阜女陵山空桑之地。世家及正義引唐魏王泰括地志、晉干寶三日記、而劉貴新論命相本春秋緯演孔圖、謂顏徵在感黑帝生者妄也。又路史餘論六引五行傳謂孟皮一字伯尼。孔子中申時生。亦離信。首類尼丘山。白虎通姓名章。圩頂。因名丘。字仲尼。世家、孝經釋文曰。尼、又音夷。字作尸。古夷字。引援神契云。蓋也。邢疏遂漢張馮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又引漢武帝以丘爲梁。以尼爲和。俱歧說無取。面如蒙倛。荀子非相。河目隆顙似黃帝。世家云。其顙似堯。偃肩龜背似湯。並孔叢嘉言。項類皋陶。月類子產。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長九尺六寸。人謂之長人。世家。而漢韓婴詩外傳九云。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小異。有四十九表。路史後紀十。爲兒嬉戲。常陳俎豆。世家。娶于宋之幷官氏。生伯魚。家語、非官氏據孟子韓詩、韓勉禮器碑、通志氏族略四、晉白奚碑先賢傳、通考四十三、錢宮詹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再續六跋元至順間石刻、而廣韻官字注引晉先賢傳謂爲元官。今本家語、左桓六疏引家語、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宋經傳宋史禮志、元史文宗紀並作幷官。亦誤。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春秋經杜注。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世家。哀公誄之曰尼父。檀弓上、左哀十六、鄭注儀禮士冠禮作尼甫。後儒稱爲素王。杜左傳序及疏、本書董仲舒傳、淮南王術、論衡超奇、定賢、左傳文王音于況反。家語齊太史子餘曰。天其素王之乎。白富音去聲。而此二字見莊子天道。史殷紀、始皇紀論亦讀平聲。平帝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本書平帝紀。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魏書孝文紀。周大象二年封鄒國公。周書宣帝紀。孔子生于鄒鄉。說文從邑取聲。亦作鄒陬。此封鄒國。誤也。水經泗水注亦誤以鄒爲鄒。唐初因隋大業以前祀孔子爲先聖。太宗貞

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永徽中以爲先師。顯慶二年復爲先聖。乾封元年詔贈太師。武后天授元年封隱道公。明皇開元廿七年追謚文宣王。舊唐書禮儀志、新唐書禮樂志。宋大中祥符元年欲追謚爲帝。或言不當加帝號。遂證曰玄聖文宣王。玄聖二字出莊子天道、後書班固典引、王充等傳論李賢注說孔圖云、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封幷官氏郕國夫人。通考、元史並作郕國。五年。以國諱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宋史真宗紀、禮志。元武宗初。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元史武宗紀。至順三年。加封幷官氏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元史文宗紀。明嘉靖九年。定號至聖先師孔子。明史世宗紀。故稱孔子者。或單稱尼。韓子外儲說左下。亦曰孔父。後書申屠剛傳、漢書律曆志中。亦曰孔聖。後漢書律曆志中。亦曰孔公。文選漢楊修答臨淄侯牋、晉潘岳西征賦。亦曰宣尼。風俗通窮通、文選晉劉琨贈盧諶詩。亦曰孔宣。唐韓知古、史通鑒證。亦曰宣聖。通考四十四、宋常秩廟議。

案。隸釋夏堌碑以仲尼爲仲泥。雖古字通借。未免侮聖。至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云。或語天台陳召。先聖本名丘。已乃去其下二畫。則又誕矣。他若莊子盜跖篇謂孔子爲盜丘。梁僧祐弘明集繫通駁夷夏論引經稱爲光淨童子。論路史化胡篇注是淨法行經、光淨作淨光。路史發揮老子化胡篇注引造天地經號爲儒童菩薩。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以孔子爲玄宮仙。此皆無稽之談。不足道也。黃靈位案圖稱孔子太極上黃君、治一九曲山、稱西漢爲明晨侍郎、後篇三天司直、皇玄。

漢書人表考卷二

上中仁人

女媧氏。師古曰。媧音古蛙反。又音瓜。　女媧始見山海經大荒西經、楚辭天問。女媧氏始見列子黃帝湯問。媧又作蝸。廣明堂位元孫忠顏會紀要云。媧與蝸通。禮釋文音古蛙反。晉張湍列子注及郭注山海經並音蝸爲瓜。而莊子則陽釋文曰郭音戈。蓋有二音。又作娃。路史後紀注二。亦曰女皇。易繫疏引世紀。亦曰女希。初學記九引世紀。路史後希古通。亦曰女帝。外紀。亦曰陰帝。淮南覽冥注。亦曰靈媧。史司馬相如傳。亦曰媧媧。路史注云。與包犧同名媧。亦曰皇母。亦曰神媒。並路史。又廣弘明集釋道安服法非老論引須彌四域經號爲寶吉祥菩薩。路史發揮化胡篇注引造天地經稱吉祥菩薩。妄也。風姓。易疏引世紀、列子湯問注、而路史云雲姓。蛇身牛首虎鼻。列子黃帝。其體一日七十化。淮南覽冥、列子亦說林、漢王逸楚辭天問注。鍊五色石以補苍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淮南覽冥、列子亦有鍊石斷鼇二語。搏黃土以作人。御覽七十八引風俗通。出于承匡。路史。非闕鄉。唐天寶十三載。虢州閿鄉縣界黃河內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一日夜。忽風雨、其墓踊出。上有雙柳。下有巨石。柳各長丈餘。號風陵堆。唐書五

竹書、運考資甘三云、韓國城縣東南、路史注言書有數處、故廣記開鄭、宋紀遺城、其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大荒西經、案、三墳以女媧爲伏羲后、唐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妹、路史本風俗通、以爲伏羲妹、通志引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易繫疏、初學記並引世紀曰、包犧氏沒、女媧氏代立、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睢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包犧之號、御覽七十八引世紀、司馬貞補三皇紀、路史俱言共工在女媧之世、是矣、而列子湯問、文子上義、淮南天文兵略謂共工與顓頊爭帝見誅、淮南原道及呂氏春秋蕩兵注、漢賈逵周語注謂共工與高辛爭見誅、山海海內經、炎帝後裔融生共工、共工生術器、竹書、術器作亂、辛侯誅之、賈注周語、共之後孫四岳佐禹云、共工炎帝之後、姜姓、此別一共工、猶堯時有共工、是人名、舜時有共工、是官名、與鯀、鯀同之共工異、顓所謂與高辛爭者、或因炎帝後共工、遂傳爲混沌耳、荀子議兵、山海經海外北經、大荒西經北經、謂禹攻共工、殺其臣相柳、淮南本經又謂舜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路史以淮南言舜時爲經、高注云、共工水官名、亦誤、何紛紜如是、滔、失五德志以顓頊號共工、恐非、蓋共工國名、作滔九城、爲女媧所殺、不絕其嗣、歷朝不絕、迭經誅討、故高誘、淮南天文注、張湛、列子湯問注、言共工與伯犧、農之間、其苗裔恃強爭位、通志云、共工始于伏羲之後、子孫承傳、以至堯、舜之世、皆謂之共工氏、但據諸書所載、共工乃一縱橫諸侯、何以居于上中、路史齊讖班氏以共工與女媧齊等也、讖紀十二、余疑共工之有國、未必在太

吳之世國侯也、路史發揮、諸說同、名康回、楚辭天問、蛇身朱髮、山海大荒西經注引歸藏啓筮、在位四十五載、女媧氏戮之、路史後紀三、案、祭法、魯語、共工氏霸九州、本書律厤志、共工氏伯而不王、杜注左云、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鄭注祭法、高注淮南原道天文、韋注魯語、張注列子湯問並稱其在太吳、炎帝之間、則管子揆度篇言共工之王、與師古以爲古帝、皆妄也、蓋列太吳、女媧後、與諸說合、御覽七十八引世紀、司馬貞補三皇紀、路史俱言共工在女媧之世、是矣、而列子湯問、文子上義、淮南天文兵略謂共工與顓頊爭帝見誅、淮南原道及呂氏春秋蕩兵注、漢賈逵周語注謂共工與高辛爭見誅、山海海內經、炎帝後裔融生共工、共工生術器、竹書、術器作亂、辛侯誅之、賈注周語、共之後孫四岳佐禹云、共工炎帝之後、姜姓、此別一共工、猶堯時有共工、是人名、舜時有共工、是官名、與鯀、鯀同之共工異、顓所謂與高辛爭者、或因炎帝後共工、遂傳爲混沌耳、荀子議兵、山海經海外北經、大荒西經北經、謂禹攻共工、殺其臣相柳、淮南本經又謂舜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路史以淮南言舜時爲經、高注云、共工水官名、亦誤、何紛紜如是、滔、失五德志以顓頊號共工、恐非、蓋共工國名、作滔九城、爲女媧所殺、不絕其嗣、歷朝不絕、迭經誅討、故高誘、淮南天文注、張湛、列子湯問注、言共工與伯犧、農之間、其苗裔恃強爭位、通志云、共工始于伏羲之後、子孫承傳、以至堯、舜之世、皆謂之共工氏、但據諸書所載、共工乃一縱橫諸侯、何以居于上中、路史齊讖班氏以共工與女媧齊等也、讖紀十二、余疑共工之有國、未必在太吳後、而表所書之共工氏、似嘉九州者之先世、三墳云、伏犧上相共工、當亦有本、表置第二、或其人歟、容成氏、容成氏始見莊子胠篋、容又作庸、外紀引六韜大明篇、庸成者、垣墉城郭也、路史前紀五、羣玉之山、庸成所守、路史引稽天子傳、又云、作容成、非、因黃帝臣有容成、經以爲一也、考高注淮南本經、即誤以爲黃帝時造曆之容成、而容庸二字、疑古以音同通借、不得爲經、傳八世、路史前紀三引丹壺書、案、容成在十五氏之外、似太吳以前帝王、莊子敷諸氏、舉容成爲首、宜列女媧、共工前、而外紀引六韜敍于宗盧、混沌之間、恐更難信、

大廷氏、師古曰、廷、懷如庭、大庭氏始見莊子胠篋、亦曰朱須氏、元陳子昂通鑑前編外紀、伏犧命主居室、爲民屋處、三墳通志、後有大庭氏、路史前紀六、又前紀三引丹壺書云、大庭五世、案、鄭詩譜序、禮月令注及譜序、月令、祭法、左昭十八疏並稱大庭是神農別號、外紀謂神農號大庭、與包羲後大庭氏爲二、或當然矣、惟路史前紀六曰、大庭氏都曲阜、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炎帝、厥神農、即大庭、及外紀二大庭之說爲繆、恐非也、夙沙之國爲大庭、來世、則大庭豈帝者乎、路史發揮葛天氏辨謂服虔以大庭即葛天氏、尤非、

柏皇氏、柏皇氏始見外紀引六韜、柏又作伯、莊子胠篋、姓柏名芝、亦曰柏皇、亦曰皇伯、亦曰上清眞人、唐路史、隋紀六、

共工氏、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共工氏始見禮祭法、左昭十七、魯語上、又作龔工、家語五帝德、又作龔公、論弘明論唐沙門法琳破邪論、太然妄也、伏羲下相、三墳通志、居皇人山、其後爲柏、路史、考柏國見左僖五、又路史引丹壺書云、柏皇二十世、

中央氏。　中央氏始見莊子胠篋。亦曰中皇氏。亦曰中黃氏。亦曰中黃真人。路史前紀六、又引丹壺書中央四世。

栗陸氏。　栗陸氏始見外紀引六韜、莊子胠篋。陸又作陸。路史前紀六。伏羲命爲水龍氏。居北。三墳通志。　案。鄭析子轉辭三言栗陸殺賢臣東里子。路史亦言其敖昏恢諫以亡。則不應居上中等矣。蓋所說是栗陸末世之君也。路史引丹壺書云。栗陸五世。

驪連氏。　黎連氏始見外紀引六韜。驪黎音義皆同。故易繫疏、初學記九引世紀及御覽七十八引遁甲開山圖。連作輦。嚮又作昆。三墳通志。　又作麗。路史前紀三。　又作齒。路史前紀七。連又作齒。莊子胠篋。又作嚙。路史前紀七。又引丹壺書云。驪連十一世。伏羲命昆吾主兵事。居西。三墳通志。

赫胥氏。　赫胥氏始見莊子馬蹄、胠篋。釋文以爲炎帝弄。赫又作赤。莊子釋文。胥又作蘇。外紀引漢元帝金樓子興王篇。伏羲命居南。三墳通志。　案。莊子大庭、至尊盧七氏。先于伏犧。路史從之。謂此表爲非。又其序以大庭、柏皇、中皇之後。恐未足據。莊子亦是錯舉。非可爲定次也。

尊盧氏。　尊盧氏始見莊子胠篋。尊又作宗。外紀引六韜、金樓子。太昊世侯者。治蓋臺之陽。非蓋田西。路史前紀八及注。又云。治九十餘載。

渾渾氏。　渾古曰。渾音大本反。渾音胡本反。　渾沌氏始見莊子天地。渾又作混。外紀引六韜、易繫疏、初學記九引世紀、御覽七十八引遁甲開山圖。沌又作屯。宋祁舉記異義引。　又作敦。路史前紀四。太昊之良佐。兼記。爲降龍氏。驅除民害。三墳通志。又路史引丹壺書云。渾敦七世。　案。諸書無作沌渾者。惟此一見。

昊英氏。　昊英始見商子畫策。昊英氏始見外紀引六韜。昊又作皞。易繫疏引世紀。亦曰子英。伏犧命爲潛龍氏。造甲厤。三墳通志。又路史引丹壺書云。昊英九世。

有巢氏。　有巢氏始見外紀引六韜。居長安盤嶺。路史前紀九。又引丹壺書云。有巢七世。　余弟履繩曰。外紀、路史以爲古有兩有巢氏。一在人皇後。燧人前。亦謂之大巢氏。治石樓山。在位三百餘年。禮運所云。構巢。韓子五蠹所云。構木爲巢。三墳所云生燧人氏者是也。一在昊英之後。六韜、世紀所敍者是也。竊疑後之有巢。必上世有巢之苗裔。遷徙異處。降居諸侯。爲太昊臣。似不得分爲二氏。其末代以任亂臣擅國亡。見逸書史記解。

朱襄氏。　朱襄氏始見外紀引六韜、呂氏春秋古樂。高誘注以爲炎帝別號。非。都于朱。卽陳之株邑。故號朱襄。路史前紀九、劉昭續郡國志注。亦曰子襄。伏犧命爲飛龍氏。造六書。三墳通志。又路史引丹壺書云。朱襄三世。

葛天氏。　葛天氏始見外紀引六韜、呂氏春秋古樂。葛天者權天也。路史前紀七、又注引殷文葛蓋也。　伏犧命居東。三墳通志。又路史引丹壺書云。葛天四世。

陰康氏。　陰康氏始見外紀引六韜、呂氏春秋古樂。今本呂子論作陶唐。辨見本書司馬相如傳顏注。　治于華原。路史前紀九。　伏犧命主水土。居下。三墳、通志。又路史引丹壺書云。陰康二世。

無懷氏。　無懷氏始見外紀引六韜、管子封禪、史封禪書。路史引丹壺書云。無懷六世。　案。渾渾至亡懷七氏。路史亦以爲先于伏犧。而以渾渾、葛天、昊英、有巢、朱襄、陰康、無懷爲序。且以渾渾列柏皇之前。葛天列尊盧之前。管子、史記說封禪。均首無懷。而後伏羲。恐但不可爲定次。孔穎達禮記序疏、司馬貞補三皇紀並因封禪之文。不信世紀。豈其然乎。

東扈氏。　案。東扈氏無所見。古扈戶通用。蓋卽子思子。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十。呂氏春秋有度、淮南繆稱所云東戶季子也。但東扈在十五氏之外。表列無懷後。路史列庸成前。序各不同。高誘注淮南。以爲古之人君。與路史及顏注古帝之說合。而呂氏遇季子言舜治天下。高注又以爲堯時諸侯。考路史引丹壺書云。東戶十七世。疑是太昊以前帝王。其後降爲諸侯。季子乃東戶之裔。當堯舜時人。表似失其次。路史亦太遠難信。

帝鴻氏。　帝鴻氏始見左文十八。　案。杜注云。帝鴻黃帝。本于唐成中候注。見書序疏。路史後紀六云。帝鴻氏蓋姓。帝律生帝鴻。注云。山海經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緯羅苹注。則今本大荒東經律作俊。蓋誤。　是爲帝休。卦方雷氏。咸被山而生。治四十七載。又云。帝鴻氏繼黃帝者也。豈得謂黃帝哉。千令升曰。鴻黃世及。文選干寶論晉武帝革命。班氏置之炎帝前。則又失之。余謂表列黃帝在上上。自不應重列帝鴻第二。師古謂古帝號。亦欠斷。羅泌所說蓋是矣。至表次于神農前。乃傳寫誤耳。

悉諸。炎帝師。　悉諸、神農師。始見呂氏春秋尊師。悉姓。諸名。呂注。亦曰悉老。新序五引呂。又路史後紀三注引宋鄭名世古今姓氏辨證作悉諸。非。

少典。炎帝妃。生黃帝。　少典始見管語四。少又作小。路史後紀五。　案。管語。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史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大戴禮五帝德。少典之子軒轅。帝繫。少典產軒轅。易繫疏引世紀有蟜氏女爲少典妃。生炎帝。管語注。少典、黃帝炎帝之先。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魯語注。黃帝少典之裔子。山海大荒東經注。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又小司馬補三皇紀注云。皇甫謐以爲少典諸侯國號。五帝紀索隱云。秦本紀顓頊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生柏翳。明少典非人名也。然則前之少典氏取有蟜生神農。後之少典氏亦取有蟜生黃帝。御覽七十九引世紀。言有蟜與少典世娶。故國語解。斥之是也。路史後紀三謂少典氏取有蟜生二子。一爲炎帝之先。一爲少典氏。一爲神農。恐非。　其

名皆不著，褒嘗云生炎帝黃帝，衍妃字，而云炎帝妃生黃帝，經甚。次子者曰，以少典爲炎帝之妃，以黃帝爲炎帝之子，孟堅不應舛誤如此，疑元表大字少典，有蟜並列，而于有蟜注云少典妃生炎帝黃帝，傳寫譌脫耳。其說尚通，故附之。

列山氏。

歸藏氏。　案，列烈藏藏字通，先儒皆以列山歸藏爲炎黃別號，則二氏重出矣。但禮祭法疏引命厤序曰，炎帝八世，黃帝十世，安知列山非炎帝初封侯國之號，後爲天子，別以支屬襲封乎，又安知歸藏非炎帝初封黃帝爲諸侯之號，其後或遷有熊，或升天子，而別以族姓紹封乎。（史五帝紀正義曰，遷都有熊。路史後紀五曰，附國予熊。）故鄭注祭法云，或曰有烈山氏，杜注昭廿九傳云，烈山，神農世諸侯，則歸藏可例觀也。

方雷氏。（黃帝紀，生玄囂，是爲青陽。）　方雷氏始見晉語四，玄囂青陽始見大戴禮五帝德、帝繫、晉語、史五帝紀、雷又作螺。（路史後紀五。）又作傑。（路史後紀七。）名女節。（昌樂疏、史索隱引世紀，潛夫五德志、宋書符瑞志，而路史後紀五罕稱節。）又作桷。（家語五帝德。）青陽又作清陽。（本書律厤志。）亦曰清，亦曰少昊。（逸書密參解，律厤志。）己姓。（晉語。）居洛水。（帝繫。）　案，方雷國名，（通志氏族略二方雷古諸侯之國。）故晉語云青陽方雷氏之物也，索隱引皇甫謐謂方雷氏女是黃帝次妃，韋昭以方雷爲螺祖之姓，以甥爲姊妹之子，蓋因雷螺聲同而誤，玄囂乃螺祖所生，姬姓，與青陽實二人，表仍世本，（見山海經內經注。）帝繫，史記誤合爲一爾，至少昊青陽爲金天氏之先，非即少昊帝摯也，說在史記志疑一。

桑祖。（黃帝紀，生昌意，師古曰桑音力追反。）　蠶祖始見晉語四注引帝繫、山海經內經注引世本。（桑與蠶同。）黃帝正妃，產昌意，始見史五帝紀、帝繫五帝德。桑又作螺。（今本帝繫及五帝紀。）又作傑。（史正義路史後紀五。）又作累。（史索隱引皇甫謐。）祖又作俎。（史東解。）亦曰雷祖。（海內經史索隱。）西陵氏之女。（帝繫、五帝紀。）昌意姬姓。（路史。）居若水。（帝繫、五帝紀。）　案，史以螺祖爲正妃，則當列方雷之前，表失其序矣，通志謂螺祖亦曰女節，本書律厤志以昌意、脊林爲一人，並非。

彤魚氏。（黃帝紀。生夷鼓。）　彤魚氏、夷鼓惟並見晉語四，鼓又作彭。（路史後紀五。）夷鼓己姓，（晉語，蓋由譜以夷鼓脊林爲一人，索隱路史已辨其誤。）

脊林。（黃帝紀，生蒼林，師古曰，脊音蒼字，從巾即誤作也。）　嫘母始見荀子賦篇、呂覽遇合，倉林始見晉語四，嫘都酗也，說文，又作嫘。（路史後紀五注。）

倉又作脊。（本書律厤志。）倉林姬姓。（晉語。）　案，史索言黃帝立四妃，晉語所謂四母也，又脊字惟見此。

封鉅。（黃帝紀。）　封鉅始見史補今上紀，又作巨。（史封禪書。）亦曰大封。（管子五行。）亦曰封鴻。（元倉子貴道。）炎帝器生鉅。（路史後紀四。）故爲

姜姓，炎帝之後，（廣韻封字注。）黃帝胙土命氏而國之于封，即封丘。（唐書封氏表，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一。）　案，路史後紀五注謂或作鉅封，非，蓋名鉅不得稱鉅封也，國名紀又謂封鉅是爲封胡，而表別有封胡，似不得合而一之，二封疑屬父子。

大填。（黃帝師。）　黃帝學大填，始見唐楊倞荀子大略注引新序，大庭氏之後，（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前紀六。）宋徽宗大觀三年封涿鹿公。（宋史禮志。）　案，今本新序五作大真，又引呂子同，考呂氏春秋尊師云，黃帝師大撓，高注即引呂勿躬籍大撓作甲子爲證，（據漢書律厤志作大撓，注引呂亦作撓。）而御覽四百四引韓詩外傳作大顛，今本詩外傳五作大填，蓋借字之譌，倘即顛也，均是一人，路史後紀五注謂或作大莫，非。

大山稽。（黃帝師。）　大山稽始見列子黃帝、淮南覽冥，大庭氏之後，（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前紀六，又注云世晉大爲參，誤。）亦曰山稽。（抱朴子極言。）　案，封巨、山稽爲黃帝師，未見所出。

力牧。　力牧始見列子黃帝、淮南覽冥，姓力名牧。（史五帝紀正義引世紀，而路史後紀五國名紀六力作刀音彫，恐非。）牧又作墨，（陶潛四八目引論語鮑輔篇。）又作黑。（御覽八十二引詩緯含神霧。）　案，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四有力父與嫘母並稱，疑是力牧。

風后。　風后始見書禹貢釋文引周公職錄，（因舉紀則二言周公有成名錄，疑風爲城字之誤。）姓風名后，（史五帝紀正義引世紀，通志氏族略三亦云，以風爲氏，而路史後紀一國名紀一謂風后是風國之后，伏羲後，未知孰是。）宋大觀三年封上谷公。（宋史禮志。）

鬼臾區。（師古曰，即鬼容區也，與容音相近。）　鬼臾區見黃帝內經素問、史封禪書，鬼國名，（路史國名紀六。）臾又作容，（元倉子貴道、宋史禮志。）又作俞。（本書藝文志。）又作車，（晉書律厤志中，臾車亦音形相近，路史後紀五注謂晉志車區占星紀，乃別一人，似不然。）區又作藍，（路史。）又作丘。（元倉子、曲禮不論嫌名注謂若丘與區釋文並去來反，音義不別。）亦曰大鴻。（史五帝紀。）宋大觀三年封宣都公。（宋史禮志。）

葬雍。（封禪書，而路史後紀六以雍之封禪爲馮家爲黃帝子帝鴻子，誤非。）

封胡。

孔甲。　案，封胡、孔甲惟見本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也。

岐伯。　岐伯始見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史封禪書、司馬相如傳，亦曰天師，（素問。）黃帝太醫。（相如傳集解。）　案，路史國名紀六以岐爲國名，則伯其爵也，後紀五注謂舊以伯高爲岐伯之名，非，靈樞陰陽篇，岐伯曰，此先師之祕，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又別篇有問岐伯問伯高問少師少俞諸語，安得指伯高即岐伯哉，（伯高亦見管子地數。）

冷綸氏。服虔曰、冷音龢。始造十二律者。師古曰、音零綸。　冷倫始見劉向說苑脩文。冷又作伶。呂氏春秋古樂。倫又作綸。本書律曆志。又作龢。路史後紀五注。黃帝樂官。

帝嚳人。廣韻倫字注引風俗通。　案左昭廿一冷州鳩。周語下作伶。詩簡兮序伶官。鄭箋謂伶氏世掌樂官。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釋文云、字从水。亦作伶。左成九冷人。釋文云、依字作伶。而孔疏引詩序鄭箋、周語、魯語下並作冷。詩疏引左又作伶人。與今本異。蓋古通用耳。至倫之爲綸爲龢。班氏當以音同假借。他無所見。猶羅苹之稱伶龢矣。服注綸音龢。考詩玉藻魚躬龢箋云、龢魚子。釋文古魂反。魯語上鯤鮞注依爾雅云、鯤魚子。孔形疏曰、鯤龢字異。古通用。則服之音龢。與昆同音。不讀古頑反也。疑冷是姓。倫其名。通志氏族略四以爲二名。故鄭箋稱伶氏。路史國名紀六謂冷國名。恐非。

五鳥。

五鳩。　五鳥、五鳩。並始見左昭十七。　案少昊以鳥紀官。五鳥、五鳩。未嘗皆有其人。可以不列。表既收之。則五雉、九扈。又何以不皆耶。

昌僕。昌意妃生顓頊。　昌意娶昌僕。產顓頊。始見大戴禮、帝繫、史五帝紀。昌又作景。書序疏引世紀。僕又作濮。帝繫。又作樸。又作樸。詳史後紀八及注。　蜀山氏之女。帝繫、五帝紀。　案顓頊之母曰女樞。非昌僕也。昌僕是昌意妃。但顓頊非出黃帝。安得以爲昌意所生。此仍大戴禮、史記之誤。辨見史記志疑一。易繫濟序疏引世紀謂昌僕即女樞。路史後紀五注。依山海海內經及竹書。謂昌意生韓流。即乾荒。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顓頊。而以淖子爲女樞。恐俱難信。

女祿。顓頊妃生老童。　顓頊娶女祿。產老童。始見帝繫。又作媧。路史後紀八。　滕氏奔之子。帝繫、而離騷注引帝繫作騰隱氏。路史作騰奔氏。注引大戴禮同。又作騰淵。山海大荒西經注引世本作騰琅氏。　老童亦曰耆童。山海西山經。亦曰卷章。史殤世家。　案史言高陽生稱。路史作伯稱。字伯服。稱生卷章。此不皆稱。而以顓頊即生老童。蓋本帝繫及大荒西經。韋注鄭語亦從之。然非也。顓帝傳二十世。則高陽是一代通號。老童乃顓頊後世子孫名稱者所生。呂氏春秋孟夏紀注云。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後字衍。蓋與淮南時則訓注不同。　非顓頊親子。故史不曰顓頊生稱。而曰高陽生稱耳。路史以稱爲卷章之兄。無據。

嬀極。老童妃生重黎。　老童娶高綱。產重黎。始見帝繫、史楚世家集解引世本、山海大荒西經。亦曰驕龍。大荒西經注引世本。亦單稱嬀。又作橋。路史後紀八及注。　竭水氏之子。帝繫。而路史從世本作根水氏。　案諸書無作嬀極者。疑衷有誤。考左昭廿九。少皞氏之叔曰重。爲木正句芒。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正祝融。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楚語下。顓頊氏之叔曰重。爲木正句芒。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正祝融。此顓頊與顓頊氏亦一代稱。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注改火爲北。非。說在史記志疑三十六。　大荒西經。重獻上天。黎邱下地。重與黎乃少皞顓頊之子孫。當高陽時。爲南正火正之官。歷至高辛。世居此職。而今以重黎爲一人。仍是顓頊之子孫者。蓋重徒爲木正。黎嘗以火正兼司天地。其後遂以重黎爲號。不關少皞之重。故韋昭曰、重黎官名。楚之先爲此二官。宋胡宏皇王大紀曰、帝使火正兼掌重職。則知重黎即黎也。又史言帝嚳以庚寅日誅重黎。亦非。辨見史記志疑廿二。

吳回。　吳回始見帝繫、史楚世家、大荒西經。回食于吳。路史後紀八。　亦曰回祿。左昭十八疏、通雅廿一謂祿陸奇通以回祿爲吳回、陸終之合稱。　奇左無右臂。山海經。　重黎之弟復居火正爲祝融。楚世家。　案吳回當與祝融並列。表先序于高陽時。誤。

后土。　后土始見禮月令、祭法、左昭廿九、魯語上。土正曰后土。左傳。后君也。韋注。土爲羣物主。故稱后。杜注。共工氏之子句龍爲之。祭法、左傳、魯語。其爲后土。不知何代。左疏。而韋注謂佐黃帝耳。　案鄭注周禮大宗伯及月令。謂黎食于火土。象爲土官。與此異說。而山海海內經謂炎帝之後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路史後紀四從之。又謂祝融生后土。后土生共工。以共工生句龍爲非。尤詭僻難據。

蓐收。　蓐收始見月令、左昭廿九、晉語二。蓐又作辱。左釋文。又作耨。路史國名紀二。金正曰蓐收。少皞氏之叔該爲之。左傳。人面白毛。虎爪執鉞。晉語。左耳有蛇。乘兩龍。山海海外四經。

玄冥。　玄冥始見月令、左昭十八。水正曰玄冥。少皞氏之叔脩及熙爲之。左昭廿九。　案熙當爲重。班氏誤爾。左傳。少皞四叔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月令。其神句芒。表不應獨缺重爲木正句芒一官。脩、熙相代爲水正。亦不應複列熙名。其誤無疑。至或稱官。或稱名。古人多不拘也。山海海外東經言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郭注本墨子明鬼篇云。方面素服。

柱。　柱始見左昭廿九、魯語上。禮祭法疏以柱爲名。是也。左疏引劉炫以柱爲地名。路史後紀四以柱爲神農子。稱炎帝柱。後紀十四以裝列帝柱于玄冥之後爲謬。並非。　烈山氏之子爲穄。國語上。亦曰農。祭法。又左疏云。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帥味。　饑宮啓漢書考異曰。左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此作帥味。字形相近而譌。

允格。

臺駘。師古曰。駘音胎。　允格、臺駘始見左昭元。駘又作台。論衡別通、水經注六。　允格封郡。爲允姓戎之祖。路史後紀七。　臺駘封汾川。左傳。

窮蟬。顓頊子。生敬康。　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始見大戴禮、帝繫、史五帝紀、世表。蟬又作係。史宋微引世本。又引宋衷云。蟬也。路史後紀十二從

世本作窮係。罰梁直以係爲蟜。非。蟜係乃係之譌。與蟬音近。　案。路史餘論載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魯語上云。幕能帥顓頊者。注以幕爲舜後虞思。幕之上世無考。未知顓頊之親子歟。抑其子孫歟。金石較譜牒似更確。窮蟬既是幕子。又未知窮蟬之去顓頊中隔幾世。安得以爲父子哉。表依帝繫、史記。不列幕名。亦疏。

大款。顓頊師。　未詳。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大款氏後。

柏夷亮父。顓頊師。師古曰。父讀曰甫。下皆同。　伯夷父顓頊師。始見呂氏春秋尊師。　案。亮疑名。或字。他無所見。山海海內經亦作伯夸父也。路史後紀八以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無據。又伯柏古通。表中伯仲之伯多作柏。路史前紀六以柏夷父柏招諸人皆柏皇氏後。通志氏族略二同。恐難信。

緑圖。顓頊師。　緑圖顓頊師。始見韓詩外傳五、新序五、白虎通辟雍。緑又作籙。荀子大略注引新序。又作祿。御覽四百四引韓詩外傳。主衛云。錄族勸祿。秦族劉作勸祿。蓋古通用。又作淥。廣韻注、路史後紀八。又注云。淥以水作緑非。姓也。廣韻注、路史國名紀六以淥爲國名。蓋非。

蟜極。玄囂子。生帝嚳。　玄囂產蟜極。蟜極產帝嚳。始見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史五帝紀、世本、表本紀。書序疏引世本作喬。又作蟜。家語五帝德。又作橋。五帝紀正義。　案。禮祭法疏引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緯書雖未可盡據。然此條足正帝系之誤。則以高辛爲黃帝曾孫。妄矣。蟜之上世無考。蟜極即爲嚳父。必非玄囂親子。當是其子孫也。

姜原。帝嚳妃。生弃。　姜原始見周紀。帝嚳上妃。生弃。始見大戴禮、帝繫、周紀。原本作嫄。詩生民、閟宮、帝繫。姜姓。嫄名。生民傳箋。有邰氏之女。帝繫、周紀。周之先妣。周禮春官大司樂及閟宮傳疏。墓在郿縣西北樓玉山下冰池村。安州陶氏遺書等皆大清一統志。又郿史集解郿縣是字及鼓鏃者非。云在鳳翔郿縣。存疑備上。

簡逷。帝嚳妃。生契。師古曰。逷音吐歷反。即簡狄也。　簡逷始見史殷紀索隱引史異本。帝嚳次妃。生契。始見帝繫、殷紀。簡又作柬。路史後紀十注。逷又作狄。楚辭天問、帝繫、殷紀。又作易。索隱引史記舊本及路史注。又作逖。釋文。又作翟。淮南地形。有娀氏女。詩長發、帝繫、殷紀。亦曰娀簡。潛夫五德。曾據程瑤考。亦曰簡妃。月令疏。後世以爲媒官。謂之高禖。月令注疏。胸剖而生契。史楚世家集解。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云。契生發于背。

陳豐。帝嚳妃。生堯。師古曰。即陳鋒是也。　陳豐始見史五帝紀正義引史異本及本書律麻志引帝繫。帝嚳次妃。陳鋒氏女。產堯。始見帝繫、五帝紀。豐本作鋒。五帝紀、詩生民疏引帝繫。今本帝繫作隆。名慶都。詩疏引帝繫、潛夫五德志、尚書正義引帝繫。今本帝繫無慶都之文。葬成陽城西壝陵南一里。水經瓠子河注。

娵訾。帝嚳妃。生摯。　娵訾始見史五帝紀。帝嚳次妃。娵訾氏女。生摯。始見帝繫、五帝紀。娵本作陬。帝繫。亦作有陬氏。路史後紀十。名常儀。詩生民疏引帝繫、五帝紀正義引世紀。今本帝繫無。生而髮與足齊。鬢地能言。路史注引宋劉敬叔異苑。　案。嚳傳十世四百歲。安得與棄、契、堯、摯爲父子。先儒論之甚詳。見詩生民、禮月令疏。鄭箋云。姜嫄當堯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注周禮大司樂云。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孔疏並云。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殷周紀索隱引譙周古史考曰。契必非嚳子。其父微不著。簡狄非嚳次妃。棄、帝嚳之冑。其父亦不著。孔月令高禖疏云。簡狄之夫不得爲嚳。亦高辛氏後世之妃。證古精確。觀于稷、契之世。而堯、摯之母非嚳妃自明。因以知姜嫄四女不配一夫。棄、契四人並非同父。帝繫、史記果可盡信乎。三國志蜀秦宓辨五常非一族。譙周數往諮訪。記錄其言。左昭元疏亦以少昊、顓頊、舜、鯀世系爲疑。余別有說。見史記志疑一。

祝融。　祝融始見左昭廿九、鄭語。祝又作柷。北魏李文帝邢比干墓碑。融又作肅。路史後紀四。亦單稱融。周語上。鄭語。顓頊氏之子黎爲高辛火正。命曰祝融。昭廿九、鄭語。居鄭。故鄭爲祝融之墟。詩檜風譜、續郡國志。葬衡山下舜廟南。後漢書衡思玄賦、水經湘水注。路史前紀八注引晉孫盛荊州記。而路史以祝融之墟當衡山之麓。皆爲古帝祝融。恐非。　案。祝融官名。黃帝已來有之。管子五行篇所謂黃帝得祝融辯乎南方是也。路史前紀八、後紀五以此祝融爲祝誦。則一人乃炎帝之後庸光。古帝有祝融氏。莊子胠篋外紀引六韜、大明及白虎通、風俗通諸書皆述之。介義農之閒。以火施化。號炎帝後。世因而神之。遂以祝融名官耳。說本路史前紀。明李翔學海。

陸終。祝融子。　陸終祝融吳回所產。始見大戴禮、帝繫、楚世家。陸又作六。左隱元疏。

女嬇。陸終妃。生六子。　陸終娶女嬇。產六子。始見帝繫。嬇與隤同。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亦作潰。今本風俗通是隤。又作嬇。楚世家索隱引世本。路史後紀八注引此表亦作嬇。鬼方氏之妹。孕三年。帝繫。以六月六日。路史。坼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水經洧水注引世本。而帝繫謂六人皆出左脅。不同也。

一曰昆吾。鄭語。　昆吾始見鄭語、帝繫、史楚世家集解索隱引世本國名。索隱引世本注。衛氏也。名樊。帝繫、世本。己姓。鄭語。

二曰參胡。鄭語。　參胡始見帝繫、世本國名。世本注。韓氏也。名惠連。帝繫、世本。妘姓。路史後紀八、國名紀三。

三曰彭祖。彭祖始見鄭語、帝繫、世本。彭姓。封于大彭。國語及注。名籛。帝繫、而史楚世家集解引吳虞翻云名翦。字鏗。路史後紀八。故曰彭鏗。楚辭天問、而莊子逍遙遊釋文、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以爲姓籛名鏗、並非。葬彭城下。水經獲水注。而江水一注、續郡國志注言犍爲郡武陽縣有彭祖冢爲非。案。彭祖乃彭姓之祖。與老彭爲二人。老者。爵稱。本周禮司徒鄉老注。蓋其爵也。故表列彭祖二等。老彭三等。彭祖綿壽永世。莊子釋文引晉崔譔、李頤注、荀子脩身篇注並云。彭祖堯臣。七百歲。神仙傳云七百六十七歲。列子力命云壽八百。楚辭注云事堯至八百歲。水經注、莊子釋文引世本同。史五帝紀敍堯舜十臣。登彭祖于禹、稷、契、皋陶之閒。而顓頊傳三百五十年。嚳傳四百年。加唐虞百五十年。故得八百。彭祖當生高陽中世。則壽七百較實。高誘注呂子情欲、爲欲、執一諸篇。皆言七百歲。潛夫論讚學曰顓頊師老彭。皆作彭祖。猶云顓頊氏耳。若老彭是殷初人。表列成湯時。漢包咸論語注殷賢大夫。大戴禮虞戴德稱商老彭。後漢書張衡傳稱殷彭。俱可取證。自莊子大宗師言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伯。鄭康成、見論語釋文。晉王弼見論語疏。解老彭爲老聃彭祖。于是誤合彭祖、老彭、老子三人作一人。神仙傳曰。彭祖顓頊玄孫。至殷末往流沙之西。呂子注曰。彭祖殷賢臣。論語所謂老彭。莊子釋文曰。李云。錚堯臣。歷虞、夏、商。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一云卽老子。如其所說。何止壽登八百歲。誠罪

老彭名鏗。卽籛鏗。彭城。王逸云。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似非。

四曰會人。依釋史本各本譌人作乙。會人始見史楚世家。本作鄶。鄭語、帝繫、世本。又作檜。詩檜風。又作僧。路史後紀八、國名紀三。鄶氏也。帝繫、世本。名求言。世本。而帝

要求作叢。路史後紀作來。妘姓。鄭語。而路史又作云。貝蔑譜云伝偃姓。

五曰曹姓。曹姓始見鄭語、帝繫、世本。名安。邾氏也。帝繫、世本。而鄭語邾作邾。路史後紀八、國名紀三作朱。廣韻曹字注安作六安。晉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及路史作晏安。

六曰季連。季連始見帝繫、世本。楚氏也。羋姓。帝繫世本鄭語。亦曰季羋。路史後紀八。

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飂。同。音力周反。又力彫反。飂叔安惟見左昭廿九。飂古國。杜注。又作飂。陸終後。己姓之分也。路史後紀八、國名紀三。叔安其裔名。杜注。案。本書地理志南陽郡湖陽注亦作廖。蓋古通用。師古曰。廖力救反。左傳作飂。其音同。齊氏漢書考證據彼注以駮此注。飂字爲刊本之譌。是也。但考書湯誥戮力釋文本作勠。一音力周反。左成十三戮力釋文引晉嵇康音力幽反。晉呂靜音留。與飂同。而廣韻廖勠皆同留音。勠又同劉音。疑小顏變文作勠。因戮勠字通故譌耳。

舟人。舟人惟見鄭語。國名。彭祖之別。韋注。禿姓。韋注。鄭案。路史後紀八云高辛師舟人。後紀九云帝嚳師赤松。舟人不知何出。表述書舟人二字于赤松子之上。或因此誤說。

赤松子。帝嚳師。赤松子爲帝嚳師。始見韓詩外傳五、新序五、白虎通辟雍章。松又作誦。淮南齊俗訓、說山訓及鹽鐵論散不足、後漢書姚期傳及說。氏。路史後紀。赤松子仙人號也。本書張良傳、師古注。而路史後紀三、國名紀六、餘論二以赤爲國名。謂赤松子是炎帝時諸侯。未敢爲信。亦曰赤松。韓子解老。亦曰松子。路史餘論赤松石室篇引南都賦。亦曰赤松子輿。路史後紀注餘論石室篇引列仙傳。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淮南注。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張良傳、後漢書班固張衡馮衍傳、文選西都賦諸注引列仙傳。及高辛時復爲雨師。路史後紀注及石室篇引神仙傳。

柏招。帝嚳師。帝嚳師柏招。惟見呂氏春秋尊師。

句望。敬康子。生蟜牛。師古曰。句音鉤。蟜音矯。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始見大戴禮、帝繫、史五帝紀、世表。望本作芒。帝繫。蟜又作橋。五帝紀。又作嶠。本表誤、參注。又作喬。路史後紀十二、費鳳碑、呂梁碑。案。呂梁碑云。敬康生喬牛。繇句望一代。

帝摯。帝摯始見帝繫、史五帝紀。又作𡚱。皇王大紀。又作虛。路史後紀十。在位九年。唐侯德盛。因致禪焉。史索隱引帝王世紀、正義引世紀。案。摯乃高辛氏末世之君也。禪唐遜位。儼然開揖讓之風。故表敍第二。乃史謂摯立不善崩。外紀遂云荒淫見廢。大紀調停其說。言摯位未久而殂。皆不足信。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堯娶散宜氏之子女皇。始見帝繫。皇又作蝗。廣韻注。又作富宜氏。路史後紀十一。亦曰文皇。路史注。亦曰中山夫人。水經瓠子河注。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仲叔四人。惟見書堯典。重黎之後。掌天地之官。堯典孔傳、鄭語下韋注。羲與州稷山縣東北十五里有二冢。一統志。案。書疏據揚雄法言及呂刑傳。以羲爲重後。和爲黎後。其實重黎是官名。不關少昊之重。羲和疑是黎後堯改命之耳。山海大荒南經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注謂天地始生主日月者。堯因此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

倉舒。倉舒已下八人，高陽氏之才子，謂之八愷，始見左文十八。杜注高陽蓋帝嚳也。路史後紀八以爲顓頊妃娶屠氏所生，非。倉本作蒼，同上。宋奚仁讎兩漢刊誤補遺以蒼舒爲禹之字，路史注謂蒼舒溫潤，並妄。

隤敳。師古曰，隤音頹，敳音五來反。敳又作凱，潛夫五德氏姓，又作愷，史五帝紀索隱，而水經洛水注以隤敳爲伯益之字，又路史後紀八注謂隤敳，並妄。

檮戭。師古曰，檮音壽涛。檮又作檮，潛夫五德氏姓，說文戈部注引左。戭本作戴，左傳。又作洌，五德志，路史後紀八。

大臨。

尨降。師古曰，降音下江反。尨又作龐，潛夫五德氏姓，易林需之大畜，四八目。又作龐，路史後紀八。降又作江，路史。案，文選梁任昉爲范尚書讓封侯表、梁劉峻辨命論注並引左傳作龐降，與今本異。古尨與龐通，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謂雜色，釋文音莫江反。左襄四尨圉，潛夫論作龍圉，俱可證。

咎繇。咎繇始見難陶，向書大傳、說文言部引虞書，今本作皋陶，路史後紀七、國名紀二以皋爲陶之封國，非也。皋又作臯，困學紀聞六引劉向列女傳及唐李邕爲李思訓碑。偃姓。本書地理志六安國注、史夏紀正義引世紀。少昊之後，路史。狀色如削瓜，荀子非相，而叔牙子博喻云，面如蒙棗。馬喙而瘖，淮南脩務主術、白虎通聖人章、論衡竹虛、文子精誠、圖畫紀聞二云，皋陶瘖而爲大理，蓋編一足之說，皋陶雖瘖，安敢謂之瘖可乎，此言但口太泥，瘖非啞也，蓋其聲嘶沙，亦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亦曰瘖繇，路史後紀。年百有六，以壬辰日卒，路史後紀抑論途山伯益篇及後紀注。蓼蕭汇六縣，水經洛水注，蓼郡國宏注引皋說。唐玄宗天寶二載尊爲德明皇帝，唐書本紀。案，左傳八愷之六爲庭堅，路史後紀八庭作堅，則咎繇異族別姓，乃表直以咎繇易庭堅，豈誤讀左傳皋陶庭堅之文耶，抑豈誤讀史秦紀，以女脩爲男子，系于高陽之後，合大業、皋陶、庭堅三人爲一耶，地理志官柏益出龍頊，其說明矣。自有此誤，而岐說紛馳，或言皋陶是高陽八才子之後，潛夫志氏姓，或言尨降、庭堅是皋陶之後，易林需卦，或言庭堅是皋陶字號，而以八愷爲垂、益、禹、皋之倫，左傳注疏，甚且以皋陶爲伯益之父，詩泰風疏、秦紀正義引列女傳、潛夫志氏姓、呂氏春秋古樂注，以皋陶父爲大業，路史後紀七，時曰扶始，路史後紀伯昭篇，又以大業爲皋陶祖，路史伯昭篇引世紀、唐表，又以大業即皋陶，秦風疏、秦紀正義，皆錯戾不足信，史記志疑十九曾詳辨之，殘子潛問有夷堅，張注未聞，而困學紀聞六引服虔注即夷堅，未知所出。

仲容。仲又作中，路史後紀七。

叔達。

柏喬。柏喬已下八人，高辛氏之才子，謂之八元，始見左文十八。杜注高辛蓋帝嚳也，路史後紀十以爲嚳紀有陳氏所生，非，又奚仁讎以伯喬爲禨之字，尤非。

仲堪。

叔獻。獻又作戲，路史後紀十。

季仲。

柏虎。

仲熊。熊又作雄，潛夫五德志。

叔豹。

季熊。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季狸者也。案，路史後紀十二注曰，書有朱虎熊羆，說者以爲二人，孔傳及疏引鄭注皆以爲二臣名。予稀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爲朱，是朱爲叔豹，則羆爲季貍，潛夫五德志作貍。表作季熊，傳寫誤爾，吳氏刊誤補遺同，舜典及左疏又以伯虎爲朱虎，仲熊爲熊羆，難得審知，姑識一解，至杜注以稷、契在八元內，恐非，詩生民疏引鄭注堯典云，契在八元中，杜注所本，疏云，稷亦高辛氏，自路在八元中。果爾則表何以別列弃、契耶，史稱舜以朱虎熊羆爲益之佐，安知傳言八愷生后土，八元布五教，非爲禹、契、益、稷之佐乎，何必強相分配哉。

尹壽。堯師。堯學尹壽，始見新序五，韓詩外傳五、白虎通辟雍章、潛夫師之。亦作君疇，荀子大略，亦作尹中，路史後紀十一。

被衣。師古曰，被音披。被衣始見莊子天地、知北游，亦作披衣，淮南俶真、知北游釋文。亦作蒲衣，莊子應帝王，釋文引崔。堯時隱士，淮南注。案，淮南注云，其人姓名不可得知，見其披衣而行，因曰披衣，然則亦號蒲衣者，因其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耶，而皇甫謐高士傳又以被衣、蒲衣子爲二人，未知孰是，路史後紀十二注引高士傳云，被衣、蒲衣之子，恐爲，至莊子應帝王釋文、御覽三百八十三引尸子言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誕不足信。

方回。方回始見淮南俶真，堯時隱人，鍊食紫母，隱于五柞山，後漢周磐傳注引列仙傳。案，淮南注云，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恐未然，方回爲舜七友之一，詳四八目，當是人名，但表宜與後雒陶、續身並列，不當居此。

王倪。師古曰，倪音五奚反。王倪始見莊子齊物論、應帝王、天地篇，見倪通用，說釋楊椒鄭版，堯時賢人，高士傳。

齧缺。齧缺始見莊子齊物論、應帝王、天地、知北游、徐無鬼篇，許由之師，莊子天地，而廣韻以謂爲許宗王觀國學林十非之。

許繇。師古曰，即許由也。許由始見戰國趙策，諸子應見，繇與由同，本書文紀注。陽城槐里人，高士傳。四岳之後，路史後紀四、餘論許繇篇，困學紀聞二。字

武仲。高士傳。而莊子逍遙游釋文作仲武。恐誤。皮伯夷傳正義。後書馮衍傳注並是武仲也。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淮南氾論注。葬箕山。史伯夷傳。堯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配食五帝。高士傳。父名耳。由又字道開。長八尺九寸。金樓子。

巢父。巢父始見法言問明。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許由之友。高士傳。亦曰山父。文選魏都賦與從弟書。非登封東南。路史前紀九注。一統志又云在聊城東南。案文選應璩書。晉陸機演連珠注引古史考諸書。謂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恐非。表列爲二人。皇甫謐亦各有傳。至路史以爲古帝有巢氏之後。似不可信。

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始見莊子讓王。呂氏春秋貴生。登師。舊本當在作子州友父。幕師作子州父。今從顧洋華齋書玩呂氏春秋校本。亦作州支父。新序五。舊本誤州支父。今從盧學士文弨幕書拾補新序校本。亦曰支伯。莊子。案莊子云。堯讓天下于子州支父。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釋文。李云。支父字也。卽支伯。高士傳亦曰。堯以天下讓子州支父。舜又讓之。皆以爲一人。明王世貞讀書後疑支父支伯是父子。

娥皇。舜紀。娥皇始見山海大荒南經。御覽百三十五引尸子。舜妃。始見檀弓上。亦曰倪皇。大戴禮五帝德。亦曰后育。竹書。亦曰娥盲。亦曰娥經。路史後紀十二及注。非陳倉。本書地理志。案地理志陳倉有舜妻宮。家嗣水經渭水注同。路史注謂皇宣聲相滅。余據竹書。疑宣乃育之誤。蓋其名也。震澤任兆麟輯尸子三卷。其君治篇云。妻之以鴟。腹之以娥。羅苹斥尸子爲妄。然是傳寫之誤。御覽引尸子曰。堯妻舜以娥皇。腹之以女英。

女罄。舜紀。師古曰。卽女英也。罄音於耕反。女英始見御覽引尸子。舜妃。始見檀弓上。亦曰女匽。帝繫。亦曰女瑩。史五帝紀索隱引世本。亦合稱娥英。木經淮水注。堯降二女于嬀汭。魏典。長娥皇。次女英。舜升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列女傳。唐元和十四年。敕二妃祠爲懿節祠。唐書禮樂志。宗紀。英非商州。路史餘論。案錢宮詹大昕史記考異謂瑩匽皆音之轉。是也。但未有作罄者。史記魏惠王名罄。而莊子則陽稱魏瑩。釋文曰。今本瑩多作罄。疑古通。

弃。舜紀本有。各本脫。弃始見史周紀。本作棄。舜典。生于巨迹。列子天瑞。以爲不祥。初欲弃之。因名。周紀。字虞辰。路史後紀九。餘論駁支郎鑑作辰。姬姓。史五帝紀。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周紀。堯使居稷官。詩閟宮箋。百穀之內稷首種。禮月令注。稷爲大官。周語上。舜典。虞官之疏引作天官。君。周語。故號后稷。舜典。周紀。周之太祖。周語下。亦曰周棄。左昭廿九、卷語上、鄭語。亦曰周后稷。周紀。亦曰姬棄。潛夫五德志。國于邰。詩生民及傳。厥

相披頤。五德志。以癸巳日。路史後紀注。死于黑水之山。登詩注。葬黑水間都廣之野。山海海內經。

姞人。弃妃。師古曰。姞音其乙反。姞后稷元妃。惟見左宣三。又作吉。詩郊人士。又作信紾。路史後紀五。國名紀一。黃帝之子伯儵封南燕。姞姓。宣三、晉語四。案傳以姞有吉義。故曰吉人。此直作姞人。誤矣。

禹。禹始見史司馬相如傳。本作契。舜典。又作偰。說文。以玄鳥子生。白虎通姓名章。本史殷紀。故姓子。史五帝紀。稱曰玄王。詩長發、周語下、魯語上。殷之祖。登詩注。故曰殷契。封于商。殷紀。又居蕃。水經注十九引世本。

垂。垂始見舜典。又作倕。荀子解蔽、呂氏春秋審己。堯時巧工。淮南齊俗注。而成顓以爲黃帝時巧人。呂覽離謂所云周鼎著倕而鑑其指也。亦曰巧倕。山海海內經、墨子非儒下作巧垂。亦曰工倕。莊子胠篋。亦曰倕氏。後漢書張衡傳。非不距之山。海內經。案垂之所出。史無其文。左文十八注疏言出顓頊。路史後紀四本海內經言炎帝後。恐皆不可信。又高誘注淮南說山云。倕讀惴惴其栗之惴。郭注海內經音瑞。尚書莊子釋文一音唾。今但如字讀耳。

朱斯。殳斯惟見舜典。斯又作戕。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後紀四。國名紀一。案孔傳謂殳斯臣名。路史云。殳一作朱。蓋指此表。疑古通借字。廣韻以殳爲姓。而路史以殳爲國。卽齊地胥適。又本海內經稱炎帝之裔伯陵生殳。殳斯其後果信然歟。至吳仁傑辨殳斯是二人。路史注一云二人。王光祿十七史商榷斥其謬。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柏譽。師古曰。譽音弋於反。伯與惟見舜典。案禮射義則燕則譽注。譽或作與。蓋古通用。而孔傳以殳斯伯與在元凱中。疑非。

柏益。益始見虞書。伯益始見列子湯問。益又作秦。本書百官公卿表、宋裴駰孟馬字類作嬴。又作化益。易井卦釋文引世本、呂氏春秋求人、本書律曆志。又作伯翳。史秦紀。字虞余。路史餘論。禹舉益于陰方之中。墨子尚賢下、詩秦風疏、秦紀正義引列女傳。謂生五歲而佐禹。案舜封之費。路史後紀七。故曰大費。秦紀。亦曰費侯。竹書。亦曰百蟲將軍。水經洛水注。嬴姓。秦紀。而水經注云姓伊。父大業。秦紀索隱云。大業父不詳。母少典之子女華。秦紀。益知禽獸之言。詩秦風疏。能與鳥語。後漢書蔡邕傳。年過二百。路史後紀八。以夏啓六年薨。竹書。子恩成。唐書宗室表。案左文十八注、水經洛水注以益在八愷中。非也。伯翳卽伯益。聲轉字誤。自是一人。詩秦風疏、本書地理志注、後書蔡邕傳注甚明。惟史陳杞世家誤敍爲二。漢劉秀校山海經表仍其說。羅泌遂分伯翳爲少昊後。嬴姓。封費。伯益爲高陽後。姬姓。封梁。不足信。閻若璩潛邱札記云。晉書束皙傳。紀年云。益干啓位。啓殺之。與今本異。

龍。龍始見舜典。案海內經有妄龍，路史後紀十以爲高辛子，卽尙書之龍，恐非。國名紀三引王符云優姓，亦疑。

夔。夔始見虞書，亦曰后夔，左襄廿八，亦曰歸，水經江水注，亦曰貴，呂氏春秋古樂、宋衷祥道禮書作歸，路史後紀十二以爲兩人。重黎舉之草莽中，呂氏春秋薦，傳。案路史國名紀三以夔爲高陽後熊姓，疑非。左文十八疏以夔龍在元愷內，亦非。又垂、龍、夔皆以名爲國，春秋隱八疏，僖廿六疏，成二傳龍是其地，史陳杞世家謂不知所封，似未考。左昭廿八言夔生伯封，爲郛所滅，夔是以不祀，可知其封國矣。

女嬉，禹紀，塗山氏女，生啓，御覽古曰，嬉音丘遙反。禹娶塗山氏之子女憐，生啓，始見書益稷、大戴禮、帝繫，又作女嬉，吳越春秋無余傳、路史後紀十三注，重三字衍。亦曰后趙，路史。亦曰女媧，史記索引世本，亦曰攸女，路史注引遂山。塗又作禽，楚辭天問。禹以辛酉日娶于台桑之地，天問注。十月而生啓，吳越春秋。葬潁川陽城，續郡國志注引世紀。案本書武紀元封元年，登禮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師古引淮南子言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啓，水經洧水注亦有啓生石中之語，而今本淮南無其文，殆不可信。

啓，禹子。啓、禹子，始見書益稷，亦曰夏后伯啓，孝經本呂氏春秋先己。亦曰夏后啓，山海經外西經、海內南經、前大荒西經及墨子耕柱作夏后開，畢校衛本謂漢人改，亦曰建，亦曰余，御覽八十二引世紀。亦曰仟，路史後紀十四，而真誥闕幽微一編爲東明公伯斗君御妾也。在位十六年，竹書，而史夏紀集解引皇甫謐云十年，御覽引世紀及外紀通志並作九年，路史注引紀年謂二十九年九十，御覽引世紀云八十餘。葬解州夏縣西池下王里村，夏家一代陵疑，惟禹、太康別葬，餘皆在此，一統志。

公劉，棄子。公劉始見書武成、詩大雅，鞠子始見史周紀，公劉名，孔傳，去邰遷于豳，詩箋。有鬱氏，鴻紀，生大丁，御覽古曰，鬱與爭同。○各本紀上誤增中字，御覽本無之。湯娶有鬱氏爲妃，始見列女傳，鬱本作莘，鬱，天問。史殷紀。又作侁，呂覽本味，亦曰吉妃，天問，吉莘之紀也。案列女傳言有鬱氏生外丙、仲壬，御覽百三十五引列女傳云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各不同。

大丁。大丁始見孟子、史殷紀，湯太子，未立而卒，國上。案大丁當與外丙、仲壬居第四，不當與殷三宗並列二等。

伊尹。伊尹始見商書，伊氏尹字，孔疏，而太甲上疏、史殷紀索隱言湯使之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恐非，呂覽本味又云有侁氏命之曰伊尹也，御覽古文自稱尹，躬耕莘野，湯聘以尹爲名。名摯，孫子用間、墨子尚賢中、楚辭天問、力牧之後，史索隱引世紀，而路史後紀四以爲伊尹國之後。世居伊水上，國語，生于空桑，列子黃帝，空桑地名，詳路史前紀三，水經瀍水注所引，墨而短莖而將，豐上兌下，傑身下聲，墨子尚賢下、呂覽本味、論衡死偽，而荀子非相言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抱朴子博喻言形若嬰孩，不同也。爲湯右相，困學紀聞二，亦曰伊子，亦曰伊伯，晏林香之解、韓詩外傳、亦曰伊生，文選陶機辯亡論之引，亦曰伊公，後漢書文苑崔琦傳、文選晉紀論七命，亦曰尹摯，莊君奭傳，亦曰阿衡，書太甲、詩長發，亦曰猗衡，孟子萬章，亦曰太阿，文選潘岳籍田賦、楚辭州縣，亦曰保衡，書君奭、說命，亦曰元聖，書湯誥，亦曰小臣，莊子齊物論、呂氏春秋慎大、知度，亦曰小子，天問，小臣小子蓋以其初爲媵臣言也，然伊尹歲士，湯聘迎之，賤臣之說，與別錄國策、年百餘歲，以沃丁八年卒，大戴三日，沃丁非以天子之禮，書序、沃丁疏、殷紀正義、水經瀍水注並引世紀，論衡感類篇引張衡百問篇、金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論衡，家在濟陰己氏平利鄉，詩商頌疏引臣瓚殷紀集解、續漢郡國志注、水經注並引皇覽，書序殷紀云，湯葬濟陰城己氏。

咎單，師古曰，湯臣，主土地之官也，單音善，下皆類此。咎單始見商書序。案顏注本孔傳釋文，單亦音善，惟孔傳祇云咎單臣名，釋文，咎其九反，而路史後紀七謂是咎縣後，以咎音舊爲非，則咎其氏單其名也。

太甲，太丁子。太甲始見商書及君奭，太丁子，始見書伊訓疏引世本、史殷紀、世表，湯適長孫也，殷紀。名至，在位十二年，竹書，稱太宗，殷紀，葬濟南縣城山上，續郡國志注引皇覽。案書無遂祖甲卽帝甲，史記、竹書可據，馬、鄭諸儒皆從之，而傳疏御覽八十三引世紀、外紀、通志等書，並仍王肅之誤，以爲太甲，非也。馬、鄭、王之說見書疏，史咎書集解、世家索隱、易林經世、困學紀聞二俱以爲帝甲，蔡傳排之極爲明確，王光祿鳴盛作尚書後案，亦申論之。

大戊，雍己弟。大戊始見商書序及君奭，雍己弟，始見史殷紀，世表，湯之玄孫也，商頌烈祖，書序釋文引馬云太甲子，誤。名密，竹書，亦曰殷戊，後漢楊賜傳，此王申興，吉無逸，故號中宗，書無逸、商頌序、沈約謂竹書作太宗，非。在位七十五年，無逸，葬大名內黃縣東南，通考廿三。巫咸，師古曰，大戊之臣也。巫咸始見商書序、君奭，巫氏，君奭傳，咸名，書序疏，又寄名祖，莊子天運，吳人，咸及子賢並葬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史殷紀正義，而一統志謂墓在解州夏縣東五里。宋徽宗大觀三年封爲河東公，宋史禮志。案馬、鄭謂咸是殷巫，妄也。咸、賢父子俱大臣，必不世作巫官，二說本孔疏。蓋因山海經、楚辭、莊子、呂覽諸書，皆以巫咸主神爲巫祝，太史公遂云巫咸精晨象，又云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說文亦稱巫咸初作巫，馬、鄭並連其繆，有辯見史記志疑十六。

祖乙。河亶甲弟。　祖乙始見商書序、君奭。河亶甲子始見史殷紀。名滕。竹書。元年自相遷耿。即邢。二年自耿遷庇。在位十九年。竹書。　案殷紀、書孔傳及疏引世本皆謂祖乙是河亶甲子。此以爲弟。疑譌。釋史本作子也。又竹書稱祖乙爲中宗。不可信。檀弓下疏以易乾鑿度言帝乙六世王爲即祖乙。亦非。

盤庚。陽甲弟。　盤庚始見商書。陽甲弟始見史殷紀、世表。盤又作般。書釋文、本出衆本。揚雄傳、後漢文苑杜篤傳、漢釋石經殘碑。亦曰殷庚。周語上。名旬。竹書。殷之中興王也。呂覽慎大注、周書注以爲祖乙子。誤。自奄遷亳殷。竹書、書序。此是四篇。奄河南偃師。竹書云北蒙。非。在位二十八年。竹書。　案後書班固傳東都賦云。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殷三宗無盤庚。所李善文選注言是班之誤。

武丁。小乙子。　武丁始見書君奭、商頌玄鳥。小乙子始見殷紀。亦曰殷武。商頌。名昭。竹書。殷之賢王也。禮運疏四制。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三語本呂覽重言注。高宗見易緯、商書。亦曰殷高。抱朴子廣譬。在位五十九年。書無逸。而本書五行志、劉向杜欽傳、漢釋石經論衡無形氣篇與虞恭作百年。　案。師古王吉傳注從之。朱知孰是。至史記世家作五十五年。則誤也。葬陳州西華縣北。通考百廿三。

傅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氏丁師也。　傅說始見商書。名曰說。史殷紀。又作兌。書說命釋文、漢學記。高宗夢說。使百工求野。得諸傅巖。說命序。遂以傅姓之。殷紀。不知舊何氏也。說命。狀如植鰭。荀子非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淮南覽冥注。二迹阿衡。後漢文苑傳殷傳。亦曰太公。路史後紀十一。亦曰殷說。本書殷傳。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莊子大宗師。淮南作說。尾謂死。言結于星也。葬解州平陸縣東北中條山南馬跑泉上。一統志。　案路史後紀及國名紀。謂堯後有傅國。夏封之。傅說其後。唐書傅氏表謂黃帝裔孫大由封于傅邑。因以爲氏。傅氏居最旁。號爲傅巖。則巖以人得名矣。然書疏以盤市識姓傅名說之言爲非。則路史、唐表皆不可信。

甘盤。師古曰。武丁師也。　甘盤始見書說命、君奭。盤又作般。史燕世家。封于甘。路史國名紀一六。

大王豎父。公祖子。　大王始見詩武成、詩周頌天作、魯頌閟宮。豎父始見大雅緜。大王豎父始見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爲。公祖子始見史周紀。大又作泰。淮南修務。父又作亶。書大傳略說、韓詩外傳十、論衡定賢、大雅緜疏、吳越春秋一。亦曰古公。詩。亦單稱古。楚辭天問。亦曰豳公。詩豳譜及緜傳。亦曰周公。竹書。亦曰豳王。三國魏志文帝紀注、漢性論。去邠邑岐。孟子。其南有周原。始改國曰周。周紀。壽百二十。師覽海惡部及外紀引大論。集解。

姜女。太王妃。　姜女始見緜詩。太王妃始見列女傳。有台氏之女。生太伯、仲雍、王季。列女傳。賢而有色。後漢班彪傳注引列女傳。亦曰周姜。大雅思齊。亦曰大姜。周語中史周紀。亦曰皇妣大姜。周語下。

大伯。　大伯始見詩皇矣、左僖五。大又作泰。論語。大王適子。左閔元注。季歷之兄。史吳世家。亦曰吳大伯。閔元、管子。其名先。

闕。世家索隱。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世家。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本書地理志、吳越春秋一。云、古公亶甫。託名采藥衡山。文身斷髮。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荊蠻義而歸之千餘家。世家。後武王追封爲吳伯。管蔡注。葬吳郡無錫縣東皇山。續郡國志注。而吳越春秋及世家集解引皇覽。謂冢在吳縣北梅里。非也。　案哲宗元符三年封至德侯。宋史禮志。學齋佔畢。

中雍。　仲雍始見左哀七。中讀曰仲。下皆類此。本淺解古注。雍又作雝。後漢班固傳注引列女傳。太伯弟。史吳世家。字熟哉。史索隱引世本。通雅世四。　案。云、古說與緜通。說文解謂若誠。仲雍字當作熟。謂誠熟食于器也。大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世家。亦曰吳仲。本書地理志。吳越春秋一。亦曰虞仲。史周紀。虞吳古通。故漢劉勝傳名云。吳越春秋作虞。大伯稱爲兩男子。楚辭天問。居蕭。世本。蕭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索隱引晉太康地記。　案。左僖五虞仲。蓋指虞始祖周章之弟。仲雍曾孫。論語逸民虞仲。似別一人。班氏地理志、杜氏左傳注皆以爲仲雍。恐非。辨見史記志疑廿一。至吳仁傑謂仲雍是大伯之子。闕有吳國。伯之弟虞仲。則終于逸民。武王所封周章弟。乃逸民虞仲之後。尤單辭無徵。不足質也。

王季。　王季始見書武成、詩大明、皇矣、泰伯少弟。論語注。大王以王季之可立。易其名爲歷。歷者適也。論衡率性。左僖五。亦曰季歷。後漢班固傳、史周紀、吳世家。亦曰周公季歷。竹書。亦曰公季。周紀。作程邑。文王遷焉。竹書。壽百歲。御覽治老部及外紀引六韜。竹書謂文丁殺季歷。妄。葬郟縣南山。史集解。續郡國志注引世紀。在渦水之尾。初學記十四引呂氏春秋。今本呂覽春論作渦山。戰國魏策作趙山。論衡死偽作渦山。

大任。王季妃。生文王。　大任嬪于王季。生文王。始見詩大明、思齊。所謂摯仲氏任。文王之母也。毛傳云。摯國任姓之中女。周語中注以摯爲仲。誤。唐書任氏、薛氏世系表。路史後紀五。國名紀一。謂仲應後胤已七世孫。徙封于摯。任又作妊。潛夫五德志。

微子。紂兄。　微子始見商、周書。紂庶兄。始見宋世家。微國名。子爵。孔傳。又作魏子。詩史後紀十注云。魏即微。名啓。書微子之命序。左僖六、哀九。又作開。史周紀世家、荀子議兵、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諱改。殷帝乙之首子也。世家。國于宋。周紀。爲上公。微子之命。亦曰殷公。周書王會解。葬梁國睢縣城西。

（續漢郡志注）元順帝至元六年封爲仁靖公（元史本紀）。案魯世家伯禽之孫爲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厤志同，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作微，而殷紀微子，索隱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今家語無）。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

箕子。　箕子始見易明夷、書武成、洪範。箕又作其（北魏孝文帝弔比干墓碑）。箕國名，子爵，紂之諸父（論語注，而路史後紀十二、國名紀四以爲後箕伯爲箕子之先，恐非）。名胥餘（莊子大宗師釋文及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引尸子任兆麟尸子本在君治篇釋文又曰，誠云比干名）爲紂太師（史宋世家）。微子稱曰父師（書微子篇）。亦曰箕伯（昌林巢之森，而大意云，朝鮮之地，殷伯所保，疑師箕古通，晉書劉琨傳，箕潞虔晉陽，魏書穆帝紀作姬）。亦曰箕仁（昌林如之解）。武王封之朝鮮（蓋大傳、後漢東夷傳）。葬梁國蒙縣北亳城西（水經睢水注，但箕子居朝鮮，何以家在蒙亳，可疑也）。宋徽宗大觀三年追封遂東公（宋史禮志，元封仁獻公，元史順帝紀）。

比干。　比干始見書武成、論語（路史國名紀四，商末有比國，即沮水，爲比干之封，然則比其國，干其名也）。紂諸父（論語注）。以四月四日生（路史後紀十注）。爲少師（書微子篇）。亦曰王子比干（昌林泰之銅、家人之革）。諫紂，剖心而死（書泰誓、史殷紀、宋世家，又書疏引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葬朝歌縣南敎野（水經淇水注）。在汲縣北十里（史周紀正義）。武王封其墓（武成、樂記）。唐貞觀十九年贈太師，謚忠烈（唐書太宗紀）。元封仁顯忠烈公（元史順帝紀）。

子堅（路史後紀十、通志氏族略林氏注）。　案紂爲比干之兄子，孟子已有明文，故先儒皆云比干紂諸父，趙岐注孟子，言紂爲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是互文錯舉耳，而說箕子各不同。商書、左傳、論語注疏，馬、鄭、王以箕子爲紂諸父，服、杜以爲紂庶兄，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己、離謂、過理等篇云，紂諸父，而注淮南主術云，紂庶兄，考商書箕子呼微子爲王子，則箕子非王子矣，微子稱箕子爲父師，則箕子爲諸父矣，庶兄之解殊非事實。

伯夷。

叔齊。　伯夷、叔齊始見論語，夷名允（一本名元）字公信，齊名智（一作致）字公遠（一作遠）。論夷、齊，伯叔又其長少之字（論語釋文、正義引春秋少陽篇、宋郭茂倩樂府魏伯夷傳索隱，路史後紀四注，亦曰夷叔（三國志劉廙傳注，風俗通正失篇、宋郭茂倩樂府魏明帝步出夏門行，鮑溶集敘酒詩二，弘明集正誤篇）。亦曰伯叔（謝靈運孤竹君詩）。孤竹君之二子也（史傳）。禹封炎帝後姜姓于台，是爲默台，成湯元年正月三日丙寅析封孤竹（路史後紀四、史傳索隱）。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宋、齊隱）。夷、齊偕罪（路史後紀四，而注引烈士傳云，叔母弟伯俊，王世國人立其中子（史傳）名懋（路史後紀四，而注引烈士傳云，叔母弟伯俊，王世貞藝苑巵言謂當作仲遠，蓋其字也，遠假古通）。夷、齊恥食周

粟（史傳）。綏子首陽之下（論語），以將軍葬（韓子外儲說左）。在雷首山南（水經河水注四）。宋徽宗崇寧元年封伯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宋史本紀，元至元十五年加封昭義清惠公、崇讓仁惠公，元史世祖紀七）。至順元年賜廟額曰聖清（元史文宗紀二）。案史索隱引應劭曰，孤竹君氏墨胎，考北周書怡峯傳云，本姓默台，避難改焉，則台即怡字，作胎非也（古有胎音，故誤）。蓋姜其姓，默其氏（默墨古通），台是夏所封國名（路史國名紀一謂在柳城）。其後復封孤竹，遂以默台爲氏耳，匹夫有蹈，自夷、齊始。但彼已去國隱身，誰爲作證，豈端宮封墓之餘，特褒其志節歟（司馬紀陶七引宋胡寅云，夷、齊亦是名）。

太姒（文王紀）。　太姒始見詩思齊，文王正妃，始見史管蔡世家，莘國之女（詩大明箋）。亦曰文母（周頌雝篇）。唐武后天授元年追尊爲文定皇后（唐書本紀）。　案錢唐汪太史師韓韓門綴學云，鄭氏忠允以太姒爲文王繼妃，龍眠錢乘鏗箸田間詩學推明其說，以爲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爲文王即位之初年，文王年九十七，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即位，若太姒年敢及笄，斷不相當，大明又曰，緡女維莘，緡繼也，明以莘女繼莘女也，意必文王爲世子時所娶莘女，是太姒之姊，不祿無子，中年再娶于莘而得太姒，故曰俱天之妹，其曰長子維行，乃女子有行之行，禮重嫡長，珍重其女而尊稱之，即謂大姒居長亦可，安知太姒之姊非其伯叔之女乎，此說甚新，余疑長子蓋指初娶莘女言，行訓爲往，必姊妹同嫁于周，猶謂姊姪從之，未定是不祿而卒也。

大顛。　大顛始見史周紀，大本作泰（書君奭、逸書克殷解、墨子尚賢上）。泰氏，顛名（孔傳）。　案墨子言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閎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兔罝之詩所爲作也，吳氏刊誤補遺謂太顛即太公，誣甚。

閎夭。　閎夭始見書君奭、逸書克殷、晉語四，閎氏，夭名（孔傳）。其狀面無見脣（荀子非相，言其多鬚，亦曰閎公，四八目）。

散宜生。　散宜生始見書君奭，散氏，宜生名（孔傳及孟子疏引馬融論語注）。有文德而爲相（書大傳、孟子注）。　案帝繫言堯娶散宜氏之子，此表亦云堯妃散宜氏女，困學紀聞二據之謂散宜生當以散宜爲氏，但歷考諸書，皆云氏散，未有言複姓散宜者，孔、馬之外，如公羊定六年疏舉散宜生與虞不齊對，以證二名，後晉史弼傳閎散懷金注，引世紀稱宜生，蔡謂散字注言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宋呂大臨考古圖云，是武王時器，其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朱文公孟子集注亦依舊說，則以爲複姓者恐非也。

南宮适。（論語釋文，適古括反，文王之四友也。）　南宮适始見書大傳，南宮又作南君（書君奭釋文馬本）。适本作括（書君奭、史周紀）。南宮氏，括名（孔傳）。　案邊書克殷解有南宮忽、南宮百達，史記作南宮括，明楊慎升菴集謂即論語八士中之伯達、伯适、仲忽。

皆南宮氏也。表于第四等列八士，而別出南宮适于上中，似屬複見。但管語四，皆臣曰，文王詢于八虞。注云：周八士皆在虞官。謀于南宮。注云：南宮适。分作二科，表蓋本此。當是別一人。孔子弟子又有南宮适。不爲重出。至路史後紀十四注，謂馮後有南氏宮括爲文王臣，封南陽侯，妄矣。四友見書大傳、四八目。

祭公。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案：表列祭公在文王之世，而祭爲周公子所封。後文于成王時書凡、蔣、邢、茅、胙、祭六侯是也。文王時安得有之。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謂祭非文王受商之命，以祭爲商代國，不知何據。兒子學獻疑曰：馬融注論語十亂有祭公，管語四亦並稱周、召、畢、祭，而表獨缺，則祭字必祭之誤。禮緇衣篇祭公顧命作蔡公，因學紀聞五言其誤。此又誤祭作祭。皆因形近致譌也。祭公當即書序祭伯，周同姓諸侯。周語上祭夷公是其後。

師尚父。師尚父始見詩大明、逸書克殷。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詩疏、史齊世家集解引劉向別錄。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呂，子孫從其封姓。史索隱亦云名望，字子牙。齊世系表七十五上、路史後紀四索隱引譙周名牙非。號太公，孟子、齊世家謂文王曰先君望之久矣。又名尚，路史未知何出，注引符子方外作太公尚盈。故曰太公望。孟子。亦曰呂望。國語、魯語韋注、呂氏春秋長見。亦曰呂望。本書敘傳。亦曰周望。本書敘傳。亦曰呂牙。孫子用間、管蔡敘傳。亦曰姜牙。唐徐堅賀王太保詩。亦曰呂尚。樂論、鬼谷子午合、荀子王霸、成相世家。亦曰太公尚。史三代世表。亦曰望尚。易林坤之晉。亦曰姜望。易林頤之漸。亦曰師望。楚辭天問。亦曰姜公。抱朴子博喻。亦曰姜老。抱朴子廣譬。河內汲人。呂氏春秋當染、首時注、淮南氾論注、水經注九。封于齊。孟子。卒年百餘歲。世家。非歸京陪文、武之墓。續博物志、太公受封，留爲太師，自當葬于周也。唐上元元年贈爲武成王。唐書禮樂志。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宋史真宗紀、禮樂志。畢公。文王子。畢公始見周書名高。逸書和寤解、管蔡敘傳。封于畢。史魏世家。　案：左僖廿四畢爲文昭，則是文王子也。唐書魏氏表云第十五子。惟世家言與周同姓，不依左氏說。

太師庇。

少師強。二師惟見史周紀。庇、史作庇，唐韻太字注作庇。殷紂昏暴，抱其樂器奔周。同上。　案：二師乃紂樂官，雖明于擇主，以較師整諸倫之避亂守正爲少遜，乃整等八人在第三，而庇、強列第二，豈不愼乎。

成王誦。武王子。成王始見周書、周頌。名誦，始見史周紀、世表。武王太子，始見周紀。誦又作庸。竹書。亦曰文子

文孫。書立政。亦曰昭子。書洛誥、祭儀、傳指成王。亦單稱成。左昭四。在位三十七年。竹書、皇甫謐云四十七、皇甫謐云三十三、皇甫謐云二十八、見外紀通志。葬咸陽。通考百廿三。

召公。周同姓。　召公始見逸書克殷、書序、詩序。與周同姓，始見史燕世家。白虎通王者不臣章云，召公、文王子。論衡儒云，四公見書、詩疏及詩、禮、論文引易用證。云文王庶子，皆非。召采地。詩二南譜。又作邵。逸書和寤解、列子楊朱、韓詩外傳一。爲三公。世家。名奭。書君奭、顧命、而說文酸部引史篇名奭，路史後紀十又名顯，皆非。封于北燕。燕世家。死謚康。詩譜。故稱曰召伯。詩甘棠。亦曰太保。書康誥、顧命、康王之誥。亦曰太保奭。顧命。亦曰保召公。呂氏春秋誠廉。亦曰君奭。亦曰保奭。君奭。亦曰姬奭。易林晉之漸。亦曰伯相。顧命。亦曰燕公。楚辭天問、九歌。亦曰召康公。詩甘棠公劉、毛序、左僖四、老子、論衡、周頌、微第一、第二稱南明公。又云東明公行上卿九宮右保公。案也。壽百九十餘乃卒。風俗通皇霸篇、論衡氣壽云年百八十。

史佚。史佚始見逸書世俘解、禮曾子問、左僖十五、周語下、周文、武時太史。周語注。佚又作逸。書洛誥、逸書克殷。亦曰尹逸。克殷。與太公、周、召稱四聖。大戴禮保傅。　案：晉語四稱文王訪于辛尹，尹蓋其氏。通志氏族略三云，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于尹。考左昭廿三王子朝入于尹，單劉伐尹，疏謂尹子食采于尹，世爲卿士。然則尹佚乃少昊之裔，而周尹氏乃史佚之後也。

宣王靖。厲王子。依明毛詩本各本誤增周字。　宣王始見詩小雅、大雅序、左昭廿六、周語上、鄭語。厲王太子，始見周語。名靜，始見史周紀。與靖同。竹書亦作靖。亦曰周宣。抱朴子論仙。王殺杜伯不辜，後二年，敗于圃田，見杜伯執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周語、墨子明鬼。在位四十六年。史十二侯表、竹書。

管仲。管仲始見左莊九、齊語、管子。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左僖元疏。又作筦。淮南繆稱、說苑君道、本書藝文志、實賦傳師古注云，筦與管同。又作管。洪適隸釋武梁畫象。管氏出自周穆王。杜世族譜，而唐書及路史後紀十四管叔之後，非也。管有二族，通志氏族略二言明。莊仲山之子。史管蔡傳索隱引世本。齊語注作管敬仲。穎上人。史傳、漢書、寬饒傳、論衡。相桓作越人。齊桓公號爲仲父。管子中匡、列子湯問、力命、莊子逸生、荀子仲尼、呂覽任數、戰國齊策。亦作仲甫。論衡知實。亦曰管氏。論語。亦曰管子。齊語。亦曰管叔。易林。明夷之旅。亦曰管生。抱朴子正郭。亦曰管敬子。書君奭五。亦曰管敬仲。周元、僖廿三、管語四。亦曰管夷吾。莊八、九、齊語。亦單稱管。本書敘傳、楚辭劉向九歎、王逸九思。葬臨淄南牛山上。史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宋徽宗宣和五年封爲濟水侯。宋史禮志。

甯武子。甯武子始見左僖廿八、論語。名俞。僖廿八傳、文四經。莊子速之子。宋穆公、襄公、春秋分記。亦曰甯子。僖廿八。亦曰甯生。文選袁臨賀劉

璩書葬曹州府荷澤縣西北二十五里。一統志。

范武子。師古曰。謂今春秋說范武子即士會也。而此重見。豈別人乎。未詳其說。　案。羅泌、馬驌並謂重出。楊升菴集人表論與路史。譏范武子與士會俱垂爲疏略。皆謬。仍師古說。然師古疑別有人。固未嘗遽斷其重也。考左傳廿八。士會始見。宣十七歸老。襄列魯文公時。蓋是何由複標于襄公之世。蓋武乃獻字之誤。左襄三晉悼公使士富爲候奄。杜注。士會別族。晉語七謂之范獻子。韋注。范文子之族昆弟。春秋分記云。士富、隰叔玄孫。是知范氏有兩獻子。一曰士缺。一曰士富。表敘次與缺相近。則此爲士富無疑。惟當在第二。或傳寫錯耳。

晉叔向。　叔向始見左襄十四、周語下。向又作嚮。魯語下、晉語七、呂氏春秋、羊舌氏。襄廿二、昭廿八、晉語八。名肸。楚語下注、周語、晉語注。故曰羊舌肸。始見襄十大周語。亦曰叔肸。襄十一。亦曰叔羊。楚語、逸周書太子晉解。蓋肸有二字。食采于楊。昭五釋文。蓋本廿八年注。楊叔向邑。亦曰楊肸。昭五。羊舌職之子。周語注。葬山西沁州城東南銅鞮故城東。一統志。

向母。師古曰。謂叔向母。　叔向母。始見左襄廿一、晉語八。亦曰叔姬。列女傳。　案。向母不應列二等。

邊伯玉。　邊伯玉始見左襄十四、論語。邊姓。廣韻注。又作瑗。淮南泰族、楚弓上釋文、弘明集漢牟子理惑論。名瑗。襄廿六、廿九、楚弓。證成子。衛大夫。

邊莊子無咎之子。呂覽名類注。亦曰邊子。文選盧諶贈劉琨詩。亦曰邊玉。唐楊巨源和令狐郎中詩。葬濮陽。三國魏志中山恭王衮傳。在陳留長垣縣東南。見文選漢曹大家東征賦、水經濟水注。二。唐玄宗開元廿七年。追贈衛伯。唐杜佑通典五十三。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內黃侯。宋史禮志。　案。伯玉唐、宋皆錫封。從祀孔廟。然史記謂伯玉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至明嘉靖九年。始罷享改祀于其鄉焉。又伯玉襄十四年見傳。名德已重。必不甚少。歷至哀公初年。孔子王于其家。何年之長也。鄭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曾疑之。

吳季札。　札始見春秋襄廿九。季札始見左襄十四。吳季子之名也。公羊襄廿九。吳王壽夢少子。左襄十注。諸樊少弟。襄十四注。故曰季子。襄廿一、昭廿七、公羊傳。封于延陵。吳世家本公羊傳。故曰延陵季子。檀弓下。後復封州來。左襄廿九注、水經淮水注。故曰延州來季子。襄廿一、昭廿七、哀十、說苑雜言篇。來作萊。而仁弓注疏及襄廿一疏引歸例以延州來爲一地名。非也。亦曰吳公子札。襄廿九。亦曰延州。淮江淹雜體詩。眞諦圖幽徵一稱北明公。案也。年蓋九十餘。哀十注。葬吳昆陵縣南上湖中陽鄉。續郡國志注引盛弘、盧弘宣、張僧繇云。孔墓吳札之墳。皆孔墓見此。

鄭子產。　子產始見左襄八、晉語八、論語。名僑。襄廿五、晉語。又作喬。後漢陳寔傳、呂覽下、韓非注、隸釋元賓碑。又字子美。襄廿五。證成子。晉語。鄭

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晉語注、杜世族譜云。子國、公子發、子駟、公子騑。見春秋襄五。子國見左成五。子駟見左襄廿八。公子之子稱公孫。儀禮喪服傳。故曰公孫僑。亦曰公孫成子。襄廿二、晉語。以父字爲氏。故曰國僑。司馬貞補史記、唐書高宗紀、二年紀及徐產伯薛登傳。以父字爲氏。鄭通仲通志氏族略序中言之矣。孟子疏云。據後而言。故稱國僑。亦曰國子。後書王充傳論。亦曰喬子。嶽林井之大壯。亦曰鄭喬。亦曰鄭僑。後書陳寔傳、馮衍傳。亦曰鄭產。司馬貞史記東帝紀。亦曰東里子產。論語。其相曰角。御覽三百六十三引管子。初官少正。襄廿二。子產以襄十九年爲卿。卿謂之正。襄廿五傳。晉六正。是也。然則少正即少卿矣。後相鄭。襄三十。葬河南密縣隱山。續郡國志注。水經溱水注。　案。錄宮廣大所後漢書考異云。陳恂傳。美鄭喬之仁政。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恆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然考說文。僑高也。與產之義亦合。木之高大者爲美材。故別字子美。蓋僑喬古通。左傳長狄僑如、叔孫僑如。釋文、史魯世家、本書五行志上並作喬。劉向傳張子僑。師古曰。或作喬。列仙傳王子喬。隸釋樊敏碑作僑。張注列子說符篇與伎云僑人。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僑人象此。

晏平仲。　晏平仲始見左襄廿六、論語。平證。仲字。名嬰。父桓子。史管蔡傳索隱。故曰晏嬰。襄十七。亦曰晏子。晏子春秋。亦曰晏平。三國魏志曹真傳、晉陸雲傳、說苑雜言篇。萊之夷維人。長不滿六尺。史傳。宋黃庭堅山谷集詩中注、東坡詩見文選漢曹大家東征賦、水經濟水注。其相月角。御覽三百六十三引管子。葬臨淄城北門外東北。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水經淄水注。而史傳地解城郡國志注並引皇覽云。家在臨淄成南恒公家西北。非。　案。明宋濂疑道記謂管、晏不當列第二。然論語許管仲以仁。故班氏於諸二等。非晏子比也。

太子晉。　太子晉始見逸周書九、周語下。周靈王太子名晉也。晉孔晁周書注。即仙人王子喬。漢天志氏姓、列仙傳、眞誥運象三、喬道其字。亦名超古。路史後紀十。或曰名溫。字開山。路史注。然妄也。負白去期。志氏姓。年十七卒。周書注。路史謂年十八。葬唐表王氏世系譜。晉以直諫廢爲庶人。亦妄。葬京陵。眞誥。

精神樞四。　案。子晉雖幼有成德。然火色不壽。未冠告終。安得與顏、閔大賢同居第二。說者以爲素左丘明。　左丘明始見論語。魯太史。論語孔注。與聖同恥。穀梁序疏。受經于仲尼。左傳序疏。成左氏春秋。史十二侯表。亦曰左丘。史太史公自序傳。葬泰安肥城縣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莊。一統志。又云。在兗州嶧縣東北七十里。而濟寧州志。在平陰縣東南五十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宋史禮志、通考四十四。　案。疑道記謂表列丘明第二爲過當。

顏淵。　顏淵始見論語。名回。論語。字子淵。魯人。年二十九髮白。史弟子傳。而御覽三百六十六引史白下有齒早落三字。山疑曰角。芳水朱氏駁議經義考卷錄五

引論語、繡輔弼、繡似刂形。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論語推考象。卒年三十二、史才臣引家語、有說見史記志疑廿八。亦曰顏叔、易林師之旅。亦曰顏生、抱朴子讓忘。亦曰子泉。錢宮詹金石文跋尾續二載天寶元年張之方冠公廟碑、爲顏高祖。亦曰聖、舊唐書禮儀志、文廟弘明集釋道安服法非老論引紹興四城經城爲光淨菩薩、路史發揮化胡篇注引洁淨法行經稱月明儒童菩薩也。葬曲阜東二十里防山南。一統志。隋大業以前、皆以顏子爲先師。新唐書禮樂志。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新唐書高宗紀。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舊唐書宗紀。玄宗開元廿七年、贈兗公。新唐書志、舊唐書本紀作兗國公、非。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兗國公。宋史禮志。元至順元年、加封兗國復聖公。三年、追封妻兗國夫人戴氏。諡貞素。元史文宗紀、祭祀志。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明史禮志。

閔子騫。閔子騫始見論語。閔姓。廣韻注、名損。字子騫。魯人。史仲弟子傳、家語第十解。非濟南歷城縣東五里。一統志。又云在曹州范縣東南孟村。又云在福縣東南孟山。又云在大名東明縣西北。唐開元廿七年贈費侯。新舊唐書志。宋大中祥符元年、封琅邪公。通考四十三、宋史本紀、禮志皆三年封。宋度宗咸淳三年、又稱費公。宋史禮志。

冉伯牛。冉伯牛始見論語。冉姓。廣韻注、名耕。字伯牛。魯人。史傳、家語。又作冉牛。舊唐書仇剛中立石記宋開寶八年白水倉碑、有惡疾。白虎通。

淳三年、又稱費公。宋史禮志。

冉伯牛。冉伯牛始見論語。冉姓。廣韻注、名耕。字伯牛。魯人。史傳、家語。又作冉牛。舊唐書仇剛中立石記宋開寶八年白水倉碑、有惡疾。白虎通。論衡、淮南精神云、伯牛爲厲。非廣平永年縣西五十里。一統志。又云在泰安東平州西。又云在縣縣南三里伯家社。唐贈郕侯。新舊唐書志。宋封東平公。通考、宋志。咸淳又稱鄆公。宋志。

仲弓。仲弓始見論語。名雍。廣韻注、字仲弓。史傳、楊注荀子非相以爲子弓是仲弓、恐非。伯牛之宗族。家語。非曹縣東北五十里冉堌村。一統志。唐贈薛侯。新舊唐書志。宋封下邳公。通考、宋志。咸淳稱薛公。宋志。

朱張。朱張惟見論語。朱又作侏。論語釋文音陟留反。字子弓。釋文引王弼注、荀子應稱仲尼、子弓也。

少連。少連惟見論語、禮雜記下。東夷之子也。雜記。案、朱張、少連不過逸民之賢者、與沮溺諸人同列第四足矣。奚以居二等哉。若柳下惠自是上中人物、表獨不及。續史補在三等、又表無夷逸。盧學士曰、二連並稱、何以一上中、一上下。豈以少連見稱逸民爲更優歟。錢宮詹曰、表不見柳下、必是刊本脫漏。孟堅最尊信論語、廿篇中所載人物、略無遺缺、豈有獨遺柳下之理。表中淆落甚多、固不敢以意增補。若柳下則可信其必在第

二等、以微、箕三仁例之、可弗疑也。

子思。子思始見孟子。名伋。孟子、檀弓上。孔子之孫。檀弓釋文。伯魚之子。呂氏春秋當應注。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史孔子世家、裴駰、無伯魚不可曉。亦稱孔思。呂覽貴直論。貌無鬚眉。孔叢居衛。年八十二。蓋山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曲阜孔廟祀部組份國里文獻考、而史世家及王肅家語後序作六十二、誤也。辨見史記志疑廿五。葬孔子冢南。史仲尼弟子傳、索隱、檀弓國志注、皇覽。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宋史本紀、禮志。金章宗承安二年、升爲國侯。金史禮志。宋度宗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宋禮志。元至順元年、加封沂國述聖公。元史仁宗紀。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明史禮志。宋崇寧元年、詔封子思父伯魚泗水侯。宋紀志。金升爲國侯。金史禮志。明英宗正統三年、追封公爵。明史禮志。

孟子。孟子始見孟子書。孟氏出自魯桓公子仲孫之後、爲諱弒閔公之故、更爲孟氏。廣韻注、通志氏族略四。名軻。孟子。字子居。孔叢雜訓注、御覽三百六十三引聖證論、顏師古注漢史游急就篇。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御覽引聖證論、廣韻注。亦曰子車。孔叢雜訓、本書藝文志師古注引聖證論、與御覽所引異。亦曰子輿。廣韻注、南北堂書鈔引孟軻傳、荀子非十二子注、文選劉峻辯命論及注引傳子、蓋皆傳玄所作。亦曰孟軻。施朴子守增。亦曰孟生。施朴子仁明。鄒人也。史孟荀傳。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一云李氏。孟子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姜田氏。孟子譜。葬騶城北。續郡國志注一統志云、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西麓。宋神宗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宋史紀志。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明史禮志。元仁宗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宜獻夫人。元史紀志。案、孟子生卒年月日及父母妻姓名、無書傳可考。余嘗見明人所纂孟氏譜、其載年名如此、以爲諸傳自孟子四十五代孫孟寧。寧、宋元豐時人。又載元張鎮孟母墓碑云、鎮讀廟碑、其稱母曰李氏、不知何據。又後晉趙岐傳曰、作要子章句、蓋要爲臣字之譌。本書地理志上、黨郡沾縣注大臣谷、水經濟漳水注作大要谷也。古要字作臣、與臣相似、而孟與臣通。爾雅釋詁、孟勉卽臣勉。春秋昭廿二王子猛、御覽五百六十作王子臣。

屈原。屈原始見楚辭卜居。漢父、字原。通志氏族略三。名平。史本傳。離騷所謂皇考伯庸名余正則字余靈均者也。爲楚三閭大夫。史傳、故稱曰三閭。後漢孔融傳。亦曰原生。楚辭九歌。亦曰屈子。楚辭漢王褒九懷。以正月庚寅日生。離騷。以五月五日。楚宗懷時記。投汨羅死。史傳。唐昭宗天祐元年、封爲昭靈侯。舊唐書昭宗紀。宋元豐六年、改封忠潔侯。宋史神宗紀。後又封清烈公。宋史

禮志、舜徽宗封。元延祐五年加封忠節清烈公。元史仁宗紀。

漁父。漁父惟見楚辭、史屈原傳。案屈生被放沈淵、君子蓋亦哀其忠而狹其量、已不可與孔、思、孟子並列、若漁父何爲者、金王若虛滹南集雜辨曰、離騷漁父篇、假設以見意、世人衰遂列漁父之名、便誠有斯人、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自全、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錢宮詹曰、屈原之義高矣、然班氏嘗譏其露才揚己、必不躋諸大賢之列、蓋後人妄以意進之、并漁父亦牽連入第二等、非班氏意也、竊意屈原、漁父二人、元本當在陳軫之後、古尹之前。

肥義。肥義惟見戰國趙策、史趙世家、其先封于肥鄉、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三、趙賢人、國策注引唐林寶元和姓纂、武靈王以爲相國、死沙丘之難、國策趙世家。案肥義雖賢、亦召忽、荀息一輩人物、不應居第二、錢宮詹曰、肥義之在二等、必非孟堅元文、以孔父、仇牧、荀息之例證之可見。

魯仲連。魯仲連始見戰國齊、趙策、魯氏伯禽之後、廣韻注、仲連齊人、史本傳、亦曰魯連、齊、趙策、亦曰魯仲子、齊策、亦曰魯連先生、趙策、葬青州高苑縣西北五里、一統志。

藺相如。藺相如始見史本傳、趙人、史傳、晉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于藺、因氏焉、康裔孫相如、爲趙上卿、虞翻注通志氏族略三、亦曰藺子、本表張敞注、亦曰藺先生、本書揚雄傳下、亦曰英藺、文選潘岳西征賦、葬邯鄲西南六里、史正義而一統志謂在河間鄚縣、又云在正定府城北、又云在汝州西北太師府北、陽縣北八十里。案張晏注魯連、藺子在第五、則是今本轉寫譌舛也、然高下皆失當、似宜列第三。

孫卿。孫卿始見荀子儒效、本姓荀、師古本書爲文志、楚元王傳注、荀之爲孫、語音之轉也、東吳顧氏漢武目知錄廿七、師古注及楊倞荀子注、史孟荀傳索隱皆云避漢宣帝諱改、恐非、漢不避諱、卿者時人相尊而號之、史本傳索隱、名況、劉向荀子序及藝文志、趙人、史傳、故曰荀子、荀子書、亦曰荀卿、史傳、亦曰孫子、戰國策、亦曰孫卿子、荀子儒效、議兵、葬蘭陵、史傳、宋神宗元豐七年、封蘭陵伯、宋史紀志。案荀卿之爲人、宋蘇軾東坡集有論甚確、似其非史鰌、子思、孟子、又以禮義爲僞、人性爲惡、豈大醇而小疵者耶、衰仍遷史、孟荀同傳之文、遂與子與氏並居第二、學林已非之、元豐時、因禮官言、錫封從享孔廟、至明世宗始黜而不祀、宜哉。

漢書人表考卷三

上下智人

倉頡。黃帝史。倉頡始見荀子解蔽、又作蒼、韓子五蠹、呂覽君守、路史前紀六注以作蒼爲非、姓侯剛、宋姚寬西溪叢語、路史作岡、亦曰史皇、呂覽勿躬、淮南脩務、亦曰頡皇、淮南脩務注、亦曰聖蒼、金石錄蒼頡碑、亦曰皇頡、通志總序、亦曰倉帝、水經洛水注、路史前紀六及發揮史皇篇、龍顏、路史、四目、論衡骨相、蒼頡碑、產而能書、淮南脩務、寫敝鳥迹、以造文章、呂君守注、天雨粟、鬼夜哭、淮南本經、又注云、鬼或作魂、恐取藝作雜害及其編、古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唐釋道世法苑珠林、以丙寅日死、故學者諱丙日、路史注、葬馮翊衙縣利陽亭南、墳高六丈、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續郡國志注、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案倉頡或以爲古帝、或以爲黃帝史官、疑莫能定、詳薄序疏中、路史從古帝解、謂倉帝史皇、非人臣之號、殊不然、倉帝之稱、出于讖緯雜說、如書疏引懷子、水經注、路史引河圖玉版之類、乃後人尊之云爾、非其本號、不足取據、或言倉帝是稱伏羲、亦通、左傳楚有史皇、戰國趙策有善成帝、一作常、豈亦非人臣乎、呂覽君守敍史皇在二十官之中、其非帝王可知、故論衡骨相

云。蓋顓頊帝史。與班氏同。當是也。

敤手。舜妹。師古曰。敤音口乘反。俗書本作驚字者誤。　敤手始見此。舜妹始見列子楊朱。敤又作顆。史五帝紀正義。又作媒。路史後紀十二注。又作敤首。漢文部。名緊。列女傳。　案。列女傳言舜女弟緊。師古謂俗本擊字疑是緊之譌。抑或誤合敤手爲一也。手首二字古通。儀禮士喪禮。魚左首進尾。鄭注古文首爲手。左氏成二經。曹公子首。公穀皆作手。左宣二傳。見其手。釋文一作首。襄廿五傳。授手于我。家語正論引作授首。檀弓下。斂首足形。家語子貢問作斂手。穀梁定十傳。首足異處。公羊注同。史孔子世家。家語相魯作手足。稽先生補史龜策傳曰。足胎手卵有外。亦以手爲首。

蚩父。　蚩父始見左昭廿九。父又作甫。路史後紀八。　鬷叔安育子。好龍。能擾畜之。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對諸

讙川。左傳。

石戶之聲。釋史本殷本四字連文。他本誤迻石字于蚩父下。　石戶之聲始見莊子讓王。呂覽離俗。石戶地名。農農人。戶又作后。莊子文。

舜之友。讓以天下。入海不反。莊、呂。

北人亡擇。　北人亡擇始見莊子、呂覽。亡皆作無。北人複姓。廣韻注。舜之友。讓以天下。自投清冷之淵。莊、呂。

雒陶。　雒陶惟見四八目引尸子。雒字作雒。隸轉失之。路史後紀十二注。雒姓。廣韻注。又作熊。路史國名紀六。　案。熊雒古通。伏羲號皇雒氏。一作黃熊。八元仲熊。一作仲雒。皆見前。本書膠東王雒渠。年表作熊渠。魏書羊祜傳。以雒武爲熊武。而雒雒二字以形近致譌。如越大夫王孫雒。今本越語下、史越世家、呂氏春秋當染並譌作雒。可以互證。

續身。　續牙始見尸子及韓子說疑。續姓。廣韻注。　隸者多以牙爲身。路史後紀十注。又作耳。呂覽本味。　案。長洲顧氏藕吉隸辨。牙字作牙作耳。與身字耳字相似。故譌。路史後紀十二注以爲隸轉失之。是也。至謂高辛生續牙。恐不可信。

柏陽。　伯陽始見尸子及墨子所染、韓子說疑、呂氏春秋當染、本味。韓子作晉伯陽。疑晉是雒。

東不訾。　東不訾惟見尸子。東姓。廣韻注。又作董不識。韓子說疑。作兆。路史後紀尸子仁意篇作東不識。

秦不虛。師古曰。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自或作耳。虛或作宇。與見尸子。　秦不虛惟見尸子。虛又作空。四八目引皇甫謐逸士傳。而任本尸子作不空。又作宇。師古注及路史後紀十二國名紀六。

案。陶潛四八目云。戰國策顏歜曰。舜有七友。尸子載雒陶等六人。不載董不識。逸士傳與國策相應。此表蓋重而不錄。蓋本尸子。任本尸子有熟非。然記雒陶五人。猶移方回于前。且高一尊。何也。又路史以雒、東、秦、續皆國名。亦難信。各本師古注譌友爲支字爲字。

昭明。舜子。　昭明契子。始見荀子成相、禮祭法疏引世本。居砥石。禮祭疏引世本及荀子。又遷于商。荀子。

奚仲。　奚仲始見管子形勢、左定元年。任姓。左隱十一疏引世本。黃帝之後。呂覽君守注。　黃帝妃嫘母生禺陽。禺陽生禺號。禺號生倚梁。倚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路史後紀五羅苹注。以山海大荒東經黃帝生禺號。海內經帝俊生禺號。路史亦不可信。姑記異耳。廣韻任氏世系表又云。黃帝子禺陽十二世孫奚仲。薛氏表云。黃帝孫顓頊少子禺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居薛遷邳。左定元。亦曰任奚。管子小匡。兵姓。　薛城南二十五里山上。水經濟水注。續郡國志注。

相土。昭明子。　相土始見商頌長發。昭明子始見祭法疏引世本。相土又作相士。周禮校人注引世本及竹書。士土古通寫。亦稱乘杜。荀子解蔽注云。杜與土同。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居商丘。左襄九。故曰商侯。竹書。　案。呂覽勿躬云。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疑持杜字之譌。

冥。　冥始見左襄四。哀元。遷于原。竹書。在位二十一年。竹書外紀。通志。惟路史後紀十四作四十六年。年八十有八。路史。

少康。相子。　少康、相子。始見左襄四、哀元。遷于原。竹書。在位二十一年。竹書外紀。通志。惟路史後紀十四作四十六年。年八十有八。路史。

二姚。少康紀。　二姚始見左哀元。雌騶經。虞思以妻少康。始見哀元。姚、虞姓。杜注。

芬。師古曰。音紛。　案。史少康子杼。杼之子槐。梁隱引世本。左昭廿九疏引世紀並作芬。則芬槐一也。表于第五等。云槐、杼子。而又列芬于上下。蓋此爲重出。路史後紀十已論之。

芒。槐子。　芒、槐子。始見史夏紀、世表。又作荒。竹書注。世表、索隱。又作芒。如。路史後紀十四。又名相。路史注引世紀。在位五十八年。竹書。而外紀。路史。通志作十八。通云十三。

泄。　泄始見夏紀、世表。又作洩。路史後紀十四。是爲世宗。路史。而左傳廿九疏引世紀作帝世。外紀誤作宗。非。芒子。夏紀。在位二十五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六。路史

作二十六。案芒、濮二王，書傳無聞，何以列第三世宗當亦是號，猶槐之稱祖武也。

不降。不降始見紀、裘、泄子，夏紀。又單稱降，索隱引世本。又作江，路史後紀十四，而注引山海西山經之帝江，謂也。亦曰江成，外紀、通志。亦曰北成，亦曰江武，路史。在位五十九年，遂位于弟局，至局十年，陟。竹書與史官不降，弟局立，異。三代之世，內禪推不降，實有聖德。竹書注。

劉累，師古曰，古累字。劉累始見左昭廿九，其生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唐書宰相劉氏表。陶唐氏後，學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御龍，以更家革之後。左傳，路史前編長子考監明之子，封御為御氏，累出其後，恐不可信。

關龍逢。關龍逢始見莊子人間世、荀子解蔽、宥坐，關又作豢，蓋父之後，更豢龍為關龍。潛夫志氏姓，路史後紀八及十四，國名紀三，又路史注云，唐書象作平常，非，然則逆以為關，陸者失之，實其以關氏為關龍逢後，逆子孫所改也。亦曰關逢，路史後紀十四注。亦曰龍逢，呂覽必己、慎大、諫桀而桀殺之，呂必己注。葬陳留開封縣東南龍城，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二，又卷六云，在開封縣西南龍頭溝左脅。應劭程氏大中在山堂集曰，龍逢、比干，皆死節之臣，一在第二，一在第三，或傳寫之誤。

仲虺，師古曰，湯左相也。仲虺始見商書，仲氏，虞翻注。又作中，荀子、堯問、史殷紀。虺又作隗，荀子。又作鬼，殷紀。又作傀，大戴禮保傅篇、劉淵引石經。又作虺，漢大夫志氏姓，路史後紀五。居薛，為湯左相，左定元。葬兗州滕縣東南奚仲墓東，一統志，又云，薛朱臺在兗州寶應南。

老彭。老彭始見論語、大戴禮保傅篇、賈誼注。亦曰殷彭，後漢張衡傳。案老彭疑彭祖之裔，舊以為即彭祖，恐非。說見前。

羲伯。

中伯，師古曰，羲、仲、楊之二臣。二伯惟見商書序，篇本或作義，楊文。

卞隨。卞隨始見戰國秦策、莊子讓王，卞又作弁，討圖書序說。隨又作隋，荀子成相。貢帝妃嫘祖生昌蒲，昌蒲生吾融，吾融生卞明，封于卞為卞氏，湯代有卞隨，路史後紀五，國名紀一。湯剋桀，以讓卞隨，乃投椆水死。莊子，又椆水釋文引作桐，作淵，呂覽離俗作祖，水經注甘二作淵。

務光。務光始見戰國秦策、莊子大宗師、外物，務又作昏，呂覽、王。又作牟，荀子、成相。耳長七寸，漢大宗師釋文，御覽三百六十六。湯時隱士，在湯禪讓注，而路史國名紀六引務五帝時國，以為堯時務成跗，務光皆諸侯，猶百許由諸侯也。辭湯讓，負石沈廬水，莊子、王、呂覽作蒲水。案荀子大略云，舜舉于務成昭，楊注，偽文志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考韓詩外傳五，堯學乎務成子附，新序五，舜學乎務成附，路史後紀十二作務成軺，蓋是一人，務光必其苗裔，羅氏言諸侯，恐未然。

伊陟，師古曰，伊尹子也。伊陟始見商書序及君奭，伊尹子，孔傳。

臣扈，師古曰，亦湯臣。臣扈始見書君奭。案商書序，湯勝夏時有臣扈，故師古云湯臣，孔疏曰，湯初臣扈，不得至今仍在，蓋二人同名，成兩字一誤，又曰，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成臣扈事湯，又事太戊也，師古注同後說，考湯為天子，至太戊踐位，凡九王，據外紀、通志，共百五十五年，而竹書止八十四年，古人多壽，自可相及，但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其非湯初之臣扈可知，表與伊陟並列，其為太戊時之臣扈可知，唐書任薛世系表，路史後紀五謂臣扈乃仲虺之裔，未詳所出，而可以證商之有兩臣扈矣，作二人解是。

外壬，中丁弟。外壬、仲丁弟，始見史殷紀、世表，名發，竹書，在位十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五年。

河亶甲，外壬弟。河亶甲、外壬弟，始見商書序，名整，竹書，亦曰亶甲，書孔傳。亦曰殷整甲，呂氏春秋、音初。在位九年，竹書。居相，書序。葬相州，宋史地志八。案外壬、亶甲德業無傳，史稱其爭亂，殷衰，諸侯莫朝，列于第三過矣。

巫賢。巫賢始見商書君奭，巫咸子，孔傳。大彭。

豕韋。大彭、豕韋為商伯，始見鄭語，陸終子籙封大彭，彭姓之別封豕韋，殷衰，二國相繼為伯，鄭語注，唐書宰氏表云，大彭為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于豕韋。竹書，亞甲、雍乙之際，所稱彭伯、韋伯也，表在南庚、陽甲時。案楊升菴人表論襲路史後紀十四云，韋、豕韋也，蓋韋于下上，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此說甚妄，考證齊氏曰，表與鼓、昆吾並列者，是夏末強國，助桀為虐，成湯所伐者也，後與大彭並列者，是商時伯國，猶周有齊桓、晉文也，國雖是一，其君先後世數不同，安得謂是一人乎，羅苹注已駁盲之。

陽甲，雍丁子。陽甲、雍丁子，始見史殷紀、世表，名和，又名和甲，竹書及山海大荒北經注。在位四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七年，又云十七年。

小辛。盤庚子。　小辛、盤庚子。始見史殷紀、世表。名頌。在位三年。竹書、南外紀、通志作二十一。　案。史謂小辛是盤庚之弟。此以爲子。疑誤。

小乙。小辛弟。　小乙、小辛弟。始見史殷紀、世表。名敦。在位十年。竹書、南外紀二十一、通志二十。　案。陽甲、小辛、小乙三王。皆衰殷之主。何以居第三。

祖己。　祖己始見書高宗肜日。伸魏七世之裔。廣書任諸世系表、路史後紀五。

孝己。　孝己始見戰國燕、秦策、莊子外物、荀子性惡、大略。殷高宗太子。有至孝之行。荀子、韓詩外傳、說苑、家語、孝子解。惑後妻之言放之。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紀。　卒于野。竹書。故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家語、孝子解。

祖伊。　祖伊始見書西伯戡黎。祖氏。世族。祖己後賢臣。孔傳。

大師摯。　太師摯以下八人。惟見論語。太師、樂官之長。論語疏。摯名。孔注。亦曰梨摯。文選演枚乘七發。

亞飯干。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亞、次也。孔注。飯、餐也。皇侃論語疏。干名。孔注。古天子諸侯餐必奏樂。每食各有樂人。皇疏。

三飯繚。師古曰。飯音扶晚反。繚音來雕反。

四飯缺。　三飯、四飯樂章名。繚、缺皆名也。皇注。

鼓方叔。　鼓、擊鼓者。方叔名。皇注。

播鞀武。師古曰。鞀音徒高反。　播、搖也。武名。孔注。而廣韻注以播鞀、小鼓。周頌毛傳。本作鼗。論語。又作鞉。皇本論語。

少師陽。　少師、太師之佐。宋子論語集注。陽名。孔注。

擊磬襄。師古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玄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擊磬人名襄。皇疏。　案。孔子明言師摯之始。則孔安國注八人云魯哀公時樂受業于孔子也。蓋謂其分散在孔子沒後。矣。

乃十二侯表復以師摯爲屬王時人。何也。而本書禮樂志及董仲舒對策並以爲紂時人。故表列摯等于三仁八士之間。皇侃亦云。殷時賢人。見論字、孟子注。吳仁傑謂因紂世有太師疵、少師彊而誤。　康成又以爲平王時人。斯皆學者誤

傳。義指乖別。不足據依。小顏就文通說。未免守株。而于禮樂志反謂孔注未允。以齊、楚、秦、蔡是追繫其地。何專辭之甚耶。

虢中。

虢叔。師古曰。中、叔二人皆文王弟也。　虢仲始見左僖五。虢叔始見書君奭。王季之子。文王母弟。仲、叔皆字。杜注。叔封西虢。仲封東虢。左僖元、僖五疏、周語上、韋注。虢又作郭。周書王會、公羊僖二、戰國秦策。虢叔葬滎陽虢亭。路史國名紀五。　案。晉語四。文王敬友二虢。咨于二虢。新序五。武王學乎郭叔。韓詩外傳五。周公學乎虢叔。白虎通辟雍篇。周公師虢叔。則二虢不劣于閎、散諸人。叔尤勝仲。何以置第三。王光祿尚書後案已非之。饗宮爵曰。君奭篤敍殷、周賢臣。裴皆列第二。伊陟、臣扈、巫賢、虢叔之在第三。後人校刊亂之也。虢仲爲虢叔之兄。亦當在二等。

粥熊。師古曰。文王師也。粥音弋六反。　粥熊始見列子天瑞。本作鬻熊。左僖廿六　祝融十二世孫。杜注。楚先封熊。夏、商間因爲姓。路史國名紀三。名熊。本書藝文志。亦曰鬻熊子。史楚世家。亦曰鬻子。史周紀及藝文志、列子黃帝作鬻子。年九十見文王。路史後紀八注引鬻子書。爲文、武師。本書地理志。周封爲楚祖。藝文志。

辛甲。　辛甲始見左襄四。周太史。同上。夏侯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近。遂爲辛氏。廣韻注、唐表七十三上、通志馬表略二。　辛甲故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封于長子。史周紀集解引劉向別錄。晉語所謂文王訪于辛尹者也。亦稱辛公甲。韓子說林。

周任。　周任始見左隱六、論語。周大夫。左注。高辛後有周國。周任其後。路史國名紀三。古之良史。論語馬注。而路史注以爲商太史也。

史扁。師古曰。扁音編。○顏注依毛本。各本皆編爲扁。　史扁始見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引六韜。又作編。文選魏李山遷命論及劉琨盧諶詩注引六韜。又作徧。宋書符瑞志。爲文王卜敗。得太公望。六韜。

向摯。殷太史。　向摯始見呂氏春秋先識、處方。殷太史令。始見淮南氾論。呂先識作殷內史。　向又作高。史通十一、通典職官三。　又作尚。外紀。摯又作藝。淮氾論。　又作勢。通典。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呂先識。　仁和杭太史世駿漢書疏證曰。摯既殷之太史。宜在太師摯前。不當列周任、史扁後。

邑姜。武王妃。紀。　邑姜始見左昭元年。武王后。齊太公女。史記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杜注同。　案。太公晚遇文王。必不在武王未娶之先。故詩文王疏曰。武王不應此時方取室。文王未應便爲武王取太公女。豈邑姜乃繼室乎。抑非太公女乎。左昭十二稱呂伋王貺。似可爲武王娶太公女之證。然天子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亦通稱也。

大姬。武王紀。　大姬始見左襄廿五、周語中、魯語下、大晉姜。韓文。武王元女、配陳胡公。左傳。　案、馬本妃作女、各本誤妃字。王光祿十七史商榷據誤本、謂此是武王妃、與陳之大姬爲二人、然則婦姜于同姓乎、不可信也。本書地理志及鄭詩譜言大姬好巫鬼、民俗化之、故張晏譏其不當在第三。唐表七十一下謂武王以大姬妻遠父、非胡公妻也。

曹叔振鐸。文王子。　曹叔振鐸始見左僖廿八、文王之子始見穀梁昭十四注引世本、曹國、伯爵。左賴五疏引世本。故曰叔振鐸。史隱紀、書世家。亦曰曹叔。魏書、王會。亦曰叔振。魏書克殷、晉語四。亦曰叔鐸。世家論。葬定陶縣髣山、曹伯廿五世戚葬此。案字

三。紀十

毛叔鄭。文王子。　毛叔鄭始見逸書克殷、毛國、伯爵。左文元注、又名圉。四八目、而左定四注謂名聃、誤也。亦曰毛伯明。遷表氏族略三。　案、左僖廿四、毛爲文昭、則是文王子也、但杜定四注以毛叔爲武王弟、皆顧命疏引王肅云、文王庶子、疑杜注非。

虞閼父。　虞閼父始見左襄廿五、又作遏父。左隱三疏、魯語下注、史陳世家索隱、廣書陳氏世系表、據釋陳球碑、爲周陶正。左傳。舜子商均三十二世孫。陳胡公滿。舜後。　陳胡公始見左襄廿五、魯語下名滿、舜後始見史世表、陳世家、閼父之子。詩陳風、疏、左、國注。封諸陳以備三恪。左傳。賜姓曰嬀。左昭八注。陳國侯爵。左隱三疏。亦曰嬀滿。世家。亦曰虞胡公。魯語注。亦曰胡滿。魯語注。亦曰虞公。逸書王會。王莽時追王之。本書莽傳。

衞康叔封。文王子。　康叔封始見周書序及康誥、酒誥、梓材、封爲衞、始見史周紀、文王子始見史管蔡世家。康圻內國名、叔字、封名。孔傳。衞國、侯爵。左隱元疏。故曰衞侯。書顧命。亦曰孟侯。康誥。亦曰懷侯。賓字記卷五十三。亦曰衞叔。逸書克殷。亦曰衞伯。路史後紀十、康叔爲方伯、見孔傳。爲衞烈祖。左哀二、晉語九。稱亞聖大賢。康誥疏。葬汲縣大名府頓丘縣東北九十里。一統志。

聃季載。文王子。　季載、文王子、封于冉、始見史管蔡世家。冉國、季字、載名。世家索隱。伯爵。路史國名紀五。亦曰聃季。左定四。亦曰聃叔季。唐書沈氏表。　案、載封國當作聃、周語中作聃、左傳作聃、皆今本之誤、中作冉亦當作聃、乃聃之省、曰虎通姓名章作南、晉相通借耳、杜氏不注聃地、孔疏云、地闕、索隱或作郴、遂以楚那處實之、未知何據、文昭十六、季載最少、何獨遠封權、沔之間、且果居那口、則宜音乃多反、不應音奴甘反矣、唐表、廣韻注並言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輿沈亭即其地、恐鄙附會、蓋因沈有單音、與聃音近、故爲此說、其實平輿之沈、別一姬姓國也、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直讀冉爲染、其字別作聃、聃聃、謂地在京兆。宋書州郡志、廣平郡、廣平王玉、廣平名、在京兆、廣韻五十一豪云、在鄠、誤

康王釗。成王子。師古曰、釗音之遥反、又音工嘲反。　康王釗、成王子、始見書顧命、亦單稱康。左哀四。在位二十六年。竹書、年五十七。外紀、通志、葬咸陽。通考、百廿三。

君陳。　君陳始見周書。孔傳直云臣名、蓋陳其名、君者臣君與諸。周公子、伯禽弟。禮坊記注。周公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檀弓上疏引鄭詩、謂今詩文是。爲周平公。竹書、懿詩外傳四。

芮伯。師古曰、周司徒也。　芮伯以下並始見書顧命、周同姓圻內國。書蔡傳、顧命傳。司徒第二、芮伯爲之。顧命傳。　案、書序、武王時、巢伯來朝、芮伯作命、去成王之沒、僅四十餘年、未甚相遠、而表列爲兩人、名謚無傳、殆不可考。

師伯。師古曰、周宗伯也、尚書作彤伯。　彤、姒姓之國。顧命疏引王肅、而廣韻以爲成王宗枝、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謂成王封文子于彤、未詳孰是。宗伯第三、彤伯爲之。顧命傳。　案、宗伯掌邦禮、有作師之義、故謂之師伯云。

毛公。師古曰、周司空也。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孔傳。稱公、三公也。孔疏。是爲毛懿公。竹書、而路史後紀十以此毛公即毛叔鄭、誤。

師氏。師古曰、周大夫也。

虎臣。師古曰、周武官氏也、尚書作武臣。　案、師氏、虎臣皆官名、不知誰某、何以列之、又師古避唐諱、改虎作武、而裴言虎臣、疑亦校書者所改、唐人避虎字、不僅作武、或爲彪、或爲獸、又開作豹、南韓廣虎、隋書韓擒傳云、本名豹、則此似以虎代虎也。

中桓。　中、本作仲。

南宮髦。師古曰、二人亦周大夫也、杜、顧皆其名也、自芮伯以下、皆見周書顧命。　髦、本作毛。　案、仲桓無考、南宮毛當是南宮适之後、因舉紀閎二疑即逸書作雒之中詭父、未確。

宋弗父何。（愍公子。）　宋弗父何始見左昭七。宋潛公生弗甫何。始見商頌序疏引世本。父又作甫。（世本。）何又作河。（潛夫志氏族。）孔父嘉之高祖。閔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閔公。（杜注。）

芮良夫。　芮良夫始見逸周書九、周語上、左文元。周大夫芮伯也。（嘉杜注本詩毛序及竹書。）

召虎。　召虎始見詩江漢。召又作邵。（漢郊祀方碑。）召康公十六世孫。（詩毛序。）是爲召穆公。（毛詩序、左僖廿四。）亦曰召公。（詩江漢、周語上。）亦曰召伯。（詩甘棠。）與周定公立宣王。（竹書。）

方叔。　方叔始見詩采芑。方采地。周之族卿。（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

南仲。　南仲始見詩出車。常武。爲後有南氏之裔。（路史後紀十四有南之國。見逸周書史記解。）　案。常武毛傳以南仲爲宣王之將。故表與方叔、召虎並列。然非也。宣王時。太師皇父已于南仲稱太祖。安得爲宣王將哉。毛誤解太祖爲命將于太祖之廟。故有此說。考采薇序言。文王以天子命命將遣戍玁狁之患。故出車傳云。王、殷王。南仲、文王之屬。鄭箋云。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常武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竹書帝乙三年。（周文公之五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其非宣王時將甚著。至路史注謂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把南字。長荊川。號南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通志氏族略三以爲里巷之言也。

中山父。　仲山甫始見詩烝民。食采于樊。證穆。（周語上注。）故曰樊仲山父。亦曰樊穆仲。（周語。）亦曰樊仲。（晉語四。）亦曰樊侯。（詩毛傳、竹書。）亦曰仲山。（繼部國志河內脩武注、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亦曰山甫。（後漢楊賜傳、郭茂倩樂府魏武帝善哉行文選盧諶贈劉琨詩。）葬成陽城西壺陵北。（水經瓠子水注。）　案。通志氏族略三、路史後紀九、國名紀三並言仲山甫是仲雍支孫。困學紀聞三引唐權德輿集。言是魯獻公之仲子。入輔于周。未知誰得其旨。至本書杜欽傳云。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蓋用韓詩說。非定解也。

申伯。　申伯始見詩崧高。申出伯夷。姜性。國語。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得封。在周興之初。其後申絕。至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左隱元年。）

尹吉父。　尹氏始見詩常武。吉甫始見詩六月、崧高。周尹氏之後。（秀水萬斯聚光蓉作秋氏族略而潛夫志氏姓謂尹本官名。恐非。）葬汾州。（路史國名紀五、通志氏族略三、一統志云。在汾州平遙縣上東門外。又見南皮縣西。）

韓侯。　韓侯始見詩韓奕。

厥父。（師古曰。厥音居衛反。）　厥父始見詩韓奕。厥氏。父字。（詩疏。）姞姓。（毛傳。）疑南燕之君入爲卿士者。（顧唐高氏士奇作侯墟名考略。）

張中。　張仲始見詩六月。吉甫之友。（鄭箋。）　案。廣韻注云。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風俗通云。張、王、李、趙。黃帝賜姓也。路史後紀五云。黃帝子揮封于張。爲張氏。唐書世系表謂少昊第五子揮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爲事晉爲大夫。路史注以表言少昊第五子無據。然則張氏出自黃帝。與周同爲姬姓也。文昌化書謂張無忌妻黃氏生張仲。事宣王。當幽王初。以直諫賜死。誣不足信。

程伯休父。（師古曰。休音許虬反。）　程伯休父始見詩常武。程國。伯爵。休父名。（魯語下注。）重黎之後。（楚語。）

宋正考父。（後、馬本、殿本有孔本脫。）　正考父始見詩商頌序、左昭七、魯語下。（序作甫。）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潛夫志氏姓。家語本姓篇本于世本。而論頌疏引世本。脫去世子一代。）

宋孔父。（大金子。）　孔父始見左隱三、春秋桓二。（穀梁士冠禮注作孔甫。）孔父字。（公羊桓二注、曲禮四疏。）名嘉。（左桓二。杜以爲名孔父字嘉非也。）宋大司馬。爲華督所殺。（隱三、桓二經傳。）　案。詩商頌、左、穀桓元二疏引世本。潛夫志氏姓、家語本姓並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家語作騂父。）祁父生防叔。裘以木金父爲大金。而稱大金考父。孔父大金子。方叔嘉子。既缺祁父一代。又世次倒錯。與禮儒行疏言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同舛。嘉字孔父。故子孫遂以孔氏族。路史後紀十言孔父子木金父通魯爲孔氏。甚是。（廣漢七十五下云。孔父以王父字爲氏。）左桓二疏因傳有宋督攻孔氏之文。謂孔父先世已氏孔。家語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皆經廣韻注。帝嚳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姓子。後代以子加乙爲孔氏。尤屬附會。孝經疏云。孔氏或以爲用乙配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

衛太子伋。　伋始見詩新臺、蝃蝀序。太子伋始見史衛世家。亦曰急子。（左桓十六。）衛宣公世子。（鄭。）母夷姜。宣公使盜殺急子于莘。（左傳。）

公子壽。　壽始見詩蝃蝀序、左桓十六。亦曰壽子。（左傳。）亦曰子壽。（史衛世家。）衛宣公子。（詩序。）太子伋異母弟。惠公前之兄。（世家。）母宣姜。（左傳。）伋、壽爭相爲死。國人傷之。（詩序。）

鮑叔牙。鮑叔牙始見左桓八、齊語、管子大匡諸篇。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齊語注。）姒敬叔仕齊。采于鮑爲鮑氏。（路史後紀十四。）叔牙亦稱鮑叔。（左莊九、齊語、管子。）亦曰鮑子。（齊語。）葬河間縣。（一統志。又云在濟南歷城縣東鮑山下。又見兗州歷城縣北。）

召忽。（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忽始見左莊八、管子大匡諸篇。召又作邵。（公羊莊九。）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齊語。）

隰朋。隰朋始見左僖九、齊語、管子大匡諸篇。朋又作崩。（史齊世家集解。考本書五行志中之上引易復卦朋來作崩。釋文云。京作崩。疑古通。）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齊語注。）莊公子廖事桓公。封于隰陰。故以爲氏。（通志氏族略三。）葬臨淄東北七里。（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案。莊公至桓公百有餘年。廖安得逮事之。通志桓公字必誤。

甯戚。甯戚始見齊語、管子小匡諸篇。戚又作遬。（呂覽勿躬。）又作籍。（亢倉子賢道。）衛人。（呂覽舉難。）亦曰齊甯。（本書敘傳。）葬萊州膠水縣西鳴角阜。（寰宇記二十。）案。戚有宿音。故通作遬。而籍戚音相近。淮南道應訓爲甯越。韓子外儲說左爲甯武。

宋仇牧。仇牧始見春秋莊十二經傳。仇又作裘。（鶡冠子備知。陸佃注云。裘姓本作仇。避讎改爲裘。）宋萬弒閔公。仇牧手劍叱之。萬撥碎其首。齒著門闔。（公羊。）

魯曹劌。（師古曰。劌音居衞反。）曹劌始見左莊十、穀梁莊十三、魯語上、管子大匡。劌又作翽。（呂覽貴信。）又作沫。（戰國齊策、燕策、史齊魯世家、刺客傳。）又作昧。（史魯仲連傳索隱。）亦曰曹子。（公羊莊十三、齊策。）

楚鬻拳。鬻拳始見左莊十九。（齊作粥。）拳又作權。（後書孔融傳。古字通用。見文選晉左思吳都賦注。）楚之同姓。（詩鄘柏舟疏。）諫楚文王。自刖以爲大閽。謂之大伯。及王卒。自殺。葬于經皇。（左傳。）

宰孔。宰孔始見左僖九、齊語、晉語二。亦曰周公。（左僖五。）亦曰宰周公。（春秋僖九、晉語。）官太宰。孔其名。周采地。天子三公。故稱公。（僖九疏。）案。周公忌父莊十六始見傳。僖十年再見。至廿四年爲狄所獲。而宰孔自僖五見傳。九年見經。一時何以有二周公。東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疑忌父是孔弟。忌父居先。不得爲弟。或孔乃忌父弟歟。抑其子也。蓋忌父出奔。（見莊十六。）孔繼作宰。後忌父復歸。遂並官于朝。桓四年春秋。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父在故名。五年。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曰。父在子代仕之辭。則並時同官王朝。固有其例矣。（春秋列國大夫。其子弟遂仕在朝者。亦多有之。）

魯公子季友。公子友始見春秋莊廿五、左莊廿七。公子季友始見春秋僖十六。（穀梁經。見僖三。）亦曰季子。（春秋閔元。）亦曰成季友。（左閔二。）亦曰成季。（左莊廿二、閔二。疑成是謚。）亦曰季氏。（閔二。）季其字。友其名。（僖十六疏。）魯桓公之子。（鄭語韋注。）莊公母弟。（公羊莊廿七。）生而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名之。（閔二、昭廿二。）

魯公子奚斯。奚斯始見詩閟宮、左閔二。是爲公子魚。（閔二。）名魚。字奚斯。（詩疏。）

衛弘寅。弘寅始見呂氏春秋忠廉、韓詩外傳七、淮南繆稱、新序八。弘姓。（廣韻注。）寅本作演。（呂注演讀如胤。）衛懿公臣。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捨肝。弘演至。報使于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呂氏諸書。）

荀息。荀息始見三傳僖二、晉語一。荀又作郇。（潛夫志氏姓。）亦曰荀叔。（左僖九、竹書。）里克殺公子卓。息死之。（僖九。）葬曲沃北十里。（一統志。又見古析城縣東北。）案。竹書云。晉曲沃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傳稱荀息曰荀叔。應卽原黯仲弟。履繩箸左通。謂黯名息字。或當然也。武公、曲沃莊伯子。竹書莊伯時有荀叔軫。似軫乃黯之父。言荀叔者。蓋追號之。與荀林父異族。高氏士奇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顧氏春秋大事表並本潛夫論。以林父與荀息同族。疑未足據。通志氏族略三、路史後紀十。敍荀氏晉之公族。獨不及荀息。（路史云。孫息食知爲知氏、智氏。孫湖古通。息乃荀字之訛。謂荀首也。）路史國名紀五敍武穆之分云。荀逝遨采。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則爲兩荀氏可知。竊意武公以荀賜原氏。遂改爲荀氏。荀息死子卓之難。豈能世守采地。必惠公、文公時移絕延賜逝敖耳。

宋公子目夷。目夷始見左僖八。公子目夷始見僖九。字子魚。其後稱魚氏。世爲左師。（同上。）案。目夷之名不可解。路史國名紀四謂徐之鰶東有目夷亭。蓋取于地以命名者。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甫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目夷辭曰。不順。史宋世家。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故杜注云。目夷、襄公庶兄。而說苑立節言目夷是宋桓公後妻子。太子請曰。使目夷立。臣爲相以佐之。目夷辭曰。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乃逃之衛。又以目夷爲庶弟。傳聞異辭。自當從經史。

宮之奇。宮之奇始見三傳僖二、晉語二。宮姓。廣韻注。又作郎。其先姬姓。郎國。路史國名紀五。非解州平陸縣東辛宮里。一統志。

百里奚。百里奚始見孟子及諸子書。百又作伯。韓子難言。奚又作傒。管子小問。又作傒。史秦紀。虞之公族。唐書白氏世系表。虢五羖大夫。史秦紀、商君傳。亦曰百里子。亦曰百里氏。亦曰百里。亦單稱百。見下。秦穆公殺之而非其罪。史秦紀、俗通皇覽。案。余弟左通曰。僖十三年傳。百里。通志氏族略三云。百里奚家于百里。因氏焉。此說未敢信。果以所居爲氏。傳不應單舉其氏。愚謂百乃氏。里其字。奚名也。荀子成相亦祇稱百里。韓子難言篇。伯里子道乞。或其氏以伯爲百。僖三十二年正義。遂以百里爲姓。檢隱十一年有許大夫百里。亦得謂單舉其氏乎。觀廣韻百字下引百里奚。不言複姓。可證。氏族略引風俗通。百里氏。秦大夫百里奚之後。蓋子孫以字爲氏。事得謂奚即氏。百里耶。余亂所辨甚新。更補一證曰。楚辭王逸九思。百貿易兮傳鬻。但究以氏百里爲愜。即單舉其氏。亦無不可。不獨荀子稱百里。楚辭惜往日曰。聞百里之爲虜。鬻冠子世賢曰。百里督秦。備知曰。秦用百里。易林隨之復曰。穆遠百里。升之坤曰。百里而行。況呂氏春秋不苟篇明言百里氏。與公、殺百里子、韓子伯里子同。故僖三十二年疏依杜世族譜以百里爲姓。而居于百里之說。通志本風俗通。唐書白氏表亦祇之。我所疑者。左傳之百里耳。傳先云百里。後云孟明。又云百里孟明視。則百里者是孟明。而非百里奚也。杜注。百里。秦大夫。極有斟酌。史遷秦紀謬以百里傳之。夫遷且合奚與丕伯作一人。何怪誤孟明爲奚乎。奚之行事。左傳不見。公、穀廿一及之。孟明乃奚之族。其舉用由公孫枝。杜謂從史。謂孟明、奚子。呂覽悔過謂蹇叔子。均屬傳譌。妄記。又孟子言奚去虞入秦。年已七十。考魯僖五年晉滅虞。至僖三十二秦襲鄭。奚尚在。則年百歲矣。商君傳曰。相秦六七年。蓋專指其爲相言之。金石錄、五段碑。侯受封百里、因氏。

奄息。案。廣韻以奄爲姓。非。

中行。師古曰。行音戶郎反。

鍼虎。師古曰。鍼音其廉反。鍼又作蔵。宋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三人並始見詩黃鳥、左文六、子車氏之三子。秦之良也。文六、史秦紀專作與。從死穆公。國人作黃鳥哀三良。詩序、秦紀。案在岐州雍縣一里故城內。史正義。

狐偃。狐偃始見左僖廿三、晉語二。字子犯。僖廿三、晉語四。狐突之子。僖廿三。文公舅。晉語四注。故稱舅氏。僖廿四、晉語四。又東事狐偃。其舅也。廣韻以舅爲姓。非。又說苑復恩作咎氏。亦曰狐子。韓子外儲說右上。亦曰舅犯。晉語二、說苑。又作咎犯。荀子臣道、韓子外儲左上、呂氏春秋當染、韓詩外傳三、淮南人間、史非書、義賞、不廣譜篇、韓詩外傳三作咎。郭注穆公子傳五晉氏云。咎犯舅也。楊注荀子云。咎與舅同。又作曰犯。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別雅云。咎曰古通。葬九原。檀弓下。

趙衰。師古曰。衰音楚危反。趙衰始見僖廿三、晉語四。趙夙之弟。晉語。字子餘。僖廿四、晉語。謚成子。左文二、六、晉語六。亦曰成季。文六、成八。亦曰孟子餘。左昭元。徒原。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故亦曰原季。晉語四。亦曰原衰。楚世家、原傳。衰妻。文公妻趙衰。是爲趙姬。始見左僖廿四。亦曰君姬氏。左宣二年。

介子推。介子推始見呂氏春秋介立。本作介之推。左僖廿四。亦曰子推。水經汾水注。亦曰介推。史晉世家。亦曰介山子推。大戴禮衛將軍篇。亦曰介山子然。史弟子傳。亦曰介子綏。楚辭哀時、記引琴操。亦曰介子。楚辭惜往日、疏、風、淮南說山。姓王名光。晉人。死仙傳。文公出奔。道乏糧。王逸楚辭注。割股以食文公。莊子盜跖、楚紀、東方朔七諫。反國不肯受賞。呂介立。遂隱而死。文公以綿上爲之田。左傳。宋真宗天禧元年封潔惠侯。學海佑事。案。水經注縣山即介山。因推得名。故廣韻以介爲姓。疑推家于此山。死即葬之也。推其名。綏與推音近。然或其字。仙傳所載姓名難信。至焚死之說。恐起于戰國好事者附會。是以莊子盜跖云。抱木燔死。楚辭惜往日云。忠而立枯。新序節士又謂文公焚山。推不出焚死。流俗相傳。遂有禁火之事。所述推之亡月。或云冬中。或云寒食。或云三月三日。或云五月五日。史趙見荀學記四、宋洪邁容齋三筆、路史發揮故火篇。俱無稽之言。又說苑尊賢曰。介子推年十五相荊。仲尼使人往視。此劉向誤記。據家語六本是荊公子。抑豈古有兩介推耶。

推母。介之推母偕隱而死。始見左僖廿四。

郤縠。郤縠始見左僖廿七、晉語四。又作縠。釋文。非直隸正定府行唐縣西北四十里。一統志。

舟之僑。舟之僑始見左閔二、晉語二。舟姓。廣韻注。號大夫。韋注。以其族適晉。晉語。城濮之戰。因先歸見殺。左僖廿八。案。史通品藻篇譏裘敍晉文臣佐。不當以僑于陽處父、士會上。是也。僑假官列第五。

荀林父。荀林父始見左僖廿七。晉公族趙敦始采荀爲荀氏。生林父。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路史後紀十、鄭名紀五。而通志氏族略三云。荀氏晉公族隱叔之後。隱字必誤。隱叔是杜伯子。何以稱公族。林父始將中行。故又爲中行氏。左文十三注。字伯。宣十五注。蓋桓子。文十三、宣十二。故曰荀伯。文七、周語中。亦曰中行伯。宣十五、成二。亦曰中行桓子。文十三、宣十四。亦曰桓伯。索隱引世本。

先軫。先軫始見左僖廿七、晉語四。先丹木之子。程氏春秋分記。亦曰原軫。僖廿八、廿三、賈逵宋子注。通志略三以原爲氏。是有二氏矣。恐非。死狄師。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僖廿三。非山西遂州城南二里。一統志。

狼瞫。師古曰、瞫音審。狼瞫惟見左文二。狼姓。廣韻注。死秦師。文二。

陽處父。陽處父始見左僖三十二、晉語四、檀弓下。亦曰陽子。檀弓三、文六、晉語五、八。晉襄公之太傅。檀弓注本左文六、晉語四。爲狐射姑所殺。公、穀文六傳、左氏謂射姑使襲殺之也。葬九原。檀弓。案史通品藻謂表在第四。今本在第三。疑後人有意易置之。

甯嬴。甯嬴惟見左文五。甯晉邑。嬴其姓。晉語五注。

臾駢。師古曰、駢音步千反。臾駢始見左文六。臾姓。廣韻注。

鄭弦高。鄭商人弦高始見左僖三十三。弦姓。廣韻注。號曰隨牛。淮南說林。

叔仲惠伯。叔仲惠伯始見左文七。魯叔孫氏之族。檀弓下注。爲叔仲氏。文十八。名彭生。春秋文十一、十四。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檀弓疏引世本、疑彭下脫生字。惠伯當叔孫得臣庶兄。亦曰叔彭生。春秋文十一、十四、惟左文十一經有仲字。釋文云、仲衍字。亦曰叔仲。襄仲殺之。埋馬矢中。文十八。

宋方叔。孟子、各本誤子。誤大子。防叔始見史孔子世家。方防古通。國朝雍正元年追封孔子付祖防叔爲詒聖王。國朝文獻志。案孔防叔乃臯夷父之子。表以爲孔父嘉子。誤甚。說在前孔父下。

樂豫。樂豫始見左文七。宋戴公生樂甫術。左文十八疏、檀弓下注疏與此同作術。而唐書宰氏、樂氏表、通志氏族略三並作術。術生頔甫澤。澤生季甫。季甫生豫。左疏引世本。子孫以王父字爲氏。通志略。

蠆狐。蠆狐始見左宣二。晉太史。岡上。亦曰史狐。說苑。案左昭十五傳言辛有之二子蠆晉典籍。于是有蠆史。注、辛有、周人。其子適晉爲太史。蠆狐其後。晉語四言蠆因迎文公于河。注、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竊疑周初辛甲爲周太史。見尚書。辛有必甲之苗裔。蠆因既爲辛有後。則蠆狐必因之子若孫也。表列辛有第五。並因第四。唐表蠆氏世系謂辛有是蠆父裔孫。恐非。

令尹子文。馬本在狐偃前。子文始見左僖廿三、令尹子文始見左宣四。是爲鬬穀於菟。左莊三十。鬬伯比之子也。楚語下注。本左宣四。子文初生。弄夢中而虎乳之。楚問乳穀。韓文引本書作穀。穀見莊三十下。謂虎於菟。本書穀陶、兔作禦。玉篇於作烏。俗从庶作謟。廣韻作烏謟。故命之。宣四穀傳。亦曰鬬子文。楚語。宋哲宗元祐八年封爲崇德侯。嗣爲忠應廟。通考百三。

楚薳賈。薳賈始見左僖廿七。唐張參五經文字謂薳與蔿同是也。蔿十五傳蔿子馮。廿二、廿四、廿五傳作薳。薳廿五、廿傳蔿掩。昭十三傳作薳。可證。字伯嬴。左宣四、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分、淮南氾論並作伯嬴。孫叔敖之父。僖廿七注。案潛夫志氏姓謂蚡冒生蔿章。章生叔敖。唐書孫氏表謂蔿章生蔿呂臣。孫蔿賈生叔敖。春秋分記謂薳章子賈。賈子叔敖。而賈乃呂臣弟。高氏姓名考謂蔿賈是呂臣子。諸說以分記爲明確。左傳、令尹子文傳政子玉。蔿呂臣、蔿賈皆諫。則爲兄弟同朝甚審。

申叔時。申叔時始見左宣十一、楚語上。楚賈大夫申公也。章注。程氏春秋分記曰、楚申氏有三申公。巫臣、屈氏別族也。申舟及申無宇、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世族譜以申叔合于申氏。誤矣。

孫叔敖。孫叔敖始見左宣十二。蔿賈之子。宣十一疏引服注。別爲孫氏。庶孫氏表。其相突禿長左。荀子非相。亦曰蔿敖。亦曰孫叔。宣十二。亦曰蔿艾獵。宣十一。亦曰叔孫。司馬貞索隱。葬南郡江陵城中白土里。皇覽。國忠注。案蘇釋叔敖碑云名饒。恐不足信。碑中叶譯處頗多。余弟左通曰、敖饒聲相近而傳會耳。又左宣十一、襄十五疏云、世本艾獵、叔敖之兄。馮、艾獵子。表不列。西子疏。則馮是叔敖兄子也。杜集解釋例皆以爲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子。世本多誤。杜當得其真。據此則襄十五杜注謂蔿子馮、叔敖從子。與孔疏違。必今本之譌。或後人依世本妄改。梁字疑當作之字。至毛氏奇齡經問第九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乃期思之處士。非楚公族蔿氏。並以蔿艾獵、蔿敖、孫叔敖爲三人。迂腐奇論。識者非之。

曹劌時。師古曰、劌音欣。時也。劌音許其反。曹公子欣時始見左成十三。又作喜時。公羊成十六、昭二十。又作款時。釋文劌、簡音欣。字子臧。左宣十三、十五、十六。宣公庶子。宣十三注。非曹縣安陵集。一統志。案劌與鄒同。劌喜欣聲皆相近。釋文款喜兩與文並音欣。疑款乃劌之譌。師古如字讀亦通。

魯季文子。季文子始見左文六、周語中。是爲季孫行父。始見春秋文六。魯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穀梁疏引世本。行父禿。穀梁成元、而史晉世家云行父禿。非沂州蒙山縣西南神峯山下。一統志。案左、穀注並云行父、季友孫。周語注亦云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而桓弓上疏引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誤分爲二人。蓋其證也。齊仲不見經傳。疑行父以孫繼祖。如季平子之謂武子歟。文子揖竊國柄。不當列第三。

樂王鮒。樂王鮒始見左襄廿一、魯語下、晉語八。亦稱王鮒。襄廿一、廿三。是爲樂桓子。襄廿三、昭元。案廣韻王字注

以樂王爲複姓。左昭元年。叔孫豹云。鮒也賄。似姓樂王。名鮒。然傳兩稱王鮒。一稱樂桓子。則是姓樂名王鮒。叔孫偶單呼之。廣韻殊非。春秋分記固以爲樂氏矣。左通補釋謂昏之樂氏。未詳所出。昭廿二、廿八之樂徵、樂霄。哀二年之樂丁。疑皆其後也。又表在第三等。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而廁于智人之列。可乎。

楚申叔豫。　申叔豫始見左襄廿一。申叔時子。跪。（說見左成二。）跪生豫。（卷末分記。）

齊大史三人。

南史氏。　大史、南史皆見左襄廿五。其三人爲崔杼所殺。（同上。）　案。史有內外大小左右之別。而無南北之稱。左傳序正義云。南史佐大史者。當是小史。其居在南。謂之南史。非官名也。此說欠安。東西南北。人各有居。何獨此史以居南爲號。蓋疑古史官之職。四時分掌之。故有青史氏、南史氏。青史主春。南史主夏。崔杼弒君在夏五月。記注政其職矣。（通志略四有史氏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以爲氏。非也。）

陳文子。　陳文子始見左襄廿二。即陳須無。（左襄廿七、史田完世家陳作田。）陳完生稱。孟夷。稱孟夷生湣。湣孟莊。湣生文子。（世家。）

卞嚴子。　卞莊子始見論語。卞又作弁。（本書東方朔傳。二字古通。左襄九弁彤。釋文作卞。楚語上有弁費。詩閟頌序疏引卞隨爲弁隨。本書杜伏傳以小弁爲小卞。相弓上弁人將死。家語子貢問作卞人。史弟子傳子路卞人。索隱卞人。魯邑。荀子大略注。）字莊子。（史張儀傳索隱。）卞邑大夫。（論語漢周氏注。）避明帝諱。故改莊曰嚴。凡漢書爲嚴者皆類此。（本書五行志上師古注。）亦曰管莊子。（疑誤。管疑莊子姓管。張儀傳索隱本作卞。誤。管莊子。）亦曰卞嚴。（崔駰傳。）好勇。弄敵殺七十人而死。（韓詩外傳十。新序義勇無七字。非）

兗州泗水縣東北四十里宮城埠。（一統志。又見東昌府聊城縣。）　案。論語釋文引鄭云。秦大夫。秦乃魯之誤也。曲阜孔太史廣森經學卮言曰。卞莊子不見左傳。疑即孟莊子。襄十六年。齊侯圍成。孟猛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名。蓋孟莊子有勇名。或得食采于卞。因以爲號。此論頗新。然未確。韓詩外傳譏卞莊子死敵滅世斷宗爲不孝。與孔子贊孟莊子之孝異。且孟莊子于襄廿三年以疾卒。則載經傳。未聞死敵也。

臧文中。　臧文仲始見左莊十一。是爲臧孫辰。（莊廿八經傳。）亦曰臧孫。（僖廿六。）亦曰臧文。（後書張皓王龔傳論。揚仲子漢通。）亦曰臧子。（列女傳。）

衰伯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莊廿八及疏。群疏引世本。）　案。文仲歷莊、閔、僖、文四君。卒于文十年。表次僖公傳。反在其子宣叔之後。何失次歷遠如是。又不列武仲。必傳寫之誤。釋史曰。此宜武仲而前遺文仲。（武仲始見成十八傳。臧孫紇見襄廿三經。）然均不應居第三。

宰我。　宰我始見論語、孟子。即宰子。（論語。宰姓。廣韻注。）名予。（論語。）字子我。（史弟子傳。）魯人。（史集解引鄭氏。）爲臨菑大夫。（弟不佞。）與田常相憎見殺。（呂覽審勢、離謂論疑篇、以賢。史記與田常作亂夷族。案也。韓見史記志疑廿八。）唐玄宗開元七年。贈齊侯。（舊唐書禮儀志、新唐書禮樂志。）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又稱齊公。（宋史禮志。）非曲阜西南。（宣宇記廿一。）

子貢。　子貢始見論語、左哀十二。即端木賜。（史弟子傳。）貢又作贛。（左哀十五、十六、廿六、廿七、禮樂記、唐石經論語、韓宮詩云。古人名字參相應。說文贛贛也。貢獻功也。則當爲子贛無疑。）

複姓端木。（廣韻注。史宋隱本作林。）名賜。（論語。）字子貢。衛人。（弟子傳。）亦曰衛賜。（左哀十一。）亦曰木賜。（唐馬璘墓誌。）亦曰賜氏。（檀弓上。山庭斗繞。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論語讖。）開元廿七年。贈黎侯。（新唐書禮樂志。）宋眞宗封黎陽公。咸淳稱黎公。（宋史禮志。）

冉有。　冉有始見論語、左哀十一。即冉求。（論語。）字子有。（史弟子傳。）仲弓之宗族。（家語弟子解。）亦曰冉子。（論語檀弓上。）亦曰有子。（左哀傳。）開元贈徐侯。（唐志。）宋封彭城公。又稱徐公。（宋志。）葬兗州滕縣東南六十里奚仲墓旁。（一統志。）

季路。　季路始見論語、左哀十四。即仲由子路。（論語、左定十二、哀十四十五。）姓仲。名由。字子路。（論語孔注。）一字季路。（家語弟子解。）卞人。（史弟子傳。）亦曰季子。（哀十五。）亦曰季由。（三國吳志孫綜傳。）亦曰仲路。（江淹雜體詩。）咸宿精而生。尚剛好勇。（御覽十三。）爲衛孔悝之邑宰。（弟子傳。）剛愎劫悝。以戈擊子路斷纓。遂結纓而死。（哀十五。）衛醢之。（檀弓上。）冢在戚。（水經河水五注。）開元贈衛侯。（唐志。）宋封河內公。又稱衛公。（宋志。）　案。大興劉氏獻廷廣陽雜記言。山東仲家淺廟碑。謂子路父名兔。未知何出。至子路之子爲仲子崔。見御覽載部、仇牧部。

子游。　子游始見論語。又作斿。（釋石經論語。）名偃。（論語、又作言。）姓言。（論語孔注。）是爲言偃。（唐弟子傳。）字子游。吳人。（史傳。而家語云魯人。非也。）亦曰言游。（禮竹尼疏。）亦曰叔氏。（檀弓上。論語疏云。子游別字。）亦單稱游。（史孟嘗君傳。）葬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史吳世家宋隱引吳地記。）開元贈吳侯。（唐志。）宋封丹陽公。又稱吳公。（宋志。）

子夏。　子夏始見論語。姓卜。（廣韻注。）名商。（論語。）是爲卜商。字子夏。（史弟子傳。）衛人。（家語弟子解。而史集解引鄭云。溫國人。檀弓上疏云。魏人。）亦曰子夏氏。（檀弓。）亦曰卜子夏。（呂氏春秋序意。）亦曰卜先生。（韓詩外傳六。）魏文侯師之。（呂覽審應覽。）葬邰陽。（水經河水四注。）開元贈魏侯。（唐志。）宋封河東公。又稱

魏公。宋志。案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而受經于魏文侯。蓋年幾百歲矣。

曾子。曾子始見論語、孝經。名參。論語上。即竹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史弟子傳。珠衡犀角。宋氏經義考盆鐘五引論語摘輔象。葬沂州費縣。一統志。又云在濟寧嘉祥縣南武山之陽。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新唐書高宗紀。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舊唐書睿宗紀。開元贈郕伯。新唐書志。宋眞宗封瑕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封郕國公。宋史志。元至順元年。加封郕國宗聖公。元史文宗紀。祭祀志。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明史禮志。案。曾子之名。論語、檀弓釋文音所金七亩二反。其字。宋本家語及闕中金石記白水碑陰並作子輿。未定孰是。或輿或與。似皆當讀若參。今多依說文讀若森。見森字注。釋文子他處亦有單出所金一音者。蓋古通韻也。李經釋文作息所林反與參字音同義別。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三語本國學紀聞七。則子貢尚宜居第二。與德行四賢齊列。何況曾子。古人每稱曰曾、參。荀子性惡。曰參、參。論語唐扶頌富平丞張君碑。曰閔、參。文選潘岳哀夏侯淑誄。曰曾、顏。曾祖會謚中安會侯。乃表蓋于顏、閔、二冉之下。劉知幾曾疑之矣。

子張。子張始見論語。名師。論語上。即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史弟子傳。亦單稱張。論語。葬徐州蕭縣南掘坊村。申詳補。一統志。開元贈陳伯。唐志。眞宗封宛丘侯。徽宗改潁川侯。度宗加封陳國公。宋志。案。史索引鄭玄孔子弟子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三。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莊廿二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

曾皙。曾皙始見論語。即竹點。檀弓下。皙又作晳。史弟子傳。名點。論語。又史傳作蔵回。字晳。史傳。又云字子晳。家語弟子解。又作子晳。白水碑。曾參父。論語孔注。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水經注。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巫生皐。皐見左昭元。皐生皙。通志氏族略二。葬萊州費縣西南八十里南成山下。一統志。開元贈宿伯。唐志。宋封萊蕪侯。宋志。則英宗正統三年。追封公爵。明史禮志。案。晳字下從白。經典相仍從日。而晳與哲蓋古省文通借也。晳敍在參之後。子先于父。不可解。

子賤。子賤始見論語。即宓不齊。史弟子傳。魯人。論語孔注。字子賤。史傳。虛義之後。顏氏家訓書證。亦曰宓賤。唐耿湋晚秋東游詩。又經宮廟金石文殘尾壞二碑

宛公。論語作密。呂氏春秋作密。亦曰宓子。呂氏春秋具備篇。亦曰宓子。俗宓子。俗本亦作密。惟南蕭。又道藏本齊俗篇。亦曰虙生。文選曹潘尼朝河陽詩。亦曰季子。淮南道應。不鬬而死人手。案。顏氏家訓謂伏虛韓子。葬鳳陽府蕭州東南六十里。一統志。舊有碑云。爲魯使吳卒于道因葬焉。開元贈單伯。唐志。宋封單父侯。宋志。案。顏氏家訓謂伏虛古通。俗誤以虛爲宓。或復加山。考惟南泰族宓子。論衡本性宓子賤。家語宓不齊。皆作宓。而皆傳中虛字多寫宓。蓋古皆宓爲虛之省文。不定是誤。因宓元音覓畢切。遂轉誤作密。辨見史記志疑廿八。

南容。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南容始見論語。即南宮适。論語上。南宮複姓。廣韻注。字子容。史弟子傳。亦曰南宮縚。檀弓上。适又作括。史傳。又呂覽長利篇南宮括見魯公。未知即南容否。縚又作韜。家語弟子解。南容有二名。述語韜縚字之通也。魯人。史傳集解引孔安國。其相井口。御覽三百六十七引論語補象。葬鄒縣西。一統志。開元贈郯伯。唐志。眞宗封瑕丘侯。歐和改汶陽侯。宋志。

公冶長。公冶長始見論語。姓公冶。名長。論語孔注。又作萇。史弟子傳索隱引家語。蓋長與古通。又名芝。論語皇侃疏及釋文引范甯。字子長。史注。又作子張。師文引家語。又作子芝。宋藝引范甯。又作子之。白水碑。關中金石記曰。以芝爲名字也。古芝之同字。亦曰冶長。皇侃疏。魯人。論語孔注、家語弟子解。而史傳作齊人。解鳥語。皇侃疏。葬琅邪姑幕東南五里。續郡國志注、論語郡國。開元贈莒伯。唐志。宋封高密侯。宋志。

公西華。公西華始見論語。名赤。論語上。即公西赤。檀弓上。史弟子傳。公西複姓。廣韻注。字子華。史傳。魯人。史傳解引鄭氏。葬大名府東明縣閔子墓東。一統志。開元贈邵伯。唐志。而通典五十三、通考四十三作邵伯。宋封鉅野侯。宋志。

有若。有若始見論語、左哀八。有姓。廣韻注。有巢氏之後。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字子有。家語弟子解。魯人。史弟子傳集解引鄭氏。亦曰有子。論語、檀弓上。其相月衡反字。御覽三百六十四引論語補象。開元贈卞伯。唐志。宋封平陰侯。宋志。

漆彫啓。漆雕開始見論語。漆雕姓。論語孔注。又名憑。宋祁國先聖大觀。字子開。史弟子傳。又作子若。家語弟子解。又作子祈。白水碑。魯人。史集解引鄭氏。而家語作蔡人。開元贈滕伯。唐志。宋封平輿侯。宋志。案。論語舊本元作彫。釋文、唐石經可證。釋文云。又作凋。同。史記及此表皆從三。雕彫本通。故韓子顯學漆雕氏。本書藝文志漆雕子。均作雕也。漆彫名啓。表志兩見。論語書其字。史記稱漆彫開字子開者。上開本是啓。避景帝諱改。王懷祖論文密考疑大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三續盛百之。自孔安國于論語誤注開名。而其名遂隱。幸班氏忘諱直書。先賢名字昭然矣。家語作漆雕開。乃王肅不考而謬襲孔注史傳耳。

濟臺滅明。濟臺滅明始見論語。即澹臺子羽。左哀八。濟臺姓。滅明名。論語包注。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史弟子傳。敏

穿。御覽三百七十引續漢書。非兗州鄒城縣。史正義。而水經泗水注一云。陳留縣裏氏鄉有子羽城。一云。家在魯山南武城縣。案字記又謂在費縣南十八里平城。未知孰是。開元贈江伯。唐志。宋封金鄉侯。宋志。案家語子路初見與弟子解二篇。本韓子顯學。謂子羽有君子之容。而史云狀貌甚惡。故索隱以爲史與家語相反。今以留侯世家論證之。似史爲近。

樊遲。樊遲始見論語、左哀十一。卽樊須。論語。商人七族樊氏之後。通志氏族略三。須字子遲。史弟子傳。魯人。家語弟子解、左傳注。而史集解引鄭云。齊其相山紐。御覽三百六十四引續漢書。開元贈樊伯。唐志。宋封益都侯。宋志。案白水碑謂須字子遲。遲字子緩。分爲二人。未知何據。闕中金石記以爲非是。

巫馬期。巫馬期始見論語。卽巫馬施。史弟子傳。巫馬複姓。廣韻注。名施。論語孔注。字子旗。史傳。家語弟子解作子期。魯人。史集解引鄭氏。而家語云陳人。開元贈郡伯。唐志。宋封東阿侯。宋志。案史記期作旗者。說文。旐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誘注作子旗。戰國秦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

司馬牛。司馬牛始見論語、左哀十四。卽司馬犂。論語孔注。又作司馬耕。史弟子傳。蓋有二名。明皇孟子輯研錄。字子牛。宋人。論語注。桓魋弟。左杜注。以魋爲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爲氏。史家傳。葬丘與在泰山南城縣西北。左哀十四及注。開元贈向伯。唐志。眞宗封楚丘侯。政和改睢陽侯。宋志、通考。睢作雎。

子羔。子羔始見論語、左哀十五。名柴。同上。卽高柴。左哀十七、史弟子傳。字子羔。史傳。齊人。家語弟子解。而檀弓上下疏。兩引史云。鄭人。今本無。史集解引鄭云。魏人。恐皆非。高傳裔孫。路史後紀四注。亦曰季羔。哀十七。亦曰高子皋。檀公季亦其子。鄭注謂氏季。非。孔疏曰。羔皋古通。亦曰子羔。家語子夏問。亦曰子高。論語釋文引家語及漢碑。魯峻碑。高柴古亦通。長不益六尺。家語弟子解。而弟子傳云五尺。家語以爲誤。狀貌甚惡。家語。證悲仲。路史注。葬禪縣東五十里故蒲陵城北。一統志。開元贈共伯。唐志。宋封共城侯。宋志。

原憲。原憲始見史弟子傳。原姓。廣韻注。名憲。論語。字子思。史傳。亦曰原思。論語。亦曰仲憲。檀弓上。魯人。史集解引鄭氏。而家語弟子解云宋人。開元贈原伯。唐志。宋封任城侯。宋志。

顏路。顏路始見論語。卽顏無繇。史弟子傳。而家語作季路。韓詩外傳。弟子解作類由。字路。史傳。而家語作季路。韓詩外傳。魯峻碑白水碑作子路。顏回父。史傳。顏姓出琅邪。本自魯

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廣韻注。開元贈杞伯。唐志。宋封曲阜侯。宋志。元至順三年。追封杞國公。謚文裕。

妻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元史文宗紀。而祭祀志書子元統二年。案表次顏路于子淵之後甚遠。亦失檢。

商瞿。師古曰。魯人。商瞿始見史弟子傳。商姓。廣韻注。字子木。魯人。孔子傳易于瞿。史傳。開元贈蒙伯。唐志。宋封須昌侯。宋志。案楊慎丹鉛錄云。世本石室圖作商瞿上。宋炎文成都先賢贊以爲蜀人。考瞿上城在雙流。此說殊不可信。今雙流縣東有商瞿祠墓。疑出後人附會。蓋孔門弟子無自蜀來者。且其時蜀道亦未通。又師古儒林傳注云。商瞿姓也。誤以爲複姓。

季次。季次始見孟子。春秋三、史游俠傳。卽公晳哀。字季次。史傳。公晳複姓。廣韻注。公析。蓋晳晳析古皇通借。哀又作尅。史集解引家語。又本作克。與今家語異。次又作沈。家語疑誤。齊人。家語。開元贈郕伯。唐志。宋封北海侯。宋志。

公良。公良儲始見史孔子世家、弟子傳。公良複姓。廣韻注。史集解引齊郡誕生本作公羊。誤。儲又作儲。史集解引家語。亦曰良儲。宋隱引家語。與今本異。字子正。陳人。史傳解引鄭氏。爲人長賢有勇力。孔子世家。開元贈東牟伯。唐志。宋封牟平侯。宋志。案表似脫儲字。

顏刻。顏刻始見史孔子世家。刻又作尅。論語包注莊子秋水釋文。又論語釋文云。或作亥。蓋尅古通。亥乃刻字殷其中耳。又名產。史弟子傳集解引家語。與今本異。字子驕。史傳。又字子精。通典五十三。魯人。家語。開元贈琅邪伯。唐志。宋封雷澤侯。宋志。案弟子傳以刻爲高。疑誤。左定八年。陽州之役。顏高弓六鈞。考家語。子驕少孔子五十歲。是生于定九年。其非挽強之顏高甚明。困學紀聞六謂合作一人。全氏顧望經史問答六因謂陽州乃別一顏高。亦非。顏氏家訓誡兵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鳥、顏羽之徒。皆一鬬夫爾。顏氏爲魯望族。不應並時同名有二高也。

范蠡。范蠡始見越語。字少伯。列仙志、呂氏春秋當染注。南陽人。史越世家集解引司馬遷索隱。故呂宿染注云。楚三戶人。本經濟水注云。宛人。越絕六云。生子晉。惟列仙傳以爲徐人。恐非。亦曰子范子。越語。亦曰范公。呂林袁之說、抱朴子知止。亦曰范伯。越絕七。亦曰范生。抱朴子釋滯、任命安貧。又辭越浮海出齊。變姓名曰鴟夷子皮。世家、墨子非儒。又止陶。稱陶朱公。死于陶。世家。而集解引晉張華謂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非也。乃蠡之後。晉四皓令范君碑。水經夏水注辨其誤。宋徽宗宣和五年。封爲遠武侯。宋史禮志。

葉公子高。葉公始見論語。葉公子高始見左哀十六、楚語下。亦曰葉公諸梁。左定五、哀十七。亦曰沈諸梁。哀十六。楚語。

蛙沈。名諸梁。字子高。莊子人間世釋文。食采于葉。僭稱公。論語孔注。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襄十五年左傳注、左定五注同。潛夫志氏姓以子高爲戌之第三弟。非也。微小短辯。行若辨不勝其衣。荀子非相。葬南陽葉縣西北。續漢郡國志注引盛弘。

逢卷黨人。　逢卷黨人惟見論語。逢卷者黨名。此黨之人。論語鄭注。卽項黨也。本書張仲舒傳孟康注。又作項託。淮南說林、脩務、論衡實知、抱朴子微旨。亦曰后黨。韓詩逸民傳。亦曰太項。廣英雜詩。亦曰童子。史孔子世家。七歲爲孔子師。戰國策、史甘茂傳、新序五、淮南脩務、論衡實知、抱朴子辯物、顏氏家訓歸心。十歲而亡。保定府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廟。號小兒神。明黃綸墨槐盛紗。

孟之反。　孟之反始見論語。卽孟之側。左哀十一。字反。孟氏族也。杜注。亦作孟子反。莊子大宗師。亦曰孟反。晉書王坦之傳。

大連。　大連惟見禮雜記下。大連、少連。東夷之子也。鄭上。亦稱二連。文選齊王冏檄潤碑文。

顏丁。　顏丁惟見檀弓下。魯人。鄭注。

顏柳。　顏柳始見檀弓下。卽顏幸。家語弟子解。一本作蕃。史弟子傳亦作蕃。又宋潛說友成都編安志作章。疑皆形近而誤。字子柳。史傳。而自水經作子柳。字蕃無此字。魯人。史索解引鄭氏。開元贈蒲伯。廣志。宋封陽穀侯。宋志。

周豐。　周豐魯人。惟見檀弓下。

采桑羽。　未詳。余弟履繩曰。羽疑女之譌。采桑女見列女傳陳辯女篇。惟列在第三。太高。或傳寫誤。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始見檀弓上、祭義、公羊昭十九。曾子弟子。公羊注。樂正因官氏焉。通志氏族略四。

石讎。　石讎惟見說苑敬慎。

子服子。　案。孟獻子生子服它。它生椒。椒生回。回生何。裘獨缺回一代。則此子服子必子服回。惟列于哀公時。在子服何之後。或傳寫失次也。同謚昭伯。始見左昭十六、廿三。晏子春秋雜上作子叔昭伯。

惠子。　惠子卽司寇惠子。始見檀弓上。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蒯也。鄭注。蒯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蒯。疏引世本。子游與之善。使受學于夫子。家語弟子解。

公房皮。　未詳。廣韻注云。惠公房之後。或曰。御覽八百廿八引尸子有宋公歛皮。疑是此人。房字譌。或曰。似卽禮射義公罔之裘。注云。之裘。疏云。公罔氏裘名。廣韻注謂裘孔子弟子。古罔與方通。方與房通。而裘者皮衣也。玉篇。又叶渠之切。廣風裘與反。何據。

裘皮一爾。我中興文甚多。如嫫作梅。顧作鼓。虎作龍。欣作稍之類。並所傳殊別。

段干木。　段干木始見孟子、戰國齊策。晉之大駔。學于子夏。呂氏春秋審師。魏文侯師之。史魏世家。葬芮城東北十五里。水經河水四注。寰宇記第六。　案。段氏段干氏。判然不同。段氏出鄭共叔段之後。廣韻注、通志氏族略四。國策韓有段規。是也。老子之後名宗者。爲魏將。封于段干。史孟子傳。因以爲氏。路史國名紀二。如秦策段干越人。齊策段干綸。史田完世家作劇。魏策段干崇。列子楊朱篇段干生。是也。而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亦爲段氏。通志略路史後紀七注並引田敏三輔決錄。故廣韻注段姓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也。然則段干木複姓。段干本自老子。班固幽通賦。木偃息以蕃魏。是舉其名。乃路史國名紀二引風俗通氏姓注。謂姓段。名干木。蓋誤。而風俗通十反篇、三國志衛臻傳、水經河水四注、高士傳、文選魏都賦、抱朴子嘉遁、逸民、欽士、譏惑、博喻等篇、劉蕡新論啓賢、文武、過不過諸篇。俱稱干木。曾劉逵魏都賦注引呂氏春秋亦作干木。與今本異。文選宋謝靈運述祖德詩稱段生。恐皆剽截官之。未可爲據。

田子方。　田子方始見戰國齊、魏策、莊子外篇。名無擇。莊子。亦單稱方。韓子外儲說左。學于子貢。呂氏春秋審爲。魏文侯師。史魏世家。

翟曹州范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

常越。　常越始見呂氏春秋不廣、博志。皆又作嘗。史始皇紀論。亦曰嘗子。說苑雜言。中牟人。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呂博志。

太史屠黍。　太史屠黍惟見呂覽先識。黍又作餘。說苑權謀。符山公之太史。呂注。

霍黃。　霍黃始見呂氏春秋下賢、自知、韓子內儲說下。黃本作璜。呂覽舉難、史魏世家。又韓子外儲說左前殘後剪。遂黃乃璜之省文。又名觸。說苑臣術。魏文侯上卿。呂下賢。　案。霍姓出霍國。本晉狄。故晉宅。見通志氏族略二。今讀若雜。蓋宅音之轉耳。

任座。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任座始見呂氏春秋自知。魏文侯直臣。同上。　案。古座痤通用。春秋襄廿六宋世子痤。穀梁作座。故史、漢于魏公叔痤、商君傳。范座、本表。楚景座。六國表報王三、韓世家。皆作座。顏亦音才戈反。

李悝。師古曰。悝音口回反。　李悝始見呂覽驕恣。史孟荀傳亦曰李子。相魏文侯。本傳爲文志。　案。悝遠地力之教。是商鞅流也。何以列第三。

趙倉唐。　趙倉唐始見史魏世家。唐與堂同。左定五堂臨氏。後漢延篤傳作唐溪。倉又作蒼。韓詩外傳三八。蒼倉古通。魏武侯之傅。世家。

屈侯鮒。　屈侯鮒始見史魏世家。鮒又作附。說苑臣術。屈侯複姓。廣韻注。魏賢人。通志氏族略五引風俗通。

西門豹。　西門豹始見戰國魏策、呂覽樂成。西門複姓。廣韻注。魏文侯鄴令。魏策。不鬬而死人手。韓子難言。事曰門豹。朱君山遺誌。

公儀休。　公儀休始見韓子外儲說右。魯繆公之時。孟子。以博士高第爲魯相。史循吏傳。亦曰公儀子。孟子。　案。檀弓上有公儀仲子。鄭注謂魯同姓。休蓋其族。並時有公儀僭。見孔叢公儀篇。高士傳作潛。疑休之昆弟。文選郭有道碑注引孔叢作潛。

泄柳。　泄柳始見孟子、禮雜記下。亦曰子柳。孟子。魯穆公時賢人。注。　案。孟子疏以泄柳卽檀弓之子柳。考檀弓上篇。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下篇。叔仲皮學子柳。鄭注云。子柳、魯叔仲皮之子。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而春秋經傳叔仲惠伯在魯文公時。安得其孫爲穆公之臣。與子思並世。泄柳蓋別一人。惟程氏分記以皮是叔仲志之子。志乃惠伯玄孫。見左定八傳。其子恐亦不及穆公也。

申詳。　申詳始見孟子。詳又作祥。檀弓上。　案。申詳爲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檀弓注言子張姓顓孫。今曰申詳。周、秦之聲相近。未聞孰是。鄭說似非。父氏顓孫。子氏申。父子別氏。古多有之。不足異也。

趙良。　趙良惟見史商君傳。

昭廷。　案。國策楚昭氏與第。頗多。獨未聞廷。疑卽懷王之良臣昭遞也。

樗里子。師古曰。樗音丑於反。　樗里子始見秦、魏、楚、衛策。秦惠王異母弟。名疾。居渭南陰鄉樗里。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號智囊。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封爲嚴君。史本傳。　故曰樗里疾。西周、秦、楚、衛策。亦曰樗里疾。史索隱引紀年。一本作諸樗。亦曰庶長疾。亦曰殿君疾。史秦紀。亦曰樗里相國。呂氏春秋無義。又竹書稱王八年。秦公孫爰伐皮氏。疑卽樗里子。爰乃疾之譌。葬渭南章臺東。史傳。

甘茂。　甘茂始見東周、秦、韓、楚策。茂又作戊。說苑權謀。古通。下蔡人。史本傳。

滕文公。　滕文公惟見孟子。世本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趙注。　錢宮詹曰。魏文侯、魯繆公、燕昭王皆在第四等。文公亦當與彼同科。此刊本之誤。

公孫丑。　公孫丑惟見孟子。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趙注。齊人。孟子。宋徵宗政和五年。封侍光伯。宋史禮志。葬濟南濼川縣東南十五里。一統志。又見郡縣四考。　案。孟子弟子以樂正子爲首。裘氏樂正四等。而公孫子居第三。恐傳寫誤升一格。未必元本果爾也。

樂毅。　樂毅始見燕策。其先祖樂羊封靈壽。子孫因家焉。史本傳。燕昭王封爲昌國君。奔趙。封望諸君。書、燕策、史傳。葬邯鄲西數里。史集解。宋徵宗宣和五年。封平廟侯。宋志。

廉頗。　廉頗始見燕、趙策。封信平君。亦曰廉將軍。史本傳。亦曰廉公。文選四征賦、虛臨登古詩。卒于壽春。史傳。宣和封臨城伯。宋志。　錢宮詹曰。據張晏說。藺相如在第五。廉頗何以得列第三。此亦刊本錯誤之顯然者。

虞卿。　虞卿始見趙、魏、楚策。趙孝成王以爲上卿。故號虞卿。史本傳。其名失之。虞乃氏也。史集解引徐廣曰。食邑于虞卿。

朱英。　朱英始見楚策。楚人。高誘策注。而宋鮑彪注云。毅津人。

王翦。　王翦始見燕、趙策。周靈王太子晉之子宗敬爲司徒。通志氏族略四作宗敬。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八世孫錯生賁。翦之子爲王賁。與九世孫翦名次。疑此誤。賁生渾。渾生息。息生恢。恢生元。元生頤。頤生翦。唐表王氏世系。頻陽東鄉人。秦始皇師之。稱曰王將軍。史本傳。宜和封鎮山伯。宋志。墓在耀州富平縣東廿七里。寰宇記三十一。

孔襄。孔鮒弟子。　子襄、鮒弟。始見史孔子世家。此云弟子。誤。名騰。王肅後序、新唐書孔氏世系表、閻里文獻攷。長九尺六寸。年五十七。世家。　案。孔襄何以居第三。豈因其藏古壁中有功經學。又嘗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歟。錢宮詹曰。朱英當與毛遂同等。王翦當與蒙恬同等。孔襄當與孔鮒同等。此皆刊本之誤。非班氏意也。

漢書人表考卷四

中上

胤。胤始見夏書。胤國之君。孔傳。亦曰胤侯。亦曰胤后。夏書。案。堯典孔傳云。胤國子爵。顧命云。胤之舞衣。是知古有胤國。史夏紀集解引鄭注謂臣名。

嘉業堂藏書

靡。靡始見左襄四。夏遺臣。杜注。亦曰伯靡。竹書。

女艾。女艾始見左哀元。

冥。楚語子。冥始見禮祭法、魯語上。又作溟。宋序國語補音。亦曰商侯冥。竹書。勤其官而水死。祭法、魯語。案。楚語韋作根國。說在中中。

垓。冥子。韓古曰。音該。垓惟見此。冥子始見史殷紀。垓本作核。史索隱引世本。又作亥。山海大荒東經、竹書。又作振。殷紀。爲有易之君緣臣所殺。山海經、竹書。案。竹書稱殷侯子亥。蓋其姓。而山海經稱王亥。郭注引竹書作殷王子亥。疑王字誤。

微。微子。微始見魯語上。亦曰殷侯微。竹書。亦曰上甲。魯語、孔叢論書及竹書稱上甲微。以甲日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自微始。史殷紀索隱。

鞠。不窋子。鞠不窋子。惟見史周紀、世表。有文在手曰鞠。路史發揮周世考。案。周語下注、酒誥釋文、路史引世本並作鞠陶。廣詩譜疏引史同。疑今本史記殷陶字。此表似亦缺。

扃。不降弟。韓古曰。扃音工熒反。扃、不降弟。始見史夏紀、世表。又作喬。左昭廿九疏引世紀。又作禹。路史後紀十四。號曰高陽。路史。在位八年。竹書。而外紀、通志、路史作廿一。御覽八十二作廿二。

廑。韓古曰。音勤。又音覲。廑始見夏紀世表。又曰廣。又曰廛。左昭廿九疏、外紀、通志引世紀。又曰頤。又曰堇江。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引世紀。扃子。夏紀。居西河。竹書。在位十八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御覽作二十年。路史注云二十二年。

廣公遂。廣遂始見左昭三。舜後。杜注。殷興而封之。左昭八注。

逢公柏陵。伯陵始見周語下。有逢伯陵始見左昭廿。炎帝後。逢國。伯爵。路史國名紀一。姜姓。左注。周太姜之祖。周語注。前封逢。後改于齊。國名紀。案。杜注以伯陵爲殷諸侯。而山海海內經謂伯陵炎帝之孫。路史後紀四謂炎帝器生伯陵。爲黃帝臣。恐未可信。姜子紱伯陵于爽鳩、季萴之後。當非黃帝時人也。

費昌。韓古曰。費音扶味反。費昌始見史秦紀。亦曰費伯昌。竹書。柏翳子若木實費氏。其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適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秦紀。

終古。夏太史令。終古、夏太史令。始見呂覽先識。路史國名紀。黃帝後任姓有終國。注古其後。恐附會。桀迷亂。執圖法出奔商。呂覽。

外丙。大丁弟。外丙始見孟子。太丁弟始見史殷紀。名勝。竹書。亦曰外丁。廣弘明集破邪論引陶弘景年紀。在位二年。孟子。而殷紀及陶公年紀作三年。

中壬。外丙弟。仲壬始見孟子。外丙弟始見史殷紀、世表。名庸。竹書。在位四年。孟子殷紀。

沃丁。太甲子。沃丁始見所書序。太甲子始見殷紀。名絢。竹書。在位十九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廿九年。

大庚（沃丁弟）　太庚、沃丁弟。始見殷紀、世表。亦曰小庚。名辨。竹書。在位五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御覽八十三作廿五年。

小甲（大庚子）　小甲、太庚子。始見殷紀。世表誤作大庚弟。名高。竹書。在位十七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三十六。注又云五十七。

雍己（小甲弟）　雍己、小甲弟。始見殷紀、世表。名伷。竹書。在位十二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三。　案殷紀言雍己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何以列中上。

孟獻（雍己後）　孟獻始見史秦紀。又作虧。路史後紀七、獻虧虧三字形聲皆相近。柏翳子大廉。其玄孫孟獻。秦紀。作土于遊。是爲蜚孟虧。路史。

中衍。　中衍始見史秦紀、趙世家。亦曰費侯仲衍。竹書。人面鳥喙。世家。又紀作鳥身人言。爲殷太戊車正。竹書。　案史以孟戲仲衍爲弟兄。而伯益卒于夏啓時。其五世孫己及殷戊。中間幾閱六百年。何得之長也。路史謂孟虧當夏中世。至仲衍臣太戊。理或然歟。乃後紀七又謂舜封孟虧于蜚。則其說仍無定據。故表但云益後而已。

中丁（大戊弟）　仲丁始見商書序。名莊。竹書。遷于囂。書序。在位九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御覽八十三作十一年。　案書孔傳疏引世本、史殷紀並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此作弟誤也。

祖辛（祖乙子）　祖辛、祖乙子。始見史殷紀。名旦。竹書。在位十四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御覽八十三作十六年。

沃甲（祖辛弟）　沃甲、祖辛弟。始見殷紀、世表。又作開甲。書益稷疏引史索隱引世本及竹書。又書疏以開甲爲祖辛子。亦異。名踰。竹書。在位五年。竹書、而御覽八十三作二十五。外紀、通志作二十年。

祖丁（祖辛子）　祖丁、祖辛子。始見殷紀、世表。名新。竹書。在位九年。竹書、而外紀、御覽八十三作三十二。通志作三十三。

南庚（沃甲子）　南庚、沃甲子。始見殷紀、世表。名更。竹書。在位六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御覽八十三作二十九年。

劉姓豕韋。　劉累更豕韋之後。在商爲豕韋氏。始見左昭廿九、襄廿四、晉語八。　案左傳、晉語韋、杜注、史夏紀集解引賈逵、並謂劉累代彭姓之豕韋。蒋邃魯縣。豕韋復國。至漸武丁滅之。復以累之後、世劉氏承其國。爲豕韋氏。故竹書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七年。劉累遷于魯陽。桀元年。使豕韋復國。殷武丁五十年。克豕韋。惟不言劉氏復代之耳。

祖庚（武丁子）　祖庚、武丁子。始見史殷紀。名曌。竹書。在位十一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御覽八十三作七年。

膠鬲。　膠鬲始見晉語一。膠姓。虞韋注。而路史國名紀六以膠爲國。非也。酒誥魚鹽之中。安得有國。鬲又作革。路史。

微仲。　案裘于第五等云。宋微中、啓子。則此必據孟子敍膠鬲而誤連及之。釋中以彼爲重出。非也。

商容。　商容始見韓武成、禮樂記。亦曰商先生。韓詩外傳二。

師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師涓始見史殷紀。　案此仍史之誤也。師涓當哲平公、衛靈公之世。見韓子十過、呂氏春秋長見、史補樂書。紂時樂人乃師延。亦見韓子十過及釋名、拾遺記、水經注八、禮樂記注。但延爲紂作淫聲。後抱樂器投濮水死。固是下等人物。而表與商容、梅伯並列。甚不可解。

梅伯。　梅伯始見楚辭天問。惜誓。子姓。廣韻注。紂諸侯。楚辭注。商之思國。路史國名紀六。以數諫至醢。楚辭。

邢侯。　案邢侯卽鄂侯也。鄂侯、紂之三公。因諫醢鬼侯。並脯之。見戰國趙策。史采入殷本紀、魯仲連傳。魯徐廣于仲連傳云。鄂一作邢。此是的證。惟徐于殷紀謂一作邢。則誤也。竹書亦誤邢。路史國名紀六曰。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邢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疑別本殷紀是邢字。譌爲邢耳。又韓子難言稱紂炙翼侯。亦卽鄂侯。左隱五年。邢人伐翼。翼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史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與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號翼侯。蓋地相近。

鬼侯。　鬼侯始見禮明堂位、戰國趙策。鬼容區。後。路史國名紀六。紂之三公。趙策。又作九侯。史殷紀竹書。九鬼聲近。故不同。

周室。紂臣。位親。紂臣以饗諸侯。師古曰。

伯進。

伯适。師古曰。适音江闊反。

中突。

中忽。師古曰。忽與忽同。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師古曰。伯進以下。周之八士也。騧音瓜。　八士惟見論語。四乳生八子。論語包注本卷軌繁郭祭篇。騧又作瓜。廣韻字注。　案逸書克殷解有南宮百達、南宮忽、楊升菴據之以八士爲南宮氏。當是也。而逸書和寫、武寫兩稱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尹書官之異。知書顧命之百尹立政之尹伯也。晉語四稱文王詢于八虞。注。八士皆在虞官。則實文、武時人。邢疏謂鄭玄以爲成王時。劉

成叔武、文王子。　成叔武、文王子。始見史管蔡世家。成本作郕。春秋隱五及十、桓三、莊八、文十二、左僖廿四、公羊莊八經作成也。又作盛。公羊桓三、文十二經、莊八傳、穆天子傳。郕國伯偁。左隱五疏。

霍叔處、文王子。　霍叔始見書蔡仲之命、逸書作雒。名處。文王子。始見管蔡世家。白虎通姓名篇及列女傳、四八月以成叔名處、霍叔名武、地說。侯偁。書孔傳。霍穎州霍丘縣西北淮水北岸。一統志。　案。叔處與管、蔡同在罪人之列。何以居第四。

檀伯達。師古曰、武王臣。　檀伯達惟見左成十一。姜姓國。路史國名紀一。

蘇忿生。師古曰、武王司寇蘇公。書立政。　蘇忿生始見左隱十一。已姓。鄭語。亦曰司寇蘇公。書立政。　案。書傳言忿生封蘇國。唐孔氏于立政及左僖十疏並謂國名爲蘇。所都之地名爲溫。得兩稱之。蓋因僖十春秋書狄滅溫。溫子奔衛。而傳稱蘇子爾。惟杜注云。蘇子、蘇公之後。國于溫。故曰溫子。不說國于蘇。極當。古無一國二名者。隱十一年。王與鄭蘇田于二。溫居其首。則國于溫可知。成十一年。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不云以蘇爲司寇也。路史國名紀三。有蘇、溫爲二國。唐書世系表忿生出自己姓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蘇。晉語一。殷辛伐有蘇氏。是蘇國受封甚遠。忿生乃有蘇之後。以國爲氏。路史後紀八略及之。故謂忿生之封。並得蘇地。則可謂忿生始封蘇而象號溫。則不可。

滕叔繡、文王子。　錯叔繡封滕。文王子。始見本書地理志沛郡公丘。師古注及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錯疑其字。路史以封之衆。侯偁。春秋隱七。證文公。水經洙水注、路史。　案。此以爲文王子。與左僖廿四文昭之言合。杜世族譜云。滕、武王封之而地理志謂周懿王子。水經注仍其說。恐非也。左隱七疏引志作文王子。

原公、文王子。　案。原公無所見。左僖廿四言原、郜、雍、酆、郇爲文之昭。則是文王子也。晉語四。文王諏于蔡原。注謂原公。據杜注及路史國名紀五。是伯偁而爲三公。

郜子。文王子。師古曰、郜音告。　郜又作告。路史後紀十。子偁。春秋僖二十經。

雍子、文王子。　雍又作雝。路史後紀十。　案。此以雍爲子偁。路史國名紀五、通志氏族略二皆云伯偁。

酆侯、文王子。　酆又作豐。竹書及本書律厤志引逸書。　案。律厤志云。康王十二年。作豐刑。書畢命疏以爲僞書。竹書成王十九年。嗣豐侯。坐酒亡國。故禮有豐坊闕形戒後。詳困學紀聞五。說文豐部云。鄉飲酒有豐侯。抱朴子酒誡云。豐侯得罪。以殺尊衝杯。當是此酆侯之子若孫。

郇侯、文王子。師古曰、郇音荀。　郇侯始見詩曹風傳。亦曰郇伯。曹風。亦曰荀叔。逸周書王會解。　案。郇、荀、栒三字古通。故本書地理志栒邑師古讀與荀同。應劭引春秋桓九年荀侯作郇侯。惟孔晁周書注云。荀叔成王弟。疑武字譌成。左傳文成之世。誤作文武。與此恰同。而高氏春秋地名考據之。以郇是文昭。在絳州。荀是武穆。在解縣。判爲兩國。殊不可信。

唐叔虞、武王子。　唐叔虞、武王子。始見史晉世家。邑姜方震。夢帝謂命而子虞。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封焉。左昭元。侯偁。左隱五疏。字子于。世家、毛本作子干。亦曰唐叔。書序不序、逸書王會解、左僖廿三、智論四八。亦曰太叔。昭元。亦曰叔虞。呂覽遠世。　案。桐珪戲封。呂覽、史晉世家、說苑君道以爲唐叔。漢褚少孫補史梁孝王世家、本書地理志應劭注並據韓詩外傳。以爲應侯。先儒祇辨封應之非。而不知其事元未可信也。

左史戎夫。各本譌右史。依綱史作左。　左史戎夫惟見逸書史記解。　案。戎夫作記在周穆王時。表列成王之世。非。

應侯、武王子。　應侯始見逸書王會解。應、武之穆。始見左僖廿四。　案。桐珪戲封。呂覽、史晉世家、說苑君道以爲唐叔。漢褚少孫補史梁孝王世家、本書地理志應劭注並據韓詩外傳。以爲應侯。先儒祇辨封應之非。而不知其事元未可信也。

左史戎夫。各本譌右史。依綱史作左。　左史戎夫惟見逸書史記解。　案。戎夫作記在周穆王時。表列成王之世。非。

說雍、　說雍惟見大戴禮公符。

邘叔、　仁和翟敦授灝曰。邘侯、武王子。表已前書于第五等。此邘當作陶。字之譌也。陶叔、成王司徒。見左傳定四年。

商子、　商子惟見說苑建本。　儀宮牌曰。周牌算經周公問于商高。當即說苑之商子。戴東原謂即商容。未知然否。

穆王滿、昭王子。　穆王始見書序。穆王滿、昭王子。始見史周紀。穆又作繆。史秦紀、趙世家。亦曰周穆。穆朴子名實。亦曰穆滿。穆天子傳。亦單稱穆。左昭四。昭王娶房后。丹朱馮之生穆王。上。周語。即位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周紀。年百五歲。御覽八十五。而昌冥佛骨。說苑、說雍惟見大戴禮公符。邘叔、仁和翟敦授灝曰。邘侯、武王子。表已前書于第五等。此邘當作陶。字之譌也。陶叔、成王司徒。見左傳定四年。商子、商子惟見說苑建本。儀宮牌曰。周牌算經周公問于商高。當即說苑之商子。戴東原謂即商容。未知然否。穆王滿、昭王子。穆王始見書序。穆王滿、昭王子。始見史周紀。穆又作繆。史秦紀、趙世家。亦曰周穆。穆朴子名實。亦曰穆滿。穆天子傳。亦單稱穆。左昭四。昭王娶房后。丹朱馮之生穆王。上。周語。即位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周紀。年百五歲。御覽八十五。而昌冥佛骨。

呂侯、師古曰、穆王司寇也。　呂侯始見此。本作甫侯。史周紀、又書呂刑疏云。禮記、書傳多稱甫刑。又作鄦。路史國名紀一。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史齊世家、家語、呂刑釋百年。論衡紀妖篇、都南鄭。竹書、穆天子傳亦稱西鄭。見沈約注。及本書地理志京兆鄭縣臣瓚注。書百三四十歲。案。呂侯、師古曰、穆王司寇也。　呂侯始見此。本作甫侯。史周紀、又書呂刑疏云。禮記、書傳多稱甫刑。又作鄦。路史國名紀一。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史齊世家、家語、呂刑釋百年。論衡紀妖篇、都南鄭。竹書、穆天子傳亦稱西鄭。見沈約注。及本書地理志京兆鄭縣臣瓚注。書百三四十歲。案。本周、鄭語。爲馮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說文、其說本周語下、又山海經內經書炎帝後裔隨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路史後紀四以共工卽重、噎鳴卽伯夷、而又謂祝融生句龍爲后土、后土生噎鳴爲共工。共工生伯夷、遂妄臆。呂是其後。宣王時改甫。呂覽疏。　案。竹書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呂乃甫侯氏也。說文又云。鄦、甫侯所封。鄦卽許字。恐未可據。

君牙。師古曰。穆王司徒也。君牙始見周書。又作君雅。禮緯衣。

伯冏。師古曰。穆王大僕也。冏音居永反。伯冏始見此。本作伯冋。書冏命字本作冋。又作絅。周紀說文。又作冏。書釋文。又作絅。金縢注引五音韻詮。又作絅。班史多古文。轉寫舛謬。失其形矣。

又作敻。堪雅九引杜術書官箴。而今本唐書作冏。未知方氏何據。饒宮啓曰。冏當作絅。班史多古文。轉寫舛謬。失其形矣。

祭公謀父。師古曰。祭音側介反。祭公謀父始見左昭十二、周語上。逸書祭公解。亦曰祭公。謚文公。竹書。案周書。祭公對穆王。自稱謀父。則是其名。韋昭以爲字非。廣韻公字注謂謀父出姜姓。

密母。密康公母。始見周語上。魏氏。史周紀集解引列女傳。今本列女傳作魏。

共伯和。師古曰。共國名。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邵湖史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誤所據也。共伯和始見莊子讓王。呂氏春秋開春。史周紀正義引魯連子。商後國。路史國名紀四。行政十四年。周紀十二侯表。案史以共和爲周召行政之號。子長之單解也。辨見史記志疑三。

嘉父。家父始見詩節南山篇。家氏。父字。左桓八注。周大夫。詩箋。案嘉家古通。儀禮士冠禮注作嘉甫。

譚大夫。譚大夫惟見詩大東序。譚國在東。鄭箋。

寺人孟子。寺人孟子惟見詩巷伯。

伯陽父。伯陽父始見周語上。

史伯。史伯始見鄭語。周太史。韋注。名顛。字傾父。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周史伯鼎說。亦曰太史伯。史鄭世家。亦曰太史伯陽。史周紀。蓋以史伯即伯陽父。疑誤。

師服。師服始見左桓二。

虢文公。虢文公始見周語上。西虢虢叔之後。韋注。

臧哀伯。臧哀伯始見左桓二。傳伯彊生哀伯達。魏器及左莊廿八虢仲世本。故曰臧孫達。左莊十一。

隨季良。季梁惟見左桓六。隨賢臣。杜注。案梁良古通。水經淯水注亦作季良。他如王良爲星名人名。

荀子正論、論衡命義、本書天文志並作王梁。秦爵有大良造。東周策作大梁造。本書文三王傳北獵梁山。

史梁孝王世家作良山。地理志東郡壽良。史絳侯世家索隱引作壽梁。史秦後有將梁氏。路史作將良。隸釋有袁良碑。水經渠水注作袁梁。漢史張角弟梁。袁安紀作良。

魯申繒。申繒始見左桓六。又作申俞。管子大匡。

楚保申。保申始見說苑正諫。保又作潔。呂氏春秋孔諫。又作鮑。淮南脫山。案保潔古通。鮑保音近。廣韻注謂保姓。非也。申固曰卜以臣爲保。

齊寺人費。師古曰。即徒人費也。費音祕。徒人費惟見左莊八。又作主膳者茀。史齊世家。過賊鬬死。左莊。

王清二友。未詳。

高傒。師古曰。傒音奚。高傒始見左莊九、春秋廿二。齊文公生公子高。其名無考。通志氏族略四。而以王父名爲氏。然非。孫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采于虛。左成十七、藝廿九有之。路史國名紀一引風俗通。謂傒采蓋邑名也。謚敬仲。左藝廿九。自齊文公已下。見唐書世系表七十一下。亦曰高子。春秋閔二及公穀齊語。葬臨淄縣東北二十里。一統志。

王子成父。王子成父始見左文十一。又作成甫。管子小匡呂覽知士。上新序四。又作城父。管子齊語。亦曰公子成父。韓子外儲說左。亦曰王子。史律書。案城父不知何王之子。韓昌黎王仲舒神道碑、通志略五以爲姬姓。魏王基碑以爲王子比干之後。見錢宮爲金石文跋尾三。未知孰是。

賓須亡。賓須無始見左昭十三、齊語及管子大匡諸篇。賓姓。廣韻注。

麥丘人。麥丘人始見韓詩外傳十、新序四。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封之以麥丘。新序。案晏子春秋諫上以爲麥丘封人。八十五祝齊景公。御覽七百三十六引韓。亦作麥丘封人。今本韓作邦人。新序作邑人。蓋更爲其邑之封人也。

輪扁。師古曰。輪扁也。屬書翻。輪扁始見莊子天道、淮南道應。屬後書相道。斲輪人。名扁。莊釋文。問齊桓公讀書。莊子淮南。而釋詩外傳五以爲楚威王工人。

平陵老。平陵老惟見說苑貴德。案此不過一家哲年老之人。無所短長。何以居中上。

慈公。　慈公惟見說苑政理。列子湯問有平山之慈公乃別一人。冢在慈山東。水經淄水注。

陳公子完。他子。　陳公子完始見左莊廿二。亦曰陳完。亦曰田完。史世家。諡敬仲。厲公子。左傳世家。王葬追王之。本書非傳。

案左桓五、莊廿二言陳佗五父是文公子。史記誤分佗與五父爲二人。以佗爲厲公。表仍其誤。故注曰佗子。何休公羊注誤同。見桓六及十二。

虢史嚚。　虢史嚚惟見左莊三十二、晉語二。

周內史過。　周內史過始見莊三十二、周語上。

楚屈完。師古曰屈音九勿反。　楚屈完始見春秋僖四。　案傳桓十一年有屈瑕。楚屈氏始見。非四年有屈重。杜謂闕其系。而高氏姓名考謂重是瑕子。完是重子。未知所據。與信疑運珍完作倪。

卜偃。　卜偃始見左閔元、晉語二。即郭偃。晉世三、四。亦曰高偃。墨子所染。余弟覆編云。高與郭聲之轉也。晉掌卜大夫。杜注。宋徽宗大觀三年封平陽伯。宋史禮志。　案呂氏春秋當染作郭偃。乃郭字之譌。御覽六百二十引呂作郭偃。可證。

辛廖。師古曰。廖音聊。　辛廖惟見左閔二。孟孫有之後。

梁餘子養。　梁餘子養惟見閔二。梁餘複姓。廣韻注。本衛人。通志氏族略四。　案晉有梁氏。莫考所系。未知梁氏、梁餘氏是一族否。路史後紀七、國名紀二言二氏出梁國。則其先必梁之餘子。故以梁餘爲氏。如韓餘氏。然恐非衛人。至路史謂梁餘乃子養之邑。殊不可信。

罕夷。　罕夷惟見閔元。

申生。　申生始見左莊廿八、晉語一、檀弓上。晉獻公太子。同上。諡共君。晉語二、三。亦曰恭世子。檀弓、晉語三。共恭同。亦曰共太子。左傳十。亦曰伯氏。晉語。亦曰共子。左僖廿八。亦曰申子。莊子盜跖釋文。亦曰伯林。楚辭天問。又注云。伯林君也。且齊姜。莊廿八。驪姬施讒申生。晉語一。縊于新城。左傳四。葬曲沃縣西門內。一統志。

狐突。　狐突始見左閔二、晉語一、檀弓上。狐氏出自唐叔。晉語四。別在大戎者。韋注。晉大夫大狐伯生突。通志氏族略四。引世本。申生之傅。見犯之父。檀弓。重耳外祖父。左閔二注。亦曰伯行。晉語四。亦曰伯氏。晉語、檀弓。亦曰狐子。抱朴子論仙。晉懷公殺之。左傳廿三。葬太原交城縣西北。一統志。

秦繆公。成公弟。　秦穆公始見書秦誓序、詩黃鳥、晨風序、左成十三、晉語二、成公弟始見史秦紀。名任好。左文六。亦曰秦穆。文三四六。亦曰秦公。晉語三。亦單稱穆。成十三。立三十九年。史秦紀。葬雍橐泉宮。所年館下。秦紀及本書翻向傳。　案秦伯之諡。公羊、史記作繆。與穆同。而史蒙恬傳、風俗通皇霸篇以繆爲惡諡。讀靡幼反。宋姚鉉唐文粹有皮日休秦穆諡論。及明楊慎二伯論。並從之。惟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論衡言秦穆爲繆。音謬。可笑也。何休公羊文十、十二、十八注以穆公子康公罃爲穆公。蓋因春秋不書穆公卒。遂誤認子作父耳。

秦繆夫人。　秦穆夫人始見左莊廿八、晉獻公女。左僖五注。申生姊。史秦紀。而晉世家言女弟。非。亦曰秦穆姬。亦曰伯姬。僖五及十五。

公孫枝。　公孫枝始見左僖九、晉語一。又作支。史秦紀、李斯傳。與枝同。字子桑。左僖十三、十五、文三。岐州人。游晉。後歸秦。史正義引括地志。言秦公族。故漢志氏族略三云嬴姓。

繇余。師古曰。即由余。　由余始見韓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韓詩外傳九、史秦紀、李斯傳。姓由。廣韻注。繇讀與由同。本義。

師古注。繆公西取于戎。李斯傳。

蹇叔。　蹇叔始見左僖卅二。蹇姓。廣韻注。亦曰蹇叔子。公穀僖廿三。岐州人。史正義引括地志。

燭之武。　燭之武始見左僖三十。亦曰燭武。後漢張衡傳。之者猶言介之推、佚之狐也。通志氏族略三。　案武蓋以邑爲氏。故水經佀水注云。邑在燭城。廣韻注遂云燭姓。而通志路謂燭之武不得氏。以其居于燭地。故言燭。恐非。

內史叔興。　內史叔興始見左僖十六。亦曰內史興。周語上。亦曰內史叔興父。左僖廿八。亦曰周內史叔興。及死復怒。

卜徒父。　卜徒父惟見左僖十五。秦之筮龜卜者。杜注。宋大觀三年。封顧陽伯。宋史禮志。

禽息。　禽息惟見後漢書朱穆傳、循吏傳注、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繆公感悟。後漢注引韓。選注以爲觸檀死者妄。論衡儒增辯之。

王廖。師古曰。廖音聊。　王廖始見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外傳。今本韓傳九作王經。亦曰內史廖。韓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史秦紀。亦曰王子廖。戰國策。

晉文公。獻公子。　晉文公始見詩潤陽序、左僖九。獻公子始見左僖廿四。世大戎狐季姬。左莊廿八、昭十三。而隨弓上疏引作大戎。疑今本左傳誤大字。晉語四注亦云大戎。名重耳。始見莊廿八。皆體駢脅。左僖廿三、論衡骨相。亦曰公子重耳。僖廿三。亦曰晉侯重耳。僖三十二春秋。亦曰晉重。左定四。亦曰皆耳。李商隱集爲某先輩謝集賢相公啓。亦曰晉公。呂氏春秋恃君覽。亦曰文君。楚辭涉江、淮南俗說山。亦曰晉文。左昭四孟子。亦單稱文。文選思玄賦、漢詩鵠鵠三稱水官司命。立九年卒。史年表、晉世家。葬絳縣東南二十里。一統志。

夫人姜氏。　姜氏惟見左僖廿三、晉語四。文公適齊。晉語。桓公妻之。左傳。

魏犨。華萬子。　魏犨始見左僖廿八。謚武子。僖廿三。亦曰武仲州。左閔元疏、禮樂記疏、史魏世家索隱並引世本。左疏云州即犨是也。故公羊成十一經以郤犨爲郤州。　案。世家謂畢萬生武子。表遂依之。但世本言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樂記疏誤作萬生芒。芒生季。故杜于閔元年注云。畢萬、魏犨祖父。疑世家非。

顛頡。　顛頡惟見左僖廿三。顛姓。廣韻注。或言太顛之後。通志氏族略四。伐曹。魏僖負羈氏。殺以徇師。僖廿八。

齊臣。　齊臣始見左僖廿八、晉語四。亦曰曰季。僖廿三、文五、晉語四、五史晉世家作昔季。亦曰司空季子。僖廿三、晉語四。齊氏。臣名。食采于曰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僖廿三疏。

賈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賈佗始見左文六。又作它。晉語四。又作他。趙宮保金石文跋尾再續一後魏賈使君碑。晉公族。晉語。食邑于賈。韋注。爲太師。左文六。韋顯以賈它與狐偃之子賈季爲一人。大誤。唐表總仍之。

董因。　董因惟見晉語四。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韋注。

豎頭須。　豎頭須惟見左僖廿四、晉語四。豎未冠者之官名。周禮天官內豎注。亦曰里鳧須。韓詩外傳十、新序四。　案。頭字古叶同都切。與鳧音近。里蓋其氏。此傳聞之別。故韋、杜並箸之。非有二名也。孔疏謂兩文必有一謬。又以里鳧須爲出史記。皆失考。

齊國嚴子。　齊國莊子始見左僖卅三。是爲國歸父。僖廿八傳、卅三經。亦曰國子。僖卅三。國氏、太公之後。代爲上卿。廣韻注。其先其伯。通志氏族略三。歸父之父曰懿仲。杜僖廿二注。

周內史叔服。　內史叔服始見春秋文元年經傳。叔氏。服字。杜注。　案。叔服疑是內史叔興之子。程氏分記謂內史過子叔服。服子興。似非。至穀梁以叔服即王子虎。最繆。見文三。而何休注公羊從之。殊不可解。一爲叔氏。官內史。一爲王叔氏。官太宰。見左文三、襄五、襄十、周語上、中。安得并而言之。

孟明視。　孟明始見左僖卅三。孟明視始見文二。亦曰百里孟明視。亦曰孟子。僖卅二。又稱文及石經子作兮。亦曰子明。晉語二。又作孟盟。淮南人間。明盟古通。見詩小雅黃鳥箋。姓百里。名視。字孟明。僖卅二疏。

西气術。　西乞始見僖卅二。術始見春秋文十二。西乞術始見僖卅三。術是名。僖卅二疏。又作遂。公羊文十二。又作秫。史智世家。三字古通。晉有仲逢。晉世家索隱引世本作逢。鄘隱坐本作秫也。逢與術亦同。廣韻注引風俗通作仲遂。但古以術通遂爲多。如禮月令禮術。學記術有序之類。今據此可互通矣。毛氏谷梁春秋傳刊誤以術字譌遂爲非。西乞復姓。廣韻注引僖本傳卅二疏。言減字減氏不可明。非也。廣韻云。設文本作乞。今作乞。又作西乙。淮南人間注。余弟左通工。乞乙形近通寫。左哀十六石乞。淮南道應作石乙。戰國策魏江乙。韓子內儲說上作江乞。　案。史秦紀以術爲遂。叔子。杜世族譜辨其妄。蓋與唐書世系表以西乞爲孟明子同謬。又表于秦三帥無白乙丙。必轉寫脫落也。

士會。　士會始見左僖廿八。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周語中注。成伯名缺。見左文十三疏、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及晉語八注。左疏作士伯缺。程氏分記謂會是士蔿子。說于文二年始見經。在會之後。文九年見殺。必非父子。或昆弟耳。字季。證武。左宣十六注。初受隨。後更受范。宣十七注。故曰隨會。文十三、周語。亦曰范會。左昭廿。亦曰士季。文七、宣二及十二周語。亦曰隨季。宣十二。亦曰季氏。宣十六。亦曰范子。周語。亦曰武子。宣十六、成二、周語、晉語八。亦曰隨武子。宣十二、晉語、檀弓下。亦曰范武子。宣十七、成十八、襄廿七、晉語五。爲太傅。宣十六。葬九原。檀弓。　案。史通品藻謂表在第五等。今本列第四。是刊本譌失。但隨季宜在仁智之列。不當屈居中等。

繞朝。　繞朝惟見左文十三。繞姓。廣韻注。爲戮于秦。韓子說難。

石癸。　石癸始見左宣三。亦曰石甲父。僖廿四、三十。　案。甲父蓋即癸之字。通志氏族略三以石甲父、石癸爲二人。廣韻注作甲石甫。謂姓甲。並誤。

公孫滑。

蒲意諸。　公孫滑始見左文十六、春秋成八。蒲意諸始見左文八、宋公子鮑、桓公子也。文七傳及注。滑、蒲之子。意諸、滑之子。文十六注。蒲氏以名爲氏。通志略四。宋人弒昭公、意諸死之。文十六。

公冉務人。　公冉務人推見左文十八。公冉複姓。廣韻注。

卜楚丘。　卜楚丘始見左閔二。魯掌卜大夫。杜注。楚丘卜人姓名。昭四注。宋大觀三年封昌衍伯。宋史禮志。

晉趙盾。襄子。　趙盾始見左僖廿三、春秋文十四、晉語五。趙衰妻狄女叔隗生盾。僖廿三、廿四。謚宣。文六注。故曰宣子。

曰趙宣子。始見文六、七、周語中、晉語。亦曰趙孟。文六、晉語。亦曰原大夫。後書文苑趙壹傳。亦曰宣孟。左成八。亦曰趙宣孟。呂覽報更。亦曰趙宣。抱朴子吳失。

亦與趙成子共稱成、宣。晉語六。　翬平陽太平縣南十五里汾陽村。一統志。

鉏麑。　鉏麑始見左宣二、晉語五。晉力士。韋注。鉏姓。廣韻注。又作沮。呂氏春秋過理。麑又作麋。呂覽立節。亦曰鉏之彌。說苑觸

魏而死。左僖、晉語、呂氏春秋、山公羊宣六云刎頸死。　案。鉏沮古通。左襄廿三公鉏。廣韻注作公沮。史孔子世家黎鉏。御左定十哀鋼。唐馬

總意林引韓子作黎沮。今本韓子內儲下作黎且。麑與麋同。禮玉藻注引論語麑裘作麋。而麋別作麛。彌弭亦通。故又作

彌耳。寰宇記廿六鉏家在成陽東北三十里。疑。

宋伯夏。叔子。各本叔子誤大字。　防叔生伯夏。始見史孔子世家。國朝雍正元年。追封孔子之祖伯夏爲昌聖王。闕里文獻考。

闕伯比。　案。伯比在魯桓公時已列第五等。不應復見于宣公之世。元表必闕伯比子四字。是上格令尹

子文之注。傳寫誤作大字。混入下格。又脫去子字耳。釋史以爲重出。恐非。

楚厲王。穆王子。　楚莊王始見左文十四、楚語上。穆王子。始見史楚世家。名旅。左氏、公羊、春秋宣十八。又作呂。穀梁、春秋。又作侶。

史年表、世家。亦曰荊莊王。呂氏春秋情欲、當染、直言、觀瀕。亦曰莊君。荀子性惡。亦曰楚莊。淮南繆稱、道應、殿訴碑作楚莊。亦曰荊莊。韓子有度。亦曰楚厲。後漢朱穆傳。亦曰

楚莊公。眞語協韻。立二十三年卒。年表世家。葬江陵縣西龍山鄉三十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寰宇記百四十六。　案。呂侶音相近。而說文

呂爵本一字。則旅卽侶之省文。

王孫滿。　王孫滿始見左僖卅三、周語中。　案。杜譜王孫滿列雜人。不詳其系。通志氏族略四王史氏注

則云。周共王生圉。圉曾孫生滿。世傳史職。略五王孫氏注又云。滿、頃王孫。恐不可信。

箴尹克黃。　箴尹克黃惟見左宣四。令尹子文孫。同上。子揚之子。箴尹官名。杜注。楚傳、子揚卽令尹圍殺。亦作班。本書敘傳云。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蔡減懼。

潛書、代之圖。因氏形。越椒之亂。自拘于司敗。王復其所。故命曰生。宣四。

魏顆。師古曰。顆音口果反。　魏顆始見左宣十五、晉語七。魏犨子。別爲令狐氏。蓋顆長而庶。降幼而適也。左襄三疏引杜說。又唐表七十五下云。顆別封令狐。

五參。　伍參始見左宣十二。伍五古通。廣韻五字注云五姓。而子伍字不言姓也。又作午。說苑尊賢、金石文駁尾欄三齊朱季墓碑。伍奢之祖父。杜注。楚公族。潛夫志氏姓。

陳應。　未詳。

申公子培。依釋史本。各本子字誤申。　申公子培始見呂氏春秋至忠。培又作倍。說苑立節。殺隨兕而死。呂氏春秋。而說苑云射科雉。

樂伯。　樂伯惟見左宣十二。善射。傳所謂左射馬而右射人也。同上。

優孟。　優孟惟見史滑稽傳。楚莊王時樂人。長八尺。同上。廣韻注以優爲姓。非。　明郭延年史通評釋曰。優孟王人弄兒。

鄭公子弃疾。　去疾始見左宣四。鄭公子去疾。始見成二年傳。三年經。字子良。宣四及十一、十二、十四、成七。穆公庶子。宣四注。

案。去亦作弃。與弃字形近音鄰。義並得通。故遂以去爲弃。晉頃公名去疾。史十二侯表稱棄疾也。

子反。　子反始見左宣十二、楚語上。名側。左成四、九、十六。亦曰公子側。成十六經。亦曰司馬。成十六。亦曰司馬子反。公羊宣十五。穆

王子。春秋分記。師敗自殺。成十六。韓子十過、呂覽權勳、淮南人間傳云。共王斬之。史楚世家又云王射殺之。

逢丑父。　逢丑父始見左氏、公羊成二傳。面目與齊頃公相似。公羊。又公羊云郤克訴之。葬萊州昌邑縣南五里。寰宇記十八。

賓媚人。　賓媚人惟見左成二。卽國佐。始見春秋宣十三、傳成二、周語下。是爲國武子。左宣十、成十七、周語。亦曰國子。成十七、周語。國歸父之子。

周語注。齊靈公使以戈殺之。左成十八。　案。杜譜言賓媚人不知何等名號。竊疑是武子之字。佐爲輔弼。取媚茲一

人之義。賓蓋其家官主賓客之事。卽致賂于晉可證。或云。齊有媚邑。見左定九、哀十五傳。武子殆居于媚。

而別氏爲賓歟。錢宮詹曰。齊桓公時有賓須無。賓與國或同族。如晉范氏卽士氏之類。春秋邑大夫或稱

人。國佐以媚大夫爲正卿。如祭封人之例。亦假可通。

范文子。士燮。　文子燮始見左宣十七、范文子始見左成二、晉語五。士燮始見成二傳、成八經。亦曰范叔。成二。晉語六。亦曰文叔。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士會之子。章杜注、趙世本。

臧宣叔。　臧宣叔始見左宣十八、文仲子。武仲父。杜注。名許。宣十八。故曰臧孫許。春秋成元、二。亦曰臧孫。左成二。目眇。公羊成二。

而疏引臧統作臧。史晉世家云晉使鑒。

韓獻子厥。　韓獻子韓厥並始見左宣十二、晉語五。厥又作屈。公羊襄元經。盧古通借字。文十經厥。穀昭十一經厥。公羊皆作屈也。　韓簡生子輿。子輿生厥。史韓世家索隱引世本。唐書世系表七十三下同。子輿見左成二。　韓萬之玄孫。章杜注。亦曰韓子。晉語六。亦曰韓獻。晉語。蒲。葬山西忻州南十五里。一統志。宋徽宗崇寧三年。封義成侯。高宗紹興十六年。加忠定義成侯。廿二年。加封啓佑公。宋史高宗紀、禮志、通考百三卷佑及通考百三卷佑

一作佑。

程嬰。　程嬰始見史趙世家、說苑復恩。趙朔客。立趙氏之後。遂自殺。世家。宋神宗元豐四年。封成信侯。紹興十六年。加忠節成信侯。廿二年。加封強濟公。宋史神宗高宗紀、禮志、通考百三。葬忻州西南原上。一統志、又云、墳與杵臼墓在平陽太平縣南趙盾墓中、又云、在汾州縣西十五里。

羊舌。　未詳。仁和孫侍御志祖曰。嬰、杵臼之間。豈容復傷羊舌其人。此衍文無疑。錢宮詹曰。得非嬰爲羊舌之族。本是小字注。因羊舌下有脫文。誤進爲大字邪。

公孫杵臼。　公孫杵臼始見史趙世家、說苑復恩、新序節士。趙朔客。爲匿趙孤見殺。世家。宋神宗封忠智侯。高宗加通勇忠智侯。加封英略公。宋史紀、志、通考。葬忻州西北七里。一統志。

劉康公。　劉康公始見左宣十、周語中。亦曰王季子。宣十經、杜云、字季子。定王母弟。公羊宣十。頃王之子。春秋分記。食采于劉。杜世族譜。

單襄公。　案。單襄子已列前第五。此必單靖公之譌。靖公始見左襄十及周語下。襄公之子。頃公之孫。章注。

杜譜。叔向稱單子不忝前哲。必與單氏。故列中上。

苗賁皇。　苗賁皇始見左宣十七。又作苗棼皇。晉語五。又作鬷蜪黃。說苑善說。楚鬬伯棼之子。章注。奔晉。食邑于苗。杜注。

案。皇黃本通。棼賁古亦通。故左傳伯棼又作伯棼。蓋賁皇以父字爲氏也。蜪字音近借用。惟鬷字本無廿六部。可疑。盧學士羅書拾補說苑校本云。鬷蜪爲門。與苗聲相近。左通載饒唐注繩祖云。鬷蜪合聲爲賁。似欠的。

叔嬰齊。　公孫嬰齊始見春秋成二。即子叔聲伯。始見左成六、魯語上。宣公母弟惠伯叔肸之子。宣十七經傳、魯語注、杜世族譜。叔肸氏。

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檀弓下疏。

宋華元。　華元始見左文十六、楚語上。華督生家。家生御事。御事生元。左疏及春秋分記引世本。畀目皤腹而于思。左宣二。

葬華原陳留小黃縣城北。御覽五百五十八引越絕。

孟獻子。　孟獻子始見左文十五、周語中、魯語上。即仲孫蔑。春秋宣九。亦曰孟孫。左成二。亦曰孟獻伯。韓子外儲左下。孟文伯穀之子。章杜注表無文伯。魯語上稱孟文子。

樂正求。

牧中。　樂正裘、牧仲惟見孟子。樂正裘之者。

晉悼公周。　晉侯周始見襄十五經。晉悼公始見成十八。襄十六經、傳、周語下、魯語下、晉語六。周又作糾。史晉世家集解。又作雕。公羊襄十五釋文。毛本作雕。晉襄公少子桓叔捷生惠伯談。談生悼公。世家。亦曰孫周。左襄十七、晉語六。孫遂其別氏。故周語稱孫談之子周也。亦曰周子。成十八、周語。亦曰晉周。亦曰晉子。周語。亦曰子周。亦曰公子周。世家。亦曰晉悼。後書王允傳。生十四年立。成十八。十五年卒。史年表、世家。

鄭唐。　霍敦授曰。左成十六鄢陵之戰。鄭唐苟爲成公右而戰死。故表列中上。傳寫脫苟字耳。

楚工尹襄。　工尹襄惟見左成十六、晉語六。工尹楚官。襄其名。章注。

祁奚。　祁奚始見左成八、晉語七。祁又作祈。呂氏春秋開春、風俗通十反、易林蹇之隨。奚又作傒。史晉世家。又作徯。大戴禮衛將軍篇。晉獻侯之後舉生子黶。黶子梁伯。高。高子奚。春秋分記。舉見左僖十。黶見僖廿八。又高誘呂注、晉語韋注並作高梁伯。高氏姓名考作公子高梁伯。亦曰祁黃羊。呂氏春秋去私注云。奚之字。亦曰祁大夫。左襄廿一。亦曰祁子。易林蹇之乾、蹇之隨作祈子。食邑于祁。因以爲氏。襄廿一注。墓在太原祁縣。通志氏族略三。　案。通志略三、略四分二

祁氏。其一謂獻公四世孫奚食邑于祁。遂以爲氏。或云。隗叔之後。與士氏同族。其一謂周司馬祁父之後。左傳有祁瞞。似俱非。高氏地名考略云祁邑先以處舉。後以賜奚。蓋未見程公說分記。惟據通志爲說。史十二侯表、晉趙魏世家亦但言公族宗家而已。程自言得春秋世系一書。不題撰人。紀列國諸侯大夫之系。旁行爲圖。次第可觀。則必有所本矣。（潛夫志氏姓謂邢氏之族有祁氏。亦非。）

羊舌職。　羊舌職始見左宣十五、晉語七。叔向父。（杜注。）晉羊舌大夫之子。（韋注。）亦曰羊殖。（沈約謂。東吳嘉氏校左傳補注云。殖爲舌城合聲。）亦曰羊舌子。（列女傳三。）

魏絳。　魏絳始見左成十八、晉語七。絳又作降。（祀樂記疏引世本。）魏擊子。（韋、杜注。）謚莊子。（左襄四、廿三、晉語七及樂記疏、史魏世家集解索隱引世本。而世家作昭子。宋繆刊引世本屠篇亦作昭子。唐齊世系表七十二中從之。恐非也。）自魏徙安邑。（本書地理志河東郡下注。）案。世家言武子生悼子。徙治安。悼子生絳。索隱別引世本居篇。亦有悼子。唐表從之。而韋、杜注非以絳爲擊子。無悼子一代。襄三年傳疏云。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懦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張老。　張老始見成十八、晉語七。亦曰張孟。（晉語八。韋云。老之字。）張仲十七代孫。（因學紀聞十二引張氏譜。考閻大志氏姓。唐書世系表。亦言張老是張仲後裔。）案。濟夫論謂張仲後有張侯、張老。唐表謂張侯生張老。通志氏族略三謂因張侯之字命氏。恐皆不然。張氏其來甚遠。（詳前張仲下。）不得言始于張侯。而晉張侯卽解張。見左成二、晉語五。不得言是張氏。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敍武穆之分有張。以采邑命氏。亦未確。竊疑晉之張自出張仲。故唐表云張仲後裔。事晉爲大夫。而解張乃解氏。當與解揚、解狐同族也。

籍偃。　籍偃始見成十八、晉語七。字游。（左昭十五疏引世本及韋注。）昔孫伯黶司晉典籍爲籍氏。（昭十五、考路史後紀十謂籍氏爲荀之別族。孫卽荀也。通志氏族略四言籍氏出伯氏。爲林父之孫。誠云晉文侯弟陽叔伯黶也。非。）黶生司空韻。韻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春秋分記作官正。）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韋注、籍季。）子生籍游。（世本。）

汝齊。　女齊始見左襄廿六。亦曰女叔齊。（左昭元五。）亦曰叔侯。（襄廿九、昭五。）亦曰司馬侯。（襄廿九、昭元、晉語七、八。）亦曰司馬女叔侯。（襄廿九。）

宋子罕。　子罕始見左襄六。卽樂喜。（襄九。）宋戴公生樂甫衛。（一作衍。說在前樂樂下。）衛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左文十八疏引世本。而檀弓下疏引世本作石甫。顯編夷甫。顯。又唐書顯氏表作傾父澤。蓋兩傾字誤。顯字衍。澤譌疑古通。）傾。（韋作頃。）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檀弓疏引世本。）子孫以樂父字爲氏。（唐表、通志氏族略三。）亦曰司城子罕。（襄六。）所謂邑中之黔也。（襄十七。）案。左文十八有樂呂。通志略謂公子衍曾孫樂喜。喜孫惡。（三國魏文帝志。廣韻樂字注並作喜。）唐表謂衍孫須生呂。呂孫喜。左疏引世本亦云。須生大司寇呂。而檀弓疏引世本言傾生東鄉克。傾乃須之黔。蓋須有二子。曰呂曰克。子罕是克之孫。以爲樂呂孫者誤也。或疑克卽呂。非。

向戌。　向戌始見左成十五、春秋襄十五。（釋文。戌音恤。各本譌作戌。）亦曰合左師。（襄十七杜注。合向戌邑。廣韻以合爲姓。非。）宋桓公生向父盼。（廣韻向字注作盻。春秋分記作盼。）盼生聲守。守生合左師。（成十五疏引世本。）以王父字爲氏。（廣韻注。）

范宣子。（士匄。）　范宣子始見左襄八。（說苑善說作范桓子。誤。）士匄始見成十七傳、襄八經。范匄始見成十六、晉語六。匄又作丐。（成十七釋文。呂氏春秋剛卷注。）文子之子。（韋、杜注據世本。）亦曰宣叔。（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

晉邢蒯。　邢蒯始見左襄廿一。案。蒯乃欒盈勇士。出奔于齊。考襄廿三傳。齊伐衛。有邢公。疑卽蒯也。說苑立節作邢蒯。賦死非公之難。稱邢生守節死義。而韓詩外傳八又作荆蒯芮。稱荆先生。荆必邢之譌。芮讀音相近。皆所傳別耳。

齊殖綽。　殖綽始見左襄十八。　案。綽非邢蒯比。不應列第四。

鄭游眅。（師古曰。眅音普板反。）　游眅始見左襄廿二。（字從目。各本譌眅。）鄭公子偃子游宣子、穆公子。公孫蠆子蟜桓子、子游子。游販、公孫蠆子。（杜世族譜、左襄八、廿二注。）字子明。（襄廿二。）謚昭子。（杜譜。）以奪妻見殺。（襄廿二。）

齊杞梁。　杞梁始見左襄廿三、孟子、檀弓下。亦曰杞殖。（襄廿三。）杞又作芑。（文選王粲詠史賦注引琴操。）殖名。（廣韻賦注。）齊莊公襲莒。死焉。（檀弓。）非臨淄東三里。（一統志。）

殖妻。　杞梁妻始見襄廿三、孟子、檀弓下。亦曰杞氏。（後漢劉愚傳。）亦曰孟妻。（孟子疏。）哭其夫十日。而城爲之崩。遂赴淄水死。（列女傳四。）其妹明月悲姊之貞操。爲作歌。（古今注。而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明月作朝日。）

華州。（師古曰。卽郡周。）　華周始見襄廿三、孟子。亦曰華還。（襄廿三。長沙周大令宣武左傳附論云。還名。周其字。）周又作舟。（說苑立節、善說、雜言。）還又作旋。（孟子注疏。）戰死。（說苑。）

案。周、州、舟三字古通。韓詩外傳四舉太公于舟人。荀子君道作州人。詩舟人之子。康成云。當作周。

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作周。左宣十四楚申舟。呂覽行論注作申周。史趙世家秦攻西州。有本作西周。西河郡平周縣。史、漢路博德傳並作平州。河內郡州縣。水經沁水條作周縣。隸釋堯廟碑以周市爲舟市。新唐書薛能傳隋將張鎮州。隋書作鎮周。皆可互證。

祝佗父。師古曰。佗音徒何反。○作字依毛本。各本譌佗。　祝佗父惟見左襄廿五。崔杼弒莊公。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同上。

申蒯。　申蒯始見襄廿五。崔杼弒莊公。蒯濟于海而後至。將死之。至門。勿內。乃斷左臂以示杼。令其入。蒯披劍呼天闔而死。御覽三百六十九、四百十七、四百卅八引新序。

陳不占。　陳不占始見御覽四百九十九引韓詩外傳、新序義勇。赴莊公難。鬬戰之聲。恐駭而死。新序。

士鞅。　案。路史發揮同名氏辨注謂人表士鞅有二。一在中上。一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蓋未知此士鞅爲士魴之譌也。士魴始見成十八經傳。字季。謚悼子。食邑于瓶。故曰瓶悼子。亦曰瓶季。士會子。並見左成十八、晉語七及韋、杜注。晉語所謂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魴、鞅以音近而譌。公羊經作士彭。亦因音近致誤。

衛右宰穀臣。　右宰穀臣始見呂覽觀表、孔叢陳士義。本作右宰穀。左襄十四。又作穀臣。文選嵇康幽憤詩注、交論注。爲衛公孫免餘所殺。左襄廿七。

厚成子。　厚成叔始見左襄十四。亦曰郈成子。呂覽觀表、孔叢陳士義。亦曰厚孫。名瘠。襄十四。厚又作后。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左傳風俗通。檀弓上、宋書五行志中上。本作郈。左昭廿五、定十。晉語上。魯孝公子惠伯彄之後。郈敬子國之子。郈靖孫也。呂覽觀表注。而樓弓后木注。彄作絿。蔡引世本作彄。又晉語郈敬子注云。郈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爲孝公八世孫。杜世族譜。　左通補釋曰。通志氏族略三成叔爲郈大夫。因以爲氏。據韋注稱郈惠伯。則惠伯始受郈邑也。大事表引韋注作孝公玄孫敬伯同。成叔爲敬伯子。于孝公未得爲八世孫。似誤。又考異曰。說文。厚、古文厚。集韻或作鄗。故郈作后。智省文。

衛公子荊。　公子荊始見左襄廿九、論語。亦曰南楚。獻公子。杜世族譜。亦曰公南楚。左昭廿。荊字南楚。云公者。公子也。通志略脫楚字。公南非。

絳老人。　絳老人惟見左襄三十。

史趙。　史趙始見襄三十。晉太史。杜注。宋徵宗大觀三年封高都伯。宋史禮志。

士文伯。　士文伯始見襄三十。字伯瑕。國上。名宧。襄廿一。故亦曰士宧。昭六。士渥濁之子莊子士弱。襄九及注。士弱之子文伯。襄廿注。　案。文伯之名。古本及杜譜作丐。而昭六年之士匄或作士丐。古本作王正。譜以王正爲雜人。孔疏謂文伯不宜與范宣子同名。當作丐。今本作匄。非。又謂士鞅不應取與父同姓名人爲介。依王正是。釋文辨伯瑕宣子不嫌同名。不妨爲介。引魯兩嬰齊、鄭二子石證之。似勝孔說。匄丐義同。宣子之名。本亦作丐。無所分別。而王正必士丐之譌文。未可據爲定本也。考文伯乃士會從弟之曾孫。范匄乃士會之孫。則文伯與范匄、范鞅皆無服。況古人甚質。同名何害。

鄭卑湜。師古曰。卑音脾。湜音蹔。　裨諶始見左襄廿九、論語。裨又作卑。後書烏桓紀下卑雙注引風俗通。又作諀。路史後紀十。諶本作湜。左釋文。謀野則獲。襄廿一。淮南說山所謂出鄙而知也。　案。滿諶蓋古通。卑疑裨之省。當與裨竈同族。路史以爲裨氏出于鄭。

行人子羽。　行人子羽始見左襄廿四。卽公孫揮。襄廿四、廿六注一。亦曰行人揮。昭元。　案。襄廿六疏引世族譜。謂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馬師頡是其孫。子羽見成十三。羽頡見襄廿。非行人子羽。公孫揮異矣。而襄十二年衛有行人子羽。既與揮別。又疑爲穆公子。當稱公子羽。且不爲行人之官。自與公孫揮異矣。而襄十二年衛有行人子羽。晏子諫上篇齊景公稱行人子羽。疑卽左襄十一年之公孫揮。皆在此後。因名字之同。故附論之。

馮簡子。　馮簡子惟見左襄卅一。其先畢公高之後。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命氏焉。

衛北宮文子。　北宮文子始見左襄卅一。卽北宮佗。襄三十傳、昭十一經。北宮括懿子。成公曾孫。杜世族譜及成十七傳注。括見成十七。懿子見襄十四。佗、北宮括子。襄廿注。

魯叔孫豹。　叔孫豹始見左成十六、春秋襄二。卽叔孫穆子。襄七、卅語下。亦曰穆叔。襄二。亦單稱穆。單稱叔。張衡思玄賦。

莊叔得臣生豹。檀弓上孔疏引世本。　僑如之弟。杜世族譜。以不食卒。昭四。

狐丘子林。　靈丘子林始見呂覽下賢、列子天瑞諸篇。亦曰靈子。莊子應帝王、列子天瑞、黃帝。亦曰靈丘子。列子黃帝、仲尼。亦曰壺子林。淮南精神。名林。鄭人也。莊釋文。　案。表依呂覽以靈子爲子產之師。故敍于魯昭公時。而列子言列子師之。豈

寓言耶。狐壺古通。史晉世家壺叔。呂氏春秋當賞作陶狐。韓詩外傳三、說苑復恩作陶叔狐。又弟子傳壺縣。本表作狐縣。後漢方術樊英傳壺山。注引張衡南都賦天封大狐。是其證也。

晉趙文子。　叔弟實繩曰。前已書趙武。故釋史以此爲重出。然非也。表不列文子之子。則文當作景。趙景子始見左昭七、晉語九。是爲趙成。見昭五傳。伯樂稱其墓楯先業。無謗于國。其居中上等固宜。

孟萱子。　孟僖子始見左昭七。卽仲孫貜。昭九經、檀弓上疏引世本作獲。孟獻子之子。孺子速莊子。莊子之子仲孫羯孝伯。杜世族譜。莊子孝伯始見襄十六、二十、廿三、廿四、經傳表皆不列。僖子仲孫羯子。昭元注。萱讀曰僖。下皆類此。本表師古注。亦稱孟孫。襄廿三。

孟懿子。　孟懿子始見昭七、論語。名何忌。昭七。故曰仲孫何忌。昭廿三經。亦曰仲孫忌。定六經。亦稱孟孫。左定八論語。字子圉。開中金石記著碩廟碑。僖子之子。昭七注。

南宮敬叔。師古曰。南宮适。　南宮敬叔始見左昭七、魯語下、檀弓上。南宮氏。敬謚。叔字也。昭七疏。又作頃叔。說苑雜言。敬頃古通借字。春秋襄八敬嬴。公穀皆作頃嬴。名說。昭七。又作閱。檀弓及左哀三注。故曰仲孫閱。檀弓注。亦曰南宮說。魯語注。而檀弓及哀三注作南宮閱。僖子之子。檀弓注。懿子之弟。魯語注。與何忌師仲尼。昭七。案。昭十一傳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明是懿子爲兄。故韋注謂說弟。而昭七傳云。闕說與何忌于夫子。又似敬叔爲兄。故杜譜謂何忌弟。并疑其雙生。二說以韋爲長。卽字叔及別氏南宮可見。再南宮适、南宮縚、南容是一人。仲孫說、南宮敬叔是一人。表分列第三第四。甚明確。自世本誤以縚爲說。見檀弓疏。孔子圖注論語。鄭康成注檀弓。陸氏釋文。小司馬索隱並仍其誤。詳史記志疑廿八。師古不知适卽縚。遂錯認作敬叔也。

郯子。　郯子始見春秋昭十七。葬沂州郯城縣南十里。一統志。案。郯國未知何代所封。宣四年始見經。此所列郯子。因間官故也。但郯子自言祖少昊。杜注本晉語。謂少昊已姓之祖。則郯爲己姓矣。而史秦紀論、本書地理志東海郯注、釋例盟會圖疏、路史後紀七國名紀二並稱郯嬴姓國。豈緣嬴亦出少昊而誤歟。

老子。　老子虞見諸子。是爲老聃。禮曾子問。陳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聃文史本傳。生卽皓然。故號老子。三國魏玄道德經序。名耳。字聃。李氏。史傳。又神仙傳云。名重耳。呂覽不二並百篇聃作耽。李出嬴姓。爲伯益子恩成之胄。老子父乾。字元呆。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曼敷。生聃。唐睿宗寶義。路史後紀七。開新、舊唐書玄宗紀稱老子父名敬。道典禮十三作復。酉陽雜俎玉格以老子母爲玄妙玉女。又云洪氏。又云元君。路史注又云勝氏。萬玄序及神仙傳直稱李氏女。母感星精。十有二年。路史。而史正義、神仙傳、十六國春秋前涼錄、綏傳、酉陽雜俎、述異記云孕七十二年。述云八十一年。述云八十年。述云三十七百年。以二月十五日宋史徽宗紀。貞元間。剖左腋而出。白首

皓言。神仙傳。形長九尺。黃色爲緣。耳長七寸。三門無輪。眉長五寸。如北斗。色綠。鼻雙柱。齒六八。額有三理。方瞳龍顏。長綠毛白血。足有八卦。抱朴子雜應、酉陽雜俎。始名玄嶽。路史。亦曰老君。水經陰溝水注。亦曰李叟。水經河水四注、弘明集劉勰滅惑論、廣弘明集釋道宣辯惑篇。亦曰李老。後漢朱穆傳。亦曰柱下翁。弘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亦曰廖訶迦葉。弘明集釋道駁夷夏論、路史發揮化胡篇注引道天地經。死葬槐里。水經渭水注、廣弘明集道宣辯惑序及疑問反訛篇。唐乾封元年。追號太上玄元皇帝。天寶二年。加號大聖祖。新、舊唐書高宗、玄宗紀。尊聖祖父爲先天太上皇。母先天太后。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八年。加號聖祖大道玄元皇帝。舊唐禮儀志。宋大中祥符六年。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史眞宗紀。案。馬遷作傳疑老萊子、太史儋卽老子。路史附會之。高誘注呂子當染重言。以舜所友之伯陽、周幽王時之伯陽父。並指爲老子。故隸釋老子銘、神仙傳、抱朴子、唐表、通志略四、路史皆謂老子字伯陽。今本史老子傳有字伯陽句。乃後人妄加。索隱辨之。甚且如葛玄謂老子爲國師。代代不休。神仙傳俱載之。酉陽玉格言老君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別有九天上皇等號。而其生或云先天地出。神仙傳。或云從開闢以來。身一千二百變。莊子天地篇釋文引通運。或云生于殷王陽甲之世。列仙傳高士傳。或云在周三百餘年。爲文王、武王史。神仙傳。或云生于昭王二十四年。路史後紀七注。或云生于莊王十年。路史發揮恆星篇。或云生桓王丁卯歲。或云生于貞王四十二年。平王時爲太史。路史後紀七注。或云生于莊王十年。路史恆星篇。或云生桓王丁卯歲。終景王壬午。王午是敬王元年。或云生定王三年乙卯九月十四子時。乙卯是定元年。至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化胡。廣弘明集卷一、卷十三。其壽或云不知其所終。或云二百餘歲。或云百六十餘。史傳。或云百九十六歲。廣弘明集十三。或云二百七十。路史注。或云孔子沒十九歲而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壽四百有四十。路史。凡此衆說。緣世人多以老子爲神鑒異類。復因釋道兩家。競相依託。妖妄怪幻。當存而不論。至今本老子有列在第一等者。考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宋趙希弁讀書附志言。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是唐、宋人改刊。非班氏元本也。而隸釋漢遊嶺老子銘。詆人表抑老子與楚子西同科爲失。張晏注亦然。殊非通論。已辨見卷一。

南榮趎。師古曰。卽南榮疇也。趎音直俱反。　南榮趎始見文子精誠。卽南榮疇。莊子庚桑楚。又作倜。又作誅。莊子釋文。通雅廿云。莊子注音誅。又作椅。莊子釋文。通雅廿卦勸學。古音通也。趎又作跦。賈誼新書。有善暴背南榮者。獻之于君。其後爲民。廣韻注。亦曰榮跦。賈誼新書。魯人。淮南脩務注。又誰作南榮

噣注、南雅、噣字之訛也。

公伯寮。公伯寮始見論語。公伯復姓。廣韻注。寮又作僚。史弟子傳。又作𡨋。說文穴部。又作繚。宋隱本。又作遼。宋隱。亦曰伯寮。論語注。字子周。史傳。魯人。論語注。開元贈任伯。唐志。眞宗封壽張侯。宋志。案。史以僚爲孔子弟子。先儒惟馬融注論語從之。索隱引古史考。謂公伯僚讒愬。非弟子之流。宋儒皆同此說。見困學紀聞七。家語不列其名。成謂但稱魯大夫。其不得爲弟子明甚。豈馬遷所見弟子籍亦有竄入耶。唐、宋俱依史傳附從配食。至明嘉靖九年始黜不祀。見明史禮志。朱氏彝尊孔子弟子考獨主史記。謂未可以一告掩生平。似非確論。

公肩子。公肩子始見春秋繁露俞序。公肩復姓。廣韻注。即公肩定。字中。宋監本引史弟子傳及家語。今本史作公堅。家語作公宜。通志氏族略三作公宜。亦字子中。今本弟子傳、家語作子仲。魯人。史集解引鄭氏、而集解或云晉人。闕里文獻考或云衞人。開元贈新田伯。唐志。徽宗大觀四年。封梁父侯。宋志及通考四十三。

子石。子石始見史弟子傳、春秋繁露俞序、說苑雜言。即公孫龍。史傳、家語。龍又作寵。又作𥪕。宋隱。亦曰子石。說苑

貫反。楚人。史集解引鄭氏。家語云衞人。非。開元贈黃伯。唐志。眞宗封枝江侯。宋志。案。龍寵古通。然其字子石。假宜作𥪕。由水碑作公孫龍石。安知非誤分一字爲二耶。至史索隱正義以趙人談堅白者當之。則誤甚。趙公孫龍在平原君門。與子思玄孫孔穿同時。豈得爲仲尼弟子。

隰成子。案。魯昭公時。無所謂隰成子。若隰朋。則表已列第三。且必無以莊公時人而誤置于昭公之世者。次子者請曰隰鉏析之譌。衞析朱鉏。杜注謂是定公弟子叔黑背之孫。春秋分記謂公孫劋之子。通志氏族略三謂黑背字子析。以王父字爲氏。朱鉏于昭公二十年齊豹之亂。從靈公反國。賜謚成子。表居中上。或即此人。

琴牢。牢始見論語。即琴張。左昭廿、孟子。琴姓。廣韻注。名牢。字子開。一字張。衞人。釋廿注、家語序及弟子解。而孟子趙注謂子張善鼓琴。號琴張。誤。又若顧碑分琴牢、琴張爲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非也。亦曰子牢。莊子則陽。亦曰子琴張。莊子大宗師。開元贈南陵伯。通典五十三、通考四十三。眞宗封頓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陽平侯。宋志、通考。

楚子西。子西始見左昭廿六、楚語下。即公子申。左哀六。平王之子。昭王庶兄。左杜注。亦曰子椒。淮南人閒。白公殺之于朝。以袂掩面而死。左哀十六。

公子閭。依舊史本、各本譌閭。子閭始見左哀六。公子閭始見史楚世家。即公子啓。左哀六。亦曰王子閭。淮南繆稱。昭王兄。杜注。白公欲以爲王。不從。遂殺之。哀十六。

五子胥。子胥始見左昭卅一。名員。伍奢子。伍尙弟。適吳。昭廿。吳與之申地。吳語注。故曰申胥。吳語、越絕五。亦曰伍胥。史本傳。亦曰申子。楚辭七諫。亦曰申氏。說苑奉使。亦曰伍子。楚辭涉江。身長丈。腰十圍。眉閒一尺。吳越春秋傳三。吳王夫差賜之屬鏤以死。左哀十一。棄其尸。論衡書虛、命義、刺孟。乃盛鴟夷而投之江。吳語。元成宗大德三年。封爲忠孝威惠顯聖王。元史本紀。案。五伍古通。呂氏春秋異寶、抱朴子嘉遯皆作五員。本書藝文志亦作五子胥也。又釋文員音云。但唐書員半千。其先本劉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宋董衡新唐書釋音曰。員王問切。廣韻平去二員字注並音運。姓也。通志氏族略四同。然則員雖讀云。並可作云。而惟姓與名專音去聲。故子胥之名。半千之姓。均當音運。唐書張嘉貞傳。當時語云。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尤足取證。後人讀伍員平聲。即唐人詩亦作平聲。用蓋仍釋文之誤。王觀國學林十合辨之。路史後紀八注以讀運爲好異。通雅廿卷以作去聲爲非。皆未深考耳。又吳語子胥有縣目東門之言。史吳越世家及本傳皆述之。乃一時忿辭。非實有其事。而莊子盜跖、呂氏春秋知化、韓詩外傳七、賈誼新書耳痺、楚辭劉向九歎並稱子胥抉眼。又荀子宥坐闔磔東門外。吳越春秋三謂斷頭置高樓。恐俱傳聞之異。

江上丈人。江上丈人始見呂氏春秋異寶。亦曰漁丈人。吳越春秋一。渡伍胥過江。即覆船。自刎死江水中。越絕一、吳越春秋。

史魚。史魚始見論語。即史鰌。左襄廿九、定十三。鰌字子魚。呂覽召類注、新序一。其相反角。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晉子。亦曰衞魚。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死以屍諫衞靈公。大戴禮保傅。案。杜譜列史鰌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闕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衞太史柳莊。不知何據。

公叔文子。公叔文子始見左定六、論語、檀弓上。本諡貞惠文子。檀弓下。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檀弓注。即公叔發。左襄廿九。亦名拔。檀弓注。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拔。檀公疏引世本。當字公叔。爲公叔氏。通志氏族略三。案。論語集註作公孫枝。蓋仍集解孔注之誤。但困學紀聞六引孔注是拔字。豈朱子所見。亦如今之譌本耶。春秋定三年。盟于拔。公羊作枝。其譌政同。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謂拔即發之譌。蓋是也。即如文子之子。春秋作公叔戌。檀弓下亦云其子戌。而檀弓上及孔叢抗志並作公叔木。世本作公叔朱。鄭注。木當爲朱。釋文云。木式樹反。又音朱。亦因朱戌音近而誤。

中叔圉。圉始見左昭七。仲叔圉始見論語。仲叔圉字。廣韻以爲復姓。非。是爲孔文子。論語、左哀十一、十五。卽孔圉。春秋定四、左哀元。孔達生得閭叔毅。毅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耦。耦生昭叔起。起生圉。禮緣紀疏引世本。孫蓋見左成十四、昭七。耦見昭七。餘未見。圉又作圄。公羊定四。又作御。御覽百七十七引王孫子。亦曰文叔。緊統及統引世本。

祝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祝佗始見左定四。木作鮀。論語。又詩下泉疏引左作鮀。字子魚。定四。

正孫賈。王孫賈始見左定八、論語。康叔子。王孫牟之後。春秋分記。而廣韻通志略五謂爲王孫滿之後。出自周頃王也。非大名府東明縣東二十里。一統志。案。晏子春秋諫上。齊景公臣有祝佗。左定五年。楚昭王功臣有王孫賈。皆同時人。而此與孔圉並列。當是衛靈公臣也。說苑權謀有王孫商。疑賈字之誤。蘧宮黨曰。衛靈無道。而不喪邦。由中叔圉三人之力。故皆入第四等。此用論語說。

公父文伯母。公父文伯母始見魯語下。是爲敬姜。檀弓下。魯公父穆伯之妻。列女傳。季康子之從祖叔母。魯語。而列女傳謂敬己案。此廣韻以孟文伯魯之母爲公父氏之婦也。案。叔向母列第二。介推母列第三。敬姜不在二母之下。何以居第四。張姜譏之矣。

衛公子郢。依繹史本。各本譌逸。公子郢始見左哀二。衛靈公子。杜僖廣韻。字子南。哀二。謚昭子。檀弓上疏引世本。

觀射父。師古曰。觀音工喚反。觀射父始見楚語下。

鳴犢。

寶犨。鳴犢始見史孔子世家。寶犨始見哲語九。寶氏出姒姓。夏后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寶氏。龍六十九世孫鳴犢。爲晉大夫。廣韻注引風俗通。及居喪七十一下。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後紀十四。又作犢犨。說苑權謀、三國志劉廣傳注引新序。又作鳴鐸。世家集解。又作鐸鳴。三國志注引新序。又作澤鳴。說苑。亦曰寶叔子。子產子虞會同。爲趙簡子所殺。世家。葬常山。唐裴一統志云在廣平永年縣西。案。說苑云。澤鳴、犢犨、孔丘三人。三國志注引新序云。趙有犢犨。晉有鐸鳴。故孔叢記問云。鳴犢與寶犨見殺。表蓋仍劉向說。列爲二人。然非也。古人名字相配。雖牛息聲。故字鳴犢。世家索隱、困學紀聞六、路史後紀注並謂是其字。且世家明曰寶鳴犢。豈二人乎。犢鐸聲近。寶亦音徒各切。與瀆通。字既互異。稱名不同。惟澤乃鐸之譌耳。

越句踐。尤袤子。師古曰。句音鉤。越王句踐始見左定十四、吳語、越語。尤袤子始見史越世家。是爲裘執。竹書。徙都琅邪。吳越春秋六、越絕一、二、八、竹書水經漸江水注。嘗吳王溲惡。後遂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芩草亂其氣。吳越春秋四。

大夫種。大夫種始見左哀元、吳語、越語。卽文種。吳越春秋七及十。字少禽。楚南郢人。文選陰機豫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而高誘注呂氏春秋芳塗云。楚之鄙人。注繹師云。楚郢人。皆非楚地。並屬誤。又高注云。字禽。史越世家正義云。字子禽。亦小異。亦曰文子。袁士賦序。抱朴子知止。句踐賜之劍而死。越世家、吳越春秋十。非山陰種山。越絕外傳記地、水經漸江水注。吳越春秋作四山。據郡國志會稽山注引越絕作東山。

后庸。后庸始見左哀廿六。后又作洩。哀二。又作曳。吳越春秋句踐入臣等傳。又作渫。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又作泄。本書董仲舒傳、杜世族譜。又作舌。吳詔。案。唐石經哀廿六傳作舌庸。廣韻注舌姓。引越大夫爲祖。宋庠國語補音謂后姓非出越。內傳作后。是後人妄改。則當以舌爲定。而洩與舌音近也。洩姓出鄭。洩渫並與洩同。曳乃洩之省耳。錢詹事殿唐人阿翻陶像文。其書后爲舌。左傳后庸。

諸稽郢。依繹史本。各本譌到。諸稽郢始見吳語、亦曰柘稽。史越世家。案。吳越春秋歸國外傳稱大夫郢。則諸稽其氏。柘與諸音近也。弟寶繩曰。韓詩外傳八。句踐使庸稽獻民于荊王。說苑奉使作諸發。疑卽諸稽郢。

苦成。苦成始見吳語。又作軍成。春秋繁露九。

皋如。皋如始見左哀廿六、吳語。皋陶之後。廣韻注。又作句如。吳越春秋歸國外傳。亦曰大夫皋。春秋繁露九。皋與皋同。亦曰渠如處。夏遂新書。耳疑。車裂回泉。耳疑。

計然。計然始見史貨殖傳。名研。本書敘傳、答賓戲。及史集解徐廣注。又作計硯。吳越春秋七、九、十。又作計倪。越絕四、九。唐徐堅府文子注作鮮。迦雅卷三十引研之譌。余疑倪亦鯢之譌。鯢與研同。研然音近。宋陸佃倪研聲近相亂。又作蓋研。楊慎集引漢碑。姓辛。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范蠡師事之。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計然。時遊游海澤。號漁父。馬總意林、史集解、裴注、文選魏曹植求通親親表注並引范子。亦曰辛文。老周書。大傳。案。本書孟康貨殖傳注云。姓計。殺傳注云。古之善計者。兩注以善計之解爲是。至晉蔡謨謂計然乃范蠡所著書篇名。非謬。前賢已非之。詳容齋續筆十六。宋高似孫子略謂計然姓辛名文子。通志略四謂姓辛。並非也。

儀封人。

長沮。師古曰、沮音子余反。

桀溺。

丈人。

何蕢。師古曰、蕢音匱。

楚狂接輿。儀封人已下並始見論語。沮又作且。楚辭遠遊釋文。陸通字接輿。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遣使往聘。夫妻去隱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爲仙。高士傳。陸通姓名未詳。何又作荷。古通。蕢又作臾。說文古籀字象形。輿又作輿。莊子逍遙游釋文。亦曰狂接輿。莊子應帝王、法言淵騫。案。評林載明胡纘宗謂接輿是與夫子之輿相接。妄也。莊子逍遙游、人間世、列仙傳。亦曰狂接輿。莊子應帝王、法言淵騫。案。評林載明胡纘宗謂接輿是與夫子之輿相接。妄也。莊子逍遙游、人間世、應帝王、戰國策、荀子堯問、楚辭涉江、韓詩外傳、二史鄒陽傳、法言並稱接輿。胡孝思豈俱未寓目乎。乃近時有仍其說者。謂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有輿字在前。不復用車字。見論語。若法之妙。莊子以爲名。不足信。見閻氏四書釋地三續。毛氏奇齡西河集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亦謂接輿與孔子下爲文。不是人名。而錢唐馮氏景解脊集又謂接其姓。輿其名。引齊有接子作證。余皆未敢然之。

師襄子。師襄子始見史孔子世家、韓詩外傳五。亦曰師襄。列子湯問、淮南主術。亦曰師堂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亦曰師堂。文選七發。亦曰師京子京。七發注引韓詩。堂邑音近。子京其字也。案。師襄子是衛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表判列兩人。白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小司馬索隱、朱子集注並仍其誤。高誘注淮南云。魯樂太師。尤屬舛駁。不但師襄非魯伶官。而魯襄職司樂磬。豈得稱太師耶。

賈並列。仁和孫孝廉傳曾曰。裘于前昭公時已歌師己在第五。此乃樂記之師乙。以字形譌也。故與賓牟

賓牟賈。賓牟賈惟見禮樂記。賓牟複姓。廣韻注。

公肩瑕。師古曰、肩公肩假也。公肩假惟見檀弓下。假與遐通。因借作瑕。

衛祝夷。師古曰、祝式夷也。見呂氏春秋。案。呂氏春秋惟長利篇有戎夷。廣韻注戎式皆姓。而表作祝夷。古式字叶音賦。大雅瞻卬不義從式。可證與祝聲近相借。因知今本呂覽作戎譌也。又式夷逸齊如魯。天塞而死。注謂齊之仁人。則此衛字亦誤。

史留。未詳。

豫讓。豫讓始見戰國趙策、呂氏春秋論威。晉畢陽之孫。趙姬。因族以爲氏。呂注。亦曰豫子。趙姬。伏劍死汾水側。趙姬。水經注大。

青莽子。師古曰、莽音步丁反。青莽始見呂氏春秋序意。又作青蔣。文選陳琳答東阿王牋。又作清淨。水經注大。豫讓之友。自殺于汾水梁下。呂序意及水經注。

趙襄子。趙子子。趙襄子始見左哀廿七、晉語九。簡子子始見史趙世家。名無恤。左哀二十。世家作毋卹。淮南道應作無卹。亦曰趙孟。哀廿。亦曰襄主。戰國策、韓子外儲說左。亦曰襄王。魏策、韓子道稱之。世翟婢。世家。鄴山西忻州定襄縣東南五里。一統志。

知過。師古曰、即知果。知過始見戰國趙策。即知果。晉語九。知氏之族。韋注。別爲輔氏。晉語、趙策。

鮑焦。鮑焦始見戰國趙、燕策、莊子盜跖。亦曰鮑子。莊子。立槁于洛水之上。韓詩外傳一、新序七。

墨翟。墨翟始見孟子、戰國齊策。宋之大夫。史記宛傳。魯人。呂氏春秋當染、慎大注。姓墨。廣韻注。一本墨台氏所改。通志氏族略四。名翟。木華海賦文志、呂氏當染、慎大、淮南脩務注。亦曰墨氏。孟子。亦曰墨子。孟子、宋策。亦曰子墨子。墨子滑、呂覽公輸。亦曰翟子。文選齊孔稚圭北山移文。案。孟子楊、墨並言。諸子每云孔、墨。抱朴子名實篇稱班、墨。則墨其姓也。墨子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及呂覽高義多自稱翟。則翟其名也。乃元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失名。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遂懷生烏。遂名之。誕不足信。

禽屈釐。師古曰、即禽滑釐者是也。屈音其勿反。又音氏勿反。禽滑釐始見墨子公輸、列子湯問、莊子天下。墨翟弟子。墨子列禦寇。亦曰禽子。墨子所染、耕柱等篇、列子楊朱、淮南脩務注。滑又作骨。列子楊朱。作屈。音近。釐又作氂。本書儒林傳。又作黎。呂氏春秋尊師。又作釐。呂氏春秋當染、釐之譌。我子。

田俅子。師古曰、俅音求。

隨巢子。

胡非子。案。四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廣韻注云。我姓。又呂覽首時言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韓子外儲說左上及問田篇亦稱之。鳩俅音近。疑爲一人。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隨名巢。無據。胡非複姓。廣韻注云。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爲氏。則胡非子齊人也。

魏文侯、桓子孫。　魏文侯始見禮樂記、戰國秦魏策、桓子孫始見史魏世家。名斯、樂記疏、世家、索隱引世本、亦曰擊子、擊、索隱引世本。立二十一年爲侯、又十七年卒。凡三十八年、史六國表、魏世家、而竹書作五十四年、索隱引紀年作五十年、並非。葬汾州孝義縣西五里、一統志。案、世本桓子生文侯、惟世家以文侯爲桓子孫、未定孰是。文侯之名、史表、世本並作斯、國策吳注作勮、乃斯之譌也。唐表七十二中謂名都、殊非。蓋世家云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讀者誤絕都字爲句、以魏字連下文侯元年作一句、又各本據徐廣注于都字下、遂錯認爲名耳。

李克。　李克始見呂覽適威、史魏世家、又作里克、韓詩外傳十、里季古通。又作季充、呂覽審應、四部叢刊本作季充、形近而譌。子夏弟子、本書藝文志、而譌文一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師魏人李克、明克是子夏門人也。

魏成子。　案、前有公季成在第五等、卽魏成子、繹史以此爲重出、似也、但相隔五行、不應複敍、疑成當作文、二字以音近而譌、魏文子相襄王、見魏策、表誤列于文侯時耳、或謂魏成、李成是兩人、未確。

躬吾君。　番吾君惟見史趙世家、番音潘、古文番作選、並誤爲躬字。

牛畜。

荀訢。

徐越。　三人惟見史趙世家、訢作欣。

魯穆公、元公子。　魯穆公始見檀弓上、元公子始見史魯世家、穆又作繆、孟子、檀弓、名顯、世家、又名衎、本書屬律志、又名不衎。檀弓疏、世家、索隱引世本、在位三十三年、世家及律厤志。

費惠公、師古曰、費音祕。　費惠公惟見孟子、卽魯季氏之僭、因學紀聞八。

顏敢。

王愼。

長息。　三人惟見孟子。　案敢乃般之譌、愼順古通、孟子注云長息、公明高弟子。

公明高。　公明高惟見孟子、公明複姓、廣韻注、曾子弟子、趙注。

嚴仲子。　嚴仲子始見戰國韓策、卽濮陽嚴遂、韓策史記刺客傳、亦曰嚴翁仲、戰國策、亦曰嚴氏、西周策。

聶政。

聶政姊。　二人始見韓策、其先衛大夫、食采于軹、因氏焉、通志氏族略三、廣韻以爲軹大夫、疑誤、聶政軹深井里人、爲嚴仲子報

仇、自皮面抉眼屠腸以死、政姊嫈、史記樂、亦自殺于屍下、韓策、史記刺客傳、政死韓求政屍、市見水經注八、政家在博州聊城縣、寰宇記五十四。

孟勝。

徐弱。　二人惟見呂覽上德、孟勝墨者、亦曰孟子、爲荊之陽城君而死、其弟子徐弱亦死之、同上。

白圭。　白圭始見孟子、呂覽、圭又作珪、魏策、名丹、孟子、亦曰丹圭、法言學行、魏人、魏策高注。　案、七國時前後有兩白圭、史貨殖傳、白圭當魏文侯時、史述其言有商鞅行法、則乃記事者調合之。韓子內儲說下、白圭相魏、史魏陽傳、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此周人白圭也、圭其名、呂覽慮言、先識、不屈、應言、舉難、知分等篇稱白圭與惠施、孟嘗君問答、韓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無水難、魏策載白珪二事、在魏昭王時、蓋爾時猶存、此魏人白圭也、丹名、圭字、表列于孟子、魏惠王之間、則爲魏白圭無疑、閻氏四書釋地續曾辨之、惟趙岐誤注周人、國策鮑注指其誤、而高誘注呂覽亦曰周人、凡三見、並錯合爲一人、法言曰、子之治產、不如丹圭、已先錯矣。

鄒忌。　鄒忌始見戰國齊策、亦曰鄒忌子、史田完世家、亦曰鄒子、齊策、封下邳、號成侯、世家、故曰成侯鄒忌、爲齊相、齊策、又曰成侯卿、戰國策、臣術、脩八尺有餘、形貌昳麗、齊策、

孫臏、師古曰、臏音髕忍反。　孫臏始見史孫子傳、又作髕、廣韻、齊世系孫氏表、亦曰孫子、齊策、齊、魏策、非河間府吳橋縣東南十五里、一統志。宋徽宗宣和五年、追封武清伯、宋史禮志。　案、史以孫武爲齊人、以臏爲武後、而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稱武吳人、本書藝文志于武云吳孫子、于臏云齊孫子、此表第五等亦稱吳孫武、據唐孫氏表云、田桓子無宇子書字子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生憑、字起宗、生武、字長卿、奔吳、子明、食采富春、爲富春人、明生臏、則臏爲武後審矣、蓋明雖食采富春、未久仍歸齊、故史傳言臏生阿、鄄之間、至呂覽不二注、謂臏楚人、與史、漢異、恐非、廣韻以武臏爲衞孫氏後、亦非、臏刑曰臏、因刑刖兩足而號之、其名不傳、惜哉。

田忌。　田忌始見齊策、亦曰田期思、世家、索隱引國策、亦曰田期、竹書、亦曰徐州子期、索隱引紀年、亦曰田臣思、齊策伐燕章、史田完世家、鍾室書史記考異曰、臣當作匡、音始、與期書近。　案、臣必匡之譌、忌期匡並音相近、齊策南梁章作田思、臣誤、思字蓋語辭、猶春秋定六年樂祁之爲樂祁犂也、又竹書有田公子居思、在周威烈王時、未知卽田忌否。

太史儋。　周太史儋始見史周秦紀、老子傳。

商鞅。　商鞅始見史本傳、衞鹿孽公子、名鞅、氏公孫、秦孝公以爲相、封之于商、號商君、故曰公孫鞅、亦曰衞鞅、惠王車裂之、史傳、秦、魏策。　案、鞅刻薄少恩、卒受惡名于秦、其書言民不可學問、以禮樂詩書等爲六蝨、若

缺者何以居中上哉。

申子。申子始見韓策、荀子解蔽。名不害。（韓策、史記老子傳。）鄭之京人。（史傳及呂覽任數注。）

屈宜臣。屈宜臣始見史六國表、韓世家。曰又作谷。（說苑權謀。）

鐸椒。鐸椒始見史十二侯表。楚人。（左氏釋文。）爲楚威王大傅。（史表、本書藝文志。）吳起之子期。以左傳傳鐸椒。（釋文。）鐸椒采取爲鄒氏微。（史表。）

鄭敖子華。莫敖子華始見戰國楚策。案莫鄭雖同音。然疑唐已後傳寫之誤。又有本作鄭。尤誤。與史扁鵲傳鄭鄭作鄭政同。舊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三年以鄭類鄭字。改爲莫。遂誤以莫爲鄭矣。

史舉。史舉始見魏、楚策。上蔡監門。甘茂事之。（楚策。）

閭丘光。孫侍御曰。光乃先字之譌。漢人稱先生每單稱先。如史匈奴傳儋先。本書梅福傳叔孫先是也。閭丘先生、齊宣王時人。見說苑善說篇。或曰傳寫脫生字。

閭丘卬。閭丘卬惟見新序五。年十八。道遮齊宣王求仕。（新序卬字誤。）

顏歜。（薛古曰歜音觸。）顏歜始見齊策。宣王稱曰顏先生。（齊策、國策音形相近。）

王升。王斗惟見齊策。（古文斗升字每相亂。）

尹文子。尹文子始見本書藝文志。亦曰尹文。（莊子天下、呂氏春秋正名。）齊宣王時人。（莊釋文。）尹文複姓。（廣韻注、列子周穆王篇有尹文先生。蓋其先歟。）

番君。未詳。

唐易子。唐易子惟見韓子外儲說右上。案韓子載二說。一云田子方問弋于唐易子。一云齊宣王問弋于唐易子。疑唐易是氏。先後兩人。

如耳。如耳始見秦策、韓子七術外儲說右上。如姓。魏人。（說注。）

西周武公。西周武公始見史周紀、楚世家。威公子惠公。（周紀。惠公子武公。（史索解。考韓子六微稱周太子朝。疑是武公。）亦曰西周君。（戰國策東周策、史周紀。）亦曰周武君。（呂氏春秋貴卒。）

陳軫。陳軫屢見戰國策。

占尹。太卜鄭。鄭尹惟見楚辭卜居。（占與詹同。）

應侯。未詳。

秦武王。（惠王子。）秦武王始見秦、齊策、惠王子始見史秦紀。名蕩。（史索隱。）亦曰悼武王。（史始皇紀宋祁記、法言淵騫、秦紀正義引括地志。）亦曰武烈王。（秦紀索隱引世本、高誘呂氏春秋序。）亦稱爲帝。（秦策黃歇上書。）生十九年而立。（秦紀。）有力好戲。舉鼎絕臏而死。（秦紀、趙世家。而甘茂傳言武王本予爲。）在位四年。（秦紀、秦記、六國表。宋祁引世本作三年。非。）葬永陵。（秦紀。）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秦紀、徐解引皇覽。）饒宮腐曰。秦孝公、惠王、昭襄王皆在第六。武王好勇輕生。又其下者。豈當超居四等。此轉寫之誤。非孟堅意也。秦武、任鄙、烏獲皆宜與孟說同等。

任鄙。任鄙始見史秦紀、樗里子傳。秦力士。（秦紀。）

公羊子。公羊子始見公羊桓六。（稱子公羊子。）名高。（公羊序疏。）齊人。（本書藝文志。）子夏弟子。（公羊釋文。）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

穀梁子。穀梁子始見穀梁隱五。魯人。（本書藝文志、儒林傳。）名淑。字元始。一名赤。（穀梁序疏及釋文。而王應麟玉海引疏作俶。通考亦作俶。其字爲元始。俶蓋作似。）又名寘。（藝文正脫。）又名喜。（藝文志師古注。）子夏門人。與秦孝公同時。（釋文。）宋眞宗封曹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睢陵伯。（宋史禮志、通考宋史眞宗紀、禮志、通考四十三。）

萬章。萬章惟見孟子、史孟荀傳。萬姓章名。孟子弟子。（趙注。）亦曰萬子。（孟子盡心下。）葬鄒縣西南。（一統志。又見濟南新城縣南。）宋政和五年。封博興伯。（宋史志。）

告子。告子惟見孟子及墨子公孟。告姓。（趙注。）名勝。（墨公孟。）亦曰子勝。（困學紀聞八引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案孟子趙注謂告子名不害。管學于孟子。蓋亦卿誤認告子卽浩生不害也。然盡心篇注云。浩生姓。不害名。齊人。固各爲一人。亦不言是弟子。則學于孟子之說無據。（孟子稱曰告子。其非弟子可知。墨子書已有告子。俱年長于孟子矣。）兩注元有牴牾。宋史禮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朱子集注。告子名不害。皆沿誤趙注。通考覺其誤。改稱浩不害以混之。而不知浩生複姓。與浩星同。（儒林傳曉星公受穀梁。廣韻注作浩星。）近時朱氏鼐尊孟子弟子考、孟荀衍泰三遷志俱謂浩生不害封東阿。未免臆斷。乾隆二十一年。衍聖公孔昭煥請配孟廟告子從祀。朝議從祀乃浩生不害。並非告子。遂寢其奏。

薛居州。薛居州惟見孟子。

樂正子。　樂正子惟見孟子。名克。孟子弟子。注。趙政和五年。封利國侯。宋史志。　案。樂正克蓋樂正子春之後。列子仲尼篇有樂正子輿。或疑是克之字。

高子。　高子惟見孟子。二、七。兩篇。齊人。嘗學于孟子。注。趙政和五年。封淄水伯。宋史志。　案。孟子中高子有二。此與樂正子。並列。必是弟子。非告子篇之高叟也。釋文吳徐整云。子夏授詩高行子。即詩絲衣序及孟子告子篇所稱高子。其年長于孟子。故以叟呼之。困學紀聞卷三誤合爲一人。至韓詩外傳二高子問孟子衛女何以編于詩。則亦此弟子也。公羊文四年有高子。

仲梁子。　仲梁子惟見檀弓上。詩定之方中傳。魯人。注。鄭　案。左定五有仲梁懷。蓋其先也。韓子顯學云。儒分爲八。有仲梁氏之儒。

孔穿。子思玄孫。　孔穿始見列子仲尼、呂覽審言。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史孔子世家。

王歇。師古曰。蒙音鶡。　王歇始見說苑立節。本作蜀。史田單傳。燕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封以萬家。蠋經其頸于樹枝。自縊脰而死。田單傳。說苑作畫邑人。墓在溫水南山西。水經濟水注。一統志云。在臨濟縣西北公山口。

燕昭王。三十九世噲子。　燕昭王始見燕策。在位三十三年。史六國表。燕世家。　葬直隸永平府玉田縣。一統志。又云。昌州東十里。　案。燕史簡略。代系多缺。故表以世言之。又策、史以昭王爲太子平。恐不然。平已死齊難。昭王是哙之別子。說在史記志疑九。

郭隗。　郭隗始見燕策。葬易州淶水縣東十里。一統志。

白起。　白起屢見戰國策。郿人。史本傳。爲人小頭而銳。嗜子白黑分明。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晉孔衍春秋後語。亦曰白公。爲武安君賜死于杜郵。秦號。　案。趙策有公孫起。吳注云。卽白起。豈秦之公族歟。唐表以爲白乙丙之裔也。秦策惠王時有武安子起。當別一人。起字衍。

田單。　田單屢見戰國策。又作陳單。賈誼新書胎教。號安平君。秦策。亦曰都平君。淮。宋徽宗宣和五年。封昌平伯。宋史禮志。　案。張晏注落在第五。今列第四。乃後人因張注升之。

趙奢。　趙奢號馬服君。始見趙策。葬邯鄲西山上。史本傳集解。寰宇記邯鄲縣志注。

縮高。　縮高惟見魏策。安陵人。爲其子守管列頸而死。同上。

公孫弘。師古曰。齊人也。孟嘗君所使見戰國策。　公孫弘始見齊策、呂氏春秋不侵。　案。中山策亦有公孫弘。吳注以爲卽此人。未的。韓子說林言斯疑爲越王騶。又一公孫弘。與漢平津侯爲四。困學紀聞十一已言之。余因考後漢明帝時有公孫弘。見天文志。漢延傳。晉惠帝時有公孫弘。見王渾、潘岳、楚王瑋傳。是有六公孫弘也。

侯嬴。　侯嬴始見史魏公子傳。魏隱士。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亦曰侯生。同上。亦曰嬴門。抱朴子交遊。公子救趙。侯生北鄉自剄送之。史傳。墓在開封浚儀縣南十二里。寰宇記一。

平原君。　平原君屢見秦、趙策。趙惠文王弟。史趙公子傳。名勝。趙策。故曰趙勝。史本傳。亦曰平原。賈誼新書過秦論。葬在隸廣平府肥鄉縣東南七里。一統志。

毛遂。　毛遂始見史平原君傳。稱曰毛先生。同上。亦曰毛生。抱朴子擢才。葬肥鄉南七里。一統志。又云在永年縣南二里。又云在臨漳縣東南故薛城北。

蒙恬。　蒙恬屢見史記。其先齊人。蒙驁。自齊事秦。驁子武。武子恬。二世四子陽周。矜勇自殺。本傳。亦曰蒙公。淮南人間、寰宇記謂家在咸陽疑。

韓非。　韓非始見秦策。韓之諸公子。爲人口吃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亦曰韓子。史本傳。李斯妬其才。論衡譴虛。遣藥使自殺。本傳。死雲陽。史始皇紀。

燕將渠。　將渠惟見史燕世家。　案。史稱大夫將渠。則將渠是名。失其姓耳。索隱謂人名姓。一云將官渠名。並非。

樂間。依毛、馬本各本謂樂燕。　樂間始見燕策。樂毅子。史毅傳。

高漸離。　高漸離始見燕策。離又作麗。論衡書虛。荊軻之客。善擊筑。始皇矐其目。使擊筑。乃以筑擊始皇。不中而死。燕策、史刺客傳。　案。史通品藻篇譏表在第五。今列第四。是轉寫失之。

漢書人表考卷五

中中

昌若。相土子。　昌若、相土子。始見史殷紀、世表。

根圉。昌若子。　案。禮祭法疏引世本云。昌若生遺圉。遺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故劉氏外紀曰。昌若卒。子曹圉立。卒。子根國立。卒。子冥立。乃史殷紀、世表謂昌若子曹圉。曹圉子冥。缺根國一代。而此表又誤合兩代爲一。魯語上韋注亦誤仍之也。晉蓋遵之省。殷紀索隱引世本作粮圉。譌。

有扔君。師古曰。扔音仍。　有仍始見左哀元、史吳世家。仍扔古通。有仍國名。緡姓。世家集解引賈逵注、而路史後紀七及十四、國名紀一、二謂仍、太吳後。緡、少吳後。分爲二國。案。

武羅。

柏因。

熊髡。

鬼國。師古曰。武羅以下四人。皆羿之賢臣也。鬼音魂。　四人始見左襄四。皆羿之賢臣。杜注。因又作姻。史夏紀正義引世紀。鬼本作尨。漢四。又作龐。潛夫五德志、文

虞思。桓譚曰。夏桀之臣。羿義注引左同。　案。路史國名紀六謂武、龐皆國名。以熊髡爲舜友雄陶之後。不可信也。

虞后氏。　虞思始見哀元。舜後虞君也。杜注。亦曰虞公。竹書。

杼。少康子。師古曰。杼音大呂反。　杼始見襄四、魯語上。少康子始見史夏紀。杼又作予。史夏紀、世表。又作宁。史索隱引世本。又作佇。墨子非儒。又作與。初學記武部引世本。故曰后杼。姜四。亦曰季杼。左哀元。而路史後紀十四、國名紀四謂季杼是少康庶子。爲過。餘姜也。亦曰伯杼。竹書。亦曰伯子杼。竹書。注、路史後紀。亦曰后予。路史注引世紀。亦曰松曼。長顯烏喙。路史。卽位居原。自原遷老丘。竹書。在位十七年。竹書外紀、通志。而路史作二十七。

槐。杼子。　槐、予子。始見史夏紀。亦曰芬。竹書及左昭廿九疏引世紀索隱引世本。亦曰芬發。竹書注。亦曰祖武。亦曰魁。外紀、路史後紀十四。在位四十四年。竹書。而外紀、通志、路史作二十六。路史注引世紀作二十八。

報丁。孺子。

報乙。

報丙。

報壬。

主癸。　報丁以下。並始見史殷紀、世表。主癸始見魯語上。案。商以生日名子。元不嫌于複。而此三報二主。通志謂是弟兄之名。以史稱父子爲過。所論甚愜。表自微子、報丁外。皆不言誰子。蓋亦疑而缺之也。

履癸。桀。　履癸始見史殷紀、世表。桀始見魯語上。案。商頌玄鳥。桀。

履癸。桀。

履節。公劉子。　履節、公劉子。始見史周紀、世表。案。殷子數始湯。湯治天下。得履、輔、伊尹。履節政當湯時。疑是一人。

伯邑考。文王子。　伯邑考始見桓弓上。文王子始見史管蔡世家。亦曰邑考。漢書世傳解。紂烹爲羹。史殷紀正義引世紀。通志以爲臨邑也。

楚熊麗。熊繹子。師古曰。繹音弈。弈同。○依毛、馬本。皆本脫繹字。　熊麗、繹熊子。始見史楚世家。案。商頌荊楚傳云。荊州之楚國也。春秋僖元年以前皆書荊。後皆書楚。注疏謂爾時始改號楚。考史表爲楚成王十三年。豈初封本號荊。經史皆據後稱之耶。

虞侯。

芮侯。師古曰。三國時田蚡于文王者。　虞、芮始見詩緜篇。二君葬解州平陸縣西五十里。閒田東南隅。一統志。　案。虞乃舜後國。芮不知所始。皆非姬姓之虞、芮也。此以二君爲侯爵。亦未識何據。

吳周章（中雍曾孫）　周章始見史吳世家。仲雍卒，子季簡立，卒，子叔達立，卒，子周章立。（世家）葬蘇州常熟縣海虞山東嶺上。（一統志）

杜伯　杜始見左襄廿四、晉語八。（宣王時杜伯是其後，故此云杜伯。）　武王之世國名。伯爵，豕韋自商末改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杜爲杜伯。（左杜注、周語上、晉語韋注）

楚熊狂（子）　熊麗生熊狂，始見史楚世家。

虞中（周章弟）　虞仲、周章弟，始見史吳世家。周武王封爲虞公。（本書地理志）

杞東樓公（禹後）　杞東樓公、禹後，始見史杞世家，亦曰夏公。（周游王會）　案史言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杞。然考大戴禮少閒、文選晉張悛爲謝詢求啟諸孫守家人表，皆言湯封之，史、漢述鄒生之言，亦云湯伐桀，封其後于杞，則是武王特因其舊封而重命之。故梅福傳曰，武王克殷，紹夏于杞也。東樓公生西樓公，蓋並以所居爲號。杞邑有牟婁，見隱四春秋，豈取諸此歟。（路史後紀十四，謂杞徙析于曹東之婁，是爲東樓，恐非。）

邢侯（武王子）

韓侯（武王子）　邢、韓，武之穆，始見左僖廿四。

齊丁公伋（師尚父子）　齊丁公始見左昭三，伋始見詩顧命，師尚父子始見史齊世家。伋又作級。（左昭十二）又作汲。（昭十二、史楚世家、詩風譜疏）又作及。（世家集解）丁又作玎。（說文）亦曰呂級。（昭十二、史楚世家作呂伋）亦曰齊侯呂伋。（顧命）亦曰丁公呂伋。（史世表、世家）　案玎乃玉聲，說文恐非。證法述義不克曰丁，呂伋賢嗣，何以蒙此不韙之名乎。通志氏族略四云，證法遂始有周，是時諸侯猶未徧及，齊五世稱證，則知丁公者長第之次也。漁仲說是。杞、宋、曹、蔡四世未稱證，衛亦五世方稱證，而宋並有丁公，可論已。

魯公伯禽（周公子）　魯公始見詩閟宮，伯禽始見禮文王世子。魯公伯禽始見禮曾子問，周公子始見史魯世家，亦曰禽父。（左昭十二）亦曰魯侯禽父。（唐豐碑序、竹書）在位四十六年。（本虞仲叢志）葬曲阜南七里。（盛宇記二十一）　案周公有證，禽父何以下證，而賢如禽父，亦不應屈居第五。

凡伯（周公子）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始見左僖廿四。凡國，伯爵。（左隱七注）

蔣侯（周公子）　名伯齡。（唐書侍氏表、通志氏族略二、路史後紀十）男爵，後以功侯。（路史，而國名紀五又云初伯侯爵）

邢侯（周公子）　名靖淵。（路史後紀十，又方輿紀要以爲名宜，未知何出。）

茅侯（周公子）　茅又作茆。（漢天文志）

胙侯（周公子）　胙又作祚。（漢天文志）

祭侯（周公子，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祭又作鄰。（漢天文、釋文）　案經傳祭有祭公、祭伯，未見有稱侯者，蓋初爲侯爵，其後本封絕滅，食采畿內，降而爲伯。若公則其官也。六人之次，此侯僅廿四傳，通志略因謂凡第二至祭第七，然裏十二傳又以邢居凡先，疑富辰亦是錯舉，未可定長幼之序。況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安得稱周公第二子凡伯耶。至路史以凡、蔣、邢、祭、胙、茅爲次，尤不足據。

晉侯燮（成子）　晉侯燮始見史世表、楚世家，唐叔虞子始見晉世家。唐有晉水，燮改爲晉。（詩唐風譜本書地理志）亦曰燮父。（左昭十二）非太原縣東南。（一統志）

秦旁皋（女防子）　旁皋始見史秦紀、世表，女防生旁皋，始見秦紀。

楚熊艾（繹子）　熊繹生熊艾，始見楚世家。艾又作乂。（史世表）

宋微中（啓子）　微仲始見孟子，名衎。（檀弓上）又名湙，字仲思。（家語本姓解）亦曰中衎。（呂氏春秋當務）　案呂氏春秋以仲爲微子同母弟，史記家語、詩疏俱仍之。然恐未確。閻氏四書釋地續辨之云，微子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次子微仲，即後國于宋者。周禮適子死立適孫，微子從其故殷之禮，舍長子之子腓，而立次子衎，與子腹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證一，人表于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啓子，證二。啓既帝乙之元子，衎果屬次子，王微豈少閒士，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證三。（此條似欠的，微子疏云，弟亦稱微，微仲衎，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蔡公之弟稱蔡叔，則知微仲子腹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明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又云，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因考包閻所論，俱本宋蘇轍古史，古史曰，微子卒，世子孟死，立世子之弟微仲衎，自注，世以仲爲微子之弟，失之。蓋以人表爲據。）通鑑外紀於周紀稱衎乃啓子，引檀弓爲驗，謂史記誤，而商紀依呂氏春秋，未免岐見，獨毛氏經問十二力主是弟非子之說，殊不足信。二微雖遷爵易位，終身不去微之號，其忠甚盛，故孟子以爲賢人，表置在五等，屈矣。（誠謂裏有兩微仲，前爲微子之弟，此爲微子之子，亦通。）

魯考公。伯禽子。依明監本、殿本、局本、他本譌孝公。　考公始見史世表、魯世家。左文十六疏、毛本作魯公。譌　伯禽子始見世家。名酋。世家、本書律厤志。　又名就。史索隱引世本及律厤志。又作遒。索隱引鄙本。　在位四年。世家、律厤志。

齊乙公。丁公子。　乙公始見世表、齊世家。丁公子始見世家。唐書世系表、丁公諱季子、謚國叔乙、與史異。　名得。世家。

晉武公。釐子。　武侯始見世表、晉世家。釐子始見世家。名寧族。世家、面毛本族作家。　又作曼期。又作曼旗。史索隱引世本及譙周。　案。表中晉僖多異。左桓十七疏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非則舉謚稱公。禮之常也。但表于後第七稱武侯。是公乃侯之誤。

秦大几。旁皋子。　大几始見世表。旁皋生太几。始見秦紀。紀作太。

魯煬公。者公子。師古曰。煬音式尚反。○依綠史本、各本譌孝公。　煬公始見世表、魯世家。名熙。世家、本書律厤志。　又作炀。史索隱。　在位六年。世家、面律厤志作二十四年。又引世家作十六年。並誤。　案。世家謂煬是考弟。考左定元年注。伯禽子。律厤志謂考公及煬公。師古曰。及者兄弟相及。非子繼父。則此作子誤也。又世家集解引世本云。煬公徙魯。疑徙在之譌。辨見史記志疑十八。

齊癸公。乙公子。依綠史本、各本譌作乙子。　癸公始見世表、齊世家。乙公子始見世家。名慈母。世家。　又作庚公。史索隱引世本、面檀弓上引作癸。　又作祭公。索隱本。　又作祭公慈。索隱本引譙周。各史本譌作慈心。而索疑癸之誤。

秦大駱。大几子。依綠史本、各本几譌乙。　大駱始見秦紀、世表。雜路古通。詩豳風譜疏引紀亦作雒。　太几生大駱。始見秦紀。

楚熊盤。艾子。　饒宮廢漢書考異曰。楚世家熊艾生熊咀。熊咀生熊勝。表所載熊盤。即世家之熊勝也。世家以爲艾孫。表以爲艾子。皆異。

衛嗣伯。孝伯子。

衛建。嗣伯子。　嗣伯、孝伯子。虛伯、嗣伯子。始見世表、衛世家。世表作壘。同。索隱。又作壘。索隱。又作壘。索隱引世本。　案。此及詩邶風譜疏引世家作建。疑誤也。又脫伯字。嗣與虛謚法所無。當是其名。然前之孝伯已有謚。不應二伯獨缺。蓋史先失之。

秦非子。大駱子。　非子始見秦紀、世表。大駱生非子。始見秦紀。非又作扉。路史後紀七注。　居犬丘。周孝王邑之秦。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紀。　案。非子始封秦。則前之稱秦。是追加之。

秦嬴。非子子。　案。嬴卽非子。此乃重出。誤分爲父子也。

秦侯。嬴子。　秦侯始見秦紀、世表。綠史本譌作秦伯。　秦嬴生秦侯。始見秦紀。立十年。秦紀。

史伯。　錢塘張孝廉雲璈曰。鄭語史伯。表列宣王時。第四。此厲王之世。未卽有史伯其人。蓋公伯之譌。秦紀。秦侯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表無公伯。而後秦中注云。伯子。則此誤無疑。東觀餘論以爲淡文。非也。

宋父。何子。　宋父始見詩商頌疏引世本。以爲弗甫何生宋父也。名周。索語本註。

秦中。伯子。　秦仲始見詩車鄰序、鄭語。公伯生秦仲。始見秦紀。亦曰大夫仲。竹書。立二十三年。死於戎。秦紀、十二侯表。

魯武公。愼公弟。　魯武公始見周語上。愼公弟始見魯世家。名敖。左桓六、晉語九。亦單稱武。左、國。　在位十年。史十二侯表、而世家作九年。本書律厤志作二年。並誤。

秦莊公。仲子。　秦莊公、秦仲子。始見史秦紀、十二侯表。國語稱秦嬴、注云、嬴當爲莊。宋祁本譌名其。亦非。　立四十四年。紀、表。　案。秦至襄公始國。據春秋是伯爵。襄公之先爲附庸。爲大夫。何以有公侯伯之稱。詩譜疏謂莊公蓋追謚。豈秦侯公伯亦追謚耶。疑僭稱耳。

楚熊渠。厲子。依綠史本、各本譌熊渠。　楚熊渠、熊嚴子。始見十二侯表、楚世家。亦曰伯渠。國語、世家。亦曰楚子渠。竹書。立六年。侯表、世家。

宋世子士。　世子士始見此。宋父周生世子勝。家語本姓、孝經疏。亦曰世子。潛夫論、馬姓。亦曰世父勝。唐書世系表七十五下。　案。世子名勝。猶此作士。豈有兩名耶。表必本于世本。而商頌疏引世本宋父生考父。無勝一代。當是脫誤。

蔡夷侯。　案。夷侯已見前第七。此重出。

奄父。遣父六世孫。　遣父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始見史趙世家。

鄭桓公友。周宣王弟。依綠史本、各本無注。　桓公始見鄭語。鄭桓公友始見十二侯表、鄭世家。周宣王母弟。始見侯表。本書地理志、國詩譜同。而世家作庶弟。誤。鄭始封之君。章注。伯爵。左隱元疏。亦曰王子多父。竹書。遣友之字。徐氏統箋謂古友字作爰。與多相近。疑多爲譌。非也。亦曰桓友。文選賦。在位三十六年。爲犬戎所殺。侯表、世家。

秦襄公。殤公子。　襄公始見詩駟驖諸序。莊公子始見秦紀。周平王封爲諸侯。十二年卒。秦紀、十二侯表。

文子。　文子始見文子書。唐天寶元年。號爲通玄眞人。（唐書玄宗紀、禮樂志。）元至元三年。加封通玄光暢升元敏秀眞君。（元史順帝紀。）　案。文子不傳其名字。本書藝文志但云老子弟子。通考二百十一載魏李暹、唐徐靈府文子注。謂卽辛文子計然。非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因疑計然之字文子不可信。）志又云。文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然則裘何以列文子在幽、平之間乎。宜敍于老子後方合。困學紀聞十辨文子非周平王時人。宋祁公武郡齋讀書志言三代之書。經秦火錯亂。類如此。是皆仍藝文志之誤。檢文子道德篇平王問一條。無周字。末云。寡人敬聞命。其非周王甚審。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楚平王。極確。（七仁篇有王良。良足驗爲聖平王時人。）班氏所見之文子。或是譌本。遂疑文子書有依託。而于此裘仍列周平時。蓋疑以傳疑之意也。

辛有。　辛有始見左僖廿二、昭十五。　案。辛有疑辛甲之後。說見第三。

宋大金。（考父子。）　木金父始見詩商頌、左殽、桓元二疏引世本。亦曰木金。（禮檀弓疏。）亦曰金父。（家語本姓、唐表七十五下。）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世本、潛夫志氏姓、祁父宋緯作鄭夷。左昭七及孝經疏作泰夷。父唐表又作鄭夷父也。）雍正元年。追封孔子五世祖木金父肇聖王。高祖祁父裕聖王。（闕里文獻考紀典一。）　案。大字疑當作木。表缺祁父一代。又世次倒舛。說在卷三孔父下。

臧僖伯。　臧僖伯始見左隱五。卽公子彄。（春秋隱五。）字子臧。（杜世族譜。）魯孝公子。（禮器及左隱五、莊廿八疏引世本。）加臧于僖伯之上。傳家追言之。（陸疏。）

石碏。（師古曰。碏音子若反。）　石碏惟見左隱三。又作䃅。（漢會稽太守石經。）靖伯孫。（杜世族譜。）亦曰石子。（左隱四。）　案。潛夫志氏姓云。衞之公族石氏。不詳命氏所始。通志略三謂以字爲氏。路史國名紀五謂邑名。未知孰是。

楚武王。（蚡冒弟。）　楚武王始見左桓六。蚡冒弟始見史楚世家。（左文十六注以蚡冒爲武王父。）名熊達。（左桓二、文十六、宣十二、昭廿二疏及釋文、水經地理志、困學紀聞十一引史記、楚語注、而今本史記傳誤作熊通。）始僭號稱王。（左桓二、莊四注。世家云自蚡冒爲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史十二侯表、世家。）葬汝南鋮陽縣葛陵鄉東北。（水經汝水注及世家集解、續郡國志、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

鄧曼。（楚武王夫人。）　鄧曼、楚武王夫人。始見左桓十三。生文王。（周語中注。）亦曰楚曼。（周語。）亦曰曼姬。（史司馬相如傳。）僭稱姬非也。

魯施父。　施父始見左桓九。魯惠公之子。公子尾字施父。其子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三。）

鬬伯比。　鬬伯比始見左桓六。令尹子文之父。（杜注。）楚若敖娶於郧。生伯比。（左宣四。）若敖名熊儀。其先無字鬬者。必邑也。（通志略三。）

熊率且比。（師古曰。率音力出反。且音子余反。）　熊率且比惟見桓六。熊率氏。芈姓。（通志氏族略五。）

鄭祭足。　鄭祭足始見左隱三。卽祭仲。（始見詩將仲子序、鄭元傳桓十一經。）又作蔡仲。（晶林疏、潁之總。）亦曰仲子。（詩序。）亦曰祭仲足。（桓五。）亦曰祭封人仲足。（桓十一。）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桓十一注。）名仲。字足。（桓五注依釋文本。）

葬密縣邢山。（晉書杜預傳。水經潧水注作陘山。）

楚文王。（武王子。）　楚文王始見左莊六。武王子始見史楚世家。亦稱荊文王。（呂氏春秋眞諦。）亦曰荊文。（楚語。）名熊貲。（僖廿。而十二候表單稱貲。淮南說山注作熊貲。圭術注作熊貲。古貲與眥同。故又通爲字。貲眥之譌。）在位十三年。始都郢。（侯表、世家。）葬夕室。（左莊十八。）　案。本書地理志從史記。文王徙郢。而左桓二疏引杜譜依世本。謂武王徙郢。高氏春秋地名考略云。左傳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猶不城郢。則居郢并不始武王。疑數世經營。至武、文始定耳。

雕甥。

聃甥。（師古曰。聃音乃甘反。）

養甥。　三甥始見左桓九、莊六。皆鄧甥。仕于貫氏。（杜注。）　案。史通品藻篇言裘列三甥第六。則今本在五等譌也。

謝丘章。　案。通志氏族略三引風俗通、路史後紀十引盟會圖及廣韻注。言周宣王支子食采謝丘。其後爲氏。人表魯有謝丘章。而徧檢書傳。未見章名。鄭、羅二君。但引人表爲說也。言是魯人。亦不知所據。

辛甲。　翟敎授曰。甲爲周文、武時太史。裘已前列第三。此當是辛伯之譌。故與周公黑肩上下相隨。事見左桓十八、閔二。

石之紛如。（師古曰。紛音扶云反。）　石之紛如惟見左莊八。齊小臣。（杜注。）遇賊死堵下。（莊八。）

齊桓公小白。（襄公弟。）　桓公始見左莊九。齊語。齊桓公始見詩定之方中、木瓜序、左閔二。小白始見左莊八、九經傳。襄公弟始見史齊世家。衞姬之子。（左昭十二。）亦曰公子小白。（襄八。）亦曰齊侯小白。（莊九、僖十七經。）亦曰齊小白。亦曰齊桓。（昭四及孟子。）在位四十三年。（史侯表、世家。訂譜閒論微二。桓公爲三官都祭酒也。）葬齊城南二十里女水西。（水經濄水注元和志云。在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鄒足山上。）　案。

楊慎云、首舉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宋齊在第六、言四公誤、蓋不知五霸莫盛于齊桓之說也、所說殊未當、餘宮角曰、桓公爲中人、序有明文、其列入第五等、無可疑者、秦穆、晉文、楚莊以令終而進一等、宋襄不得其死、故又降一等、孟堅于奪之意如此、

蕭叔大心、　蕭叔大心惟見左莊十二、子姓、路史後紀十、國名紀四、通志氏族略二、古蕭國、爲宋所并、微子之支孫大心食采于蕭、通志略、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注、以有功別封爲附庸、莊十二疏、　案、杜注據莊廿三經、齊蕭叔朝公、因以叔爲名、恐大心是名、叔其字也、又廣韻注引風俗通、謂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于蕭、唐書蕭氏表謂宋戴公生衍、字樂父、爲孫大心封蕭、考公子衍爲宋樂氏之祖、若蕭叔大心是樂氏、何以其後有樂大心、當屬誤、

石郲子、　石郲子始見桓弓下、左莊十二、詩定之方中疏作祈、石駘仲之子、駘弓、　案、鄭注以駘仲爲石碏之族、杜謂郲子、靖伯八世孫、而春秋分記謂石碏生厚、見左隱三、厚生駘仲、是郲子乃碏曾孫靖伯五世孫也、未知孰是、

原繁、　原繁始見左隱五、鄭武公之子、春秋分記、亦曰原伯、杜世族譜、厲公使縊而死、莊十四、

息嬀、　息嬀始見左莊十、又作鄧嬀、宿尊列女傳、息侯娶于陳、楚文王滅息、以息嬀歸、是爲文夫人、左莊十及十四、三十八、後世稱桃花夫人、唐劉長卿題相樂右過其廟詩、　案、列女傳言息夫人與息君同日自殺、與左傳異、表當二人于第五、第七、蓋從列女傳也、

虢叔、　虢叔始見左莊二十、周語上、叔、虢公字、杜注、　案、周語韋注、史周紀正義引賈逵、並謂虢叔是虢公林父、恐非、西虢世系最疏略、自入春秋、在隱八年有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前此所稱虢公者、忌父也、在桓五年有虢公林父、必忌父之子、八年稱虢仲、杜注以爲林父、閔後兩稱虢仲、四稱虢公、至莊廿年已下、改書虢叔、凡二見、可知林父字仲不字叔、而叔必林父之子也、

魯擬孫、　擬孫始見左莊廿四、傳文云、亦作擬、今本作御、弘明集李子理惑論誤爲叔孫、是爲公子結、春秋莊十九、卽匠師慶、春詩上、慶、章匠大夫御孫之名也、章注、　案、杜世族譜以結爲御孫、則名結又名慶、御孫其字、但未知何公之子、

召伯廖、　召伯廖惟見左莊廿七、　案、廖失謚、代系亦無考、未知去召穆公幾世、春秋分記謂卽武公、誤也、召武公過見左傳僖十一、周語中、疑武是廖之子、

齊中孫湫、師古曰、湫音子小反、　齊仲孫湫惟見春秋閔元年經傳、名湫、左閔二、公、穀以爲季段父、非、仲孫氏、莊注、王子成父之孫、讀宮四、金石文駒尾二疏、魏庫武侯王基碑、

許夫人、　許穆夫人始見詩鄘風序、左閔二、衛公子頑烝宣姜所生、閔二及鄘風、許穆公爲許男新臣、春秋僖四、

先丹木、　先丹木惟見左閔二、　案、先氏世系無考、晉語四注云、晉之公族、而路史後紀十以爲晉公族、通志氏族略三謂先以字爲氏也、晉語、僕人贊論申生偏衣、與左傳丹木之言相同、豈一人耶、僕人贊、晉官名、晉語七、

羊舌大夫、　羊舌大夫始見閔二、晉語一、大戴禮衛將軍篇、羊舌職之父、韋注、晉之公族宗家、史十二侯表、羊舌其所食邑、閔二疏引杜說、乃絳侯之後、羊舌未詳其所、通志略三、或云羊舌氏、姓李、春秋分記作樊、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埋之後事發、辭連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閔二、昭三疏引杜說、杜所不從、說與阮耳、列女傳三、又以盜羊爲羊舌職事、　蓋晉武公之子伯僑生文、文生突、卽羊舌大夫、唐書世系表七十一下、

史蘇、　史蘇始見左僖十五、晉語一、晉卜筮之史、杜注、宋徽宗大觀三年、封爲晉陽伯、宋史禮志、

魯莊公、莊公子侯、釋史本、各本脫注、　僖公始見詩駉諸序、左閔二、春秋文元、魯語上、莊公子始見史魯世家、母成風、閔二、文四、

名申、亦曰子申、史十二侯表、世家、亦曰魯申、左定四、亦曰魯僖、亦單稱僖、文選盧光啟賦、立三十三年、春秋、

楚逢伯、　逢伯惟見左僖六、

衛甯嚴子、　甯莊子始見左閔二、晉語四、卽甯速、僖廿六經、公羊作遬、衛正卿穆仲靜之子、韋注、甯氏出自衛武公、左襄廿五注、

武公子季歷食采于甯、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三、其孫跪文仲、左莊六、杜世族譜跪之父不著、前左襄四年又有甯喜、何也、穆仲亦未知是跪子否、

富辰、　富辰始見左僖廿二、周語中、死寇難、周語、　案、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謂富是采邑、以辰其周之族、恐難信、

晉蔡芮、　蔡芮始見左僖十、晉語二、卽郤芮、始見左僖六、周語上、晉之公族、潛夫志氏姓、文子、叔虎、豹食邑于郤、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三、晉語一、呂氏春秋不苟、左成二、成十一疏引世本、說文郤字注、郤亦作郄、見潛夫氏姓、廣韻注云、俗從谷、豹生芮、世本、芮食邑蔡、左僖廿三、又從邑氏爲蔡、潛夫氏姓、字子公、周語、謀殺晉文公、爲秦人所殺、左僖廿四、晉語三、四、葬陝州芮城西三里、寰宇記六、

虞鄭。 虞鄭始見左僖十四、晉語三。爲惠公所殺。僖十五、晉語。

韓簡。 韓簡始見左僖十五、晉語三。曲沃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左宣十二疏引世本及晉語八注。萬見左桓三。竹書稱公子萬。

閻史世家謂武王子韓侯之後。除史後紀十注謂萬是唐叔十一世孫。非成師之子。愚按案也。證曰武子。史世家、木書地理志、唐書世系表七十三下。萬生賕伯。左疏引作求。賕伯生定伯簡。依家索隱引世本。左疏引世本缺簡一代。唐表又缺求伯一代。

鄭叔詹。 鄭叔詹始見左僖七、晉語四。詹又作瞻。呂氏春秋贊本上德、韓大韓子十過、喻老、史晉世家。鄭文公弟。史鄭世家。亦曰詹伯。晉語。亦曰被瞻。呂氏春秋左通云。蓋乃其氏。莊子知北游、蘇表、漢書王莽傳注公。　案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疑別一人。而杜譜云詹、叔詹。孔疏遂謂即僖七年之叔詹。恐不可信。公穀稱鄭詹佞人。決非鄭三良之一。且叔詹于晉。能據鼎就烹。豈其先在齊。反不能伏節守死。而遁逃苟免乎。此與前富辰並以忠勇著。宜列上品。何以居第五。又晉語言文公赦叔詹。禮而歸之。史哲、鄭世家以爲詹自殺。亦異。

皇武子。 皇武子始見左僖廿四。三皇之後。因氏焉。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萬孝廉春秋氏族略云。武子疑即皇戌之譌。戌始見宣十二。世族譜于皇氏下列爲二人。或傳寫有誤。

董負蠅。 侯樹史本、各本無負字。

驪妻。 僖負驪驪妻始見左僖廿三、晉語四。僖氏。列女傳。驪又作羈。晉語。

曹豎侯獳。 師古曰。獳音乃侯反。 曹伯之豎侯獳。惟見左僖廿八。 案廣韻注獳作羺。又以豎侯爲複姓。並誤。蓋此人氏侯。如鄭侯宣多、魯侯犯之類。

楚子玉。 子玉始見左僖廿三、晉語四、楚語上。即成得臣。始見僖廿三。成氏以字爲氏。通志氏族略三。師敗自殺。僖廿七經傳。

案。韋注以子玉爲若敖曾孫。而杜于僖廿八注云。若敖、子玉之祖。春秋分紀謂得臣是伯比第三子。然則韋注言曾孫非歟。

鬬宜申。 宜申始見春秋僖廿一。鬬宜申始見左僖廿六。字子西。僖廿六、廿八文十。鬬射師廉、若敖子。廉見桓九。射師見三十。杜以爲一人。鬬班、若敖孫。班見莊廿八三十。宜申、鬬廉孫。杜世族譜。蓋宜申之父不著。班乃廉從子也。而春秋分紀謂宜申是申公班子。顧氏大事表從之。未知孰是。以謀弒程王見殺。文十經傳。

成大心。 大心始見左僖廿八。成大心始見文五。子玉之子。杜注。亦曰孫伯。僖廿八。亦曰大孫伯。僖廿三、文十二。

欒悼子。 案晉欒氏無悼子。此必貞子之譌。後韓貞子作悼子。可互爲證。欒枝始見左僖廿七、晉語四。卻欒貞子。始見僖廿八。靖侯之孫欒賓。左桓二。又史晉世家正義引世本云。欒叔賓父。食采于欒。以邑爲氏。通志氏族略三。詳史後紀十、國名紀五。考後漢郡國縣。卻溝溪在山陽縣。左哀四年。齊伐晉。取欒。是已。而桓二疏謂賓之父字叔也。賓之子共叔名成。是爲欒共子。桓三。晉語一及韋注。共子之子欒枝。晉語四注。

晉李離。 李離始見韓詩外傳二、史循吏傳、新序節士。亦曰李先生。新序。晉文公之理。過聽殺人。自拘伏劍而死。國上。

寺人披。 寺人披始見左僖五。又作侍人披。僖廿四。蒲人之宦者。史晉世家。獻公使伐蒲。蒲人謂之曰。蒲城人之所有也。今來而不我納。其何以入。公踰垣而出。遂伐之。傷其股。遂奔翟。蒲人之宦者。寺人披也。其人曾閹。故曰寺人。字伯楚。晉語四。官勃鞮。韋注及宋庠國語補音。故曰寺人勃鞮。僖廿五、晉語二。亦曰奄楚。晉語二。亦曰宦者履鞮。世家。亦曰履貂。文選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及宦者傳論注引史。亦曰勃貂。後漢書宦者傳序。亦單稱伯。後書張衡思玄賦。　案晉語注云。伯、楚文公時爲勃鞮。宋庠補音云官名。然則披其名。伯楚其字。而所謂勃鞮、勃貂、履貂皆官號之異。蓋主膳者若周官之鞮鞻氏。鞮是革履。貂是皮履。勃乃排比之義。讀文勃者。詩也。惠氏棟儀禮古義以勃鞮爲披之反切。似非。

曹文公壽。 共公子。曹文公壽始見左文十一、春秋宣十四。共公子始見史曹世家。立二十三年。史十二侯表、世家。

燕桓公。 十九世。燕桓公始見史十二侯表、燕世家。立十六年。同上。

秦康公。 穆公子。秦康公始見詩晨風諸序、左文七。繆公子始見史秦紀。母晉獻公女。詩序。名罃。左僖十五、春秋文十八、何休公羊昭五注。誤作罃。立十二年。秦紀、十二侯表。葬竘社。史始皇紀、秦紀。

晉襄公。 文公子。晉襄公始見齊泰誓序、左文元、春秋文六、周語下。文公子始見史晉世家。母偪姞。文六。名驩。文六。

邾文公。 邾文公始見左僖十九。名遬蘇。春秋文十三。邾子克之子邾子瑕。瑕之子文公。春秋分紀。瑕見莊廿八經。在位五十二

年。分記。遷于耀。文十三。

宋子哀。　宋子哀惟見春秋文十四。亦曰高哀。左文十四。穆公曾孫。春秋分記引杜譜。

邾子貜且。師古曰。貜音居碧反。且音子余反。　邾子貜且始見春秋成十七、三傳文十四。貜。是爲定公。邾文公元妃齊姜所生。左文十四。在位四十年。春秋分記。

魯公孫敖。　公孫敖始見春秋僖十五、左文元。又作公鉏敖。漢尖論相列屬。卽孟穆伯。左僖十五、魯語上。襄父之子。杜注。文伯之父。韋注。

蔡文公。殿公子。　蔡文公始見春秋宣十七。莊侯子。始見史蔡世家。是爲蔡文侯。左襄廿。名申。春秋。立二十年。史十二侯表、世家。

案。殿公、文公此依春秋史表皆之。其實皆當稱侯。且前云蔡殿侯。不稱公也。

單襄子。　單襄公始見左成元、周語中。名朝。亦曰單子。周語。單伯之子。杜世族譜。　案。內外傳子諸單皆稱單子。故云單襄子。潛夫志氏姓稱其世有明德。次聖之才。則不應居五等矣。

靈輒。　靈輒始見左宣二。靈姓。廣韻注。翳桑之餓人。宣二。翳絳州城東五里侯莊古道口。一說在。

祁彌明。師古曰。祁音上尸反。　祁彌明始見公羊宣六。水經注四。祁本作祇。左宣三釋文、讀祁國志一注引史。又作提。釋文及今左傳本。又作示。史晉世家。彌又作眯。世家。晉之力士。公羊宣六。爲趙盾死。左宣二。

鄭子良。　汪繩祖曰。鄭七穆四世之中。子子良、子孔、子游、子然、子石、子張各二。且有名良者。名段名印亦二。尊卑相犯。不可解也。裘于穆氏不盡列。未必及大季子良。疑此乃楚子良之誤。故與令尹子文、楚子越上下接近。楚司馬子良始見左宣四年。鬬伯比之子。子文之弟。越椒之父。

士貞子。　士貞子始見左宣十二、晉語七。卽士渥濁。左成十八。晉卿士穆子之子。韋注。穆子士會從弟。爲士季氏。春秋分記。又通志氏族略五云。晉士氏之子士季生渥濁。爲士季氏。貞子亦曰士伯。宣十五。亦曰士貞伯。成五六。

泄冶。　洩冶始見春秋宣九經傳。洩又作泄。公、穀。陳靈公殺之。宣九。　案。泄冶忠君死諫。路史前紀七辨之甚慟。何以居五等。

孔達。　孔達始見左文元、春秋宣十四。是爲莊叔。世統。孔氏嬰齊生達。春秋分記。嬰齊見左閔二。縊而死。左宣十四。　左通曰。潛夫論志氏姓云。孔氏衛姬姓。誤也。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以孔姞妻太叔疾。知孔乃姞姓。禮正義謂異姓大夫。是已。

王子伯廖。師古曰。廖音料。　王子伯廖惟見左宣六。　案。伯廖莫知何王之子。杜譜在雜人。襄八年傳。鄭又有王子伯駢。高氏春秋姓名考以爲伯廖之子。未知何據。

晉解陽。　解揚始見左文八。解姓出自唐叔。食邑于解。廣韻注、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陽本作揚。左傳。又作楊。史十二侯表。三字古通。字子虎。霍人。史鄭世家。殺死奉使。亦曰霍虎。殺死。　案。左成二有解張。襄三有解狐。當是其族。或謂揚生張。張生狐。無據。又王逸楚辭天問注云。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姪。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吳、晉通使始于成十五年。列女傳陳辯女篇。解居甫使宋過陳。是又一解大夫也。

荀尹。　案。此是荀庚。轉寫字脫其半耳。庚始見成二、三年經傳。林父之子。韋、杜注。繹世本。亦曰中行伯。左成三。亦曰中行宣子。晉語六。亦曰宣伯庚宿。史趙世家索隱引世本。宿是其字。一本無宿字。

箕鄭。　箕鄭始見左文七、晉語四。亦曰箕鄭父。文八九經傳。以作亂見殺。文九。　案。晉語。文公使鄭爲箕大夫。路史國名紀五以爲武穆之分。則鄭是晉公族。以邑爲氏。廣韻注謂箕姓也。

公子雍。　公子雍始見左文六。裘列晉文時。故知非僖十七年齊桓公之子公子雍。晉襄公弟。史秦紀、晉世家。母杜祁。文六。

秦景公。桓公子。　秦景公始見左襄九、春秋昭六、晉語八。史秦紀索隱謂古公孫紀又誤僖公。桓公子始見秦紀。秦紀。名石。春秋分記。秦隱引世本名后伯車。誤。並乃景公弟鍼之字也。立四十年。秦紀十二侯表。

楚鄭公鍾儀。各本誤離爲二人。　鄭公鍾儀始見左成七。　案。儀蓋世居樂官而爲鄭公者。樂官有鍾師。因以命氏。楚昭王時樂尹鍾建。必儀之後。呂氏春秋精通、本味篇鍾子期注。期。楚人鍾儀之族。善聽音。　唐表七十五上、通志氏族略三謂鍾氏出自子姓。與宗氏皆晉伯宗後。伯宗子州犂仕楚。食邑鍾離。遂以爲氏。此乃別一鍾氏。鍾儀在州犂前故也。

楚共王。殿王子。　楚共王始見成七。莊王子。始見史楚世家。共又作恭。晉語下、晉語大、楚語上。又作龔。呂覽慎勢。名審。春秋襄十三、史十二侯表、世家。又作箴。楚語。宋庠補音疑誤非是。亦曰荊彊王。呂覽。生十一年立。成二、襄十三及注。立三十一年。侯表、世家。

晉郤克。郤克始見左宣十二、春秋成二、晉語五。翼芮生缺。缺生克。左成二及十一疏引世本、郤缺亦曰冀缺。說成子始見僖廿三、文十三、晉語五。是爲郤獻子。始見宣十二、晉語。亦曰郤子。宣十三、晉語。亦曰郤伯。成二。亦曰郤伯。宣十二。是爲傳亦稱郤錡、郤伯。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謂郤是郤克采邑。故父子並稱之。或疑宣十二年之郤伯爲誤。非也。至潛夫志氏姓言呂錡爲郤氏。後號郤伯。則妄甚。

辟司徒妻。師古曰。辟讀曰璧。　辟司徒妻惟見左成二。　案。傳云齊侯予之石窌。婦人封邑始此。

荀罃。　荀罃始見左成十三、春秋成十七。逝邀生莊子首。史通世家索隱引世本、荀首始見左宣十二、公羊成五經首作罃。　中行伯之弟也。左成二。食邑于知。別爲知氏。通志略三、路史後紀十、故首解知莊子知罃。見宣十二、晉語七。首生罃。世本。即知罃。始見宣十二。字子羽。晉卿。亦曰知武子。始見左成十大、晉語六。亦曰知伯。成十八。亦曰知子。晉卿大。

鄭賈人。　鄭賈人惟見左成三。

伯宗。　伯宗始見左宣十五、晉語五。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韋注、而通志略五引世本云、孫伯糾生伯宗、其名糾。又作伯尊。穀梁成五、幕卿宗也。三郤害而殺之。左成十五、晉語。　案。孫荀古通。路史後紀十謂孫氏出于荀。當是。而唐表七十四上謂宋襄公母弟敖仕晉。其孫伯宗。潛夫志氏姓謂伯宗郄氏之班。恐皆不可信。至廣韻注言伯宗姓伯者。蓋伯宗更爲伯氏耳。

伯宗妻。　伯宗妻始見左成十五、晉語五。

秦醫緩。

桑田巫。　緩、巫惟並見左成十。巫爲晉景公所殺。同上。

呂相。　呂相始見左成十三。是爲呂宣子。晉卿七。魏犨子錡。錡子相。杜世族譜、左國注。亦曰魏相。成十八。

郄至。　郄至始見左成二、春秋成十七、周語中。郤克族子。杜注。犨之弟子。周語下注。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蒲城鄧居。居生至。成二成十一疏引世本、而春秋分記云、豹黃從子步揚生鄧、鄧生至、恐非。是爲郤昭子。晉語八。食采于溫。潛夫、氏姓。故曰溫季。成十六、十七、周語中。亦曰溫季子。晉語六。亦曰季子。成十七、晉語六。亦單稱季。周語下。爲長魚矯所殺。成十七。

姚句耳。師古曰。句音鉤。　姚句耳惟見左成十六。出舜姓。虞翻注、通志氏族略三。

呂錡。　呂錡始見成十六、晉語七。即魏錡。左宣十二。又作騎。弘明集梁蕭琛難范縝神滅論注。魏犨子爲呂氏。杜世族譜、宣十二注孔疏云、服虔亦以爲犨子。世本以爲犨孫。未必然也。亦曰廚武子。亦曰廚子。宣十二、呂、廚讀食邑。夢射月入泥。爲養由基射死。成十六。　案。錡爲呂相父。表敍于相後。

養由基。　養由基始見成十六。養又作蔿。此氏採出尸子引鈞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二百七十四。由又作游。錢書班固傳。又作繇。路史國名紀三。養姓。淮南說山注。故曰養叔。左襄十三。亦曰養由。老史稽博、抱朴子知止、文選弘章論志詩。亦單稱養。本書姓譜。　案。養邑名。其地見水經汝水注續志潁川郡。蓋由基以邑爲氏。其後有養由氏。故通志氏族略五云、養由基之後。廣韻邑字注謂楚大夫養由氏。則直以養由基爲複姓。恐非。

叔山冉。　案。冉乃冉之譌。左成十六有叔山冉。叔山其氏。見通志氏族略四。

匡句須。師古曰。句音其于反。　匡句須惟見左成十七。　案。句須氏匡。不得其命氏所始。廣韻注引風俗通及通志氏族略三謂句須率魯匡邑。其後爲氏。恐非。魯亦無匡邑也。

鮑國。　鮑國始見成十七、魯語上。鮑叔牙之玄孫。韋注。謚文子。左昭十及十四、廿五、定九。年九十餘。定九杜注。　案。杜注云、鮑牽、叔牙曾孫、國牽之弟。春秋分記亦以牽、國爲兄弟行。與韋注誤。

晉解狐。　解狐始見左襄三。

郤午。　郤午始見襄三、晉語七。郤奚子。國上。葬太原祁縣南梁仁村奚墓之右。一統志。

韓亡忌。　韓無忌始見左成十八、晉語七。韓厥長子。左襄七注。是爲公族穆子。襄七、晉語。有廢疾。襄七。

銅鞮伯華。　伯華始見左襄三、晉語八。銅鞮伯華始見史弟子傳。說苑尊賢。即羊舌赤。襄三、晉語七。職之子。叔向兄。韋注。名赤。字伯華。食邑于銅鞮。左昭五疏。亦作桐提。大戰禮、將軍篇。葬銅鞮縣南六十里。宋宇記五十。

魯匠慶。　匠慶惟見左襄四。魯大匠。杜注。亦曰梓慶。莊子達生。　案。魯語。莊公時有匠師慶。即左莊廿四年之御孫。去此百年。當非一人。故表兩列之。

衛柳莊。師古曰。莊讀曰莊。　柳莊始見桓弓下、韓詩外傳七。莊、壯古通。衛太史。同上。

吳諸樊。　案。後列吳遏。注云、壽夢子遏。即諸樊。則此重出。

齊晏桓子。　晏桓子始見左宣十四。即晏弱。亦曰晏子。宣十七。晏嬰父。杜注。　案。通志氏族略三謂晏以邑爲氏。或云齊公族。當是也。管子大匡已有晏子。與鮑叔諸人同列。

楚子嬰。楚子嬰始見左成十五、楚語上。即公子貞。始見春秋襄五。莊王子。杜注。恭王弟。杜注。亦曰楚嬰。文選安陸王碑。亦曰荆嬰王所殺。襄廿。案。嬰與嬰同。見卷三蓬賈下。掩伦亦古通用。隸續殷訴碑、隸辨郭仲奇碑並以奄忽爲掩忽也。

軍子嬰。呂覽富國篇謂其伏劍而死、與襄十四傳異。葬江陵城東北二里。括地志。

鄭師慧。鄭師慧惟見左襄十五。樂師也。慧其名。杜注。

衛大叔儀。大叔儀始見左襄十四。大叔又作世叔。春秋襄廿九。儀又作齊。公羊襄廿九經。是爲大叔文子。左襄廿五、廿六、廿七。衛侯八世孫。杜世族譜。

公子鬷。鬷始見左成十四、春秋襄廿七。公子鬷始見公羊襄廿七。又作專。穀梁經。字子鮮。左襄十四、廿六、廿七。定公子。杜世族譜。獻公母弟。襄十四、廿七經傳。非敬姒。成十四、襄廿六。鬷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穀梁陽。

曹武公勝。成公子。曹武公始見左襄廿一、春秋昭十四。成公子始見史曹世家。立二十七年。史十二侯表、曹世家。案。春秋武公名滕。此依史作勝。疑誤。

鄭頃公嘉。簡公子。鄭頃公嘉始見左襄七、春秋昭十二、晉語八。史十二侯表嘉作喜誤也。簡公子始見史十二侯表、鄭世家。立三十六年。侯表、世家。

晉陽翠。案。翠乃畢字之譌。陽畢、晉大夫。見晉語八。各本三字誤離爲二。惟釋史本連文。或謂是畢陽之誤。非也。

行人子員。師古曰、員音云。

子朱。晉行人子員、子朱。並始見左襄四、襄廿六、晉語八。

楚湫舉。師古曰。即歧舉。湫舉始見楚語上。又作椒舉。左襄廿六、昭四。即伍舉。襄廿六、昭元、楚語、韓叔敷傳作五舉。伍參之子。襄廿六。伍奢之父。韓注。子胥祖父。杜注。案。椒湫古通。湫亦音椒。故舉之子椒鳴。襄廿六。楚語作湫鳴。韋氏分記云。他若魯子服椒、孟椒。昭三、襄廿三。左昭十三作子服湫。趙地有夫椒。眞元。史子胥傳作夫湫。俱可爲證。湫城在南郡鄀縣東南。見左莊十九年。韋昭曰。湫邑也。通志略四云。伍參食邑于椒。故其後爲椒氏。

蓋奄。蓋掩始見左昭十三。即蓋掩。左襄廿五、廿。孫叔敖之子。蓋子馮。襄十五疏引世族譜。馮始見襄十五。子馮之子掩。襄廿五注。爲楚鑒

王所殺。襄廿。案。遊與蔿同。見卷三蓬賈下。掩伦亦古通用。隸續殷訴碑、隸辨郭仲奇碑並以奄忽爲掩忽也。

趙武。朔子。武始見左成八、趙武始見成十八、春秋襄廿七。趙朔之子始見史趙世家。母莊姬。成四八。是爲趙文子。始見襄廿五、晉語六、檀弓下。亦曰獻文子。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宋新逸疑記始說、元鼎遺集說疑獻文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亦曰趙孟。襄廿七、晉語七。案。文子之賢。不在其曾祖趙衰下。何以屈居五等。

醜蔑。師古曰。醜音子公反。蔑始見左襄廿五。醜蔑始見昭廿八。醜甡。廣韻注。蔑名。襄廿五注。即然明。襄廿四、廿五、廿九、廿一。亦曰醜明。昭廿八。說惡。所謂醜男醜蔑也。昭廿八、劉樂記十九。案。同時齊有醜蔑。莊公外嬖。爲崔杼所殺。亦見襄廿五傳。此與子皮並列。必鄭然明也。杜謂然明見雜人、而春秋分記謂然明是然丹子革之子。鄭穆公子子然之孫。則爲然氏矣。未知孰實。子然見左襄十九。然丹子革見昭四、襄十九。即昭十一之鄭丹。

鄭子皮。子皮始見左襄廿九、魯語下。即罕虎。襄三十、春秋昭元、魯語。又作軒虎。公羊昭元。鄭穆公之子公子喜子罕成子。子罕之子公孫舍之子族桓子。子族之子子皮。杜世族譜。公子喜見春秋成十四。子罕見左成十。公孫舍之見春秋襄九。子族見左襄八。以罕爲氏。襄廿六、襄八、志增三。案。軒有呼旱切。與罕通用。故公羊定十五經罕遂作軒遂。左昭四渾罕。韓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毛氏春秋刪書刊誤謂罕爲鄭穆七族之一。不得有別出字。殆考之未審。

劉定公。劉定公始見左襄十四。即劉夏。春秋襄十五。康公之子。襄十五疏、春秋分記。亦曰官師。襄十五。亦曰劉子。昭元。

公孫楚。公孫楚始見左昭元。即游楚。字子南。亦曰子南氏。同上。子游子。杜世族譜。子蟜弟。春秋分記。

公孫黑。公孫黑始見左襄十五、春秋昭二。字子晳。襄廿九。亦曰子晳氏。襄廿。子駟子。杜世族譜。公孫夏之弟。春秋分記。作亂。殺之。昭二經傳。

韓宣子厥。韓宣子始見左襄七、魯語下、晉語八。史吳世家正義引世本名滕。誤。即韓起。襄七、九、春秋昭二。韓獻子之子。無忌弟。杜注。徙居州。史韓世家。案。表元注當是厥子二字。傳寫譌厥爲大字。又脫子字。或謂厥乃起之誤。非也。

魯叔孫昭子。昭子始見左昭四。叔孫昭子始見昭五。即叔孫婼。春秋昭七、婼又作舍。見公羊經。毛氏春秋刪書刊誤非之。叔孫豹之庶子。杜世族譜。

愛盧。師古曰、盧讀曰彼。　**遂龍**始見左襄廿七、春秋襄三十。龍又作頗。公羊襄廿。又作陂。公羊傳文。字子蕩。襄廿七。奔北郭子自刎。託其友盛頭筒中以白之。墨子春秋。遂於何。　遂於何惟見晏子春秋諫下。　案楚弓上季武子成寢疏曾引之。其自稱於何。則是姓遂名於何也。

吳厭由。師古曰、即厭由。　**厭由**始見左昭五。又作厭融。韓子說林下。　**壽夢**子。杜世族譜。吳子夷末之弟。昭五。

衛史�screenshot。　**史朝**始見左昭七。史氏。杜世族譜。直古朝字。木書景紀師古注。又作晁。通志氏族略五。

師曠。　師曠始見逸書太子晉解、左襄十四、晉語八、晉主樂大師。京、杜注。而廣韻注以師爲姓。非。字子野。左昭八。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莊子駢拇釋文。故自稱瞑臣。逸書。又稱盲臣。殷苑逸本。亦曰晉野。抱朴子博喻、文選注引皇覽。而一統志云。在平陽洪洞縣東南廿五里。又見春秋孫奏東北。　非右扶風漆縣。郡國志注、御覽五百六十九引皇覽。而一統志云。在平陽

屠蒯。　屠蒯始見左昭九。又作杜蒯。檀弓下。晉平公宰夫。檀弓。　案蒯音古通。士觀國學林十謂左氏借屠爲杜。宋袁文甕牖閒評非之。謂杜是假借用字。蒯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爲屠蒯。余疑二說皆非。蓋蒯其名。杜其姓。而屠者以其官膳宰稱之。通志氏族略四云。膳宰之職。以割牲爲事。

子服惠伯。　子服惠伯始見左襄廿五、魯語下。即子服椒。左昭三。又作子服湫。昭十三。亦曰孟椒。襄廿三。亦曰子服子。襄廿八。孟獻子之孫。襄廿三注。仲孫它之子。魯語上注。它字子服。魯語上。故爲子服氏。昭十六。

荀吳。　吳始見左襄十九。荀吳始見春秋襄廿六。是爲中行穆子。襄廿六、魯語九。荀偃之子。卓、杜注。其妻鄭女。襄十九注。故曰鄭甥。襄十九。亦曰中行吳。昭五。亦曰中行伯。昭五、晉語。亦曰中行繆伯。淮南繆稱。而人間訓作穆伯。　能手搏虎。淮南。

裨竈。　裨竈始見左襄廿八。宋徽宗大觀三年。封爲滎陽伯。宋史禮志。

里析。　里析惟見左昭十八。瓠知死期。

梓慎。　梓慎始見左昭七。宋大觀三年。封汝陽伯。宋史禮志。

申須。　申須惟見左昭十七。本書五行志下之下誤作申繻。

林氐。　林氐惟見說苑善說及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新序。草衣而朝齊景公。論士之勇悍。論上。

北郭騷。　齊北郭騷始見晏子春秋雜上、呂氏春秋士節、說苑復恩。北郭複姓。廣韻注。晏子見疑于景公。出

奔。北郭子自刎。託其友盛頭筒中以白之。晏子春秋。遂於何惟見晏子春秋諫下。　案楚弓上季武子成寢疏曾引之。其自稱於何。則是姓遂名於何也。

司馬穰苴。師古曰、穰音人羊反。苴音子余反。　司馬穰苴始見晏子春秋雜上、戰國齊策。亦曰田穰苴。田完之苗裔。爲大司馬。司馬之職。疑莫能定。恐非春秋時人。

宋徽宗。史本傳。宋徽宗宣和五年。封橫山侯。宋史禮志。　案穰苴皆稱在齊景公時。惟齊策言湣王殺穰苴。秦策亦有田單

楚伍奢。　伍奢始見左昭十九。伍舉之子。伍員之父。杜注。又作五奢。廣韻五字注引左。亦曰伍子奢。越絕一、吳內人附。　費無極讒而殺之。昭十九。非潁州阜陽縣東二里。一統志、潁州東南。

伍尚。　伍尚始見左昭廿。奢之長子。杜注。子胥兄。史子胥傳。又作五尚。廣韻黨字注引風俗通。亦曰子尚。越絕一。亦曰棠君尚。昭廿傳文云。君子家駒。　子家駒始見左昭五。名駒。字駒。荀子大略注、而本書五行志中上師古注謂駒一名駒。非也。故亦曰子家駒。公羊昭廿五、齊子大略、淮南人間史、魯世家、本書五行志。亦曰子家子。昭廿五、廿七、廿八、廿九、廿一、廿二、定元。即子家懿伯。昭廿五。襄仲之子公孫歸父字子家。宣十經傳及注。又周語中注。歸父之子爲子家文伯析文伯。子懿伯。晉叔譜春秋分記。　案襄仲爲東門氏。宣十八年被逐。以其弟嬰齊紹後爲仲氏。歸父之後別爲子家氏。而荀子楊注謂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豈慶即東門子家耶。未知所出。

吳孫武。　孫武始見史記及本傳。字長卿。唐藝七十三下。亦曰孫子。史傳。　葬吳巫門外去縣十里。越絕二。宋宣和五年。封湖濱侯。宋史禮志。　案武本齊田完之後。因奔吳爲吳人。說在中上孫臏下。

申包胥。　申包胥始見左定四、吳語。包又作鮑。顧篇索隱。又作膴。藝文類聚。亦曰申胥。韓子說疑。亦曰包胥。亦曰王孫包胥。吳語。亦曰申膴。藝文類聚。亦曰棼冒勃蘇。韓國策。亦單稱申。木書經傳集解。　案通志氏族略三包氏注謂申是氏。甚愜。注以包胥爲字。非。乃其名也。史秦紀正義以爲封于申。恐非。楚固有申氏也。但一曰王孫。一曰棼冒。必楚之宗家。

困學紀聞六、楚策鮑注並疑蚡冒之爵。其或然歟。史正義云姓公孫。鮑注云。蚡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蓋勃爲包之轉。蘇胥古通。非有二名。通雅二十謂蚡乃申音。冒勃乃包音。未免牽強。王厚齋稱申包胥似張子房。自夏殷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惟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然則表何以列于五等乎。錢宮詹又云。蚡文申作冒。冒即冒之誤。蚡字疑後人妄加。

蔡墨。　蔡墨始見左昭廿九。曾太史後。爲趙簡子史。杜注、晉語九章注。亦曰蔡史墨。左傳。亦曰史黯。呂覽。召煩。亦曰史蜀。說苑。賢。宋大觀三年。封易陽伯。宋史禮志。　案。左通謂默墨古通。蔡其氏。史其官。墨名。黯字。是也。蜀與黯通。

楚史皇。　史皇惟見左定四。戰柏舉死。同上。

王孫由于。　王孫由于始見定四。亦曰吳由于。哀十八。

鍾金。師古曰。鍾音蓋。　鍾金惟見定四。本作鍾氏也。金名。釋文。古虛盛通用。後史、漢隆虛縣亦作隆盛。

屠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屠羊說始見莊子讓王、韓詩外傳八。從楚昭王。反國僻賞。復反屠羊之肆。若子謂屠羊子爲狷也。同上。

莫敖大心。　莫敖大心始見戰國楚策。敖又作囂。淮南、修務。吳、楚戰柏舉。斷脰決腹而死。同上。　案。困學紀聞六以大心即沈尹戌。國策吳注從之。但戌爲司馬。不爲莫敖。此裘戌與大心並列。當屬兩人。

蒙穀。　蒙穀惟見楚策。昭王反郢。獻雞。一作雞。次之典。自棄于磨山。同上。

陳逢滑。　陳逢滑惟見左哀元。

司馬狗。師古曰。衛宣公臣也。見晉逃子。　案。魯逃子今不傳。他書亦未見司馬狗其人。表列狗于衛靈公世。而宣公在春秋初時代。不合。得毋靈公臣司空狗之誤歟。表于司寇牛父誤作司空。可例觀也。顏注宜當作靈。　靈公因復塗偵之言。廢獳疽、彌子瑕而立子。東方朔七諫、文選晉袁宏三國名臣贊、郭璞弘農集山海經駰驗贊之孫陽。皆指秦之伯樂。列子說符、淮南道應及呂氏春秋精通分職注、淮南俶眞注、子虛賦張揖注、張以伯樂爲字。　廣韻陽字注均以伯樂爲秦穆時人。而鄭無恤之稱伯樂者。緣其善御同于孫陽。遂以爲號。如后羿、扁鵲之比。晉語注、本書王褒傳張晏注謂王良字伯樂。非。　後世并以孫氏蒙之。但未直呼爲孫陽耳。且王良亦星名。史天官書。王良策馬。因其字子良。便目爲王良。說者謂

宜然。孔叢言鍾由善事親。後以非罪執。子路請瞻焉。二三子納金于子路。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貸取于友。非義而何。此可證世家妻兄之說。並足明濁鄒之確爲鍾山。鍾、濁一音之轉。山鄒聲近。　乃索隱疑世家與孟子不合。正義謂濁鄒者卓聚。並誤認爲齊之顏涿聚也。

大夫選。　大夫僕惟見論語本。又作撰。同士免反。師文。　案。選與撰亦同。史平準書白選。本書食貨志作撰。

陳司城貞子。　陳司城貞子始見孟子。亦曰公孫貞子。左哀十五。司城氏哀公孫。杜世族譜。　案。左昭八傳。哀公生太子。保師及公子留、公子勝。杜譜但稱哀公孫。不言何人之子。考通志氏族略四司城氏注。謂公子勝爲司城。乃知貞子是勝之子也。

顏燭雛。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依毛本、彭本、各本皆作濁鄒。　燭雛始見說苑正諫主鳥章。即顏涿聚。左哀廿七、韓子十過、韓詩外傳九、韓詩涿作琢。有本又作斲。　又作燭通。說苑正諫、游海章。又作燭鄒。韓子存韓外篇。又作濁雛。韓顏篇、顏音聚。　是爲顏庚。左哀廿三。梁父之大盜。學于孔子。爲齊忠臣。呂氏春秋、貴生、淮南泛論。淮又誤涿爲琢。　晉伐齊。見衛。死焉。左傳。　案。涿之爲燭爲濁。聚之爲雛爲趨爲鄒。俱因形聲相狀通借用字耳。師古注中子字衍。涿聚之子名哲。亦見左哀廿七年。

鄭亡恤。王良柚樂。各本因小字誤爲大字。　鄭無恤始見左哀二。王良始見孟子、戰國秦策。伯樂始見晉語九。亦曰伯樂氏。亦曰鄭無正。晉語。當是趙襄子名改。亦曰子良。亦曰鄭良。左傳。亦曰尤良。文選劉琨贈劉琨詩。亦曰良樂。本書敘傳。亦曰王梁。荀子正論、論衡命義。梁、良古通。說在第四字良下。亦曰孫無正。呂覽審分注。而呂似顧及淮南覽冥注作孫無政。　亦曰孫明。呂似顧明良音近。　亦曰王子期。韓子喻老。亦曰王子於期。韓子外儲說右。　冢在濟陰定陶縣東南。續郡國志注引皇覽、寰宇記四十六又謂墓在河東解縣。　案。通志氏族略四注言秦穆公子有孫陽伯樂善相馬。考列子說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不似問其子語。必秦之公族。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六稱李伯樂。李姓因與嬴同出也。楚辭七諫注。莊子馬蹄釋文謂孫陽是伯樂姓名。蓋又別爲孫氏。名選集謂李孫陽非。伯樂乃其號。莊子釋文曰。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史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之陽子。東方朔七諫、文選晉袁宏三國名臣贊、郭璞弘農集山海經駰驗贊之孫陽。皆指秦之伯樂。列子說符、淮南道應及呂氏春秋精通分職注、淮南俶眞注、子虛賦張揖注、張以伯樂爲字。　廣韻陽字注均以伯樂爲秦穆時人。而鄭無恤之稱伯樂者。緣其善御同于孫陽。遂以爲號。如后羿、扁鵲之比。晉語注、本書王褒傳張晏注謂王良字伯樂。非。　後世并以孫氏蒙之。但未直呼爲孫陽耳。且王良亦星名。史天官書。王良策馬。因其字子良。便目爲王良。說者謂

死而託精于天駟星。見呂覽審分、淮南覽冥注。蓋郵其氏。通志略五云、郵氏、路史國名紀六、郵、王良邑、爲郵氏。初名無恤。後改無正。字子良。一字子期也。

班氏蓋注以定其疑。傳寫誤大字。羅泌、楊慎未加深考。謂此表無與王良並著。妄矣。見路史後紀十四、升菴集人表論皆不說伯樂。何也。

或問文子上仁、淮南主術言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易林遯之豫、升之漸言王良善御。伯樂知馬。將奚爲。曰。恐爲兩人。卽作一人解亦可。古人詩文元有此體格。易林隨之履云。中公顛倒。巫臣亂國。臨之晉云。平國不君。靈公殞命。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獨行傳。甄甲生慶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宋書恩倖傳序。初廣梁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文選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悵。劉琨重盧諶詩。實尼悲獲麟。西狩魯孔丘。東坡集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皆一人兩用也。廣韻博字注。古有博分善相馬。疑伯樂之轉音。

陽城胥渠。　陽城胥渠惟見呂氏春秋愛士。陽城姓。胥渠名。高誘注。皆隱士也。通志氏族略五引風俗通。城作成。謂趙簡子。得白驥肝止疾。呂覽士。

扁鵲。　扁鵲始見戰國秦、韓策、列子湯問、揚雄冠子世賢、韓子喻老。廣韻注以扁爲姓。張揖曰非之。又作鵲。集韻、物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史本傳。又名少齊。周禮天官疾醫釋文。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于盧。因命曰盧醫。史正義。亦單稱鵲。本書藝傳。飲長桑君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使人刺殺之。本傳。墓在湯陰。宋樓鑰北行日錄。一統志云。在河朔任丘縣驛。其州城東。而元和志謂在朝城縣羅城西北隅。宋仁宗封爲神應侯。宋史方技許希傳。後進封神應王。錢寶磚金石文駁尾四戰宋政和四年廟記。

案。廣韻扁晉方典切。似當晉篇。乃鵲省文。取鵲飛翩翩之義。如莊子輪扁釋文及文選文賦注並先晉篇。後晉上聲。此裘直作輪邊。師古注輪扁單音扁。可互證也。莊子逸平扁慶子扁是姓。釋文亦兩音。因扁鵲二字有平上二音。故唐、宋人作詩隨用之。扁鵲在趙簡子、桓子之世。與魏文侯同時。辨見史記志疑三十三。

董安于。　董安于始見左定十三、晉語九。安又作閼。韓子內儲說上、淮南道應。于又作於。風俗通皇霸、劉盼遂論和性。又作董閼安于。戰國趙策。趙簡子家臣。國語注。縊死。祀于趙氏廟。左定十四。

案。逸雅卷一閼本音遏。其平聲爲安。是也。國策蓋合聲呼之。晉無二董。其先祖書趙盾弒君。而子孫祀于趙氏。異哉。

田饒。　田饒惟見韓詩外傳二。

案。田饒去魯哀公而爲燕相。哀筱于定、哀之閒。必是此人。說苑尊賢又有田饒相齊見逐事。韓詩外傳七作陳饒。而實則戰國齊策之田需。故知非也。

仇汜。　机汜惟見說苑敬愼。汜又作氾。初學記十七。亦稱机子。魯之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說苑。

案。机疑仇之譌。初學記引魯國先賢傳云。魯恭士名曰氾。則机是其氏。古無氏机者。仇固有之。

榮聲期。師古曰。卽榮啓期也。聲誤作啓。　榮啓期始見列子天瑞、淮南主術、齊俗。齊俗榮誤作榮。亦曰榮期。弘期避正此論、文選嵇康琴賦。亦曰榮啓。唐書居易長慶集方千詩。亦曰榮啓先生。白居易東院詩。行年九十五。說苑雜言、列子作九十。以三樂自寬。列子。

案。列子、說苑、淮南並作榮啓期。惟此作聲字。家語依之。而注云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不是信也。錢宮詹漢書考誤云。聲當爲磬之譌。啓磬聲相近。

楚芋尹文。師古曰。芋音于具反。　芋尹文惟見新序義勇。

隰斯彌。　隰斯彌惟見韓子說林。

市南熊宜僚。　市南熊宜僚始見左哀十六。蹻熊之後。通志氏族略四。僚又作遼。淮南主術。亦曰市南宜僚。莊子山木、徐无鬼則稱。亦曰市南子。山木釋文。楚之勇士。徐无鬼釋文。姓熊。名宜僚。居市南。因爲號也。山木釋文。

案。後漢書崔駰孔融傳注引左傳熊下有相字。誤也。楚熊相宜僚爲盜人所殺。遂在魯宣十二行。且一爲熊氏。一爲熊相氏。不得牽合作一人。

大陸子方。　大陸子方惟見左哀十四。卽東郭賈。同上。

案。襄廿五傳。齊東郭氏出自桓公。通志略三。大陸氏、太公之後。食邑陸鄉。因氏大陸。而子方二氏兼稱。豈大陸由東郭分歟。通志略五、藝相氏宰姓。

嚴善。　莊善始見新序義勇。又作壯之善。御覽公平部引韓詩外傳一。莊壯古通。俗本壯誤任。武進趙舍人懷玉新校本改政。又作莊義之。洛宮舊事注引新序。疑誤。辭其母死白公之難。外傳、新序。

魯太師。　魯太師惟見論語八佾。

案。此太師不定是師摯。故注疏但云樂官名。或疑表重出。非也。

公明賈。　公明賈惟見論語。

陳亢。師古曰。音剛。又音抗。　陳亢惟見論語。卽子禽也。同上。又作伉。說文。孔子弟子。論語注。陳人。少孔子四十歲。家語弟子解。論語字子元。非。注疑以檀弓陳子元爲子禽耶。唐開元贈潁伯。通典五十三、通考四十三。宋眞宗封南頓侯。宋史禮志、通考。

子服景伯。　景伯始見左哀七。子服景伯始見左哀三、魯語下、論語。卽子服何。左哀八、論語孔注作何。是。亦曰子服伯

子。檀弓上。亦曰子景伯。誤。据孫岐石樓。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家注。在七十子之閒。朱氏弟子考引唐劉禹玉孔聖真宗錄。

林放。林放惟見論語。字子丘。孔叢部闕里文獻考、故城漢唐大和二年碑、畢侗齋魯中金石記宋開寶八年碑。魯人。論語鄭注。孔子弟子。史弟子傳索隱引漢文翁圖、皇侃論語義疏。

開元贈清河伯。通典五十三、通考四十三。宋封長山侯。宋史禮志、通考。

陳司敗。陳司敗惟見論語。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左文十注。

陳子禽。案。前陳亢。此陳子禽。後第六陳子亢。稼史以子禽重出。子亢爲子車之譌。余謂表雖有重出。必無半幅之中一人三見。蓋此子禽乃子車之譌也。陳子亢是子車弟。檀弓甚明。子車、子亢皆其字。與陳人名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同。自鄭注檀弓誤云子亢孔子弟子。遂認作一人矣。

陽膚。陽膚惟見論語。曾子弟子。包注。

尾生高。尾生始見戰國韓、燕策、莊子盜跖。尾生高始見燕策蘇代謂燕昭王章。即微生高。論語。微生姓。名高。魯人。論語孔注。其相屈角。御覽三百六十三引管子。與女子期梁下而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韓策、莊子。別雅曰。尙書。鳥獸孳尾。史五帝紀作字微。二字一聲相轉。故多通用。

申棖。申棖始見論語。棖又作黨。史弟子傳。又作堂。宋本史記弟子傳。又作棠。論語釋文鄭康成引史記、隸釋王政碑。又作綠。朱氏弟子考引家語弟子解。又作續。唐文粹魏引鄭康成注及家語。又作續。困學紀聞七引家語。又作續。今本家語。又作儻。朱氏弟子考引續殿圖、與聞同。字周。史傳今家語作子周、非。陳文那疏、宋翔引家語並云字周。亦字子續。關中金石記、蔣頊碑、咸陽臨安志、續圖錄。魯人。論語包注。開元贈魯伯。通典五十三、通考四十三。異宗封文登侯。宋史禮志、通考。案。申子有棖、續二名。鄭注作申續。必有所據。故釋文邢疏引古本家語俱作續。續與續通。續續兩字乃傳寫之譌。棠棠本通。而古從陽合韻。棖從長得聲。故棖與堂棠通用。詩鄭風俟我乎堂。箋云。堂當爲棖。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棠或作棖。形並相近。盧學士文弨論語釋文考證謂讀文安古續字與棖聲近。此又一解。黨儻兩字亦傳寫譌爾。唐、宋已來。因稱名參錯。遂分爲二人。既封申棖。復贈申黨。萬鄭陵伯進淄川侯。與開元之並封琴牢、琴張何異。書頌碑亦棠、張齊說二琴是設、又分樊遲、樊須爲二。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見明史禮志。惟朱氏弟子考主二人之說也。

師冕。師古曰。即師冕。師冕惟見論語。案。冕字未見有作免者。顏注不可曉。王孝廉云。疑表是免字。注作冕耳。

鄒藏勝之。案。孟子有宋臧不勝。臧盈之。疏謂不勝字盈之。故此稱爲勝之。鄒乃宋之譌。臧爲宋大族。鄒無臧氏也。惟表列魯哀公時。太先。

南郭惠子。南郭惠子始見晏子非儒、荀子法行。未詳其姓名。舊居南郭。因以爲號。楊注。亦曰東郭子思。書大傳略說。亦曰東郭子惠。說苑雜言。案。晏子言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則惠子齊大夫。南郭其氏也。然左傳齊固有南郭、東郭二氏。未知孰是。至朱氏弟子考以南郭惠子爲衛惠叔蘭。則誤甚。

姑布子卿。姑布子卿始見荀子非相。姑布姓。子卿字。史趙世家集解、荀子注云子卿名。鄭人。趙世家。相孔子及趙襄子者。韓詩外傳九、白虎通、潛夫論、家語困誓、趙世家、論衡骨相。

宋子韋。子韋始見呂氏春秋制樂、淮南道應、新序四。宋景公之史。宋書天文志。賜姓子。名曰韋。拾遺記。亦曰司星子韋。漢書藝文志。亦曰司馬子韋。文選辯命論注。

公輸般。公輸般始見檀弓下、戰國宋策。般又作班。列子湯問、孟子注。又作斑。韓非說林、關尹子。又作盤。墨子第五十。公輸是號。宋策、呂氏春秋愛類、淮南修務、本經各注、南本書敘傳師古注以爲氏也。名般。檀弓疏、荀子注、行注。魯之巧人。或以爲魯昭公子。孟子注。故曰公輸。墨子、荀子、淮南。亦曰公輸子。孟子。亦曰魯般。淮南齊俗及呂覽愛類、淮南修務注、孟子、宋策、淮本經注並作魯班。又亦曰班輸。列子湯問、本書敘傳、文選曹植七啓。亦曰輸班。易林乾之既濟。亦曰公班。潛夫論。亦

曰輸子。[illegible] 案。山海經海內經言少皞生般。始爲弓矢。是公輸取古人命名也。而郭茂倩樂府古題敘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唐上官昭容游長寧公主流杯池詩。公輸與班爾。從此遂韜聲。王爾古巧匠。見韓子姦劫弑臣、淮南本經、劉晝新論知人。故漢劉歆西京雜記下載鄒陽几賦。王爾、公輸之徒。中山王文木器賦。乃命班爾。而昭容詩以班爾對公輸。似以殺檀弓語用之。下一與字分作二人。師古敘傳注載或說。亦引樂府作二人解。日知錄廿三謂殷府不適矜未之考。李善七發注據檀弓公輸若及若之族般當之。但不聞若亦有巧名。又檀弓稱般請以機封季康子。國策、諸子稱班輸爲墨翟攻守事。墨翟在孔子後。不並康子時。般何以如此長年。是可疑者。

離朱。離朱始見列子湯問、莊子駢拇、天地。朱又作珠。文選琴賦注引慎子、道藏本淮南繆稱。離氏。通志氏族略四。即離婁。孟子及韓子姦劫弑臣、呂氏春秋用衆、楚辭惜誓。亦曰離子。文選琴賦。黃帝時明目人。孟子及呂用衆、淮原道注、並本莊子天地。案。離朱黃帝臣。何以置春秋末。蓋因孟子之言。故誤與公輸並列。至廣韻注、通志略引風俗通。謂離婁孟子門人。則無稽矣。次子晉謂曰。離朱之名甚著。班氏不應鹵莽若此。表有墨翟而無楊朱。疑離爲楊字之譌。等次時代皆相近也。

楊朱亦曰楊子。曰楊氏。始見孟子及列子第七、荀子王霸、呂覽不二。謂之陽生。文選北山移文稱朱公。

陳太宰嚭。　陳太宰嚭惟見檀弓下。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疏。　案。喜乃嚭之省。吳伯嚭亦作喜。見吳越春秋二、論衡逢遇。

吳行人儀。　行人儀惟見檀弓下。　案。左哀十三。吳申叔儀乞糧。疑即此人。又呂氏春秋當染、尊師、圜圄有臣文之儀。墨子所染作文義。蓋是一人也。錢竹汀云。此即吳語行人儀斯也。儀斯是疊韻。非音之則成儀字。

鄭鄙魁。　師古曰。鄭人所作也。鄙音鬼。魁音口頄反。又音果。　鄙魁惟見左哀廿七、晉士杜注。晉荀瑤圍鄭。鄭人俘之。閉其口而死。左傳。

案。鄙乃鄙字。從口從俾從問。釋文音戶圭反。又魁音苦回反。皆與師古異。案古累字。與壘通。荀子大略不憂其

係壘可證。盧學士云。鄭字誤。

燕考公。三十一世。依毛、馬本。舊本公下誤增桓字。　燕孝公始見史六國表、燕世家。立十五年。同上。　案。史作孝公。惟此作考。未知孰是。

魏桓子。獻子曾孫。　魏桓子始見戰國秦、趙、魏策及禮樂記疏、史魏世家索隱引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世本。亦曰魏桓。呂覽義賞。　案。左傳無簡子。定十三年。襄子始見傳。但公羊哀十三經稱魏多。與世本合。而左、穀哀七及十三年經作曼多。即公羊哀七經亦作曼多。則公羊譏二名之說甚妄。史晉、魏世家作侈。趙世家作哆。皆通借字耳。魏世家言魏侈之孫曰桓子。唐書魏氏表遂言襄子生文子須。須生桓子。春秋分記又言獻子舒生侈。侈生曼多。並非。杜依世本謂曼多、魏舒孫。是已。至韓子說林難三、淮南人間、說苑敬慎、權謀俱誤桓子為宣子。此猶檀弓以曹宣公作桓公。蔡之誤也。

韓康子。貞子子。　韓康子始見晉語九、秦、趙策。名虎。史六國表、韓世家索隱、春秋分記引世本。　韓平子須生簡子不信。不信生莊子庚。

庚生虎。秦隱分記引世本。亦曰韓康。呂覽義賞。亦曰韓王。戰國韓策。蓋追稱之。　案。平子一謚貞子。說在第七。簡子見左定十三。名不信。字伯音。見昭卅二經傳。史趙世家作不佞。莊子惟見世本。晉語注云。康子、韓宣子之曾孫。當作玄孫。莊子之子虎也。韓世家同世本。乃世家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殊不然。史無簡、莊。必別本之譌脫。未足為據。此表謂自子子。呂覽任數注謂貞子生康子。並誤。

高赫。　高赫始見韓子難一。赫又作赦。呂覽義賞。聲相近。　案。史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考淮南氾論、人間、說苑復恩。並是高赫。則共字譌也。古字赫亦為焚。見孟釋孔廟碑。故譌。

原過。　原過惟見史趙世家。

任章。　任章始見魏策、韓子說林。　案。淮南人間作任登。說苑權謀作任增。而呂覽知度之任登。韓子外儲說左上又作壬登。疑是一人而有章登二名。增與登聲相近。壬任古通。譌為壬字耳。

中山武公。周桓公子。　中山武公始見史六國表、趙世家。　案。以武公為周桓公子。殊誤。徐廣注同表。索隱引世本。剌之矣。中山即鮮虞。其種白狄。漢郡國志謂子姓國。應劭謂與周同姬姓。非。左傳定四、哀三已有中山之名。世本云。武公居顧。桓公徙鑄。蓋後為趙武靈王所滅。而其先曾見滅于魏。至是復強。建號稱公。故史書曰初立。其後且僭王也。若西周之武公。當赧王時。不應與其曾祖桓公、祖威公並列考王之世。況赧王時衰元列西周武公。何忽有此注。武公乃惠公子。桓公曾孫。不得言桓公子。倘以中山、西周并為一案。則是時中山方大。趙尚弼如之何。周奚能取之。周衰已甚。救亡不暇。又安得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誤無疑。

韓武子。康子子。　韓武子始見六國表、韓、魏世家。康子子始見韓世家。名啓章。魏世家索隱引世本。都宜陽。呂覽任數注。而竹書作平陽。恐非。

十六年卒。六國表、韓世家。

公季成。　公季成始見新序四。魏文侯母弟。呂覽驕恣、說苑臣術、新序。亦曰季成。呂覽、新序。亦曰季成子。說苑。亦曰魏成子。韓詩外傳三、史魏世家。亦曰公孫季成。說苑。亦曰樓季。韓子五蠹、史季康傳、韓詩外傳。　案。文選魏都賦注引呂作、司馬康。恐譌。考戰國韓策。秦有司馬康。史韓世家作司馬庚。徐廣一作唐。形聲俱相近。然康在秦昭、韓襄之世。上距庚謀秦攻魏文侯時幾百年。疑是二人。徐作唐亦非。

司馬喜。　司馬喜始見戰國中山策、呂覽應言。又作嘉。吳注國策引宋姚宏本。　案。韓子稱子期忠良之士。與西門豹諸人並。而國策言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子期在焉。羊羹不徧。怒走于楚。說楚伐中山。則安得謂之忠良。表從五等。未免太高。然韓子敍公孫鞅于忠良之列。喜亦居商鞅第四。比例觀之。其評品固不足信也。

司馬期。　司馬子期始見中山策、韓子難言。死而浮于江。韓子。　案。韓子稱子期忠良之士。與西門豹諸人並。

趙公中連。　公仲連惟見史趙世家。連字闕。

田大公和。　田太公和始見史田完世家。田襄子卒。子莊子白。莊子卒。子太公和。世家。莊子見檀弓上。而檀弓注莊子名伯。據孔疏及史索隱是依世本也。伯白古通。又索隱引記年。莊子後有齊子。亦曰田和。史六國、齊、世家。亦曰和子。戰國魏策、呂氏春秋順民。亦曰齊太公。四周策。亦曰齊太王。齊子魯問。立為齊侯。

二年卒。世家、葬青州益都縣北二十里。一統志。　案、世家、和謂莊子在齊宣公四十六年、封侯在齊康公十九年、則是相齊廿四年、爲侯二年也。而索隱引紀年、以和卒于康公廿一年、皇王大紀又謂和卒于康公十九年、並與史殊。

秦簡公。厲公子。　簡公始見史秦紀、始皇紀、後秦記、六國表、名悼子。秦紀。十五公卒。表、秦記、而紀作十六、索隱引紀年作九年、並誤。　案、簡公非厲公子、乃靈公之季父、懷公之子、厲共公之孫也。蓋與十二侯表以爲惠公子、秦記以爲靈公子同誤、而索隱獨依此表、何歟。

韓景侯虔。武侯子。　景侯虔始見六國表、韓世家、武子子始見世家、虔又作處。索隱引紀年、世本、呂覽任數注。亦曰景子。紀年、世本、徙陽翟。呂覽注、而索隱引世本作平陽、恐非。九年卒。表、世家。　案、武子稱武侯、表、韓列爲侯、在景侯六年、或謂武侯是追尊之、然未見。

孫子。　孫子惟見莊子逍遙篇。同上。

南郭邊。　南宮邊子惟見說苑至公。

列子。　列子始見列子書、戰國楚策、莊子逍遙遊篇。亦稱子列子。名禦寇。列子黃帝、仲尼、說符、莊子讓王。又作御寇。莊子三十二。又作圉寇。楚策、漢書、鄭人。劉向列子序。唐天寶元年、號爲沖虛眞人。舊唐書明皇紀、續藝志。宋景德四年、加號。宋史眞宗紀、續宋眞公武郡齋讀書志是加至德二字。宣和元年、封爲致虛觀妙眞君、配享混元皇帝。宋史徽宗紀。元至元三年、加封沖虛至德通世遊樂眞君。元史順帝紀。　案、學林三謂列子有道之賢、莊周嘗師之、不應居第五、此言非也。班氏抑莊、列、猶不登老子之意、且莊周之師、何以不宜居五等、觀國知識、荀況篇第二、而高視老子、列子、異哉。學林亦言老子不當居第四。

魏武侯。文侯子。　魏武侯始見魏策、荀子堯問、莊子徐無鬼、文侯子始見史魏世家。名擊。世家。亦曰魏王。齊策、蘇子說齊。閔十六年卒。史六國表、世家、而索隱引紀年作廿六年、非。

陽成君。　荊陽城君惟見呂氏春秋當賞。

大監突。　監突惟見呂氏春秋當賞。　案、監其官、故云大監、高注秦大夫。

徐子。　徐子始見魏策、史魏世家。　案、本書藝文志徐子注云、宋外黃人、策、史言外黃徐子說太子申百戰百勝之術、表列魏惠王時、當即此、恐非孟子弟子徐子、及韓子外儲說左趙襄子力士中牟徐子也。

齊威王。桓侯子、依梁史本、各本譌田桓王子。　齊威王始見齊、趙策、桓侯子始見史田完世家、亦曰田侯。齊策、蘇子謂陽。名因。史樂毅傳、亦曰因。又名

牟。莊子。三十六年卒。史六國表、世家、索隱、莊子外篇。葬臨淄縣東。一統志、臨淄、濟、齊四王並葬此。水經濟水注所謂四墓家也。　案、威王之名、年表、世家、魯仲連傳作因、齊、趙策作嬰、齊、並傳寫誤、時田嬰用事、決無君臣同名之理、而齊王自不當以齊爲名、蓋威有二名、其一曰因、不但穰苴傳可證、莊子釋文固云、威王名因、古不避嫌名、故有嬰子也、其一曰牟、惟見莊子、史于威王三十三年書殺其夫人牟辛。今本作大夫。牟爲夫人之姓、故亦不避。

章子。　章子始見孟子、齊策、呂氏春秋處方、即匡章。孟子、呂論大、不屈、愛類。齊人。孟子注。孟子弟子。呂不屈注。亦曰匡子。莊子盜跖。

大成午。　大成午始見商本戰國韓策、成又作戊。史趙世家。又作郕。趙史後紀十注。午又作牛。韓子內儲說下、疑誤。　案、世家徐廣注戊一作成、與韓策、韓子合、則戊字誤也、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恐不可信。成、紹、殷大戊後、亦非。

甘龍。杜摯。　甘龍、杜摯並始見商子更法、史商鞅傳。

子桑子。　子桑伯子始見論語。鄭注以爲魯公孫敖子桑、鄭疏已辨之。魯人。朱子集注。隱士。楚辭涉江注、通志氏族略三以爲魯大夫、非。　桑姓。望其名。莊子山木釋文、通云、姓桑、字名。

桑戶。人宗師。　亦曰子桑戶。莊子大宗師。又作扈。楚涉江、風俗通十反。又作虖。莊山木上作虖下作扈。又作雩。釋文。又作雩。通志略。故曰子桑。亦曰桑戶。亦曰子桑虖。亦曰桑雩。山木。亦曰桑扈。涉江。亦曰伯扈。風俗通。亦曰子桑雩。通志略、與雩同。不衣冠而處、欲同人道于牛馬。說苑修文。所謂蘇行也。涉江。　案、莊子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又與子貢、孔子問答、何以衰列周顯王時、疑傳寫譌後。

被雍。　未詳。

昭奚恤。　昭奚恤始見楚策、亦曰昭子。同上。昭氏楚大族。本書高紀。

江乙。　江乙始見楚策、乙又作乞。韓子七術。亦曰江尹。楚策。

沈尹華。　沈尹華惟見呂覽去宥、荊威王學書于華。同上。

馮郝。　馮郝惟見楚策。　案、郝疑郝之譌、東周策、趙策有仇郝、元作郝、秦策公孫郝元作赫、可互證也。然江乙、馮郝皆不應居第五。

滑于髡。　滑于髡始見孟子齊策、齊人。史孟荀傳。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史滑稽傳。慕晏嬰之爲人、故齊人頌云、炎穀過髡。過作穀。亦曰稷下先生、亦曰滑于先生。孟荀傳。　非淄州淄川縣東六十七里。寰宇記十九、又一統志云、在登州黃縣東北蔚陽山下、又云、在東昌茌平縣西

二眼、魏書地形志又謂在鄗縣。

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言、見戰國策、而呂覽作鄉魏辯。　齊貌辯始見齊策。　案、釋史本作皃辯、卽古貌字、各本皆作昆辯、疑皃之譌、故師古不說、而今呂氏春秋知士作齊貌辯、蓋亦誤刪爲剩、齊策吳注據修文御覽、北堂書鈔、與師古引呂合也、然廣韻注、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戰國策有齊貌者昆辯、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二並同、姓纂謂又

伊弁。豈古國策有二本耶。

司馬錯。　司馬錯始見秦策、亦曰客卿錯、史六國表、白起傳、亦曰左更錯、史秦紀、亦曰馬錯、史趙燕者、

犀首。　犀首屢見戰國策、卽公孫衍、國策、孟子、魏之陰晉人、史本傳、亦曰公孫子、魏策、　案、史集解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衛策亦有犀首、呂注疑爲姓名或號、考西周策、魏策有魏將犀武、則犀首未定官名、當是號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開春曰、公孫衍號爲犀首、

公中朋。依澤史本、各本譌刪爲用。　公仲朋始見秦、韓策、韓公族、西周策高注、亦曰公仲、西周、秦、韓、楚策、亦曰韓公仲、韓策、亦曰韓朋、秦、韓、楚策、亦曰公仲侈、史甘茂傳、亦曰韓侈、楚策、韓策、元作侈、亦曰公仲謁、黃傳徐廣注、亦曰韓謁、史田完世家、亦曰韓明、紀年、　案、朋與謁音近、朋與侈明字近、當是一人、然韓策言公仲死後韓侈仕秦、何也、吳師道云、難通、疑缺、

史起。　史起始見呂覽樂成、民歌爲鄴聖令史公、同上、

蕩疑。師古曰、卽薄疑也。　薄疑始見呂氏春秋務本、韓子七術、　案、蕩、薄、皆姓、豈疑有二氏乎、恐因字近譌異、

魏哀王。襄王子。　魏哀王、襄王子、雖見史六國表、魏世家、二十三年卒、同上、　案、魏無哀王、因哀襄字近、史誤分爲二人、說見史記志疑九、

韓襄王。宣王子。　韓襄王、宣王子、始見六國表、韓世家、名倉、世家、一證襄哀、史留侯世家及韓世家徐廣注、十六年卒、表、世家、

蘇代。

蘇厲。　二蘇屢見戰國策、蘇秦之弟、燕策、又史蘇秦傳云、代弟厲、亦並稱蘇子、西周、燕、齊策、　案、索隱引譙周及魏文弟典略、謂蘇秦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鴻、秦最少、懷國策秦有嫂呼秦曰季子、史一則曰兄弟嫂妹、一則曰昆弟妻嫂、似秦行第四、乃燕策及史謂代、厲皆秦弟、何也、又齊策有楚封蘇子爲武貞君事、時秦死已久、未知是代是厲、

宋遺。　宋遺惟見史楚世家、楚勇士、同上、諸宮傳事一云、武勇則宋遺、

上官大夫。　上官大夫惟見史屈原傳、　案、新序節士以上官卽靳尙、王逸離騷序仍之、但戰國楚策言尙爲張旄所殺、在懷王世、而上官大夫爲令尹子蘭所使、短屈平于頃襄王、當別是一人、故表列上官五等、靳尙七等、廣表七十三下、通志略三謂三子蘭爲上官大夫、不足據、錢宮詹曰、此段諸人多有誤、超二格者、上官大夫亦當移居第七等、

烏獲。　烏獲始見孟子、秦燕策、荀子富國、秦武王力士、史秦紀、于洛陽舉周鼎、兩目出血、孟子疏引世紀、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藝文、　案、文子自然篇、老子曰、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是古有烏獲、後人慕之以爲號也、

枫子。

聚子。師古曰、聚字也。　二子未詳、字書地與爐同、無聚字之說、

沈子。師古曰、魯人也、善卷說。　沈子始見穀梁定元、亦曰子沈子、公羊隱十一、莊十、定元、

北宮子。　北宮子始見列子力命、亦曰子北宮子、公羊哀四、淮南主術有北宮子、乃齊人、卽孟子所謂北宮黝、非此也、

魯子。　魯子始見公羊莊三、

公扈子。　公扈子始見公羊昭卅一、說苑建本、邦畢之父兄也、公羊、　案、公羊稱公扈子習乎邦畢之故、說苑述其言云、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則公扈固善春秋者也、列子湯問有魯公扈、別是一人、

尸子。　尸子始見穀梁隱五、名佼、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卒、因葬蜀、本書藝文志、史孟荀傳論解、　案、史集解引劉向別錄云、佼、晉人、後書呂強傳注同、當是也、乃史作楚人、藝文志作魯人、蓋因其逃亡在蜀、而魯後屬楚故耳、

捷子。　接子始見莊子則陽、史田完世家、孟荀傳、又作捷子、亦見本書藝文志、又注謂武帝時、說恐誤、接捷古通、　齊人、孟荀傳、　本邦公子捷、當之後、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鄒衍。　鄒衍始見燕策、列子湯問、又作鄒、史田完世家、孟荀傳、又作鄒、周禮司爟注、書禹貢釋文、亦曰鄒子、齊人、本書藝文志、　齊有三鄒子、其次騶衍、齊人、頌曰談天衍、孟荀傳、葬齊州章丘縣東十里、寰宇記十九、又云、在臨淄縣、

田駢。　田駢始見齊策、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又名廣、莊子釋文引慎子、齊人、史孟荀傳、亦曰田子、齊策、尹文子、本書藝文志、亦曰陳

駢。呂覽不二。亦曰陳駢子。淮南人間。游稷下。號天口駢。藝文志。

惠盎。惠盎始見列子黃帝、呂覽順說。宋人惠施之族。列、呂注。亦曰惠孟。淮南道應。

王孫賈。王孫賈惟見戰國齊策。年十五。與市人殺淖齒。同上。

宋玉。宋玉始見史屈原傳、文選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郢人。水經沔水注。寰宇記百四十五云。宜城人。屈原弟子。王逸楚辭章句。體貌閑麗。好色賦。楚襄王稱爲先生。對問。家在唐州北陽縣。寰宇記百四十二。

嚴辛。莊辛始見楚策。楚莊王之後。以謚爲氏。通志氏族略四。策吳注引元和姓纂。襄王稱爲先生。封陽陵君。楚策。而新序二作成陵君。

范雎。范雎始見秦策。雎又作且。韓子外儲說左上、戰國武遂碑。魏人。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封應侯。故曰范子。亦曰范叔。亦曰張祿先生。亦曰張君。秦策、史本傳。墓在開封雍丘縣北六十里。寰宇記一。案。古人每以雎爲名。如東周策馮雎、秦、楚、魏、策唐雎是已。而雎多作且。與燕策夏無且、衛策殷順且、史漢龍且之類同。故馮雎、唐雎、策元作且。范叔之名。可例觀也。鮑彪衛策注云。名且者哲子余反。魏世家索隱云。七餘反。乃通鑑刮注、秦策吳注晉范雎賞雖。靈宮賞曰。范雎音雖。是誤爲目旁耳。

蘇不韋。蘇不韋范孝廉碑曰。表與范雎並。必蔡澤之譌也。澤稱右通。蔡分爲蘇不二字。澤、燕人、曷鼻巨肩魋顏蹙額。蹙額解嘲云。蹙額折鼻。漢書流沫。相秦昭王。封剛成君。洋秦策及史澤傳。剛字史作綱。水經濟水注作罡。續志東郡下作岡。

葉陽君。華陽君始見趙策。本作華陽君。秦策、史穰侯范雎傳。疑葉字譌。卽羋戎。楚、韓策、史秦紀、韓世家、穰侯傳。而秦策譌作羋戎。亦曰葉陽。亦曰華陽。國策。史傳。亦曰新城君。秦、魏、韓策。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史傳。案。秦紀云。葉陽悝。趙策云。葉陽母弟。並誤。羋戎乃昭王舅而非母弟。悝乃母弟高陵君而非葉陽。自有此誤。索隱于蘇秦穰侯傳謂涇陽爲悝。高陵爲顯。秦紀索隱不誤。而高陵君顯乃秦宋田市之使者。見史項羽紀。秦策吳注謂華陽是高陵別名。趙策注謂葉陽是高陵別名。而以悝爲葉陽。毋乃謬乎。考策、史穰侯魏冉、華陽羋戎、涇陽公子市、高陵公子悝時稱四貴。表獨不列高陵。蓋傳寫脫耳。

涇陽君。涇陽君始見秦、趙策。卽公子市。史秦紀。秦昭王同母弟。史穰侯范雎傳。亦曰涇陽。秦策史傳。

安陵君。依釋史本。各本譌安陸。安陵君始見魏策。說苑奉使生部陵誤。

唐雎。唐雎始見秦、楚、魏策。本作且。楚、魏策、說苑奉使、新序三、後漢書樂毅傳。魏人。魏策。楚滅唐。子孫以唐爲氏。唐表七十四下、通志略三。亦曰唐侯。史記書鈔百二十。秦王稱爲先生。魏策。案。策、史言唐雎年九十餘。爲魏安釐王十一年。說秦昭王救魏。歷四十二年。魏亡。又爲安陵君說始皇于魏亡之後。則雎百三十餘歲矣。何其壽也。

孟嘗君。孟嘗君雖見戰國策。孟字。嘗邑名。史本傳。索隱。卽田文。秦、齊、趙、魏策。父齊威王子靖郭君田嬰。以五月五日生文。史傳。嬰封于薛。齊策。稱薛公。文代立。史傳。亦曰薛文。史六國表、秦紀。亦曰薛公。西周、秦策、荀子王霸。亦曰孟嘗。秦策、荀子臣道。葬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史正義引括地志、又水經泗水注云。冢在薛郡城。續郡國志薛國注引皇覽。冢在城中西門東北邊。

魏公子無忌。依釋史本。各本脫無忌二字。魏公子無忌始見齊、趙、魏策。安釐王異母弟。史魏公子傳。封信陵君。國策、荀子臣道。亦曰信陵。賈誼新書過秦論。病酒而卒。史傳。葬陳留郡浚儀縣。魏書地形志。案。昔人稱四公子爲原、嘗、春、陵。見班固西都賦、唐李白論林惠扶風豪士歌。然論其品。信陵最優。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下。裴獨列平原于中上。餘俱在第五。失其倫矣。

朱亥。朱亥惟見史魏公子傳。魏力士。隱于屠間。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同上。墓在封丘縣西三十里。寰宇記一。

春申君。春申君始見戰國楚、魏策。卽黃歇。楚人。國策史本傳。亦曰春申。魏策、荀子成相賈誼新書過秦論。李園使死士斬其頭投棘門外。策史。

秦孝文王。國語王子。孝文王始見秦策。昭襄王子。始見史秦紀。母唐八子。秦紀、呂不韋傳索隱。名柱。高誘呂氏春秋序、秦紀、呂不韋傳。又名式。虞弘明集引陶公年紀。初封安國君。史紀、裴傳。生五十三而立。享國一年。葬壽陵。始皇紀後秦紀。而秦紀言除喪十月卽位三日辛丑卒也。

華陽夫人。華陽夫人始見史呂不韋傳。孝文王后。秦策、史傳。亦曰華陽后。史六國表、不韋傳。亦曰華陽太后。秦策、史始皇紀及表、傳。會稽海陵。不韋傳。

秦莊襄王。孝文王子。依釋史本。各本脫孝字。莊襄王始見秦策。孝文王子。始見史秦紀。又作莊王。水經渭水下注。又作襄王。寰宇記雍州萬年縣。初名曰異人。秦策。華陽后白子之。乃變其名曰楚。亦曰子楚。秦策、史呂不韋傳。與母夏姬尊爲夏太后。史始皇紀、六國表、不韋傳。生三十二年而立。三年五月丙午。崩。始皇紀末秦紀及表、傳、秦紀而紀作四年。非。葬芷陽之新城。秦紀、不韋傳。而秦隱以爲陽陵。始皇陵在北。故謂爲見

子陵。秦紀、不韋傳正義引括地志。

呂不韋。呂不韋始見秦、楚策。濮陽人。秦策、而史本傳、五、陽翟大賈人。封文信侯。秦、趙策、呂氏春秋序意、始皇紀、趙世家、本傳。亦曰呂子。本傳。亦曰呂氏。魏策。始皇紀索隱、本傳正義引皇覽。始皇稱爲仲父。飲酖死。本傳。葬洛陽北邙道西。妻先葬。故其冢名呂坿也。

滑于越。滑于越惟見史始皇紀。齊人。秦博士。同上。

李牧。李牧始見秦、趙策。又名繳。趙策。封武安君。趙策、史趙世家、本傳。身大臂短。爲木以接手。趙策。趙王遷母及韓倉、郭開讒之。賜死。衛劍自刺。趙策、韓家、馮唐傳、列女傳、而本傳百捕斬之非。死五月。趙亡。趙策。葬直隸正定府城北。一統志。案。唐書宗室、宰相。趙郡李氏。

二表言李兌生蹻。蹻生恪。恪生洪。字道弘。洪生興族。字育神。一名汪。興族生參。字貴遠。參生璣。字伯衡。璣生牧。恐不可信。

燕太子丹。燕太子丹始見秦、燕策。燕王喜之太子。燕策、史燕世家。使荊軻刺秦王。不中。秦擊燕。燕斬丹獻之秦。燕策、史世家、鄒客傳。亦曰燕丹。史鄒陽傳。

鞠武。師古曰。鞠實居大反。鞠武始見燕策。鞠姓。史刺客傳索隱。又作鞫。並與注。燕丹太傅。策、史。

荊軻。荊軻始見燕策。亦曰荊卿。同上。衛人。其先齊人。徙衛。謂之慶卿。之燕。謂之荊卿。史刺客傳。又索隱云。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未衛改姓荊。荊慶聲近。國在吳楚耳。亦曰荊叔。魏策、鄭人物志七經。持匕首揕秦王。未至身。秦王拔劍斷其左股。體解以徇。燕策、史始皇紀、刺客傳。墓在開封縣東四十里。招魂葬此。寰宇紀一。案。張華博物志。荊軻字次非。注。謂荊將軍墓與羊角哀鄰。地在苑陵之源。其碑將軍名軻字次非也。考呂覽知分稱荊有次非。赴江刺蛟。孔子善之。淮南道應作次非。後漢書馬融傳作盍非。文選郭璞江賦作荊次非。本書卷疑軻嘉次非以爲字。或當則與荊卿爲二人。通雅廿卷疑軻嘉次非以爲字。或當然歟。又史通品藻言軻居六等。今在第五。蓋轉寫失之。

樊於期。樊於期始見燕策。期又作其。漢、釋武梁碑。爲秦將。亡之燕。自刎。荊軻入秦。齎其首獻之。燕策、史刺客傳。亦曰樊將軍。策、史。亦曰樊公。抱朴子嘉遁。葬直隸保定府蠡縣東北四十里。一統志。魏書地形志謂在陳留浚儀。寰宇紀一謂在開封縣南十三里。

孔鮒。孔穿孫。孔鮒始見史孔子世家。孔穿生順。順生鮒。本書孔光傳、史世家順作子慎。又名甲。本書儒林傳、師古謂名鮒字甲非。字子魚。孔叢子、王肅家語序。亦曰鮒甲。亦曰子鮒。亦曰孔甲。孔叢。爲陳涉博士。年五十七死陳下。世家、孔光傳、而孔叢子問謂老于陳。

漢書人表考卷六

中下

中康。太康弟。師古曰。中讀曰仲。下皆類此。仲康始見夏紀。太康弟始見史夏紀、世表。又作仲廬。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傳。居斟鄩。在位七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三年。路史後紀十四作十八。注誤作二十八。

相。中康子。相始見左僖非一。中康子始見夏紀。即夏后相。左哀元。亦曰相安。路史後紀十四引世紀。居帝丘。路史及注。一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寒、哀元注、水經巨洋水注、而竹書云相居斟灌也。並誤云居鬼。文選郭璞江賦作斟鬼。本竹書、而路史作廿二。爲澆所滅。哀元。在位二十八年。竹書、外紀、通志、

后緡。相妃。左少康。后緡生少康。相之妃。始見左哀元、史吳世家。有仍氏女。杜注、緡、有仍國之姓。世家集解引賈逵、而路史後紀十四國名紀一、二以緡爲少昊後。仍爲太昊後。杜注左昭四又云仍、緡皆國名。所說不同。未知孰實。

皇僕。慶節子。始見書酒誥疏引世本、史周紀、世表。

墾弗。皇僕子。師古曰。墾音懇宜反。　姜弗、皇僕子。始見書疏引世本、周紀、世表。又作弗差。路史發揮周世考引世本。而毛本周紀作先形。蓋也。差字亦惟見此後戚公孟墾。作墾。

毀隃。姜弗子。師古曰。隃音踰。　毀隃、姜弗子。始見書疏引世本、周紀、世表。毀又作偽。史索隱及路史發揮周世考引世本。隃又作渝。世表。又作榆。史集解索隱引世本。又作愉。酒誥疏及釋文音義。又作愉。國語補音、周語下三。

公非。毀隃子。　公非、毀隃子。始見書疏引世本、周紀、世表。

辟方。公非子。師古曰。辟音壁。　辟方惟見周紀索隱及路史發揮周世考引世本。

高圉。辟方子。　高圉始見左昭七、魯語上。杜世族譜作高圉侯。非也。亦曰邠侯高圉。竹書。

夷竢。高圉子。師古曰。竢與俟同。　夷竢惟見此。亦曰侯侔。周紀索隱引世本。路史發揮周世考作作牟。

亞圉。高圉子。　亞圉始見左昭七、高圉子始見書疏引世本、周紀、世表。亦曰邠侯亞圉。竹書。與高圉稱二圉。杜注前疏

中庸疏引世本作亞圉雲。誤也。

雲都。亞圉弟。　雲都、亞圉弟。惟見周紀索隱、路史發揮周世考引世本。雲又作雷。杜世族譜。　案。史不從世本。故言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無辟方、夷竢、雲都三世。先儒多依史爲說。皇甫謐、鄭樵其間。謂是公非、高圉、亞圉之字。見索隱。惟羅氏泌、金氏履祥據世本及此表以糾史缺。但酒誥疏引世本。未見彼辟方等三世。豈刪撮元文。求合于國語所云。十五王耶。又路史述世本曰。侯牟生亞圉。與表不同。似記錄俱有誤。竊疑亞圉乃高圉之弟。非父子也。

公祖。亞圉子。　公叔祖類、亞圉子。始見周紀。稱公祖者。省文也。國語補音一引周紀。並注周語下。史索隱引皇甫謐同。亦曰公叔類。史世表。亦曰叔類。索隱引世表、皇甫謐、國語補音。亦曰公組。補音。亦曰組紺。酒誥疏索隱引世本。亦曰祖紺。索隱引謚。亦曰祖類。亦曰公叔組紺。亦曰叔組紺。路史後紀九發揮周世考引世本。

亦曰太公組紺。禮中庸疏及索隱引世本。亦曰公叔祖類。禮古錄。亦曰太公叔祖。中庸疏引周紀。亦曰叔類。中庸疏。亦曰諸盩。中庸疏引世本。路史同。錄書屋。

緣經草也。而索隱引世本詩周頌天作端作黼。則音轉矣。亦曰邠侯組紺。竹書。　案。諸盩是名。又名組紺。史記考異曰。盩綠色。紺青赤色。與綠相似。故又云組紺。　公叔其字。太公

其號。類類祖俱形聲相近。其傳別耳。乃路史及通鑑前編引世本。謂祖類生諸盩。是爲太公。分作二人。各書皆無此說。恐不可信。

甲。組類弟。　祖甲始見書無逸。祖庚弟始見史殷紀、世表。名載。竹書。亦曰帝甲。周語下。史紀表。亦曰辛甲。外紀。通志。享國三十三年。無逸、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六年。非。　案。祖甲何以單稱甲。周語帝甲亦非。說在史記志疑二。

馮辛。甲子。　馮辛始見索隱引別本史世表。帝甲子始見殷紀。又作廩辛。今本史紀表。又作冊辛。索隱引世本。只爲義也。馮廩音相亂。竹書亦作馮。索隱引人表。作慭。名先。在位四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六年。

庚丁。馮辛弟。　庚丁、廩辛弟。始見殷紀、世表。名嚣。亦曰王子嚣。在位八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六年。或云十一。或云二十三。

芮伯。師古曰。周畿之國在所內者。當武王時。作旅巢命。　芮伯、師古曰。周畿之國。在所內者。當武王時。作旅巢命。

巢伯。師古曰。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朝。　二伯並始見周書序。顏注同。孔傳。巢、偃姓國。竹書統箋引徐廣。而路史後紀十國名紀四君子姓。

季勝。惡來弟。　季勝、惡來弟。始見史秦紀、趙世家。

秦女妨。惡來子。　女防、惡來子。始見秦紀、世表。　案。各本皆作妨。惟馬本作防。詩秦風譜疏引史亦作妨。疑古通借字。

楚子繹。正子。　熊繹始見左昭十二。熊狂生熊繹。始見史楚世家。封楚子。羋姓。居丹陽。世家。墓在歸州秭歸縣。世家正義。

孟曾。季勝子。依繹史本。各本皆譌會。　孟增、季勝子。始見秦紀、趙世家。是爲宅皋狼。同上。皆與增同。錄文作增也。

蔡中胡。叔度子。　蔡仲胡、蔡叔子。始見周書、左定四。復封子蔡。史蔡世家。

衛康伯。封子。依繹史本。各本譌伯爲叔。　康伯、康叔子。始見史世表、衛世家。即王孫牟。左昭十二。亦曰牟父。亦曰牟伯。史索隱引左傳及古史考。亦曰康伯髦。杜世族譜。髦牟聲相近。索隱引世本名髦譌也。

陳申公。滿子。　申公、胡公滿子。始見世表、陳世家。名犀侯。世家。

蔡伯（誾子）　蔡伯、蔡仲胡子。始見世表、蔡世家。名荒。（世家）

楚熊亶（艾子）　熊亶始見楚世家索隱引別本。熊艾所生。亦見世家。亶又作黯。（史世家）又作黯。（世家）

宋公稽（仲子。繹史本仲作中。）　宋公稽、微仲子。始見史宋世家。

衛孝伯（康伯子）　孝伯始見世表。康伯子始見衛世家。（世家謂孝為考。）

陳柏公（申公弟）　相公、申公弟。始見世表、陳世家。名皋羊。（世家、柏相形近。未知孰是。）

陳孝公。　孝公始見世表、世家。名突。申公子。（世家。）

宋丁公（繹史本有。各本脫。）　丁公始見世表、宋世家。名申。宋公稽子。（世家。）

造父（衛父子。師古曰。造音子到反。）　造父始見管子形勢。衛父生造父。始見秦紀、趙世家。伯益十三世孫。（唐書世系表。）封于趙城。為趙氏。（史記。）　翟數授曰。韓子外儲說右。造父為齊王駕。蓋凡後之善御者。亦號造父名也。

徐偃王（師古曰。即偃王也。）　徐偃王始見尸子及荀子非相、韓子五蠹。（集解。聲近。）徐、嬴姓。（左昭元注引世本。）伯翳生若木。夏封之于徐。三十二世至偃王。（唐表七十五下。路史後紀七稱徐伯。竹書稱徐子鴻命為伯。）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弃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蒼。銜歸母覆煦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及長。襲君徐國。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秦記正義。水經注八。後漢東夷傳引博物志。而淮南說山注以偃為號也。）目可噣馬。（荀子。有筋而無骨。山海大荒北經。史正義。後漢荀子節注引尸子。）又名誕。（竹書。）亦曰驹王。（檀弓下。困學紀聞五以為即偃王。）亦曰徐偃。（抱朴子仁明。沿夫氏姓作徐趨。）

周穆王令楚伐滅之。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後書本經注。）

鉛陵卓子。　延陵卓子惟見韓子外儲說右。（鉛延同音。）　孫侍御曰。廣韻陵字注引鉛陵卓子。見呂氏春秋。而今本呂子無之。鉛陵複姓。

楚熊鍚（盤子。）　熊鍚惟見楚世家索隱引鄒誕生本。又作煬。（史世表。）又作楊。（世家。）　漢書考異曰。世家熊勝以弟熊楊為後。表熊盤卽熊勝。以鍚為盤子。與世家異。

宋愍公（丁公子。依繹史本。各本誤丁為共。）　潛公始見史世表。（宋殿本。姓作繹三字同。）丁公子始見宋世家。（世表作丁公弟。）名共。（世家。）

衛靖伯（疑子。）　靖伯、慶伯子。始見世表衛世家。（慶字據補。說見卷五。）

楚熊渠（鍚子。依繹史本。各本皆作楚擊紅。渠子誤也。）　熊渠始見世表、楚世家。熊楊所生。亦見世家。案。楚主熊渠始大。僭稱王號。表不應獨缺。又九等熊擊注云。渠子。尤表有熊渠之驗。繹史據別本更之。是也。而熊渠、熊紅乃渠之二子。擊以疾廢。（見左僖廿六。）紅嗣渠而立。史誤合擊紅為一。此表俗本繹仍之。蓋因表失列熊紅。後人因史妄改爾。索隱引譙周。謂渠卒子翔立。豈紅卽位改名歟。

衛貞伯（靖伯子。）　貞伯、靖伯子。始見世表、衛世家。又作箕伯。（史索隱引世本。）

魯獻公（厲公弟。）　獻公、厲公弟。始見世表、魯世家。名具。亦單稱獻。（左桓六。曹論九。）立五十年。（本書律曆志引世家。而史作三十二。殆解引魯用殷正三十六。）

燕惠公（鄭公九世。）　燕惠侯自召公已下九世。始見史世表、十二侯表、燕世家。立三十八年。（侯表。）　案。史及竹書皆稱惠侯。此獨稱公。蓋泛以為號也。但燕本伯爵。不知史、漢何以忽公忽侯。

宋釐公（厲公子。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　宋釐公始見世表、侯表、宋世家。竹書作僖。名舉。（世家。）立二十八年。（侯表。世家。）

曹夷伯（振鐸六世。）　曹夷伯始見世表、侯表、曹世家。名壽。（世家。）振鐸子太伯脾。脾子仲君平。平子宮伯侯。侯子孝伯雲。雲子夷伯。（世表。世家。）立三十年。（侯表。世家。）

魯愍公（獻公子。）　愍公始見史侯表索隱引世本。（又索隱子魯世家云。本亦多作愍。）獻公子始見魯世家。愼又作順。（左文十六疏及釋文引世家。）又作眞。（世表、侯表、世家。）又作貞。（詩譜序疏。）名濞。（侯表、世家。）亦名執。（本毒律厤志。）又作嗣。（律厤志索隱引鄒誕生本。）又作鼻。（宋書引別本。）又作鼻。（魯頌疏引世家。）又作鼻。

齊文公（厲公弟。）　齊文公、厲公子。始見侯表、齊世家。立十二年。（同上。）　案。表以子為弟。誤也。

晉釐侯（靖侯子。）　晉僖侯始見左桓六。（史作釐。）靖侯子始見晉世家。名司徒。亦曰晉僖公。（詩蟋蟀山樞序。）立十八年。（左傳、史侯表、世家。）

楚熊紃（厲弟。師古曰。紃音巡。）　季紃始見鄭語。熊徇始見侯表、楚世家。熊嚴少子。熊紃少弟。（鄭語、世家。）亦曰楚子徇。（竹書。）立二

十二年。侯表、世家。　案。紃徇以音近通借。言嚴弟誤。當作嚴子。或云紃弟。

衛武公。益公子。　衛武公始見詩淇奧、賓筵、抑序、左襄廿九、楚語上。釐侯子始見衛世家名和。侯表、世家。周平王命爲公。世家。故亦曰衛武侯。淮南繆稱。亦曰衛武。後漢書孔融傳。而竹書作魏武公。恐誤。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其沒謂之叡聖武公。

在位五十五年。楚即。侯表、世家。　案。武公當列中人以上。而降在中下。蓋惑于史記殺兄篡國之說也。有辨見志疑二十。

宋惠公。釐公子。　宋惠公釐、釐公子。始見侯表、宋世家。立三十年。世家。

燕釐侯。十世。　燕釐侯始見侯表、燕世家。侯表云名莊。乃今本誤增。立三十六年。同上。

宋戴公。惠公子。　戴公始見詩那序。名白。唐表七十五下。立三十四年。史侯表、宋世家。　案。世家。惠公卒。子哀公立。元年卒。子戴公立。是戴公者惠公之孫哀公之子也。侯表脫哀公一代。此仍其失。故亦不列哀公。而又誤以孫爲子耳。

楚若敖。子。　若敖始見左宣四熊咢子始見楚世家名熊儀。世家。亦曰楚子儀。竹書。立二十七年。侯表、世家。

晉文侯仇。穆侯子。　晉文侯始見周序、左宣十二、鄭語。名仇。穆侯子。始見左桓二、史晉世家。母姜氏。桓二、字義和。周書。立三十五年。侯表、世家。

趙叔帶。奄父子。　叔帶、奄父所生。惟見史趙世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同上。

宋武公。戴公子。　宋武公始見左隱元。戴公子始見宋世家名司空。立十八年。左桓六、侯表、世家。

衛嚴公。武公子。　衛莊公始見詩考槃、碩人序、左隱三。武公子始見衛世家名揚。世家。而侯表及詩疏引世家並作楊。立二十三年。侯表、世家。

陳文公。平公子。　陳文公始見左桓五。平公子始見陳世家名圉。侯表、世家。又作圉。又作圉。杜世族譜。立十年。侯表、世家。

宋宣公。武公子。　宋宣公始見左、公羊隱三。竹書作襄公。武公子始見宋世家名力。立十九年。侯表、世家。

楚蚡冒。若敖子。師古曰。蚡音扶粉反。○依攝史本。各本脫數字。　蚡冒始見左文十六、鄭語。若敖子始見楚世家。此作蚡。侯表、史侯表也。蚡又作羽。史索隱引古本。又作棼。戰國楚策。名熊咆。世家。而玉篇作咆。左宣十二疏又作熙。疑誤。　案。鄭語注云。蚡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據史乃紃之玄孫。若敖之孫。亦不名熊率。韋昭誤也。

宋繆公。宣公弟。　宋穆公和始見春秋隱三經傳。公羊作繆。宣公弟始見宋世家。立九年。侯表、世家。

蔡桓侯封人。宣侯子。　蔡桓侯封人始見春秋桓十七。宣侯子始見蔡世家。立二十年。侯表、世家。

邾儀父。　邾儀父始見春秋隱元經傳。又作邾婁儀父。公羊經。儀又作義。本書鄒陽傳。即邾子克。左隱元及莊十六經。是爲邾莊公。竹書。武王封邾。挾爲附庸。至儀父十二世。進爵稱子。杜世族譜。而隱元疏引作自安至儀父十二世。非。又前有邾武公顏。未知去儀父幾世。

穎考叔。　穎考叔始見左隱元。又作潁。穀梁注。　鄭穎谷封人。隱元。而廣穎以爲姓。非。亦曰穎叔。弘明集。晉孫綽喻道論。爲公孫閼射死。左隱十一。宋微宗追封純孝伯。穎考叔三。墓在汝州。宋圭齋元豐九域志。

鄭公子呂。　公子呂惟見左隱元。亦曰子封。同上。鄭莊公子。春秋分記。

曹嚴公亦姑。桓公子。師古曰。即射姑也。　曹莊公始見春秋莊廿四。名射姑。始見春秋桓九。桓公子始見曹世家。射又作夕。世家。射又音夜。古字通用。夕必夜之譌脫。又作亦。發璇摩文。立三十一年。侯表、世家。

秦憲公。文公子。　憲公始見史始皇紀末秦記。生十歲立。徙平陽。立十二年。葬西山。秦紀。而秦紀言居四新邑。誤衛。　案。史、文公生竫公。不娶國而死。竫公太子憲公立。是文公孫也。此以爲子。誤。又史秦紀、侯表憲並作寧。二字形近。疑今本紀、表譌。觀索隱引秦紀稱憲公可驗。至集解一作曼。尤非。

宋厲公。釐公子。　宋莊公馮始見公羊、左氏隱三、桓三、春秋莊二、三。穆公子始見宋世家。馮又作憑。左桓文。

燕宣公。十五世。　燕宣侯惟見史侯表、燕世家。立十三年。同上。

立十九年。侯表、世家。　觀丁父。　觀丁父惟見左哀十七。都俘也。楚武王以爲軍率。同上。

蘧章。師古曰、蘧音子渠反。　蘧章惟見左桓六、又作蘧。潛夫志氏姓、唐書孫氏表。食邑于蘧、故以命氏。通志氏族略三。楚鬬冒生王子蘧章、字無鈞。潛夫氏姓、唐表。　案、鄭語云、熊嚴生子四人、季紃是立、蘧氏將起之禍、此蘧別一蘧氏、在蘧章前百餘年也。

嚴王佗。桓王子。　莊王始見詩丘中有麻序、左桓十八、名佗、惟見史周紀、又作它。周語中注。又作他。杜世族譜、司馬光稽古錄作牠。

立十五年。周紀、侯表、竹書。

鄧祁侯。　鄧祁侯惟見左莊六、曼姓。周語中、潛夫志氏姓、史盤世家正義引服虔左桓十一注。侯爵。通考二百六十一。祁謚。杜注。商之侯國。通志氏族略二、路史國名紀四。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爲鄧。廣韻注、而路史侯紀十云、武丁封季父于河北、是曰墨侯、鄧其出也、以廣韻爲非。　案、春秋桓七年有鄧侯吾離、疑卽祁侯。又史通品藻篇謂表居第七、則今本爲六等也。史通曰、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爲善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于用權、故加其罪、是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眞諸雲漢、何止與鄧侯鄰伍、列中庸下流而已。此說殊非。楚文外利離親、豈復存渭陽之念。鄧祁卽從三甥、無救于亡、益速其滅。孔疏引晉宣有刳腹去疾、炊炭止沸之喻、品位相鄰、奚議焉。

衛惠公朔。宣公子。　惠公始見詩芄蘭序、衛惠公朔宣公子、始見春秋桓十六、經傳皆宣姜、詩鶉奔序左桓十六閔二、亦曰子朔。史衛世家。立二十一年。史侯表、世家。　案、惠公當與宣公居七等。

公子黔牟。　公子黔牟始見左桓十六、衛宣公太子伋之同母弟。史衛世家、而杜注云寡公子。立八年。世家、而侯表譌作十年。放于周。左莊六。

左公子洩。　左公子洩始見桓十六、蓋衛宣公之兄弟、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左注疏。惠公殺之。左莊六。　案、洩與右公子職情事相同、而異其等次、疑元表皆列第七、蓋在中下也。

潘和。　宋詳。

秦武公。出公兄。　秦武公始見史秦紀、侯表、立二十年、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六十六人。同上、漢郡云、鄭宣陽梁東南。　案、史言武公是太子、爲憲公長男、武公弟德公出子、故云出公兄。

燕桓侯。十六世。　燕桓侯始見侯表、燕世家、徙臨易。集解引世本。立七年。同上。

齊公子糾。　公子糾始見左莊八、公、殺莊九、論語、管子大匡、小匡、又作糾。淮南氾論、序五。亦曰子糾。莊九經傳。母魯女也。齊襄公弟。史齊世家。小白庶兄。杜注。殺于生竇。左莊九。

魯公孫隱。　漢書考異曰、卽左傳公子彄也。莊十。彄隱聲相近、徐彄屯表作隱王。

顓孫。師古曰、顓音上專反。　歜孫惟見左莊十一。　案、歜爲從頁、杜世族譜又誤作歜孫生、左傳生博二字連文、與生拘石乞相類也。此並公子彄又與南宮萬相接、知非莊廿二年陳顓孫奏。

曹蔿公夷。厲公子。　曹蔿公夷、莊公子、始見史侯表、曹世家、又名赤。春秋莊廿四。立九年。史記。

宋桓公御說。愍公弟。師古曰、殷謂曰悅。　宋公御說始見公、穀傳九經。左莊十一、十二、僖九經傳作御、釋文引穀梁云亦作御、于左云或作湫。桓公始見左莊十二。

潛公弟始見史宋世家、立三十一年。侯表、世家。亦曰宋桓。左閔二。

秦德公。武公弟。　秦德公、武公弟、始見史秦紀、秦記、侯表、封禪書、居雍城、生三十三歲而立、二年卒、葬陽。同上。

秦宣公。德公子。　秦宣公、德公子、始見秦紀、秦記、侯表、立十二年、葬陽。同上。

燕厲侯。十七世。　燕莊公始見侯表、燕世家、立三十三年。同上。

鄭文公捡。厲公子。　鄭文公始見詩清人序、左僖廿三、晉語四、厲公子始見史鄭世家、名捡、惟見公羊僖卅二經。據夷捡同、古本手通寫。本作捷。左、穀僖廿二經、周語中、史侯表、古字通。又作疑。世家、疑譌。亦曰鄭捷。左定四。立四十五年。侯表、世家。

彊鉏。　彊鉏惟見左莊十六、鄭伯刖之。同上。　案、君子謂彊鉏不能衛其足、何以居第六乎。

秦成公。宣公弟。　秦成公始見秦紀、秦記、侯表、宣公弟、亦見秦紀、立四年、葬陽。同上。

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詩。　曹昭公始見詩蜉蝣序、春秋僖七、名班、亦見僖七。公羊作般。釐公子始見曹世家、立九年。侯表、世家。　案、詩序云、蜉蝣刺昭公、故鄭譜謂曹之變風始作、表殆指此、或曰、指下泉也。

衛戴公。昭伯子、依譜史本、各本譌點申子。　戴公始見左閔二、昭伯頑之子、始見史衛世家。侯表以爲齊弟、亦誤。昭伯、宣公子、惠公庶

兄。杜注。烝子宣姜生戴公。闕二。名申。元年卒。世家。亦曰公孫申。齊語注。

趙夙。　趙夙始見左閔元。叔帶五世孫。史趙世家、杜僧族譜。趙衰兄。杜注本晉語四　亦曰伯夙。易林革之夬、節之泰。　案。晉語稱趙衰、夙之弟。韋注云。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杜注左傳及世族譜俱從晉語。則夙、衰皆公明子也。史作公孫。乃世家與此異。明同。

衰依世本。謂夙生共孟。共孟生衰。以夙爲衰祖。恐未必然。索隱引譙周及左宣二疏。並言世本誤耳。索隱引世本公明生共孟及夙。夙生衰。尤誤。

畢萬。畢公後。　畢公始見左閔元。畢公高苗裔。爲畢姓。始見史魏世家。傳所謂公侯之子孫也。晉獻公滅魏。賜萬爲大夫。閔元。後世彌大。爲魏氏。世家。七戰皆獲。死于牖下。左襄二。非解州芮城縣東北十三里。寰宇記六。

士蔿。　士蔿始見左莊廿三、晉語一。字子輿。晉語一八。劉累之後。晉語一注。水經汾水注引漢侯相碑。碑士蔿、介葛之裔。恐非。　商末改國于唐。周成王遷于杜。爲杜伯。左僖廿四、晉語八注。祁姓。左文六、襄廿一。宣王殺杜伯。墨子明鬼。其子隰叔適周。離于晉。生子輿。爲理。晉語八。故爲士氏。亦曰士輿。通志氏族略四。

臣猛足。　猛足惟見晉語一、二。臣乃晉字之誤。太子申生臣。韋注。

井伯。　井伯惟見左僖五。姜姓子牙之後。唐觀注、路史後紀四、國名紀一。　案。唐書白氏表謂虞公族。路史以爲妄。是也。蓋緣史秦紀、晉世家誤合井伯、百里奚作一人。韓子說難晉百里奚爲虞、虞覆滅、奚爲秦、人言百里奚爲媵臣。史又仍誤。予此。唐表、路史注因之。且曰井伯奚賤秦。受邑千百里。號百里奚。誕之甚矣。

衞文公。戴公弟。　衞文公始見詩鄘風序、左閔二、春秋僖廿五、晉語四。戴公弟。立二十五年。侯表、世家。

宣姜生。閔二。名燬。左僖十八、春秋僖廿五。初名辟彊。韓子外儲右、賈誼新書審微。亦曰衞文。揚雄方言。君遂。徙楚丘。詩序、春秋僖三、左閔二、齊語。立二十五年。侯表、世家。

案。衞文賢君。似當在中上。又史集解本書孝文紀顏注引賈並作燬。而今本作嬀。字書不載。嘉定錢大昭曰。嬀乃燬之譌。詩王室如燬。說文引作燬。後書列女傳注引韓詩亦作燬。與燬同。

宋襄公。桓公子。　宋襄公始見詩河廣序、左氏、公羊僖九、穀梁僖廿二、晉語四。桓公太子。始見左僖八。母衞文公女弟。史衞世家、本左閔二。昭伯女。杜世族譜。名茲父。左僖八、春秋僖廿三。公羊作慈父。亦曰宋子。春秋僖九。在襄之稱。立十四年。史侯表、世家。與楚戰傷股。左僖廿二。七月而死。穀梁僖廿二。葬于睢陽。水書地理志、陳留睢陽注。

蔡哀侯。穆侯子。　蔡莊侯、繆侯子。始見史侯表、蔡世家。名甲午。左定四。立三十四年。史記。

燕襄公。十八世。　燕襄公始見侯表、燕世家。立四十年。同上。亦曰襄伯。索隱引譙周。

梁卜招父。師古曰。招音上遙反。　梁卜招父惟見左僖十七。

衞元咺。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衞元咺始見春秋僖廿八。元姓。廣韻注。咺食邑于元。通志氏族略三。爲周歡、冶廬所殺。左僖廿。

叔武。　叔武始見左僖廿八。亦曰夷叔。僖廿八、左四、杜注。夷諡。亦曰衞子。春秋僖廿八。亦曰衞叔。水書蔡僖。亦曰衞武。成公母弟。定四。

公子歜犬射殺之。左僖廿八。公羊以爲成公殺之。

鍼莊子。　鍼莊子惟見僖廿八。以脫不勝見刖。同上。　案。釋文。鍼其廉反。而廣韻注引風俗通作箴。音斟。姓也。路史國名紀一謂出黃帝後箴姓之國。蓋二音通讀。其字亦通用。楚官有箴尹。見左宣四、哀十六。而定四作鍼尹。可證。

倉葛。　倉葛始見左僖廿五、周語中、晉語四。左作蒼。陽人。周語注。

鄭繆公蘭。文公子。　鄭穆公始見左宣元、春秋宣三。公羊作繆。楚語上。名蘭。始見左僖卅、春秋宣三。文公子。始見左宣三。母燕姞。夢天與蘭以爲子。既而文公與蘭御之。生穆公。名曰蘭。左宣二。當悲見句芒神錫壽十有九。墨子明鬼。立二十二年。史侯表、鄭世家。

石甕。師古曰。甕音廿。略反。○李從犬。各本誤大。　石甕始見左襄十一。亦曰石蜀。廣韻二。　案。鄭穆公立後六十餘年石甕始見傳。必是譌寫在前。當列鄭公孫夏之下。

陳繆公。宣公子。　陳穆公始見左僖十九。宣公子始見史陳世家。名款。春秋僖七、八、廿八。立十六年。侯表、世家。

陳共公。繆公子。　陳共公始見左文元。周語中注作恭公。　繆公子始見陳世家。名朔。春秋文十三。立十八年。侯表、世家。

文公女弟。史衞世家、本左閔二。昭伯女。杜世族譜。名茲父。左僖八、春秋僖廿三。公羊作慈父。亦曰宋子。春秋僖九。在襄之稱。立十四年。史侯表、世家。與楚戰傷股。左僖廿二。

魯文公。董公子。　文公始見春秋文十八、魯語上。莊公子始見魯世家。名興。侯表、世家。母聲姜。文十七經。公羊作聲姜。立十八年。春秋。葬曲阜縣南九里。寰宇記。廿一。　案春秋魯十二公惟僖在第五。文公豈遂優于十君。而居六等乎。

匡王班。或王子。依漢史本。各本並增周字。又注脫。　匡王始見春秋宣三。名班。頃王子。始見史周紀。立六年。周紀。

齊君舍。昭公子。　齊君舍、昭公子。始見春秋文十四經傳。母子叔姬。舍爲公子商人所弒。同上。

單伯。　單伯始見春秋三傳文十四。單采地。伯爵。莊元杜注。周卿士。文十四注。成王封幼子聃于單。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通志略三。通志錄作聃。誤。單蔑見左襄廿。　案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姓單。字伯。嚴謬不足據。而單伯于莊元年見經。至文十四年歷八十餘歲。必非一人。宋張洽春秋集注疑其子若孫。毛氏春秋簡書刊誤辨之。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始見春秋文元經傳。謚莊叔。文三及十一。襄廿。僖叔牙生戴伯茲。僖四經傳。公羊作慈。茲生莊叔。僖弓上。引世本、杜世族譜。最善射。穀梁文十二。

秦共公。康公子。　秦共公、康公子。始見史秦紀、秦記。名稻。春秋宣四。又名和。史侯表。又名駿。秦紀索隱一本作駿。同。　非詢社康公蕩南。秦記。　案史謂共公在位五年。考春秋文十八年書秦伯蒞卒。宣四年書秦伯稻卒。則共公止四年。不得云五年也。

晉成公黑臀。厲公弟。　成公黑臀始見左宣二、春秋宣九、周語下、晉語五。文公應子。章、杜注。襄公弟。史晉、趙世家。此作家談。成公之生。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故名。周語。立七年。史侯表、世家。

秦桓公。共公子。　秦桓公始見左宣十五。共公子始見秦紀、秦記。名榮。春秋分記、皇王大紀。亦單稱桓。左昭元。立二十七年。秦紀、秦記、侯表。非義里丘北。秦記。

衛穆公遬。　案穆公在後第七。此重出。

逢大夫。　逢大夫惟見左宣十二。

王札子。　王札子惟見春秋三傳宣十五。王子札也。經文倒札字。杜注及世族譜。卽王子捷。左穆。公羊傳曰。應長之號。

何休云。天子庶兄。春秋分記仍之。云定王庶兄。又云頃王四子。匡王、定王、札子、季子。　左傳言札爲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譏以爲雜人。不知何王之子。孔疏。

魯公子歸生。　案此必魯公孫歸父之誤也。魯公子遂。春秋僖廿六。莊公之子。檀弓下注引世本。亦曰襄仲。左僖廿一。亦曰仲遂。春秋宣八、檀弓。居東門。左僖廿六、宣十八注。爲東門氏。宣十八、襄廿三、周語中。故曰東門。周語。亦曰東門遂。襄廿三。亦曰東門襄仲。僖廿六。公孫歸父、襄十。襄仲之子。宣十及周語注。字子家。左宣十。亦曰東門子家。周語。

申舟。　申舟始見左宣十四。舟又作周。呂覽行論注。卽文之無畏。亦曰子舟。文十。亦曰文無畏。呂行論、淮南主術。亦曰申无畏。滑大惠氏蛙、俗本无誤九字。爲宋所殺。宣十四。　案無畏名。子舟字。文其氏。爲申公。而舟周古通。詳華州下。

齊惠公。惠公弟。　齊惠公始見左僖十七、春秋宣十。名元。左文十四、十八宣十經。桓公子。史齊世家。母衛少姬。僖十七。立十年。侯表、世家。

案杜文十四注云。元、商人兄。恐誤。世家。桓公十餘子。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則此言懿公弟是

陳成公。厲公子。　陳成公始見左襄三、春秋襄四。靈公子始見史侯表、陳世家。名午。襄四經。立三十年。史記。

燕宣公。二世。　燕宣公始見侯表、燕世家。立十五年。同上。

曹宣公。文公子。　曹宣公始見左成七、春秋成十三。文公子始見曹世家。名廬。始見公、穀成十三經。左作盧。古通。立十七年。侯表、世家。　案世家作宣公。與經、傳及侯表、人表異。考曹有幽伯彊。何容宣以彊名。必世家誤。桓弓下稱曹桓公。鄭注謂謚宣。言桓聲之誤。恐亦是傳誤。去亡加木。蓋猶哲范宣子。說苑善說作范桓子也。

吳壽夢。中庸注十五世。師古曰。夢音莫風反。　吳壽夢始見左襄十九。亦曰吳子壽夢。成七、襄十及十二。名乘。襄十二經。又曰孰姑。史吳世家索隱引世本。代謂祝夢乘諸。索隱引宋衷。亦單稱夢。楚辭天問。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吳始大稱王。世家。此作十五世。誤。徙句吳。世本。立二十五年。侯表、

案杜注。壽夢、吳子之號。孔疏。乘、壽夢名字之異。史正義。夢莫公反。與師古音同。師文亦同。而疏引服虔云。

喜夢發聲。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喜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寤夢。欲使學者知之。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因之曰。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寤夢。與注疏不同。存之以備一說。而執姑亦非異名。執祝與喜音近。姑諸與吳音近。執姑猶戴吳然。

鄭悼公。襄公子。　鄭悼公始見左成五。襄公子始見史鄭世家。名髡。春秋成六。又作睔。世家。又作沸。又作弗。索隱引鄭本。立二年。侯表、世家。

申公巫臣。　申公巫臣始見左宣十二、楚語上。即楚屈巫。左成二。字子靈。襄廿六。屈氏別族。不詳所系。春秋分記。而通志氏族略四以爲屈瑕之子也。奔晉爲邢大夫。成二。葬蘇州長洲縣北平門東北三里。一統志。

王孫閼。　王孫說惟見周語中。　案。閼說古通。左昭七年南宮說。桓弓下注及哀三傳注並作閼。詩谷風、小弁我躬不閱。左襄廿五引作不說。

燕昭公。二十一世。　燕昭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十三年。同上。

趙朔。盾子。　趙朔始見左宣八。趙盾子始見史趙世家。是爲趙莊子。宣十二。亦曰莊主。晉語六。

郤犨。　郤犨始見春秋成十一經傳、周語下、魯語上。又作犨。潛夫志氏姓。又作州。公羊經、左政引世本。郤克從祖昆弟。左疏。而杜注作黃父。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藏引世本。揚食采于步。遂以爲氏。廣韻步字注、通志氏族略三、步揚見左僖十五、晉語三。犨別采苦成。潛夫氏姓、廣韻成字注、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故曰苦成叔。左成十四、十七、晉語、管語六。亦曰苦成叔子。亦曰叔子。晉世。亦單稱叔。周語。證文子。春秋分記。爲長魚矯所殺。成十七。　案。路史以犨爲采邑。言犨分于郤。郤出于絺。周誕不足據。通志略序及略五注言苦成是邑而加證。日知錄廿三本之。舉魯語飽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以爲生存稱證。恐亦不然。閻氏若璩困學紀聞六注之。內外傳未有見呼成子成叔者。證一。魯語云苦成氏。左傳云苦成家。成十四。其非證可知。證二。春秋分記明曰文子。則非證成甚審。證三。潛夫論。苦成城名。在鹽池東北。證四。戰國趙策有苦成常。又三郤亡家之主。苟偃、欒黶弑君之賊。胥童、羊五嬖倖之臣。皆不應列第六。郤至居五等。尤不可解。

郤錡。師古曰。錡音蟻。　郤錡始見春秋成十三經傳、周語下、晉語六。郤克子。杜注。食采于駒。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故亦曰駒伯。左成十七、晉語六。亦曰郤伯。周語。亦曰郤子。成十三。爲長魚矯所殺。成十七。　案。三郤之死。左傳謂長魚矯以戈殺之。晉語前云胥之味。夷陽午。後云長魚矯。蓋三嬖合謀。矯獨手刃。如項羽殺義帝。九江、衡山、臨江三王同受羽命。而使將追擊之者九江黥布也。

中行偃。　中行偃始見左成十七、晉語六。即荀偃。左成十六、卷秋襄十四。荀庚之子。杜注。字伯游。襄十三。謚獻子。襄九。故曰獻伯。史遷世家索隱引世本。亦曰中行獻子。襄九、晉語。亦曰中行。晉語。亦曰中行伯。襄十八。　夢與厲公謀。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戴以走。病癰疽。生瘍于頭。目出而卒。襄十八、十九。

胥童。　胥童始見左成十七、春秋十八。又作僮。韓子內儲下。亦曰胥之味。晉語六。胥臣子。胥甲。文十二注。甲之子胥克。宣元注。克之子童。成十七注。爲欒書、荀偃所殺。成十七。

欒書。　欒書始見左宣十二、春秋成六。即欒武子。宣十二、晉語五。欒枝之孫。欒盾之子。章、杜注。盾見文十二。亦曰欒伯。宣十二、周語中、晉語

燕武公。二十二世。　燕武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十九年。同上。

鄭廖。　案。鄭乃鄧之譌。左襄三傳。鄧廖、楚之良也。

楊干。　楊干始見史魏世家。本作揚干。左襄三、晉語七。晉悼公弟。同上。　案。揚干失律之將。他亦無所見。何以在六等。

亦曰郤伯。周語。亦曰郤子。成十三。爲長魚矯所殺。成十七。　案。三郤之死。左傳謂長魚矯以戈殺之。晉語前云胥之味。夷陽午。後云長魚矯。蓋三嬖合謀。矯獨手刃。如項羽殺義帝。九江、衡山、臨江三王同受羽命。而使將追擊之者九江黥布也。

中行偃。　中行偃始見左成十七、晉語六。即荀偃。左成十六、卷秋襄十四。荀庚之子。杜注。字伯游。襄十三。謚獻子。襄九。故曰獻伯。史遷世家索隱引世本。亦曰中行獻子。襄九、晉語。亦曰中行。晉語。亦曰中行伯。襄十八。　夢與厲公謀。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戴以走。病癰疽。生瘍于頭。目出而卒。襄十八、十九。

胥童。　胥童始見左成十七、春秋十八。又作僮。韓子內儲下。亦曰胥之味。晉語六。胥臣子。胥甲。文十二注。甲之子胥克。宣元注。克之子童。成十七注。爲欒書、荀偃所殺。成十七。

欒書。　欒書始見左宣十二、春秋成六。即欒武子。宣十二、晉語五。欒枝之孫。欒盾之子。章、杜注。盾見文十二。亦曰欒伯。宣十二、周語中、晉語

燕武公。二十二世。　燕武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十九年。同上。

鄭廖。　案。鄭乃鄧之譌。左襄三傳。鄧廖、楚之良也。

楊干。　楊干始見史魏世家。本作揚干。左襄三、晉語七。晉悼公弟。同上。　案。揚干失律之將。他亦無所見。何以在六等。

子服佗。　仲孫它子服始見魯語上。魯孟獻子之子。章注、謚孝伯。檀弓上疏引世本。　案世本云。獻子生孝伯。孝伯生

惠伯。顧氏大事表、高氏姓名考並據之。甚是。它字子服。故其後爲子服氏。杜世族譜不及子服它。以它弟

仲叔懿伯爲子服。通志氏族略三遂謂懿伯字子服。春秋分記謂懿伯子惠伯。並誤也。但表不列獻子之

適長孟莊子速。而列其庶子它。不可解。

叔梁紇。師古曰。紇音下結反。　叔梁紇始見史孔子世家。伯夏生紇。同上。仲尼父。爲聊邑大夫。左襄十杜注。名紇。字叔梁。高十疏。故

曰聊人紇。高十亦曰郰叔紇。高十七亦曰梁紇。檀弓上疏、史索隱引家語。亦曰郰叔。高十七顧文。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娶魯之施氏。生

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病。年餘七十。無妻。乃求婚于顏氏。顏父以小女微在妻之。新論命相篇顏父。生孔子。生三歲

而梁紇卒。家語本姓。以檀弓疏、史索隱正義校增。葬于防。檀弓。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宋史禮志。元文宗

至順元年。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爲啓聖王夫人。元史本紀、祭祀志。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

氏。明史禮志。國朝雍正元年。仍封啓聖王。國朝文獻考。　案魯郰邑說文從邑取聲。論語、左傳作鄹。史記作陬。並同。與

邾國所改之鄒別。周宣帝封孔子鄒國公。水經泗水注。魯國鄒山。卽嶧山。邾文公所遷。梁叔紇之邑。孔子

生此。檀弓釋文。聊又作鄒。春秋序釋文、孟子鄒邑人。皆誤合二地爲一。通志氏族略三。正考父食邑于鄒。

生叔梁紇。遂爲鄒氏。今兗州鄒縣是。路史後紀十。紇封聊。孟皮襲聊爲聊氏。尤謬。不足辨。又通志略、路

史後紀八以顏氏出邾。王儉譜謂出于伯禽。無據。考廣韻注。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

而著族。左襄十九傳。齊侯娶魯顏懿姬。則顏氏姬姓。與出曹姓邾顏之後者源流迥別也。評林胡纘宗及

郭延年史通評釋並云。夫子之父。豈應在中下。曾不得比于絳縣老人耶。

秦堇父。　秦堇父惟見左襄十。以力聞。家語弟子解。生秦丕茲。事仲尼。高十魯人。家語。而史弟子傳集解引鄭云。魯人。恐非。亦曰秦堇。唐國語

集解韋昭。

狄斯彌。　狄歷彌惟見襄十。魯人。杜注。孟獻子稱爲有力如虎也。高十　案斯字疑以音近而誤。

士鞅。　士鞅始見左襄十四、春秋襄廿九。卽范獻子。左昭七、晉卿九。亦曰范鞅。高十八、廿一、廿三、廿五。亦曰范叔。左高廿九。士匄子。

高十四。

尹公佗。

庾公差。　二人始見襄十四。又作尹公之他、庾公之斯。孟子。庾宇子魚。左傳。衛之善射者。孟子。

公孫丁。　公孫丁始見襄十四。　案昭二十宋有公孫丁。此與佗、差並列。且時不相接。當是衛人。

無終子嘉父。　無終子嘉父惟見左襄四、晉語七。無又作毋。通志氏族略五。無終山戎國名。子爵。嘉父名。章杜注。

姜戎駒支。　姜戎駒支惟見左襄十四。

楚令尹子南。　令尹子南始見左襄廿一。卽公子追舒。春秋屬廿二。莊王子。杜注。

觀起。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觀起始見左襄廿二。觀氏氏。史楚世家索隱云觀姓。非。　芈姓。謚莊子。通志氏族略五。楚康王頻之。高廿二。

燕文公。二十三世。　燕文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六年。同上。

魯國歸父。　案。釋史本無魯字。是也。而國爲析之。齊析歸父字子家。謚文子。見左襄十八、廿三、廿八。

鄭公孫夏。　鄭公孫夏始見左襄十五、春秋襄廿五。字子西。高十。謚襄子。杜世族譜。子駟子。高十注。穆公之子公子騑

子駟武子。世族譜公子騑見襄八、九、十經傳。子駟見成十三。亦曰駟騑。見楚辭上。後爲駟氏。高廿。

燕懿公。二十四世。　燕懿公始見侯表、燕世家。立四年。同上。

楚康王。共王子。　楚康王始見左襄廿八、魯語下、楚語上。共王子始見史楚世家。名昭。春秋屬廿八。又作招。史十二侯表、世家、論衡吉驗。而索隱本侯表作略誤。立十五年。侯表世家。

晉亥唐。　亥唐始見孟子。又作期唐。抱朴子逸民。亥姓。廣韻汇。

秦醫和。　秦醫和始見左昭元、晉語八。

晉船人固來。師古曰。卽因乘也。　船人固乘始見新序一。又作舟人固乘。說苑雜言。而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新序、說苑作古乘。又作吉乘。後漢書班固傳注引

說苑。又作盍苔。韓詩外傳六。　案來乘二字。皆與乘形近。俱轉寫誤。盧學士羣書拾補曰。古固通。吉乘字譌。又趙含

人韓詩外傳校本云。文選注凡四引皆作盍苔。余謂廣韻注古盍皆姓。而盍盍古通。與因聲相近。乘當其

二名。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九十引韓。並是盍苔也。

舟人清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舟人清涓惟見御覽六百廿四引尸子。

魯謝息。　謝息惟見左昭七。

鄭定公。簡公子。　鄭定公寧始見春秋昭廿八。公羊哀作情。簡公子始見史鄭世家。立十六年。史徒裘世家作十三。

燕悼公。二十六世。　燕悼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七年。同上。

蘧啓彊。　蘧啓彊始見左襄廿四。蘧又作蘧。彊又作強。文選召成公綏山賦注。又作疆。楚語上。

申子壁。　申公子壁始見楚語上。亦曰史老。同上韋注。老名也。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始見左昭十二、楚語上。楚左史。韋注。倚姓。虞翻注。而杜注云倫相名。彝鳳陽府壽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

申亡字。　申無宇始見左襄三十。即芋尹無宇。左昭七。亦曰范無宇。楚語上。論左文十傳。范是楚邑名。

甲亥。亡字子。　申亥、無宇之子。始見左昭十三。亦曰芋尹申亥。亦曰申亥氏。昭十三、楚語上、吳語。

晉籍談。　籍談始見左昭五。籍偃生談。左昭十五疏引世本。字叔。杜注。故曰叔氏。亦曰籍父。昭十五。

子組商。　組商惟見左哀十四。　案。傳言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車子微者。鉏商名。疏云。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而家語辨物篇。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注。子姓也。左疏引服虔云。車車士子姓。並與杜異。考此作子鉏商。易林訟之同人稱子鉏。皆以子爲姓。蓋服注所本。王肅襲服說耳。又鉏商微者。何以置第六。而乖在哀公中年。亦不應列于昭公之世。

周史大弢。　太史大弢惟見莊子則陽。　案。大弢、伯常騫二人與孔子論衛靈公。未知何國之史。此云周史者。豈亦如騫之去周適齊歟。藝文志有周史六弢六篇。或曰。孔子問焉。又廣韻。弢平義切。弢土刀切。音義俱別。疑此誤。

蜎子。師古曰。蜎音一兗反。　蜎子亦見本書藝文志。即楚人環淵。史田完世家、孟荀傳。老子弟子。藝文志。蜎姓。廣韻及師古注。蜎如古淵。故廣韻環字注亦引淵爲證。戰國策有范環。史甘茂傳作范蜎也。　案。班氏本劉歆七略。以淵爲老子之弟子。故贊魯昭公世。然史稱淵在稷下先生之列。當齊宣王時。未知孰信。又淮南原道有蜎蠉。文選七發作便蜎。李善注引淮南作蜎蠉。引宋玉集作玄淵。謂與蜎子是一人。考高誘云。蜎蠉古善釣人名。故同爲何並舉。善以爲一人。恐誤。

孝成子。　老成子始見列子周穆王篇。　翟教授曰。藝文志老成子在道家。蓋亦老子之徒。孝字誤。廣韻注複姓引列子又作考成。說文。考老也。

齊慶人。　齊慶人始見左昭廿、孟子。

趙石父。　趙石父始見晏子春秋雜篇上。呂覽觀世。父又作甫。續序節士

柏常騫。　柏常騫始見晏子春秋問下、雜下。柏本作伯。晏雜上、莊子則陽。周史。去周之齊。問下。爲太卜。外篇

燕子干。　燕士泥子午惟見晏子春秋雜上。午國干。

魏獻子。韓孫。　魏獻子始見左襄廿三、周語下、晉語九。即魏舒。襄廿三、昭廿二、定元。舒又作荼。續漢郡國志、史魏世家索隱引世本。亦曰魏子。左昭廿八、廿二、定元。亦曰將軍。昭廿八。田于大陸。焚焉。定元。　案。韋、杜注皆從世本。以舒爲韓之子。惟史世家謂韓生魏獻。獻生獻子。未定孰是。此云獻孫。依世家也。

司馬彌牟。　司馬彌牟惟見左昭廿八。

司馬篤。　司馬督始見左昭廿二。即司馬烏。昭廿八。　案。督篤古通。漢史本篇作烏。蓍微子之命。篤不忘。左僖十二引作督。史大宛傳身毒國。漢書篇。後漢書文苑杜篤傳作天督。本書張騫傳李奇注西域傳無當國。師古注作天篤。史李斯傳督責之術。鹽鐵論詔聖作篤責。又左昭十二。楚靈王大夫有司馬督。一本作篤。俱足證也。弟旅繼曰。傳中烏字兩見。或皆篤之誤。有疑楚亂後督奔晉爲臣。非也。督爲吳禽矣

魏戊。　魏戊惟見左昭廿八。魏舒庶子。杜注。

智徐吾。　知徐吾惟見昭廿八。知盈孫。杜注。知蓋生盈。盈生躒。躒生徐吾。春秋分記。知盈悼子見襄十四、廿三。即荀躒。字伯魚。見襄廿七。荀罃文伯。見昭九及十五。

成鱄。師古曰。音士兗反。　成鱄惟見昭廿八。既無著說。有成鱄。未知是一人否。

閻沒。　閻沒惟見昭廿八。亦曰閻明。晉語九。　非太原清源縣西南三里。寰宇記四十。　案。昭九年有閻嘉。未知閻明何爲。唐書閻氏世系表、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三、通志氏族略三。或云武王封秦伯後仲奕于閻鄉。或云昭王少子生。手有文曰閻。康王封之閻城。或云晉成公子懿食采閻邑。蓋晉滅閻以采懿爲公族也。通志以仲奕及手文

爲袁。

汝寬。　女寬始見左昭廿六、亦曰叔寬、亦曰叔寬。（左定元、語九。）亦曰女叔寬。（左定元。）女齊之子。（章注。）

楚司馬子期。　子期始見左定四、楚語上、下。司馬子期始見楚語上。即公子結。（春秋定十四、左哀六。）亦曰子期氏。（定四。）平王子。昭王兄。子西弟。爲大司馬。（章、杜注。）期又作棊。（史楚世家、伍胥傳、莊子讓王、賈誼新書雜難、數寇正篇。）又作旗。（呂覽高義、注。）又作其。（越絕平王內傳。）貌似昭王。（定四。）多力。爲白公勝所殺。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左哀十六。）

沈尹戌。　沈尹戌始見左昭十九、爲左司馬。（左昭廿七、三十。）亦曰左司馬戌。（昭廿一、定四。）亦曰司馬。（定四。）楚莊王曾孫。（潛夫論姓氏、昭十九杜注。）葉公諸梁之父。（通志氏族略三引風俗通、呂氏春秋慎行注、杜注。）戰死。其臣吳句卑剄而裹之。（定四。）案釋文、戌音恤、各本皆譌作戍。而戍之祖及父無考。呂注謂戍、莊王之孫。通志略二謂子囊封沈鹿爲沈氏。春秋分記謂平王子尹戌後。俱不足信。至唐表七十四上謂沈氏出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逞、字循之。（洪邁容齋隨筆、大引表作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子尹戌。（路史後紀七注及國學引作戍。）字仲逵。（通志、路史注引作逵。）謬妄殊甚。晉滅之沈。乃金天氏後。見左昭元年。非姬姓沈國。（宋書沈約自序合二沈爲一、路史以沈逞爲少昊後、通志以沈爲姒姓、並誤。）成八年、晉伐沈、獲沈子揖。昭廿三、吳敗沈、獲沈子逞。其國尙存。迨定四年、蔡始滅之。殺沈子嘉。與楚沈尹戌風馬牛不及。循之、惟良、仲逵諸字、蓋無據驗。（通志以爲野書之言。）沈約序又謂秦末有沈遘、徵丞相不就、容齋隨筆辨之曰、聃季與沈了不相涉。成八年、晉獲沈子揖、今云聃季字子揖、是文王之子、詩五百餘歲矣。遘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戌戰死柏舉、政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嘉子、春秋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之比、可笑也。餘宮詹大所宋書考異曰、蔡滅沈在定四年、而沈尹將中軍在宣公時、若沈尹戌戰死、即蔡滅沈之歲、表以戌爲嘉子、又改戌爲戍、且沈尹本以官爲氏、乃割尹字連下爲名、尤極荒唐。

衛彪傒。　衛彪傒始見左昭卅二、周語下。傒又作奚。（呂覽必己注、文選四征賦注。）

萇弘。　萇弘始見左昭十一、周語下、亦曰萇叔。（左定元、周語。）亦與師曠子共稱弘子。（廣弘明集二敎論。）周人殺之。（左哀三、淮南氾論以爲車裂。）其血三年化爲碧。（莊子外物、呂覽必己、拾遺記。）葬雒陽東北山。（續郡國志河南下注引皇覽。）

員公辛。（師古曰、員讀曰鄖。）鄖公辛始見左定四、楚語下、即鬬辛。（左昭十四、定四五。）箴尹克黃之子。弃疾。（弃疾見左昭六、春秋分記云、克黃生楚弃疾。）弃

疾子鬬韋龜。（昭四及昭六注。）韋龜子蔓成然。（昭十三及注。）成然子鬬辛。（昭十四、定四注。）

王孫章。　案王孫章無其人、表與員公辛並、必左定五年楚昭王功臣王孫賈也。章字譌、或云是王孫圉、亦見定五年傳及楚語下。

楚石奢。　石奢始見韓詩外傳、二史循吏傳。又作石渚。（呂覽高義、淮南氾論。）亦曰石先生。（韓外傳。）亦曰石子。（新序節士。）不以父廢法、自刎而死。（史傳。）

劉文公卷。（師古曰、卷音其轉反。）劉文公卷始見左昭廿三、春秋定四、周語下。劉定公子獻公瑕。（左昭十二、廿二及注世族譜。）獻公子劉蚠。（昭廿二。）即劉卷。（春秋左四。）亦曰伯蚠。亦曰劉子。（昭廿二。）亦曰劉狄。（昭廿六、春秋分記云、文公名卷、一名狄、字伯蚠。）

季康子。　季康子始見檀弓下左哀三、魯語下、論語。名肥。（左傳、魯語。）桓子之子。（魯語注、杜世族譜。）亦曰季孫。（左哀八、魯語、論語。）

公父文伯。　文伯始見檀弓下。公父文伯始見左定五、魯語下。（韓詩外傳一、父作甫。）名歜。（魯語。）即公父歜。（定五。）是爲公父氏。

季氏之別也。（章注。）悼子紇之子公父穆伯靖。穆伯之子文伯。（檀弓疏引世本、章注世族譜、悼子見左襄廿三、昭十二、魯語、穆伯見檀弓、魯語。）娶敬姜。（檀弓、魯語。）

東野畢。　東野畢始見荀子哀公、韓詩外傳二、新序五。畢又作稷。（莊子達生、呂覽適威。）亦曰東野子。（荀子。）

周舍。　周舍始見韓詩外傳七、新序一。

田果。　案藝文類聚廿七、御覽七百廿五引尸子云、齊有田果、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將祭、狗入于室、叱之曰、富出巫曰、不祥、長子死、哭之曰樂、而不似悲也。據此則田果乃一愚人、何以居第六、表與周舍、燭過並列、疑果爲卑字之譌、皆趙簡子時事。新序義勇篇中牟人田卑不從佛肸之叛、趙氏求而賞之、辭賞去楚、水經渠水注又作田英、說苑立節又作城北徐子田基。

行人燭過。　行人燭過始見韓子難二、呂氏春秋貴直。案僞子華子去超籍、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恐不可信。

燕簡公。（二十九世。）燕簡公始見左昭三、是爲北燕伯。（左襄廿八、即北燕伯款。（昭三及十二經傳。））立十二年。（史侯表、燕世家、疑立十五年卒。）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期年、子儀荷朱杖殪之車上。（墨子明鬼。）案經史載惠簡二公之事多不合、辨在史記志疑八。

秦悼公。（惠公弟。）秦悼公始見史秦紀、秦記、侯表。立十五年。（秦紀、而紀、表作十四年、誤。）案史、悼公乃惠公之子、此誤作弟。

燕獻公。三十世。　燕獻公始見史侯表、六國表、燕世家。立二十八年。同上。

楚白公勝。　白公勝始見左哀十六。亦曰王孫勝。楚語下。亦曰王孫。楚太子建之子。作亂。奔山而縊。哀十六。而韓詩外傳十、說苑節士云、申鳴殺之。列子說符云、死于浴室。呂覽精論作法室。

屈固。　屈固惟見史楚世家、伍子胥傳。即薳固。左哀十八。是爲鍼尹固。左定四、哀十六鍼作臺。　案春秋分記、高氏姓名考並以薳固、鍼尹固爲一人。是也。史誤薳作屈。說在史記志疑廿七。

檀弓。　檀弓惟見禮記。姓檀。名弓。禮疏、魯人。釋文。

公儀中子。　公儀仲子惟見檀弓上。蓋魯同姓。鄭注、公儀氏。仲子字。其名未聞。釋文。　案列子仲尼篇、周宣王時公儀伯。豈其先歟。

皋魚。　皋魚惟見韓詩外傳九。立槁而死。同上。　案、說苑敬愼家語致思述其事作丘吾子。御覽七百六十四引作吾丘。豈一人耶。

顏亥父。俗毛本各本亡誤匹。

顏隃倫。

顏夷。　霍教授曰。韓詩外傳二引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至顏淪少衰。至顏夷面衰矣。淪作隃倫。當是見本之異。而孔子論三人元別三等。表乃共說中下。何耶。

陳弃疾。

工尹商陽。　二人惟見檀弓下。陳或作陵。鄭注。　案、陳棄疾疑即左昭十二之陵尹喜。注疏以爲楚平王棄疾。恐非。據昭八及十一、十三傳。楚靈王滅陳、蔡。使穿封戌爲陳公。棄疾爲蔡公。後穿封戌死。棄疾幷領陳事。故注疏云。但棄疾是時居蔡。不在軍中。而衆已列平王。不應復出。當屬兩人也。

齊禽敖。師古曰。郵盼敖也。　齊盼敖惟見檀弓下。敖又作熬。鄭注。廣韻、又作傲。風俗通怒禮。盼姓。廣韻。葬臨淄東九里。一統志。　案、盼之姓古讀若禽。故二字通寫。廣韻音巨金反。則釋文作其廉反非也。

餓者。　餓者惟見檀弓下。不食而死。同上。

陳子亢。　陳子亢惟見檀弓下。

陳尊己。　陳尊己惟見檀弓下。陳乾昔子。同上。乾音干。

秦厲共公。悼公子。　厲共公始見史秦紀、秦記。又作刺龔公。秦記。刺又作利。秦記正義。亦曰厲公。史侯表、本表、後漢書四先傳。立三十四年。秦紀及記、六國表。葬人里。秦記。　案旋共古通。刺與厲義同。音近而利字又因形聲相鄰致譌耳。

鄭共公丑。哀公弟。　鄭共公丑、聲公弟。惟見史鄭世家。立三十年。同上。當作三十一。　案此作哀公弟。是智聲公之子也。與世家駁。

晉定公。頃公子。　案、繹史本作昭公孫。而以表爲重出。因前已列定公也。然皆非是。當云晉懿公、哀公子。蓋定公卒。子出公立。出公之後爲懿公。竹書亦稱靈公。懿公者。哀公忌之子。戴子雍之孫。昭公之曾孫。在位二十二年。哀公早死。未立。其子追謚之爾。馬遷說此事。亦錯互不同。余取六國表、晉趙世家及世本。史注引。竹書參校得之。詳見史記志疑九。

田襄子。悼子子。　田襄子始見檀弓上。疏引世本、史田完世家。名班。檀弓疏及史索隱引世本。又名盤。世家。又作聲。史世解。成子之子。世本、世家。　盧學士曰。裘注悼子是恆子之譌。下一子字衍。竹書有田悼子。非此。又呂覽上德稱宋田襄子傳墨者之業。當別一人。

魯悼公。出公子。　悼公始見檀弓下。亦單稱悼。左哀廿七。哀公生悼公。名寧。檀弓上、下疏引世本。又名曼。本書律曆志。立三十七年。史魯世家。而集解徐廣云。一本三十年。皇甫謐云。四十年。並非。　案、哀公孫于越。故有出公之稱。諸書皆不載。僅見于此。繹史本作哀公、恐非。

燕成公。三十二世。　燕成公始見六國表、燕世家。名載。索隱引紀年。亦曰燕成侯。竹書。立十六年。表及世家。

秦躁公。厲公子。師古曰。陝音子到反。　秦躁公、厲共公子。始見秦紀、秦記、六國表。躁又作躁。秦記。索隱。立十四年。同上。

趙獻侯。襄子兄孫。　趙獻侯始見六國表、趙世家。名浣。世家。又名起。索隱引世本。是爲趙獻子。世家、竹書。立十五年。表、世家。子烈侯追尊爲獻侯。世家。　案、世家襄子兄伯魯之子爲代成君周。代成君子浣。襄子取爲太子。故云襄子兄孫。

趙桓子襄子弟　趙桓子始見戰國中山策。襄子弟始見史趙世家。名嘉。六國表、魏世家索隱。立一年卒。表、世家。　案。索隱于趙、魏世家引世本。以桓子爲襄子之子。而釋史本作襄子兄。春秋分記云。桓子、伯魯、無恤。並與史漢異。

楚簡王孽王子　楚簡王始見六國表、楚世家。惠王子始見世家。名仲。史表。又作中。世家。立二十四年。表、世家。

燕愍公三十三世　燕湣公始見六國表、燕世家。世家索隱引紀年作文公。非。立三十一年。表、世家。

樂陽師古曰。即樂羊也。　樂羊始見秦、魏、中山策。宋樂毅裔孫。唐書樂氏表。魏文侯封以靈壽。因葬焉。史樂毅傳。　案。古陽羊通用。左成十七夷羊五。又作夷陽五。晉語五、戰國趙策。盂陽。列女傳三作畢羊。隸釋級民校尉熊君碑以歐陽爲歐羊。釋名云。陽羊也。

趙烈侯獻侯子　趙烈侯、獻侯子。始見六國表、趙世家。亦曰趙烈子。竹書。名籍。立九年。表、世家。

燕釐公三十四世　燕釐公始見六國表、燕世家。世家索隱引紀年作簡公。非。立三十年。表、世家。

秦惠公簡公子　秦惠公、簡公子。始見秦紀、秦記、六國表。立十三年。同上。葬陵園。秦記。　案。秦紀索隱引紀年。簡公卒。次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秦紀索隱引紀年作敬公十三年。恐異說難憑矣。

趙武公烈侯弟　趙武公、烈侯弟。始見六國表、趙世家。立十三年。同上。　案。武公之前爲烈侯。武公之後爲敬侯。不應武獨稱公。表仍史誤。推繹史本作武侯也。

韓烈侯景侯子　韓烈侯始見戰國韓策。史作列。景侯子始見史韓世家。名取。世家。亦曰武侯。史索隱引世本。立十三年。六國表、世家。

吳起。　吳起始見秦、魏策、荀子堯問、衛左氏中人。韓子外儲右上。學于曾子。呂氏春秋當染、論韓子難言、問田作技解、韓詩外傳一、呂覽執一注作東袋。宋宜和五年。封廣宗伯。宋史禮志。中矢而死。呂氏春秋貴卒、史本傳。而秦策、韓子難言、問田作技解、韓詩外傳一、呂覽執一注作東袋。宋宜和五年。封廣宗伯。宋史禮志。

韓文侯列侯子　韓文侯、列侯子。始見六國表、韓世家。立十年。同上。

趙敬侯烈侯子　趙敬侯、烈侯子。始見六國表、趙世家。名章。立十二年。同上。

魏惠王武侯子。依梁史本。各本稱武王。　魏惠王始見魏策。武侯子始見魏世家。名罃。莊子則陽。又作營。史表、世家。又作嬰。魏策。故曰魏罃、魏營、魏嬰。莊子、世家、魏策。徙治大梁。世家。故曰魏王。亦曰梁王。魏策。亦曰梁惠王。孟子。亦曰惠成王。竹書。亦曰文惠君。莊子養生主。自稱夏王。魏策。立三十六年改元。十六年薨。竹書。而史以惠王三十六年卒分後十六年爲襄王。誤也。　案。史表、世家。惠王以周安王二年生。竹書稱慎靚王二年薨。則是八十二歲也。而其名似當作罃。形聲之近。故又作營、嬰二字。

齊桓侯和子。依毛、馬本。各本和下誤增侯字。　齊桓侯始見史扁鵲傳。稱子。始見六國表、田完世家。名午。亦曰桓公。表、世家。亦曰幽公。魏世家索隱引紀年。亦曰田侯午。亦曰田午。田完世家索隱引紀年。立六年。表、世家。而索隱兩引紀年。一作十八年。一作十九年。與史異。

趙成侯敬侯子　成侯始見魏策。敬侯子始見趙世家。名種。世家。又名偃。竹書。立二十五年。史表、世家。

燕桓公三十五世　燕桓公始見六國表燕世家。立十一年。同上。

秦獻公靈公子　獻公始見呂氏春秋當賞。靈公子始見秦紀。名師隰。秦紀、六國表索隱。而呂注一名元。非。亦曰元獻公。秦紀索隱引世本。亦曰元王。越絕外傳記地。立二十三年。秦紀及表。而秦紀作二十四年。世本作二十二。越絕作二十。並非。葬櫟圜。秦記。

趙肅侯成侯子　肅侯始見趙策。成侯子始見趙世家。名語。六國表、世家索隱引世本。又作言。史記秦本傳索隱引世本。立二十四年。同上。

秦孝公獻公子　孝公始見秦策。獻公子始見秦紀、秦記。名渠梁。秦紀索隱。亦曰秦孝。秦策、蘇秦、商鞅、抱朴子官理。亦曰平王。越絕外傳記地。亦曰秦王。齊策、蘇子說閔王。正月庚寅生。年二十一立。秦紀。徙都咸陽。立二十四年。秦紀、秦記、六國表。而越絕作二十三。非。葬弟圜。秦記。

韓昭侯釐侯子　昭侯始見韓策。釐侯子始見韓世家。名武。世家索隱引紀年。本作昭僖侯。莊子盜跖。又作昭釐。韓策、呂氏春秋任數。皆爲處方。又作鄭釐侯。竹書。亦曰韓王。韓策。立二十六年。史表、世家。

燕文公。桓公子三十六世。　文公始見燕策。亦作文侯。同上。立二十九年。六國表、燕世家。　案。以文公爲桓公子。未知所據。史無其文。

安陵繆。師古曰。繆即綢字也。　安陵繆始見說苑權謀。卽楚安陵君壇。戰國策。壇、繆音形相近。

蘇秦。蘇秦屢見戰國策及荀子臣道。東周雒陽人。史本傳。居乘軒里。趙策。蓋蘇愁生之後。史索隱。字季子。秦策、史佚解引孟周以爲字。索隱謂其姓呼小根耳。未審即其字也。其相竹。論衡竹相。亦曰蘇子。西周策。亦曰蘇公。趙策。亦曰蘇生。本傳。又集解徐廣曰。生一作先。亦曰蘇君。史張儀傳。亦曰蘇季。宋庠元憲集論蘇秦事。封武安君。秦、楚、燕策。車裂于齊之市。楚、趙策、秦、本傳。葬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趙策吳注引河南志。而一統志云。在開州登都縣東廿五里。又見般論四。

張儀。張儀屢見戰國策及孟子、荀子臣道。魏氏餘子。呂覽編更。其相世勝。論衡竹相。又誤瑣爲碎。亦曰張子。秦、楚策。封武信君。史本傳。葬開封縣東北七里。俗以墳形似硯。名硯子墓。寰宇記一。

齊宣王辟疆。威王子。齊宣王始見秦、齊策、孟子。名辟疆。威王子始見六國表、田完世家。亦曰陳侯。齊、楚。亦曰田侯。齊。在位二十九年。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而史作十九年。恐非。

靖郭君。靖郭君始見齊策。靖又作靜。呂氏春秋知士。即田嬰。齊、魏、中山策。齊威王少子。宣王庶弟。史孟嘗君傳。而索隱以爲靖田忌子。非宣王弟。亦曰嬰子。齊、魏、中山策。封于薛。齊策。故曰薛公。秦、齊、中山策。葬薛城東南隅。史集解、續漢郡國志魯薛國注並引皇覽。

於陵中子。楚史本作子中。於陵子仲始見齊策。即陳仲子。居於陵。齊之世家。孟子。字子終。史鄒陽傳索隱引列士傳。故曰陳仲。荀子非十二子。亦曰田仲。荀子不苟、韓子外儲左上。葬濟南長山縣東。一統志。案。淮南氾論注以仲子爲孟子弟子。非也。又明李贄初潭集。名定。字子仲。未知出何書。齊策鮑注以趙威后所言與孟子所說是兩人。

秦惠王。孝公子。依錄史本。各本誤作孝王。秦惠王始見秦、燕策。孝公子始見秦紀、秦記。名駟。後漢書西羌傳、呂覽首時、去宥注、史索隱。亦曰惠文君。秦紀。亦曰惠文王。秦紀。亦曰文王。亦追稱爲帝。秦策黃歇上書。生十九年而立。秦紀。更十四年爲元年。秦紀、六國表。立二十七年。葬公陵。秦紀。在咸陽縣西北十四里。秦紀正義引括地志。

魏襄王。惠王子。魏襄王始見呂覽樂成。惠王子始見魏世家。名嗣。索隱引世本及趙世家。亦曰梁襄王。孟子。立二十三年。六國表。

墓、世家。惟以薦爲哀。是誤也。墓在汲縣。晉書束晳傳。宣字記五十六。案。史表、世家于惠王三十二年書公子赫爲太子。似襄王亦名赫。而戰國魏策又有太子鳴在惠王末年。未知即襄王否。不容一時兩太子也。

韓宣王。昭王子。依錄史本。各本誤昭王。韓宣王始見韓策、韓子說林、外儲說右。難二。昭侯子始見韓世家。亦曰宣惠王。六國表、世家及留侯世家。亦曰鄭宣王。竹書。立二十一年。表、世家。案。竹書。宣王之前有鄭威侯。索隱以爲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審。

燕易王。三十七世。燕易王始見燕策。文公太子。秦惠王之壻。同上。立十二年。六國表、世家。

周昭文君。周昭文君始見呂氏春秋論大、報更、務大。亦曰周文君。戰國東周策。名傑。皇極經世。而六國表顯王九年。史解徐廣引紀年。湣東周惠公名傑。案。昭文是東周君。則必東周惠公之子。史周紀索隱謂西周武公太子爲文公。非也。

赧王延。慎靚王子。赧王延、慎靚王子。始見史周紀。赧同。是爲隱王。竹書。隱乃共謚。洪約謂赧隱聲相近。非。又名誕。史索隱引皇山鑑。證法無赧。

政以輕微危弱。寄住東西。竊鈇逃債。赧然慚愧。故號赧耳。索隱正義。而本書諸侯王表序師古注以赧爲慙。又以爲名。並非。亦曰王赧。周紀。亦曰周王赧。楚世家。亦曰然王。通鑑二十卷世本。又索隱謂衛書中候以赧爲然。鄭玄謂然曰赧。音人扇反。余謂然與延亦音近。立五十九年。周紀、六國表。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諸侯王表序。錢宮詹曰。周自思王以後。七傳皆在弟八。赧王失國之君。當在九等。蓋刊本差錯。誤超兩格。

馬犯。馬犯惟見周紀。馬姓本伯益之裔。虞翻注、唐書馬氏世系表。

周景。翟教授曰。景當爲最之譌。周最屢見戰國策、西周策、史周紀。亦作周聚。詳策、史。又言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將立最爲太子而不肯。卒立公子咎。則最是武公之子也。

令尹子椒。令尹子蘭。令尹子蘭始見史屈原傳。司馬子椒惟見新序節士。蘭又作闌。新序。子蘭、楚懷王稚子。史傳。案。子椒不爲令尹。必傳寫譌倒椒蘭字。二人讒短屈原。又陷懷王客死于秦。當置下下。何以居第六。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孟說惟見史秦紀、趙世家。秦力士。武王與舉鼎。絕臏死。族孟說。秦紀。案。孟說或疑即孟賁。未知是否。

國子。未詳。或曰。國乃滅之譌。齊伐宋。宋使索救于荊。料荊王不至。見戰國宋策。

根牟子。　案根牟子經傳無所見。釋文序錄初學記廿一云子夏以詩傳甘申。申傳李克。克傳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廣韻注云根牟子古賢者。著書出風俗通。申子。　案申子已列第四。謂申不害也。此又列申子。未識何人。呂覽審應有周申向。亦呼申子。乃申不害之族。豈卽是歟。

愼子。　愼子始見荀子天論、解蔽、呂覽愼勢。卽愼到。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亦作愼。荀子修身。趙人。史孟荀傳。葬曹州濟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十三。　案戰國楚策有愼子。爲襄王傅。亦有愼子。見孟子。此與莊、惠並列。則非此人也。

殷周。　莊周始見莊子齊物論。是爲莊子。莊子逍遙游諸篇及荀子解蔽。字子休。釋文序錄。蒙人。史本傳。楚莊王之後。通志氏族略四。亦曰莊叟。抱朴子博喻。亦曰莊生。皮弘明集辯惑篇序。墓在濮州東二里。寰宇記百廿八。一統志云在大名府東明縣東北漆園城。又云在鳳陽府臨淮縣東。唐天寶元年。號爲南華眞人。舊唐書玄宗紀。禮儀志。宋宣和元年。詔封微妙元通眞君。配享混元皇帝。宋史徽宗紀。元至元三年。加封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眞君。元史順帝紀。　案本書王貢兩龔鮑傳亦云老子嚴周。敍傳云貴老嚴之術。並避諱改稱。

惠施。　惠施始見楚、魏策、莊子天下、荀子不苟、非十二子。惠又作惠。南史任昉傳。想惠莊之清塵。亦曰惠公。魏策。呂氏春秋開春。亦曰惠子。惠、魏策、莊子及荀子解蔽。宋人爲魏惠王相。呂覽淫辭注、淮南修務注。惠王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爲仲父。呂覽不屈篇注云。惠王比惠子予管夷吾。墓在滑州。九域志。

公孫龍。　公孫龍始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天下。字子秉。列子注。趙人。列子、史孟荀傳。

魏公子牟。　公子牟始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卽魏牟。趙策、莊子秋水、讓王、荀子非十二子。魏國之賢公子。列子、面張注以爲文侯子。誤。楊倞荀注非之。魏得中山。以邑子牟。呂氏春秋開春注、列子注。故曰公子魏牟。趙策。亦曰中山公子牟。列子、莊、讓王、呂覽爲淮南道應。亦曰范魏牟。荀注引韓詩外傳。

狐爰。　譚古曰。卽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　狐咺始見齊策。今本作狐援。呂氏春秋貴直。云。狐因狐字誤衍。又作狐援。呂氏春秋貴直。東郭曰先生。閔王斬之槍衢。齊策。呂作索圃。

唐勒。　唐勒惟見史屈原傳。楚滅唐。子孫以唐爲氏。通志氏族略二。

景差。　譚古曰。遥音子何反。卽景差也。　景差惟見屈原傳。景氏。楚大族。本步高紀。　案史索隱云。法言、人表皆作景瑳。作差字省。徐、裴、鄒三家無音。是讀如字。考今本法言吾子篇亦作差。若讀如字。當音楚宜切。師古蓋隨字爲音。故不同也。而揔忠韻會紀要京差音倉何反。李商隱宋玉詩、黃庭堅答任仲微詩讀景差初牙切。與家花同押。則不定讀如字矣。集解徐廣或作盍。非。

秦昭襄王。　昭襄王始見秦紀、秦記。武王弟。武王始見秦紀、廿茂傳。名稷。趙世家。又作側。茂傳索隱引世本。而秦紀索隱云名則。恐誤。亦曰昭王。秦、趙策。母楚芈氏。號宣太后。秦紀、茂傳。生十九年而立。秦紀。立五十六年。秦紀、秦記、六國表。葬芷陽。秦紀。

穰侯。　穰侯始見秦、魏、韓策。卽魏冉。秦、齊策。其先楚人。氏魏。名冉。秦昭王母宣太后之異父長弟。封于穰。復益封陶。號穰侯。史本傳。亦曰冉子。楚策。卒葬陶。本傳。

趙惠文王。　武靈王子。侯綽史本。各本子誤弟。　趙惠文王始見趙策。武靈王子始見趙世家。名何。母吳廣女孟姚。世家。亦曰文王。莊子說劍。亦曰惠王。呂覽審應。亦曰趙惠。抱朴子畎士。立三十三年。六國表、世家。葬邯鄲縣西北二十里。一統志。

陳筮。　陳筮始見史韓世家。筮又作荃。集解徐廣注。又作苓。索隱引韓策。本作苓。韓策。

雍門周。　雍門子周始見說苑善說。亦曰雍門子。齊策、淮南覽冥、繆稱。亦曰雍門司馬。齊策。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居近之。因爲氏。淮覽冥注、列子湯問注。本見列子、淮南、說苑。

范座。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范座始見魏策、魏世家、說苑善說。座、座古通。

左師觸龍。　左師觸龍始見趙策、趙世家。今本策作龍。

颠煖。　師古曰。煖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　颠煖始見韓冠子世賢。趙世家、李牧傳。又作援。韓子飾邪。亦曰颠子。韓冠道造諸篇。而牧傳索隱以爲卽颠煖。非也。

楚考烈王。　頃襄王子。　楚考烈王始見楚策。頃襄王子始見楚世家。名熊元。世家。又名完。索隱引世本。亦曰楚考。列女傳。亦曰烈王。越絕二及十四。徙壽陽。又徙壽春。立二十五年。六國表、世家。葬壽春東北陵丘。越絕二。

韓桓惠王。　桓惠王子。　韓桓惠王、益王子。始見六國表、韓世家。亦曰悼惠王。史留侯世家。立三十四年。表、世家。

衛元君。　懷君弟。　衛元君始見六國表、衛世家、刺客傳。從野王。表及世家。立二十五年。世家。而表誤作二十三年。　案史以元君爲

秦始皇。　秦始皇帝始見秦紀、始皇紀。莊襄王子。取呂不韋姬生。秦紀、始皇紀、不韋傳。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始皇紀集解、正通作政。年十三而立爲秦王。始皇紀、秦紀。并天下。號始皇帝。秦紀、始皇紀。故曰秦正。毛詩序、殷雜序疏。亦曰呂政。始皇紀末附班固語。亦曰趙政。淮南人間。春秋、楚世家高誘云、始皇生于趙、故名趙政。亦曰祖龍。始皇紀、玉衡語關陶錄二、謂始皇爲老帝上相、妄也。爲人蜂準長目。鬱膺豺聲。始皇紀。虎口日角。御覽三百六十七引河圖。長八尺六寸。大七圍。廣宗儀或邪五引河圖揆命篇。立三十七年。始皇紀、秦紀、六國表。年五十。始皇紀集解、而秦紀作五十一、非。葬酈山。始皇紀、秦紀。

李斯。　李斯始見荀子議兵。楚上蔡人。史本傳。字通古。元吾丘衍學古編。亦曰斯翁。宋徐鉉說文序。亦曰李公。文選詠懷詩。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本傳。墓在上蔡縣西二里。寰宇記十一。

秦武陽。　秦武陽始見燕策、史駟客傳正義引燕丹子。武又作舞。史傳古字通。燕勇士。燕策。史通品藻篇譏武陽居七尊。今在第六。蓋傳寫失之。

項梁。　項梁始見始皇紀。世爲楚將。封于項爲項氏。父項燕。梁號武信君。章邯擊破之定陶。梁死。史項羽紀。案。廣韻注云項、姬國。爲齊桓公所滅。子孫以國爲氏。通志氏族略二。路史國名紀五注云。楚考烈滅魯。封其將于項爲項氏。二說未知孰是。

秦子嬰。　秦子嬰始見秦紀、始皇紀。二世兄子。始皇紀、而史李斯傳作始皇弟。蔡邕表云弟當爲孫。立四十六日降漢。項籍殺之。始皇紀、而李斯傳云三月。蓋經外傳記。增云六月。廣韻。亦曰殤帝。廣弘明集引陶公年紀。

項羽。　項羽始見始皇紀。即項籍。同上。籍字羽。史羽本紀。一字子羽。史高祖功臣表、太史公自序傳。下相人。重瞳子。封長安侯。號魯公。破秦。自立爲西楚霸王。羽紀、高祖紀。故曰項公。嶌林傳之復。亦曰項公。羽紀。亦曰憤士。梁書蕭琛傳。亦曰卞山王。宋書孔季恭傳。自刎而死。葬穀城。羽紀。案。史言羽初起時年二十四。亡于漢五年。則僅二十八歲也。

陳勝。　陳勝始見始皇紀。即陳涉。同上。勝字涉。陽城人。史涉世家。自立爲王。號張楚。居陳。始皇紀、世家。故曰陳王。項羽紀。爲王凡六月。其御莊賈殺之。蓋隱王。葬碭。世家。

漢書人表考卷七

下上

后夔玄妻。　后夔玄妻惟見左昭廿八。有仍氏女。蹟黑而美。光可以鑑。名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同上。案。路史後紀十四讖表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下上。楊升菴人表論攷其說。蓋誤離四字爲二。考體齊氏曰。此文連玄妻讀。不謂后夔是第七等人也。

斟灌氏。

斟尋氏。師古曰。二國夏同姓諸侯。爲羿所滅也。　二斟始見左襄四。斟灌又作斟戈。史夏紀、錫宮物史記考異曰。戈漢繁相近。斟又作坏。木華地理志北海下密劉昭注。又作坏。玉篇。尋又作鄩。左襄元。又作鄩。廣韻注、路史後紀八、國名紀三。爲後國。夏紀師古注用鄩訓章注、左杜注、似本夏紀也。路史以二斟爲蓋陽後。已姓。非。吳仁傑利誤補遺謂二斟即蓋和、尤誤。爲澆所滅。左傳。領宮斟曰。神書甚作乍。與士相似。故斟或作坏。師古不能辨正。但晉坏爲斟。廣韻亦兼收二字。蓋六書之不講。隋、唐人已然矣。

孔甲。不降子。　孔甲始見左昭廿九、周語下。不降子始見史夏紀。世表。又作胤甲。路史後紀十四。竹書謂盤之名。誤。在位九年。竹書。

編外紀、通志作三十一年、路史作四十年。

皋。師古曰、皋在殺者也。　皋始見左傳卅二。是爲夏后皋。同上。又作昊。竹書。又作翠。又作簡皋。又作皋簡。路史後紀十四。孔甲子。夏紀。在位三年。竹書、而外紀、通志、路史作十一年。非發南陵。左傳。

發。　發始見夏紀、世表。又作敬。外紀。又作敬發。又作惠。又作發惠。是爲后敬。路史後紀十四、竹書。皋子。夏紀。在位七年。竹書、而外紀、通志。

惠作十三年。注或作十一。或作十年。路史作十二。

韋。師古曰、豕韋國、彭姓。

鼓。師古曰、即顧國、己姓。

昆吾。師古曰、殺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三國始見商頌長發。韋彭姓、顧、昆吾己姓。鄭語、韋、顧古通。蘇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鄭語。昆吾以乙卯日與桀同誅。左昭十八及注。　案、姒姓無昆吾國。師古注姒字、必己之譌。徐氏竹書統箋據之、引帝王世紀云、河東安邑縣有昆吾亭。見續志注。疑此昆吾與桀同姓、非濮陽己姓之昆吾。恐妄也。昆吾國在衛、與桀異處、而同日亡者、必爲將士于夏朝。故安邑有昆吾亭、豈二國哉。又三國助桀爲虐。何以居第七、宜退下兩格。

蔡宮侯。伯子。依綱史本。各本譌作侯宮。　宮侯、伯子、惟見史世表、蔡世家。　案、證法無宮、必是其名。然史曹世家有宮伯侯、何也。

衛父。孟增子。　衛父始見史秦紀、趙世家。孟增生衛父。同上。

共王伊扈。穆王子。　共王始見史周紀。伊扈始見周紀索隱引世本及史世表。穆王子始見周紀。共本作恭。周語上、魯語下世表。伊又作緊。周紀、而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年。注引魯連名緊。在位十二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年。注引皇甫謐云、二十五年、年八十四。

晉成侯。武侯子。　成侯、武侯子。始見世表、晉世家。名服人。世家。

陳愼侯。孝侯子。　愼公、孝公子。始見世表、陳世家。名圉戎。世家。　案、愼侯字誤。當作公。

蔡厲侯。宮侯子。依綱史本。各本譌宮侯。　厲侯、宮侯子。始見世表、蔡世家。

魯厲公。魏公子。　厲公、魏公子。始見世表、魯世家。名擿。世家、竹書。又作擿。世家索隱引世本、本書律厤志。在位三十七年。世家、律厤志。

晉厲侯。成侯子。　厲侯、成侯子。始見世表、晉世家。名福。世家。又作幅。世家索隱引世本。

衛頃侯。貞伯子。　頃侯、貞伯子。始見世表、衛世家。亦曰衛頃公。詩柏舟序。立十二年。世家。　案、立年疑誤。當作三十二年。說在史記志疑八。

楚熊延。蚡弟。　熊延、蚡弟。始見世表、楚世家。是爲楚子延。竹書。

蔡武侯。厲侯子。　蔡武侯、厲侯子。始見史世表、十二侯表、蔡世家。立二十六年。侯表。

衛莊公。頃侯子。依綱史本。各本作頃公。　衛莊侯、頃侯子。始見世表、侯表、衛世家。立四十二年。侯表、世家。　案、莊公當作莊侯。

楚熊勇。延子。　楚熊勇始見世表、侯表。熊延生熊勇。始見楚世家。是爲楚子勇。竹書。立十年。侯表、世家。

晉靖侯。厲侯子。　靖侯始見左桓三。厲侯子。始見晉世家。名宜臼。立十八年。侯表、世家。

邾顏。　邾顏始見左莊五。疏引世本。邾國、曹姓。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爲附庸。居邾挾之後顏。杜世族譜、通志兵族略三、左隱元疏引譜挾作俠。名夷。字顏。廣韻顏字注。又作夷父。杜小邾譜。又作夷甫。錄宮殿金石文跋尾。又作伯顏。路史後紀八注。是爲邾武公。廣韻、路史、而通志譜邾至文公始有謚、武公之謚、未必然也。故曰邾婁顏。公羊昭廿一釋文子公羊隱元云、邾人黑肱以濫來奔。是也。蓋句吳、於越之比。路史國名紀三、曹邾後遷婁、婁、非。亦曰顏公。公羊注。周之事、當時已辨其誣矣。乃表設顏于下上、而列叔術第八、愼孰甚焉。

夏父。　夏父惟見羊公昭卅一。邾顏子。母顏夫人。盈女。國色也。同上。

蔡夷侯。武侯子。　蔡夷侯、武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立二十八年。同上。

楚熊嚚。綱子。合本譌。甲、無此字。　熊嚚、徇子。始見楚世家。綱、徇通。嚚又作鄂。侯表。又作齶。世家索隱。是爲楚子鄂。竹書。立九年。史記。

陳蠱公。幽公子。依綱史本。各本幽下脫公字。　陳蠱公始見詩衛門序。幽公子始見侯表、陳世家。名孝。立三十六年。史記。

晉獻侯、蒙侯子。晉獻侯、益侯子。始見侯表、晉世家。名籍。同上。又作蘇。世家索隱引世本、譙周。立十一年。史記。

晉繆侯、獻侯子。晉穆侯始見左桓二。獻侯子始見晉世家。名費生。竹書。而史侯表從世本作弗生。世家、詩唐風疏作費王。索隱誠作費生。誠作費王。誠作弗王。誠單作步。疑俱譌。立二十七年。史記。

齊成公、文公子。始見侯表、齊世家。名說。侯表。立九年。同上。案成公之名。世家作脫。考侯表及索隱引世本、譙周皆作說。詩齊風疏引世家政作說字。則今本世家譌說爲脫耳。

魯孝公、懿公子。魯孝公始見禮曾子問、周語上。名稱。侯表、魯世家。立二十七年。世家、本書律曆志、而侯表作三十七年者、井伯御立年繫之也。案國語謂孝公能訓治其民、命于夷宮、則當列第五與武公同等也。世家以孝公爲懿公弟。律曆志以孝公爲伯御叔父。則此言懿公子。似非。乃年表又云孝公伯御弟。何也。疑以傳疑。公羊子已莫能定矣。見附傳一。

陳武公、益公子。始見侯表、陳世家。名靈。立十五年。同上。

蔡哀侯、夷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名所事。立四十八年。同上。

燕頃侯、十一世。燕頃侯始見侯表、燕世家。頃又作傾。竹書。立二十四年。史記。

齊莊公、成侯子。齊莊公始見呂氏春秋安死。名購。齊世家及索隱引世本、呂安死、賈逵注、鄭語注、而史表作購。亦曰齊莊。鄭語。立六十四年。侯表、世家。

案、兩侯字當作公。

陳夷公、武公子。始見侯表、陳世家。名說。立三年。同上。

陳平公、夷公弟。始見侯表、陳世家。名燮。立二十三年。同上。案詩陳風疏引世家名燮。豈史異本耶。

魯惠公、孝公子。惠公始見左隱元。孝公子始見魯世家。亦單稱惠。左桓二。立四十六年。侯表、世家。案惠之名。禮曾子問疏、史索隱引世本作弗皇。杜世族譜、左疏從之。侯表作弗生。據集解索隱所引今本作弗湟。世家作弗湟。左文十六疏及釋文引世家、又作弗皇。釋文作不皇。本書律曆志單作皇。又皇王大紀作沸湟。余疑當作弗滉。古生滉通用。不與弗同。觀周幽王名宮湦。亦作生。曹桓公名終生。亦作湦。可見沸皇湟皆譌文。

秦文公、襄公子。始見史秦紀、秦記、侯表。立五十年。同上。葬西山。秦紀。

楚熊敖、若敖子。楚熊敖始見史侯表、若敖子始見楚世家。宋本作霄。世家、故索隱云霄與敖皆。名熊坎。世家。坎又作菌。又作欿。宋譜。立六年。史記。

鄭武公、桓公子。鄭武公始見詩緇衣序、左隱元。桓公子始見史鄭世家。名滑突。周語中注、杜世族譜、索引譜史表。又作掘突。世家。又作突滑。索隱引譜周語。父子並爲周司徒。詩序。故亦曰司徒鄭伯。竹書。亦單稱武。周語。立二十七年。侯表、世家。

燕哀侯、十二世。燕哀侯始見侯表、燕世家。立二年。同上。

燕鄭侯、十三世。燕鄭侯始見侯表、燕世家。立三十六年。同上。案索隱謂證法無鄭。或是名。然燕君皆失名。不應此侯獨傳名鄭。可疑。

蔡共侯、蓋公子。侯繹史本名本譜共公。蔡共侯、蓋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名興。立二年。同上。案前稱蓋侯。則此公字誤。

齊僖公、厲公子。齊僖公始見春秋桓十五、左莊八。莊公子始見齊世家。名祿父。春秋桓十四、世家作祿甫。亦單稱僖。鄭。立三十三年。侯表、世家。

燕繆侯、十四世。燕繆侯始見侯表、燕世家。立十八年。同上。

陳桓侯、鮑、文侯子。陳桓公始見左隱四、春秋桓五。名鮑。始見桓五經傳。文公子始見侯表、陳世家。立三十八年。同上。案兩侯字當作公。

展亡駭。無駭始見春秋隱二、左隱八。展無駭始見公羊隱二。駭又作侅。證樂隱二、八。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廣韻注、通志氏族略序。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無駭。氏族序、夷伯見左僖十五。世族譜云、夷伯展氏祖父。而唐書世系表七十三上作孝公子夷伯。展氏。左隱二、八。亦曰司空無駭。隱公命爲宋司徒皇父。司空牛父。公子穀生。

彭班、師古曰、彭音蒯。四人並始見左文十一。司徒皇父卽皇父充石。同上、注疏卽皇父字充石名、是也。廣韻注以皇父爲複姓、非。戴公子。杜注、司寇牛父、微子之爵。廣韻注、唐書牛氏表、司寇此漢司空。公子穀生本作穀甥、甥者生也、稱名。彭班又作班。注疏本。案、高氏左傳姓名考以牛父殺甥爲充石子、大謬也。據傳、四人在宋武公之世、表次春秋初、嫌太後。

桓王林。平王孫。世父子。桓王始見詩兔爰序、左隱六名林、平王孫洩父子始見史周紀、平王太子洩父蚤死、故立孫。同上。二十三年崩。周紀、侯表、竹書。非河南澠池縣東北百二十里。宣字卽五。

衛宣公晉。桓公子。衛宣公始見詩雄雉諸序、左隱四、春秋桓十三、名晉始見春秋隱四、卽公子晉。左隱四。立十九年。侯表、衛世家。案、此表及詩譜疏引世家、以宣公爲桓公子、誤也。今本世家以晉爲桓弟、亦未的、疑是桓庶兄。

虞公。

虞叔。二人並始見左桓十。叔、虞公弟。杜注。

楚屈瑕。侯表、索本、春秋本作瑕丘。楚屈瑕始見左桓十一、武王子、受屈爲卿、因以爲氏。屈瑕王注。號屈侯。路史國名紀三。亦曰莫敖。祖十一、十二、十三。杜注官名。本書五行志中上莫作敖。師敗、縊于荒谷。桓十三。

隨少師。隨少師始見左桓六。

魯嚴公同。桓公子。魯莊公始見詩猗嗟序、左莊八、春秋閔元。禮論改嚴、故卷語上、楚語上亦作嚴公。名同。桓公子、始見春秋桓六經傳。母文姜。始見左桓六、春秋莊廿二。立三十二年。春秋。

鄭昭公忽。厲公兄。鄭昭公始見左桓十一。名忽、始見詩有女同車諸序、左隱三、春秋桓十五、又作曶。說文。亦曰公子忽。桓三。亦曰太子忽。左桓六。亦曰世子忽。桓十五經。亦曰鄭忽。桓六傳、桓十一經。亦曰昭君。史鄭世家。莊公娶鄧曼所生。左桓十一。立二年。史侯表、鄭世家。高渠彌弒之。左桓十七世家、謂因出獵射殺。案、經傳稱忽爲世子太子、世家謂忽弟厲公、故此注云厲公兄也。

高渠彌。高渠彌始見左桓五。彌又作眯。史華紀。亦曰高伯。齊人輾之。左桓十七、十八、鄭世家謂高亡師、妄也。案、高伯弒君之賊、當置下下。

鄭子嬖。厲公弟。鄭子嬖始見左桓十八、昭公弟始見史侯表、鄭世家、卽公子壓。桓十七。又作子亹。桓子隱四。齊人殺之。桓十八。

右公子職。右公子職始見左桓十六、衛宣公之兄弟。左疏。爲惠公所殺。左疏六。

王子克。王子克始見左桓十八、卽子儀。同上。莊王弟。史周紀集解引賈逵、杜注同。桓王子。杜世族譜。

紀侯。紀侯始見春秋桓六經傳、紀國侯爵、姜姓。杜世族譜。葬郡縣東南二十五里。高氏春秋地名考略引城冢記、未知孰是。案、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云、大去者滅也、穀梁云、不避一人之辭、故杜以不反解之、而困學紀聞六引宋儒說以大爲紀侯名、亦新。

紀季。紀季始見春秋莊三經傳、紀侯之弟。公羊。季字。杜注。葬臨淄東古安平城北。一統志。

齊伯氏。伯氏惟見論語、名偃。皇侃義疏。

寺人貂。寺人貂始見左僖二、卽豎貂。本表豎。又作豎刀。管子戒、小稱、大戴禮保傅、公羊傳十八、墨子所說刀字本有紹音、故通用、今作刀、非也。案、豎刀諸人、不應優列第七。

易牙。易牙始見管子戒篇、左僖十七、公羊僖十八。易姓。廣韻注。又作狄牙。大戴禮保傅、賈誼新書胎教、法言問神、論衡言毒、自紀、文選劇秦美新、七齊書顧之推傳、易狄古通、故白虎通樂章云、狄者易也。亦曰子牙。新語、述誡。

常之巫。師古曰、齊桓時人也、見呂覽。常之巫始見呂覽知接、又作堂巫。管子小稱。又作棠巫。史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案、左僖十七有豎巫、賈逵云、豎人名巫、易牙字。見世家、索隱正義。杜注孔疏從賈說、但管子、呂覽及此表皆以巫與易牙、豎刀、開方爲四人。春秋分記、亦屋、牙並列。豈巫卽易牙乎、故索隱言賈說無據、棠巫恐與豎巫爲一人也。蓋巫其官、常其名。常棠音近、索、案古通。豎其氏、必豎隸之族、傳稱因貂薦羞於公、不定作進膳解、觀世家作厚獻于公、可見、又管子曰、逐堂巫而苛病起、呂覽、桓公曰、常之巫審死生、能去苛病、則非豎官明矣、至通雅二十謂易牙名亞、乃牙轉音、誤爲巫、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譌、尤屬妄說。玉含雅、雙聲亦、案云易牙名亞。

衛公子開方。衛公子開方始見管子大匡、又作啓方。呂覽知接。

盩王胡齊。殿王子。　盩王胡齊、莊王子。始見史周紀。五年崩。周紀、侯表、竹書。

陳宣公杵臼。殿公弟。　陳宣公始見詩防有鵲巢序、春秋僖十三。名杵臼始見春秋僖十二。莊公弟始見侯表、陳世家。杵又作處。公羊僖十一。厲公卒。莊公林立。七年卒。弟杵臼立。侯表、世家。莊公林見春秋莊元二。表脫莊公。惟綱史本有。非。立四十五年。同上。

息侯。　息侯始見左隱十一。本作鄎。說文釋文。世本。息國。姬姓。其初不知誰子。何時封也。左疏、通志氏族略二。以爲嬀姓。非。楚破息。使其守門。遂自殺。列女傳。

惠王毋涼。盩王子。依釋史本。各本注脫。　惠王始見左莊十六、周語上。名毋涼始見史周紀。索隱引世本。盩王子始見周紀。又名閬。周紀、杜世族譜。二十五年崩。周紀、侯表、竹書。

鄭高克。　高克始見詩清人序、左閔二。或謂克是諸子。無據。克又作剋。詩釋文。

公孫素。　公子素惟見清人序。　案。公孫當作公子。據詩序。素即作詩刺鄭文公高克者。索何與克同等乎。海寧陳鱣詩人考曰。春秋傳莊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子人。蓋其一也。此公子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廟炎武補正云。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八人見四。是釋文。非杜注也。世族譜謂云。訓莊公子。素疑亦莊公子八人之一。子文公爲叔父。故所作之詩君臣同責歟。

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始見春秋僖四經傳。即轅宣仲。左僖五。本作袁。公穀及左釋文、皮齊世家。又作爰。廣韻注、通志氏族略三。　申公九世孫。杜世族譜。　案。通志略謂申公生靖伯。十八世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濤塗。又云。胡公九代孫爰伯諸。所世系表七十四下謂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惜。惜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生戴伯。戴生鄭叔。叔生仲爾金父。金生莊伯。莊生諸。字伯爰。孫宣仲。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爲氏。所述代數。皆參錯不同。恐難信。

楚申侯。　申侯始見左僖四、春秋僖七。申出也。自楚奔鄭。見殺。左僖七。亦曰申侯伯。呂氏春秋長見。說苑君道。

魯公子般。　子般始見春秋莊卅二經傳、楚語下。又作斑。史魯世家。魯莊公太子。索注。蔡氏女孟任所生。殿父使圉人犖賊之。莊卅二。　翟教授曰。太子不當稱公子。公字似衍。

魯閔公啓。殿公子。　閔公始見左莊卅二。莊公子始見史魯世家。閔又作湣。侯表、世家。又作愍。本書律厤志、五行志中上。母叔姜。左閔

二。八歲立。杜注。立二年。春秋。慶父使卜齮賊之。閔二。　案。左疏、世家索隱並引世本名啓方。律厤志、杜世族譜同。惟史避諱作開。蓋脫方字。當作開方。此獨書曰啓。非也。

史華龍滑。　史華龍滑惟見左閔二。衛太史。同上。　案。衛有華氏。不知所出。通志氏族略五、史華氏注謂衛頃侯之後。公子史食采于華。因氏焉。以史爲名。以華爲氏。而連爲複姓。妄也。

奚齊。

卓子。師古曰。卓音敕角反。　二公子始見左莊廿八入、春秋僖九及十。經但曰卓。晉語一。晉獻公夫人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莊廿八、僖四、晉語。卓又作悼。史齊紀。僞解。又作悼子。晉世家。悼字誤。亦曰公子卓。僖九。里克殺之。春秋僖九、十經、僖、晉語二。

趙孟。夙子。史趙師古曰。音普雹反。　案。趙孟即史趙世家共孟。晉語四公明也。並夙、衰之父。此依世家。世本以孟爲夙子。夙爲衰祖。非。說在第六趙夙下。

蔡繆侯。哀侯子。依釋史本。各本誤絕公。又脫注。　蔡繆侯始見左僖六。哀侯子始見史蔡世家。名肸。春秋僖十四。立二十九年。侯表、世家。

襄王鄭。惠王子。依釋史本。各本注脫。　襄王始見左僖七、春秋文九、周語上、晉語四。名鄭始見僖五。惠王子始見史周紀。

母惠后陳媯。左莊十八、僖廿四、周語。　三十三年崩。史侯表、而紀作三十二年。誤。

晉惠公。獻公子。　晉惠公始見左僖九、周語上、晉語八。獻公子始見僖廿四。名夷吾。始見左莊廿八、春秋僖廿四、晉語一。餘小戎子。莊廿八、史晉世家誤以爲晉母爲重耳母女弟。亦曰晉公。世家。立十四年。侯表、世家。

里克。　里克始見左閔二、春秋僖九、晉語一。里姓。廣韻注。本作理。通志氏族略四。又作李。呂氏春秋先己注。亦曰里子。史晉世家。亦曰里季子。晉語注、世家集解引賈逵。亦曰中大夫。左僖四、晉語二。惠公殺之。春秋僖十經、傳、晉語三。葬曲沃南五里。寰宇記四十七。　案。里克中立以聽申生之死。又殺君母及二君一大夫。何以居第七。當退下兩格。

虢射。　虢射始見左僖八、晉語三。　案。史晉世家集解引服虔及左僖十四、十五注疏。俱本晉語。稱虢射、晉惠公則。考惠公母小戎子。是允姓。疑射以戎人事晉。食采于新城之虢。遂以爲氏也。廣韻注。虢射姓虢。

不言所出，惟通志氏族略二謂晉滅虢，子孫以虢爲氏，恐不可信，而晉語韋注云虢射、晉大夫，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其說又別，未定所從。

宋成公（襄公子，依譜史本、各本誤倒。）　宋成公始見左僖廿四，襄公子始見史宋世家，名王臣（春秋文七、左定四，而智表文七及左釋文作壬臣，誤。）立十七年（侯表、世家。）

齊孝公（桓公子。）　齊孝公、桓公子，始見左僖十七、春秋廿七，母鄭姬，名昭（同上，亦曰太子昭，史齊世家。）又作照（穀梁僖廿七釋文。）立十年（侯表、世家。）

鄭子臧　子臧始見左僖廿四，鄭文公報鄭子之妃陳嬀所生（左宣三。）好聚鷸冠，文公惡而殺之（同上。）

頃王王臣（襄王子，依譜史本、各本增周字，又脫注。）　頃王始見左文十，名壬臣，襄王子，始見史周紀，立六年（周紀、侯表。）　案紀作壬臣。杜世族譜同，疑當依此表作壬字，宋成公之名亦爲王爲壬，又襄五年楚公子壬夫，顏師古匡謬正俗謂宜爲王夫，可互證也。隸辨魯峻碑陰有壬端子行，即王字，蓋古壬作壬而壬作壬，故譌亂耳。

夏父弗忌（一本作不忌。）　夏父弗忌始見左文二、魯語上，夏父氏（韋注。）忌又作禁（穀梁、禮器。）魯大夫夏父展之後（韋注。）既葬而焚（穀梁。）

宋昭公（成公子，依譜史本、各本注脫。）　宋昭公始見左文七、晉語五，成公子始見史宋世家，名杵臼（春秋文十六經傳、公羊作處臼。）立九年（侯表。）

宋襄公（世家。）祖母襄夫人攻殺之（文十六。）

齊甲父　齊甲父始見春秋宣元經傳，本作齊甲（左文十二。）齊臣子（杜注。）

狐射姑（師古曰：射音夜。）　狐射姑始見春秋文六經傳，又作夜姑（穀梁文六。）狐偃之子（韋、杜注。）食采于賈（韋注。亦曰賈季，左文六及十三、晉語五、學其字。）狐溱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譜史校紀十注，溱乃偃兄狐毛子。）

魯宣公（文公子，依譜史本、各本注脫。）　魯宣公始見左文十八、春秋成元、周語中、魯語上，文公子始見史魯世家，母敬嬴（文十八、春秋宣八公穀作頃嬴。）名倭（本書律曆志、左宣元疏及釋文。）又作接（左疏釋文。）又作委（釋文。）又作俊（侯表、世家。）立十八年（春秋。）

定王榆（匡王弟，依譜史本、各本增周字，又注脫。）　定王始見左宣二、周語中，匡王弟始見史周紀（通志作匡王子，非。）二十一年崩（周紀、侯表。）　案。

定王之名，史作瑜，周語注作揄，宋庠補音云本作渝，或作榆，皆與此異，未知孰是。

宋文公鮑（昭公弟。）　宋文公鮑始見左文十六、春秋成二、三、昭公弟始見史侯表、宋世家，即公子鮑（文十六。）又作鮑革（世家。）立二十二年（史紀。）

鄧舒　鄧舒始見左文七，赤狄潞子之相，爲晉所殺（左宣十五。）

召伯（師古曰：召讀曰邵。）　召伯惟見春秋宣十五，即召戎公（左宣十五。）王札子殺之（同上。）　案召氏穆公之後，召伯廖始見莊廿七年傳（襄有。）蓋此僖十一有召武公，文五年有召昭公，宣六、成八有召桓公，周語中桓公與郤至語，在成十六年，疑皆父子相繼，獨戎公、宣十五被殺，介于桓公之間，未知是弟是子，蓋亦如周公忌父、宰周公孔之並官王朝也。

毛伯　毛伯始見春秋文元，即毛伯衛（左文元九、宣十五。）文王子毛伯之後，本封絕滅，食采爲畿內諸侯（左僖廿四、文元疏。）衛

爲王札子所殺（宣十五經傳。）

少師慶　少師慶惟見說苑至公。

士蔿　士蔿惟見楚語上。　案蔿逐楚莊太子之車，王稱賢臣，莊王使蔿傅太子，賴其善善之，則居于七等，屈二子矣。

鄭襄公堅（厲公弟，依譜史本、各本弟誤子。）　鄭襄公堅始見左宣四、春秋成四，厲公弟始見史侯表、鄭世家（世家集解引表作兄。）堅又作睔（公羊成四。）又作賢（公羊疏引穀梁。）又作絪（玉篇引穀梁。）立十八年（史紀。）

衛穆公（成公子。）　衛穆公始見左成二、春秋成三，成公子始見史衛世家，名速（春秋成二。）又作遬（公羊成二、世家、侯表作遬誤。）立十一年（史紀。）

簡王夷（定王子，依譜史本、各本增周字。）　簡王始見春秋襄二、周語中，名夷，定王子始見史周紀，十四年崩（周紀、侯表。）

魯成公（宣公子。）　魯成公始見春秋成十八、周語中、下、魯語上，宣公子始見史魯世家，母穆姜（左成十六、襄二九。）名黑肱（侯表、世家。）肱又作股（世家集解。）立十八年（春秋。）

齊頃公（惠公子。）　齊頃公始見左宣十七、公羊成二、春秋成九，惠公子始見史齊世家，母蕭同叔子（三傳成二、公羊叔作

鍾（世家同作胡）名無野（成九）母賤，因取薪生于野，鯉乳而鷗覆之，故名，于夜夢神記）立十七年（侯表、世家）

衛定公（鄭公子）　衛定公始見左成七、春秋成十五、穆公子始見衛世家，名臧（春秋宣十八）立十二年（侯表、世家）

孫良夫（依釋史本，各本增衛字）　孫良夫始見春秋宣七、左成二，即孫桓子（左宣七、成二）孫氏出于衛武公（成十四疏引世本）武公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食采于孫，生武仲乙，以王父字為氏，乙生昭子炎，炎生莊子紇，紇生宣子鮒，鮒生桓子，（唐表七十三下，惠孫及耳見廣韻孫字注，武仲亦曰孫仲，見通志氏族略三，昭子、莊子見左文元，襄廿六，又杜世族譜云，莊子紇、武公三世孫，昭子、武公四世孫，則當云莊子生昭子，紇亦當作紇，唐表誤）桓子曰砂（宣十七疏引穀梁、史晉世家，而今本穀梁作紇，亦曰孫子，成二）

中叔于奚，仲叔于奚始見左成二，新築人（同上，注云，守新築大夫）又作叔孫于奚（賈逵新書辭微）

宋共公瑕（文公子）　宋共公始見春秋成十五經傳（本書五行志上作湣公）名瑕，文公子，始見史侯表、宋世家，立十三年（史記）

晉景公（成公子）　晉景公始見左成十，成公子始見史晉世家，名獳（春秋成十）又名據（史侯表晉世家）立十九年（同上）陷胸而卒（成十）

宋平公（共公子，依釋史本，各本共譌成）　宋平公始見左襄六、春秋昭十一，共公子始見宋世家，立四十四年（侯表、世家）　案，平公之名，春秋成十五、昭十左、穀作成，公羊作戌，史從左、穀，公羊釋文云，本或作成，據何休昭元注，謂向戌與君同名，音恤，則作成，似誤，平公之曾祖蓋成公，平何以名成乎，春秋定四杞伯成，哀十三許男成，公羊一作戌，一作戌，並以形近譌混也。

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始見春秋成二、左成三、周語中，即宣伯（始見左文十一、周語）僑又作喬（本書五行志上）莊叔得臣之子，（杜注、世族譜）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因以名其子（文十一、襄廿）亦曰叔孫宣子，其狀方上而銳下（周語）

公子偃　公子偃始見春秋成十六經傳，魯宣公子，成公庶弟（杜世族譜及注）以與謀廢立見刺（成十六經傳及注）　案，經傳有三公子偃，一為魯莊公時大夫（莊十一）乃鄭穆公子，字子游，謚宣子，即公孫蠆子蝤之父（成三、五、六及世族譜）亦在魯成時，而此與僑如並列，當是被刺之公子偃也。

長魚矯　長魚矯始見左成十七，長魚蠖姓（廣韻注）矯又作蟜（晉語六、楚語下）

羊斟　羊斟始見左宣二，即叔肸（同上）

靈王泄心（簡王子）　靈王始見左襄十二、周語下，名泄心，始見左昭廿六疏引世本，簡王子始見史周紀，又名大心（杜注）生而有齒，時號頭王（昭廿六）二十七年崩（周紀、侯表）葬河南王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紀集解、水經洛水、續郡國志注並引）

魯襄公（成公子，依釋史本，各本脫注）　魯襄公始見春秋襄卅一經傳、魯語下，成公子始見史魯世家，母定姒（襄四經傳，而公羊穀作弋，何注以為宮女養）名午（侯表、世家）三歲立（世家，論年號元，穀杜注云四歲）立三十一年（春秋）

齊靈公環（頃公子）　齊靈公始見左成十七、春秋襄十九，名環，始見襄十四傳、十九經，頃公子始見史齊世家，環又作瑗（公羊襄十九）亦曰齊環（左襄十八）立二十八年（侯表、世家）

衛獻公衎（定公子）　衛獻公始見禮檀弓下、祭統、春秋襄廿九、左襄十五，名衎，始見成十四傳、襄廿九經，定公子始見史衛世家，即敬姒（成十四）亦曰衛獻（本書五行志中下）立十八年奔齊，在外十二年而入，三年卒（世家）

衛殤公剽（獻公弟，師古曰，春秋襄作剽）　衛殤公始見史侯表、衛世家，即公孫剽（春秋襄元、左十四）亦曰子叔（左襄元及廿六）穆公孫（襄十四注）子叔黑背子（襄元注，黑背見成十經傳，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襄廿六疏，而通志氏族略三謂字子析）立十二年（史記）為甯喜所弒（襄廿六經傳）　案，剽乃定公從子，于獻公為從父昆弟，此但云獻公弟，欠晰，侯表、世家以為定公弟，則謬甚，注疏言剽無證，故稱族，而史號為殤公，蓋後追謚之，馬遷必別有所本也，而其名經傳作剽，侯表作狄，世家作秋，延袁為桑之譌，狄為秋之譌，秋亦晉七遙反，與秋剽音近。

孫文子（林父）　孫文子始見左成十四，名林父，始見春秋成七經傳、晉語八，良夫之子（杜注）

偪陽子（妘姓，師古曰，即偪陽也，妘音云）　偪陽子妘姓，始見春秋襄十經傳，出偪陽陸終之後（路史後紀八、國名紀三）　案，穀梁作傅陽，本書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偪音福，路史注音扶目切，續郡國志注引左亦作福，蓋福輔傅為一音之轉，而偪諸匽聲，福有偪音，故二字通借，釋文列市目彼力二反，然以音福為是，又釋文云本或作逼，恐非。

楚屈建　屈建始見左襄廿二、春秋襄廿五、楚語上，即楚令尹子木（左襄廿五、廿六、廿七、晉語八、楚語）屈蕩之子到，字子夕，

到之子逢。傳、杜注、屈瑕見左宣十二、屈到子夕見襄十五、楚語。　案、春秋分記謂屈瑕子逢。風俗通、逢見左僖廿五、逢子朱。息公子朱、見左文三。朱子蔣。而高氏始名考謂蔣是屈完子、未定所從。

魯臧堅。　臧堅惟見左襄十七、臧紇之族。杜注、爲齊所獲、以杖抉其傷而死。襄十七。

宋華臣。　華臣始見左襄九、華元子。杜注。

晉叔魚。依毛、馬本、他本作漁。　叔魚始見左昭十三、晉語八、卽羊舌鮒。昭十三。叔向弟。杜注、亦曰叔鮒。昭十三、虎曰豕喙、爲月牛腹。晉語、爲邢侯所殺、復尸于市。昭十四、晉語九。

齊崔杼。　崔杼始見左宣十、春秋成十八、齊丁公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生穆伯。左襄廿五云、崔出自丁、廣韻注云、丁公之子古采子孫、因以爲氏。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夭見左僖廿八、夭生杼。竹書、襄七十二下、通志氏族略三、路史後紀四注、而淮南說林注以杼爲野之子、誤。是爲崔武子。左襄二、廿三、廿五、亦曰崔子。襄廿三、廿五、廿七、晉語。　慶封攻滅崔氏、縊死。襄廿七。又以其棺尸于市。襄廿八、距其死凡十六月。

慶封。　慶封始見左成十八、春秋襄廿七、慶克之子。杜注、字子家。左襄廿八、又字季、故曰慶季。襄廿七、廿八。楚靈王殺之。左昭四。　案、崔、慶弑君之賊、當列下下。

慶嗣。　慶嗣惟見左襄廿八、字子息。同上、慶封之族。杜注。

吳遏。薛夢子。　吳子遏始見春秋襄廿五、薛夢子始見史吳世家、卽諸樊。左襄十四、廿五。遏又作謁。公、穀經襄廿五、公羊傳廿九。爲巢牛臣射死。襄廿五。

晉平公彪。悼公子。　晉平公始見桓弓下、左襄十六、春秋昭十、晉語八、名彪、始見襄十八、昭十、悼公子始見史晉世家、毋悼夫人、杞女。左襄廿九及注、亦曰晉平。樂朴子、逸民。立二十六年。侯表、世家。

陳桓子。依梁史本、他本增齊字。　陳桓子始見左莊廿二、卽陳無宇。始見左襄六、史田完世家陳作田。文子生桓子、有力。世家。

衛襄公惡。獻公子。　衛襄公惡始見左襄廿一、春秋昭七、獻公子始見史衛世家、亦曰文祖。左哀二、晉語九。立九年。侯表、昭十九。

燕共公。二十七世。　燕共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五年。同上。

曹平公。武公子。　曹平公始見春秋昭十八經傳、武公子始見史曹世家、名須。昭十八經、世家、表作頃。立四年。侯表、世家。

北燕伯款。　案、款卽簡公、見後第六等、此蓋錯認爲兩人而重出也。

陳惠公。哀公孫。　陳惠公始見春秋定四、魯語下、哀公孫始見史侯表、悼太子偃師之子。左昭八及十三、偃陳見左襄廿五。名吳。

鄭孔張。　孔張始見左昭十六、鄭穆公之子公子嘉子孔、子孔之子公孫洩、洩之子張。左襄八、九、昭七及注、春秋分記、孔氏以王父字爲是爲公孫申、亦曰子張。杜世族譜、分記。　案、分記謂鄭羽氏穆公子堅生公孫申、卽羽頡之父、爲孔張從父、似不應同名、但七穆中名字相同者甚多、子良、子孔、子游、子然、子石各二、名段名印各二、又有名良者、卽子張亦二、則兩公孫申不足怪、左成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乃別一人也。

周原伯魯。　原伯魯始見左昭十八、文王子原伯之後、本封絕滅、食采畿內。左僖廿四注。

齊景公杵臼。襄公弟。　齊景公始見左襄廿五、春秋哀五、論語、名杵臼、始見哀五、莊公弟始見史侯表、齊世家、母穆孟姬。左昭十、叔孫宣伯女、宣伯納女于靈公、生景公。襄廿五。立五十八年。史記、葬臨淄縣東南。一統志。　與桓公同列第八等。

許男。　許男始見春秋昭四經傳、卽悼公買。昭十九經傳。僖公業卒、子昭公錫我立、卒、子靈公甯立、卒、子悼公立。杜世族譜、春秋分記、昭公見宣十七經、靈公見左成二十五及襄廿六經傳。　靈公遷葉、悼公遷夷、又遷于白羽。成十五、昭九及十八經傳、世族譜。　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

楚太子建。　太子建始見左昭十九。楚平王太子。楚語下注、杜注。母郹陽封人之女。昭十九、史記世家云蔡女。亦曰王子建。昭廿六。亦曰楚建。昭廿。字子木。爲郹所殺。左哀十六。葬安平縣大棘鄉。水經淯水注。

燕平公。二十八世。　燕平公始見侯表、世家。立十九年。同上。

專諸。　專諸始見戰國魏策、呂氏春秋論威。吳堂邑人。史刺客傳。專姓。廣韻注。又作鱄。左昭二十七。又作剸。本書賈誼鵩鳥賦、相如傳。亦曰鱄設諸。左傳。其貌碓然深目。虎脅熊背。吳越春秋一。因刺吳王僚。鈹交于胸。爲左右所殺。昭廿七刺客傳。

秦哀公。哀公子。　秦哀公始見左定四、春秋定九。史侯表謚滕公。景公子。始見史秦紀。又作蜚公。秦紀。而索謚滕公。又作柏公。史紀。

春秋閔內傳。立三十六年。春紀、秦紀、侯表。葬車里北。秦紀。

楚昭王。平王子。　楚昭王始見左昭廿六、楚語下。平王子。始見昭廿六。母秦嬴。昭十九、廿六。名壬。昭廿六、御覽太子部引作任。又名軫。春秋真大。又作珍。侯表、楚世家。又作熊珍。世家、楚語注、呂覽高義注並同。亦曰楚昭。後漢李膺傳。遷于鄀。左定六。立二十七年。史紀。葬沮水西。水經沮水注。而落宮謂亦云、墓在江陵西北百里沮水之西、文選鵩鳥賦、謝朓晚出西射堂詩注並云墓在當陽東南七十里。

鍾建。　鍾建始見左定四。案昭王不應降居第七。建爲功臣。亦不當在下上。

鄭獻公。禹。定公子。　鄭獻公始見春秋定九。定公子。始見史鄭世家。立十三年。侯表、世家。案獻之名經史皆作蚠。公羊作嚴。同。此作禹。疑誤。

宋景公。兜欒。元公子。　景公始見左定六。元公子。始見左昭廿五。亦曰宋景。後漢楊賜傳。母曰景曹。小邾女。哀廿三、昭廿五。立四十八年。據左傳。而史侯表、宋世家作六十四。六國表作六十六。誤。案左昭二十、廿五景公名欒。金石錄作欒。而史作頭。此作兜欒。蓋頭兜古通。欒曼音近。呼之有輕重耳。

宋中幾。　宋仲幾始見左昭廿二、春秋昭卅二。又作機。公羊定元釋文。字子然。春秋分紀、漢志氏族略四。宋莊公子。爲公子成。左文七及注。孫爲公孫師。成十五及注。而疏引世本云、莊公生右師戌、戌生司城師、成戌字相狀、必有一誤。師之子仲江。襄十四及注。江孫幾。昭廿二注。其父無考。

齊高張。　高張始見春秋昭廿九經傳。即高昭子。左哀五。高偃之子。杜注。偃見昭十二經傳。襄廿九傳作鄗。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襄廿九、昭十二疏引世本、疏曰、繫世本、傳爲敬仲玄孫、傳云曾孫、必有一誤。又莊子名成。見藝文七十一下。分紀云、武子不詳其祖。張亦曰高子。定元。

榮駕鵝。師古曰。翼音加。　榮駕鵝始見左定元。即榮成伯。左襄廿八、魯語下。亦曰榮成子。魯語。名欒。榮伯之子。章注。榮氏。潛夫志氏姓。其邑也。宋王宿春秋臣傳。　案世族譜以成伯爲叔肸曾孫。程氏分記謂成伯、叔老子。則是子叔聲伯之孫矣。與章注異。未知孰是。叔老始見春秋襄十四。　鴐鴐二字疑古因同音通用。故今本左傳作鴐。而唐、宋石經並作鴐。且定元傳及杜譜釋文作鴐。而杜襄廿八注及釋文又作鴐。類篇集韻皆見鴐字注。山海中山經云。青要之山多鴐鳥。郭注。或曰當作鴐。史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弋白鵠。連鴐鵝。本書文選作鴐。此通用之證。日知錄言鴐誤作鴐。非。錢宮詹金石文跋尾再駁謂說文無鴐字。當用鵝假借作鴐也。

秦惠公。哀公孫。　秦惠公始見春秋哀四。哀公太子。夷公子。始見史秦紀。立十年。春紀、秦紀、侯表。葬車里。秦紀。

鄭聲公。勝。獻公子。　鄭聲公勝、獻公子。始見史侯表、鄭世家。亦曰鄭勝。左哀二。立三十八年。侯表。而世家作三十七年。

趙簡子。武子孫。　趙簡子始見左昭廿五、晉語九。即趙鞅。始見昭廿五經。又名志父。左哀二及十七、二十、晉語。亦曰趙孟。始見昭廿九。亦曰簡主。韓詩外傳。敦頤而土色。呂覽遠世。葬臨水縣西。博物志、而一統志云、墓在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南十二里。　案、鞅乃景子成之子。文子武之孫。此云武子孫。誤。趙無武子也。

韓悼子。宣子子。　韓悼子、宣子子。始見史韓世家。即韓須。左昭二、五。一證平子。世家索隱引世本、說苑敬愼。徙居平陽。世家。而世本云、獻子竹書云武子。

公羊作曮。同。此作禹。疑誤。

齊國夏。　齊國夏始見春秋定四、左哀六。即國惠子。哀五、六。國佐之子。國弱景子。左成十八、襄廿六、公羊昭元作國酌。弱之子夏。春秋分記、杜定七注云、國佐孫。

桑掩胥。　桑掩胥惟見左哀十一。

魯哀公。定公子。侯釋文本、各本注脫。　哀公始見禮記、論語。定公子。始見史魯世家。母定姒。春秋定十五公、穀二傳、穀梁姒作弋。名蔣。世家索隱引世本、本書律曆志、呂氏春秋先己注、杜世族譜、左穀哀元疏及釋文。又作將。侯表、世家。亦曰出公。後文悼公注。立二十七年。史紀。葬在東平府。九域志。

齊晏孺子。師古曰。即安孺子也。　安孺子始見左哀六。杜注。安嫡也。又作晏。史侯表、齊四世家、古通。名荼。左哀五、春秋哀六、公羊作舍。舍舍有舒音。假借用字。不然。齊昭公子名舍。子坎公爲從屬。

不嫌其子名會也。景公子，母嬖姐。哀五、六世家作丙姬，又作病子，集解作粥子。姜子非秋，東上云，滕子入納女于景公，生荼。元年十月，陳乞使朱毛弒之，非父曰湣。齊世家哀六。

高昭子。　案高昭子即高張，已見前。此蓋陳昭子之譌，故與田僖上下相連，非重見也。表稱陳爲田，蓋誤田爲高。陳莊見

左哀十一，證昭子。僖子乞之子，成子恆之兄。哀十四注疏引世本甚明，而金縢辰云，昭當作襄，昭十九經傳有高發，春秋分記以爲高偃子，高張弟，證襄子，疑是此人。

楚惠王章。惠王子。　惠王始見左哀十六，名章，昭王子，始見哀六，母越女。同上。亦曰獻惠王。孫子貴義。亦曰熊章。呂覽慎勢注、淮南。立五十七年。史六國表、楚世家。

申鳴。　申鳴始見韓詩外傳十、說苑立節。御覽忠勇部引作新序。勇而孝，殺白公，以父死自殉。同上。　案申鳴不應屈在七等。

孔文子。　案孔圉已列前第四，此必南文子之譌，故敘于公子郢後。學林謂孔文子爲仲尼稱美，不當居七等，固非。而或以爲重出，亦非。猶設苑復愿之譌作甯文子也。權謀篇作南。南文子始見左哀廿五、六、戰國衛

筮。文子父郢，字子南，故爲南氏。南氏見哀廿五。檀弓上疏引世本曰：昭子郢生文子木，即公孫彌牟，亦曰子之。並見哀廿

五。亦曰將軍文子。大戴禮大。檀弓。亦曰將軍文氏。檀弓。亦曰子南彌牟。水經汶水注引汲冢古文夷周紀集解。

大叔疾。　大叔疾始見左哀十一，證悼子。同上。即世叔齊。春秋哀十一。大叔儀孫爲大叔懿子中。昭廿二、哀十一經傳、杜世族譜。儀之子無考。哀

不列申。鄧子聘晉悼公子慈女，生悼子，死，葬少禮。哀十一。

陳轅頗。　陳轅頗始見春秋哀十一經傳。轅濤塗生選，選生聲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唐表七十四下。

蔡成公。嗣公子。　蔡成侯、昭侯子，始見史侯表、蔡世家。名朔，立十九年。同上。六國表作侯獻。　案南公字當作侯。水經淮水注作成公。

齊平公驩。簡公子。侯綽史本、各本皆譌驩。　齊平公驩始見史侯表、六國表、齊田完世家。索隱云，秦本及魏周紀作敬侯。立二十五年。哀及齊世家。

案兩世家以平爲簡弟，此云簡公子，恐與侯表作景公子同誤。

厥黨黨子。師古曰：即黨黨子也。　闕黨黨子惟見論語。

莘子成。師古曰：即棘子成也。　棘子成惟見論語。棘姓，成謚。注。　案棘革古通。三國志秦宓傳亦作莘子成，史高祖功臣表表侯棘朱，本書侯表及水經注八並作莘朱。詩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

元王赤。敬王子。侯綽史本、各本增周字。　元王赤始見史周紀、六國表集解索隱引世本，敬王子始見周紀，又名仁。同上。七年崩。竹書而史作八年，左哀十九疏引杜譜作十年，皆非。

晉出公。定公子。　晉出公、定公子，始見六國表、晉世家，名鑿。索隱引世本及世家。又作錯。六國表。立二十三年。竹書而表作十八。世家作十七。集解

城作二十，皆非。

公之魚。　公之魚惟見史孔子世家。

宋桓魋。　桓魋始見左哀十三、論語。潛夫論遏利作相魋。墨譌。即向魋。左定十、哀十三、十四。亦曰桓司馬。哀十四、檀弓上。桓氏。哀十四。還良納武公出桓公故。向戌

之孫。檀弓注。戌生東鄭叔子超，超生左師眇。檀弓疏引世本。眇即向巢。魋是巢弟。檀弓疏本杜注。魋兄巢也。非。澗水西。鑿石爲冢。水經澗水注。

書地形志云，在彭城。　案杜昭十九注云，向寧、向戌子。昭二十傳云，向寧之子羅。定十向巢注云，巢、向戌曾孫。故春秋分記曰，戌生寧，寧生羅，羅生魋，與鄭注異。蓋杜不從世本也。世族譜同寧。向戌曾孫。但分記言戌生五子，曰牼、曰鄭、曰行、曰寧、羅亦生五子，曰巢、曰魋、曰順、曰子車、曰牛。獨未見超名，何歟。

匡人。　匡人始見論語。亦曰匡簡子。說苑雜言、韓詩外傳六、孔子家語困誓。匡字下有人字。　案魋與匡人宜置下下。

貞定王。元王子。　貞定王始見御覽八十五引史記。元王子始見周紀。亦曰貞王。周紀集解引世本。亦曰定王。周語下。今本周紀、六國表、杜、索隱並云定宗爲貞。名介。世本、周紀。又名應。東觀漢記。二十八年崩。史記。　案世本及皇甫謐以元王爲貞王子，年數亦互易。左哀十九疏、釋文皆兩存其說，而未能定，恐不可從。

晉哀公忌。　晉哀公忌始見史六國表。　案晉繼出公而立者，表次哀公忌、次懿公驕。索隱正義。今本脫去。世家。出公死，立昭公曾孫哀公驕。趙世家。立昭公曾孫懿公驕。竹書。立昭公孫敬公。其不同一也。索隱正義引表，哀公二年，懿公十七年。世家昭公子雍生忌，早死，立其子驕。十八年卒。竹書敬公二十二年卒。其不同二也。考索隱正義引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與晉趙世家稱驕爲昭公曾孫合。是哀公忌乃懿公驕之父，忌早死，來立哀公之號，蓋懿公追謚之。而驕又謚敬，世家誤以驕爲哀公，竹書誤以敬

公爲昭之孫也。此表不列懿公，而于後晉幽公注云懿公子，未免疏脫；忌本無年，則懿公之年，上下計算。

當依竹書爲確。左傳宋杜注亦誤。

智伯。　知伯始見左哀廿三、晉語九。即荀瑤。哀廿三、廿七。是爲知襄子。晉語。知蓋子稽。左襄十四。盈子躒。左昭九。躒子宣子甲。

甲子瑤。晉語。而呂氏春秋當論注謂甲爲申。瑤又作搖。墨子所染。又作繇。淮南俶真注。美髯長大。晉語。殺于鑿臺之上。戰國策。盛在桓次。趙襄子漆其頭以爲飲器。史刺客傳本于呂覽。賈誼子離三。淮南道應。

齊宣公。平公子。　齊宣公、平公子。始見六國表、齊世家。名積。又名就。而立五十一年。同上。

蔡元侯。聲侯子。　蔡元侯、聲侯子。始見六國表、蔡世家。立六年。同上。

衛悼公。出公叔父。侯鄭史本。各本父字誤子。　悼公始見左哀廿六。出公季父始見史衛世家。蒯聵庶弟。杜注。名黔。六國表、世家。又名虔。

世家索隱引世本。又作黔。呂氏春秋慎小。杜注。立五年。史記。而索隱引紀年作四年。古史作十八年。

衛敬公。悼公子。　衛敬公、悼公子。始見六國表、世家。名費。集解引世本。又作弗。世家疑誤。立十九年。史記。

西周桓公。考王弟。　西周桓公始見史周紀。索隱引世本。考王弟始見周紀。名揭。世本及正義引世紀。封于河南。周紀。

魯元公。悼公子。　魯元公始見桓弓上、下疏引世本。悼公子始見史魯世家。名嘉。世本、世家。立二十一年。六國表、世家。

周威公。桓公子。　周威公始見莊子達生、呂氏春秋先識、博志。桓公子始見史周紀。呂覽先識作威公。爲桓公孫。名虔。莊子文。

東周惠公。威公子。　東周惠公始見周紀索隱引世本。名班。世本。又作子班。超世家正義。又名根。韓子內儲說下。而六國表根解引紀年。謂惠公名傑。非。傑乃惠公子昭文君之名也。　案紀威公子惠公封其少子于鞏號東周惠公。則父子同謚惠。而班乃威公孫也。此作威公子誤。

秦靈公。懷公孫。　秦靈公、懷公孫。始見史秦紀。懷公太子昭子之子。秦紀、六國表、而秦紀、六國表又云懷公生靈公誤。又作蕭。靈公居涇陽。

秦立十年。紀、表、而紀作十三年誤。

晉烈公。幽公子。各本作列侯。非。　晉烈公、幽公子。始見史晉世家。六國表作幽公弟。誤。亦曰烈成公。世家索隱引世本。名止。立二十七年。史記、竹書。

宋悼公。昭公子。　宋悼公始見六國表、宋世家。昭公子始見世家。名購由。立八年。同上。而索隱引紀年作十八。盛王大紀作二十八。並非。

楚悼王。悼王子。　楚悼王始見戰國秦策。聲王子始見史楚世家。名類。六國表。又名熊疑。世家。亦曰楚悼。秦策。立二十一年。史記。

韓相俠累。　韓相俠累始見六國表、韓世家、刺客傳。表作解一作注。其誤。即韓傀。戰國魏、韓策。俠姓。廣韻注。傀又作魁。韓子內儲說。又作傑。藝文類聚。爲嚴政刺殺。國策。

魯共公。穆公子。　魯共公、穆公子。始見六國表、魯世家。本書孝景紀作恭公。竹書作共侯。名奮。立二十二年。世家。而表誤作廿三年。

龐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龐涓始見戰國齊策、呂氏春秋自知。亦曰龐子。晏林長之升。畢公高之後。封于龐。因氏焉。虞館注、通志氏

宋休公。悼公子。　宋休公、悼公子。始見六國表、世家。名田。立二十三年。同上。

晉孝公。烈公子。　晉孝公、烈公子。始見六國表、晉世家。亦曰桓公。竹書、索隱曰。韓子有晉桓侯。名傾。索隱引世本及六國表、竹書作頃。今本史注譌作桓侯。又名頃。世家。遷屯留。竹書。　案表謂孝公十五年。世家謂十七年。而竹書于孝公廿三年，遷屯留。當烈王六年。孝公未卒也。其子靜公立二年。滅。竹書顯王十年有鄭取屯留之文。疑孝公在位三十二年。

秦出公。惠公子。　秦出公始見史秦紀、六國表、惠公子始見秦紀。亦曰少主。秦紀索隱引世本。亦曰小主。呂氏春秋當賞。亦曰出子。秦紀。立二年見殺。同上。並年四五。秦紀云自殺。誤。非。非。秦紀。

楚肅王。悼王子。　楚肅王、悼王子。始見六國表、楚世家。名臧。立十一年。同上。

韓懿侯。哀侯子。　懿侯、哀侯子。始見六國表、韓世家。名若。竹書、索隱引作若山。非。立十二年。史記。　案表懿一作莊。竹書于韓山堅賊哀侯後。敍韓共侯、懿侯在一年之內。而史無共侯。疑莊侯即韓山堅。史稱韓殿。共侯即莊侯。別是一人。蓋篡立未久而死。懿公嗣位。削其年不數之。

三。（集解）兵敗自殺。（六國表、魏因定世家、並好射殺之、齊策言魏王與孫子博言自刎。）

宋辟公。（休公子。）　宋辟公、休公子。始見六國表、宋世家。即宋桓侯。（索隱引莊子、紀年。）名辟兵。（世家。又索隱引紀年作壁。）亦曰辟公兵。（世家集解。）立三年。（史記。）　案、謚法無辟、亦斷無以名爲謚之理。蓋仍史誤。

衛聲公。（慎公子。）　衛聲公、慎公子。始見六國表、衛世家。名訓。（世家。）又作馴。（索隱。）又作堙公馳。（索隱引世本。）立十一年。（史記。）　鑿宮脊曰、廣韻引風俗通云、聖者聲也、周禮地官土訓、鄭司農讀爲馴、史五帝紀五品不馴、後漢鄧禹、周舉傳作不訓、皆古通用字。馴蓋馴之譌。（春秋文七年、穀公羊作訓。）

楚唐蔑。　唐蔑始見商子弱民、荀子議兵、呂氏春秋處方。（蔑同。）又作唐昧。（楚策、史秦紀、六國表、楚韓世家、風俗傳、昧蔑古通。各本譌昧。）又作唐明。（組節、亦曰唐子。（韓詩外傳四。）兵敗見殺。（並同上。）

衛成公。（侯公子。）　成侯始見荀子王制、韓子內儲上。聲公子始見衛世家。名速。（世家。）又作遫。（索隱。）又名不逝。（索隱引世本、又轉之云、穆公已名遫、不可成侯重名、世本是也。）立二十九年。（六國表、世家。）　案、世家言衛成十六年賤號曰侯、故荀、韓、史記、竹書皆稱成侯、此作成公、非也、下平公並非。

楚宣王。（熊王子。）　楚宣王始見六國表、楚世家、亦曰荊宣王。（楚策。）名良夫。（六國表。）又作熊良夫。（世家。）立三十年。（史記。）　案、世家云、成王無子、立其弟宣王、則此言子、誤。

魯康公。（共公子。依釋史本、各本注脫。）　魯康公、共公子。始見六國表、魯世家。名屯。（世家。）又作毛。（本書律曆志。）立九年。（並同上。）　案、毛字疑譌。太山屯莫如傳施讎易、而杜欽李尊儒林傳並作毛莫如、河別出爲屯氏河、而其後稱毛氏河、遂從毛州。（詳困學紀聞十二。）其誤政同。

魯景公。（康公子。）　魯景公、康公子。始見表及世家。名匽。（世家。）又作偃。（表及律曆志。）立二十九年。（並同上。）

唐尙。　唐尙惟見呂氏春秋士容。

楚威王。（宣王子。依釋史本、各本注脫。）　楚威王始見戰國齊、楚策、宣王子。始見楚世家。名熊商。（六國表、世家。）亦曰荊威王。（呂覽去宥。）亦曰郢威王。（表、紀。）立十一年。（史記。）葬壽春東、虜陵亢。（越絕二。）

衛平公。（成公子。）　衛平侯、成侯子。始見六國表、衛世家。立八年。（並同上。）

衛嗣君。（平公子。）　衛嗣君始見衛策。（荀子王制、韓子內儲上、韓詩外傳三、稱嗣公、非。呂氏春秋務本、論大審應、務大並作嗣君、史記同。）平侯子始見世家。即孝侯。（索隱引紀。）更貶號曰君。（世家。呂注以爲秦貶之。）立四十二年。（表及世家。）

魯平公。（景公子。）　魯平公始見孟子、景公子始見世家。名旅。（索隱引世本及律曆志。）又作叔。（世家。）立二十年。（律曆志、而表作十九。世家作二十二、並非。）

燕王噲。（三十八世。）　燕王噲始見燕策、易王子。（燕世家。）亦曰燕噲。（燕策、韓子難三、世家。）亦曰子噲。（齊策、孟子、韓難四。）亦曰君噲。（六國表。）立七年。齊伐燕、殺之。（史表、燕策。）

子之。　子之始見齊、魏、燕策、孟子、齊師殺之、醢其身。（竹書、而燕策及世家云、齊將燕子之亡、恐非。）　鑿宮脊曰、表例、亡國之君、篡弒之臣、皆在下下、此處燕噲、子之二人乃在第七等、即楚懷、靳尙亦當與鄭袖同等、而誤入第七、蓋此數行刊本差錯、並宜退下兩格。

楚懷王。（威王子。）　楚懷王始見楚策、威王子。始見楚世家。名槐。（六國表。）又作熊槐。（世家、而朱方勺泊宅編、姚寬西溪叢語、線泰誼楚文、則名熊相、宋歐陽脩六一居士集、並謂楚文、則名熊相、是頃襄、並非。）立三十年。（卒于秦。史記、而賈誼新書卷秋篇云、懷王遇秦克殺之西河。）葬陵亢。（越絕二。）

靳尙。　靳尙始見楚策、爲張儀所刺。（同上。）

魏昭王。（襄王子。）　魏昭王始見趙策、呂覽審應、襄王子。始見魏世家。（並當作遫。）名遫。（世家、范雎傳、索隱引世本。）又名彤。（唐書京兆王氏表、通志氏族略、四。）立十九年。（六國表、世家。）

魯愍公。（平公子。）　湣公始見穆世家、索隱引世本。（並同。）平公子始見世家。湣又作緡。（律曆志。）又作文公。（世家、六國表、並誤作文侯。）名賈。立二十三年。（並同上。）

楚頃襄王。（懷王子。）　頃襄王始見秦策、懷王子。始見齊、楚策。名橫。亦曰襄王。（楚策、楚世家。）亦曰傾王。（晉世家。）亦曰傾襄。

衛懷君。（嗣君子。）　衛懷君、嗣君子。始見六國表、衛世家。立三十一年。（魏因殺之、世家、而表作三十年、誤。）

齊襄王。懷王子。　襄王、閔王子。始見齊策。名法章。立十九年。六國表、田完世家。

燕惠王。四十世。昭王子。　燕惠王始見燕策。昭王子始見燕世家。立七年。六國表、世家。爲燕將成安君公孫操所弒。通世家。

韓釐王。襄王子。　韓釐王、襄王子。始見六國表、韓世家。卽公子咎。亦曰韓咎。亦曰鄭王。韓策。立二十三年。史記。

魏安釐王。昭王子。　魏安釐王始見趙策。昭王子始見魏世家。名圉。索隱引世本。立三十四年。六國表、世家。

燕武成王。襄王子。　燕武成王始見六國表、世家。立十四年。同上。　案。表例燕以世數。此似缺四十一世四字。又武成爲惠子。史無明文。表蓋別有所據。

趙孝成王。惠文王子。　趙孝成王始見荀子議兵。惠文王子始見趙世家。名丹。世家。立二十一年。六國表、世家。葬邯鄲西北二十里。一統志。

燕孝王。四十二世。武成王子。　燕孝王、武成王子。始見表及世家。立三年。同上。

李園。　李園始見楚策。趙人。同上。楚幽王盡滅其家。列女傳。　案。園當列九等。

魯頃公。爲楚所滅。　魯頃公爲楚所滅。始見六國表、魯世家。名讎。文公子。立二十四年。楚考烈王八年。封子莒。後五年滅之。遷卞邑爲家人。卒于柯。同上。頃亦作傾。

魏景湣王。安釐王子。　魏景湣王、安釐王子。始見六國表、魏世家。名增。世家。又名午。索隱引世本。立十五年。史記。

趙悼襄王。孝成王子。　趙悼襄王、孝成王子。始見六國表、趙世家。嗣武子世賢作卓滅王。名偃。立九年。同上。亦曰襄王。史樂毅傳。葬邯鄲西北二十里。一統志。

衛君角。爲秦所滅。　衛君角始見六國表、衛世家。立二十一年。秦二世廢爲庶人。同上。列國齊燕後滅。

董翳。　董翳始見史始皇紀。又作翳。三輔黃圖。董狐之裔。唐表並氏世系。立爲翟王。史項羽、高祖紀、月表。白到汜水上。項高紀。

司馬欣。　司馬欣始見始皇紀。黃圖作昕。立爲塞王。項羽紀、月表。到汜水上。桑頃樑陽市。項、高紀。蓋在耀州富平縣西二十五里。寰宇記。三十一。　案。雍、塞、翟號三秦。殺不列雍王章邯。何也。

漢書人表考卷八

下中

朱。堯子。　朱胤子。始見書堯典。卽丹朱。尚書。又作絑。說文引虞書。朱名。孔傳。丹是國。孔疏。堯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丹淵爲諸侯。本書律厤志下。舜封爲房邑侯。廣韻注。禹封之唐。史五帝紀索隱引譙周。亦曰帝丹朱。山海經內南經。母女皇。史索隱正義引世紀。而路史後紀十一注以爲出世本帝系。漢書。子陵。廣韻注。　案。孔傳。胤國。子爵。疏言。古有胤國。求官而虞太子。以下悉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此說殊謬。五帝紀作嗣子丹朱。孟子趙注、呂氏春秋去私高注並稱丹朱胤嗣之子也。路史注以安國爲妄。又朱之葬。寰宇記五十五謂在相州永定縣東。與路史以爲在保定府淶都縣東門外。則山海經謂在若梧之陰非矣。

閎伯。

實沈。　二人始見左襄九、昭元。晉語四。閎又作遠。路史後紀十。高辛氏二子。伯曰閎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帝遷閎伯商丘。主辰。遷實沈大夏。主參。唐元。宋紹興十年。封閎伯爲商丘宣明王。宋史高宗紀。

女志。（紀有鬱氏女生禹。師古曰。鬱者所巾反。）　緜婆有莘氏子。謂之女志。生禹。始見大戴禮帝繫、史夏紀索隱引世本。志又作嬉。（廣韻注。）亦曰女嬉。（吳越春秋無余外傳。）亦曰女狄。（說苑脩文。附山圖。）是爲脩己。（史五帝紀索隱引禮緯、夏紀正義引世紀、御覽八十二引尚書帝命驗、宋書符瑞志、而御覽引孫綽鉤命決、沿夫論五德志、劉歆新論命祖作脩紀。）　案。山海大荒南經有緜婁士敬。當別一人。朱、均之母。皆列第三。志無失德。而誕生聖子。獨置之下中。何哉。

皮交。（蟜牛子。生舜。）　瞽始見書堯典、大禹謨。瞽瞍始見大禹謨。蟜牛產瞽叟。瞽叟產舜。始見帝繫。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釋名。瞽古鼓字。）　案。孔傳。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此說恐非。堯典瞽子。五帝紀作盲者子。故路史後紀十二稱天瞽。又呂氏春秋古樂言瞽叟爲堯作五絃之瑟。作十五絃。皆無目之驗。而瞍與瞽同義。似當作叟爲是。帝繫、五帝紀、世表、墨子非儒、呂古樂皆作叟。（本書律歷志下同。）此表變字。或以古文示意歟。

象。（舜弟。）　象始見堯典。舜弟始見孟子。瞽叟後妻子。（五帝紀。）封于有庳。（孟子。本書鄭陽傳作庳字。亦作鼻。）謂之鼻天子。（水經漯水注。）與丹朱稱朱、象。（荀子正論、鄭陽傳。）

商均。（舜子。）　商均、舜子。始見楚語上、孟子、五帝紀。女英所生。（禮檀弓上疏、史懷解引世紀。）封于商。（章注、竹書。）禹封于虞。（史懷解引譙周。）亦曰義鈞。（竹書。而山海海內經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鈞。）亦曰叔均。（山海大荒南經。）葬蒼梧九疑之陰。（大荒南經、水經湘水注。）一名章鈞。（金樓子。）

太康。（啓子。禹弟五人。號五觀。一本作兄弟。）　太康始見書五子之歌。啓子始見史夏紀。居斟鄩。（竹書。）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路史後紀十四引世紀、外紀、通志並從之。而竹書作四年。路史注。或作十二年。）葬陳州太康縣東南二里。（一統志。）　案。逸周書嘗麥之五子。楚語上、韓子說疑之五觀。即竹書啓季子武觀。（墨子非樂下。繫有武觀。）非五子之歌五人也。五人乃太康之子。雖無可據。自班氏謂以爲太康兄弟。僞孔傳襲之。潛夫五德志、章注楚語、水經巨洋水注仍其說。辨見史記志疑二。

羲和。（師古曰。即羲時觀日風往征之者也。）　羲和始見書胤征。（吳仁傑以爲即尚書評、尚書序。案也。）

逢門子。　逢門子始見本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廣韻門字注、通志氏族略三引作逢門子。）即逢蒙。（孟子、荀子富國、繁露。）又作逢蒙。（莊子山木。）又作逢門。（荀子王霸、正論、呂覽恃君、史秦策傳及集解引七略。而本書藝文志作逢門。荀子論注並音逢。）又作逢蒙。（呂覽具備。）亦曰逢須。（論衡儒增。）亦曰逢蒙子。（淮南厤道、面策傳集解。）亦曰逢門子。（別作逢蒙門子。）　案。逢字有舒容蒲蒙二音。即通借逢逢可見。又叶音房。唐以後始分別逢姓從夆。音薄江切。匡謬正俗、廣韻俱判爲兩字。然不盡從之。故石經左傳凡逢姓皆作逢。釋文無音。表中逢門子、逢公伯陵。（路史國名紀一以逢蒙爲逢伯陵之後。非。）　逢伯、逢大夫、逢丑父、逢澄並作逢。遇之逢。自宜讀如本字。蓬音。其通讀也。匡謬正俗謂逢姓音龐。無據。國語補音、宋孫奭孟子音義并廣韻注。于逢伯、逢蒙、逢丑父俱祇音薄江反。（廣韻作逢。）宋郭忠恕佩觿辨證、元李文仲字鑑均以從夆爲誤。蓋失之矣。又夷羿、逢門皆篡弒之賊。何以一在第八。一在第九。當從逢門九等。

豬。（師古曰。豬音評。）　豬始見左襄四。又作豬。（管夫五德志。）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處豷于戈。（杜注。豷、澆弟。戈、豷國。）后杼滅之。（襄四、哀元。）

伯封叔。　伯封始見左昭廿八。后羿取玄妻所生。實有家心。謂之封豕。羿滅之。（國語。）　案。叔字衍。

桀。（發子。是爲桀。）　桀始見湯誓。發子履癸。是爲桀。始見史夏紀、世表。（竹書癸一名桀。）長巨姣美。（荀子非相。）垂腴尺餘。（論衡語增。）筋力越勁。（荀子。）別觴仲鉤。索鐵歐金。（淮南主術。）自謂天父。（路史注引賢子。今本新書大政上作天子。似誤也。）亦曰夏桀。（詩長發。）亦曰夏癸。（論衡東京賦。）亦曰大犧。（呂氏春秋慎選篇。論衡注云。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然非也。論衡本淮南爲說。案。墨子魯問、韓子難勢上曰。夏之衰。有推侈、大說、殷之衰。有費仲、惡來。墨子明鬼曰。推侈、大說主別兒虎。湯書推侈、大說。則大犧是桀臣之名。路史後紀十四注以軍旅解之。亦非。）居斟尋。（楚辭天問、竹書王逸注。）在位三十一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五十一。路史作四十三。注謂減云五十二。減云五十三。減云十二。）湯放于南巢。（薛仲庚之說。）以乙卯日亡。（檀弓上注。）三年卒亭山。（竹書。）　案。此表及竹書單稱癸。甚是。史誤多加字。湯名曰履。豈有君臣同名之理乎。至索隱引世本桀生發及桀。恐非。左僖卅二杜注、呂氏春秋音初、當染、不侵高注俱不從世本也。又學林三言表桀在九等。今本皆列第八。當是轉寫之譌。

末嬉。（桀妃。）　末嬉始見呂覽愼大。本作妹喜。（曾說一。）又作末喜。（荀子解蔽、史外戚世家。）又作妹嬉。（楚辭天問。未爲妹之省。似宜從未。讀書作末。恐非。）亦曰妖喜。（路史後紀十四。）桀伐有施。有施人女焉。（晉語。）有施、喜姓之國。（章注。）　案。妹喜、妲己之亡國一也。奚獨喜居第八。當置九等。又天問云。桀伐蒙山。何所得。妹嬉何肆。湯何殛。王逸注。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考竹書。桀十四年伐岷山。（一作山民。）沈約云。桀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愛而無子。斲其名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乘其元妃妹喜于洛。路史後紀同。故管子輕重甲。釐女華者桀之所愛。韓子難四稱桀索岷山之女。呂覽言

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高注以編顯及美玉解之非。）路史國名紀六謂蒙山即岷山。然則妹喜出有施之國、非蒙山氏二女也。王逸誤、至說郭載河圖始開圖、孔甲見逢氏抱小女妹喜、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則妄矣。

干辛。（依楊注本、與困學紀聞十引裴同、各本干譌于。）干辛始見墨子所染、呂覽慎大、（辛與莘同、故裴兩見皆作莘、說苑雜言亦作莘、而困學紀聞引裴作辛也。抱朴子良規並作干莘。）又作羊辛。（呂氏春秋當染、知度、困學紀聞及路史後紀十四同、今本淮南書校本改羊爲干。）案、說苑俗本干譌干、猶于之譌也。路史國名紀六謂干即邘溝、辛封于邘、恐妄。

推侈。（依毛、馬本、各本推爲雅、困學紀聞引裴作推。）推侈始見晏子春秋諫上、賈誼新書連語、（路史後紀十四注引晏作推、移賈子一本雖侈、一本隘侯。）又作推哆、（墨子所染、明鬼、抱朴子良規。）又作侯侈、（韓子說疑。）又作惟多、（路史注引呂氏春秋、今本無。）又作推移、（御覽三百廿五引呂、俗本呂簡選篇缺推字、舉校本補、淮南主術亦作推移。）與崇侯虎並稱推、崇、（抱朴子崇教。）湯禽之。（墨、明鬼、呂簡選。）案、推惟雖雅、與侈哆移多、皆音形相近、所傳不同、侯蓋其僭也。惟隘侯二字恐譌、或以隘爲封國、無據。

葛伯。（師古曰、湯所征。）葛伯始見商書、孟子、黃帝後、姬姓。（路史後紀五、國名紀一。）

尹諧。（師古曰、湯所誅、見孔子家語。）尹諧始見荀子宥坐、湯誅之、（同上。）案、說苑指武湯誅蠲沐、未知即尹諧否、師古不引荀子、而稱班氏後之僞家語、殊爲失倫。干辛四人、蓋以費仲、飛廉、惡來、左彊之例、當在下下、（序中以干辛爲下愚。）乃列八等、誤也。

武乙。（庚子。）武乙、庚丁子、始見史殷紀、名瞿。（竹書、去亳、徙河北。殷紀、自河北遷沬。竹書、水經注九。）在位三十五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四年。）

慢神震死。（殷紀批裴。）

大丁。（武乙子。）太丁、武乙子、始見殷紀、名託、居殷、在位十三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三年。）案、大丁不應重見、此仍史誤。（後書光

（傳誤同。）竹書作文丁、是也。明程一枝史詮謂當作帝丁、亦非。

乙。（大丁子。）帝乙始見易泰卦、書酒誥、左文二、太丁子始見殷紀、名羨、（竹書、亦曰辛乙。外紀、通志。）在位九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三十七年。）案、帝乙易辭兩見、及書酒誥、多士、左文二、哀九、史殷紀、世表、從未有單稱乙者、（外紀依此作乙。）蓋班氏見史于

夏、殷諸王妄加帝號、表中皆削不書、因認帝乙亦是以號連名、遂去帝字、而不知帝乙乃其名也。（辨見史記志疑三、表九杜注云、立爲大子、故稱帝乙、亦非。）又書一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一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乙固殷之賢君、柰何置之下中等乎、蓋文二傳以帝乙與厲王類舉、猶上文緜、契並言、不過雜述以明不先祖父之義、班、馬似錯會其辭、故史云帝乙立、殷益衰、表仍誤耳。（杜注、帝乙不肖、尤誤。）

祭公。　祭公始見呂氏春秋骨初、（今本呂作蔡、古通。左僖四疏引作祭。）拘于漢中。（同上。）案、逸周書祭公解、穆王稱謀父爲祖祭公、注云、昭穆于穆王在昭列、然則溯漢之祭公、是謀父之父、周公之子、即始封之祭君也、表似重列。

羊舌肸。（師古曰、肸與由同。）辛餘靡始見呂音初、（古由、餘同音通用、竹書亦作餘。）蘇又作游、（史周紀正義引世紀、文選蜀都賦作遊。）長臂多力、（世紀、呂作長而多力。）侯于西翟爲長公、（音初。）亦曰辛伯。（竹書。）案、餘靡疑辛甲之後、翟教授曰、祭公既與昭王俱拘漢水、餘靡且有振王之功、表以二人同置八等、何耶。

魯幽公。（煬公子。）魯幽公始見史世表、煬公子始見魯世家、名宰。（世家、本書律厤志、竹書。）又名圍。（世家索隱引世本。）立十四年見弒。（世家。）

齊哀公。（獻公子。）哀公始見詩雞鳴及證序、公羊莊四、癸公子始見史齊世家、名不辰。（世家、而索隱引世本作不臣、誤。）又名鼎。

密康公。　密康公始見周語上、姬姓、襲內國。（韋注、杜釋例盟會圖疏、通志氏族略二以爲蔡侯、非。）共王滅之。（周語、而釋例以爲宣王、非。）墓在涇州靈臺。（氏族略。）

懿王堅。（稱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想刺之詩始作也。）懿王始見史周紀、世表、名堅、始見索隱引世本及陛表。（紀作囏、外紀、通志從之。）詩人作刺始見紀、表、在位二十五年。（竹書、而外紀、通志引皇甫謐作二十年。）年五十。（皇甫謐。）案、懿王爲共王子、此云穆王、誤也。紀、表謂懿王時周衰、詩人作刺、不言何詩、本書匈奴傳以采薇爲懿王時詩、豈謂是歟。

孝王辟方。（共王弟、師古曰、辟音壁。）孝王辟方、共王弟、始見周紀、（世表作孝王方、懿王弟、非也。然與十六世厲同名、不可解。）在位九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十五。）年六十五。

夷王燮。（懿王子、師古曰、燮音蹀。）夷王始見禮郊特牲、左昭廿六、懿王子始見周紀、在位八年。（竹書、而紀正義引世紀云十六年、外紀、通志云十五、或云六十。

年六十。外紀、通志。墓在彭州九陵縣。寰宇記七十三。又云在崇陽縣四北二十里。然夷王何以都蜀。恐不可信。　案。禮疏引世本、紀、表、世族譜、竹書皆言夷王弒之。桓二。

名燮。此爲作摺。蓋以音近而譌。　潘父。　潘父惟見桓二。孝侯誅之。晉世家、竹書。

齊武公。獻公子。依釋史本。各本獻譌獻。　齊武公、獻公子。始見史十二侯表、齊世家。名壽。立二十六年。同上。

曹桓公。經公子。　曹桓公始見春秋桓十經傳。繆公子始見曹世家。名終生。春秋。又作終湦。世家集解。立五十五年。侯表、世家。

杞題公。東樓子。　杞題公始見史杞世家。　案。世家。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經遺其名。表無西樓。而以題爲東樓子。誤也。且前後僅列七君。亦所不解。因考春秋。杞侯。桓二。杞伯。莊廿七。杞子。僖廿三、廿七、廿九。與始封公爵異。遷滑于。遷緣陵。見隱四注。與始封之杞又異。世家。自周初至厲王流放二百八十餘年。惟東、西樓、題公、謀娶公四君。其可信乎。蓋杞國微弱。滑之夏辯。事多闕脫。無能詳知耳。

蔡戴侯。共侯子。依釋史本。各本譌共公。　蔡戴侯、共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立十年。同上。

曹幽伯。夷伯子。　曹幽伯始見侯表、曹世家。詩曹風疏引世家作幽。非。名彊。詩上。毛本侯表及竹書作疆。毛本世家及詩疏作彊。立九年見殺。同上。　案。史作夷伯弟。此言子。似誤。

鄭莊公。武公子。　鄭莊公始見詩將仲子諸序、左隱元、春秋桓十一。名寤生。始見隱元、桓十一。武公子始見鄭世家。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所生。隱元。亦單稱莊。周語中。立四十三年。侯表、世家。

陳幽公。桓公子。　陳幽公始見詩宛丘、東門之枌序。愼公子始見陳世家。名溺。立二十三年。侯表、世家。

五年。史記。

蔡宣侯。戴侯子。　蔡宣侯、戴侯子。始見侯表、世家。名考父。春秋隱八。又作指父。史記一本侯表作指。論。又作指論。恐譌。亦曰宣公。春秋。立三十

齊厲公。武公子。　齊厲公、武公子。始見侯表、齊世家。名無忌。立九年。以暴虐見殺。同上。

曹桓公。經公子。　曹桓公始見春秋桓十經傳。繆公子始見曹世家。名終生。春秋。又作終湦。世家集解。立五十五年。侯表、世家。

魯懿公。武公子。　魯懿公、武公子。始見周語上、魯世家。名戲。九年見殺。周語、侯表、世家。又名被。本書律曆志。

鄭厲公。莊公子。　鄭厲公始見左隱元、莊十六。潛夫論氏姓作莊叔。亦曰鄭叔。後漢馬融傳。亦單稱叔。詩將仲子序、叔于田二篇。亦單稱段。春秋隱元經傳。墓在衛州共城縣。寰宇記五十六。

叔術。　叔術惟見公羊昭卅一。邾顏之弟。何注。

曹惠伯。獻伯子。　曹惠伯、戴伯子。始見世家。名雉。侯表。其稱惠公伯雉。哲公字。又名兕。世家。又或名弟。或名弟兕。世家集解。立三十六年。史記。

蔡戴侯。共侯子。依釋史本。各本譌共公。　蔡戴侯、共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立十年。同上。

鄭莊公。武公子。　鄭莊公始見詩將仲子諸序、左隱元、春秋桓十一。名寤生。始見隱元、桓十一。武公子始見鄭世家。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所生。隱元。亦單稱莊。周語中。立四十三年。侯表、世家。

叔段。　叔段始見楚語上。莊公弟。三傳隱元。亦曰大叔。亦曰大叔段。亦曰共叔段。亦曰京城大叔。左隱元。亦曰共叔。

盱。　盱惟見公羊昭卅一。又作盱。釋文。　案。釋文言盱邾顏子。是傳云叔術以顏夫人爲妻。有子。謂之盱。非也。

曹戴伯。幽伯子。　曹戴伯始見侯表、世家。名蘇。世家、竹書。又作鮮。侯表。立三十年。史記。　案。史以戴爲幽弟。此言子。似誤。

宰咺。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宰咺惟見春秋隱元經傳。

晉昭侯。文侯子。　晉昭侯始見左桓二。文侯子始見晉世家。名伯。世家。亦曰昭公。詩揚之水諸序。立七年。世家。而侯表、世族譜疏已辨之。譌作六年。　潘父。

宋殤公。宣公子。　宋殤公、宣公子。始見左隱三。名與夷。隱三、春秋桓一。立十年。爲華督所弒。桓二。

華督。　華督氏始見左桓二。亦曰華父督。桓元。亦曰宋督。春秋桓二經傳。亦曰太宰督。左桓二、莊十二。戴公孫好父說之子。左隱八、桓二疏引世本。而殷說注、通志氏族略三作考父。南宮萬殺之。莊十二。　案。廣韻通志謂考父食采于華。因以爲氏。而隱八疏謂華父是督

之字。未知孰是。督乃弒君之賊。當置下下。

蔡哀侯。桓侯弟。　蔡哀侯始見左莊十。桓侯弟始見蔡世家。名獻舞。春秋莊十。穀梁作武。古通。爲楚文王所虜。留九歲。死于楚。凡立二十年。侯表、世家。　案。杜注以哀侯卽桓十七之蔡季。公羊何注云。桓侯無子。季賢而當立。桓侯欲立獻舞。故季辟之陳。則杜誤合爲一人也。

晉哀侯。靖侯子。　哀侯始見左隱五。晉語一。鄂侯生哀侯。始見左桓二。亦曰翼侯。桓三。名光。侯表、世家。立九年。世家。而表謂八年。曲沃武公獲而殺之。桓三、晉語。

晉小子侯。哀侯子。　晉小子侯始見左桓七。哀侯子始見世家。立四年。世家。而侯表作三年。誤。曲沃武公誘殺之。桓七。葬平陽翼城縣東十五里。一統志。

秦出公曇。　秦出公始見侯表。又作出子。憲公生出子。母魯姬子。正義引譜公母。解。生五歲立。獻國六年。居西陵。三父等賊殺之。葬衙。秦紀、秦記。　案。憲公史作寧公。徐廣云。一作曇。並憲字之譌。表當有憲公子三小字。傳寫脫誤。以曇爲憲。又作大字。遂若出公名曇矣。

鄭厲公突。厲公子。　鄭厲公、莊公子。始見左桓十一。周語上。名突。始見春秋桓十五。亦曰公子突。左隱九。母宋雍姞。桓十一。立四歲出。復入立七歲。侯表、世家。　案。隱五傳鄭有曇伯、子元。稱曰二公子。杜以子元爲別一公子。故世族譜在雜人。春秋分記謂曇伯、子元皆莊公子。厲公弟。而顧氏杜解補正據昭十一年莊公城櫟寘子元之文。疑子元卽厲公字。顧說似勝。

夫人哀姜。　夫人哀姜始見春秋莊廿四經傳。魯語上。齊人殺之。左閔二、僖元。

周公黑肩。　周公黑肩始見左桓五。卽周桓公。隱二、閔六。周、召者。岐陽地名。文王分爲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武王定天下。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詩二南譜。春秋時。別于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詩譜疏。黑肩爲莊王所殺。桓十八。　案。竹書。周定公立宣王。與召穆公同時。黑肩其後也。連稱。

管至父。　二人惟並見左莊八。雍廩殺之。史齊紀。

雍人廩。　雍廩始見莊八。廩廩同。雍又作雝。楚語上注、水經濟水注。廩又作林。史齊世家。音相近。渠丘大夫。世家。始解賈逵。所謂齊渠丘賈殺無知者也。左莊十一。雍門。　案。人字衍。因史言雍林人而誤。又史以雍林爲邑名。亦非。

鮮里乙。　付里乙始見荀子宥坐。又作符里。說苑貴德。又作史附里。說苑指武。又作付乙。家語始誅。管仲誅之。並同上。

宋愍公捷。厲公子。　閔公捷始見春秋莊十二經傳。莊公子始見宋世家。閔又作湣。侯表、世家。並與愍同。又作敏。中論法象。捷又作接。公羊莊十二。立十年。侯表、世家。誤作十一年。爲南宮萬所弒。春秋。故公羊云。博閔公絕其脰。而世家云。因博爭行以扇殺之。

南宮萬。　南宮萬始見左莊十二。亦曰南宮長萬。莊十一。亦曰宋萬。春秋莊十二經傳。有力。史宋世家。宋人醢之。莊十二。　弟履緄曰。疑長是其字。

子游。　子游始見莊十二。亦曰公子游。宋世家。不知何公之子。左疏。宋萬立爲君。踰月見殺。左、史。

猛獲。　猛獲始見莊十二。萬之黨。杜注。宋人醢之。莊十二。　案。通志氏族略五作孟獲。古字通用。故昭廿二賓孟。此表作賓猛也。

南宮牛。　南宮牛始見莊十二。萬之子。杜注。世家作萬弟。爲宋所殺。莊十二。　案。南宮父子及猛獲皆弒逆大惡。何以居第八。當退入下下等。

鄭子嬰齊。子產弟。侯毛、馬本。各本弟誤子。　鄭子始見左桓十八。楚語上。子嬰弟。始見侯表、鄭世家。亦曰子儀。在位十四年。傳瑕殺之。莊十四。　案。子儀表作鄭子嬰。世家作公子嬰。此又作嬰齊。豈別有所見耶。

傳瑕。　傳瑕始見左莊十四。又作甫瑕。鄭世家。又作市假。世家。鄭厲公殺之。莊十四。

晉愍侯。哀侯弟。　晉侯緡、哀侯弟。始見左桓八。史侯表、晉世家。又作湣。侯表。立二十六年。曲沃武公滅之。侯表、世家。並誤。作二十八年。　案。緡湣閔愍四字古通。緡實其名。非湣愍也。國滅故無謚。

曲沃武公。厲公子。　曲沃武公始見左桓三。莊伯子。始見侯表、晉世家。此稱公誤。名稱。史記、竹書。亦曰山沃伯。桓七、莊十六。亦曰

晉武公。詩無衣、杕杜序、莊十六。亦曰武公稱。史記、竹書。滅晉。周益王命爲晉侯。莊十六、史記、竹書。前卽位而沃三十八年。代晉二歲。通四十年卒。史記。然立年多誤。今校正。

王子頹。王子頹始見左莊十九。本作頹。周語上中。亦曰子頹。同上。莊王妾王姚之子。惠王叔父。莊十九及疏、杜注。世族譜以王姚爲莊王后。弄出。奸位二年見殺。左、出。國。

鄭國。

邊柏。鄭國、邊柏始見左莊十六、十九、周語上。鄭國亦曰子國。並爲虢叔、鄭伯所殺。莊廿一、周語。

楚杜敖。文王子。師古曰。卽堵敖。杜敖、文王子。始見楚世家。卽堵敖。母息嬀。左莊十四。名熊囏。世家。而僖廿四作顯。徐廣作勳。堵杜聲相近。又作壯。又作莊。史索隱。壯莊古通。故宋隱莊音側狀反。然恐誤。立三年。爲弟成王所弒。史記。然誤。作立五年。今校正。

陳太子御寇。太子御寇始見春秋莊廿二經傳。經作公子。又作禦。公穀、陳世家。宣公子。世家。公殺之。經同上。

魯公子牙。公子牙始見春秋莊卅二、公羊莊廿七。卽僖叔。亦曰叔牙。是爲叔孫氏。叔死。左莊廿二。

圉人犖。圉人犖始見左莊卅二。又作舉。雜語下。圉人犖爲者。章、杜注。有力。莊卅二。亦曰扈犖。抱朴子成證。亦曰僕人鄧扈樂。扈父誅之。公羊閔元。案。犖樂音近舉。疑誤。鄧蓋其氏。扈卽圉人。故公羊宜十二注養馬者曰扈。

公子慶父。慶父始見左莊卅二、齊語。公子慶父始見春秋莊二。亦曰仲慶父。莊八。亦曰共仲。莊卅二、閔二。亦曰仲父。穀梁莊二。亦曰孟氏。文十五。縊死。閔二。案。慶父其名。共其謚。仲其字。孟氏、叔孫氏、季氏謂之三桓。見左定六、論語。公羊以三桓爲莊公母弟。史魯世家從之。草昭亦云。慶父、莊公之弟。而杜注云。慶父、莊公庶兄。叔牙、慶父同母弟。季友、莊公母弟。杜說較長。蓋本于世本。是以莊二、文十五疏曰。慶父庶長而字仲。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故經書仲孫。時人因其庶長。故傳稱孟孫。雖強同于適。實是庶長也。慶父弒二君。通哀姜。犖、騎爲其所使。賊殷戕閔。皆當貶下下。

卜齮。師古曰。齮音蟻。卜齮惟見左閔二。

衛懿公。惠公子。衛懿公始見詩載馳序、左閔二。惠公子始見衛世界名。赤。侯表、世家。亦曰哀公。論衡儒增。立九年。史記。爲

狄所滅。閔二。食其肉。獨捨肝。呂氏春秋忠廉、論詩外傳七、淮南道應、新序八、論衡儒增、水經濟水注。

晉獻公。武公子。晉獻公始見詩葛生、采苓、汾陽序、檀弓上、左莊廿三、公、穀僖二、晉語一。武公子始見侯表、晉世家。名佹諸。左僖九春秋、公、穀、史作詭。亦曰晉獻。楚辭東方朔七諫、抱朴子君道。亦稱爲王。莊子齊物論。立二十六年。史記。葬絳縣東槐泉村。一統志。寰宇記百廿八云。冢在汾州定潞縣東去圖頭冢十步。

優施。優施始見晉語一。又作狐優施。曹子興疑。優俳也。施其名。章注。蓋晉其氏。

梁五。

東關五。二人始見左莊廿八。姓梁。名五。在關隘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杜注。驪姬施讒。賂二五。晉語。晉人謂之二五耦。莊廿八。

虞公。爲晉所滅。大王後。虞公始見左僖二、春秋僖五。大王後。爲晉所滅。始見左僖五。案。此虞公。釋史謂卽前所列桓十年虞公之重出。蓋以求劍求玉之人。斷無不貪璧馬者。然相距四十餘年。未必是一君。

虢公。爲晉所滅。王季後。虢公始見左莊廿七。王季後。爲晉所滅。始見僖五。名醜。同上。非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晉世家集解引皇覽。案。釋史謂此卽前所列虢叔之重出。考虢叔見莊二十、廿一。亦稱虢公。疑虢公林父之子。說在中中。闕後四稱虢公。莊廿七、三十、世二、僖二。至僖五年。皆虢公醜。周語上、晉語二以莊卅二年之虢公卽虢公醜。疑醜是林父之孫。故表所列之。

鄭子華。鄭子華始見春秋僖七經傳。經書侵子。傳曰大子。文公報鄭子之妃陳嬀所生。左宣三。鄭殺之南里。僖十六、宣三。

曹共公。頃公子。曹共公始見詩候人、下泉序、左僖廿三、春秋文元、晉語四。昭公子始見曹世家。名襄。僖八、文九經。立三十五年。侯表、世家。

惠后。惠后始見左莊十八、周語上。卽陳嬀。同上。惠王之后。章注。案。史周紀、侯表、匈奴傳並言襄王母早死。惠后爲後母。本書匈奴傳同。牽昭從之。然據僖廿四傳。襄王、叔帶俱惠后所生。孔疏辨其非矣。

梁伯。梁伯始見左僖十八。梁伯左桓九始見。僖十七又追敘六年梁伯娶嬀公孫。蓋是此梁伯之先。嬴姓之國。伯爵。晉語二注。周平王封秦仲少子康爲

梁伯。（廣韻注、通志氏族略二、路史後紀七。）秦取之。梁亡。（僖十八、十九、經傳。）魚爛而亡也。（公羊僖十九。）

晉懷公。（惠公子。）懷公始見左僖廿三、周語上、晉語三。惠公子始見僖廿七。母梁嬴。（同上。）名圉。（僖十五、十七、廿二、晉語。）亦曰子圉。（僖十七、晉人殺子高梁。僖廿四、周語、晉語三、四。）

衛成公。（文公子。）衛成公始見禮祭統。左僖卅一、周語中。文公子始見衛世家、名鄭。（春秋僖廿八、廿、宣九。）亦曰衛子。（僖廿五經。）邊于帝丘。（僖廿一經傳。）立三十五年。（侯表、世家。）

曹共公。（昭公子。）釋史曰重出。

齊公子無詭。（師古曰、左氏作無虧。）公子無詭始見齊世家。本作無虧。（左閔二、僖十七。）齊桓公內嬖衛共姬所生。亦曰武孟。（僖十七。）立三月。齊人殺之。無證。（僖十八、世家。）

齊昭公。（孝公弟。侯表、史本、各本弟誤子。）昭公始見僖十七。孝公弟始見侯表、世家。名潘。（春秋文十四。）亦曰齊潘。（左定四。）母葛嬴。（僖十七。）立二十年。（侯表、世家誤作十九。）案、孝公名昭。則潘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證。日知錄四嘗疑其誤。

邴歜。（師古曰、歜音觸。）

閼職。二人始見左文十八、楚語下。邴又作丙。（齊世家、索隱注內姓。）歜又作鄒。（齊世家、索隱、樂毅。）又作戎。（世家、水經濟水注。）閼又作庸。（世家、穀梁。）職又作織。（說苑復恩。）案、丙爲邴之省。戎乃歜異文。（索隱謂歜御戎事非。）職織以音同通借。錢宮詹史記考異曰、庸閼聲相近。書無若火始燄燄。漢書作庸庸。（見梅福傳、索隱以韓厥解之非。）

趙穿。（依釋史本、各本增曹字。）趙穿始見左文十二、春秋、宣元、晉語五。趙夙庶孫。是趙盾從父昆弟之子。別爲郇邬氏。（文十二、宣三注疏。其父不著。別封郇邬見定十三注疏。）謚武子。（韋注。）案、晉語注、穿、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夙乃衰兄。盾與穿不得爲昆弟。蓋因晉世家稱盾昆弟穿而誤。又郭延年史通評釋云、晉鑑公居九。而趙穿第八。則臣可弒君矣。

鄭靈公。（穆公子。）鄭靈公始見左宣四。繆公子始見鄭世家。名夷。（左文十七、春秋宣四。）字子蠆。（成二。）亦曰子貉。穆公少妃姚

子所生。（昭廿八。）元年。（侯表、世家。）子家、子公弒之。（宣四。）謚幽公。改謚曰靈。（宣十。）

公子歸生。公子歸生始見左文二、春秋宣二。字子家。（文十三、十七、宣四及十。）

子公。子公惟見左宣四。卽公子宋。（同上。）案、二公子當入下下等。

晉先縠。先縠始見左宣十二、春秋宣十三。又作彀。（穀梁經、說文、左釋文。）先軫之子。（晉世家。而高氏春秋姓名考云。先且居子。顧氏大事表云。疑先克子。皆無據。難信。）食采于彘。其上世食原。（宣十三疏。）故亦曰原縠。亦曰彘子。（宣十二。）晉殺之。（宣十三經傳、而世家謂奔狄非。）案、杜注及世族譜以先縠爲彘季。劉炫規之。孔疏謂杜若別有所據。劉規杜非也。考成十八。彘季是隨會之子士魴。不得爲一人。炫說是。

楚子越。楚子越始見左文九。名椒。（文九經傳。或作萩。或作萩。見穀梁經及左穀釋文。）是爲鬬椒。（左宣二。）字伯棼。（宣四。亦作伯賁。見漢廿六。）令尹子文弟子良所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滅若敖氏。（宣四。）

殽陽豎。殽陽豎始見左成十六、楚語上。子反之內豎。（韋、杜注。）又作陽穀。（史晉、楚世家、鹽鐵、淮南子人間。）

鄭公子班。鄭公子班始見左成十。又作般。（成十三釋文。）字子如。（成十及十三。）成公子。（杜缺分組。）子駟殺之。（成十三。）

曹成公負芻。（宣公弟。）曹成公負芻始見左成十三、春秋襄十八、十九。立二十三年。（史侯表、晉世家。）案、此依世家以負芻爲宣公弟。而杜注謂宣公庶子。似宜從杜。

屠顏賈。（師古曰、卽屠岸賈也。音工下反。）屠岸賈始見史趙世家、說苑復恩、新序節士。亦曰岸賈。（世家索隱、蓮贊。）案、通志氏族略五複姓有屠岸氏。晉語二。大夫屠岸夷。蓋其先也。顏岸一聲之轉。故通用。史河渠書商顏。卽商岸。集解服虔曰、顏音岸。（今本誤作音屠。日知錄廿七辨之。）

宋蕩子。案、此成十五年左傳宋蕩澤子山也。經書大夫山。各本脫去山字。史宋世家作唐山。蕩意諸之弟。蕩虺子。見文十六、成十五傳及注疏。或曰襄六年子蕩樂。僭疑此人。

晉厲公。（景公子。）晉厲公始見左成十六。景公子始見成十。名州蒲。（成十傳、十八經。）又作壽曼。（史侯表、晉世家。）又作州滿。（成十疏及釋文。）亦曰晉厲。（呂氏春秋樂成、淮南子氾論。）立八年見弒。葬翫東門外。（成十八經傳、一統志云。葬平陽翼城縣東南十六里。）案、蒲當作滿。書傳中多互譌。史通五行志雜駁篇以蒲爲誤。州壽字通。曼滿音近。非有二名也。

宋魚石。　宋魚石始見春秋成十五經傳。公子目夷之曾孫。杜注。　案文七傳。目夷子爲公孫友。友之子不著。高氏姓名考謂魚石是友子。不知何據。

慶克。　慶克始見左成十七。慶封父。杜注。桓公子公子無鉤之子。亦曰慶父。通志氏族略三。國佐殺之。成十七。國佐。　案國佐卽前所列之賓媚人。不應重出。此與慶克。並必慶佐之譌也。佐、慶克子。慶封弟。見左成十八。襄廿一。

楚公子申。　楚公子申始見左成六、春秋襄二。楚殺之。襄二。

公子壬夫。　公子壬夫始見春秋襄元。匡謬正俗謂當作王夫。卽右尹子辛。左成十六。穆王子。春秋分記。亦曰楚子辛。成十八、襄元、二、三。亦曰令尹子辛。楚殺之。襄五。經傳。

鄭簡公。成公子。　鄭簡公始見左襄七、春秋襄八。成公子始見史鄭世家。名髡頑。左成十及十七、春秋襄七。又作髡原。公、穀襄七、釋文音柏廷。髡又作郡。又作輒。穀梁釋文。又作惲。後漢、儒林。立五年。同上。子駟殺之。襄七。

子駟、　子駟始見左成十。鄭穆公子。楚語上韋注。成十杜注。名騑。左襄八。又作斐。公穀襄十。是爲公子騑。襄九傳。襄十經。謚武子。杜世族譜。亦曰駟騑。楚語。鬻殺之。襄十、

孫蒯。　孫蒯始見左襄十。林父之子。杜注。

朱庶其。　邾庶其始見春秋襄廿一經傳。又作邾庶其。公羊。又作邾庶期。本書地理志山陽南平陽。孟康注。其期古通。故失於期亦作失於其也。案朱當作邾。廣韻注、通志氏族略三謂邾後爲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

鄭尉止。　尉止始見左襄十。子產攻而殺之。同上。　案水經渠水注引陳留風俗傳云。尉氏鄭東部獄官名。鄭大夫尉氏之邑。本書地理志陳留尉氏注。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蓋地以官得名。尉止食采于此。遂以邑爲氏。其官、周亦有之。故襄廿一繫盈曰。將歸死尉氏。猶齊因諸者然。見公羊。昭廿一、

衛甯喜。　衛甯喜始見左襄廿五、春秋襄廿六。謚悼子。左襄二、十、廿六。甯俞子成子。相。左成二、杜世族譜。相之後惠子殖。成十四、襄十四、十六、二十經傳。殖子喜。襄廿。亦曰甯子。襄廿五、廿七。獻公使公孫免餘攻殺之。襄廿七經傳。

巢牛臣。　巢牛臣始見襄廿五。

宋伊戾。　伊戾始見襄廿六。寺人惠牆伊戾。爲宋太子內師。平公烹之。同上。惠牆氏。伊戾名。杜注。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爲氏。伊戾爲名也。孔疏。

吳餘祭。　壽夢子。師古曰。祭音側介反。○依釋史本。各本注脫。　吳餘祭始見春秋襄廿九經傳。壽夢子。始見吳世家。亦曰何餘。襄廿八杜注以爲夷末。索隱以爲別一人。並非。疏別服虔謂是餘祭夷末。亦曰戴吳。襄廿一。立四年。春秋襄廿九、十七年。閽以刀弑之。襄廿九。

景王貴。　靈王子。　景王始見左昭十一、周語下。名貴。靈王子。始見史周紀。世族譜名。遺愍謚。太子晉之弟。韋注。在位二十五年。侯表紀譜作二十年。以心疾崩。昭廿二。葬洛陽太倉中。續郡國志注、水經洛水、酈水注。或言在河南三王陵。亦見洛水注。

魯昭公稠。　襄公子。師古曰。稠音直流反。○依釋史本。各本脫注。　昭公始見論語、禮曾子問、左襄卅一、春秋定元。襄公子始見魯世家。名裯。左成十及十七、春秋襄七。又作髦。公、穀襄七、疏音齊歸。立年十九。同上。亦曰裯父。昭廿五。亦曰魯昭。本書五行志中下。二十五年。孫于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春秋。　案昭公之名。襄三十一、昭廿五作裯。魯世家、石經釋文同。而世家索隱引世本、史裴此及本書律厤志作稠。集解徐廣又謂一作袑。三字音形相近。似當從左。

晉昭公夷。平公子。　晉昭公夷始見春秋昭十六。平公子始見史晉世家。立六年。侯表、世家。

燕惠公。二十五世。　燕惠公始見史侯表、燕世家。立九年。侯表疑立七年卒。說見史記志疑八。

陳公子招。　陳公子招始見春秋昭元經傳。又作昭。又作苕。史陳、蔡世家索隱。亦曰子招。昭元。亦曰司徒招。左昭八、哀公弟。昭八經傳。

周儋桓伯。　儋桓伯惟見左昭九。　案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五以儋爲周族卿之采。莊十九年儋父。蓋桓伯之先也。而簡王子、靈王弟曰儋季。其子儋括。後有儋翩。見襄卅六、定七。春秋分記以翩爲括子。儋翩恐不可爲一。

魯南蒯。　南蒯始見左昭十二。南氏。昭十三。南遺爲費宰。襄七。遺之子蒯。杜注。

莒子庚輿。　庚輿始見左昭十四。本作輿。莒子庚輿始見昭廿三經傳。謚共公。昭十九。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于莒。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杜世族譜。茲丕見宿廿六。茲丕公

後爲紀公庶其。紀公生季佗。文十八經傳分記云季佗謚厲公。季佗後爲渠丘公。朱。成八及十三經傳。或謂朱即季佗弟。朱後爲黎比公買朱鉏密州。襄十六、世一經傳。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展輿弒黎比公而立。出奔吳。去疾立。襄廿一、昭元經傳。是爲著丘公。昭四及十四。著丘公之弟庚輿。昭十四。案莒爲少昊後。與鄭語陸終後曹姓之莒別。但文七傳云。穆伯娶于莒。戴己、聲己。八年傳云。穆伯弒莒從己氏。隱二疏引世本云。莒紀姓。紀與己同。穀梁昭十四注云。莒、己姓東夷。卽杜昭十七注亦云。少昊氏己姓之祖。獨謂依史秦紀謂嬴姓。豈周初賜姓嬴。其後改姓己歟。路史後紀七云。紀公復己姓。至得襄公之母娟氏。杞女也。而公羊作弋氏。以爲莒女。殊不可信。

晉頃公。昭公子。晉頃公始見春秋昭卅經傳、晉語九。昭公子始見史晉世家。名去疾。春秋史表作獳疾。立十四年。史記。宋元公佐。平公子。宋元公始見左昭廿、春秋昭廿六。名佐。始見襄廿六、昭四經傳。平公子始見襄廿六。母宋內司徒女。名棄。生佐。惡而婉。襄廿六。亦曰宋元君。莊子田子方。亦曰宋元王。呂覽君守、史稱旅傳。立十五年。史侯表、宋世家。

蔡平侯。哀侯子。蔡平侯、昉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名廬。春秋昭十三、三十經傳。釋文本作盧。古字通。侯表徐廣一作虛。則謂也。亦曰蔡平公。昭廿一經傳。徙新蔡。本書地理志注南新蔡注。而世家集解要錄下蔡誤。立九年。史記。案昭十一、十三傳平侯。乃懷太子有之子。蔡侯之孫。昉侯之曾孫。此仍史誤。

樊頃子。樊頃子始見左昭廿二。釋文頃或作紅、非。卽樊齊。昭廿三。案仲山甫封于樊。莊卅年有樊仲皮。頃子其後也。

司徒醜。司徒醜惟見昭廿二。

子朝。子朝始見昭廿二。卽王子朝。釋上、又春秋昭廿六。王古朝字。本書五行志上師古注。通志氏族略四作晁。景王長庶子。史周紀集解引賈逵。昭廿二杜注。楚之出也。五行志。稱爲西王。昭廿三。葬南陽西鄂縣西。史集解、續郡國志注引皇覽。

賓猛。師古曰。卽賓孟也。賓孟始見昭廿二、周語下。孟孟古通。說見前。卽賓起。昭廿二。賓滑之子。春秋分記。滑見昭九。劉蠻殺之。昭廿二。

蔡悼侯。靈侯孫。蔡悼侯、靈侯孫。始見史侯表、蔡世家。名東國。春秋昭廿一、廿三經傳。亦單稱東。襄廿一。立二年。卒于楚。春秋史談作三年卒。

梁丘據。梁丘據始見左昭二十。梁丘複姓。廣韻注。據又作處。同晉語。禮投壺。釋文。字子猶。昭二十、廿六。又作子將。史魯世家。

曹悼公。平公子。依梁史本。各本譌悼爲桓。曹悼公始見春秋昭廿八。平公子始見史曹世家。名午。昭廿七經。立九年。死于宋。侯表、世家。

南宮極。南宮極始見左昭廿三。殫死。國上。

頓子。頓始見左僖廿二。頓子始見春秋僖廿五。姬姓。本書地理志汝南新蔡注。案僖廿五、哀頓子。後直至始四、五兩年三書頓子。廿三年書吳敗頓、胡、沈七國之師于雞父。此列在昭公時。又與胡、沈二君並。必指雞父戰敗之頓子也。

胡子髡。胡子髡惟見春秋昭廿三經傳。師敗而滅。國上。杜注云。國存君死曰滅。案胡子初見襄廿八傳。至昭四年兩見。至是滅。未知是一人否。但胡有二國。韓子說難云。鄭武公滅胡。稱胡爲兄弟之國。姬姓也。昭卅一傳言胡女敬歸。歸姓也。此胡蓋歸姓之國。史韓非傳正義以鄭滅者爲歸姓。路史國名紀五以楚滅者爲姬姓。並非。

沈子逘。沈子逘惟見昭廿三。爲吳所滅。國上。逘又作盩。穀梁。又作楚。公羊。沈國。姬姓。汝南下。案沈始見文三經傳。成八年傳有沈子揖。至襄廿八傳沈子朝。當卽是逘。昭四、五兩年三見。廿三年滅。未知逘是揖子否。唐表七十四上謂沈出開季。又謂逘字循之。而不分別沈有二國。通志氏族略二謂沈姒姓。朱書沈約自序以少昊後之沈合而爲一。路史後紀七以此沈國爲少昊後。並妄謬無取。說在沈尹戌下。

陳夏齧。陳夏齧始見昭廿三。夏氏。陳宣公子少西。字子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子南。左宣十、十一、成二經傳、周語中、楚語上及韋注、昭廿三疏引世本。微舒生惠子哲。哲生御寇。御寇生悼子齧。世本。案世本齧是徵舒曾孫。故杜世族譜云。悼子、徵舒三世孫。乃昭廿三注謂玄孫。蓋誤也。

魯季平子。季平子始見左昭九、魯語下。卽季孫意如。始見春秋昭十、左昭廿五、魯語。公羊作隱如。亦曰季孫。始見昭十二。季文子之子武子宿。始見襄六經傳、魯語及韋、杜注、世族譜。又魯語、檀弓上疏引世本宿作夙。武子之子悼子紇。襄廿三、昭十二及杜注、世族譜表不列武、悼。悼子之子意如。魯語注、世族譜、呂覽孫鑑注。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昭廿五疏。

宋樂大心。樂大心始見左昭七、春秋昭廿五。是爲桐門右師。昭廿五、定九。又作世心。公羊昭廿五。案大心不得其系次。春秋分記謂是樂嬰齊四世孫。懷齋見宣十五。據杜昭廿二、定九注。大心乃子罕曾孫。樂溷之族父。高氏姓名考以爲子罕孫。非也。

季公烏。　季公烏惟見左昭廿五、又作空禍。（說文、季孫宿子、世族譜、平子庶叔父、杜注。）

公叔務人。　務人始見左昭廿九、公叔務人始見哀十一、務又作禹。（檀弓下疏云、禹務聲相近。）即公爲。（昭廿五、廿九、哀十一。）昭公子。（昭廿九、哀十一。）

九、死齊師。（哀十一、檀弓。）　孫侍御曰、務人死于齊師、不應居八等。

寺人僚柤。（師古曰、柤音側加反。）　侍人僚柤惟見昭廿五。（釋文曰、本亦作寺人。）

臧昭伯。　臧昭伯始見昭廿五、實叔娶于鑄、生臧爲。（襄廿三、證定伯子昭伯名賜、世族譜、亦曰臧孫。昭廿五。）

厚昭伯。（師古曰、即臧昭伯也。）　郗昭伯始見昭廿五、亦曰郗孫。（同上、亦曰后氏。本書五行志中上、魯后氏逆篇、說在前厚成子下。）爲孟懿子所殺。（哀廿五。）

吳王闔廬。　闔廬始見左昭廿七、吳王闔廬始見史吳越世家、廬又作閭。（淮南泰族、史侯表、吳越春秋二、即公子光。昭十七、二十、廿三、廿七。）

亦曰王子光。（呂覽首時、亦曰吳子光。春秋定十四、亦曰吳光。昭廿、楚辭天問、亦與壽夢稱闔、夢、天問。）　越靈姑浮以戈擊之、傷將指、卒。（定十四。）葬吳閶門外虎丘。（越絕記地。）　案昭廿七疏、世家集解、謂隱引世本云、夷昧生光、高誘呂氏春秋當染、簡選、察微注、春秋分記皆用世本爲說、而世家及刺客傳謂光是諸樊子、新序節士、吳越春秋一、天問王注、公羊襄九何注、左昭十七、廿七杜注並同、未知孰是。

楚郄宛。　郄宛始見春秋昭廿七經傳、字子惡、亦曰郄氏、官左尹、爲費無極所譖自殺、令尹子常炮之。（同上。）案史伍子胥傳徐廣注本潛夫志氏姓、以郄宛爲伯州犂之子、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言郄宛即伯州犂、皆不可信。州犂是晉伯宗之子、爲楚靈王所殺、在昭元年、郄宛之難在昭廿七年、州犂之子無考、定四年傳曰、楚殺郄宛、伯氏之族出、則伯氏乃郄氏之族、不但非父子、并非同族、徐廣謂宛亦姓伯別氏、郄恐不然也、而潛夫論、吳越春秋誤從史記來、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伍胥傳云、楚誅其大臣郄宛、伯州犂、並屬誤條、又傳稱郄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不應降居八等。

越王允常。（夏少康後。）　允常始見史越世家、又作元常。（吳越春秋二、四、六。）越爲芈姓。（吳語韋注、本書地理志臣瓚注並引世本。）祝融之後、與楚同祖。（韋、覆注俱本鄭語。）號於越。（春秋定五及十四、哀十三。）先君無餘初封。（越絕外傳記地、吳越春秋四、六、餘亦作余。）六世至無壬。（吳越春秋。）傳世十餘、絕、復立無余之苗末曰無壬生無曊、卒爲夫譚生元常。（吳越春秋四、而越絕譚作錟、一作鐔、吳越春秋六、曊作鑑、康、又世家謂初封後二十餘世至允常、正義謂三十餘葉至夫譚、地理志謂始封後二十世至句踐、）

葬水客山。（越絕、吳越春秋六、水經漸江水注。）　案越絕、吳越春秋曰、越王夫譚曰越王元常、然世家言周元王命句踐爲伯、號稱霸王、地理志言勇至句踐稱王、越絕亦言句踐大霸稱王、則允常猶未僭王號、（史正義謂允常稱王非。）其僭爲子、故左傳云越子、竹書云於越子、蓋越濱南海、不通上國、世系莫詳、無余至夫譚等名、皆疑以傳疑、尚難據信、而史、漢諸書謂越是夏少康封其庶子、豈足憑哉。（巨燭、韋昭似不從此說、杜世族譜及古史考疑之。）　鄭語曰、芈姓變越、則非少康後明矣。越語下、范蠡白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韓詩外傳八曰、越亦周室之列封也、則非夏所封明矣。又墨子非攻下曰、越王繁駱出自有滌、始邦于越、則始君不名無余矣。

鬬且。（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鬬且惟見楚語下。

魯定公。（昭公弟、依釋文本、各本脫注。）　定公始見春秋定十五經傳、論語、昭公弟始見史魯世家。（公羊注、以定元、亦曰宋父。昭廿五。）立十五年。（春秋。）爲孟懿子所殺。（哀廿五。）是爲公子宋。

宋昭公。　案宋有兩昭公、前爲昭公杵臼、後爲昭公得、表皆列之、此蓋重出。

邾莊公。　邾莊公始見左昭十一、春秋定三名貜。（定三。）邾定公子宜公牼、宣公子悼公華、悼公子莊公。（春秋分記、宜公輕見左成十八、襄十七、悼公華見左襄十九、廿七、廿八、春秋昭元。）爛鑄炭卒。（左定三。）立三十四年。（分記。）

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　夷射姑始見左定二、亦曰夷射。（韓子內儲下、惟謂以邾大夫爲齊中大夫。）

楚薳瓦。　楚薳瓦始見左昭廿三、春秋定四、令尹子薳之孫。（呂氏春秋慎行注、薳譜下注、昭廿三杜注。）郢尹光唐之子。（呂注。）亦曰楚瓦。（左定四。）字子常。（始見昭廿三、楚語。）

唐成公。　唐成公惟見左定三、亦曰唐侯。（同上。）唐惠侯之後。（杜注、惠侯見宣十二。）劉累裔孫周更封爲唐侯。（唐表七十四下、路史後紀十一、而通志氏族略謂改爲唐公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成王滅唐。（左昭元。）分徙于許、逼之閒。（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史記世家索隱、楚昭王滅之、定五、楚世家。）　案諸書皆言唐是劉累苗裔、而楚世家正義引世本云、唐、姬姓之國、通志略引釋例云、燮父之後、別封于唐、春秋分記亦云、唐、姬姓、恐非。

蔡昭侯。（悼侯弟。）　蔡昭侯始見左定三、春秋哀四、悼侯弟始見史侯表、蔡世家、立二十八年。（同上。）公孫翩射殺之。（哀四、而世家云、昭侯利殺之、恐非。）遷于州來。（哀二經。）　案昭侯之名、三傳春秋及史表皆作申、孔疏釋文謂昭侯是文侯申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誤者、世家又作甲、而文侯父莊侯名甲午、亦不應與同名、豈二名不偏諱耶。

晉定公（頃公子）　晉定公始見左哀十三、頃公子始見史晉世家、名午（侯表、世家）、故曰晉午（哀二）、立三十七年（史記）。

陳懷公（忠公子）　陳懷公始見春秋定八、左哀元、惠公子始見史陳世家、名柳（春秋、侯表、世家）、亦曰陳子（經）、定四立四年、卒（史記、然皆死于哀、非）。

滕悼公　滕悼公始見春秋昭廿八、名寧（同上、公羊作甯）、立二十五年（春秋分記）。　案、滕之系次無考、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十一年書滕侯來朝、莊十六年改書滕子、不知其名謚、至僖十九經傳始稱滕宣公嬰齊、杜世族譜謂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也、因檢經傳與杜譜、宣公孫爲昭公毛伯（宣九）、嗣立者文公繡（成十六、與始國同名、疑誤）、文公子爲成公原（襄廿一、昭三、又檀弓下有）、原卒、立悼公。

許男（依釋史本、各本作許幼）　許男始見春秋定四、名斯（定六經）、悼公卒、子斯立（杜世族譜、春秋分記）、遷于容城（定四）、立十九年（分記）、鄭滅許、以斯歸（定六）。　錢宮詹曰、班氏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許少豈即許幼乎。

莒郯公　郯公始見左昭十四、著丘公子（杜注）、虎與出奔、郯公立（昭廿三經傳）。　案、春秋哀十四書莒子狂卒、分記謂即郯公、未知是否、莒子惟厲公、共公有謚、餘皆以地爲號、蓋莒夷無謚也（說本左傳廿六、詩韓奕疏）。

邾悼公　張雲璈曰、悼公爲莊公之父、不應列莊公後、此必隱公益也、見定十五、哀七、八、十、廿二經傳、春秋分記云、益、莊公子。

頓子　頓子始見春秋定四、名牂（定十四）、又作貓（公羊）。　案、頓子自昭廿三敗難父後、定四年復見、十四年滅、疑是一人、然無的證、依表兩存之。

胡子　胡子始見定四、名豹、楚滅之（定十五經傳）。

薛襄公（依釋史本、各本誤襄子）　薛襄公惟見春秋定十二、是爲薛伯定（同上）、仲虺居薛、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黜爲伯、世不可知（杜世族譜）。　案、春秋隱十一書薛侯來朝、莊卅一書薛伯卒、至昭卅一始稱薛獻公、疑殺爲襄公之父、唐表七十三下薛氏世系譌錯不可從。

小邾子　小邾子惟見春秋定四、杜譜云、邾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從

齊桓尊周室、命爲小邾子、世本肥徙郳、則肥始封郳、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經書小邾子來朝（左莊五、郳來朝、路史國名紀三、實師梁字舉）、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僖七經）、亦曰小邾婁、亦曰小邾婁子（公羊莊五、僖七）、又作小朱子（路史後紀八）、郳又作倪、又作兒（公羊莊五及十五）。　犂來之孫爲穆公魁（杜譜、左廣七、昭十七）。　案、小邾子婁書于春秋、定公時、惟名陵之會非及、名謚無考、杜譜謂穆公孫惠公、未知此即惠公否、至國名紀以郳與小邾爲二國、恐非。

齊悼公陽生　齊悼公始見公哀六、春秋哀十、名陽生始見左哀五、春秋哀六、是爲公子陽生（哀五、六）、亦曰齊陽生（春秋哀六）、景公子（哀五、六）、立四年（史、侯表、齊世家）、齊人弒之（哀十）。

鮑牧　鮑牧始見左哀六、鮑國孫（杜注、國姜國之孫）、亦曰鮑子（哀六、八）、悼公殺之（哀八）。

田恆（頃乞子）　陳恆始見春秋哀十四經傳、論語、田乞子始見史田完世家、即陳成子（左莊廿二、哀十四、論語）、亦曰田常（龜子非、公羊哀六恆作常、而檀弓上疏引世本作成子、誤）、亦曰田成子（莊子胠篋、呂氏春秋長見、史齊及田完世家）、亦曰陳成常（呂氏春秋、淮南人間）、亦曰田陳恆（韓子外儲右下）、亦曰陳成恆（亦越春秋夫差內傳）、亦曰陳成田常（淮氾論）。　案、漢人諱恆、此何以不諱、陳後改田、故二氏通言之、成乃卫證、諸書所稱多複誤、又陳恆弒君、孔子請討、當退入下下。

諸御鞅　諸御鞅始見左哀十四、鞅爲僕御之官、亦田氏之族、世本桓子產埕、埕產子默、默產鞅（史齊世家索隱）、亦曰御鞅（齊及田完世家）。　案、諸御、官名、越世家、諸御千人。

衛太叔遺　遺始見左哀十一、大叔遺始見哀十六、是爲大叔僖子（同上）、大叔疾之弟（杜注）。

衛出公輒　輒始見左哀二、衛出公始見哀廿六、蒯聵之子（哀二、史衛世家）、靈公適孫（杜注）、亦曰孝公（孟子）、前後在位二十年（綫春秋經傳、侯表、世家所衛年數非誤）、出奔宋、卒于越（哀廿五、廿六）、墓在頓丘郡衛國縣（魏詩地形志）。

渾良夫（師古曰、渾音下昆反）　渾良夫始見左哀十五、孔悝之壻（同上）、爲莊公之太子蒯聵所殺（哀十七）。

孔悝　孔悝始見禮祭統、左哀十五、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哀十五）、亦曰孔叔（同上）、亦曰叔悝（杜世族譜）。

左傳文。非濮州頓丘縣北三里。寰宇記五十七。

石气。　石乞惟見哀十五。紀即乞也。胡朏蘇注。　案其時楚亦有石乞。而表與孔悝、狐黶並。知是衛人也。

狐黶。師古曰。即孟縣。　壺黶始見史弟子傳。壺蘆古通。說在狐丘子林下。即孟黶。左哀十五、衛世家。孟壺黶近。　孟又作子。師古注及通志氏族略三。　又作孟。師古注及通鑑。

疑以字相狀而誤。黶又作厭。文選辨命論注。又作黯。御覽目部、通志略並同音沈川。

衛簡公胡朏。　胡朏始見春秋定十四經傳。衛莊公始見左哀十一。胡又作黃。史弟子傳。又作鄔。右經。靈公太子。定十四。立二年。據春秋經傳、史侯表、衛世家作三年誤。爲戎州人己氏所殺。哀十七。非衛國縣。魏地形志。　案胡朏疑有二證。表當別有所據。稽史謂諱莊爲簡。恐非。漢諱莊爲嚴。未見作簡也。

原壤。　原壤始見論語、檀弓下。魯人。論語馬注。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始見論語、左定八。即叔孫州仇。始見春秋定十。亦曰叔孫。左定十。昭子婼之子爲成子不敢。成子之子武叔。杜世族譜。成子不敢見定元五經補。

衛公孫朝。　衛公孫朝惟見論語。　案。釋史本無衛字。恐非。考列子楊朱篇鄭子產之兄。左昭廿六魯成大夫。哀十七楚子西子。皆曰公子朝。故加衛字。

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　微生畝惟見論語。魯武城人。通志氏族略四。

互鄉童子。　互鄉童子惟見論語。

菲肸。師古曰。即佛肸。肸音弼。　佛肸始見論語。蓋在中牟縣。寰宇記二。

公山不狃。師古曰。即公山不擾也。音人九反。　公山不狃始見左定五。公山氏。論語。狃又作蹂。史孔子世家索隱。又作弗擾。論語。字子洩。定五八。

杞惠公。益公子。　杞潛公、蔡公子。惟見史杞世家。名維。立十六年見弒。同上。

杞蔡公。師古曰。此不當言蔡公。字誤也。　案。蔡字誤。釋史謂當作哀公。是也。世家曰。潛公弟哀公陽。立十年卒。索隱引譙周云。證懲。

鄭哀公易。聲公子。　鄭哀公始見史六國表。名易。聲公子始見鄭世家。易又作錫。皇王大紀。立八年見弒。世家。

蔡聲侯產。成侯子。　蔡聲侯始見六國表。名產。成侯子始見蔡世家。立十五年。同上。

蔡侯齊。爲楚所滅。　蔡侯齊爲楚所滅。始見六國表、蔡世家。立四年。同上。

杞簡公珍。爲楚所滅。　簡公珍爲楚所滅。始見六國表、杞、楚世家。哀公卒。潛公子出公敕立。卒。子簡公立。一年滅。世家。

思王叔襲。定王子。　思王叔襲、定王子。惟見史周紀。定王崩。長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自立。五月。少弟嵬殺思王。同上。

考哲王嵬。思王弟。依綱史本。各本誤加周字。　考王始見周紀、六國表。名嵬。思王弟始見周紀。又作隗。通志一。十五年崩。紀表。　案。此表于考王曰考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顯王曰顯聖。皆二字謚。不知何出。

秦懷公。靈公子。　秦懷公始見史秦紀、秦記、六國表。立四年自殺。葬櫟圉氏。同上。　案。紀以懷公爲躁公弟。秦記亦云。則躁公生躁公、懷公。則元注子字當作弟。

衛懷公。敬公弟。　衛懷公惟見衛世家。名亟。六國表世家。立十一年。爲公子頹所弒。同上。　案。懷公上爲敬公子昭公紀。索隱引世本作橈。公舟在位六年。懷公弒之代立。表不列昭公。脫也。六國表懷作悼。而亟之前三世是悼公。後六世是懷君。疑誤。有誤。又懷爲敬弟。史無明文。世家但云公子亟而已。此豈別有據歟。

威烈王。考王子。依綱史本。各本增周字。　威烈王始見周紀、六國表。考王子始見周紀。名午。同上。亦曰周威王。魏世家。二十四年崩。紀、表。葬洛陽城內東北隅。爲紀集解、水經瀍水注。

鄭幽公。共公子。　鄭幽公、共公子。始見六國表、鄭世家。名己。元年。韓武子殺之。同上。

宋昭公。敬公子。　宋昭公始見六國表、宋世家。名得。左哀廿六。今本世家誤作特。元公曾庶孫。父公孫紇。紇父襄。秦元公少子也。立四十七年。世家。紇左作周。杜注周字子高。　案。傳。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宮。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世家謂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此又以昭公爲景子。三處不同。似當從傳。

晉幽公。懿公子。　晉幽公始見六國表、晉世家。名柳。同上。立十年。竹書史謨作十八年。夫人秦嬴賊公子高疑之上。世家索隱引紀年。今

竹書作晉大夫簽莊。又表言魏誅幽公正誤。案。六國表。幽公繼懿公而立。則幽必懿之子也。今本表脫懿公。索隱正義引表有。世家誤以爲哀公子。此注可證史之失。

衛慎公。敬公子。依毛、馬本。他本譌在七等。衛慎公始見六國表、衛世家。名頽。父公子適。適父敬公。立四十二年。同上。案。敬公子當作敬公孫。

楚聲王。簡王子。楚聲王始見呂覽慎勢。簡王子始見六國表、楚世家。名當。立六年。盜殺之。同上。

元安王驍。威烈王子。安王、威烈王子。始見周紀。二十六年崩。周紀、六國表。案。史、安王名驕。疑驍之誤。

鄭繻公駘。師古曰。繻音須。駘音臺。鄭繻公駘始見六國表、鄭世家。幽公子。立廿七年見弒。同上。世家殺子作弟。案。表集解云。繻或作纁。與此同。然皆謚法所無。疑是繆字之譌。

韓哀侯。文侯子。韓哀侯始見戰國韓策、韓子內儲下。文侯子始見韓世家。滅鄭。徙都鄭。世家、竹書。因改號曰鄭。世家索隱。亦曰韓哀。本書王吉傳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並引世本。又作襃哀。呂覽勿躬、俗本襃譌爲哀。左傳襃捉。本表作韓捉。游俠傳襃蓋。史記作韓。呂覽數次襃風。淮南齊俗作韓文。選曹植名都篇注。襃韓音通。立六年見弒。六國表、世家、竹書。

夷烈王喜。元安王子。依繹史本。各本譌增周字下顯聖同。烈王喜、安王子。始見周紀。七年崩。六國表、竹書。而紀譌作十年。

顯聖王扁。夷烈王子。師古曰。扁音篇。顯王扁始見周紀。四十八年崩。紀、表、竹書。案。史及廣弘明集破邪論以顯王爲烈王弟。此作子。似誤。又扁字元有平上二音。史正義音遊典反。亦與師古異。

宋剔成君。辟公子。宋剔成君始見史集解引六國表。辟公子始見宋世家。亦曰剔成。立四十一年奔齊。表及世家。案。索隱引紀年作易城肝。三字各本譌作剔成肝。則剔成者易城之誤。而肝是其名。肝封于易城之地。因以爲號。

嚴蹻。師古曰。蹻音居略反。莊蹻始見荀子議兵、韓子喻老、呂氏春秋介立。又作莊。淮南主術。亦曰莊蹻。後漢南蠻傳。亦曰企足。呂與用疑是其字。楚莊王苗裔。王滇。史西南夷傳。案。困學紀聞十二言有兩莊蹻。恐非。說在史記志疑三十四。又蹻當音去遙反。

慎靚王。顯聖王子。依繹史本。各本注脫。慎靚王、顯王子。始見周紀。名定。同上。亦曰慎王。華陽國志、蜀志。亦曰靜王。亦曰順王。路史國名紀四注引志。亦

曰靚順。法言淵騫篇。慎順古通。靚即靜字。六年崩。紀、表。

越王無彊。句踐十世。爲楚所滅。越王無彊始見史越世家。彊又作疆。越紀二八、竹書、水經漸江水注。楚威王殺之。世家。冢諸暨春東苑陵亢。越紀二。案。史言楚殺無彊。盡取其地。越以此散。故云爲楚所滅。至謂無彊爲句踐十世。不知何據。史敘句踐卒。次鼫與。即左傳適郢。竹書作鹿郢。次不壽。次翁。次翳。次之侯。次無彊。疑十世是七世之譌。然竹書及越絕外傳記地、吳越春秋十所載名號既異。代系亦殊。莫由辨定也。

趙武靈王。肅侯子。武靈王始見戰國趙策。肅侯子始見史趙世家。名雍。索隱。亦曰趙靈。列女傳、後漢書文苑杜篤傳。立二十七年。傳國。自號主父。六國表、世家、秦紀、趙中山策。年五十。餓百日而死沙丘宮。大戴禮保傅、說苑貴德、史記世家、范雎傳。葬代郡靈丘縣東南三十里。水經滱水注、世家集解正義。

李兌。李兌始見大戴禮保傅、戰國西周、秦、趙、燕策。趙策兌作克。號奉陽君。趙、魏、燕策。案。唐宗室表。李耳之後李宗。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兌。恐不可信。

田不禮。田不禮始見趙世家。田又作仙。劉子所染篇。禮又作醴。呂氏春秋當染篇。荀子解蔽注引呂氏春秋田不禮。爲公子成、李兌所殺。世家。案。呂覽言宋康王染于田不禮。而史言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豈先爲宋臣。後用于趙耶。李、田二人。亂國弒君。當從下下。

代君章。代君章始見趙世家。武靈王太子。廢爲代安陽君。作亂見殺。同上。

齊愍王。宣王子。齊閔王始見秦、趙、燕、齊策。愍與閔同。又呂氏春秋、史記屢見。荀子、韓非子、新序本作湣。宣王子。始見史田完世家。名地。六國表、世家。又名遂。索隱引世本。其相過厲豕視。齊策。呂氏春秋知士篇以爲宣王。立四十年。表及世家。軍破奔莒。淖齒殺之于鼓里。齊策、又秦策及韓子姦劫弒臣篇、史滑稽傳、新序。

淖齒。師古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淖齒始見秦、齊策。淖氏、楚公族。路史後紀八。又作卓。呂覽正名。又作悼。史田單傳。又作踔。潛夫論明闇。王孫賈刺殺之。齊策。案。淖悼卓踔四字。疑古通借。晉之卓子。史晉世家作悼子。趙悼襄王。趙冠子世賢作卓襄。楚策有卓滑。即淖滑。莊子秋水篇踔踔。釋文本作卓。

騎劫。　騎劫始見齊、燕策。騎姓。廣韻注。田單殺之。齊策。

趙括。　趙括始見呂氏春秋自知。趙奢之子。史奢傳。襲號馬服君。奢、趙、奢傳。白起射殺之。白起及奢傳。

韓王安。爲秦所滅。　韓王安始見史始皇紀。秦滅韓始見六國表。桓惠王子。立九年亡。表及韓世家。

趙王遷。爲秦所滅。　趙王遷秦滅之。始見燕、趙策。悼襄王子。其母倡也。是爲幽繆王。趙世家。亦曰滑王。世家集解。亦曰幽愍。六國表集解。列女傳作幽閔王。亦曰幽王。趙策及史馮唐傳正義。立八年。表及世家。流于房陵。思鄉。作山水之謠。淮南泰族。世家集解正義引作山水之謠。葬在房陵西九里。世家正義。　案。韓安、趙遷當退一格。與楚、燕、魏、齊諸亡國者同等。

楚幽王。孝烈王子。　楚幽王始見楚策。考烈王子。始見楚世家。楚策及史春申君傳、列女傳。趙絕十四言幽王是春申所生。　妣李后女環。楚、傳、列女、趙絕。名悍。世家。又作悼。六國表、列女傳。又作捍。春申傳索隱。又作擇。高祖紀索隱。立十年。表及世家。非壽春亡。趙絕二。

燕桓惠王。　栗腹始見齊、燕策。栗姓。六國表索隱、廣韻注。燕王喜使攻趙。廉頗破殺之。燕策及史表、燕、趙世家、廉頗傳。

劇辛。　劇辛始見燕策。蜀冠子世兵、劇姓。廣韻注。本趙人。仕燕。史李牧傳索隱本燕策。爲趙將龐煖所得。自剄死于趙。蜀冠子、六國表、趙世家、而燕世家、李牧傳云。煖殺之。非。保定府容城縣東廿五里劇村。一統志。

代王嘉。爲秦所滅。　代王嘉始見燕策。秦滅之始見六國表。趙世家。悼襄王適子。趙亡。立爲王。王代。世家。六年滅。路史注。　案。高帝紀注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引大戴禮用兵篇曰。庶人之貪者。康誥疏考五帝紀云。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逸書皆云。赤帝命蚩尤宇少昊。越絕計倪內經云。黃帝使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主金。管子五行云。蚩尤明于天道。黃帝使爲當時。又地數篇言蚩尤受金制兵。則非庶人甚明。呂刑疏引鄭云。蚩尤霸天下。莊子盜跖釋文云。神農時諸侯始造兵。是已。而以其僭號。炎帝。遂謂之天子。呂刑孔注及釋文稱馬融以爲少昊末九黎君號。殊妄。呂氏春秋蕩兵注同。蓋蚩尤帝胄之有才者。故任之以事。其後

漢書人表考卷九

下下愚人、

蚩尤。　蚩尤始見書呂刑、逸周書嘗麥。尤又作蚩。周禮基師注。集韻。又作蚩。路史後紀八。姜姓炎帝之裔。逐帝榆罔而自立。號炎帝。路史後紀四。亦曰阪泉氏。逸書史紀解。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史五帝紀正義引河圖。任昉述異記作七十二人。蚩尤能作雲霧。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鬢如劍戟。頭有角。述異記。又路史引龜臺家云。八肱八趾。黃帝殺之。逸書嘗麥、五帝紀、山海次荒北經。身體異處。家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又有冢祠家在山陽鉅野縣。五帝紀偏解、郡國志注、水經濟水注並引皇覽。血化爲南。今解池是也。

倡亂則殺之。周禮賈疏所謂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也。經史問答疑有兩蚩尤，恐未必然。

九黎。九黎始見楚語下。黎氏九人。韋注。少昊時諸侯。是爲玄都氏。路史後紀八、國名紀六、玄都氏。逸書、史記、解、竹書、舜四十二年。

共工。共工始見虞書。共工官稱。孔傳。其人名氏未聞。孔疏、而路史發揮補天既以爲是名也。

讙兜。讙兜始見莊子在宥。本作驩兜。漢古文尚書作鵗鶨。漢學紀聞十八、東方朔神異經引書作鵗兜。又作鵗兜。廣韻。又作驩頭。山海大荒南經。又作讙頭。海外南經、淮南地形。或曰讙朱爲人鳥喙有翼。杖翼而行。海外南經。大荒南經。案在澧之慈利縣。路史後紀六、國名紀三。案大荒南經云。鯀妻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北經云。顓頊生驩頭。路史謂黃帝子帝鴻之後有縉雲氏。妻士敬氏。曰炎融。生驩頭。蓋姓。以左文十八注縉雲黃帝官名。史五帝紀集解縉雲炎帝裔姜姓爲非。俱不可信。

三苗。三苗始見虞、夏書。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孔疏。亦曰有苗。大禹謨、皋陶謨。亦曰苗民。大禹謨、呂刑、孔疏云。以其祖黃帝之裔民。亦單稱苗。堯典、呂刑。一曰三毛國。海外南經。其人長齒。上下相同。路史後紀六。有翼不能飛。大荒北經神異經。案呂刑疏、禮緯衣疏引鄭注、楚語下韋注並以三苗爲九黎之後。范史西羌傳言三苗、姜姓之別。爲炎帝後。山海經云。蓋姓。路史據之以爲黃帝後。三說未知孰是。至山海經謂讙頭生苗民。既妄誕難信。高誘注淮南原道、脩務。以三苗乃渾敦、窮奇、饕餮三族之苗裔。尤臆解可笑。

鮌。鮌始見吳語。本作鯀。廣雅。又作鄣。禮祭法釋文、廣韻。又作鼓。列子楊朱張注。又作鯀。廣韻。又作鱞。說文、通雅四聲一。顓頊之後。國語魯語、無余外傳。

崇鮌。水經濟水注一。亦曰夏鯀。淮南原道、呂覽君守。亦曰白馬。山海海內經。殛之羽山。廣書。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海內經注引開筮、呂覽行論。其神化爲黃熊。左昭七。鯀字釋文亦作熊。與晉語八同。楚辭天問黃熊注、一作能。海內經注、水經濟水注作黃熊。拾遺記又云。化爲玄魚。夏紀正義謂熊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鼈。三足曰熊。然字書無此字。墓在臨沂縣東南百里。寰宇記廿三、路史後紀十三注。案、墨子云。伯鯀、帝之元子。故海內經注、史索隱引世本及帝繫並言顓頊生鯀。海內經言黃帝子駱明生鯀。路史言高陽子駱明生鯀。所說俱難信。本書律厤志謂顓頊五世生鯀。似近眞。然不如吳越春秋之爲得矣。學林三論鯀不應列九等。亦非。彼徒見禹脩鯀之功。實爲夏郊。而堯放四罪。斷無枉理。疑鯀在堯時不值因治水被殛。觀呂覽稱其作亂爲患可見。至先儒以左傳四凶當四罪。則誤也。

有扈氏。師古曰。卽夏啓殺之甘者也。有扈氏始見書甘誓。扈又作鄠。本書地理志。又作戶。史夏紀正義、路史後紀十四、國名紀三。與夏同姓。書釋文、孔疏、呂氏春秋先己注。而路史謂已姓高陽之後。恐非。史明言禹後有扈氏也。啓之庶兄。淮南齊俗注。伐滅之。夏紀。而路史謂天問謂扈本紂豎。爲諸侯。啓殺之于甘。誕不可信。

羿。師古曰。有窮君也。羿始見左襄四、論語。卽有窮后羿。書五子之歌、襄四。本作弈。說文、五經文字。又作羿。說文。又作𢿱。郭忠恕汗簡、鍇繫。有窮國名。孔傳、杜注。羿、有窮君之號。杜注。未聞其姓何先。史夏紀正義引世紀。而路史後紀十四云。姜姓。先祖世爲射官。帝嚳賜彤弓素矢。封之于鋤。歷虞、夏。書左疏引賈逵、史正義引世紀。故說文云。羿、帝嚳射官。淮南本經云。堯使羿誅鑿齒。射十日。羿賜弓矢。見山海海內經。射殺猰貐。見海外南經、大荒南經。射日事亦見楚辭天問。孔疏及海外東經郭注引歸藏鄭母經。故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字。不知羿名爲何。孔疏。而海內經注言后羿。蓋羿射。故號此名。路史後紀九注。以羿古諸侯。非后羿先祖。通志三王紀言羿必太康時人。以射得名。堯、嚳時亦有善射之人。世稱以爲羿。其說各異。蓋其字從羽從廾。廾卽拱字。拱羽爲羿。是指其人而制字也。通志。羿右臂長。善射。御覽六十九引淮南、民法。疑三百字譌。亦曰羿帝。御覽八十三引世紀。亦曰帝羿。世紀。皆本左氏在帝夷羿語也。亦曰羿氏。本書僞傳。亦曰羿子。後書文苑趙壹傳。而注良爲堯時之羿。代夏八年。路史十四。通志或云二年。而廣引明集破邪論引陶公年紀云。羿篡十五年。逢蒙殺而烹之。孟子、襄四。又淮南氾論云。羿死爲宗布。宗是古之羿。非夏羿也。吳仁傑刊誤補遺謂孟氏書逢蒙殺羿。是堯時羿。殊妄。

韓浞。師古曰。羿之相也。浞音士角反。韓浞始見襄四。韓與寒通。水經巨洋水注亦作韓浞。寒是國名。孔疏。猗姓。路史後紀十四、國名紀六引世本云。逄姓。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羿收以爲相。取其國家。襄四。滅夏后相。左襄元。襲有窮之號。杜注、夏紀正義引世紀。在位四十三年。路史而通志作三十二年。或云十年。路史注或云四十。或云三十。或云二年。廣弘明集年紀云。浞篡十二年。爲夏遊臣伯靡所滅。襄四竹書。

寡。師古曰。音五到反。楚辭所謂澆者也。寡始見論語。卽澆。左襄四、真元、離騷天問。又作敖。說文。通字注。寒浞因羿室生澆。處于過。襄四。故曰過澆。左傳及注。多力。能陸地行舟。夏紀正義引世紀。少康殺之。襄四、天問竹書。案、澆、寡、傲三字古多通借。故論語寡盪舟。天問注引作澆。左傳生澆及豷。說文引作敖。卽傲字。虞書丹朱傲。釋文云。又作寡。說文作書政作寡也。困學紀聞二疑盪舟者卽是丹朱。吳氏刊誤補遺謂堯時別有一寡。與丹朱爲兩人。非羿之子澆。皆詭錯不合。

紂。乙子。是爲紂。紂始見易繫下。辛、帝乙子。始見史殷紀。是爲紂。始見世表。又作受。商、周書。受紂音相亂。書四伯殷黎傳。長巨。嫉美。荀子非相。垂腴尺餘。論衡語增。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殷紀。倒曳九牛。殷紀正義引世紀。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論衡。自謂天王。賈誼新書大政上。亦曰殷辛。書語一、文選東京賦、抱朴子官理。亦曰商辛。論衡克殷。亦曰后辛。離騷。亦曰帝辛。克殷、殷紀、世表。亦曰王紂。楚辭天問。亦曰商王受。詩泰

（賜、牧野、武成。）亦曰商王紂。（逸書世俘。）亦曰商紂。（逸書商誓、明堂。）亦曰殷王紂。（逸書度邑、史周紀。）亦曰商王帝辛。（周語上、周紀。）亦曰辛紂。（鬼臣子偽知。）亦曰受辛。（竹書注。）亦曰季紂。（周紀。）亦曰受德。（克殷、呂氏春秋當務。）亦曰暴辛。亦曰人蟒。（後漢文苑蔡邕傳。）在位五十二年。（竹書、而通志作三十三。）以甲子日兵敗。取天智玉環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縣太白之旗。（武成、逸書、世俘、克殷、殷周紀、蘇秦、御覽八十二引尸子言殺于邵宮、墨子明鬼篇折紂而懸之赤環、賈誼新書連語篇紂闔死、竹書言禽受于南巢之臺、淮南本經言武王殺紂宣室、氾論言拘于宜室、褚生補史龜策傳言紂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其說多不同。）

案、桀紂名也。先儒已言之。而獨斷殘人多蠱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呂氏春秋功名注。殘義損善曰桀。賊仁多累曰紂。史集解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通典禮六十四逸以桀、紂爲謚。皆不足據。書戡黎疏云。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謚耳。

妲己。（紂妃。師古曰。妲音丁葛反。）妲己始見晉語一。夏芬封昆吾氏子于有蘇。（竹書。）蘇己姓。（鄭語。）妲字。（史殷紀、外戚世家索隱。）紂伐有蘇。以妲己女焉。（晉語。）自縊。縣頭小白之旗。（逸書克殷、殷周紀。）有墓在乾州西五里莫谷河西半崖坡內。（寰宇記三十一。）案、克殷云。武王以妲己賜周公。乃談嘲之語耳。

費中。（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費中始見晏子春秋諫上、墨子明鬼、亦作費仲。（韓子外儲左上、正義。）費姓。仲名。（史殷紀正義。）費昌之後。（秦紀索隱。）武王禽之。（墨子、說苑雜言。）死牧之野。（說苑雜言。）

飛廉。飛廉始見孟子及荀子懦效、解蔽、成相。飛又作蜚。（史秦紀、趙世家。）又作非。（路史國名紀二以爲是國名。）中衍曾孫戎胥軒生中潏。中潏生飛廉。別號處父。善走。（秦紀集解、正義引世本作仲滑。）戮于海隅。（孟子、而秦紀謂天賜石棺死葬霍太山、恐非實也。）案、墨子耕柱言夏后開使蜚廉鑄九鼎。是先有一蜚廉矣。

惡來。惡來始見晏子春秋諫上、墨子所染、明鬼。名革。（史秦紀、說苑雜言、本書東方朔傳。）飛廉之子。有力。（秦紀、趙世家。）能手裂兕虎。（晏子、亦曰來革。楚辭惜誓。）武王殺之牧野。（史記、說苑。）

左彊。左彊始見淮南覽冥、史龜策傳。

祿父。（紂子。）祿父、紂子。始見書洪範傳、逸書作雒、史殷、周紀、魯、管蔡、衛世家。即武庚。（洪範、微子之命序、逸書克殷、史記。）成王命周公殺之。（微子之命序、史記、而作雒但云王子祿父北奔。）案、史通疑古以祿父爲妲己之子。未知何據。祿父雖以畔誅。而情有可恕。假

不應與其父紂同貶下愚。

管叔鮮。（文王子。）管叔始見書金縢、逸書克殷、大匡、作雒。名鮮。文王子。始見史管蔡世家。又作關叔。（墨子公孟、耕柱。）與蔡、霍稱三叔。（作鮮。）與蔡叔稱二蔡。（書語四、章云。管叔初亦爲蔡。）亦稱管、蔡。（詩常棣序。）經而卒。（作雒、而經史諸子俱言周公誅之。）冢在滎陽城內。（水經濟水注一。）

蔡叔度。（文王子。依歸史本。各本脫度字。）蔡叔始見書康誥序、逸書作雒。名度。文王子。始見管蔡世家。侯爵。（杜世族譜。）以罪放而卒。（書蔡仲之命孔解。）

昭王瑕。（康王子。）昭王始見逸書祭公解、左僖四、周語上、齊語。名瑕。康王子。始見史周紀、世表。亦曰昭后。（楚辭天問。）在位十九年。（竹書、而外紀通志作五十一年。至所引眞前譜謂在位二年。年三十五、則妄也。程王即位時春秋已五十。父年乃三十五耶。）征荊。枉于漢中。（呂氏春秋當務、而周紀言卒于江上。水經沔水注言溺于河。小異。）

房后。（師古曰。昭王后也。）房后惟見周語上。舜封堯子朱爲房侯。（廣韻注、路史後紀十一國名紀四。）昭王娶于房。曰房后。丹朱馮身以儀之。（周語。）案、昭雖南遊不返。無大失德。何至與幽、厲並居第九。房后亦不應與褒姒同等。又竹書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劉如房逆女。房伯所歸于宗周。是康昭兩世娶房也。

宋煬公。（愍公弟。）宋煬公、湯公弟。始見史世表、宋世家。名熙。被弒。（世家、而家語本作煬。作襄誤。）

齊胡公。（哀公弟。）齊胡公始見楚語下。哀公弟始見齊世家。名靜。徙都薄姑。（同上。韋注、韓作薄。）爲君年久。（詩齊風譜疏。）哀公同母弟獻公襲攻之。（世家。）其黨騶馬繻以入于貝水。（楚語。）葬臨淄。（水經淄水注。）

魯魏公。（幽公弟。）魯魏公、幽公弟。始見世表、魯世家。又作微公。（本書律曆志、史集解索隱引世本、左文十六疏引世家、釋文引世本作頑公。恐誤。）名濞。（世家、竹書、律曆志。）

又作非。（律曆志。）又作弗。（世家索隱引世本。）又作弗甚。（世表索隱引世本。一本作弗其。）又作費。（釋文引世家、諸名假當以費爲定。費弗古通。費音近。餘疑傳寫之誤。）立五十年。（世家、律曆志。）

楚熊渠。（渠子。）楚熊渠始見左僖廿六。又作鷙。（世表。）有疾。自竄于夔。（左傳。）案、杜注、熊渠、楚嫡子。疏言。摯不知是何君之嫡。而所引孔、晁、鄭語注。（韋注同。）及世家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是熊繹玄孫。熊渠嫡嗣。有惡疾。廢居于夔。爲楚附庸。其子孫有功。王命曰夔子。與此言渠子合。必別有所據。摯爲夔祖。其疾惡。非其人惡也。何以當末等。丹伯牛爲厲。韓亡忌不才。豈遂因是貶賢乎。

宋厲公（惠公子）　宋厲公始見左昭七、潛公子始見宋世家、名鮒祀（同上、又作魴祀、集解索隱、家語本姓作方祀、非）。

齊獻公（胡公弟）　獻公、胡公弟、始見世表、齊世家、名山、徙都臨菑、立九年（世家）。

厲王胡（夷王子）　厲王始見大雅民勞諸序、左文二、周語上、名胡、夷王子、始見周紀、世表、亦單稱厲（晉語上）、以戾虐流彘死（左昭廿六、周語、紀、表、亦曰汾王（詩韓奕）、亦曰周厲（呂氏春秋明君）、葬晉州霍邑縣東廿九里（寰宇記四十三）。　案、厲王之年、據本紀是三十七年奔彘、五十一年崩、外紀、通志謂在位四十年、通共和五十四年、竹書作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崩、未定孰是。

衛巫　衛巫始見周語上。

楚熊嚴（勇子）　熊嚴始見鄭語、是爲荊子熊嚴（同上、亦曰楚子嚴、竹書）、立十年（史十二侯表、楚世家）。　案、世家云、熊勇以弟熊嚴爲後、此云勇子、異、嚴不應居九等。

伯御（巷伯公兄子）　伯御始見周語上（本書律厤志作伯御）、懿公兄括之子、始見魯世家（索注以伯御即括、恐非）、爲君十一年、周宣王殺之（十二侯表、魯世家）。

衛共伯（釐公子）　共伯始見詩柏舟序、釐侯太子始見衛世家、名餘（同上）、蚤死（詩序而世家謂其弟武公攻之自殺）。　案、經史一云蚤死、一云自殺、固已異矣、而武公容聖、何以有殺兄奪國之事、余有辨見史記志疑二十、即如所說、亦不應置共伯九等。

晉殤公（穆侯弟、依穆史本、各本誤穆公）　晉殤叔、穆侯弟、始見史侯表、晉世家、立四年見殺（同上）。　案、史稱殤叔（竹書）、且晉侯爵、皆不應稱公。

幽王宮湦（宣王子）　幽王始見大、小雅諸序、左昭廿六、周語上、晉語一、鄭語、宣王子、始見周紀、亦曰周幽（楚辭天問）、亦單稱幽（晉語上）、亦與厲王稱幽、厲（禮運、孟子）、在位十一年、申侯、犬戎攻王驪山下、滅、于戲（周、晉、鄭語、周紀、侯表、鄭世家、竹書）。　案、字書無湦字、而幽王之名、竹書單作湦、皇王大紀單作浥、此表及杜世族譜、周、晉語注作宮湦、周紀作宮涅、詩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呂氏春秋當染注作宦皇、疑當依外紀、古史、通志作宮湦爲是（國語補音謂宜從湦、亦非）。　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惟名湦、故又作生、說文腥鯉並作胜鮭、知古字凡從星者恆爲生也。

褒姒　褒姒始見詩正月、車舝、白華序、晉語一、鄭語、褒國姒姓（正月毛傳）、以龍齧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詩十月之交、亦曰褒姒、事詳鄭語）。　幽王嬖申后而使爲后、是爲幽后（白華序、正月傳、鄭語）、詩瞻卬所謂哲婦傾城長舌厲階也、不好笑（同記）、亦曰豔妻（十月之交）、亦曰褒豔（後書左雄傳）。　犬戎攻殺幽王、虜褒姒而去（周紀）。　案、豔亦作刻、詩疏引中候云、刻者配姬以放賢、又師古引稗詩作閻、本書谷永傳閻妻、厲、厲、外戚班倢伃傳褒閻爲郵、蓋古今字異耳、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以爲厲王后、謂后姓閻、谷永對策、褒姒與閻妻並舉、左雄上疏、幽、厲與褒、豔對稱、鄭仍此解、當是三家之說、師古于五行志下注從毛、于永傳注從鄭、李賢于文苑崔琦傳注從毛、左雄傳雖從毛、傳訓褒姒美色、後又言厲王用妻黨、不免故見、然以韓奕、常武之厲父、皇父例觀、鄭義似有未合、故孔仲達不敢強爲予奪。

虢石父　虢石父始見晉語一、鄭語（晉語父作甫）、即虢公鼓（呂氏春秋當染、竹書、而荀子成相作執公長父、注云、執或爲鄭）。　宣王時有虢文公（周語上、竹書）、當是石父祖若父、西虢在畿內、世爲王朝卿士、疑皆西虢之君、但未知去始封之虢叔幾世（杜世族譜謂虢仲、誤、非）、而竹書其時有虢公翰、又未知與石甫何屬、或謂翰其子也、每代賢否相揚、亦奇。

皇父卿士　皇父以下七人並始見詩十月之交、左雄、鄭玄所謂嬖亂方熾、七子黨進者也、皇父爲六人端首、兼掌羣職、故但目以卿士（鄭箋）。　宣王太師皇父之後（因舉紀聞三、太師皇父見詩常武、竹書）、幽王后之親黨也（後書文苑傳論、琦外戚箴注）。　皇

番有皮番、故通作皮也、錢宮詹考異曰、蒲音婆、古讀皮如婆。

太宰家伯（依釋史本、各本家誤家）　家氏（左桓八注、詩節南山疏、鄭皆以爲字也）。

膳夫中術（師古曰、即所謂中允膳夫也）　中術本作仲允、字也（鄭箋）。

內史掘子（師古曰、掘音劉況反）　掘本作棐、棐氏也（鄭箋）、以子配之（孔疏）。

趣馬蹶（師古曰、蹶音子衛反、蹶音居衛反）　蹶氏（鄭箋）、蹶父之後（因舉紀聞三）。

師氏蔿（師古曰、蔿音于委反、蔿音九委反）　蔿本作楀、楀氏（鄭箋）。

申侯。　申侯始見史周紀。申伯之後。因學紀聞三。　案。厲幽二王皆娶于申。故申伯爲宣王之舅。詩崧高。申侯爲平王之舅。詩揚之水毛傳、鄭箋章注。但使言幽王后是申侯女。則申侯乃平王外祖。非舅也。故小序祇云平王母家。韋昭于晉語注從之。較合。

平王宜臼。幽王子。依梓止本。各本注脫。　平王始見晉文侯之命、詩王風序、左隱三、鄭語宜臼始見周紀。幽王子始見小弁序傳周紀。臼本作咎。晉語一、詩小弁傳。王風譜、白虎通。母申侯女。周紀。東遷洛邑。左隱六、昭上、周紀。五十一年崩。周紀、侯表。　案。學林三譏表不當列平王在愍人之等。非也。避戎東徙。不得謂之中興。而始奔于申。既立于申。復爲之戍申。借手叛人。無殊推刃。樂父率讎。不孝莫大。班氏置之下愚。宜矣。又左昭廿六有攜王。竹書幽王弒後。宜臼立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並立者二十年。晉文侯殺之。其立較宜臼爲正。乃史漢俱不書。何耶。晉語韋注、杜昭廿六注及世族譜以攜王爲伯服。皆誤。

曹繆公。惠公子。　曹繆公、惠伯子。始見侯表、曹世家。惠伯稱公。仍侯表之誤。名武。殺其弟石甫代立。三年卒。同上。

曲沃桓叔。晉文侯弟。　曲沃桓叔、晉文侯弟。始見左桓二、侯表、晉世家。名成師。同上。

晉孝侯。昭侯子。　晉孝侯、昭侯子。始見桓二、侯表、世家。名平。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弒。同上。而表誤作十六年。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竹書。　案。孝侯無失德。戕于強藩。君子愍之。而抑當第九。傳矣。

曲沃殤伯。桓叔子。　莊伯始見左隱二。曲沃莊伯始見桓二。桓叔子始見侯表、世家。名鱓。世家而譜古緣作鮮。誤也。

魯隱公。惠公子。　隱公始見左傳首篇。惠公、公子始見魯世家。惠公繼室聲子生隱公。左傳。名息姑。孔疏及宋曆引世本。亦單稱息。世家、本書律曆志。立十一年。爲羽父所弒。春秋經傳。　案。隱長又賢。不幸遇弒。而與羽父、桓公同居第九。則臣可殺君。弟可殺兄乎。升菴人表論、郭延年史通釋皆譏之。廣弘明集二教論謂隱既未自全。陷弟不義。漢書之評。于是乎得。殆非也。

公子翬。師古曰。翬音暉。　翬始見春秋隱四。公子翬始見公、穀隱四、春秋桓三經傳。又作翬。得世家。字羽父。左隱四、八、十、十一。亦曰大夫翬。侯表。

衛桓公完。莊公子。　衛桓公完、莊公子。始見春秋隱三、四、五經傳。莊公子始見衛世家。母嬖嬖。莊妾以爲己

子。隱三。立十六年。侯表、世家。爲州吁所弒。隱四。　案。桓公不當與州吁同等。

公子州吁。　州吁始見詩日月、終風、擊鼓序。公子州吁始見春秋隱三、四經傳。州又作祝。穀梁。衛人殺之。隱四。

芮伯。　芮伯始見左桓三。名萬。同上。

魯桓公。惠公子。　桓公始見詩敝笱序、左傳首篇。惠公子始見魯世家。名軌。左桓元疏引世本、本書律曆志、杜世族譜、世家集解、左釋文。又作允。又作子允。世家。又作兀。世家、隱疑誤。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歸惠公。生桓公。左傳。而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梁公之妾。世家誤。惠公爲隱公娶子宋。奪而自娶之。與妾。立十八年。春秋。齊襄公享公。醉。使公子彭生抱上車。搏幹而殺之。薨于車。左桓十八、公羊、莊元、齊、魯世家。

夫人文姜。　夫人文姜始見春秋桓三、六、莊廿二經傳、詩敝笱、載驅序。魯桓公夫人。同上。齊襄公女弟。齊世家。

彭生。　彭生始見左桓十八、公羊莊元。即公子彭生。同上。齊力士。齊世家。齊人殺之。桓十八。

陳厲公。桓公子。　陳厲公始見左莊廿二。名躍。春秋桓十二。立七年。侯表、陳世家。　案。經傳厲公躍是桓公之子。其母蔡女。表仍史誤。以厲爲桓弟。辨見史記志疑十九。

長狄僑如。　長狄僑如始見左文十一。僑又作喬。春秋世家左釋文。鄭瞞國君防風之後。杜注。防風、黃帝後。路史後紀六、國名紀二。蓋姓。史孔子世家、說苑辨物、面譜下、家語辨物作漆姓。汪芒氏之君也。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狄。譜。鄭瞞是其國名。左注疏。僑如之祖緣斯。世家世解。緣斯見文十一。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穀梁傳。叔孫得臣獲僑如。文十一。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穀梁。埋首子駒之門。文十一。既長且醜。有異于人。杜注。　案。獲僑如在魯文之世。表列于莊公時。誤也。

齊襄公兄。襄公子。依梓史本。各本注脫。　齊襄公始見詩南山諸序、春秋莊九、左莊八、公羊莊四、齊語。名諸兒。始見春秋莊八。表似傳寫脫諸字。　　蓋公子始見齊世家。立十二年。侯表、世家。爲齊無知所弒。莊八、經傳。

公子亡知。　無知始見春秋莊八。侯表作毋知。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左莊八、襄卒注。亦曰仲孫。左昭四。弒襄公而立。雍廩殺之。左莊八、九。

晉驪姬。驪姬始見詩滔陽序、檀弓上、左莊廿八、公羊僖十、晉語一。又作麗。左宣二、穀梁僖十、呂覽上德注、韓子備內、說林、檀弓釋文、穀梁僖廿四注。又作離。竹書成王三十年。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其君男爵。姬姓。韋注、而路史國名紀五謂驪、尚時國、非驪戎之國、然不可信。晉獻公代驪戎、獲驪姬。晉語、而左氏謂驪戎女以驪姬至殺驪、滅驪所得、則非也。乃驪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莊子齊物論及淮南唐法師成公英疏、韋注謂驪戎君之女、非。亦曰驪氏。說苑雜言。亦曰麗之姬。齊物論。爲里克所殺。晉語二。非絳州正平縣南八里。寰宇記四十七、魏書地形志謂家在高涼郡高河縣。

王子帶。王子帶始見左僖十一、周語中、母惠后陳媯。莊十八、僖廿四、周語上。襄王弟。僖廿四。亦曰太叔。僖廿二、廿四、廿五。亦曰叔帶。僖廿七。亦曰叔帶。史周紀侯表。亦曰昭公。亦曰昭叔。晉語四。亦曰甘公。水經甘水注。晉文公勤王、殺之于隰城。僖廿五、晉語。

楚成王惲。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楚成王始見左莊十四、晉語四、名惲。始見侯表、楚世家、本作頵。春秋文元。又作殞。公穀文元。文之子。韋注。杜敖弟。侯表、世家。母息媯。莊十四。亦曰荊成。呂氏春秋自知。弒杜敖自立、在位四十六年。侯表、世家。爲太子商臣所圍而縊。縊之曰謚、不瞑曰成、乃瞑。文元。

潘崇。潘崇始見左文元、楚之公族。通志氏族略三。爲太師、故曰師崇。楚語上。

楚繆王商臣。成王子。侯譯史本各本脫注。穆王、成王子。始見文元、名商臣始見左僖卅三、春秋文元。謚曰穆。文元。立十二年。侯表、世家。

齊懿公商人。昭公弟。侯譯史本各本脫注。懿公始見左僖十七、名商人始見春秋文十四經傳、昭公弟始見侯表、齊世家。母密姬。僖十七。立四年。侯表、世家。齊人弒之、納諸竹中。文十八經傳。

晉靈公夷皋。襄公子。靈公始見左文六、晉語五、名夷皋始見春秋宣三。公羊作臯。襄公子始見左文七、母穆嬴。文七。立十四年。侯表、晉世家。趙盾弒之。春秋宣二、而三傳、晉語以爲趙穿。蒸絳縣東磨裏村、一統志。

陳靈公。共公子。陳靈公始見詩株林、澤陂序、左宣元、周語中、其公子始見陳世家、名平國、夏徵舒弒之。春秋宣十、而殺之。襄廿。

亦曰靈侯。左成二。亦曰陳靈。呂氏春秋慎行。在位十五年。侯表、世家。案陳之先有武公靈、何以謚靈乎。

夏姬。夏姬始見詩株林序、左宣九、楚語上、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靈公之妹、而爲陳宣公孫公子夏少西之子御叔妻、夏徵舒子南之母也。左宣十一、成二、昭廿八、楚語及鄭箋、韋、杜注。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老而復壯。列女傳。墓在宋州柘城縣東北二百步。寰宇記十二。

孔靈。

儀行父。二子始見春秋宣十一、左宣九、周語中、靈又作甯。公羊、穀梁注。亦曰公孫靈。左文十七。亦並稱孔、儀。左宣二。

程鄭。程鄭始見左成十八、晉語七、程爲荀氏別族。杜注引世本。逝敖之孫荀罃證文子、食邑于程。春秋分記、晉世家宋國、路史後紀十注。荀罃見左成三、韋注罃作罃、路史作獻、又路史謂逝敖曾孫荀欽、恐皆誤。程鄭、罃曾孫程季之子。韋注。案程鄭雖有問陪將死之譏、然晉語稱其端而不淫、好諫不隱、安得列之下愚、盧學士曰、鄭字疑誤、當是弒晉厲公之程滑也。

西鉏吾。西鉏吾始見左成十八、西鉏複姓。廣韻注。吾音魚。釋文。案西鉏吾傳中兩見、其一見襄九、固是宋之能臣、表置九等、不解何故。

齊嚴公光。靈公子。齊莊公、靈公子。始見左襄十九、名光始見左襄元、春秋襄三、母嚴聲姬。漢十九。亦曰齊莊。呂氏春秋自知。立六年。侯表、齊世家。崔舒弒之、葬士孫之里。春秋襄廿五、魏書地形志云、家在臨淄。

楚夾敖。康王子。楚夾敖始見史吳世家、康王子始見楚世家、夾本作郟。左襄廿九、昭元、穀梁下。葬于郟、謂之郟敖。昭元。名麇。春秋昭元、左昭四。又作麋。世家宋、穀梁引傳。又作卷。公穀經。又作員。世家。亦曰熊麇。杜襄廿九注。亦曰熊郟敖。侯表。立四年。侯表、世家。公子圍縊而弒之。昭元。

蔡景侯。蔡景侯始見左襄三十、亦稱蔡景公。左成二。名固。春秋襄廿、文侯子。蔡世家。立四十九年。侯表。爲太子般所弒。

蔡靈侯。蔡靈侯始見左昭十一、亦作聖侯。服虔、楚靈、芳子強國注。名般。景侯子。春秋襄廿經傳、史作班。立十二年。侯表、蔡世家。楚靈王誘

陳哀公弱。成公子。 陳哀公始見春秋昭八。名弱始見侯表、陳世家。成公子始見世家。弱本作溺。昭八經。古並與貫弱水。說文作水。立三十五年自縊。侯表、昭八傳。

吳餘昧。餘祭弟。師古曰。昧音妹。 吳餘昧、餘祭弟。始見侯表、吳世家。本作夷末。春秋昭十五。又作夷昧。公羊襄廿九、昭十五、史刺客傳。皆音相近。立十七年。春秋史談作四年。 案。陳哀公因其弟司徒招殺太子偃師。憂恚自殺。何以反居招之下。屈狐庸稱夷末甚德而度。獨不可與其兄遏同居第七乎。且吳兄弟三人分三等。莫測其旨。豈轉寫譌歟。

宋寺人柳。 宋寺人柳始見左昭六。釋文寺作侍。

魯豎牛。 豎牛始見左昭四。叔孫穆子外妻戾宗婦人所生。號曰牛。使爲豎。同上及杜世族譜。黑而上僂。深目豎鬚。

孟仲之子殺諸關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昭四、五。穆子要圍。姜生孟丙仲王。

楚靈王圍。共王子。依釋史本。各本注脫。 楚靈王始見左昭元、公羊昭十三、穀梁昭四、楚語上、吳語。名圍始見左襄廿六、魯語下、晉語八。共王子始見昭元。圍又作回。漢世家集解。論衡言驗作子圍。譌也。易名虔。春秋昭十一、十三。又作熊虔。章注。亦曰楚靈。抱朴子論仙。立十二年。侯表、世家。縊死。左氏、公羊昭十三、吳語。

晉邢侯。 邢侯始見左昭十四、晉語九。楚申公巫臣之子。章、杜注。亦曰邢伯。襄十八。亦曰邢侯氏。晉語。 案。左成七、襄廿六、楚語上言巫臣眞其子狐庸于吳爲行人。故襄卅一年吳子使狐庸聘晉。則此邢侯必巫臣別子。闕爲邢大夫者也。又內外傳云。施邢楚。謂逃而勤捕之。未知其後受誅否。

雍子。 雍子始見左襄廿六。又作雝。晉語九、楚語上。故楚大夫。章注。晉人用之。楚語。爲邢侯所爭。昭十四、同。

楚公子比。 楚公子比始見春秋昭元、左昭十三。共王庶子。字子干。爲王數曰。自殺。同上。子皙實誓敖。同上。故稱初王。亦曰子比。楚世家。

觀從。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觀從始見左昭十三。字子玉。觀起子。同上。

悼王猛。景王子。依釋史本。各本誤加周字。 悼王猛始見春秋昭廿二經傳。景王子始見周紀。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猛爲太子。杜注及本書五行志上師古注。猛又作湣。御覽五百六十。亦曰子猛。五行志中下。亦曰王猛。立七月而卒。昭廿三、廣弘明集破邪論。言悼王立一百一日。非也。冢在南陽鄢縣西。御覽引皇覽。水經洛水注云。葬三王陵。

敬王匄。景王子。悼王兄。匄。各本譌丐及丐。 敬王始見左昭廿二。名匄。景王子。始見周紀。亦曰東王。昭廿三。四十四年崩。春秋、竹書、御覽八十五引史。而今本周紀四十二。侯表作四十三。誤。葬河南三王陵。水經洛水注。 案。史集解引賈逵、周語下韋注、杜世族譜及左注皆言敬王是悼王母弟。獨此以敬爲悼兄。恐誤。悼殂于亂。君子傷之。敬王能終其世。亦無失德。安得貶居末魯。反在子朝之下乎。

楚平王棄疾。靈王弟。 楚平王始見左昭十三、穀梁定四、楚語下。名棄疾。始見春秋昭十一、左昭六、楚語上。靈王弟始見侯表。爲蔡公。卽位。易名熊居。昭十一、十三。亦單稱居。春秋昭廿六。立十三年。侯表、楚世家。葬江陵城北。御覽地部引伍壞孫注。

費無極。 費無極始見左昭十五。又作無忌。史侯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淮南人間、吳越春秋。亦曰楚費。晉語。比傳論。楚之讒人。令尹子常殺之。昭廿七。

曹聲公。悼公弟。 曹聲公、悼公弟。惟見曹世家。又作襄公。侯表。名野。立五年見弒。同上。

吳僚。餘昧子。師古曰。僚音聊。 僚始見春秋昭廿七、公羊襄廿九。吳王僚始見吳世家、伍子胥傳。亦曰吳僚。侯表。亦曰州于。左昭廿。立十二年。春秋、侯表。而世家作十三年。誤。爲專諸所刺。昭廿七、公羊襄廿九。葬蘇州吳縣西南崑崙山。一統志。 案。公羊傳。季子云。爾殺吾兄。又云。僚長庶也。左疏、史索隱並引世本云。夷昧及僚。故新序節士曰。僚者長子之庶兄。盧學士輯海拾補論別本作長兄之庶子。恐非。孫俌御云。長疑字字之譌。孔疏引服虔曰。僚、夷昧庶兄。索隱及春秋分記曰。僚、夷昧庶長子。誤。而史世家、刺客傳以僚爲餘昧子。此表與王逸楚辭天問注、吳越春秋壽夢傳、皇王大紀皆依之。未知孰是。其等次亦不應在第九。

曹隱公通。平公弟。 曹隱公通、平王弟。惟見侯表、曹世家。立四年見弒。同上。 案。春秋無聲、隱二公。史豈別有據歟。侯表以聲爲襄。必誤。徐廣謂一作聲。是曹共公名襄。豈有作謚之理。

吳夫槩。師古曰。夫音扶。槩音工代反。　夫槩始見左定四。即闔廬之弟夫槩王。同上。槩又作概。史項羽紀正義。又作漑。又作慨。廣韻槩字注。自立爲吳王。敗奔楚。爲堂谿氏。定五、史吳世家。家在許州郾城縣南廿五里。寰宇記七。

徐子章禹。　徐子章禹始見左昭三十、公羊春秋。禹又作羽。左、穀春秋。偃王爲周所滅。後封其子宗爲徐子。十一世章禹。爲吳所滅。唐世系表七十五下、路史後紀七。　案。春秋莊廿六徐始見經。僖三年、十七年稱徐人。蓋其先也。昭四、五兩年。一書徐子。一書徐人。至十六年傳稱徐子。盟蒲隧。三十年滅。未知即章禹否。

衛靈公元。襄公子。　衛靈公元始見左昭七、春秋哀二。襄公子始見昭七。母嫡始。昭七。亦曰衛靈。抱朴子官理。立四十二年。侯表、衛世家。葬沙丘。莊子則陽。而魏齊地形志。謂家在頓丘衛國縣。一統志。謂在順德府平鄉縣南五里。柴日村。又云在廣平府長垣縣東北十里。亦見山東曹州府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　案。雖無道。然應夢而生。知人善任。于孔子爲際可之仕。嘗進上一格。

南子。　南子始見左定十四、論語。衛靈公夫人。定十四。宋女。衛世家集解引賈逵。亦曰盍夫人。呂覽貴因。蒯聵殺之。列女傳。

蒯聵。師古曰。蒯音五怪反。　案。第八出公後列蒯聵。則此爲重出。

宋朝。　宋朝始見左定十四、論語。宋公子子朝也。杜世族譜。　案。哀十一傳有宋子朝仕衛。未知即宋朝否。

彌子瑕。　彌子瑕始見左定六。彌氏。通志氏族略三。又作迷。大戴禮保傅。古字通。周禮春官眡祲。一曰彌。鄭注。故書作迷。亦曰彌子。左哀廿五、孟子、韓子說難。亦曰彭封彌子。哀廿五。　案。通志略謂子瑕是公孫彌牟之孫。非也。檀弓上注疏。據世本。文子彌牟生簡子瑕。則瑕乃彌牟之子。而彌子瑕、衛靈時已用事。彌牟在出公、悼公之世。觀左哀廿五傳二子先後相及。安得以彌子瑕爲簡子瑕。而謂文氏之孫乎。

雍渠。黎且子。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雍渠始見史孔子世家。本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即雍疽。孟子、韓非子。衛疽。又作雍睢。說苑至公。又作雍鉏。韓子難四。　案。此以音近通借。蓋宦寺之能爲嬖者。或謂是雍人。或謂雍氏渠名。恐皆非。黎且子三字不可解。錢宮詹曰。黎且並季桓子。必黎鉏也。子字衍。各本譌爲小字。非但衛雍渠。與齊黎且不得爲父子。而一幸臣。一奄豎。何必著其世乎。黎鉏亦見孔子世家。韓子內儲下作黎且。意林引韓作黎沮。齊世家作黎鉏。即左定九年、十年之黎彌。

季桓子。　季桓子始見左定五、魯語下、論語。即季孫斯。始見左定九、秋定六。亦曰季孫。始見左定九、公羊定八。平子之子。魯語注、杜世族譜。

曹靖公路。釐公子。　曹靖公路始見春秋定八。路路古通。故史世家作露。侯表作路。又公羊靖作埥。立四年。侯表、世家。　案。世家以靖公爲釐公弟。此作子。似誤。惟釋史本是弟字。但春秋昭廿七書曹伯午卒。悼公。直至定八年書曹伯露卒。無聲、隱二世。則悼、靖爲父子。未知孰信。

范吉射。師古曰。射音食亦反。　范吉射始見左定十三、晉語九。即士吉射。定十三、經傳。士鞅子。杜注。亦曰范昭子。定十三、哀五。

中行寅。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中行寅始見左昭廿九。即荀寅。始見昭廿九、春秋定十三。荀吳之子。杜注。亦曰中行文子。左定八及十三、哀廿七。

杞隱公。悼公子。　杞隱公、悼公子。始見杞世家。名乞。立七月見弒。同上。　案。表自題公以下並缺。世家。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生武公。武公子靖公。靖公子共公。共公子德公。注引世本作惠公。生成公。始見春秋。世家缺成公一代。論左僖廿三及世本。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見襄八。桓公子孝公匄。見襄廿三。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見昭六。文公卒。弟平公彌立。見昭廿四、左襄作邾。世家從公羊作彌。平公子悼公成。見定四、公羊作戊。　凡十一君皆不列。而隱公與弒兄之僖公同居末等。亦未安。

杞僖公。隱公子。　杞僖公始見春秋哀九。名過。春秋哀八。又作遂。杞世家。疑譌。左疏引作過也。立十九年。世家。　案。春秋無隱公。世家以荒公是隱公弟。則此云子。誤。杜世族譜謂僖公爲悼公曾孫。尤非。

曹伯陽。爲宋所滅。　曹伯陽爲宋所滅。始見春秋哀七、八經傳。陽、靖公子。立十五年見殺。曹世家、侯表、左哀八。

公孫彊。　公孫彊始見左哀七。文選幽通賦注作強。亦曰司城彊。宋殺之。哀八。　案。彊疑作疆。曹有幽伯彊。不應犯諱。

田乞。完六世孫。　田乞始見侯表。田完世家。即陳乞僖子。春秋三傳哀四、六及十一。亦曰陳子。左哀六。　案。世家。完生釋孟夷。索隱曰。世本作夷孟思。蓋釋名孟夷字。釋生湣孟莊。徐廣云。一作莊。索隱曰。世本作閔孟克。湣生文子。文子生桓子。桓子生盪子。是乞爲完六世孫也。

齊簡公壬。　齊簡公始見左哀十四。名壬。始見左哀六、春秋哀十四。又作任。吳語、侯表。悼公子。齊及田完世家。立四年。侯表、

陳恆弒之。春秋哀十四、論語。

子我。　子我始見左哀十四。即闞止。哀六及十四。又作監止。戰國韓策、史田完世家。闞監古通。世家誤作二人。黃帝後姞姓有闞國。子爲闞止

其後。路史國名紀一。殺諸郭關。哀十四。　案。表當子我于陳恆之下。未免倒錯。

子行。　子行始見左哀十一。即陳逆。哀十四。陳氏宗也。杜注。衛有子行。當孫林父所殺。見襄十四。非此也。

衛侯起。　衛君起始見侯表、衛世家。即公子起。左哀十七。鑑公子。莊公弟。世家如解引服虔、呂氏春秋慎小注。元年石圃逐莊。哀十八。侯表、世家。

石圃。侯綽史本名本譌國。　石圃始見左襄廿八。石碏四世孫成子稷。成二。疑稷是石祁子之弟。稷之弟北子買。襄十七、十九。買之子悼子惡。襄十九、廿七。並見杜注及世族譜。惡從子圃。襄廿八。圃又作甫。侯表、定八。又作專壃。侯表及衛世家索隱。　案。今本史記或譌專壃。世家又誤作石竝專。皆不足據。

陽虎。　陽虎始見左昭廿七、公羊定八、穀梁定九。即陽貨。論語。陽國近齊。圖二年。齊人遷之。子孫以國爲氏。

晉有陽處父。晉有陽氏。通志氏族略二。陽又作楊。侯表、定五年。名虎。字貨。論語邢疏。亦曰楊子。鹽鐵論地廣。墓在齊州歷城縣西北十里。寰宇記十九。

陳愍公。爲楚所滅。　陳湣公始見侯表、陳世家。爲楚所滅。始見左哀十七。名周。子。又名越。在位二十四年。侯表、世家。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始見左定十四、哀元、吳越語。父闔廬。定十四。而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謂夫差是闔閭太子波之子。誤。亦單稱差。論衡辯崇九思。越滅吳。夫差縊。哀廿二。吳越語。畢卑。越絕記吳地。請繩。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一統志云。在太湖縣西北。畢山。

太宰嚭。　太宰嚭始見哀元、越語上。楚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左定四。州犂、伯宗子。見成十五。晉語五。是爲伯嚭。吏伍子胥傳。又作嚭。呂氏春秋重言。又作白喜。論衡逢遇。又作白喜。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又作白否。又作伯嚭。文選廣絕交論注。亦重言重用。亦曰太宰子餘。哀八。亦曰宰嚭。越絕外傳計倪、廣絕交論。越誅之。呂覽長攻。史吳越世家、子胥傳、越絕請糴、內傳陳恆、外傳占夢九術。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案。世家、列傳、越絕外傳、紀策考、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杜世族譜並依左氏。以嚭爲伯州犂之孫。其父不著。而越語韋注、呂氏春秋當染、重言高注皆以嚭爲州犂子。莫定孰是。至潛夫志氏姓謂嚭是郤宛之子。則誤。其說在第八郤宛下。又呂氏春秋、史記、越絕、吳越春秋俱言越滅吳殺嚭。并戮其妻子。然左傳吳滅于哀廿二年。而廿四年有太宰嚭。則入越又用事。未嘗被誅也。

鄭相駟子陽。　鄭子陽始見列子說符、莊子讓王、韓子說疑、呂覽首時、觀世、適威。鄭相駟子陽始見史六國表、鄭世家。　案。史言鄭繻公殺子陽。諸子謂子陽好嚴。國人因逐駟狗之亂而殺之。其說異。

齊康公。爲田氏所滅。　齊康公始見六國表、齊田完世家。爲田氏所滅。始見六國表序。宣公子。名貸。十四年。遷海上。食一城。廿六年。卒。呂氏遂絕。同上。葬登州福山縣東北之罘山。一統志。

鄭康公乙。爲韓所滅。　鄭康公乙爲韓所滅。始見六國表、鄭、韓世家。乙、幽公弟。立二十一年。世家。而表作二十年。徐廣謂一本名乙。陽、亟非。

晉靖公任伯。爲韓、魏所滅。　晉靜公始見六國表、晉世家。與靖同。孝公子。立二年。遷爲家人。同上。　案。史。靜公名俱酒。索隱引世本無酒字。而此作任伯。豈有二名歟。表與三晉世家並云韓、趙、魏滅晉。三分其地。此獨不及趙。似脫。

夫人鄭袖。　夫人鄭袖始見戰國楚策。策作褒。此從史。楚懷王之幸夫人。亦曰南后。同上。

宋君偃。爲齊所滅。　宋君偃爲齊所滅。始見六國表、宋世家。即宋康王。戰國宋策、墨子所錄、列子黃帝、呂氏春秋當染、而呂覽說作康成公。乃今本之譌也。剔成弟。偃。宋。名偃。呂覽淫辭注。而順說注亦名佞。一本作佞。或作綬。疑皆偃字之誤。亦曰宋獻。齊子王霸篇注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故不同。亦曰宋康。呂覽淫辭、淮南兵略。亦曰桀宋。世家。立六十一年。魯王大紀。而表作四十三年。世家作四十七。呂覽設注作四十五。並非。齊破宋。出亡。死溫。秦紀、六國表、魏田完世家。而宋世家云殺王偃。蓋非。國策曰。逃倪侯之館。得病而死。蓋館在溫也。

楚王負芻。爲秦所滅。　楚王負芻爲秦所滅。始見六國表、楚世家。幽王卒。同母弟哀王猶立。二月餘。庶兄負芻殺哀王及太后而立。年表、世家、列女傳。而表猶作郝。列女傳以負芻爲孝烈王弟。越絕記地稱負芻爲楚王成。皆誤。五年滅。年表、世家。

燕王喜。爲秦所滅。　燕王喜爲秦所滅。始見戰國燕策。孝王子。徙遼東。立三十三年。被虜。蒙恬、六國表、燕世家。

魏王假。爲秦所滅。　魏王假爲秦所滅。始見六國表、燕世家。假又作瑕。今本列女傳。又作歇。越絕記地。景湣王子。立三年。被虜。年表、魏世家。而列女傳云。秦殺假也。

齊王建。爲秦所滅。　齊王建始見齊策。爲秦所滅。始見六國表、田完世家。襄王子。齊策。立四十四年。年表、世家。入秦。處于共之松柏間。餓死。齊策。

趙高。趙高始見史始皇紀。諸趙疏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史記蒙恬傳。秦王子嬰殺之。三族高家。始皇紀、李斯傳。

闞樂。闞樂始見始皇紀。趙高女壻。劫二世自殺。始皇紀、李斯傳。

漢書人表考附錄

庭立紀聞

上上。神農。稱曰神子。見春秋元命苞。

軒轅。李淳通鑑長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軒轅降神。稱趙始祖。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

帝堯。稱曰伊唐。又見魏志高堂隆傳。亦曰唐勛。見清浦王侍郎視金石萃編唐頁半千撰尹尊師碑。

帝湯。亦曰商履。見大戴禮少閒篇。金樓子。湯有七號。一性生。二猿長。三瘠肚。四天成。五天乙。六地甲。

文王。亦曰周昌。見大戴少閒。

武王。稱曰武發。見南齊書魏虜傳孝文帝書比干文。

年五十四。海寧錢廣伯云。志疑於魯世家據路史所引竹書。作武王年五十四。人表考仝。以禮記言九十三及

今本竹書九十四爲非。又據劉氏外紀引應劭謂周公年九十九而疑之。案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文王九十七終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周公當亦八十餘。是武王九十三。周公九十九。信也。曰武年五十四。恐不可從。

周公。亦曰王子旦。見賈子修政語下。字朝明。見金石萃編唐開元二年偃師縣周公祠碑。又毛詩狼跋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孫毓非之矣。鄭箋。公、周公孫。遁也。劉敞七經小傳則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不從毛、鄭。而義較長。可存其說。補一稱焉。

仲尼。稱曰孔宣。亦見白居易詩栖栖者孔宣。

上中。女媧。北齊書祖珽傳。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來無有也。語在唐前。

盤瓠。晉天福六年。封昌寧公。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晉祠銘一條。未檢所出。

祝融。淮南天文訓。其佐朱明。注舊說云。祝融。蓋亦火正官名。

大王。大音泰。獨通典引盧氏禮記解詁云。美大故號之。讀大如字。可備一說。

散宜生。金石萃編有殷散氏銅盤銘。蓋散氏、散宜氏二氏也。殷季散氏。或宜生之先世歟。

太子晉。唐武后號爲昇仙太子。見舊唐書禮儀志及廟碑。獨王衍尊爲聖祖玉宸皇帝。見十國春秋。

孟子。字子輿。亦見左傳序疏。又子上稱爲孟孺子。見孔叢。

間相如。隸釋費鳳別碑稱閻和。又東坡和陶雜詩。天方斲漢室。豈計一郡虛。昆蟲政相齧。迺比閻相如。自注。

去聲。

上下。少康。說文巾部帶字注。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孔父。儀禮士冠禮注作孔甫。

百里奚。史記索隱秦紀述贊稱里奚。

漢影啓。元和蔡邕耕雲云。此啓字或有意直書。使名字不相混。與他處忘諱者不同。

季次。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廝哀。所必析之謂。或又謂作休而爲三人歟。

采羽。蔡鐵耕云。以羽爲女之譌。甚是。案。楚辭東方朔七諫。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此又一采桑女也。或以孔子故列在第三歟。若衛波傳述孔子遇采桑女事。則誕而俚矣。

子服。錢竹汀云。考以爲子服回。予案藝文志雜家有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晚服聲相近。或卽其人。又稱經公臣有子服厲伯。見論衡非韓篇。

淮柳。孟子外書。明人僞託。其文說篇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曰。古之高人也。劉攽注。子庚、淮柳字。不知何據。又唐石經淮作世。

塚嶋。葬肥陵。見寰宇記、淮南道引、古今冢墓記。

王稱。曰顯公。見金石萃編唐王文幹墓誌銘。

中上。蔡鐵耕云。表兩微仲。當是一弟一子。不必疑此爲誤。

八士。海鹽崔尾洲應榴。鐵秋谷。云。周禮地官。山澤之虞。皆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國語紀其官曰虞。魯論紀其位曰士也。八士或本氏尹而居南宮。遂別爲南宮氏。如東門襄仲、桐門右師之比。

蔡叔。蔡鐵耕云。本晉崔光傳贊以子孟爲叔之苗裔。故推而進之。蓋惑於褚少孫三代世表後之妄說也。

魯叔。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晉祠銘下。

穆王。亦曰姬滿。見文選雪賦。

伯熙。蔡鐵耕云。博古錄敦銘作伯冏父。可補一稱。又劉攽公是集伯冏敦贊序云。周公裔孫。不知何據。案。伯冏父敦外。見鼎銘者一。見卣銘者一。見彝銘者七。俱單冏連文。然則伯冏卽內外傳單氏之先乎。姓纂。盛王封少子黎於單。伯冏當穆王時。爲王族單氏可信也。

申生。新序節士。晉獻太子不拜蛇祥自殺。豈申生乎。與左傳異。

四乞。五行志術亦作遂。又詩報我不述。韓詩作不術。

趙盾。盾亦作遁。見金石萃編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

范文子。亦曰范燮。見晉書王坦之傳。

商鞅。亦稱苗子。見韓子外儲說左下。

杞梁、崔州。二人並稱殖華。見淮南精神訓。

琴牢。論語鄭注亦稱子牢。

王孫賈。蔡鐵耕云。考引說苑權謀篇王孫商。疑商爲賈字之譌。而反質篇又載衛叔孫文子問王孫夏事。夏賈古通借。蘭陵繆文煩舍人本作賈。或本同卜子之名商字夏。而夏又借作賈歟。王孫賈御覽五百三十一作王孫賈。

大夫種。史伍子胥傳正義引高誘云。楚之郢人。又得一證。足知今本呂注之譌。

蔡錫昌。蔡錫昌子。云。此卽吳芮。當置四等之末。傳寫誤在前也。芮爲秦番陽令。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入漢爲長沙王。一年薨。則芮本六國時人。故列於表。而仍其始號。明非爲佐漢有功。忠著甲令也。若謂漢臣不當入表。則孔襄爲孝惠博士。遷長沙太守。表固存之矣。

如耳。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載唐開元時茹守福墓誌云。君京兆人。蓋周之遺裔。鄭之遠胄也。昔六國分峙。茹姬爲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爲韓王之相。茹如乃一字。左傳成十年鄭有公子班。字子如。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爲氏。故如出於鄭。

樂正子。孟子外書孝經篇云。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恐不足信。又言公都子名敏。亦無據。

崇侯。文選北征賦稱崇公。

中中。元和志謂墓在臨淄鼎足山。本於括地志。見史記管晏列傳正義。

許犬。列女傳以夫人爲衛懿公之女。與左傳異。

單蘇子。三國志和洽傳稱單蘇。

申包胥。亦稱申包。見晉書孫惠傳、庾信擬詠懷詩。又唐書文藝傳崔信明云。申胥海隅釣師。館固其節。崔秋谷云。此當指伍胥所稱釣師。或因漁丈人之事而附會之。

郯子。亦曰孫郯。見魏志陳思王植傳。

（榮期）稱曰榮期。亦見晉書皇甫謐傳、庾信和張侍中述懷詩及讚。

（顧司敗）釋文引鄭以爲司敗人名。齊大夫。

（孫子）藝文志道家孫子十六篇。當即其人。

（章子）蔡鐵耕云。匡章非孟子弟子。畢氏刻呂覽載章校辨高注之妄矣。此不當采。

（被璀）蔡鐵耕云。此必吳被離。字近而譌。與子桑子牽連泥寫在後也。

（軌子、綾子）綾竹汀云。一人疑即治春秋之夾氏、鄒氏也。音皆相近。

（宋玉）客有自潤州安福縣來者。見宋氏家牒。言玉字子淵。號鹿谿子。未知何本。

（葉陽君）諸藕堂云。以趙策諫殺之言觀之。葉陽當是公子悝。史秦紀志疑及此考以爲華陽君率或似未的。

（中下、中期）仲能改行率德。乃降於崔叔二等。何耶。

（晉文侯仇）晉蘇鄭讀義爲儀。儀仇皆調匹也。故名仇字儀。與孔傳異。儀古音俄。與和疊韻。和其餘聲也。又晉世家集解馬融引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亦見釋文。恐不可從。

（潘和）蔡鐵耕云。此疑楚卞和也。獻玉被刖。事關三君。諸書所說不同。而韓子和氏以爲厲、武、文。淮南覽冥注、史鄒陽傳注皆以爲武、文、成。表列文王時。或其人歟。卞弁古通。俱有槃音。與潘音近。且楚有潘族。和或系出於潘乎。（樊與於鑾時雍。漢書成帝紀作於蕃。蔡鐵耕孔宙碑作於弁。亦可證。）

（向子）蔡鐵耕云。向戌之祖。廣韻注作向父旰。表或單稱旰而脫其半。干又譌爲子也。諸藕堂云。通志略向父名胥。廣韻譌旰。

（張黨）前蜀王建封儀昌化王。見吳任臣十國春秋。

（下上、共王）魯語。周悼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悼。何反下穆王三等。

（陳盤公）盤之曾祖謚孝公。何以名孝。

（靈王泄心）錢竹汀云。泄即世也。禮雜記泄柳。唐石經作世柳。夏帝泄。左疏引世紀作世。蓋泄從世聲。亦可讀如世。而春秋三傳世大多通。如樂大心作世心可證。故泄心又作大心。諸藕堂云。古世太亦通。故太子稱世子。太叔稱世叔。

（楚嘉王章）鐘鼎款識曾侯鐘銘云。唯王五十有六祀。楚王酓章。薛尚功以爲惠王。則可補酓章之名。

（下中、朱）廣韻房字注。丹朱子陵。以父封爲氏。周語韋注曰。狸姓、丹朱之後。

（括地志名爲募亭神。當引。

（宮子庆奚）宮嬴姓。字亦作益。見地理志城陽國縣莒注。

（下下、司徒皮太宰家伯）蔡鐵耕云。釋文本或作潘。韓詩作繁。而師古引詩作蕃。皆異文。七人官氏俱佚詩。此表元文必無太字。

（五狄間如）蔡鐵耕云。此獲在魯文時耳。其人既蕃。不嫌列於莊公之世。

（鄭祖）諸藕堂云。南后、鄭祖是二人。故楚策懷王謂張儀曰。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考誤作一人。

漢書人表考補 智記卷二十

周公。僞蜀乾德六年。封顯聖王。見寰宇記七十七。

仲尼。宋熙寧中。欲加孔子謚至神元聖帝。禮臣李邦直執不可。卒從其議。見王明清揮麈錄。又西夏仁宗仁孝。嘗尊孔子爲文宣帝。見宋史夏國傳。

僑極。亦作喬。又見禮祭法疏引大戴禮。

簡逸。許周生云。月令疏引鄭志稱爲蛾簡狄。詩疏譌爲流簡狄。諫菴稱後王以爲媒官。謂之高禖。案月令疏。高禖祀簡狄之夫。而非簡狄。

娵訾。名常儀。檀弓上疏引帝嚳作陬氏之女曰常宜。

女趙。禹妃塗山氏女生啓。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塗山氏爲玉京太后。尊啓爲齊聖皇帝。見舊唐書禮儀志三。

傅說。周生云。揚子雲解嘲。或稱褐而傅。似以傅爲大傅之傅。蓋說稱傅說。猶召公稱保奭也。孟康以爲甫國。恐非。

箕子。其支子仲食邑於子。子孫爲鮮于氏。見顏眞卿太子少保鮮于仲通神道碑銘及通志氏族略。

伯夷、叔齊。亦曰夷叔。又見蜀志郤正傳、晉裴羊祜傳。亦見風志王祖傳。

太姒。　錢廣伯云。錢田間謂太姒是文王繼妻。諫菴謂姊妹同嫁於周。恐未然。詩云。篤生武王。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太姒爲文王元妃明甚。其云文王初載者。猶曰初度云爾。繼女維莘者。卽所謂太姒圖徽音也。安得以卽位之始年當之。而謂中年再娶乎。況禮諸侯不再娶也。案諸侯再娶者甚多。

散宜生。　錢廣伯云。許叔重五經異義以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非公羊二字作名之說。見曲禮上正義。在馬融前。

管仲。　稱仲父。亦見晏子春秋諫下、呂覽知接、重言、精諭、達鬱。

鄭子產。　亦曰圖產。見亢倉子政道篇。

顏淵妻宋戴氏。　見元史。

孟子。　亦曰鄒叟。見宋呂陶淨德集送范堯夫詩自注。前史有謂孟子爲鄒叟者。又瓦釜漫記。孟子父名產璞。

尹吉甫。　元豐九域志。墓在滄洲。

宋正考父。　亦曰正父。見初學記十七引王粲贊。

魯公子季友。　友又作有。見鹽鐵論殊路篇。古字通用。

百里奚。　九域志。墓在鄧州。寰宇記。在南陽縣西南七里。

介子推。　錢廣伯云。史記弟子傳稱介山子。裴注作介山子然。誤也。史本文然字屬下句。家語弟子行作介子山。又誤倒耳。

荀林父。　顧信崔說神道碑云。上軍之左。實用荀林。

令尹子文是爲鬬穀於菟。　又見左僖二十年。

原憲。　盧學士云。檀弓疏稱憲子。梁昭明詩中嘗稱原生。李夢陽詩中又稱盧生。

顏剡。　錢廣伯云。諫菴謂史記弟子傳作顏高爲誤。自無不可。蓋剡又作克。見家語曲禮子貢問。克字本作𠧪。形似致譌也。然云顏氏爲魯望族。不應並時同名有二高。恐非確論。晉有二士匄。魯有二嬰齊。夫非望族乎。何必顏氏不有兩高也。

段干木。　通考一百三卷。宋徽宗時。封濟應侯。又晉書隱逸傳。宋纖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

伯駒。　宋劉敞公是集。伯固敦、周公裔孫也。

季隨。　楊升菴丹鉛錄云。蕭穎士蒙山詩。向子捐俗氣。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八士中一人。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

王清二友。　未詳。金壇段明府玉裁云。漢藝文志有王史氏。在禮。有青史子。在小說。大戴禮記保傅篇作青史氏。或表當作王、青二史歟。蒙山徐北溟鯤曰。漢志王史氏乃六國時人。與表不合。且表中無此例。懋堂說不可從。

狐突。　說苑立節謂獻公卒狐突自殺。與傳異。

公孫杵臼。　九域志。墓在絳州。

宋子罕。　劉孝標稱爲罕生。此補五等爵子皮。誤爲宋子罕。

陳不占。　孟子不成之譽章注作不瞻。聲相近。毛本作瞻。誤。

老子。　唐書。則天后光宅元年。追尊老子母爲先天太后。

伍子胥。　唐昭宗景福二年。封廣惠侯。一云。唐封廣衛。錢武肅王奏改惠屋。按晉吳安王。　宋興宗大中祥符五年。賜忠清廟額。封英烈王。徽宗政和六年。加封威顯。高宗紹興三十年。加封忠壯。一云。改封忠壯侯。　寧宗嘉定十七年。累封忠武英烈威德顯聖王。一云。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元封順祐。一作佑。忠孝威惠。一作德。顯聖王。雍正三年。改封英衛公。宋嘉熙三年曾述英衛圖。理宗御書。見嵇曾筠浙江通志。李衛西湖志。

計然。　名研。本又作妍。

何蒯。　許周生云。徐楚金說文通論上稱爲擁彗子。未詳所據。

告子。　錢廣伯云。趙岐孟子注未嘗認告子卽浩生不害。固別爲一人也。僞疏疑浩生不害爲告子耳。諫菴謂趙氏兩注元有牴牾。未免臆斷。又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則是孟子弟子而年壓於孟子可知。孟子於弟子稱子。顧亭林曾言之。若以孟子稱曰告子。疑非弟子。則樂正子二之中又何說。經史問答謂告子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

郭隗。　九域志。墓在德州。

白起。　唐書。德宗貞元四年。咸陽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月吐善。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已而果爲邊將所敗。上欲立廟。贈以司徒。李泌以爲太重。請贈兵部尚書。

得叔孫昭子。　卽叔孫婼。公羊經婼作舍。毛氏備書刊誤非之。錢廣伯云。舍乃婼聲之轉。觀惡字自明。

楚伍奢、伍尚。　宋理宗嘉熙三年。封奢烈侯。妻嘉應夫人。尚昭順侯。妻淑惠夫人。見李衛西湖志十五。

樂聲期。　陶潛集詠貧士稱樂叟。亦云年九十。又稱樂公。皇甫謐十一。

荆軻。　海寧吳槎客騫云。軻墓。九域志京兆府、河中府並見。蓋招魂而葬。或不止一處歟。

宋襄公。　與楚戰傷股。七日而死。韓子外儲說左上三日而死。淮南參族訓軍敗若獲。並誤。

樂陽。古陽羊通用。漢書。五行志上。武五子公孫賀、江充傳。武帝女陽石公主。卽北海郡羊石縣也。淮南氾論訓。陽文作樂羊。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九年都尚爲

（按傳作都羊。）

秦武陽。史記荊軻傳。燕將秦開之孫。

鄭子經。又作子豆。釋文或作經。余弟左通云。經豆字相狀。轉寫致誤。

喬款。蓋卽艾孔。錢廣伯云。艾音乂。與喬音近。款孔聲近。殿九能云。爾雅。艾歷相也。方言。喬歷相也。亦喬艾聲近之證。

宋桓魋。皇侃論語義疏本引包成注曰。桓魋、宋司馬黎也。黎字疑誤增。司馬牛名犂。不應同之。象。亦曰象敖。見大戴禮帝繫。象爲人傲狠。因以爲號。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重華之於象敖。

劇辛。吳樓客曰。辛何以在第八。

蚩尤。九域志。冢在京兆府。

王子帶。亦曰叔帶。見左傳昭廿六年。

蒯聵。師古曰。蒯音五怪反。錢廣伯云。釋文。蒯苦怪反。聵五快反。此蓋同之。今譌脫爾。此有師古注。八卷中無之。而簡公之諡無考。復列在石乞、狐黶之黨後。不若此從其君父君母之得其所也。疑彼是後人誤增。

漢書人表攷校補

蔡雲撰

漢書人表攷校補

清 元和蔡雲譔

人表考自敘。注 雲案人標四品。略仿文子微明二十五人之目。

元敘 案退齊桓於五等傳謂之中人故也。而進令尹子文陳文子於智人。則與引論語未知之文戾矣。

元注注 案淩氏評林標黃履翁於宋時。彼誤歟。抑明字誤歟。

炎帝神農氏 案神農稱神子。見春秋元命苞。似亦可采。

黃帝軒轅氏 案宋其宗朝。以軒轅降神。稱祖始祖。因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朕。不得斥犯。又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事詳李燾通鑑長編引見錄宮詹師簽新錄七宋人避軒轅字條。

周公 案毛詩狼跋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孫臧非之矣。劉敞七經小傳則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不從鄭說。而較毛義爲長。似可存其說補一稱焉。 又案賈子修政語下。武王問於王子旦。蓋即周公。是又一稱也。

女媧 案北史祖珽傳。魏太姬雖爲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來無有也。語在唐前。

彤魚氏 案始見惟見。屢見並見考之例也。然如此條曰惟並見後五烏五鳩曰並始見。並字俱可省。當

與允格臺駘言始見。羲和仲叔四人言惟見一例也。

祝融 案淮南天文訓。其佐朱明注。舊說云。祝融蓋亦火正官名。與句芒后土一例。

盤庚 案本書藝文志。有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其象天乙言之歟。抑以湯爲地名而冠於其上歟。房中諸家。固屬依託。要亦足廣異稱。

大王 案大。釋文音泰。獨通與引盧氏禮記解詁云。美大故號之。讀大如字。可備一說。

大伯 案吳越春秋首篇題吳王太伯傳。今本以吳未追王太伯。削去王字。然篇題如此。趙長君當必有據可引也。

孟子 案考既引孔叢雜訓。則子上稱孟子爲孟孺子亦當載。

兩相如 案費鳳別碑。司馬慕兩相似可補一稱。

少康 案說文巾部帝字注。古者少康初作箕帶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當引。

百里奚 案蒙穀言繆公罪奚耳。應劭直云穀之誣甚。穆能悔過。蹇叔不罪孟明。而於社稷之聖臣。獨責之死地邪。若奚之去虞相秦。孟子盛稱其知。乃以耄年就戮。見幾者果如是邪。考爲古人辯經多矣。何此則大昔之。 又案索隱述贊。稱爲里奚。亦可證百里非複姓也。 又案僖十三年。百里諮老成厚重。是愧子桑。若謂此即孟明。恐仡仡勇夫。無此語氣。

狐偃 案韓子南面云。管仲毋變齊。郭偃毋變晉。則桓文不霸矣。此必誤稱咎犯爲郭偃。非晉語之郭偃也。然亦可補一稱。

曾子 案德行四人。在第二。言語政事文學六人。在第三。曾子未列四科。故與子張並次子夏後。而適居曾皙前矣。

漆雕啓 案忘諱直書。語妙而未確。觀爲子書啓。及微中注啓子魯閔公啓俱不諱。可知非忘也。蓋此獨有筆直書。使名字相應。

季次 案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祈必析之誤。或又譌作休而爲三人歟。 又案淮南氾論。有季襄高注魯人。孔子弟子。此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所無。疑稱季次爲季哀。哀襄形近而譌也。緣名於行次之下。仲憲其例也。淮南云。立節抗行。不入汚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與史未嘗仕之說正合。家語本不足信。沉字誤。安知齊人非誤乎。

范蠡 案鴟夷子皮。亦見淮南氾論說林上。而以爲田常黨。宜引而辯之。

采桑羽 案東方朔七諫。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此又一采桑女也。或以孔子故列在第三歟。若衛波傳載孔子遇采桑女事。則誕而俚矣。

滕文公 案考公之名孫宜公。孟子晉義作靡居。鈞切。從世本說。

叔夜 案叔夜叔液。俱作觚鼎。其一人歟。果泉校引惠氏說。蓋未鼎銘。

雅叔處 案本書雅光傳。以子孟爲叔之苗裔。故推而進之。蓋蹈於稽少孫三代世表後之妄說也。

伯鬷　案師古既音居永反，則表本作鬷，觀第二等之熙下不作火，知此爲不識古文者妄改。

申生　案新序謂晉獻太子，以御人使拜蛇蟒自殺，誕甚。

狐突　案申生稱伯氏，從晉語賈唐說章作長子解是也，此伯氏章以爲狐突字，鄭以爲狐突別氏，宜單注，晉語二及檀弓今復出，晉語一則仍以一云狐突也，爲是歧矣。

辛廖　案見閔元元，誤刻二。

苗賁皇　案賁皇亦稱苗子，見韓子外儲說左下。

杞梁華州　案二人並稱殖華，見淮南精神訓，考有是例當補。　又案周作舟，以舟市之舟从勹，舟聲，故得通華名，通則字爲勉，蓋非周密之周也，堯廟碑舟而舟省文。

衛公子荊　案公南楚見昭二十，誤刻廿作甘，荊字南楚疑。

孟蓋子　案師古注下肯類此，注縱讀之，而以後見者爲下也，考則橫讀之，而以在下者爲下也，祠同義異，當刪此句，而於夾注添後不復引四字。

南榮疇　案負瞻獻君，列子宋田父事，上林賦，偓佺之倫，暴於南榮，注屋、南簷也，廣韻牽合以爲南榮氏，託始謬，不足取。

王孫賈　案考引說苑王孫商而反賈，又載衛公叔文子問王孫夏事，夏賈並有舉下切，余正釋文板舍人本作賈，古通用，則夏賈亦得通借，或本同卜子之名商字夏，而夏又借作賈歟。

師襄子　案案云，故表判列兩人，句誤當刪，表前列紂時之襄，與此師襄遙遙無涉。

賓牟賈　案記曾侍坐，言免席而請及居吾語女之云，皆師弟禮也，可斷爲孔子弟子。

邢侯　案邢侯與韓侯並列中中，邢叔與唐叔應侯並列中上，複見錯出，傳寫誤也，廣韻于字注亦稱邢叔。

文子　案賈子修政語下，周武王成王問粥子，曾自稱寡人，似未可據，寡人之稱，以爲天子國君之別，許夫人　案列女仁智傳，以夫人爲懿公女，與左傳鄭箋絕異，猶可曰女爲妹之殘字，至翟攻衛破衛侯遂奔至楚邱，齊桓遂城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云云，若懿公之肉，未嘗爲狄食也者，吾友顧君廣圻辯之未盡，嘗記補勘亦止論及衍字叶音，未經訂正。

鄭叔詹　案韓子喻老之叔詹，鄭叔詹也，十過以爲曹臣誤，故則注宜單引喻老，而十過之誤，於案語附辯之。

陳司敗　案釋文引鄭以爲司敗人名，齊大夫，當依下嚴子子桑子之例引而辯之。

吳行人儀　案吳語行人奚斯，即儀也，奚斯壘韻，并言之成儀字，說見錢宮詹師養新錄二。

章子　案高注孟子弟子，舉刻呂氏春秋戒脩校辯其妄矣，公都子曰，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可知非弟子，仍宜辯正。

被雍　案此必是吳被離，雌雍形近而譌，與子桑子乘逮混寫在後也，之二人當在前榮疇期楚聲尹文

之間。

蔡中胡　案中改行率德，爲魯卿士，魯國治，賢可知已，乃降於崔叔二等何邪。

晉文侯仇　案書疏，鄭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與僞孔傳異，當存之，以備一說，儀古音俄，與和韻和，其餘聲也，又晉世家注引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諸侯，亦見釋文，恐不可從。

潘和　案此疑楚卞和，和獻玉被刖事，閱三君，諸書不同，而韓子和氏以爲厲武文，史鄒陽傳注以爲武文成，世次俱不紊，表列文王時，或其人歟，卞弁古通，俱有槃音，與潘音近，且楚有潘族，和或系出於潘歟。

石蜮　案與孔將鉏侯宣多納公子蘭者，石甲父即石癸也，此蜮字疑甲父二字合并之誤，故次程公後，石癸至宣三年始見，班氏以爲別是一人，故列於後之第四等耳，表無行人良霄蜮爲介，尤在所略矣。

向子　案向戌之祖，廣韻注作向父旰，表或單稱旰，而脫其半，干又譌爲子也，雖列宋平公之世，猶在合左師之前。

檀弓　案孔疏以爲六國時人，據篇中有仲梁子也，此說是也，則當引而辯班表之誤，於子服景伯亦不必出子服伯子之稱矣，此說非邪，則於仲梁子當專引毛傳及鄭志答張逸問，不必云見檀弓矣，竊疑論帷堂者別是一仲梁子，必標明之，庶無牴牾。

周共王　案魯語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何反下穆王三等。

息侯　案息侯伐鄭，見隱十一年，非始莊十，若以息嬀歸楚，尚隔二十餘年，疑非一世，則古來尤物年壯，而色不衰者其有焉。　又案以息爲嬀姓，則明明裴陳女爲夫人矣，雖春秋時同姓爲昏者頗多，然有世本可據，當改注中也字作非字。　又案前於息嬀定稱文夫人，而案語引貞順傳，以明班氏列嬀於中中之故，蓋表從列女考自從左也，後於杜敖楚成王惲俱標明母息嬀，則此復引同日自殺之文，未免抵牾。

惠王毋涼　案天聖明道本國語周語上中解皆作惠王涼，無毋字。

宋平公　案以祖謚命名，則爲之臣者，稱先君之謚，獨新君之名爲不便，然列國往往有之，其世遠而犯者勿論，如陳蓋公之竹，祖謚孝公，而蓋公名孝，與此正同，考於彼，未之疑也。　又案名子不以謚，古無明文，成爲共公少子，本不得立，故無所避。　又案博古錄有宋公成之鐘六，其爲平公作無疑，成作戌，銘文往往如是，似可爲平公名成之證，若季嬀鼎成周之成作戌，而師毛父敦戌戌之戌作戌，二文略無差別，此又成戌致譌之一證也。

宋炕公兜欒　案宋公欒鼎外，又有徵欒鼎，博古圖云，名欒者，宋景公也，蓋蒙始封之地爲稱，其銘有王命徵繼治九服云云，似可信爲宋公。

楚惠王章　案鐘鼎款識，曾侯鐘一銘有唯王五十有六祀，楚王韻章云云，薛氏謂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爲章，則鐘爲惠王作無疑也，據此可以補韻章之名。

闕黨童子　漢闕宣下邳人，闕黨童子之後，見漢書師古注。

朱　案海內南經郭注引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今本帝下有子字，皆別稱也。　又案廣韻注，子陵以

父封爲氏。而國語章注則曰狸姓丹朱之後。在周爲傅氏也。氏分於後。姓必錫於先。然則丹朱受狸姓歟。

鼓叟　案舜父雖頑。然書稱允若。孟子亦言底豫。非終於頑者。不宜屈在下中。昔讀孟子從而揜之句。以爲俟其出而後揜。叟有不忍殺子之心。趙注全非。獨旋從階下之說爲可節取。蓋亦俟其下而後焚。想見當時倉卒蹕縫之苦。特制於鬲妻傲子。而不克蹤其綱。是則所謂頑耳。竹著校呂氏春秋古樂篇。謂瞽叟有功堯樂。不得爲頑。卓識名論也。　又案焚廩揜井。非無目人所能從事。變變齊栗之容。亦非以意推測而能感動也。蓋古時命名。不忌醫疾。否則爲元冥師者名昧。豈亦目不別五色之類乎。

象　案括地志名爲鼻亭神者象也。當與水經注一例引。

案出公曼　案以曼爲憲。作以憲爲曼較明。

莒子庚輿　案本書地理志。城陽國縣莒。故國。莒姓。莒嬴通。宜兼載。

衛簡公剛職　案繹史謂諱莊爲簡。未可盡非。蓋因前此之莊公已諱爲嚴。故此別諱爲簡。齊則兩諱爲嚴。一稱侯。一稱公。　又案剛職既見九等。簡公又非其證。此列輒與起之間者。必左傳公孫般師。卽世家公子班師也。般師襲公之後。與剛職爲兄弟。或有元注文涉剛職而誤歟。

舜　案孫奭孟子音義上。舜夷姓。當與杜注同引。

房后　案后實有爽德。未可云無失德也。據協於丹朱之言。應與朱並列下中。

褒姒　案西征賦。涇褒褒以縱慝。又稱爲褒褒。

司徒皮　案毛詩番釋文本或作潘。異文當補。又韓詩作繁。而師古所引作蕃文亦異。

太宰家伯　案七人官與名氏俱依詩詞。但去四維字。他無所增也。則此當作宰家伯。班氏元本。必無太字。

長狄僑如　案此獲在魯文時耳。其人既舊。似不嫌列於莊公之世。

夏姬　案考於鄧曼標曼姬之稱。據如淳說也。則此當補鄭女之稱。

帝湯殷商氏　案商湯見左昭四。非始梁千文。以下據按補。

大廷氏　案莊子應帝王泰氏釋文引李頤解云大庭氏。據此可補泰氏之稱。

答繇　案天寶二載。載當改年。

啓　案夏啓見左昭四。依商湯周武例當增。

史佚　案佚又作逸。逸誤刻。當刪改。

范武子　案第二格甫武子距晉叔向幾百十行。中間范武子三字。本與甫武子連。以二人同見僖廿八年。故傳寫者移與晉叔向相連。其誤雖大。實未有所紊越。後人不加細檢。見晉文諸臣中獨無士會。輒因隨行附箋。妄添於穆朝之前。而豈知復其故處。只在盡前盡後閒乎。至宦出之士鞅。非士紡卽士富。均當昏悖之初。不能定其孰是矣。

孟子　案仇氏之仇。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爲仇。非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蕭氏。蕭讀爲羣。文異

實同。見錢宮詹師文集卷十一。亢官既正爲并官。則仇氏亦當正爲瓜氏。並傳信於後世焉。

巫馬期　案呂覽高誘注作子旗。旗誤刻期。當刪改。

穆王滿　案謝惠連雪賦稱姬滿。又陶穀王母宮記。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乘八馬宴瑤池云云。皆別稱也。

老子　案後漢書孔融傳。稱老子爲李老君。又天寶八年。年當改穀。

高子　案高子先見公孫丑下。趙注齊人。孟子弟子也。考當引此。後於盡心下複注。當學於孟子者。將言其去而學於他術也。語亦未可割裂。

鄭鄉魁翁　案原案云。鄉乃謁字。則當仍本文之誤。今誤刻作鄉。桑音磊。今音槊。不言从某本。或亦誤刻。

衛康伯　案日知錄據衛世家謂頃侯以前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而辯索隱方伯之說爲非。鄙意以爲稱康伯。猶稱康叔耳。六世皆立適長。故皆稱伯。康仍始封嗣號。連名孝靖貞冠證。蓋周初猶有質家遺意。易名不必備其文。封爵不必皆於史。遂相傳爲此稱也。既非五等之伯。安在頃納賂而進侯封。并非九命之伯。安在頃德衰而從本爵哉。考於伯爵之燕。疑其忽公忽侯。則此亦當有說。

蔡伯　案此亦非爵。猶刼稱中耳。

公子壬夫　案前卷引匡謬正俗壬夫作王夫。以證頃王壬臣當爲王臣。何此又非之。

莽肸　案佛肸亦見史。孔子世家列女辯通傳。何以云惟見論語。

番君　本書吳芮傳云。芮、秦時番陽令也。其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又云爲長沙王一年薨。則芮本六國時人。入漢未久。班氏以其在秦能得民。故存於表而置之中上。仍始號曰番君。明非爲佐漢有功。忠著於甲令故也。若嫌漢臣不當入是表。則孔襄爲孝惠博士。遷長沙太守。表固存之矣。惟以襄爲例。亦當從四等之末。

伯冕　案敦銘作伯囧冕正。可補一稱。　又案伯囧父敦外囧。見鼎銘者一。見卣銘者一。見彝銘者七。俱單囧連文。單作𠂤。囧作冕。亦或作𠂤。內單囧。父鼎上出𠂤字。釋之者曰旗。以爲單穆公名。所未敢信。而冕之爲旗囧。無疑也。然則尙書序之伯囧。其卽內外傳單氏之先歟。古人名囧者。惟見書序及大傳。而單囧數見於銘文。似可據以補京解杜注之闕。　又案冕具往切。師古音俱永反者。借囧字之音爲音也。此條補考當刪。

梁曜北先生漢書人表考九卷。又補考一卷。附入警記。元和蔡氏表著淸白士集校補凡八種。有漢書人表考校補一卷。續補十七條。與呂子校補諸書合刻一卷。又校警記一條。蓋隨時校補附刻辯說之後者。今并爲一卷。仍其初題。以附梁先生書。會稽陶濬宣校記。

讀左管窺

趙青藜著

讀左管窺目錄

卷上

詩亡然後春秋作解　春秋尊天王論
會盟篇　征伐篇
春秋正人倫論　春秋戒專利論
魯十二公書法論　傳例論
左氏好怪辨　左氏經世論
魯隱公論　魯四君不書弒論
黨逆論　桓公論
子同生書法論　鄭昭公論
經不書忽子儀弒論　五霸論
僖公論　魯三家論

卷下

左氏敍戰法論　滅項書法論
卜筮論　單伯非魯大夫論
齊執單伯子叔姬論　荀息論
書公子重耳對楚後　書晉四女子
書子犯授璧後　書晉先軫狼瞫
三良論　孟獻子論
三公子論　郤至論
穆姜終幽論　荀偃夢論
書甯殖言後　晉欒盈所盈論
同盟于重邱論　書楚殺公子舒後
晉荀吳敗狄論　書宋衛陳鄭災後
子產論　晏嬰論
晏嬰路綏對論　公孫于齊論
昭子所死論　公薨于乾侯論
史墨對趙簡子論　定公論
書陳恆弒其君壬後

讀左管窺卷上

清　星閣趙青藜著

詩亡然後春秋作解

聖人憂患之心，無日不切於天下。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表裏，皆人心之精爽也。東遷以後，轅軒之使不下採，而列邦自爲其風氣，茫然無復禮義之存，遂不得不作春秋，以自託於魯史，乃或謂孟子詩亡指筆削時，非春秋之所始。春秋不經筆削，與晉乘楚檮杌一耳，何取於作。且孟子何以直舉春秋而不言筆削也。爲之說者曰，王風不復雅，雅亡風未亡，魯有頌，殆以先儒雅亡之說爲非，而筆削與春秋果有二也。從而和之者曰，詩民之情性，情性不應亡，卽詩不應亡。詩不應亡，何獨亡於陳靈時，豈陳靈後民遂無情性，其然乎，嗟乎，使隱桓莊閔時，秉史筆者有聖人，則魯頌必不敢請，請亦必不遽狥一切干禮僭樂之爲，諸侯必不敢肆然無忌，筆削可不於是始，獨不見夫隱公元年所書，及邾及宋，是私盟也，鄭伯克段，是專兵而伯來，其私交之萌芽乎，不請於天子以自立，立十一年，不一朝王，卒以其身受弒，無爲討者，禮樂征伐，淪胥以亡，憂患之心，烏能已已，此筆削之時，卽春秋所始，春秋所始，卽詩亡後無疑也。維魯有頌，頌亦亡矣，獨斷其爲雅亡者，舉典而蘊嚴，陳辭而迹著，且召旻何草不黃序，皆以爲刺幽王，而二雅適終，不尤爲東

遷而黍離降之可考者與黍離降而王迹熄王迹熄而春秋作春秋之作上以祖述堯舜近以憲章文武析詩禮之精戢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先儒以爲傳心要典心統性情情性不亡詩何以亡亡於逞情欲而帙禮義耳不閑其情於禮義小雅之怨誹疑於亂矣何有於國風風之序首關雎終七月聖人之深意存焉且楚之討夏南實始貪欲賴申叔時一言以當於道是卽不死之心所爲觸發心惟有其不死聖人因順用之以作春秋是故人者陰陽之軀殼聖人者時人之本性聖非必遠於人情情其性則天下亂性其情則天下治是聖人之徵權也然則爲此說者於性情之故且有未析遑言詩遑問春秋也哉或又謂黍離降自刪詩彼觀樂之歌王獨不聞乎則且退而讀左傳也可

春秋尊天王論

周室衰聖人發天下無王而作春秋魯宗國故託魯史始隱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加王於正公羊氏言大一統是也天命未改而鄭寤生敢於無王於是特書鄭伯克段于鄢不諱于王而擅興師以殘其弟志萌芽也夫惡莫大於創始而乃敢於交質夷王於諸侯四月取麥秋又取禾東遷以來未之或有傳特補之著其漸也先是而敢於伐衛未幾而敢於盟石門敢于助曲沃叛王伐翼敢於以王師會鄭伐宋敢於侵陳而還獲敢於歸祊而請許祊宣王所賜鄭助祭泰山湯沐邑許魯朝宿邑明乎已可不從祀并示魯以可不朝宿也無王甚矣朝王王不加禮豈得謂王過而且敢於入國卽據人國居許叔於許東偏處鄭大夫發於許西偏命獲曰我死乃亟去之我不死固可無懼於許也前歸祊而魯未致許乘桓新立以卒遂其請與奸人之雄哉宋華督弒君召公子馮以馮居鄭親鄭亦謂鄭素有無君心可引爲同惡而果抗王師於繻葛矣敗王矣射王中王肩矣傳備具其事而經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諱莫如深也大義凜然矣夫鄭本畿甸諸侯四方所瞻向鄭無王誰復有王強侯悍國互相侵奪周其岌岌乎寤生死九年而桓公入齊四年會北杏平宋亂歸功天子然後天下知有共主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蓋深許之也許桓公斥寤生也嗟夫晉侯請隧楚子問鼎猶聞天命知自戢此以見創業之功之大而寤生敢肆其首惡不誠爲萬世之罪魁也與

會盟篇

禮教信義之俱衰而會盟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會盟相維之天下也然已非古矣古者諸侯朝於天子而後有會諸侯不自相信請於天子則盟以要之無私會盟者東遷以來特盟參盟者紛紛矣旋盟而旋背者不一足也而戰伐侵圍潰敗取入滅幾不可問莊公九年小白入齊十三年會北杏而齊始霸諸侯於是乎無特會伐宋之役傳云請師於周杜氏因之謂宋服從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先儒非之謂單伯果周大夫當奚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未敢信其然也然及桓之身四十年無大戰爭則主盟得人之效也卒未遽年而鄭朝楚三年而楚與盟中夏紛紛擾擾倍甚隱桓時晉文起修其業城濮一戰楚氛以息戰士大會諸侯知朝王所襄糾餘蔭主盟絕秦東下成景周皆庸主也蜀之盟楚爲主傳書之曰廣盟言提晉而竊與楚盟猶知晉也鄢陵雖非戰戰尚有餘風悼起而繼之三駕而楚不能爭會

于蒲魚卓然與召陵、葵邱媲美越二十年盟于宋晉權分矣浸淫而昭而頃至定會召陵謀楚臨以天子合十八國之衆敗於士鞅索賂而無功時齊景爭霸盟鄆陵謀納昭公敗於鞌邱據受錦而不果納末流下失至大夫盟於其君家臣盟於其大夫陵夷極乎黃池而愈不足相維戰國游士之禍烈矣

征伐篇

易曰容民畜衆丈人之所以貞吉也春秋時一戰爭之天下而已周室凌夷征討絕跡卽伐蔡亦無足當者王伐鄭而但從蔡衛陳三弱國子突救衛格於衆諸侯無功然而王亦皆命方伯矣當齊國霸而舉王討衛得略能師不請於天子豈大司馬九伐之法哉若會於稷伐宋晉衛陳鄭伐宋會于夷儀伐齊齊晉各伐魯討季氏可以書伐矣而卒成宋亂定公子鮑位同盟于重邱各受季氏貨不成爲伐矣會劉子伐楚經止書侵侵示譏也滅取襲獲降潰無論矣書戰二十有三來戰無名書遷凡十遷鄄爲善書圍四十有四同圍齊非過書入二十有七與入郢最無禮書城二十有九城成周可無譏書執三十有一晉執戎蠻歸楚不知恥書乞師五公子遂如楚壞周公法敕無不善敕而次敕不善矣次無有善伐而次次斯善矣至如鄭執郜子用之楚用蔡世子有意如用人於亳社六畜不相爲用何其慘也雖諱魯不書書取鄄亦猶是直書其事而事可考義自見者耳不然春秋無足當伐義而書伐二百一十有六亦曰其出師時必有所執之辭焉云爾然若齊之侵蔡伐楚不戰而屈人近王事矣晉悼之三駕其次也固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乎春秋亦祇直書之佳兵不祥筆嚴而意深矣

春秋正人倫論

春秋之作所以正人倫也正人倫莫先夫婦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未可徒咎女之不祥矣左氏親炙此意故先敍惠公仲子明隱桓之弒蓋有由來繼以衛莊公不敬其嫡懷州吁之亂降及宣公上烝下淫禍亦愈烈徹齊其國亡矣齊復以多內嬖殯踰六旬亂興晉獻公等吁此桓霸之不終而管子非王佐才也默且不辨同姓平公效之以惑死至鄭文弗禁革之出勞莫保二女宋平納乘莫保世子蔡景亦且前死族滅於楚何女之不祥如是乃雍姬且信其人盡夫變祈通於其老而忍訴其子於父則又其手自刃也嗟夫婦道無成士也二三其德慢二三禮廢壞矣逆婦而卿不行君子以是知出妻之不允也桥貧而幣告虔御孫以是嘆男女之無別也左氏備述之蓋深切矣哉彼女之賢者猶能敬戒其夫曾爲之綱也而曷其奈何不敬

春秋戒專利論

貧何損於家富何益於國春秋之作戒專利也蓋財人所同欲賢智用以發身恣不肖于以賈禍左氏述之有不厭其詳者歷觀賢君衣食弗專必分人也邊邢如歸師無私也伐原示信地不貪也息吾民而出其積散厚藏也獻十數而請衛侯恤降封也忠盡之臣則致家以紓國有若楚穀於菟年饑以父命貸民粟戶一鍾有若鄭子皮請公粟貸使夫夫貸己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有若宋子罕而書武子貸臼

曹貨筮史，唐飲從而竊馬，蔡固請而獻佩裘，皆能忠於君，不惜其財者也。乃奸邪即厚施以竊國，若宋公子鮑，齊世卿陳，然亦多欲之主，力爲驅之耳。故夫求劍玉，欲敗度也，納郜鼎，寵賂章也，初稅畝，變古也，二不足，隱而哉也，賞和廉，其訓蓋也，復以郳糧歸，貪不改也，衛輟之卒死於越，幸其民也，齊侯之莫保孺子，征無藝也，亡下陽而敗戎，奪之蓋，蓋其疾也，納壁馬而假道，忽遠害，狃近利也，楚城陳蔡不義，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齊霸之終於不振，政出多門而諸侯之幣日重也，烏有爲君可以專利者哉，惟臣之有家亦然，謀去羣公子而誰先，強也，鄭曼滿之非過，貪也，秦伯弟鍼之出奔，富也，國交惡而滅關，秦侈也，公子申之不終，賂也，令尹子常之竄死，賄也，殺子孔而分其室，專也，樂王鮒之死而戮，戮獄也，子反之不免，貪進也，南蒯之滅其卿族，多邑也，成虎之知其將見殺而不去，懷寵也，鄭人相驚以伯有，用物空也，數公孫黑而懼弗及，亂無厭也，莫成然之爲王患，不知度也，陳轅頗之逐於國，私封田也，殺子南而轘觀起，馬數十乘也，文子免而戎必與，多財且驕也，鄭棄申侯以說晉，知臣莫若君也，楚森無極以解讒，蒙王而自利也，崔有室而嬖封奪之，丹奔吳而聚而殲之，天富淫人，非祚之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豈不信耶，是故子產辭賞，晏子毀宅，子尾致邑，宋人獻玉，而子罕以不貪爲寶，范武子將老，謂其子曰，爾從二三子唯敬，公孫黑肱告其閻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嗟夫，唯貧與敬，乃能永世，六卿之衆，非必三家獨盛，趙文子爲政而輕諸侯幣，韓宣子求環而終不敢邀二罪，魏獻子聽梗陽獄而卒納瓢諫，却女樂於說者之宗，荀與范也，不世其德，或受財而主季孫，或求貨而不恤蔡難，貨賂薰心，貪殘肆虐，膏侈成習，專利而不知止，衆之所怒，天必從之，而顧欲賴前哲以免也，必不然矣。

魯十二公書法論

論者謂朱子綱目，於正統繼序書即皇帝位，篡弒書自即位，義法一本春秋十二公之書即位不書即位，非漫然也，皆竊疑之，朱子由後論前，得直行其書法而一無所諱，春秋魯史，孔子魯人，豈獨定哀間可徵斷詮，隱之不書即位也，左氏曰，攝，杜林因而釋之，以爲隱將讓國，不惜即位之禮，故史不書，必謂仲尼削之，仲尼安得而削之，如使得而削之，則桓與宣皆當不書即位，書即位者，是自隱其篡弒，欲同於承常繼序，故史不敢不書，仲尼即不得削，美惡不嫌同辭，其信然歟，自是而莊不書即位，文姜出，公志也，閔不書即位，亂也，僖不書即位，公出也，史不書，仲尼亦不得而補也，自是而文成襄昭哀皆書即位，當也，定之無正，公未立也，夏六月，昭公之喪至，公始立，書曰戊辰，公即位，與書即位於正月無異，而公之不得正其始，亦即可見，禮，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於柩前，昭之薨於十二月，使定以禮嗣位，則其年書正月可也，喪踰年而嗣未正位，其時固無君也，無君即無正，而得以常例論乎，朱子魯頌集註曰，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魯史，仲尼魯人，安得沒以己意而從而削之也哉，乃其釋隱之所以削，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者，皆曰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則桓宣未上請也，一弒其君自立，一公子遂弒嫡拔之以立，抑又誰承乎，文成襄昭哀此五公者，孰上請命而皆書即位乎，以是知其或書或不書，魯史舊文，仲尼亦因其實以著之已耳，觀夫司敗問昭公，而直對曰知禮，引吳孟子而即自任曰，過，事君之禮也，哀十二年，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絰，放經而拜，其諸不非其大夫之義歟，且於詩存魯頌四篇，而南山之刺桓，敝笱戴驕，騶虞之刺莊，皆繫於齊風，其爲尊親諱也深矣，烏有其君之即位已書史策，而任己意以削之也哉，如是則春秋一本魯史，而亂臣賊子何由得懼，顧獨不聞天王狩于河陽乎，是孔子之特筆也，是朱子之所竊取也，其他如齊公子商人不以舍未踰年而不書，鄭公子歸生不以弒自子公而從末減，晉趙盾之弒，已書於太史氏，必從而贊之，固皆所謂直行其書法而可無諱者，奚豈以之例魯哉，必以例魯，則羽父弒隱公，共仲弒子般，閔公，襄仲弒惡及視，而書薨書卒，其魯史舊文歟，即當改正，乃歸之仲尼親筆，以爲春秋有諱義，則愈不於公之即位既書，獨可不諱而從而削之也明矣。

傳例論

君臣父子，恩最篤，誼最明，經聖人筆削，猶不勝其議論紛紛者，狃于社稷爲重，如晉世子申生，公羊謂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是已，孟子之論小弁也，幽王無必殺宜臣之心，故得留其身以繫社稷，夫父母生之，父母殺之，是自我受之，而自我歸之也，君賜臣死，臣不敢不死，義無所逃於天地也，奔新城而殺其傅，申生得不死乎哉，此義不明，而齊光敢于弒矣，衛輒忍於拒矣，書曰，晉侯與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一例例之，無可疑者也，乃專以君臣論，臣無二心，天之制也，陳洩冶極諫而死，左氏引孔子言以非之，胡傳於義精矣，且曰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是使人臣必無諫於其君，坐視其殞危而不顧，國家將何賴焉，是龍逢、比干果非俊物，而容默希寵者轉得託於明哲也，於義何居，書曰陳，明乎其君與用事之臣同殺之也，曰大夫，不失其官也，書名以垂後戒也，諸侯死則名之，何況大夫，必援宰咺、宰渠以書名爲貶，則孔父、仇牧，於例已不通矣，歷考春秋，殺大夫無不名，惟曹與宋有不名者，曹值戎侵，宋昭無道，所殺非一人，不勝名，或赴告有未及，魯史有闕，不得而補，若夏五、郭公，於褒貶無涉也，何獨執之以爲洩冶疑，且晉殺欒盈而不具官，貶矣，然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具官矣，左氏曰，貴之，胡傳謂不能具官，即具官亦不盡關褒貶也，傳例之不可通，類如是，況拘拘於或月或不月，或日或不日之陋焉者乎，朱子曰，因其事而實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不可掩，又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準其大以例其細，而無所膠於心，固比事屬辭之教也夫。

左氏好怪辨

范甯譏左氏曰誣，豈以其好言怪歟，然皆推本於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休咎，聖人能知而能不言耳，左氏言之，吾求其誣不得也，請以傳之記怪者詳之，齊襄公田，見彭生，射之，人立而哭，沙鹿崩，卜偃以爲大咎，晉獻公卜驪姬，而曰不如從長，太子申生見告狐突以請上帝，秦伐晉而筮之，繇無不應，晉景公夢大厲而卜不食新，鵲鳥來巢而公孫于齊，若類乎誕者，然彭生實由公使，晉禍烈矣，沙鹿之崩驗矣，獻公不避同姓，夷吾實多失德，高梁之死，圉亦非才，獻麥殺巫，炎豈能賢，昭公不推心以任子家，不量力以去強族，夫何莫非本於人事乎，乃其記鄭內蛇外蛇，而述申繻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有神降於莘，而述史

闇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石言於晉。而述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悼公問宋火。而述士蔿曰。在道。國亂無象。龍鬬於洧淵。而述子產之拒請禳者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而禳之。則彼其室也。明乎妖固自人。任道則可。徒禳無益。皆精義也。至其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而宋衛陳鄭災。因以示救災之方。終斷之曰。陳不告。許不弔。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追誌辛有之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上繆人主。下戒匹夫。眞史之良也。而豈術士家語哉。若其有蛇自泉宮出。魯人以聲姜之薨。謂爲蛇妖。而毀泉臺。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而宋共姬遇災卒。聲伯占夢之暮而卒。呂錡夢射月中。楚王目。身亦隨斃。范文子。叔孫昭子使祝宗祈而皆卒。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石隕於宋五。陽星也。皆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或有驗。或無驗。固信傳信。疑傳疑之體也。彼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人之聰慧。有不容以尋常例者。公冶長之通鳥言。亦猶是也。豈有經哉。亦求其鑑且富焉可矣。

左氏經世論

左氏之足經世也。經立其常。權濟其變。豈獨尊周室以定君臣。正人倫以別夫婦。戒專利以保家國。表德禮以靖兵刑。闡反覆以信會盟。崇退讓以礪廉節已哉。即如明英宗土木之變。終能復辟。人以爲于忠肅鑒南宋之敗。迄有成功。不知其成敗之決於事幾者。早具左傳中。晉陰飴甥對秦伯。以不憚征繕以立國也。而夷吾歸矣。豈朝以入。夕以死。婢子果與有力歟。鄭公孫申謀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遂以我執一人焉。而鄭伯歸矣。鄭伯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事復與英宗類。信乎果非其人。還以害身乎。嗟夫。純臣豈爲身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何知焉。至楚子謀遷。而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尤爲宋之自注。梁而建康。而臨安。而崖州。偷生苟且。亦終必亡之大觀鑒也哉。則左氏之謀。眞計謀。而徒以嗟羨之。以其誣譏之。其不知左氏也實甚。夫前車之轍。後車之鑒也。讀書者見古人之成。必思其所由成。以自免於敗。見古人之敗。必思其所由敗。以自圖其成。此窮經切己之要法。而謀國之善術出焉矣。

魯隱公論

元妃孟子卒。無出。立嗣以長。而屬隱公。禮也。桓母仲子。同一繼室耳。豈惠公嬖之。立爲夫人乎。隱讓以成父志。不謂非賢。顧既帥國人奉之矣。桓之不肖。羽父之不臣。誠不容誅。而公之處此。亦有未善者。當始攝時。桓誠少。攝已十年。桓長矣。保無欲心。至羽父請殺桓。而曰吾將老。吾將授。將者。未可知之辭。度亦非桓所樂聞。夫羽父之請以求大宰也。求之我而不得。遂勢必轉求之桓。趍利之心。何所不至。令當斯時。執羽父。聲明其語。正之典刑。迎桓而奉身以退。眞可蒐裘老矣。若隱公者。有仁心而無仁術者也。且兵者。國之大事。命將。君之大權。畀於四年會鄭宋。十年復會伐宋。俱不待公命。微桓亦豈能終守臣節哉。是故仁者必有勇。

魯四君不壽弑論

隱公十有一年。杜氏曰。實弑。諸書卒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閔公薨。杜亦曰。史策諱之。而劉原父氏獨以爲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胡傳因之。以爲舊文必以實書。陳氏止齋於閔之弑。且引傳文。謂魯春秋固書公子慶父弑公於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管窺按經義。當從杜氏。隱之書薨。桓意也。亦猶書即位爲云爾。然則其不地奈何。傳言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既不成討。恐因地而遂彰。亦桓意也。慶父力詘弑二君。國人犇卜錡。固其所嫁禍者。書卒書薨。慶父所使耳。且既奔而縊。猶諡曰共。子敖猶爲卿。若正其爲弑。而使公得安然以處乎。以友猷叔牙而許其立後例之。亦未必非友意也。至襄仲之惡。豈減崔杼。襄仲之權。且勝慶父。又有宣公爲之主。故殺惡及視。視不書。召叔仲惠伯殺之。埋馬矢中。不書。不得與孔父仇牧同。則其書子卒。愈無疑也。魯史雖良。豈不畏橫逆之及。而趙盾爲法受惡。猶有人心者。夫史不諱國惡。古制也。若果書其實。如劉胡陳所云。事已在前。仲尼何必改。惟既如是以書之矣。必改以從實。是揚國惡以沽直名。情理之斷不可者也。況觀於討寧氏不力。而隱公之弑明。觀於慶父如齊。而子般之弑明。觀於夫人孫邾。慶父奔莒。而閔公之弑明。觀於逐東門氏。而子惡之弑亦明。爲尊爲親。夫子亦因之而已矣。欲蓋彌彰。君子亦務其實而已矣。崔杼之兇。適以成太史氏兄弟之實耳。若曰亦既諱之。而以不葬不地爲弑例。其何所別之於子野也哉。

黨逆論

公族之侈自魯始。世卿之張自晉始。而黨逆臣以無禮於君者。惟晉實甚。非蓋世卿之過。亦其君有以導之也。文公創霸。轟轟烈烈。曾不知君臣無獄。而以私憾黨元咺。執衛侯。其後景厲黨孫林父而強歸之。遂貽衛患。悼公、實君也。亦不念林父之殺公使。敗公徒。大逆難容。反問衛故於弑君之苟偃。無乃大病將至。而明與俱脊乎。意如斥昭公。而范鞅任其無咎。苟躒令其歸祭。世卿之張。所由來漸矣。齊景妾希霸業。而黨范中行氏伐晉。是不知世有君臣也。黨衛輒拒聘伐戚。是不知世有父子也。所由猖蓋莫保。國歸陳氏。而晉亦分於三卿也。悲夫。春秋大書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不與其歸晉。而稍從末減者。亦猶請討陳恆之義也哉。

桓公論

桓公弑兄自立。謀所以保其位者無不至。知鄭莊之無王也。即位甫三月會之。餌以許田。四月復盟焉。二年會諸侯成宋亂。亦爲已地也。三年會齊於嬴。會杞於鄟。春秋時諸侯雖由篡立。一與於會。後有欲討者。無所加兵焉。曹人請於晉而負芻復國。其最著也。嗟乎無所加兵。可以已矣。又使鞏如齊逆女以結大援。孰知其即得死所乎。是故患每生於多備。而罪必終於莫逃。

子同生書法論

桓公六年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是聖人之特筆也。而杜云。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所生。故史書之。竊謂不然。按杜注。文公爲聲姜子。是亦適夫人子也。却不書。則適其說於父未爲君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雖僖公納諸逆婦。不見於經。而八年用致夫人。公羊以爲齊之媵女先至。脅公使立爲夫人。其於義誠不允。而公之逆婦在即位後可知。則文公之生。當在即位後。然猶曰意之也。至成公之爲穆姜子。杜有明

注矣。穆姜之爲適夫人。經有明文矣。而成公之生不書。以是知子同生之爲夫子特筆也。固曷以報仇之義屬之矣。且莊元年書曰。夫人孫於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之爲禮。則父仇必報之爲義。明甚。豈果以魯弱。忍而請殺彭生乎。然十年敗齊於長勺。復敗宋於乘邱。而齊乃還。是固以桓節制之師。又有宋爲之輔。而敗之還之。力不必其弱也。則以襄無道之主。聲罪致討。不必其不勝。就令不勝而返。於不共戴天之義。亦且無愧於心。乾時之敗。徒以納糾爲名。斯於義無取耳。顧且納幣於仇女。而狩于禚。受衛伋及齊國鄙。俱不足責。後嗣之莫保。夫非其不循禮守義之愆。自貽戚歟。獨杜氏注傳出自一人。何前後之舛也。

鄭昭公論

鄭公子忽之婚於陳。陳請而鄭伯許焉。及助齊敗戎。齊侯又欲以女妻之。婚已在前。假父命爲辭。禮也。杜氏以其甫立而齊旋歸而弑。遂謂宜從祭仲言。結齊大援。夫齊誠大援。敗戎豈必非結人誠自強。援於何有。若其不才。多援何益。且齊亦焉足爲援。忽之復歸於國也。當齊襄公時。襄以文姜鴆魯。是亦忽所前辭者也。是忽早免一禍矣。殺子亞。轘高渠彌者。襄也。援齊而齊助。助止此矣。未幾。襄亦見弑。又將失誰援耶。然襄實無道。忽固循禮蹈義者。能敗戎。前知高渠彌之不可用。亦且有才。其所以治鄭之人民。不見經傳。杜氏又據傳善自爲謀語。謂言其不能謀國。則詩之詠自求多福者非矣。突固所謂善謀國者。而祭仲逐之。易於拉朽摧枯。則又何也。考忽之立由祭仲。奔亦由祭仲。弑由高渠彌。二人者。皆其佐。嘉生以敢拒天子者也。無君之心。習而安焉。夫固以立自我立。出自我出。納自我納。弑亦自我弑耳。然則寤生之不及身而弑。幸也。於公子忽何譏焉。

經不書鄭公子忽與子儀論

桓公十五年五月。書曰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明當立也。未二年。高渠彌弑之。立子亹。不一年。齊殺之。祭仲迎昭公弟子儀立之。突刼傅瑕與盟。使弑而納。已。故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抑何辭嚴而義正也。突無從置其喙矣。論者以忽之弑。子儀之立與弑。皆略不書。謂許突爲鄭伯。豈春秋旨哉。突之不當立。已正其罪於前矣。書曰。突歸於鄭。不同忽之歸於鄭。不與其歸也。曰鄭伯突入於櫟。正其名。不與其入也。然則子亹立自亂賊。或可不書。忽與子儀之不書者何。魯方黨突。爲會宋衛陳蔡伐鄭以納之。伐者子儀。何書忽與子儀哉。然突篡已著。聖人亦無煩追錄之矣。或曰。突有篡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善善長而惡惡短。其聖人之微意歟。然終不得謂略忽與子儀不書。爲鄭伯乎。突也。

五霸論

無霸之禍烈矣哉。齊桓公歿未踰年。鄭即朝楚。微晉文。其爭霸不待魯文公十三年後矣。中處桓文間者。爲宋襄。不量德力而圖霸。先儒何取而許之。則曰盟曹南。謂春秋於桓之霸也。特書齊侯。文之霸。聯書曾侯。此書宋公。故謂其爲許之也。嗟乎。一盟遂足稱霸哉。未幾。盟鹿上。傳云求諸侯於楚。爲楚執。徐爲楚敗。重傷以歿。有兩司馬而不知任。虐二國君而用鄫子於社。不智不仁。無禮無義。烏乎霸。且孔子之許霸者。

爲其能攘楚以尊周室也。求諸侯於楚而顧予之。豈春秋旨哉。不予求諸侯於楚者以霸。其必不予楚以霸也明矣。秦雖敗晉。未盟中夏。是并不得比於曹南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故於集注取丁氏焉。夫三王云者。義不專繫乎周。何獨於五霸而專繫之周乎。如以桓文後無霸而姑許之。彼秦穆者。左氏不且於三良之殉。而曰不爲盟主也宜哉。況楚莊之親於其身禍中夏。又不如進黃池而許之。猶不失爲周之宗盟也。必不然矣。

僖公論

人主馭臣。賞罰而已。傳稱僖公循省百官。放佞臣邪都等。顧不見於經。亦不見於左氏。夫臣罪莫大於弑君。而從慶父不問。使得自縊。誰遣戍衛私楚者。而刺公子買以求說於晉。是得爲天討也乎。謂能感天而不彗。得樹其信乎。秋大雨雹。冬大雨雪。八月螽。日食三。天之儆之者至矣。天命有德。簡在帝心。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者。公也。知柳下之賢。事獨文仲。黜展禽而賞季友。賞賜孟叔氏族。循省百官之謂何。孟子序柳下而曰不羞汙君。其將以公爲何如主也。

魯三家論

世祿不世官。聖人之制也。魯何以有三家。僖公以季友立己。私焉。因及孟、叔。其時孟叔皆身爲亂賊。而茲興敖復辭克由禮。故季友行父爲國人所許。名聞列邦。若宿若意如若斯。或作三軍。或舍三軍。或取卞而行欺。或聚鄆而逐主。皆悍然其無君父。遂見因於家臣。至肥而愈不足道。乃其前後同朝。孟則莊子能孝。僖子能悔過。慈子南宮敬叔能事聖人。而武叔敢於毀聖人。其賢不肖何如也。然叔孫氏若豹若婼。正不可沒。豹受武子之禍。身幾爲戮。婼於平子有異志。使祈死。至其以鄆故見執於晉。不欲貫免。豈不與豹之拘于會。後先濟美也哉。皆有以威強隣。格巨卿與國。並受其福。獨無如此檀之可惡。不可去。不得已而寧死以避也。宿與意如。不忠之罪可勝誅耶。然而范文子許行父以忠矣。左氏亦曰忠。舉家無私積、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當之。志而晦。婉而辨。微而顯矣。無論其多行無禮以徐自及也。當襄仲殺惡及視。力足討仲。默無一言。宣公既不能如婼之不勞殺豎牛。則亦已耳。及公薨。仲子公孫歸父實謀去三桓。然後舉其父以爲罪。昌言而逐東門氏。是得爲義討也乎。雖其於莒僕之奔。立出諸莒。差賢宿之受鄆庶漆閭。而以較之功立武宮。又何與作林鍾類也。然而魯人又且以忠許友矣。表其孫曰。聞於兩社。爲公室輔。而何以坐視子般、閔公之弑。不以討賊申其義也。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力能制叔牙。既之鍼巫氏。獨不能制慶父耶。且立與弑相距僅三月。何殺無防閑耶。脫身奔陳。所謂臣以死奉者安在。閔公立來歸。即當上請天子。下告方伯。聲其弑般之罪。與國人共討之。雖百慶父無逃也。乃安之若無事者。以騁其再弑。毋亦僖公之屈。思自邀寵於成風。而隱忍以成斯舉也乎。不然。難之未已。齊仲孫湫歸白桓公。友身篤國。寧有不知。比再弑矣。猶且曲全之。既前爲叔牙地。又復爲慶父地。總皆樹其蔑以自爲地。忠於君者固如是乎。即謂宿之敢於欺而襄公幾不欲入。意如之敢於逐而昭公終斃於乾侯。皆其貽謀也可。而曰爲公室輔。豈定論哉。爲公室輔。雖豹與婼不足當之。其孟獻子乎。獨惜得國之專。不如季。并不如婼之險。其父兄。幸不至

不用如子家綱、終出亡耳。要其德其才、美不勝述。第觀子稱莊子以孝、曰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大學釋平天下、終引其言、至今誦之爲萬世法。聖人之徒、蓋心許之久矣。顧雍徹而魯論統讖曰三家、子貢問今之從政、而集註云魯三家之屬、豈定哀之間、莊子之後、鮮有能繼世者、亦復同惡相濟歟。作三軍而陋及叔孫、卒伐鄆而諫哭孟氏、無君之事、二家將有不能爭者歟。物極必反、三桓之子孫微也、固宜浸尊戰國特生孟子、直接聖傳、意天實啓佑之、以爲孟氏一門重道之報、而獻子之遺澤遠矣哉。區區史氏之繇何有焉。

滅項辯法論

此滅項也、孰滅之、魯滅之也。曷以知其爲魯、春秋之例、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但曰滅項、以是知其滅之者之爲魯也。左氏謂公未歸而滅項、固經與傳之兩無疑者、獨公穀以爲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曰爲桓諱、彼滅諱滅遂、何獨不爲桓諱、而乃於項乎諱之、於項乎諱之不言齊、亦當書遂、襄十年、晉因會袒而滅偪陽、穀曰遂滅偪陽、不書遂、以是知其滅之之非齊之爲魯也。主公穀者謂齊以淮事委公、公穀無緣以滅項、則齊何因以止公、齊不止公而夫人會齊侯於卞、誠非禮、其得頌之爲令妻乎、以是知夫人之會之必非無故也。且齊既以淮委公、則公之至、直書自淮可矣、而曰自會、以是知委淮之未可爲據也、以是知至會之信爲公諱執也。且公誠有事於淮、何必定至於夫人會後、夫人卽欲會齊、何必定於滅項後、然則滅項而齊止公、止公而夫人會齊、會齊而齊侯釋公於齊師、以得書至、故曰、胸鮮比事、春秋教也、以是知項之滅、滅之者之爲魯也。然則公自滅之乎、曷爲不書取與鄫郜鄫同、胡氏曰、執政擅權、故聖人不以爲諱、書滅以著強臣之罪、第其時季友方卒、行父尙幼、必以爲季孫或非、而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皆無若賊也、能保其不帥師以滅人國、而安所執之以爲滅之之必爲齊也哉。

卜筮論

卜筮之占、其用最古、所謂奇而法者也。左氏喜言之、多徵驗於夫婦男女之間、如晉驪姬、魯叔孫穆子、是矣。而立解之正、無如魯穆姜、雖語與易文言略同、要其自認則曰、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乘位而姣、不可謂貞、抑何精而核、微而顯、獨怪其聰慧有是而不克制於欲也。然則能作穆姜之解、卽驪姬之筮吉不得謂知、必謂筮短、彼晉侯疾、卜桑林而請禱、不禱而疾有間、則龜亦未必其果長也。夫龜、象也、筮、數也、象與數皆後起者、以言乎長、其惟禮義乎、故竹韓簡之對惠公曰、匪降自天、藏競由人、則使明乎夫婦之義而能制其欲、獻公不以驪姬爲夫人、申生矣、齊卓子高梁之禍不作、叔孫穆子不苟合於庚宗之婦人、則豎牛餒死之占不驗、而執短執長、可弗問也、彼黃裳元吉、參成可筮、予服惠伯、固學此矣、易不爲小人占也、編雖失傳、其能違禮義而告吉徵哉。

單伯非魯大夫論

單伯、大夫僭也。左氏以爲周、諸儒以爲魯、竊嘗揆之情理、權其時勢、以爲宜從左氏、爲周大夫、何以明其然也。挾天子以令諸侯、前此未有、固管仲獨得之祕、佐桓以霸者也、桓之入齊有年矣、仲之經營於內治者、亦既次第就理矣、值宋亂之當平、而首會於北杏、有不請於天子者乎、請於天子而天子使單伯來會、此情理之可推者也。然則其不書王人若子突者何、曰、子突、微者也、王之大夫不名、以得繫氏、書單伯、亦若書祭伯召伯爲爾、然則其不書於北杏也何、曰、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止書會伐宋、宋亂既平、故於鄄、赴以單伯會諸侯、歸功天子、以爽於列邦、并以諷魯也。若果爲魯大夫、與公子結等耳、以結爲辱、伐我西鄙、顧以單伯爲榮、赴於諸侯乎、此情理之必不然者、無可疑也。且莊公於是時方有納糾之嫌、而敗齊師於長勺、敗宋師於乘邱、而齊師遂、雖柯有盟、而曹劌刼之、魯固不欲親齊也、魯誠欲親齊、公將自往、豈使單

讀左管窺卷下

左氏敍戰法論

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也。存不得已之心以用、而用於是乎善。習春秋者謂左氏好言戰、文以敍戰爲極勝、文極勝、然矣、而曰好言戰、是不知左氏也。試觀其敍桓公伐楚不及戰陣以師進師退、表桓公之有禮、終舉屈完之言、歸於以德、韓之役、述韓簡之引詩曰、匪降自天、藏競由人、敢輕言戰哉、敍城濮陣法差詳、而謀帥以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子玉無禮、楚所由敗、少長有禮、晉所由勝、卒乃極言之曰、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可不謂善用戰者歟、文之能繼桓者以此、而執曹伯畀宋、執衛侯歸京師、又私許復曹衛、是夫子所謂譎也、豈獨天王狩於河陽、重煩聖筆也哉、自是以後、戰不可問、左氏敍之、敗秦於殽、不及陣法、先以蹇叔之哭、繼以王孫滿之譏、終以原軫曰、以貪勤民、示戒深矣、若其於鄢於鞍於鄢陵三大戰者、備極琢磨、而一則曰舟中之指可掬、一則曰爾同叔子爲賓、一則曰旦而戰、見星未已、初不諱其爲陵暴黷武也者、而豈其許之也耶、至吳入郢、殆又甚矣、惟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爭、左氏於筆墨外有餘慕焉、大抵其曼衍也、則五花八門、雜而不厭、其約舉也、則短兵狹巷、周流六虛、而城上有烏、一歲七奔、則竹頭松風、微雲疎雨也。然二百四十二年運會升降、悉具於此、左氏豈好言戰哉、然則向戌之盟以弭兵、得乎、是又不然。

伯。十五年再會鄄而魯無人。十六年同盟於幽。而杜謂以微者往。魯誠不欲親齊。齊亦豈能釋然於魯哉。徒以情勢之故。勢不得不藉盟國以聯諸侯。遂一悉公所爲。而如齊納幣。如齊觀社。而桓且屈意與公遇於穀。會於扈。至二十七年再盟於幽。公始與焉。豈不應於北杏即使單伯。而單伯之非魯大夫無疑矣。若元年逆王姬。與文十四年使齊之單伯。其爲魯與否。吾不敢知。乃胡傳於元年引杜注而特表之曰。吾之命大夫也。於會伐宋於鄄引杜林注。以爲諸侯會王臣之始。不別立義。其亦疑其爲周大夫也歟。

齊人執單伯子叔姬論

甚哉魯君臣之無志。而謀國亦可謂無才。方商人行弒時。豈不知舍爲魯甥。心已輕魯矣。即甘受其輕。於甥亦自有恩。不請於天子。不告於方伯。不赴愬於陟封。伸大義以誅亂賊。而巍仲請告於王。僅藉寵以求齊曰。請受而罪之。嗟乎。叔姬何罪。兒人負大罪耳。王許魯請。以使單伯。單伯即宜遵命討之。義於王。正告於魯。而貿貿然以往。其并叔姬而執之也。曷怪焉。夫人身爲大逆。雖甚悍。斷不能無畏心。而魯轉以畏齊。季文子如晉不乞師請討。動以方伯之義。與若叔姬之有罪宜執者。而乞憐於天子。乞憐於方伯。天子方伯從商人之篡弒不問。亦若叔姬之有罪宜執而代之乞憐。見彼莫爲。從風而靡。適足長齊嬉而發魯辱。其無志與魯君臣等。且魯承僖公。於晉未有隙也。會於沓。會於棐。衛鄭其猶睦也。蒐卒簡陳。其兵力非甚羸弱也。師曲則老。直則壯。曲在齊矣。安所畏諸。傳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其聚幾何。其施又幾何。度必不及陳氏。孔子請討陳恆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固壯公志。實知己知彼勝算也。申池之弒。歐與職。小人之微乎微者。納諸竹中而歸。舍爵而行。若無人焉。商人之不爲臣民所與。亦明甚矣。故曰謀國無才。先儒謂齊之敢執單伯。謂非周大夫。夫周之陵夷極矣。惟桓文假之以令諸侯。諸侯始知有天子。前乎此。我不且執凡伯乎。鄭不且敗王師乎。魯齊宋陳蔡不且拒王人以伐衛乎。後乎此。王師不且敗績於茅戎乎。商人之悍。不有其君。何有於王使。書曰。至自齊。明乎其自齊釋之也。比事屬辭。凡伯非使於齊也。故書敗績於茅戎。諱不在王也。故書伐鄭不書王。敗。救衛不書拒王人。安知不書歸京師之非爲王諱也。且安知逆與送非傳寫之訛。送固不當於築館前。逆亦當於築館後。使單伯果爲魯命大夫。當與齊之國高。與魯終始。何此三事外寂無一聞也。故不得舍左傳而狥他說。

荀息論

荀息之死。義當從晏子所謂親暱者。豈得比於孔父、仇牧哉。先儒見書法從同。以爲春秋許之。故公羊氏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強禦。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胡氏因之曰。書及。所以著其節。而左氏引詩。遂若異與其不食其言者。嘗深疑之。謂司馬氏之論。謂息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不可救於已歿之後。左氏之志所以貶。非以爲褒。而乃決然於荀息之信不得與孔父仇牧比。位居師傅。不輔奚齊卓子以退守其分。而從獻公於昏。將并不得與嬖倖之無與於匡救。責以死其君者比。明乎人臣之當引君於道也。故齊石之紛如不書。賈舉州綽等不書。宋蕩意諸不書。晉殺其大夫皆書。然則荀息之書及。何也。以甚里克而正其弒君之罪也。克傅申生。知其將廢。僅一諫於使伐皋落氏而止。驪姬謀殺世子。使

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固心畏克者。使克乘機喻之以義。刼之以威。申生可不死。乃許以中立。是申生不死於驪姬。死于克也。嗟夫。克強諫於獻公。度不過死。不中立亦不過死。中立自免。而卒伏劍於夷吾。死矣。固不得比於荀息矣。且既許以中立。即當苟免自安。聯弒二君。不其甚乎。故荀息之死。非克手刃之也。孔父仇牧皆死賊手。書及者。殆嘗萬夫克也。春秋美惡固不嫌同辭。要有微幾存焉。書及者。甚里克耳。豈以賢荀息哉。抑左氏一書。經之案也。敢趙俎而侵經。竊聞之師曰。左氏始出。不見重於世。習左氏者。退爲之斷。然後大行。諸所引述。皆其附益。故純雜互見。信斯言也。則篇中白圭之詩。且未可爲信焉已。

晉公子重耳對後

甚哉鍾伯敬之迂也。於重耳對楚子。遽斥爲非。且曰不可以其幸免而稱之。然則重耳將何以對。其許之羽毛齒革乎。抑許之子女玉帛乎。誠如是也。不得國猶可。得國而楚子執辭以詰。是予之口實也。公子答之矣。亦既曰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而必曰何以報我。此其望豈易塞。故以三避舍稍答其雄心。即以與周旋陰汰其侈志。而楚子乃信公子之果英雄也。從而加敬矣。又以信公子之不我欺也。從而生愛矣。彼子玉者。直賺賺人耳。自古豪傑雖相猜忌。未嘗不相愛敬。楚子亦豈庸庸者。城濮之戰。入居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誠使子玉遵其言。城濮可不敗。而顧以燕享爲歡。片言之不遜。乃害公子耶。其言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固已心折於其對矣。即有害公子之心。且潛以戢。又烏知夫遜其辭以對之不轉以來其侮耶。唐之回紇。宋之金。事覺何如。遜而免。其幸免也。厥後荀罃對楚共。詞意俱同。毋亦左氏之文筆乎。然而豪傑之相敬愛。則固有必然者。

晉四女子

晉公子重耳出亡。卒得國。霸諸侯。豈獨狐趙賢乎。姜氏殺嬖妾。與子犯謀。醉而遣之。曹僖負羈之妻教其夫早自貳於公子。自是介之推母戒子以雖死。與之偕隱。趙姬請逆盾母爲內子而己下之。又乞盾爲嫡。使所生三子下之。是故介母嘉遯。觸婦知興。姜氏無懷安。趙姬一身。家賢婦慈母。上繼關雎。下規女戒。嗚呼盛哉。

書子犯授璧後

晉舅犯從及河。以璧授公子曰。臣罪實多。請從此亡。論者謂極有深旨。不知者以爲要君。嗟乎。此而非要君。誰其要君者。人臣之事君也。內正其心。外舉其職。早夜以思。積誠以感。孟子所謂格君者是。而能必君之我許乎。雖至而不旋。辱及而順受。積誠之未能。徒以口舌爲防患之豫。淺矣。且既知有難而乃請亡。是先慘可不死以自討。楚薳尹可不束身歸司敗也。幸而君賢耳。鄭厲公盟傅瑕而徐背之。列國歃血。繼以優伐。士大夫天日可指。而反服若不相識。微公子重耳。蹤之生且自此滋矣。

書晉先軫狐偃

子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又曰。惡勇而無禮。則子所謂好學。其文之以禮乎。晉先軫以殺之不顯而唾。爲無禮於其君。痛自討。免胄入狄師以死。得死所矣。狐偃於箕之役。先軫黜之。怒。其友欲與爲難。辭曰。死

而不義，非勇也。及彭衙以其屬縱秦師死焉，暗與彬可不謂前後同符哉。獨何以以彬之勇而竟不知暗也。

三良論

秦穆公，春秋時賢君也。任用孟明，屢敗不改，聞言不入，必有結契於其心者。不可謂非容賢而愛才，悔過作秦誓，歸國本於一个臣，而能容不能容，利與殆隨之，不可謂不明於保子孫黎民。何忽忽於三良是殉。曾不念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至不得比於仡仡勇夫，無乃老將智而耄及之耶。黃鳥之歌，何忍聞也。是以後之人多原本詩意，從而咏歌嗟嘆之。獨曹子建以爲三良所自爲，曰：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而後君不失仁，臣不害忠，其信然耶。如其然也，則三良不且昧於幽明之故，死生之說，而所謂敬愛於其君者，亦末矣。此春秋所由削不書，而僅見於傳也歟。

孟獻子論

舊論魯三家，獨取孟獻子，獻子誠賢大夫也。汪氏克寬謂與季文子黨逐逆謀，是何苛之深而考之疏歟。按文公十四年，文伯疾，請於朝曰：穀之子弱，弱者少不更事之謂也。乃立惠叔，襄仲謀逆時相距不過四年。承孟氏後者，當仍爲惠叔，安得與季文子並列而論其黨逆乎。十八年秋，文已薨矣，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秋，宣已立矣，季孫行父如齊，斯作逆黨逆之顯著者，而宣公元年如齊逆女，如齊納賂，二年中，魯大夫之奔走不遑寧矣，胡不一及獻子也。至宣九年始書仲孫蔑如京師，雖惠叔之卒與獻子之立，不見經傳，而比事推之，作逆時，其爲少不更事也無疑。而汪氏之論，非苛實疏矣。厥後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盡取其子弟，以其二歸公，孟氏僅取子弟之半，以其三歸公，皆是黨逆者獨不黨同乎。至以公孫歸父曾楚子於宋，謂獻子當國不應爲是謀，然比於黨逆，則有間矣，故不論。

三公子論

春秋時，去文武成康遠，禮讓之教微，爭奪之風熾。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夫妻相虐，兄弟爲仇，利之所在，靡有底極。得一恬淡無欲者，卓立於擾擾之場，豈不足風。論者轉以守小節，釀大亂，爲三公子咎，豈不誣哉。彼曹之弒其君，嗣者子臧之兄，吳之弒其君，僚者諸樊之子，時之臧逆喪，季子聘，皆弒已在前，臧將誰討。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札之言是也。所可立者，衛公子郢耳，當襄公之一再謂之，對曰：若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使蘧公昌言於朝，召卿大夫士而命之，考古立嗣禮而正其位，度郢當不辭，若以爲僕有命，夫人有言，遂乃自立，是蘧君誠不如奕棋也。亡人之子，其能安乎。亡人子立而亡人猶據戚以爭，其又能安乎。爲父者忍於其子而能不忍於其弟，爲子者忍於其父而能不忍於其叔父乎。亂且自郢始，而烏在其能定亂。次莫如曹公子臧可立，然亦必負芻始行弒時，晉因諸侯請而即討之，奪曹盟主，命出天王，臧庶幾乎不辭，乃亦既成之爲君，國人安之，閱三年而後執之，臧其得不逃乎。臧不逃，將謂臧何，且負芻以亂始，能不以亂終者，又何莫非臧之蹤致私邑，有以愧之，使自城以戕國人歟。若吳公子札則萬無可立時，立於諸樊之始讓，心實難安，立於夷昧之既卒，昧未開其申父兄之義以命僚，僚誠重義，不以國爲利，自當致國於札，僚不致而自立，札何由立，其能屢僚而致諸光乎，不能致諸光，光之欲甘心於僚也，即自僚立始，則亂直屬自僚耳，僚弒而國已光之國，國本光之國，光固曰：季子雖至，不吾廢，必欲討而廢之，是其釀亂也，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安吾心以安吾國而已矣。

郤至論

楚子問郤至以弓曰：有韓章之賜注，君子也，知人哉。至非君子，其能較然於生死之際，守義而不欺其志也哉。世之人小有利害，即反眼於友朋，閱牆於兄弟，其自命爲儒而處不順於親，仕不忠於君，皆貪心中之也。至生死而悍然於其君父者，十蓋八九焉。中行偃無論矣，欒書固一時驍賢者，手自執其君於匠麗氏，何其悍也。韓厥雖不與弒，而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成何語歟。考至之言曰：受君之賜，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雖莫大焉。夫豈不知君之欲殺己也者，又有錡與鞅交爲助力，足危君側之嬖倖，而其言固若是，是誠君子也。是誠較然不以生死易其志節者也。即其戰鄢陵，三遇楚子，三下免冑而趨，天下有蘧禮於敵國之君而不忠於其君者乎。顧射寺人以觸公怒，禮曰：齒路焉有誅，何況寺人，一於閽而不知克，犯惡名而不復顧，則問學之疎也。於其受命以死而許以晚蓋焉可矣。嗟夫，三郤之隙，書實搆其間，而或且賢寄與厥也，故爲至表之。

穆姜移曲論

穆姜以君夫人君母夫人之尊，不能自制其欲，至譬僞如而不復顧其子，以再止公行，誠哉其自擢厥咎矣。然子無仇母，臣無仇君母之理，乃文子自晉歸，遇其怨誠，幽穆姜於東宮而成公不得盡其孝侈橫已極，故論者惜魯無頗考叔，吾則幸鄭無季文子。悍若文子，恐莊公將有不得制者，何況成公。占易之解，姜固精於易理，亦姜之慮于文子而知文子者悉也。彼僞如之惡，豈自今始，不早誅於不見公之日，至再辱而仍聽之奔，夫非文子之私暱之也者而何。以公子則必刺，君母則必幽，以是知幽之之非公意也。文子之罪，不且視成公子牙，請廢父於莒而有甚焉哉。徒舉其取穆姜非具以葬齊姜，謂虧姑以成婦之爲逆，匠廢用蒲圃之槓，謂多行不義，必自及也，亦末矣。

荀偃夢論

申繻對魯莊公之問妖，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晉荀偃弒厲公，其爲忌也大矣。彥公以戈擊之而首隊，固宜豈眞有公以擊之哉。左氏喜言鬼，取其驗於人之足信者可耳。子產之論伯有，曰：取精多，用物宏，匹夫婦之強死不得其所者，皆能爲厲，則結草以亢杜回，其老人將奚取而多，奚用而宏。又奚死而不得其所，意魏顆用父治命而嫁其妾，心必自喜，忌則妖，喜則祥，理或然乎。抑顆心自兆耳，晉侯夢大厲，時已立武，則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權辭也。妖不自作，又何疑焉。且物有智，鬼無形，妖猶必人授之器，烏有鬼而不由人興者。假實有不安於心，故動於所忌而夢與公訟，不然，厲公之弒，欒書與焉，公何以不訟書也。嗟夫，知其不義而不安於心，孰與夫肆爲不義而其心安焉者，則假之罪猶當末減矣。

甯殖臨卒，以納衛君衎殤其子喜，異哉！已既逐其君矣，若之何又教其子以弒也，而喜竟許之，不知其許時，唯知父命而不暇計歟，抑已計之而視殺其君誠不如弈棋，若子大叔所云歟，然則喜將何以處此，子太叔曰，君子之行，思其復也，思其後也，則君子於言，當亦如之，是時公孫剽立已六年，殖與喜也北面事之，可不謂爲君乎，君不可逐，獨可頑焉弒之而無忌乎，此其言之必不可復，不再計決也，如使剽未立，衛無君，若魯季孫之於昭公也者，則殖之言可復，而喜之迎立，且忠於君，孝於親，謂之克幹父蠱矣，至九世卿族，夫豈人臣所敢預計哉，幸而君諒其忱，與之共保功名，君之惠也，不幸而君必追咎其父以加之罪，至滅其族，亦君之賜，而於己之幹蠱固可無恨也，獨弒新君以迎舊君，有陷其身於大惡，得罪天下後世，爲萬不可耳，豈不念德君事已在前，非己所興，援亂命以逆父奉君，不謂爲過，必熟籌其後之族滅與否，而依違於君父之間，是計成敗，不計是非，則使衛君眷念子鱄，終德甯喜，九世之卿族依然無恙，而遂謂其爲能思其復，爲能思其後也哉，嗟夫，九世之卿族滅，而亂臣賊子引以爲戒，坐使昭公一出，意如行賄強世家若齊鮑陳、晉荀范，莫肯爲力，終於不復也，悲夫。

晉欒盈郤盈論

士大夫不幸生亂世，求免於禍，難矣，若晉二盈者，一見惡於士匄，一受愬於荀躒，遂至族滅，悲夫，郤盈之死，誣以專殺，欒盈何罪焉，匄甫爲政，聽不肖之女言，使城著而逐之，逐之足矣，更殺其黨十人，因其黨之族若叔向者幾不免，抑何酷也，猶且不足，始錮之於商任，再錮之於沙隨，使無所容於他國，則勢固不得不歸曲沃，與其甲以入絳，因予之叛名，盡夷其族，要豈盈罪哉，盈之始入也，皆午爲觴曲沃人語以欒孺子，皆嘆且泣曰，得主何武，盈之善矣必不及人，特無如缺父子何耳，當缺對秦伯時，已欲得而甘心，言之驗，固缺所自操矣，獨計位居下卿，爲平公者聽之逐，初不問其獲罪伊何，且從之會諸侯，以一錮再錮，若其有其罪之難免者，則匄之自無其君也，已習而安，又焉計嗜之會與於弒而缺且嘻嘻曰武子所施沒矣乎，夫晉之不君，豈獨靈、厲哉，數傳至頃公，又以荀躒言執郤盈，盈誠何罪，其討郤勝郤臧以通寶，非有枉也，其殺郤勝郤臧，屬家臣，非手刃也，乃滅其族，分其田，并及其黨，楊食我，是時主晉政者韓起，起卒，政在魏舒，二人號賢卿，舒前助欒氏，制於缺父子，今何所制，默不一理其冤，嗟夫，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孰直惡正，伐異黨同，無情理可言，安有天人足據，而乃曰汰也哉，獨楊食我爲盈死，德其血，以身與其孫報也，不然，叔向之死於欒盈也，蓋已久矣。

同盟于重邱論

晉平公之不復霸也，宜哉，方其濟自泮而會諸侯，于夷儀，伐齊報朝歌之役，私忿也，亦既聞崔杼弒君，則率諸侯以討賊，大義也，乃受賂而許成，反若其弒之適以求說於我者，重邱之盟，其可訓乎，故公立自崔氏，不爲其兄報仇，縱未與乎弒，不義亦甚矣，使平公當請成時，却其賂，明詔於齊曰，吾無他，以討賊也，爾人民中有同惜者，盍以俱前，執崔杼誅之，請於天王，殿景公，選賢公子立之，以定其社稷，豈不與桓文爭烈哉，先是楚討陳亂，誅夏徵舒，卒從申叔時言，封陳而還，左氏嘉之曰，書有禮也，蓋楚所以斥晉也，主盟中夏，令大義申自燧夷，晉霸替矣，至悼公克振其先業，而平不思厥考之艱，君臣從欲，又以賂敗，可惜也，使叔向告於諸侯，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所諱深矣，獨無愧於心耶，杜氏昧於大義，以爲晉受賂，蓋不譏者，齊有喪，夫伐國遇喪而退，禮也，然以權於討賊，則固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是察也，春秋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必以一字定褒譏，傳會以成其說，過矣。

齊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後

嗟乎，士處君父兄弟間，而遇人之不淑，難矣哉，君子於楚棄疾有深悲焉，論者謂王每見必泣，豈無望其諫父之意，諫而不聽，死未晚，嗟夫，棄疾之諫其父，寧待王泣時，而泣且三乎哉，令尹之不能，匪伊朝夕矣，國之將討，無亦不待王告矣，王告之而命可洩矣，洩之而與父俱逃可也，逃其父而來身歸王之可敗，其尤可也，乃默默以聽王之殺其父，何爲者也，意子南之汰侈，必有不可以言入者，受其寵之觀起，猶其數十乘，則力足以爲亂，既殺，其臣請徙子尸於朝，則告以國討，即其臣將必有不安於逃者，而況令尹，君與父兩無所處，是罪之大者也，夫是以隱忍而不出一言也，逮三日後，始請尸，君臣之間，信有禮矣，其徒曰行乎，曰行將焉入，遂縊而死，當其告王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已明以死白王，而王卒不念其死以稽恕其父，事勢至此，亦大可哀也已，晉大子申生寧受讒以死，衛公子急譴後先赴賊以死，叔孫昭子令祝宗祈而死，司馬牛不忍其兄，轉徙奔竄於齊於吳於魯郭門而死，遇人之不淑，其奈之何哉，其奈之何哉。

晉荀吳敗狄論

中行穆子專爲步陳，敗狄太原，而毀車之請，始自魏舒，古者戰用車，重民命也，管子作內政，猶得周官司馬遺意，城濮之役，君子謂能以德攻，車戰廢而民命輕於草芥，戰國之禍烈，此矣，夫兵以靖民，靖之而適戕之，若魏舒者，抑又桓文之罪人也歟。

書宋衛陳鄭災後

宋衛陳鄭之災也，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固幸其言之中，而鄭裨竈且恨其術之勿用矣，既而謂鄭必又火，則勿驗，天道幽深，其可以淺識測乎哉，春秋時，士大夫多喜言天，左氏樂爲鋪揚以助其文藻，若鄭伯之過禮，晉侯之昏庸，莫放之必敗，三郤之將亡，無不前言之而信，劉康公之溺受中，齊慶封之聚而殲旅，子賈之議執玉高卑，孔子惜其不幸而中，要皆有所驗於人也，其近理而實妄者，莫若申豐之對季氏，魯昭公三年冬，四年春，無幾何時，而大雨雹者二，天之示變，固所以警人君，惟臣與有責焉，夫陽不得入，旋而爲風，陰不得出，激而爲雷，陰陽和而乃成雨，雨而雹，則陰氣之戾，悖逆已甚，陰臣道也，其爲季氏咎徵何疑，顧支離其說，援引詭詩，歸於藏冰，夫藏冰亦調燮中一事，第藏冰之道舉，而君可不慎修，臣可不敬恭，而天變遂可不作，作可潛消，必不然之理也，豐誠厚季，因其問而正告以天之不可假易，分之不可越躐，順用其權，禍人之心，而小人之無忌憚或可稍戢，贈人以言，不當如是耶，藏冰之論出，季氏乃得昌言於朝，布告於野，無所顧畏，未幾而舍中軍矣，未幾而公孫於齊矣，假經術以文其奸，其爲國家患禍，可勝嘆哉，故君子言天必有驗於人，神竈惟無所驗於人，是以子產斥之曰，天道遠，人道邇，鄭亦幸不復火耳，復

火民不且多神竈乎哉。然鄭卽復火。神竈又果足多乎哉。

子產論

鄭子產。春秋第一流人。其美不勝述。而叔向於鑄刑書始書書過之。其不知子產實甚。君子之謀人國也。必取其一國之全局而熟籌之。授政之初。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此兩言者。全局已具胸中。夫鄭之無政刑也久矣。盜殺其執政。君盟其大夫。駟良日爭而未有已。是安得不糾之以猛。子產之鑄刑書。豈以威民。將以儆夫族大寵多者也。且伍田疇。賦均矣。作邱賦。兵歸農矣。訓其子弟。民知教矣。游鄉校而不毀。教大行矣。豈以威束民哉。卽其於族大寵多者。亦不遽示以威也。有事伯石。略之以邑。豐卷逐矣。請其田里。歸而復之。游楚之放也。咨於子太叔。子晳疾作而數其罪。既縱而加木焉。其爲盧也周矣。忠儉者率服。侈泰者心安。其與夫撫劍而拂衣從者。相去遠矣。恐其後之弛也。因鑄刑書。不然。何遲之受政八年以後哉。若其於晉楚之交。不失國體而強鄰不能詰。眞無愧子皮之所謂小能事大。國乃寬者。其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也如此。是故子產之爲政。惟仲尼知之。子皮知之。渾罕不知也。富子不知也。子太叔不知也。然明知之而不盡也。而叔向烏乎知之。後數百年。諸葛武侯鑒劉璋前失。治蜀以嚴。而法正疑之。其亦叔向之見乎。子皮卒而子產哭之哀。知己之深於感恩也。固如是哉。

晏嬰論

晏子謂君爲己死。而非其私暱。誰敢任。胡傳引之以責賈舉等不得爲死節。臣如孔父、仇牧可也。嬰以是自恕。則不可。君人者社稷。社稷重矣。而無道之君。死多不爲社稷。私暱之輩更不知國賊之當討。君死之當從。是國無死臣也。況嬰系本公族。世爲列卿。獨無社稷責哉。乃其生存也。則逆料其必敗。以誇先見。其受弒也。則置身局外。飾說以欺人。彼太史兄弟不惜舍生以正崔杼弒君之罪。而己且恬然與崔慶旅進旅退。其不及賈舉十人遠甚。坐使洋洋大國。具官濟濟。誅崔慶者僅得盧蒲癸、王何二嬖人。則光不是乎。私暱而將於誰私暱之。厥後景公雖非有道之主。於嬰不可謂不倚爲社稷臣。明知社稷之終歸陳氏。與叔向所私言亦如料光之必敗也者。而不進諫以早正其國本。抑管仲有言曰。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關霸成規具在。而一任其君之伐晉伐宋。會某盟某次某。紛紛者何爲。而曰晏子以其君顯。誠齊人之見也歟。

晏嬰路寢對論

晏子之在齊也。雖頑兒若崔杼。猶以爲民望而釋之。可不謂賢哉。顧其言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明乎己之非私暱於莊公也。是誠然矣。至於景公。固已舉社稷以從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其時矣。乃委蛇其間。規其小過。舍其本計。夫孔子在齊。公欲用之。反謂其莫殫莫究。猶曰聖人道大。其不知孔子也。無足怪。齊之將爲陳氏。亦既知之。豈不知以公之自棄其民乎。齊之治疾也。望其氣色。切其脈息。得其受病之所在。反以攻之。順而調之。無不愈者。知公之自棄其民也。勸之厚施以收其心。順而調之之道也。比公坐路寢。天隔其衷。與言在德。乃漫應之曰。禮。家施不及國。將禁厚施於陳氏乎。毋乃反爲攻而濫用其術。是益民之怨也。疾將愈甚。公曰不能。吾固幸其不能也。然而公且蓄之。又惟舉禮之陳言以

對。古忠臣謀國。國之安危。民之利病。雲夜以思。不遑寢處。得之於心。欲以入告我后。而每苦無由。幸其君之自悟。進吾而詔之。無所忌諱。則愷切以陳。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言必扼要。賢者獨不聞乎。且陳非眞有厚施於民也。豆區釜鍾。饑易食。渴易飲耳。誠由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己貢。數端擴而充之。行之弗倦。雖陳之厚。公不必薄。其庸有濟乎。逮後陳恆弒君。孔子請討。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則齊民之未盡歸陳也明甚。天於繼世。不忍遽廢。民於舊君。不忍遽絕。及放公之身而國之。不猶爲齊國之良工也哉。

公孫于齊論

季氏之無君甚矣。昭公謀去之。豈得謂過。獨惜其謀之未善也。子家羈縶從公。公薨而亡。幾不欲與季共天日。忠矣。非公若、公爲、公果、公賁比。亦非臧孫、郈孫所能及。使公以輕僚祖之偵。專任子家。必有良謀以去季氏。極言不可。而公徒遽發。騎虎之勢已成矣。於平子登臺而謂公許其請。公徒敗而謂君止。公孫于齊而謂不如早之晉。苟躁遣季氏歸祭而謂君以一乘入魯師。皆不得已而無可奈何之言也。公許季請而寧如果以五乘亡乎。然不以五乘亡而緩戾之師可不入。卽公徒可不敗。公徒敗而君止。意如果不敢不改事君乎。然公固可不孫。公孫而事尙可爲哉。晉之有范鞅。猶齊之有梁丘據。齊侯尙申無受魯貨之戒。而鞅直任其無咎。其果能納公乎。然可以塞晉卽安甥舅之口。獨怪安子猶存。方曉曉與景公談禮。而見非禮於其君者。默無一言何也。苟躁烏足責哉。躁謂季氏曰。子姑歸祭。祭、君事也。衛侯盟蒯聵。猶不稍假。而以一乘歸。將終身慙矣。顧一慙之不忍已乎。亦以季不敢不與公歸。而得毫路毫差勝乾侯耳。斯蔡成伯賦式微於襄公意也。故曰皆不得已之言。然其專任之。必有以去季氏。亦卽可知矣。嗟乎。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據與鞅與躁皆季氏也。爲君者何心。誠使齊晉之君互相糾合。各出銳師以壓魯境。先檄孟叔曰。吾惟出君者是討。二子無動。一如楚之告陳人。執徵舒而轘之。以正季氏之罪。懲昭公之心。天下俱曉然於君臣之義。而莫之敢干。卽足以儆陳氏。威六卿。桓文之烈。復見於茲。卒乃因循不振。齊代於陳。晉分於韓趙魏。當亦自悔其謀國之并不逮昭公也。悲夫。

昭子祈死論

公孫矣。平子有異志矣。叔孫氏奈何乎其以死自祈。使留其身以徐圖復公。叔孫氏之力之才。不必不如平子。卽觀其與誣命書無類。而季孫懼不敢爭。歸罪於叔仲子。可知。又況季也身負惡名。而魯人之不與者必衆。衆可用乎。就令其力其才。萬不能逮。度不過死而止。夫赴義之難也。惟死爲敵耳。不恤於死。何事不可圖。吾方咎昭公公徒之發。不待昭子於自闕歸。而昭子奈何乎其以死自祈也。至於死則已矣。公眞無復有歸日矣。覩思其君顚沛流離。遷徙失所。忍辱於齊晉之君卿大夫。并且受侮於魯之孟懿子、陽虎。雖死。庶得安乎。是故祈死。昭子之失策也。且使昭子自闕歸。聚家臣而正讒戾帥師之罪。一如其誅豎牛者。豈不明大義。而早以襲平子之魂。乃世戾不問。信平子改事君語。而遽以從公。宜乎其有異志也。平子有異志而自歸。愈當申明讒戾之誅。卽家臣從命不靈如豎牛。想季氏必不敢庇戾。一如戾之帥師以入敗公徒。戾必不敢庇季。一如季之出君以出其主。而奈何乎其以死自祈。嘗竊以微窺昭子意。殆以公

徒之敗。由我家臣。有不肖其親與於逆者。幸平子有悔心。遂不暇熟思審計。欣然從公於齊。將且晚公歸而徐以誅讒戾不難也。何圖事幾中變。又增我以欺君之咎。故疾首痛心。憤以自討。決然於祈死而計無復之也。然而公終於孫矣。是誠昭子之失策也。徒興宋公元叔詣。詣梁邱據平子以口實。一謂魯君有罪於鬼神。一謂天使魯無君。與若昭公之有罪而天之假手於平子也。豈非事之可爲長太息者乎。而苟論昭子者。又謂其與宋公語相泣也。早有死徵。不關禮故。夫以人孫子而祈於祖。寧有不應者。范文子之死。又將以何爲徵也哉。

公薨于乾侯論

人臣之攻於逐其君。不自魯季平子始。衛孫林父逐先路焉。已而衛侯衎卒以歸國。至背盟殺甯喜。羣臣莫敢異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無所逃於天地者。君臣之義也。當衛衎之出。使祝宗告亡。定姜曰。不得告厚孫曰。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輓之。或推之。夫是以歸耳。魯之庭。昭子而外。皆季氏也。公孫朝請我受師矣。孟懿子陽虎伐鄆奪公矣。公安得不薨於乾侯乎。且孫林父之逆。晉實主之。晉君已無如此卿何矣。范鞅之助逆。習而意安。何有於魯。故不以子家羈早之。晉之言爲然。而深惜昭子之祈死爲失策。

史墨對趙簡子論

魯昭公之終薨於乾侯。齊晉之恥也。晉主夏盟。有年所矣。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晉侯欲納之矣。范獻子得賄。黨季氏。多方以阻晉侯。彼簡子者。獨不可入告於君乎。顧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民未必服也。曰。諸侯與之。諸侯未必與也。宋衛且固請而謀納之矣。與之者。特諸卿族強大夫耳。嗟乎。人雖甚不肖。謀爲大逆。必有不安於心者。魯之三家。晉之六卿也。當吳季子聘時。已知其政將在家。至此閱三十餘年。其積謀也深。其樹黨也益固矣。然猶恐民之不服。諸侯之不與也。而姑以季氏嘗試焉。乃竟若民之服。諸侯之與也者。而後六卿喜可知也。獻子即不受季氏賄。其亦必有以阻晉君矣。故以言其後發之謀爲甚惡。而以言其後發之心則未始不可因而警。若子之告人也。必以道。爲史墨者。當正喻之曰。民不必服。強爲制耳。諸侯不必與。賄相蒙耳。且即民果服。諸侯果與。書之史册。以垂後世者。必有若董狐南史其人。簡子未必不心惕也。由是勸之。排諸卿。輔晉君。請於天王。以討季氏。斥意如。還魯卿。斂私邑。歸公室。而奠安其社稷。則桓文霸業可復也。不此之告。而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是導之分晉也。若史墨者。記醜而博者也。彼衛出其君。而師曠之對。夫固以平公之爲君也。

定公論

不惜其不便於己。而甘以其身殉天下者。三代之所以治。追皇古也。不惜其不便於人。而惟以天下樂其身者。後世之所以日流汙下也。定公德平子之立己。忍忘乃兄之大仇。豈眞能用孔子者哉。特從桓子之推引耳。桓子世濟其惡。久忘君臣之大義。豈眞能升孔子於公者哉。特迫陽虎之莫制耳。陽虎既奔。世已告墮。而桓子之心變矣。桓子不足責。誠使爲定公者。因桓子之懼而思改。專任孔子。則三都何必不終墮。而私家可儆。公室自張。奈何女樂一歸。君臣棄觀。耽其逸樂。怠乎政事。於已誠便矣。固且迫孔子以不得不行矣。或謂孔子稍遲遲其行。以徐俟其君臣之一悟。而已非事道。何以爲孔子。坐使三家日肆。而繼體之主孫于鄒。卒於越。復不得正其終。伊誰咎哉。

書齊陳恆弒其君壬後

孔子請討陳恆。而告於哀公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後儒以此爲非聖人之言。夫天下無有行軍而不計利害者。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誠不以人命爲容試。而以聖人爲必計利害而後行。則又非也。弒君。大逆也。人人得而誅之。斯言也。亦爲公魯爲齊。揚語發。眞爲計利害也哉。且以孔子之明。豈不知公之不足以任此。而必入告者。以從大夫後。亦以警季氏也。論語。之三子告。不可。傳謂公使告季孫。孔子辭。意以孔子固早知三子之不可也。然則孔子豈不知公之不足任而告也者。大失聖人之心矣。

讀書而不能得古人之心。則古人不顯其讀我書也。讀書而不能諒古人之心。則古人尤不顯其讀我書也。譽之而古人不以爲榮。毀之而古人不以爲辱。則我不足讀古人之書。又安冀後人之讀吾書也。即幸而有一二讀吾書者。而譽之不足爲榮。毀之適足以爲辱。則且幸後人之不吾讀。而吾今日之書何如不爲之爲得也。此吾乙未之歲。讀書於城南古香齋中。所面承訓於先伯祖星閣公者也。時伯祖年七十五矣。方挾左氏傳。作讀左管窺。日課一篇。不三月而書成。今讀是書。穿穴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千古以上之人心。若相對而面質。則劉氏之移書。杜氏之武庫。何未足爲左氏榮。雖謂左氏之學至今日而始興焉可也。左氏有知。應首肯於千世之上。而千世以下之能讀是書者。吾知其必有會也。往訓猶在。晉容莫追。深愧爲下。無能爲役。爰述而識之於此。嘉慶四年十一月。姪孫紹祖謹識。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呂祖謙撰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蔂。從予游。談餘暇。隨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雄。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諸生歲時休沐。必鈔寫褚中。解其囊裝。無處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人蓋道而諱稱者。揭之大逵。惟恐行者不聞。聞者不播。彼豈靦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雖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髮謬戾。或悔而遽。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縫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鑑。或慍而譴。或詮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乾道五年九月初四日。東萊呂祖謙序。

重刊東萊博議序

博議一書。舊本單行。刊東萊文集者概未錄入。何也。先生家傳絕業爲中原遺獻。吾婺之言理學者祖焉。茲編特出其靈緒卓識。幻爲風雲壯觀。舉業家羣鶩金事之。乃自吾鄉突遭兵燹。萃籍蕩然。是書亦在銷委之列。余既蒐先生文集。付梓竣工。見獨復以是書爲請。顧坊間通行者爲古絳服明德所訂本。去取未精。頗多闕略。予有家藏錢塘龔氏舊本。凡一百六十八篇。以載在行篋得存。發而讀之。歎其經緯世教。扶植人心。有裨於聖學者正復不少。舉業云乎哉。慨自文之難言也。工訓詁者。謂詞章爲小道。騁汪洋者。薄註疏爲腐儒。余竊謂文無定規。亦求其慊心當理焉而已。坐清廟明堂。而宣誦法言。穆然見先正遺範。而山水之娛。絲竹之樂。亦足以陶寫其性靈。布帛菽粟。治生者奉爲至寶。而錦繡之爛。山海之饒。亦掌服尚勝者所不廢。閒嘗取先生文集讀之。若易詩禮及論孟諸說。法言中之布帛菽粟也。博議一書。爛啓聰明。如山水絲竹之怡悅性情。而膾炙人口。衣被來學。又何殊珍錯之有駝象、錦繡之有華袞也哉。余生先生之鄉。有志私淑。義不當聽其書之就湮。爰命梓人重鋟壽世。而述其顛末如此。同治戊辰冬十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跋

月樵都轉之來鄂也。司権政。總校讎。公餘之暇。稍講求載籍不輟。今年秋。捐其羨重刊龍川文集、東萊文集。復取東萊博議局[illegible]之而校對之。時博議一書。乃呂成公屏處東陽之武川。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當時傳鈔。輾轉沿譌。自宋及元明。舊本舛謬叠見。疑者闕之。未敢臆斷也。呂成公爲婺州理學之宗。都轉籍於婺。固所以闡揚先哲也。而即以嘉惠士林。董士之習舉業者。代聖賢立言。其託體拔萃。其措詞貴達。無取乎卑靡龐雜也。是書明乎天人義利之分。理亂得失之蹟。古今事爲之變。典章名物之繁。英光浩氣。仲紙直書。按之聖賢精微之奧。不爽毫釐。得是書而讀之。於以擴其識。斷其理。鬯其機。無卑靡龐雜之習。具海涵地負之觀。眞升堂入室之階梯也。然則都轉之嘉惠士林。豈淺鮮哉。工將蕆。妄贅數言於末。同治七年。歲次著雍執徐月律應鐘日值噬嗑初九用事。江夏王樹之謹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目錄

卷一
鄭莊公共叔段
潁考叔還武姜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衛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敗燕　鄭伐北戎　楚敗隨師　鄭敗宋　楚滅舒庸　楚敗吳滅舒鳩　晉滅肥　晉滅陸渾　吳敗楚取郢　吳敗胡沈陳三國　越敗吳於檇李　越敗吳於笠澤
卷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辭宋使
鄭伯侵陳大獲
鄭伯朝桓王　鄭伯請釋太山之祀　虢公作卿士于周　鄭伯以齊人朝王　鄭伯以王命討宋　羽父會鄭伯伐宋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王與鄭人蘇忿生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　王伐鄭

隱公問族於衆仲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 晉太子朝佩劍而睨 晉侯受玉惰 齊君語偷 公孫歸父言魯樂 趙同不敬 侯見晉侯不敬 鄭伯授玉視高而行速 郤錡將事不敬 成子受脤不敬 苦成叔傲 衛孫文子聘魯無從容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 齊侯衛侯不敬 蔡侯享于鄭不敬 穆叔見孟孝伯語偷 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單子視下言徐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魏獻子南面 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

卷三
滕薛爭長
潁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納郜鼎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曲沃莊伯伐翼 王伐曲沃 曲沃武公伐翼 曲沃伯殺小子侯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卷四
楚侵隨 楚敗隨
魯為班後鄭 齊衛鄭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昏 公弃齊

桓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屈瑕敗蒲騷 楚人伐絞 屈瑕大敗

卷五
祭仲立厲公 祭仲殺雍糾 高渠彌殺昭公 齊人殺子亹 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衛侯放公子黔牟
魯及齊師戰于奚
桓公與文姜如齊
辛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魯莊公圍郕

卷六
齊侯見豕人 蛇鬬于鄭 神降于莘 卜偃言號 狐突遇申生 城濮有夜登丘 機有聲如牛 蛇出泉宮 獲麟見于 鳥鳴亳社 鄭有 石言于晉 宋鹽而拜 鄭龍鬬 玉化為石 鶂退飛過宋 龍見于絳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齊桓公入齊
齊魯戰長勺 十萬諸侯伐鄭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卷七
宋萬弑閔公
息嬀過蔡 楚滅息入蔡 子元振萬 鬬射師諫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 公孫寧儀行父 子產 叔向 申公巫臣氏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蔡公求子頹 王以狄伐鄭 鄭伯殺公孫 會于首止 王子帶召戎 王子帶 晉侯納王 晉侯納王 晉人叛鄭 富辰諫召王子帶 狄王后 狄王以狄伐鄭 以狄女為后 大叔以
鬻拳兵諫
陳敬仲辭飲桓公酒

卷八
懿氏卜妻敬仲 晉侯將事萬魏 成季將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秦伯卜伐晉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晉侯卜納王 齊侯將師期而行 晉遇于敵陵 晉以卜筮之吉 穆姜筮于東宮 宋公享晉侯 鄭皇耳從衛孫文子卜追之 孫子卜卜事齊寧公之節 晉侯卜以卜 子之卜非禮之 孔成子卜立衛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晉卜救鄭 楚卜 以為令 巴人伐楚卜帥
曹劌諫觀社
晉桓莊之族偪 晉士蔿殺游氏二子 晉士蔿殺羣公子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 晉殺太子申生 晉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 晉侯使寺人披伐蒲
莊公丹桓宮楹 刻其桷 使宗婦覿用幣 莊公問後于叔牙 叔牙共仲賊子 閔公 共仲賊閔公 成季立僖公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卷九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諸侯救邢 城楚丘
衛文公大布之衣 趙衰子餘謂政 晉悼公即位 晉侯謀所以息民 楚蔿掩為司馬 平王封隨復遷邑 子旗說伐吳 楚子使然丹簡兵 楚城州來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魏公敗戎于桑田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 滅虞
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貂始漏師 宋師伐齊立孝公

卷十
會陽穀謀伐楚
楚伐鄭
楚滅弦
楚文王牖申侯
齊桓公解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收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卷十一
會于裝訂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沙鹿崩
楚子賜鄭伯金
邢人狄人伐衛
秦取梁新里
卷十二
宋公使報文公用鄫子
衛早伐邢
子魚諫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遂陸渾之戎
子圉逃甯
卷十三
邾庾稅於升陘
鄭文夫人芳楚子入宮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卷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侯使盜殺甯喜
晉文請隧
展禽論祭禜
楚滅夔
卷十五
宋殺楚司馬
晉文公為興楚子玉
晉侯作三行
周公聞聘魯
臧文仲如齊分魯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先軫死狄師
臼季舉郤缺
晉臨處父伐楚
周襄殺相公孫敖
閔三月非禮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晉靈公朝王先且居等臣伐衛
卷十七
齊太師請伐公
出姜哭而後逆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齊景公使國佐子高聘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己氏（穆伯以魯奔莒　穆伯師魯復過莒　齊人歸公孫敖聲已不祿）
鄭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二歸衛田）
卷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宋襄夫人殺昭公）
箕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圍北方
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楚文滅長毋宋公僕（宋殺申舟）
叔孫僑如逐長狄僑如
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吳將伐晉問叔孫穆公曰不狃）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趙盾納捷菑於邾
周公忌孫蘇訟于晉
卷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秦穆出師襲鄭（秦使孟明爲政　晉秦戰）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逆　賂公如晉郊勞賄賂失禮　孟僖子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
卷二十二
狐鞫居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隨會能賤而有恥
卷二十三
甯嬴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季文子如晉　齊人執單伯送子叔姬）
宋華耦辭宴
公孫敖二子
卷二十四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
鄭歡圍城弒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并立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卷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鄭討靈公之亂）

楚薳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　晉滅赤狄滅潞
鄭公子曼滿欲爲卿
鄭伯敗楚　楚子伐鄭　楚盟辰陵鄭徹備晉　楚圍鄭楚敗晉于邲晉救鄭　荀林父　赤狄伐晉晉殺先縠　晉未鄭以鄭　晉荀林父士縠
晉白狄于檀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難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宋　呂祖謙撰

鄭莊公共叔段（隱公元年）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鉤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穽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豈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穽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穽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發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醜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洗其惡矣。莊公之罪。如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

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嗣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一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則其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崖崖乎險哉。莊公之心與。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距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拙。

潁考叔還武姜（隱公元年）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沈。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壅而勵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沈矣。不揉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壅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勵者水之天也。壅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生潁。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爲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湯火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自還。而不能已。彼潁考叔特遂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咸之以言。而咸之以物。不咸之以物。而咸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愛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而滔天之惡。爲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爲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憾焉。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盍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爲。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爲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爲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悼故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爲是也。莊公苟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爲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不特蔽莊公之天理。嘗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胸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

叔也。蓋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大通四闢。上不失爲虞舜。下不失爲曾參。豈止爲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之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氏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敍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終以爲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辭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辭。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爲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鄭國之邪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既交質之後。周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稻穀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鄭人之心以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質於彼。見其與吾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爲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必未敢伐之也。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辭。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蓋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爲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 隱公三年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爲怪。地過中爲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卽君子之所謂怪也。衆人之所謂高。卽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金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行意遠。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無可寄之功者。爲惡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爲是未足以爲奇。必傳於弟以爲奇焉。是未足以爲高。必傳於弟以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亟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舉。自衆人觀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觀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沒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稱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稺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衛州吁 隱公三年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己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爲善。孰爲惡。孰爲忠。孰爲邪。孰爲是。孰爲非。孰爲誠。孰爲僞。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而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雖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爲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嘗者必鬬。當嘗之初。未有決鬬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鬬。蓋博則有盜之理。嘗則有鬬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己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篡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況又不聽乎。碏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弒。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禍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楚鬬氏之戰。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沈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於胸中矣。一偏於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於胸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於胸中矣。四者之根。藏於胸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猶州吁受寵之初。篡弒之惡。已藏於胸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胸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芃然爲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根。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類可也。然則禁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遊宴之樂。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諭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盛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穀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轍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如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疎矣。爲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晬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也。雖與之觀天池之魚。龍鬥蛟之鯉。鼓鬣鼓波。而驚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知其不足爲。雖勸之爲。亦不爲矣。

鄭敗燕（隱公五年）○鄭敗北戎（隱公九年）楚敗鄧（桓公九年）商密降秦（僖公十五年）鄭敗宋（成公六年）楚滅舒庸（成公七年）楚敗吳滅舒鳩（襄公十五年）晉滅肥（昭公二年）晉滅陸渾（昭公十五年）吳敗楚取餘皇（昭公十七年）吳敗胡沈陳三國（昭公二十三年）越敗吳於檇李（定公十四年）越敗吳於笠澤（哀公十七年）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於衆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爲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爲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疏。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於用兵。小詐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於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於詐。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於孫吳之門哉。吾應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蓋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聚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爲一軍。合曼伯子突十餘人之知。爲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爲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之於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皆除。兇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蚩尤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謀之。雖極其詐計至於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萬。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鑄鼎盟版相望於史。而宋襄陳餘之流。每以仁義爲天下笑。抑又何也。蓋蓋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蓋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子之名者也。以僞君子。對眞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乾隆御覽之寶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隱公五年）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途者未識其途。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眞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賦周公。至於隱公。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凡公之廟。堊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之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爲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爲衆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僭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後已逝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獨用六佾於仲子之

嗣。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衆仲能爲此言。隱公能爲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寒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桓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名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況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故倐悖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僭然舞八佾於庭。而形孔子之嘆焉。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子之嘆。在於三家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爲隱公惜也。

隱公辭宋使（隱公五年）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兢衍之徒。鶩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樂。指川爲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爲羊。亦從而謂之羊。雖有耳目口鼻。不得自用而惑。辯士之所用抵掌扼腕。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吾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說也。世皆以爲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爲拙也。吾以爲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怒。故人以其說爲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爲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陳筮而遇穰侯。則爲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眞足恃哉。杜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聞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爲審。則知而復問。亦人情之常也。況宋使之使。指專在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喪心。何自而忘其忿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汎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爲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策士之戒。

鄭伯使陳大獵（隱公六年）

盛怒不發於微罪。鍾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絕。習以爲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雖大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禍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爲鄭何能爲。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逝鄭師之所伐。不過毀廬舍。敗老弱。略牛馬。然推鄭何能爲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爲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爲之百姓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乃何能爲之外戚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以至項羽之視高帝。王莽之視漢兵。梁武之視侯景。明皇之視祿山。皆始以爲何能爲。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爲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當得其本。衆人之論。當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禁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爲。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爲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桓王（隱公六年）　○鄭伯請釋太山之祀（隱公八年）　說公作卿士於周（隱公八年）　鄭伯以齊人朝王（隱公八年）

鄭伯以王命討宋（隱公九年）　羽父會鄭伯伐宋（隱公十年）　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隱公十年）　王與鄭人蘇忿生田（隱公十一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　王伐鄭（桓公五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爲吾用。而不使吾爲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爲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漲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己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衆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春秋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桓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爲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綱既墜。傲因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桓王之

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畀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屬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浸犯王室踐麥禾略無所憚在桓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亦承王命朝而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與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爲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桓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釋泰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暇矣桓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桓王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於眞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爲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爲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敍事之體不同敍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册之所載既敍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敍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況方册既已敍之何待吾復爲贅辭以敍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爲事之累也尙何以操筆爲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祝聃忘（隱公七年）○曹太子朝魯樂奏而歎（桓公九年）　晉侯受玉惰（僖公一年）　齊君語偷（文公十七年）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　郤錡將事不敬（成公十三年）　趙同不敬（宣公十五年）　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公四年）　鄭伯授玉（成公十三年）　成子受賑不敬（成公十三年）　苦成叔傲（成公十四年）　衛侯享於鄭不敬（襄公十八年）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襄公十一年）　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昭公五年）　單子視下言徐（昭公十一年）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汶（昭公二十五年）　魏獻子面面（昭公三十二年）　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定公十五年）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爲吉凶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覘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僞蠭起其本質眞態亦何自而見哉澁桀之容必萌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況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旦失色於室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啓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今考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躍可指者相與於册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之情爲惡於人之所不見爲善於人之所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掩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嗚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如迅明鏡無不發見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波窒其根而既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瞽史之舉者耳而意失謬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衆仲（隱公八年）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謚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宣春之王耶卯成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

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況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況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己之氏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不可恥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恥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恥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是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滕薛爭長 隱公十一年

以辭服人主於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爲一。故其與人辨。心既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爲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認其曲。而甘處於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到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魯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恥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於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鬬。乃合二國之鬬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城。以己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其言巽順和易。紓餘閒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爲主者謙抑如此。爲賓者當如何耶。爲大國者謙抑如此。爲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

醇醪。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何之盧氣驕色。固已褰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爲辭令也。嗚呼。屈己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己。近於強。凡人之情。未有不恥弱而趨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與知強弱之辨哉。

潁考叔爭車 隱公十一年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蔕。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蕕之不能爲薰。荼之不能爲齊。松之不能爲柏。李之不能爲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潁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矣。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鬬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含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爽。而不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爲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輈於大逵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免犯鬬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以爲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爲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 隱公十一年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疏。變恩爲怨。變榮爲讎。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殿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覩己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王

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擠其功而勒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況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爲鄭伯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縣許之疆。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共利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猶競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爲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爲廉。蓋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 隱公十一年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雖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以逃悄而自投於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爲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猶恐不能自保。況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爲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爲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弒隱公 隱公十一年

嗚呼。取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爲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爲。況殖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諒其心而弒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爲戒。而諱言義矣。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禍

善禍淫之說。儻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人皆以爲隱公之弒。敗天下爲義之心。吾獨以爲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爲義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坐爲義也。乃坐爲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桓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齏粉。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纖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爲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戀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譖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凛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謀。不義者不敢至其處。況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忌。是隱公貪戀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倘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戀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至於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況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爲鄰。大名與大辱爲朋。隱公之於桓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爲大怨。隱公之遜魯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爲大辱。然則君子之爲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爲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恕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桓公之少。尙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桓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恕。而不知桓公之不我恕也。人之欲自恕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恕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爲義者。自怠耳。自恕耳。一經此變。二病俱擊。蕩蕩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騖矣。故曰勉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郜國之寶。敝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爲忠。項羽視之則爲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爲忠。漢室視之則爲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郜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厮養之賤。皆可剸刃以戮之。況哀伯魯之世卿。有祿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裨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鬪毆。以斬關而概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概鬪毆。微罪也。彼桓公親爲篡逆而不忌。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諫而二失焉。人謂哀伯爲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論也。然君子不謂之

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賊哀伯部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責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爲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侈。佐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怒人怨。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導之以典型。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生。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誤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薦爲桓公畫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爲桓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桓公二年）

三年　曲沃伯殺小子侯（桓公七年）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莊公六年）　曲沃莊伯伐翼（隱公五年）　王伐曲沃（隱公五年）　曲沃武公伐翼（桓公）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寒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所同欲觀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然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胄。年相若也。親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爲而獨尊。我何爲而獨卑。彼何爲而獨強。我何爲而獨弱。爭必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於是反求諸天。而得寒之之術。曰、嫡庶長幼之分。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使爲嫡爲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使爲庶爲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爲定分。傳於長嫡。爲支子者。或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命當爲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爲幼。初非人之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坪之於嶽。如瀆之於海。如石之於玉。如魚之於龍。如鳥之於鳳。如獸之於麟。遂然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於有生之初。天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以其守是分而不敢變者。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逡巡卻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幼之定分。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輕變。昔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爲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是皆壞世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篡奪之禍。更册相望。紛紛中國。於戎狄蠻貊之域者。未必非昔與周啓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關防。則有時而廢。守以法度。則有時而變。守以城郭。則有時而壞。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覆。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吏。吏恃國。國恃天。爲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楚伐隨（桓公八年）　○楚敗隨（桓公八年）

昔之傾人之國者。陷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奔走馳驅。聽其所役。投於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喪國已破。回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陷穽。然後噬臍頓足。有不可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使敵人既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爲深也。天下固有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天下之至深矣。吾觀鬬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歎其深也。世之論鬬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足以窺鬬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迫楚之禍。從季梁修政之諫。以爲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付參殺人。必三至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復告之者何耶。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謀者。無以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遠逆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驕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

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於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以爲瀆矣。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旣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間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於不得已。而勉從所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再駕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廢乎。一念之不忍。發於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獲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生於拒也。想隨侯恐懼修政之時。舉國交賀。頌其君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兆破隨之機於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旣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恥。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慚。復假少師之慚。而汨季梁之策。設毫末之辭。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屈轉蕭然。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爭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獨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當之閱牘者猶不知其端倪。況於當時自墮其網者乎。然則將何以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地。則癘氣不能病人。鬭伯比謀隨累年。不乘其潰敗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於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旣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旣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爲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魯爲班後鄭 桓公六年 ○齊衞鄭戰於郎 桓公十年

天下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凡當爲者皆常也。凡不當爲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爲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爲也。事雖有萬而不同。豈有出於此兩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驕矜爲通患。抑亦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聵。則爲殘疾人矣。苟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世者哉。雖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毛髮。遽自衒以爲過人之行。亦惑矣。人之爲人。非聖人莫能盡也。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太子忽之救齊。雖曰有功。然救災恤鄰。亦諸侯之所當爲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秩。而欲躐之。又從而加忿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躐處於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曾不知無功之爲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陳俘馘。振旅而獻乎齊。氣吞諸侯。邈視千乘。睥睨之際。嘗爲人所先。亟述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爲國人所賤。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曾不以君禮之。甚者。誣以狡童狂童之辭。其受侮受辱。一至於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爲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

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終身爲物所驅。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己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況欲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公六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 止 昭公奔衞 桓公十一年

爲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然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深結而謹事之。倚以自固。想其心必自以爲善擇所依矣。及阨於楚師之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晉猶不可依。而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者焉。西魏孝武。窘於高歡。日有篡奪之變。所恃以爲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爲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妻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自古小國連姻於大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啓釁召兵。如銅斗摩笄之禍者。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遂并與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尙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踐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備於我。無在我之外者。攀援依附。一埽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忽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忽雖不能自用。適所以留爲我之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桓公問名於申繻 桓公六年

名子者。當爲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始生。嬰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名之日而逆想諱名之時。茫昧荒遠。若存若亡。若滅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思熟慮。俾不爲後世之累。嘗始生之初。而思旣沒之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如此。至於餘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時之便。未嘗虞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虞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虞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快一時之忿。未嘗虞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爲百年計。況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反不能爲後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唾之頃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廢中軍之名乎。宋名武

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失之於嚬噫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廢事耳。孰知有一嚬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繁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王師伐虢 桓公十年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遇上下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尋丈。亦何爲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桓王之失。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桓王則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欲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墮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於理之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爲名分屈。是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爲虛名之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持名分。適所以壞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訟兄者。先有訟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訟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尚安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從而治之。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訴其君者。必以謂訴所以求直。今訴君而反變爲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勢而不怒。慮而不叛。蓋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爲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桓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者也。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虞叔伐虞公 桓公十年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守之。亂安得

而不作乎。然貪與吝非二法也。觀人之物則貪。視己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由古而觀今。人所以相戕相賊相刃相靡者。職此之由。吾將告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廉施雖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饑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饑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借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從而有。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然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冰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是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爲善。用之燎原。則爲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溉田。則爲善。用之灌城。則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自人觀之。雖若爲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於二之中也。世所以指虞公爲貪者。以其求財常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不厭不已。必求與權。權而不已。必求爲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世所以指虞叔爲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不失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以異乎。求財與求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爲貪。今之爲聖。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念曷嘗改哉。人徒見其嘗名貪嘗名吝。遂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猶惡焚而廢火。惡溺而廢水也。謬矣。

楚屈瑕敗蒲騷 桓公十一年 ○楚伐絞 桓公十二年 屈瑕大敗 桓公十三年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興鳥逝。一息千里。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淵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椎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磕澎湃。奔鯨駭虬。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柁。身膏魚鱉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略非長。委計鬭廉。教以次郊郢四邑者。鬭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鄖者。鬭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鬭廉也。無小無大。惟鬭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舉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僨身戮。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受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謂昔蒲騷之勝。借曰鬭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鬭

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廉之於先。而蹈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並觀以牆壓。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向若猛死之後。其鋒銳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壓之喪國。卽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爲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爲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祭仲立厲公（桓公十一年）　祭仲殺雍糾（桓公十五年）

高渠彌殺昭公（桓公十七年）　齊人殺子亹（桓公十八年）　楚殺子南（莊公二十二年）

告君子以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於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心惟。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衆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死以殉國。今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弑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弑君之賊。不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彌之戮矣。向之死以討亂。今之死以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爲難也。臣之死於君。死於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爲其女爲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爲三綱。而世未有能輕亟

之者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性泥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果聞之相毀譽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爲之止。父子間豈朋友比哉。雍姬不以雍姬爲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爲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爲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城耳。未有既爲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今殺於爲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宋殺仇牧（桓公六年）　衛侯放公子黔牟（莊公六年）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佳祥。而景星醴泉神芝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蟲蝗螟螣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爲凶爲姦爲逆爲惡。而伋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爲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墜矣。凡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介然自守。曾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人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每若鑿枘之不相合。自程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諂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爲變異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明。乖氣之異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爲異。便宜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聞雷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爲漢廣行露之章矣。變災爲瑞。變乖氣爲和氣。特反掌耳。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稻粱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於天者。大舜之存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遷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魯及齊師戰於奚（桓公十七年）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疑。嗚呼。是所以不當憂

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變之。則未有變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堠者。爲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謀。次第而行之。何變之有。是故聞警而變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變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漢丙吉爲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白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人。吉以是得憂邊思職之褒。當是時。吉爲相久矣。邊吏之壯老材否。禮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入至聞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吾恐汝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變亦奚以爲善乎。吾將桓公之言曰。臨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置所備。焉事至而觀。又何濶焉。桓公之意。以謂爲備當在於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謁之。吾雖變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矛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茭。非一日二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桓公之責戚邊吏亦嚴矣。猶有說焉。桓公之旨。謁吏則是。而所任以守疆場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西河。則魏不知有秦。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付羊祜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父。爲其君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數公。而苟弛其銜轡。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寇而起變也。此又人君之當戒。

桓公與文姜如齊 桓公十八年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兵革者。有形之寇也。寇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爲齏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辭小勞。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玩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其至有時。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衾衽之中。有虎豹焉。鄉黨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爲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爲甚急也。魯桓公及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權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爲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遂至此。人其可斯須去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守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居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固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疎。陷塹雖險。猶恐其平。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恐陷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況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公十八年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禍。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變。隋文帝犯之。而有强衍之逐。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曷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惟言出於理。故鑿然刻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威。非斧鉞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礪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樂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肯翁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太傅獄匯之譏。由此而論也。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世儒之文。閱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中之敢器歟。嗚呼。辛伯之言。眞有國者座右銘也。爲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履霜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畿甸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矣。固可配無逸之屏。而代千秋之鑑也。故吾以謂獻丹扆之六箴者。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蕩 莊公四年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爲氣之帥。而氣反爲志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擁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憑陵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室堂之楚師伐隨。將授兵而心蕩焉。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眞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衰。心安得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爲可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蠹生於稼。而害稼者蠹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王而悟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昔蕩氣者。皆亦御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爲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爲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憤亂散越。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煩亂緒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勍敵耶。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莊公六年）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世事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於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鄰。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嗇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況而不憂。而以鄰敵爲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爲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陵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於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能奠枕。亦迂矣。嗚呼。四鄰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吝人而不吝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吝楚而不吝鄧也。楚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楚雖偶能殺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歷上天。虐萬方。誅龍逢。斃末喜。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吝人而不吝己矣。桀之爲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遂次顛沛。無非非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反自悔以爲失。是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郕（莊公八年）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猛然勃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是爲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譬物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斷。戟不能擋。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爲勇乎。不特不識其爲勇。既勝忿欲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平人之所不能平。其犯而不較。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較也。莊公斂兵不較。罪己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

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較。大怯亦不較。勇者不較。是不欲較也。怯者不較。是不能較也。勇者以義不當較。故勝其私心而不較。心敵且能勝之。況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較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不較者勇士之所難也。較者勇士之所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較者也。反襲儲偫怯。俛首爲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較者。特畏其強而不敢較耳。姑託罪己修德之辭。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故不較者莊公之所易也。較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較。與勇者難易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爲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慰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郕。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辟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齊侯見豕（莊公八年）　蛇鬬於鄭（莊公十四年）　神降於莘（莊公十二年）　卜偃童謠（僖公五年）　狐突遇申生（僖公十年）

城郟有夜登邱（僖公十六年）　柩有聲如牛（僖公十二年）　蛇出泉宮（文公六年）　魏顆見老人（宣公十五年）　鳥鳶社（僖公十年）　郯伯有（昭公七年）　石言於晉（昭公八年）　當壁而拜（昭公十三年）　郯龍鬬（昭公九年）　玉化爲石（哀公十四年）　鸜鵒來巢（昭公十五年）　龍見於絳（昭公十九年）

怪生於罕而止於智。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乘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何也。習也。焄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束必有西。有盡必有夜也。亦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懼其惑衆也。無怪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范甯謂之以經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謂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爲怪而駭其有。謂之者。必以爲怪而意其無。一以爲有。一以爲無。至於心以爲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共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飫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眞聞也。耳之所

聞者聲聞。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形。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厭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爲而明。雲雷何爲而起。山何爲而峙。海何爲而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辭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夫下智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飫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然而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問。又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嗟之歸妹曰。嗟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嗟之終。孑然孤立。嗟幽明而爲雨。塗。嗟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嗟。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爲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爲一耳。納賜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爲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爲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爲一。則羣疑亡。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然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人鬼死生。嗟而不合。既叩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羣疑亡乎。左氏與子路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霖霪。十日霖霪。而枯荄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爲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爲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莊公八年）

答既往者易爲說。扶將傾者難爲功。樂論病而悼治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弒襄公。論者本其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篡弒戕殺之酷。齊之禍庸非僖公爲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爲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事肯徒救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何如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讎。人皆以爲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讎。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信正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忌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憤其宿怨。投於廢絀疏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

讎。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爲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爲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讎。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爲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此所以有僖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感皆不能入其胸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時昔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己之隙。先己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植之於魏。攸之於晉。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德於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譬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則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桓公入齊（莊公九年）

魯莊公忘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桓公。齊桓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者。桓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桓公其主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己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爲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爲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爲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於吾之鑒也。孔子之智。初無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爲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眞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謂者小。而所仲者大耶。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讎之枉。不得爲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桓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桓公殺糾於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讎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之統。桓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主客之勢判然矣。桓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爲臣之黨者。敢以爲讎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讎耳。孰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哉。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讎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

不復深考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讎。皆將自附於管仲矣。嗟、仲果反君事讎。則雖萬溝不足以贖。況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莊公十年　士蔿諫晉侯伐虢莊公二十七年

迂儒之論。每爲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旗四合。車馳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鄙牀蒲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謀略。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減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衝轡束之也。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衝轡敗。然後見馬之眞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眞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騷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眞情乃出。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憯迫之時。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親別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歡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蓋人方在縲紲之中。鍼鉞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邱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爲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邈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爲然。則對以事神。劌又不以爲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蔿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而戰將饑。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晉士蔿。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鉤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爲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末之信。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況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況上而爲三代爲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書。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駁詆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弔己桀紂罪人莊公十一年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爲其相近也。禹湯蒙之稱。桀紂

惡之極。蓋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於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亦歸功於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爲善。乃桀紂之所以爲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爲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爲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旦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棄。必不能爲禹湯。吾雖自責。必不至爲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爲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爲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於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駭。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爲甚近。怠烏乎生。又思去桀紂爲甚近。駭烏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駭怠二病。更相掃除。或挽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能不能也歟。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己之兩語。蓋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爲君。則流入於史之學。惜乎狐裘而羔裘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怨乎貪暴。衆惡蔓延。徧布海內。禹湯嘗斂之於己。以爲己罪。人見禹湯之罪己。悉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己。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於善。天下皆歸於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己。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穢莠。何必復求穀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於爲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曰。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遼絕。棲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居酷盜賊。翻然爲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爲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纖趾步。人因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宋萬弑閔公（莊公十二年）

陞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虛，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慢，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遬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攘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謔謾浪，以盡其懷，慷慨歌呼，出肺腑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未聞公斬悔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法夫而試濁鄙之術，適足以劃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酈布，隨以王者之供帳，鑾駕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結髮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爲公孫述，縱則爲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其至矣乎，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嫚侮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縛背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霏霏，草木萌柔，僕馬衣裘，室家婚姻，曲盡人情，呢呢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陷檻之拘，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坦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息嬀過蔡（莊公十年）　楚滅息入蔡（莊公十四年）　子元振萬（莊公二十八年）　鬬班殺子元（莊公二十年）　陳夏徵舒殺靈公（宣公十年）　申公巫臣聘夏姬（成公二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成公十年）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襄公二十八年）

一息嬀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色者禍之首也。吾嘗致息嬀、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譬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容傾人之城，容傾人之國，世必指爲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焉。在士則爲醜名，在女則爲美名，如息嬀、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就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乘平日之所甚重者，猶敝屣，況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礫質爲枕席，以鼎鑊爲池沼，固無足怪，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爲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感也。抑吾又有所深感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其王則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爲險，其王獨以爲忠何耶，其王之心，以謂因彼僞言，或吾眞奪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芻蕘，何嫌澗落，吾能納規諫，則爲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僞，其狂其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疑哉，雖堯之稽於衆，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舍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爲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其王之在楚，亦必竊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其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致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晉共王卽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卽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爲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爲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與譏誚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實之以爲元龜，蓋天欲以是實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盍亦曰，共王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莊公十四年）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率懾，則遂不能亡矣，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無義楓、柳燦，則梁不

能亡庸。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爲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爲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王肸之於司馬。偶道之於五季。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卽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賤其功。而疑其心。何者。以其叛君而趨我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爲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旣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爲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畢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如傳舍。不設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旣不爲人所愛。亦不爲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爲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借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爲臣者皆挾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竄。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興廢。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莊公十八年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爲官守帑者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繒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名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爲己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虢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爲之降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爲私惠。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旣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剝廬則及牀。剝牀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况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

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隄之損益也。然水溢隄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溺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莊公十八年　蘇公奉子頹　莊公十九年　王處櫟　莊公二十年　鄭伯虢公納王　莊公二十一年　會於首止　僖公五年　惠王崩　僖公七年　盟於洮　僖公八年　王子帶召戎　僖公十一年　王子帶奔齊　僖公十二年　仲孫湫言王子帶　僖公十三年　滑人叛鄭　僖公二十年　富辰請召王子帶　僖公二十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爲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王　僖公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偏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蹈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忘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偏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爲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爲今矣。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發在前而不見。釁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爲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爲一朝。合萬代爲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爲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爲今。以今爲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旣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伯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虢懼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虢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疏。子帶之不可絕。猶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疏其所疏。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

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爲其反噬。唐之回紇。皆之契丹。始借其力。終擢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爲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爲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藏其功耶。齊桓伯天下。鄭號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昔。與秦俱欲納王。昔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盡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爲孝乎。吁。亦淺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爲昔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昔。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昔其所不當昔。

鬻拳兵諫 莊公十九年

古今以人君拒諫爲疑。吾以爲未知所疑也。首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蓋是而不疑。將何疑。曰。君之拒諫可疑。而非人臣之所當疑也。君臣同體。若陷於惡。臣不爲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何暇憂其君之從與拒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不盡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饗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寧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爲怪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者學吾之兵諫。盡學吾之刖足。吾之刖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於前而修於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厦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乘裾折檻。已爲下策。況動干戈。犯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若較力。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 莊公二十二年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爲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常保。身未沒。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機。子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卑。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強焉。竊意敬仲人齊之始。其所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致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桓公使之爲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桓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烏。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卿。位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爲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安得。敬仲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年之每有不盡之懷。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田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敬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慊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蔬之肉如霍。因歲之蓋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足也。勢益位極。寫君所厭。身且不保。而況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猶冒寵。宜其不免於誅也。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翩然引去。則文帝之常有無窮之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益。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益。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臥也。謝安之隱東山也。晉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樓謂之曰。卿高臥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何安有愧色。蓋天下望安之出久矣。一旦爲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今之賢者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爲人所慕。既出則爲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然則豈特用過其益者爲不可。即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郤氏卜妻敬仲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賜畢萬魏閔公元年　成季將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閔公二年　秦伯卜伐晉僖公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僖公十五年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僖公十七年　晉侯卜納王僖公二十五年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文公十八年　晉楚遇於鄢陵晉侯筮之吉成公六年　施氏卜宰成公十七年　穆姜薨於東宮襄公九年　宋公享晉侯襄公十年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襄公十年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襄公二十五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襄公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問祟於子產昭公元年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昭公五年　孔成子卜立靈公昭公七年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昭公十二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昭公十五年　晉趙鞅卜救鄭哀公九年　楚卜子良爲令尹哀公十七年　巴人伐楚楚卜帥哀公十八年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鍾先霧而濕。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符契符驗。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痾癢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洞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榮

光德星。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答。心叩心酬。名爲龜卜。皆爲心卜。名爲蓍筮。實爲心筮。水中之天。即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即鑑外之面也。蓍龜之心。即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徹。混然無際。敗甲朽揲云乎哉。故曰。聖人不須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已爲煩矣。況區區推步揲蓍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瀍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繁。說愈繁而驗愈疏。附之以群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心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其驗若此。奚其疏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曾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疏耶。就左氏之所載。彼蓍龜者。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蓍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蓍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僂句之應僭也。蓋騶實沈之祟妖也。彼蓍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發見耳。蓍龜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成其自取。偶者

莊劉諫觀社莊公二十三年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也。爲君者視以爲當然而不怒。爲史者視以爲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其後齊桓將列鄭太子奉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觀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桓捷於周。周私猶其使。而戒以勿籍。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勸桓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弒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饑日之後。暘谷資日之前。暮夜晦冥。晝隱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日晉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皆戕皆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

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末出也。使其阿諛提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晉桓莊之族偪（莊公二十三年）　晉士蔿殺游氏二子（莊公二十四年）　晉士蔿殺羣公子（莊公二十五年）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莊公二十八年）　晉侯爲太子城曲沃（閔公元年）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閔公二年）　晉殺太子申生（僖公四年）　晉使士蔿築蒲與屈（僖公五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僖公六年）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人之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華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所臨。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殺申生之不得立。殺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適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梁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已開則不能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豈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斷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攷觀晉國之本末。浙其流而尋其源。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同出於穆侯。而自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吾子之所謂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尚得爲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曰勝則心日狹。心日狹則毒日深。其末流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內。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殺殺其族。吾未嘗不憫其虛受邱山之惡。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偪。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變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即爲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變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然則徇私者。豈能眞有所愛哉。果出於眞。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眞。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

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畏乎驪姬哉。

莊公丹桓宮楹（莊公二十三年）　劉其桷使宗婦覿用幣（莊公二十四年）　莊公問後季友（莊公三十二年）　叔牙共仲賊子般（莊公三十二年）　閔公請復季友（閔公元年）　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閔公二年）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奸之媒也。懦者亂之賊也。弱者盜之招也。四者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合四者而兼之。篡弒之變。胡爲而不交作哉。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故。上悔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蓄其讐。二者既不足憚。則天下舉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朋麗父而敗魯國。敢於弒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與。閔生於疑。未有閔所不疑者也。子般之嘗爲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間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儒之爲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以強主威。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借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蓋亦宥之。以遺類於爾士。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零丁風雨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既弒子般。因威日熾。閔公遺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恥。一無所爲。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簒弒之至。是眞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皆不免弒。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其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弱。失之懦。成禍於後者。季友也。總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季友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爲荀息當愧季友。季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爲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者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弒者。勢窮理絕。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苟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誅。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即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邪。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閔公元年）

以言聳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駭世之論。本欲天下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言之未足以聳動流俗也。於是拈言其禍。務便可怪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遂

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仲告齊桓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仲之言。殆過其實也。蓋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非也。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謂之過其實乎。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益駭矣。毒之殺人多者深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知殺人多者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十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當。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耳。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自乘之根。皆宴安之爲也。是宴安者。乘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深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嗚呼。世之招禍者。雖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嘗有二毒。世之致禍者。雖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有二途。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所憎。而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與人無異也。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乘人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乘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狀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苦憂勤。中有逸樂者存。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舍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故自乘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忘也。藥之與毒。固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閔公元年）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此善哉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乘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致察其政者。殆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詐語之俗猶存。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漢氏之東爭於桓靈。其惡極矣。然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豪雄豪猾。猶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數十年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說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與。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嫁。若慶父則弒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斁。指何物以爲周禮耶。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弦歌。形於衣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有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禍。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乘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寡不勝衆。安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絕。而復續哀姜慶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敝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爲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蓋矣。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因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則其治孰能干之耶。救已壞之敝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負風俗也。悲夫。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閔公二年）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不能見俗弊。吁可怪也。高脫亂世之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虢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幡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爲晉文公之戎右。叛官離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耶。虢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僑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耳。虢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僑之僑既料虢公之亡。遂伐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此恃其智。其得禍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消禍之捷。虢公方自喜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虢公之亡。舟之僑方自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其禍也。所以爲禍也。其智也所以爲患也。虢公以禍召禍。舟之僑以智召患。使虢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僑無智之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蔽天下。而日有危亡之憂。非欲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蔽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晦也。所以居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必敗。不旋踵而梁果覆其軍焉。當是時。宋義之名蓋楚國。懷王奇其智。位之以上將。兵未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項梁之亡。卽虢公之亡也。宋

義之死。卽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非未始有極。虢公之勝。舟之僑在其旁而議之。回視僑之旁。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驕。宋義在其旁而議之。回視義之旁。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知人已憂我。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之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議二子之失者。亦安知果無人復議其旁耶。

衛懿公好鶴（閔公二年）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爲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置。而實無所有者。外視雖人。其中亦何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辯。蠭起泉湧。禹行舜趨者。肩相摩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柏之固。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輿。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裴半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嘯傲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姿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如几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晉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瑕疵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登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豈可獨輕懿公之鶴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視者處其安。而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爲禽。戢於易。播於詩。雜出於詩人墨客之詠。其爲人之所貴重。非凡禽比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猶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違戾於前耶。果在於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爲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於是乎有感。

涅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閔公二年）

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合之者。欲其兩全也。爭之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故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心不可分。故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爲兩者之間哉。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依違者。非姦也。愚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爲父而傾子險也。爲子而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爲本。至於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無正。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爲君子耶。蓋主其正。將爲小人耶。蓋主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能獨勝。當一勝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醫之於疾。未嘗敢偏助一藏之氣。使之獨勝。兢兢然爲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鍼變也。況

當國家危疑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以前爲後。以後爲前。亂不旋踵。自非權移於銖兩秒忽之中。機轉於俯仰笑嚬之際。孰能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宜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獻公。則陳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退而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惲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踞。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爲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威慨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節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節者。適遇其所短而已。使克幸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變成。則其短終不露。世亦豈敢少疑之哉。雖然。人心不可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推恐其有向背。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譬親而習讎。同一舌也。抵客而舉賊。同一臂也。豈用其相奪哉。大學之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則以謂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恕也。嗚呼。昔之遂者。蓋知之矣。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閔公二年）　諸侯救邢（僖公元年）　城楚邱（僖公二年）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憂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名胡爲而可憂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王。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湯自湯。武自武。民自民。交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桀寬之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暴桀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伯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伯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發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桓之憐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桓之心。以爲當二國之始受兵。吾直攘夷狄而卻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發其亂。待其社稷已殞。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壁顛沛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赫。光耀赫然。爲五伯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

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桓徒欲威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勳、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眞心也、眞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始囊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爲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爲過人之行、義概凜凜、傾動閭里、回顧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爲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寧遇後一人耶、噫、此王伯之辨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閔公二年　趙宣子爲國政、文公六年　晉悼公即位、成公十八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襄公元年

楚薳掩爲司馬、襄公二十五年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昭公三年　子旗請伐吳、昭公三年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昭公十四年　楚城州來、昭公十九年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末度、弛張廢置、品叢目紐、參錯塡溢、非立談之間所能決也、必精思熟慮、用心不知其幾、然後粗能通其本原、博問廣詢、謁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歷歲踰時、昔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試、而驟欲布之天下、從歟、遂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法者、方且惴然疑、慄然懼、必待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安、法未出之前、紛度布畫如彼、其勢也、法既出之後、變疑皇惑如此、其危也、嗚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衛文公、趙宣子、晉悼公、魏絳、薳掩之治國、規模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舉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貧、如發倉公之笥、物物可以伐病、非爲空言者也、世之爲治者、與其鑿空創意、如是其難、曷若取數公已成之法、按而行之乎、所以漫不加省者、特易之以爲紙上語耳、噫、自衛文而至薳掩、其治法載在方册者、雖止於數簡、曾不知其經畫之初、耗精敝神、竭平生之力、然後僅能底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以紙上語易之歟、彼苦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前、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以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而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爲如何、其感爲如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法、表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祕於書、學者一開卷而盡得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則謂爲敗素腐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宥罪舉職、簡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以爲治也、曰、使平王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足爲治可也、其後宮室無益、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今日服麥禾、明日服烏喙、乃指麥禾爲殺人、可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僖公二年　虢公敗戎於桑田、僖公二年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僖公五年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於君已喻之後、此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二、已喻而不爲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慎其利而冒其害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其爲姦詐、已知其爲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爲、虞以貪虢以驕、自取滅亡、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宮之奇之諫、其語太不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虢、亦姬姓也、晉加兵於虢、而虞公乃語宮之奇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虞公嬉哉、未至於遽忘虢公之姓也、其言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慮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爲之、若正告人以眞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爲人所嘲笑、故枝辭曲說、汎爲悠悠之言、苟以窒宮之奇口而已、其心豈以晉爲虢不害同宗者哉、奇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虢爲同宗、乃若教乳兒辯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事情也、虞公亟欲絕奇之言、以謂若與奇論人事、則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墜於混淪昧昧之中、俾無所攷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特借神怪以拒奇、初非眞以爲神可恃也、奇復區區進其說、奚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不然、無益也、奇則忠矣、然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璧馬之微、復虞虢如反掌、世皆以爲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爲智也、息之爲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宮之奇一中而一失、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虞姬申生之釁、近在肘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宮之奇、雖諫將不聽、固已奇中、若奇前後之謀、蹇蹇不屈、而反謂其懦不能強諫、非失耶、彼料宮之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爲晉之存亡、乃若拙於內難而不能謀、此晉所以國統虞絕、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漏師、僖公二年　寺人貂立無虧、僖公十一年　宋襄伐齊立孝公、僖公十八年

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縱佚之間、嘗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爲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拘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桓公約、中分齊國爲二、舉一國之樂、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兩相貿易、要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桓公之樂、則仲爲負桓公、桓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則桓公爲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特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苟崇聚棚、盛狗馬、侈聲色以奉桓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泄軍事、則正犯仲之約矣、兵事上神密、泄他人之軍事、猶不免誅、況伯國節制之師、豈容人輒亂之乎、爲仲者、當質桓公以素約、尸貂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意者謂而不知爭乎、則仲非闇人也、意者懦而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棄棋縱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棋也、倒奩空枰、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棋之下者耳、仲國棋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是故智者之敗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敗國人皆知、使仲必待吞敵力屈、然後始背處於不勝

之地。亦何以爲管仲哉。仲與桓公要約如此之明。桓公首負約而使貂難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桓公之理甚曲。仲之爭必勝。桓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遽不爭也。曰。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桓公矣。貧人者浮靡淫麗之樂者。屬之君子乎。屬之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貧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攫竊也。世事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慮卻顧而爲是約。至於漏師多魚之時。仲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不能救之於末。此仲之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虞事勢而爭之。雖使桓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然逐貂之後。誰與桓公供耳目之娛。誰與桓公極心志之欲。苟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盜權猶自若也。苟求不盜權者。治之君側。必擁順鞅掌。然後可耳。與臺閣寺觀能希君之意者。必能盜君之權。不能盜君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桓公左右。誠皆擁順鞅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爲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憊迫槁乾。曾不能少享爲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桓公之負約。逐貂之後。桓公亦將持右券責管仲之負約也。君臣相咎。必至相鷙。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桓公。君臣之交。聞天下一旦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而不爭者。畏此辱也。況自貂始進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爲主。而貂爲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爲主。而仲爲客。君臣之歡。潛移。客主之勢互變。昔也。貂爲仲所容。今也。仲爲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乎。逮仲之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爲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收知人之名。其自爲謀亦巧矣。仲之謀雖巧。然既開禍亂之原。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庶孽交爭。圖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辦也。嗚呼。仲之輔桓公。其自期何如耶。蓋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略。猶以爲褊也。晚節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爲仲始欲致桓公於何地。今反不能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忸怩而口囁嚅。跼天蹐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哀。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桓公爲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以功利者。何其惜譽之深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僖公三年）　齊歸蔡姬（僖公三年）　齊侵蔡伐楚（僖公四年）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爲人所發。情得計露。手足失墜。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惡。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慘然有不直君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思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爲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逆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爲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爲虛罪。則爲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僞而喪百其。小人亦何幸借一證而解百謗乎。大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所贏者。僅若毫髮。衆皆競棄之。將立爲市中辯矣。權衡已定。加則爲貪。罪惡已定。加則爲濫。是故取貨財者。取所不當取。則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猶嫌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蓋究自不能遂。又何必曲取而過治也哉。齊桓公與管仲。爲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

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爲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悔也。使桓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尙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影者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罪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之用刑。當稱其自犯。而不當我於其間。多與之爲多。寡與之爲寡。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殺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吁危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爲誣。而復效其爲誣。亦何以責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桓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以自娛。淫名擬於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桓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何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爲楚臣之理。今皆不加問。是必不之見。楚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爲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人之求盜者。盜横吾之前。或昏亂而不能見。盜焉肯自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桓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伐鄭 三年僖公　齊執陳轅濤塗 四年僖公　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 五年僖公　鄭殺申侯以說齊 七年僖公

忠害而長姦者。莫如徇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擧之有說也。辯之有理也。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戴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刑。天下從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囚之禍。故崇山幽州之竄。宜也。夏臺羑里之囚。亦宜也。亂世之不利爲善。猶治世之不利爲惡也。子欲爲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兇鋒乎。能嗜刀鋸而親鼎鑊乎。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微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者十人而九矣。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僞蠭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冶、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其口者也。吾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僞之時。所謂種之春而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爲小人謀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譏議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畜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讎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冢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譟囂競於爲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路、以驩其鉤。有錦繡以華其阱。安得不躍而納之死地乎。此申侯所以狃爲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爲幸哉。

楚滅弦 五年僖公　黃人不歸楚貢 十一年僖公　楚滅黃 十二年僖公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爲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桓公攘夷狄以衛中國。弦也黃也。僻陋在夷。慕中國之義。自附於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爲可恃也。終至於剪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極乎。爲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尙忍隨其後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酣寢沈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旁之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耶。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桓獨斐然欲扶衰振廢。弦黃又翕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爲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使弦黃旣附中國。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則皆歆艷棄戎即華。楚雖倔强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齊桓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求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桓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雖斷髮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籩簠簋之盛也。磬筦鐘鼓之和

也。謂可託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爲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爲可深恨也。嗚呼。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小人爲君子之害。猶蠻夷爲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諭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儻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旣奪其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未入於仁。而先入於忍。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恃其徒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蹈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尤之曰。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就緩濡之迂計。今禍果如何也。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顧乃顚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翩翩拘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可恃耶。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人者相躡。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世未有因罪其人。而并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累而廢耶。

楚文王寵申侯 七年僖公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凡人之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而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

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爲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是德宗之用杞者。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旣知其惡矣。其目林甫以妒賢嫉能。品題之妙。雖借辭於張九齡之徒。殆不過是。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旣明知林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髮之愛。眷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豈復近於人情乎。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誤者猶可恕。知其姦而用之者。可勝誅乎。受欺者其罪小。自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爲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惡。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欺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愛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妒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爲大譏。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惴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旣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愠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明皇之心。旣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不相陵奪。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尙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姦而不怒者。惡力尙淺也。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知其姦而尙愛之。是爲惡所持。其力旣堅。雖良知不能救也。吾故論而發之。以爲善惡淺深之驗。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　僖公七年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待之名烏乎生。以彼待此曰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未有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帛在天。稼在田。判然二物也。語人以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若語人曰。吾待目而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我之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視則視。我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雖離婁。不能自保其不瞽。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聾。是雖無待於他人。而猶待於血氣。尙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獨專。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旣已離於道矣。待道且不可。況欲待於外哉。古之學者爲己。非以人不足爲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人之可爲也。其動其靜。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所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惡而作者。外無惡則不作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不止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爲善。旣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烏可恃耶。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桓公貪其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仲之言以爲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

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爲善。反待簡册之毀譽以制之。噫。爲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辭。將放意而不復爲善耶。不導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也。幸而桓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從管仲之諫。若桓公好利之心。勝好名之心。則殘縑腐竹。何足以制桓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特史册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視史册爲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無外。蔽以私情。蔽以私智。姑限其一身爲內。而盡棄其餘爲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尙不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

晉里克帥師敗狄　僖公八年

治戎狄如治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詐。戎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蹂我郊保。燔我積聚。陵我馬牛。蹂我稼穡。羽檄雷動。車馳轂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反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爲夷狄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爲寇哉。是故狃於爲寇之利。視吾邊境如登虛邑。吾被邊之民。[illegible]而月[illegible]。哭泣之聲未絕。而鼓鞞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厚。而待吾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以厚戎狄也。怨生悔。悔生怒。怨之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也。始吾怨戎狄。以爲不足治。其侵不問。其歸不追。犬羊之心。忿睢桀驁。意我之不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不勝其忿。捐境內之衆。窮餘極討。覆其巢。鋤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怨乎。[illegible]之怨。所以召絕羣之怒也。渭橋之怨。所以召定襄之怒也。故曰。此非所以厚戎狄也。小治之於未悔之前。傷少而怨淺。大治之於積悔之後。傷多而怨深。孰厚孰薄。孰寬孰猛。必有能辨之者矣。吾是以知里克之待戎狄。不得爲仁。而梁由靡之策。亦未始爲虐也。主里克之說者。歷舉宣王之詩。嚴尤之論。以爲王者治戎狄。止當如此。抑不知理有似而差。言有類而異。驅之而已者。嚴尤之稱宣王也。懼之而已者。里克之沮梁由靡也。兩者相去不能以寸。然謂之驅。則不止於懼矣。謂之懼。則本未嘗驅矣。其言混淆也。其理遷溜也。宣王之詩。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太原周境也。宣王之逐獫狁。不盡吾境不置也。乃若采桑之戰。實在屈之北。平陽之西南。固晉地也。狄尙在吾地。里克僅得小勝。遽卷甲而不進。安得自附於宣王之師乎。宣王縱戎狄於吾境之外。而里克乃縱戎狄於吾境之內。世比而同之。過矣。吾嘗論縱戎狄者有二。驕之使不吾忌。待其自墮術中者。詐者之事也。爲阱以陷獸者也。寬之使知吾不足忌。遂敢肆其貪噬者。儒者之事也。開門以招盜者也。古今之縱戎狄者。推其情。研其實。不出二說而已矣。前一說。聖人不忍爲也。後一說。聖人不肯爲也。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僖公八年

無故而爲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無求名之罪。人所共指。不足深責。乃若不明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

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遂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表見於世。悒然恨吾善之可爲。故操奇以駭世耳。築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泰華之旁。必不築也。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旁。必不鑿也。平地無山。故版築而強爲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強爲沼。彼矯激而強爲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爲。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之不可不爲。不遇不可強爲。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爲。不遇善則不可爲。吾不知擇何物爲善。棄何物爲不善耶。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世俗乃嘆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魯遇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蓧。謂之遇。爲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渾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之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尙不見精。何者爲粗。尙不見純。何者爲駁。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爲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寢息也。皆人日用之常也。而兀者猶羨人之步趨。以爲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飲食息之間哉。自兀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巡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末皆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爲高。而忽其餘事爲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指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爲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每不絕於世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戮。爲以利心量聖人也。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會於葵邱尋盟 僖公九年

天下之爲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伯期於伯。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勤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藏。卒然而行。忽然而能。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爲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爲治之先。亦或爲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伯而止於伯。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屑屑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隨邦。其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者。必不能保其強也。伯而止於伯者。必不能保其伯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伯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施後緝。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墉陛。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騁圭交鳥。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陛遲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衡牙之音。鏘如也。隆觀榮光。煜爛在列。申以五命之嚴。示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揆河漢而垂霤。區區者

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奮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伯莫高於桓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邱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驕人甚客。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嗚呼。桓公素所期者。及葵邱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穡之累年而穫之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期者。不止於伯。距肯至伯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雨驟而沼溢。非雨之罪。鑿沼者之罪也。酌溢而卮翻。非酒之罪。造卮者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爲沼。何疑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疑乎千鐘之醴。桓公素不以伯自期。則下視伯功亦蚊虻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伯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禹之孜孜。湯之汲汲。文之純亦不已。何爲者耶。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僖公九年　秦伯納晉惠 僖公九年　晉侯殺里克平鄭 僖公十年　晉乞糴於秦 僖公十三年
秦乞糴於晉 僖公十四年　秦晉戰韓原 僖公十五年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而得檟者也。吾未聞藝醅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鸞者也。吾未聞學盜而得儒者也。吾未見闘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而求其終。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陷禍敗者。豈惟一人耶。荀息受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從德而從服。襲彼晉惠。反噬之辱。失之於始也。晉惠公體一國之利。不見輕諾之害。背內外之賂。自取囚繫。失之於始也。失之於始。良平不能爲之謀。儀秦不能爲之辨。孫吳不能爲之戰。畢翟田單不能爲之守。百補千營。終亦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爲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搏髀。爲無益之悔。果何術而救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正也。見其無始。猶欲扶持之者。君子之恕也。父母之於子。雖其始不遜教戒。已在憲網。已在縲紲。自非甚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釋虔赴援。使得末減其罪。降重爲輕。亦父母之所屑爲也。君子視天下。猶父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於始。苟未至於勢窮理絕。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荀息以孤身而當衆怨之衝。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其禍小而必不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子之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盡食其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饑而秦輸之粟。非愛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辭語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饑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爲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恩而

忘曩日之怨。政使怨不盡解。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虢射乃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虢射徒知與粟之無損於怨。不知閉糴之增其怨也。擇禍莫若輕。擇怨亦莫若輕。雖使果如虢射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增其怨。況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使君子爲晉謀。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救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晉之負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怒晉惠者。豈特秦人哉。雖晉之衆。亦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矣。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蹊田之牛。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果哀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爲不直秦之心。猜怨踊躍。征繕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生之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毫髮之過耶。千金之重。加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鹿崩 僖公十四年　隕石鷁退飛 僖公十六年　星孛北斗 文公十四年　梁山崩 成公五年　晉侯論宋災 襄公九年
梓慎論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　裨竈論周楚 襄公二十八年　子產論參商 昭公元年　大雨雹 昭公四年　士文伯論火見 昭公六年　晉侯問日食 昭公七年　晉侯問史趙 昭公八年　裨竈論陳災 昭公九年　星出婺女 昭公十年　景王問萇弘 昭公十一年　梓慎論禘 昭公十五年　星孛大辰 昭公九年　火始昏見 昭公十八年　梓慎望氣 昭公二十年
梓慎對日食 昭公二十一年　梓慎論日食 昭公二十四年　齊有彗星 昭公二十七年　史墨占日食 昭公三十一年　楚雲如赤烏 哀公六年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禨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應於上。應於下。應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應。類乎類乎。其天地萬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反類。肅雨乂暘。謀寒哲燠。休徵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昆侖滂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逼而相侵。迫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緯羅絡。參錯四溥。其應復爲感。其感復爲應者。互類也。闊闊其遐。恢恢其容。形若疎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類也。疑若殊類。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咎終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焉。窮毫而析之。總而陳之。雖合天下之人。皆爲研桑。窮山海之竹。皆爲籌算。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一而已矣。千妍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木也。千殊萬別。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爲多。一時爲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爲說以攻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爲彼。我爲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爲說以攻之者。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眚譏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爲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爲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者。果人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眚之來。修吾政。省吾過。以敬天

怒可也。指某災謂由某事。從某事。以應某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矣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汎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汎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在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在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在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在心。亟有憂頻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爲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蔽。一川一阜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銖銖銖。不紊不亂。豈若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歷象。而不屬羲和之歷象。璣衡。而不屬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爲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者。果足以知堯舜哉。

楚子賜鄭伯金（僖公八年）　趙姬請逆叔隗（僖公二十四年）　楚子封陳（宣公十一年）　晉使魯歸汶陽田（成公八年）

鄭伯石辭卿（襄公三十年）　楚復取魯大屈（昭公七年）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受。已奪者可予。已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爲內子。復推以與叔隗。而身下之。已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爲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產。是以惡其爲人。已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已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已奪者可予也。晉於公割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已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奪也。君子無苟予。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奪也。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尙欲釋有愧爲無愧。豈可反使無愧爲有愧乎。吾尙欲平有怨爲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爲有怨乎。王逃之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伊尹之一介不以予人。不察者。固疑其吝也。觀其辭受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廉。而處王逃以貪。王逃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愧。超然居衆愧之外者。王逃一人而已矣。觀其予奪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義。而處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怨。泰然居衆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故賢王逃於先者。貪王逃於後者。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非衆人所能識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悔。予奪其可中悔乎。予奪既不可中悔。若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綬之崇。納人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尙有說也。彼楚成之金。楚靈之弓。淺心狹識。拳拳於一物。何其愈下耶。世俗納以鑄兵之盟。蓋啓弼之說。爲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禁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禁。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之心也。在楚失有用之實。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計無拙於此矣。魯侯懼蓋啓弼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鄙之覬也。懼楚靈之怒也。不屈以全楚之威。則區區見戲之說。豈足以動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蕞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弼之膝一屈。而楚國之威霜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衆人事耳。聖人之觀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敝屣。豈舜直輕天下如敝屣哉。孟子特爲桃應言之耳。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邢人狄人伐衛（僖公十八年）　衛叛晉（定公八年）　公孫文子拒衛侯（襄公二十五年）

天下之物有當之則不可見。勸之則不可觀者。殆非人力之能爲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於牆。鬩很忿戾。手足之歡。無復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毀其兄。爲弟者。忘向之怨。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鬩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勃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貫。豈海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蔽之。封蘚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自不容鮮。擊其梏。決其蔽。千封萬蘚。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僞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晉厲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眞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鬱。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横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成恩。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餘時。而歸二君於故都。視唐配天。不失舊物。哲動其機。效邢。鑒公以晉之悔。亦避位以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亢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己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之淫縱侈慢。豈衆相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舉力拒晉者。非爲靈公也。蓋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邢狄之侵。與晉之悔。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遽自避位。甚己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獳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文靈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尙存。方開之以天。而遂投之以人。匿邪於根。浹毒於髓。本原之地。爲所汩亂。吾不知何時而能去也。心不受病。受病則其狂不可制。眞不受僞。受僞則其惡不可除。制心之狂。除其之惡。果終無術。而不可解耶。吁。

秦取梁新里（僖公十八年）　梁亡（僖公十九年）

觀治不若觀亂。觀美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而終不可亡者。乃天理之眞在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横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以窺天理之眞在哉。至於居亂世。遇惡人。所見者。莫匪横逆。所聞者。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孑遺矣。然横逆詖淫之中。天理間發。時見一斑。豈非是理之眞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紂之所以拒祖伊也。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紂之口哉。何適而無道。跖之所以答其徒也。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曰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曰忽言道。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舊觀理者。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無故勞民。庶於滅亡。誅者莫不指罔民以寇。自致駭潰。定梁伯之罪。是則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

皆以罔民爲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爲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歸之智。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乎。自以爲非乎。如自以爲是。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以爲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吾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梁伯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梁伯一慊方生。而遽繼之以詐。是納頡宰而以摧始皇之草。羣鷹爪以搏未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爲君子。無以繼之。則爲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川鄫子（僖公十九年）○季平子用人於亳社（昭公十年）　楚子用隱太子（昭公十年）

無閒則仁。有閒則暴。無閒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閒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閒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爲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爲登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閒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爲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閒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閒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囂淫怪誕之說興。然後熏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祀側僻之祀起。然後靈巫刲羯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己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是猶詆蚩尤之殘。哂蚩蹈之貪。適爲誓爾。曷若求其爲暴之原而澄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閒。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爲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則在彼有尋丈之閒。發於其身。害於其政。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驕。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楚靈。何以大相遠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惡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衛旱伐邢（僖公十九年）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神怪。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龜之牛聲。田單之鳥翔。陳勝之書帛。樊崇之探籌。皆託神怪以誘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託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爲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爲辭。人孰敢離。衛方欲伐邢。而思無以使其衆。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爲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驅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津沱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爲必然。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爲天道果可以感。天變果可以移。歸亢旱於乾封。歸星變於輔弼。歸火災於丁傅。嫌歷上天。文飾六經。儼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虛神儀莊子乎。噫。莊子欲僥倖一勝。尚有他途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忠無術。何爲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歷。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歷。以衆人之智。而不敢爭。盧服其名。而實閒其理。此莊子所以每得行其說也。其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親見憲貧回天。而方疑天之禍善。親見巖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政使百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諫宋公圍曹（僖公十九年）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蘸。蘸焉而纖。纖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穫。穫焉而舂。歷終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舂。一階一陛。豈可妄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閒。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忘內事外。競收欲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迂而可厭哉。是宜子魚梁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寇而帛。農而粟。分而治。正也。不以寇。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寇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

旣享其治。何憚乎不身之名。爲是論者。豈足以愧小人之心而閑之哉。則盍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爲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爲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眞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使人皆效後世之欲速。歷其根。湮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戎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禽獸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爲迂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鑠。而藏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隨叛楚 僖公二十年

君子疑我之弱。而不疑敵之強。疑我之愚。而不疑敵之智。國爲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爲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爲國者。終歲疑敵之強。而未嘗一日疑我之弱。終歲疑敵之智。而未嘗一日疑我之愚。使其移疑敵之心而自疑。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疑。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轍。亟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於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謹埸有數。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爲堯爲舜爲禹爲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爲桀爲紂爲幽爲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知己之尤。反以畏楚爲量力。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爲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己充。爲己成。修己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蜷縮自保爲量力。則人將自棄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盟天下之力者。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 僖公二十年　宋爲鹿上之盟 僖公二十一年　楚執公 同上　宋公伐鄭 僖公二十二年　楚宋戰於泓 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卒 僖公二十三年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爲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哉。說之難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詆以爲迂闊遲鈍之具。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輿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鍾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輿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眞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鍾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眞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輿薪也。撞鍾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爲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覩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盂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曾未閱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尙敢稱兵與楚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曉。宋襄尙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邃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疏。卽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是猶見聵者之謬訴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旣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擁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爲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眞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藹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眞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務饑而不害 僖公二十一年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爲。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在哉。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

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易爲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尪。其陋已甚。賴從臧文仲之諫。而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攷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惟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爲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爲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授物之天而已矣。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或取或捨。徒爲紛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旱備爲無預於天。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卽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卽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卽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爲大哀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啟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王恐然祗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成風請封須句（僖公十一年）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已。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於牆屏。視不下於堂階。組織是供。師傅是職。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皆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遠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如韓宣子。常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成其成。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竹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未聞在衛而言周禍者也。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可勸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爲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爲周之魯者。安得不披髮纓冠而救之耶。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於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嘆息於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爲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爲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壞壞者。是爲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眎夷狄。猶鈞天帝居與世。瀾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俾風俗隳壞。何至遷渝於夷狄乎。幸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爲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雜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哉。既爲沮澤。潦水自歸。既爲羶肉。蟑蟻自集。既爲夷俗。戎狄自至。幸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閒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探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爲乎來哉。嗚呼。幸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爲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淪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爲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爲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爲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爲戎久矣。豈待甚爲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庸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圉逃歸（僖公二十二年）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邇。謀於邇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遺。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問有對者漫對也。非眞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問有應者漫應也。非眞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爲得計矣。其爲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和爲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眞。外無所飾。故其語眞。以眞遇眞。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眞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爲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圉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爲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

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爲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圉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同歲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卹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覆秦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事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爲此言。則子圉憚嬴氏之害。必不敢興逃逝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爲子圉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感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附。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士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事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圉逃秦之時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僖公二十二年）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隨其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竭而失水。反爲螻蟻之食。人以爲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詎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役。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魯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乎。吾嘗論僖公之爲君。納莒挙之俘。受介葛盧之朝。巋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萊邱之會。周章於蹤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

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桓。則將變畏爲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爲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卑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爲己。而以魯爲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爲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懼。鹿豕不能使之慕。漁不能使之辱。參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於鄭（僖公二十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聞而爲之讎。見德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聞之前。有先讎焉。未德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掩。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汚簡册。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錯其巾冪。豐其服飾。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爲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籩一豆者。即他日誰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僭則子。而楓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即男女之無別也。均爲無別耳。始之罪不爲輕。而後之罪不爲重。始之罪不爲小。而後之罪不爲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爲禮。則既不知禮之爲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爲令尹（僖公二十三年）○范武子請老（宣公十七年）

多而不可濫者慾也。鋭而不可極者慾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慾之法。有懲而無肆。處己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飢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止。勞者得報則止。我慾可窒。我慾可懲。乃若他人之慾慾。不有以少值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慾慾之弊也。慾慾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慾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慾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慾。慾慾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是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斂。口將言而復默。念將生而復消。有豁然貫慄之慾。譬物炮

嬉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騖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設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窮於無所。氣衰力怠。道窮途絕。俍俍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眞先王閑忿慾之巨防也歟。先王以是爲忿慾之防。後世以是爲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齊侯旣辱郤克。范武子遂請老而授郤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春秋之時。行人見辱者。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於宋。閔韓起羊舌肸之見拴於楚。籧。是數事者。如與郤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則晉師亦將車敝馬汗。東馳西逐。徧遶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他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故得臣之慾。與位俱長。成師而出。服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服衛。嗜勝不止。貪以遇大敵。迄至城濮之敗。軍覆身殞。爲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畀以大柄。雖驕縱强戾。不過煩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敖之卒。亦必不至於偕死也。至於郤克鞍之戰。雖曰幸勝。然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苟無衛之諫。則以晉之驕。當齊之怒。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郤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觀人之忿慾。不能救則已矣。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吾嘗考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深責。彼子文之語叔伯者。一何悖耶。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酬功。懷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爲是言。將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自子文之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復問其材之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旣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貲之地。而姦謀始生。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爲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衒者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晉懷公殺狐突　僖公二十三年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易。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必有故矣。同是非也。彼爲之則是。我爲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善。見己之善。因人之惡。見己之惡。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迷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餐雨宿。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族畢至。罄鮮醲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蒸裘。前趨後隨。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堅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意亦以人觀己乎。從彼者憂如是。辱

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意亦因此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旣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旣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旣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爲懷公而言。非論之至者也。德之休明。冰天桂海。荒區絕漠。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懷公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苟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讎。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晉重耳奔狄　上　降服而囚　僖公二十三年　秦伯納重耳　廿　頭須請見　僖公二十四年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霸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閎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胥、郤推挽翊贊之功居多焉。論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爲冠。文公旣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爲冠。吾獨以爲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績論勳。曾未及寺人披、頭須之萬一也。天之生物。自萌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下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翦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晉收斂。鬱積磅礴。發而爲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公安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徇其欲。則終身老於一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奪其燕安之甯。而歷以溫患之嵩。激之觀浴沃盥以起其憤。激之鄭文子玉以作其氣。乃切乃磋。乃琢乃磨。向來馳騁驕怠之氣。掃除殆盡。伯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宮。不失舊物。向非奪其安齊。亦安能進文公之志而伯之耶。文公始所以眷眷於齊者。固意於二千乘之馬耳。從者奪文公二十乘之馬。而與文公全晉四千乘之賦。使之棄鴻毛而得泰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寘復國之勳。安得不以去齊爲首乎。文公旣入晉。席未及煖。已忘其初於寺人披、頭須之見。悉然有不平之心。若肆行忿戮。則懼者且衆。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覬覦戎州之變乎。賴披與須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變淺陋褊急之襟量。爲廣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城濮之勝。豈非披與須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療十年之痼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伯之崇烈者。一警之力也。自披須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榦。其小大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高披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其小。遽奪之而使不得安於小。文公方驕其大。遽警之而使不敢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蓋文公於不得不伯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雖然。此非專諸臣之功也。其本實在於文公焉。文公當出亡之初。不稟君父之命。旣有君人之資矣。其未安齊之前。危於渭濱。餒於五鹿。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亦非一日也。雖時有所蔽。一奪一警。初心遽還。遷移改悔。速不容瞬。若文公先無

其資。二三臣者。雖有斡旋之妙用。亦安所施乎。其君有如是之資。其臣有如是之用。乃僅成霸業而止。此吾所以爲文公恨也。洙泗之濱。席間函丈。聖化天運。奪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奪顏淵之才。而卓爾自見。或擊或咳。或顧或盼。或語或默。一擊之下。萬慮消亡。吾未嘗不恨文公生夫子之前。而又自恨今之學者。生夫子之後也。嗚呼。夫子則遠矣。乃若夫子之神化。蓋通萬世而今爲一爐冶。初未嘗息也。孰謂吾生之晚乎。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僖公二十三年）　晉侯享公賦詩（文公三年）　甯武子來聘公賦詩（文公四年）　荀林父賦詩（文公七年）

鄭伯宴公賦詩（文公十三年）　公享季文子賦詩（成公九年）　公享范宣子賦詩（襄公八年）　叔孫穆子賦詩（襄公十四年）

高厚歌詩（襄公十六年）　穆叔賦詩（襄公十六年）　公享季武子賦詩（襄公十九年）　晉侯鄭伯賦詩（襄公二十四年）

慶封來聘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鄭七子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蓋瓢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穆叔食慶封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令尹趙孟賦詩（昭公元年）　穆叔子皮賦詩（昭公元年）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昭公二年）　楚子享鄭伯賦詩（昭公三年）

鄭六卿賦詩（昭公六年）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昭公九年）　宋公賦詩（昭公十五年）

至理之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遺簡。呻吟諷誦。越俗已有遺落。至於塗歌里詠。倡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忘。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況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推吾迫而求之。則隨得而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甘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也。乃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害。苟知力之不足恃。盡蠲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治。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禮者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觀經。而以經觀經。剖剖離析。彫殺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蟲鳴於秋。鳥鳴於春。而匹夫匹婦。懷愉勞佚。悲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尚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詩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竊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蓋將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衝口而發。舉筆而成。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義例訓詁之學。至詩而盡廢。是學既廢。則無研索擾雜之私。以累其心。一吟一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蓋皆觀春秋之時。列國朝聘。皆賦詩以相命。詩因於事。不遷事而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而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略於牝牡元黃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蓋如此。當是時。先王之經。沒墜於地。易降於卜筮。禮墜於僭。樂流於淫。史病於舛。雖名聞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過以誦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爲能。獨賦詩尚未入於陋儒之學。是先王之教。未經踐蹂。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既論之六經。而又以首過庭之問也。火於秦。維於漢。別之以齊魯。沮之以讖

緯。亂之以五季。狹之以世門。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豈復有詩。嗟。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僖公二十四年）

居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濁慮。一掃而空。心開目明。頓還舊觀。若風雨不足以喻其快也。渴漿飢炙。不足以喻其美也。沂浴舞雩。不足以喻其清也。昔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子犯之受璧。顧頡魏犨之縱藝。要切狠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而不能已也。雖然。盜跖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之風。反可以誤後世。魯桓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季札之風。反可以誤後世。凡人之情。既惡之。則必戒之。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然則介之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爲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爲狷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爲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當之狐趙之間。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竊意斯言之未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之後。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怨豈。未足多責。推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遇怨者。君子疾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爲此言矣。人不我舉。必曰。此人不足附也。未嘗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始若見舉。則必不爲此言矣。同是時也。用我則爲治。

不用我則爲亂。同是人也。舉我則爲賢。不舉我則爲愚。何其無特操耶。此君子所甚疾也。吾因疑推之未免乎借理以逞怨也。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揣也。事固有外似而中實相違者。安知推之果出於怨也。推。吾所敬也。因其似而加推之罪。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以怨斷推之罪。非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母子之間。眞實底蘊。舉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爲不當賞。則狐趙從亡之臣也。己亦從亡之臣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賞也。賞者爲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也。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薄。我自安其常。怨何爲而生。身何爲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潛而神濁者矣。如推之徒是也。聚爭名者於朝。聚爭利者於市。山之巔。水之涯。怨逃如推者。焉非不翕然可喜也。怨心內積。則林麓未必非幽蟄之網。澗溪未必非忿激之聲也。吾未見此之果勝彼也。

鄭伯使盜殺子臧　僖公二十四年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一粒之穀。投倉窖。歷歲月。混埃塵。焦槁頹敗。若無復有生意矣。偶得半犂之土。則芃芃覆塊。無信宿之淹。根在焉故也。是根苟存。倉窖所不能腐。歲月所不能隔。埃塵所不能淹。使與土相遇。其生意蓋森然而不可禦矣。生藏於一粒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惡藏於一念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鄭世子華以貪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聚鷸冠而爲鄭伯所殺。當是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風聲不相接。利害不相及。鄭伯之視子臧。與塗人等耳。鷸冠之侈。第得於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以常情揆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鄭伯一聞鷸冠之侈。陰謀詭計。必置之死地而後止。何其意怒之不類耶。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之耳。鄭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如孤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則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見。及鷸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怨宿憾。一旦如新。非剿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雖鄭伯亦自不能言其所以怒。況他人耶。自他人視之。則冠鷸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步搖之冠。飛翮之纓。未必不見奇於武帝也。聚鷸爲冠。豈有可怒之實耶。鄭人之箭。懷讎者感之。斜谷之鈴。愛溺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箭。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以我之不怒。笑彼之怒。則過矣。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本於一念。而子臧朋附子華之邪志。亦根一念閒耳。根於一念。遇物而發。雖事在十年之前。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忿怒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怒之不可藏也。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邪慝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邪之不可萌也。嗚呼。去怨者。其務去其根也哉。子臧雖欲遷善改過。以去邪慝之根。然鄭伯之怒。已根於胸中。其能保其遇物而不發耶。曰。鄭伯何爲而怒也。以子臧而發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

以知人心固相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勵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無間。況父子閒耶。

衛禮至殺邢國子　僖公二十五年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眞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親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鼎。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鼎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而取其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世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耶。鐘耶。敦耶。鑑耶。而已滅已沒。化爲飛塵。蕩爲太虛。無絲毫之存矣。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萬世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爲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爲人詆訶而不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蓽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特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向若禮至之事偶逃左氏之紀錄。其辱亦必有時而止矣。是舉衛國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爲之汗顏泚顙。然豈肯自以爲辱哉。想其題書深刻之時。未必不顧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爲榮。其無愧而不知恥。蓋不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嗟美頌歎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爲異物。特書之以爲笑端。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抑吾有所深懼焉。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能笑禮至之妄也。戰國秦漢以來。爲將者。其視禮至相去幾何。然史之所載。閎麗雄偉。可喜可愕。讀史者。奪於其辭。而眩於其實。未必不慨然慕之矣。同是事也。讀左氏之書。則隨左氏而輕之。讀後世之史。則隨史官而重之。吾心之輕重安在耶。今日之遊於書。他日之游於世。一也。游衆正之間。則見貪冒者鄙之而不爲。遊衆邪之間。則見貪冒者慕之而欲爲。人正亦正。人邪亦邪。正者難見。而邪者易逢。終必爲小人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晉文請隧 ○辭南陽　圍原　問原守　僖公二十五年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敬。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爲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以周之形勢爲弱。秦之形勢爲強。抑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如敬之言。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者耶。迨至平

王東遷。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況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耶。吾故曰。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而未見文武成康之周也。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豐伊雒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兩並其極而未嘗有所隆殺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隆其德而殺其形勢。是有時而不用其極矣。烏得爲王者之道耶。隨矣哉。敬之論也。非特敬爲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潤。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爲吾周之爲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之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強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隧。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二。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蔑朘月耗。至襄王之時。鄭於亡矣。又頓捐數邑於晉。猶棄糧於陳蔡之間。擲金於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湮替。至此見之者。皆爲之惻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擲金於原曾之室。其亦不仁甚矣。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也。坐視宗國之危殘。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puzzle然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晉文之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責。向使爲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以正義大法。明告於晉。晉雖強暴。未必敢遽加無道於周也。雖然。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隧之與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於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

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魯如楚乞師（同上）楚伐宋救齊（同上）

緩則信。急則詐。安則信。危則詐。習俗之情皆然也。公卿大夫平居佚豫。侃侃正論。視儀秦代屬爲何等物。一旦羽檄靡動。邊聲四起。搶攘慌迫。不知所出。有能拾儀秦代屬之遺策。以排難解紛者。則皆欣然很聞之晚。彼非遽忘前日之論也。苟以濟一時之難。不暇顧一時之詐也。故無事則爲君子。有事則爲小人。在國則爲君子。在敵則爲小人。彼其心以爲誠信者。國家閒暇。用之以厚風俗則可耳。四郊多壘。此何時也。兩陣相向。此何地也。區區之小謀。豈當施於此耶。可以爲吾利。雖欺敵於害。勿恤也。可以爲吾福。雖欺敵於禍。勿恤也。彼孰知君子之道。行乎兵革之間。固有兩全而不傷者耶。聞其語。未必信有其人也。聞其名。未必信有其實也。吾請舉其人。指其實以曉之。齊孝公親帥師伐魯北鄙。魯使展喜犒師。其行也。實受辭

於柳下惠焉。他人爲之辭。必捭闔詭辯。期於誤齊而全魯。吾觀柳下惠之辭。何其溫厚誠篤。守約而施博也。首告之以先王之命。以發其肇周之心。繼告之以周公太公之睦。以發其親魯之心。終告之以桓公之盛。以發其圖伯之心。既爲魯盧之。又爲齊盧之。初無一語之欺。想展喜致命之際。齊侯一聞王命之重。必肅然而敬。再聞齊魯之舊。必藹然而和。三聞伯業之盛。必慨然而奮。向來憤毒怨憾之氣。陰銷潛鑠。不知所在。是宜遑輒反旆。不待其辭之畢也。柳下惠之辭命。無儀秦代屬之詐。而有儀秦代屬之功。然則排難解紛者。變詐之外。豈無術耶。吾今而後。知存魯亂吳。破齊強晉。霸越者。決不出於孔子之徒也。雖然。柳下惠之辭命則善。魯所以用其辭命則不善。齊孝公成師以出。既臨魯境。在常情論之。豈有聞一言而遽還者乎。孝公度越常情。樂於從善。不憚三軍之暴露。徒手而還。是有大造於魯也。魯曾不知報齊之施。反以德爲怨。與楚連兵而伐齊。是柳下惠之辭命。適爲魯敵敵之具耳。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此言非爲盜跖也。爲魯也。盜跖得柳下惠之飴。而爲盜跖。魯得柳下惠之辭。而爲詐。一物而兩用。一言而兩心。隨人之所見何如耳。飴與辭何罪焉。然則魯之君臣。是一盜跖也。

楚滅變（僖公二十六年）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語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爲格言。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本焉。柯錄固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錄之中。而浮乎柯錄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溫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爲溫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溫醇和易之言。皆變而爲忿戾。不動一辭。不移一字。而善惡相去。若天淵然。是孰使之然哉。氣也。氣可以奪言。言不可以奪氣。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變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變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爲罪也。此固先儒之所已論也。然變子言之所守。則是。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變之不當祀祝融鬻熊。楚固知之。知之而且問者。特假以爲發兵之端耳。在常情不得不忿也。忿心既生。言亦隨屬。故其對楚之辭。則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變。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忿戾之氣。殆於矛戟傷人。至今讀者猶爲之變容。況讎敵乎。使變有君子。亦必以不當祀爲對。然其言之所自出。則異矣。惟其空國無君子。故蔽於私忿。徒能爲不當祀之對。而非暇思不當祀之山。反追咎失楚。讎鬼神之不祐。何其悖耶。嗚呼。祖可讎。是天可讎也。果如變子之言。則石厚之子。可以廢碏之祀。而日磾之孫。蓋有不入敬侯之廟者矣。變之始所以不祀者。曷嘗有是意耶。人情固有自譽而以惡爲美者矣。未有自誣而以美爲惡者也。變之祀典。本出於禮。今務快其忿。甘自處於悖逆。而忘其守禮之初心。忿戾之移人可畏哉。忿楚子而上及吾祖。何怒之遷也。怒止於楚。其可自附於不遷怒乎。曰。未也。所謂遷怒者。非待怒室及市。然後謂之遷也。非待怒甲及乙。然後謂之遷也。怒在於彼。遷之於我。是之謂遷。怒在於彼。而遷之

於我。是猶奪人之酖而自飲。其不裂腹瀉腸者幾希。彼顏子之不遷怒。果何以異於人哉。亦不參酖者智而已矣。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五

宋救楚卽晉（僖公二十六年）○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救也（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曹（止）會諸侯於詣（僖公二十八年）

戶有樞。言亦有樞。射有的。言亦有的。居有會。言亦有會。一得其樞。萬戶皆開。一破其的。萬矢皆廢。一中其會。萬理皆解。千世之所不能決。百家之所不能定。羣說之所不能該。聖人折之。以一字而包羅交結。舉無所遺。是果何術耶。蓋所運者樞。所貫者的。所據者會也。晉文公之伯諸侯。其謀畫。其政刑。其征伐。其盟會。使後世學者定其是非。必條陳縷數之曰。此臧也。彼否也。此優也。彼劣也。此工也。彼拙也。雖累牘聯篇。猶未能盡其是非。而吾夫子斷之一字曰。譎而已。味譎之一字。而觀晉文之平生。千源萬派。滔滔汩汩。皆趨於一字之內。動容周旋。橫斜曲直。無往非譎。如披其尤者論之。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也。兼受二國之施。則當兼報二國之德。豈當有所偏助哉。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者也。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者也。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不專惟是。吾方圖霸業。坐視楚橫行而不敢較。則霸權在楚。不在晉矣。然遽加兵於楚。則天下必以我爲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背楚親曹。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怨楚之實。徒兵端發於楚。而不發於我。待楚之先動。而後徐起而應之。則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其爲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也。文公名雖救宋。而意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晉

所以專霸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狠戾而好戰者。獨一子玉耳。倘不深激楚之怒。則楚將知難而退。晉楚之雌雄不決矣。於是因執曹伯。分曹衛之田賜宋。所以深激楚之怒。而趣之戰也。苟文公意止於救宋。則當宛春之使。必欣然而從矣。何者。始伐曹衛。本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兩得其欲。何爲不許之乎。文公非惟不許。乃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之事。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與晉競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追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自常情論之。雖車馳卒奔。猶懼失楚師。況退舍避之。使子玉得假以爲班師之名乎。蓋文公固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驚賈之謗。急於立功以刷其恥。見吾之退避。必謂幸遇麗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吾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眩惑而不自知。雖明智如左氏者。猶信其我退楚還。我將何求之語。載之於書。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邱墓以脅曹。梁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暴。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三罪而民服。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舍魏盤而屈法。梁王者之刑耶。疎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殆未易徧舉。要皆不能出夫子一字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嗚呼。文公之譎所就者。區區之霸業耳。其師一勝。而子囊死於魯。子玉死於楚。武叔獻犬士榮元咺子適子儀死於衛。鄭若晉師不出。則是皆無罪之人也。至於若偏若裨。若輿若臺。若澗原野。名不登於簡册者。抑不知其百耶千耶。萬耶。忍哉文公之不仁也。雖然。文公始欲譎人。而終不免爲人所譎。曹伯之當執。當復。衛侯之當殺。當釋。出於文公可也。顧乃爲巫所譎。而還曹伯。爲醫所譎。而生衛侯。至於反衛侯於國。則爲魯所餌。而使恩歸於魯。魯。諸侯也。受其譎猶不足深愧。孰謂巫醫下流。其譎又有在文公之上者耶。吾所以深爲文公愧。而發知譎之果不足恃也。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玉夢河神求瑲弁玉纓（同上）　燕姞夢天與己蘭（宣公三年）　魏顆夢結草之老人（宣公十五年）　韓厥夢子輿（成公二年）　趙嬰夢天使（成公五年）　晉侯夢大厲（成公十年）　夢疾爲二豎子（同上）　小臣夢負公登天（同上）　呂錡夢射月（成公六年）　聲伯夢瓊瑰（成公七年）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襄公十八年）　叔孫穆子夢天壓己（昭公四年）　魯昭夢襄公祖（昭公七年）　晉侯夢黃熊（同上）　孔成子夢康叔（同上）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昭公十一年）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昭公十七年）　宋元公夢太子纏卽位（昭公十五年）　曹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襄公十一年）　衛侯夢鄭良夫（襄公十七年）　宋得夢己爲烏（襄公十六年）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山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

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嗚呼。萬物皆備於我。萬理皆備於心。豈以想而有。豈以不想而無哉。耳之所聞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聲。皆具於吾耳之中。非可以聞不聞限也。目之所見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色。皆具於吾目之中。非可以見不見限也。心之所想者。有限也。然天下之理。皆具於吾心之中。非可以想不想限也。上天下澤。內華外夷。往古來今。其鉅其細。其晦其明。皆與吾心同流而無間。或感於志氣。或動於四體。或發於夢寐。層見錯出。輪運機旋。豈待想而後有因。待因而後有夢耶。苟必謂因想而後有夢。則是未想之前。胸中本無是物。因想而後有是物也。未想之前。胸中本無是理。因想而後有是理也。抑不知心猶地。而想特其一塵耳。心猶海。而想特其一漚耳。以想爲心。何異指塵爲地。指漚爲海乎。是其爲論淺狹潰亂。猶未離乎夢中語。反欲證他人之夢。甚矣其惑也。歷舉左氏所載之夢。自晉文公至於宋。得無盧數十名之以想可也。名之以因亦可也。至於叔孫穆子。夢童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義也。以有窮之說。而欲盡無窮之理。以有外之見。而欲測無外之心。難矣哉。嗚呼。理本無窮。而人自窮之。心本無外。而人自外之。故左氏之所謂夢。出於所因。所想之外。蓋無幾。其餘未有不局於區區念慮之間者也。持樂廣之論以揆之。固已十中其八九矣。然醫不至於神。治常疾則精。治非常之疾則疎。論不至於極。談常夢則合。談非常之夢則敗。魯襄公之夢周公。固子服惠伯之所能辨也。如使論孔子之夢周公。吾不知其何辭以對。

晉侯作三行（僖公二十八年）

軍固有當責而不可責者。奮者。可責也。多與之財。而責其奮。不可也。醉者。可責也。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不可也。晉自武公。始受一軍。啓封。繼以獻公之強。衍其一軍爲二。繼以文公之伯。衍其二軍爲三。猶以爲未足。復創爲三行之制。外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內僭天子之實。議者並以文公爲可責也。吾獨以爲當責而不可責也。亦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軍。亦窮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之於諸侯。典祀陵節。所當問也。車服氣常。所當問也。宮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淫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焉。非軍旅果輕於典祀車服宮室樂舞也。蓋之以地。束之以人。雖使僭之。亦不能僭也。王綱上堞。侯度下墜。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則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東攘西略。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澤則府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已容其兼并。而反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奮。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也。此吾所謂事有當責而不可責者也。爲周室計者。當深絕晉兼并之原。至於軍數之多寡。則在周室初無損益焉。周果能治晉兼并之罪。披其地。奪其人。則善矣。不然。則合爲一軍者。是衆也。晉之

強自若也。分爲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是一軍者。未分之六軍。而六軍者。既分之一軍也。吾何爲喜其一。而惡其六哉。軍數之多寡。不足爲損益。則先王之制禮。鉞甫毫髮至嚴而不可踰者。果非耶。曰。貫人不得衣綺穀者。政也。盜賊不得衣綺穀。非政也。盜賊非剽掠。不能具綺穀。晉侯非兼并。不能具六軍。舍其剽掠。而責其服之侈儉。舍其兼并。而責其軍之多寡。可不可耶。

周公問鞫晉（僖公三十年）

身者寄也。軒冕者。身之寄也。是道家者流之論也。人自廷丞相長史。而張君嗣厭其勞。魯自待宰周公。而姬閔辭其享。認而有之。非惑耶。信如是言。則有宰周公。而又有姬閔。是身與位爲二也。蘇孺文視身與位爲二。故指欲故人。按故人者。爲兩事。苟道將視身與位爲二。故指殺弟哭弟者。爲兩人。傷恩敗教。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非二之罪耶。儒者之論。則進是矣。居其位。而無其德。爲身之羞。居其位。而黜其禮。爲位之羞。身者一夫之私也。位者。萬世之公也。周公閔以德薄自愧。不敢受魯之享。抑不思所居者上宰之官。所持者天子之節。所享者先王之禮。今徒以一夫之無德。而廢萬世之常儀。是避身之羞。而爲位之羞也。是知身之不足當其禮。而不知身之不足當其位也。如愧之莫若亟去其位。位則受之。禮則辭之。受其大而辭其細。豈不甚可貴耶。以儒者之論。而責周公。固無所逃罪。然吾竊有所矜焉。周公之位。自周文公之沒。居其位者。不知其幾人也。使於四方享昌歜白黑形鹽之享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豈皆德與禮稱。受之而無愧耶。晏然居之。欣然樂之。未聞有一人以德薄辭者。至周公閔之居此官。受此享。慨惕內愧。對大賓大客之前。痛自卷薄。不敢少安。其不能辭位。固可責。吾未嘗不獨矜其愧心之猶在也。其視前後數公。既不辭位。又不辭禮。驕奢侈者。豈不賢耶。其視道家者流。傲誕荒唐。視身與位爲二物者。豈不賢耶。范鞅一陪臣。猶索十牢於禮之外。周公閔以天子之宰。乃肯辭備物於禮之內。儒者不矜其愧心。而責其迹。吾竊恨儒者之不恕也。然既曰知愧矣。不愧其大。而愧其細。獨何歟。吾又未見儒者之不恕也。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僖公三十一年）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後。謂之怯。皆古今之定名。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人之於利。憂其銳。而不憂其怠。憂其急。而不憂其緩。憂其弱。而不憂其強。天下豈有憂蟻之避羶。憂蚋之捨酸者耶。晉文公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爲諸侯者。坐視不能救。則亦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也。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其亦忸怩而有所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論也。曰。晉新得諸侯。必驕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共歟。信如是說。則狡商豪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世之共者。何其多耶。彼逡巡推揖。恥於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雖始學者。猶知謝而卻之。孰知以臧文仲之賢。反爲其說之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歸。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衾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如石顯萬章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顛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

奔走而趨之。以曹之禍。爲魯之福。曾謂臧文仲之賢。不如萬章乎。使臧文仲緩轡徐驅。徘徊不進。以致吾不忍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得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所喪者之多於地也。前日魯僖之請復衛侯。文仲嘗爲謀主矣。其言曰。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侯。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勸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樂其親。其亦不可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可以勸晉。辭曹之田。其義獨不可以勸晉乎。文仲於衛。則割我之所有。與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是非恩衛而仇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番也。吁。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迎。逆旅人曰。客寔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邱矣。太公爲逆旅之言。其亦未免於趨利歟。非也。君子固不以利自渝。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避趨利之小嫌。濡滯逗撓。使爲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遽。猶臧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之言。其同其異。其是其非。相去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辨之。曰在明善。

晉作五軍以禦狄　僖公三十一年

爲善未盡。猶愈不爲。改過未盡。猶愈不改。堯舜之善。非可一日爲也。桀紂之惡。非可一日改也。百善而有其一。固可漸自離於桀紂矣。雖然。爲善未盡者。君子固矜而進之。改過未盡者。君子必用其察焉。改過而未盡者。在所恕。改過而不盡者。也。寬而待之也。徐而誘之也。至於人之改過者。君子必用其察焉。改過而未盡者。在所恕。改過而不盡者。在所誅。始發之善端。新而未固。已染之惡習。舊而難除。是改過未盡者也。是力不足者也。鄭其毫末。以蓋邱山之愆。去其一二。以塞衆多之議。是改過不盡者也。是誠不足者也。力不足者。猶有時而足焉。誠不足者。前過未盡。今爲已生。是益其過耳。何改過之云乎。曾不如不改之爲愈也。暇豉之藥。不可再投。膏肓之戰。不可再接。藥未投。雖危疾。猶有望其瘳。戰未接。雖危國。猶有望其勝。一發而不中。則其望窮矣。過而不改者。雖元惡大憝。君子猶不忍輕絕。何也。所恃者。改過之術存也。乃若改過而不嘗。嗒爾裁抑。苟以欺人。則是改過之術。既試而不效矣。夫復何所望耶。積昏所以致明也。積蔽所以致通也。積迷所以致悟也。入心至神。雖惜惜罔罔。不知過之當改。久閉斯開。久鬱斯發。是惟無改。改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矣。三年鼓之間。乃所以陰養其一日之修省也。今既知過之當改。反毛舉細故。公爲欺誕。以竊改過之名。是既累其心於不誠矣。心既不誠。則善端何時而復發耶。本無昏。安得明。本無蔽。安得通。本無迷。安得悟。吾是以知改過之不盡者。終無改過之路也。晉文公始彙三行三軍之制。以擬天子之六軍。曾未數年。知僭侈之過。復蒐於清原。損其一而爲五軍焉。晉文公果知過之當改。則亟出令。盡復諸侯之僭可矣。乃於改過之時。而爲文過之事。倡立軍制。上則異於天子。下則奪於諸侯。明知其過。而不能盡改。外邀悲順之名。內享奢侈之實。其機不可謂不巧。其謀不可謂不譎矣。巧如是。譎如是。其良心乎。僞心乎。良心無巧。巧者僞心也。良心無譎。譎者僞心也。軍雖損其一。而僞心之增者。不知其幾矣。嗚呼。易則易於則。於易於維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分。非君則臣。天下之俗。非夷則夏。天下之事。非善則惡。天下之說。非正則邪。出臣則人君。

出夷則入夏。出善則入惡。出正則入邪。天下豈有出乎此。而不入乎彼者耶。宜晉文之心勞日拙矣。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六

先軫死狄師　僖公十三年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很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辭之。惡者安之。孰能遽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爲其難持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也。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戮矣。自咎者。鬱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甚甚於風。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冑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爲元帥。總三軍之重。而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閑以義掩利矣。閑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阻有爲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

生過。其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怨自咎。則終於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可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乃所以為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於殺其身。意者徒知悔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猶悔者乎。是則其過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臼季舉郤缺 僖公三十三年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過營壘。則觀兵。過廛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臼季出使。而得冀缺於耕饁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臼季文公之近臣也。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銜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躍蹈目。麾幰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氣必揚。下視農夫寠儢淺足之勞。將鄙惡嘔噦。而不肯觀矣。況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畝也。前耘後耕。不知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芸芸閭閭。往來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臼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鍾萬鍾之間。舉

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為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臼季且何術以觀之也。蓋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以求士為首務。旦之所思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遊入騎。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吾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為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為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神竭。而所謂真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觀茅容之避雨。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非泰之觀。異於衆人。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過冀缺之耕饁。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衆人。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苟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遂謂之茅容。見耕饁而偶不嫚侮者。遂謂之冀缺可耶。吾嘗考臼季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為己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為憂。至於布衣。外無責。內無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臼季惟恐不遇冀缺。而冀缺不恐不遇臼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位為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為不遇。下求之愈急。上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汙俗之中。殆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真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而軍 僖公三十三年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

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繞指之柔。忽變而為擊柱之剛。叙帶之和。忽變而為奮臂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闢推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為陽處父所譖而退舍。加以遁逃之謗。為子上者。盍思是謗。其身之謗乎。其國之謗乎。使所謗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盛德也。閎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謗。不專及其身。而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為子上者。安可嘿嘿受謗。遽帥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為陽處父無故而被以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之競。天下必以為楚師之真遁。晉將雄晉而雌楚。吾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為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泜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送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為班師之名。子上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為大國退。免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束馬而遁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謗。商人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辱。恂恂愉愉。人百欺之而不以為怍。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摘隱。洞見肺肝。凜凜烈烈。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怯。非嫌於私己也。一己之特。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梃擊空。適以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損耳。吾從容無為。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變矣。是知怯於私者。衆人以為怯而君子則以為勇之大也。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文公元年 ○越椒生而子文知其滅若敖氏 宣公四年 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 昭公二十八年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非其敵而訟焉。則大者喪其為大矣。公卿之於皁隸也。巨室之於窶人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皁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門。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忽降尊貶重。譊譊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嘗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何苦與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辨而與我爭。曲直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支分派別。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

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禍焉而禍。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焉而不可縷數。如蜩螗蛙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荀獨取其一而辨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不能為吾道損一異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辨。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荀卿之罪耶。吾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賤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類堯也。有曰項類臯陶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術。殆非卜祝所謂之相者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都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者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者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者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荀卿得孔門之相者。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者耶。

閏三月非禮 文公元年 ○閏不告朔 文公六年 辰在申再失閏 襄公二十七年 火西流司厤過 哀公十二年

天下之事。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君子之所當察也。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月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損。彼所謂閏者。果何為者耶。閏在春。則春之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為置之耶。反問諸知厤者。然後知閏者實厤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期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厤。而追無常之天。日疎日遠。日舛日差。積而至於久。將見厤在寅而時已夏矣。厤在離而時已秋矣。此魯厤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厤定。厤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為贅物者。乃厤數之大本乎。因厤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嗤笑以為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為七日之齋。終年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為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為贅而損之。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齋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齋。以學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為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月無中氣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如是則人非特以為贅。天固以為贅矣。曰非也。閏者。厤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居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為厤官者。安可棄而不考耶。天下之理固

有乎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名。說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考者矣。此又非厤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文公元年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為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為易。孰能欺四岳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非比屋果智於四岳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未見汨陳之禍。而能察鯀之姦。則天下皆堯矣。未見偽辨之戮。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矣。如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出夏癸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再留。起商辛於牧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再用。脫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胥不可再生。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為利害之未驗。察言者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為利害之所分。則所用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於前而莫能遁。非難而易耶。至於利害既驗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己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己之諫亦不免於失。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論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說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所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已。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王之非矣。而子上之所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說者。實萬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說。則國本不建。儲位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說。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蹯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為諱。如唐宣宗者。實子上齒未之言誤之也。有以廢嫡立庶。如隋文帝者。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墜命隕姓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蹈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自非梟獍其心者。皆知疾惡而避之。其禍後世殆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為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為漢禍。盧循不足為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為晉禍。商臣不足為萬世禍。而排商臣者。乃為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文公元年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善。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孔子之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己。是安得為周孔

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爲義帝服。非眞悲也。服帝所以挫羽也。劉裕因傾桓元而謀復晉祚。非眞忠也。復晉所以滅元也。時無桓元。則劉裕必不倡復晉祚之師。其公善果出於己耶。因人而過者。猶鑑遇嫫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者。猶木託喬岳而高。本非木之高也。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爲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於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賁之。其意曰。周、王也。晉、霸也。衛、小侯也。晉獨朝周。而衛不朝晉。可乎。故朝王之事。名爲尊周。而實則討衛也。因討衛而後朝周。非因朝周而後討衛也。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闕。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爲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周之諸侯。苟皆若晉襄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臣之朝也。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挾敬父之孝人而陵人者。必反爲人所辱。挾朝君之忠而陵人者。必反爲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春朝秋覲。史不絕書。亦昏定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而陵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常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當拜父。汝何爲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耶。雖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非也。觀書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點吏姦民。將與人法。必猶自刻削。不入文法。鄭閔未有以俯俯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肯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淺入點吏姦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

禱太廟請傳公 文公二年　順祀先公 定公八年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禱爭給。殷郊難祉。大訴牒也。謙章守句。執文乘法。大劵契也。棟充宇稽。帙子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設佐。黨同伐異。乃禮中之讎敵。析言曲辨。乃禮中之蠹俠。斷禮者苟欲隨事而折之。隨說而離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終必反爲所困而已矣。聽訟者出於律令質劑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詁訓箋釋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條。自源觀派。物迎縷解。冰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鑒筆失簡。莫敢支梧。苟捨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逐於詁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爲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從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人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爲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弟矣。尊吾父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忠矣。不弟大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爲人之子。無故而納父於大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也。寢

與廟一制也。寡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諂。將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躐兄。以臣躐君。則謗讟之集。利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爲技能蔓說所蔽。猶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父之讎。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將僖公於閔。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蹙然不寧。日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誤。迄莫能正。反使頑祀之舉。出於陽貨之手。是可忿也。噫。唐不能還魏徵之宅。反使強藩請之。魯不能還僖公之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尚爲有人乎。吾以爲魯失寶玉大弓之辱。未如順祀之爲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文公四年）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文公十八年）

義之所貴。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急。士、吾所厚也。貴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爲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爲士者身處於籩豆弦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貴之詳。宜犯義者貴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爲同也。是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蔑棄義法而不顧。必不敢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矣。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衆人以爲大。而君子以爲小者。必身過也。有衆人以爲小。而君子以爲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逆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衆人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驗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蓋與禮俱作。夜與禮俱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怨。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恥也。胡人不能漁。非恥也。在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虞堯舜之朝。而爲欺者。眞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夷齊之里而爲盜者。眞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於心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管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者。以其冒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罪。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管楚齊秦。而獨讎魯耶。

楚滅六蓼（文公五年）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梅若櫟。必不爲之仆。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爲之歎。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爲之憂。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同則憂同。固其所也。滅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束修之間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識所當憂。況六與蓼。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亡。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滅文仲一聞其滅。整頓深憂。且遠偽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關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踣。則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逸人之子。則是心視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沒。下覽春秋千有餘年矣。滅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初不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亡。惻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同者。移千歲於一朝。類之異者。隔一朝爲千歲。臯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共、曰鯀、曰兜、曰苗。禮貌非不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沮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共、鯀、兜、苗之心。其視臯陶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臯陶近不與共、鯀、兜、苗爲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爲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歌。跡遠而心近。跡疎而心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歎惻惜。不能自已。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末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末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文公六年）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譏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辭者。爲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己。視己如人。君欲以他人爲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爲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惜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子果不置一身之嫌於胸中。則論己事。如論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其指之爲忘身。

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則諾。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爲不然。爲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爲身計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爲君計。必思殉葬爲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不自惜。豈不爲吾君惜乎。惟其專爲身計。而不爲君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耳。彼君之責吾何罪□。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則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文公六年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備者不爲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此世所以共疑爲備之難也。然爲備而不盡則難。爲備而既盡則易。人之遊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隄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矣。爲備之難也。是非爲備之難也。爲備不盡之難也。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終無所發之地矣。是故君子之爲備也。人以爲無。我以爲有。人以爲後。我以爲先。蚤正素定。使胸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接。此來則以此應。彼來則以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理。吾是以知爲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旜展幣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衆人以爲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啓使如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爲時無止。變無常。聘數年而一顧。固有適遇其煩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於是盡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叩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爲如何。其顛錯爲如何。及是時回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夜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爲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遭他人之喪耳。倘如子路嘗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爲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爲異也。異聘與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爲一本。貫生死爲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 文公六年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公七年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哀公五年　陳乞逐高國 哀公六年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同上

一國之惡。易以義術。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

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衆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稽天之浸。而不能遏畎澮之流。撲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縕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冢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奕棋。其爲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己也。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過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謂以爲公。一言一動。皆明白僴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尚存。雖一國銳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慽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槊。如臥薪冰。不畏秦師之銳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易。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以齊國有變。少君不可訪爲名。自同於晉人之義。然其實貪叢立之功。以爲篡奪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爲私焉。僞叛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晉焉而出魯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爲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儐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爲者。其擅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乞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鮑牧至公之義。邈然如風之過耳。蓋乞之心自絕於義久矣。政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概其心。況一鮑牧哉。大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搖。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樕。蟠根綴蔕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而不願受一人之私讎。能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公六年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惡也。是其爲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猶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閎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蒐於董。奪賈季之位以畀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存公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疎絕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謗。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爲處父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盾既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既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結僉。而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是處父之死

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爲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臾駢。臾駢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臾駢殺賈氏。以還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臾駢從其爲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私怨。其機可謂險矣。臾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境。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瑴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果殺艾。瑴使仇讎追鄧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瑴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臾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臾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爲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爲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也。邪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邪也。之言也。之瑴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文公七年

見怒於人。爲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爲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疏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疏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惕待之矣。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爲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爲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尤不可解。況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況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非者。束手而赴讎家。其見殺者。非讎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讎也。裸裎而投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還。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爲羣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讓。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經營。力進諫而止之者。豫之親羣公子。蹤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嘗戴公之裔。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羣公子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爲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意豫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鐘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樂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皆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爲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爲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爲公子哉。儻豫自知爲公子。則嫌心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爲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

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穆公子之亂刃交矣。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印。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皆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攖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遏脫屣之速。苟纖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邱山之畏怯矣。故衆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 文公七年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鮪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親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疑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怒同則易合。同疑相遇。必相親以謀其疑。同怨相遇。必相親以致其怨。同怒相遇。必相親以逞其怒。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詈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疑濟疑。以怨濟怨。以怒濟怒。交日深而惡日長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賢哉晉㫋夫父子。厭於廢退之時。淮南衡山昆弟。踣於怨望之日。其終之爲如何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嘗疑。何必與人共其疑。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怒。何必與人共其怒。彼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而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而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怏怏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款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誠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難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畢登自奔。最亦可以利心威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當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疏。豈以秦晉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當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

也。

穆伯取己氏 文公七年　穆伯以幣奔莒 文公八年　穆伯歸魯復適莒 文公十四年　齊人歸公孫敖喪己不視 文公十五年

聞修怨於君子。必以爲非。聞修怨於小人。必以爲是。二者皆未爲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睢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觀聖人之門。未嘗修怨。未嘗不修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偏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爲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觀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雨暘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曰雨曰暘。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雨暘。自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耶。焚廩揜井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爲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除三尺。焉攸用。

鄧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文公七年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鉤。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讎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濁也。使季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很也。季以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慮所不至。況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耶。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爲可畏耶。抑以盾之虐爲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此。其譖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譖。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非似也。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雖莊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寵 文公八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文公十六年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知。以攻我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爲。而非爲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宋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蔑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沒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蹤跡相躡。至於安受昭公之賜。盡珍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同親。與公室何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爲之。未有名爲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舉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爲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

齊環之謗。不出於洙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末。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鬩忘其家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怨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賈鄧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鄧舒而攀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而人以盾使之。季子亦爲晉言之。而不爲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爲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欲鄧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寶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嘗稱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魏霸知光武細謹之不可欺。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鄧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將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公七年　晉歸衛田 文公八年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爲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偶於緩也。偶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遺。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廢厲。言愈迫。而效愈疎。他日間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蓋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論。每以爲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卷。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便人終身視酒如仇讎。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邂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爲衛謀者。必亟圖亟謀。急自解於晉可也。今郤缺爲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詔之。此何時而爲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煕爛之語。而速於辯士說客捭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爲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爲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遊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遊乎是非之內者也。晉既以壤地爲急。爲衛請者。復以壤地爲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郤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潛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嘯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怨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禹之樂不若禹自歌。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郤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敍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爲新。在晚周聽之不爲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意諸旣往之過。爲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致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歸則公族。宜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拳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果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擧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取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爲善。尙恐他日爲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爲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爲意諸懼。而爲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僇。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爲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流竄相與。安可槩以因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竄。未必無如稷、如契、如乘、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如騫、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陷絕。恣睢橫流。以私讎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

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稷契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爲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掊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爲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爲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爲無罪。其爲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爲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忍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伉。毅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堇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爲先克者。知致吾義。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擧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爲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爲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旣乃無一言稱先克之枉。屑屑然若爲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與。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旣出之後。先克諫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旣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可寇不赦。至使

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衞。實則胡越。烏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文公九年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鄰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卽遠者之新聞。近者之飫見。卽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卽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詠之辭。外而宋衞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紛淆。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嘖嘖嘵嘵。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隱。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評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皆識胥史之屏。而望縣令之舄哉。其實賢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簪奉帷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晉靈公之不君。萃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

萌芽之可驗。豈無兆朕之可卜。擧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蔽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蔽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蔽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爲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爲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爲畏所蔽。三蔽旣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謀。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卽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豢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偏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形骨。解散而不屬。張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索然無復存矣。范山之咎晉。遺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

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文公十年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僞。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獻瑞圖讖之誕。不終朝而胙土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僞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僞則惟恐從之太過。

巫覡之說。怪僞之尤者也。楚巫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赦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爲成王者。尙不知戒。謂愛奪嫡。取熊蹯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悍然孑立。顧影猶存。是宜朝發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蔽。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慑於妖而信之。終慑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爲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桑宮金地之說。未必眞有。要可以引人爲善。鄭都泥犂之說。未必眞有。要可以止人爲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負於天下耶。抑不知巫之始築。有一面之虛。則其類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流毒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爲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爲惡也。是心本無。特假爲禍福虛說之所誑脅耳。他日復爲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禍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詭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說。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固可以携手而俟其敗。何必觀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文公十年　宋殺申舟宣公十四年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卽其似。而求其眞。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眞。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眞。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彊中乾者。濫得駿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駿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于之名。幸則幸矣。臨刀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逡巡卻走之不暇。況敢乘其似而邀名其乎。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檻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取。雖吾君亦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捷衛侯之腕。人知渺茫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樣。坏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皙而辨。遇原隰則豐而瘠。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鵬鷃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長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爲己有。固已得罪於鑪錘。況敢恃之爲暴耶。衣不勝而成篇。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揆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勛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尪弱幺麽。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禍。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爲大哀耶。長狄之種。其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一出而斃於長邱。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族殄滅。靡有孑遺。豈非形爲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詘乏。甘其遭酷。未必敢與上國抗衡。縱使蠭蠆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泰華。埃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爲諸華之害者也。貔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爲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不能自已也。心爲君。則形爲臣。形爲君。則心爲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爲萬世戒哉。小心翼翼。微柔懿恭。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文公十一年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文公十年）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蒙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鐫讎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爲秦。介在西戎。舉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乘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鑊。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爲諸華者。猶且下視之。況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入晉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鑄。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范獻子有歸豐之辱。徐容居有進金之辱。齊慶封有茅鴟之辱。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耽。想術奉璋蹇喘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塔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爲嘲。伺其辭令之舛差以爲哂。今術俯仰吾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爲鳥焉。今乃爲鵷鳳。始以爲蓬蒿。今乃爲梧檟。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隨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偃。過所以爲後之恭。前之輕。過所以爲後之重。其視鄙人之瑣瑣顧求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譽。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辯而先得辯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者。所以事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文公十二年）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哀公八年）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言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馳輿地之形。預數贏項韓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爲虎。見影知形。迎閱而羣策鋒起。隨諷而衆議蠭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遊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窮。變方出。書已陳。變方新。非書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而爲秦謀晉。說者祇以爲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而不爲吳謀魯。說者祇以爲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爲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爲良大夫。吾是以知秦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爲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爲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爲隨會。吾是以知治己者。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爲君子。不狃爲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爲小人。不狃爲君子。吾是以知論人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南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利者也。其意以爲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爲父隱。臣爲君隱。在他人則以直爲直。在君父則以隱爲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棄晉宗國之情。以資寇讎。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非之義。先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故其視父母之國。恝然無情。意在爲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脅脅宗國。舊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爲盡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爲帥。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

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衛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爲吳帥。而心爲魯用。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爲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則見層出疊現輻湊。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公十三年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腐不辭。彼豈以爲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縣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晃術。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知歸也。爲身謀則工。爲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重之間矣。雖然。爲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爲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溫嶠爲王敦所留。敦遣歸建業。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以詐秦伯也。會爲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爲國謀。獨不可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宣景而下。實羅嶠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不義自處。況敢以渙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爲詐。因君父之難而爲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君父而生。是亦君父之詐也。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爲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亡晉者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爲詐謀。雖幸存社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溫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爲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該諧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爲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至於君父在難。則爲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溥莫甚焉。隨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意在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文公十三年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爲羊腸。而彼方以爲循道。我以爲烏喙。而彼方以爲稻粱。主涇渭分。驚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說之遠。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蓋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

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耳。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過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默思壞。鳥思林。魚思淵。鑒閡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島交臂接。關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刺其股。搏其脅。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歎嘅相感。以一扶而商人戕。舊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肘而智伯滅。羅忠之切者也。餘會相悟。以一觴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舊憾爲舊德。移羅患爲羅善。移謀歸爲謀道。則將皆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間。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而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於此矣。學者慨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爲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亡。孔孟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咸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觀不以迹而以神。是廛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覩。盈耳皆口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歎。噫。理不過人耶。人不過理耶。

趙盾納捷菑於邾 文公十四年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鬬鬨駁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爲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有。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喚而逆。惟君子爲能言之。君子爲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於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爲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久愈怪。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過過之尚淺者。蓋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過過之既深者。蓋以此誘之。用前說導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墜。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愬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居意雖回。而既旅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爲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醫。無過則不必論。醫爲病設。論爲過設。使盾審之於切。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況盾以明主之介。八百乘之賦。反見阻於蕞爾小國。驅馳暴露之披。輝饋屑屢之耗。侯甸男邦之譽。勇於徒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辦乎。戚之代括。突之擾忽。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盾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子蠭起。終身蔽蠱者。皆不足議。至若宋牼、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爲孟子之所折。坐摧陣敗矣。終不肯幡然

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肆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況與師之衆。在伐之重乎。奬盾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盾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訴於晉（文公十四年）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聽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簒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蓋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親獄訟之所歸以爲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倔強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陞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屠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併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諸圯之訟。則國之盡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實成於周。議者尚爲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于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衮。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爲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殞敗。甚於商季。何其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於文王。何爲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畿內。因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曉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邦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爲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匡王。枵然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己。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僅之商。猶有復起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未敢信。

晉侯秦伯圍鄭（僖公三十年）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施者致其報。施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而爲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爲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吾度越常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爲報者之事。其恩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己之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己之忠。人與己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反僕僕然爲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爲之。矯者怠。激者竭。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釁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爲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疏。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蟬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揆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爲尼爲辯。爲俘。呂郤之難。使無秦穆。則爲灰爲燼。爲煙爲埃。始拔之於尼辯俘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襲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一身之間。自冕及舄。皆秦穆所致也。有邱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報。在秦穆既爲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

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爲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殽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戍之。吾謂是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術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挾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戍。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嗟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爲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夕有不合。遽以爲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爲怨。尤可責也。以恩爲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露之滋。根荄萌節。無不沾。雨之降。邱陵原隰。無不被。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暘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卉。植一禾。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爲己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爲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僖公三十二年 ○秦師過周北門 僖公三十三年 秦使孟明爲政 文公元年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文公二年 秦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彊援。附弱國。棄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怵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棄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戚爲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傾否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已兆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惜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諫。而取殽之敗也。殽之役。說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爲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被髮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荊州之師也。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殺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師也。前則恐人分其利。後則以己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怨備。則知晉之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秦穆殽役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貴刷大恥。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譏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與譏誚晉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敗。齊有鞌之敗。楚有鄢陵之敗。其餘敗軍者。未易縷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詎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僖公三十三年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昭公三年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昭公五年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昭公七年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昭公二十五年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問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太叔之對簡子。既皆以爲儀而不以爲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乾橫流。非女叔齊、子太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太叔之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太叔尚識其爲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爲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粗。無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升降裼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途。埽灑應對。與存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析禮與儀爲兩物者也。禮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言。隨言而足。曷嘗闢指一物而爲禮。又指一物而爲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亡。此臧文仲之論。所以不數數然爲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爲禮之極。而至理精義。泯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太叔不得已而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太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太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時也。孔子不攻異端。而孟子則攻之。豈樂異於孔子哉。亦迫於時耳。世俗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釁始出。因女叔齊、子太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願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願如孟子之攻。願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願如女叔齊、子太叔之辨。嘵嘵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孟獻子不知郊勞。賓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爲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耶。苟徇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太叔之辨。有所不得已也。

狼瞫死秦師 文公元年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譽於衆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衆譽之外。是文毀爲譽者。君子之本心。變譽爲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瞫之死。左氏之所譽也。自左氏旣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不見嗤於衆人。共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抉其隱。發其匿。頓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耶。瞫爲戎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瞫不

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怒於私讎。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瞫在所毁。不在所譽。何也。瞫怒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實而愧先軫也。嗚呼。是誠瞫過也。同於爲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先軫黜狼瞫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稍其忿而殺陽處父。狼瞫則移其忿而死秦師。觀賈季之很。則知狼瞫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之無慍而視狼瞫。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瞫。則可嘉。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智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毁。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誠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之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孰肯如瞫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瞫死敵以愧人。則爲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耳。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盍獎其死敵之功。而憐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掩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然瞫烈士也。同犯上之氣。而爲徇國之勇。雖未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與也。待常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以待常人也。拊摩戲狎。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爲侮。闊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爲疏。苟以待常人之恕。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瞫之義烈。豈保儇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瞫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爲僭。齊顏回之後至。不爲懼。臣子思之守國。不爲厚衞。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瞫前日爲右。死敵可也。既不爲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徒在職者之變。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外爲人之所歎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當瞫赴敵之時。忿懟怨恨交衡。競起含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擾哉。我實淸潔。人以我爲汙濁。於我何損。我實邱垤。人以我爲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自觀吾之所以爲吾者如何耳。人之毁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瞫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文公四年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爲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也。而席外之人爲之懼。狂之既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既定。追思方痛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遊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掊攫爭奪之域。眩瞀顚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爲懼者也。春秋之世。士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如商臣之弑父。有如蔡般之弑父。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漑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衞。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爲

強暴之所陵滅。俘其君。俘其臣。墟其宮。遷其社。刊其木。堙其井。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爲懼。赴告之車未反。而令石之樂已淫。簡册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惕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蓋自殽函一悔之後。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前日之所游者。今皆可慚。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衆人熟寢之時。目眩於衆人安貧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之群臣以爲過。而穆公猶以爲不足也。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是借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固可以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隨會能賤而有恥 文公四年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蘧篨。能俯而不能仰。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乃不能俯。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不可賤者。蘧篨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勞苦。而不足於節廉。雖不同。同於爲疾而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既行。狷介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命殺米鹽之階。則傲睨而不聽。視鞭扑簿書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淸遊閑曠。夢寐於大庭緯蓋之上。周旋於浮邱洪崖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穰叢劇之場。投之於迫急顚頓之地。則憔然駭。憔然懼。雖與臺皁隸。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靳侮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爲今日之卑。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蘧篨之所有。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吾人之釋隨會者。前後相望。獨郤成子能賤而有恥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也。負於塗。販於肆。耕於野。泯泯棼棼。所□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闤闠。是以謂之能賤。宜圭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鐘鼎而安簞瓢。是以謂之能賤。既甘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者之卑汚。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爲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絡則皆絡。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凜然於冒沒爭奪之中。淸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乾溷凝。挺拔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者之所短。賤者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有以也哉。抑嘗深味郤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恥。然所以無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禁門。訏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與面而至。彼豈不知爲可恥者。其所以忍愧包辱。徘徊而不敢發者。正以能貴而不能賤也。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一聞其語。猶心悸而神泣。況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鬱鬱坐受天下之譙責耶。

故郤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論終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文公五年

易喜者必易厭。有苦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寧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爲終之厭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寒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窮也。至審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見之於塗。遲樂其妻子。躊躇擔簦。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深考甯嬴之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溢於聲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疑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衆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聽。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爲春卉。曾不能斂之爲秋實。玩盧華而忘實味。是豈爲腹不爲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以乍喜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甯嬴捨處父於數舍之遠。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是甯嬴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捨處父之華於顯頡既落之日。使伯宗居甯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發而不悔矣。嬴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 文公十三年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蓋是責而不恕。其責固不可逭。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羅淫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僻而闢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經。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勸。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說。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明帝不避反支而隆漢。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汝謂必凶。我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羅淫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驗。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羅淫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也。苟捨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難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羅淫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函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倖于一勝。危矣哉。善夫左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於繹。皆史以爲不利。文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弔喪者在閭。此固皆史得以藉口。而闢其說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者。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蓋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爲吾說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爲吾說之玷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算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乃若薨天死生之正命。羅淫妖祥之邪說。判爲二途。邈不相涉。安得以彼命之壽不齊。爲此說之驗不驗哉。當文公之既死。指以爲巫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死。指以爲巫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遂卜而終。既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卜而驗者。豈足以增巫史之重哉。吁。巫史所以能簸弄一世者。不過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巫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爲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文公十四年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爲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隙有穴而水潰之。國有蠹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如映。無穴之隙。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慈。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焉。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抑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隙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

日與姦相拒。則爲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姦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爲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扃鐍疏爽。又適無主。然後竊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爲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擿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鬻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易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子舍無威。邦本既搖。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驟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咎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我。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禦風則可。以蠹禦風則不可。以隄禦水則可。以阱禦水則不可。未有已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己之生姦。而反尤姦之攻己。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假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有元惡大憝。發端於無聲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爲一體。萬物盈乎天地間。闔闢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爲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爲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鬭克公子燮作亂 文公十四年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觀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相雖有莽。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而古今之邊閫。未嘗無將。苟持必不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旦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爲仇怨。如鬭克公子燮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況於權投放竄殛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纖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幾。賞未值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爲。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讐乎。推而下之。則訾詈之僕。不可荷囊橐。訾叱之狗。不可衞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舉於鼎鑊。起於縲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勳大博碩。震耀赫顯者。代不乏人。盡條陳畢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

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值哉。二子之浮淺躁露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況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號爲度有餘而明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疑。於是揣摩以鉤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疎。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汩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買楚而居燕哉。御欲察。毋賊存。御欲巧。毋賊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公十四年 ○季文子如晉 文公十五年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文公十五年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卻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爲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惡。從公穀耶。則單伯有邱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閲實也。吾請以經爲律。以傳爲案。以同時之人爲左驗。平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詞。其氏族爵位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鞫而知其爲誣。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以爲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未辨其爲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氏而指單伯爲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爲周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爲周。以此爲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爲伯者。猶舉內大夫以明之。翬挾柔溺豹彄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詣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苟嘗閲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說。瞭然矣。故使如公穀之說。以單伯爲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爲一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勞。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爲孔子。何以爲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鄄。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龐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明。後之人又以爲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涖官臨政。則視山積之文書。對沓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豈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

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賣沒身之恨乎。肆於鑊。鬻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 文公十五年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埒天下甚重。雖至與至邀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容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遷。不伐而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爲人者。固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乘之於能究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況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爲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臧華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爲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妄相矜衒。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魯人以爲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爲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烟戚乎。誰非爾之姻友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盜竊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愈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爲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爲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閎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閎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爲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恥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誤也。雖然。衆不可概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迺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爲聖。爲賢。未覺者爲庸。爲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暇。怪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 文公五年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蹟今貂。俯視其服。昔繡今貉。俯視其食。昔簞今鼎。渴視其飲。昔瓢今巵。是執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可使倨。卑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管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問子國及有戎伐之讒。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爲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下。雖牧圉皁隸。甚戇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貫。基布派別。羅列胸次。皆坐聲利而汩陳之。可不深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於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龍利。蕩爲太虛。不可控摶焉。有氣燄之能移人哉。然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倘有不悟二子之爲叔父。獻子之爲兄子者。況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欲卓然自脫於沈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

齊人侵我西鄙 文公十五年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兩說在庭。甲操劵契。乙奉筴劑。聲牙撑拒。健吏閑雜不能下。他日偶觀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轉開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爲此時設。言豈特爲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喻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眞。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壓白乎求之崇鄧。滑汴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嫁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於簡册之內。而不敢闖。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辨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蓋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智爲懿公發也。吾直其語。至於以亂取國。本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爲兩事。吾是以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襲陵於秦漢也。吾請溯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遡而瀾溯。根蔕而葉蔓。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

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去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是守。以是求。書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有猶者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驅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寖遠。論寖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爲六籍語者。尙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竊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戮二昆。臨朝而無愧色。第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肚篋探囊。而揣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爲盜者乘其所擄。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掩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文公十六年）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兩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蜀置以來。竊百蠻以長縱。而鞭策之。雖與臺隸人。莫不氣吞缺舌之君。長歲小饑。庸人率羣蠻而叛之。正如蚊蚋撲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衆謀徒都。仰視庸濮。岌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輿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對疆輿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蔿賈之言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庶以往。振屨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用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滅庸。四境如墉。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蔿賈既謀也。則楚以強爲弱。蔿賈未謀也。則楚以弱爲強。蔿賈既謀也。則楚以歉爲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餱糧餼糧。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廬戢黎之兵。有子揚窗之諜。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衆力。用集大勛。豈專蔿賈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飄雷動。雲飛川決。雖憔悴戚施。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會。故回大勢。號爲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弇異之留。則弇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弇異漢恂。當楚人策謀未定之際。使無蔿賈之一言。退自宜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焉填溝壑耳。賈也。昌言於庭。抉楚國頹仆之勢。而起之。福國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辦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豐。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文公十七年）

井有餘潤。而者不爲之增畦。車有餘載。取者不爲之增毫。天下之理。惟厚於義。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主焉而朝。鼎焉而食。輅焉而趨。鮑焉而燕。奉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且薦膚。而尊表篷。猶不足以答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爲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發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執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齊建盟其社稷乎未嘗也。齊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蕃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而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道賀。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甚。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不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況俱號爲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爲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矣。傷車而朝。走僭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訴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訴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爲得失哉。以逆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疏。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爲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爲慢晉。抑不知爲晉楚謀者。寧受其慢乎。寧受其畏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牒不至於府。安然靖謐。號爲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鄭歡閹職弒齊懿公（文公十八年）

耶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爲非常人之事。則必恐者也。闇者也。發藉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饑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因猶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雖跖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知合洪光大爲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爲不可學。至其下者。驟然以爲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閹職之妻。刖郎歡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齊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爲公族。而弒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慘然無情。推己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歡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劫之事實之。劫與弟溶俱謀逆。潘妃者。溶之母。而劫之所欲殺也。劫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劫溶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潘妃既戮。而溶之附劫。有加於前。兄弟鬩牆。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商人之待歡職。正如劫之待溶。自謂人皆如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攷傳之所載。二子既戮。懿公舍輦而行。略無所憚。而又竊有所威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僞聲虛譽。鬻邱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疑以因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實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爲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 止立宣公 文公十八年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設阱箱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弈棋。小寇不禦。大寇不禦。是謂無志。旅壯形羸。志強勢弱。孑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堤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發蓋戒。大布耳目。顯荊棘於萌芽之始。殺虎兕於蟠動之初。雖深謀沈隱之謀。猶必鉤考而披抉之。況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爲備。意者惠伯沈浮婉阿。無徇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漠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徇國之志者。誣也。有徇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倉一赴。如注坡馬。如縱輕魚。如解絡驪。靡容暴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爲。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爲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援姻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改計。蓋秉至親之甥。而卽甚疏之人。齊必不爲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爲也。唯救患之名。而取黨姦之誘。齊又不爲也。惠伯倘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爲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儿上肉耳。僑如倚哲傾魯。氣蓋一國。昔人朝侮。而僑如夕走。惠伯藏能厚結齊懷。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淄之旌來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爲。乃殞身阜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爲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潛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而使襄仲轉敗爲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爲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務。

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掌陞甚高。扃鐍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奪其權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歎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簒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文子之富強。投其隙而攘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服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闖其術。噬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弒君竊邑。宜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故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容試宜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爲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逸。我無增損。其自爲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說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爲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惡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顯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桃祭可以算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謗。尚能欺千百載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下城舞佾設搢之類。很戾之跡。若泥中之鬬獸。蓋得文子之傳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讓宜公。宜公負簒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顯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隙以脅之。外則極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捭闔箝制。其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擷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弒。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於莒僕。可憐哉。克之鑿妄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公十八年 ○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宣公三年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其墓之。見其闕而其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闕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憎在人者也。故是非齊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於虞。以盜之材而亡於晉。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況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爲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國勢。震盪讙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爲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鈇焉鉞焉則怨。桁焉檀焉則怨。敗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弊。桁檀朽。畋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皆然空然。墮於渺茫。漫不見蹤跡。冰泮則水生。塵盡則鑑澈。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惕悽慘。追惟曩昔。君臣之義。見其遺闕。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眞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弒之際。徬徨四顧。無非讎敵。途窮勢極。自赴坑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而不暇思耳。使昭公稍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鵠鵠。皆鸞鳳也。向之蕭蕭。皆几席也。向之讎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豁乎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悲夫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宣公元年

下流因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能逆比干之徒。特一箕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視其君。爲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惡於君。忍以其君爲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衆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鄰。皆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強。竟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耶。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難。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小利。遷延退卻。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爲而甘受貪慳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還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爲歸惡之地。因可借靈公自解。以逃罪責。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而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爲而不取賂耶。後嘗事成公矣。何爲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之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爲謀亦密矣。嗚呼。莊蹻爲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蹻。莊蹻宜得此名者也。靈公

爲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己實爲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況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爲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臨饌昏出。鳴鼎夜號。棄關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爲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安知林父之不爲此耶。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事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修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爲修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閻燔原。鬱攸遂物。或者乃分爲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 宣公二年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喬字覓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喪。不辨則吾道存。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已也。然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棄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裹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類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根而生。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襄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爲仁。其迂闊至此。尚足與之辨乎。況國人皆知咎公。必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反爲鄭人所獲。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爲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眞。動人之說不必眞。昌歜羊羹。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豆於祖禰。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謬。不足以欺愚昏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嗜。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是以釜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遂術既裂。異端邪說。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衛獨草莽。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猶楊墨一二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爲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滅蔑無遺。固不待歷詆而徧攻之也。一日既升。羣陰皆伏。一雨既浹。羣槁皆濡。隰隰而蠲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爲天也蓋勞。

鄭伐宋因華元 宣公二年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疏。而薄於親乎。蓋疏則相責。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

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懼。君之不恤。子之不辭。喘息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秉轡。出則偕出。入則偕入。險阻寒暑。升降驅馳。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晝夜同寢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疏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牢矣。斟不知亭其意。臨饋而據其食。怒發勃興。涵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獲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怨。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謔。亦逡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肝。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其戎。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晉趙盾侵鄭（宣公二年）〇楚滅若敖氏（宣公四年）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衾裯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衽席霜露。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慾。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停筯於大醉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鬪椒汰侈於楚。帥兵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盾畏己者。遂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閨閫很戾。閨室之人。皆畏避之。出而當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鬪。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楚人素畏之。衛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何為遽下之哉。趙盾卷旆改轍。未戰而卻。逡巡者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身日肥而死日近。椒趾方顱圓鑑而為人。乃坐受仇敵之豢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刃。亦愚矣。向使椒獨肆其侈。不過趙盾以養其惡。豈遽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栝檟得之。以養其柯條。荊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栝檟之材。而恣荊棘之毒螫。咸其自取而未有奪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儆懼。而啓改過之門矣。盾亦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過盾之不蚤也。

晉靈公不君（宣公二年）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者謂之衆人。黍離之嘆。雖與芻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荊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為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群臣為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為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讎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為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為悔過。以塞其口。是示之以弱者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親。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摶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麑之賊。明有嫉獒之惡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瞿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肝之內。念念舉兵。樽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讎敵遇己。尚譊譊進說不止。迄至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讎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讎敵耳。若鉏麑使盾。風馬牛不相及。操刃而來。是乃真讎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審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斂忿。專馳其駕。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讎敵之真者。猶可孚格。況素號君臣。特為讎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雕。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覷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闃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毀秋槁者。衆木之性也。旦存暮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柏。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晦昧。混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弒靈公（宣公二年）〇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昭公十九年）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鑑。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己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為顏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跖蹻而增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輊靡常。則何以為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弒君。託為仲尼之言曰。為法受惡。吾竊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為法受惡。是盾本無弒君之惡。作史者為法而強加之。盾亦為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聖人果許秉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掊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弒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所言既出而

趙盾之事，始爲後世所疑矣。盾之弒君，本無可疑。靈公之禍，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弒。是弒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爲盾役耳。使穿專弒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盡何有於一亡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弒，爲盾而不爲己明矣。盾聞君弒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爲己用而陰報之也。卒爲將犯陣，及其威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爲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既爲盾弒君，盾雖欲辭弒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爲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爲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爲眞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皆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弒，附之於爲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梃，有醪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戰勝屠劍，誅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弒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弒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爲法受惡也。左氏託爲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又有甚紕繆者，蓋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言，深中其肝腸之隱，所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留，猶有所待，以爲與謀之證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猶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既安，從近關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弒逆之名矣。是爲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聖人語耶。

晉成公爲公族（宣公二年）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當幸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刳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蓋然並起，武王既事牧野，首反商政，逭成湯、太甲、武丁之舉，興於一日間。向者淫虐之法，悉變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貽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帝伐秦，雖曰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廢，忠言之塞，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刊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關焉。晉自驪姬之難，詘無畜翠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幾阼，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乎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況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盡德創是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邊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吾之斷袪者乎，豈無空乏之餓殍，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綏，以蠲悼敏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在陳，癰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爲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缺之阡陌也，漢武之鹽鐵也，張湯之稅茗也，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其弊，然或舉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復何所顧歟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難不變，果何意也。善爲文公辭者，晉厲問之。

楚子問鼎（宣公三年）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昏華嵩岳，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爲說辭，引天機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卻，文昭武穆，鎮靜不移，瀍水瀍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憂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狙，而幸不可恃，鬻熊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強楚之凶燄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跳梁微甸者，正須一辯士足矣。是狙寇難爲常，而眞以三寸舌爲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嬉，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戎之變，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倘遇禍變，庶幾儆懼，改前之爲，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器，憯爽敗屋，乃敢睥睨藩籬，欲以腥膻汚瀆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憂，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慷慨感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吾尚存，寇至何患，狙其禍而恃其幸，聞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邊成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撫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蹙，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册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遽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誇齊，左欺右紿，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綏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爲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劑，而獲瘳，乃盥櫛餘劑，酣縱跌蕩，以自投死地，是愈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卻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宣公四年）　鄭討幽公之亂（宣公十年）

養生之與養心。其術雖異。效乎一息之差。一瘵之謀。是其爲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躁爲渴。爲疽爲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爲躁爲渴。爲疽爲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發生者其敢不諸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稍失其正。以邪傳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千態萬狀。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懼恐懼。閑邪存誠。不敢毫釐失正。畏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爲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掌議不庭之間。其爲靈也微矣。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此之古。宋乃勃然憤怒。染指於鼎。脅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怒其傲很。將以爲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弒逆。爲歸生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弒靈公。此其心之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一笑之失。雖能免此。蓋公卿與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吾不特爲往者懼。竊爲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發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念必有所止而不能遂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與爲謔。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食。宋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雖薄謔。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弒。歸生苟義形於色。而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人之尤耶。

楚箴尹克黃不乘君命（宣公四年）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爲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族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若敖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爲生地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汝之鼠肝蟲腹與量之乎。箴尹之言曰。乘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幸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譏。必以死得其所爲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省說。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又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爲子文後與不爲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赤狄伐晉圍懷（宣公六年）　晉敗赤狄滅潞（宣公十五年）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舉其兇者必非信。朋距跳者必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邪卜岐。雖聖賢亦有所屈信。林父何魏焉。事雖無魏。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益其貫。將可殄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酆舒之罪。伯宗稽廣。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爲悖戾。雖聖賢亦有所誅伐。伯宗何魏焉。事雖無魏。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幸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為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耶。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何耶。弘之春秋。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諫疏。人之所以羞攻之者。心累其言也。非辱秣陵。泉貸交廣。果然爲之累者。非耶。泉耶。人耶。

鄭公曼滿欲爲卿 宣公六年

內闕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萬物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猷然以其家爲不足。而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家不爲物所蔀。反觀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貲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闇耳。內闇日深。外求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傾貲結客。其橐必罄。吾耳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內安得不虛乎。將見無腹之楞。如壁之立。如磬之垂。楞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闚其戶。闃其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覿也。亦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藏也。外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特蒙蔀深。不見其胸中之天而已矣。有能發其蔀。而還其胸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闚其戶。闃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胸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岳齊。深與江海埒。顧乃闃之。而一無所覿。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騖浮競。以汩其真。己有之而己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反復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嗚呼。室雖蔀。未嘗毀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斂豐屋之心。反其明於內。則徹其蔀而見前日之室矣。闚其戶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闇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爻之因。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爻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覿之辭。以爲曼滿將死之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 宣公九年　楚子伐鄭 宣公十一年　楚盟辰陵鄭徼事晉 宣公十一年　楚圍鄭楚敗晉於郔晉侯復荀林父 宣公十二年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 宣公十三年　晉示鄭以整 宣公十四年　晉賞荀林父士伯 宣公十五年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郔邲之勝。鄭激楚也。潁北之逐。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陴之請。紓其死也。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非也。先穀愎也。中行弱也。何知彼也。首知己也。厥分惡也。犇察盜也。原屏黨而錡嘛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敖前之覆。偏有先也。綜軍汰而

作宮避也。荀之宥德掩眚也。彘之誠過作非也。蒐之數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瓜衍導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固稗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飫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撥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參。伍卒有邲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今不出於令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之謀果是。猶不可長。況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多矣。艷俘振凱。競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詫。而慮遠者之所羞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盡先人奪人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勃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胸中。獨吾君之是徇。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爲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稱沓備之間。世不復異目賦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於欑函 宣公十一年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虜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姦宄之未殄也。諸據之未定也。爲人上者。懍懍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冰。撫之摩之。勸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寘內得安。怨誹息而謳歌升。爲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擢其髓。又覆其巢。既捋其葉。又拔其榦。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戎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圍。甘泉之烽。書之侮。尺牘之倨。彌陵縱騎。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爲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瞽。解辮束稚縛。或雞之況欲屈單于之膝哉。速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焉。弓其壞焉。制其條焉。奪其壟焉。虜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爲哉。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每爲人所奉乎。寧爲人所責乎。戎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和形。彼安得不以稱兵寇邊爲大利。奉琛入貢爲不祥哉。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諱一勛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忘衆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冑。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行役之勤。何其忘之易耶。郤成子獨知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晉諸大夫。於欑函以會衆狄。屆己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懽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說。則衆狄必謂吾赴晉朞耳。一之日已召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在我而

剽剝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戎虜之性。陵之則鷙。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鷙。柔之則驕。固戎虜性也。中國而戎虜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宣公十一年）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校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背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姑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捭闔之爲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漸。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而答人者。百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爲入見而不亟諫。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崎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闕。入見不發。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智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邁蹈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卽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鑊。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辭。欣然賀。鑾鑣拔。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收諸其懷而與之也。故如是之遲。成如是之舊。曾無一毫譬喻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米鹽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謂謂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懾。大喜不搖。閱盈遞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爲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爲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皇喘汗。顚倒弁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塞。而其君猶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回。則不勝其喜。墮玉失烏。君之言方一。而獎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獎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宣公十二年）

以物爲惠。惠之蠹。以城爲守。守之下。楚師之圍篇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庶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遽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曾重重純綿之溫。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惠豈在物而守。豈在城耶。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愛於布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勞獎勉。政無煩泰誓二篇矣。而爵之五、土之三。財之散。衆之發。胡爲汲汲繼之。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迫。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扃鐍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給之乎。庶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其一夕之期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強如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爲輕。物爲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爲輕。城爲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將奉天。嘗遣人護版。塞而請待。求而不能得。惘默而遣之士。竟爲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傾惘默之意。固發於五待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待之實。而深感德宗有無待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人也。方德宗雖據都邑之時。犒軍少概。遂致涇原之變。食概尚闕。況無待乎。當其變。則有食。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待。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雖御城、韓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相泣之際。非前給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

哀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士思者懷慈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爲以獨爲晏氏之所讒。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鳥之吟。身楚而聲越。是固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歟在邶則思墉。當其走墉。未嘗知墉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士裕。呱而育焉。呱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嚮見而忽聞。胡爲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舉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寡紋文錦之服。則舉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舉魯樂。必衆常而嗜利也。衆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騁而忘反。權寵之樂。物如也。嗣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發其禍之至哉。鴟鴞嗜鼠。蝍蛆甘帶。句鳴臭腐。而忻慕耽惑。以身慣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舉魯樂之時。固已可悲。矣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顏子之樂。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也。特不改其樂而已。卽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邈不可得。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共釋之。

左氏釋

馮時可纂

經部春秋類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吳縣　徐夢蕃　子配　校

左氏釋卷上

馮時可纂（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明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略附見馮恩傳）

莊公寤生

寤生者言武姜寤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也夫人之惡者惡其怪也惡其驚也應邵以兒墮地能開目視爲寤生是亦一說然不如前說之爲妥也或曰莊公本名忤生傳之訛耳史記所云寤生生之難夫人勿愛段生易夫人愛之是也

周鄭交質

左氏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可謂善說詩矣但周之子鄭豈可以二國稱而云君子結二國之信乎王子出質則上陵公子入質則下悖左氏暴其犯義而重於失信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蘊藻爲聚藻杜說是也或謂蘊亦水草名據傳上文云澗谿沼沚下云筐筥錡釜皆以四物成文也然橫汙行潦豈亦四物乎古人意到爲次不必又舉一水草以足四物也

衛州吁

石碏言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寵而不驕本無於中也驕而能降強制於外也降而不憾則責人輕也憾而能眕則保身重也四者鮮焉乃爲逆矣亂臣賊子非獨其性然亦由人君之適寵啓之也降降伏其心也眕自安自重也

阻兵安忍四言曲盡州吁之爲人矣阻兵則無所憚安忍則無能反其所以自固者乃其所以自禍也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名言乎

九宗五正

左氏隱公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晉舊都翼曰翼侯爲曲沃莊伯所伐奔隨故舊都之九宗五正及嘉父逆之于隨而納諸鄂以避曲沃也九宗懼氏一姓九族五正於殷時爲五行官長成王以其家族賜唐叔晉之強家也嘉父新爲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云嗚呼大都禍國而知晉之卒併於桓叔也強族立君而知晉之卒裂於六卿也變所由來非一日矣

先配後祖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氏歸入于鄭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古者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非禮也曷乎類忽之使齊也不以師昏是不誣其君也焉有不誣其君者而誣其祀故其或賢美而未學也左氏論禮之得失大都徵以禍福其見不遠于聖人他所引謠讖則或漢人之附會耳

無駭賜族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蓋天子於有功德之諸侯因其所生之地以賜之姓祿之土田而命之爲氏諸侯不得賜姓但以其臣之字爲氏因以爲族如有能世其官者即以其官爲族或食於邑即以其邑爲族以字爲謚者誤也杜云爲謚因以爲族者非也以謚爲族亦或有之非常法也姓以統一宗氏以別旁枝姓合而氏分也氏族一也異其稱耳諸侯之臣爲卿而有功德則賜族以別之不賜族則仍其舊賜族特典也死而念其功以是報之也生而賜族者臣之援寵而預請非禮也或曰氏族之法可行于今乎曰古者官以世而氏族明末代官不以世而氏族廢故夫氏族之不可復猶封建之不可復也氏族以輔宗也而卒以滅宗封建以藩王也而卒以叛王雖聖人其如之何嗚呼自秦以還古今判矣

滕薛爭長

羽父之請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言婉而義正可謂善于詞命矣宗盟猶主盟主盟者列所盟之先後而後異姓周道尚親耳或以爲同宗之盟或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非也

側室貳宗

師服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言卿置側室以庶孽子不得並嫡子之正室大夫有陪臣以輔貳其宗士則主其嫡而隸其庶子弟皆強本之謂也或以側室貳宗爲官名者非也或以貳宗爲大宗小宗者非也

莱武王侵隨

季梁在隨而楚不能爲謀一賢臣之勝於十萬師也彼其能料楚之羸而又以忠於民信於神爲道是豈春秋謀臣所可及哉不疾瘯蠡言無瘯蠡之患也疥癬曰瘯蠡瘯蠡如追蠡然也嘉果旨酒言上下皆有善德而

能敬故得具是旨酒也祝告之詞皆重在民忠於民即信於神李景知本矣

丁卯子同生

接以大牢以大牢告廟言其接祖宗也杜謂以接夫人食其母使補虛氣或以爲接見太子皆非也不以隱疾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如黑臀黑脇也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其名也蓋昭神之兆耳苟非有神兆者誰以是名也杜氏曰隱痛疾患辟不祥亦非也隱痛疾患已自避矣何必戒哉愚謂隱疾者心之所疾如晉太子之名仇鄭莊公之

者寤生皆以其父母心所疾而名不善也

日官日御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天子掌歷即太史也下大夫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重天時也日官平定日之遲速以須于邦國日御謹守之而已十七年冬十月日食不書日者魯之日御失之也

鄭厲公入鄭

內外蛇鬬春秋不書恐以妄疑人也論衡曰凡妖者所見之物皆非物也氣也鄭厲公時內外蛇鬬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鬬也是也人之所忌其氣或以取之者言鄭子儀爲人所忌宜嚴翼敬恭以自防禦而乃氣氣餒餒不知畏以取此妖異故下文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也傳瑕出禦厲公而入殺子儀何貳如之厲公殺之可謂有知數矣下云納我而無一心者此社稷之臣也以見瑕之殺子儀非忠於我原繁之附子儀非忠於子儀也宗祏者虞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故曰典司宗祏以宗人爲之是宗廟守臣也

六月辛未日食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也古人以四月爲正月謂正陽之月也周六月夏四月也四月建巳純陽用事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爲慝未作謂陰氣未起也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非有差錯左氏所謂非常者言鼓用牲于社之非常也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其常也

令尹子元

子元激婦人之言以興師因諸侯之救而自止進退無據矣爲旆先驅也軍行之次旆最在先耳鄭急而不發門以疑楚楚去而不徹幕以疑鄭以詐遇詐所以無雌雄也

水昏正而栽

北方之宿爲水星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爾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杜氏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版幹而興作也營室謂之定魯於十二月城諸及防得其時矣

雩講肆眾氏

雩講將雩而講也肆祭天之禮也祀爲大事而肆於梁氏苟簡甚矣

圉人犖投蓋稷門

稷門魯南城門也犖能投而自覆其上勁捷之甚也夫此力臣也善御之則爲衛不善御之則爲仇魯莊不委政慶父而慎於擇嗣即百犖何爲哉

兩社

季友之生也楚邱之父卜之曰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外朝之位設於雉門之外乃議事之處執政所在也其地左有亳社右有周社故云閒于兩社魯所以存者季友也所以替者季氏也豈天存之而天替之耶春秋譏世卿以此爾

祭服五稱

衣有裳爲稱言相稱也衣裳之制廢而改稱爲襲矣

申生伐臯落

晉公偏衣金玦之賜其意亦欲太子之去也羊舌之言合於正梁餘子養先丹木之言近於權先友欲以兵遠災非至論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語甚工然知爲衰世之文矣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服

言近也世子瑜玉所謂度也金玦非度矣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言命于十二月閟盡之時也晉侯受讒畏惡太子速欲其遠不待春夏耳今目之曰閟册乃過於精乎是服也狂夫阻之韋昭謂方相氏之士用以詛其盡敵非疑也

晉公假道

荀息假道之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鄭非虞邑也晉邑也服虔助晉之說是也晉之伐虢其道非必定由于虞而必以賂假者欲其合勢而孤虞耳觀下文虢爲不道保於逆旅則虞虢皆晉鄰也分師二道其以全策制之哉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乃近郊之處而虢保聚于茲以挑大國之釁其滅亡宜爾所謂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出于卜人術家自神其說也而杜以爲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然象數非有先後則筮龜曷有短長耶繇者卜兆辭也專之渝據公之渝者言變生于專信能損人美善之德也渝羊名美善之辭皆從羊故渝爲美也薰蕕並陳而十年猶臭善易消惡難除也

晉侯伐虢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頰爲輔牙根爲車或引詩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然車輔有大小於鄰國之義似未協耳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所以疑敵而防帥也或曰均作袀黑衣也既云黑衣則何取於振振哉天策星名在尾之末焞焞光微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杜云十月之朔日月合尾月行疾故至日而過在策爾公以時問迂矣而卜偃答之抑何以然大都左氏所稱引謠詞皆後人竄入蓋漢時人主尚讖故治左氏之儒附會其說以阿世爾未必實然也

圍新密

杜云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也桓本責鄭之逃盟而以不時興役爲言所以結新密之民心而自託於方伯之義也

齊人伐鄭

鄭孔叔所言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言已無爭競之心則人不得而害之故不憚於病蓋欲其下齊耳杜以競爲強非也

官受方物

諸侯官受方物言班示所當貢天子之物於諸侯令諸侯備而貢天子也嗚呼周室之有藉也而受之於齊王道其替哉

荀息傅奚齊

荀息答獻公之言曰不濟則以死繼之是明知有三怨之作矣君命不正宜露齒裂龈以死爭之而甘受亂命豈所謂知無不爲耶君子引白圭之詩言荀息之玷于言也夫荀息之死于後者忠也言于前者非忠也後正前狡實相掩乎以是藐諸孫言奚齊之弱小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言兩者皆無恨於心也

孤突見太子

孤突至上圍而太子見焉抑何靈爽乃爾此或當時怨晉侯之忌克而遂神其事託爲共太子無禮之言以責之也不然以一訴滅晉復以一請存晉天果易瀆者耶圍已之祀而滅晉之祀以申生之恭其誰有此逆德不經之語君子所不信矣

七輿大夫

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每車一大夫主之七輿大夫皆丕鄭之黨殺丕鄭故及之耳計貳而及其黨則一國之衆孰不疑阻是宜其不終也或云上軍之七帥者非也

晉惠公閉糴

彼射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棄大信而惜小利則不能有其利也信爲立身之根本無信不立虢射之言正喻也杜謂秦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恐非是意

晉侯秦伯戰于韓

涉河侯車敗有秦敗晉之守戍而及於韓故下文晉侯曰寇深矣三敗則其深可知矣千乘三去承上三敗而言也巽下艮上爲蠱故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在內則居中故爲正在外則將亢故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時正九月故曰歲云秋矣落其實而取其材風之克山也反首相招也拔含草宿也登壘履薪欲自焚也爰田易田也唐氏所謂讓肥取磽是也

宋公楚人戰于泓

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儀可也金鼓以聲其氣倡士卒之勇也志不能盡致於三軍假鼓以致之故聲盛致志儀嚴爲隘敵所不能整陳也

楚子過鄭

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歸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過女器蓋女子所御之物戎士近之則怠志而損武況可以俘馘示女哉

策名委質

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註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正義曰質形體也屈膝而委身體于地也或云質贄也

姜氏殺戰姜

齊秦之納惠而舍文利愚而忌賢也故於公子之來也妻以女當以焉陽日厚之而陰縻之耳從者桑下之謀恐失時也姜氏之殺戰姜其得大計乎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綱爲大繩紀爲細縷三千人則秦數教之卒知大小事故謂紀綱之僕或曰諸門尸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非也

室如懸磬

凡物懸則磬盡室如懸磬言其盡也或以爲有補無履如懸磬然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杜註以百爲勸而或云超躍以傷病之人不可爲六百跳故以意解耳然距躍曲踊非見使之狀也聾自陳其平日從君周旋先後奔萬之不寬有如此耳三百言其多也

大旆左旗

大旆大旗所以統前軍也旗大難展故設左右旗於其旁以便指揮或以旗爲旆上之一物或云左軍所建非

侯與元咺訟

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坐也大士治獄官也士榮爲衛大士曉獄情能對獄故亦攝之以求折元咺也寡子職納稟餼主君之職食也稟餼非輔臣所親而莊子以君囚於深室不辭卑褻杜氏所謂忠至而慮深信矣

公壻池

公壻池人名晉舊以衛臣戚之田與鄭今使鄭歸之衛而復以所封公壻池者致之鄭也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皆公壻池之封地即鄭之舊地也

右孟左孟

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田獵陳名也楚主諸侯而驅之以田張而失道矣

兩甄

楚之獵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云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其右司馬一人則當中央兩甄之張所以結左右孟也軍翼曰甄晉書周訪傳亦有兩甄之名梁書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蓋甄以護中軍猶牆之護屋也故取義焉

彤門

宋之禦鄭瞞也皇父之二子死焉古本有皇父及二子死者疑是也皇父穀甥牛父皆死獨彤班收其功故受賞耳彤班皇父之御也御不可以加爵故宋公以門賞使食其征謂之彤門左氏志之見賞之不以賤遺也

襄仲辭玉

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襄仲之辭玉也不敢助伐晉耳魯與晉同姓而衽席乎晉席爲主盟秦雖強大其能庸虎帳豈能越國而耀乎沂泗之間則非畏也西乞術得其情矣故終始不言及晉而但云徼福于周公魯公結二國之好而已

重雖不集其伐晉亦可也其不救也二子皆可謂不辱君命哉

交綏

鞌馬之戰秦晉交綏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軍御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爲安也兵務進取恥言其退故以綏爲名也愚謂綏者收軍之名非退軍之謂也

鹿死不擇音

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識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以音爲廢者非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以鋌鋌鹿而鹿之走險也急則何能擇音此以喻其事之迫急而詞不能遜順也

趙盾爲旄車之族

旄車公行之官主公車行列賤官也盾以異母弟屏季爲宗祧其族人使嗣已位而以其所出嫡子反爲旄車之族報君姬氏也君姬氏能下秋女而趙宣子能先庶弟以德報德賢矣

盈貫

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邢昏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以繩穿物爲之貫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杜以爲習者非也

軍行右轅左道屬

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備在車之左者追求蓐草爲宿衛此是在道時指一車之左右言也或以爲左軍右軍則其相去亦遠豈五軍之中獨有一軍爲戰備耶

前茅虞無

茅旌中之明也在前者明虞其非常之變也杜氏曰前有斥候蹐伏皆持以絳及白旄幡尾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此行師所必有而楚用得其人能不失命耳

二廣

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是來車名十五乘爲一廣楚王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一廣每乘用百人而四分之以其一爲水劉令番休以備不虞耳偏猶就也

摩旌靡旆

摩敵人之旌而靡敵人之旆也靡切比之謂也言敢進也

兩馬掉鞅

傳文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敢失之善者兩飾也車左射軍則代御執轡御下飾馬而左於此時掉轅示閒暇也

脫扃拔旆

傳文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扃少進焉族惡之拔旆投衛乃出夫楚人之救晉人脫扃拔旆只欲其逸而已不欲盡敵也楚師既老晉卒射盛追奔太急或反戰而致死於我將若之何是楚所庸也或以甚爲毒言楚人甚毒而救害之故晉人脫扃以免夫既被毒救而又何能脫扃拔旆乎不如前說之爲當也甚救也扃車上兵闌也逞使旆不逞也拔旗投衛上使不帆風輕乃得出耳

知莊子抽矢菆

知莊子以其子知罃之囚于楚也故以其族逐賊每賊必抽箭矢而納之房恐傷人太多無楚之怨不能得其子也廚子以爲蒲之愛則不得其情矣

齊高固桀石

杜云桀擔也令人擔石於車入晉師則用以投人也繫桑本者以所禽之人繫桑本也固雖有勇而氣張志滿不整以暇可以見齊師之無節制矣宜其敗哉若晉師左輪朱殷而不言病至不見邱緩之推車何其嚴異一志乃爾此所以能克齊也

屠戾

杜云燒屠爲戾是也大蛤爲屠燒之成炭可以禦濕劉炫以爲用屠復用戾以生屠爲殯此恐無當於用

郇瑕氏

郇瑕氏河東解縣其惡易觀言水淺而垢穢易見也墊隘委頓也沉溺濕疾重腿足腫以鹽爲鹽惟河東獨然餘鹽不多鹽也

膏肓

心在上鬲在下心下有微脂爲膏鬲上有薄膜爲肓二豎居膏肓之上下則於附臟畧無所係爲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

醫緩以術見禮而桑田巫以術見殺術固有幸不幸耶

金奏作於下

鄭玄燕禮註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作樂先擊鐘是金爲奏節之初也樂以和實而置之地室示不欲和也卻至不入亦疑有伏姦耳而子反又攜一矢以恐之所以引詩之武夫爲對蓋以譏楚也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之謂哉

能者養以之福

劉敞引傳云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

正是合下文敗以取禍而或有以福爲德云君子之不敢福是腐儒之說也聖人何嘗不言福福中庸攜時之大孝而引假樂之詩及易所言餘慶餘殃皆是也聖賢立教爲凡民而設語禍福何怨哉

孫文子

衛孫文子與晉君齊登穆叔謂之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逼君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君也衛而委蛇必折從順也衛橫也委蛇自得之貌順道而自得則可言橫不順道而妄爲自得必毀折矣

火正

傳宋災而士弱對晉侯之問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杜注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淺明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注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爲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是二火俱有出納也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食爲封火正于火之分野俟掌出內之

正令非謂死而配食也夫火正而冠以火則當火正之身矣何配食之有云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矣然傳所謂食心食味者固爲當時食邑之食而後代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當祭火星者則必以火正配食下文關伯相士是也

宗祧

季武子對晉侯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魏了翁曰祧者取廟水之兆城爲義鄭玄釋祧爲超而以爲始祖廟者非也

縣門發

傳偃陽人放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統扶之以出門者縣門者縣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冠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見門關已有入者縣門乃發聊人統以木撥扶縣門使舉令諸侯之士出也此仲尼父叔梁紇也

董父登布

傳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董父三隊則鬥絕屢矣而復欲上是以死爲戲孔子所謂遇河之勇也即登而上不足以克又何取焉以其斷徇軍

其無法哉

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殷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其樂也實用禘樂魯之失禮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語晉侯其不知禮乎及晉侯賤于旌夏而得疾乃又欲以罪加之宋歆君誣神二子之失大矣

辟兡之盟

辟赤色兡其壯也此重盟所用也盟以結信先王所不禁而先王無有盟也春秋之世要質鬼神以行其私久矣辟兡之盟其託先王而言也

合要

范宣子平王叔氏與伯與故令書契以爲要約也王叔氏不能舉其要者志不在要故若不能舉而隊之耳或以爲伯與辭直王叔撰以應之非也

叔老會鄭伯伐許

左氏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要故也此經諸國皆大夫而鄭獨以君當時列國之諸侯屈於伯國之大夫君臣名分陵夷甚矣故春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列之諸臣之上不使要於諸大夫也

衿甲面縛

衿結也以繩并其甲結之而縛手於後則惟見其人之面也

南風不競

魚陵之役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聽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云歌者吹律以詠入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師曠惟歌南北二風聽晉楚之強弱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不如杜說之長也

莊公爲勇爵

杜註所謂故爵位以命勇士也或謂以爵爲勇士者非

也平陰之役殖綽郭最已皆衿甲面縛坐於晉中軍之鼓下矣未見其復歸於齊也即歸於齊以亡虜之游魂桑榆之茲曾奠之收何得言雄而又何敢以請勇對也此蓋記載者之誤可以知非邱明筆矣

齊侯伐衛

前鋒軍曰先驅次前軍曰申驅公副車曰貳廣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後軍曰大殿凡左右以左爲先詩曰以先啓行故啓爲左也胠爲殿下在旁之軍也

陳侯免檐社

杜云喪服而抱社主以示降服也嗚呼陳之不競甚矣

而子展執鞶而見子美數俘而出鄭其有禮哉是子產之教也

表淳鹵敬疆潦

賈逵云淳鹵也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淳鹵地薄收薄常少故表之輕其賦恤恩謂寧薄也分別其厚薄也敬疆潦意亦同敬選也選其爲疆爲潦以高下其賦也

單豳其死

單獨也言四夫一爲不信猶尚不可彼豈能死人徒自踣而死爾食言者不病言食言之人何足爲病此正以應夫單豳其死之文也

烏帶

二十八年春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按星紀在丑淫於玄枵過丑而子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而出虛危之下爲蛇所乘故曰蛇乘龍也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是占也主歲所次而言也梓慎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乘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按烏尾曰帑妻子曰帑皆以殺也是古也主歲所衝而

言也歲星漸西衝則漸東故衝其身而及其尾也歲離次則不福故民遭其饑歲見衝則有禍故君當其艱二子之言其事俱驗然吉凶在人歲何與焉

桃茢祓殯

茢苕也以苕爲帚桃爲柄也禭衣所以衣尸也既殯而使公禭者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魯既朝楚又何有於親禭桃茢祓殯其亦過矣

夏肆是屏

晉平公以杞出而城杞子太叔九之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豪諸姬亦可知也已肆枿餘也杞爲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裁也故謂之夏肆平公崇私報而勤諸侯重母族而輕宗姓其何以爲盟主

射者三耦

魯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燕而射常也左氏何志焉以見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重舊政也

象箾南籥

象象其功德也箾則舞者所執之竿即詩斧所謂維清美象舞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也以籥舞也美義猶有憾者言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如傷之意尤至何忍殷民之困於討亂必有憾焉者矣

取我衣冠而褚之

褚衣之囊也衣冠之不法者藏之于囊不敢服也

三易表裏衽如故裘

此言莊公嬉戲無度衣裘易垢所謂猶有童心也左氏可謂善狀矣

設服離衛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言其設僚服列侍衛儼然有爲君之心非逆爲君服也

蒲宮有前

蒲宮楚君之離宮也執戈在前蒲宮之爲也子圍之僭擬於離宮尚未同於公宮也杜注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非也

秦后子舍車

十里舍車樓車於十里之郊自雍及絳者皆止於此也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十里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也

五降

醫和之對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蓋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爲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以節百事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也五聲不以黃鐘爲宮然遲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而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也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是也事之有則也猶樂之有節也夫節而至於煩煩而不舍必生疾矣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爲火夜爲陰則女以晦爲時也淫於女所謂陽淫晦淫也

蚡伯之忌

叔弓如滕會葬公子服椒爲介遇蚡伯之忌敬子不入服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受館敬子從之杜言叔弓禮椒爲之避忌也正義曰服椒之叔父爲

人所殺及滕郊而逢其仇故敬叔不入以禮惠伯說使惠伯報叔父之仇也陸云忌謂忌日也或曰父母之亡日謂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也雖然禮以義起忌日爲哀也服椒之叔父以是日被殺則爲椒子者於忌日能不哀乎不入可也杜氏所以稱叔弓之有禮也

西陸朝覿

西陸與朝覿二時皆爲出冰候也夏三月日在昴畢蠶蟲出而用冰此言西陸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此言朝覿也

左氏釋卷上

終

金山 錢熙輔 次丞 輯
青浦 何昌縣 良之 校

左氏釋卷下

馮時可纂

葬鮮

季孫受叔仲子之言而命杜洩曰葬鮮者自西門杜洩爭之以爲卿喪自朝魯禮也杜云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也自朝從生存朝覲之正路也杜洩爲穆子之宰不能止丙之誅不能止壬之逐不能救豹之死

不能討牛之罪而徒兩爭于殯葬之禮以此謝責是何足以謝哉牛之謀叔孫也陰承季孫之謀也不然一豎耳何能以肆然無忌若是耶葬鮮之語其情見

始化曰魄

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人始生先有魄既成魄而後神附之形可以言魄而魄不可以言形也

用物精多

權勢之所聚精物之所聚也一國之衆仰底福於執政精神耳目旦暮屬之鬼神亦隨而相焉故乘權藉勢則意氣日盛精爽日著至於神明所謂心開於中尉勇見於大敵其斯之謂哉孔疏以爲有權勢則能備物是未盡也

史趙言陳亡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言顓頊以水德王其滅也歲在鶉火則滅不興矣今在析木之津水木相濟猶當復耳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即漢津也其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陸氏以爲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非也

弁髦

弁髦弁加於髦也古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緇布之冠可去也弁髦不可敝也王自言已處於尊如弁髦然而若乃曰以敝之乎責晉之昧於大分也

子卯疾日

左氏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后子卯古之所謂疾日者言惡是日也舉事尚剛子爲陰水卯爲陰木故疾之也謂紂以子喪朱以卯亡故國君以爲忌非也

星出婺女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婺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婺也邑婺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按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即玄枵也玄枵有三宿女居維首星占婺女爲貶嫁之女織女爲處女妖星

在婺女天以告邑婺也齊守玄枵之地得歲有福故福歸邑婺言其外強將死也邑婺晉處叔之妣故知福應在晉耳二十八宿而七爲天之紀無有他星客于其合自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死而妖星出婺女齊時未當歲星故自蒙其災也然邑婺亦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者其分尊非所敵也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及薛者其國微不足以應占也嗚呼春秋之世國非一晉也晉非一君也何獨客星之示異於斯乎誣妄不經必歷師之附會也

五大五細

賈逵云五大爲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遠懼其偪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杜以爲金木水火土五言之長尊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此於申無宇親不在外驪不在內之言意似不相合不若賈說之近理也

子產不毀司墓之室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

而名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按司墓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也其室當殯所由之道毀之則路徑而可速至故塴以朝期弗毀則路迂而緩至故塴以日中期塴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毀民室以爲除先君所不安也子產全民之室而成君之德君子哉子太叔不忍於游民之廟也而忍於人之室抑何度量之相越也

九扈

正義曰春扈鴳鵰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冬扈竊黃趣民蓋

蓋者祝鳩鳲鳩鳲鳩爲巢驅鳥者行扈嗜嗜晝爲民驅鳥者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老扈鶡鶡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扈有九種令九農正依此諸扈而動作也或以其多置官方爲疑此以辭害志者也九扈非九人也數一人爲九農正而責以數事令隨其宜以教民使民自爲動作也左氏又曰扈民無淫者也止民使不淫放即持木鐸者之類也

執冰而踞

檀弓爾雅也冰其蓋也可以動飲或曰公之帥徒也豈其伐人而釋甲踞坐蓋以不子之請誤之耳乎子之請

欲以緩攻而待救也當時季氏之徒衆矣其植本也深矣魯君欲爲謀則宜藉齊晉之力待昭子之歸合孟懿氏而攻之其何有於不克不知出此卒然以譏人僥倖及季氏之請又纏當不決始失於謀終失於斷宜其亡也或以踞爲游蓋見後章有執冰以游之語然以游者是游衍不急之請釋甲踞坐非游所而何不當以游釋踞也

都君子

楚師之在潛也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三馬之屬以濟師杜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孔云此人或別有功勞或由家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非也都君子蓋楚選知方之士以屏衛王居不用以備伐司馬急矣故借以濟師越有君子之卒六千人亦即此也

一鼓鐵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杜云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遠也服虔云獻采者操量鼓鼓可操之以將命非大器也惟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獻一鼓而鐵又太多且金鐵之物當可

以鼓量說治石爲鐵用柔以扇火動柔謂之鼓似此辨解終爲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子產宣子之刑書皆變周制而爲之故君子以爲病

三師以肆

伍大夫伐楚之策曰楚執政衆而乘莫適任忠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遁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子是始病數來數往謂之肆杜

以老爲釋未盡也當觀隋高熲取陳之策曰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此即三師以肆之故智也

句卑

司馬恥臣闔廬欲免其首以語句卑句卑猶不忍也至于三戰皆傷則終廢矣句卑乃布裝以效其意司馬自剄而因裹之也司馬既剄句卑卒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嗚呼司馬壯矣句卑不食言於死者亦深士哉

改步改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註疏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冰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或謂季孫未必佩璵璠以祭也仲梁懷之言猶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佩玉爾吁季氏忍於逐君也而猶不忍於佩玉乎陽貨雖悖狡則有餘焉有以季孫所不忍者而遽爲之歟乎柳季氏之盛舉魯國無敢與抗者仲其家臣耳何乃佩佩持議不長強禦若此蓋非但稱魯君之守臣柳亦季氏之良臣矣不能主無能改其德而死又益其罪甯不中陽貨之歟哉陽貨以璵璠斂乎子非厚季氏也欲發其瑕釁以業恨於季氏耳仲梁懷一言折其謀矣仲梁懷不逐桓子必不因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無爭臣也

東郭書斂甲

齊侯夷儀之役東郭書讓衆使後而先登既下與王猛共止息以待戰猛曰我先登欲攘書之功也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示卑遜之意言曩者之難故後于子今又難焉復將後子矣推其功以與猛而猛遂心服乃笑曰吾從子如勝馬之當服耳豈能先哉斬乃

服馬當胷之皮也 林註謂書斂甲起欲奪猛者非也

皆幘

皆幘而衣經製言白幘在首其衣以經爲製也杜云幘齒上下相值也或曰軍中所見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此足以規杜之失矣杜又以帥爲東郭書然白幘經衣非帥服也

衛侯貞卜

衛侯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竊尾衛流而方羊蕃焉大國滅之將亡圉門寒實乃自後踰竊赤色魚勞則尾赤言衛侯出國反國其勞苦無異魚之赤尾矣自宜安靜以固其位乃縱恣無憚若魚之不能潛伏以息其勞積流方羊游于水畜其必爲繙論所及矣故下文遂承以大國滅之將亡也杜注未明以其文簡故解者不達有異說耳

彌甥

季康子使冉有弔宋景曹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曰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或謂康子自稱不謙示遠以自疎于宋孔疏云彌者增益之義故爲遠也即稱遠亦非過也

注繫

康子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繫乎旌繫繫馬飾也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繫之飾否謙其不能當也杜以稱爲舉非也

賁言

晉伐齊取廩邱軍吏合繕將進萊章曰君車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賁言也役將班矣杜曰賁過也其言越於實情也服云僞不信言也字林云夢言意不慧也夢言不慧於義無當政不必引耳

公執其手

杜云屈肘非也伸其手如執戟然指撝之狀也

正考父鼎銘

左氏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將而走孰敢不軌二家之文稍異左氏之注曰俯共於傴傴共於僂莊子之注曰曲背曰傴曲腰曰僂身伏曰俯以愚考之僂爲小傴似左氏之文爲是也至亦莫余敢侮則不若莊義矣君子之恭以爲則也豈欲人之莫侮哉莊子下文又有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俯三命而名諸父孰擣唐許則非正考父之言也正考父恭人也自鳴其謙而已苟如莊子下文則以

謙自律而以侈加人惡得爲恭哉

宰上之木

左氏傳蔡繆公巢鄭師出蹇叔哭之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公羊傳曰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唐人誅詞常用宰樹蓋本於此

盜殺蔡侯申

左氏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爾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輪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斃遂殺之杜以翩爲蔡大夫也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罪人也疑公孫翩蓋大夫之有罪而被刑者耳中之被弒變起倉卒春秋書盜見其失道而不能衛身也錯之殺翩也不書以爲不足討也殺梁傳春秋有三賈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陽貨取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齊豹殺衛侯之兄縶是也公孫翩其微者也竊子由謂翩求名而不得是律之齊豹也齊豹殺公族而欲以得鉏疆之名也彼救君者天下之惡其誰甘心於是名哉子由之

說失左氏之義矣

暴尫

尫亦巫類蓋選其瘠而怪者以像鬼神也舊註謂瘠病之人其面向上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其語亦甚俚矣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襍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禜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

時可所言殊爲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冶石爲鐵用蕭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遂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汸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爲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冠書名焉

左傳博議拾遺

朱元英撰

左傳博議拾遺自序

漢以來諸儒說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各是其師互相爭擊其於春秋尤屬聚訟然春秋之義自孔子出孔子沒而微言絕當孔子作春秋時孔門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義況後世諸儒穿鑿經言附會時事宜其不足語也英也讀經之下玩其本文考諸三傳常有所不安矣自顧淺學眇聞不敢以譏譏之見窺測聖經以爲無所師承而妄爲臆說又諸儒之所笑也嘗以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或紀而不斷與經相發或遂論其得失雖意不盡合於孔子而其述國家興亡治亂君臣暴弱賢奸天道災祥吉凶人事得喪善敗如見其圖如示諸掌自七國以後史所載政事之根柢人倫之變局敗家亡國女子小人之情狀具於是嘗乎見之其亦可以觀矣顧齊桓晉文之事亂臣賊子之案與史官之大法其崇論閎議可爲法戒者左氏著其什九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也竊取東萊呂氏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焉既不敢窺於孔子之牆亦非以摘左氏之伏蓋有觸於胸斯筆於簡固自一人之見云爾後之覽者謂

我借左氏以涉史謹謝不敏謂我因傳而測經則我之所不受也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之十二公共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錄爲二卷以俟君子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金陵朱元英師晦甫書

金陵 朱元英 撰

元年春王周正月

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姚江王氏之論可謂辯矣豫章熊氏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是之謂天統其言也確尤可守也而今之明春秋者主胡氏胡氏曰書春行夏時也以爲此孔子之志云爾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孔子嘗以論爲邦於是乎因春秋而以其志見之守其說者堅或與之博辨而終不悟曰吾受之孔子也夫徵古而受之孔子吾

乃持後儒之說斷斷然與之爭以求勝彼方以爲罪之大者而肯聽其說哉宜其益堅也余請易其辭曰孔子之志豈不以建寅以爲春首以序四時則協人事便政令天人合德上下一聽無月朔月令參差錯互之紛紛乎必曰然然則孔子將行其志當書春於周之三月四月五月書夏於周之六月七月八月秋冬以次移焉不應逆而書春於夏之十一月夏正月寅也周正月子也行夏之時而加春於子月爲行夏時乎爲用周時乎春秋紀事之書非教農之書書正月則周王之正月書春則周王之春左氏簡而明矣胡氏未之思也而世儒終身惑焉則本胡氏之書而曰孔子之志余不敢以盡信矣且春秋尊王而首變易其大章孔子奚以治亂臣賊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隱公元年

夏四月隱居攝之四月也蒞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鎮於其下而費伯創非時之役不稟命而用其民費伯殆將示權於國人以建於魯故乘攝主之閒以有此舉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張遂使魯有大夫而無其君三家之强非費伯作之俑哉甚矣隱之選輭而不能君也不能君而在此位乃俟俟然睹强臣悍族之

肆行無忌於國則是啟之也語曰爲虺不摧行將爲蛇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夫我見其虺與兩葉也而束手以縱之豈獨自喪其斧柯之用固已莽而授人以柄矣安在後人之能摧伐之哉是故公家之多故奸人之貧也司馬氏之於曹魏桓氏之於東晉皆是物也國家無事朝廷廟堂則無所容其蘖而銷之常早國家有事內爭利於父子兄弟之間則奸人乘間以生其翼而置之毒聖人曰知幾其神乎知之者絕惡於未萌也隱公居攝貴伯城郎君子可以觀矣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隱公元年

國君之於弟其能恩義兼盡處之合道也難已哉母在則母驕憐之不得納於度即無母矣弟吾天性之親也不可繩以法漢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於朝居處驕甚袁盎言於文帝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其地弗用淮南益橫後以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乃遷之蜀檻車傳送袁盎復言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遇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弗聽厲王行至雍死文帝爲之輟食哀哭見袁盎而悔之夫悔者人

之爲善者機也用此可以開導主上陳古今而立之制永爲後世子孫式因使人主之於弟匡之以義而得盡其恩則古大臣至誠悟主引之於堯舜之道者之事也盎不出此而曰此往事豈足悔又盛稱三高世行以諛帝而解慰之且多其過於有司曰有司衛不謹由是以諛文帝不幾無過矣乎惜哉盎之學得之口耳雖立朝廷常引大體而未究其本末闇於帝王之理也舜封象於有鼻使吏治其國納貢稅於象所以富貴之舜常常欲見象象源源而來所以親愛之既保其身又無暴於民此非古帝王待弟之故事

哉盎苟乘帝之悔說之學舜立制以垂子孫雖無及於厲王足爲漢良法世世賴之則盎前兩諫爲不虛矣不益見盎忠告之大哉惜也止於分王其三子以慰檻車之鬼也鄭伯克段於鄢三傳皆罪鄭伯其言詳矣而左氏獨曰書鄭伯譏失教也夫使鄭伯封段於京而又教之不幾於道乎余讀左氏有感於袁盎論淮南之事故書而識之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隱公三年

穆公致國乎與夷左氏嘉宣公而說之以詩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信如咸宜而荷百祿也則與夷不殤矣與夷之殤宣殤之也幸而穆公不忮不害終穆公之世與夷無恙使穆公而爲宋太宗則與夷幾何而不爲德昭德芳也曾及遠於公子馮之手乎夫宣公爲君與夷爲太子父沒子嗣正也穆誠賢於與夷以與夷爲君以穆爲相使佐宋國則社稷國人皆將賴之其當時無居攝易樹之紛其後無弒君亂國之禍乃所謂其子享之也命之是宜而百祿之荷固在宣公之不立弟而立子也魯隱攝而害其身宋穆攝而害及於嗣君故有國者世及之典不可不從先王之正也且使穆而不授國乎與夷則不義如殺馮而授國乎與夷則不仁甚矣穆之賢也猶逐馮而致國乎與夷也然則宣公立與夷而相穆公馮固無自以生覬覦之心則與夷不殤矣公羊子之責宣公非刻論也左氏失之矣諸樊餘祭兄弟相授而亂在闔廬宋宣穆相授而亂在馮如出一轍故國君有子立子無子立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隱公三年

內寵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衛州吁之母有寵於莊公州吁固公之愛子哉寵其母以及其子人情之

常乃溺而弗察至於好兵而弗爲禁則是莊授之刃以殺嗣君也雖然此非莊公之所能知也聖者絕於未萌明者見於始生勇者斷於將蔓莊弗愛於妻而溺於所嬖嬖其母愛其子不過用愛妾嬌子之樂以自娛爾雖石碏有言且必以爲太子自定吁於何有因忽其言而益縱之凡所謂後此之禍機將來之國難莊胥中初無是物嗚呼彼惡知其卒殺完而亂衛耶夫殺完而亂衛石子之所早見也寵其母愛其子則莊公之所知也世主之不禁愛子者多矣幼則不禁其戲弄少長則不禁其遊佚辟於宦寺則不禁交於外臣則不禁皆溺愛而失義方之教者也而其甚乃至於不禁其好兵兵凶器也無有於兄亦無有於父今日好之他日惟其所擬耳危哉莊也其以完代也故先王禮制之設不廢於宮庭衣服有制出入有度財用有程頒賜有節公帑雖富不以資其子蓋杜其萌也夫宮中之子至於好兵而弗爲禁莊烏得以有其子完烏得以有其弟哉噫嘻終風且暴謔浪笑傲衛莊公狂易之人也謹幾慎始非其所知吾以戒後之君子

石碏教厚朝陳 隱公四年

犯顏切諫怒其君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忠懇自喜義形於色僨國事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夫忠者盡吾心於人所不知之處而終有濟於國則石子其人矣州吁好兵進諫於君不聽而止無有煩言其子厚與州吁遊嘗禁之矣不可而止然厚不知其父之惡我也石子亦不使其子之知我惡之也此其於妻子之際可謂密哉機事不密則害成石子知之矣若乃桓公既立不以其身立朝鎮物而老而家居議者未有不以爲耄而避事者也是烏知石子之意乎州吁之惡也將弒其兄何有於臣厚之惡也將用州吁以弒其

君口口富貴何有於父老而家居則州吁不之忌厚不之畏不忌不畏則無疑石子之心而吾得留其身以爲後圖故其後厚問定君於石子焉厚信石子而二人如陳以卽殺焉石子之智蓋有以知州吁之必爲亂其子之必啟之而乃老而退處於無用之地以伺其隙而匡於後也故石子不難於忠難於卒能殺二人以成其忠不紿之朝陳則不能殺之不老則二人忌焉而不信其言莫之朝陳矣蔡子孟受武願命擁昭立宣光爲師保功名與阿衡周公等而陰妻邢謀忍而不發自貽傾覆宗族誅夷由於私厥妻也石

子心惡其子嬖其始萌滅諸既熾不恤其私卒以忠顯賢於霍子孟遠矣夫終始一心毫不忘公忠也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使其宰獳羊肩涖殺厚於陳勇也先老以藏其機紿厚以乘其釁智也智深勇沈而後乃成其忠斯所謂純臣云爾一言之犯君一事之矯枉何爲也哉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隱公六年

東遷失之大者也西戎之遠而晉鄭之依則未知晉鄭之不爲西戎也平王去宣王未久也夷厲之世王綱陵替喪亂薦加獫狁內侵徐方不靖西周嘗不振矣然而宣王勵精內修文武之政用仲山甫召虎諸人義征不憚北逐獫狁千里之外南靖江淮復先王境土因狩獵朝諸侯東都號稱中興何其烈也所用人非西周之人耶所用賦非西周之賦耶令平王遠法文武近倣宣王任賢臣振綱紀誅罪人復父仇督農而耕翻岐豐鎬之田足以富教戰而厲幽岐豐鎬之人足以強以西周再興雖四方諸侯皆平有也豈徒區區晉鄭哉而敝屣棄之以遷於東豈不以吾東而得所依則足以避西之逼乎嗚呼此失之大者也從古兵患之來未有避地而可弭者也避之去百里

則又來則又避之去五百里則又來則勢將復避之若晉之建業梁之江陵宋之金陵臨安福閩必至於窮窘促迫以亡而後已何則避者氣奪於寇也氣奪於寇則寇益進且夫倉卒而遷都則官司不暇擇制度不遑立所從兵旅來遠地而念故鄉有父兄妻子之憶而懷順敵求免之私撫之則驕而有狂言以威鎮之則怒而多叛其勢不得不寬法厚賞以幸一日之安而吾之故土敵耕之以食矣吾之遺民敵生聚之以用矣夫被兵之地未有不荒者也然三歲之荒有十年之稔招輯而復其業則富可立待也其人亦未有不怨者也然上有畀己之詔則下有流涕義奮之民奬勵以作其氣則強可立致也舍此不務舉祖宗根本之地付之素人而東遷以依晉鄭徒以避寇耳夫寇之興豈必在藩籬之外哉今不務自立而計出於依人依其弱者則不足以恃依於強者則彼挾天子以禍福天下卒以身危平王以爲依晉鄭可以無恐而他日有爭政之事有溫麥周禾之侵有射王中肩之辱鄭方時時爲寇於王室而無忌焉無他以東遷也東遷則卑弱卑弱則諸侯易之魚脫於淵虎離其林釋利器而示人以徒手誰則不侮我哉其初

以有依晉鄭之志而成其東遷其繼以東遷之辭而來晉鄭之侮故其失在東遷而已矣先王之政吾之權也吾之有權吾之有土也吾之有土吾之居勢而制人者也土失則勢失矣東遷之主爲得以有西周之與乎是故國之有寇者常再振有寇而遷都者必亡

鄭伯使宛來歸祊 隱公八年

祊鄭伯從天子祀泰山之湯沐邑也天子不必皆親祀泰山而鄭伯命於宣王宣王中興周嘗朝諸侯東都則有巡方封禪之志焉故鄭得賜湯沐之祊於蔡

山之下則祊者鄭之守土也許田魯朝周之湯沐邑也周之先王朝諸侯於洛師以四方來者道里均也而公侯牧伯必有湯沐之邑以爲止息之所則許田者魯之守土也鄭以祊求許魯以許易祊豈徒私易土田之罪哉其薄周而無王也有不可掩者矣夫魯必無朝周之心而後棄許使猶有朝周之心則許者乃所以頓車馬釋行李齊宿以親之處也必有公宮焉必有徒舍焉今以予鄭則朝於他日不其露處而野宿乎魯曰吾無所事朝何以許爲是故以之易祊而不恤也鄭曰王室而既卑矣巡狩諸侯封泰山禪梁父周烏能有此事哉越魯而田祊不如許田之近也是故請於魯而以許易之嗚呼此尤足以見東遷之敝而王之不振矣令桓王鑒平之積弱發憤自强脩德舉政復文武之守考周公之典以巡狩勤諸侯朝覲隆王室則彼許祊者豈與鄭理治之不暇敢各棄之哉然鄭之無王吾爲魯惜魯禮樂之宗而同姓之望也以入祊之便廢先公之廟而自陷於惡魯又奚以樹於東諸侯之上乎他日王取鄭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則是天子諸侯並由市道矣嗟乎周道親親薄周而無

王先山稽鄭則四方躬桓蒲穀之主安在能忠敬守法尊王哉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隱公十有一年

羽父輩佞人也而好事可謂小人之尤哉彼其先易隱之爲攝主也而固請以伐鄭又嘗先會齊鄭以伐宋皆非隱命而悍然行焉是其心久無隱矣將魯是專則一隱一桓之間有惟我左右之意爲隱者在其位宜正其政不得以爲吾攝也而姑息苟安以與小人共處於國中小人在焉不有害於我必有害於嗣君將有害於嗣君非攝國圖安社稷之道也將有害於我

我烏利之哉夫翬以爲隱安爲君矣佞隱而自固遂由於殺桓殺桓之辭出諸口則翬之刃必有所向桓不受則隱受之而隱猶得謂翬有愛我之心而不忍誅其奸乎隱於此時正其罪以誅翬而授國乎桓於是乎歸菟裘以老沒身焉無與一事夫然後終吾之爲謀也不授國乎桓翬亦宜誅夫人未有逢其刃而不避者也隱毋乃以翬爲惡桓而愛我乎愚矣求太宰而志於殺惟利是視何有尊親不斷於翬卒以遇弒隱自召之也存小仁而失大智君人之深戒哉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桓公六年

翟東方諸侯之宗也願事魯者衆矣莒紀滕薛邾鄫曹杞無論已卽宋衛鄭陳意亦未嘗薄魯而魯常自菲薄以自棄於諸侯故諸侯不附而服於齊齊楚之迭霸同姓之羸也同姓莫隆於魯魯不克振故失諸侯於異姓而齊楚彊矣敦信明義尊尊親親魯之世教也彼以其力吾以其德彼以其詐吾以其仁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於是率以朝天子尊周而攘夷以扞衛中國安天下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魯之易霸十倍於齊威文之事不足稱也紀侯成齊之請非霸魯之一機哉因我以請王命重我也我爲之請重王也重王於齊以講齊紀之成名之大者也春秋之世名猶可以屬天下誰敢犯名以惡諸侯者紀而得成於齊天下之爲紀者德我矣而爲齊者勸矣夫服天下者道二禮與兵而已矣兵者魯之所不能也禮者魯之故物也其所宜能也春秋之世蓋有先王之遺澤焉雖有亢侯未嘗敢廢禮而任兵禮其大於邦交邦交者衆人之深願也淩奪者衆人之隱痛也我樂諸侯之交而重之以王命則二國之交成二國之交成則衆樂之於是諸侯將咸勸焉彼齊爲

能不釋紀以取惡於天下乎故收紀以來諸侯連諸侯以陰制齊卽天下之爲齊者伏而不敢動矣然則魯之霸也恃禮有餘無所事兵而桓曰不能豈其長齊之强歟夫齊强以兵魯强以禮兵不足以勝禮春秋之時務也吾奈何棄禮而忘兵哉禮魯之利器也已則臂劍而不知拔乃束手以制於人桓可謂不善用長矣他日周紀婚而紀不來吾爲魯惜此機焉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桓公八年

命德討罪舉廢繼絕天子之政也政不出於天子而後諸侯專以亂諸侯專以亂而天子復其政則權歸於上而諸侯靖焉翼哀侯光周之自立也曲沃伯伐而獲之獲而囚之蓋已無王矣旣而誘殺小子侯不道不仁於斯爲甚夫并翼曲沃之志也并翼而不見制於方伯不見制於天子曲沃之肆豈有底乎昔晉封曲沃而不討前人之失也桓王惡曲沃之淩翼而爲之立哀侯以定翼猶有天子之柄焉及小子侯弒復命虢仲立其弟緡桓王於是尤傷之矣雖然立君以繼晉天子所以恤諸侯之禮也而罪人不討而不窮治其罪以絕於天下則天子之刑未之行也王於此宜正告天下以曲沃之罪而率魯鄭宋齊諸大邦以伐之遂絕其世而復晉之故則可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王不出此次年虢仲乃以芮梁荀賈伐曲沃而非王命也豈惟朝廷失其政刑且以致曲沃之益張而無所忌焉故曲沃卒滅翼以自樹於晉於是乎周不足以制之矣然則立緡之舉苟延翼而已矣王之不振諸侯且共窺之而無所忌於大司馬之政周之失諸侯未必不自此始也豈待僖王一軍之命而後替哉若夫桓王惡之僖王建之桓而有知慙可知已顧縱之於未張之日而失其所以制惡之道則是我傳虎而翼之也入市而嗤人又誰慙焉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桓公十年

虢鄭周之樹屏也不可以自搖況爲臣以伐其君哉詹父有辭直詹父可也讓虢公可也直詹父置而讓之可也讓虢公爲之正其事於國人可也天王之師安得爲詹父出乎王可以伐虢王不可以爲詹父伐虢詹父不可以伐虢尤不可以王師伐虢詹父而以王師伐虢也詹父亦非良人矣以者不以者也法不當以而以王師伐之虢且有辭王師不可以而詹父以王師伐其君詹父且有罪矣王毋乃受其辭而不察其德以有此舉乎詹父之辭吾未之詳也然非直而順於聽王必不怒而爲之伐其君虢公必不奔而避其臣則虢公詹父之是非可不鞫而決者也抑吾未知虢公之過其無異於衛成公乎其猶異乎詹父之直其同於元咺乎其有不同者乎卽令虢公同科於成公夫亦王刑之所不加也元咺之獄具晉文請殺成公襄王不許且曰君臣無獄君臣而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今使襄王而殺成公猶正其刑於王朝也然且不可況以師與人臣涉其國而伐其君乎其不足以服諸侯明矣嗚呼周之失鄭失虢皆繇於失政而師政之大者也可數數矣哉鄭虢失諸侯以之無威乎王之不綱也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桓公十一年

祭仲非權也戰於利害之交而辟害以卽利也莊公故仲於封人小吏之中而寄之以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仲之報莊公宜何如哉且夫本立昭公者仲也孤壘之而孤捐之何以定社稷自仲之盟於宋而立厲公也厲公入而昭公出厲公出而昭公入而昭公弒而子亹立而子儀殺而子儀立乃至厲公復入於鄭鄭然後定蓋鄭之易君者五國亂者二十有二年則

仲之爲宋立突召之也方宋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仲於是惴惴焉與宋人盟而以厲公歸而立之宋以死懼仲仲懼死而盟以爲將免於死也死之可免而姑以盟權之爲道於是乎用之仲於此時與宋人盟以免其死及其歸矣毀其盟而輔昭而告於諸侯以拒宋是我有辭而宋無辭也宋烏能毒我哉然則盟以紿宋者權也盟宋而遂去忽而立突者非權也陽辟其害而陰利之也是故厲公立而仲相之相且專焉取忌於厲公以有雍糾之事仲苟弗利乎鄭國宜可以奔矣弗之奔而殺雍氏遂逐厲公豈所

謂難進易退之臣哉彼昭公之復入也安仲而不之罪其先必有褒焉者也故昭公德仲以與之共國焉則可謂親於昭矣奈何高渠彌之弒昭又立於子亹之朝而不去也智免於子亹之難而託詞於事昭之忠誰其信之仲若曰有廢君吾伏焉有立君吾仕焉而已矣不有子亹之難又安得子儀而立之也然則祭仲之利利在立君而已矣不然鄭何以有易君無易祭大夫耶由公羊子言之必以仲爲得古人之權乎逐昭而立厲權一矣又逐厲而納昭權二矣昭弒則不誅渠彌而從子亹權三矣子亹弒則舍厲公而又立子儀權四矣仲何權之多乎夫權反乎經以爲名者也可以一用不可以再用仲後人也貪人也利之而已矣烏得權

祭仲二

祭仲非權然則權不可設乎曰權君子之大用也道無權不行如之何其廢之吾之所諍者公羊子之權云爾公羊子聞古者有權之一名而以與祭仲則是未知君子之權也夫權也者借名於稱物之權者也物或中千石或中五百石或四三石或不中其成數而有贏於外有縮於內今有市師焉目料而手計之

其輕重少多未必得其實也局權於衡而視之權在是數在是矣物有一定之數則權有一定之位權之移也爲其數未定而移非移數以就權也然則權者經之主者也君子以經之未察兩權以出之以經之未中而權以達之者則有矣未有反經以爲權者也一銖一兩之爲物物有本數之銖兩焉則權至乎其本數而不移一是一非之爲事事有本分之是非焉則君子之權至於其本分而不過蓋濟於事而合乎道故權貴今以我之介於死生也將以生易死於是乎用權則是以生死衡權非以權衡生死矣以國之

介於存亡也將以存易亡於是乎用權則是以存亡衡權非以權衡存亡矣如此則有生與存焉耳矣安所見權乎故公羊子所謂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者是也所謂權而可以生易死可以存易亡者非君子之權也君子之權經而已矣公羊子有反經之見以言權則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孰不藉權以爲口實是術之尤者也非權也余以爲經與權爲一物惟聖人爲能盡權之用故曰權誠懸天下不可欺以輕重度誠懸天下不可欺以長短豈非經之至者乎知經然後可以權公羊子之賢祭仲忘經而取權者也權不可爲公羊子用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桓公十七年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碧或本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啟則救於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爲誘君而剴切發動足以回人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爲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掌而以爲有常數可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

之學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之矣莫不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譏緯則漢儒之失耳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瞻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歟或內自傷歟皆不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其事在內則以內辭明之其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闇蔽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略得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足以爲警也後世算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

年月日時深淺皆可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象不爲人君見矣其視天與人主遼然絕不相關而又烏足畏乎故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雖宮中有失不得而斡旋也雖國內有賊不得而鋤決也自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政相應今判而爲二遼不相關矣矧月食星隕地震山崩火災水溢螟螽蝗蟲之屬其奚足以嘵嘵相涸乎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司天之官不設可也

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日左氏以爲官失之者左氏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之記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之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之事可知是欲知其不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人主矣人臣之欲諫者毋乃孤而無以爲辭乎書日可也不書日亦可也遺其小乃存其大寧其失官乎或曰虞有羲和周禮有馮相氏皆司天也虞周不廢而後世可以廢是官乎曰古者官志其事而不言其數其常數不以詔王故人君畏天而勤民以躋於聖

後之司天者大自其數之常以先告其期於朝則是廢古人君臣警戒之義也不若無其官爲大

齊人殺彭生 桓公十八年

哀哉魯之無臣也齊襄公淫而無禮賊殺邦君襄之惡極而氣餒矣齊烏足畏哉奈何徒請彭生以除諸侯之疑而不用諸侯之怒以報君讐也令襄有怙惡之情無中餒之氣豈甘於殺彭生者襄之肯殺彭生蓋亦陰畏諸侯矣使魯有臣者痛哭誓師爲桓發喪告於諸侯從我同盟奉世子討賊於齊襄公必懼懼必不敢出師以較於諸侯而執彭生以謝我魯於是焉執賊境上旅祭桓公之靈而誅齊以侮鄰之罪雖城下之盟可得也則一舉而桓之讐報魯之恥洒齊之威頓矣魯之振也可以數世不敝而何齊之畏哉嗚呼魯之無臣也而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若是則殺彭生者特齊之刑耳刑出於齊則魯無刑徒以示弱於襄而國之恥益深且夫文姜啟襄以害桓則文姜者桓之讐也豈惟彭生以魯臣之義言之襄公可殺也文姜可殺也而後論刑於彭生可也一彭生惡足以慰桓哉當是時魯可謂無人矣終桓公而用事者公子翬也三事大夫則費伯臧孫施父之徒也彼皆持祿保位其訴亡節之人遇國有難方且皇皇焉立幼君定私家防他寇侵奪惟恐有意外以故不能見其大者而苟且姑息以舉一日之事其有佞人未必不媚嗣君以母子之不可絕恐嗣君以強齊之不可犯而後乃出於彭生之請也由是言之魯尚得爲有人乎哉抑齊之詩曰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雖齊人且惡其君矣魯人討之齊人必屈何爲釋襄不治而仇彭生耶他日彭生豕立而爲祟於貝邱襄以遇弒然則彭生之鬼猶魯人之羞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貢紀侯大去其國遂齊難也 莊公四年

紀侯大之去其國也公羊子以爲齊滅之而春秋爲之諱賢襄公之能復讐也故諱之有是哉公羊子之迂也其言曰齊遠祖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能復九世之讐此襄所以賢也於是孔子賢襄而爲之諱其滅紀之惡則公羊子有所不考矣夫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哀厤非所以接弁冕也誠使襄公而讐紀宜無紀伯姬之婚矣讐則不婚婚則不讐況讐在九世之上婚於居位之年我有讐紀之心而以其女子事宗廟可謂孝乎蓋齊之於紀非讐之也利之也借辭以責之數出兵以困之彼將不堪勢且避去卒也紀侯不能下齊而委於季遂違而去之左氏蓋本其時事而爲之傳焉左氏得之矣紀侯之不能下齊也困於力而怒於心也其避難而去也知齊之欲吾土地而不可以空言弭也曰吾有去之而已矣凡言滅者兵加於其國而墟其社稷宗廟以屬於吏則書滅焉今紀侯之去意者未有齊兵乎而春秋書紀之去殆以惡齊也如使齊赫然以兵滅紀又安得而諱之且夫讐在九世之先君子之所不及聞也事傳聞則君子疑焉春秋雖善善之長亦不得逆探襄公所以事遠祖之意而賢之也迂矣夫公羊子之說也余以爲書紀侯去國者傷同姓之苦齊也其惡襄也甚矣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莊公七年

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爲夜明也似也汲冢紀年書其事曰天再旦則意曲而辭累矣天體左旋其勢所健不回無再旦之理稱曰天再旦則不如曰夜明夜明者本其時本其象而直書之不假借於日之旦數之再以爲之辭也故曰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爲夜明也似也然恒星者經星也經星分野綱紀四方猶王政焉經星而可不見乎星陰精也其物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恒星不見者陽時而微無以施於星焉而星不得以有光故不見此陽微之象天王失政之徵也且經獨曰恒星不見則見焉者有之矣而曰夜明其不見者豈獨恒星乎故曰似也未可以爲信也若夫以星隕如雨爲與雨偕則辭拙矣謂天方雨而星偕之以隕乎謂星方隕而雨偕之乎雨則必雲星隕於雲貫雲而後接於地則何以知其爲星也偕之辭不得設也星隕於先雨於後則亦書星隕而已矣偕之辭尤不得設也且偕並辭也如從上之辭也以偕訓如其義不類若以如讀爲而是又後儒不得夫偕之義而遷經以就傳之失也要皆不合經旨變之本義焉蓋隕石於宋五我見其石不見其星也星隕如雨我見其星不見其石也不見其石則星之接於地未可知矣而曰如雨者多之也疑之也今合經上下辭而讀之則其爲變可得而見其爲變可得而見則不煩辭而解矣經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經若曰夜矣則恒星矣爲而不見恒星不見矣矣爲夜中而星隕如雨斯變之大者也恒星不見則星不得於陽而失其光星隕如雨則星又不繫於天而失其位如是而並見於辛卯之夜豈非變之大者哉此書變之義也或曰參伐狼注之宿爲周四月之恒星狼注南方火主禮參伐西方金主義今當見而不見爲周人改葬桓王與不罪衛朔之應又曰夜中星隕不及地而復爲齊桓公霸復興王室之象並爲曲說尤遠於經夫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

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 莊公九年

世以管商申韓並稱爲刑名法術之家而曰王安石之學出於六經耳食之士遂以爲信然一口併辭半不可破嗚呼何其無辨也申不害相韓內修政教外

應諸侯而卑卑施於名實事業僅見於韓治不及遠所著申子二篇反覆丁寧不出刑名無足深論商鞅爲什五連坐之法立信木刑棄灰督秦民務耕戰法行自貴繩私利強公家刻薄少恩助成秦俗秦終用其政以強而并天下不二世而亡近則自殺其身遠則卒斬其國鞅之效可覩已而韓非祖二子之意博學廣引貶仁義之論申刑名之旨以法術之士爲聖而謂堯舜之道不足以治今之天下當任法明術以建人主之威抑庶民之情故有五蠹孤憤之書三守七術之說身雖不用以死而李斯用其意媚始皇欺

二世其明效大驗尤彰著已是三家者其源皆出於管子而管子之爲政實異三家今不察管子之實而與三家並稱則管子之沈冤也夫管子之治齊周公太公之遺意也而豈與三子同功罪哉其官山煮海則周公軌里連鄉之設也舉秀民選拳勇則太公親賢尚功之事也士農商工各處其里周大司徒小司徒之教也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井田鄉校之俗也先王之政於是乎在而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管子之意亦歸於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已彼所謂富富民也非殖若藏也彼所謂強強民也非厲君威也且夫管子所謂比閭以度導本肇末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慰者皆周禮陳殷置輔必不可廢之道所以考功而詢事者也亦曰綱紀法度治天下之具而已矣是政也非術也民實利之而豈以苦民哉商韓者廢先王之政而用信必之術其賞罰所助成者特世主之私意耳世主所欲則商韓賞之世主所惡則商韓禁之甚且以民情爲不可御衆之好惡爲不可順一概而禁絕之以從世主之令然後商韓以爲聖於法而賢於治則是其所云賞信而罰必者古人之佳名也其所

賞所罰者非公正也如以名實治商韓則商韓亡其實而愧乎名矣殆不容於管子之朝而商韓者管子之罪人也烏得與管子比德較功哉若夫王安石之學則眞商韓之適嗣矣鞅嘗舉堯舜之說告孝公矣安石亦云鞅嘗裁抑貴人刑公子以行法矣安石亦爲之韓非嘗曰儒以文亂法安石亦目士大夫爲流俗韓非嘗曰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毀而後害之則人主無威而守不固安石亦動神宗獨斷而不恤人言安石之所稱引者堯舜之文其所自爲者商韓之術也蓋切主上之知杜左右之口非嘗有其心矣而無其遇安石之遇於非爲幸故得以橫於熙寧持賞罰之柄而裁功名之路安石蓋有其術矣而又得其時非之時於安石爲不幸故不用於秦然韓非之術安石得之而安石所設施則管商申韓四人之所不爲也何則四人實民而安石賊民四人強國而安石亂國也安石所爲青苗保馬方田均輸市易免役賣坊場征茶酒諸法四人者豈爲之哉而管子之治軍理國用人和衆尤安石所短嘗嘗大言祇欺妄耳安石所云行先王之道而不失先王之意者其惟管子庶幾乎若安石者口道先

王之言而身行桑孔之事又申韓之所弗屑也

鬻拳自殺 莊公十八年

魏徐幹之言曰鬻拳兵諫不如無諫嗚呼此鬻拳所以權心扼腕而不服者也以余觀拳之終始其爲人蓋磊落忠慤有氣之士氣之所發寧侮於君不可以回於已寧賊其身不可以愧其心一旦見義則悍然而必爲之君違則諫諫從則喜形於色不從則又諫又諫不從則怒形於色雖強諫弗顧也強諫不從雖以兵諫弗顧也其時以爲吾愛吾君兵諫何傷及諫既行矣事過氣定於是有所不安於心而尤不能以

自回則以爲非自刖不能無憾而解於罪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既刖矣拳曾不以向者兵諫爲可悔也是故他日楚子敗於津又弗納而激之以伐黃猶兵諫之屬也然而拳不肯忘君也既葬楚子於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拳以爲吾向者納君君必不死於師君之死於師由吾弗納君也死君而自生拳之所不爲也無君矣猶不肯自愛其死豈以兵諫爲嫌而茹其言者乎由君子觀之從容啟告披卻導窾以引君於道則鬻拳可謂愚忠者矣而曰不如無諫無諫則事行事行則國亂而君危自非佞人媚子不忍袖手視之也鬻拳之義曷可少哉且夫存是道也以告後世之人君然後人君知諫道之廣而不見諍臣之罪然則兵諫者人臣不必用而人君之所不可不知也

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莊公二十三年

晉獻公忍人也而助之以士蔿於以翦桓莊之族桓莊之族既翦矣獻公之子其無恙矣乎而不知賊獻公之子者卽士蔿也夫桓莊之族雖偏未之有惡也士蔿逢獻公之意爲之建去富子之謀於是陰謀於羣公子因其忌富子也而施之械焉使羣公子譖富子則羣公子不疑去富子於羣公子則羣公子貪之而無以爲資然後羣公子可聚而坑也雖去富子者安公室之一術爲國謀者不得不出於此士蔿一剸之刃亦可以報獻公矣而又爲之殺游氏之二子甚矣羣公子之愚而士蔿之忍也殺游氏之二子羣公子卒不悟以致盡族而殲於聚然則桓莊之族盡豚犬耳曾無一才智有見足以有爲之人蓋亦不足忌矣而獻公患焉士蔿爲之操刃焉可謂過計者也方富子之去羣公子以爲快焉無何而禍及其身矣羣公子未必不痛哭而悔也方羣公子之戮獻公以爲

快焉無何而禍及於其子矣未聞獻公之悔之何也獻公忍人也善士爲之策而自以爲子孫百世之安其蔽也甚矣悔者明之復也獻公方蔽於士蔿安從生其悔心哉夫人之有所蔽者不蹶於山而蹶於垤遠將以察秋毫之末而近不見泰山之高是故殺桓莊之族本爲其子也而太子死於驪姬之讒則賊在其同牀誅罪子本爲愛子也而奚齊卓子死於里丕之手則賊在其左右故曰賊獻子之子者卽士蔿也吾忍於人之子而人焉能不忍於吾之子乎雖獻公亦可以無悔也嗚呼後之君子戒之哉若士蔿者以羣公子之命及公子之命易一司空者也如之何聽之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莊公三十二年

共仲僖叔成季以莊公臨之則皆臣也微也以成季與之則弟兄也班也成季矢以死奉般可謂正矣然以君命酖僖叔而逸共仲子般之弒閔公之弒夫非成季遣之毒歟曰此未可以告成季也季以爲僖叔有助慶父之心而後敢明言於公之前明言於公之前則異日之賊非慶父卽僖叔矣僖叔除則慶父之黨壓而懼而不敢發未可知也且僖叔之機已見而慶父之械未形固不得以問慶父故不得已而酖僖叔姑以懲慶父焉烏知其用仇般之羣以賊般乎以羣賊般慶父所以愚季而自諱其弒也是故有仲之不仁而後陷季以不智則季之智有不若齊仲孫者矣方閔公初立卜齮未作而齊仲孫歸告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彼齊客且知之而成季忍而不發何也季毋乃謂吾殺一兄而不可以再乎嗟乎季失之矣始之酖叔以奉子般者爲我君也正也慶父志於簒是犯正也犯正爲賊何恤於誅吾於此惜季之仁而不斷以垂魯難焉他日求賊於莒於密不若求諸僖叔之側之蚤也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公元年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哉言也吾於齊國之士又見仲孫焉齊魯受封於周數百年以來齊强而魯弱魯亦少衰矣而況國難相仍兩世不靖宜齊人有取魯之思也然仲孫以秉禮稱魯論其不可以取之故而勸桓親之以建霸王之器卒也桓爲之誅舜人立魯君用其佳名以動天下而成霸業則是魯人者桓霸之資也何可取哉令桓乘人之危而取秉禮之國則諸侯不服諸侯不服則羣起而誅齊以救魯魯未必亡而桓公之霸終身不可得蓋取魯之利不如存魯之利矣且魯固未可取也周公以禮治周之天下子孫守之可以百世而伯禽之所以治魯者卽周公所以治周之具禮存斯國存禮亡斯國亡未有國猶秉禮而人可以侮焉者也雖魯人之秉禮者無復周公伯禽其人而其所奉行未失者不過文章制度聲明物軌之遺不足以言周禮之盛美蓋政雖其政而人非其人故陵遲至於桓莊之世兄弟爭利以亂其國然而不可取者其勢固有所不可也魯之秉禮者數百年於茲矣其積也非一世則國之知禮者非一人尊尊親親先公之教人人喻之今爲賊者慶父一人輔賊者羣與卜齮二人此三人之外念宗社而恤君父者不在其公族必在其國人魯去此三人者以禮守之猶金城也如之何取之且夫祖宗有天下而爲之禮以付後人也譬則車之有輪箱馬之有銜轡未嘗無孺子醉人爲之乘而苟執其轡馬必不逸苟坐其箱人必不顚何則不恃其善用而恃其無敢也此之謂維也親親尊尊魯之爲俗亦已久矣如之何取之周以其禮傳三十七王歷八百七十三年而後滅魯以周禮傳三十四公歷七百四十二年而後滅及其流風遺俗猶爲楚固守以拒漢高然則秉禮之效何如哉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閔公元年

萬畢公高之後也晉獻公十六年萬佐太子申生將下軍滅耿滅霍滅魏獻公賜萬魏以爲大夫多也而卜偃料其後之必大乃以萬合魏以決之以爲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余以爲此臆說也不足以大萬而適以誣之惟上而求之於畢公之功德然後萬之大爲信而有徵焉昔畢公在周初懋有厥德克勤小物歷文武成王之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及其既老相康王保釐成周功績之盛尤多於先朝之日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蓋周公相周之後畢公之功爲大夫有大功德於民者天必福之而食其報於後世子孫周公則有魯焉召公則有燕焉太公則有齊焉其祚與周終始三公者皆享之矣而畢公之後畢萬之先其建國顯世無聞焉則畢公之功德未之享也故天使萬有功於晉而畀之土地以爲之基而代晉以大於魏殆所以報畢公云爾豈卜偃所謂名從盈數以有其衆者乎故曰臆說也非論之至者也若辛廖之占卽易數以論之以爲遇屯之比公侯之卦則先聖之遺學卜筮之常司苟精其道往往多驗非臆說已然又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則猶以數論而非以理論者夫理數之質也畢公有大功德於民子孫食其福於後理也萬爲大夫始於魏大於安邑再大於樂康王之命曰有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間嗚呼信哉

晉諸大夫議世子申生閔公二年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而卒以兩全無恙定當日之亂有後世之名者漢惟師丹唐惟李泌嗟乎其艱難

也夫衆人有所惑忘辨之易解也惟人主者惑在於同牀而忘起於身命以愛妾爲之言則賢生於愛而其言不可易以生死爲其慮則憂根於內而其疾不可回是故太子無母君有寵人人臣蚤言之則以爲離間深言之則以爲不祥然言之不蚤則禍發於一朝非言辭之力所能挽言之不深則人主忽之而不見其禍必待於發露而後悟及其既發責左右之不言則悔而無及用前日之言者則策無所施故人主終已不悟則亂成於身後幸而一悟子死事敗隱痛在心欲改而復於正則既無其人不易其人則憂其亂而不自克至於憤懣以死而後已嗚呼痛哉事至於此非人臣之所能爲者獨在人主已聖其讒人而愚其師傅矣隙既形則人臣又於讒諸未入之先嫌隙未形之時耳逮於讒既入則已身與其中而師傅與太子俱得罪矣是故國君爲其子擇師傅非得正人不能匡之於平日非得智者不能蚤見而救之於幾微惟人主能以素所敬信之人付之其子常不自用一時之察而恃吾所素重之人然後一言而解其紛先事而弭其釁即有不幸倉卒變生其師傅不難以身爲扞衛內將以割人主之私外將以墮奸人之黨亦足以保全世子而靖我國家若夫平日不爲之擇師傅與之以賢師傅矣而又不聽其人之言則是齒牙相捽骨肉自殘惑之甚者也彼晉獻公者刻忮不仁狗私而忘道惡足語乎此哉顧驪姬之愛篤矣其讒深矣是不返之勢也諸大夫者雖有言或非其職或不中其肯綮或爭於他事故皆無救焉雖然申生孝子也凡爲君者所願有也子申生者固其位而擇其輔察其素而保其終其惟仁人乎其惟仁人乎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

殺之於夷 閔公二年

始亂魯者文姜也繼亂魯者又哀姜也齊桓公意在定魯而爲之殺哀姜桓能用刑矣其霸諸侯也宜哉國則君臣家則夫婦婦不一於夫而亂其家臣不一於君而亂其國犯刑之大者也況哀姜以私慶父之故而助之以弒君則哀姜之惡甚於慶父魯誅慶父矣法不得釋哀姜然哀姜之於魯小君也魯人未之敢討也且魯方恃齊人以定君而齊仲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惡之而未知夫哀姜之表裏慶父也及慶父殺子般而事未成又殺閔公焉於是慶父之惡著哀姜之醜彰矣不殺慶父莫以靖其外不殺哀姜莫以靖其內故桓公赫然憑怒取於邾而殺之而僖公立矣而魯定矣魯於是數世以靖桓之造於魯何如哉夫然桓非獨能定魯也桓能用刑矣霸於何有刑賞者人主之二柄二柄不失則賞行足以與天下之善刑行足以遏天下之惡刑不阻於其私親則近有所必行而遠莫之敢阻斯霸王之大用也且夫哀姜桓之女兄弟也以靖魯之故而不難於殺其所戚則愛不克威私不妨公刑以輔德德以制刑方行於天下而無不順矣霸不亦宜

乎古者女子之嫁也父命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命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女子之醜父母之羞也故教之如此其詳也哀姜邪而自我刑之桓抑亦可謂知禮矣後世公主下嫁不修舅姑之禮多所亂家而辱國者由於失教也夫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僖公四年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楚病中國久矣怙之不暴吾與之戰戰未必勝也即如勝之不過得盟勝而得盟彼猶有憾焉不如服其心之大也師次於陘矣屈完來而退次召陵使楚有可居之名而吾示以不戰之義楚怙矣中國將大賴之其又何求故君子以桓公之霸爲有王者之象焉春秋書其事曰屈完來盟於師又曰盟於召陵喜之甚抑嘉之也余以爲於怙楚之中又有善師之道焉故春秋不勝其予之而文之變辭之褒有如此者服強之功於是爲大嗚呼管仲之才豈小也哉度越樂毅遠矣

申生縊於新城 僖公四年

世子繼國君奉宗廟其身非世子所私有也行一己之私殄宗廟之重違於道而害於義非孝也又陷吾君於不仁亦不可謂孝申生徒見其身爲獻公之身故不肯自明以死嗚呼悲夫此孝之小者也孝子之奉親怒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而況於殺乎爲申生者知父之將立奚齊則先意而逃之如太伯之去周陰讓季歷以承古公之志可也不得因循觀望以冀一旦之立有意於立亦宜見幾而作守曲沃而不歸以脫於驪姬二五之手柰何入其阱獲而甘其毒耶雖然此非申生之所及也其意曰吾誠事吾君而無他驪姬其如何故自犯其機而不悟焉可謂純篤君子者也是故其先則不用士爲泰伯之言其後則不從里克自明之策以父爲重以生爲輕於是以死爲孝以生爲不孝生之爲言固不足以動申生矣然而孝大於生死者也有死而孝亦有生而孝有生而非孝亦有死而不可謂孝瞽瞍嘗欲殺舜矣火於廩舜兩笠而下焉墮於井舜空旁而出焉殺之不可得求之未嘗不在側舜豈愛其生者哉而以侮父母哉舜不敢陷父母於惡故不爲苟死也申生知以死孝不知以生孝故史謚之曰共世子共者從命之謂也抑吾於里克有憾焉生之爲言不足以動世子則當喻世子於道告之以宗祀之不可殄從命之非禮而稱

古人之孝以廣之世子立悟則入而自明不能自明則去新城而適諸侯安在申生之必死也夫里克世子之傅也不能引經道古以免世子於難後乃殺二君一大夫而自卽於刑里克之忠亦小矣夫

宋太子茲父公子目夷讓國 僖公八年

宋襄公之爲霸也君子譏之雖然其賢不可沒也始終周世八百七十三年中兄弟讓國者三前乎襄公者伯夷叔齊後乎襄公者吳季子夷齊之道古矣孔子稱其仁夫乎不可及矣季子不受吳國而終逃之亦季子之仁歟惟襄公以霸顯於春秋後世道其義而忘其讓讓亦襄公之仁也何可沒哉何可沒哉宋桓公疾襄公仁其兄固請於父而讓之國子魚又仁其弟固辭於父而走而退子魚之愛弟而信其誠於讓可知也而襄公亦信子魚之誠於辭而委政焉其爲兄弟也或讓或辭或與或受曾無一毫芥蔕於其間令二人相愛有未深相信有未固必不能處之若是其和也孟之會楚執襄公襄使子魚歸而君之子魚於是歸而君之襄出則子魚立襄入則子魚退子魚之憂襄而數規其過則有矣而襄曾不以爲訐而子魚曾不以爲嫌終春秋之世吾未見兄弟若斯之友者也論者或賢子魚而醜襄公亦未之思矣夫兄立者忌其弟弟立者忌其兄或嫡庶相殺以爭或遂廢命於父前獨非兄弟乎若宋襄公者雖入孤竹之國與伯夷叔齊衣冠損遜可也五伯莫盛於齊桓齊桓之於父子兄弟何如哉

下拜登受 僖公九年

周室既卑諸侯橫恣無王久矣合諸侯所以尊王也諸侯在會則王如臨焉故歃用周班先後有序貴賤有等登降有儀出入有度爲有王也盟主之所司也天子曰伯舅無下拜優小白爾小白貪天子之命亦不下拜則矜矣故小白不敢不下拜示階侯以事天子之禮焉然則葵邱之會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躋躋濟濟其時小白惕躬修辭榮君賜而守臣禮下拜登受輝如也自是之後中國迭霸使天子之名赫然著於諸侯之上齊侯小白之功於今爲烈故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諺有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重耳請隧小白下拜霸同而道異矣葵邱之會衣裳禮樂不可議也或曰葵邱之會桓公微有震矜而畔者九國余以爲無此事也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此國君六者春秋之明文彼九國者誰人哉何識者之不樂人善也

秦輸粟於晉 僖公十三年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是心足以王矣楚王失弓王曰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孔子曰人失之楚人得之通楚之人而一視之者霸通天下人而一視之者王孔子之言王者之言也晉之民豈秦之民乎而曰其民何罪穆公之言民殆一視之矣夫且愛及於晉民而況秦民乎能愛其民者有其國能愛天下之民者有天下惜乎輔穆公者無王者之佐也令其臣有王臣之學引君於道克擴厥心而益宏其德起而救天下之民天下之民莫不翹首跂足而望以爲君雖及穆公而帝天下可也秦惡可量哉夫秦之所以得罪天下後世者自孝公始而始皇終也孝公之先爲秦君者莫不尊周而敬中國焉君子之擯秦也私中國也君子有私中國之心而後有奇狄秦之論非言之公者也秦之先世中涵居西戎以保西垂於周有封驪之功焉非子養馬汧渭於周有官守之勤焉秦仲以宣王之命遠征不服是周死事之臣也襄公定平王於東都是周社稷之臣也秦之有土也以功周之封秦也以德揚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於夏文武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於商若秦之盛者也周人之衰秦人之代周何愧於殷周哉乃若春秋之世吾見中國之待秦不怒而已矣未見秦之亟病中國也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晉絕而秦繼之晉亂而秦定之則是秦者晉之德府也而謂之曰讐可乎蓋穆公可謂大度之主矣有德於晉而不報則又施之施之又不報猶不絕焉又餼之粟且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中國之君若齊桓晉文者能有是心乎哉故吾謂帝秦者穆公也亡秦者始皇也始皇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得以罪先秦也君子之論惟其公而已矣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僖公十四年

沙鹿山之麓也無可崩之理而嘿然襲於地中以崩國必有大咎微卜偃之智知其應在晉也期年惠公獲於秦雖反國亦不祿晉之亂至文而後定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而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爲之說者曰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四陽數五嗚嗚何讀書者之愚也此當時士人阿王氏之僞簡爾固亦不足辨矣讖祥之說未嘗必驗於後有祥以興亦有以亡有眚以亡亦有以興鳳鳴神降不盡爲吉梟是鮮而弗祥也豈鹿崩而興聖女乎漢人孝經援神契春秋元命苞運斗樞之屬其言穿鑿附會多此類而學者不早悟也嗚呼自京房不能以其術保身全生豈非誣天哉誣人人且怒之不免於誅責況誣天歟

晉人征繕以輔孺子 僖公十五年

自春秋以來君止於外而國人立君以禦寇者七晉惠懷唐玄肅宋徽高父子也宋襄子魚衛成叔武鄭

成公子糯明英宗景帝兄弟也晉以立懷惠公以歸宋立子魚襄公以歸衛立叔武衛成以歸鄭立公子繻鄭成以歸南宋立高延祚百年明立景帝英宗復辟內不失社稷之守外以絕敵人之貪自晉君臣倡之屢有大效蓋有國者權以處變之善策矣然而父子相代無議者惟惠懷兄弟相代無議者惟襄公子魚徵欽以秦檜主和不歸立宗以女子小人居中歸而不豫衛成以誘殺叔武歸而復出鄭成以立君殺二叔歸而不仁景帝以南宮幽兄英宗以奪門復辟歸而不靖嗚呼何外禦之易而內靖之難也方其有事也憂患重而富貴輕則能克其私故國事以濟及其既定也私意之不克則嫌忌生而孝弟微故始乎讓而卒乎爭以爲天下笑然則勝私之難難於禦敵哉此又謀國者之所宜知也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僖公十六年

雲地之氣也故地各異其雲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宋雲如車魯雲如馬周雲如輪之類占雲者能辨之風亦地之氣也風以時至長短不同剛柔燥溼亦別太師吹律聽風則其國之治亂吉凶皆可知焉天人之氣上下一宇人在風氣之中故氣質之性從之天同其人人亦能通乎其氣故感應之道善推者不爽銖黍亦理之至著者爾三代以上之學精極天人之際春秋之世猶有傳焉若師曠史蘇史嚚辛有辛廖卜招父之流皆先事而言無不後驗然其學往往贊之以聖人之道揆之以物理人情之極故內史叔興論隕石鷁退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而以襄公爲失問彼以爲宋之人事吉凶由之隕石鷁退不足問者也蓋周人之學最爲正大而漢之言災異者多所臆揣言有枝葉離其本根故言之有中有不中而僞書末學日作不可信據其禍至於使人疑經則治春

秋者之大失也夫鷁風鳥也飛廉之屬也能能化水人能化火鷁能化風彼其於風嘗自爲之或順風而飛或逆風而飛惟鷁之爲無足異者自人不多見而一見焉乃異之耳故左氏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左氏之學蓋有以知風鷁之實故不以他辭綴之而直注之曰風也史與曰是陰陽之事殆與左氏同一旨哉

僖負羈之妻 僖公二十三年

識其人於未顯之時雖在士君子什不得一焉識其人於未顯之時而能料其當顯所設施措置如指諸掌百不得一焉故重耳過曹曹伯不識過衛衛侯不識然而有能識之者僖負羈之妻也見從者之賢識公子之霸可謂能知人矣而曰公子必反國反國必得諸侯得諸侯而誅無礙必首曹何其言之確歟是豈獨能識人哉乃并其人後日所設施措置條理次第而盡識之茲吾所以慨然興歎於僖氏之婦者也曹之人乘軒者三百無見及此者不亦慙乎一飡一璧直與齊桓宋襄二十乘爭烈矣且夫知人能斷事國君與國相之所難也而古有一二人人有一二事則君子樂道之以警動當世劃出自婦人女子哉婦人女子有之而國君國相難焉茲吾所以尤歎也

使卜偃卜之 僖公二十五年

求諸侯莫如勤王狐偃之言至言也何爲卜之哉卜而吉將用之矣卜而不吉將不用之乎以勤王之言爲可用則卜之吉不吉固將用之不以勤王爲可用將以卜之吉而又用之乎是求諸侯而圖霸晉之志也素有圖霸之志而遇王室之難於是焉勤王以市義於天下而求諸侯諸侯之歸晉可不卜而決也且勤王大義也而卜小數也大義在前明如河嶽粲如日星人事之尤著者也卜以求之於龜龜山澤之朽骨其與知幾何而乞靈於此幸也其卜而吉也設使卜而不吉吾君臣求之數十年而以趨言見阻則是得之乎人事而失之於朽骨此機一失後何可復得耶秦與晉爭長而爲霸者也晉失之必歸於秦同姓失之必歸於異姓河上之師秦已發矣稍遲緩焉則秦納王而霸矣今日之事文公當卜之以秦不當卜之以龜寧其以勤王之勤子秦乎孰與自吾勤王而得諸侯乎寧其失諸侯而服於秦乎孰與勤王而以諸侯服秦乎以秦爲卜則兩言而決勤王矣失惟大有爲之君爲能不失事機之會而斷以出之故或一職而得天下或獲一人取一縣而奪敵國之氣扼天下之衝誠明其大者耳且夫吾與大臣謀之而以小臣卜之聽言之道固如是乎後有大計大臣之不卷舌箝口而不言者幾希矣既卜之矣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是啟我也而又筮之設使筮之而不吉將從卜乎將遂不從卜乎奈何覷狐偃之言輕於筮卜也齊桓公之用管仲也三歸三沐惟其言之聽然則文公用天下之資不及齊桓遠矣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 解僖公二十八年

天下之知用貨者鮮矣貨非正也小人則用之只爽而不厭焉君子則恥之甘於東手坐歎而失事機之會議者又往往擯而不道於是貨之用使於小人而廢於君子噫嘻是惡知用貨之權哉善釣者香其餌善羅者好其媒貨者媒餌之謂也吾以弋國也如之何廢之晉執曹伯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此君子之所持以正告天下者然而晉侯不病則筮史不得召也筮史不言則無人爲之請也今使曹之君子脩其辭命道古稱今以請於晉則晉以爲訐我矣不能

以讀而適以怒之君子之所持乃其所唾而不顧者也而苟以筮史之微出君子之論則聽者入之何者世之貴人常無正聽而有旁聽亦以小故而縱巨物晉侯曰吾疾矣柰何將求救於筮史而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聽也曰吾疾矣柰何將聽筮史以釋曹伯而猶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行也筮史不言不釋筮史不貨不言於是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夫豎習於用貨者也而貨常爲豎用者也然而茲一貨者遂以伸折晉之辭而有復君之績貨何可少哉故豎亦不可忽也貨亦不可廢也國且破矣君且囚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其得爲知權乎夫散宜生以文馬美女釋西伯於殷魯僖公以十穀釋衛侯於晉皆是物也權也而曰貨非正不可用則曹伯不出矣

釋衛侯 僖公三十年

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聽其訟且不可況爲臣而殺其君乎王知政刑矣言在大體是故晉侯不敢爭爲晉侯之惡衛也惡也戰楚以偪衛則是本逐成者晉侯也不忘其先人之怨而聽其大夫之辭執成而歸之於京師陽有王也王赦而酖之以暨衍陰無法也以酖聞於諸侯失刑以魯賄釋衛失德

德刑失霸於是乎衰矣王曰余懼其無後也信哉進中國之盟親蠻夷之楚成公之失也疑叔武則易爲使之守國疑元咺則易爲使之奉武殺角非所以安元咺也先期以入而不戒前驅非所以保全叔武也誅歐犬以謝國人謂之悔過可也謂之飾過可也成公爲得無罪哉元咺不以其子之殺也而廢成命可不謂有人臣之節焉其奉叔武以守衛正也訟叔武之冤而以晉執其君非正也君入則出訟於人懟君也君出則入立其私利已也立瑕以干刑趨利以傷義元咺可以殺矣甯武子盟國人而定其君忠也不

避晉刑而周旋於難懸也愚者忠之本也智者忠之賊也豪氂賂酖甯子之忠成於愚用晉訟君元咺之罪由於智甯子見稱於孔子故元咺無赦於春秋臧文仲之贊魯善矣恤憂以訓民親親以動晉也而文之以晉也而動之以德則我不辱將以動晉也而文之以賂則彼不忌是舉也無去楚即晉之嫌而有數世之福魯於是乎有人叔武喜君之入捉髮以出弟弟也公子瑕乘君之出因亂以立非弟也叔武之冤不可不明子瑕之死可以勿問周歇治塵者奸人耳立子瑕則二人在焉殺子瑕則二人爲之先鬼之殛其

亦惡成公之比於邪而莫能正乎故於其廟見也殛之彼士榮者代君以死代君以死忠之屬也其亦衛成公之孟陽紀信歟故表而出之

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僖公三十三年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後世不行久矣夫國之用人何爲也哉爲其治也爲其安我社稷宗廟而利及子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國家數世之治在此一人國家數世之亂亦在此一人人之爲功罪於國若是其大也故賢也則爵祿之不賢也則誅罰之古之人推其原而本其所自來故上而求之於進是賢之人而賞之進足以賞者則蔽足以戮可知也功罪敵焉爾胥臣嘗舉郤缺於文公之時而收效於襄公勝狄之日彼郤缺者不廢於文公之世而列爵於朝胥臣之事止是矣後日之功郤缺爲之也而襄公以賞胥臣先茅之縣大矣再命之禮榮矣豈惟胥臣凡在列者咸勸焉孰肯見賢焉而蔽之乎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才也後世用人有舉有任然斯人得舉舉主無賞也舉其人則必任之使斯人而賢不終於賢才不終於才舉主有同戮焉則是舉而

當無賞任而不當有戮也人何利於進賢哉縱不慕賞亦不甘戮故有嘿而已漢武帝令郡二千石各舉一人亦議不舉者罪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以不勝任免猶有古之遺法焉故漢稱得人而後世保任之法密則薦舉之事希亦曰吾不願賞則已耳況乎無蔽賢之戮以繩其後哉夫見妻儘之敬而得獲狄之勇事亦不侔矣而胥臣知之而固舉之此尤人之所難也茲其所以可賞歟

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文公二年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文公父僖公而躋於閔之上意曰吾親親云爾君子名爲逆祀不與乎僖公躋於閔之上所以尊尊也天子制乎四海君制乎國中公之大者也義也人子愛其親人弟愛其兄私之壹者也恩也恩不掩義私不勝公禮之大經也不可以易是故僖公雖爲兄而閔先僖而制國中舊爲君矣僖事閔者也不可以先閔而食閔公雖爲弟而僖後閔君入於廟嘗爲臣矣閔君僖者也不可以後僖而食國之有事於太廟朝典也尊尊之義大於親親文公安得以一人之愛而易國人之敬乎他日孔子以縱逆祀罪臧孫者豈臧孫耳稱臧孫以致

罰於文公也君子以爲先親而後祖焉祖制乎公則閔先僖後者也親起於私則父先叔後者也今方有事於廟中而先其所宜後後其所本先豈非無祖哉無祖則逆天矣故孔子大書以明罪之然則以孔子之道處宋濮安懿王明與獻王可乎曰可願宋英宗與明世宗有辨宋英宗及仁宗之生而爲其子者也明世宗不及乎孝宗之生而未嘗爲其子者也世宗之入禮所謂繼祖者是繼祖也者繼王者之統非繼一君之嗣也況爲孝宗子者本有武宗乎祖有繼則天下有君社稷宗廟有主矣不得爲孝宗計尤不得

爲武宗計孝宗不得以子其任武宗尤不得以子其弟故張子敬所云不考孝宗宮正言也又云今日之事在考不考不在帝不帝者邪說也其意以考興獻則可以帝興獻矣夫興獻惡得以帝哉春秋之義其實嘗爲天子矣予之以王天下之名其實嘗爲諸侯矣予之以君一國之名其實君也名其君其實臣也名其臣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大夫繼體之王之不得爵其父猶大夫士之不得爵其父也故古者創業之王有追王之禮而繼體之王無聞焉三代之世兄弟嗣位代有數君不聞其封私親也漢宣帝不帝史皇孫光武不帝南頓君昭烈不帝祖雄父宏魏元帝不帝燕王宇晉元帝不帝恭王覭以爲帝者高祖有之以命子若孫子若孫謹受之以承制乎天下而已惡得舉而爵其私哉光武昭烈世絕而中興且不敢爲況入繼於中葉者乎廟典獻於京師上祀以天子之禮可也此嗣天子親親之誼所得爲也若夫不考孝宗則禮不得考之焉孝宗有子久矣世宗安從而考之蓋繼祖而已至於宋事異是英宗嘗養於宮四年矣已而歸已而又爲皇子於宮固親其身爲仁宗子而猶得顧其私親耶爲仁宗之子則不爲濮王之子不爲濮王之子則既降其服矣降子之服者亦降子所以事父之禮稱王非也稱伯亦非也父母云者吾之私中濮王者祖宗之公爵不帝后其父母則本生父母云者子之所不忍絕也廟濮安懿王於京師雖祀以天子之禮亦可也必稱皇伯以爲禮則無有乎禮文亦不中於禮意蓋無改其故而隆其祀斯兩得之歐陽子之議何可厚非哉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尊也者立乎四海國中之上而制乎親者也國無二君尊無二上惟名不可以假人自天制之矣彼其生未爲天子未爲諸

侯而其死也帝之公之吾高祖之所不然而國人之所不受也質諸孔子無以易此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文公五年

禮樂政刑四者之於治若循環然廢一不可有禮樂而無政有政而無刑雖堯舜不治皐陶之爲聖禹稷契之匹也議刑於唐虞之世以助成堯舜之治其在朝也各任其一以司其事豈皐陶之長獨明於刑哉後之論者以爲皐陶無後由於明刑何其見之陋也六蓼二國非皐陶之後乎自受封虞夏以來歷殷及周幾二千歲而後滅於楚楚之悍虐所滅東南之國多矣夫不念先聖之德而奪其子孫之地舉在於楚其德之不建其民之不援而亡其國以失先聖之祀罪在於六蓼之人於皐陶乎何譏臧文仲之言所以致思皐陶之意也以謂刑以輔德佐民而登於治春秋之世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聖人不作大亂不救正以時無皐陶故至此臧文仲之言所以致思皐陶之意也於皐陶乎何譏

秦伯以璧祈戰於河 文公十二年

升中沈幽王者之大典然祀而無祈焉其有祈也則以祈年則以所爾爲生民也不聞其以祈戰也以戰鬬而祈之不仁甚矣神其聽之乎神依於民不惡秦民亦不惡晉民秦求勝神將恤晉之民而庇之晉求勝神將恤秦之民而庇之豈其以璧故而助秦以毒晉哉令神且以璧故聽於秦則賄之靈其之有極矣城濮之戰神求子玉之瓊弁玉纓焉此子玉之妖夢也非神也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文公十三年

知命者聖賢之微言而小國之君不惑於死生之說終遷國焉以利其民邾子之誣爲文有以也哉性命之旨自漢以後儒者皆昧焉如夜不得以問其實矣

然考之春秋之際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言性與子思孟子合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其言命與子思孟子合邾子可謂曰知命劉子可謂曰知性矣且其世雖亂而賢君賢士大夫時有所稱引往往皆先聖之微言易詩書之大旨其言仁義忠信禮樂政刑多所原本不謬於聖人或見於吳楚蠻貊之公子或見於式微小國之君散著錯出味之無窮吾以是知三代之學之未絕於春秋也於戲聖人之澤於是爲盛矣然有本焉不可不考而深思也周之制天子有太學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天子天子之王子有少學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王子其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莫不有師傅以論道於諸侯與諸侯之國子其卿有校其黨有庠其術有序亦皆有茂德老成之士以爲之師其名於鄉黨者必校序之成材故其升於朝廷者必鄉國之名士其平日所誦習者皆先聖之籍故其臨事所稱道者皆先聖之言當其盛也春誦而夏弦家喻而戶曉其流及乎既衰矣而師傅有自淵源不絕昧於彼猶明於此失之甲猶得之乙故至於春秋之世散著錯出者尚若此其有人也蓋先王之教爲之也爽考其時佛老之說未入刑名法術之家未興而唐虞三代之書未火也其所爲國學鄉學之教條理本末必猶有存者於戲盛哉

楚莊王立 文公十四年

五伯之君其天資高而近於道者秦穆公楚莊王而莊王尤優于穆公此非世儒之所知也世儒之見齊桓晉文已耳主夏盟振戎狄已耳有見於其功而無見於其德有見於其德業而無見於其性情則秦穆楚莊幾何其不掩於齊桓晉文歟夫齊桓晉文之爲聽行止於管仲舅犯焉一日無管仲舅犯則齊桓晉

文不能制一事而楚莊之臣其才皆在其下時行時止莊王常自制之然而違道者少合道者多不知而失道也有之聞道而復也甚易南轅北轅捷如轉丸封隙釋鄭豁達大度不作京觀何其仁也不迫華元何其信也及其既衰矣猶進諸大夫而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凡莊王之所以治內治外用人出政莫非從其胸中而出之往往寧厚無薄寧自處於退讓而不務與人爭故於道最近令有道德之士左右導輔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焉以進於古王之學將南面而朝中國之君長雖役使齊桓晉文可也齊桓晉文之美致飾於外焉耳秦穆楚莊文章不足而質性有餘以功言之則齊桓晉文聖人之所節取也以德言之則秦穆楚莊君子之所不能沒也齊桓晉文以其功功在中國故中國之史官學士若左氏若公羊氏若穀梁氏以及國之大夫鄉之耋老莫不稱之秦穆楚莊以其德德存性情之際而時見於行事之間又格於中土之議論宜其沒而不得以彰也序五伯之烈齊桓為首豈顧問哉論其德性楚莊最上秦穆次之宋襄次之齊桓又次之晉文最下是惟知道者辨焉

毛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文公十六年

如先君之數附會之辭也以蛇出自泉宮故以先君之數數之也蛇非類也非類之物而以先君之數數之誣也左氏好言災應而常失之誣然又安得以蛇誣先君耶以蛇為無知不得數以先君之數以蛇為有知不得繼以泉臺之毀毀泉臺不幾於怒先君乎不神其蛇無所事毀神其蛇又不可毀矣故言之誣於理者未有不自相牴牾者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文公十六年

昭公無道六卿國人皆遠之然而公子鮑厚施於國中昭公若不聞也者而聽其所為而終奪於鮑則昭公之無道愚人而已矣夫君卽無道常多所忮未有止莊王常自制之然而違道者少合道者多不知而失道也有之聞道而復也甚易南轅北轅捷如轉丸封隙釋鄭豁達大度不作京觀何其仁也不迫華元何其信也及其既衰矣猶進諸大夫而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凡莊王之所以治內治外用人出政莫非從其胸中而出之往往寧厚無薄寧自處於退讓而不務與人爭故於道最近令有道德之士左右導輔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焉以進於古王之學將南面而朝中國之君長雖役使齊桓晉文可也齊桓晉文之美致飾於外焉耳秦穆楚莊文章不足而質性有餘以功言之則齊桓晉文聖人之所節取也以德言之則秦穆楚莊君子之所不能沒也齊桓晉文以其功功在中國故中國之史官學士若左氏若公羊氏若穀梁氏以及國之大夫鄉之耋老莫不稱之秦穆楚莊以其德德存性情之際而時見於行事之間又格於中土之議論宜其沒而不得以彰也序五伯之烈齊桓為首豈顧問哉論其德性楚莊最上秦穆次之宋襄次之齊桓又次之晉文最下是惟知道者辨焉

毛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文公十六年

如先君之數附會之辭也以蛇出自泉宮故以先君之數數之也蛇非類也非類之物而以先君之數數之誣也左氏好言災應而常失之誣然又安得以蛇誣先君耶以蛇為無知不得數以先君之數以蛇為有知不得繼以泉臺之毀毀泉臺不幾於怒先君乎不神其蛇無所事毀神其蛇又不可毀矣故言之誣於理者未有不自相牴牾者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文公十六年

昭公無道六卿國人皆遠之然而公子鮑厚施於國

毛

羊斟以口腹之故不忠於御而陷華元於鄭師羊斟之無良國之罪人也使羊斟不以私憾而盡心厥事免華元於師中華元而歸其復見斟也將愧謝無地以君子事斟而恐不及焉斟不為此而乃出於惡故君子曰羊斟非人也雖然華元為軍帥而分羊不均致鬬於其御華元可謂不知兵矣君子上義武夫上氣大師之中進退由於一人勝敗爭於一事巵酒臠肉之細可以得人之心況武夫之所尤爭者將軍一顧之榮也今將軍殺羊食炊而我獨不與恥孰大焉恥生憾憾生亂賊於其上而害及國彼武夫之所不復念也且夫詰朝之事方將深用其人而殺羊不顧非以怒之乎卽偶忘其人而羊不及則忽士尤甚為主將者忽士之害甚於怒士矧其所忽者御也左右股肱也怒士者殺其身忽士者亦殺其身華元惜不知此而來羊斟之侮昧於兵者也夫將軍者己之愛妾可以賜士而況巵酒臠肉乎巵酒臠肉之間大勝大敗之機也彼羊斟者不足道而華元以此辱師華元不可將矣雖勿贖可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公二年

桃園之攻盾與穿之成謀也盾行而穿攻則盾若為不知其事也者穿弒而盾入則盾又若為乍知其事也者然而盾實知之也豈但知之實是使之何則穿者盾之從子也而盾素嚴能持法穿卽弒公非盾之命必不敢以聞於盾猶將利盾之出以逃於刑而肯迎之入乎其迎之者固無所畏於盾者也晉非盾不能定策穿非盾不能辟刑盾之歸也晉人之顧而穿之恃也且盾既沛焉而奔矣終已不顧而去何國弗容胡為逡巡竟上而遽復哉故不卽出山者待其事也聞弒則復者慊其志也故董狐曰亡不越竟也然又曰反不討賊夫盾惡得而討斯賊乎賊非他族賊之所為非由他人與之謀君而又討之盾之所不能為也何也盾夏日之日也有陽惡而無陰奸方軼軼然以靈公為無道宜廢國人皆怨之宜無異議吾固可以不討穿耳於是盾之弒昭然不可掩矣董狐以為盾與穿成謀於家故行不出於竟穿為盾而攻公故反不得以討穿之弒盾實使之也陰謀而行事發而復也豈徒因其不越竟不討賊而深文以罪之哉故孔子不之易而大書之曰趙盾弒其君信董狐也彼三傳者蓋誤會良史之意矣歐陽子駁三傳以從經余本董狐以明孔子有能知董狐之辭者則知趙盾之弒矣然則為法受惡非孔子之言歟曰非孔子之言也左氏也

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宣公二年

嗚呼此六卿分晉之始也驪姬之亂晉無公族矣無公族而以諸卿之子為公族夫公族者公之族也何

可爲也不幾乎亂宗而斬祀乎有國家者宗强則異姓不敢覬覦無事而昭穆有序親疏有等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磐石之固也不幸有事擇其賢以奉宗廟外可以禦鄰國之侮而內以銷奸宄之心若曰此先君之子孫也君其子孫則人望以歸而國中有主雖强鄰悍敵不能誰何而況異姓之臣敢有他志諸呂嘗危漢矣而卒歸於定者以有代王也王莽又嘗篡矣而漢卒中興者以有南頓之嗣也曹丕刻削兄弟而典午奪之齊明帝滅其宗姓殆盡而蕭衍奪之若乃天寶之亂房琯建分封之策祿山喪氣靖

康之難孟后下康王之詔中原歸心然則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豈不以宗盟之盛衰哉況周制先同姓後異姓天子則以伯叔昆弟爲城垣諸侯則以公族公姓爲支幹所當厚爲封植而樹之以爲助者也晉獻公惑於驪姬而坑羣公子驪姬何知哉知樹奚齊而已矣聽驪姬鋤公族則獻公之失也然獻公去公族成公反之而宦卿之適以爲公族救其弊而滋之害他日六卿得以分晉者成公使之也不公族之扶植孽息而更爲之餘子公行以翼卿族其於周制也悖矣不亦謬於計哉夫世主逐世變之利而改祖宗之舊者未有不亂且亡者也

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宣公四年

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何傷然君臣不可相戲小人不可與戲君而戲乎臣失人主之重而皆其德刑則喜不足以勸而怒不足以戒喜怒無所宜德刑無所措則國隨之乃若小人者知已而不知人恥小辱而忘大義戲人而勝則已樂之人戲之而勝則已慼之上而釁起於君臣下而讐結於朋友戲卽所以爲虐也虐人卽所以虐己也靈公無睿聖之德而恣其戲於小人其取禍也不亦宜乎子公欲食黿以徵食指之動不得嘗黿則子公作矣靈公故不與黿以證指動之誣必嘗其黿則靈公作矣夫作殺機也此作而刃在彼矣彼作而刃在此矣所爭者先後發耳靈公先則子公受之子元先則靈公受之此靈公之所以弒於子公也噫嘻殺生於作作生於戲宰夫解黿相視而笑歸生與其事爲戲之餘波也而蒙弒君之誅於春秋戲之爲德亦虐矣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孟諸之役申舟戮宋公之僕而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言以也其情非也夫申舟恃楚之强而後敢逞於宋是故引詩以折其人焉申舟不以楚其敢戮宋之僕乎此其所謂不吐乎剛也而非所以諭於華元也華元相宋宋役於楚者也乃不忍不假道之恥而殺申舟其言似也其情亦非也申舟恃楚故昔也敢戮吾僕今也不假吾道華元則安恃乎無所可恃而殺其使以怒楚有取亡而已矣九月之圍華元召之也其言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然宰其伐我而亡乎何如不召其伐而無亡乎且吾未見鄙我者之足以亡我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鄙我者彼之淺也不怒其鄙者我之深也爲華元者莫若偵其所由授辭關吏持節而導之曰寡君若聞子有齊之行以大國無顯命不敢饗從者吾子已於事而復寡君願見如此則我自處於禮而以柔服剛以弱服强乃所以鄙楚也楚之羞也夫申舟先知其死而卒免於殺則德宋德宋必有助宋之言楚子先必其殺而卒出於贖則愧宋愧宋必有自艾之志楚之兵何辭而興乎由智者觀之申舟之過我則靖國之一機也而華元不忍區區之憤殺楚之使召楚之兵其吐者梁肉也而茹者苦菜亭歷也斯其爲剛柔也悖

矣是役也余無取乎華元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宣公十四年

夫敵人之所忌者吾之謀臣策士也彼得吾十城不如殺吾一士然則吾寧失十城不可殺一士晉討衛以清邱之役夫豈遂無辭以拒晉乎善爲衛者卑其辭以反使者而內脩征繕勵民以自固外致楚陳之援以待之晉見吾辭卑則疑吾有備疑吾有備而兵不敢以卽動則吾國家有閒暇矣於是益撫其衆益睦其鄰固足以待晉之來而無敗也且夫本救陳而怒晉者孔達也晉討則孔達懼懼則智生而力奮當

此之時一孔達有十人之用去孔達再進十士不如留孔達且安知晉人之非忌孔達而欲除之乎況衛人非不知孔達之賢者也謀臣策士國之餘藩籬藩籬則國滅削奈何殺吾重人以說敵耶既殺之因以爲成勞而室其子悲夫衛人之謀國也吾未見其能免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古之井田可復乎曰不可復矣然則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不亦太苦此民乎豐年則粟積於富人而貧者無餘蓄荒歲則耕者無秋冬之食而不耕者貞昨年之儲荒歲穀貴故富者之資日增而貧者之生日窘荒歲田賤故富者買之而地日闢貧者賣焉而地日促平日之耕者此人也歲荒而饑以斃者亦此人也夫有田者一而耕者百富者一而貧者百歲荒而饑以斃者此貧且耕者也則生者少死者多矣自常人視之曰此無田此無發當死自人主視之則富吾民貧亦吾民也生可以俱生死不可以獨死而況死之數什九於生之數數仁人可以憂矣井田廢阡陌興阡陌之徹民由於不復井田之利也三代聖人不作秦楚之君出戰國之

君之善後世由於不法先王之意也井田則不可復矣有王者起因乎時而權其中庶幾限民名田乎今使爲限田之制民不得過二百畝官五品以下不得過五百畝五品以上不得過千畝買田者書其舊新之數於有司有司察之限內者賦以常例限外者倍其賦役令下之日十年爲期其有踰限者以違制論田入官官時其價而授之民夫踰限之田倍其賦則利薄而人不肯買於所限之外十年論罪入官則害重而人不敢不賣其限外之田官不出千畝五百畝民不出二百畝則貴賤有等而貧富略均有限田之令而聽踰限者得自賣則非奪其田也可以無怨限以十年之期而違期者乃入官則非暴於令也可以必行如此而天下無甚貧甚富之家矣無甚富之家而後利權不專於一人無甚貧之家而後生計不蹙於八口故貧者豐年有餘粟而後荒歲無饑寒貧者居鄉有世業之田而後荒歲無逃亡之患彼流民者大抵皆無田傭佃之人也無田則不足以有室家無室無家則鄉井不足戀而豪暴得資之以起故一人奮呼應者雲集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賊蓋皆起於凶年而發於一二幺麽無賴之奸人遂至

於亂天下此無他故則平日耕人之田而荒歲無可戀之業也廢井田而爲阡陌其禍固必至乎此也三代之季亦嘗亂矣春秋之國亦嘗饑矣而曾無流民之變如後世者井田有以繫屬之也顧井田之廢久矣其事重其政繁其人情不與相習殆不可復然而限民名田以均貧富亦井田之遺意也後有君子講求而力行之上以盡代天子民之職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安兵刑以靖禮樂以興雖治伊三代可矣夫稅畝者阡陌之漸也余有慨於此故推而論之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十八年

以外兵去內患此決癰之道也癰決而其人死死其人以決癰不如存癰夫癰者乘吾之元氣虛而毒我者也權臣者乘君之不力政而偏君者也癰生補其正而疏其邪則毒自解權臣出修其政而明其禮則害自銷今以刀針決癰癰潰而毒入於內人必死矣以外兵去內之權臣權臣懼而害及於君國必亂矣故歸父之謀非方之善者也三桓之爲患處於肘腋非外兵之所能除猶癰之爲病生於肺腑非刀針之

所能愈也危道也且三桓强歸父弱其勢不可以兩用兩用之則强者握權而偏君弱者援外而亂國三桓專而寵歸父兩用也宣公尤失之道在自强而已矣宣公不能自强而使歸父聘晉以圖三桓此機之不可掩者也晉人邀而三桓近機見而害作三桓之亂且在蕭牆矣晉人庸可冀乎卽令三桓亂而晉人討公已遇害矣國且大亂矣則是外兵者決魯之癰而亦戕魯之命也宣公奈何用歸父之謀以自卽於危哉嗚呼殆矣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 宣公十八年

殺適立庶襄仲之罪也襄仲之誅何可緩哉其時叔仲惠伯嘗以爲不可矣而文子乃不能救之於當時以致文姜之戚哭而過市文姜歸齊齊人之怒可知已豈文子此時曾不知其足以失大援乎不知殺適之足以失齊則是不智也知其失齊而爲襄仲屈則是無勇也已爲政而與襄仲同惡則是不忠也然而十有八年之後宣公則薨矣襄仲則已死矣因追其事而歸獄於東門氏以鳴已之正焉此尤不可以晚蓋者也夫文子者陽爲名高而陰爲趨避者也當其

時襄仲才而悍則文子避之今也公薨仲死無所畏忌而正名可市則趨之是殆欲以欺國人而收事權耳嗚呼歸父則何罪乎孰知其已不足以欺宣叔乎抑吾猶有猜焉謂仲殺適立庶其言在仲也其情不在仲在歸父也歸父聘晉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公不薨則歸父之謀必作矣是季氏之憂也公薨則歸父不可復入矣是季氏之憾也是言也殆將以報謀我之怨而申其誅歟故宣叔怒而曰欲去之則許請去之也要之季文子之機深矣於其殺適也黨於仲而免焉其怨其子也則鳴攻其父之罪而逐之古社稷之臣公爾忘私豈其然乎初襄仲謀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焉何幼君之有雖死其言勃勃至今猶有生氣以云社稷臣叔仲惠伯近之矣

左傳博議拾遺卷下

金陵 朱元英 撰

朱文公卒始厚葬 成公二年

宋實於周得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王制也自後宋君葬祭用天子之禮非制也華元樂舉尊其君而實陷之惡上累文公而下以非禮爲子孫導左氏以不臣討之其所以責華樂者當矣哉而書曰始厚葬則以重惜殷禮之亡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如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貴於戚殷禮尚質故器用祭器朝而殯於祖練而祔孔子屢有取於殷焉由是以推

則殷人所以事死之禮必皆質而稱乎情者也宋人守之數百年矣使其禮存而不廢有王者起取而法之則百世之師也今一切以厚而加焉其典故既不足以存而殷人之意盡失雖有王者無從而考之則宋禮之亡乃所以亡殷禮也況事死之道殷禮爲宜而一旦棄之不可深痛哉夫虞用瓦棺夏用堲周殷用棺槨足以辟土親膚矣而至於用蜃炭後世必有鎔金鑠玉涇銀成河以爲宮者國君七个遣車七乘足以象生者之爵矣而至於益車馬後世必有千乘萬騎以爲厭儀者塗車芻靈足以事鬼矣而至於用生人後世必有驅後宮閉匠人以爲殉者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虡虡足以爲明器矣而至於重器備後世必有竭上方之物移宮中之玩以爲陳者故先王防之死而不取乎厚葬也且夫爲之棺槨擴墓以居骸骨豈非欲其藏而可久哉然而盜闖其寶而發之遠或易世近或數年未有不被掘者也是厚葬者召盜耳其人爲之不爲智其子孫爲之不爲孝然則謂厚葬文公卽華樂之不臣也亦宜況四阿翰檐僭用天子之禮乎漢文帝遺詔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至王莽之亂諸陵皆發

而霸陵獨完雖文帝明黃老之言儉不中禮然薄葬之安可睹也已

晉辟楚畏其衆也 成公二年

陽橋之役於法楚當敗雖衆何畏焉兵在和不在衆將士一而和則固而無敵二而不和則有間焉攻其間衆必潰矣何畏焉楚君方幼而子重市權所從蔡許亦幼君也楚以蔡許爲翼翼勁則體健舉翼病則體頹傷蔡景許靈非勁翼也破蔡許而全軍之氣傷焉因而乘之追亡逐北可一鼓而走楚且楚新喪其君主幼臣偪在嫌疑之際將以楚子用其衆則才不足於駕馭將以大臣用其衆則衆各有心莫之必從誠爲之設反間縱流言使其君臣相疑上下狼顧必不肯深入求戰而有自退之志因乘其疑而薄之以兵又可一鼓而走楚也何爲辟之哉卻子於此可謂不知彼矣夫楚由鄢至魯路數千里大軍遠涉資糧蔡許卽無彼二費者其勢亦不能以久爲晉者內益固其與國而移軍臨楚因爲之壁深溝高壘休士息馬緝甲礪兵以待其倦楚倦矣必歸吾因而擊之楚且大敗蔡許不足道也荆人閉北門鄭宋爲內朝將在是役矣何爲辟之哉且夫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

堅者瑕衆者外形也而間者內釁也楚師雖衆有間存焉不見其間斯見其衆矣見其間於衆也何有恧哉卻子之辟楚也是役也左氏說之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衆也左氏於是乎誤矣太誓所謂十人同者謂夫和而不在衆也楚之衆不可謂和左氏柰何以周師稱之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成公五年

梁山崩河水爲之不流絳之大事而晉之大災也朝大夫不能謀召伯宗焉伯宗不能謀問絳人焉絳人爲之言其禮而後伯宗知之伯宗知之而後晉人用之河流迺復然則所云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之禮伯宗未之前聞也是絳人賢於伯宗也國有賢人而不知亦大夫之恥矣又辟重而辱焉親見賢人而辱之又大夫之羞矣卒舍其人而竊其言焉伯宗於是乎有攘善之名蔽賢之實矣蔽賢者不祥伯宗之謂歟古之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矣絳人非山川能說祭祀能語之屬哉伯宗辱之而失其人問之而得其言終不以禮謝焉而求其名以薦之

彼其於賢亦悠悠爾落落爾宜其爲絳人之所竊笑焉而去之也夫士有學古之學聞古之道而窮約以困自匿於傭販薪採者山水之外塵垢之間其人曷可勝道哉然而不遇賢大夫不得一見其中所有命也亦已矣若絳人者遇伯宗其言聞於上竟終於傭嗟乎雖姓名不傳於後世況其他乎茲君子所以深憾於伯宗也

季文子以羣之功立武宮 成公六年

鞌之敗齊人之大辱也魯人釋憾於此先君國人莫不慰焉季文子豈可謂無功哉然而武宮之立則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今吾偪於暴人而號大力者以救我大力者勝之我因而逐之非我之勝之也彼大力者也於此默焉隨其後而無聲色之可見則人不能以窺吾之淺深斯爲有力人矣乃囂囂然鳴其得意於衆識者有以知其陋而不足畏也故武宮之立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二蛇者徙於國大蛇負小蛇小蛇啣大蛇之尾行而過市市人以爲神也不敢殺之季文子晉人之小蛇也胡爲欲獨行而自以爲功耶一旦大蛇怒而不吾負則季文子不神矣況魯人因不能以自强者哉

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 成公六年

爲將與相者違衆非也從衆亦未必是也惟其善而已外觀於事勢之宜內決於義理之安苟善矣衆人言之可從也一人言之可從也制可不可之命者善也制從不從之命者我也我惟其善而已三人衆人非所計焉然而欒武子於桑隧之師則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毋乃從衆乎夫武子之於是役審知之矣知其可以無戰也楚伐鄭我救之而楚師還則既避我矣我乃侵蔡以報之楚亦救蔡則我亦可以還矣施報適相當耳何爲必戰哉故武子之從三卿從其善也三卿爲主云者殆謝晉人之辭而豈眞以三卿爲衆而重違之耶抑武子之從三卿非徒善其言也知其人也知其人也聽其言故善而從之使爲將相者不能知其人於平日而惟聽一日之言則其所謂善者未必善而所謂可從者未必可也亦終於誤國而已矣夫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國士也三國士而在一軍斯武子之所謂衆矣知其人故從其言而況不戰之善善於戰乎彼同括者喜事之徒不足以謀國之大事者也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六

巫臣請使於吳 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巫臣怨巫臣怨而吳患生吳患生而楚霸失吳不滅楚不得復霸矣夫吳者蹶楚之尾而制其後者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昔者楚通上國迭主齊盟怒則出師千里之外方行於天下而無反顧之憂焉以無吳患也今有人薦袂前呼將搏人於十步之閒而有起於肘腋者扑挾我我必釋其前而禦其後矣楚之失霸豈不以吳哉然而吳之所以來而兵連禍結於楚者巫臣教之也吳能用舟不能用車巫臣教之車吳能野戰不能陣戰巫臣教之陣楚之左右廣楚之利器也而巫臣盡以授之吳則是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矣楚烏得不疲哉楚疲於吳而中國暇矣中國暇而晉逞矣故吳之勤楚晉人之利也昔士會在秦晉人患之故反士會而後晉得以安奈何怒巫臣以助晉耶子重子反之罪於斯極矣雖然吳以車戰得志於楚而亦以車戰失之使吳不能車敢出三江五湖之外而與晉爭霸於黃池之上哉吳知躡人之後而忘越之躡吾後則巫臣者乃其所以亡吳者也雖謂越人之霸亦由巫臣可也嗟乎一巫臣怨焉而弱楚強晉亡吳霸越怨毒之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七

於人甚矣哉

鄭伯討立君戊申殺叔申叔禽 成公十年

晉人執鄭伯公孫申爲立君之謀乃所以歸君也而鄭伯歸而討之然則前日之謀蹙以召君殺耳不惟無功而有罪焉則爲人臣者其孰肯爲公孫申也哉人而不爲公孫申人臣之利也而非人君之利也爲公孫申而不免於殺人君利之而人臣之所不利也殺公孫申則鄭國以爲戒矣豈獨鄭國雖天下後世亦以爲戒矣甚矣鄭伯之不仁也而殺忠也故公孫申之後凡三千年而有于忠肅公忠肅立景帝也先歸英宗英宗復辟遂殺忠肅其事略同夫公孫申生平不可考乃其謀于公之所師也可不謂忠哉忠可殺乎哉然而左氏譏之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則左氏失言矣將以忠非人人所宜爲耶是有一二人者宜忠而天下人皆不宜爲忠也將以公孫申不宜爲忠耶是有人焉宜爲忠而公孫申則不宜爲忠也從左氏之言人之不爲忠者衆矣有袖手以觀其君之虜耳其猶有爲之謀而復吾君者乎故此言不可以訓也以余推左氏之意殆不直鄭伯而爲公孫悔也夫忠而悔不能以忠終矣而左氏乃教人之悔爲忠何哉嗚呼鄭成公明英宗人主之大戒也而公孫申于忠肅人臣之常師也此義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居肓之上膏之下 成公十年

國家之事莫不有膏肓之病耳病在腠理針灸之所可治也病在腸胃藥劑之所可攻也入於肓膏治之不能攻之不可而病不救矣良臣見微而知著常謀之於腠理良醫見色而知病常効之以針灸則二豎去之若夫及時不察而使病入於肓膏是醫國者之所束手而太息也鄭封叔段祭仲屢爭衛寵州吁石碏諫晉假道於虞宮之奇不可楚文王過鄧三甥患之此四臣者皆將治之於腠理者也而四君不聽也故鄭衛以亂虞鄧以亡夫病在腠理而不治者非甘於亡也是未見其病也未見其病而遂不治者亦非甘於病也忽良醫之言而不察也故有病不治侵假而至於肓膏而不救豈醫之不吾救哉失在於已之不察也雖然令人皆能察其身則無所用良醫矣令人主皆能察其國事則無所用良臣矣故善養身者無疾而蓄良醫所以待一日之病也善爲國者無事而蓄良臣所以待一日之患也病吾不自知良醫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九

在側因能見之而治之亡吾不自知良臣在朝因能見之而論之其所素信焉者有良醫良臣常代吾察而爲之救則事不殆故不恃吾無病而恃有救病之藥亦不恃有救病之藥而恃有察病之人惟至於幾見萌著而不信良醫良臣之言而後死亡之證成藥石之功廢矣夫國家之病非一旦而遂至於肓之上膏之下也在腠理不治然後及於腸胃在腸胃不治然後入於肓膏深則無救淺則不自知有病不自知而又不聽良醫之言幾何其不殆以死歟故治之不可不蚤而腠理之論不可不察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成公十五年

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不食其邑可謂賢公子哉雖然此其廉猶可能也至於諸侯欲見於王而立之而固以辭則人之所難能也春秋之世國家多難諸公子莫不有國君自爲之心焉貪其大利忘其大義或弒其父或弒其兄而爲之者不可勝數也子臧不義負芻不食其邑子臧明於義利之介矣然負芻廢於諸侯大義已剖國是已定於是焉從諸侯之請而君曹曹人之願而十世之利也子臧而立豈有非之者哉乃卒辭焉而逃於宋不幾於求義而失

之過乎曰此子臧之所以難能也子臧蓋不欲自負其初心也負芻之初不食其邑子臧之心良有所大不忍於曹太子者以爲負芻可殺也負芻可殺而吾不能以義殺之奈何而食其粟則既無意於富貴矣已乃乘負芻之誅因諸侯而得國則是利諸侯之誅負芻以終於立也又子臧之所不忍爲矣是故卒守其節而逃之夫古之人質直而好義有不難於讓千乘之國去萬室之家而難於自違其心者其天性不可以利回也其惟子臧哉子臧之義與泰伯伯夷爭光矣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成公十五年

殺子山用向戌以扶公室而靖國人華元此舉處置得宜有社稷臣之誼焉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狥夫衆者也然諸桓成勢卽有賢者如魚石雖無黨子山之心而其勢衆盛有不可撼搖之象元以一人之力有志於公室則必討子山討子山而諸桓懼未必不助子山以拒華氏也令元見之不眞處之不決其有不逡巡而自退者乎故立意於討子山而不回者元之勇也然而元亦能以智濟之則始之聲言

其意而奔晉者尤足以制諸桓之邪思焉諸桓知元之善於晉人奔晉將以爲兵討矣不如止元而請討之可以保全也元之智蓋足以用魚石故因魚石而討子山子山討釋諸桓不問而又自止其奔則刑不濫而人心服無激衆怒之處而有安巨室之謀五人之不復五人之自疑而不亮乎元也非元之過也卒乃於桓族之中以向戌爲左師蓋示之以無嫌之義而大舉其善人雖諸桓何說之辭哉是故公室強國人靖社稷以安華元此舉卓犖光明可謂無忝右師矣其言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嗚呼不亦偉乎

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成公十六年

後世射法傳御法不傳而御者古車戰之司命也顧不重哉造父之御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轡策在手疾徐左右惟其用之取道遠而馬不乏遇險阨而人不顛然後射者得一志於持弓發矢以取敵於百步之外蓋射者車戰之用也而御車戰之體也御失其道則馬亂於下人亂於上雖發不中以拙御而累巧射者有矣後人嘗議復車戰然而御法不傳

馬不爲用何異於載俘以輸之敵乎春秋之戰惟工於御故莫不以車及秦之季超乘擊刺以疾戰爲勝舍車徒而用輕騎天下莫敵焉御法遂廢今將復車戰小戎二廣其制可考也而詩所謂六轡如琴六轡如絲者孰從而得之且其時職御以左右者君子也明於射御之理故嫻於兩陣之間馳之有道止之有術一車四馬之命係焉若不得其法而以武夫徒隸爲之驅有不僨轅而傾載者哉如之何其戰也杜溷羅之論御其理精矣曰其御屢顧不在馬則心馳於他心馳則手不從手不從則馬

志相忤而其足亂於下非逸則蹶故可及也無良御矣以射命中射不命中矣以戰然則御法之不傳吾無取乎車戰也雖有天下者亦有御焉然吾見失其法而僨者之多也哀哉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成公十六年

穀陽豎之獻飲於子反媚也行小忠而誤大事詎不然哉雖然此子反之罪也軍事方殷戰且不利呼吸之間存亡之介此時不應飲帥師而出奉君而行民人以之社稷以之軍中先不應有穀陽豎夫女子小人之所以事其上者色笑口腹而已彼以是爲忠我矣其言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嗚呼不亦

以是爲愛吾儀則亟進食渴則亟進飲勞苦則亟爲慰藉娛樂則亟爲從譽其不良者吾敗而之他卽有良者莫非奔走左右謹身爲嬪至於事敗家破計無所出付之倉皇泣血以殉其上如是而已然卒以危亡終何補哉且軍旅之間國之大利大害也穀陽豎亦矣以爲而子反挾之來則死子反之械在此矣爲將之道與士卒共甘苦所與居者戰將劍客也所親愛者計謀之士也三軍未食已不得食三軍未飲已不得飲軍事方殷而有獻飲之人此人可斬也卽令子反渴思飲而武夫策臣在其側必將勉而振厲之以鼓三軍之氣豈肯獻飲如穀陽豎者哉故楚國之敗由於子反之飲也而子反之飲由於穀陽豎之從之也穀陽豎不在無獻飲之人矣嗚呼愛慾之萌至微也而以敗國殺身可不戒哉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成公十六年

老成之人憂盛危明焉而軍功戰伐尤其所不喜也范文子之憂晉蓋無日忘之矣雖國家無事內外帖然猶懼其君之驕而不戒以卽於危況爭勝於秦楚之強哉或曰范文子之所爲憂者以晉之中衰也而

爭霸也以諸臣之矜也而戰楚也故每發持重之論然而已取厭於諸大夫矣今戰且勝又何言歟曰此古大臣之誼也古大臣遇寵而益戒文子之憂固不在楚而在君爾彼其於厲公之性必嘗微察而深知之故欲留楚患以爲外儆將以納厲公於道以靖其國豈在戰之勝不勝乎戰而勝則君必驕君驕而患生於內斯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故立於戎馬之前而且言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此正古人憂盛危明之遺意而非欒郤諸子所及也他日厲公嬖於羣小一日而尸三卿文子蓋蚤見之矣夫國有才臣喜功名好事以啟人主之驕當其有事方殷才臣之所知者目前之功耳而老成人之言若罔聞知則其亂且數世不靖惟文子能戒故能保其首領以終沒於晉焉惜乎厲公之不足以知此也使欒郤諸子而亦知文子之義豈得有殺身忘家之禍哉夫老成人之言不可不思也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成公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十六年 十五

男女有別聖人爲之大防焉男女而無別亂之本也小則亂家大則亂國宣伯忌季孟而欲去之不得於姜則不可以得於公故通於穆姜以爲擠季孟之地而穆姜於是助宣伯擠季孟至於公言之而不恥則穆姜之爲國母爲已甚矣成公爲之子而不敢直於母似也獨不能以誅宣伯乎爲成公者申國刑以誅宣伯則淫人懼而奸宄熄閨門肅而朝廷淸非但以明法也止邪也止邪以遏母后之惡易所謂幹母之蠱者也宣伯誅而淫聲止淫聲止而母之醜從此而

諱孝在其中矣公美爲忍而不發乃以遜辭卻其請命徒爲之申宮儆備而行哉夫外有晉難而內有強人公亦不可以苟出矣出而勝則宣伯懼誅必作亂出而不勝而歸宣伯益逞亦作亂一旦殺其守而閉之門公尙得以制宣伯乎吾以爲誅宣伯當於未行之先誅之而放二公子焉法以治其外而遜辭悅色以謝罪於穆姜則所餘者一婦人耳付之侍妾以朝夕其養而已矣如是而後可以行也計不出此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夫宣伯獻子仇而敵者也宣伯將亂則殺獻子獻子將弭亂則殺宣伯以及於穆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十六

姜公之罪不反大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貴斷也不斷則亂或曰成公子也穆姜母也母有命不敢違故公遜辭而出焉子乃欲殺宣伯以彰其母之醜乎曰正也正以止邪乃所以益之也事父母者有大過則三諫三諫不從寧得以遂已乎以正益之而可矣婦人之義夫死從子其母出於邪其子以正正之尊父也

宣伯使告卻犨曰魯之有季孟猶之有欒范也國有權臣則危而無重臣則亂重臣似權臣故小人忌之人主疑焉常欲去之以爲安而不知國家所以無事鄰人敢國所以不敢窺伺兩猝發者以有重臣也一旦無重臣則內事外事芬然而亂矣故聲伯曰季孟者魯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而宣伯以爲權臣而深忌之宣伯烏知魯之不可以去季孟哉且夫欒范者亦晉之不可無者也欒武子和而能軍齊楚憚之范文子謹身持重上下賴焉三卻才不逮欒范位在其下而有上人之心焉自以爲晉不足霸也而日夜思去欒范以柄用晉國故由其嫉妬之心而生讒間之口與宣伯遞相爲黨而求鋤二國之

重臣以肆其欲微宣伯之言亦卻犨之所奮臂而欲進者也故敢於譖季孟以嘗其君使晉君以季孟爲權臣而不可釋則將返而疑欒范矣欒范之去三卻之利也非范文子燭其機而救之彼卻犨之矢不幾乎集於晉而兩傷之哉甚矣小人之誤國也蟲有蚍者一身而兩口爭食則兩口相齕食盡蚍亦死夫蚍知食之可爭故相齕以口而不知口之既傷遂以亡其身也小人知利之可爭故讒行於國而不知國之既亂亦終及於已也譬之身在巨室之中而忌榱棟之大因而撼搖斲削之一旦棟折榱崩矣已亦壓焉

僞如卻犨之事何以異哉彼季孟者與魯存亡者也權臣可乎曰是故乃吾所以辨也人知昭定之世季孟柄魯爲權臣而不知季有文子孟有獻子之爲重臣則是以其子孫誣其祖父其亦不能論世已矣嗚呼重臣權臣之辨國家治亂之機也人主察之哉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十七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成公十七年

生死有命焉命者冥也生死之期得之於冥數會是可以祈而死乎死可以祈而速之然則生亦可以祈而久之乎何文子之愚也顧文子所以爲此者有深憂焉君幼而侈羣嬖在內位高而偪三卻在朝羣嬖不能於三卻則將譖於君而殺三卻殺三卻而憂欒范之討則將因三卻而及欒范矣文子憂其君其君不能以修也憂三卻三卻不能下人而自飭也君不修則羣嬖終不得去三卻不自飭則國難終不可弭羣嬖三卻爲械於國中勢在必亂而范氏介然雜於其間及其既作未有不及我者也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況國難乎而巨室大卿有能免乎憂之深計無所出故憤焉而祈死激也其死不死未可知也會其卒去祈不遠左氏因巫書以徵之則左氏實誣矣

夫新於成十六年歸自鄢陵之日而卒以次年之六月戊辰其時相去既不遠然既已改歲易令矣人孰無死安在其出於祈哉左氏好言禨祥福應卜筮兆夢之屬而多失之誣此左氏之蔽也文子憤憤而爲之左氏不宜附會而書之也若夫杜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乃以戊辰之卒爲自殺則預之說愈以曲而厚誣文子矣范氏父子有勳晉國而謹身退讓恂恂如不及非有仇於羣小如三卻也厲公雖侈其君臣之間未有嫌疑也何爲自殺哉吾於范文子之卒見杜氏之尤誣於左氏焉

左傳博議拾遺 卷下 丸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 成公十七年

鮑國忠於鄰國之家而復之吾國以爲大夫世俗之所疑也而齊人行之其猶古之道也歟後世則鮮矣是時去古不遠先王之教未衰人各明於君臣之義忠信之常內不肯自違其心而外畏天下之清議苟事一人必盡其事之之職無有二三故士有以故去其國而仕於諸侯者亦一於所仕而不偷焉若士會之在秦伯州犂之在楚皆是也然而得復入於父母之邦以事舊君則又爲之盡其職分終不輸情於外古人之所以自立者固世俗之所不識也若夫後世君臣之間不勝其嫌疑雖一堂之上城府畛域判若敵國故賢人不能以自安而佞幸詭隨之徒皆應皆對俱進俱退以希其君之意則忠不見信直不見容而有道之士趨而避之矣蓋自申韓以術教天下之君人者使之如天如鬼以御其下後世之主喜而從之至於言用而身棄功大而族滅其流毒既深遂不可復返故上不得以盡臣下之用國不長治祚不久延法術之禍於斯爲極而世主不悟也彼齊人所以復鮑國者以其忠施氏信之以道也道無二忠於彼者亦忠於此故齊人行之夫古人之所侍天地之經也生民之性也植其常經崇其天性於以維持世教金石可敝而此義長存斯教忠之本哉我以術伺人人亦以術待我機詐所底卒爲禍階人主何賴於此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成公十七年

大臣有功則忌生大臣相忌則讒間行而羣小得志其卒也俱傷兩敗而國亂故國之亂由於羣小之肆行羣小肆行由於大臣之不和大臣不和由於獨有功而或忌之大臣和於上則小人之言無間以入卽有反側之子將伺變而竊發者大臣政柄在手同心協力鋤而去之以靖國家不難也漢諸呂之孽可謂盛矣而平勃深交無間卒以鋤諸呂安劉氏況幺麽沙蟲虺蜮之流豈足以發難於朝堂之上哉厲公多外嬖一朝而尸三卿晉國大亂嬖幸之禍於斯極矣議者莫不病厲公而欲食胥童之肉以爲禍所由起也余以爲殺三卻而亂晉國欒書之罪爲大胥童次之鄢陵之役欒書爲帥將自以爲功者也而卻至以六閻明其敗遂以有功書由是深忌焉處心積慮必除三卻而後快故因公子筏而譖之使卻至於周而徵之於是厲公之所以殺卻氏者牢不可破矣羣小知之故發難於卻氏而無所忌使欒卻深交而無間大臣方和小人殆不敢發卽發有欒氏之救卻氏必不敗欒卻共起而誅賊則一朝而尸者胥童長魚矯夷陽五此三人耳豈得在卻氏哉然而卻氏卒遇難者欒書爲之也鄢陵之功忌之怨之而假手於胥童欒書之志也嗚呼悲夫卻子之有功乃以爲戮也夫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成公十八年

陳平周勃共誅祿產殺惠帝假子迎文帝文帝入至代邸勃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上璽綬而文帝南向讓三東向讓再使劉章清宮卽是夜拜宋昌爲衛尉主禁軍此其舉動足以定漢室王天下矣夫國有內難大臣方持柄握兵雖來迎新君其志意搖動未有定國人匈匈今不與推心置腹則物情自疑無道以駕馭縻服之則輕我而生其侮亦終於不靖故將入未入之際一言一動必有體要不得苟且而就其利也是道也數百年相望後惟漢文帝前惟晉悼公得之當時欒書中行偃實弒厲公厲公雖不仁君也書偃爲其臣而殺之而迎周子廢立之權書偃操之矣蓋厲公失馭臣之道而後遇於難書偃有無君之心而後果於廢立彼其於新君共命不共命未可知也使利其立我而貿貿就之他日何以必其能用命耶故將入未入之際不可以苟也而周子進大夫而謂之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大哉言也其于君臣之義明矣又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顯與之約其於事機之會斷矣服之以大義而決之以初機是之謂君則諸大夫國人聞之而莫不願奉以爲君雖書與偃曷敢有他志夫然後誅賞得以行而舉錯無所阻故既盟而入逐七人而奸除位六官而善舉更政布令而國人從悼公之所以復霸余以爲其魄兆見於此矣烏有能君而國不治國治而不霸諸侯者哉夫載重者牽馬推車則日不能三舍登車焉而秉轡振策則驂服並驟日致千里駕馭之道得也悼公御得其道書偃雖強能不竭蹷而共命哉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公二年

城虎牢可以不戰而服鄭矣何則戰之勝勝於一時且又未知戰之必勝也鄭可以成亦可以姑不成虎牢既城十世之患也靜則居守動則出討晉逸而鄭鄭安能支致鄭以不能不服之勢而鄭能不成哉然而孟獻子所以爲此策者則以紓魯也晉楚爭霸

鄭處其間譬如戶樞一闔一闢莫不在鄭楚强而有鄭則東諸侯之從晉者一日不得釋兵車之賦城虎牢則供一役之費而有十年之安鄭不叛兵不出矣此魯之利也故獻子爲之漢趙充國定屯田之策罷騎兵留萬人屯田羌中明年罕羌先零之盟壞諸羌降漢兵解充國振旅而還亦制之以不能不服之勢者也城形勝之地樹屯田之計以制頑寇其法略同兵志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有不待於戰者也虎牢城鄭安往乎

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 襄公三年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拜謂期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褻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諸侯覲天子然後稽首五等相朝不稽首康王嗣位王出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魯晉兄弟也雖晉爲盟主有功於魯然天子在焉魯公稽首於晉侯何以禮天子此失禮之大者也且我宜爲禮亦宜處人於禮令以非禮事晉侯是處晉侯於非禮也知武子辭之知武子知禮哉孟獻子相幼君而不以禮聞於諸侯非所以强魯也噫嘻魯之弱而不復振自此始矣夫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襄公三年

魏絳以亂行戮揚干之僕與田穰苴戮莊賈同皆所以肅軍政而威衆也政不肅則衆玩而無威刑行於小人而不行於貴人則衆不服故田穰苴用之莊賈魏絳用之揚干並可謂知兵哉然魏絳之戮揚干也以法因其亂行而後刑之正也使揚干無亂行之事軍中皆用命之人則魏絳莫之必戮矣故羊舌赤救之晉侯跳而謝之以佐新軍國人咸服庶幾刑而無刑者也田穰苴自以起卑賤爲將軍恐不足以明法而用其威於是乎請莊賈俱行而爲日中之約逆知莊賈之不如約也則先有意乎殺之矣夫欲行吾之威而以術殺國之貴人其以之集事者一時之權也而因之樹仇而蓄怨者亦不旋踵之患也故田穰苴卒以譖廢身死而魏絳在晉以賢聞於諸侯世爲國卿其身享之視田穰苴何如哉軍政雖嚴蓋用刑亦有道也殘刻少恩又所當戒云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古樂之亡也久矣而頌先亡非頌獨易亡也天子失政諸侯僭樂用之失其序則亂凡物未有亂而不亡者頌先亂是以先亡乎王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賓拜受爵奏肆夏賓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之謂周之頌而用之天子之朝廷宗廟燕饗祭祀之樂也自周之遷天子失政所用非其人所舉非其事樂乃亂樂亂而頌亡頌以述盛德之形容故先王有頌後王無頌世無文武成康雖有詩樂不可謂頌也宋之頌以祀商先王有其德無其位雖存猶廢魯之頌以祀僖公其名頌也其實風也侯而用天子之禮樂焉成王不宜賜魯人不宜用孔子父母魯國因之而不改耳豈眞淸廟絲衣之倫乎由是言之頌固先孔子而亡矣及孔子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徒考其殘缺失次者正之以存於魯然不能上諸王室下於諸侯使之復周初之制也又況孔子既沒新聲益出秦火橫暴學士莫習其器時君厭聽其音古樂安得不亡哉而文中子欲以漢大風天馬魏晉樂府之曲續之何其陋也古之頌以聖人之製作形容聖人之德功辭嚴意密得天地之中聲廣大而和平非擬議所及蓋專家世學未之易知也文中子續之何其陋也

定姒薨不殯於廟 襄公四年

定姒成公之妾襄公之母子爲國君母以子貴喪禮宜厚而中朝之議欲不殯於廟無器備不反祭是以妾終之也其子不君而後可惡有其子貴爲君而其母以妾終者哉雖其時齊姜在嫌於並尊襄公幼不知斯禮然主事大臣不可不深思也如以薄喪之既失禮於當時亦貽疚於日後故匠慶謂季孫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匠慶於是乎有大臣之識矣其後呂夷簡師其智以處李宸妃之事由是夷簡受知仁宗在政府十餘年寵信不衰焉雖夷簡爲相任術操縱多所可議若李宸妃一事則眞相才也其告章獻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立悟謂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責者莫謂我今日不言也於是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殯於洪福院其後仁宗見之乃釋然於章獻之故李文子見不及此國家大禮大議乃得之於匠氏則其識度之遠有不若夷簡者矣夫堪於相者其所知常遠於人惟遠故不忽於目前而有以善於十年百年之後彼夷簡者亦其人也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襄公七年

國君立太子以嫡以貴所以息亂也惟嫡與貴則以世及之常制之而羣公子不敢以爭故亂之生每由

於舍嫡立庶舍貴立賢而嫡貴之是立則不至於亂此國君立子之大法也若夫國卿立子惟賢爲宜卿大夫事君而蒞民者也非賢不可以事君非賢不可以蒞民嫡且貴而賢家之福也君之賴也民之庇也立之固宜不賢而嫡且貴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雖立必廢且夫不賢之人未有能終者也恃寵而淫違於君而虐於民覆宗滅祀先世之鬼由之而餒則立之日卽爲禍胎豈所以保家而有後者乎故國卿之立子不必嫡與貴惟其賢而已賢者旣立上則有君以植之而爭者有所不敢下則有民以載之而奪者有所不行故立賢者安且久而必嫡且貴或熊狀而豺聲或殘人而蠹貨則吾未見其能終者也韓獻子老舍穆子而立起以其好仁獻子其知道乎夫仁民之主也立子以仁其長世大宗也宜哉

國亂無象 襄公九年

宋有災晉士弱論之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然則國治而反有象乎天日有災其國亂願不可必知是天之災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方大治而天且有災吾可以知之是天之災亦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自治亂天自災祥天毋乃頑然於上而不足以制下國之命乎士弱之言非所以訓也宋將災而樂喜先爲之備殆以天象占之分野辨之而知其必在於宋故司城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備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郞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備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其爲備如此之詳也故及災而國無虞樂喜豈不先知之哉藉使不可知而爲此舉動勞民廢財其卒也不應不亦執事之大咎乎余以爲惟國亂故可知國治乃不可知耳國治賢主在上賢人輔之君臣一德下有以養育民生而銷疹毒之氣上有以感格天意調燮陰陽息災致祥則術家之言不驗水火之變不生有非有司所可必知者若國亂則災必至禍必作豈反不可知乎故士弱之論非其當者也且晉君咨事於臣士弱不能儆戒匡導之以引君於道尤失陳言之義其亦不足以訓後世矣

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 襄公九年

仁戰之本也上之待下也仁而後下之事上也義不仁而取必乎下之義曰殘殘則怨怨則無義義者報仁之謂非徒以下從上而謂之義也爲將者知下之有義而以刑取之是我棄其義而又求之耳棄其義而又求之者雖有勇吾得而用諸勇生於下之義義生於上之仁不仁未有能用其勇者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歸老則保其尊親歸幼則不絕其世矣有疾者衆憐之而戰忌之居疾於虎牢則能恤其生矣眚者過之小而可恕者也人負小過將疑上之刑我而懼焉必刑其小過將怨上之不恕我而懟焉懼且懟皆生亂豁然而赦之則感激而有赴敵之氣矣凡此者皆仁之屬也可以戰矣且夫兵在精不在多龐雜而不一非所以致勇也吾將用衆以鼓於敵而有老者幼者疾者眚者爲衆之病一朝而臨陳病處受傷全體爲累敗之釁必自於此晉人預省而悉去之是故一而精焉以取義而行乘勇而出有不攻攻必取有不戰戰必克而鄭能弗懼乎蓋仁之致勇也深於刑義之勝敵也猛於戰古之良將皆知之句踐嚙獳投醪吳人以滅吳起分食吮疽秦人避之

孔明垂泣行戮六出不敗其體仁不同而所以作義致勇者率由於是故曰仁者無敵也夫三代行師仁義之道後世不屑述矣然跡其勝敗所由失其意者常敗不失其意常勝何哉抑亦未之博考矣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襄公九年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才之謂也國小而偪介於兩大國之間無歲無事非人才其蔑以濟矣晉帥諸侯之師以報鄭鄭之不足以支晉豈顧問哉故十二月已亥之盟所不能緩者也楚不來亦盟楚來亦盟然而弱喪不振唯阿隨人俯仰乞憐以受其盟則晉將以我爲俎上肉矣鄭何以自固於晉且楚而討又何以卽安於楚而無怍乎今日之事成盟易爲後日地難惟此時可以覘才焉晉無間吾言不可以入有間而言不當機則辱國而諸侯易之壯哉子騑之趨進而兩盟之也士莊子曰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亦如之士莊子之言有間於是子騑乘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卽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苟偃之言有間於是舍之來之鄭人之壯晉人之假也故兩盟而退晉人不能屈焉吾見其時鄭國之才多於晉與諸侯而已矣其能崛强兩大之間而不泯其社稷也有以哉夫使鄭伯端冕鳴玉而入諸侯之會一進一退如遊無人之境者子騑等之力也國有事非人才不爲功觀鄭國之有子騑等以應諸侯嗚呼盛哉不易得也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向戌焉 襄公十年

賢人之所守非其義也一簞食一豆羹不受於人而況封國乎荀偃士匄賢向戌而好之將以偪陽致其好賢之意二子之懿也雖然古之好賢者富而能備

其禮則酒醴以饗之筐篚以將之笙簧鐘鼓以樂之小雅鹿鳴之詩是也貧而不足於禮而有所不能已於賢者則姑爲之飲食以達其情作爲歌詩以道其意焉賢人之所重既不存乎賄贈而主人親賢之道莫大於誠意相通故古有好賢而貧不能致其人者嘗爲之賦詩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而後之君子未嘗不嘉其意而歎此人之能好賢且我好其人而有所與之又當度其人之可受否也可以受而後可以與不可以受則是與之以所不可受賢人烏得而受之如受之亦不賢矣伐人之國非賢人之所嘉也而以封賢人豈有可受之道哉吾聞賢人讓國不聞伐國吾聞賢人爵有功之封不聞賢人受非禮之賜偃與勾之爲此不亦過乎向戌而未與聞焉向戌不失爲賢如知之而聽其勤諸侯於偪陽則向戌亦鄙矣或曰晉人滅偪陽向戌不受焉殆不知乎曰勤諸侯以自封雖不知固不可受也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襄公十年

率諸侯之師頓於堅城之下久則力屈而軍心懈弛不能善其後必生他變偪陽國小而城固自四月圍之至五月庚寅力且屈心且懈非偪陽亡命乘我郎軍中自變此主將之憂也退則爲天下笑進則師玩而不震其法非斬將示威以厲之必不能破然而晉人主兵也所從諸侯兵客兵也客渙散視我爲進退將殺客將衆必不服適以失諸侯之心有用吾士以作之威而已矣知武子蓋能知之而未有以發幸也荀偃士匄之請班師也故武子爲之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而曰七日不克將於爾乎取之乃所以激吾士而用之也且夫二人者既緊晉將而又實始難之人不得辭其責今獨責二人則客兵服主將之明可以不貳主兵懼其將之誅莫之敢偷五日而滅偪陽非荀偃士匄之勇也知武子之怒以成之也不然力且屈矣心且懈矣不武而爲天下笑雖食二人之肉奚以蓋此恥乎故夫主將之道謂之握機一喜一怒必以其時武子之怒武子之作意而爲之也兵道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襄公十一年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其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不幾乎驅國之人而盡歸於季氏乎夫刑賞威惠者人主之大柄也兩握之則安偏失之則危爲人臣者或勸其君任刑則非徒使國人畏其君也已又以之市惠於民故惠在己威在君而民心屬於私家矣田常之小斗入大斗出是也或勸其君任賞則非徒使國人仁其君也已又以之取威於民故威在已惠在君而民力趨於私家矣司城子罕之請當誅罰是也齊宋二君惟各失一柄於其臣故齊國奪於田氏而宋君劫於司城季氏有甚焉其入吾軍者公無征也則既以惠來之其不入吾軍者公倍征也則又以威敺之用公之惠所以致國人於其家用公之威亦所以致國人於其家如是則威惠之柄俱不在公矣夫人主之刑失之其臣則民有出餘之患賞失之其臣則民有圍池之患若刑賞俱不在公所謂政唯大夫祭則寡人也不有其政而有其祭則亦可以使之無祭矣今不役於季氏者公征之而役於季氏者不征何異於不朝季氏者公刑之而朝季氏者無刑哉噫其甚也魯可謂無人矣若猶有人會是季氏之邪而勿之討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 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而子展之謀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是謀也何其譎也春秋之世凡言交鄰者必曰禮曰信而鄭之譎如是其何以立於晉楚之間乎議者遂以爲鄭之所以數數被兵者失之譎也是殆不然君子之謀國因時而動審勢而有爲惟變之適而不主一成之見然後事濟而國安況鄭閒於晉楚晉楚爭霸以吾爲賭注晉楚未嘗出於正也鄭朝與晉則楚夕來及與楚之後楚又不終維晉亦然爲鄭者而一於信如晉楚之難恃何故子展不得已爲與晉之謀出于譎而不疑乃所以爲固晉之計也於時晉強於楚治於楚子展熟算其事勢而曲折進退以致晉鄭之成蓋有苦心焉曰工於謀國而已矣譎非所恤也夫譎道之不可用郊門之內國門之內朝門之內於是乎廢之會是強鄭悍敵狡焉虎視狼顧於吾而曰此非禮非信不宜用將爲禮爲信而輸之國乎是謂腐矣腐者敗也腐儒未有不敗國者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鍾 襄公十一年

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投延於濮水之上其聲不絕於人間而鄭人得之變雅樂爲新聲遂擅一時國君莫不好焉非謂其詩淫也其所謂淫殆在清濁大細疾徐起止之節乎聲之感人接於氣而動乎心古樂淡故感人心而和平鄭聲淫則敗其莊敬之氣而生人邪辟之心故不可以不放也其時自鄭人爲之不惟用於其國而已又以其樂人賂諸侯是以四方之國莫不有鄭聲焉毫之役賂晉以師悝師觸師鍾三人尉氏司氏之亂賂宋以師茷師慧二人然則是聲者雅南之賊而鄭人之所沾沾自喜者也以之自就又以媚人而人心有不喪四方之風俗有不敝

者乎孔子曰放鄭聲放之爲言同於凶人猛獸之刑誠深痛其毒天下也或乃以男女贈荅之詩當之夫男女贈荅之詩豈獨鄭風也耶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襄公十七年

爲國者務刑賞人以示威此法術家之言儒者所不道然先王之道賞加於有功刑加於有罪姑息之政適以釀禍而召亂知治體者所不取也惟其罪而已矣何大臣小臣之有大臣有罪蓋而不誅何以責小臣人臣有罪蓋而不誅何以責百姓百姓有罪則必誅之人臣有罪則不誅無以服其心矣夫刑非人主之私物也出於人心共所不然於是乎有刑以一之其軒輊左右常以人心爲之度故足以弼教化而佐禮樂如曰此主上之私物惟其意而莫予議則是刑者乃所以壞禮敗度而亂天下之具也爲國者奚所取諸而堯舜文武之朝皆必設其官於盛明之世哉向戌相宋國而不知用刑猶未免於時卿之私見也烏得賢華臣之爲亂也弱臯比殺華氏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則華臣之罪無所逃誅法不容舍矣戌儼然爲宋國之政執之可也殺之可也從宋公之言而逐之可也雖逐之已爲末減何爲舍之哉且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尤可謂邪說者矣大臣近君而偏守禮守法宜倍於他人大臣而無禮無法君將安在小臣也百姓也去君也遠其地層累而至於君故其犯上侵位亦層累而后及於君若大臣者股肱也一旦無狀橫肱伸股而及於君矣故法之所加必自大臣始今戌曰臣亦卿也不如蓋之然則凡爲卿者而有惡莫不蓋之乎然則戌而有惡尤其宜蓋者乎故曰邪說也使宋公明治道能用刑誅華臣以亂國之罪罰向戌而數之以蔽奸偷法之過當是時宋弱可立强亂可立治然而聽戌邪說失之華臣惜哉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襄公二十一年

嗚呼黨錮之禍烈矣哉而自晉范氏錮欒氏始甚矣宣子之不智也我惡欒氏我亦欲人之惡欒氏我逐欒氏我亦欲人之逐欒氏極之天下無容欒氏之地欒氏亦死耳欒氏而不甘於死既不容於諸侯勢必激而復入於晉晉之亂以欒氏欒氏之亂以范氏錮欒氏然而范氏之危僅而能免不幸而敗則殺其身以及其君欒氏之刃奚翅范氏之手劒而自刎也且夫我則錮之齊則縱之抑亦見人之不可以强遂矣小人之毒如蝮蝎然放之葅澤則逝而無事手自揆擊則反而螫人蝮蝎雖死人亦中毒故錮之則小人知必死知必死則計無復之未有不反而螫君子者也況欒范以前從無錮亡臣之事得罪於秦可以仕楚得罪於魯可以仕齊猶有古人忠厚之道焉而以范氏之故獨錮欒氏固非衆人之所允也故欒氏入曲沃其人有感慨泣下者然則欒氏之甲非吾激之而誰哉則甚矣宣子之不智也豈惟不智又不仁逐欒氏以未形之罪而殺箕遺黃淵嘉父等十人以爲此欒氏之黨友也盈且無明罪何況十人十人之誅徒以其黨友耳則是以欒范不協之故而並開黨錮之端以啟千古君子小人之禍使他日梁冀得以殺杜李章蔡得以竄元祐諸賢小人以收其權而重其威君子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卒以亡國敗家相隨屬而不可救其始之者范宣子也嗚呼黨錮之禍烈矣載在史策昭然烱戒而後之人方師其智而用之未有艾也彼范氏者詎得免君子之誅哉

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襄公二十二年

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則奈之何曰棄疾言之矣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斯誠知義之分者也及子南受誅三日而後請尸不奔而自殺其衡量於君臣之義而終之以死吾於棄疾乎何尤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能如棄疾焉可矣雖然棄疾忠於君猶有所未盡於父父有過子有幾諫之道焉子南之侈久矣其臣觀起至於不如祿而多馬則其所以不得於君者豈一日之積哉幾見焉而諫可也諫而不從廣譬曲喻而再諫又諫不從陳利害垂涕泣而道之雖爭之以死不失爲仁於父也況君之向我而泣其前此矣則君未始不微示其意於我以庶幾子南之一改焉且夫薳子馮踵子南之轍有士八人亦無祿而多馬徒以申叔一言幡然而改之王以安子馮之寵方盛而無嫌也申叔察友非有父子之親也然而一言而改薳氏卒以保全則使棄疾而能諫子南宜其能聽者也而前後不聞一言豈子南固至愚極驁愎而不可諫者耶抑棄疾生乎不知有諍父之禮耶不然何其忍於父而甘於死也天下之事有可付之一死以塞責者有雖死不免於君子之議者爲臣爲子不能明理以求仁義之歸而卒乃塞責以一死是亦小夫俠士硜硜之行不足以與於事君事父之大道也棄疾之死可不謂勇於義哉然曰吾與殺父行將焉入其言亦可悲也嗚呼斯卽其所以未盡於父者歟

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襄公二十五年

忠孝禮義所以名行也非徒言也自後世儒士讀書記誦爲文章其言必依於經忠孝禮義煥然於口而行衰矣忠孝禮義古人於事乎見之今人於言乎見之言與事判而爲二尙復有忠孝禮義哉春秋之士不必多言而實見於事小臣野夫率爾出之往往合道則固無師傅之在前史曠之在側稱古訓舉舊聞

以相勉者而後世詭隨阿黨奸名犯分之爲多出於儒服清言之子亦可羞也陳侯之難有賈獲焉獲載其母妻本以逃死也遇公而下之授公以車公教之載母辭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夫方在兵難是生死之間也君在母亦在有尊親之疑也身與妻俱又公私之介也然而下而授公忠也扶母以奔孝也辭並載以明男女之別禮也不私其人惟公之免義也急難倉卒之下不思不慮而有君子之道四賈獲豈裹冠博帶文言莊論者爲之稱銖而較兩布扶而度寸不過如此而況或失則過或失則違徘徊瞻狗有大不若獲者也賈獲之義千古羞之豈獨司馬子桓哉

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襄公二十六年

嗟乎爲世子者欲速以謀亂此必無之事也而小人之言也可不察哉可不察哉宋平公之於太子痤也曰爲我子又何求此言當矣然伊戾對曰欲速則又聽之於是四太子何其不察之甚也古之求爲君者或在介弟或在强宗或在權臣或在庶公子彼其素分無此位也故生其不臣之心而出於篡弒之計若世子繼父之體有儲君之稱無論賢孝仁恕知禮讓者斷斷無他意卽才在下中性稱愚戇不識居儲之儀者亦未有不知爲君之有日而不必欲速以取惡於父者也此人情之至凡爲人者莫不有之莫不知之故曰爲我子又何求者此其所明也平公亦察之以此斷之以此而已矣乃若小人之害太子者何所不有無寵於太子則怨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則懼而求所以害之無寵於太子而有寵於他子則謀立所寵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而冀固於國君則巧媚於君而求所以害之大臣惡太子則使小臣陰間於宮中而害之大臣惡太子而有所附於內寵則使女子小人合搆於君而害之大臣惡太子小臣願結於大臣則希大臣旨而又害之寵妾欲立其子謀於小臣則結大臣而害之寵妾欲立其子大臣不從則謀於小臣以害大臣而並害之害太子者如此其多途也然而計其能必行於其父之諸不過一言而已曰欲速夫欲速者對爲我子之的而發者也爲我子則必爲君必爲君則必不反必不反者不可誣以反於是以欲速徵其反故欲速云者小人之佞詞也以反誣太子不信因而以欲速激其君也儲君之地尊矣貴矣其用富矣速亦君不速亦猶君也何爲欲速哉苟非貪淫暴侈躁妄之甚者未有急於爲君者也使其子而貪淫暴侈躁妄之甚父豈不早知而灼見之又不待左右之口疑似之隙而後決矣是故國君疑其子不如察其臣疑太子不如察衆人伊戾者惡於太子痤者也太子惡之故惡太子以陷太子於惡欲牲盟楚卽不可知其嘗惡於太子則所素知也向戌者惡太子者也惡太子故因伊戾以陷太子於惡欲牲盟楚卽不可知太子美而狠常爲朝臣所畏則所宜知也夫人棄者生公子佐而忌太子者也生佐求立而忌太子故因伊戾以陷太子於惡欲牲盟楚君未之知夫人安從而知之而況其有愛子歟爲平公者少遂巡焉而察於三子者則太子釋矣且平公曰爲我子又何求今欲破欲速之言請卽以是破之者也晉申生死於驪姬申生不反也衛伋死於宣姜伋不反也漢戾太子逼於江充戾太子之反誅江充也唐承乾激於魏王泰承乾之反誅泰也故平公後悟而有伊戾之烹武帝後悟而有思子之臺誠悔其未察也如察之雖以德宗之猜忌而知太子之無他況明恕之君哉嗟乎前史所載若此類者多矣爲太子害者非伊戾也則向戌也非向戌也則夫人棄也如之何不察也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襄公二十七年

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忠而知禮矣申鮮虞之奔也不仕崔慶也僕賃而喪公不忘君也然而申鮮虞之義可以爲人臣律乎曰可余於是不能無討於晏嬰焉使嬰而愚人也君子所不道也嬰學古論道廉約自修飾相三君知政爲齊顯人而崔氏之難不死不亡乃曰君爲已死而爲已亡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何其佞口者歟且夫社稷與君爲體非二物也人弒其君謂之非危社稷可乎而徼以社稷屬之已以其君屬之人曰我社稷之臣也非君之私暱也則是嬰之於公久矣夫路人視之矣故當其君之難而路人自處焉不討崔氏可也與崔氏同朝而祿可也全其身而已矣保其位而已矣已不能死又教人以不死已不能亡又教人以不亡既飾辭於一時夫且以之欺後世嬰之罪豈得在崔氏之下哉爲嬰者能則闢崔氏而死之不能則爲申鮮虞知國之有爲申鮮虞者而并蔽之以佞辭嬰之心尙可問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襄公二十九年

季子所謂思而不貳者似指正月小閔小宛無將大車諸詩所謂怨而不言者似指小弁谷風大東北山諸詩故曰周德之衰云是說也余嘗疑之魯備六代之樂而周之詩未經刪定時篇什最繁季子爲過賓於魯請觀焉若詩自關雎以迄頌皆徧歌之舞自漢以及陶皆徧作之必非一二日可畢若閔有數日左氏不應略其日而不書其歌詩聽樂恐非一日之事亦恐未必盡歌而徧聽之然則季子之言詩不可不折衷也而余於小雅爲周德之衰尤疑之夫小雅之正爲鹿鳴白華彤弓諸什其變爲祈父小閔北山都

人士諸什其變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先王之遺未泯也而其正者則皆周初燕饗好會之樂歌文武之政在焉不可謂思亦無有怨烏得爲衰耶蓋自王迹之熄鹿鳴廢而后和樂傷焉四牡廢而后君臣遺焉皇華廢而后忠信缺焉棠棣廢而后兄弟賊焉伐木廢而后朋友怨焉天保廢而后福祿微焉采薇廢而后征伐隕焉出車廢而后功力毀焉杕杜廢而后師衆渙焉魚麗廢而后法度弛焉南陔廢而后孝友衰焉白華廢而后廉恥亡焉華黍廢而后蓄積貧焉由庚廢而后陰陽失焉南有嘉魚廢而后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焉南山有臺廢而后國家之基墜焉由儀廢而后萬物失其理焉蓼蕭廢而后德恩薄焉湛露廢而后萬國離焉彤弓廢而后諸夏亂焉菁莪廢而后禮儀喪焉其未廢也人倫以序國政以敷民事以和萬物以育蓋周德之盛也豈曰衰乎知言如季子必不誤至此余以爲訓詁者之失也古文一字而數用者如祭禜禦禦亂治刑型之類不可勝數而衰也者差也次也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晉伯音之對王亦曰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抑季子所云其諸周德之次乎小雅爲周德之次猶大雅爲周德之廣也不然小雅者或天子以饗元侯或朝廷以燕嘉賓季子安得而衰之

絳縣人或年長矣 襄公三十年

弔詭之民治之賊也爵不得以貴之祿不得以富之位諸上則衆效其行以亂國俗處於下則高其名以爲執政羞惟先王之政教不行於天下道德不一風俗不同而後賊民興焉以爲莠於鄉閭之中有王者作固其所必誅者也趙太后問齊於陵仲子而曰何爲至今不殺也千古快之雖趙后不足以知先王之政教然而制國齊民亦庶乎其意焉絳縣老人年七十三云爾而詭其辭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於數識之如此其詳矣顧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則誠弔詭之賊民也趙文子不知爲政之體乃從而謝過而欲官之非所以一道同俗也且好異之人巧於辭而拙於官彼其高論曲說以議執政得失若可聽者使之任官受事往往齟齬竭蹶失其度序爲斯民病雖官之奚益於治況其人尤性不樂官徒無事於恣日爲異以自適而已矣故文子不官之爲是官之爲非夫爲政者惇典庸禮導百姓以生人之常以相安於日用飲食則先王之意也可詭之民王者之所誅也而又何官焉昔絳有二異人一挽車重人一老人而蚤人者知理道識典禮其諸古之逸賢者歟吾嘗惜伯宗之失之也

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昭公三年

譬如毒蛇惡草截其尾披其枝而不致之死及其復甦也尤害於人盧蒲嫳奸人之桀者老則愈毒詎可使之復入哉崔慶一也而嫳爲慶謀曰崔之薄慶之厚苟利於已莫顧義焉而助成痼之難而滅崔子之家凡慶封所以弒君賣友亂國之爲皆自嫳贊之嫳之罪深於慶矣當慶封之敗也謀國者不顯誅之而放諸境內可謂網漏吞舟之魚是智者之所憂而不能釋也彼所以野伏而老者特去國喪位事權不在其手屏息懷奸未之發耳入則烏有不出其辛螫以毒人者乎而齊君哀憐其言將復用之則二惠殆矣是故子雅因其求入而放之燕遠惡之道宜如此其慎而決者也如不忍其老而復之是調停之恒說而取禍之厲階耳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嫳之在齊野也羸豕也然而無金柅之繫終有蹢躅之凶彼且哀號乞憐以圖一日之倖往而肆於人吾又奈何其招之也宋熙豐黨人章蔡林鄧爲之魁以小人之心而有小人之才幸而被黜雖歷之至死可也自調停之說興而蔡鄧復入進紹述之言逐元祐之士范曰蘇劉諸君子旋受其毒而邪正相爭告之反覆遂成南渡之禍豈不以除惡之不盡耶智哉子雅令其處宋元祐間必能去章蔡如盧蒲嫳也髮短心長洞烱小人之情狀矣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公七年

鯀沒而郊於夏夏后氏之大祀也夏天子主之夏亡而二代祀其神爲夏也二代之天子主之豈諸侯所得祀哉昔夏都安邑晉有其地晉侯有疾而夢黃熊或者鯀不嘉晉侯之爲而示之警乎禳之可也然而子產之辭出於諛諛非正也子產以正相鄭而聞於諸侯不宜以諛諛則當世之有識譏之後世之君子議之夫鯀爲夏郊晉安得而祀焉夏郊爲三代所祀晉安得比於三代而祀焉而子產謂晉爲盟主可以祀而未之祀故以致疾然則晉祀夏郊斷可以已疾矣以已疾之故而越祀是僭禮也僭禮是無王也爲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禮乎子產於此應亦心知之而意在和晉遂也於諛是故附會其說而慫慂韓子以祀夏郊故曰非正也吾意鯀在唐世有才名實生神禹治水九載雖未成功然禹因其遺緒繼爲司空不無所遵仍以爲地方利者其生也有治水之勞其死也享四百年配天之祀斯其神也大矣何至祟於晉人而賴一朝之饗乎莒之二鼎以諛得賞吾爲子產羞之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公十年

壺以外婦人之所不與聞也況與之謀朝事哉況關於外臣而爵賞以之出哉彼其爲外臣言也憂社稷

恤忠良者百不一二其自外臣所賄結而爲之從恿主上者什九況妃色方豔嬌子在懷出言會其適喜論事當其無嫌聽之無逆耳之聲從之無旁聽之迹故言無不信事無不行其中人最深受禍最烈然而發機於微藏釁於細廷臣莫由知諫臣莫由諍夕言於宮而朝宣於朝矣其敗害微驗或在數十年或在數年之後及其禍發人主不知其所自來而爲知即曩者吾所篤愛豔妻嬖子之爲之哉雖君之抑亦晚矣陳氏者齊之大賊也有明君者所必鋤而去之刻今日并欒高弱同姓私惠國中結黨援其勢寖以熾矣景公不能制之以法而與之苟之旁臣猶有意好之意焉奈何聽穆孟姬之請而有高唐之賞也此豈出自孟姬之意哉非孟姬也陳桓子使之也桓子辭賞將以示讓而辭邑邑之賞實以惡遠讓於朝則晏嬰之徒不能復爲之言辭其遠者則近都之地有所不可以請故陰使孟姬爲之請而高唐得矣得高唐而陳氏始大矣景公以前之陳氏有奪齊之心而無其地景公以後之陳氏有奪齊之力而益固其心故不數世卒以代齊者以有高唐也孰使有之穆孟姬有之也夫孟姬之爲之請也豈前知其將以是奪齊哉出於一日之私耳婦人女子知耳目玩好之利而不知國之大計愛細人之甘言小忠而不知朝廷之大政故常常道於君側而莫恤其他明王且或惑之況景公者哉嗚呼同牀之言君子愼聽焉危之也夫女有戎焉忽之一夕禍及子孫務在勝之而已矣

伍員見鱄設諸而耕於鄙 昭公二十年

伍奢死於平王員志復讐而卒以吳入楚僇平王之尸世稱之曰孝仕吳而老以宰嚭之譖死於夫差之朝世稱之曰忠余以爲復讐而義謂之孝可也父不受誅而子復讐可也平王奢之君雖誅奢不以其罪而謂奢而成斯獄者費無極也平王或聽於讒制有之非平等人相殺可以讐者比則是員之所以報平王者爲己過矣報人者不得其當則我復入於惡奢臣也子也平王君也父也枉殺其子而其孫爲之報讐可乎何以異於是令員祭而告於奢奢所不敢受也奢受之則奢爲弒君奢不弒君而員弒之以歸辭於奢則員爲陷父於惡孝子固如是乎若夫諫受越之成羅屬鏤之禍以世俗觀之不可謂不忠也然而忠於夫差不忠於吳其始入也蓋將用吳以報楚於是乎入吳入吳而不能驟用吳於是乎見鱄設諸於公子光而待之光非鱄設諸不能以弒吳君非員不能以得鱄設諸故無鱄設諸則吳君不弒無員則吳國不亂故亂吳以成公子光之弒者非他人伍員也員爲己之讐而亂人之國殺人之君成人之惡以吳言之是敗也非臣也今人釋賊而與之謀謀不合怒而殺之因謂之忠不亦悖乎張子房爲韓報讐而用漢以戮秦卒以滅秦帝漢善身而去之子房可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如員者爲孝而累於孝爲忠而累於忠惡足述乎哉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昭公二十二年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云者賓孟權大臣之屬垣而與王爲隱也釋之者曰人謂難也已謂人也謂難爲於廟則見殺故難之人而爲君王宗廟社稷之祝則非殺也故無害斯釋之者誤矣存此釋則語義終不明賓孟見難遽告之旨終不得其解後之讀書者反覆紬繹猶莫之喻曾是可以喻王於倉卒之下乎其時景王無適嗣嘗已立子猛矣繼而寵子朝欲立之其意未決也而朝有大臣若劉子單子者在皆爲猛而不爲朝王之所以遲於立朝者忌劉單也則賓孟之所以難進言於王所者亦以劉單也蓋必嘗思慮鑄畫不得其機以進故一觸於犧之說而遽與王隱言之其曰人異於是者固已含蓄而專言人矣故承之曰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以爲子猛子朝之喻焉子猛立而子朝爲之用則是人犧也雖以免於禍矣子朝立而子猛與劉單皆爲之用則是己犧也誰能害之以此悟王以謂早立子則是以制命乎國中不早立則子朝危於一雞而王不得以終其愛也是故王聞之而會意焉田於北山將殺劉單以爲立子朝地賓孟斯言可謂巧矣談言微中惻然動王以憫子之思而趣其廢立之決隱之最善者也釋之者不考其事之始末而泥其辭以爲之說宜其若說夢乎甚矣注書之難也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然不免 定公四年

爲將與相者小忠之言不可聽也小忠之言若愛我實以害我聽之則失其大失其大則我麗於罪而卒不免何爲聽之哉史皇之謂子常也小忠也史皇緣於子常司馬有功則子常無功而史皇與之故史皇忌司馬此史皇之私也而史皇難言也於是乎若爲愛子常也者而勸其速戰以先司馬而發殆曰子常有功則已與之是故不顧成敗不察彼我專以紲司馬之謀而抑其拒吳之功即史皇亦非能眞愛子常則惑之者何也以彼其言將奪人之功以予我冀我有功以蓋於人抑將予我以功而免我之罪免我於罪而又使人無功其言甘矣甘故聽之嗚呼豈知其適以毒予而賂之禍乎夫司馬戌智勇之將也當此之時求可以敵伍員者獨戌一人其謀與李左車爲趙守拒韓信之策略同行戌之謀吳可大破也何則吳侍舟而來亦侍舟而返使司馬焚其舟於淮又塞

其既吳人無歸路矣子常因而夾擊之吳人心亂於內陣亂於外將盡戮於楚之境而庸得入乎如此則子常之功與司馬並初無彼此也史皇見其私而不知公怙小利而莫識大計因以誤子常嗚呼悲夫子常之聽之也雖然方史皇言時子常以爲是愛我者故舍其成謀焉而聽之也嗚呼悲夫孰知其即以禍我而及國者乎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定公四年

兩人相友有幸不幸焉幸而爲鮑管不幸而爲張陳人皆知之余以爲莫不幸於申伍或問之曰申以忠伍以孝以平生之友爲千古之友矣其不幸何余曰初伍之得友申幸也及伍成名申亦成名伍不幸申亦不幸夫伍復父讐至於處宮鞭墓率其血氣之性而一往焉知有父不知有君知我之有父不知其父之有君於是自蹈於惡而不避其不幸在與申友而成申包胥之義申乞秦復君至於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知有君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友於是復君存楚盡其心成其名而踐其平生之言其不幸在與伍友而不能早伐其人吳圖楚之謀且夫申之忠純乎忠伍之孝累於孝申爲美玉伍爲碔砆申爲良金伍爲冶錫固不可以爲耦也申之義如中天之有赤日大地之有華嶽是獨有千古者也伍安得而終友之哉伍之義左氏置不論焉而載郟公辛君命天也君討臣誰敢仇之之言以爲案此左氏之得也而公羊氏曰事君如事天又曰此可以復讐失之矣失之矣惟伍曰我必復之申曰我必興之相語而不相諱有友道焉茲則好事者之所樂述歟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

定公五年

吳人入楚而楚都失君出於境國不可知也則國人咸有楚亡之心焉然而楚澤未泯人心未忘必有豪傑之士觀釁而應楚人之興者於此潰然而散無復繫屬則餘燼不可復收非吳人取之則奸人乘亂而起以取之矣子西脾洩之建其有卓識也哉夫楚非昭王之楚也其國於江漢之間自蠻熊蚡冒以來文王莊王世世撫之苟有國子再立於亂亡之後則社稷宗廟有主民人有君子西之將立凡以爲楚也即以補昭亡國之過也雖遂有楚國何罪焉是故子西胥不覺而爲王輿服以保路焉昭聞之當有頓首而賀國之有君耳子西則何罪哉古之人明大體知機事定大計而不疑犯衆議而不嫌往往能救於既敗持於方危者皆子西之屬也安史之亂房琯勸明皇衆建王子也先之亂于謙排南遷之議而立景帝卒以靖國復有天下彼小人者無事則媚君以逞其私有事則亡命於千里之外或瞻顧遲疑無所措手足及君子有所爲又從而搖之則國幾何不一敗而隕於地也雖然子西之義凡大臣有器識者皆欲爲之而後之人君狗私猜忌不察其忠則或復辟而誅焉者有之矣如楚昭王既復而終委政於子西者豈不卓越出世主之上哉乃若子西既國脾洩矣聞王所在而後從焉子西固以爲楚也故從王而不疑也

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縶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定公九年

將出師而君親推之三以寵行而勸衆也齊侯歸敝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以位則非大將也以事則非時也以禮則吉凶異也齊侯歸敝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爲其勇也爲其忠也先登而入爭門而死勇矣不室而志於戰戰志於死忠矣有臣如此君所不可不加禮者也齊侯以爲將受命而出君可以親推焉則其致死而入者亦可以親推矣將戰勝而賞者大夫士可以班晉職焉則其戰而致死者亦可以晉職矣生而晉職者禮有加焉則死而盡職者亦可以加禮矣故其所以待敝無存者若是其隆也不寧惟是臨戰而有所斬殺者以用懦也臨戰而有所賞庸者以用勇也今齊與晉相持於夷儀事未可知正國家用士之秋也敝無存死而莫之恤其爲敝無存者阻矣恤敝無存於既死則其欲爲敝無存與不能爲敝無存者皆勸矣齊侯之以敝無存歸也其猶以敝無存戰哉且不惟今日之戰也雖齊後日之事以之項籍用兵有功當賞印刓而不與爲韓信所料以爲不如漢高後世之主師出則懸賞格師歸則付之有司察其細過對之獄吏皆不得所以用士之道者也烏能興起爲帝王長有厥國哉若以恤敝無存之義推之齊侯能軍抑將能國夫賞罰者國之二柄也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信而必之則國強立而不以挫於人然而景公有陳氏之偪而不能制也則賞罰之道未之盡也歟

逢滑當公而進 哀公元年

胡子亢楚以取亡陳公依楚以免禍逢滑之所以策吳楚而爲陳計者至當矣胡小國也乘楚之危而俘之覩其既復而不服焉乃曰存亡有命此豈命哉胡子自取之也陳公詢於國人國人或左或右無有定議幾於莫決矣而逢滑深論禍福以決吳楚乃卒恃楚以享其國斯其排衆決策當機而斷何如哉余於逢滑歎任氣者之自戕而笑兩可衆議者之不足立也所貴乎明決有氣節之士者以其當事機之會通彼我之情而申一是之見足以決疑定難以爲人主恃也而或悍然以不畏彊禦爲勇以卑禮事人爲智

則一失爲胡子再失爲陳人胡子不可爲也陳人亦不可用也今於左右之外有當公而進者則衆人莫不惡之矣使吾雖有正論而不得解結披郤之策以釋衆紛而慰人主之意則侃侃諤諤適以取憎而僨事耳而逢滑曰晉盟主也請以晉辭吳可謂解結而披郤者矣夫吳雖强猶有晉焉彼將以名爭於中國者也吾卽以名予之恃楚則吳怒稱晉則吳悟故逢滑一言而決從楚之議焉從來倉卒之中危疑之際人主一人不能不恃衆議然衆議不可恃也終當恃一人以爲決則視乎其有氣而詞達者聽之故吾爲之臺逢滑以畀後之博問於其下者雖然毋見逢滑而又惡其抗哉則事危矣

公子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哀公二年

衛有公子郢其人在輒可以愧而死矣何也郢之辭立也以有亡人也亡人太子也太子亡而太子之子居故郢以亡人之有世而不敢僭輒以受靈公之命不沒太子也故不沒太子之世也夫太子亡郢猶讓之輒太子子太子來輒反拒焉何以爲人子輒之立代太子者也夫人在太子固不可以入矣使輒立而太子入太子入而輒退處乎宮輒之爲君將安往乎

且子有罪父討之父有罪子敢討之乎而公羊氏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教輒拒父也余以爲瞶無父命不可復入輒亦無父命不可自立立而待父曰權可也父來而退然後正焉如拒之是無父也公子郢不敢無太子而輒敢無父乎君子當靈公之世不得爲瞶當輒之世不得爲輒以時制義斯無狂焉夫石曼姑之義細矣公羊氏奈何助輒拒父耶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哀公十年

後世言兵者競於武矣有以德讓爲策者則迂之而勿用夫德與武誠兩立之物也以德則絀武以武則絀德故并兼者高詐力撫綏者尙仁恕然而以强制强强者莫之服以詐息詐詐者莫之敢是相尋於兵而無已時也世之命將出師未有不於武勇乎取之者若延陵季子者德友也非師武臣也簠簋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豈其任哉楚用子期伐陳吳乃以季子救之以世俗觀之不幾於誤乎況楚以强聞諸侯子期以勇顯於楚吳季子之非楚子期敵也明矣乃季子片言而子期遁師其在春秋之以楚故而救鄭救宋者皆未有若此役之不戰而釋者也然則季子之師固優於晉荀偃韓厥士鞅趙孟之流矣乎且子期割心盟隨力能拔木氣矜之士也服之不易今者爲季子屈豈徒屈於其言哉蓋季子德勝而不佳兵其平生讓千乘之國以禮進退有令聞爲中國重久矣賢人長德之風流於四方者固嘗入於不言之先也有不言言則人咸服之雖楚王自來亦未必悍然與季子角豈子期之不足化歟嗚呼仁哉可謂君子之兵者矣夫區區勾吳之公子以讓國有賢聲顧不戰而屈楚豈非以德耶況於三代之王仁義之師將以救民於水火者耶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哀公十四年

狩君事之大者也君有事而名之故曰狩豈得加於細人哉而公羊氏曰薪采者也爲獲麟大之也然則以獲麟之故而微者得以爲狩亦將以獲麟之故而微者得以爲君乎孔子作春秋用周王之大法以治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令其上下大小貴賤可以自孔子易之則是孔子之私法也而春秋孔子之私書也豈可以明示天下乎余以爲孔子修春秋其所書諸侯之爵公侯伯子男必皆周舊也其於諸侯之事朝聘會盟征伐禮樂必皆周典也其賞罰褒貶之所自出必皆周禮也其所書爵人名字之辨必皆周法也前之史官不必盡明於先王之道則書法不必盡合孔子思以先王之道治當世之人故削其不合者筆其合者且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孔子之所尤慎也今以獲一麟之故而予以君公蒐狩之名不已君薪采乎以獲麟可以君薪采則可以朝諸侯王吳楚以合諸侯伯大夫矣而大夫合諸侯則大夫之吳楚朝諸侯則子之又何也吳楚之舊子爵也以其合諸侯尊周爲可嘉也而書復其爵特以其不失乎正耳大莫如尊王曾不加其爵豈以獲麟而假之名哉蓋西狩者公狩也獲麟者鉏商也有狩者必有獲者獲者不可以爲狩鉏商不可以爲公左氏之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此爲實錄公羊氏不足據也從公羊氏則以薪爲狩以微爲公大細紊而名器亂矣而後之學者方據之以治經不亦大侮孔子乎諸儒說經往往尊聖人而反卑之大聖人而反小之其不合於孔子之法者皆是也以經之始春王正月則謂孔子改正朔以經之終西狩獲麟則謂孔子狩薪采則其他悖理而傷道者可勝道哉歐陽子曰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善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吾於治經從歐陽子

伯曾祖諱元英字師晦一字茹衣自號虹城子康熙己丑科會試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殿試二甲第一名進士官編修力學砥行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牧民通考治平新語治河要略諸書皆散佚淮左傳博議拾遺二卷殘帙僅存乾隆間采訪遺書獲入四庫全書存目然進本脫博議二字僅稱左傳拾遺非原本也緒曾搜訪先世遺書得戴太史翰藏

本闕末數葉後又得程徵君廷祚手錄本與戴本頗有異同卽自序中字句亦多異戴程本俱云左傳博議拾遺合兩本校之則程本爲優矣外間別有一本多圈點評語聞先兄太常謂紹會云爲王孝廉所增加蓋不足據伯曾祖文爲安溪所重嘗稱其大綱罔理經經緯緯靡不品酌於古今言事之度絕意以文采見長而宏中發外光氣之實未嘗稍掩抑此書以史證傳不爲無用之言同時如湯西厓趙恒夫惠周惕方望溪張彝歎咸服其學識馮姪曾孫緒曾謹跋

右左傳博議拾遺二卷仿東萊呂氏而作馳騁文鋒不及呂氏而持論則較和平此書未有刊本元朱逑之大令以家藏本寄眎因梓 以廣其傳咸豐二年季秋之月金山錢培名賓之甫識

左傳博議拾遺 海寧李善蘭覆校

左傳拾遺二卷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爲待筆議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表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史記索隱

司馬貞撰

史記索隱卅卷

光緒十九年九月

廣雅書局校刻

史記集解序

裴駰 [illegible]

班固有言曰 [illegible]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illegible] 采世本戰國策 [illegible] 述楚漢春秋 [illegible] 接其後事訖于天漢 [illegible]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illegible] 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

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illegible]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illegible] 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illegible]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illegible] 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 [illegible] 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 [illegible] 信命世之宏才也 [illegible] 考校此書 [illegible] 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

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 [illegible] 聊以愚管 [illegible] 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 [illegible] 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 [illegible] 今直云瓚曰 [illegible] 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 [illegible] 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 [illegible] 飛塵之集華嶽 [illegible] 以徐為本號曰集解 [illegible] 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梧者依違不悉辯也 [illegible] 愧非胥臣

之多聞 [illegible] 子產之博物 [illegible] 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 [illegible] 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illegible]

史記集解序

史記索隱卷一

五帝本紀第一

小司馬氏撰

黃帝 …… 少典之子 …… 軒轅 …… 弱而能言 …… 徇齊

…… 征不享 …… 世衰 …… 藝五種 …… 羆貔貅貙虎 …… 蚩尤 …… 五氣 ……

…… 披山通道 …… 丸山 …… 作人 …… 釜山 …… 與爲多焉 …… 迎日推筴 …… 存亡之難 …… 時播百穀草木 …… 淳化鳥獸蟲蛾 …… 旁羅 …… 十四人 ……

…… 若水 …… 黃帝崩 …… 玄囂 …… 黃帝正妃 ……

…… 山 …… 材 …… 祇 …… 平也 …… 顓頊 …… 高辛 …… 如雲 …… 如天 …… 如日 …… 如神 …… 放勳 ……

…… 正四時 …… 幽都 …… 便程 …… 南交 …… 昧谷 …… 伏物 …… 星虛 …… 閏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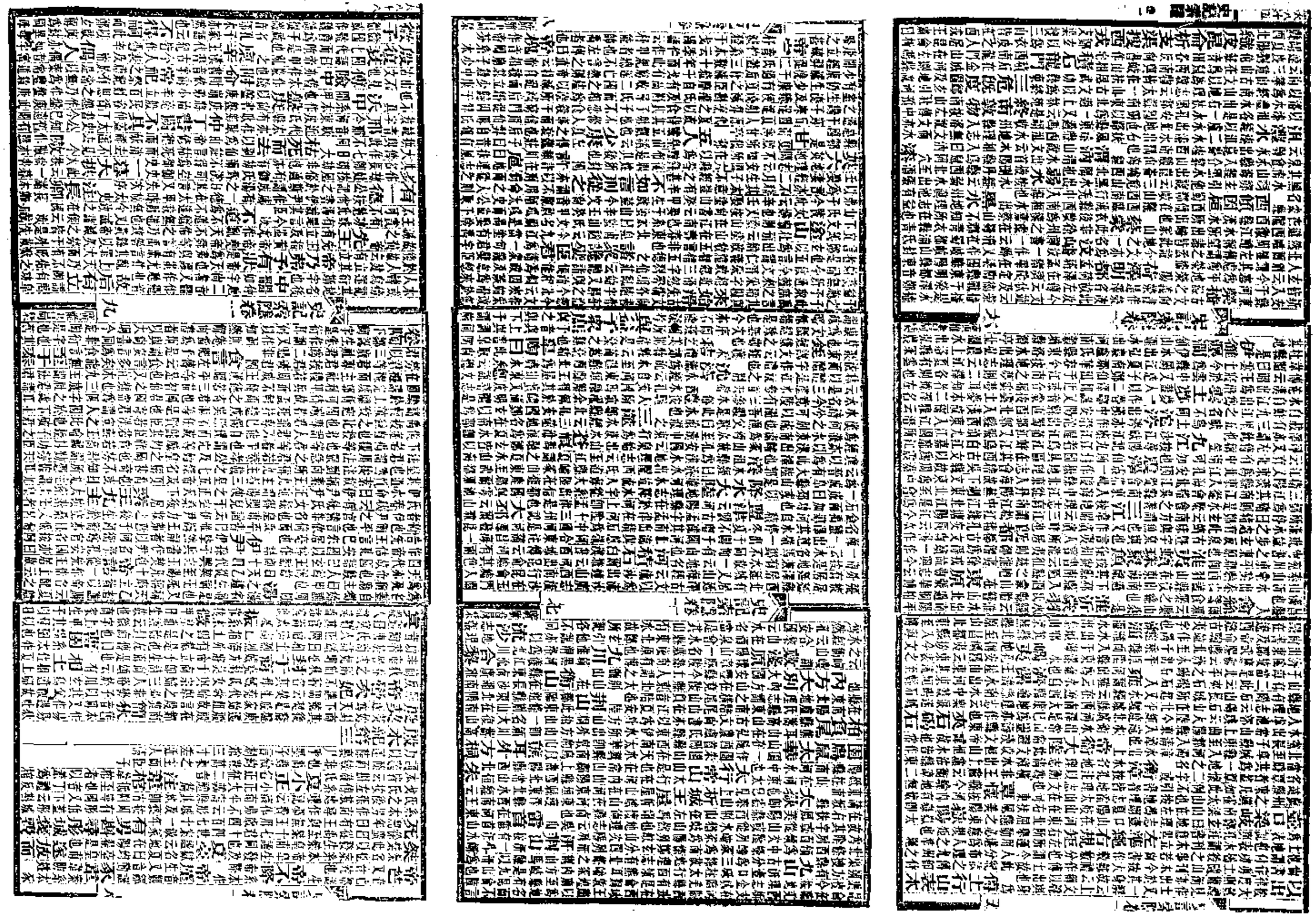
…… 下二女於嬀汭 …… 舜入山林 …… 不迷 …… 五府 …… 北狄 …… 虞舜 …… 作什器於壽丘 …… 就時 …… 形之 ……

…… 析枝 …… 八元 …… 八愷 …… 朱虎熊羆 …… 南撫交阯 …… 北發 …… 西戎 …… 十六族 …… 於天 …… 皆有 ……

…… 或不傳 …… 古文近是 ……

夏本紀第二

文命 …… 鯀 …… 鴻水 …… 爲度 ……



周本紀第四

帝嚳元妃 [illegible]

棄之隘巷 [illegible]

封于邰 [illegible]

不窋 [illegible]

去稷不務 [illegible]

詩人歌 [illegible]

高圉 [illegible] 亞圉 [illegible] 公非 [illegible] 公叔祖類 [illegible]

毀隃 [illegible] 一物 [illegible]

白魚躍入王舟中 [illegible]

上祭于畢 [illegible] 武王亦答 [illegible] 流為烏 [illegible]

明水 [illegible] 天不享殷 [illegible] 十夫 [illegible] 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 [illegible]

日夜勞來定我西土 [illegible] 自洛汭延于伊 [illegible]

以存亡國 [illegible] 宜告三塗 [illegible]

其罪 [illegible] 鐵鉞 [illegible] 訟 [illegible]

文公 [illegible] 其和 [illegible] 戰于千畝 [illegible]

褒姒 [illegible] 伯服為太子 [illegible] 桓王 [illegible]

許田 [illegible] 天子用事太山 [illegible] 周公 [illegible]

伐鄭 [illegible] 殺 [illegible] 叔帶 [illegible]

定王 [illegible] 介 [illegible] 周太史儋 [illegible]

東周惠公 [illegible] 別五百歲復合 [illegible]

分治 [illegible] 西周武公 [illegible] 周君 [illegible]

諸侯皆為王 [illegible] 宜陽 [illegible]

代 [illegible] 韓 [illegible] 受地於韓 [illegible]

高都 [illegible] 相國 [illegible] 已行矣 [illegible] 左 [illegible]

受九鼎 [illegible] 百姓 [illegible] 周君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一終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第二

秦本紀第五

女脩 [illegible]

大費 [illegible]

皁游 [illegible]

鳥俗氏 [illegible]

孟戲中衍 [illegible]

將大出 [illegible]

石北方 [illegible]

處父 [illegible]

賜爾石棺 [illegible]

溫驪 [illegible]

騄耳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陳寶 [illegible]

為祉 [illegible]

高渠眯 [illegible]

晉滅霍魏耿 [illegible]

曲沃 [illegible]

梁伯芮伯 [illegible]

景公 [illegible]

繆公 [illegible]

共公 [illegible]

簡公 [illegible]

懷公 [illegible]

獻公 [illegible]

初為賦 [illegible]

孝公 [illegible]

雁門 [illegible]

開阡陌 [illegible]

惠文君 [illegible]

齊魏為王 [illegible]

犀首 [illegible]

伐蜀 [illegible]

公子通封於蜀 [illegible]

武王 [illegible]

昭襄王 [illegible]

蜀侯煇反 [illegible]

涇陽君 [illegible]

公子悝 [illegible]

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 [illegible]

以垣為蒲阪 [illegible]

尉斯離 [illegible]

孝文王 [illegible]

莊襄王 [illegible]

始皇帝 [illegible]

二世皇帝 [illegible]

秦始皇本紀第六

莊襄王 [illegible]

不韋姬 [illegible]

名政姓趙氏 [illegible]

蒙驁 [illegible]

王齮 [illegible]

麃公 [illegible]

燕虛長平 [illegible]

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 [illegible]

夏太后 [illegible]

河魚大上 [illegible]

車重馬東就食 [illegible]

嫪毐 [illegible]

昌平君 [illegible]

什推二人 [illegible]

氏 [illegible]

彗死 [illegible]

籍其門 [illegible]

和攻不行 [illegible]

迎王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齊王建 [illegible]

秦 [illegible]

推終始五德之傳 [illegible]

水德 [illegible]

六尺為步 [illegible]

合五德之數 [illegible]

金人十二 [illegible]

極廟 [illegible]

刻所立石 [illegible]

北過大夏 [illegible]

撫心揖志 [illegible]

立石頌 [illegible]

倫侯 [illegible]

隗林 [illegible]

承順聖意 [illegible]

刻石 [illegible]

道上黨入 [illegible]

陸梁 [illegible]

初縣 [illegible]

阿房 [illegible]

徙諸 [illegible]

北假中 [illegible]

取高闕陶山 [illegible]

衆天紹漢 [illegible]

滈池君 [illegible]

望于南海而刻石 [illegible]

德惠脩長 [illegible]

秦始皇 [illegible]

以罷過運少近宮三歲 [illegible]

國不闚 [illegible]

土墉 [illegible]

橫行天下 [illegible]

市於外 [illegible]

從長 [illegible]

安土息民 [illegible]

君 [illegible]

約從離衡 [illegible]

五序 [illegible]

六國 [illegible]

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illegible]

齊明周最陳軫 [illegible]

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illegible]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illegible]

陳利兵而誰何 [illegible]

金城 [illegible]

南面稱帝 [illegible]

立子嬰 [illegible]

享國十二年 [illegible]

初為 [illegible]

生文公 [illegible]

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 [illegible] 生靜公 靜公不享國而死 生憲公 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 [illegible] 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國六年居西陵 [illegible] 庶長弗忌威壘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 [illegible] 葬衙 武公立 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南 [illegible] 三庶長伏其罪 德公立 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 生宣公成公繆公 葬陽 初伏以御蠱 [illegible] 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 葬陽 初志閏月 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 葬陽 齊伐山戎孤竹 [illegible]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 天子致霸 葬雍 繆公學著人 [illegible] 生康公 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 葬竘社 生共公 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 葬康公南 生桓公 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 葬義里丘北 生景公 [illegible]

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龔公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葬囂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

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嘉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史記索隱卷二終

長沙郭業嶽初校
香山何紛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三

項羽本紀第七

下相 [illegible] 字羽 [illegible] 季父 [illegible] 項燕 [illegible] 封於項 [illegible] 櫟陽逮 [illegible] 抵櫟陽 [illegible] 浙江 [illegible] 扛鼎 [illegible] 起大澤中 [illegible] 數十百人 [illegible] 先即制人 [illegible] 慴伏 [illegible] 已下東陽 [illegible] 蒼頭特起 [illegible] 異軍 [illegible]

黥布 [illegible] 蒲將軍 [illegible] 居鄛人 [illegible] 楚南公 [illegible] 楚雖三戶 [illegible] 與國 [illegible] 以市於齊 [illegible] 高陵 [illegible] 安陽 [illegible] 不可以破蟣蝨 [illegible] 飲酒高會 [illegible] 芋菽 [illegible] 無鹽 [illegible] 搏牛之 [illegible] 而行私 [illegible] 諸侯 [illegible] 從 [illegible] 始成 [illegible] 好水 [illegible] 三戶 [illegible] 中地 [illegible] 司馬門 [illegible] 項伯 [illegible] 沐猴而冠耳果然 [illegible] 紀信 [illegible]

[illegible] 果然 [illegible] 業巳 [illegible] 都廢丘 [illegible] 都高奴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戲下 [illegible] 都臨菑 [illegible] 漢王 [illegible] 漢王逃 [illegible] 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illegible] 食其 [illegible] 高祖 [illegible]

汜水 [illegible] 赤泉 [illegible] 涅陽 [illegible] 城下 [illegible] 中水 [illegible] 烏江 [illegible] 吳防 [illegible] 杜衍 [illegible]

高祖本紀第八

姓劉氏 [illegible] 字季 [illegible] 沛 [illegible] 小沛 [illegible] 父曰太公 [illegible] 母曰劉媼 [illegible] 注地神曰媼 [illegible] 陂 [illegible] 見蛟龍於其上 [illegible] 隆準 [illegible] 貰酒 [illegible] 折券 [illegible] 單父人呂公 [illegible] 主進 [illegible] 咸陽 [illegible] 倍 [illegible]

[illegible] 呴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技 [illegible] 求 [illegible] 盜 [illegible] 分為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告 [illegible] 欲告之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徑 [illegible] 以竹皮為冠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光武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厭 [illegible] 主吏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百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地 [illegible] 方與 [illegible] 胡陵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高祖 [illegible] 世 [illegible] 劫眾 [illegible] 居 [illegible] 周市 [illegible] 魏 [illegible] 皆自立為王 [illegible]

[illegible] 走 [illegible] 至戚 [illegible] 東陽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君 [illegible] 泗川 [illegible] 監平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左司馬得 [illegible] 亢父 [illegible] 定陶 [illegible] 台 [illegible] 陶 [illegible] 附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拔之 [illegible] 居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阿 [illegible] 雍丘 [illegible] 下碭 [illegible] 外黃 [illegible] 從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別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濮陽 [illegible] 義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盱 [illegible]

[illegible] 扛 [illegible] 里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氏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遇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陽 [illegible] 水 [illegible] 胡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乘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守 [illegible] 宛 [illegible] 侯 [illegible] 封 [illegible] 開 [illegible] 成陽 [illegible] 白 [illegible] 或言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符 [illegible] 丹 [illegible] 道 [illegible]

[illegible] 或 [illegible] 說 [illegible] 沛公 [illegible] 引兵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圍 [illegible] 陽 [illegible] 嶢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都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負約 [illegible] 卿子冠軍 [illegible] 白馬 [illegible] 漢王 [illegible]

[illegible] 欣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軍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楚 [illegible] 足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諸將 [illegible] 善地 [illegible] 徒 [illegible] 逐 [illegible] 故主 [illegible] 鴻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田 [illegible] 歌 [illegible] 形勝 [illegible] 秦得百二 [illegible] 千里 [illegible] 千里之外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荊王 [illegible] 徙治長安 [illegible] 東闕北闕 [illegible] 太上皇 [illegible] 魏安釐王 [illegible] 小人以德 [illegible] 齊悼惠王 [illegible] 當城 [illegible] 於趙 [illegible] 悼襄王 [illegible]

呂太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 [illegible] 戚姬 [illegible]

代 [illegible] 大臣 [illegible] 請母 [illegible] 永巷 [illegible] 啗我之比 [illegible] 五年六年城就 [illegible] 下山 [illegible] 襄城侯 [illegible] 呂他 [illegible] 俞侯 [illegible] 贅其侯 [illegible] 比殺三趙王 [illegible] 東牟 [illegible] 陰慮 [illegible] 劉氏所立九王 [illegible]

呂氏所立三王 [illegible] 呂須 [illegible] 今無處矣 [illegible] 襄平侯通 [illegible] 訟言誅之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三終

長沙鄭業斆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孝文本紀第十

析其血 [illegible] 宋昌 [illegible] 大橫 [illegible] 節 [illegible] 后之家 [illegible] 五帝官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陰安侯 [illegible] 列侯頃王后 [illegible] 清宮 [illegible]

[illegible] 女子百戶牛酒 [illegible] 五日 [illegible] 其安之志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信侯 [illegible] 有天下 [illegible] 之末 [illegible]

交午柱 [illegible] 銅虎符 [illegible] 淮南王 [illegible] 女樂 [illegible] 甘泉 [illegible] 三處 [illegible] 江王 [illegible] 元年 [illegible] 四年 [illegible] 元元 [illegible]

孝景本紀第十一

[illegible] 中大夫令 [illegible] 胡公 [illegible] 漢語作跳 [illegible] 內史 [illegible] 大紅 [illegible] 已下 [illegible] 復土 [illegible] 之舞 [illegible] 武德文始五行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沙王 [illegible] 雒陽 [illegible] 用傳出入 [illegible] 齊王 [illegible] 平陸侯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孝文太后崩 [illegible] 典客爲大行 [illegible] 左右內 [illegible] 令徒 [illegible] 爲丞相 [illegible]

[illegible] 上馬 [illegible] 月貢 [illegible] 天廷中 [illegible] 諸侯以 [illegible]

孝武本紀第十二

孝武皇帝 [illegible] 褚先生補作 [illegible] 中子 [illegible] 縉紳 [illegible] 立明 [illegible]

武安侯 安期生 亳人謬忌 貴者太一 其佐曰五帝 為皮幣 白金 一角獸若麃然 栢梁 銅柱承露 游水發根 太史公

史記索隱卷四 四

口也 鬼臾區 中山 車馬 羨門 於大山矣 樂成侯 欒大通 不虞不騖 母款識 寒門谷

三壹 用一太牢 八神 昔大帝 雍 胡碩 龍 進 泰帝使素女 祭月以羊 羊特 射牛 封禪儀 見星 出如瓠 壽星 仍出 星弘 還至瓠子

史記索隱卷四 五

自臨塞決河 作通天臺 甘泉更置前殿 乃作 太一 寶鼎 五帝 房中 芝生殿 泰元神策 命曰 崑崙 至於 其西則唐中 鳳闕之屬 其東則 北則 玉堂 井幹樓 乃立神明 星五寬舒之祠官 木寓龍馬 赤 凡六祠

史記索隱卷四

史記索隱卷四 終

長沙郭嵩燾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五

三代系表第一

五帝三代之記 尚矣 余讀諜記 五德之傳 以五帝繫諜尚書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 蟜極生帝嚳 顓頊生窮蟬 窮蟬生敬康 顓頊 生鯀 帝摯 帝孝 帝廑 帝槐 帝泄 帝扃 帝厪 帝皋 帝發 帝履癸 帝小甲 大庚弟 帝沃甲 帝廩辛

史記索隱卷五 一

成王誦 康王釗 康伯 昭王瑕 悲伯 魏公 共和 張夫子問褚先生 契 皆黃帝子也 契母 湯 姜嫄 履之山 蜀王黃帝後世 終始傳曰 霍子孟 為臣 豈不偉哉 有興兒主 都行車 時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曆譜諜 孫卿 韓非 孫仲舒 數家 張蒼 歷譜五德 鐸氏微 虞卿 呂不韋 楚介江淮 文去重 挾王室 政由五伯 遂奔于巢 其過 楚子 嚌家 其傳指 張家 觀諸侯 禍 鄭孟子 公

729

要刪 所姦反又音刪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人欲見其要故因論此爲學之

周共和元年 宣王少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凡十四年宣王立

魯眞公濞 十五年

齊武公壽

晉靖侯宜臼

楚熊勇

宋釐公

衛釐侯

陳幽公寧

蔡武侯

曹夷伯

秦仲

燕惠侯

共和十四年

秦莊公其

楚熊嚴

鄭桓公友

燕釐侯莊

曹惠公伯雉

齊莊公購

鄭武公滑突

楚若敖

晉昭侯伯

楚蚡冒 音扶粉反

魯隱公息

晉鄂侯郄

衛桓公完

秦寧公

楚武王熊通

鄭莊公寤生

哀侯 晉哀侯光

宋殤公與夷

晉小子侯

衛宣公晉

宋莊公馮

陳厲公佗

蔡桓侯封人

楚莊敖熊囏

齊小白

晉武公稱

周釐王胡齊

宋桓公禦說

曹釐公夷

晉獻公詭諸

齊桓公小白

宋閔公捷

晉惠公夷吾

宋襄公茲父

楚成王惲

魯僖公申

晉文公重耳

秦穆公任好

曹共公襄

楚穆王商臣

晉襄公驩

宋昭公杵臼

鄭穆公蘭

陳靈公平國

晉成公黑臀

楚莊王侶

秦康公罃

閔公 宋昭公

宋文公鮑

齊頃公無野

晉景公據

鄭悼公費

晉厲公壽曼

楚共王審

宋平公成

魯襄公午

晉平公彪

楚康王昭

鄭簡公嘉

吳餘祭

楚靈王圍

晉昭公夷

吳餘昧 音末

楚平王居

吳僚

鄭定公寧

楚昭王珍

宋景公頭曼

衛出公輒

齊簡公壬

晉出公鑿

太史公讀秦記

六國年表第三

周元王元年

秦厲共公元年

衛出公輒

魏文侯斯

趙襄子毋卹

韓康子虎

燕孝公

齊宣公就匝

楚惠王章

吳夫差

越句踐

宋景公

鄭聲公

魯悼公

田常卒

秦躁公元年

晉哀公忌

晉幽公柳

楚簡王仲

燕成公載

齊宣公

秦懷公封

秦靈公肅

秦簡公悼子

魏武侯擊

周安王驕

韓景侯虔

趙烈侯籍

楚聲王當

秦惠公

晉烈公止

楚悼王疑

魏文侯四十二年

齊康公貸

秦出子

秦獻公師隰

楚肅王臧

周烈王喜

趙成侯種

韓懿侯

魏惠王罃

楚宣王良夫

秦孝公渠梁

周顯王扁

齊威王因齊

燕文公

韓昭侯

宋剔成

魏襄王嗣

秦惠文王駟

齊宣王辟彊

楚懷王熊槐

燕易王

趙武靈王雍

韓宣惠王

周愼靚王定

秦武王蕩

魏哀王

韓襄王倉

周赧王延

秦昭王則

齊湣王地

楚頃襄王橫

趙惠文王何

燕昭王平

韓釐王咎

魏昭王遬

宋王偃

魏安釐王圉

齊襄王法章

韓桓惠王然

楚考烈王完

秦孝文王柱

秦莊襄王楚

趙孝成王丹

燕王喜

秦始皇帝政

楚幽王悍

韓王安

趙悼襄王偃

魏景湣王增

趙王遷

楚王負芻

魏王假

齊王建

代王嘉

秦二世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秦二世元年七月

楚隱王陳涉起

二世三年 楚懷王立

趙武臣爲趙王

齊王田儋立

魏王咎在陳

韓廣爲燕王

沛公初起

雖乃放殺 號令三嬗 以德若彼 用力如此 之斯其難也

鄒遂以繁多起 之者暴秦 號名爲天下雄 所謂大聖 乃世元

秦二年 項梁起

趙歇立

韓王成

趙王歇

燕王韓廣

漢元年

項籍爲西楚霸王

西楚霸王

衡山王

臨江王

九江王

常山王

代王

殷王

河南王

韓王

塞王

翟王

雍王

漢王

齊王

濟北王

膠東王

遼東王

燕王

西魏王

十八國

楚分爲四

趙分爲代

齊分爲三

秦分爲四

十二月

五年正月

九月

長沙王

齊王信

梁王

漢誅項籍

臨江王

史記索隱卷五 終

長沙鄭業斆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六

漢興已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同姓五十五

同姓爲王者九國

非德不純

或以適削地

形錯諸侯

推恩分子弟

齊

燕

梁侯

淮南

長沙

呂

高后

淮陽

長沙

常山

代

趙

懷

邪臣

故

國

瀕侯

平侯

侯

齊七辟彊

呂大故呂平侯

故泛侯

呂祿

故胡陵侯

東牟

十六年

淮南

三

孝文二年

呂通

故東陵

江王

王

朗

于

郤

陽

西

子

王

端

分爲六

江都

易

王

中山

靖王

勝

廣川

王

延

王

齊

王

刺王

旦

頃王

遺

繆王

鼓

王賀

頃王

王康

授

王

淮陽

王

昆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漢興功臣受封百有餘人

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志古之道所以自鏡

小侯自倍

侯位次

三言

侯

侯

平陽

侯

陽

侯

信武

侯

侯斬

侯

清陽

汝陰

文侯

侯

侯

侯

吕

廣嚴

侯

侯

陽陵

傅寬

侯

東武

阿陵

侯

不

用

赤

側

爲

賦

蒸

宜

芒侯

侯

南宮公

主

故城

侯

尹

彭祖

侯

沛

魏其

侯

周定

新城

棘丘

絳陽

齊侯

侯

侯

侯

周

侯

周竈

侯

侯

呂

武

祝阿

侯

侯

周成

陽

高

侯

郭

義

曲

城

蟲

達

梁

鄒

侯

高梁侯

酈

祝

陽河

侯

南

宮

淮

陰

韓信

侯

芒

留

侯

張良

射陽

郭蒙

尼 中牟共侯單父聖
邔莊侯黃極忠 博陽
節侯周聚 陽羨定侯靈常 下相莊侯冷耳
德哀侯劉廣 高陵圉侯王周
期思康侯賁赫 穀陵定侯馮谿
戚圉侯季必
成陽定侯奚意 桃安侯劉襄 壯敬侯許倩 高梁共侯酈疥
紀信匡侯陳倉 甘泉壯侯王競
煮棗端侯 張節侯毛澤之 鄢陵莊侯朱濞
菌莊侯張平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非同姓而王者八國
便侯吳淺 軑侯利倉 平都孝侯劉到
扶柳侯呂平 郊侯呂產
南宮侯張買 梧齊侯陽成延 平定敬侯齊受
博成敬侯馮無擇 沛侯呂種 襄成侯義
軹侯朝 壺關侯武 沅陵侯吳陽
上邳侯劉郢客 朱虛侯劉章
昌平侯太 贅其侯呂勝
中邑侯朱通 樂平簡侯衛無擇 山都貞侯王恬開

史記索隱卷六 六

松茲侯徐厲 成陶夷侯周信 俞侯呂它
滕侯呂更始 醴陵侯越 呂成侯呂忿 東牟侯劉興居
錘侯呂通 信都侯張侈 祝茲侯呂榮 建陵侯張澤
樂昌侯張受
東平侯呂莊

右高后時三十一

陽信夷侯劉揭 軹侯薄昭 壯武侯宋昌
清郭侯駟鈞 周陽侯趙兼 樊侯蔡兼 管共侯劉罷軍
瓜丘侯劉寧國 營平侯劉信都
楊虛共侯劉將閭 朸侯劉辟光 安都侯劉志
平昌侯劉卬 武城侯劉賢 白石侯劉雄渠
波陵侯魏駟 南鄭侯起 阜陵侯劉安
安陽侯劉勃 陽周侯劉賜 東城哀侯劉良
犂侯召奴 餅侯孫單 弓高侯韓頹當
襄城侯韓嬰 故安侯申屠嘉
章武侯竇廣國 南皮侯竇彭祖

右孝文時二十九

平陸侯劉禮 休侯劉富 沈猶夷侯劉穢

史記索隱卷六 七

紅侯劉富 宛朐侯劉埶
魏其侯竇嬰 棘樂侯劉調
俞侯欒布 建陵侯衛綰 建平侯程嘉
平曲侯公孫昆邪 江陽侯蘇嘉
遽侯橫 新市侯
商陵侯趙周 山陽侯張當居
安陵侯子軍 垣侯賜 遒侯隆彊
容成侯唯徐盧 易侯僕黥 范陽侯代
翕侯邯鄲 亞谷侯盧它父
隆慮侯蟜 乘氏侯買 桓邑侯明
蓋侯王信 塞侯直不疑 武安侯田蚡
周陽侯田勝

右孝景時三十一

史記索隱卷六終

長沙鄭業斅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翕侯趙信 持裝侯樂
親陽侯月氏 若陽侯猛
長平烈侯衛青 平陵侯蘇建
岸頭侯張次公 平津侯公孫弘 涉安侯於單
昌武侯趙安稽 襄城侯無龍
南窌侯公孫賀
合騎侯公孫敖 樂安侯李蔡
龍頟侯韓說 隨成侯趙不虞

史記索隱卷七 十

從平侯公孫戎奴 涉軹侯李朔
宜春侯衛伉 陰安侯衛不疑 發干侯衛登
博望侯張騫 眾利侯郝賢
潦侯 冠軍侯霍去病
宜冠侯高不識 煇渠侯僕多
從驃侯趙破奴 下摩侯呼毒尼
漯陰侯 煇渠悼侯扁訾
河綦康侯烏犂 常樂侯稠雕
符離侯路博德 壯侯復陸支

眾利侯伊即軒
湘成侯 義陽侯衛山
散侯董荼吾 臧馬康侯延年
周子南君 樂通侯
成安侯韓延年
龍亢侯廣德
梁期侯任破胡
牧丘恬侯石慶 瞭侯畢取 將梁侯楊僕
安道侯揭陽令定
隨桃侯趙光 湘成侯 海常侯蘇弘
北石侯吳陽 下酈侯左將黃同
繚嫈侯劉福 開陵侯建成 侯

孫都河內表在 東成侯居服九江表在 無錫侯多軍會稽表在 涉安侯嘉南陽表在 平州侯王唊梁表作 荻苴侯韓陰在渤海表 澅清侯參在齊表 瓡讘侯扜者 騠茲侯稽谷姑在琅邪表 浩侯王恢在河東志 幾侯張路 涅陽侯子最南陽表在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魏不害九江表在 蒲陽江德在臨淮表 富民田千秋表在

右孝武封國名

安陽上官桀表在汝南志屬蕩陰 桑樂上官安表在千乘 富平張安世平原志屬 義陽傅介子表平氏 商利王山表在臨淮 建平杜延年表在濟陽 弋陽任宮志屬汝南 宜城燕倉表在濟陰 宜春王訢志屬汝南 安平楊敞表在汝南志屬涿郡

右孝昭封國名

陽平蔡義表在東郡 扶陽韋賢表在沛 平陵范明友表在武當 營平趙充國表在濟南 陽成田延年表在汝南 爰氏 平丘王遷表在肥城 樂成霍山表在平氏 冠軍霍雲表在南陽 平恩許廣漢表在魏郡 昌水田廣明表在東萊 高平魏相表在臨淮 博望許中翁南陽 樂陵史子長表在臨淮 博成張章表在沛 都成金安上 平通楊惲表在博陽 高昌董忠表在千乘 爰戚趙成表在魏郡 樂昌王稚君表在汝南 邗成王奉光表在濟陰 安遠鄭吉表在慎 博陽邴吉南頓 建成黃霸表在沛 西平于定國表在臨淮

右孝宣時封

陽平東郡表在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茲侯明 表 安成侯蒼 表在豫章 宜春侯成 表 句容哀侯黨 表在會稽 句陵侯福 表 杏山侯成 表 浮丘侯不害 表在沛 廣戚節侯擇 表 丹陽哀侯敢 表在 盱台侯象之 表作蒙之 湖孰頃侯胥 表 秩陽終侯漣 表作 睢陵侯定國 表作 龍丘侯代 表在 張梁哀侯仁 表 臨原敬侯始昌 表 劇原侯錯 表 壤夷侯高 表 東平 宣成 廣平 鄗侯 望夷侯賁 表 臨朐哀侯奴 表 劇魁夷侯墨 表 平酌戴侯彊 志屬北海 胡 平度康侯衍 表 東莞侯吉 表在琅邪 辟節侯壯 表在 尉文節侯丙 稀侯 封斯共侯胡陽 表 榆丘侯壽福 表 襄嚵侯建 表 邯會侯仁 表 朝侯義 表 東城侯遺 表 城侯蒼 表 廣望侯安 表 將梁侯朝平 表 新館侯 參戶侯 陘城侯貞 表 新處侯嘉 表

 三

侯忠 表 棘樂侯 甯 高丘哀侯破胡 表 延年 安侯 高侯 胡陽侯 羽侯 成侯 蓼侯 柳宿夷侯蓋 表 乘丘節侯將夜 表 桑丘節侯洋 表 戎丘侯讓 表 樊輿節侯條 表 安險侯應 表 安道侯恢 表 都梁敬侯 夫夷侯 將夜 春陵節侯買 表 泉陵節侯賢 表 指侯 易 孝侯 柔侯 陸地侯 安郭侯博 表 安道 廣陽 鉅合侯發 表 昌侯 蒲侯 石洛侯敢 表 扶溝侯 挾術侯昆吾 表 庸侯譚 表 翟侯壽 表 彭侯 父城 在徐 東海 表在 安侯 嘉侯

 五

定敷侯越 表 山侯國 繁安侯 稻夷侯定 表 掖侯 侯章 表 高平侯嘉 表 廣川侯頗 表 千鍾侯搖 表 南城侯貞 表 臨樂敦侯光 表 廣陵侯表 東野 南侯 杜原侯皐 表 山州侯齒 表 海常侯福 表 鈞丘侯憲 表 侯訢 表 鄉侯 劉侯 東平侯慶 表 建城侯拾 表 利侯 有利侯釘 表 安衆康侯丹 表 葉侯 嘉侯 陸地侯 安侯 偃侯 代侯則 易侯 平侯 欽 陵侯 廣陵 章 伏侯 代侯 順 表 安康侯 則侯 平侯順 表 侯義 表 中山 武始侯昌 表 封 洛陵侯 章 象氏 陵 蕃 易 城 表 封 靖

 四

嘉侯 房光侯殷 表 武鄉侯 繁侯 廣侯 樂侯 禮侯 表在 西熊侯明 表在 距陽侯白 表 蒯侯 壽梁侯 樂安侯 距陽 成平侯禮 表在 廣川 南表 武澹侯預 表 蔞戶侯勉 表 州鄉節侯禁 表 安陰侯 廣侯順 表 讓侯 五據侯臆 表 陽 不害 平侯 廣侯 頃 樂侯 侯 庸 周堅侯 何 安陽侯 繁 安侯 成平侯 齊侯 樂 鉅侯 表在 富侯 襄侯 倍 繆侯 明 信 侯 楚 胡母侯楚 表在 遂侯 羽侯 成侯 成平 信侯 臨河侯 賢侯 昌侯 封侯 利侯 客侯 壽侯 猗侯 遂侯 臨河侯 千章侯 郚侯 陽成侯 博陽康侯 章侯 就侯 皐狼侯 恢 瑕丘節侯 遇侯 邯侯 昌陽侯 博陽 貫侯 公丘夷侯順 表 郁狼侯騎 表 西昌侯 貞侯

饒侯 表在東海 侯應 表 邑 報侯 懸侯 息侯 侯賢 表在南陽 成侯 昌陵侯 樂侯 不疑 侯延 侯 南陽 陸侯 何 湯侯 無害 廣饒 康侯國 甘井侯元 侯成 表在 昌 祝茲侯延 侯 魏其 陽 畢 侯聖 東 子 建 南王 元 奮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漢 位 太史公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破楚 塢下 太 將 亞 立 亞夫 高皇帝 孝惠 封 定 陶 東 成

 五

陽 長安侯 盧綰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太上皇 江邑侯趙堯 張蒼 為計相 廣平 北平侯 御史大夫 辟陽侯審食其 代王 武 鄉 劉 陵 郡 周 淮南王 平 陽侯 死 御史大夫 廚 國 桿 表 死 御史大夫 周 亞夫 將軍 大夫 陶 青 大夫 趙 綰 因 杆 將軍 御史大夫 周 御史大夫 周 大夫 式 大夫 李 沮 御史大夫 史 大夫 卿 太初元年 改 曆 御史大夫 延 大夫 寬 大始元年 武帝 延元元年

封六 大始四 征和四 天漢四 後元二凡五十四年

 六

史記索隱卷七終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八

禮書第一　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記也

洋洋　音羊美盛貌大行秦官主禮儀漢景帝改曰大鴻臚也
大行
彫弊
門人之高第
錯衡

側載臭茝　其側載臭茝以養鼻也茝香草也
寢兕持虎　兕似牛而一角其皮堅以爲車之飾持虎以虎皮爲飾也
鮫韅彌龍　鮫魚皮可以飾劍韅音顯馬腹帶也彌龍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
大抵
士出死要節　言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
知夫
情勝

之飾安　其詩曰人之所上
強國之本也　言禮義者使人兩失之者
使人兩失之
不足以爲勝
施
是
其
必
莫
士大夫
以歸太一
是謂大隆
豆之先大羹也
一也
侯不敢
諸侯
至
社
天子
振槁
呃
及
阻起
兵
利
之
郢

成事組不敦
利爵不醮
一也
大路之素
幬
未
之
大昏
始
死
小斂之一
三侑之不
不食也
以歸太一
文代勝
成乎文
復情
下
終乎稅
本末相順
朱絃
而通越
尚
拊
鍾
隔
服
先
散
而
鳴
其
凡
始
乎
也
太史公曰至矣哉
衣服

史記索隱卷八

有以辨之
終始相應
至文有以辨
至察有以說
入焉而望
禮之中
能思索
禮之所
文竟
用
士君子也
是人也
是域
人域
君子之性守宮庭也
房
故厚者禮之積
周浹之聖人
外
樂書第二
嗚呼
封君世辟與齊優孟
作五章
以刺時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
世多有故不論
作十九章
太一貢
天馬
下
萬里
名
水中
未始
羽爲物
商爲臣
徵爲事
以
亡
國級兆
舒
疾
章
昭
以
爲
之
宮
則
錄
渥
洼
水
不
不
言
大

成物
南風之薰
雅
天
也
息
者
地
太始
者
首
動
著
未
得
歌
不
至
之
德
秋
成
南
風
衡
者
也
有
至
唐
虞
樂
和
大
正
氣
之
陽
好
唯
未
下
車
而
封
黃
帝
之
後
於
薊
諸
侯
弘
之
主
樂
未
給
下
車

律書第三
一稟於律
六律爲萬事根本
其於兵械尤所重
故云望敵知吉凶
聞聲效勝負
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紂
吹律聽聲
推孟春以至于季冬
殺氣相幷
而音尚宮
同聲相從
物之自然
何足怪哉
兵者
聖人所以討彊暴
平亂世
夷險阻
救危殆
大至
於
其
新
六
去
其
湯
火
孔
子
所
稱
有
德
君
子
七
正
二
十
八
舍

之氣
蝗
其
言
八
正
八
廣
莫
風
者
安
八
風
不
周
風
居
西
北
主
殺
生
東
壁
居
不
周
風
東
主
辟
生
氣
而
東
之
營
室
者
主
營
胎
陽
氣
而
產
之
危
危
垝
也
言
陽
氣
之
危
垝
故
曰
危
十
月
也
律
中
應
鍾
應
鍾
者
陽
氣
之
應
不
用
事
也
其
於
十
二
子
爲
亥
亥
者
該
也
言
陽
氣
藏
於
下
故
該
也
廣
莫
風
居
北
方
廣
莫
者
言
陽
氣
在
下
陰
莫
陽
廣
大
也
故
曰
廣
莫
東
至
於
虛
虛
者
能
實
能
虛
言
陽
氣
冬
則
宛
藏
於
虛
日
冬
至
則
一
陰
下
藏
一
陽
上
舒
故
曰
虛
東
至
于
須
女
言
萬
物
變
動
其
所
未
成
故
曰
須
女
十
一
月
也
律
中
黃
鍾
黃
鍾
者
陽
氣
踵
黃
泉
而
出
也
其
於
十
二
子
爲
子
子
者
滋
也
滋
者
言
萬
物
滋
於
下
也
其
於
十
母
爲
壬
癸
壬
之
爲
言
任
也
言
陽
氣
任
養
萬
物
於
下
也
癸
之
爲
言
揆
也
言
萬
物
可
揆
度
故
曰
癸
東
至
牽
牛

未
言
甲
者
萬
物
剖
符
甲
而
出
也
乙
者
言
萬
物
生
軋
軋
也
滋
味
西
者
萬
物
之
老
也
陰
陽
交
故
曰
午
戌
者
言
萬
物
盡
滅
故
曰
戌
申
者
言
陰
用
事
申
賊
萬
物
故
曰
申
太
分
一
宮
七
寸
五
分
三
分
一
林
鍾
長
角
姑
洗
羽
生
黃
鍾
長
八
寸
十
分
一
宮
太
呂
長
七
寸
五
分
三
分
一

子
一
分
丑
三
分
二
寅
九
分
八
卯
二
十
七
分
十
六
辰
八
十
一
分
六
十
四
巳
二
百
四
十
三
分
一
百
二
十
八
午
七
百
二
十
九
分
五
百
一
十
二
未
二
千
一
百
八
十
七
分
一
千
二
十
四
申
六
千
五
百
六
十
一
分
四
千
九
十
六
酉
一
萬
九
千
六
百
八
十
三
分
八
千
一
百
九
十
二
戌
五
萬
九
千
四
十
九
分
三
萬
二
千
七
百
六
十
八
亥
十
七
萬
七
千
一
百
四
十
七
分
六
萬
五
千
五
百
三
十
六
生
鍾
分
生
黃
鍾
術
曰
以
下
生
者
倍
其
實
三
其
法
以
上
生
者
四
其
實
三
其
法
上
九
商
八
羽
七
角
六
宮
五
徵
九
置
一
而
九
三
之
以
爲
法
實
如
法
得
長
一
寸
凡
得
九
寸
命
曰
黃
鍾
之
宮

云天根氐也孫炎以爲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也 [illegible]

主疫 [illegible]

尾爲九子 [illegible]

曰君臣 [illegible]

箕爲敖客 [illegible]

曰口舌 [illegible]

火犯守角 [illegible]

南宮朱鳥權衡 [illegible]

衡太微三光之廷 [illegible]

十二星藩臣 [illegible]

內五星五帝坐 [illegible]

蔚然曰郎位 [illegible]

傍一大星將位 [illegible]

月五星順入軌道 [illegible]

出所守天子所誅也 [illegible]

逆入不軌道 [illegible]

金火尤甚 [illegible]

曰少微士大夫 [illegible]

軒轅黃龍體 [illegible]

如衡占 [illegible]

東井爲水事 [illegible]

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 [illegible]

兩河天闕間爲關梁 [illegible]

柳爲鳥注 [illegible]

七星頸爲員官 [illegible]

主急事 [illegible]

張素爲廚 [illegible]

軫爲車主風 [illegible]

五星入軫中兵大起 [illegible]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 [illegible]

火入旱金兵水水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九 三

畢曰罕車 [illegible]

昴畢間爲天街 [illegible]

主葆旅事 [illegible]

北宮玄武 [illegible]

虛危 [illegible]

危爲蓋屋 [illegible]

虛爲哭泣之事 [illegible]

營室 [illegible]

曰離宮閣道 [illegible]

漢中四星曰天駟 [illegible]

旁一星曰王良 [illegible]

八星絕漢曰天潢 [illegible]

匏瓜 [illegible]

其北河鼓 [illegible]

其北織女織女天孫也 [illegible]

歲星 [illegible]

所在五星皆從而聚 [illegible]

嬴縮 [illegible]

攝提格歲 [illegible]

德 [illegible]

單閼歲 [illegible]

曰降入 [illegible]

大荒駱歲 [illegible]

執徐歲 [illegible]

協洽歲 [illegible]

開明 [illegible]

涒灘歲 [illegible]

作鄂歲 [illegible]

閹茂歲 [illegible]

曰天睢 [illegible]

大淵獻歲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九 四

困敦歲 [illegible]

曰大章 [illegible]

赤奮若歲 [illegible]

曰天皓 [illegible]

三月生天棓長四尺 [illegible]

察剛氣以處熒惑 [illegible]

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 [illegible]

久而至當小反大 [illegible]

其南爲丈夫 [illegible]

鑠 [illegible]

日北 [illegible]

土爲 [illegible]

火與水合曰焠 [illegible]

七寸之內必 [illegible]

太白 [illegible]

察日行以處位 [illegible]

上元 [illegible]

居其野者 [illegible]

天下革政 [illegible]

是謂 [illegible]

察日辰之會 [illegible]

以治辰星之位 [illegible]

蚤爲月蝕 [illegible]

出東方 [illegible]

爲格 [illegible]

過太白 [illegible]

旗出 [illegible]

七命曰小正 [illegible]

名曰小正 [illegible]

月行中道 [illegible]

外北三尺陰星 [illegible]

太陰大水兵也 [illegible]

角間天門十月爲四月 [illegible]

犯四輔輔臣誅 [illegible]

月蝕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 [illegible]

昭明星 [illegible]

列星其宿地憂 [illegible]

五殘星 [illegible]

漢者亦金之散 [illegible]

炎火星 [illegible]

格澤星 [illegible]

天精 [illegible]

天雞 [illegible]

月離于畢 [illegible]

相遇者 [illegible]

若霧 [illegible]

杼雲 [illegible]

約雲 [illegible]

四時之卒始 [illegible]

遂倍化 [illegible]

小雨趣兵 [illegible]

戎叔爲 [illegible]

比數兩 [illegible]

必貴三五 [illegible]

五家 [illegible]

平城之圍 [illegible]

故曰 [illegible]

有明天子必視熒惑之所在 [illegible]

參畢七重 [illegible]

星茀于河戍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九

必通三五 [illegible]

羣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illegible]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illegible]

天行德 [illegible]

三能三衡者天廷也 [illegible]

一曰二曰 [illegible]

封禪書第六 [illegible]

中岳嵩高 [illegible]

二龍去之 [illegible]

興自此始 [illegible]

而窋死 [illegible]

成之 [illegible]

雍 [illegible]

鄜畤 [illegible]

汧渭間 [illegible]

羝羊 [illegible]

衍 [illegible] 若石云 [illegible] 則若雄雞 [illegible] 用三百牢於鄜畤 [illegible] 作伏祠 [illegible] 注磔狗邑四門 [illegible] 炎帝 [illegible] 云 [illegible]

會 [illegible] 山戎 [illegible] 辟耳 [illegible] 注齊語 [illegible] 兵車之會三 [illegible] 乘車之會六 [illegible] 注名曰 [illegible] 上畤 [illegible] 三晉 [illegible] 周太史 [illegible] 五百歲當復合 [illegible] 合十七年伯王出 [illegible]

先人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黃帝 [illegible] 祠山下 [illegible] 宋太丘社亡 [illegible] 周有赤烏之符 [illegible] 稍 [illegible] 車 [illegible] 天齊淵 [illegible] 天主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下下者 [illegible] 注一云 [illegible] 之下上畤 [illegible] 祠三山 [illegible] 注東萊不夜 [illegible] 四時主 [illegible] 祠琅邪 [illegible] 入海 [illegible] 宋毋忌 [illegible] 齊威宣 [illegible]

正伯僑 [illegible] 充尚 [illegible] 羨門高 [illegible] 最後皆燕人 [illegible] 主運 [illegible] 以風爲解 [illegible] 此所謂無其德用事 [illegible] 吳不甘心 [illegible] 以東 [illegible] 冬寒 [illegible] 澗 [illegible] 薄山者襄山也 [illegible] 岐山 [illegible] 瀆山蜀之汶山 [illegible] 河祠臨晉 [illegible] 沔祠漢中 [illegible] 吳岳 [illegible] 秋 [illegible]

江水祠蜀 [illegible] 四大冢 [illegible] 長水 [illegible] 灃澇 [illegible] 九臣十四臣 [illegible] 西亦有數十祠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辰 [illegible] 諸布 [illegible] 天子辟池 [illegible] 湖 [illegible] 諸逑 [illegible] 灃滈有昭明 [illegible] 於社 [illegible]

杜主 [illegible] 故周右將軍 [illegible] 小鬼之神 [illegible] 四時 [illegible] 房中堂上 [illegible] 東君雲中 [illegible] 巫先 [illegible] 司命 [illegible] 社主 [illegible] 九天 [illegible] 保 [illegible] 族人 [illegible] 金堤 [illegible] 三歲一 [illegible] 日再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深澤侯 [illegible]

武安侯 [illegible] 天神貴者太一 [illegible] 柏寢 [illegible] 太一澤山君地長 [illegible] 八通鬼道 [illegible] 食 [illegible] 一解 [illegible] 祠 [illegible] 以勝日 [illegible] 白金 [illegible] 康王后 [illegible] 不相中 [illegible] 我何愛乎 [illegible] 食馬肝死耳 [illegible] 得四印 [illegible]

衛長公主 [illegible] 佩六印 [illegible] 當利公主 [illegible] 泰帝 [illegible] 乃斷斬 [illegible] 鬼神者 [illegible] 月以羊 [illegible] 祭 [illegible] 侯病死 [illegible] 五寬舒之祠官 [illegible] 作益延壽觀 [illegible] 作通天臺 [illegible]

河渠書第七

禹抑鴻水 [illegible] 乃斯二渠 [illegible] 東南爲鴻溝 [illegible] 三江五湖 [illegible] 自中山 [illegible] 西邸瓠口 [illegible] 亦秦之利也 [illegible] 辟沫水 [illegible] 河北 [illegible] 居 [illegible] 水工徐伯表 [illegible] 從山東西 [illegible] 人茭 [illegible] 其中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少府以爲稱入 自微

商顏下 以爲槐

延道瀕令離常流 閼中輔渠 長芰

藉渠亦曰六渠也

平準書第八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都故命曰平準

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秦錢重難用

黃金一斤

更令民鑄錢

稽市物踊騰糶

經費

給中都官

即山鑄錢

以廣用

縣人輸粟

至大庶長

以武斷於鄉曲

翫弊

滅朝鮮

吏發興誅之

功轉漕

彭吳

留蹛無所食

十七萬

凡直三十餘萬金

官首

試補吏先除

千夫如五

大夫

至樂卿

居邑

封君皆低首仰給

廢格沮誹

停一日貯

天用莫如龍

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

其文龍

赤金

名曰白選

直三千

以重差小方之

其文馬

復

小陌之

其文頗

陽東郭咸陽

析秋毫

作昆明

故吏皆適伐棘

少府

池

牢盆

議

欽左趾

異時賣人

算軺車

自占

占不悉

沒入田僮

緡錢

名田

大抵無慮

人多姦

鑄錢

鍾官赤側

楊可告緡

張湯死民不思

少反者

官布多

越欲與漢用船

乃大修昆明

分

度四萬

列觀環之

比沒入田

令曰株送徒

自經

乃足

所忠

人

揖令居

列侯以百數

急處

地比給初郡

不償其費

坐市列

金馬

三品

他郡各輸

率

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史記索隱卷九終

長沙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

吳太伯系家第一

吳太伯

弟仲雍

荊蠻

號句吳

故夏虛

是爲虞仲

子轉

子頗高

以開晉伐虢

大伯至壽夢十九代

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二年

十六年

二十五年王壽夢卒

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

次曰季札

不義

君子曰

諸樊元年已除喪

舍之

四年晉平公立 [illegible]

十三年諸樊卒 [illegible]

於延陵 [illegible]

則盟主也 [illegible]

招 [illegible]

有感 [illegible]

大而寬 [illegible]

決決 [illegible]

將舍於宿 [illegible]

殺其王 [illegible]

雖文子 [illegible]

而又可以呼乎 [illegible]

魏獻子 [illegible]

七年楚公子圍 [illegible]

入郟至雩婁 [illegible]

王餘祭 [illegible]

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 [illegible]

王餘眛 [illegible]

光 [illegible]

彼居鍾離 [illegible]

伍子胥來奔 [illegible]

居巢 [illegible]

伍子胥初奔吳 [illegible]

初楚邊邑卑梁氏 [illegible]

十三年春吳 [illegible]

楚平王卒 [illegible]

專諸之事 [illegible]

燭庸 [illegible]

餘 [illegible]

專諸勇士 [illegible]

母老子弱 [illegible]

四月丙子 [illegible]

王僚 [illegible]

夾持鈹 [illegible]

七首 [illegible]

又伐楚拔舒殺二公子 [illegible]

二公子降楚楚封之舒 [illegible]

孫武曰 [illegible]

六年取居 [illegible]

今果如何 [illegible]

平王尸 [illegible]

夫差取番 [illegible]

臺駱氏注司馬彪云 [illegible]

孔子相魯 [illegible]

敗之姑蘇 [illegible]

對曰 [illegible]

注頌池 [illegible]

太伯至夫差二十六世 [illegible]

大夫伯嚭爲太宰 [illegible]

敗越夫椒 [illegible]

大夫種 [illegible]

棲於會稽 [illegible]

有過氏 [illegible]

注夏同 [illegible]

有仍國名 [illegible]

七年敗齊艾陵 [illegible]

使人誘之 [illegible]

徵百牢 [illegible]

爲騶伐魯 [illegible]

十年十一年並伐齊 [illegible]

子胥懼曰是棄吳也 [illegible]

使子胥於齊 [illegible]

有顯越勿遺 [illegible]

墓上以梓 [illegible]

抉吾眼置之吳 [illegible]

東門 [illegible]

齊鮑氏 [illegible]

弒悼公 [illegible]

召魯衛會橐皋 [illegible]

將伐吳乃長晉定公 [illegible]

注趙鞅 [illegible]

齊太公系家第二

死 [illegible]

注上 [illegible]

於甬東 [illegible]

二十年越復吳 [illegible]

注猶亭東猶位 [illegible]

太公望呂尚者 [illegible]

或封於申 [illegible]

嘗窮困年老矣 [illegible]

以漁釣 [illegible]

皆曰吾太公望子久矣 [illegible]

尚之 [illegible]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 [illegible]

太公奉明王國 [illegible]

布衆席 [illegible]

比南 [illegible]

至穆陵北至無棣 [illegible]

癸公慈母 [illegible]

哀公不辰 [illegible]

其紀侯譖之周 [illegible]

成公脫 [illegible]

人以爲 [illegible]

八年 [illegible]

伐紀 [illegible]

遷都 [illegible]

方城以爲城 [illegible]

離枝孤竹 [illegible]

徐生無詭 [illegible]

至有寵 [illegible]

丙戎 [illegible]

大夫如晉 [illegible]

合齊晉 [illegible]

齊東 [illegible]

晉惠公 [illegible]

獻子 [illegible]

陪臣爭趣 [illegible]

上太行入孟門 [illegible]

歸 [illegible]

芮姬生子荼 [illegible]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其國而內措齊 音措交猶也納氏云季也又作錯

管蔡系家第五

封叔武於成 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

封叔處於霍

冉季載

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司空

皆有馴行

為魯卿士

徐五叔皆就封

其弟

司徒招

侯遷于州來

誅賊利

曹叔振鐸系家

後陳滅

三十三年

平侯

昭

嫁

宣公彊立

伯兕立

弟鈕立

三年晉厲公

成公

莊公夕姑

聲公野

隱公通

無離

曹禍

乃晉

晉千宋

以小加大

太史公曰

已

陳杞系家第六

商均為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

過父為周陶正

媯滿封之陳

以甲戌己丑

桓公鮑卒

桓公弟佗殺五

父及太子免是為厲公

自立一言

少姬生

殺陳使者

以明德

自幸至于舜

於遂

胡公滿

庚公

桓公

蔡女

滑公

孔子在陳

杞東樓公

以小加大

蔡伯入

武公和

女子之於

公爵衛

康叔

殺子

王

鹿上之盟

是年重耳過宋

出奔

衛君

宋微子系家第八

紂之庶兄也

箕子者

微仲

衍

日舒

注未亂

曰

曰

注一

曰

公弟立

成侯

公子

悼公

元君

衛君

出公

定公

殺太子而自立 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景公卒先立啟後立德是為昭公

景公頭曼 音萬 公子糾 悼公購由立 按紀年為十八年

悼公八年卒 按紀年為十八年 子辟公辟兵立 按紀年云

子剔成立 君偃自立為王

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代

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

史記索隱卷十一　終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二

晉系家第九

晉唐叔虞 按叔虞以夢及手文為名

武侯寧族 厲侯福

穆侯費王 曲沃

先晉穆侯 子都

始都絳

滅霍 滅魏 滅耿

奔新城 殊白失 居二

諸桑 東至河內 弟生悼子

君弟母會 使死者復生

者不 太子更葬

汾陽之邑 冀芮 呂省

郤稱 惠公 呂甥

如 長女妻重耳 可用與

諸侯 二十五年 國禮重耳

且言何以易之 河伯視之

郇城 王城 五鹿

退之 秦軍河上

宋 其勢宜

宋將 宋公 齊將

踐土 王若曰父義和 先軫將行

朝王 王庭 踐土

乃問 大夫 東道交 取晉 以歸

二年秦 取晉之郩

頃王崩公卿爭權

平周亂 示眛明 以車八百乘

三行 先蔑

秦將赤 伐晉取

中行桓子

鄢陵 官者 毋幾為君

諸侯 中行

會 范吉射 以伐四卿

哀公 出公驕 十七年 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

年 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

五年 魏文侯初立 幽公之時晉畏

盜殺幽公 幽公子止是為烈

十七年孝公 子孝公頎立

公 子靜公

俱酒立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三分其

地

楚系家第十

卷章 重黎

陸終生子六人 居火正 長曰昆吾 二曰

參胡 三曰彭祖

五曰曹姓 四曰會人 六曰季連

羋姓 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爲羋姓 [illegible]

長子康 [illegible] 句亶王 [illegible] 熊楊 [illegible] 附沮 [illegible]

中子紅爲鄂王 [illegible] 江陵 [illegible]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 [illegible] 子熊摯紅立 [illegible]

[illegible] 熊咆 [illegible] 季徇 [illegible] 叔堪 [illegible] 熊霜 [illegible]

是爲蚡冒 [illegible] 杜敖 [illegible] 成王惲 [illegible]

伐隨 [illegible] 有進 [illegible]

狀 [illegible] 二十年 圍宋 以其殺楚使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子員立 [illegible] 析 [illegible]

父對曰 [illegible] 起子從 [illegible] 傷越大夫常壽過 [illegible] 殺蔡大夫觀 [illegible]

起 [illegible] 楚恐城郢 [illegible]

吳三公子 [illegible]

伏 [illegible] 閭 [illegible] 榆關 [illegible]

蜀伐楚取茲方 [illegible] 子必用矣 [illegible]

復搏其士卒 [illegible] 得八邑 [illegible] 襄陵 [illegible]

此國冠之上 [illegible] 而大王和之 [illegible]

注商於在今順陽 [illegible]

兩國之兵必至 [illegible] 是我亡於秦 [illegible]

秦破韓宜陽 [illegible] 昭睢 [illegible] 秦在平陽 [illegible] 與藩 [illegible] 武遂去之 [illegible]

七十里 [illegible] 二十六年 齊湣王 [illegible]

十一年 咸陽 [illegible] 趙主父 [illegible]

六雙 [illegible] 羅鸗 [illegible] 青首 [illegible] 騶鶂 [illegible]

石傅弋射 鳥於東海 [illegible] 朝昔之樂 [illegible] 還蓋長城以爲防 [illegible]

午道 [illegible] 北達 [illegible] 三國布 [illegible] 顧據 [illegible]

垂頭中國 [illegible] 而顧 [illegible] 其主臣世君 [illegible] 韓魏 [illegible]

塞 [illegible] 之心 [illegible]

其兵利身 [illegible] 必爲於虎矣 [illegible] 居三代之傳器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熊元 [illegible] 新中 [illegible] 夷陵 [illegible]

饑 [illegible] 孫檢 [illegible]

越王句踐系家第十一

二十餘世至允常 [illegible]

吳於檇李 [illegible]

敗之夫椒 [illegible] 保棲於會稽 [illegible]

大夫種 [illegible] 定傾者與人 [illegible] 節事者以 [illegible] 持滿者與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地 [illegible]

閒行 [illegible] 乃以美女寶器 [illegible] 成於吳 [illegible]

必有當也 [illegible]

逢同 [illegible] 墳 [illegible] 柘稽 [illegible] 敗之 [illegible]

艾陵 [illegible] 取吾眼 [illegible]

置吳東門 [illegible] 而父 [illegible] 立若 [illegible]

守 [illegible] 習流二千人 [illegible] 黃池 [illegible] 太子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教士 [illegible]

爲人 [illegible] 君子六千人 [illegible] 諸御千人 [illegible]

百家 [illegible] 不甘 [illegible] 不得 [illegible] 罪 [illegible] 君 [illegible]

[illegible] 王翳與立 [illegible]

[illegible] 子王不壽立 [illegible] 王翳卒子王之侯立 [illegible] 子王翁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侯卒子王無彊立 [illegible]

試兵 [illegible] 南陽 [illegible]

商於 [illegible] 析 [illegible] 酈 [illegible] 宗胡 [illegible] 常鄭之境 [illegible]

路 [illegible] 以左 [illegible] 復讎龐長沙 [illegible] 是 [illegible] 夏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楚威王殺王無彊 [illegible] 北破齊於徐州 [illegible]

本邑 [illegible] 會稽山以 [illegible]

[illegible] 鴟夷子皮 [illegible] 表 [illegible]

[illegible] 莊生 [illegible]

鄭系家第十二

友初封於鄭 [illegible]

是封 [illegible] 幽王以爲司徒 [illegible]

[illegible] 號鄶之君貪而好利 [illegible]

[illegible] 欲居西方何如 [illegible]

[illegible] 封叔虞於唐 [illegible]

武公 [illegible] 獻十邑 [illegible]

[illegible] 桓王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使周地取禾 [illegible]

[illegible] 與魯易許田 [illegible] 莊公與祭仲 [illegible]

[illegible] 高渠彌 [illegible] 祝聃 [illegible] 三公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君也 [illegible] 其大夫單伯 [illegible] 厲公出居邊邑 [illegible]

[illegible] 櫟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甫假 [illegible] 伯父原 [illegible]

周惠王弟穨 [illegible] 文公踕立 [illegible]

[illegible] 伐鄭 [illegible] 子襄王使伯犕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賜厲公爵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公怒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公子瑕 [illegible] 鄭公弟 [illegible]

子惲 [illegible] 定公入櫟王于周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十二 終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三

趙系家第十三

季勝生孟增是爲宅皋狼 [illegible]

取驥之乘匹 [illegible]

見西王母 [illegible]

攻徐偃王 [illegible]

五世生趙夙夙生 [illegible]

共孟生衰 [illegible]

賜趙夙耿 [illegible]

太子母 [illegible]

晉景公 [illegible] 趙衰爲原大夫 [illegible]

生景叔 [illegible] 更立襄公 [illegible] 公孫支與子趙 [illegible]

悼公 [illegible]

女孟姚 [illegible]

七代孫 [illegible] 武

吾有所見子晰也 [illegible]

范氏 [illegible] 中行氏 [illegible]

魏哆 [illegible]

孫驕 [illegible]

二子 [illegible] 中行文子 [illegible] 張孟同 [illegible]

范昭子 [illegible] 韓不佞 [illegible]

代成君子浣立 [illegible]

襄子弟桓子 [illegible]

中山武公初立 [illegible] 治中牟 [illegible]

弟武公立 [illegible]

檜石二人 [illegible]

榮椽因以爲檀臺 [illegible]

肅侯 [illegible] 子武靈王立 [illegible] 召公子職爲燕王 [illegible]

孟姚也 [illegible]

錯臂 [illegible]

使緤謂之叔 [illegible] 越之人 [illegible]

且服奇者志淫 [illegible]

人易 [illegible] 而籍之 [illegible]

二十五年惠后卒 [illegible]

王蠭 [illegible] 胡 [illegible]

主父開之 [illegible] 探爵而食之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將趙秦韓魏燕攻齊 [illegible]

老婦恃輦而行耳 [illegible]

信期 [illegible] 公主死 [illegible]

上佼 [illegible] 以德與國 [illegible]

代長安君 [illegible]

燕相公孫操弑其王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太子死 [illegible]

原君趙勝死 [illegible] 栗腹 [illegible] 以尉文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魏系家第十四

畢公高與周同姓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假曰 [illegible]

生武子 [illegible] 生悼子 [illegible] 徙治魏 [illegible]

魏獻子 [illegible] 生魏侈 [illegible] 侈之孫曰魏桓子 [illegible]

文侯都 [illegible]

中行文子之孫 [illegible]

子撃 [illegible] 韓康子 [illegible] 趙襄子 [illegible]

三十五年 [illegible]

三十八年秦敗我武下 [illegible]

武侯元年 [illegible]

文侯卒 [illegible]

十六年伐取我 [illegible]

武侯卒 [illegible]

二年城安邑王垣 [illegible]

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 [illegible]

公孫頎 [illegible] 齊威王初立 [illegible]

韓懿侯 [illegible] 趙成侯 [illegible]

故曰君終無適子 [illegible]

六年伐取宋儀臺 [illegible]

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illegible]

中山君相魏 [illegible]

三十年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illegible]

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illegible]

於是徙大梁 [illegible]

三十六年惠 [illegible]

王卒 [illegible]

子襄王立 [illegible]

子哀王立 [illegible]

樗里子 [illegible]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 [illegible]

八年伐衛 [illegible]

魏章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太子之首相 [illegible]

屈首 [illegible] 陽晉封陵 [illegible]

二十三年哀王卒 [illegible] 子安釐王立 [illegible] 子昭

王立 [illegible] 芒卯以詐重 [illegible]

中旗馮琴 [illegible] 順王

之勿易也 [illegible] 足以爲與也 [illegible] 騎危

是復閼與之事 [illegible]

大梁 [illegible] 道涉谷 [illegible]

垝津 [illegible]

所攻甚難 [illegible]

河內共汲 [illegible] 邢丘城 [illegible]

五入國中 [illegible] 從林鄉 [illegible]

文臺 [illegible] 垂都焚 [illegible]

日從之不成也 [illegible] 秦棟之以 [illegible]

識亡不聽 [illegible] 故臣願以從事 [illegible]

或爲增謂 [illegible] 趙秩 [illegible] 韓之質 [illegible] 韓必効之 [illegible]

是爲景湣王 [illegible] 或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 [illegible]

公孫喜 [illegible] 太子增立 [illegible]

阿衛之徒 [illegible] 益乎 [illegible]

韓系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 [illegible]

武子從三世 [illegible]

宣子徙居州 [illegible]

貞子徙平陽 [illegible]

子代 [illegible] 康子 [illegible] 武子 [illegible] 景侯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列侯取立 [illegible]

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 [illegible]

子文侯立 [illegible]

哀侯二年 [illegible]

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懿侯立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十三

韓姬弒其君悼公

十六年昭侯卒

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公仲

西購於秦

一易二之計

敗我脩魚將韓鯉申差

韓之德王也必不能行以來止公仲

方城之外

以到丹陽之

昭魚

言收璽楚陰得秦之不用也

羋戎

公叔伯嬰

求質子楚

楚王聽入質子於韓

秦求質子楚

田敬仲完系家第十六

陳厲公他

敬仲生稺孟夷

孟夷生湣孟莊

陳字

注一作芷

為田氏

國惠子

高昭子

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

監止

晏圉

需事之賊

襄子盤

莊子白

自安平以東

成子有七十餘男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

宣公五十一年田會自廩丘反

康公貸立

伐魯取最

伐衛取毌丘

與魏文侯會濁澤

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

段干朋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

六年救衛桓公卒

大弦濁以溫者君也

醳之愉

謹毋離前

得全全昌

弓膠昔幹

而不能傅合疏罅

大車不較

魏王問曰王亦有

鄒子

桓子

威王曰有

二諸侯

泗上十二諸侯

殺其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孫閱

求成侯鄒忌

成侯鄒忌曰田忌

宣王二年戰南梁

明年梁惠王卒

齊稷下學士復盛

宋治不安

三川公令楚王

逐張儀

結軼

三國之兵

客耶

比犯二君

用客之不詳也

史記索隱卷十三終

長沙鄧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四

孔子系家第十七

昌平鄉陬邑

防叔

野合而生孔子

襄公二十二年

坏頂

其父

五父之衢

叔梁紇死

史記索隱卷十四

要絰

孟釐子病

季氏史

南宮敬叔

送人以財為人

子者毋以有己

適周

三月

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以季氏

起騶衍

土缶中若羊

大賢之息

一足

越人為之山

注謳

公山不狃

四方皆則之

使人召孔子

及齊平

歷階

周道游

六萬

屯

六萬

與

一入

一人

由欲也

招搖市過之

其顙似堯

公當闕而死

西河

卒殺鄭而長

子羔

竇鳴犢舜華

孔子遂行

蛟龍

陬操

社地七百里

微子百年

注去吳會稽己四年

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季康子問政

車子鉏商

獲麟

孔子年七十三

為昔先所為

安貧五味

相訣而去

弟子內之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孔子生鯉

余祗迴留之不能去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陳涉系家第十八

陽城

陽夏

鴻鵠之志哉

傭耕

閭左

適戍漁陽

等死死國

未知其死也

二世少子

為天

下唱

乃行卜

卜之鬼乎

念鬼

又間令

所旁叢祠

夜篝火

挺

攻蘄

大名鄉

徇蘄以東

至陳

守令皆不在

守丞

三老

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人奴產子生

少逆兵

周文自到

陳人武臣

陽城人鄧說

郯下

伍除

取郯

人秦左右校

引去

自治之

九國之師

長弓

蘄之中

伯之中

紐之中

八州

周文

故人皆自

陳涉之為

外戚系家第十九

仁心不施

體守文

非獨內德

茂

有娀

大任

不親迎

陰陽之變萬物之統

姒

已

妃匹之愛

君不能得之於臣

子

或不能成子姓

能要其終

或不能

呂娥姁

夫人

孝惠皇后

居北宮

魏媼

薄太后

南陵

長安

兒姁

從其家之長安

沐

與我決於傳舍中

南皮侯

竇嬰

魏其侯

章武侯

公昆弟

彭祖

女兒

兩女

王太后

生四男

欲奇兩女

槐里

王夫人

生男

臧兒

心

景帝

大行奏事

皇后兄信為蓋侯

武安侯

武帝

陳氏

林慮公主

三女

一男

封田蚡

王姁女也曾祖父宣邑侯 按漢書云女兒子楚趙無等
侍主相連父生宮邑 按漢書云姁道 婦人媼道 生為皇后皇后父楚達
謁主姁云父母長公主百人乃生后 皇后居門宮為司馬相如 作云女子
長門宮作怨 屢賜酬乃為 以為皇后 長門宮 頌陳大夫
也后之親幸 之奉秦后 衛青封長平侯 冠軍侯 少夫秦后無等
師古曰去病冠軍封為河陽地在南陽也 名屬理志南陽地 姊子
見志冠軍屬南陽 王夫人 生昌邑哀王 中山李夫人 他姬子二
人姿漢書云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閎 之女弟夫人 李夫人 之以為之 李少
人最寵王夫人齊王閎武帝 年少 蓋為漢書 李夫人 曰嚵 脩成子仲 之氏 漢書云 子脩之也
亦同記武帝 王夫人 生 成之也 鄧 人號曰 二曰發干侯 名
名氏仲者又記為王夫人 武帝以為之 云 一曰陰安侯 子仲之子也
王氏同志 史記 三曰宜春侯 邢夫人號娙娥 音 嫗
地理志宜春屬汝南 縣名 宜春屬汝南 名地理志
名屬東都 鄣郡 音 娙娥 音 近 長
廣韻娙何 五日 好 也 長 也
漢書云 盧 秩比 中 二千石 娙何秩比中二千石 云 美
容華秩比二千石 後漢書云 如淳云秩比二千石

王相在郡守上 按漢律真二千石月俸二萬 二千石月萬六千石 比二千石萬二千石
十也 此則二千石 是中二千石 月俸 以上 亦 真二千石 已上 皆 證 二千石
石按 此 中二千石 亦 其二千石 列 以 其 按 二 萬
二千 真 八 九 百 二 十 萬 石 無 下 列 卿 餘 是 按 以 二 千
鉤弋夫人 趙婕妤 姓趙氏 漢書云 居鉤弋宮 大有奇異 手拳 帝自 披之 手即 伸 由是號 拳夫人
趙氏 按 漢書 父 坐 法 宮 夫人 年 以 號 武帝年七十生昭帝 漢書云 以 太始三年 生 昭帝 武帝年 七十也
元 鼎 三 年 帝 生 誤 也 此 以 為 太 始 云 死雲陽宮 云 壽 甘 泉 宮
泉宮在 南 後 帝 崇 陵 邑 三 千 戶 漢 武 故 事 云 殯 雲 陽 宮
香 聞 十 里 上 疑 非 常 人 發 棺 視 之 無 尸 衣 履 存 焉
楚元王系家第二十
高祖之同母少弟 按漢書以為同父 言異母也 過巨嫂食 漢書作丘嫂 服虔云 巨 大也 孟康曰 丘 空也 兄亡 空有嫂也
臣大也 謂長嫂也 劉氏云 巨一作丘 臣瓚云 一作丘 嫂 按 漢書 作 丘 乃 櫟羹 音歷 謂以杓櫟釜 使有聲也 漢書作轢
羹頡侯 以其號 非邑名 鄣彭城 漢書云 薛郡 東海 彭城三十六縣也 子夷王
郢立 漢書名郢客 名 戊坐為薄太后服私姦 漢書云 私姦服舍 若 服舍中 又 謂服 中 私 姦 也 姦 在 宮 中 服 舍 非 宮 中 也 云

注服虔云私姦中人 按 漢書云 楚王戊 延壽立十九年死 太史公 延壽立十九 與漢書不同 故 反 謀 死 云 案 以 言 其 死 也 延 壽 立 十 九 漢書云 延壽 二 十 一 年 誤 也
以 楚 後 封 延弟辟彊 音 彊 延 壽 反 謀 死 不 同 也 又 其 事
又 延 辟 疆 又 封 音 曰 陽 反 見 案 漢 書 楚 王 紀
名史 先 父 新甲中公 漢書云 中公 名 申公 也 趙任防與先生 見 漢 書 不 用 防 與 其 事
先姓也 申 也 先 申 公 名 培 受 詩 浮 丘 伯 處 見 史 記 及 申 公 傳
公 謂 申 公 書 中 公 知 事 遠 或 別 有 所
見於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史記索隱卷十四終

長沙鄭業斅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五
荊燕系家第二十一
諸劉不知何屬 按注引漢書 云 劉賈 荊王 賈 者 高 祖 從 父 兄 也 定塞地 賈 將 兵 定 塞 地 漢 書 作 定 塞 地 又 淮 南 劉 兵
之共尉之 共音恭 其子 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 按 漢書 云 荊 王 劉 賈 都 吳 又 漢 書 云 東 陽 郡 彭 城 云
云案 共敖子 寘陵 在 理 志 劉澤諸劉遠屬也 按 漢 書 云 澤 高 祖 從 祖 昆 弟 也 又 漢 書 以 為 營陵侯 地理志 營陵 在 北 海 以
東之 其 屬 宗 家 也 云 劉 疆 東 郡 按 漢 書 從 祖 兄 弟 也 以 功 臣 侯 田 子 春 也 從 高 帝 祖 為
說 云 言 宗 室 之 法 見 遠 名
矣 然則 田 生 一 切 之 計
畫干營陵侯 畫 音 獲 推 劃 也 又 一 切 功臣 音 謂 高 祖 之 推 功 臣 也 雅故本推轂 雅 素 也 音 推 轂 如 推 車 轂 也
也 一 切 時 推 轂 高 祖 一 切 言 非 一 也
悉 時 之 也 此 與齊王合謀西 索 言 齊 王 合 謀 西 向
齊 之 因 劉 氏 故 與 欲 尚 高 輔 則 其 功
至 言 國 之 者 且 尚 望 又 曰 欲 音 傳 乃 請 于 又 公 之 子
手 者 國 欲 立 比 相 言 故 以 其 王 于 其 從 及 以 王 之 欲
同 今 以 齊 為 言 之 及 上 此 王 也
所 記 告 之 此 肥 如 令 郢人 郢 音 丁 乃 臣 名 令 郢 肥
遂 告 呂 氏 宋 肥 疑 欲 遂 所 按 謂 如 肥 如 縣 遼 西
人 以 告 定 國 小 顏 以 為 說 之 欲 存 所 說 立 權 呂 氏
如 淳 云 郢 人 肥 如 令 名 欲 呂 氏
按 說 以 乃 事 發 相 重 按 說 者 名 乃 律 王 王 亦 呂 氏
大 臣 欲 功 王 以 事 發 相 重 又 云 律 王 呂 後
悉 以 言 其 言 也 按 其 其 臣 律 王 勸 以 為 諸 呂 也
今 重 事 按 其 相 重 律 哉 其 德 者 也 蓋 也
是 事 發 相 重 也

齊悼惠王系家第二十二
能齊言者 謂人其言語多楚言 乃 用 齊 言 音 者 也 為 楚 言 名 以 齊 言 者
見 君 人 弟 之 臣 后 太 乃 后 號 及 名 齊
家 人 不 貴 者 也 後 乃 封 朱虛侯 地理志 名屬瑯邪 漢書作鄅 侯注作鄅 音 在二王 字 丁 壽 反 如 家 人 謂 王 是 賤
呂台 見 音胎 子 也 后 名 台 章封朱虛侯 鄅侯 屬 理 志 名 地 瑯 邪 東 萊 縣 名 也
而 父知田耳若生 高 祖 與 父 同 知 立 田 是 以 汝 田 耳 若 生 者 也 與父駟鈞 齊王舅父駟鈞相召平 召 平 東 萊 縣
陵 人 也 召 平 與 東 陵 侯 子 平 召 平 者 也 又 齊 王 不 敢 離兵
別 人 分 齊 為 四 為 南 齊 而 兵 有 也
其 封 國 齊 四 國 之 也 分齊為四 春秋齊 乃 是 濟 南 之 齊 也
故 名 瑯 家 比 之 於 名 云 請 國 有 分 而 南 則
豈暇先言大人 乃罷魏勃以為物 魏勃 傳 之 使 路 中 大 夫
言 世 也 故 謂 之 家 長 也 亦 不 得 以 聞 故 也 云
庸人耳 按 庸 人 謂 凡 人 也 乃 以 為 物 之 使
七王 卬 膠 西 王 為 濟 北 王 志 雄 渠 膠 東 王 辟 光 濟 南 王
按姓氏 大 夫 稱 平陽侯 按 表 云 平 陽 侯 欲 重 寵
見 宦 云 大 夫 中 大 夫 言 也 是 大 夫 云 嘉 王
王 亦 呂 后 說 云 王 王 紀 太 后
市租千金 紀翁主 徐廣云 翁 主 乃為
武 者 也 言 齊 之 市 租 千 金 也 太 后
不 要 言 女 之 其 重
齊北王志以安都侯 地理志 安都屬 濟南王辟光以勒侯封 漢書作 扐
十 二 年 王 八年徙王淮南 按 其 王
名 勒 音 力 平 原 屬 菑川王賢以武城侯 地理志 名屬 平原 膠東王雄渠以白
石侯封 名 地 屬 理 志 金城

蕭相國系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何 按 春 秋 緯 何 以 文 無 害 按 注 引 已 刻 載 家 今 文 更
史 而 不 刻 害 也 無 害 有 文 理 不 害 為 沛主吏掾 漢 書 云 何 為 沛 主 吏 掾
云 謂 有 文 理 不 害 也 可 為 功 曹 按 何 為 功 曹 也
護高祖 護 謂 救 也 秦錢三何獨以五 按 用 之 也
人 三 百 何 獨 五 百 也 五 音 五 百 之 也
錢 三 百 何 獨 以 五 也 與從事常辨之 常 辨 之 音 與 御 史 從 事 言 稱 職 也

曹相國系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 平陽 地理志 平陽 屬 河東
方與 音 房 預 地理志 縣名 屬 山陽 攻秦監公軍 按 注 公 者 名 平 也 擊胡陵 中涓 古 官
豐反為魏 按 豐 邑 屬 沛 也 取碭狐父 按 地 名 也 在 梁 國
敗 於 狐 父 吳 書 云 狐 父 在 碭 楚 也 祁善置 音 按 置 遷 也
梁 相 王 敗 之 漢 書 云 善 置 之 也
攻爰戚 縣名 屬山陽 及亢父 名 屬 東 平
下邑西至虞 下 邑 屬 梁 國 虞 屬 梁 也 攻爰戚 音 蓋 名 屬 山 陽
按 功 臣 表 亦 云 北救阿 阿 屬 東 郡 又 注 宣帝時有爰戚侯 趙
蹠 號曰建成君 南陽 又 於成武南 戰 成 陽 城 郭 東
成 陽 南 號 音 南 城 陽 郭 地 理 曲遇 音 反 作 阿
蕭公 建 成 君 陽 武下轘轅緱氏 從攻陽武 下 轘 轅 緱 氏
徐 廣 云 陽 下 地 名 初攻下轘故道 故 道 名 理 志
反 陽 令 云 云 縣 名
取宛陽 宛 陽 名 縣 也 攻雒陽 更名曰新城 其 地 今 洛 陽 也 尉從天柱侯 反於衍氏 有國涉陰
縣 名 屬 理 志 鎮 名 也 又 音 與 王 郡 白 馬 有 圍 津
取 成 陽 更 名 曰 新 城
平原高廬 上假密 新竹邑相蕭賀
按 平 原 高 廬 地 理 志 名
高 地 名 在 秦 上 假 密 漢 書 作 夫
今 謂 高 廬 也 云 故 書 今 竹 邑 屬 沛 郡

平陽侯 邢 與 宗 長 世
走秦 音 上 按 秦 之 秦 者 轉漕 音 上 轉 為 音 何 嘗 為 秦 督 事 音
臣瓚 云 按 漢 書 注 何 嘗 為 秦 吏
則 云 漢 書 音 反 何 乃 給 泗 水 卒史事 第一 按 謂 以 稱 為 第 一 也
贏奉錢二 已 曉 者 也 注瓚曰 今南鄉 名 封為酇侯 酇 音 贊
大相國乃利民 已 繞 言 以 為 相 國 乃 利 民 也
人 以 為 上 李斯之分過 以 分 過 也 斯 乃 分 過
相 國 自 上 文 是 李 斯 故 云

留侯系家第二十五
留侯 留 地理志 楚 國 今 彭 城 留 縣 也
張良者 漢書 云 字 子 房 其先韓人 五世相韓 其 先 代 代 相 韓 也
王 按 王 符 潛 夫 論 云 張 良 韓 之 公 族 姬 姓 也
東見倉海君 悼惠王 按 姓 名 也 其 秦 時 人 也
博浪沙中 在 陽 武 南 副車 中 副 車 屬 官
韓 之 公 族 五 代 相 韓 也
雍齒 齒 雍 氏 齒 名 也
子孫 勃 子 侯 元 朔 代 侯
子 不 疑 代 侯 子 不 疑 與 客 謀
無 後 也 豈少朕與 若 子 字 書 云 少
親若畫一 按 謂 齊 整 也
子宗代侯 子奇代侯 子時代侯 子侯
曹 參 子 也 其 時 代 侯 時 也

毋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賜于上音于遇漢字兒蚼決材反皇鄉夫人注問以五篆按漢書詔

褫服遺災小顏云褫也王言皇居之處其中也獻王以五篆書云大行三令十

事徵智獻頃王授代立音城反頃漢書云向服所云行常居之處其中也行宮外云奏漢書云大聞行曰

日音又外之又云壇云行之籍壇法廣云陵外屬云行云之內奏之姑

又稿譜苞又黃帝又其祭之工行事行之祭曰修之好其故也法人

祀於禮其用之以嗣屬之舍江都易王非嗣於曰之國今廟子子苑女事廢古事

以子故名多女其之王名也中壇膠西于王端

誇諾以中人言衛先巫二千石舍膠西于王端

賈人權會國經租稅於國有常出租稅納之於王利取於人也

勝按漢之親以書越人

子昆侈嗣

中山靖王

程姬有所辟

廣川惠王

臣所忠等

及幸臣作樓

男枕 車鐵矢

三王系家第三十

大行奏

臣去病盛夏吉時

臣青翟

臣湯

太常臣

守尚書令丞非

充太行令臣息

太子少傅臣安

天非為君生人

君連城

未教者

于鄴

平津

尊建百有餘國

臣胥尊卑相踰

臣擅世反諸正

昔五帝臣閎

支子封至諸侯王

家皇子為列侯

二等

與地圖

臣昧死

日於戲小子閎

其後君子怠

傳君子

老獸心

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

無菲德

無逝人

匪教士不得從徵

不得從徵

五湖之間

好軼

維稽古

非教上不得從徵曰蓬生

中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意

日我安得弟在者

內有賜姓大夫

白芷漸之滫中

史記索隱卷十六

長沙鄒葉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七

伯夷列傳第一

詩書雖缺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余以所聞由務光

說曰堯讓天下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文辭不少

見何哉

余悲伯夷之意

睹軼詩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采薇

登彼西山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善人者耶非也

積仁絜行

不容

盜蹠日殺不辜

肝人之肉

注直弘鹿

是遵何德哉

如此者

擇地而蹈之

行不由徑

非公正不發憤

時然後言

而遇禍者

彰較著者也

或擇

身遂樂

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各以類相求故太史公言亦是擬 行

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也 **賈子曰** 故太史公引之而稱賈子也云然 **夸者死權** 言貪權勢以至死不休故云死權 **衆庶馮生** 馮者恃也言衆庶之情皆貪恃其生 **同明相照** 已下並易文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按言聖人作則萬物覩也 **附驥之尾** 按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譬顏回因孔子而名彰也

管晏列傳第二

潁上人 按地理志潁水出陽城縣今亦有潁水 **鮑叔** 按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管仲貧也 **子孫世祿於齊十餘世** [illegible] **故其稱曰** 其書有此言 **貴輕重** [illegible] **慎權衡** [illegible] **之爲政** [illegible] **曹沫** [illegible] **故曰知與之爲取** 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也 **晏平仲** 名嬰平謚仲字 **萊** [illegible]

公 按世家及系本莊公名購 **信於知己** [illegible] **收人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皆管氏所著書篇名也 [illegible] **及晏子春秋** 按晏子書有七十篇 [illegible] **伏莊公尸** [illegible] **之執鞭所忻慕焉** [illegible] 以不入臣之賢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illegible] **苦縣** [illegible] **厲鄉曲仁里** [illegible] **姓李氏名耳字聃** [illegible] **守藏室之史** [illegible] **將問禮於老子** [illegible] **且君子得其人則駕不得其人則蓬累而行** [illegible]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illegible] **去至關** [illegible] **始秦與周合五百歲而離** [illegible] **蓋老子百六十有餘歲** [illegible]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illegible] **莊子者蒙人** [illegible] **宗子注** [illegible] **立孫假** [illegible] **絀儒學** [illegible] **色而迹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大抵率寓言也** [illegible] **畏累虛亢桑子** [illegible] **詆訿孔子** [illegible] **洸洋自恣** [illegible] **孤豚** [illegible] **無汙我** [illegible] **申不害者京人** [illegible] **故鄭之賤臣** [illegible] **學術** [illegible] **中書六篇** [illegible] **其本歸於黃老** [illegible]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illegible] **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illegible] **悲廉直不容** [illegible]

於邪枉之臣 [illegible]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illegible] **說難曰** [illegible] **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 [illegible]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illegible]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 [illegible] **而說之以厚利** [illegible]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illegible] **而說之以名高** [illegible] **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illegible]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illegible] **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illegible] **周澤未渥** [illegible] **乃自以爲也** [illegible] **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illegible] **以爲粥權** [illegible] **知而屈之** [illegible] **而久之** [illegible] **之則敬** [illegible] **無以其敵怒之** [illegible] **而誠其醜** [illegible] **知飾所說** [illegible] **則多** [illegible] **汎濫博文** [illegible] **徑省其辭則不** [illegible]

下之 [illegible] **無以其難概之** [illegible] **則明飾其無失也** [illegible] **有與同失者** [illegible] **大忠無所拂悟言無所擊排** [illegible] **周澤既渥** [illegible] **得曠日彌久** [illegible] **知盡之難也** [illegible] **則幾矣** [illegible] **則非能仕之所設** [illegible] **申子卑卑** [illegible]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晉伐阿甄 [illegible] **乃薦田穰苴** [illegible] **以爲將軍** [illegible] **旦日日中** [illegible] **立表下漏** [illegible] **仆表決漏** [illegible] **援枹** [illegible] **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 [illegible] **田乞田豹** [illegible] **常曾孫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 [illegible] **亦少褒矣** [illegible]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隊長 [illegible] **趣使使** [illegible] **及臨質** [illegible]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 [illegible] **救鬬者不搏撠** [illegible] **批亢擣虛** [illegible] **形格勢禁** [illegible] **是我一舉解趙之圍** [illegible] **上將** [illegible] **戰於桂陵後十三歲** [illegible] **遂成豎子之名** [illegible] **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illegible] **公叔爲相** [illegible] **左孟門** [illegible] **爲吮之** [illegible] **相田文** [illegible] **并中悼王** [illegible] **太子立** [illegible]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舉 按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太傅費無忌 守城父 城父楚邑

棠陽 忍詢 伍胥貫弓 音彎

華氏之亂 左氏事在昭公二十年 昭關 其關在江西

注張勃曰 注溧陽縣

鍾離居巢 專諸 左傳謂專設諸 郤宛伯州犁

公子蓋餘 二公子將兵 取六與潛 於豫章

夫概 子常敗走奔鄭 走郢

至郢 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六月敗吳兵於稷 取番

鄀陽 徙于鄀 音若鄀楚地今闕 病創 音瘡 夫湫 音椒 大夫種 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 按今吳南有文種墳也

而抉吾眼 烏穴反 子綦

白公屬劍入問曰 吳王太子 昭夫人之宮

石乞從者屈固 負於江上

史記索隱卷十七 終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八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按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

冉有季路 按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

也喭 孔子皆後之不如也 師也辟

注大戴禮記

遽伯玉 老萊子 ... 顏回年二十九髮白蚤死 孔子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

閔損 字子騫 冉耕 字伯牛 不仕大夫 不食汙君之祿

冉雍 字仲弓 仲由 字子路 注李充曰

爲蒲大夫

宰予 字子我 方孔悝作亂

衛大夫 爲臨菑大夫 與田常作亂

端沐賜衛人 子貢以淩死 子石

常作亂 越地狹以泄

王必惡越 五國各有變 鈇屈

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 與晉相遇黃池

五國各有變

貨殖 子貢嘗作爲子貢

言偃吳人

卜商 字子夏 居西河

爲魏文侯師 陳人

澹臺滅明 南遊至江 武城人

取人失之子羽

者五人 原憲 公冶長齊人

宮 南宮括 字子容

公晳哀 字季次 未嘗仕

曾蒧 字晳 唯季次未嘗仕

顏無繇 字路 回父

商瞿魯人字子木 少孔子二十九歲

馯臂子弘 子庸疵

齊人田子莊

周子家豎 江東人 矯子庸

醇子中同 宰燕人

淳于人光子乘羽

東武人王子中同

菑川人楊何

高柴 字子羔 公伯繚 字子周

司馬耕 字子牛 漆雕開 字子開

有若 梁鱣 字叔魚 五大夫子

巫馬施 字子旗

顏幸 字子柳 冉孺 字子魯

曹卹 字子循 伯虔 字子析

公孫龍 字子石 少孔子五十三歲

顏之僕 字叔

漆雕徒父 任不齊 字選 公良孺 字子正

后處 字子里

奚容箴 字子晳 公肩定 字子中

顏祖 字襄 鄡單 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 字子索

秦商 字子丕 申黨 字周

公祖句茲 字子之

燕伋 字思 樂欬 字子聲

狄黑 字晳 孔忠

公西輿如 字子上

顏噲 字子聲

步叔乘 字子車

鄭國 字子徒

原亢籍 字子籍

施之常 字子恆

廉絜 字庸

叔仲會 字子期

顏何字冉 秋黑字哲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蔵字子上 已上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

商君列傳第八

公叔座 為中庶子 座之中庶子 魏惠王 豈不悖哉 景監 說君大說 因見 非於世 比三見 於人 不法其故

不肯者拘焉 湯武不循古 殷夏不易禮 而相牧司連坐 令人為什伍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 為屬籍 臣妾衣服以家次 為大良造 平斗桶 言初令 詣趙令行之 冀闕 居領 西魏 去安邑徙都大梁 秦封之於商 商君相秦十年 見也從孟蘭皋 子不說吾 自勝之謂強 治秦與三置晉國 之君 一救荊國之禍 教之 化人也深於命 於令 人之效上捷 君又左建外易 曰闇哉 恃德者昌 十五都 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 注京兆鄭縣 走商邑

於鄭黽池 天資刻薄人也 持浮說 開塞耕戰書 注新序論曰 注刑用棄灰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 鬼谷先生 出遊數歲大困而歸 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偏觀之 得周書陰符 以出揣

摩 說燕文侯 北有代馬 皆少之 此天府 東有朝鮮遼東 北有胡林樓煩 注滹沱 西有雲中九原 南有碣石鴈門 東六百乘 聚支數年 於東垣矣 趙肅侯 則趙氏 諸別白黑所 以忠陰陽 前有樓闕 常山

臣人之與臣於人 長蛟 夫衛人者 諸侯 通質 趙涉河漳 韓絕其糧道 秦攻魏 魏塞其道 軍河 六國從親以賓秦 楚絕其後 黃金 外 千鎰 千純 說韓宣王 堅成皋 商阪之塞 谿子 東有宛穰 泊水 少府時力距來

於冥山 超足而射 棠谿 墨陽 鄧師 宛馮 合賻 龍淵 泉太阿 皆陸斷牛馬 當敵則斬堅甲 鐵幕 革抉 吠芮 無不畢具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今主君 太息曰 今茲效之

說魏襄王 許郾昆陽召陵 舞陽新都新郪 無所芻牧 西有長城之界 受冠帶祠春秋 為帝宮 差於千乘 則復其宅 以效實 五家之兵 三日衣三屬之甲 注中試 蒼頭二十萬 斯徒十萬 奮擊二十萬 割地 效其計 說齊宣王 進如鋒矢

六博 過衛陽晉之道 徑乎亢父 蹴鞠 說楚威王 虛猲 海陽 北有陘塞 夏州 南有洞庭 蒼梧 郇陽 黔中巫郡 注汾涇 於王者 服 負郭田 乃投縱約 季子 疑於 仰而

有其詞但書家不錄耳

烏喙 音卓又音許穢反

爲其偷充腹

今齊長主

從子母弟質三

軍得二將

百里而貢十倍

正告

必長賓之

北夷方七

宛東下隨

浮於汶

涇陽君高陵君

乘船出於巴

夏水

五渚

起乎少曲

寡人射隼矣

莫不盡繇

塞女戟

我離

兩周

氏太原卷

韓

南陽封冀

決白馬之口

決滎口

宿胥之口

魏無虛頓丘

爲齊

非攻魏重楚

殘均陵

安邑

罷厄

首竊行

講於魏

至公子延

因犀

三川晉國之禍

三晉之半

而燕趙之秦者

適燕

敗於陽

馬則兼欺舅與母

傷於譙

后而遇

蘇秦兄弟三人

史記索隱卷十八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

書

游說

而數讓之

醳之

曰嘻

寧渠能乎

從若欲

相約從親

攻擊

爲文檄

益州

天其讀爲芭黎

其蜀相

司馬錯

什谷之口

秦攻新城

去王

遠矣

遇其財足以富人

利盡西海

名實附也

臣請謁其故

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

蒲陽

曰夏陽

秦下兵攻河外

卷衍

秦析韓而攻梁

獻商於之地

撥

死

不欲出之

天下之脊

必折

注巴郡魚復

打關

偏守新城

漢中

攻衛陽晉大關

天下

上十二諸侯

涇上

而晉之

泗上十二諸侯

而斯徒負養

虎賁之士

跿跔科頭

貫頤

奮戟

探前跌後

梁效河外

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

割河間

史記索隱卷十八

督過之

金斗

長其尾

塞午道

熱啜

尾

祭器必出

恒山之

外伐與國

爲事來

張儀相

田需

中謝

魏一歲卒

事矣

館

計

臣主與王何異

或曰勿救

便

願子爲子主

秦魏之交可錯矣

得

請謁事情

日中國無事

不得復過

秦

螟蠖

撥

犴

君之有事

千純

凡君之國

五國伐秦

此公孫衍所謂耶

入李伯之下

佩五國之印爲約長

以扶其說

成其衡道

史記索隱卷十八終

長沙 蔡業敬 初校

香山 何翰章 覆校

史記索隱卷十九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名疾

滑稽多智

惠王八年使伐曲沃

出其人

爵右更

號爲嚴君

知伯之伐仇猶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

衛必折而從之

游騰

胡衍

之木

蔡人

事下蔡史舉先生

相壯

迎甘茂於息壤

反

南陽積之久矣

信數險

蜀侯煇

其弟立爲昭王

行千里

韓公孫奭

楚圍

封小令尹

與魏講

罷兵

解口地

有以失之

彼

秦也

位之上卿

而處之

鬼谷

而交走

逆之

在

作蠖

一作螟

內行章義之難

注一云內句章昧之難

范蜎

文信侯

請張卿

大項橐

應侯

齊臣五城

得上谷三十城

今秦有十一

史記索隱卷十九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

宣太后

惠文后

先武王死

宣太后

華陽君

高陵君

涇陽君

誅季君

仇液

三梁

宋公

故國

陶

所開於魏

必見欺

氏方疑　陶邑必亡　兩道　無行危　從以此散　益趙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新城　安邑　光狼城　野王　鄢道已絕　注汝氏　平陽君　上黨　兵　南鄭　發年十五以上　定上黨　注張　唐　捲　猗　可畏也　非但　平原君之

補祖諸侯之狭王也　請善田者五輩　趙　頓陽　城父　使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軻騶人也　大並世盛衰　始也濫耳　受業子思之門人　騶衍　章之徒　碑　海　懼然顧化　席　孟軻困於齊梁　梁惠王謀攻趙　作主運　太王去邠　內圜鑿　稱　方枘　亦有牛鼎之意乎　儐　環淵　接子　齊之　稷下先生　私心在彼　有之　龍　騶奭　淳于髡　天　談　衍　過　齊襄王時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　有躄者槃散　穎脫而出　秦銅槃　取雞狗馬之血　公等錄錄　以寶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左右　成王十五年卒　鄒衍過趙　注紛紛　平原君以　注食邑東　趙鄰　爲足下解負親攻之　試言公之私　過平原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　有能深得趙王陰事　侯生　三年　辭　鄙　嚄唶　人間語　如姬資之　以負　毛公　薛公　注　以　一作　朝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而虜魏王　繆　益趙　徙　從　名　

之要　不信　以臨　仁平丘　又并蒲衍首垣　使　守於韓　蒲　以　濮　磨之北　之仁　不知　干隧之敗　單矣　水右壤　大國也　欲　陪　從而伐齊　王無重世之　榆次之　而使獨攻　招　頤　於前　利　跳　兔　必攻隨　足以校於　秦矣　爲帝　未能　鄭　韓魏歸帝重齊　注地於齊　遲令　一經兩海　八年爲楚北

伐滅魯按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而滅魯也毋望之禍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李園君之仇也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也謂爲王之舅意異也朱亥者即上之朱英也作亥者史因趙有朱亥誤也李園弟所生子遂立是爲楚幽王按楚悍有弟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史記索隱卷十九終

長沙郊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　卷十九

史記索隱卷二十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魏中大夫按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也須賈須賈氏名也須姓賈名也昭王使摺齒摺音拉又音折謂折其齒也卷以簀更名曰張祿三亭之南三亭亭名也湖縣之南今無其處合食草具鬼谷子曰具謂食具也惡內諸侯客穰侯華陽君明主立政斧鑕而不概於王心按謂不平也亡其言注一云使持車閑然不敬

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至於陵水秦王跽漆身爲厲而先生坐於市借賊兵而齎盜糧施韓盧而搏蹇兔文子爲之擊斷無諱御於諸侯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睚眦之怨韓少曲高平貢而爲交者爲賤也秦攻韓汾陘

因城河上廣武馬服子從唐舉相代廉頗持國秉五十年注徐云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注一作偈持梁刺齒肥以其君父爲僇辱注欵足謂之高良有太史嗷叱呼駭三軍折脅摺齒大夫信而不能詘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注博懸於梓不必在

卷二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行按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音平局也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二子范雎蔡澤也雎見辱於魏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棄居是也惡音烏激音擊也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也中山復國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楚相唐昧昧音莫葛反於重丘地理志縣名屬平原於觀津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令趙嚪說秦嚪字上音唱又音如字與啖同也封樂毅於昌國地理志昌國縣屬齊騎劫騎劫名也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磨室燕宮名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以爲慊於志按慊音苦簟反慊然不滿其志也江而不化言子胥不化猶爲恨故投江而神不化也以幸爲利言先生之恩不可測今以幸免爲利我仍託外國面心亦不敢出也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忠言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不自潔其名言已雖放逐不讓人以無罪也於君子矣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也其相聚腹燕國之旁及人不入趙四戰之國也趙封樂乘爲武襄君樂臣公蓋公史不記名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按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藺相如廉頗傳視而噍拔石城設九賓會於西河外澠池位在廉頗之右肉袒負荊

史記索隱卷二十

肉袒者謂祖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爲鞭爲刎頸之交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攻魏之防陵安陽許歷請以軍事諫許歷復請諫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三遺矢矣輸入莫府多閒諜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人數千人委之滅襜襤破東胡

755

劇辛本趙人。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按劉氏云……
桓齮　音蟻　番吾　番音婆，又音盤。　威信敵國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　丹音　注今之東安平　按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也。　斷其車軸末　傅鐵籠　操版插　卒至河上　號曰安平君　兵以正合，以奇勝　之者　出奇無窮　奇正還相生　始如處女　適人開戶　後如脫兔　適不及距　聞畫邑人王蠋賢　乃經其頸　自奮絕脰而死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好奇偉俶儻之畫策　新垣衍　令趙帝秦　勝請為紹介　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衆人不知，則為一身　上首功之國　權使其士，虜使其人　天子下席　曰叱嗟，而母婢也　若乃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　邪，曷為之也　夷維子　納筦籥　攝衽抱机　魯人投其籥，不果納　將倍殯棺，設北面

子乃於陪上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其後三十餘年　魏攻平陸　齊之南陽　勇士不却死而滅名　衡秦之勢成　定濟北　得濟北之利　今楚魏交退於齊　以為說士　燔國更俗　亡意　當比陶衛　公子糾　遂公子糾　曹子　桓公之　心　志惡夫子　而介於羊腸　生

事太白食昴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衛先生為長平之　王誅之　左右不明　晉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至成王時　箕子佯狂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興避世　白頭如新　子胥鴟夷　藉荊軻首

燕尾生　白圭為中山將　食以駃騠　司馬喜臏腳於宋　申屠狄自沈於河　徐衍負石入海　迎客　注牛角商歌　宋信子罕之計　因囚墨翟　季孫之說逐孔子　注齊桓公夜出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孕婦之墓　孫叔敖三去相不悔　公聽並觀　三公為人謹　而用越人蒙，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荊軻之湛七族　要離之燒妻子　可使吠堯　於陵子仲　蟠木根柢　左右先為之容　雖蒙堯舜之術　獨化於陶鈞之上　匕首竊發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　屈原屬草稿　而作離騷　泥而不滓　濯淖汙泥　破楚師於丹淅　懷王悔追儀不及　至鄧　楚將屈丐　不如毋行　襲楚

長子頃襄王立　人君無愚知賢不肖　注向秀　王明並受其福　可以汲　何故懷瑾握瑜　世家　寧赴常流　文移者乎　漁父　隨其流　乃作懷沙賦　眴兮窈窕　鑽代俗之蠖　溫乎湘徂南土　離湣之長鞠　刓方以為圜兮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　注紉為箇　非駿疑桀兮　鳳皇在笯兮　夫不知吾　重華不可牾兮　豈知其故也

比干　周用烏集　使不驕之士　此鮑焦所以忿世　與牛驥同皁　名為勝母，曾子不入　回面

含憂虞哀兮　浩浩沅湘兮　亂曰　曾唫恆悲　孰可謂兮　餘何畏懼　修路　汨羅而死　自沈　遂自沈汨羅而死　吳差　賈生名誼　託湘水　河南守吳公　通達　伏竄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其耶為頓兮　鉛刀為銛　于嗟默默　斡棄周鼎兮寶康瓠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　驥垂兩耳兮服

鹽車 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 訊曰 李奇曰訊告也 張晏曰訊 漢書作誶 音信 獨堙鬱 漢書作壹鬱 高遰 遰音逝 遰遠也 自縮而遠去 縮音所六反 漢書作引 襲九淵之神龍 莊子云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沕深潛以自珍 張晏曰沕音密 又音勿 沕潛藏也 彌融爚以隱處 融爚音以灼反 夫豈從螘與蛭螾 螘音蟻 蛭音質 螾音引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般音盤 亦夫子之辜也 瞝九州 瞝音丑知反 汙瀆兮 汙音烏 覽德煇而下之 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 為長沙傅 楚人命鴞

曰服 按鄧展云似鵲而大 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荊州記云 以自廣 單閼之歲 庚子日施兮 請問于服 策言其度 對以意 斡流而遷 變化而嬗 禍兮福所倚 沕穆無窮 傳說胥靡 何異糾纆 水激則旱 矢激則遠 大專槃物 天不可與慮 道不可與謀 地為鑪 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 千變萬化 忽然為人 何足控摶 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 小智自私 賤彼貴我 貪夫殉財 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 品庶馮生 注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 注夸毗

九

已今此作 方言 怵迫 西東 大人不曲 攌如囚拘 至人遺物 獨與道俱 人淡漠 釋知遺形 超然自喪 得坻則止 其死兮若休 氾乎若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寶 養空而浮 德人無累 細故慸薊 梁懷王太傅 受釐宣室 觀屈原所自沈淵

十

史記索隱卷二十終

長沙鄭業斆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一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陽翟 大賈 名子楚 安國君 車乘進用 毋幾得與長子 與立以為適而子之 與坐深語 間從容 釣奇 至大

云十二月也 所母華陽君 丞相 食河南雒陽 魏有信陵 八覽六論十二紀 咸陽 杜東 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 趙太后 諡為帝太后 其家 嫪毐封號文信侯 斷之好時

一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魯將 何欲 常邑人 專諸 餘祭 夷昧 九年楚平王卒 倍之 內志 蓋餘燭庸 圍楚之灊

江六縣 [illegible]

母老子弱 [illegible]

四月丙子往役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 [illegible]

長鋏 [illegible]

匕首刺 [illegible]

豫讓 [illegible] 伏甲士 [illegible]

氏及中行氏 [illegible]

智伯 [illegible]

卒醳 [illegible]

漆其頭爲飲器 [illegible]

漆身爲癘 [illegible]

最怨智伯 [illegible]

事范 [illegible]

乃爲所欲 [illegible] 吾所 [illegible]

所以爲此者 [illegible] 顧不易耶 [illegible]

三躍而擊之 [illegible]

軹深井里人 [illegible]

嚴仲子事韓哀侯 [illegible]

有郤 [illegible]

自賜 [illegible]

有甘毳 [illegible]

韓相俠累 [illegible]

韓衞不遠 [illegible]

許人 [illegible]

不能無生得 [illegible]

殺俠累 [illegible]

孟之念 [illegible]

邑 [illegible]

自皮面抉眼 [illegible]

政姊榮 [illegible]

重自刑 [illegible]

乃於 [illegible]

以絕從 [illegible]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 [illegible]

衛人謂慶卿 [illegible]

高漸離 [illegible]

所欲 [illegible] 北購 [illegible] 寒心 [illegible]

不棄其孤也 [illegible]

圖以重利 [illegible]

禍必不振矣 [illegible]

秦王貪 [illegible]

方城 [illegible]

切齒腐心 [illegible]

徐夫人 [illegible]

地圖 [illegible]

以擿秦 [illegible]

王家丈人 [illegible]

衍水 [illegible]

宋子 [illegible]

從者 [illegible]

乃矐 [illegible]

不講於刺劍之術 [illegible]

天雨粟馬生角 [illegible]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上蔡人 [illegible]

鄉小吏 [illegible]

此禽鹿視肉 [illegible]

遊者主事 [illegible]

而遂忍之 [illegible]

非世 [illegible]

一切逐客 [illegible]

百里奚於宛 [illegible]

孫支於晉 [illegible]

張儀拔三川 [illegible]

包九夷 [illegible]

太阿之劍 [illegible]

[illegible]

隨俗雅化 [illegible]

太山不讓土壤 [illegible]

下陳 [illegible]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能薄而材 [illegible]

斯其猶人哉 [illegible]

死 [illegible]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不若 [illegible]

常庸人 [illegible]

阿房 [illegible]

少我且固我 [illegible]

世磨俗 [illegible]

始皇弟子嬰 [illegible]

恬嘗書獄文學 [illegible]

生隱宮 [illegible]

臣少宦順幸沒世 [illegible]

以蘇於諸 [illegible]

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二十一 終

長沙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二

張耳列傳第二十九

大梁

亡命

外黃

去抵父客

絕苦陘

從白馬渡河

不容息

有五嶺

舍中曰

用門者

獨立

趙後

天與不取

雅遊

南皮

泜水

甘公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咎故寧陵君

其兄魏咎

魏豹彭越

鉅野

壁人

稽

置

要之

指

翳

王乃

衛

魯元公主

魯元王偃

勢利交

相然信

絕肮而死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六人

姓英氏

幾是乎

曹偶

其徒

先從閒道

忠臣乃見

遣項它田巴

日日出

西至鄴

擅將其兵

東傳海

喋血

與期旦

白駒

右守

乘塞

注恃一作陵

走越

問以蜀地

負之以不義

天下

爵

長沙哀王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下鄉

南昌亭長

袴下

晉兵王孫

進敖

千人皆廢

言語嘔嘔

叱咤

何不誅

傳檄

秋豪

絕河關

臨晉

欲度臨晉

安邑

夏陽

木罌缻

閒道

卑山

東下井陘

泜水上

涉西河

夾濰水

醳兵

衣甘食

效首虜

傳飧

注一云卒遂不用

儋石

伊廬鄉

其舍人

吟而不言

不免死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東鄉

白登

鋒

注封為

傾於吳

傳兩矢

冒頓

跣而

頹當

弓高侯

襄城侯

軍

疾人不忘起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龍頷侯

觟望

宛朐人

田儋

乃醳齊

長短說

雋永

三齊

無不善畫

者莫圖何哉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

泗水監

豐下

破泗水守

薛西

碭

上閒爵

宛陵

賢成君

賜重封

攻項羽

西丞

白水北

章平

攻雍

櫟

柳中

杜之樊鄉

最

居

爵

他廣

奪侯

高陽人

略地

六月餘

破將軍

柏陽

於岐

於泥陽

攻其前拒

栒邑

龍脫

俞侯

欒布

後獄

封為繆侯

字況

給呂祿

沛廄司御

常奉

得印一匱

芒陽

武泉

食祈陽

平邑

細陽

平謹

文侯

食邑

李必

駱甲

重泉

文君

食杜平鄉

王武按柘縣屬陳也 連尹蘇林曰芋官也按左傳連敖連尹襄老是 賜公族高密縣名在北海淳耆作 億取虞徐音億音林虞音娛徐廣云苦縣取 頤鄉有睢鄉音以音沙對 注一作銖按漢書之銖方文書是也 破楚騎平陽小顏云此平陽在河南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 碭郡長下有郡守此長即今也 岩石服虔音沙反 吳郡長如淳以爲雄長非也 余與他廣通按他廣與噲之孫後失封然亦謂太史公序酈商得其事故備也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陽武人 京縣名屬陳漢 **柱下方書** 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作法度故老子爲 周莊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如淳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籍書之於方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張氏以爲下云計籍主和上計則方爲因方文書是也 **伏質** 小顏云質謂樸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爲主計** 謂賢計也 **爲騎志** 官名也騎主也志旗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東廂** 章昭曰殿東西廂也 **幾廢上** 音言何謂之形幾廢上音巨衣反 **不知所出** 謂不知其所出也 **極知其左還** 按諸侯王表云左官之律注 **注謚悼** 按漢書列傳及表成君周昌謚悼幸昭云或謚惠其他漢書見月得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月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 **若百工** 按音灼說以爲若百工俱及之酌爲得也 **注文帝二年** 年表翻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 **子康侯代** 八年子類代侯則殺郎類也與漢書略同也 **材官** 漢書作完官 **蹶張** 孟康曰主張強弩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蹶強弩張蹶音其月反漢令有蹶張士百人是也 **隊率** 漢書作隊率官也

史記索隱卷二十三

故他官居其中 漢書作完官謂餘官也 **注一作斷一作蹠** 上蹠音都亂反下蹠音義如尚書蹠蹠 **繁君** 繁姓 **婕妤** 漢書作倢伃婕妤反小顏云婕妤之義如尚書蹠蹠 **注一作斷一作蹠** 上蹠音都亂反下蹠音義如尚書蹠蹠 **太史公曰深惟** 按此論匠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 **鄭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高陽人案高陽屬陳留縣名故酈食其高陽鄉人也 **嗜酒** 按鄭氏云志行衰惡之貌也 **握齱** 按鄭氏云握齱小節也 **好苛禮** 按苛音頗也小顏云苛細 **箕踞** 按鄭氏音箕 **遂食其堅中子** 遂音稱屬或蘇林皆云補公騶士遂作騶士 **莫爲我先** 按先請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 **漫漫** 上音莫下如字漫漫猶汗也 **偪** 按偪者猶惧之無補公輕惧也 **王者以人爲天** 按此出管子 **工女** 謂女工也 **工巧** 也 **繁君** 按繁君者猶惧之以此叔豎故曰豎橋也 **太史公曰深惟** 按此論匠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 **嬰** 音 **卒** 上音直葉反按通俗文云詞畢云誦紅音功 **嬰卒** 即所謂論疾又音酌葉反卒相紹反漢書作 **方舡** 按方舡謂並舟也戰國策以言不敢救倉是漢却自奪其使利方舡橋梁循江而下也

故他官居其中 漢書作完官謂餘官也 **繁君** 繁姓 **婕妤** 漢書作倢伃婕妤反小顏云倢伃之義如尚書蹠蹠 **注一作斷一作蹠** 上蹠音都亂反下蹠音義如尚書蹠蹠 **太史公曰深惟** 按此論匠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 **鄭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高陽人** 案高陽屬陳留縣名故酈食其高陽鄉人也 **嗜酒** 按鄭氏云志行衰惡之貌也 **握齱** 按鄭氏云握齱小節也 **好苛禮** 按苛音頗也小顏云苛細 **箕踞** 按鄭氏音箕 **遂食其堅中子** 遂音稱屬或蘇林皆云補公騶士遂作騶士 **莫爲我先** 按先請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 **漫漫** 上音莫下如字漫漫猶汗也 **偪** 按偪者猶惧之無補公輕惧也 **王者以人爲天** 按此出管子 **工女** 謂女工也 **工巧** 也 **繁君** 按繁君者猶惧之以此叔豎故曰豎橋也 **太史公曰深惟** 按此論匠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 **嬰** 音 **卒** 上音直葉反按通俗文云詞畢云誦紅音功 **嬰卒** 即所謂論疾又音酌葉反卒相紹反 **方舡** 按方舡謂並舟也戰國策以言不敢救倉是漢却自奪其使利方舡橋梁循江而下也

史記索隱卷二十三

破北魏 馬魏也太謂西魏以大梁在河內也故魏王封之趙城 **陸賈楚人** 按陸賈屈原 **子** 音 **齊** 音 **陸河間** 按漢書作武陽子遂衍文也 **陸賈** 按漢書作武陽子遂三世地理志武遂南蓋也 **子** 音 **齊** 音 **陸河間** 按漢書作武陽子遂衍文也 **率不** 上音律下音支 **數見不鮮** 上所現反二音數見謂時時來見數也不鮮言必 **無久愚公爲** 愚愚也言汝者子無久愚也公賈白謂愚也 **食三萬戶** 按陸平傳食戶五千時有三萬戶恐傳寫誤也 **深念** 深念深思之也 **梁父** 按梁父侯周遂也言梁父侯周遂有罪不用梁父侯周遂反耳其誠是也 **發喪** 按劉氏云謂發喪時須臾其殯

史記索隱卷二十三

傅斯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起橫陽** 按橫陽邑名在濟北公子成傳 **其德君** 謂賢耳事也 **食邑** 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 **雖陰** 案孟康徐廣云雖高祖於櫟陽小顏 **屬淮陰** 張晏云信時爲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蔡博** 博太山博縣也 **爲代丞相將屯** 如淳云漢祿諸王官屬如漢朝官屬 **新鍾** 音 **翁** 邊都有屯兵覓爲代相國兼領屯兵後因董將屯將軍也 **邢說軍** 邢姓說名音悅 **稻南** 上音災今之考城屬濮陰也 **趙將賁赫軍** 漢書作趙賁軍按此 **在河北非魯** 案樂毅傳 **東至緡** 按地理志緡屬東海 **江陵王** 荒子共敖也 **靳竹** 二邑名上音 **稀丞相敞破之** 小顏云侯敞 **事國人過律** 按劉氏云役使人違律數多矣 **朝成侯** 謂成侯 **縣者** 姓閻名縣縣音縣縣從邑今書本或作縣音縣縣字從邑 **閻縣** 按閻有閻縣今無言閻縣有縣縣也 **諸呂至深** 按如淳說以爲宜陳 **召其子爲太中大夫** 按下文所謂與 **百金往視** 按說文視贈送 **義不知君** 按崔浩云建以母在 **百金往視** 按說文視贈送 **閻縣** 按閻有閻縣今無言閻縣有縣縣也 **諸呂至深** 按如淳說以爲宜陳 **召其子爲太中大夫** 按下文所謂與

所舍故曰舍人今之[illegible]即是也 詐諼 音[illegible]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任俠 上而禁反下音協 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 注俠傳 下[illegible]

廣柳車 [illegible]云東郡謂廣轍車為柳[illegible]

乘軺車 [illegible]

使酒難近 [illegible]

招權顧金錢 [illegible]

無功窮[illegible]

中司馬 [illegible]

藉其名 [illegible]

布母弟丁公 [illegible]

為家人時 [illegible]

趣亨 上音促[illegible]

提趣湯 [illegible]

身 [illegible]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 音如[illegible]

主在與在 [illegible]

上益莊 [illegible]

賁育 [illegible]

常侍騎 [illegible]

不垂堂 [illegible]

注欄楯 [illegible]

治之有絕 [illegible]

不以親為解 [illegible]

辟吾親 [illegible]

注刀決張 [illegible]

其後語塞 [illegible]

觀張恢生所 [illegible]

注衡岸 [illegible]

高 [illegible]

峭 [illegible]

直 [illegible]

辜故 [illegible]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堵陽 [illegible]

上林尉 [illegible]

北臨廁 [illegible]

倚瑟 [illegible]

皆 [illegible]

卑之毋甚高 [illegible]

諜諜 [illegible]

徒文具 [illegible]

此走 [illegible]

新豐 [illegible]

陳漆 [illegible]

鐵之 [illegible]

南山 [illegible]

出中渭橋 [illegible]

公共也 [illegible]

以法奏之 [illegible]

當是 [illegible]

一抔 [illegible]

之孫 [illegible]

何自為郎 [illegible]

中郎署長 [illegible]

結褋 [illegible]

取容當世 [illegible]

為官卒將 [illegible]

注百人為徹行 [illegible]

唐曰主臣 [illegible]

注六都尉功 [illegible]

朝那 [illegible]

之祖 [illegible]

選車 [illegible]

彀騎萬三千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軍市 [illegible]

百金之士 [illegible]

澹林 [illegible]

襤襶 [illegible]

郭開 [illegible]

東胡 [illegible]

母倡也 [illegible]

顏聚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私養錢 [illegible]

尺籍伍符 [illegible]

五日一椎牛 [illegible]

行不行 [illegible]

莫府 [illegible]

注故 [illegible]

不相應 [illegible]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趙行 [illegible]

戚里 [illegible]

便坐 [illegible]

為中 [illegible]

廁牏 [illegible]

雖燕 [illegible]

入子舍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萬石 [illegible]

陵里 [illegible]

注趙同坐 [illegible]

騎金 [illegible]

四十萬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建 [illegible]

不譙呵 [illegible]

戲車 [illegible]

誅 [illegible]

侯直 [illegible]

不疑 [illegible]

人陰重不泄 [illegible]

常衣敝補衣 [illegible]

盜嫂 [illegible]

仁為人 [illegible]

期為不潔清 [illegible]

張歐 [illegible]

實巨侯 [illegible]

說 [illegible]

治刑名言 [illegible]

塞侯功 [illegible]

微 [illegible]

而周文處諂 [illegible]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 按下文字少卿 陘城人 音刑 按縣名屬中山也

叔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

樂巨公 本燕人[illegible]

蟲出 按謂死[illegible]

搏二十 [illegible]

鼻坐 上音[illegible]

將車 [illegible]

因占著名數 [illegible]

無尊易高也 [illegible]

為詐耶 [illegible]

不傳事可也 不傳附會也

鮮好者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二十三終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王劭云此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次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也

鄭人　鄭縣屬河間

為舍長

長桑君　隱者蓋神人

以上

池之水　按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

見垣一方人　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

診脈

當晉昭公

時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公孫支子輿　秦大夫

適有所

學　號太子

俞跗　音附

鑱石撟引案杌毒熨

瓜幕

不可曲止也

目眩然而不瞚　音舜

舌撟然而不下

服臆

子陽

長滑　滑音骨

之屬

鍼砥石

五分

承眹

賢臣

之齊

八減之齊

之齊

齊桓侯客之

當傳西之

長安

重陽

心

綴

舞

扼

食飲

之

前後溲　溲音所留反

適其共養

迴風

病

瘻

容

腎

濟北王

濟

水

四百七十萬

阿母

曹偶四人

旋已

郎

什於廁

懷子而不乳

乳

旋乳

血如豆比五六枚

大

蟲

拊其頭

刺

循其尺

以

其尺

戴

毛美

髮

泄

蟯瘕

閭都

氣

病

陰

脈

番

深

入

缺盆

死

愈

乘

項

處

公

得

番

陽

方

數

日

日夕

死

有數者能異之

方

數

注一作蓋古傳方

不為愛公所

中時

年

楊中倩

意好數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有後不得　遂出其山

異　安

一

為

吳王濞

斷

西

會

於

闕行

鄣　郃陽

南有亂

漢後五十年東

提

秋請

吳太子

察見淵中魚不祥

銅

鹽

卒踐更

與平賈

河間郡

郎山

米

及

瞿然

而

越直長沙者

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殺吳王

其頭

盛

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

搏

胡寨

擅適過

由父省

爭技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世觀津

父

宗室諸竇

相提而論

好類矣

臣有盛

將軍

注一作怙

注怙音帖

田蚡

沾沾

晚

節

推轂趙綰

制

以禮為服

除關門之稅

適諸竇

諸侯

武安貌侵

貴甚

以肺腑為京師相

非痛折節

以禮詘之

立曲旃

搏南

引繩

已

諸

頴陰

灌何

侯

生

杜根

注持彈

仲孺有服

以服請

宜往

屬

相上之

取燕王女

畢

注灌嬰孫

女兒

呫囁耳語

李將軍

軍地乎

斬頭陷胸

倪

為

后人耶

不折必披

精舍

設百歲

共一老秃翁

君何不自喜

龍

舌

咋

司空

大行

無遺詔

十五年十月

病

痱

十二月晦

不直武安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梁成安人

騶田生所

之將

抵罪

注一作衍

將軍

注蚡

與

衍

足與治乎

任

部

縣

邪臣

自上古不屬為人

主辱臣死

悦

武州塞

而出於忠厚

遲

邪人

龍城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世受射

為

騎

郎

將

屬國公孫昆邪

宦家子

為

郎

騎常侍

中貴人

射

雕

無

部伍行陣

刁斗

自便

注

作

莫府

斥候

故

潁陰侯孫

竟死

有功中率

不為後人

在下中

今

實

刁斗

霸陵

食其

廷尉

數奇

公

導

園

壖地

史記索隱　卷二十四

恨其父 [illegible] 上雍 [illegible] 悛悛 [illegible] 天山 [illegible] 下自成蹊 [illegible]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媼通 [illegible] 平陽公主家 [illegible] 侯時 [illegible] 注夷 [illegible] 先母之子 [illegible] 長女衛孺 [illegible] 往篡取之 [illegible] 建章宮 [illegible] 兄弟數 [illegible] 衛夫人有男 [illegible] 至高闕 [illegible] 河南地 [illegible] 為朔方郡 [illegible] 岸頭侯 [illegible] 蒲伐 [illegible] 按榆谿舊塞 [illegible] 破符離 [illegible] 立號而歸 [illegible] 合騎侯 [illegible] 裨王十人 [illegible] 傳校獲王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渾邪 [illegible] 南窌侯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剽姚 [illegible] 斬 [illegible] 捕首虜過當 [illegible] 大父行 [illegible] 季父羅姑比 [illegible] 討遬濮 [illegible] 儹 [illegible] 祁連山 [illegible] 休屠祭天金人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二十四

小月氏 [illegible] 師大率減什三 [illegible] 酋涂王 [illegible] 稽沮王 [illegible] 得王 [illegible] 騎將 [illegible] 校尉句王 [illegible] 呼于屠王 [illegible] 僕多 [illegible] 煇渠侯 [illegible] 高不識 [illegible] 所將常選 [illegible] 不過 [illegible] 先要 [illegible] 漯陰侯 [illegible] 應庇為煇渠侯 [illegible] 大當戶銅離 [illegible] 不能 [illegible] 禽黎 [illegible] 谷蠡王 [illegible] 大當 [illegible] 涉後 [illegible]

歷涉離侯 [illegible] 比車耆 [illegible] 遰行 [illegible] 弓閭 [illegible] 登臨翰海 [illegible] 左大將 [illegible] 屯頭王 [illegible] 樓專王 [illegible] 伊即靬 [illegible] 復陸支 [illegible] 壯侯 [illegible] 校尉自為 [illegible] 敢 [illegible] 少言不泄 [illegible] 有氣敢往 [illegible] 大司馬 [illegible] 象祁連山 [illegible] 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二十四

子嬗 [illegible] 已為將者十四人 [illegible] 李沮 [illegible] 郁郅人 [illegible] 自何與 [illegible] 無稱焉 [illegible]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因 [illegible] 薛縣人 [illegible] 不得一 [illegible] 弘不 [illegible] 以平津侯 [illegible] 食一肉脫粟飯 [illegible] 下比於人 [illegible] 天下通道五 [illegible] 何恙不已 [illegible] 以丞相終 [illegible]

度嗣坐法失侯 [illegible] 徐 [illegible] 上書 [illegible] 太皇太后詔 [illegible] 孔 [illegible] 見主父而歎 [illegible]

車輪恐傷草木也臣瓚云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以蒲裹於輪以為榮飾也

史記索隱卷二十四終

長沙鄭業斆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二

曰淳維

驘

駃騠

騊駼

驒奚

毋弓

作周

刀鋋

分地

少長

涇洛之北

山戎

汜邑

居于陸渾

西河圁洛

赤翟

白翟

有緜諸

翟豲

大荔

義渠

胊衍

樓煩

林胡

東胡

宣太后

陰山

句注

鮮卑

胡

至雲陽

三國邊匈奴

因河為塞

臨洮

九原

通直道

適戍

北假

假中

頭曼

單于

冒頓

廣大之貌

鳴鏑

甌脫

河南王

閼氏

直上谷

呼衍氏

須卜氏

丹都侯

谷蠡

須卜氏

西接氐羌

單于庭

千長

伯長

什長

龍城

蹛林

小者軋

騂馬

屈射

丁零

傅矢

為書遺高后

諸將曰

盧侯雒氏

呼揭

皆以為匈奴

服繡袷綺衣

比余一

黃金飾具帶一

黃金胥紕一

赤綈

稽粥

詳不取

重駱

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

嗛嗛而佔佔

冠固何當

北地都尉卬

出彭陽

回中宮

候騎

雍甘泉

且居雕渠難

奸蘭出物

武州塞

尉史

太子於單

欲取之

祭天金人

過居延

新秦中

漢士物故

令居

且井

匈河水

盧朐

余吾水

犂湖

浚稽山

涿涂山

且鞮侯

且鞮侯已下

寘之

而罔

忌諱其微

一時權

以便偏指不參

彼已將率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尉佗

真定人

略定楊越

桂林

象郡

以謫

任囂

龍川令

被佗書

移檄告橫浦

新道

陽山

湟谿

以其兵威

不能為假守

西甌駱

隆慮侯

摎氏女

安國少季

秦王有逆

術陽侯

成安侯

下厲

石門

匯水

六侯

封漢使

嘉

郟壯士

介漢使

揭陽令定

蒼梧王趙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 姓騶氏 閩中郡 搖為東海王都東甌 注東甌王 不戰而 郎繇王 豫章梅嶺 君丑 武侯 入白沙武林 出若邪 句章 東成侯 敖 開陵侯 越衍侯 東越 多軍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王滿者 始全燕時 真番朝鮮 浿水為界 上下鄣 都王險 注有番汗 臨屯 右渠 相路人 將軍王唊 殺何 為名美 讀論 深子長 子最 其侯 參 澅清侯 長降侯 陽侯 平州侯 最 溫 狄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以什數 夜郎最大 魋結 滇最大 楪榆 同師以東 嶲昆明 徙筰都最大 冉駹最大 白馬最大 滇池方三百里 五尺道 注僰 作犍 枸醬 食重 萬餘人 道西僰 牂柯江 且蘭 身毒國 勞浸靡莫 後揃剽分二方

後揃剽分二方 各屬

史記索隱卷二十五

史記索隱卷二十五終

長沙鄭業斅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字長卿 學擊劍 名犬子 慕藺相如之為人 更名相如 既學 事孝景帝 為武騎常侍 遊梁 往舍都亭 一再行 臨邛 家居徒四壁立 亡奔相如 心挑之 過詭 割鮮 染輪 雲夢 注漢書音義 白坿 琨珸 瑊玏 衡蘭 芷若 射干 江蘺 蘪蕪 諸柘 巴且 其埤溼 藏莨 蒹葭 東薔 雕胡 蓮藕 觚盧 注葦 鄭 注朱楊 赤猨 射干 騰遠 注軒于 將 之 雄戟 干將 注胡中 烏號之雕弓

皇服之衞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御覽引帝王世紀云夏后

史記索隱卷二十七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按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庳車 音婢 下也 [illegible]

高其梱

君之時

子產鄭昭

大宮子期

子產死

安所歸

汲鄭列傳第六十

以莊見憚

注一名東

比

告者數

傳栢

髙馬

巧弄

決獄

吾今召君矣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巧詆

大農僦人

賓客益落

下邽

不過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余讀功令

仲尼干七十餘君

大者為師傅卿相

遂成

申培公

韓太傅

濟南伏生

孫高堂

胡毋生

上局所二千石

常與計偕

文章爾雅

中二千石屬

文學掌故

郡屬

中公以弟子從師入

見王臧

元王子郢

不傳

此家人言耳

劉同師

蘭陵繆生

淮南冀生

弟子都

善為容

起其家逆書

公戶滿意

六代田何

楊何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救火揚沸

觚為圜

斲雕為樸

南陽人也

中都

偶人象

買姬

解脫

操下

數都尉

以宗家任為郎

均伏

居公

趙禹斄人

傳爰書

乾沒

補廷尉史

亭疑法

古義

中都官

無害

俱攻剽

姊姁

少無藉

修成君子仲

上黨中令

為理

佐吏

而卒起

謝甘泉

求為可使

廢格沮事

告緡

往請名禍猾吏

平人

悟悟

投缿

為檮所縛

置伯格長

以奴大豪

杜周

杜衍人

外寬內深次骨

作沈命法

大氐盡詆以不道

傀儡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漢中人

必更匈奴中

堂邑氏胡奴甘父

遮漢

為發導驛抵康居

人為王

既臣大夏而居之

得月氏要領

君之

于寘

居其南則河源出焉

康居

河出

鹽澤

東流

錢如其王面

畫革旁行

條枝

有弱水

西王母

月氏與安息同

出徙

博望侯

北方閉氐筰

身毒國

昆莫之父

初郡

其上

自酒泉列亭至玉門

黎軒

眩人

觀夫謂昆侖者乎

余敢言也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功名俱著春秋

不既

竊鉤者誅

侯之門仁義存

已饗其利

久孤於世

獨行君子

當代之文罔

軥牛

將軍之厄

好博

濟南瞯氏

陳周庸

梁韓無辟

陽翟薛兄

陝韓孺

代諸白

郭解軹人

陰賊

自喜為俠

解之姊

使之嚼

是人吾所急也

以十數

仇家曲

踐更數過吏弗求

且無用

請得解客

聽之

養之

不中

貲

太原鹵公孺

東陽田君孺

北道姚氏

東道趙他羽公子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皆因關說 [illegible] 皆冠鵕鸃 [illegible] 傅脂粉 [illegible] 宦者則趙同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濯船 [illegible] 衣裻 [illegible] 覺而之 [illegible] 文帝悅焉 [illegible] 嘻吒之 [illegible] 吏輒沒入 [illegible] 乃令假衣食 [illegible] 竟不得名一錢 [illegible] 寄死 [illegible] 周文仁 [illegible] 寵最過庸 [illegible] 韓王孫嫣 [illegible] 按道侯韓說 [illegible] 江都王歸國入宿衛 [illegible] 給事狗中 [illegible] 歌初詩 [illegible] 彌子瑕 [illegible]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illegible] 語淳于髡 [illegible] 冠纓索絕 [illegible] 有禳田者 [illegible] 甌窶滿篝 [illegible] 汙邪滿車 [illegible] 穰穰滿家 [illegible] 目眙 [illegible] 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illegible] 注楚莊王時 [illegible] 未有趙魏 [illegible] 銅歷爲棺 [illegible] 衣以火光 [illegible] 東武侯母 [illegible] 優孟 [illegible] 若好道有所之 [illegible] 蘄遊譎之者 [illegible] 好讀外家傳語 [illegible] 東方朔 [illegible]

滑稽 [illegible] 陸沉於俗 [illegible] 與議論共難之 [illegible] 重樸中衣 [illegible] 騶牙 [illegible] 衣褐 [illegible] 淳于髡 [illegible] 獻鵠於楚 [illegible] 武帝徵北海太守 [illegible] 傳曰子產相鄭人 [illegible] 不能欺 [illegible] 子賤理單父人不忍欺 [illegible] 門豹理鄴人不敢欺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二十七終

長沙鄒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八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illegible] 大卜之起 [illegible] 司馬季主 [illegible] 卜數中 [illegible] 正其衣冠 [illegible] 誇嚴 [illegible] 行之汙 [illegible] 不能適 [illegible] 利上奉 [illegible] 勾踐放 [illegible] 旋式正棊 [illegible] 悵然噤 [illegible] 後乃有之 [illegible] 務華絕根 [illegible]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illegible]

揲策定數 [illegible] 詩天 [illegible] 傳曰 [illegible] 白雉 [illegible] 后先方 [illegible] 今昔汝漁 [illegible] 衛平 [illegible] 不如誕謾 [illegible] 作謔 [illegible] 其行 [illegible] 象而 [illegible] 殺周太子歷 [illegible] 元王向日而謝 [illegible] 三瓦而陳 [illegible] 首仰足肣 [illegible] 之桐 [illegible] 首俛 [illegible] 龜之徼 [illegible] 灼以荆 [illegible] 梁卵 [illegible] 王靈夫子 [illegible] 大論 [illegible] 先以造灼鑽 [illegible]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illegible]

輓近世塗民耳目 [illegible] 大較 [illegible] 山澤不辟 [illegible] 其之奪予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歲在金穰

旱則資舟

時用則知物

夫糶二十病農

毋息幣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乃乘扁舟

之陶

與時逐

不責於人

適齊為鴟夷子皮

李克

子之食

鹽起

烏氏

倮

畜牧及眾

斥賣求奇繒物

閒獻遺戎王

什倍其償

谷量

寡婦清

家亦不訾

地重

重為邪

易所鮮而多賈

楊平陽陳

穀其口

陳掾其間

不均

溫軹

唯其

命曰素封

千戶之邑

牧馬二百蹄

牛蹄角千

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

水居千石

農工商賈

千章之材

千畝卮茜

千畦薑韭

木千章

馬蹄躈千

洪洞

船長千丈

醯醬千瓨

漿千甔

荅布

千斗

鯫千石

鮑千鈞

鮐鮆千斤

棗栗千石者三之

狐鼦裘千皮

羔羊裘千石

旃席千具

佗果菜千種

子貸金錢

節駔會

竹竿萬個

注卓一作淖

汶山下

魋結之人

富埒卓氏

僮千人

有餘閒

公子之賜與名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

刁閒

師史

田嗇

人爭取賤賈

宣曲任氏

獨取貴善

橋姚

匹

楊以

酒削

千金貸

其息什之

子錢

桓發

胃脯

太史公自序傳

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以司地

故重黎氏序天地

司馬氏代典周史

入少梁

在趙者

錯

葬於華池

蒯聵

玄孫卬

作司馬氏

為武信君將

王卬於殷

卒皆葬高門

無澤

為太史公

注一作大詳

有省不省耳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不可偏循

曰堂高三尺

糲粱之食

尊卑之序

采椽不刮

曰聖人不朽

君之綱

謂之窾

故

古文

九疑

禹穴

困鄱薛彭城

遷為太史令

周南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先人有言

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皆失其本已

約

善善惡惡

陶唐至于麟止

作五帝本紀

虞舜不台

諸呂不台

大臣洞疑

所其有司廢彊弱之原云以世 [illegible]
以述來古 [illegible] 非兵不彊 [illegible]
[illegible] 黃帝湯武以興 [illegible]
[illegible] 閒不容翲忽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家之文怫異 [illegible]
[illegible] 雜與之行 [illegible] 杭巧 [illegible] 申呂肖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紆於幽 [illegible] 殺鮮放度 [illegible]
[illegible] 易之 [illegible] 太任十子 [illegible]
[illegible] 頑不疑 [illegible] 剔成 [illegible] 能忍詬 [illegible]
[illegible] 守封禺 [illegible] 齊楚秦趙 [illegible]
昝日者各有俗 [illegible] 龜策列傳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司馬氏代主天官 [illegible]
[illegible]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illegible]
年差不明 [illegible] 兵權山川鬼神 [illegible]
[illegible] 扶義俶儻不令 [illegible]
已失時 [illegible] 爲太史公書 [illegible]
拾遺補藝 [illegible] 厥協六經異傳 [illegible] 藏之名山副在 [illegible]
京師 [illegible] 以俟後聖君子 [illegible]
凡百三十 [illegible]
等注元成閒褚先生補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
閒殘闕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
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既後
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衆賢群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
是以近代諸儒共行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
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
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壁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
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注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

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章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
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家本異同於
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
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
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尙奇義則罕說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
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
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
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
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
許子儒亦作注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
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闕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
憤發而補史記遂兼注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史良難
闡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
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長沙鄒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史記索隱卷二十八 終

史記索隱卷二十九

○十二本紀述贊

五帝本紀

帝出少典居于軒丘既代炎歷遂禽蚩尤高陽嗣位靜深有謀大
小遠近莫不懷柔爰洎帝嚳列聖同休帝摯之弟其名放勳就之
如日望之如雲郁夷東作昧谷西曛明明側陋玄德升聞能讓天
下賢哉二君

夏本紀

堯遭鴻水黎人阻饑禹勤溝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載動履四時娶
妻有日過門不私九土既理玄珪錫茲帝啓嗣立有扈違命五子
作歌太康失政羿浞侵侮夏室不競降于孔甲擾龍乖性嗟彼鳴
條其終不令

殷本紀

簡狄吞乙是爲殷祖玄王啓商伊尹負俎上開三面下獻九主旋
師泰卷繼相臣扈遷亳圮耿不常厥土武乙無道禍因射天帝辛
淫亂拒諫賊賢九侯見醢炮烙興邪黃鉞斯杖白旗是懸哀哉瓊
室殷祀用遷

周本紀

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開雀籙火降烏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蒼
兕誓衆白魚入舟太師抱樂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
不返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檿弧興謠龍漦作蠱頹帶荏
禍實傾周祚

秦本紀

柏翳佐舜宅庲是旌蜚廉事紂石椁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
子息馬厥號秦嬴襄樂射御西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金祠
白帝龍祚水德祥應陳寶妖除叢特里奚致霸衛鞅任刑厥後吞
并卒成凶慝

秦始皇本紀

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爲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
游勤石東瞰浮梁滈池見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
指鹿災生噬虎子嬰見推思報君父下乃忠佐上乃廟主欲振頹
綱云誰克補

項羽本紀

亡秦鹿走偽楚狐鳴雲鬱沛谷劍挺吳城勳開魯甸勢合碭兵卿
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
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皋久拒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蓋

代卒為凶暴

高祖本紀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傑蓄發材雄形雲鬱鬱素靈告豐龍變星聚虵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棄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即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呂太后本紀

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尚私食其志懷安忍情挾猜疑留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俎豆支孽夷禍盈斯驗蒼狗為災

孝文本紀

孝文在代兆過大橫宋昌建册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繕布德偃兵除肺削誅政簡刑清綈衣卒俗富量罷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孝景本紀

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慝提局成營拒輪致惑鼂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剝立頭牢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武本紀

孝武雄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十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厤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遐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欲齊衡

○十表述贊

三代年表

高辛之胄大啓顓祥脩巳春蕙石紐興王天命玄鳥簡夷生商姜嫄履跡祚流岐昌俱膺麻運互有興亡風餘周召刑措成康出義之後諸侯日彊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表次抑有條理起自共和終於孔子十二諸侯各編年紀興亡繼及盛衰滅否嘉不掩過善必揚美絕筆獲麟義取同恥

六國年表

春秋之後王室益卑楚強南服秦霸西垂三卿分晉八代興嬀遞主盟會互為雄雌二周前滅六國後墮壯哉嬴氏吞并若斯秦失其鹿羣雄競逐狐鳴楚祠龍興沛谷武臣自王魏豹必復田儋據齊英布居六項王主命義帝見弒以月繼年道悠運遠淘淘天下曉烏誰屋眞人霸上卒事天祿

漢興已來諸侯王年表

漢有天下爰暨興亡始自河岳言峻龍章淮陰就戮彭越封梁韓燕越戚齊趙隸棠犬牙相制麟趾有光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凡三百三十三人

聖賢彪蔚風雲潛契高祖唐錄功臣命世起沛入秦漢謀仗計紀敵曾爵河盟山誓茲曾輕重絳灌勢成就封國或盟罪戾仁賢者配昏虐者皆永監前修良歎罔赫

惠景閒侯者年表

惠景之際天下已平諸呂橫禍吳楚連兵條侯出封壯武奉迎薄賓恩澤張趙忠貞本枝分蔡肺腑歸誠新市死事建陵勳榮或關青杜俱受丹旌旌冠甲令吳芮有聲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七十二國太史公舊四十五國褚先生補也

孝武之代天下多虞南討甌越北擊匈于長平鞠旅冠軍前驅衛陽銜璧臨桀破禺博陸上宰平津巨倫金章且佩紫綬行紆昭帝已後勳寵不殊惜哉絕筆褚氏補諸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漢氏之初矯枉過正欲大本枝先封同姓建元已後蕃翰克盛主父上言推恩下令長沙淮北中山趙敬分邑廣封振振在詠杆城禦侮曄曄輝映百足不僵一人有慶

漢興已來將相名臣年表

高祖初起嘯命羣雄天下未定王我漢中三傑既得六奇獻功章邯已破蕭何築宮周勃厚重朱虛至忠陳平作相條侯揔戎邴魏立志湯堯飾躬天漢之後表述非工

○八書述贊

禮書

禮因人心非從天下合誠飾貌救弊興雖以制黎甿以事宗社情文可重豐殺難假仲尼坐樹孫通苑野聖人作教罔不由者

樂書

樂之所興在乎防慾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鏞韶融稱勵繡番音知政觀風變俗端如貫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律書

自昔軒后爰命伶倫雄雌是聽厚薄伊均以調氣候以軌星辰軍容取節樂器斯因自微至著測化窮神大哉虛受含養生人

厤書

厤數之興其來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紀推步天象消息母子五勝輪環三正互起孟陬貞歲嗣人順就敬授之方屆端為美

天官書

在天成象有同影響觀天察變其來自往天官既書太史攸掌雲物必記星辰可仰盈縮匪僭應驗無爽至哉玄監云誰欲測

封禪書

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釐除地祭昊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蕭然揭休勒誌

河渠書

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導滄海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溝洫劉龍骨斯窮塡淤攸鑿家為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平準書

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衆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贍郊野

○三十系家述贊

吳太伯系家

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齊太公系家

太公佐周定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溝內陷曼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專政原貨輕收悼簡無侮曄曄輝映百足不僵一人有慶

漢興已來將相名臣年表

遂禍田闕非倫滔滔餘孽一變何由

魯周公系家

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扆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系職不渝降及孝公稽仲致舉曷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筆褒貶備書

燕召公系家

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寢姬文文可重豐殺難假仲尼坐樹孫通苑野聖人作教罔不由者

公從趙蘇秦騁辭易主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篡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蓋亢不就卒見芟夷

管蔡系家

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褒政致艱鴟鴞討逆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盟薄穆侯虜齊薄舟乖謔曹共

輕晉負羈先愛伯陽蔡赴祚傾振鐸

陳杞系家

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嬀滿受封東樓蔡系開路算逆夏姬淫壁二國衰微或興或替前并後廢皆亾楚惠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衛康叔系家

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康厥卷夷加其爵壁武能脩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碏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壁壘生伋朔蒯聵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宋微子系家

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四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家嗣或救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賓爲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末天之棄殷

晉唐叔系家

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强未知本末祚傾桓莊獻公昏惑太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蓋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遂亾

楚系家

羋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荊蠻蓋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奸自怙昭困奔亾懷追因虜傾襄考烈祚衰南土

越勾踐系家

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强揣李之役閭閭見傷會稽之恥勾踐欲雪種誘以利蠱悉其貢折師下士致膳思嘗卒復雖寇遂殄大邦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鄭系家

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賦司徒緇衣在詠號鄶厥邑祭祝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謝鍾虞伯篤生因叔疆尸政蓋簡之後公室不競貢委雖遲疆哀日盛

趙系家

趙氏之系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御始事番夙初有土岸霜矯誅韓厥立武賀符臨代卒居伯啓簡夢翟大蠭歌處女胡服雖强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因虜

魏系家

畢公之苗因圉爲姓大名始賞敬敏自正肩斯繁昌系蔽忠正楊于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強盛大梁東徙民安北慎卯既

無功卬亦外聘王餽削弱虞於秦政

韓系家

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孫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俱侯惠又僭主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終狼虎

田敬叔系家

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然鳳凰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强和始擅命威遂稱王祭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蒼蒼

孔子系家

孔子之胄出于衛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鄒人掎足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卯誅兩觀孺相夾谷歌風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陳涉系家

天下何何海內之主持鹿爭捷贈烏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許藪澤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彭頤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外戚系家

禮貴夫婦易敘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慶流姬源逮我炎厥斯道克存呂權大寶竇玄言自茲巳降立嫡已愆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楚元王系家

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誠韓信王失彭城穆生置醴韋孟作程王戊棄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爲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才英如何

越遂代殞厥督與亾之兆所任宜明

荆燕系家

型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蕭春始迎鱉布絕間周殷當功胙士與楚爲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亾於郢人

齊悼惠系家

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厭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淮北雄染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蕭相國系家

蕭何爲吏文面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敗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猷發蹤其功實最政稱

壹一居乃非泰雖絕竟勳式旌偏帶

曹相國系家

曹參初起爲沛郡吏始從中涓先圍菩運執珪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會臣說東討田榮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留侯系家

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遊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霸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稱八難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留非魁岸

陳丞相系家

曲逆窮巷門多長者爭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乘印封金刺船露偃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

讓勃窺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絳侯系家

絳侯佐漢質厚敦樸始擊陽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翰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冠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梁孝王系家

文帝少子徒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旂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魏孫羊實賢正諫袁盎切傷漢弱梁談冠蓋相望禍成騎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五宗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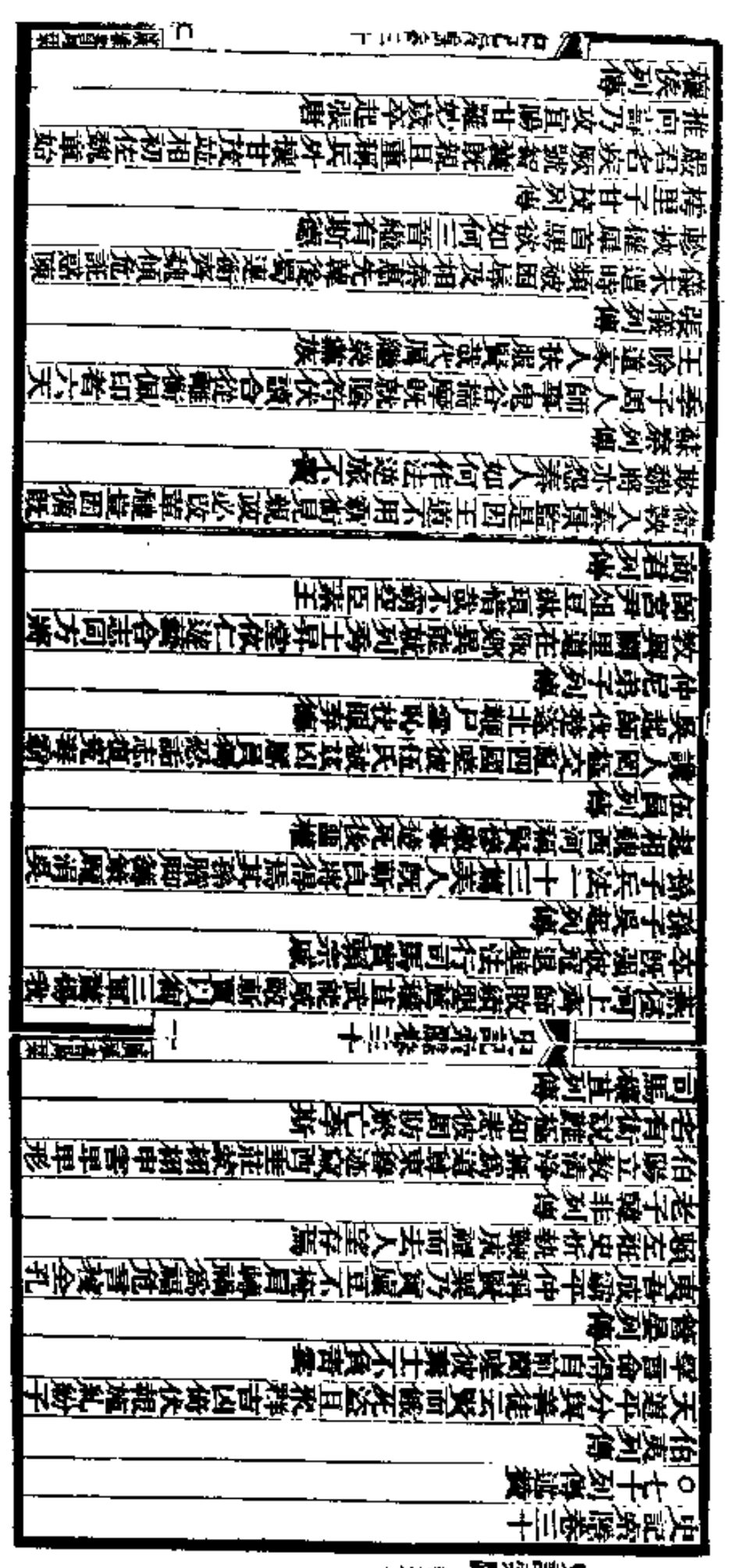
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關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育才中山褫福長沙地小膠東遣嫉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三分封爲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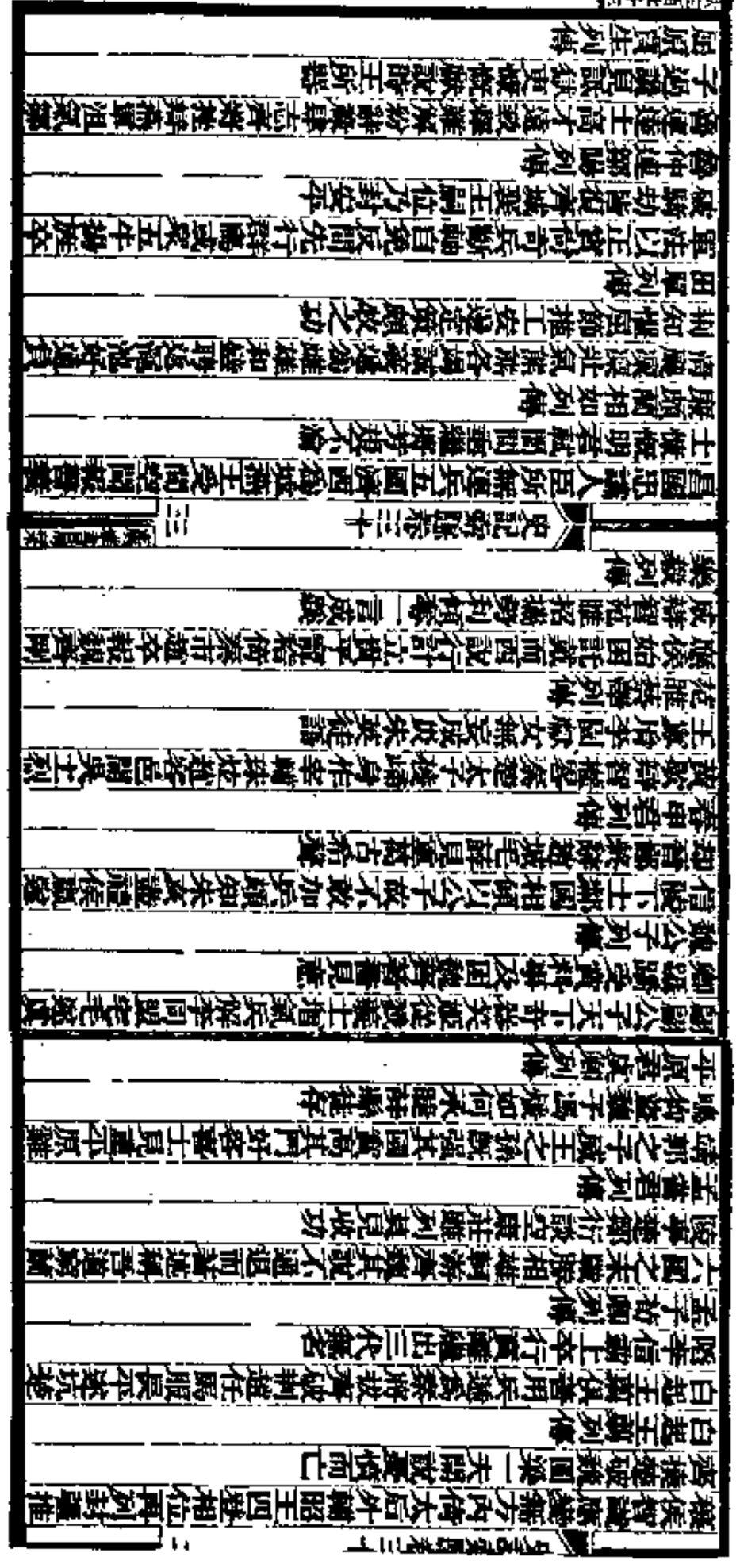
三王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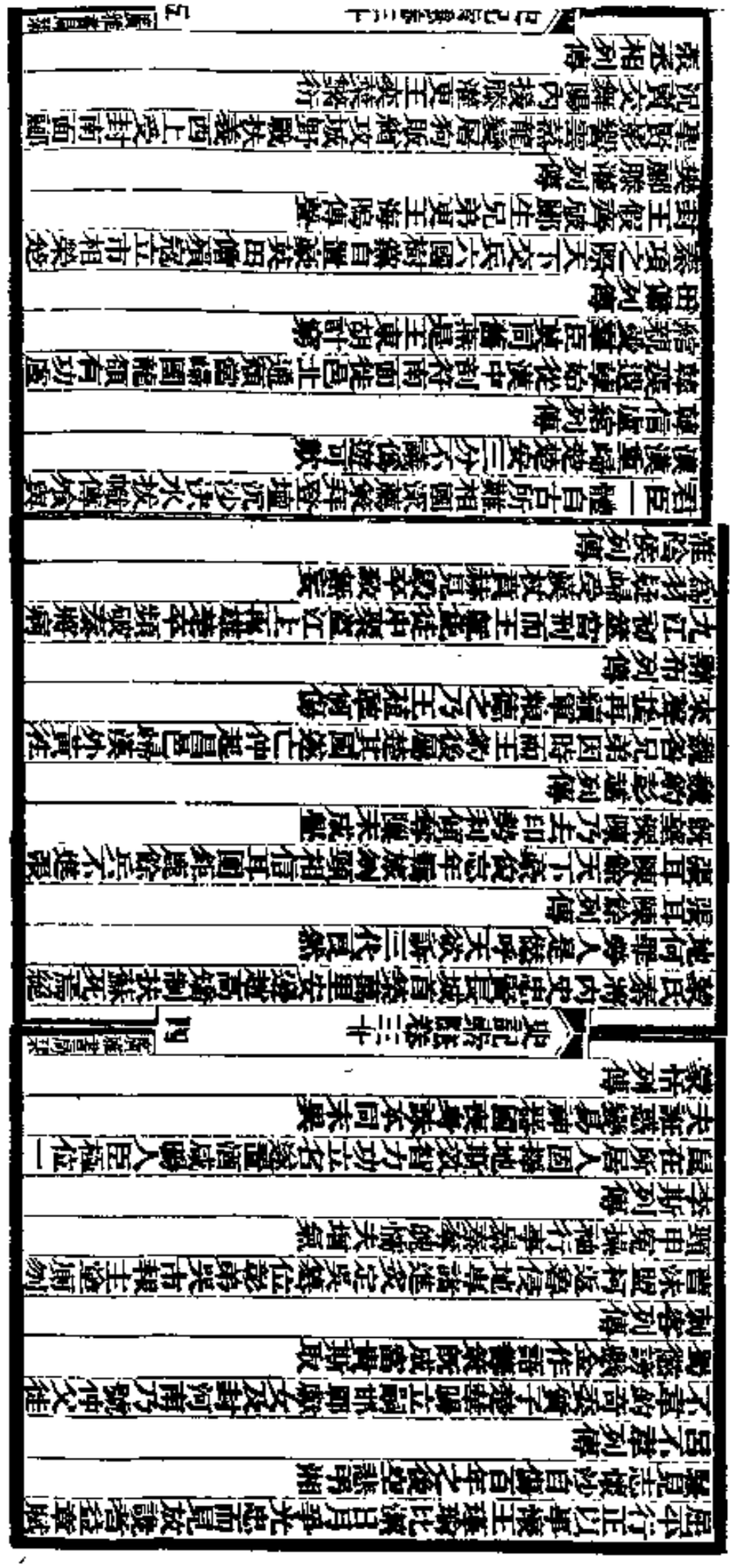
三王封系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册書存焉去病英藩青雲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閎國負海且社惟玄舊人不通輩彩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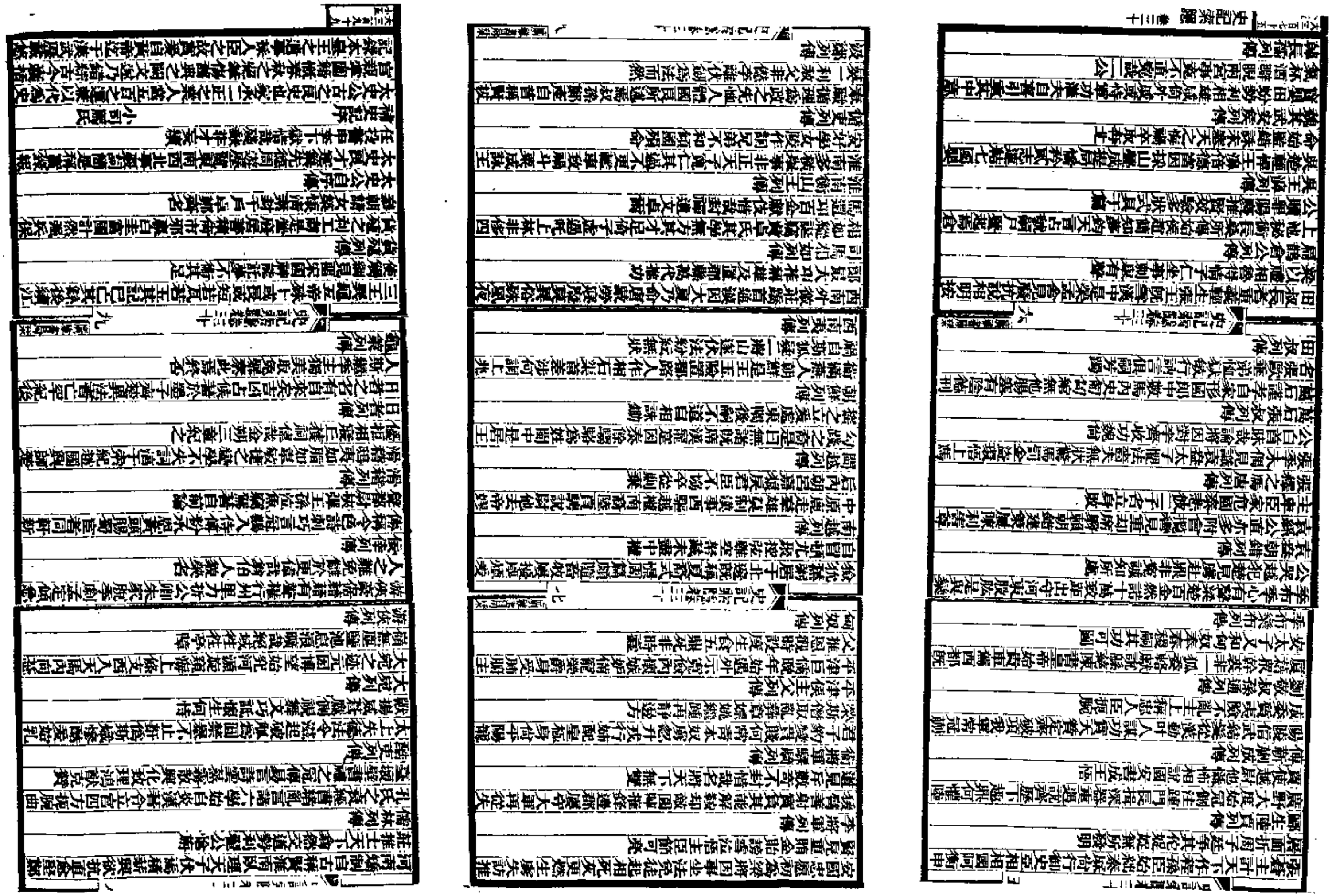
長沙鄧案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邈舊章罕補遺微則窮於百氏簒削乃一多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襄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憲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系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鼎車之慕諸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戒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系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蔡秋次國畧而不書張吳敵國藩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

盛德不忝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善歟其中遂非罪有攸在今宜柱史其流圉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遂近非張詞義踏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疏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綱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裔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負業謝顏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階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既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家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且係于後至如徐廣唯畧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群書事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凡長至於盤根錯節殘蠹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其學也今輒採按今古仍以裴爲本兼自愚爲之注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注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舊史表下新意亦何讓焉

三皇本紀第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秦本紀

秦雖廢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

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爲秦系家

項羽本紀

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系家

呂太后本紀

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附惠紀而論之不者或別爲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稱呂后本紀今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曹叔振鐸系家

右亦姬姓之國而文昭春秋之時頗稱強國其後數十代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沒其篇今曹叔振鐸系家自爲一篇

許男邾子系家

許文叔太岳之胤二邾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今沒其事亦可敘其本末補許邾系家焉

孔子系家

右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爲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已下代有哲人繼代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

陳涉系家

右時因投擲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厥年不永祿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爲列傳

張耳吳芮系家

右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系家焉

吳濞淮南系家

右五宗之國俱率大邦雖復逆亂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社稷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驂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黜其王國不上上同五宗三王列於系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絳侯

五宗　三王

右六篇請各爲一篇

列傳

子虛叔向列傳

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手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者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

老子韓非列傳

右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今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魯連鄒陽屈原賈生列傳

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今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司馬相如汲鄭列傳

右不宜在西夷之下

大宛列傳

右宜在朝鮮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太史公自序

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敘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畧申梗概迺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創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鑑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今並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

三皇本紀第二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犧風姓出風諸其華胥已下帝王代紀然雷澤澤名即華陰西成紀亦地名　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按禮周官史考伏犧制結繩以儷皮爲禮也　按事出風俗通及皇甫謐帝王世紀）養犧牲以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法春令故易稱帝出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按皇甫謐云伏犧葬南都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唯作笙簧（按韓詩皆云女媧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水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克三皇故類木王也當其末年也

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按三皇說者不同蓋以女媧為皇宋均以為古之帝王皇甫謐以為伏羲神農為三皇蓋亦同今俗之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蟜氏之女據諸書黃帝同是昆弟而同母氏也皇甫謐以為少典氏有女蟜氏代之豈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新蔡氏代之豈炎帝之母氏之後代女所同是也皇甫謐以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同是有蟜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絃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南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列山故左氏稱列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案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釐釐生帝哀哀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記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況德皇二代皆前氏傳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為此說豈至今盡空乎此紀亦據以為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即榆罔也猶號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　並為諸侯或分掌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諸侯纘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籍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自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蓋古贊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龍耳龍門等山亦合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吞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雲出火德上下故曰五龍氏也）燧人氏（按其君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羲氏前蓋因以為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地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為大皇已下一十五君皆稱皇也蓋之號事不經見雖可依從然按古封太山者百有餘家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為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

古書亡矣不可備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長沙鄭業敬初校
香山何翰章覆校

讀史家多尚索隱宋諸儒尤推小司馬史記與小顏氏漢書如日月並昭故淳熙咸淳間官本頗多廣漢張介仲削去補少孫續補諸篇以索隱為附庸章正史也趙山甫病非全書取所削者別刊一帙澄江耿直之又病其未便流覽以少孫所續循其卷第而附入之雖桐川郡有三刻惟耿本最精余家幸藏桐川本有二擬從張本恐流俗染人之深難免山甫之嫌擬從耿本恐列三皇本紀為冠大非太史公象闕餘而成歲之數遂訂裴駰集解而重新焉每讀至舛逖同異處如宰我未嘗從田橫之類輒不能忘情于小司馬幸又遇一索隱單行本子凡三十卷自序總於二十八卷之尾後二卷為贊述為三皇本紀迺北宋秘省大字刊本皆亟正其譌謬重脫附于裴駰集解之後真讀史第一快事也倘有問張守節正義者有王懷祖先生行本在古虞毛晉識

案汴本釋文演注與桐川郡諸刻微有不同如鄭德作鄭玄劉氏作劉兆姓氏易曉其訛如詩含神霧援引書目豈得作時含神霧但樂產通本作樂產未知何據高祖本紀中人乃以媧為不誠欲笞之諸本皆然漢書作欲苦之茲本獨作欲告之此類頗多不敢妄改至如世家世本俱作桑家桑本避李唐諱也後人輒為改易小司馬能無遺憾邪晉又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0
作者=
页数=777
SS号=10482439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